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子部
第二三〇冊



魯新登字 07 號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478-0



9 787533 304782 >

EB53/02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二三〇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二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51.25 印張

1995 年 9 月第 1 版 199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100

ISBN 7-5333-0478-0

Z·27 子部定價：78300 圓

子部第二三〇冊目次

子部・類書類

教養全書四十三卷

〔清〕應搢謙輯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舊鈔本

..... 一

韻粹不分卷

〔清〕朱昆田輯
上海圖書館藏清鈔本

..... 六二三

宮閨小名錄五卷後錄一卷

〔清〕尤侗輯 後錄〔清〕余懷輯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二十九年刻本

..... 七四五

教養全書四十三卷

〔清〕應搗謙輯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舊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教養全書

四十一卷》提要



教養全書自序

世之勸書多矣或節取故事辭句而本與末之不詳或竊取古書成之而已與人之不詳求其有體有法叙次論斷成章者要過于文獻通考與續文獻通考然二書之記載曠矣而篇帙浩繁不唯貧士之所難備且學人目力之所鮮及余讀是書惜其弘綱大要難存于繁言不急之中使觀者舉東而不問則以其書可備考而不可熟玩也因是欲舉教養之大者稍叙其實而以名臣經畫之奏疏言議增益之其卷次不多而後此為治者可以東顧議次第施行其間若選舉學校田賦水利教養之正篇也治官則所以試教之之用國計則所以周養之之詳養民力則見之于師役而漕運治河又役之甚大而養之所由得失也鹽法亦養之一事也此數端於國家為大故進而致之其餘制度之不足法與無俟議因華之源流者則不復詳也曰教養之務孰大于禮樂而是書無之何也曰先王之禮余固嘗集之為禮學要編矣先王之樂余亦嘗訂之為古樂書矣後有欲見之施行者酌其可施于時者用之可也若後代之禮侈焉者多矣未可為法于百王也今憲閣卷之中雜陳王霸之儀議紳黨之故事則不可也後代之樂淫焉極焉者多矣考焉無足尚也曰治國有道數授人時莫先于曆而子不之考何也曰其略余論之于性理大中其詳則徐文定家塾曆書詳矣歷代沿革

之曆元史授時曆可改也曰與地山川險塞不可不知也子不
 之考何也曰一統志詳矣刑法無考何也曰刑之在律者有當
 與否非書生所敢議也書曰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子曰子為
 政焉用教又曰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後世淫刑以逞多
 矣余不忍言也平吏稱情而制刑因革非所急也錢法無考何
 也曰其為事也微五銖開元嘉靖可法也不惜銅不愛工上下
 遠近行之如一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災異祥瑞無考何也
 曰過災而懼得瑞而增脩德可也曰宗鑑之制無考何也曰歷
 代親鑑載于資治通鑑綱目詳矣覽而鑑焉賢如周召可用也
 不賢而近親可祿也五服以外子孫少則祿之多則聽其自為
 謀生可也古人以宗親為國子生而有明乃禁其應舉無是理
 也問昔之為考者如徵辟科貢賢良孝廉武舉任子童科吏道
 賢選皆各為類而子乃合之于選舉如田賦水田墾田屯田官
 田常平義倉賑恤勸農皆各為類而子皆合之于田賦官制銓
 選舉課皆各為類而子皆合之于治官兵制役法焉政皆各為
 類而子皆合之于師役何也曰其分者以便策括之分門並類
 也吾合之者欲以觀經世者之救弊創法廢興合宜也然而一
 篇之中各標于葉者則考者仍易見耳讀是書其無以策括類
 例而取之哉

教養全書目錄

卷之一

選舉考 周漢

卷之二

選舉考 魏晉

卷之三

選舉考 六朝

卷之四

選舉考 唐

卷之五

選舉考 宋

選舉考 元明

卷之六

學校考 古周

卷之七

學校考 魏晉

卷之八

學校考 宋元

卷之九

學校考 明

卷之十

治官考 古至六朝
 卷之十一
 治官考 唐至五代
 卷之十二
 治官考 宋
 卷之十三
 治官考 元明
 卷之十四
 田賦考 古周漢魏
 卷之十五
 田賦考 晉至隋
 卷之十六
 田賦考 唐五代
 卷之十七
 田賦考 北宋
 卷之十八
 田賦考 南宋
 卷之十九
 田賦考 金元
 卷之二十

四

田賦考 明
 卷之二十一
 田賦考 明嘉靖至末
 卷之二十二
 水利考 元至明
 卷之二十三
 水利考 南宋至明
 卷之二十四
 國計考 唐至明
 卷之二十五
 國計考 宋
 卷之二十六
 國計考 元明
 卷之二十七
 漕運考 宋至明
 卷之二十八
 漕運考 元明
 卷之二十九
 治河考 古至宋
 卷之三十

五

治河考元至明

卷之三十一

治河考明萬曆

卷之三十二

師役考周漢

卷之三十三

師役考魏至唐

卷之三十四

師役考梁至宋

卷之三十五

師役考宋神宗

卷之三十六

師役考宋哲宗至徽宗

卷之三十七

師役考宋

卷之三十八

師役考元至明

卷之三十九

師役考明弘治至

卷之四十

鹽法考元至

卷之四十一

鹽法考元

卷之四十二

鹽法考明洪武至嘉靖

卷之四十三

鹽法考明嘉靖至末

教養全書卷之一

歷代選舉考一

錢塘應鴻謙編集

鄉黨

周官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一曰六德知仁聖義忠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婣任恤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

鄉大夫三年則大比考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鄉老及鄉大夫帥其吏與其眾寡以禮禮賓之取明鄉老及鄉大夫擇吏獻賢能之書于王王再拜受之登于天府內史貳之退而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一曰和二曰容三曰主皮四曰和容五曰興舞此謂使民興賢出使長之使民興能入使治之州長各掌其州之教治政令之法正月之吉各屬其州之民而

讀法以考其德行道藝而勸之以糾其過惡而戒之以歲時祭祀州社則屬其民讀法亦如之三年大比則大考州里以贊鄉大夫廢興

黨正各掌其黨之政令教治及四時之孟月吉日則屬民而讀邦法以糾戒之春秋祭柴亦如之正歲屬民讀法而審其德行道藝以歲時校比及大比亦如之

族師各掌其族之戒令政事月吉則屬民而讀邦法書其孝悌睦婣有學者

閭胥各掌其閭之徵令凡春秋之祭祀役政喪紀之數聚衆庶既比則讀法書其敬敏任恤者

丘濬曰成周盛時用鄉舉里選之法以取士無所以取士之法則奉大司徒之教而興舉之也其教云何所謂六德六行六藝是也德存于不可見故考其行藝而書之二十五家為閭閭有胥閭胥則書其敬敏任恤者百家為族族有師族師則書其孝弟睦婣有學者五百家為黨黨有正黨正則書其德行道藝二千五百家為州州有長州長則考其德行道藝而勸之萬二千五百家為鄉鄉有大夫則于三年大比攷其果有六德六行而為賢通夫六藝之道而為能則是能邊大司徒之所教而成材矣於是鄉老及鄉大夫帥胥師正長之屬合閭族州黨之人行鄉飲之禮用賓客之儀以興舉之書

其氏名於簡冊之中獻所書於天府之上謂之賓者以賓禮敬之而不散也雖然出但賓而已哉易曰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則在天子亦賓之矣然不特此耳及其登名天府之時賢能之書一上九重之君至尊至貴亦且屈為衆之尊以拜而受之所以然者豈非賢才之生乃上天所遣以培植國家元氣者乎

王制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曰俊士升于司徒者不征于鄉升于學者不征于司徒曰造士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于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于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

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

立禮曰三代盛時仕進有二道有由鄉學而進者有由國學而進者鄉學掌于鄉大夫而用之在大司徒國學掌于大樂正而用之在大司馬鄉學所教之士大夫論其秀者升之司徒則謂之選士選者擇而用之也升之司徒既選而用之則不給祿役於鄉矣選士之中有不安于小成者司徒又論而升之國學謂之俊士則雖司徒之役亦不給矣此二等皆謂之造士造者成也由選士而為造士是鄉學所進者則用之為鄉吏更由俊而為造士是國學所進者則進之於大樂正大樂正於是乎論其秀顯者以告于王而升諸大司馬焉

是之謂進士也既為進士則大司馬辨論其材之大小高下而官使之舉其賢者以告於王既有一定之論然後授之以官或以為司士或以為內史之類所謂官之也既任其官然後予之以爵或以為士為大夫而進至于鄉所謂爵之也有爵斯有位矣其位既定然後頒之以祿或食九人或食八人所謂祿之也此三代鄉里選用之法而所謂進士者並以其成材將進於朝以用之故耳後世取士不復此制而亦以進士名其原蓋出于此其名雖同而其所以進之之實則不同也

國語齊桓公內政之法正月之朔鄉長復事君親問焉曰於子

之鄉有居處好學孝于父母聰慧賢仁發聞于鄉里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明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政公又問焉曰於子之鄉有奉養股肱之力秀出於眾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賢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政公又問焉曰於子之鄉有不孝於父母不長弟于鄉里驕淫淫暴不用上令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下比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政公故鄉長退而脩德進賢公親見之遂使役官及五屬大夫復事公問之如初五屬大夫於是退而脩屬屬退而脩縣縣退而脩鄉鄉退而脩卒卒退而脩邑邑退而脩家是故匹夫有善可得而舉也匹夫有不善可得而誅也

馬端臨曰因讀國語此章而恭以王制所言司徒選士之事然後知古之聖賢其於化民成俗選賢與能二事視其賢愚升沉舉切若身故其為法甚備其教人也不特上賢以崇德而必欲簡不肖以絕惡其舉人也不特進賢受上賞而必欲蔽賢黜毀並賞罰相胥而行則始不視為具文後世非不立學校也而未聞有不帥教之罰蓋姑選其能者而無能之人則聽其自為不肖而已非不與選舉也而未聞有蔽賢之罰蓋姑進其用者而未用之人則聽其自為不遇而已其教之也不備其選之也不精且人才之所以日衰也雖然惟其教訓之法不備所以選舉之速不精士生斯世自為材而未

昔有所賴于上之人則所謂為知賢才而舉之何以識其不才而舍之而蔽賢之罰亦無所施矣

漢初用人或用舊吏或用有功或新補拔

漢高帝十一年詔曰蓋聞王者莫高於周文伯者莫高於齊桓皆待賢人而成名今天下賢者智能豈特古之人乎患在人主不交故也士莫由進今吾以天之靈賢士大夫定有天下為一家欲其長久世世奉宗廟亡絕也賢人既與我共平之矣而不與吾共安利之可乎賢士大夫有肯從我游者吾能尊顯之布告天下使明朕意御史大夫馮下相國相國鄭侯下諸侯王王御史中執法下郡守其有意稱明德者必身勸為之駕遺詣相

國府署行歲年有而弗言覺免年老瘠痛勿遣

文帝十五年詔諸侯王公卿郡守舉賢良能直言極諫者上親策之

丘濬曰賢良極諫科始此

景帝二年詔曰人不患其不知患其為詐也不患其不愚患其為暴也不患其不愚患其無厭也其唯廉士寡欲易足令譽其十乃得官此後初之令也服虔曰賢良數廉士算不必求有市籍不得官無訾又不富朕甚惡之此等四得官亡令廉士以失職貪求長利

按漢初家室為錢出錢百二十七為一算十算則家有十萬

錢也限家數十萬乃許作官恐其家資必至貪婪以侵削百姓此令不起于秦或始干漢亦可謂不通之甚矣如此則漢

初之吏皆富人矣然賈人有財久不得為吏則為吏者何等人物秦之強也仕進之途唯闢田與勝敵漢初重力田出猶仍此風乎然則所謂數十萬者皆兼井之戶與商賈之資而已蓋漢承秦後詩書有禁則無儒人不用勇故唯戰士與富農為官故叔孫通召魯而生而不肯行曰無汗我蓋不屬從叔孫通而不屑與此等齒也然則文帝從昆錡之言至今民以入粟拜爵武帝令民入羊為郎又何足怪哉

孝武初董仲舒對策曰臣愚以為使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擇其

六

吏民之賢者歲貢各二人且以觀大臣之能所貢賢者有常所貢不肖者有罰夫如是諸侯吏二千石皆盡心于求賢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後遂令州郡舉茂才孝廉皆自仲舒發之

丘濬曰鄉舉里選後世不可行者蓋人情曰偽欺于為杜以相欺公於為黨以相蔽苟無試驗之方防察之政科舉之法徒任人而不疑信言而不惑則偽曰滋賢否不復可辨矣仲舒所謂歲貢之法實其吏民之賢者爾今所貢者則學校之士也貢者試不中有罰條之比而無賞然亦姑應故事而已誠能振舉祖業之法而加嚴于學校之教授調之罰考試之方亦足以得人致用也

元平元年初令郡國舉廉各一人

立滿曰孝廉科始此

元光五年徵吏民有明當世之務習先聖之術者縣次續食令與計偕

元朔元年詔曰公卿大夫所使總方略壹統綱廣教化美風俗也夫本仁祖義履德祿賢勸善刑暴五帝三王所由昌也朕夙興夜寐勤與宇內之士登于斯落故旅耆老復孝敬選豪俊議文學稽參政事新進民心深詔執事興廉舉孝廉幾成風紹休聖緒大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三人並行必有我師今或至闕郡而不薦一人是化不下究而積行之君子壅于上聞也二千石

官長綱紀人倫將何以佐朕燭幽隱勸元元厲蒸庶崇鄉黨之訓哉且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古之道也其與中二千石禮官博士議不舉者罪有司奏議曰古者諸侯貢士壹選謂之好德再選謂之賢賢三選謂之有功迺加九錫不貢士一則黜爵再則黜地三則黜爵地畢矣夫附下罔上者死附上罔下者刑與國圖政而無益于民者斥在上位而不能進賢者退此所以勸善黜惡也今詔書昭先帝聖緒令二千石舉孝廉所以化元元移風易俗也不舉孝不奉詔者以不敬論不察廉不勝任也當免奏可

馬端臨曰齊桓公內政之法與漢高皇帝孝武二詔俱為舉賢

設也觀其辭旨皆以為人才之遺佚皆在公卿之蔽賢至立

法以論其罪後來之法嚴課舉之罰而限其差轍者有之矣未有嚴不舉之罰而責以薦揚者也蓋古之稱賢能者皆不求聞達之士而後世之于薦舉者皆巧于奔競之人故法之相及如此國家待士之意固薄而士之不自重深可慨也

制郡國口二十萬以上歲舉一人四十萬以上二人六十萬三人八十萬四人百萬五人百二十萬六人不滿二十萬二歲一人不滿十萬三歲一人限以四科一曰德行高妙志節清白二曰學通行脩經中博士三曰明習法令足以決疑能據章覆文中御史四曰剛毅多畧遇事不惑明足決斷材任三輔縣

全

元朔五年詔補博士弟子郡國縣官有好文學敏長上肅政教順鄉里出入不悖所聞令相長丞上屬二十石二千石謹察可者令與計偕詣太常得受業如弟子能通一藝以上補文學掌故國其高第可為郎中者太常籍奏焉

立滿曰漢制舉士其目大縣有三曰賢良方正也孝廉也博學士弟子也賢良孝廉舉以任用似今之科目博士弟子入補國學似今之歲貢其察舉考試之實不同而其取士大略則相類也

馬端臨曰西都實良策之載於史者非董公孫杜欽谷永杜

難而已仲舒最醇正又值武帝即位之初心清明故異其對而復再三詢叩得以整其學弘素曲學又值不稱旨罷免之餘况其姑為平緩無忤之說以取容自不足責昆錯知治體善議論非弘之比又過謙恭好問之主如文帝且已嘗受知辱恭于太子家令言事之時又非如仲舒泛泛下僚俸奉大對之比乃尊復于五帝神聖之說贊頌不容口而略無建明惜哉欽永阿王氏論益卑矣鄴指陳外戚譏切丁傅猶不勇方正之名王吉貢禹之正大朱雲何武之剛方必有嘉論惜史遺其傳云

又曰白孝文策昆錯之後賢良方正皆承親策上親覽而第

九

其優劣至孝昭年幼未即改故無親策之事乃詔有司問以民所疾苦然所問者監獄均輸權酷皆當時大事令建議之臣與反覆詰難講究罷行之宜茲從其說為之罷權酷然未嘗親奉大對而其視上下姑相應以義理之淳文反為勝之國家以科目取士士以科目進身者必如此然後為有益于人國耳

孝立五經博士開弟子員設科射策

丘濬曰射策者為難問疑義書之於策有欲射者隨其所取得而擇之何武蕭望之翟方進等皆以射策甲科為郎

孝宣本始元年地廣詔內郡國舉文學高第各一人

丘濬曰此因設異舉士之始其後曰食星陳軫行之元康四年詔選大中大夫循行天下舉茂材異倫之士

丘濬曰此遣使行天下舉士之始其後或遣諫議大夫或遣博士或遣光祿大夫舉茂材特立淳厚直言其名不一

按何武為京兆尹坐舉方正所舉者舉辟雍有司以為詭象虛偽武坐左遷楚內史此西漢已嚴坐舉主之法

光武始詔三公光祿勳御史司隸州牧歲舉茂材

丘濬曰前此舉士無常時至此始歲一舉

時帝徵處士周黨嚴光王良至京師黨入見伏而不謁自陳願守所志博士范升奏曰伏見太原周黨東海王良山陽王

成等皆受漢恩使者三聘乃肯就車乃陛見帝廷議不以禮屈伏而不謁權豪驕悍同時俱起黨等文不能演義武不能死君釣榮華名虛譽三公之位臣願與坐雲臺之下考試國之通書奏詔曰自古明王聖主必有不霸之士伯夷叔齊不食周粟太原周黨不受朕祿亦各有志焉其賜帛四十匹罷之帝少與嚴光同游學乃即位光乃變名姓隱身不見帝思其賢乃令以物色訪之後齊國上言有一男子牧羊裘釣澤中帝疑為光乃備安車玄纁遣使聘之三反而後至舍于此軍給床褥太官朝夕進膳司徒侯霸與光素善遣使奉書使人因謂光曰公聞生至區區即欲詣造適於典司是以不

後願因日暮自語言光不答乃投札與之口授曰君房足下位至鼎足甚善懷仁輔義天下悅阿諛順旨要領絕霸得書封奏之帝笑曰狂奴故態也車駕即日幸其館光卧不起帝即其卧所撫光腹曰咄咄子陵不可相助為理耶光眠不應良久乃張目熟視曰昔唐堯著德巢父洗耳士固有志何至相迫乎帝曰子陵我竟不能下汝耶於是升與嘆息而去復引光入論道舊故相對累日帝從容問光曰朕何如昔時對曰陛下差增于性因其偃卧光以足加帝腹上明太史奏客星犯帝座甚急帝笑曰朕故人嚴子陵共卧爾除為諫議大夫不屈乃耕于富春江王良至京師以為諫議大夫良後

為大司徒司直在位恭儉布被瓦器妻子不入官舍後以病歸一歲復徵至繁陽疾篤不任進道過其友人友人拒不肯見曰不有忠言奇謀而取大位何其往來屑屑不憚煩也良慚後徵不應卒于家

按高祖輕士慢罵一代元勳如蕭曹者皆起于掾吏不事廉隅故西漢一代士多頗然少有節驥而王莽黜移漢祚死節者寥寥可數光武起于諸生親屈帝尊以取高節而後此遂成風俗廉頗立懦代有其人然而醇淳之風則遜于前矣順帝時又僞玄纁玉帛以聘南陽樊英天子降輿殿設壇席尚書奉引通問得次而無所建明後黃瓊被徵委國遺之書曰聞

度伊洛近在萬歲亭豈即事有漸將順王命乎蓋君子謂伯夷隘柳下惠不恭故傳曰不夷不惠可否之間蓋聖賢居身之所珍也誠遂欲枕山棲谷擬跡巢由斯則可矣若當輔政濟民今其時也自生民以來善政少而亂俗多必待克弊之君此為志士終無時矣帝聞之曰屹屹者易缺雖微者易汙陽春之曲和者必寡盛名之下其實難副近魯陽樊君被徵初至朝廷設壇折噉者豈非觀德望憑聲名太盛乎自頃徵聘之士胡元安蘇孟省朱仲昭顧季鴻等其功業皆無所採是故降論皆言處士純盜虛聲願先生以此遠讓今眾人歎服一言此言耳瓊至奉

以政類

後延熹中處士豫章徐穉彭城姜肱汝南東閭京兆常璩川李膺俱德行純備高尚不應公府之辟尚書陳蕃胡廣上疏薦之桓帝乃以玄纁安車備禮聘為詎不至然皆為時所重

九江召信臣以明經中科為郎

丘濬曰明經之科始此見之

陽嘉元年左雄上言孔子曰四十不惑禮經指杜誦而今孝廉年未滿四十不得舉皆先詣公府諸生試家法文吏課牋奏別之端門練其虛實以觀異能以美風俗有不承科令者正其

罪法若有茂材異行自可以不拘年齒帝從之胡廣郭舉史故
上書獻之曰凡選舉固才無拘定制六奇之策不出經學郭阿
之政必非秦甘奇顯用年非強仕終賈揚聲亦在弱冠前世
以來貢舉之制莫或回革今以一臣之言刻成舊章便利未明
衆心不厭矯在變常政之所重而不訪台司不謀卿士若事下
之後議者歟異異之則朝失其便同之則王言已行臣愚以為
可宣下百官參其異同然後覽其勝否詳求厥衆帝不從卒即
初令郡國舉孝廉限年四十以上諸生通章句文吏能殘奏乃
得應選其有異才異行若顏淵子奇不拘年齒久之廢陵所舉
徐淑年未四十壹郎詰之對曰詔書曰有如顏淵子奇不拘年

主

齒是故本郡以臣元選郎不能屈左推詰之曰若顏淵聞知十

孝廉聞一知幾耶淑無以對乃罷之

漢書

左推前舉舉吏先試之于公府又覆之于端門尚書張盛奏除

此科黃瓊復上言覆試之作將以清洗濁覆定選蓋不宜改革

帝乃止

二年張衡言自初舉孝廉迄今二百歲矣皆先孝行行有餘力

始學文法辛卯詔書以能章句奏案為限雖有至孝猶不應科

此舉本而取末書子長于孝然實魯鈍文學不若游夏政事不

若冉季今欲使一人兼之苟外有可觀內必有闕則違選舉孝

廉之志矣

漢安元年尚書令黃瓊以前左推所上孝廉之選舉用儒學文
吏於取士之義猶有所遺乃奏增孝弟及能從政者為四科帝
從之

徐氏曰按孝廉之舉始自西都當攷元朝詔書曰深詔執事
與廉舉孝今或至闕郡不薦一人其與中二十名禮官博士
議不舉者罪有司奏議曰不舉孝不奉詔當以不敬論不察
廉不勝任也當免詳觀此文則孝之與廉當是各為一科故
蕭望之請置黃霸張敞等皆以察廉補長丞獨王吉京房師
丹孟喜皆以舉孝廉為郎劉輔舉孝廉為後貢令至東都則
合為一科矣而都止從郡國奏舉未有試文之事至東都則

古

諸生試家法文史課殿奏無異于後世科舉之法矣西都末
始限年至東都則年四十以上始得舉舉矣黃瓊言左推所
上孝廉之選舉用儒學文吏於取士之選猶有所遺乃奏增
孝弟及能從政者為四科則知當時雖以孝廉名科而未嘗
責其孝行嚴隅之實是亦失設科之本意也雖然漢世諸科
雖以賢良方正為至重而得人之盛則莫如孝廉斯亦後世
之所不能及

馬端臨曰西漢舉賢良文學則令其對策而孝廉則無對策
之事蓋所謂賢良文學者取其忠言嘉謀足以佐國崇論宏
議足以康時故非試之以對策則無以盡其材若孝廉則取

其履行而非資其議論也今亦從而有所試焉則所謂孝廉者若何而著之于篇乎又况左雄所言諸生試家法謂儒有一藝專門文吏課牋奏則又文之靡者去賢良所對尚復遠甚而何以言孝廉乎雄又言郡國孝廉古之貢士出則寧民宣協風教若其而體則無所施用愚以為真孝廉之人豈有不學而儒之理而以家法牋奏應選者又豈可遽許以舉古入官之事也然史言雄立此法之後濟陰太守胡廣等十餘人皆坐謬舉免職唯汝南陳蕃字仲舉李膺下邳陳球等三十餘人得拜郎中自是牧守畏慄莫敢輕舉則知當時孝廉一科滋吹特甚於文墨小技尚未能精通固無問其實行也科

五

以孝廉名而猶如此則其他可知王利公詩言文章始隨痛進取歸一律安知鴻都事竟用程人物嗚呼其來久矣非始于隨唐也

按東漢許武太守第五倫舉為孝廉武以二弟晏皆未顯敬令成名乃請之曰禮有分異之義家有別居之道於是共割財產以為三分武自取肥田廣宅如婢強者二弟所得悉若鄉人皆稱第克讓而武亦安要等以此並得選舉武乃會宗親泣曰吾為兄不肖盜聲竊位二弟年長未豫榮祿所以求得分財自取大譏今理產所增三倍於前忠以推二弟一無所留於是郡中翕然遂近稱之位至長樂少府

馬端臨曰此後漢初之事當時所謂孝廉必取其實行端緒鄉評譽望者入選掄而聲稱損者適損棄故所舉大縣皆得其人中葉以來此意不存往往多庸妄之流以干請而得之於是只得假試文之事以為舉課之法矣

摘錄按許武事與田叔都伴瘠相類而此尤兄弟合謀以寵斷富貴詭故人情人之生也直此豈君子之道乎然上之人以此取之猶愈于教事耳

長水校尉樊豐上言郡國舉孝廉率取少年能報恩者者宿大賢多見廢棄宜勅郡國簡良後此舉世人情古今一轍和焉始為縣門下吏時河南尹田歆外甥王謹名知人歆謂

六

之曰今當舉孝廉多得貴戚書命不宜相連故自用一名士以報國家爾我求之明謀送客于大陽郭遂見焉異之還白歆曰為尹得孝廉矣近洛陽門下吏也歆笑曰當求山澤隱滯近洛陽史耶謹曰山澤不必有異士異士不必在山澤歆即召焉于庭解諸職事焉辭對有序歆甚知之召署主簿辟太尉府舉高第

馮端臨曰東京選舉孝廉一科為盛名士多出其中然以此二段觀之則濫吹者亦多如樊豐所言取少年能報恩者固非矣若田歆度諸神焉而觀其辭對有序則謂之能吏可矣所謂孝廉豈於一應對之頃而知之乎

范曄論曰漢初詔舉賢良方正州郡察舉廉秀才斯亦貢士之方也中興以後復增博士有通仁賢能直言獨行高節質直清白淳厚之屬察路既廣缺望難裁自是竊名偽服浸以流競權門貴仕請謁繁興自左相任事限年試才雖頗有不密固亦因識時宜而黃瓊胡嵩張衡崔寔之徒泥滯舊方互相詭駁稱名者屈其短尊賢者拔其功故推在尚書天下莫敢妄選十餘年間稱爲得人斯亦竊實之證乎順帝始以童弱及政而號令自出知能任使故士得用情天下喁喁仰其風采遂乃僞玄纁玉帛以聘南陽樊英天子降輿殿設壇席尚書奉引延引得失急登賢之舉虛降已之禮於是處士歸

七

生志其拘儒拂巾社禍以企旌車之招矣至乃英能承風從父咸事若李固周舉之淵謨弘深左推黃瓊之政事正固桓焉揚厚以儒學進崔寔馮融以文章顯吳祐張衡種高舉已牧民之良幹龐參秉調時帥之宏規王龔張皓虛心以推士張綱杜喬直道以糾違郎顗陰陽詳密張衡機術特妙東京之士於茲盛焉向使廟堂納其高謀強場宣其智力惟懼容其寡辯器庸棄其成式則武宣之執豈其遠而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可爲恨哉逮孝桓之時碩德繼興陳蕃楊東處銜賢宰皇甫規段出號名將王暢李膺獨矯袂關朱穆劉陶獻替康時郭有道獎鑒人倫陳仲弓弘道下邑其餘宋儒選

智高心潔行激風揚流者不可勝言而斯道莫振文武陵隊在朝者以正議嬰戮謝事者以黨錮致災往車雖折而來軫方通所以傾而未顛決而未潰豈非仁人君子心力之爲乎宋公非劉氏送焦千之序曰東西漢之時賢士長者未嘗不仕郡縣也自曹掾書史馭吏事長門幹街弄海微番夫盡儒生學士爲之試于世情見于物則賢不肖較然故遺事不惑則知其智犯難不避則知其節臨財不私則知其廉應對不疑則知其辯如此則察舉易而賢公卿大夫自此出矣今時士與吏徒異物吏徒治文書給廩役應憲無知美惡無節衆間窺隙詭法求賞營爲僇辱安以爲己物故無可以興善者

大

而儒生學士之居于郡里不過閉門養高其外則游學四方以素名譽然後可以出群過人矣而欲法前世一使郡縣誠其行而察舉之難矣徐氏曰東京入仕之途不一然由儒科而進者其選益艱故才智之士多由郡吏而入仕以胡廣不免爲郡散吏袁安世傳易學而不充爲縣功曹應奉讀書五行俱下而爲郡決曹東王允之始進也刺史辟爲從事徐穉之初望也太守請補功曹蓋當時仕進之路如此初不以爲屈焉端臨曰秦漢儒生東西都因之蕭雷以刀筆吏佐命爲元勳古之刀筆即儒者所用維仲尼作六經無不故終西都之

世公卿多出胥吏其時儒與吏未甚分別故以博士弟子之
明經者補太守卒吏而不以為惡至東漢儒漸鄙吏故以孝
廉補尚書郎令吏而深以為耻然胡廣表安之進身亦由郡
吏而丁卯則決不肯為尚書令史何也蓋東都亦未嘗廢試
吏入仕之途故方其未遇而浮沉里巷無所知名也則雖胥
吏亦屑為之及既以孝廉異科薦舉徵召則未免自負清流
雖尚書機要之地亦恥為其郎令史矣丁卯以孝廉為郎稱
病乎居為郎斗對曰臣實不病耻以孝廉為令史職拜帝怒
杖之數十問徵為郎否郎曰能殺臣者陛下不能為郎若臣
也詔遂出奔
不肯為郎

漢初王侯國官唯丞相命于天子餘皆自置至武帝始詔凡

侯王吏職秩二十石者不得擅補其州郡佐吏自別駕長史以下皆刺史太守自辟焉端臨曰按兩漢二十石長吏皆可以自辟曹操而所辟之吏槩多取營屬士之有才能操守者蓋必知是乃能知閭里之毒邪黔庶之休戚故治狀之顯者常必由之後世長吏既不與之以用人之權而士自一命以上拘于三互之法不使效職黜能于本土士之賢者亦以隱情惜己不與郡府之事爲高而與郡守縣令共治其民者則皆凶惡貪婪舞文悖理之胥吏大率皆本土人也然則豈三互之法可行之于僚掾而獨不可行之于胥吏可施之于有行止之命官而獨不可施之于無藉在三惡少年

漢儀注吏二十石以上視事滿三歲得任同庶若子一人為郎宋馬亮鸞曰漢二十石仕子益有八九歲為郎俱宿衛者朝夕左右與聞公卿議論幾戟殿中郎將以兵法部屬之而淳厚有行者光祿勳歲課第之時出意上書疏足以裨闕失而天子亦因以習知其性而藏其材之能否由郎選為縣令自大穴選為守相或持節四方天子時課其功而召之入是上之人留意其選而法制使之然也

攝讓按周家也祿之法凡公卿大夫之違皆入國堂而教之其教之成者國論之樂正升之司馬其未成者不妨終身于學校甚不率教者至于屏講遠方終身不齒未嘗一一而官

之也。至春秋之世，節則其流弊與高封官人以世亦復不遠。而非其始之立法然也。漢法雖有任子然亦原于祁奚內舉不避親之意。謂吾子可以勝官而後任之，其不可任者不之任也。至唐之門蔭則照品與級，于是雖有清狂不慧不辨菽麥之人亦皆與之官矣。宋真宗時以門蔭授京官者詔于國學習經書以二年為限，舉業試或未精且令習讀，猶有古法遺意。

歷代教養全書卷之二

選舉考二

魏主至時三方鼎立士流播遷四民錯雜數無所延康元年
尚書陳群以為天朝選用不盡人才乃立九品官人之法州郡
皆置中正以定其選舉擇州郡之賢有識識者為之別人物第其
高下又制郡口十萬以上歲察一人其有秀異不拘戶口其武
官之選俾護軍主之

馬端臨曰州郡縣皆置大小中正各取本處人在諸府公卿
及臺省郎吏有德元才盛者為之區別所管人物定為九等
其有言行脩者則升進之或以五升四以六升五倘或道義

虧闕則降下之或前五退六或前六退七矣是時吏部不能盡
兼天下人才士庶故去中正益尊等級憑之授受謂免乖失
及其獎也唯能知其間閥非復辨其賢愚所以劉毅云下品
無高門上品無寒士帝朝至于梁陳北朝至于周隋選舉之
法雖互損益而九品及中正至開皇中方罷

黃初三年詔曰今之計考古之貢士也若限之以年是以年品
晉不顯於前世也其令郡國所選者勿拘老幼大抵儒通經術
吏達文法刻皆試用有司糾故不以實者
晉武帝泰始五年詔州郡舉貢猛異秀之才
徵騎常侍傳玄皇甫陶以為政教頹弊風俗不淳上疏曰直

者魏武好法樹而天下貴刑名魏文慕通達而天下賤守節
其後綱維不攝而虛無放誕之論盈于朝野使天下無復清
議而亡秦之病復見于今陛下聖德化鄰唐虞唯未舉清遠
有禮之臣以敦風節未退虛鄙以懲不恪也帝乃使玄單詔
進之玄奏曰臣聞先王分士農工商以經國制事各一其業
而殊其務自士以上子第則為之立太學以教之選明師以
訓之隨才優劣以之授用農以墾其食工以足其器商以通
其貨故雖天下之大兆庶之衆而無遊人在其間漢魏不定
其分百官子弟不脩經藝而務交游未知莅事而坐享天祿
農工之業多廢或逐逐利而離其事徒繫名于太學然不聞

先王之風今聖政滋始而漢魏之失未改散官衆而學校未
設遊手多而親農者少工器不盡其宜臣以為宜亟定其制
前皇甫陶上事欲令賜拜散官皆課使親耕天下宜足食之
利為輕耕耕祿後代是以明堂月令著帝籍之制伊尹古
之名臣耕于有莘要鬻齊之大夫避莊公之難亦耕于海濱
昔者聖帝明王賢佐俊士皆常從事于耕農矣王人賜官冗
散無事者不習使學則習使耕無緣放之使坐食百姓也今
文武之官既衆而拜賜不在職者又多加服役為兵不得耕
稼當農者之半南而食祿者三倍于前使冗散之官為農收
其租稅家得其實而天下之穀可以無乏矣漢書曰三載考

續三考黜陟明是為九年之後乃有遷叙也故居官久則念立慎終之化不久則聽為一切之政六年之限日月淺近不應黜陟陶之所上義合古制惟陛下圖之武帝甚善之而終不能用于時雖風教頹失而無典制然時尚清議尚能勸俗陳壽居喪使女奴丸藥積年沉廢都說萬孝以假辭違常降品一等其為懲勸如是其後中正任久愛憎由已而九品之法漸變遂計官資以定品格天下唯以居位者為貴尚書僕射劉毅以九品者始以親初喪亂是軍中權時之制非經久之典也宜用土斷復古鄉舉里選之法上疏曰夫九品有八損而官才有三難皆興替之所由也人物難知一也愛憎

三

難防二也情偽難明三也今之中正定九品高下任意舉傳在手操人主威福奪天朝權勢愛惡隨心情偽由已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公無考校之負私無告訢之忌損政之道一也置州郡者本取州里清議咸所歸服將以鎮異同一言誠不謂一人之身了一州之才一人不當遂為坐廢若然雖仲尼之聖莫不有過則可廢何獨責于中人哉使是非之論橫于州里嫌隙之讎結于大臣損政之道二也本立格制謂人倫有序若實成次才德優劣倫輩有首尾也今之中正坐狗其私推異之器使在九品之下負戴不肖越在成人之首損政之道三也委以一國之重而無賞罰之防使得縱橫

無所顧憚諸受枉者抱怨藉久獨不蒙天地無私之德長壅蔽于邪人之銓損政之道四也古先政教舉鄉黨之義故得天下之人退而脩本今一國之士多者千數或流徙異邦或給事殊方猶不識其面况能盡其才乎而中正知與不知傳定品秩必采聲于臺府納毀于流言任已則有不識之獎寵受則有彼此之偏所知以愛憎奪其平所不知者以人事亂其度既無鄉老紀行之議又非朝廷考績之課遂使為官之入棄近求遠皆本趨末損政之道五也凡所以立品設狀者求人才而論功報也今於限當報雖職之高選附卑品無績于官而獲高叙是以抑功實而崇虛名也損政之道六也九

四

官不同事人不同能今九品不狀才能之所宜而以九等為制以品取之或非才能之所長以狀取人則為本品之所限若狀得其實猶品狀相符况不實者乎損政之道七也前九品詔書善惡必書以為褒貶今之九品所下不章其罪所上不列其善廢褒貶之義任愛憎之斷天下之人安得不懈于德行而銳于人事乎損政之道八也臣以為宜罷中正除九品案魏氏之禁法立一代之美制馬端臨曰魏晉以來雖立九品中正之法然任進之門則與兩漢一而已或公府辟召或郡國薦舉或由書掾積累而升或由世胄承襲而用大率不外此三四途轍然諸賢之說多

敬廢九品罷中正何也蓋鄉舉里選者揀選于衆多之論而九品中正者寄雖于一人之口且兩漢如公府辟掾屬州郡選曹僚皆自薦舉而自試用之若非其人則非特累衡鑑之明抑且失待吐之助故終不敢十分拘其私心其中正之法行則評論者自是一人擢用者自是一人評論所不許則司擢用者不敢違其言擢用或非其人則司評論者亦不任其咎體統脈絡各不相關故拘私之弊無由懲革又必限以九品專以一人其法太拘其意太狹其跡太露故趨勢者不暇舉賢如劉毅所謂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是也畏禍者不敢疾惡如孫秀為瑯琊郡吏求品于清議王戎從弟衛

玠將不許我勸品之及秀得志朝士有怨者皆被害或玠獨免是也快思譬者得以自恣如何初亡衣絮子岐岐解以疾絮曰今年決下婢子品是也又如陳壽遺父喪有疾女婢九等客見之鄉里以為賤生是沉滯累年謝惠連愛幸會稽郡吏杜德璽及居父喪贈以五言詩十餘首玠廢不豫玠位尚書僕射殷景仁愛其才乃白文帝言臣小兒時便見此文而論者云是惠連其寔非也文帝曰若此便應通之元嘉七年乃始為彭城王義康參軍閣續父卒繼母不慈繼恭事彌謹而母疾之愈甚乃誣續違父時金寶託于有司遂被清議十餘年續孝謹不怠母後意解更移中正乃得復品以

此三事觀之其法至嚴然亦太拘蓋人之履行稍虧者一入品目遂永不可以拔擢漸降則天下無全人矣況中正所品者未必皆當乎固不若抹之于無心之鄉計以詢其履行試之以可見之職業而驗其才能一如兩漢之法也

東晉元帝制揚州歲舉二人諸州各一人時以天下喪亂務存慰勉遠方孝秀不復策試到即除署既經畧初定乃詔試經有不中科刺史太守免官其後孝秀與敢應命有選至京師皆以疾辭六興三年尚書孔坦議請暫延五載許其講習乃詔孝廉申至七年而秀才如故也

宋文帝元嘉中限年三十而仕孝武即位仕者不拘長幼

齊梁秀才格五問皆得為上四三為中二為下一不合因襲宋代限年之制然而鄉舉里選不覈才德其所進取以官給官籍為先遂令甲族以二十登仕後門以三十試吏故有增年補就以圖進者其時士人皆厚結姻援奔競造請浸以成俗至和帝時梁武帝為丞相上表曰前代選官皆立選簿應在實錄自有錄次官籍升降行能臧否或素定懷抱或得之與論故得簡通實客無復樞門頃代陵夷九流乖矣其有勇退忌進懷質抱真者選部或以未經朝謁難于進用或有賄善誠自埋衡華者又以名不長著絕其階緒必須書刺投狀然後解冠則是驅迫廉恥獎成沈寃愚謂自今選曹宜精隱覈依舊立簿使冠履無典

名實不違庶人識涯溪造請自息且聞中間立格甲族以二十
登仕後門以過立試吏求之愚懷抑有未達何者設官分職惟
才是務若限歲登朝必整年就官故絕實切量籍已論五澤機
名教莫斯為甚乃施行

梁尚書左僕射沈約論曰漢末喪亂魏武始創軍中倉卒權
立九品益以論才優劣非謂代族高卑因此相沿遂為成法
自魏至晉莫之能改州郡正以才品人而舉代人才升降
益寡徒以憑藉代資用相陵駕都正俗士斟酌時宜品目多
少隨時俯仰劉毅所云下品無高門上品無賤族也歲月遷
訛斯風遂為凡厥衣冠莫非二品自此以還遂成卑庶周漢

之通以智役愚重祿象差用成等級魏晉以來以貴役賤士
庶之科較然有辨武帝天監中約又上疏曰頃自漢代本無
士庶之別而仕宦不至京師罷公卿牧守並選鄉里小人
雜仰以成風俗且校恭布傳經授業學優而仕始自鄉邑本
於小吏幹佐方至文學功曹積以歲月乃得舉人才秀異
始為公府所辟遷為牧守入作台司漢之得人於斯為盛今
之士人並聚京邑其有守志不遷見謂愚賤且當今士子繁
多略以萬計常患官少才多無以處秀才自別是一種任官
非若漢代取人之例也假使秀才對五問可稱孝廉答一策
能過此乃離小道非關理亂一切得失以此求才徒虛詭

耳為勝師裴子野又語曰書云貴賤為其切近于君也天下
無生而貴者是故道義可尊無擇賢賤為非其人何取代族
何衰禮壞政出臣下卿大夫自相繼及非夫弱柄猶等家臣
且徒步匹夫見禮侯伯式聞排難無絕于時其後四方豪勢
之求門客千數卑身折節比食同袍雖同傾倚亦成風俗迄
於二漢等儒童通朝廷州里學行是號維名公子孫選齊希
衣之士士庶雖分而無華素之隔有爵以來其流稍改單渾
高士猶厲清塗降及季年專執閭閻自是三公之子微九族
之家黃散之孫蓬令長之室轉令互爭銖兩所論必門戶所
議莫賢能尚且之俗成傲慢之禍作非所以敦弘遺讓痛德

興化之道也

後魏州郡皆有中正掌選舉每以李月與吏部銓擇可否其秀
才對策第居中上表叙之

韓麒麟子顯宗上言前代取士必先正名故有賢良方正之
稱今州郡貢舉徒有孝秀之名而無孝秀之實而朝廷但檢
其有門地不復詳坐如此則可別貢門地以叙士人何假置
孝秀之名或云代無奇才不為取士于門此亦失矣豈可以
代無同即便廢棄而不置哉但當較其寸長銖重者即先
叙之則賢才無遺矣

北齊選舉多沿後魏之制凡州縣皆置中正其課試之法中書

策秀才集舊錄貢士考功郎中陳康良天子常服乘輿出坐于
朝堂中極考孝各以班華對字有脫誤者呼起立席後書有溫
劣者飲墨水一升文理孟浪者奪席脫容刀

唐書

隋文帝開皇七年制諸州歲貢三人工商不得入仕

杜正玄開皇舉秀才試策高第時海內唯正玄一人舉秀才
餘常貢者隨例銓注訖正玄獨不得進止書司以策過楊素
素怒曰周孔更生尚不得為秀才刺史何忽妄舉此人素志
在試貢正玄乃手題使擬司馬相如上林賦王褒聖主得賢
臣頌班固燕然山銘張載劍閣銘白鷗鵠賦曰我不能為君
住宿可未時令就正玄及時並了素大驚曰誠好秀才其第

通鑑

正藏亦舉秀才蘇威監選時射策甲第者合奏曹司雖為別
奏抑為乙科正藏新屬威怒改為丙第正倫亦舉秀才隋世
天下舉秀者不十人而正玄一門三秀才

時書侍御史李諤以選才失中上書曰自魏之三祖更尚文
辭忽若人之大道好彫蟲之小藝下之從上有同影響競勝
浮華遂成風俗江左齊梁其弊彌甚貴賤賢愚唯務吟詠遂
復遺理存異尋逐微競一韻之奇爭一字之巧連篇累牘
不出月露之形積素盈箱盡是風雲之狀代俗以此相高朝
廷雖欲擢士權利之路既開崇尚之情彌篤於是閭里童昏
貴游總角未窺六甲先製五言捐本逐末流徧華壤迨相師

通鑑

楊肅始建進士科

六朝無任子蓋世家無不官者

祖統滿愈腐及大隋受命聖道革興是以開皇四年普詔天
下公私文翰並宜賈錄其年九月泗州刺史司馬為之上表
華艷付所司理罪由是公卿大臣咸知正路莫不鑽仰墳索
棄絕華綺博先王之令典行大道于茲代如聞在外州縣仍
雖英風選更舉人未遵典則至于宗黨稱孝鄉曲歸仁學必
典致交不苟合則墮落私門不加收齒其學不稽古逐俗隨
時作輕薄之篇章結朋黨而稱譽則選充吏職舉送天朝蓋
由縣令刺史未行風教狃挾私情不存公道臣既忝司職
當糾舉若聞風即劾恐掛網者多勒諸司普加搜訪有如此
者具狀送臺

歷代教養金書卷之三

選舉考三

通法

唐制取士之科多因隋舊然其大要有二由學館者曰生徒由州縣者曰鄉貢皆升于有司而進退之其科之目有秀才明經有進士有俊士有明法有明算有明字有一史有三史有開元禮有通舉有童子而明經之別有五經有三經有二經有學究一經有三禮有三傳有史料此歲舉之常選也其天子自詔曰制舉所以待非常之材其制詔舉人不有常科皆擇其目而搜揚之試之曰天子親臨觀之試已鞠其名於中者之文策高者特授以美官其次與出身舉選不錄館學者曰鄉貢皆懷謙

自列于州縣試已長吏以鄉飲酒禮會屬僚設賓客陳粗豆饌營繕牲用少牢歌鹿鳴之詩因與耆父叙少長焉既至省皆跪名列到結款通保及所居地由戶部集閱而關于考功員外郎試之

凡秀才試方略策五道以文理通粗為上上上中上下中上凡四等為及第凡明經先帖文然後口試經問大義十條答時務策三道亦為四等凡開元禮通大義百條策三道者超諸與官義通七十策通二者及第散試官能通者依正員凡三傳科左氏傳問大義五十條公羊穀梁傳三十條策皆三道義通七以上為第白身視五經有出身及前資官視學究

一經凡史料每史問大義百條策三道義通七策通二以上為第能通一史白身視五經三傳有出身及前資官視學究一經三史皆通者獎擢之凡童子科十歲以下能通一經及孝經論語卷誦文十通者予官通七與出身凡進士試時務策五道帖一大經經策全通為甲第策通四帖過四以上為乙第凡明法試律七條今三條全通為甲第通八為乙第凡書學先口試通乃墨試就文字林二十條通十八為第凡算學錄大義本條為問答明數造術詳明術理然後為通試九章三條海島孫子五曹張丘建夏侯陽周髀五經算各一條十通六記遺三等數帖讀十得九為第試綴術緝古銀大義

為問答者明數造術詳明術理無注者今數造術不失義理然後為通綴術七條緝古三條十通六記遺三等數帖讀十得九為第落經者雖通六不第

三傳科史料長慶三年以諫議大夫殷侗言置書律學進士太宗時置加讀經史一部

凡弘文崇文生試一大經一小經或二中經或史記前後漢書三國志各一或時務策五道經史皆試策十道經通六史及時務策通三皆帖孝經論語共十條通六為第凡貢舉非其人者廢舉者校試不以實者皆有罰其教人取士者於今大略如此而士之進取之方與上之好惡所以育才養士招徠獎進之意

有司選士之法因時增損不同

凡舉司課試之法帖經以其所習經掩其兩端中間開唯一行裁紙為帖凡帖三字隨時增損可不一或得四或得五或得六為通後舉人積多故其法益難務欲落之至有帖孤章絕言疑似參互者以惑之甚者或上抵其注下餘一二字使尋之難知謂之例枝既甚難矣而舉人則有懸懸孤絕索幽隱為詩賦而誦習之不過十數篇則難者悉詳矣其于平文大義或多而端焉

初秀才科舉甚高貞觀中有舉而不第者坐其州長由是廢絕高宗永徽二年始停其科開元二十四年已後復有此舉

其時以進士漸難而秀才本科無帖經及雜文之限反易于進士主司以其科廢久不欲收獎應者多落之三十年無及第者天寶初禮部侍郎常璩始奏請有堪此舉者令官長特薦其常年舉送進士族所趨向唯明經進士二科而已
丘濬曰三代以前鄉舉里選之法行取士專以德行為本漢制孝廉茂材等科皆命公卿大夫州郡舉有經術德行之士試以治道然後官之魏晉以降所舉秀才猶取經術州郡皆置中正以品其才行雖其立法未必盡善然清謹之士猶知有所畏忌不敢放恣恐有言行之疵以為終身之累至是隋有進士之舉始專試士以文辭士皆投牒自進州里無復察

舉之制矣又曰唐科目雖曰多端而其行之最久者進士明經而已然進士以聲顯為學不本經術明經以帖誦為能不窮義理所謂德行者不便問矣

武后天授元年二月策問貢士于洛陽城數日方了殿前試人

自此始張易之張昌宗暗

馬端臨曰武后所試諸路貢士蓋如後世之省試非省試之外再有殿試也唐自開元以前貢士未屬禮部以考功員外郎主之武后自詭文墨故於殿前問下行員外之事

玄宗開元五年始令鄉貢明經進士見說國子監諸生即學官開舉問義有司為具食清酒五品以上官及朝集使皆往閱禮

馬又今諸州貢舉省試不第願入學者聽

丘濬曰此下舉舉人入學之始

開元十七年國子祭酒楊場上言伏蒙承前之例每年應舉常有十數及第兩監不過一二十人臣恐三千官徒虛費官廩兩監博士滋廣天祿臣切見入仕諸色出身每歲向二千餘人方於明經進士多十餘倍自然服勤過業之士不及胥吏以其效官出職先王之禮義陛下設學校務以勸進之有司為限約務以黜退之微臣慮所未曉今監司課試十已退其八九考功及第十又不收一二若長以為限恐儒風漸墜小進將興若以出身人多應須諸色部減豈在獨抑明經進士也上然之賜又言

主司帖試明經不務求述作大旨專取難知問以孤絕絕句或年月日請自今並帖平文從之

洋州刺史趙臣舉選議曰漢朝用人自詔舉之外其府寺郡國屬吏皆令自署故天下之士脩身于家而辭書交至以此士務名節風俗用脩親氏立九品之制中正司之於是族大者第高而寒門之士屈矣國朝舉選用隋氏之制歲月既久其法益訛夫才智固習就固然之理進士者時共貴之主司褒貶定在詩賦務求巧麗以此為賢漏于所習悉昧本原欲以啓導性靈換成後進斯亦難矣故士林離國之論其弊一也又人之心智益有涯分而九流七略書籍無窮主司微

五

問不立程限故脩習之時但務鈔客比及就試偶中是期業無所成固由於此故當代務人師之學其弊二也既以釋經蓋整蹄耳明經讀書勤勞已甚既口問義又誦疏文徒竭其精華習不急之策而當代禮法無不而備及臨人決事取辦得吏之口而已所謂誦習非所用非所習者也故當官少稱職之吏其弊三也舉人大率二十人中方收一人故設盡而不登科者甚衆其事難其路隘也如此而難色之流廣遇其路此一板十此十彼十揆其秩序無所差降故受官多祿下之人脩業抱後室之嘆待不才者何厚處有能者何薄崇末抑本啓昏窒明故學士子舍學業而趨末技其弊四也

收人既少則年舉急切交馳公卿以求汲引毀譽同類用以爭先故崇同儒雅行成險薄非受性如此勢使然也浸以成俗虧損國風其弊五也大抵舉選人以秋初就路秋末方歸休息未定聚糧未辦即又及秋事繁不得脩習益令華能淺薄其弊六也羈旅往來糜費甚非惟妨闕事業蓋亦墮其舊習未及數舉索然以空其弊七也貧寒之士在遠方致力赴京師而所冀無際以此撥度遂至沒身使諸人有抱屈之恨國家有遺才之闕其弊八也官司運江淮之儲計五費其四乃達京邑留薪之費又十倍四方而舉選之人每年費會計其人富強將數萬無成而歸十乃七八徒令國中煩耗其

六

弊九也為官擇人唯才是待今選司量格並格之以年數合格者判雖下劣一切皆收如未合格而應科目者雖有小瑕莫不見棄故無能之士極以制錄才俊之流坐成由首此非古人求賢實官之義亦已明矣其弊十也選人不約本州所試悉令聚于京師人既浩穰文簿繁雜因此滯滯其事百端故俗間相傳云入試非正身十有三四赴官非正身十有二三此又獎之尤者今若未能頓除舉選以從古制且稍變易以息獎源則官多佳吏風俗可變

附舉

二十四年考功員外郎李昂為舉人詔新帝以員外郎望輕遂移貢舉于禮部以侍郎主之禮部選士自此始侍郎親改移試

考功謂之別頭

天寶六年上欲廣求天下之士命通一舉以上皆臨京師李林甫恐草野之士對策有言其惡遂言舉人多卑賤愚情恐有佞言汚濁聖聽乃令郡縣長官請加試練灼然超絕者具名送省委尚書覆試御史中丞監之取名實相副者閱奏既而至者皆試賦論遂無一人及第者林甫乃上表賀野無遺賢

馬端臨曰且公道盤載此事於天寶六載然以唐登科記者之是年進士二十三人風雅古調科一人不知何以言無一人及第也尚書考之

十三年御勅政樓試四科舉人其辭華宏麗問策外更試詩賦

各一道制舉試詩賦自此始

唐歷朝制科名目不一有志烈秋霜科曲素科解神文律科辭標文苑科蓄文藻之思科抱儒素之業科臨難不顧狗節事師科長才廣度沉迹下條科文藝優長科絕倫科拔萃科疾惡科興善科才膺管樂科道伴伊呂科賢良方正科直言極諫科樂道安貧科高蹈立國科等類每一科多者十餘人少者一二人及第

致堂胡氏曰制舉亦以空言取人然其來最古得人亦多至于末流應科者既未必英才而發問之目往往摘挾細隱窮所難知務求博洽之士而直言極諫之風替矣

制科

肅宗乾元初中書舍人李懷策禮部侍郎言主司考取士多不考實徒峻其隄防索其書策殊不知藝不至者居文史之固亦不能備其辭藻深昧求賢之意及試進士文章曰於庭中設五經諸史及切韻本于牀而引貢士謂之曰大國選士但務得材經籍在茲請悉尋檢

舒元興舉進士見有司鈎校苛切既試尚書雖水炭脂炬殘具皆人自將吏一一唱名乃得入列棘園席坐廡下因上書言進士一門得人固不輕矣有司坐舉子于寒廡冷地是比之僕隸非所以見微賢之意也施棘園以蔽遮是疑之賊奸徒黨非所以示忠直之節也試甲賦律詩是待之以雕蟲微

藝非所以觀人文化成之道也恐賢人君子遠去不屑汚辱為國家用又於格中程人數多不過三十少不滿二十此又非天子納士之心也何則今日月出沒皆為內地其間異氣所鍾英豪俊秀固不少矣若明詔必以禮舉之忽一歲之內有百數元凱楊馬之才德者來之則有司必曰吾格取二十而黜八十是為求賢耶遺賢耶若有司以僕隸待之忽一歲之內員中德來者無十數輩則有司必曰吾格二十是誤收其半徒足滿人數是為取材耶取合格耶其不可先定人數亦明矣且明備格文使入貢者皆踐行實不拘人數否者法與之隨求者俾有司加嚴禮待之舉六義試之而無時設苗

揭陳脂燭進脯餼人人知天子重賢獎士之道勝氣望浸如此士之立身無不由正以成之者為士身正公卿正未有天下不治者

揭陳脂燭取人無常額在創業之始則可若以為常法有司避怨市恩必多冒濫矣

唐制舉人試日既暮許燈燭三條暗長與二年改令盡試實正同以短晷難成奏復夜試周廣順中實儀奏復用晝未備周制不許見燭

代宗廣德二年實至為侍郎建言歲方艱舉人赴省者兩都試之兩都試人自此始

孝廉

實應二年禮部侍郎楊紹奏請每歲舉人依鄉舉里選察考才

館既回國之選士必藉賢良蓋取孝友純儒言行敦實故能率已從政化人鎮俗自叔世流弊滋蔓微步尚文辭互相弊術為鄉評清亮不同于任用趙宣庭終取擯于鄉閭古人比文章于鄉閭蓋有緣也近煬帝始選進士之科當時猶試策而已至高祖朝則立又奏進士加文明經加帖從此積弊漸轉成俗幼能就學者皆謂當代之詩長而博文不越諸家之藝迨相黨興用致虛聲六經則未嘗開卷三史則皆用挂壁况復假以孔門之道責其君子之儒者哉祖習既深奔

九

魏為務務藝者曾無愧色勇進者但欲凌人以毀謗為常談以向背為己任投刺干謁驅馳于要津露才揚己喧騰于當代古之賢良方正豈有如此者乎望請依古制縣令察孝廉審知其任鄉閭有孝友信義廉耻之行加以經業才堪策試者以孝廉為名薦之于州州試其所通之學以禮選之于省不得令舉人輒自陳牒其到狀保辨識詳皆停而所習取大義聽通諸家之學每問經十條對策三道皆通為上第吏部官之經義通八策通二為中第與出身下第罷歸論語孝經孟子兼為一經其明經進士及道舉並停如有行業不著所錄妄相推薦請重加殿黜所冀數年之間人倫丕變既歸實

學識識大猷居冢者自脩德業從政者皆知廉耻淳號自止致難自勸教人之本實在茲焉詔給事中李栖筠等議曰今試孝者以帖字為精通而不窮旨義豈能知不遷不貳之道考文者以聲病為是非而務擇浮艷豈能知移風易俗之事是使千祿之徒趨馳末術所以食重餌者皆小魚就料日者皆小藝致使稷山一呼而四海震陽惠明兩亂而十年不復而使禮讓之道弘仁義之風著則忠臣孝子比屋可封人心不得而挫也觀三代之選士任賢皆考實行故能風俗淳一運祚長遠秦坑儒士二代而亡漢興雜三代之政弘四科之舉西京始振經術之學東都終持名節之行至有丞戚竊

位強臣擅權弱主孤立母后專政而社稷不隳終復四百豈
非學行腐化于鄉里哉厥後文章道弊尚于浮侈取士術異
苟濟一時自魏至隋僅四百載子孫連類享國祚促今國家
覆轍尋有合德天地安有指皇王舉士之道雖亂代取人之
術楊紹所奏實為正論然自晉室之禍南北分裂人多僞處
必欲復古鄉舉里選切恐未盡請廣學校以弘訓誘維京
師州縣皆立小學丘華之後生徒流離儒臣師氏祿廩無向
請增博士員厚其廩稍選通儒碩生間居其職十道大郡置
大學館遺博士出外兼領郡以教生徒保桑梓者鄉里舉焉
左流寓者厚序推焉朝而行之夕見其利議上大臣以為舉

注

人編閱難於遽變竊自宋徽始帝以問翰林學士對曰舉進
士久矣廢之恐失其業乃詔明經進士與孝廉並行而時有
劉曉者亦上疏曰禮部取士專用文章為甲乙故天下之士
皆舍德行而趨文藝有朝登甲科而夕陷刑辟者雖日誦萬
言何關理體文成七步未足化人取士宜以德行為先文藝
為末則多士雷奔四方風動矣并聽

德宗建中元年教孝廉科並停

建中二年中書舍人趙贊權知貢舉以歲表論贊代詩賦

德宗問政之要都官外郎閔瓘曰為政之本要得有道賢人
乃治帝曰朕比下詔求賢才又遣使黜陟按察所遺須能者

用之若何瓘曰陛下雖求賢又使舉薦然止得求名文辭士
焉有有道仁人肯奉牒而舉選耶上說曰卿姑去還當更議
江陵項氏曰風俗之弊至唐極矣王公大人巍然于上以先
達自居不復求士天下之士什伍任職破帽騎驢未幾到
門而步輦下焉奉辭刺再拜以謁于典客者投其所為之文
名之曰求知知如是而不問則再如前所為者名之曰溫書
如是而又不問則有執費于馬前自贊曰某人士上謁者嗟乎
風俗之弊至此極矣此不獨為士者可鄙其時之治亂蓋可
知矣

元和中中書舍人李肇撰國史補其略曰進士為時所尚家

注

矣是故俊人盡在其中由此而出者終身為文人故爭名常
為時所弊其都會謂之舉場通稱之秀才投刺謂之鄉貢得
第謂之進士互相推敬謂之先輩俱推謂之同年有司謂之
座主京北府考而升之者謂之等第外府不試而貢者謂之
拔解將試各相保謂之合保群居而賦謂之試試進請權要
謂之關節激揚聲價謂之選往既捷列名于慈恩寺塔謂之
題名大燕于曲江亭子謂之曲江會籍而入選謂之春闈不
捷而辭館謂之打靶嫌區名遠謗謂之無名子退而肄業謂
之過夏栽業以出謂之夏課挾藏入試謂之書策其大畧也
文宗太和三年賢良前進士劉蕡對策切直指陳時事不避貴

近言辭激切士林感動考官為宿賢疎廢等有所畏忌不敢上聞隨例擯斥議不平諫臣或將其集白于宰相宰相懼亦不敢為之明白同對李卻抗表請讓官於黃不報

馬端臨曰既曰制科則天子親策之親覽之升黜之權當一出于上漢武帝之於董仲舒也意有未盡則再策之三策之晉武帝之於摯虞阮种亦然公孫弘所對太常奏為下第而帝擢為第一蓋漢世人主於試賢良皆親策其優劣臣下所不能軒輊也唐之制科則全以付之有司矣故牛僧孺輩以直言忤權倖則考官坐其罪時憲宗元和元年考官曹貫之而劉蕡所陳尤為忠憤鏗切則自宰相而下皆不敢為之明

白維是當時閭閻之勢可畏亦由素無親覽之事故此輩得以制制衡鑑之人也

太和八年復用詩賦

文宗好學嗜古鄭覃以經術致位宰相深嫉進士浮薄學請罷之帝曰敦厚淳薄色色有之進士科取人二百年矣不可遽廢因得不罷武宗時宰相李德裕尤惡進士謂帝曰臣無名第不當非進士然臣祖天寶末以仕進無他岐勉強隨計一舉登第自後家不置文選蓋惡其不根華實觀此以進士一科當唐之晚節尤為浮薄世所共患故五代時雖不傳貢舉而進士少于諸科有自來矣

初舉人既及第經行通名詣主司謝其制序立西階下北上東向主人亦東階下西向諸生拜主司答拜乃序諸謝恩遂升階與公卿觀者皆坐酒數行乃赴期集又有曲江會題名席至是德裕奏國家設科取士而附黨皆公自為門生自今一見有司而止其期集參請曲江題名皆罷

摘錄按東萊呂氏言唐初進士明經並重中第以後進士重而明經輕蓋自沈亞之杜牧之詩盛行士習于浮華放蕩而上之人方曠目以待明經其誰肯俯首以事記誦乎天寶以及五代干戈無寧日有自來矣

按錢徽傳為禮部侍郎宰相段文昌以賄故囑所善楊渾徽不從文昌怒奏貶之又據言載高錯知舉裴思謙自携仇士良一狀求狀元錯不得已俯首從之唐末之選舉可知已矣

馬端臨曰唐科目考試無糊名之法故主司得以採取舉望然權倖之囑託亦可畏也

懿宗咸通四年進士皮日休上疏請以孟子為舉科不報唐武舉起于武后長安二年始制武舉其制有長槊馬射步射箭射又有馬槍越關負重身射之選魁關長一丈七尺徑三寸半九十舉後手持關距出重無過一尺負重者負米五斛行二十步皆為中第亦以鄉飲酒禮送兵部

教養全書卷之四

歷代選舉考四



按五代五十二年其間惟梁與晉各停貢舉者二年降勅以舉子學業未精之故其間朝代更易干戈擾攘貢舉固未嘗廢也然每歲所取進士其多者僅及唐盛時之半而三禮三傳學究明經諸科唐所取甚少五代自漢晉以來中選者動以百人計及數倍於盛唐之時宋初諸科取人亦多於進士

制

宋制國初制舉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經學優深可為師法詳閑吏理達於教化凡三科應內外職官前資見任黃衣草澤

五

人並許諸州及本司解送於吏部對御策試三千言以文理俱優者中其選

國

禮部貢舉設進士九經五經開元禮三禮三傳學究明經法等科皆秋取解冬集禮部春考試合格及第者列名放榜於尚書省凡進士試詩賦雜文各一首策五道帖論各十帖對春秋或禮記墨義十條九經帖書一百二十帖對墨義六十條五經帖書八十帖對墨義五十條三禮對墨義九十條三傳一百一十條開元禮三史各三百條學究毛詩對墨義五十條論語十條爾雅孝經各十條周易尚書各二十五條明法對律令四十條兼經並同毛詩之制各問經引試通六為合格仍抽卷問律本

科則否皆本貫發解若有鄉貫阻越及在外得於開封府投
牒奏使朝旨諸州以本判官試進士錄事參軍試諸科或不晚
經藝即選以次官充諸科並本判官監試試紙長官印署面給
之帖經對義監官試官對考通否逐場定去取凡試日懷挾所
業經義及違口相授者即時遣出所試合格取通多業精者為
上餘次之解文首具元請解及已落見解人數所試經義朱書
通否監官試官署名於其下進士文卷諸科義卷帖由並隨解
文送貢院其有殘廢為疾並不得預解或應解而不解不應解
而解監官試官為有罪併所任受賂以枉法論長官龍朝旨凡
見任官應進士舉謂之鑲廳所屬官司先以名聞得旨而後解

二

既集貢院十人或五人同保不許有大逆人經麻以上親及諸
不孝不弟隱匿工商異類備道歸俗之徒家狀并試卷之首署
年及舉數場舉鄉貫不得增損移易以仲冬收納月終而畢將
臨試期知舉官先引問照保與狀會同而定焉凡就試業挾書
為進士試詞賦唯切韻玉篇不許進士文理紙繆備舊制殿
五舉諸科初場十否殿五舉第二第三場十否殿二舉第一至
第三場九否並殿一舉殿舉之數朱書於試卷送中書閣下諸
已發解及進士雖有挾書之禁而不搜索

科舉
太祖皇帝建隆三年詔及第人不得拜知舉官子弟第姪及目
為師門恩阿弄自稱門生故事知舉官將赴貢院臺閣近臣得

薦所知進士之員藝者號曰公薦上慮其同緣挾私詔禁之
乾德元年詔曰一經結首十上千名前史之明文昔賢之苦節
懸科取士固當優容按舊制九經一舉不第而止非所以啓迪
仕進之路也令禮部貢院自今一依諸科舉許令再應

馬端臨曰自唐以來所謂明經者不過帖書墨義而已愚嘗
見東陽麗澤呂氏家塾有刊本呂許公夷簡應本州鄉舉試
卷因知墨義之式蓋十餘條有云作者七人矣請以七人之
名對則對云七人某某也謹對有云見有禮於其君者如孝
子之養父母也請以下文對則對云下文曰見無禮於其君
者如鷹鷂之逐鳥雀也謹對有云請以註疏對者則對云注

三

疏曰云云謹對有不能記憶者則只云對未盡蓋既禁挾
書則愚索不獲者不容臆說故也其上則具考官批鑒如所
對善則批一通字所對誤及未當者則批一不字大槩如兒
童批誦之狀故自唐以來賤其科所以不通者殿舉之罰特
重而一舉不第者不可再應蓋以其區區記問備不能通悉
則無所取材故也藝祖許全再應待士之意亦厚矣
乾德五年盧多遜知貢舉上復詔參知政事韓居正於中書覆
試皆合格乃賜及第

先是陶穀子師耀上第上曰聞穀不能訓子師耀得登第乃
詔食祿之家有登第者禮部具折以聞當令覆試

開寶三年詔禮部貢院貢士及諸科十五舉以上終場者具名以聞至是始到司馬浦等一百六人並賜本科出身

此時奉名恩例之始

五年始下詔制放榜初歲取進士不過數十人知貢舉合格人姓名而已至是禮部試到進士安守亮等十一人及諸科十七人上乃對講武殿始下詔放榜新制也

六年李昉知貢舉取宋準等十一人上以進士武濟川三傳劉潘材質最陋詔去之濟川防鄉人也上頗不悅會有訴昉用情取人者上乃令籍終場下第人姓名得三百六十人皆召見擇其一百九十五人并準以下乃御講武殿各賜紙札別試詩賦

命殿中侍御史李贊等為考官得進士二十六人五經四人開元禮七人三禮三十八人三傳二十六人三史三人學究十八人明法五人皆賜及第又賜錢二十萬以張宴會尋昉等皆坐責自茲殿試遂為常式

按藝祖寬仁于特主司舉子皆無大責至洪武間劉三吾事如此慘烈又令人長嘆息矣

是歲新脩開寶通禮成詔鄉貢開元禮宜改稱鄉貢通禮科並以新書試問

八年親試舉人得王嗣宗等三十六人

馬端臨曰唐殿前試士始于武后然尚不過下行試士之事

非再試神宗時禮部侍郎錢徽知貢舉宰相設文昌堂其取

士不必覆試多不中選徵生免官長慶以後則禮部所取士先詳覆而後放榜則雖有詳覆之名而實未嘗再試矣五代以來所謂詳覆者間有升黜入宋太祖乾德六年命書覆試亦未嘗升黜開寶六年下第舉人徐士康等打鼓論榜上遂于講武殿重試御試自此始共取二十六人然於昉等所取只出武濟川一人餘十人則高下一依元次續取二十六人不過附名在此十人之後共為一榜然則是年雖別試亦未嘗有省試殿試之分也至八年覆試禮部貢院合格舉人王式等于講武殿內出試題得進士三十六人而以王嗣宗

五

為首王式者禮部所定合格第一人則居第四蓋自是年御試始別為升降始有省試殿試之分省元狀元之別云

九年詔翰林學士李昉等奏禮部貢院開闕諸道所解考擇力回及有人才武學凡七百四十人試問所習之業皆無可採而漢州以茅第薦名者二百七十人上雖其頗多召問于講武殿率不如詔捕無素能習武復試以騎射則陳越顯沛次上顧曰止可類兵籍皆號告求免乃悉令退去詔勅本部官司濫舉之罪

馬端臨曰以孝廉或孝弟名科蓋取其平日之素履固難于一閱試之頃而知之也然自東漢以來孝廉遂為取士科目

之通稱不復有狗名貢舉之舉不過試以文墨小技而命之
官至俟他之際則并不試文而悉官之矣隋唐以後始有進
士明經等科遂無復有舉孝廉之事蓋隋唐而後之進士明
經即東漢以來之孝廉皆借其名以為士子進取之途耳然
上之人慕孝廉之美名故時有舉孝廉之詔而貞觀之孝廉至
不能答魯參所說孝經貞觀十八年上問所舉孝廉以望王
並不能開寶之孝不至不能言所習之業淺陋可笑如此蓋自
以文藝取人士之精華果銳者皆盡瘁于記問辭章弊病帖
括之中其不能以進士明經自進者皆推補無文之人遂欲
別求進身之途故嘉祿州郡以應詔舉耳

六

太宗太平興國二年上初即位思振淹滯顧謂侍臣曰朕欲博
求俊秀於科場中非數聖拔十得五止得一二亦可以致治之
與矣於是禮部上所試合格人姓名上御講殿覆試內出詩賦
題賦讀平仄相間依次用命李昉扈蒙定其優劣為三等得呂
蒙正以下一百九人越二日覆試諸科得諸科二百餘人並賜
及第又詔禮部開貢籍得十舉以上至十五舉進士諸科一百
八十餘人並賜出身九經七人不中格上憐其老特賜同三傳
出身九百餘人皆先賜綠袍鞞賜宴開寶寺上自為詩二
章賜之第一第二等進士及九經校將作監丞大理評事通判
諸州其餘皆優等注擬寵章殊異歷代未有也薛居正等言取

人太多用人太駛不能

唐制有勅賜及第以表特恩至是鄉試中第者皆稱之其後
文學之臣有不由科第者或獻文別試亦勅賜進士及第
石林葉氏曰國初取進士循唐故事每歲多不過三十人太
宗即位天下已定有意於脩文特取一百九人自是連放五
榜通取八百一人一時名臣遂自茲出矣
五年有趙國昌者求應一百篇舉此科一日作詩而篇不設
此科求應者即試之連日
肝僅成數十首率無可觀上以此科久廢特賜及第以勸其來
者

七

為保得內有行止踰違者連坐不得赴舉

八年試進士始分三甲

容魯洪氏隨筆曰太宗雍熙二年端拱元年禮部放進士之
後慮有遺才至于再試再放雍熙後試凡百七十六人端拱
復試諸科因此得官者至于七百一時待士可謂至矣然太
平興國末孟州進士張雨光以試不合格縱酒大罵於街衢
中言涉播弄上怒斬之司保九輩求不得赴舉恩威並行至
於如此

二年親試舉人有中書吏人及第上令奪所授勅牒乃詔禁吏
人應舉淳化三年是歲諸道舉人九萬七千餘人蘇易簡知舉

殿試始令糊名考校

自端拱元年試士罷進士擊鼓訴不公後次年蘇易簡知貢舉因請御試是年又知貢舉既受詔徑赴貢院以避請求後遂為例

容孫洪氏隨筆曰淳化三年太宗試進士出危言日出賦題孫何不知其所出相率叩殿檻乞上指示之上為陳大義景德二年御試天道猶張弓賦後禮部貢院言近進士惟鈔摹古今詩賦懷挾入試作者御試以正經命題多情所出則知題目不示以出處也大中祥符元年試禮部進士內出清明象天賦等題仍錄題解舉印以示之至景祐元年始詔御筆

院御試日進士題目具經史所出舉印給之更不許上請

馬端臨曰藝祖太宗皆留意於科目然開寶八年王嗣宗為狀元止按秦州司理參軍嘗以公事忤知州路冲怒械繫之於獄然則當時狀元所授之官既卑且不為長官所禮未至如後世榮進素定要路在前之說也陳水記問言太祖幸西都張齊賢以布衣獻策帝善之歸語太宗曰吾幸西都得一張齊賢我不欲官之汝異日可收以自輔太平興國二年齊賢中選連在數十人後及官乃詔盡與起除恩以為太宗寤寐笑賢如恐不及時出特恩以示獎勵故累科授官之常庫無定制累科分甲人數之多少無定制是科恩例適爾便

厚未必曲為齊賢之地耳

真宗咸平四年詔學士兩省五品御史臺尚書省諸司四品以上於內外京朝幕府州縣官華澤中各舉賢良方正一人不得以見任轉運使及館閣職事應詔

景德二年親試舉人得進士李迪等二百四十餘人特奏一而餘人諸科五百餘人諸科特奏七十餘人先是迪與賈選皆有聲場屋及禮部召而兩人皆不與考官取其文觀之迪賦落韻選論當仁不讓於師以師為衆與注疏異特奏令就御試衆知政事王旦議落韻者失於不詳雷耳拾注疏而立異不可輒許恐士子從今放蕩無所準的遂取迪而黜選當時輿論大率如此

此是年詔復置博通墳典達於教化才識兼茂明於體用武足安邊洞明經義運籌決勝軍謀宏遠材任邊寄等科奏中書門下

先加程試如器業可觀具名聞奏朕將臨軒親試時命兩制考文卷中等者甚少又命侍讀待制重考上猶慮遺才令中書重詳定就試論六首合格者以聞

詔貢舉之門固備為弊際魏斯甚諱諱益彰宜令繼任二年底使服勤更專學問無失大成之術式待虛佇之懷仍委禮部貢院自今科場務精考試無容濫進用華澆風比又有州郡全無解送是謂曠官其諸路府州將來秋賦當職官如依前顧避全

不解人致有上言必行朝典

四年令禮部翻名考校先是上嘗問輔臣以天下貢舉人數王旦曰萬三千有餘約常制奏名十一而已上曰若此則當黜者不啻萬人矣與領之官必須審擇晁迥覽當以委之且謂滕元晏少交游命迥等知貢舉元晏等封印卷首凡封卷首及點檢詳試別命官皆始此先朝名用之殿試今復用之禮部也初陳彭年舉進士以輕俊為宋白所出於是彭年與迥等更定條制設關防不復揀擇文行雖杜絕請託然實甲科者多非人祖至自彭年始也

大中祥符元年時上封事設臣言西漢舉賢良多因兵荒災饑

所以詢訪闕政今國家受瑞運封不當復設此科于是悉罷唯東封及祀汾陰時獻文者多試紫微官

四年詔禮部裁定殿舉之制先是快書赴試者并同保人殿一舉是歲試諸科以快書扶出者十八人計同保九十三人而十二人當奏名有司以關上特令赴殿試乃詔禮部裁定殿舉之制禮部言諸科懷挾書策比對義不至詞理紕繆者情理稍輕其進士所挾未必全是所試文字請自今挾書記者依條殿舉其同保殿舉指揮更不施行奏可

八年始制騰銀院

仁宗天聖二年賜舉人宋郊等及第出身有差郊與弟祁俱以

訓賦得名時奏祁第一太后不欲爭先兄乃擢祁第一祁第十

七年詔曰朕開敷路以詳延天下之士而制舉獨久置不設意吾輩傑或以故見遺也其復置此科於是增其名曰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博通墳典明於教化科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科詳明吏理可使從政科識洞韜畧運籌帷幄科軍謀宏遠材任邊寄科凡六以待京朝官之被舉及起應選者又置審判拔萃科以待選人之應書者又高第丘園科沉淪草澤科茂才異等科以待布衣之被舉及應書者文武舉以待方畧勇力之士其法先上藝業于有司有司較之然後試秘閣中格然後天子親策之

後十餘年又詔自今制科須近臣論薦毋得自舉

公是劉氏曰夫自舉之與人舉之所以屬世無俗豈可同日而語哉今不惟進士自舉而已至於賢良方正亦自舉也豈不過乎夫賢良美稱也方正善行也古之當此名者方將高卧潛處不知無厲壁之聘三四至而遂能起乎今皆猶猶然覓顏色求便利而進矣中門端指不足以顯其情側肩擢金不足以況其態鼓腹自需不足以比其羞無乃其實與名不相符哉

石林葉氏曰當公以校材異等登科後召試館職以不習詩賦求免仁宗時特命試以策論後遂為故事制科不試詩賦

而當公始至蘇子瞻又去策止試論三篇熙寧初罷制舉其

事遂廢今子瞻集中有御試制科

策則去策者其館試也

寶元中李淑侍經進帝訪以進士詩賦策論先後俾以故事對淑退而上奏曰唐劉禹錫二年劉思立為考功員外郎以進士止試策咸裂不盡其學請帖經以觀其學試雜文以觀其才自此沿以為常至永隆二年進士試雜文二篇通文律者始試策天寶十一年進士試一大經能通者試文賦又通而後試策五條皆通為中第建中二年趙贊請試以時務策五篇能論去贊各一篇以代詩賦大和三年試帖經畧問大義取精通者次試論議各一篇八年禮部試以帖經口義次試策五篇問經義者三

三

問時務者三厥後變易遂以詩賦為第一場論第二場策第三場帖經第四場今陛下欲求理道而不以難策為貴得取士之實矣然考官以所試分考不能通加詳較而每場報退落士之中否特繫于幸不幸願約舊制先策次論次賦及詩次帖經墨義而勅有司併試四場通較工拙毋以一場得失為去留詔有司議稍施行焉按此謂每場分考不能盡士之學而不知使東各場併考則後二場至于不能其弊益甚矣慶曆四年臣僚上言改更貢舉進士所試詩賦策論先後詔下兩制詳議知諫院歐陽脩言凡貢舉舊法若二十人就試常額不過選五百人每半到者就試及取是於轉賦策論六十卷中每入選五百人而日限又迫使考試之官進廢獲食殫心竭

三卷

慮困勞致昏故雖有公心而所選多謬此舊法之弊也今臣所

請者寬其日限而先試以策而考之擇其文辭鄙惡者文意顛倒重難者不識題者不知故實畧而不對所問者限以事件若千以上誤引事跡者亦限件數雖能成文而理識乖誕者雖犯舊格不考式者凡此七等之人先去之計餘二十人可去五六百以其留者次試以論又如前法而考之又可去其二三百其留而試詩賦者不過十人矣於十人而選五百少而易考不至勞昏考而精當則盡善矣縱使考之不精亦選者不至大謬蓋其節抄剽盜之人皆以先經策論去之矣策論逐場旋考則落子不多考官不至昏勞去留必不誤此及詩賦皆自已經策論

三

粗有學問理識不至乖誕之人縱使詩賦不工亦可以中選矣如此可使童年新學全不曉事之人無由而進此臣所謂變法必須隨場去留無後可準舊弊者也其外州解送到且當博采衆議要在南省精選若省榜素人至精則殿試易為考矣故臣但言兩省之法此其大槩也其高下之等仍乞細加詳定大聖當以策論為先按此謂殿試公所宜考法至精但第三場則宜易以今之經義使之漸進精微耳知制誥呂公著言省試有三長殿試有三短省試士文衡者四五人皆一時詞學之臣而又選館閣才臣數人以助考校復有監守史察糊名磨銀上下相鑒不容毫釐之私一長也引試九三日詩賦可以見詞藝藝論策可以觀才識四方之士得

以盡其所蘊二長也。貢院凡兩月餘研究差次可以窮功盡力三長也。殿試考官監取而不擇一短也。一日試詩賦論三篇不能盡人之才二短也。考較不過十日不暇研究差次三短也。若曰禮部放榜則權歸有司臨軒唱第則恩出主上則是忘取士之本而務收恩之本也。且歷代取士悉委有司攝後漢文吏課牋奏牘副之端門亦未聞天子親試也。至唐武后載初之年始有殿試此何足法哉。又慮恩歸有司則沮使禮部次高下以奏而引諸殿庭唱名賜第則與殿試無所異矣。遂詔罷殿試而議者多言其輕上恩聽故事旋復殿試如舊。

高

上命侍臣傳奏急務參知政事范仲淹等奏列十事其三請精貢舉欲復古興學校取士本行實於是翰林學士宋祁等合奏言今教不本于學校士不察于鄉里則不能覈名實有司求以聲病學者專於記誦不足盡人才臣等參攷衆說擇其便于今者莫若使士皆土著而教之于學校則學者脩飾矣。先策論則文詞者留心于治亂矣。簡程式則闊博者得以馳騁矣。問大義則執經者不專于記誦矣。乃詔州縣立學本道使者選屬部為教授不足則取于鄉里宿學之有道業者士須在學三百日乃聽預秋試舊嘗先試者百日而止試于州者令相保任有違服犯刑罰行冒名等禁三場先策次論

次詩賦通考為去取而罷帖經墨義士通經術頗對大義者試十通可為永武初保寧軍推官胡瑗教授湖州科條纖悉備具諸生信愛如其子至是下湖州取其法著為學令是冬詔罷限以余靖言廣學舍所以待有志之士去日限所以寬貧賤之人或者謂仲淹既去而執政意皆異故有是詔時言初今不便者禁衆以為詩賦聲病易考而策論汗漫難知祖宗以來莫之有改得人者多乃詔一依舊條

嘉祐二年親試舉人凡進士與殿試者始皆免黜落

時進士益相習為奇僻鉤章棘句寢失渾淳歐陽知貢舉尤以為患痛裁抑之仍嚴禁挾書者既而試榜出時所推舉皆

主

不在選流薄之士候修晨朝群聚談斥之衛司過吏不能禁至為禁歐陽脩文投其策卒不能求其主名置于法然由是文法亦少變

立藩曰文章闕氣運之盛衰而科場之文為甚蓋科場之文乃一世所尚者上以此取人以為一代勸治之具下以此為業以為一生進用之階非徒取其能文而已蓋將因其文以叩其人心之所蘊才之所能識之所及由是用之將藉之以輔君澤民修政立事不苟然也。昔朱熹嘗與其門人言及科舉文字之弊無歎曰最可愛者不是說文字不好這事大關世變東晉之末其文一切含糊是非都沒理會夫東晉未以

文取士所謂文者出於衆人之私作未必人人同也其禍且至於不可支持况科舉之文乃國之所以取士士之所以爲業者其所關係豈不大哉苟非在上層頓戒勸之詔慎擇主試之人示之以趨向之方付之以翰旋之柄則文辭日流於卑弱而國勢隨之矣嗚呼可不念哉

時上書者言四年一貢舉四方士子客京師以待試者六七千人一有喧噪其徒衆多勢莫之禁且中下之士往往廢學數年才學之士不特有故一不應詔沉湎十數年或累舉滯留遂至困窮老且死者甚衆以此毀行冒法干進者不可勝數且間歲一貢舉中分舊數而薦之後下有司議遂詔間歲貢舉進士諸

夫

科舉解舊額之半

英宗治平三年間貢士進進勞苦令禮部三歲一貢舉

知諫院司馬光上言國家用人之法非進士及第者不得美官非善爲詩賦論策者不得及第非游學京師者不善爲詩賦論策以此之故使四方學士皆棄背鄉里遠去二親老于京師不復更歸其間或有身負過惡或隱憂匿服不敢於鄉里取解者往往和買監牒妄冒戶貫於京師取解自開歲開場以來遠方舉人憚于往還只于京師寄應者比舊尤多國家雖重爲科禁然冒犯之人歲歲滋甚請貢院逐路取人參知政事歐陽修上言國家取士比于前世是說至公蓋累

聖留心講求曲盡以謂王者無外天下一家故不問東西南北之人盡聚諸路貢士混合爲一而惟才是擇又糊名謄錄而考之使主司莫知爲何方之人誰氏之子不得有所憎愛厚薄於其間無情如造化至公如權衡祖宗以來不可易之制也蓋言事之人但見每次科場東南進士得多而西北進士得少故欲改法不知天下至廣四方風俗異宜而人性各有利鈍東南之俗好文故進士多而經學少西北之人尚質故進士少而經學多所以科場取士東南多取進士西北多取經學者各因其材性所長而各隨其多少取之今以進士經學合而較之則其數均若必論進士則多少不等此臣所

法

謂偏見之一端其不可者一也國家方以官瀝爲惠取士數必難增若欲多取西北之人則却須多減東南之數今東南州軍進士取解者二三千人處只解二三十人是百人取一人蓋已痛裁抑之西北州軍取解至多處不過百人而解至十餘人是十人取一人比之東南十倍假借之矣若至南省又減東南而增西北則是已裁抑者又裁抑之已假借者又假借之此不可者二也東南之士於千人中解十人其初選已精矣故至南省所試合格者多西北之士學業不及東南當發解時又十倍假借之蓋其初選已濫矣故至南省所試不合格者多今若一例以十人取二人則東南之人合格而

落者多矣西北之人不合格而得者多矣至于他路理不可齊偶有一路合格人多亦限以十一路之偶有一路合格人少亦須充足十一之數使合落者得合得者落取舍顛倒能否混淆其不可者三也且朝廷專以較藝取人而使有藝者屈落無藝者濫得不問謬誤只要諸路數停此其不可者四也且言事者本欲多取諸路士著之人若此法一行則寄應者爭趨而往今開封府寄應之弊可驗矣此所謂法出而姦生其不可者五也今廣南東西路進士例各就無舉業諸州但據數解發其人亦自知無藝只來一就省試而歸其作攝官爾朝廷以嶺外烟瘴北人不便須藉攝官亦許其如此今

大

若一例典諸路十人取一人此為課選又非西北之比此其不可者六也凡此六者乃大槩爾若舊法一壞新議必行則弊滋隨生何可勝數故臣謂且遵舊制但務擇人惟朝廷至公待四方如一惟能是選人自無言此乃當今可行之法爾若謂士習淳華當先考行就如新議亦須只考程試安能必取行實之人議者又謂西北近儒士要帶籠此甚不然之論也使不逞之人不能為患則已苟可為則何方無之前世賊亂之臣起於東南者甚眾其大者如項羽蕭銑之徒是也至如黃巢王仙芝之輩又皆起亂中州者爾不逞之人豈專西北則更舉所設本待材賢牢籠不逞當別有術不在科場也

惟事久不能無弊有當留意者然不須更改法制止在振舉綱條爾近年以來舉人盛行懷挾排門大諱免冠突入虧損士風傷敗甚顯此由舉人既多而君子小人雜聚所司力不能制維朝廷素有禁約條制甚嚴而上下因循不復申舉惟此一事為科場大患而言事者獨不及之願下有司謀革其弊此當今科場之患也為謀故無藝者得藉可也至無藝者為主司難倒黑白不可言矣馬端臨曰分路取人之說司馬歐陽二公之論不同司馬公之意主於均額以息奔競之風歐陽公之意主於覈實以免課選之弊要之朝廷既以文藝取人則歐陽公之說為是神宗熙寧二年議更貢舉法羅詩賦明經諸科以經義論策試

元

進士

初王安石上仁宗皇帝書畧曰臣竊觀天下在位之人未有乏於此時者也夫人才乏于上則有沉廢伏匿在下而不為當時所知者矣臣又求之於閭巷草野之間而亦未見其多焉豈非陽陷而成之者非其道而然乎臣以謂方今在位之人才不足者以臣使事之所及則可知矣今以一路數千里之間能推行朝廷之法令知其所緩急而一切能使民以脩其職事者甚少而不才前簡貪鄙之人至不可勝數其能識先王之意以合當時之要者蓋閭閻之間往往而絕也朝廷每一令下其意雖善在位者猶不能推行使青澤加于民而

史記錄之為毒以擾百姓臣故曰在位之人不足而草野
閭巷之間亦未見其多也夫人才不足則陛下雖欲改易更
革天下之事以合先王之意大臣雖有能當陛下之意而欲
領此者九州之大四海之遠孰能稱陛下之指以一二推行
此而人人蒙其施者乎然則方今之急在于人才而已詩曰
宣第君子遐不作入人之才未嘗不自人主陶冶而成之者
也所謂陶冶而成之者何也亦教之養之取之仕之有其道
而已所謂教之之道何也古者天子諸侯自國至於鄉黨皆
有學博置教導之官而嚴其選朝廷禮樂刑政之事皆在於
學士所觀而習者皆先王之法言德行治天下之意其材亦

平

可以為天下國家之用苟不可以為天下國家之用則不教
也苟可以為天下國家之用者則無不在乎學此教之之道
也所謂養之之道何也饒之以財約之以禮裁之以法也何
謂饒之以財人之情不足于財則貪鄙苟得無所不至先王
知其如此故其制祿自庶人之在官者其祿已足以代其耕
矣由此等而上之每有加焉使其足以養廉耻而離于貪鄙
之行猶以為未也又推其祿以及其子孫謂之世祿使其生
也既於父母兄弟妻子之養婚姻朋友之接皆無憾矣其死
也又於子孫無不足之憂焉何謂約之以禮人情足于財而
無禮以節之則又放僻邪侈無所不至先王知其如此故為

之制度婚喪祭養燕享之事服食器用之物皆以命數為之
節而齊之以律度量衡之法其命可以為之而財不足以具
則弗具也其財可以具而命不得為之者不使有銖兩分寸之
加焉何謂裁之法先王於天下之士教之以道藝矣不即教
則待之以屏棄遠方終身不齒之法約之以禮矣不備禮則
待之以流殺之法王制曰變衣服者其君流酒誥曰厥或誥
曰群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夫群飲變衣服小
罪也流殺大刑也加小罪以大刑先王所以忍而不疑者以
為不如是不足以一天下之俗而成吾治夫約之以禮裁之
以法天下所以服從無抵冒者又非獨其禁嚴而治察之所

至

能教也蓋亦以吾至誠懇惻之心力行而為之倡凡在左右
通貴之入皆順上之欲而奉行之一不即者法之加必自
此始夫上以至誠行之而貴者知避上之所惡矣則天下之
不罰而止者衆矣故曰此養之之道也所謂取之之道者何
也先王之取人也必於鄉黨必于庠序使衆人推其所謂賢
能書之以告于上而察之誠賢能也然後隨其德之大小才
之高下而官使之所謂察之者非專用耳目之聰明而聽訟
於一人之口也欲審知其德問以行欲審知其才問以言得
其言行則試之以事所謂察之者試之以事是雖先王之用辭
亦不過如此而已又況其下乎若夫九州之大四海之遠萬

官德配之賤所須士大夫之才則衆矣有天下者又不可以一一自察之也又不可以偏屬於一人而使之一日二日之間考試其行能而進退之也蓋吾已能察其才行之大者以為大官矣因使之取其類以持久試之而考其能者以告于上而後以爵命祿秩與之而已此取之之道也所謂任之之道者何也人之才德高下厚薄不同其所任有宜有不宜先王知其如此故知農者以為后稷知工者以為共工其德厚而才高者以為之長德薄而才下者以為之佐屬又以久於其職則上狃習而知其事下服馴而安其教賢者則其功可以至于成不肖者則其罪可以至于著故久其任而待之

以考績之法夫如此故智能才力之士則得盡其智以赴功而不患其事之不終其功之不就也偷惰苟且之人雖欲取容于一時而顧僇辱在其後安敢不勉乎若夫無能之人固知辭避而去矣居職任事之日久不勝任之罪不可以幸而免故也彼且不敢冒而知辭避矣尚何有比周讒諂爭進之人乎取之既已詳使之既已當處之既已久至其任之也又專焉而不一一以法束縛之而使之得行其意免弊之所以理百官而熙衆工者以此而已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此之謂也然免弊之時其所黜者則聞之矣蓋四凶是也其所陟者則皋陶稷契皆終身一官而不徙蓋其所謂陟者

特加之爵命祿賜而已耳此任之之道也夫教之養之取之任之之道如此而當時人君又能與其大臣悉其耳目心力至誠惻怛思念而行之此其人臣之所以無疑而于天下國家之事無所欲為而不得也方今州縣雖有學取牆壁具而已非有教導之官長育人才之事也唯太學有教導之官而亦未嘗嚴其選朝廷禮樂刑政之事未嘗在於學學者亦漠然自以禮樂刑政為有司之事而非己所當知也學者之所教講說章句而已講說章句固非古者教人之道也近歲乃始教之以課試之文章夫課試之文章非博誦強學窮日之力則不能工及其能工也大則不足以用天下國家小則不

足以為天下之用故雖白首於庠序窮日之力以帥上之教及使之從政則茫然不知其方者皆是也蓋今之教者非特不能成人之才而已又從而困苦毀壞之使不得成材者何也夫人之才成于專而毀于雜故堯王之震民材處工於官府處農于畝處商賈於肆而處士於庠序使各專其業而不見異物懼異物之足以害其業也所謂士者又非特使之不得見異物而已一示之以先王之道而百家諸子之異說皆屏之而莫敢習者為今士之所宜學者天下國家之用也今悉使置之不教而教之以課試之文章使其耗精神窮日之力以從事于此及其任之以官也則又悉使置之而責

之以天下國家之事夫古之人以朝夕專其業於天下國家之事而猶才有能令乃移其精神奪其日力以朝夕從事于無補之學及其任之以事然後卒然責之以為天下國家之用宜其才之足以有為者少矣臣故曰非時不能成人之才又從而困苦毀壞之使不得成才也又有甚害者先王之時士之所學者文武之道也士之才有可以為公卿大夫有可以為士其才之大小宜不異則有矣至于武事則隨其才之大小未有不學者也故其大者居則為六官之卿出則為六軍之將也其次則比閭族黨之師亦皆卒伍師旅之帥也故邊疆宿衛皆得士大夫為之而小人不得奸其任矣

馬

之學者以為文武異事者知治文事而已至于邊疆宿衛之任則推而屬之卒伍往往天下姦悍無賴之人苟其才行足自託于鄉里者亦未有肯去親戚而從召募者也邊疆宿衛此乃天下之重任而人主之所當慎重者也故古者教士以射御為急其他技能則視其人才之所宜而後教之其才之所不能則不教也至于射則為男子之事人之生有疾則已苟無疾未有去射而不學者也在庠序之間固當從事於射也有賓客之事則以射有祭祀之事則以射列士之行同能偶則以射於禮樂之事未嘗不寓以射而射亦未嘗不存于禮樂祭祀之間也易曰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先王豈以射為

可以習揖讓之儀而已乎固以為射者武事之尤大而威天下守國家之具也居則以是習禮樂出則以是從戰伐士既朝夕從事于此而能衆則邊疆宿衛之任皆可以擇而取也夫士當學先王之道其行義者見推于鄉黨矣然後因其才而託之以邊疆宿衛之事此古之人君所以推干戈以屬之人而無內外之虞也今乃以夫天下之重任人主所當至慎之選推而屬之姦悍無賴才行不足自託於鄉里之人此方今所以認然常抱邊疆之憂而虞宿衛之不足恃以為安也今孰不知邊疆宿衛之士不足恃以為安哉顧以為天下學士以執兵為耻而亦未有能騎射行陣之事者則非召募

孟

之卒伍孰能任其事者乎夫不嚴其教焉其選則士之以執兵為耻而未嘗有能騎射行陣之事固其理也凡此皆教之非其道故也今制祿大抵皆薄自非朝廷侍從之列食口稱衆未有不兼農商之利而能充其養者也其下州縣之吏一月所得多者錢八九千少者四五千以守選待除守關通之蓋六七年而得三年之祿計一月所得乃實不能四五千少者乃實不能及三四千而已雖斷養之給亦窮於此矣而其養生喪死婚嫁送之事皆當于此夫出中人之上者雖窮而不失為君子出中人之下者雖泰而不失為小人惟中人不然窮則為小人泰則為君子計天下之士出中人之上下

者千百而無十一窮而為小人太而為君子者則天下皆是也先王以為衆不可以力勝也故制行不以己而以中人為制所以因其欲而利道之以為中人所能守則其制可以行乎天下而推之後世以今之制祿而欲士之無毀廉耻蓋中人之所不能也故今官大者往往交賂遺營貨產以負貪污之毀官小者販鬻乞丐無所不為夫士已嘗毀廉耻以負累於世矣則其偷情取容之意起而矜奮自強之心息則職業安得而不弛治道何從興乎又况妄法受賂侵牟百姓者往往而是也此所謂不能饒之以財也嗟喪奉養服食器用之物皆無制度以為之節而天下以奢為榮以儉為耻苟其財

民

之可以與則無所為而不得有司既不禁而人又以此為榮苟其財不足而不能自稱於流俗則其墮喪之際往往得罪於族人親細而人以為耻矣故富者貪而不知止貧者則強勉其不足以追之此士之所以重困而廉耻之心毀也凡此所謂不能約之以禮也方今陛下躬行儉約以率天下此左右通貴之臣所親見然而其閭閻之內奢靡無節犯上之所惡以傷天下之教者有已甚者矣未聞朝廷有所放縱以示天下皆周之人拘羣飲而後之以殺刑者以為酒之末流生害有至于死者矣故重禁其禍之所自生重禁禍之所自生故其施刑極端而人之抵于禍敗者少矣今朝廷之法所

尤重者獨貪吏耳重禁貪吏而輕奢靡之法此所謂禁其末而弛其本然而世之議者以為方今官冗而縣官財用已不足以供之其亦蔽於理矣今之入官誠冗矣然而前世置員蓋甚少而賦祿又如此之薄則財用之所不足蓋亦有說矣夫祿豈足計哉臣於財利固未嘗學然竊觀前世治財之大畧矣蓋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財取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自古治世未嘗以不足為天下之公患也患在治財無其道耳今天下不見兵革之具而元元安土樂業人致已力以生天下之財然而公私常以困窮為患者殆以理財未得其道而有司不能度世之宜而通其變耳誠能理財以其道而通

毛

其變臣雖愚固知增吏祿不足以傷經費也

摛謙按安石所見自秦漢以後無有及之者而其條理次第最為詳悉獨其言教畧于論師不知明道先生之有本而此一畧无其根本之誤蓋欲重吏祿而不知省官省事節去浮費乃恃青苗二分取息均輸用官為費以為足財之妙術至衆君子不肯行之乃復用小人之敵君子以為行法之至計弊此篇之所論終其身未及行其一二而後之人乃併其言而廢之然其言之至者終不可廢也當今法嚴令典所以羅天下之士可謂密矣然而亦嘗教之以道藝而有不帥教之刑以待之乎亦嘗約之以制度而有

不備禮之刑以待之乎亦當任之以職事而有不任事之刑以待之乎夫不先教之以道藝誠不可以誅其不帥教不先約之以制度誠不可以誅其不備禮不先任之以職事誠不可以誅其不任事此三者先王之法所尤急也今皆不可得誅而簿物細故非害治之急者為之法禁月異而歲不同為吏者至於不可勝記又況能一一避之而無犯者乎此法全所以玩而不行小人有幸而免者君子有不幸而及者焉此所謂不能裁之以刑也凡此皆治之非其道也方今取士強記博誦而畧通於文辭謂之茂才異等賢良方正茂才異等賢良方正者公卿之選也記不必強誦不必博畧通于文辭

夫

而又當學詩賦則謂之進士進士之高者亦公卿之選也夫此二科所得之技能不足以為公卿不待論而後可知而世之議者乃以為吾常以此取天下之士而才之可以為公卿者常出于此不必法古之取人而後得士也其亦蔽于理矣先王之時蓋所以取人之道猶懼賢者之難進而不得者之難於其間也今悉廢先王所以取士之道而取天下之才士悉使為賢良進士則士之才可以為公卿者固罕為賢良進士而賢良進士亦固罕有時而得才之可以為公卿者也然而不肖者苟能雕蟲篆刻之學以此進至于公卿才之可以為公卿者固於無補之學而以此進死于畧野蓋十八九矣

夫古之人有天下者其所以慎擇者公卿而已公卿既得其人因使推其類以聚于朝廷則百司庶物無不得其人也今使不肖之人幸而至乎公卿因得推其類聚之朝廷此朝廷所以多不肖之人而雖有賢者往往困于無助不得行其意也且公卿之不肖既推其類以聚于朝廷朝廷之不肖又推其類以備四方之任使四方之任使者又各推其不肖以布于州郡則雖有同罪舉官之科豈足恃哉遠足以為不肖者之資而已其次九經五經學究明法之科朝廷固已嘗患其無用于世而稍責之以大義矣然大義之所得未有以賢于故也今朝廷又開明經之選以進經術之士然明經之所取

夫

亦記誦而畧通于文辭者則得之矣彼通先王之意而可以施于天下國家之用者顧未必得與此選也其次則恩澤子弟庠序不教之以道藝官司不考問其才能父兄不保任其行義而朝廷報以官予之而任之以事武王數紂之罪則曰官人以世夫官人以世而不計其才行此乃紂之所以亂亡之道而治世之所無也又其次曰流外朝廷固已擢之於廉耻之外而限其進取之路矣顧屬之以州縣之事使之臨士民之上置所謂以賢治不肖者乎以臣使事之所及一路數千里之間州縣之吏出于流外者往往而有可屬任以事者殆無二三而當防閑其姦者皆是也蓋古者有賢不肖之分

而無流品之別故孔子之聖而當為季氏吏蓋雖為吏而亦不害其為公卿及後世有流品之別則凡在流外者其所成立固當自置于廉耻之外而無高人之意矣夫以近世風俗之流靡自維士大夫之才勢足以進取而朝廷嘗獎之以禮義者晚節末路往往怵而為姦况又其素所成立無高人之意而朝廷固已擢之於廉耻之外限其進取者乎其臨人親職放僻邪侈固其理也至于邊疆宿衛之選則臣固已言其失矣凡此皆取之非其道也方今取之既不以其道至于任之又不問其德之所宜而問其身之後先不論其才之稱否而論其歷任之多少以文學進者且使之治財已使之治財

平

矣又轉而使之典獄已使之典獄矣又轉而使之治禮是則一人之身而責之以百官之所能備宜其人才之難為也夫責以其所難為則人之能為者少矣人之能為者少則相率而不為故使之典禮未嘗以不知禮為耻以今之典禮者未嘗學禮故也使之典獄未嘗以不知獄為耻以今之典獄者未嘗學獄故也天下之人亦以漸漬于法教被服于成俗見朝廷有所任使非其資序則相聚而訕之至於任使之不當其才未嘗有非之者也且在位者數徙則不得久于其官故上不能相習而知其事下不肯服馴而安其教習者則其功不可以及於成不肖者則其罪不可以至於著若夫迎新時

故之勞緣絕簿書之弊固其害之小者不足悉數也設官大抵皆當久于其任而至於所部者遠所任者重則尤宜久于其官而後可以責有為而方今尤不得久于其官往往數月輒遷之矣取之既已不詳使之既已不當處之既已不久至於任之又不專而又一一以法束縛之不得行其意臣故知當今在位多非其人稍假借之權而不一一以法束縛之則放恣而無不為雖然在位者非其人而恃法以為治自古及今未有能治者也即使任位皆得其人矣而一一以法束縛之不使之得行其意亦自古及今未有能治者也夫取之既已不詳使之既已不當處之既已不久任之又不專而又一

臣

一以法束縛之故雖賢者位能者在職與不肖而無能者殆無以異夫如此故朝廷明知其賢能足以任事焉非其資序則不以任事而輒進之雖進之士猶不服也明知其無能而不肖者非有罪為在事者所劾不敢以其不勝任而輒退之雖退之士猶不服也彼誠不肖無能然而士不服者何也以所謂賢能者任其事與不肖而無能者亦無以異故也臣前以謂不能任人以職事而無不任事之刑以待之者蓋謂此也夫教之養之取之任之有一非其道則足以敗天下之人才又況兼此四者而有之則在位不才苟簡貪鄙之人至于不可勝數而羣野閭巷之間亦少可任之才固不足怪詩曰

國雖靡止或聖或否民雖靡靡或哲或謀或肅或艾如彼流
衆無倫胥以敗此之謂也夫在位之人才不足矣而閭巷草
野之間亦少可用之才則豈特行先王之政而不得也社稷
之託封疆之守陛下其能久以天幸為常而無一旦之憂乎
蓋漢之張角三十六萬同日而起所在郡國莫能發其謀唐
之黃巢橫行天下而所至將吏無敢與之抗者漢唐之所亡
禍自此始唐既亡矣凌夷以至五代而武夫用事賢者伏匿
消沮而不見在位無復有知君臣之義上下之禮者也當是
之時變置社稷蓋甚於奕碁之易而元元肝腦塗地幸而不
轉死於溝壑者無幾耳夫人才不足其患蓋如此而方今公

王

卿大夫莫肯為陛下長慮後顧為宗廟萬世計臣竊惑之

是時程灝亦上書神宗勸上一道德以同俗擇學行大明德
義可尊者為大學之師次以分教天下之學歲論其賢者能
者而進用之全書載性理大中

至是王安石以為古之取士俱本于學請興建學校以復古
其明經諸科欲行廢罷取元解明經人數增進士詔兩制兩
省御史臺三司三館議之韓維請罷詩賦各習大經問大義
十道以文解轉不必全記注疏通七以上為合格諸科以大
義為先黜其不通者蘇頌欲先士行而後文藝去彌封騰銀
之法直史館蘇軾上議畧曰得人之道在于知人知人之法

在於責實使君相有知人之明朝廷有責實之政則胥吏皂
隸未嘗無人而況于學校貢舉乎雖用今之法臣以為有餘
使君相無知人之明朝廷無責實之政則公卿侍從常患無
人況學校貢舉乎雖復古之制臣以為不足矣

摘錄按此數語實中神宗安石之病

大時有可否物有興廢方其所安雖暴君不能廢及其既厭
雖聖人不能復故風俗之變法制隨之譬如江河之徙移順
其所欲行而治之則易為功強其所不欲而復之則難為
力

此固至言然非所論于教學也教學豈人所不欲哉

王

使三代聖人復生于今其選舉養才亦必有道矣何必由學
此語言也三代聖人復生豈不興學即洪武間教學已可
觀矣

且天下固當立學矣慶曆之間以為太平可待至于今日唯
有空名僅存今陛下必欲求德行通藝之士責九年大成之
業則將變今之禮易今之俗又當發民力以治宮室歛民財
以養游士百里之內置官立師獄訟聽于是軍旅謀于是此

又當以時屏不率教者屏之遠方終身不齒則無乃徒為紛
亂以患苦天下耶若乃無大變改而望有益于時則與慶曆

之際何異故臣以為今之學校特可因循舊制使先王之舊物不廢於吾世足矣

蘇子益欲以學校為具文此真謬說也

至于貢舉之法行之百年治亂盛衰初不由此

亦是謬談

今議者欲變改或曰鄉舉德行而略文章或曰專取策論而罷詩賦或欲舉唐室故事策舉聖而罷彌封或欲罷經生朴學不用帖墨而取大義此數者皆知其一不知其二者也臣請證言之夫欲興德行在于君人者脩身以格物審好惡以表俗君之所向天下趨焉若欲設科立名以取之則是教

焉

天下相率而為偽也上以孝取人則勇割股怯者履屣上以廉取人則避車竊為惡衣菲食

矯誣按則股肱妻非先王之道所謂孝也固不必以是取人如漢之江革黃香豈亦不勝于後世之文士乎今且勇者擬父怯者罵母華與濯屋錦衣玉食賦食狼籍皆不之問焉而人主獨脩其身焉可乎

凡可以中上意無所不至矣德行之獎一至此乎

舉德行察其偽冒可耳然拔十得五未為失也豈可聽其沉淪而專取無行之文士此實謬談

自文章而言之則策論為有用詩賦為無益自政事言之則

詩賦策論均為無用矣雖知其無用然祖宗以來莫之廢者以為設法取士不過如此也自唐至今以詩賦為名臣者不可勝數何員于天下而必欲廢之近世士人某類經史綴緝時務謂之策括待問條目搜抉略盡臨時剽竊窺易者凡以昧有司有司莫能辯也且其為文也無規矩準繩故學之易成無弊病料偶故考之難精以場學之士付難考之吏其弊有甚于詩賦者矣唐之通榜故是弊法雖有以名取人厭服衆論之美亦有賄賂公行權要請托之害一使思去王堂權歸私門又何足尚哉諸科舉人多出三路能文者既已變而為進士曉義者又皆去以為明經其餘皆朴魯不仕者也余

焉

進士曰唐治經傳子史貫穿駢聯可謂博矣至於臨政局嘗用其一二而欲使此等分別註疏組織大義而望其才能之異亦已疏矣上得載既曰吾固疑此今得載議釋然矣他日以問王安石安石曰不然今人材之少且其學術不一一人一義十人十義朝廷雖有所為異論紛然莫肯承聽此蓋朝廷不能一道德故也故一道德則脩學校欲脩學校則重舉法不可不變越并是載言安石曰若謂此科當多得人自緣仕進別無他路其間不容無賢若謂科法已善則未也今以少壯時正當講求天下正理乃閉門學作詩賦及其入官世事皆所不習此乃科法敗壞人才致不如古於是乃卒如安

石議罷明經及諸科進士罷詩賦各占詩書易周禮禮記一經兼以論語孟子每試四場初大經次策經大義凡十道次論一首次策三道禮部試即增一道中書撰大義式頒行試義者須通經有文采乃為中格不但如明經墨義粗解章句而已

既罷明經諸科乃用其法立新科明法以待諸科之不能改試進士者試以律令刑統大義斷案中格即取惟嘗應明經諸科試在熙寧五年前者得試非此類有司不受既得官又得預刑法官試中者推恩有加三年親試進士始用策限千字以上六年詔進士諸科及選人任子並令試斷案律令大義或時議

始出官其後又詔進士第一人以下並試

帝因言近世士大夫多不習法令吳元曰漢儒陳罷以法律講授徒衆常數百人有律學在六學之一後來縉紳多耻此學明法一科又徒能誦其文罕通其意近歲將補官者必聚而試之此有以見恤刑之意

後元祐中左僕射司馬光言取士之道當先德行後文學執文舉言之經術又當先於詞采神宗罷賦詩及諸科專用經義論策此乃復先王令典百世不易之法但王安石不當以一家私學欲盡掩先儒令天下學官講解及科場程試同己者取異己者黜使聖人坦明之言轉陷于奇僻先王中正之道流入于異

異端若已論果是先儒果非何患舉者不齊據而從此何必以利害誘者如此其急也至于律令初式皆當官者所須何必置明法一科使為士者豫習之夫禮之所去刑之所取為士者果能知道義自與法律冥合若其不知但日誦徒流絞斬之書習綴錄文致之事為士已成刻薄從政豈有精良非所以長育人材敦厚風俗也

七年呂惠卿奏制科止于記誦非義理之學且進士已試策與制科無異乃詔罷之

八年詔王安石三經新義于學官周禮有司專用以取士先儒傳義廢而不用又黜春秋說為斷爛朝報不列于學官

哲宗元祐元年復制科

二年更科場法禮部請置春秋博士專為一經尚書省請復詩賦與經義兼行解經通用先儒傳註及已說

四年初詩賦經義各五分取人罷試律義

又詔舉明行修科分路立額共六十一人州縣保任上之監司監司考察以聞各用其州解額無其人則缺之

司馬光奏乞每歲舉聖朝文官保舉一人應經明行修科與進士並置程試一如進士惟於及第後推恩優異以勸勉天下舉人使敢士行以示不棄取文舉之意切料此法初行其奔競屬請固不能免若朝廷於所舉人違犯名教及賦私罪

必坐舉主母有所教行遠三五人後自皆說其人不致妄舉如此則士之居鄉居家端處閑立身行己不敢不謹惟懼玷缺有關於外矣所謂不嚴之教不肅而成不待學官日訓月察立賞告訐而士行自美矣

王觀言人情進取相妨則相擠若明經行條科僭用其州解額雖名實多應衆必合意欲之此科本以厚風俗恐俗未及厚而反敗之也乞創額以消爭進

蘇軾言比得命案例具今舉該特奏者約已及四百五十人今又許創外連城一舉則當復增數百人此曹素老無他進望布在州縣惟務黷貨以爲歸計前後恩科命官數十人矣

表

何有一人能自奮勵有關於時而殘民敗官者不可勝數以此知其無益有損議者不過謂初政宜廣思澤不知吏部以有限之官待無窮之吏戶部以有限之財祿無用之人而所至州縣舉廢其害乃即位之初有此過舉謂之恩澤非臣所識也願斷自聖意止用前命仍詔考官量取一二十人誠有學問即許出官其餘皆補文學長史之類不理選限免使積弊之極增重不已

紹聖元年詔進士罷詩賦專習經義罷制科

二年詔立宏詞科

三省官唐世取人隨事設科其各有詞藻宏麗文章秀異之

屬究其所試皆異乎進士明經今既復舊科純用經術諸如詔詰表章歲銘賦頌敕初檄書露布誡諭其文皆朝廷官守日用不可闕先朝已嘗留意特科目未及設乃詔立宏詞科所試者章表露布檄書用四六頌賦銘誡諭序記用古今體亦不拘四六惟詔詰敕勅不以爲題

葉適曰自詞科之興其最貴者四六之文然其文最爲陋而無用士大夫以對偶親切用事精的相誇至有以一聯之工而遂擢終身之官爵者此風熾而不可遏七八十年矣紹聖崇寧號爲進退熙寧既禁其求仕者不爲詞賦而反以美官誘其已仕者使爲宏詞是始以經義開進士而終以文詞蔽

堯

進士也士何所折衷且既以爲宏詞則其人已自絕于道德性命之本統而而爲天下之所能者盡於區區之曲藝則其患又不特弊朝廷之高爵厚祿輕以與之而已也及使人才陷入於不肖而不可救

聖朝嘉寧

紹聖元年

紹聖元年

紹聖元年

徽宗初設辟雍于國郊以待士之升貢者諸帝加恩博士弟子有差然州郡攝以科舉取士不專學校崇寧三年遂詔天下將來科場取士悉由學校貢舉

五年詔將來大比更兼用科舉取士時州縣悉行三舍法當官者子弟得免試入學而士之在學者積歲月累試乃得應格其不能稱身試諸者歷可從換額應科舉不得如在籍者三舍解

試策與而兩得其資且老者必甚病之時人譏其法曰利貴不利賤利少不利老利富不利貧故詔書乃此

大觀元年詔舉八行

自元祐做古創立經明行脩科主德行而舉藝文至是又立八行科請託拘執多不以實而長吏恐課舉從坐舉使之占額不貢蓋此非其時也

吳氏能改齋漫錄曰先是崇寧以來專意王氏之學士非三經字說不用至政和之初公議不以為是蔡鞏蔡京蔡卞等奏欲望今後時務策並隨事參以漢唐歷代事實為問從之未幾言者使士不得專意經學復罷

馬端臨曰按舊經書抑史學廢詩賦此掌觀以後立科進士之大指其論似正矣然經之所以復尊者以有剝紉之三經也史與詩之所以遺存者以有涑水之通鑑蘇黃之酬唱也群憤惜正論以成其毒其意豈真以為六經優乎選國李杜也哉

宣和三年詔罷天下三舍法開封府及諸路並以科舉取士惟大學仍有三舍以甄序課試遇科舉仍自發解六年禮部試進士賜解者八百餘人因上書獻頌宜令赴試者殆百人有儲宏等議大開梁師成為使臣或小吏皆賜之第梁師成者於大觀三年常中甲科自設科以來南宮試者無踰此年之盛然雖流

開宣俱結選舉而祖宗之良法蕩然矣

高宗建炎元年詔曰國家設科取人制爵待士歲月等陰陽之信法令如金石之堅頃緣寇戎侵犯京邑爰致四方之集已德三歲之期比申儲於攸司消上春而明深虞道阻寬行決旬而駐驛行宮時巡方敷非若中都當遠近之會可使四方得道里之均特從權宜創立規制分禮閣之奏額就諸路之潛臺俾經擇於考官用精范於實學士省勞費鄉庶譽髦悉與計階以俟親策敷告多士咸體至懷諸道令提刑司選官即轉運司州軍引試使副或判官一人董之河東路附西京轉運司國子監開封府人於留守司御史一人董之國子監人願就本路者

魏

建炎二年王唐公為禮部侍郎建言復以詞賦取士自紹興二年科場始十三年國學初建高宗崇司紫言士以經術為本請頭場試經義次場試詩賦末場試子史論時務策各一首許之十五年詔經義詩賦分為兩科于是學者競習詞賦經學漸微二十六年冬上諭沈守約曰向為士不讀史遂用詩賦今則不讀經不出數年經學廢矣明年二月詔舉人並兼習兩科三十一年言者以為老成經術之士強習辭章不合音律請復分科取士從之於是士子所習判而為二

馬端臨曰按熙寧四年始罷詞賦專用經義取士九十五年

至元祐元年復詞賦與經義並行至紹聖元年復罷詞賦專
用經義元三十五年至建炎二年又兼用經賦然詩賦雖經
廢罷工者終多

自熙寧間程頤程顥以道學倡于洛海內皆師歸之中興以
來始盛于東南士子科舉五文稍祖頤說諫官陳公輔上疏
詆頤學乞加禁絕胡安國上言孔孟之道不傳久矣自頤兄
弟始發明之而後其道可學而至也今欲使學者蹈中庸師
孔孟而禁使不得從頤之學是入室而不由戶也不亦誤乎
時方召頤門人尹焞授左宣教郎充崇政殿說書五年初試
進士于南省戒飭有司高確去取毋以締繪章句為工當以

淵源學問為尚是時所用多主頤說也秦檜入相指頤為專
門侍御史汪勃請戒飭攸司凡專門曲說必加黜落中丞曹
筠亦請汰程說從之至紹興末檜死正字葉謙亨言向者朝
論專尚程頤之學士有立說稍異者皆不在選前曰大臣則
陰佑王安石稍涉頤學一切擯棄程王之學時有所長皆有
所短取其合于孔孟者皆可以為學也上曰趙鼎主程頤秦
檜主安石誠為偏曲詔有司自今毋拘一家之說務求至當
之論道學之禁至是稍解矣

禮部侍郎周葵言科舉足以取士近年主司迎合大臣之意
多取經傳之言可為說傳者以為問目學者因之專務苟合

時好如論伊尹周公則勉為解美宰相之言春秋幾貶失禮
則指為褒稱之事悖戾聖人之意大率如此至于前古治亂
興亡之變以時忌絕口不道後生晚輩往往不讀史書聖詔
有司選通今博古之士置之上游其穿鑿迎合議論乖僻不
合體式者皆黜落若矯枉過正不顧所問務為詆訐者亦復
不取從之

紹興元年下詔復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有司講求舊制每
科場年命中丞給舍諫議大夫學士侍制三人舉一人不拘已
仕未仕命官仍以不當先具詞業繳五十篇送兩省侍從參考
分三等又理優長為上次優為中常平為下次優以上並召赴

闕試歲九月命學士兩省官考試于秘閣御史監之試六論
以上百字于九經十七史七書國語荀楊管子文子正文內出
題差楷書祇應四通以上為合格仍分五等以試卷繳奏御前
拆號入四等以上召赴殿試其日上臨軒親策報二十宰相撰
題差初覆考詳定官赴試人引見賜坐殿廊兩廂設無簾障華
青椅案差楷書祇應內侍賜茶策對策先引出還然後言事
第三等為上恩數視試策第一人第四等為中視試策第三
人皆賜制科出身第五等為下視試策第四人賜進士出身不
入等與薄尉差遣已上並為白身若有官人則進一官與監

舊制六論于正文及注疏內出題至是有司請除疏義勿用

摛謙按此法後王有作猶可復行但止須于五經并儀禮周禮四子書孝經通鑑綱目內出題亦足矣其他不醇之書可廢也

○

二年親策進士張九成等時凌景夏為第二呂頤浩言景夏詞學實勝九成請更選第一上曰士人初進便須別其忠佞九成上自朕躬下至百執事言之無所畏避乃擢景夏選九成以類試及親策但第一時進一官

○

七年詔以太陽有異氛氣四合中外侍從各舉能直言極諫

○

一人呂祉舉選人胡銓汪藻舉布衣劉度上即日除銓樞密院編修官而度不果召

而後惟孝宗乾道中有布衣李應辰試六論凡五通賜制科出身度之後無合格者

自天聖十科之開應制科者稍衆凡此十科者不十年登禁從自是朝廷惜其思命艱難其選皆取僻書傳註疑似之說以為題而誤之李景諤依景德故事親策賢良秘閣六論專取六經及周時務其史傳註疏乞不條問帝亦以為問陳與觀其情不若取其能明世之治亂有補闕政然有司敬觀其所學於秘閣之試必觀其題皇祐五年制科就試者十八

人而宰相陳執中密諭考官放趙彥若一人過關御試後點之上數曰天下之大而無一人中選豈朕待之不至耶乃下詔中結嘉祐六年執政亦欲廣收豪傑之士時秘閣就試者七人所取者過半於是二蘇兄弟俱中賢良選仁宗喜曰吾為子孫得二宰相蘇轍制策極言得失有司請黜之仁宗曰以直言召之而以直言黜之天下其謂朕何有司不得已置之下第熙寧中孔文仲對策指陳時政言最切直王安石惡其說特旨黜之及陳彥古六論不職題詔何出字又不及數準式不考蓋自秘閣試制科以來未有如彥古空疎者次年乃罷制科元祐復而紹聖復罷至紹興復制乾道中苗昌言

○

奏言三歲一下詔出四十年未開有一介魁壘豪傑之士出應制書豈盛治之世而無其人耶蓋責之至備而應之者難求之不廣而來者有隔耳臣請參稽前制開歲下詔權于正文出題其僻書註疏不得以為問目迨復天聖十科開廣薦揚之路振起多士積年委靡之氣太平之治不難立也上詔禮部集館職學官議之皆曰註疏誠可略科目不必廣天下之士屏處山林滯迹遠待從之臣豈能盡知仍見國初制科止令監司守臣監送乾德中以無人應制許道誦問門請應若依乾德故事恐起僥倖請如國初之制詔可是歲僅得李應其後兩舉皆報罷自是薦紳重于特舉山林耻于自耀

雖然而起者鮮矣

葉邊曰昔以三題試進士而為制舉者以答策為至難彼其能之則猶有以取之自熙寧以策試進士其說蓋延而五尺童子無不習言利害以應故事則制舉之策不足以為能故也宗以為今進士之策有過此者而制科自此所廢矣又曰今使制舉者自以其所謂五十篇之文泛指古今數陳利害其言泛難見者厥視聞者取能且士之根多無甚于今世拔無以大相過之賢而冒不可加之名則朝廷所以汲汲然而求之者乃為議策之具今既暫息天下之務言進士無親策制舉無記詞無論著稱稍忘其故步一日天子慨然自舉之

三代之英才未可驟得亦不至如近世之冗長無取非唯無益而反有害也

摘錄按此說則罷制科不特安石之過而當時上下亦厭之矣然以為此遂可廢則不然今五經之難通不令專經以解之則不精每見魯鈍之士讀一四書本經累歲而不能通況能兼經貫史責之人人哉然但責以一經而使之循常習約不復求則天下之人無由見古人為學之全與夫古今治亂之變又安可哉舉異材而不激是在有司之明爾

四
二十九年孫道夫侍經筵一日極論四川類試諸托之獎請盡

令赴禮部上曰後舉但當遣御史監之道夫持蓋聖事下國子監祭酒楊椿曰蜀去天萬里可使士子涉三峽冒重湖耶欲舉其弊一監試得人足矣遂謂監司守俸資容力可行者赴省餘不在選中是歲四川類省試始降勅差官

按此省試差官之始

孝宗淳熙二年御試唱第後之二日上御殿引按文士應舉以下一百三十九人射策新制也翌日又引文士第五甲特奏名一百五十二人其日進士俱補劄入殿起居易戎服各給箭六弓不限斗力蓋上嘗謂輔臣欲文士能射御武臣知詩書故特行之

魁

寧宗慶元二年以諒陰不親雙八月禁用偽學之黨以太常少卿胡紘上書言比年以來偽學猖獗國為不軌遂詔偽學之黨宰執權住進擬大理司直趙汝愚言三十年來偽學顯行場屋之權盡歸其黨乞詔大臣審察其所學詔偽學之黨勿除在內差遣已而言者又論偽學之禍乞監元祐詞傳之說杜其根源遂有詔監司帥守薦舉改官並於奏牘前聲說非偽學之人會鄉試諸司前期取家狀必令書以不是偽學五字撫州推官柴中行揭中書司云自幼習易讀程氏易傳未妄是與不是偽學如以為偽不預考校士論壯之

是歲劉德秀在省闕奏疏請將諸銀之類並行除毀既而葉

為上言士狃於偽學專習語錄誣之中庸大學之書以文其非有禁通進卷陳博良待過集士人傳誦其文每用輒效請內自太學致自州軍學各以月試今格前三名程文上御史臺考察太學以月諸路以季其有舊習不改則坐學官提舉司之罪並請以附韓侂冑排朱熹也後侂冑末年改悔稍弛其禁理宗朝文公集註諸書始行而前此韓黨所取之士既已虛布復為主司文字是非顛倒愈甚時謂之課種流傳不可救藥矣

理宗寶慶元年詔舉賢良二年左諫議大夫朱端常以舉人不肖之弊如傳卷換卷易號與卷子出外不一而足奏防戢之策

又

帝悉從之復舊制三知舉內差一臺諫十參詳內差一御史仍戒飭試官量加考較日力不足即展其限

時不禁挾書又許見燭甚至次日午方出場屋士子日盛或一人更名納二三卷卷軸如山有司迫于日限不能備觀率皆倖中乃以兄弟承之或轉售他人真偽莫辨乃責鄉鄰嚴實嚴治虛偽縱容之罰其獎稍息

淳祐十二年諭輔臣曰通年科舉取士鮮得實效士風人才關係氣數何策以救之吳潛奏乞於省試額中輟一二十名有司公舉海內行義文學之士庶尚有鄉舉里選微意最時朱熹真德秀亦有此請卒不果行

度宗咸淳七年貢似道欲制東南士心乃令御史陳伯大請盡士籍開具姓名年甲三代表堂令鄉鄰結勘於科舉條例無礙方許納卷又嚴後省覆試法比較中省元原字雖異者黜之覆試之日盡索懷挾待士之體至是掃地矣

初朱熹嘗有學校貢舉私議曰古者學校選舉之法始于鄉黨而達於國都教之以德行道藝而與其賢者能者蓋其所以居之者無異度所以官之者無異術所以取之者無異路是以士有定志而無外慕安夜孜孜唯懼德業之不脩而不憂爵祿之未至夫子所謂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孟子所謂脩其天爵而人爵從之蓋謂此也若夫三代之教藝為最下然猶有實用

見

而不可闕其為法度之密又足以為治氣養心之助而進于道德之鄉此古之為法所以能成人材而厚風俗濟世務而興太平也今之為法不然雖有鄉舉而其取人之類不均又設太學利誘之一途監試漕試附試詐冒之捷徑以啓其奔趨流浪之意其所以教者既不本于德行之實而所謂藝者又皆無用之空言至于甚獎則其所謂空言者又皆怪妄無稽而適足以敗壞學者之心志是以人材日衰風俗日薄朝廷州縣每有一事之可疑則公卿大夫官人百吏愕眙相顧而不知所出是亦可聽其為教之得失矣而議者不知其病源之所在反以程試文字之不工為患而倡為混補之說以益其獎或者知其不可又

欲斟酌舉行學軍州縣三舍之法而使歲貢選士于太學其說雖若賢于混補之云然果行此則士之求入乎州學者必衆而今州郡之學錢糧有限將廣其額則食不足將仍其舊則其勢之偏重之艱而途之狹又將有甚于前日之解額少而無所容也正使有以重之然使將其間者校計得失于旦暮錙銖之間不得寧息是人不能無益而損莫大焉亦非計之得也蓋當思之必欲求時改制以漸復先王之而善今日之俗則必如明道先生熙寧之議然後可以大正其本而蕪華其末流之弊如曰未暇則莫若且均諸州之解額以定其志立德行之科以厚其本罷去詞賦而分諸經子史時務之學以齊其業又使治經者

事

必分家法命題者必依章句答義者必通貫經文條舉衆說而斷以己意學校則選選實有道德之人使專教導以求學之士裁減解額舍選選之思以塞利誘之塗至于制科詞科武舉之屬亦皆究其利病而願更其制則有定制而無奔競之風有實行而無空言之弊有實學而無不可用之材矣此其大略也其詳則繼此而遂陳之夫所以必均諸州之解額者今之士子不安于鄉舉而爭趨太學試者以其本州解額窄而試者多太學則解額闊而試者少本州只有解試一路太學則兼有舍選之捷徑又十以智巧而經營也所以今日唱為混補之說者多是溫福處藝之人而他州不與焉非此數州之人獨多踴躍

而他州之人無不謙退也乃其勢驅之有不得不然者耳然則今日欲救其弊而以大均解額為先務雖有良法豈能有所補哉故莫若先令禮部取見逐州三舉終場人數太學終場人數通此舊額都數定以若干分為率而取其若干以為新額又損太學解額舍選取人分數使與諸州不致大段殊則士安其土而無奔趨流浪之意矣所以必立德行之科者德行之于人大矣然其弊則皆人性所固有入道所當為以其得之于心故謂之德以其行之于身故謂之行非固有所作為增益而欲觀聽之是也士誠知用力于此則不唯可以修身而推之可以治人又可以及夫天下國家故古之教者莫不以是為先若舜之命

事

司徒以敷五教命典樂以教胥子皆此意也至于成周而法始大備故其人材之盛風俗之美後世莫能及也漢室之初尚有遺法其選舉之目必以敬長上順鄉里肅政教出入不悖所聞為稱首視所以求維不及古然其九品中正之法猶為近之及至隋唐遂專以文辭取士而尚德之舉不復見矣積至于今流弊已極其勢不可以不變而欲變之又不可不以其漸故今莫若且以逐州新定解額之半而折其半以為德行之科如解額以二十五人為德行科並法行之初恐考覈未精明立所舉行故且取其半而又取其半其餘五十人自依舊法行之日如舊行專委逐縣令佐從實搜訪於省試後保明津遣赴州守俾審實保明申部於當年六月以前以禮津遣限本年內

到部撥入大學于近上齋舍安排而優其廩給仍免課試長貳
以時延請詢考至次年終以次差充大小職事又次終擇其尤
異者特薦補官餘令特赴明年省試比之餘人倍其取人分數
如餘人二十取一則此科十而取一一解中額已減其半矣殿試各升一甲其不中人且令
往學以俟後舉其行義有虧學術無取舉者亦當議罰則士知
實行之可貴而不專事于空言矣所以必罷詩賦者空言本非
所以教人不足以得士而詩賦又空言之尤者其無益于設教
取士章章明矣然熙寧罷之而議者不以爲是者非罷詩賦之
不善乃專主王氏經義之不善也故元祐初議有改華而司馬
溫公呂申公皆不欲復其欲復之者唯劉摯爲最力然不過以

考校之難爲言耳是其誠之卑而說之陋豈足與諸先王教學
官人之本意哉今當直罷無可疑者如以習之者衆未欲遽罷
則限以三舉而通損其取人之數俟其爲之者少而後罷之則
亦不駸于俗而其弊可華矣所以必分諸經子史時務之年者
古者大學之教以格物致知爲先而其考校之法又以九年知
類通達強立不反爲大成蓋天下之事皆學者所當知而其理
之載于經者則各有所主而不能相通也況今樂經亡而禮經
缺二戴之記已非正經而又廢其一焉蓋經之所以爲教者已
不能備而治之者猶皆舍其所難而就其所易僅窺其一而不
及其餘則於天下之事宜有不能盡通其理者矣若諸子之學

同出于聖人各有所長而不能無所短其長者固不可以不學而其所短亦不可以不辨也至于諸史則該古今興亡治亂得失之變時務之大者如禮樂制度天文地理兵謀刑法之屬亦當世所須而不可闕皆不可以不之習也然欲其一旦而盡通則其勢將有所不能而卒至于不行若合所當讀之書而分之以年使天下之士各以三年而共通其三四之一則亦甚難者故今欲以易詩書為一科而子年午年試之周禮儀禮及二戴之禮為一科而卯年試之春秋及三傳為一科而酉年試之分年皆以省試諸經皆兼大學論語中庸孟子義各一道論則分諸為四科而分年以附焉諸子則如荀楊王韓老莊之屬及本朝諸家文字當別討論分定年數兼詩書

當其史傳中出論二道策則諸史時務亦然諸史則左傳國語史記而漢
科新舊唐書五代史為一科通鑑為一科三國晉書北史為一
科通鑑新儀為一科刑法刑紀為一科時務則周禮地理為
次分年如經史則士無不通之經無不習之史皆可為當世之
用法策各二道之法策各二道則士無不通之經無不習之史皆可為當世之
用矣其治經必尊家法者天下之理固不外乎人之一心然聖
賢之言則有淵奧而雅而不可以臆斷者其制度名物行事本
末又非今日之見聞所能及也故治經者必因先儒已成之說
而推之借曰未必盡是亦當究其所以得失之故而後可以反
求諸心而正其繆此漢之諸儒所以專門名家各守師說而不
敢輕有變為者也但其守之太拘而不能精思明辨以求真是
則為病耳然以此之故當時風俗終是淳厚近年以來習俗苟

偷學無宗主治經者不復讀其經之本文與夫先儒之傳注但取近時科舉中選之文誦誦錄錄擇取經中可為題目之句以意相掇或作主張明知不足經意但取行文不暇恤也蓋諸經皆然而秦經為尤甚至司不惟不知其繆乃反以為工而置之高等習以成風轉相祖述慢侮聖言日以益甚名為治經而實為經學之賊號為作文而實為文字之奴不可坐視而不正也今欲正之莫若詩論諸經之說各立家法而皆以注疏為主如易則取賈氏而略石介歐陽王雱石師雍程頤張載呂大臨楊時書則取劉敞王安石蘇軾程頤楊時晁說之葉夢得吳棫李宜心祖謙詩則取歐陽修蘇軾程頤張載王安石呂大

潘

臨楊時呂祖謙周禮則劉敞王安石楊時儀禮則劉敞二戴記則劉敞程頤張載呂大臨春秋則啖助趙正陸淳孫明復劉敞程頤胡安國大學論語中庸孟子則又皆有集解等書而蘇軾王雱吳棫胡寅等說亦可采以上諸家更加考訂增補今應科舉人各占兩家以上於家狀內及經義卷子第一行內一報聲說將來答義則以本說為主而旁通他說以辨其是非則治經指不敢妄事己意而必有據依矣各命題所以必依章句者今日治經者既無家法其穿鑿之弊已不可勝言矣而主司命題又多為新奇以求出于舉子之所不意於其所當斷而反連之於其所當連而反斷之大抵務欲無理可解無說可通以觀其

倉卒之間題附離合之巧其始蓋出于省試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之一題然而當時傳聞以為怪及今數年則無題不然而人亦不之怪矣主司既以倡之舉子亦以此和之平居講習專務裁剪經文巧為鉅制以求合乎主司之意其為經學賊中之賊文字奴中之奴又不止于家法之不立而已也今既各立家法則此弊勢當自革然恐主司習熟見聞尚仍故態即使舉子愈有拘礙不容下筆猶下諸路清司或執所差考試官今後出題須依章句不得妄有所裁裁剪如有故違所應舉人依經直啓以駁其繆仍經本州及漕司陳訴將命題人重作行違其諸州申到題目亦令禮部國子監長貳看詳糾舉謹劄

聖

則主司不敢妄出怪題而諸生得守家法無復散肆故言矣又按前賢文集策問皆指事設疑據實而問多不過百十字嘉祐治平以前尚有舊體而呂申公家傳記熙寧事乃云有司發策問必先稱頌時政對者因大為設辭以應之然則此風益未遠也今亦正為之禁使但條陳所問之疑畧如韓歐諸集之為者則亦可以觀士子之實學而息其諛佞之毒心矣其必使答義者通經貫文條陳衆說而斷以己意者其說已略具于家法之條矣蓋今日經學之難不在于治經而難于作義大抵不問題之大小長短而必欲分為兩段仍作兩句對偶破題又須備用他語以暗點題中之字必極于工巧而後已其後多者三二十

言別無他意不過止是反覆其說而句之說而已如是不能不經學而不成文字而使學者不識其非其費日力以從事其間甚可惜也故更其辭當更其卷之式明其問目文而既其上下文通約三十字以上次列所治之說而論其意又次旁列他說而以己意反覆折析以求至當之歸但今直論聖賢本意與其施用之弊不必如今日經義分設數題對傷數衍之體每道止限五六百字以上則難多增所治之經而答義不至枉費辭說日力亦有餘矣至于舊例經義禁引史傳乃王氏宋說之弊而論子史者不復訂以經指又俗學卑近之失皆當有以正之使經術者通古今議論者識原本則庶乎其學之至矣

奏

其學校必選賢有道德之人使為學官以來實學之士裁減解額舍選謬濫之恩以塞利誘之塗者古之太學主于教人而固以取士故士之來者為義而不為利此以本朝之事言之如高所記元祐侍講呂希哲之言曰仁宗之時大學之法寬簡國子先生必求天下賢士真可為人師者就其中又擇其尤賢者如胡翼之之徒使專教導規矩之事故當時天下之士不遠萬里來就師之其游太學者專為道藝辭外子者中心說而誠服之蓋備有古之遺意也熙寧以來此法浸壞所謂太學者但為聲利之場而實其教事者不過取其善為科舉之文而當得傳於場屋者耳士之有志于義理者既無所求于學其奔趨轉轉

而來者不過為解額之濫舍選之私而已師生相視漠然如行路之人間相與言亦未嘗則之以德行道義之實而月書考考者又祇以促其嗜利苟得冒昧無耻之心殊非國家之所以立學教人之本意也故其弊莫若一遵仁皇之制擇士之有道德可為人師者以為學官而久其任使之講明道義以教訓其學者而又痛減解額之濫以選諸州罷去舍選之法而使為之師者皆舉諸州所解德行之士與諸生之賢者而特命以官則大學之教不為虛設而使懷利干進之流自無所為而至矣如此則待補之法固可罷去而思補者又必使與諸州科舉同日引試則彼有鄉舉之可望者自不復來而不患其紛冗矣至於

奏

取人之數則又嚴為之額而許其補中之人從上幾分時赴省試則其舍鄉舉而來赴補者亦不為甚失職矣其計會監試禮試附試之類亦當痛減分數嚴立告賞以絕其冒濫其諸州教官亦以德行人充而責以教導之實則州縣之學亦猶知義理之教而不但為科舉之學矣至於制舉名為賢良方正而其實但得記誦文辭之士其所收進詞業亦皆無用之空言而程試論策則又僅同覆瓿兒戲初無益于治道但為仕宦之捷徑而已詞科則又習于誇諛夸大之詞而近于駢麗刻雕之巧尤非所以為教至於武舉則其弊又不異于儒學之陋也欲革其弊則制科當認舉者不取其記誦文詞而取其行義器識罷去詞

業六論而直使得對于廷訪以時務之要而不窮以隱辭難知之事詞科則當稍更其文字之體使以深厚簡嚴為主而以能辨析利害敷陳法度為工武舉則亦使學官放經義論策之制參酌定議頒武經總要等書而更加討論補其遺逸使之誦習而立其科為則庶乎小大之材各得有所成就而不為俗學之所病矣夫如是以教明于上然美于下先王之道得以復明於世而其遺風餘韻久將有以及于方來與夫規規然固守末流之弊法而但欲小變一二於其間者利害相絕固有關矣章茅之慮偶及于此故敢私記其說以為常路之君子其或將有取焉

矣

楊誠按文公此議謂均解籍舉德行守家法依章句與答義選師因為盡善之論而可以措之施行矣至於分年課以經史其意本欲士子盡習六經諸史熟或躁進者經涉獵故此亦楚耗精疲神究歸率則弊益甚矣凡人質有敏鈍不若分經取士而五年考大成者兼諸經綱目而試之拔以異等則無論材之大與小莫不兼收焉矣

項安世策曰自太平興國以來至于二百餘年舉天下之人才一限于科目之內入是科者雖樗朽贅贅必官之出是科者雖周公孔子必棄之習之既久上不以為嚴下不以為急一出其外而有所取舍則上蓄縮而不安下解脫而不服共

知其獎而甘心守之不敢復議矣此今日不可如何之法也不論伊傳周召如何但使諸葛亮王猛處此必當自出意度別作爐鑪以陶鑄天下之人物以收拾天下之才智以共了當時之事決不既就受此纏縛也又曰科目之盛自李唐起而唐之取士猶未盡出于此也有上書而得官如和凝范仲淹半千之類是也有隱逸而召用如陽城李渤之類是也有出于辟舉如韓愈之出于張建封董晉是也有出于延舉者如吳武陵之薦杜牧之是也至于本朝法今始密然祖宗之時猶有度外之事如張詠當為舉者而以選其鄉人則猶有朋友之義也宋祁當為第一而令與兄則猶有兄弟之恩也延

矣

入客次先通所為文則猶有禮意也李昉張及三人並解則猶未立額也此外又陳乞之恩聘召之禮元祐經行之弊三舍行藝之規則其意亦知徒文之不足以盡士矣然雖稍出常度亦千萬中之一二耳

呂東萊曰周禮實與之三年大比獻賢能之書于王王拜受之登于天府內史貳之如此其重及至後世如歛墨水如奪席脫容刀如棘闢如糊名若防盜盜然為士者須深思其故何故古如此重今如此輕又曰漢時號為勸諫如公孫弘者猶是鄉人勸勉而來未嘗自進到得後唐始令投牒自進而士始甚輕又曰唐語曰焚香取進士頭目待明經進士試時

便設書案有科跪之禮到則經試時則設棘監守惟恐他傳義當時進士却有帖經之制他文士都不屑去記這傳義於是有的貼出作一篇文或作一賦便可購貼經照字開罷詞賦貼經墨義併歸進士一科齊魯河朔之士往往守先儒訓誥質厚不能為文辭所以自進士科一併之後榜出多為南人預選北人極少自哲廟以後立齊魯河朔五路之制凡北人皆別考然後南北取人始均

自高宗建炎後詔河北招撫使河東經制使及安撫等使皆得辟置時佐官屬於是布衣授官入幕者不可勝數自或馬侵軼官吏解職諸司訪人填關皆先領職而後奏給付身於

序

是江浙州郡守將皆假軍鎮之名換易官屬占使窠闢又有罪籍未該叙復守選未合參郡者競趨焉而游子弟稍有黨援輒得便地朝論患之乃下吏部除陝西五路兩河兩淮京東等路經略安撫司罷舉辟屬官餘路皆罷蓋知非漢法之嚴舉辟未易行也

嘗行 宋有武舉武選咸平時令兩制館閣詳定入官資序故事而未

仁宗天聖八年親試武舉十二人先閱其騎射而後試之

景祐四年韓億言武臣宜知兵書而禁不得傳讀纂其要以授之於是出神武秘畧以示邊臣

神宗熙寧五年樞密請建武學于武成王廟選文武官知兵者為教授使臣未嘗班與門蔭華澤人召京官保任人材弓馬應格應入學給食習諸家兵法教授纂次歷代用兵成敗前世忠義之節足以訓者講解之預試陣隊者量給兵伍在學三年具藝業考試等第春秋各一試步射以一石三斗馬射以八斗矢五發中的或有武伎副之策略雖弓力不及學業卓然並為優等補上舍以三十人為額

紹興十六年始建武學兵部上武士弓馬及選武去留格凡初補武學步射弓一石若公私試步騎射不中即不許試程文其射格自一石五斗以下至九年凡五等上可其奏因謂輔臣國

主

家武選政縱得人今諸將子弟皆壯習弓馬求換文資數年之後將無人習武矣宜勸諭之

凡武學生習七書兵法步騎射分上內外三舍學生以百人為額置博士一員以文臣有出身或武舉高選人為之學諭一員以武舉補官人為之

教養全書卷之五

歷代選舉考五

初太祖始得中原輒用耶律楚材言科舉選士

太宗七年姚樞奉詔即軍中求儒士凡儒生掛牌籍者輒脫九

年十年皆開舉選仍用論及經義詞賦

世祖中統二年命宣撫官舉文學才識可以從政及後才異等

列名上聞以聽擇用至元初年有旨命丞相史天澤條具當行

大事學士科舉而未果行四年翰林學士承旨王鶚等請科舉

取士帝曰此良法也其行之中書翰林學士議立程式又請依

前代立國學選蒙古人諸職官子孫百人專命師儒教習經書

俟其藝成然後試用庶凡勲舊之家人材輩出以備選擇十年

省臣復啟謂去年奉旨行科舉今將翰林所議程式以聞奉旨

准蒙古進士科及漢人進士科斟酌時宜以立制度事未施行

十八年詔求山林隱逸之士

二十一年丞相火魯火孫等言天下習儒者少由刀筆吏得官

者多帝曰將若之何對曰惟貢舉取士為便帝可其奏繼而許

衡亦議學校科舉之法罷詩賦重經學定為新制事雖未及行

而選舉之制已立

二十三年遣侍御史程文海訪求江南遺才二十八年復詔取

隱晦之士前徵劉因為右贊善大夫尋辭歸至是復徵為集賢

學士辭不至帝聞之曰古有所謂不召之臣其斯人之謂歟遂

不強致之

成宗時翰林學士王澤上奏言歷代選舉至宋法度嚴備考

較公當但程文學出剽竊不根經史又士子投牒自售行誼

茂開廉耻道喪甚非三代貢士之法伏遇聖天子臨御之初

方維體守文以設科取士為切若止用先皇帝已定格法與

時適宜可舉而行如適隆前代創為新制可不詳思揣其本

末酌古今而論之惟方貢士率從學而出後世不詢經行徒

採虛譽因循薦舉相為私恩不顧公道此最不可者也莫若

取唐場館宋朱熹等議而用之可行于今經之法云云熹之

法云云愚謂為今之計宜先選教官定所明經史為所習科

目以州郡大小限其生徒揀俊秀無玷汚者充員數以生徒

員數限歲貢人數期以歲月使盡脩習之道然後州郡官舉

行政學極其精當貢于禮部經試經義作一場史試議論作

一場廷試策策用經史斷以已意以明時務如是則士無不

通之經不習之史進退用舍一出于學既獲古通且華累世

虛文委舉之弊必收實學適用之效豈不偉哉外據詩賦立

科既久亦不宜驟停經史實學既盛彼自絀矣

成宗大德八年徵諸翰林赴闕命有司給以安車九年詔求山林

間有德行文學識治道者

仁宗延祐元年正月勅各省平章爲首者及漢人省臣一員專意訪求邇逸爲得其人先以名聞而後致之

仁宗皇慶二年十月中書省臣奏糾舉事世祖裕宗累嘗命行
成宗武宗尋亦有旨今不以聞恐或有阻其事者夫取士之法
經學實脩已治人之道詞賦乃摛章繪句之學自隋唐以來取
人專尚詞賦故士習浮華今臣等所擬將律賦省題詩小義皆

五

不用專立樞行明經科以此取士庶可得人帝然之十一月乃下詔曰惟我祖宗以神武定天下世祖皇帝設官分職旣用儒雅崇學校爲育材之地議科舉爲取士之方規模宏遠矣朕以耿躬接承丕祚繼志述事祖訓是式若稽三代以來取士各有科目要其本末舉人宜以德行為首藝藝測以經術爲先詞章次之浮華過實朕所不取爰命中書參酌古今定其條制其以皇慶三年八月天下州郡縣舉其賢者能者充試有司次年二月會試京師中選者朕將親策焉其令行事

科場每三歲一次開試舉人從本賢官司於諸邑戶內推舉年及二十五以上鄉黨稱其孝悌朋友服其信義經明行脩

之士給狀侁舉以禮敷達於諸路府其或拘於激舉并應舉而不舉者監察御史肅政廉訪司體察究治

考試程式蒙古色目人第一場經問五條大學孟子論語中
庸內設問用朱氏章句集註其義理精明文辭典雅者為中
選第二場策一道以時務出題限五百字以上漢人南人第
一場明經經疑二問大學論語孟子中庸內出題並用朱氏
章句集註復以己意結之限三百字以上經義一道各治一
經詩以朱氏為主尚書以蔡氏為主周易以程氏朱氏為主
已上三經兼用古註疏春秋許用三傳及胡氏傳禮記用古
註疏限五百字以上不拘格第二場古賦詔誥章表內科一

•

通古賦詠諸用古體章表四六策用古體茅三場策一道經

史時務內出題不務浮藻惟宜直述限一十字以上

蒙古色目人願試漢人南人科目中選者加一等注授蒙古

色目人作一榜漢人南人作一榜某一名賜進士及第從六

品第二名以下及第二甲第七品第三甲以下皆八品兩榜

並同

流官子孫庶叙並依舊制願試中選者優陞一等在官未入流品願試者聽若中選之人已有九品以上資級加一等注授若無品級正依試制從優敘注

鄉試中選者各給解牒錄取中科文行省移咨部省送讀

部腹重慰司及各路關中禮部該監察御史康訪司依上錄選科文中並轉呈部省以憑查勘

鄉試八月二十日蒙古色目人試經問五條漢人南人明經經疑二問經文一道二十三日蒙古色目人試策一道漢人南人古賦詠詩章表內科一道二十六日漢人南人試策一道

會試省部依鄉試例於次年二月初一日試第一場初三日第二場初五日第三場御試三月初七日前期奏委考試官二員監察御史二員讀卷官二員殿廷考試每舉子一名怯薛及一人看守時計策漢人南人蒙選考試官行省與宣慰

司腹重各路有行臺及康訪司去處與臺憲官一同商議選差上著大都從省部選差在內監察御史在外康訪司官一員監試每處差考試官同考試官各一員並于見任并在外關有德望文學常選官內選差彌封官一員謄錄官一員選廉幹文筆正官統之凡謄錄卷并行謄文字皆用朱書仍須設法關防毋致容私作弊省部會試都省選委知貢舉同知貢舉官各一員考試官四員監察御史二員彌封謄錄對讀監明等官各一員

鄉試行省一十一河南陝西遼陽四川甘肅雲南嶺北征東江浙江西湖廣宣慰司二河東山東直隸省部各分四與定

東平大都土都天下選合格者三百人赴會試於內取中選者一百人內蒙古色目漢人南人分卷考試各二十五人蒙古取合格者七十五人色目人取合格者七十五人漢人取合格者七十五人南人取合格者七十五人

鄉試會試許將禮部劄畧外餘並不許懷挾文字差搜檢懷挾官一員每舉子一名差軍一名看守提點擗掠院差廉幹官一員度地安置席舍務隔遠仍自試官入院後監押外門

試卷不合格犯鄉名廟諱及文理紕繆塗註一十九字以上者不若謄錄所承受試卷並用朱書謄錄正文實計塗註幾

字數標寫對讀無差將來卷送發送考試所如朱卷有塗註一字亦皆標寫字數謄錄官書押候考校合格中選人數已定抄錄字號索上元卷請監試官知貢舉官同試官對號開拆

舉人試卷各人自備三場文卷并準卷各一十二幅於卷首書三代籍貫并甲寅期年月於印卷官所投納置簿收附用印鈐縫訖各還舉人凡就試之日舉人日出入場黃昏納卷

受卷官送彌封所標字號彌封訖送謄錄所糾舉既行之後若有各路歲貢及保舉儒人等文字到官並令運赴本鄉應試端侵之家及患廢疾及犯十惡奸盜之人

不許應試舉人於試場內得喧嘩進者治罪仍嚴二舉舉人與考試官有私親者自應迴避仍令同該官考試若應迴避而不自陳者取一舉解會試若有懷挾及令人代作者漢人南人自居父母喪服應舉者並嚴二舉

國子監歲貢生員及伴讀出身並依舊制額試者聽中選者於監學舍得資品上從優銓注別路附籍蒙古色目漢人大都上都有恒產住經年海者從兩都官司依上例推舉就試其餘去處冒貢者治罪

貢舉各行事同諸知貢舉官考試之際有於彌封所取問一應舉人試卷并及封號姓名者因而漏泄聲息者治罪諸試

題未出而漏泄者許人告首諸對讀試卷官不躬親而輒令人吏對讀其對讀訖而差訛有礙考校者有罰諸錄人書寫不慎及錯誤有礙考校者重示責罰諸人官司故縱舉人私將試卷出院及祇應人知而為傳送者許人告諸監試官掌試院事不得干預考校諸試院官在蘇內者不許與蘇外官交語諸色人無故不得入試廳諸舉人誘發主司率眾喧嘩不服約者治罪諸舉人就試無故不冠及擅移坐次者或偶與親姻隣坐而不自陳者懷挾代筆傳義者並挾出諸拆毀試卷首家狀者推治諸舉人於試卷書他語者嚴放涉誘私者推治諸試日為舉人傳送文書及因而受財者並許人

告諸舉人於別紙上起草者出榜退落諸科文內不得自叙告專門第妻勝錄所與檢得如有違紀更不勝錄移文考試院出榜退落諸冒名就試別立姓名及受財為人懷挾代筆傳義者並許人告諸被黜而妄訴者治罪諸監門官譏察出入其物應入者拆封點檢諸巡捕官及兵役不得喧擾及輒視試文并容縱舉人無故往來非因公事不得與舉人私語諸試卷彌封用印訖以三不成字為號標寫仍於塗註一處用印每舉人一名給紙應巡軍一人隔夜入院分宿席房試日擊鐘為節一次院官以下皆盥漱二次監門官啓鑰舉人入院搜檢訖就將解據呈納禮生贊曰舉人再拜知貢舉官

隔簾受一拜罷皆一拜試官受一拜皆一拜鐘三次頒題就次日午賜膳其納卷者赴受卷所揖而退不得交語受卷官書舉人姓名于曆舉人揖而退取解據出院巡軍亦出至晚鳴鐘一次鎖院門第二場舉人入院依前搜檢每十人一甲序立至公堂下作揖畢頒題就次第三場如前儀其受卷官具受到試卷逐旋開發彌封官將家狀單卷腰封用印蒙古色目漢人南人分卷以三不成字撰號每名累場同用一號於卷上親書及于曆內標附訖聯送膳錄官置酒分給更人並用朱書膳錄正文仍具元卷塗註幾字及膳錄塗註幾字數卷末書膳錄人姓名膳錄官具銜書押用印鈐縫將送對

讀所翰林根史具勝錄記試卷總數具呈報監御史對讀
官以元卷與朱卷對讀對讀無差具書押呈解貢院元卷
發還彌封所各所行移並用朱書試卷照依元號附簿試官
考日知貢舉居中試官相對向生公同將校分作三等逐等
又分上中下用墨筆批點考校既定收掌試卷官於號簿內
標寫分知貢舉官同試官監御史彌封官公同取上元卷
對號開拆知貢舉於試卷家狀上親書試第幾名拆號既畢
應有試卷並付禮部祭閣貢舉諸官出院中書省以中選舉
人分為二榜揭于省門之左右三月初四日中書省奏准以
初七日鄉試舉人于翰林國史院定奏監試官及諸執事初

九

五日各官入院初六日撰策問進呈候上采取初七日執事
官望闕設案於堂前置策題于上舉人入院候檢就蒙古作
一甲序立禮生引至于堂前望闕二拜賜策題又兩拜各就
次色目人作一甲漢人南人作一甲如前儀每進一人差裝
古痛衛士一人監視日午賜進士納卷畢出院監試官同
讀卷官以所對策第其高下分為三甲進奏作二榜用初黃
紙書揭于內前紅門之左右前一日禮部告諭中選進士以
次日詣闕前所司具香案侍儀舍人唱名謝恩放榜擇日賜
恩榮宴于翰林國史院押宴以中書省官凡與試官並與宴
與宴官及進士並替花至所居擇日恭詣殿廷上謝恩表次

日計中書省奏見又擇日詣先聖廟行舍菜禮第一人具祝
文行中刻石題名于國子監

御史編仁宗皇帝二年初詔行科舉至是延祐二年三月始
開科取士分進士為左右榜蒙古色目人為右榜漢人為左
左先是至元己酉三月乙亥太史奏文治是明文運將興時
世祖帝上鄰明日丙子帝生於儒州是夜張起龍赤注及帝
之即位始設科以取士而起歲遂為第一論者以為非偶然
也

七年詔曰此歲設立科舉以取人才尚慮高尚之士晦迹丘園
無從可致各處其有隱居行義才德高邁深明治道不求聞達

十

者所在官司具姓名牒報本道廉訪司覆奏察問以格錄用又
屢詔求言于下使得進言于上雖指斥時政並無劾責往往采
擇其言任用其人列諸褒位以圖治功其他著書立言裨益教
化格迪後人亦斟酌錄用著為常式

順帝至元元年二月詔罷科舉

六年十二月復科舉取士

有明國初令有司保舉人材即古鄉舉里選之遺意累朝下詔
亦必及之其事創載于後

凡各府州縣每歲於所轄兩鄉都內拔選客止端謹無過
人材一名申送布政司考覈轉行按察司覆考堪充歲貢開

坐考過詞語是人送部應有賢良方正及山林處隱之士并通曉經書儒士秀才孝廉俱各訪求到官當無過犯違碍不拘名數差人伴送到部或內外官員人等薦舉人材秀才即便行移原籍官司起取赴部如儒秀才出題考試果否通曉賢良隱逸等項人材量其才能定其高下仍取本戶丁糧數目作何營生及戶內有無雜役事故供結明白然後開發送部選用如將鄙陋不堪之人一舉朦朧濫舉原舉官吏依貢舉非其人律問罪

洪武庚子樂平儒士許瑗謁上于金華曰閣下欲掃除僭亂平定天下非收攬英雄難與成功上喜授博士留帷幄參預謀議

未幾以太平為股肱郡命瑗為知府六月徵劉基宋濂章溢葉琛至建康八見上喜曰我為天下為四先生賜坐從容與論經史皆以時事甚加尊禮命有司創禮賢館處之未幾以濂為江西儒學提舉遣世子受經以溢琛並為營田司令事基留帷幄預機密謀議

甲辰三月上勅中書省曰自古聖帝明王建邦設都必得賢士大夫相與周旋以成至治今土宇日廣文武並用卓犖奇偉之才世豈無之或隱于山林或藏于士伍非在上者開導引援之則在下者無以自見自今有能上書陳言敷宣治道武畧出衆者參軍及都督府具以名聞若其人雖不能文章而識見可取

許謫闕面陳吾將試之其郡縣年五十以上者雖缺達政事而精力既衰宜令有司選民間俊秀年二十五以上資性明敏有學識才幹者許赴中書與年老者參用之十年之後老者休致而少者已熟千事如此則才不乏而官使得人

洪武元年上取婺州路徵王禕為省祿南器機務七月遣使聘鎮江秦從龍既至上親迎之訪以時事事無大小皆與謀從龍盡言無隱每以筆書漆簡問答甚密左右皆不知常稱為老先先而不名九月詔起懷才抱德于巖穴之士遺愛原吉詹同親觀吳輔趙壽等分行天下訪求賢才

洪武三年詔開科舉以今年八月為始使中外文臣皆由科舉

而選京師及各行省鄉試八月初九日試初場復三日試第二場又三日試第三場直隸府縣貢額百人河南山東山西陝西北平福建浙江湖廣各四十人廣西廣東各二十五人若人才多處或不及者不拘額數初場義一道四書義一道第二場義一道第三場策一道中式者後十日復以騎射書律五事試之四年詔行省建試三年庶官足任使自後三年一舉者為定例又令科舉凡詞理平順者皆預選制惟吏胥心術已壞不許應試

六年命禮部訪求賢士于天下有司以禮起送至京是年罷科舉專用薦辟其日有經明行脩有懷才抱德有賢良方正有人

材有考廉鄉舉于朝而各省貢士皆業太學以次除用蓋羅進士科者十有餘年時既不考文士又以初立薦辟法行之甚嚴每舉者至京上親試閱不稱旨輒坐舉主往往有謫成者

七年八月上御閱武樓永謙待問曰天下雖定朕猶憂宿學之士卿知其人多謙對曰會稽有郭傳者雖寄跡釋氏誠一代奇才也上顧之未幾復召謙曰郭傳之文卿可持至乎謙以其文進上覽之曰誠如卿言即召見俾曰侍左右以備顧問傳精白一心凡可以獻替者咸無隱情懼為翰林應奉聖起居注遷考功丞

九年五月上御奉天門謂宋謙等曰自古有國家者必資賢才

以共理秦時張良陳平韓信皆隱居釣漢興乃用以成帝業今山林巖穴豈無超拔之才何以能羅而致之謙對曰取士莫善於選舉用人莫善于器使命官莫善於任陛下行此則人才皆致用矣

十二年詔徵天下博學老成之士先是上謂禮部曰為國得賢不如薦賢朕自臨御以來十有二年思得賢士以熙庶績然博學老成之士匿德藏光甘于窮餒不肯輕出臣下有司悉心推訪禮送於朝朕將顯用之至是皆至京師

十三年詔舉聰明正直孝弟力田賢良方正文學術數之士於是赴京師者八百六十餘人命各授以官四月命群臣各舉所

知論之曰天下賢才未嘗乏也謂舉廢授契不復生方叔虎不再出是薄天下之士也但世有升降故士有等差為人上者能量才授職則無施不可爾等宜體此意各舉所知以聞

十五年今天下剏觀官各舉所知一人凡有一善可稱一才可錄者皆具實以聞八月有廣東儒士上治平策者上覽之顧謂侍臣曰此人不知識道理豈有涉教士言論治而不及用賢天下之大欲朕一人自理之乎雖有至聖之君猶以用人為重易嘗謂人無足用也蓋獨智自用則所見者狹資賢而任則所及者廣學士宋訥曰誠如聖論但賢才之士在上豈能周知必賴舉臣薦舉得賢與否又係大舉之者何如耳上曰小人所舉未必

為君子君子所舉未必為小人故觀其舉者即可知其人之賢否矣是年吏部以經明行脩之士鄭勣等三子七百餘人入見上諭之曰朕自即位以來側席賢士與國至治然自古知人克辟所難豈所知者皆賢所未知者無賢哉故勅天下徵聘遺逸卿等固賢人君子山林之下又豈無如卿者其悉舉以為朕用於是濟寧舉儒士張寧以董倫等薦復遣使徵之仍賜給等鈔人各一錠

十七年徵金陵處士陳遇以御史素元之薦上召詣大悅遂侍帷幄多所獻納車駕幸其第者再命之官輒辭既而命為翰林學士者再又固辭尋命為禮部侍郎進尚書皆固辭遇辭惟怯

選始終一致宸翰時加存問落待之厚隆于勅諭云尋令各布政司直隸府州縣舉秀才人材必由知縣呈報知州知縣等官會同境內耆宿長官訪求德行傑出著於州里之人先從隣里保舉有司再驗官貌書判方許進呈若不行公同精選者坐以重罪

十七年復科舉法命禮部頒行科舉程式然科薦並行其科舉之制諸明經宋詞等科並革存進士一科與薦舉歲貢為三途以並用

一凡三年大比子午卯酉年鄉試辰戌丑未年會試直隸府州縣試於應天府外府州縣試於各布政司舉人不拘額數

從實充貢八月初九日第一場試四書義三道每道二百字以上經義四道每道三百字以上未能者許各減一道四書義主朱子集註坊經主程朱傳義書主蔡氏傳及古註疏詩主朱子集傳春秋主左氏公羊穀梁胡氏張洽傳禮記主古註疏後四書五經主大全十二日第二場試論一道三百字以上判語五條記誦表內科一道十五日第三場試經史時務策五道未能者許減二道供三百字以上一應試國子學生府州縣學生員之學成者儒士之未仕者官之未入流而無錢糧等項粘帶者皆由有司保舉性資敦厚文行可稱者各具年甲籍貫三代本經縣州中府府中布政司鄉試其學

官及罷閑官吏倡優之家嫌奉之徒與居父母之喪者並不許應試

一考試官皆訪明經公正之士於儒官儒士內選用官出第帛先期敷聘主文考試二員之帶各二表裏同考試官四員文帶各一表裏在內應天府諸在外各布政司請提調官在內應天府官二員在外布政司官一員監試官在內監察御史二員在外按察司二員供給官在內應天府官一員在外府官一員按察司一員封官一員錄官一員書寫於府州縣生員人吏內選用對讀官四員受卷官二員已上皆選居官清慎者充之巡緝監門搜檢懷挾四員在內從都

智府委官在外從守禦官委官

夫

一舉人試卷及筆墨視自格每場草卷正卷各紙十二幅首書姓名年甲籍貫三代本經會試殿試同前期在內赴應天府在外赴布政司印卷還部附寫於縫上用印鈐記仍將印卷官姓名置長條印記用于卷尾各還舉人

一試前二日圖書東西行席舍間數編排開寫其行間係某處舉人某人坐又於間內貼其姓名出榜曉示

一試之日黎明舉人入場每人一軍人看守禁議問代冒黃昏納卷未畢者給燭三枝燭盡不成者扶出

一文字迴避御名廟諱不許自叙辛苦門地騰錄官檢點得

出送提調監試官閱過不錄

一考試官及簾內簾外官各將下識字從人一名不許縱令出入

一試官入院之後提調官監試官封館內外門戶不許私自出入如送試卷或供給物料提調監試官照同開門照檢送入即便封館

一舉人作文畢送受卷官收受驗送彌封官撰字號封記送騰錄所騰錄畢送對讀官對讀畢送內考試官看提調監試官不得干預

一搜檢懷挾官凡遇每場舉人入院一一搜檢除印過試卷

筆墨硯外不得將片紙隻字搜檢得出即記姓名挾出仍行本貫不許再試

一巡緝官凡遇舉人入院並須禁約喧闐如已入席舍常行

巡緝不得私相談論及覺察簾內外不得漏泄事務

一受卷所置立簿凡遇舉人投卷就於簿上附名交納以憑

稽數毋致遺失

一彌封所先將試卷密封舉人姓名用印開防仍置簿編次

三不成字號照樣於試卷上附書毋致漏泄

一騰錄所務依舉人原卷字數語句騰錄相同於上附書某

人騰錄無差毋致脫漏添換

一對讀所一人讀紅卷一人讀墨卷每一字一句用心對同於後附書其人對讀無差毋致脫漏

一舉人試卷用墨筆騰錄對讀受卷皆用紅筆考試官用青

筆其用墨紙不許用紅用紅紙不許用墨毋致混同

一在京及各布政司府縣試院房舍并供用筆墨心紅紙鈞飲食之類皆於官錢支給於管戶部

一凡出題或經或史所問須要含蓄不顯使答者自詳問意

以觀才識

一凡對策須參詳題意明白對答如問錢糧即言錢糧如問

水利即言水利孰得孰失務在典實不許敷衍繁文過當為

題覆亦止曰云云不必重述

一凡作四書經義破承之下便入大議不許重寫官題又令

科舉歲貢於大議內出題或策論判語參試之

十八年十二月丙午詔舉孝廉之士

十九年七月詔舉經明行脩疎達時務之士年七十以上者郡

縣禮送京師上諭禮部郎中鄭居貞曰古之老者雖不仕以政

可治者居貞對曰人至六十精力衰耗則不能勝事請六十以上者不遣上曰正為此來有司不體朕意士有耆年使置不問豈知老成古人所重文王用呂尚而興穆公不聽襄叔而敗狄生雖老猶足傳經豈可驟以耄而棄之也若年六十以上七十以下者當置翰林以備顧問四十以上六十以下者則於六部及布政使司按察司用之

時徵天下名儒脩述禮樂有梁寅者年六十餘在禮局中討論精審諸儒推服書成將授以官寅以老病辭歸結屋石門山四方士多從之

二十五年九月徵方孝孺至京初孝孺以學士吳沉薦詔徵至

京試聖世甘露論上每面試舉子輒親定高下註選至孝孺獨不註曰異人也吾不能用留為子孫光輔太平足矣遣還至是復徵至上方重賞罰以其志存教化願謂左右曰今非用孝孺時乃除漢中府教授

初解縉登二十一年進士上親選授為庶吉士讀中秘書曰侍左右特復羅卷一日寓大庖西室諭之曰爾縉試舉今日施政所宜直述以開縉退即草封事凡萬言以進極論忠陳無所諱忌其要畧有云陛下進人不擇于賢否授職不量于重輕建不為君用之法所謂取之盡錙銖置朋奸罔上倚法為奸之條所謂用之如泥沙又言陛下誠信有間用刑太繁

每多自悔之時輒有無及之歎又言律以人倫為重乃有給配夫婦之條聽之于不義恐傷節義之化又言太常非俗樂可肄官故非人道所為可以禁絕釋老之壯者且出之使獲人倫經呪之要者悉火之以杜俗惑治厝用方尚鮮神天德月德之類最甚不經但申播種之時不用建除之課又言陛下天資清高而學問不充善端開發而心學無素與師取實真偽莫明神仙徵應誕設莫信申明旌善之亭徒為虛設藍田呂氏鄉約義門鄭氏家範可以頒行又言祀天壇後掃地之規尊祖宜脩七廟之制卷寺宦官不宜近宜命公卿子弟之賢者以代掃除之役教有司課弓手教民兵習射于農隙

以備不虞又言監生進士多因州縣考廉入才驟歷華要推埋負敗者冠裳與焉赫奕賢者羞為等列庸人習其風流以貪婪苟免為得計以廉潔受刑為歸辭故有無錢工役無盤纏之但請贖官人改商量之童謠宜任用忠良弗任喜怒生殺其言皆治平良規不能備錄也上嘉其識擢為監察御史頃慮縉少涵養將為眾所傾召其父至諭之曰才之生實難而大器者晚成其以爾子歸益進其學又諭縉曰朕與爾義則君臣恩猶父子其歸盡心於古人後十年來朝大用爾未晚也按帝愛才如此而其用法則不稍赦時又有山西平遙訓導葉居昇上疏有曰古之為士者以登仕版為榮以罷

職不遂為辱今之為士者以混迹無聞為福以受玷不錄為幸以屯田工役為必獲之罪以鞭撻挫楚為尋常之辱其始也朝廷取天下之士網羅扼腕務無遺逸有司催迫上道如捕軍因比到京師而除官多以貌選故所學或非其所用而謂取之盡錫銖用之如泥沙

續文獻通考曰按太祖自立國時省莖要地俱以勲舊充之其所聘用如劉誠意宋文憲輩雖禮遇優崇而頗猶賁序自胡陳之後群臣鮮當意者法網嚴密誅斥相繼而學士大夫亦多所引避於是不愛高爵越資以收天下之賢俊而有朝

徒步暮金紫者洪武初徵儒士王本杜穀趙民望吳源為四輔官兼太子賓客位尚書上賢良郭允道秀才范敏魯泰為戶部尚書稅戶人才義門鄭沂為禮部尚書儒士趙耆為工部尚書其餘以監生儒士者儒明經貢士人才稅戶文學為左右侍郎為都察院為左右副都察院為左右司諫為國子監祭酒為府尹為左右春坊左右庶子為左右布政為按察使為參議副使僉事至不可勝數一時銓補乃爾豈空印事發諸泉諸臣俱得罪耶

三十年二月會試天下貢士翰林院學士劉三吾安府紀善白信瑞為考試官取泰和宋瑒等五十二人中源西北士子無預

者三月殿試賜進士以開縣陳郊為第一被黜落者咸以為言上怒命儒臣再考下第卷中擇文理優長者復其科第於是侍讀張信侍講戴冕贊善王俊章司憲司直張諫校書嚴叔載正字董貫二府長史黃章紀善周衛王棟等受命閱卷或傳三吾與信瑞至其所囑以卷之最陋者進呈上閱卷驗之果以不堪文字奏進蓋怒謂其詞藍餘黨命刑部拷訊惟三吾信瑞及司憲為藍黨餘皆胡黨戴冕不與焉詔舍三吾諫成違餘皆交還于市於是覆閱取六十一人皆北人也

稿議按科舉之法既糊名易書惟才是取則北人之久廢學者自不能與南競非必主司有意外之也至再試而囑取其

劣卷以欺君則可詠矣然此亦不過一二人之私而非必衆主司共為之也悉誅之則甚矣因而悉取北人則又考官盡迎上意而皆非平也自後世仕途情面之重率欺君父而不敢犯要人非重法無以禁其欺而法之重則遂以濫及善人而傷國元氣亦可歎也宣德時因此遂分南北卷夫王者一視同仁則不妨另開孝廉方正之途以羅中原之士而必不可取藝之劣者使之濫竿更使之主選則是不識文者得為主司而藝之佳者反使之淹落此亂之道也必也取中原實行之士以式江南之淳樸而取東南通達道藝之士以教北方之魯鈍庶幾移風易俗天下文明矣

設試

制

高舉

九殿試之明日上具皮弁服御正朝文武具朝服班侍曉傳賜進士及第出身同進士出身各有差事就群臣前拜賀辭曰天開文運賢俊登庸即六卿宣制無是也洪武開科詔五經皆策古註疏後盡棄註疏不知始何時或曰始于太宗頒五經四書大全時

永樂十二年丙京初命京官主試

十八年擢舉人才馬禮等十三人為布政司等官

自仁宗以後時詔薦舉然少有舉者惟天順中吳與弼以布衣召至授左諭德不受辭歸成化十九年舉龍運舉人陳獻章至京欲考試職事獻章奏言臣以舊疾未平未能就試母

重

年七十有九乞放歸侍養上特授以翰林檢討聽歸二十年

三月徵處士吳居仁尋卒後亦鮮有聞焉

制

洪武元年鄭府書理俞建輔言進賢之路莫重于科舉適年寬輿車馳駕于空文真才鮮少有未弱壯即登第入官雖甚才敏然于脩己治人之道固未始辨知也遷使使政必有率意任情而民受其弊者請令有司先審訪博通古今行止端重年二十五以上者方許入試比試則務選其文詞典雅議論切實者進之會試加重慎庶士務實學國家得仁賢之用上曰善又與輔臣論科舉之弊大學士言北人文學遠不逮南人然自古國家兼用北士長才大器多出北方南士往往而浮上曰然為奈何

何對曰試卷例彌封姓名請自今外書南北二字如一科百人

南取六北取四則南北士皆登用矣上曰善北士得進北方舉

者亦感激興起議且定而帝上宣宣德初乃奏行著為令宣德

五年臨軒發策畢謂儒臣曰朕於取士不尚虛文欲得忠誠之

士為用其間有若劉蕡蘇轍輩能直言抗論庶幾所望朕當顯

庸之於是賦策士歌以示諸讀卷官

景泰元年令各衛官舍軍餘送入學考許入試八月劉銘考順

天鄉試及揭曉第一人劉宣乃處龍軍士也同事者欲更之鉉

爭曰朝廷立賢無方不可時論題之

七年順天鄉試春坊劉儼侍講黃諫為考試官時內閣陳循子

重

瑛王文子倫入試不中選循等遂奏閱卷不公請如洪武問罪

劉三吾等例重加考試高毅慎儼等禍不測早朝畢特出班言

之因召至榻前白曰大臣子與塞士爭進已不可況不安子命

欲構考官可乎由是儼等得釋特旨賜瑛倫舉人赴會試一時

異之天順時華名天順四年下第舉人有怨考官者以孝賢

賢曰此乃私忿考官無獎如臣弟瑛亦不中可

見其公上命松此舉子于部前群議乃得息

成化二年廷試賜羅倫第一倫對策引用程伊川語入主一日

之間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執政欲截去下

句倫不從直聲振于時時家宰王一夔以程敏政字精楷力薦

於李文達且為第一李曰論文不論書遂取倫第一而敏政次

之

十二年學士丘濬主會試時謂明興崇儒雅自丘文莊知貢舉始弘治丙辰學士王鏊主會試整肅尚經術險麗奇袤者一切屏去故成弘文體淳雅溫厚至今稱之鏊即文莊所取士也鄉會皆第一開中卷不易一字有明一代言舉業者以鏊為首

弘治三年以給事中章景林達王言并會試副主考翰林學士程敏政下獄會多言建勸問黜舉子唐寅徐經等十餘人為民令敏政致仕調景南京太僕寺典簿遷玉海州判官弘治四年禮部右侍郎謝鐸言各省考官皆御史方面之所辟

圭

召職分既卑樞衡無預以外簾之官而專去取關節相通入國傳進必差京朝官二員以為主考官幾輩舉而真才可得流入下所司知之至嘉靖六年始從學士張璁請各省鄉試皆臨時點翰林院科部官出為主考十二年又以夏言奏罷仍用教職萬曆十三年復遷京官於各省主試而內簾不許撰錄外簾不許閱卷蓋欲主司精於較閱不分心于試錄監臨密于防檢不分心于試卷

嘉靖十七年禮官嚴嵩劾廣東試錄諸不經而聖謨帝熱混入無別陳白沙倫運同等貌亦非君前臣名之義其文曰體故細與詳明則語語都無深識夫出險僻奇怪之言而謂其為正大

光明之士作主虛浮蔓之語而謂其為典雅萬寶之人可乎如謂人自人言自言也則以文取士者獨以文而已乎抑孟子所謂生於其心害于其政者豈無稽之言乎臣等不以文為重而以世道人心計心竊憂之常謂古今書籍有益於身心治道如四書五經性理司馬光通鑑直德秀大學衍義丘濬衍義補大明律會典文獻通考諸書已經頒行學宮及著在令甲皆諸生所宜誦讀其間寒素之士不能徧讀者臣等不能強博雅之士涉獵群書者臣等不敢禁但使官師所訓提學所課試鄉會試所舉進者非是不得登及焉仍祈勅其各省直提學官持衡一方高下在手轉移士習尤為緊切如使膠庠之所作養者皆

圭

務為險僻奇怪之文而開科取士之時欲合乎平正通達之式無是理也乃往時止于臨舉稿一申飾而小考則任其變亂程式置之不問是謂濁以源而求其流之清也得乎自今勅提學憲臣惟務以正文體端士習轉移世道為己任而不以嚴常舊新標奇覽異取決於口耳聲名為諸士倡而習學之考課一之以說通獲禽遺其機括已熟服役在官苟可得志何所不為是其所壞者不止文體一節而亦於世道人心大有關係且申飾以過狂瀾何則言者心之聲而文者言之華也其心坦夷者其文必正典實其心光明者其文必通達爽暢其不然者反是是文章之有驗于性術也如此唐初尚靡麗而趨浮薄宋初尚鉅

棘而人習隨講是文章之有關於世教也。人如此祖宗時出題刊文務依經按傳文理純正者為式。故今鄉會試進呈錄文必曰中式則典雅切實文理純正者祖宗之式也。今士子之為文式乎不式乎自宜等初習舉業見有用六經語者其後以六經為滋養而引用左傳國語矣。又數年以左國為常談而引用史記漢書矣。史記窮用六子六子窮用百家甚至取佛經道藏摘其句法口語而用之鑿朴散絕離經叛道文章之流弊至是極矣。乃文體則耻循矩矱喜創新格以清虛不實講為妙以艱澁不可讀為工。用眼底不常見之字謂為博聞道人間不必有之言謂為玄解奇矣。理不必通苟新矣題不必合斷聖賢語脈

毛

以就己之鋪叙出自己意見以亂道之經常及一一可以合同明微可以鼓舞飛衛紀昌道通交射黃郊紫微碧虛子問答莊異尤甚帝怒逮繫巡按余先詔獄餘行巡撫即訊二十二年山東進試錄上手批策語含譏訕張壁遂奏今歲薦不入犯而策謂覆飽而去乞速治考官上曰省關事出巡按教官徒署衙耳業經狂悖不道速速治之比至秋闕下死布政以下皆遠謫

時上改典禮葉東園以作聰明亂舊章為刺故上怒之甚萬曆元年奏准各處鄉試行令主考官三場俱優者即置之高選後場偶異而初場純疵相半者酌量收錄若初場雖善而

後場空疎者不得一舉中式如有後場雷同作弊者並將本生從重問擬其提調主考等官仍為故習者聽撫按官及禮部查覈

五年奏准試錄序文必典實簡古明白正大俱若成化弘治間文體督撫等官不許妄加稱獎以端浮靡之弊

十六年禮部尚書沈鯉上疏曰近求文學漸趨奇詭及今不禁忌益謹滲入心浸尋世道益人惟一心方其料舉之時既可用視其能正文體與否以為殿最詔施行

十七年禮部郎中高桂奏自楷相作偏公道惡壞士子以僥倖為能立司以文場為市利在則從利勢在則從勢錄其子以及

天

人之子因其親以及人之親遂至上下相同名義掃地洪武三十年學士劉三吾紀善白信淵等主試至有物議高皇帝震怒一逮於途一棄于市聖主豈無意而重處之哉正謂開科取士國家大典此而作奸則無奸不作矣此而營私則無私不營矣伏乞勅下九部會同科道官將試卷逐一檢閱其餘跡涉可疑及文理疵謬者通行議處以嚴將來之防庶公論可明俾門可塞眾憤可泄數十年之錮弊為之一清矣萬曆丙辰會元沈同和係第六名趙明揚代作一時有斷公絕六之謠蓋其時文體腐敗極矣末年更尚竊怪崇禎辛未會試多私情之士然海內盟社由此遂興末年關節盛行有房官賄取一舉子至其富歟

飲見其飲饌如出高方喜曰賢乎何以待此豈先世久官乎其人曰門生于師豈敢隨情其乃一漁也房師愕然其人曰連飲漁乃閭王所賜房師乃復復索焉而歸即告病出京不踰年京城破

通

論語仲弓問舉賢才子曰舉而所知而所不知人共舍諸故人臣之善莫大于以人事君也後世唯漢守令以上皆得自辟舉故舉賢之途寬人患不賢苟賢而此不舉則彼舉之矣自魏晉以後專任一選舉之人行選舉之事故舉賢之途狹此州不舉不可以之別州此科不舉不可求更舉賢者老死于岩野而不肖者接茅而起多矣况又以文學人而并不用

元

賢此天地之所以開也今宜寬以求之以學校為主教而後舉在野者則辟其孝廉選其文學而挾其顯比于學校僅五之一勸農使則于農取之將作匠則于工取之將則于武夫取之但不以之作正官主治則治道不難而人材畢出矣徵辟學校科舉三途且並用徵辟宜先行學校宜待其養科舉宜俟其顯五年而一舉之徵辟以羅有行誼積學自重之士學校以養公卿之胄子凡民之俊秀有材而未成者咸而後舉之科舉以待貧而有親不能赴學者凡富民之子與公卿之子皆不許赴科舉止許養子學校以待教成而後官則賄賂之源絕矣

教養全書卷之六

歷代學校考學校亦選舉之事但以教化為主故別題以列之其賢一也易頤象曰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



丘濬曰聖人體天地養物之仁以養乎人然欲人人養育之非獨力之所不能給而亦勢之所不能及也是以于衆人之中擇其賢者而養之使其推吾所以體天地養物之心以養乎人人體之以其職散之以其民裂之以其地付之以吾一視之仁而代吾仁之也然非養之以康食則彼不暇于為非養之以義理則彼不知所為故必豫有以養之而後用之也然養之之義以真正為道苟養之不以正如戰國之田文養

士至三千餘人東都之延熹太學諸生至三萬餘人達足以容眾果何益哉

王制曰古之王者建國君民教學為先

虞書帝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

孟子曰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

長幼有序朋友有信

丘濬曰此萬世帝王為教之始然所以為教者不過人倫而所以立教之本則在敬以寬為敬以持乎己則整齊嚴肅而不失乎怠忽寬以施乎人則從容漸次而不失乎迫切先儒謂此二字為世掌教者不能易也

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兪曰伯夷帝曰咨伯汝作秩宗夙夜惟寅直哉惟清伯拜稽首讓于夔龍帝曰往欽哉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胥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

教莫大于禮樂此言變化胥子之氣質專在于樂傳稱孔子至齊遇嬰兒子郭門其視精其行端孔子謂其御曰趣驅之韶樂方作則當日韶樂之變化人心者何如

明堂位曰米廩有虞氏之庠也序夏后氏之序也瞽宗殷學之類宮周學也

孟子曰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校序庠皆鄉學學國學也

周制家有塾黨有庠術州作有序國有學

禮註二十五家為閭閭有塾五百家為黨黨有庠萬二千五百家為州州有序各率其子弟而教焉保任焉歸老而有道德者為之師

貴與馬氏以塾師即閭序庠師即黨正序師即州長攝謙按尚書大傳與先儒之說古亦自有師蓋治民事繁勢不可以兼教不得不別立一人也

王制諸侯曰類書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天子曰辟雍據詩辟雍文王所建

祭義曰天子設四學

中曰成均北曰上庠左曰東膠右曰瞽宗極用之陳氏禮書定

王制虞庠在國之西郊

又曰有虞氏養國老于上庠養庶老于下庠夏后氏養國老于東序養庶老于西序殷人養國老于右學養庶老于左學周人養國老于東膠養庶老于虞庠

陳氏禮書曰上庠東序右學東膠大學也故國老於之養焉下庠西序左學虞庠小學也故庶老於之養焉記曰天子設四學蓋周之制也周之辟雍即成均也東膠即東序也瞽宗即右學也成均居中其左東序其右瞽宗北大學也虞庠在國之西郊此小學也記曰天子視學命有司行事祭先師先

三

聖焉卒事遂造東序設三老五更之席又曰食三老五更于太學所以教諸侯之爭祀先賢于西學所以教諸侯之德夫天子視學則成均也命有司行事祭先師先聖焉即祀先賢于西學也祀先賢于西學則祭于瞽宗也周禮凡有違有德為樂祖祭于瞽宗有司卒事遂東序設三老五更之席即養國老于東膠也養國老于東膠即食三老五更于太學也然則高之右學周之西學亦謂之瞽宗夏之東序在周謂之東膠亦謂之太學然要學上東而下西尚學上右而下左周之所存特其上者耳則右學東序蓋與成均並建于一丘之上而已不特存其制又因其所上之方而位之

又曰凡居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地邑民居必參相得也無曠土無游民食節事時民咸安其居樂事勸功尊君親上然後興學

司徒修六禮以節民性明七教以興民德齊八政以防淫一道德以同俗

六禮冠昏喪祭鄉相見七教父子兄弟夫婦君臣長幼朋友賓客八政飲食衣服事為異別度量數制

養耆老以致孝恤孤獨以逮不足尚賢以崇德簡不肖以絀惡命鄉簡不帥教者以告耆老皆朝于庠元日習射上功習鄉上齒大司徒帥國之俊士與執事焉不變命國之右鄉簡不帥教

四

者移之左命國之左鄉簡不帥教者移之右如初禮不變移之郊如初禮不變移之遂如初禮不變屏之遠方終身不齒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曰俊士升於司徒者不征於鄉升於學者不征於司徒曰造士

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王太子王子群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國之俊選皆造焉將出學小胥大胥小樂正簡不率教者告于大樂正大樂正以告于王王命三公九卿大夫元士皆入學不變王親視學不變王三日不舉屏之遠方西方曰棘東方曰衛終身不齒

禮書曰鄉簡不帥教者至於四不變然後屏之小樂正簡國

子之不帥教至於二不變則屏之者先王以正庶之家為易治膏粱之性為難化以其易治故鄉遂之所考常在三年大比之時以其難化故國子之出學常在九年大成之後三年而考故必在於四不變然後屏之九年而簡則雖二不變屏之可也古之學政其輕者有鞭撻其重者不過屏屏而已若夫萬民之不服教其附于刑者歸于士

大樂正論選士之秀者以告于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于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

五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親作自天子以至於

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為本周禮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廣興之一曰六德知仁聖義中知二曰六行孝友睦婣任恤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詳見禮樂集編

程子曰古者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擇其才之可教者聚之不肖者復之農誦益士農不易業既入學則不治農然後士農判古之學者自十五入學至四十方任中間自有二十年學又無利可趨可知須去趨善便自此成德後之人自重難聞已有汲汲趨利之意何由得向善其古人必使四十

而仕然後志定只營衣食却無害性利祿之誘最害人

太史公曰余讀功令至於廣勵學宮之路未嘗不廢書而歎也
曰嗟乎周室衰而關雎作韓詩也幽厲微而禮樂壞諸侯忽行政
由強國故孔子閔王路廢而邪道興於是論次詩書脩起禮樂
世以渾濁莫能用是以千七十君無所遇而狩獲麟曰吾道窮
矣故因史記作春秋以當王法其辭微而指博後世學者多錄
焉自孔子卒後七十子之徒散游諸侯大者為師傅鄉相小者
友教士大夫或隱而不見故子路居衛子張居陳澹臺子羽居
楚子夏居西河子貢終於齊如田子方段干木吳起禽滑釐之
屬皆受業于子夏之倫為王者師是時獨文侯好學陵遲以至

於始皇天下並爭於戰國儒術既誦焉然齊魯之間學者獨不
廢也於咸宣之際孟子荀卿之列咸尊夫子之業而潤色之以
聖顯于當世及至秦季世焚詩書坑儒士六藝從此缺矣陳涉
起匹夫不滿年戰竟滅亡其事至微淺然而縉紳先生之徒負
孔子禮器往委質為臣者孔中為涉博士何也以秦焚其業積怨而發
憤於陳王也及高皇帝誅項藉舉兵圍魯魯中諸儒尚講誦習
禮樂弦歌之音不絕豈非聖人之遺化好禮樂之國哉夫齊魯
之間於文學自古以來其天性也故漢興然後諸儒始得脩其
經藝講習大射鄉飲之禮叔孫通作漢禮儀因為太常諸生第
子共定者咸為選首於是喟然嘆興於學然尚有干戈平定四

海亦未遑暇庠序之事也孝惠呂后時公卿皆武力有功之臣
孝文時頗徵用然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者而竇太后
又好黃老之術故諸博士具官待問未有進者自惠帝始除挾
率故是錯從伏生受尚書又今儒生集書之律文帝使
相王制經置一博士已浸向于文學矣及今上即位趙綰王臧
之屬明儒學而上亦鄉之於是招方正賢良文學之士自是之
後言詩於魯申培公於齊則轅固生於燕則韓太傅言尚書自
濟南伏生言禮自魯高堂生言易自菑川田生言春秋於齊魯
自胡毋生於趙自董仲舒及竇太后崩武安侯田蚡為丞相繇
黃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學儒者數百人而公孫弘以春秋白
衣為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天下之學士靡然向風矣自泰用
注史漢

初用功臣為丞相至公孫弘為學官悼通之鬱滯乃請曰丞相
御史言制曰蓋聞導民以禮風之以樂婚姻者居室之大倫也
今禮廢樂崩朕甚閔焉故博延天下方正博聞之士咸登諸朝
其令禮官勸學講議洽開典禮以為天下先太常議與博士第
子崇鄉里之化以廣賢材焉謹與太常議博士平等議曰聞
三代之道鄉里有教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其勸善也顯之朝
廷其懲惡也加之刑罰故教化之行建首善自京師始由內及
外今陛下昭至德開大明配天地木人倫勸學修禮崇化厲賢
以風四方太平之原也古者政教未洽不脩其禮請因舊官而
興焉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復其身太常擇民年十八以上

儀狀端正者補博士弟子郡國縣道邑有好文學敬長上肅政
教順鄉里出入不悖所聞者令相長丞上屬所二千石二千石
謹察可者當與計偕諸太常得受業如弟子一歲皆輒試能通
一藝以上補文學掌故缺其高第可以為郎中者太常籍奏即
有秀才異等輒以名聞其不事學者下材及不能通一藝輒罷
之而請諸不稱者蜀臣謹案詔書律令下者明天人分際通古
今之義文章爾雅訓辭深厚恩施甚美小吏淺聞不能究宣無
以明布論下治禮次治掌故以文學禮義為官遷留滯請選擇
其秩比二百石以上及吏百石通一藝以上補左右內史大行
卒史比百石以下補郡太守卒史皆各二人邊郡一人先用誦

賁與馮氏曰按西漢公卿百官表博士秦官掌通古今秦焚詩書獨存博士官所職者則猶令其司經籍然既曰通古今

成帝末或言孔子布衣養徒三千人今天子太學弟子少於是增弟子員三千人歲餘復如故

馮遂鸞曰西漢博士隸太常有周成均隸宗伯之意州有博士郡有文學掾五經之師儒官之官長吏辟置布列郡國亦有黨庠遂序之意然有二失鄉里學校人不升於太學而補弟子員者自一項人公卿弟子不養於太學而任子盡隸光祿祿自有四科考試殊違異方下之心術分裂不一上之考察馳騁不精

時隸爲郡於水濱得古磬十六枚劉向因是說上宜興辟雍設庠序陳禮樂隆雅頌之聲盛揖遜之容以風化天下帝以向言

下公卿議會向病卒丞相大司空奏請立辟雍案行長安城南

營表未作遭成帝崩群臣引以定議

哀帝時制博士弟子父母死予寧三年

據議按漢用文帝短喪制維公卿以下止二十七日故翟方進母死既葬三十六日起視事自以爲身備漢相不敢踰國家之制而博士弟子乃予寧三年是亦知聖博士弟子以聖賢而薄待公卿爲俗吏

陽朔二年詔曰古之立太學將以傳先王之業流化于天下也儒林之官四海淵源宜皆明於古今溫故知通達國體故謂之博士否則學者無述焉爲下所輕非所以尊道德也丞相御史

其與中二千石二千石雜舉可充博士位者使卓然可觀平帝時王莽秉政欲延譽於天下因奏增元士之子得受策如弟子勿以爲員歲課太常弟子甲科四十人爲郎中乙科二十人爲太子舍人丙科四十人補文學掌故又奏起明堂辟雍置臺爲學者禁舍萬區

班固儒林傳贊自武帝立五經博士開弟子員設射策勸以官祿說于元始百有餘年傳業者寔盛枝葉繁滋一經說至百餘萬言大師衆至千餘人並利祿之路然

有言辟雍自王莽時始立然自兒寬上壽于武帝已有祖立明堂辟雍之言而班固武帝贊又有興太學之說鮑宣得罪

上

下獄博士弟子王咸舉福太學下則是西都己立太學但誤以明堂辟雍共爲一所如蔡邕之論耳

而漢如賈誼董仲舒疏廣貢禹夏侯勝皆以博士入官蕭望之朱雲皆以博士弟子入官

世祖建武五年十月營起太學車駕幸太學賜博士弟子各有

洛陽記太學在洛陽城南開陽內外去宮八里講堂長十丈

廣二丈堂前石經四部版方領習矩步者委它半其中

光武中興先訪儒雅四方學士雲會京師於是立五經博士各以其家法教授凡十四博士太常差次總領焉

十四博士謂易有施孟梁丘京氏尚書歐陽大小夏侯詩齊

魯韓禮大小戴春秋嚴顏

東漢之制太常卿每選試博士奏其能否

博士舉狀曰生事愛敬喪沒如禮通易尚書孝經論語策綜
載籍窮微關與隱居樂道不求聞達身無金瘡痼疾三十六
屬不與妖惡交通王侯賞賜行應四科經仕博士下言某官
某中某舉此舉狀之一也若通詩通禮者不必皆通易通尚書

十九年車駕幸太學會諸博士論難於前桓榮被服儒衣溫恭
有溫藉辨明經義每以禮遜相厭不以辭長勝人儒者莫及特
加賞賜又詔諸生雅吹擊磬日乃罷

中元元年初營明堂辟雍靈臺未用事

明帝永平二年臨辟雍初行大射禮

光武始建三雍明帝即位親行其禮天子始冠通天衣日月
備法物之駕盛清道之儀坐明堂而朝群后登靈臺以望物
祖制辟雍之上尊養三老五更饗射禮畢帝正坐自講諸儒
執經問難于前冠帶搢紳之人圓橋門而觀聽蓋億萬計其
後復為功臣子孫四姓末屬別上校舍搜選高能以受其業
自期門羽林之士悉令通孝經章句句叔亦遣子入學濟濟
乎洋洋乎盛於永平矣

九年為四姓小侯開立學校置五經師四姓為外戚樊氏郭氏
陰氏馬氏諸子弟以非

列後故
曰小侯

肅宗建初中大會諸儒於白虎觀考訂同異連月乃罷帝親臨
稱制如石渠故事顧命史臣著為通義又詔高才生受古文尚
書毛詩穀梁左氏春秋雖不立學官然皆擢高第為講郎給事
近署所以網羅遺逸博存衆家

和帝永初五年東觀覽閣書林永元十二年賜博士弟子員在太
學者布人三匹

十四年司空徐防上疏曰臣聞詩書禮樂定自孔子發明章句
始於子夏其後諸家分析各有異說漢承亂秦經典廢絕本文
略存或無章句收拾闕遺建立明經博徵儒術開置太學孔聖

既遠微旨持統故立博士十有四家設甲乙之科以勉勵學者
所以示人好惡改就善者也伏見太學試博士弟子皆以意說
不脩家法私相容隱闢生姦路每有策試輒與詳訟議論紛錯
互相是非孔子稱述而不作又曰吾猶及史之闕文疾史有所
不知而不肯闕也今不依章句妄生穿鑿以違師為非義意說
為得理輕侮道術寢以成俗誠非詔書實選本意改薄從忠三
代常通專精務本儒學所先臣以為博士及甲乙策試宜從其
家章句開五十難以試之解釋多者為上第引文明者為高說
君不依先師或有相伐皆正以為非五經各取上第六人論語
不遵射策雖所失或久差可矯革詔書下公卿皆從防言

鄧后極制學者頗懈時樊維徐防並陳敷學之罪又言儒職多非其人於是制詔公卿妙東其選三署即能通經術者皆得察舉

準疏曰臣聞賈誼有言人君不可以不學故雖大舜聖德尊學為善成王賢主崇明師傳及光武皇帝受命中興群雄擾旌旗亂野東西誅戰不遑啓履然猶投戈講藝魚焉論道至孝明皇帝兼天地之姿用日月之明庶政萬幾無不簡心而垂情古典游意經藝每饗射禮畢正坐自講諸儒並聽四方欣欣又多徵召儒以充禮官如沛國趙孝環瑯琊承宮等或安車結駟告歸鄉里或豐衣博帶從見宗廟其餘以經術見優

古

者布在廊廟故朝夕儲蓄之良策首之老每燕會則論難衍衍共求政化詳覽群言譬如振玉朝者進而思政罷者退而備問小大隨化雍雍可嘉期門羽林介冑之士悉通孝經博士議郎一人開門徒衆百數化自理躬流及孺荒句奴遺伊秩營王大事且渠來入就學八方肅清上下無事是以議者每稱盛時咸言永平今學者益少遠方尤甚博士倚席不誦儒者競論浮麗亡塞塞之志習談議之辭文吏則去法律而學詆欺銳錐刀之鋒斷刑辟之重德陋俗薄以致苛刻苛孝文實性性好黃老而清淨之化流景武之間臣愚以為宜下明詔博求幽隱發揚嚴穴寵進儒雅有如孝宣者徵諸公車

以依聖上講習之期公卿各舉明經及舊儒子孫進其爵位使續其業復召郡國書佐使讀律令如此則延頸者日有所見傾耳者月有所聞伏願陛下推述先帝進業之道太后深納其言

順帝永建六年將作大匠翟酺言頃者太學頽廢至為園採芻牧之處宜更脩繕誘進後學帝從之凡所造構二百四十房千八百五十室

陽嘉元年以太學新成試明經下第者補弟子增甲乙科員各十人除郡國舊儒九十人補郎舍人左雄又奏召海內名儒為博士使公卿子弟為諸生有志操者加其俸祿及汝南謝康河

五

南趙建年殆十二名能通經雄並奏拜童子郎於是負書來學雲集京師

前漢成帝末歲課甲科四十人乙科二十人今各增十人則甲科五十人乙科三十人并丙科二十人為一百人

質帝本初元年令郡國學明經年五十以上七十以下詣太學自大將軍至六百石皆遣子受業歲滿課試以高第五人補郎中次五人太子舍人又十石六百石四府掾屬三署郎四姓小侯先能通經者各令隨家法其高第者上名牒以次賞進

梁太后詔令大將軍以下悉遣子入學每歲輒於卿射月一餐會之以此為常漢書儒林傳曰永平三年九月詔自是游學增

盛至三萬餘生然章句漸疎而多以浮華相尚儒者之風益衰矣

桓帝延熹五年太學西門自壞襄楷上疏曰太學天子教化之宮其門無故自壞者言文德將喪教化廢也

時甘陵有南北部黨人之讖汝南南陽又有畫詔生嘯之詔因此流言轉入太學諸生三萬餘人郭林宗賈偉節為之冠並與李膺陳璜王暢更相褒重學中語曰天下模楷李元禮不畏強禦陳仲舉天下俊秀王叔茂又渤海公族進階扶風親齊卿並危言深論不隱豪強自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賅議屢履到門宇脩乃上書誣告膺等養太學游士交結諸郡生

去

徒更相驅馳共為部黨訛朝廷疑亂風俗天子震怒下郡國捕黨人布告天下使同忿疾收執膺等解所逮及陳寔之徒二百餘人書名三府禁錮終身自是正直廢放邪枉熾結海內希風之徒遂共相標榜指天下名士為之稱號上曰三君次八俊曰八顧曰八及曰八廚猶古之八元八愷也

靈帝時黨人既誅其高名善士多坐流廢後遂至忿爭更相言告亦有私行金貨定蘭臺漆書經字以合其私文議即蔡邕以經籍去聖久遠文字多謬俗儒穿鑿疑誤後學熹平四年乃與五官中郎將堂谿典光祿大夫楊賜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張副韓說太史令單飴等奏求正定六經文字靈帝許之邕乃自

書冊於碑為古文篆隸三體書法以相參檢或云邕與諸儒分書中使工鐫刻立於太學門外於是後儒晚學咸取正焉及碑始立其觀視及摹寫者車東曰千餘兩填塞街陌

初光武遷還洛陽其經牒秘書載之二千餘兩自此以後參倍於前及董卓移都之際吏民擾亂自辟雍東觀蘭臺石室宣明鴻都諸藏典策文章競共剖散其縑帛圖書大則連為帷蓋小乃制為膝褰及王允所收而西者裁七十餘乘道路艱遠復棄其半後長安之亂一時焚蕩莫不泯盡焉

先和元年置鴻都門學盡孔子及七十二弟子象初靈帝好學自造聖殿篇五十章因引諸生能為文賦者本願以經術相招

去

後諸為尺牘及王書為篆者皆加引召遂至數千人侍中祭酒樂松賈護多引無行趣軌之徒並待制鴻都門下喜陳方俗閭里小事帝甚悅之待以不次之位至是還置學其諸生皆勅州郡三公舉用辟召或出為刺史太守入為尚書侍郎乃有封侯賜爵者士君子皆耻與為列焉

范曄論曰自光武中年以後干戈稍戢專事經學自是其風世為焉其服儒衣稱先王遊庠序聚蠶塾者蓋布之於邦域矣若乃經生所處不遠萬里之路精廬暫建蠶塾動有千百其著名高義開門受徒者編牒不下萬人皆專相傳祖襲或訛雜至有分爭王庭樹明私里繁其章條穿其瑕穴以合一

家之說故楊雄曰今之學者非獨為之華藻又從而繅其聲
悅夫書理無二義歸有宗而碩學之徒莫之或從故通人鄙
其固焉又雄所謂說說之學各習其師也此觀成名高第終
能遠至者蓋亦寡焉而迂滯若是矣然所談者仁義所傳者
聖法也故人識君臣父子之綱家知違邪歸正之路自桓靈
之間君道批僻朝綱日陵國隙屢啓自中智以下靡不雷其
稍離而權強之臣息其閹盜之謀豪俊之夫屈於鄙生之議
者人謂先王言也下畏逆順執也至如張溫皇甫嵩之徒功
定天下之半聲馳四海之表俯仰顧盼則天策可移猶鞠躬
昏主之下復領折札之命散成兵就繩約而無悔心墜乎則

大

校自極人神數盡然後羣英乘其運世德終其祚跡衰微之
所由致而能多歷年所者斯豈非學之效乎故先師垂典文
褒貶學者之功萬矣切矣不備春秋至乃比於殺逆其將有
意乎

司馬溫公曰教化國家之急務也而俗吏慢之風俗天下之
大事也而庸君忽之光武遭漢中衰征伐四方日不暇給乃
能敷尚經術脩明禮樂繼以明章延進先志臨雍拜老橫經
問道自公卿大夫至於郡縣之吏咸選用經明行脩之人是
以教立於上俗成於下風俗之異未有若東漢之盛者也及
孝和以降貴戚擅權嬖倖用事可謂亂矣然上則有袁安楊

震李固杜喬陳蕃李膺之徒用公義以扶其危下則有符融
郭泰范滂許劭之流立私論以救其敗是以政治雖濁而風
俗不衰忠義奮發親死如歸夫豈特數子之賢示光武明章
之遺化也當是之時苟有明君作而振之則漢氏之祚猶未
可量也不幸重以桓靈昏虐奸回外戚忠良積多士之憤鬱
四海之怨于是何進召戎董卓乘釁袁紹之徒從而搆難遂
使東與播越宇廟丘墟不可復救然州郡擁兵專地者雖互
相吞噬猶未嘗不以尊漢為辭以親武之恭戾強仇加有大
功於天下其蓄無君之心久乃至沒身不敢廢漢而自立豈
其意之不微哉猶畏名義而自抑也由是觀之教化安可慢

尤

風俗安可忽哉

教養全書卷之七

歷代學校考二

魏主丕黃初五年立太學制五經課試之法置春秋穀梁博士
時蔡學者始詣太學為門人滿二歲試過一經者每弟子不通
一經者罷遣

魏主叡即位壽亭侯高柔上疏曰今博士皆經明行脩一國清
選而使選除限不過長吏懼非所以崇顯儒術帥勵怠惰也孔
子稱譽善而教不能則故楚漢中公學士銳精漢隆車茂編紳
親慕臣以為博士者道之淵藪六藝所宗宜隨學行優劣待以

不次之位數崇道教以勸學者于化爲弘帝制之

親主芳始中劉瓛上言黃初以來崇立太學一十餘年而成者益寡由博士選輕諸生避役高門子孫耻非其倫故學者雖有其名而無其實雖設其教而其功且高選博士取行爲人表經仕人師者掌教國子依遵古法使二十石以上子孫年從十五皆入太學明制黜陟陳榮辱之路

貴與馬氏曰兩漢博士皆名儒多至公卿魏時博士選選既不精而墮遷亦復有限矣

魏志王肅傳曰自初平之元至建安之末天下分崩人懷苟且紀綱既衰儒道尤甚至黃初元年後新主乃復始掃除

太學之灰炭補舊石碑之缺壞備博士之員錄依漢甲乙以考課中告州郡有欲學者皆遣詣太學太學始開有弟子數百人至太和青龍中中外多事人懷避就雖性非解學多求詣太學太學諸生有十數而諸博士率皆庸碌無以教弟子弟子本亦避役竟無能習學冬來春去歲歲如是又難有精者而臺閣舉格太高加不念統其大義而問字楷墨法點注之間百人同試度者未十是以志學之士遂便陵遲而來求學者各競逐也正始中有詔議園丘並延學士時郎官及司徒領吏二萬餘人雖復分布見在京師者尚且萬人而應書與議者略無幾人又是時朝堂公卿以下四百餘人其能

操筆者未有十人參皆相從飽食而還嗟夫學業沈淪乃至於此

晉武帝初太學生三十人太始八年有司奏太學生七十餘人才任四品聽留詔曰已試經者留之大臣子弟堪受教者令入學其餘遣還郡國咸寧二年起國子學

惠帝元康元年以人多罷雜制第五品以上子弟得入國學

自正始而後王衍何晏稽阮之倫扇以玄言士溺虛恬放而或俗警視禮法纏視名教正學衰絕

晉元帝初立於時軍旅不怠學較未脩王導上疏曰夫風化之本在於正人倫人倫之政存乎設庠序庠序設五教明德禮洽

通異倫攸叙而有耻且格父子兄弟夫婦長幼之序順而君臣之義固矣易所謂正蒙而天下定者也故聖王蒙以養正少而教之使化需肌膚習以成性遷善遠罪而不自知行成德立然後裁之以位雖王之世猶與國子齒使知道而後貴其取才用使咸先本之於學故周禮鄉大夫獻賢能之書於王王拜而受之所以尊道而貴士也人知士之貴由道存則退而脩其身以及秉正其家以及鄉學於鄉以登朝及本復始各求諸己敦樸之業者淳儒之競息教使然也自頃皇綱失統頌聲不興今將二紀矣干戈日尋相戩不設先王之道彌遠華僞之俗遂滋非所以端本靖末之謂也誠宜建明學業漸之教義使文武之道

陞而復與相豆之儀出而更彰今方戎備肅穆固耻未雪忠臣
義夫所以扼腕拊心苟獲義膠固淳風漸著則化之所感者深
而德之所被者大揖讓而服四夷緩帶而天下從得矣其道豈
難也哉故有虞舜于歲而化三苗魯僖作泮宮而服淮夷今若
律尊前典與復道教擇朝之子弟並入於學選明博脩禮之士
而為之師化成俗美莫尚於斯帝甚紬之

時征南軍司戴超亦上言喪亂以來序序廢廢者或謂平
世尚文遭亂尚武此言似之而實不然夫儒道深奧不可倉
卒而成比天下平泰然後修之則廢墜已久矣又貴游之子
未必有新將軍旗之才從軍征伐之役不及盛年使之講肄

道義良可惜也世道久喪禮俗日弊如火之消膏莫之覺也
今王業肇建萬物權輿宜篤道崇儒以勵風化從之

時太常卿褚言尚書被替經置博士一人又多故歷紀儒道荒
廢學者能兼明經義者少且春秋三傳俱出聖人而義歸不同
自前代通儒未有能通得失兼而學之者也况今學義甚難不
可令一人總之今宜周禮儀禮二經置博士二人春秋三傳置
三人其餘則經置一人合八人太常車胤上言按二漢舊事博
士之職惟舉明經之士選轉各以本習初無定班魏及中朝多
以舊中常侍儒學最優者領之職雖不同漢氏盡于儒士之用
其撥一也今博士八人愚謂宜依魏氏故事擇朝臣一人經學

最優者不繫位之高下第以領之每舉太常共所屬中其餘七
人自依常銓選大興初欲脩立學校唯周易王氏尚書鄭氏古
文孔氏毛詩周官禮記論語孝經鄭氏春秋左傳杜氏服氏各
置博士一人其儀禮公羊穀梁及鄭易不置博士

應詹疏曰性近習遠訓導之風宜慎所好親正始之間蔚為
文林元康以來賤儒尚道以玄虛宏放為夷達以儒術清儉
為鄙俗永嘉之弊未必不由此也今雖有儒官教養未備非
所以長育人才納之軌物也宜修辟雍崇明教義先令國子
受詢然後皇儲親臨釋奠則無天高德率土知方矣

成帝咸康三年國子祭酒袁瓌上疏曰臣聞先王之教也崇典

訓明禮樂以示後生道為物之性暢為善之道也宗周既興文
史載煥端委治於南學傾聲溢于四海故延州八聘開雅音而
沔楚韓起連魯觀易象而歎息何者立人之道於此為首也嗟
昔陵替喪亂歷錄儒林之教楚顏序之禮有闕國學索然墳
卷莫啓有心之徒抱志無由昔親武身親介冑務在武功猶尚
息輟披覽投戈吟咏况今陛下以聖明臨朝百官以虔恭莅事
朝野無虞江外靜謐如之何決決之風漢焉無聞洋洋之美墜
於聖世乎古人有言詩書義之府禮樂德之則貴宜留心經籍
闡明學義疏奏帝有感焉由是議立國學徵集生徒而世尚莊
老莫肯用心儒訓

考武太元初於中堂立行太學

太元九年尚書謝石請興復國學以訓胄子領下州郡舊修鄉校帝納其言明年遷公卿二十石子等生增造新房屋百五十

五間時重氏族而學生兼雜士庶品第之家耻與為列

北方自永嘉之亂庠序無聞及秦苻堅願留心儒學親臨太學考學生經義上第擢叙者八十三人又作教武堂於渭城

命太學生明陰陽兵法者教授諸將

平陽公融主檄起學舍為有司所糾南燕謂王猛曰昔魯僖以泮宮發頌齊宣以稷下垂聲今平陽公開建學宮追蹤齊魯不聞明詔褒美乃更煩有司舉劾乎乃止

■

時范甌疾世尚淳樸初為餘杭令崇儒抑俗興學校養生徒黎已脩禮志行之士莫不宗之苻苻之化大行甌為鄱陽內史大脩庠序廣招學徒移告屬縣至者七百餘人

宋武帝詔有司立學未就而崩

文帝元嘉二十年立國學二十七年廢

帝雅好藝文使丹陽尹廬江何尚之立玄學太子率更令何承天立史學司徒參軍謝元立文學散騎常侍雷次宗立儒學為四學

司馬氏曰易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孔子曰辨達而已矣然則史者儒之一端文者儒之餘事至於老莊虛無

固非所以為教也夫學者所以求道天下無二道安有四學哉

南朝自齊以後旋立旋廢鮮有可稱者

後魏道武帝初定中原始於平城立太學置五經博士生員千餘人天興二年增國子太學生員三千人

帝問博士李先曰天下何物最善可以益人神智對曰書籍帝曰書籍凡有幾何如何可集對曰自書契以來世有滋益以至於今不可勝計為人主好學何憂不集珪從之命郡縣大索書籍送平城又命集博士儒生比衆經文字義類相從者凡四萬餘字號曰衆文經

■

太武元光三年春起太學於城東後徵盧玄高允等而令州郡各舉才學于是人多砥尚儒術轉與

獻文大安初詔立郡學郡置博士

郡縣立學自此始

孝文太和中建明堂辟廂及遷都洛陽立國子太學四門小學又詔求天下遺書秘閣所無有裨時用者加以厚賞

孝文欲明稽古為好墳典坐與據鞍不忘講道劉芳李彪諸人以經書進崔光邢劭之徒以文史進其餘涉獵典章閭閻詞翰莫不靡以好爵動貽賞者于是斯之鬱然

宣武時復詔營國學樹小學于四門大選儒生以為小學博士

時天下承平學業大盛故燕齊趙魏之間橫經著錄不可數
隋雖統一天下至仁壽初學校並廢唯留國子學生七十人煬
帝即位開庠序既而外事戎馬師徒怠散

唐制凡學六皆隸于國子監國子學生三百人以文武三品以
上子孫若從二品以上曾孫及勳官二品縣公京官四品帶三
品勳封之子為之太學生五百人以五品以上子孫職事官五
品替親若三品曾孫及勳官三品以上有封之子為之四門學
生三百人其五百人以勳官三品以上無封四品有封及文
武七品以上子為之八百人以庶人之俊異者為之律學生五
十人書學生三十人算學生三十人以八品以下子及庶人之

業

通其學者為之京都學生八十人大都督中都督府上州各六
十人下都督府中州各五十人下州四十人京縣五十人上縣
四十人中縣中下縣各三十五人下縣二十人國子監生尚書
省補祭酒統焉州縣學生州縣長官補長史主簿凡錄二門下
省有弘文館生三十人東宮有崇文館生二十人以皇親麻以
上親皇太后皇后大功以上親宰相及散官一品功臣身食實
封者京官職事從三品中書黃門侍郎之子為之凡博士助教
分經授諸生未終經者無易業凡生限年十四以上十九以下
律學十八以上二十五以下凡禮記春秋左氏傳為大經詩周
禮儀禮為中經易尚書春秋公羊傳數梁傳為小經通二經者

大經小經各一若中經三通三經者大經中經小經各一通五
經者大經皆通餘經各一孝經論語皆兼通之凡治孝經論語
共限一歲尚書公羊傳數梁傳各一歲半易詩周禮儀禮各二
歲禮記左氏傳各三歲學書同經一幅開習時務策讀國語說
文字林三蒼兩雅凡書學石經三體限三歲說文二歲字林一
歲凡算學孫子曹共限一歲九章海島共三歲張丘建夏侯陽
各一歲周髀五經算共一歲綴術四歲緝古三歲記遺三等數
皆兼習之旬給假一日前假博士考試讀者十言試一帖帖三
言講者二十言問大義一條總三條通二為第不及者有罰歲
終通一年之業口問大義十條通八為上六為中五為下併三

業

下與在學九載律生六歲不堪貢者罷歸諸學生通二經俊士
通三經已及第而願留者四門學生補太學太學生補國子學
每歲五月有田假九月有授衣假二百里外給程其不帥教者
及歲中違程滿三十日事故百日緣親病二百日皆罷歸既罷
條其狀下之屬所五品以上子孫送兵部挂蔭配色每歲仲冬
州縣館監舉其成者送之尚書省

高祖武德元年詔皇族子弟及功臣子弟於秘書外省別立小學
太宗貞觀五年以後數帝國學於門下別置弘文館於東宮置
崇文館遂增創學舍一千二百間國學太學四門亦增生員其
書算各置博士凡三千二百六十員其屯營飛騎亦置生給博

士授以經業無向高麗百濟新羅高昌吐蕃諸國酋長亦遣子弟請入國學於是國學之內八十餘人國學之盛近古未有

太宗既即位于殿庭左置弘文館引學士詣當更休每間輒召對討古今道前王成敗至日晏夜父不怠貞觀六年詔罷周公祠以孔子為先聖顏氏為先師封孔子後德倫為褒聖侯制太學四門律書算學皆隸國子監聘天下老師淳德為國學官數詣幸命祭酒博士講論經義賜束帛已又命書正五經訛缺頒天下示學者命諸儒等章句為義疏行之因詔前代通儒用其書行其道者宜褒嘉列繫于孔子廟庭
自永淳以後輕儒學之官國學廢散胄子衰缺

中宗神龍二年勅學生在學各以長幼為序初入學皆行束修之禮禮於師國子太學各編三正四門學編二正俊士及律書算學州縣各編一正皆有酒脯其束修三分入博士二分助教又每言國子監所管學生國子監試州縣學生當州試並選藝業優長者為試官監試

洪氏容齋隨筆曰唐六典國子生初入置東帛一簋酒一壺脩一案為束修之禮太學四門律書算學皆如國子之法其習經有暇者命開書并國語說文字林三蒼爾雅每旬前一日則試其所習業乃知唐世士人多工書蓋在六館時以為常習其說文字林蒼雅諸書亦欲責以結字合於古

義不特銓選之時方取楷書通美者也束修之禮乃于此見之開元禮載皇子束脩一簋五匹酒一壺二斗脩一案三脰皇子服學生之服至學門外陳三物于西南少進曰其方受業於先生敢請見執事者以簋授皇子皇子跪奠再拜博士答再拜皇子還避進跪取簋博士受幣皇子拜訖乃出其儀如此州縣學生亦然

詔宗室三等以下五等以上未出身願當衛及任國子生聽之其學業成而堪貢者宗正寺試送監舉如常法三衛若下日漸入學者聽附國子學太學及律館習業若王及可汗子孫願入學者附國子學讀書

玄宗開元五年始令鄉貢明經進士見說國子監謁先師學官開講問義有司為設食清酒五品以上官及朝集使皆往問禮焉

七年又令弘文崇文國子生各一朝參開元十一年上置麗正書院聚文學之士秘書監徐堅太常博士會稽賀知章等或修書或侍講以張說為脩書使以總之有司供給優厚中書舍人陸堅以為此屬無益于國徒為靡費欲悉罷罷之張說曰自古帝王於國無事之時莫不崇宮室廣聲色今天獨延禮文儒發摺典籍所益者大所損者微陛下之言何不達也上聞之重說而薄堅

時玄宗雖好書籍而莫有啓以正心誠意之學者則末年荒淫未必非書籍之邪狎者為之害耳況說言又似有以啓之二十九載始置崇玄學習老莊文列亦曰道舉其生京都各百人諸州無常員官秩廕諸國子舉送課試如明經天寶九載又置廣文館于國以領生徒為進士者

帝愛鄭虔之材欲置左右以其不事事更為置廣文館以虔為博士虔聞命不知廣文曹司何在訴宰相宰相曰上增國學置廣文館以居賢者今後世言廣文博士自君始不亦美乎虔乃就職久之兩壞廡舍有司不復修完寓治國子館自是遂廢

代宗廣德二年詔曰古者設太學教胄子雖年數不登丘莘或勤而粗豆之事不廢頃年戎車屢駕諸生輟講宜追學生在館習業度支給厨米

肅宗時為國子祭酒請建崇太學以樹教本帝悟其言詔臣有籍于朝及神策六軍子弟肄業若聽補生員

二月釋奠于國子監命宰相帥常參官魚朝恩率六軍諸將往聽講子弟皆服朱紫為諸生朝恩既貴顯乃學講經為文僅能執筆朝章勾連自謂才兼文武人莫敢與之抗

國子監成以魚朝恩行內侍監判國子監事中書舍人常袞言成均之任當用名儒不宜以官者領之不聽命宰相以下送朝

恩上

德宗時歸崇敬為國子司業建議請改國子監為辟雍以祭酒為太師氏司業為左師右師又以近世明經不課其義先取帖經闕門廢業傳授義絕請以禮記左氏春秋為大經周官儀禮毛詩為中經尚書周易為小經各置博士一員公羊穀梁春秋共准一中經通置博士一員博士兼通孝經論語依章疏講解德行淳潔文詞雅正形容端正可為師表者委四品以上各舉所知在外給傳七十者安車蒲輪敷遣國子太學四門三館各立五經博士品秩生徒有差舊博士助教直講經直律館算館助教諸皆罷教授法學士謁師贊用服

修一束酒一壺衫布一裁色如師所服師出中門延入與坐割修斟酒三爵止乃發筮出經樞衣前請師為說經大畧然後就宣朝脯請益師二時堂上割投道義示以文行忠信孝悌睦友旬省月試時考歲貢職生徒及第多少為博士考課上下有不率教者補楚之國子核禮部為太學生太學又不變徙之四門四門不變徙本州之學復不變徙役如初終身不齒雖率教九年學不成者亦歸之本州禮部考試法諸罷帖經於所習經問大義二十而得十八論語孝經十得八為通策三道以本經對通二為及第其孝行開鄉里者舉解具言試日義闕一二許策收滿天下鄉貢如之習業考試並以

明經為名得第授官與進士同有詔尚書省集百官議不行
憲宗元和二年置東都監生一百員自天寶後學校益廢生徒
流散永泰中雖置而監生而館無定員於是始定生員西京國
子館生八十人太學七十人四門三百人廣文六十人律館二
十人書算館各十人東都國子館十人太學十五人四門五十
人廣文十人律館十人書算館三人算館二人

韓愈請復國子監生徒疏曰國家典章崇重庠序近日趨競
未復本原至使公卿子弟耻游太學工商凡冗或取上庠今
聖道大明儒風復振恐須華正以贊鴻猷今請國子館並依
六典其太學館量許取無資蔭有才業人充如有資蔭不補

學生應舉者請禮部不在收試限請將送法司科罪緣今年
舉期已近伏請去上都五百內特賜非時收補其五百里外
且任鄉貢至來年春一時收補其府縣貢生先給二百七十
四人今請准新補人數量加支給又論新注學官縣准今年
赦文委國子監選擇有經藝堪訓導生徒者以充學官近
來吏部所注多補資叙不考藝能至令生徒不自勵勵伏請
非專通經傳博涉墳史及進士五經諸色登科人不以此擬
其新授官上日必加研試然後放上以副聖朝崇儒尚學之
意

韓愈為潮州刺史下牒請置鄉校云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

以刑民免而無耻不如以德禮為先而輔以政刑也敬用德
禮未有不由學校師弟子者此州學廢日久進士明經百十
年間不聞有業成貢于王庭試於有司者人吏目不識鄉飲
酒之禮耳未嘗聞鹿鳴之歌忠孝之行不勸亦縣之耻也夫
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今此州戶為有餘豈無處民者耶刺史
縣令不躬為之師里閭後生無所從學爾趙德秀才沈雅專
靜頗通經有文章能知先王之道論說且排異端而宗孔氏
可以為師矣請攝海陽縣尉為儒推官專司當州學以習生
徒無愷悌之風刺史出已停百十以為舉本收其贏餘以給
學生厨餼自此潮人日趨文學立祠祀之至今

文宗太和七年敕節文應公卿士族子弟取來年正月已後不
先入國學習業者不在應明經進士之限

貴興馬氏曰按五代樂法凡官府公使錢多令居官者自出
其費軍相則有光省錢御史則有光董錢至於監生亦令其
出光學錢則貢士何所從出既徵其錢使不勤其役待士之
意亦太薄矣

教養全書卷之八

歷代學校考三

宋初增脩國子監學舍脩飾先聖十哲像畫七十二賢及先儒
二十一人像于東西廊之板壁設像而不似則非其人矣

太祖開寶八年國子監上言生徒舊數十人先奉詔令分習五經內有龔而不至者又有住京進士諸科皆赴講席錄監元有定數欲以在監習業之人充補生徒詔令元龔而聽習不關得與秋試繫習而不至者聽于本官請其未入于籍而聽習者或有冠裳之族不居鄉里令補監生之闕

仁宗慶曆二年天章閣侍講王洙言國子監每科場記下許品官子弟投保官家收量試藝業給牒充廣文太學律學三館學生多或致千餘人即隨秋試召保取解及科場罷日則生徒散歸者官倚席者此但為游士寄應之所殊無國子肄習之法居常講藝無一二十人聽講者欲望自今應國子監每遇科場勅

下投納取解家狀日已前須實曾附監聽學滿五百日者許投狀令本授官取文簿勘會諸實依例召京朝官委保方得取應每十人之中與解三人其未係監生欲求試補者亦不限時月投狀試業收補每日講筵應係聽讀生徒並於本授業學官前親書到席如遇私故出入或疾告歸寧並具狀給假若滿周年不來參假者除落名籍事下國子監本監請自今試補學生聽讀五百日方許取解已得國學文解省試下者止聽讀一百日許再請解又國子監除七品以上子孫許召保官試補外八品以下至庶人子弟例不收補以此每遇科場多有冒稱品子孫難以詳別或與詞訴請依唐制五門學以八品以下至庶人

子孫補元學生自今每歲一補若學官額滿封簡精加考核取文理稍通者具名開奏給牒收補內不合格者且令理日依舊聽讀後次與試若三試不中不在該補之限從之四年詔國子監太學天下州縣學生更不立聽讀日限以諫官余請極言其非便故也

賈與馬氏曰按古人所謂中年考校九年大成者進德脩業之事也至漢人之補博士弟子員則只限以通一經而後授之官唐人之法尚彷彿如此至宋熙豐後立舍之法則不過試之以浮靡之文而窮之以利祿之途然明經而必至于通一經試文而必至于歷三舍皆非旦暮可就故國家雖未嘗

嚴其法制稽其去留而為士者坐學之日自不容不久今廢曆之法所謂習業者雖有講肄聽讀而未嘗限以通經之歲月所謂禁違者止于投解赴省而未嘗別有優異之捷徑此所以科場罷日則生徒散歸講官倚席雖限以聽學之歲月而不能保其久留及以淹滯為困故不久而遂廢也

慶曆三年五門學以士庶子弟為生員

四年判國子監王拱臣等言漢太學二百四十房千八百餘室唐學舍亦千二百間今國子監僅二百楹不足以容學者請以錫慶院為太學從之明年三司言更造錫慶院之財費多而虜使錫宴之所不可闕乃復以太學為錫慶院

皇祐末以胡瑗為國子監講書專管勾太學數年進天章閣侍講循秉學正其初人未其信服乃使其徒之已仕者盛僑顧臨輩分治其事又令孫覺說孟子中節士人稍稍從之一日升堂講易音韻高門指意明白衆方大服然在列者皆不喜講議蜂起瑗不顧強力不倦以卒有立後三十餘年猶用其規模不廢瑗在學時每公私試罷堂儀率諸生會於善堂雜樂歌詩一夜乃散諸齋亦自歌詩奏琴瑟之聲徹于外瑗在湖學教法最儼始建太學有司請下湖學取瑗之法以為太學法至今為著令

歐陽公曰先生弟子雖散居四方隨其入賢愚皆循循雅飭

三

其言談舉止遇之不問可知為先生弟子其學者相語稱先生不問可知為胡公也

朱子曰湖學之盛甲于東南而其湮廢亦已久矣蓋自熙寧設置教官之後學者不復得自擇師是以學校之立名存實亡而人才之出不復如當日之盛竊嘗讀安定之書考其所學蓋不出乎章句誦說之間以近歲學者高明自得之論校之其卑甚矣然以古準今則其虛實淳漓輕重厚薄之效其不相逮至遠

神宗熙寧元年增太學生員慶曆中嘗置內舍生二百人至是又增置一百尋詔以九百人為額

四年從侍御史鄧綰言盡以錫慶院及朝集院兩廡建講書堂四諸生齊舍官書事者直廬略具而太學棟宇始僅足用自主判官外益至直講總為十員率二員共講一經委中書與差或主判官奏學生員置為三等初入學為外舍外舍升內舍內舍升上舍上舍員以百內舍二百外舍不限員各以經從所講官次學月考試舉業優等上中書其正錄學諭以上舍注為之經各二員學行卓異者主判官講復保上中書審察奏除官先有職掌者已受官仍與舊職授直講教授有闕次第選用

歐陽脩議學校狀曰右臣等伏見近日言事之臣為陛下言建學取士之法者衆矣或欲立三舍以養生徒或欲復五經

四

而置博或欲但舉舊制而脩廢墜或欲特創新學而立科條其言雖殊其意則一陛下慎重其事下其議於群臣而議者遂欲創新學立三舍因以辨士之能否而命之以官其始也則教以經義文辭其終也則取以材識德行聽其言則甚備考於事則難行夫建學校以養賢論材德而取士此皆有國之本務而帝王之極致也而臣等謂之難行者何哉蓋以古今之體不同而施設之方皆異也古之建學取士之制非如今之法也蓋古之所謂為政與設教者遲速異宜也夫立時日以趨事考其功過而督以賞罰者為政之法也故政可速成若夫設教則以勸善興化尚賢勵俗為事其被於人者漸

則入於人也深收其效者遲則推其功也遠故常緩而不迫
古者家有塾黨有庠州有序國有學自天子諸侯之子下至
國之俊秀莫不入學自成童而學至年四十而仕其習于禮
樂之容講于仁義之訓敦于孝悌之行以養父兄事長上信
朋友而臨財廉處衆讓其脩于身行于家達于鄰里聞于鄉
黨然後詢于衆庶又定于長老之可信者而薦之始謂之秀
士久之又取其甚秀者爲選士久之又取其秀者爲俊士久之
又取其甚秀者爲進士然後辨其論隨其材而官之夫生
七八十歲而死者人之常壽也古乃以四十而仕蓋用其半
生爲學考行又廣察以隣里鄉黨而後其人可知然則積德

五

累善如此勤而又求賢官如此慎而有次第然後矯偏于
利之士不容于其間而取俗不陷於矯薄也古之建學取士
其施設之方如此也方今之制以貢舉取人仕者四歲一詔
貢舉而議者患于太遲更趣之爲間歲而應舉之士來學於
京師者類皆去其鄉里遠其父母妻子而爲旦暮干祿之計
非如古人自成童至于四十就學於其庠序而隣里鄉黨得
以觀察徐考其行實也蓋古之養士本于舒遲而今之取人
患于急迫此施設不同之大際也臣請詳言方今之弊既以
文學取士又欲以德行官人且速取之效則真偽之情未辨
是朝廷本欲以舉勸人脩德行反以利誘人爲矯僞此其不

可一也若遲取之幾待其衆察徐考而漸進則文辭之士先
已中于中科而德行之人尚未登於內舍此其不可二也且
今入學之人皆四方之將士盡其一身而來爲舍辱處非如
古人在家左學自少至長親朋友隣里鄉黨衆察徐考其
行實也不過取於同舍一時之毀譽而決於學官數人之品
藻爾則同學之人殆利爭進愛憎之論必分朋黨若東漢之
俗尚名節而黨人之禍及天下其始起於處士之橫議而相
訾也此其不可三也夫人之材行若不因臨事而見則守常
循理無異衆人苟欲異衆則必爲迂僻可怪以取德行之名
而高談虛論以求材識之譽前口慶曆之學其弊是也此其

六

不可四也今若外方專以文學貢士而京師獨以德行取人
則實行素履著于鄉曲而守道丘園之士皆及見遺此其不
可五也近者朝廷患四方之士寓京師者多而不知其士行
選嚴其法使各歸於鄉里今又及使來聚于京師云欲考其
德行者不用四方之士止取京師之士則又示人以不廣此
其不可六也夫儒者所謂能通古今者在知其意達其理而
酌時之宜爾大抵古者教學之意緩而不迫所以勸善興化
養賢勸俗在於遲久而不求近效急功也臣謂且於今而可
行者立爲三舍可也復五經博士可也特創新學雖不若即
舊而修廢然未有甚害創之亦可教學之意在乎敦本而修

其實事能以難經多陳經籍選士之良者以迴經有道之士為之師而舉察其有過無行者黜去之則在學之人皆善士也然後取以貢舉之法待其居官為吏已接於人事可以考其賢善優劣而時取其尤出類者旌異之則士知脩身力行非為一時之利而可伸於身則矯偽之行不作而蚡薄之風歸厚矣此所謂實事之可行于今者也臣等伏見論學者四入其說各異而朝廷又下臣等俾之詳定是欲盡衆人之見而採其長者爾故臣等敢陳其所有以助衆議之一非敢好為異論也伏望聖慈特賜裁擇

抑謂擇善之于學而後取之以貢舉之法有明一代因行之矣然其弊也學校為虛設而師傳為漸耗何哉蓋由舉

者一人而教之者一人教者不能與窮罰之權而學者無從樂行誼之事况又以日暮途窮之士強加之學官而師之且其弊也帝王之興始必以徵辟舉賢而後以公卿子弟與凡民俊秀合而教之妙選所傳與之點涉其可乎初蘇頌子嘉在太學顏復著策問王莽後周變法事嘉極論為非在優等蘇液密寫以示曾布曰此輩唱和非毀時政布大怒責張璪曰君為諫官判監豈容學官與生徒非毀時政而不彈劾遂以告安石安石大怒遂逐諸學官以李常扶同判監選用學官非執政所喜不與陸佃黎宗孟葉濤曾肇沈季良與選李良安石妹婿濤其任婿佃門人肇布弟也佃等夜在安石齋投口義且至學講之無一語出已其設三舍皆欲引用其黨耳

八年領王安石詩書周禮義于學時又置武學律學

元豐二年頒學令太學置八十齋齋容三十人外舍生二十人內舍生三百人上舍生百人總二十四月一私試歲一公試補內舍生開歲一合試補上舍生封彌謄錄如貢舉法而上舍試則學官不與考校公試外舍生入第一第二等參以所書行藝與籍者升內舍內舍試入優平二等參以行藝升上舍上舍分三等俱優為上一優一平為中俱平若一優一平為下上等命以官中等免禮部試下等免解學正增為五人學錄增為十人學錄參以學生為之

太學生虞蕃訟學官升舍偏曲下御史臺核實何正臣請置獄辭所及雖蕃所嘗言者皆得究治於是進退徧四方踰年獄始成判監李長生受學生竹簞陶器削職停官判監黃履失察陳襄受請皆降罰直講王洙之削籍太常丞余中敗秩皆有賕也

又詔歲賜緡錢至二萬五千又並郡縣田租屋課息錢之類以為學費

學制所言國子監以國子名而實未嘗教養國子乃詔許清要官親戚入監為國子生聽講額二百人仍盡以開封府解額歸諸太學其國子生解額以太學分數取之毋過四十人

七年用司業朱服言四方未就禮部者雖不錄於太學或有顯過若造飛語謗朝政訐監官以聞用學規嚴罰

貴與馬氏曰按子產不以擲人議執政之然否而毀鄉校蓋

以學校所以來公論也今熙寧之建太學極意言變法事忤

介甫則學官并坐其罪而改用李定常秩之徒試文則宗新

經策時務則謗新法今又立誹謗謗朝政者以學規嚴罰之

條則太學之設乃特制羅織之具以是為一道德可乎

先是御史東行程顥劾神宗擇師養賢以教天下之士其法

甚備見性理大中時神宗方嚮安石故其說不行而安石所立學

政專以新義教授又以小人為師故其法未嘗不嚴愈繁而

九

愈失之也

元祐初御史劉摯疏言學校以養育人才為首善之地教化所從出非重以法也雖群居萃聚訓齊之不可以無法而實禮義存焉今法禁比於治獄條目多于防盜上下相疑以求苟免甚者博士諸生禁不相往來教導無施質問無所但月一巡所肄之齋而止豈稱先帝所為造士之意治天下者遇人以君子長者之道則下必以君子長者之行應之若遇以小人犬彘之道彼將以小人犬彘自為而已矣于是詔崇政說書程頤等詳學制願廢議以為學校禮義相先之地而月使之爭等第角高下非教養之道請改試為課有未至者學官召而教之不復考定

高下制導賢堂以延天下道德之士立觀光法鵠爵以去制謗置侍讀史師齋他如尚繁文以專委任勸行檢以厚風教者數十條而議者謂其高調恭古足不行

七年置廣文館解額

哲宗親政復元豐法

徽宗崇寧元年即城南門外營建外學是為辟雍以處外舍生

蓋蔡京附上意以成周黨序遂序皆在國外也

詔取士皆從三舍廢科舉法時嚴元祐學術之禁學官熟業非

新經字說禁不得用傳刊國公王安石為舒王配饗孔孟位次

孟軻博士弟子誦籍及休兵節用即羅禁網雖引用尚書制治

+

未亂語亦為謗劾摯排之用與大獄

欽宗靖康元年右諫議大夫楊時言王安石著為邪說以塗學

者耳目使蔡京之徒得以輕費妄用極侈靡以奉上幾危宗社

乞追奪安石王爵毀去配饗之像使邪說淫辭不能為學者惑

詔王安石從祀孔子廟建禮部其改置在鄭康元以下

時諸生習用王學率受見時而諷之特引避不出乃得散退

詔時罷兼祭酒

高宗建炎初詔即駐蹕所置國子監立博士二員以隨駕之士

三十人為監生

紹興八年葉林上書言西漢李于大盜天下非漢有美光武起

於河朔五年而建太學西晉武帝于狂胡天下非晉有美元帝與
於江左一年而建太學光武時十分天下有其四元帝時十分
天下有其二然二君急于教養未嘗以恢復為辭銷餉為解我
宋以儒立國垂二百年懿範開規非漢晉比也今中興聖祚駐
蹕東南百司庠序經營略倫若起太學計官吏生徒姑養五百
人不過費陛下下一觀察使之月俸願誅之大臣皆之宿學至復
盛典以昌文治時建臣皆曰若做元豐則軍食未暇而削弱非
禮也請徐議之

後知議定而太學始建蓋秦檜用以文太平也

十三年始建太學置祭酒司業各一員博士三員正錄各一員

士

養士七百人上舍生三十員內舍生百員外舍生五百七十員
凡諸道住本貫學滿一年三試中選不犯第三等已上罰或雖
不住學而曾兩預釋奠及齒于鄉飲酒者聽取應元子弟員是
歲秋幸始開補就試者五千人自後春秋兩補三舍舊法凡四
百十條紹興重脩視元豐尤密諸齋長諭月書學行藝于籍即教不度規矩
藝謂治經程文每季終論可選者考于學諭仲月後入學
考者次季選考十日
考于學錄二十日考于學正三十日考于博士九十日考于長
貳歲終校定外舍百人內舍三十人注于籍內舍仍分優平二
等于次年六月以前補奏諸補內舍附公試以外舍上二等同
考選簿參定若簿內所選者據關陞補諸補上舍以間歲九月

五日鎖院考校合格分優平二等奏就長貳同折號官入院以
所奏行藝參定優優為上一段一平為中但平或一優一否為
下注籍就與名開奏上等命以官中等色省下等色解中下等
補及一年並申尚書禮部而與色解

王曉知曉安府括民間冒占田地錢歲八十二萬緡有奇為
太學養士之費

十八年詔太學在籍外舍生若入學已及五年不預校定及不
曾請到國學解或不曾公試入等自紹興十九年為始歲終檢
校除籍免請本州公據止乃本學生二員委保再補以後歲終
依此檢校

主

時權禮部侍郎陳誠之言向京師視四方甚遠非身肄業上
庠者不能取應其請假歸省即就鄉舉故頗常有餘今首善
之地江浙士人便於往來一補中外舍即無假滿不參之人
故未嘗有闕後來之士何以待之國子監勘會又言舊法或
三經試而不與升補或兩經試而曾犯規罰自有除籍之法
所以闕額週流源源不塞今上庠見以一千人為額江浙士
人往還既無告假逾限除籍之慮得以故作規避占據學籍
使有司補試不行有妨後進故有是命
貴與馬氏曰崇觀三舍之法議者病其立捷徑之途長奔競
之風然觀此疏則知當時尚有參假而歸後取鄉舉者如後

宋之法以資聖言則舍選舉而鄉舉里以名額言則舍選優而鄉舉蓋未嘗有以太學生選充鄉舉者非唯國家無此法而士亦決不肯辭尊居早舍優而就窄矣

舊公私試皆學官主之自淳熙後公試仍鎖院降勅差官學官不預

太學補弟子員故例每三歲科舉後朝廷差官鎖院凡四方舉人皆得就試取合格者補入之謂之混補淳熙後朝議以就試者多欲為之限制乃立待補之法諸路漕司及州軍皆以解試終場人數為準每百人而取六人許赴補試率以開院後十日揭榜然遠方之士人多不就試則為他人取其公

三

據代之冒濫滋甚慶元中遂罷之嘉泰二年復行混補就試者至三萬七千餘人分六場十八日引試云

舊制太學上舍生補校已優而舍試又入優等者就化原堂釋褐號釋褐狀元例補承事郎太學正錄淳熙時王仲行為兵部尚書奏言今兩優釋褐初授京秩即授學官視狀元制科恩數過之事理不當乞先與外任時知滁州張高卿亦言今中上舍為學官不數年便可作監司郡守獄訟財賦非所素習豈能保其不謬乞先注職官上然之十月丙申詔與殿試舉二人恩例

光宗紹熙三年禮部侍郎倪思請混補以徠多士詔兩省臺諫

可否於是吏部尚書趙汝愚等合奏曰伏奉詔書講論混補之法蓋有根本之論稍師古始而言我國家恢復儒右之列聖一揆內自京師外至郡縣皆有學廩唐以後文物彬彬幾與三代同風迨至熙寧創行舍法誠得薰序遂序之遺意故一時學者粗知防檢非冠帶不敢行於道路退鄉曲之長學校之職則敏而避之習俗成美矣而其失也在于專習經義崇尚老莊寢黜春秋絕滅史學又罷去科舉遂使寒賤之士進取無他塗事理俱遺旋行廢華炎祚中興始建太學于行都行貢舉于諸郡然本競之風勝忠信之俗微亦惟榮辱并沉皆不由于學校至于德行道藝唯取決于糊名苟為雕篆之文無復進脩之志視庠

古

序如傳舍日師儒如路人幸者月書盡成文具臣請遠稽古制近酌時宜不煩朝廷建官不勞有司增費惟重教官之選仍假守貳之權假舍法以育才因大比而取士考終場之數定所貢之員期以次年試于太學庶幾士脩實行不事虛文漸復淳風仰裨大化有三舍之利而無三舍之害其諸州教養課試升貢之法下有司條上思議遂寢時朱熹門人或問三舍法如何熹曰欠去根頭理會若太學無非望之思又於鄉舉額窄處增之則人自安鄉里矣

朱子學校貢舉私議曰學校必選實有道德之人使為學官以來實學之士裁減解額舍選課滋之恩以塞利誘之塗蓋

古之太學主於教人而因以取士故士之來者為義而不為利且以本朝之事言之如李應所記元祐待講呂希哲之言曰仁宗之時太學之法寬簡國子先生必求天下賢士真可為人師者就其中又擇其尤賢者如劉翼之之徒使專教導規矩之事故當是時天下之士不遠萬里來就師之其將太學者端為道藝稱弟子者中心悅而誠服之蓋猶有古法之遺意也熙寧以來此法浸壞所謂太學者但為聲利之場而掌其教事者不過取其善于科舉之文而嘗得雋于場屋者耳士之有志于義理者既無求於學其奔趨輻輳而來者不過為解額之濫舍選之私而已師注相視漠然如行路之人間

五

相與言亦未嘗開之德行道藝之實而月書季考者又祇以促其嗜利苟得冒昧無耻之心殊非國家所以立學教人之本意也欲革其弊莫若一遵仁皇之制擇士之有道德可為人師者以為學官而久其任使之講明道義以教訓其學者而又痛減解額之濫以還諸州罷去舍選之法而使為之師者考察諸州所解德行之士與諸生之賢者而特命以官則太學之教不為虛設而依懷利干進之流自無所為而至矣如此則待補之法固可罷去而混補者又必使與諸州科舉同日引試則彼有鄉舉之可望者自不復來而不患其紛冗矣至于取人之數則又嚴為之額而許其補中之人從上幾

特赴省試則其舍鄉舉而來赴補者亦不為甚失職矣其計會監試讀試附試之類亦當通減分數嚴立告賞以絕其冒濫其諸州教官亦以德行人充而責以教導之責則州縣之學亦稍知義理之教而不但為科舉之學矣為難稽建國以為天下之士不知道藝人才鮮少兵農禮樂雖有習者故必聚而教之若夫科舉之文則既有科舉之可養彼維在國家亦可自習又何必教之於學乎

葉適論學校曰京師之學有考察之法而以利誘天下州縣之學無考察之法則聚食而已何謂京師之學有考察之法而以利誘天下三代漢儒其言學法盛矣皆人耳目之所熟知不復論若東漢太學則誠善矣唐初猶得為美觀本朝其

六

始議建學久而不克就至王安石乃克就之然未幾而大獄起矣崇觀間以俊秀聞于學者旋為大官宣和靖康所用誤朝之臣大抵學校之名士也及諸生仗關搥鼓以請起李綱天下或以為有忠義之氣而朝廷以為倡亂動眾者無如太學之士及秦檜為相務使諸生為無廉耻以媚己而以小利啗之陰以拒塞書者士人靡然成風獻頌拜表希望恩澤一有不及謗議喧然故至于今日太學尤弊遂為姑息之地夫東詔明道以此律已以此化人宜莫如天子之學而今也何使之至此蓋其本為之法使月書季考校定分數之重疊以為終身之利害而其次又以勢力招來之是宜其至此而無

怪也何謂州縣之學無考察之法則聚食而已往者崇觀政和間嘗考察州之學如天子之學使士之進皆由此而罷科舉此其法度未必不善然所以行是法者皆天下之小人也故不久而遂廢今州縣有學宮室廩餼無所不備置官立師其過於漢唐甚遠惟其無所考察而徒以聚食而士之俊秀者不願于學矣州縣有學先王之遺意幸而復見將以造士使之俊秀而其俊秀者乃反不願于學豈非法度之有所偏而講之不至乎今宜稍重太學變其故習無以利誘擇當世之大儒久于其職而相與為師友講習之道使源流有所自出朝廷官使之為無難矣而州縣之學官使考案上於監司

七

關於禮部達于天子其卓然成德者或進于太學或遂官之人知由學而科舉之陋稍可洗去學有本統而古人文獻庶不墜矣若此類者更法定制皆於朝廷非有所難顧自以為不可為耳

熙豐間王安石為三經義以取士行于學宮而程子創道學于洛其門人相與潛居傳授雖崇寧間奸黨為之曲加禁遏而學者不為之變悔至南渡而其弟子楊中立時尹彥明焞道成德等為當世表儀有司稍用其說以取士左司諫陳公輔忌之上書乞行禁止自尹焞召用省試所取多主頤說秦檜復加申禁檜死其禁稍解其後朱子復大明程氏之學以侍講為韓侂胄

所忌于是御史何澹劉德秀等所仇胃意上言乞勅學士專師孔孟禁偽學將近世語錄之類燬毀而濂洛關閩之書遂為世大禁其後仇胃誅死理宗崇尚正學道術大明而朱子所著經書皆列于學宮自元至明考試雖仍用經義而祖用訓解絕非安石之說矣

淳祐中詔起復史嵩之太學生黃愷伯等百四十人上疏諫不報而武學京學崇寧學上書論列時范鍾領相事詎京尹趙興等遂游士諸生開之作捲堂文明曰遂行與諸黨劾其籍已而論猶紛帝曰學校雖是正論但言之太甚徐杰對曰正論乃國家之元氣今正論猶在學校要當保其一綫之脈

大

寶祐四年丁大全逐右相董槐太學生陳宜中黃鑄林剛祖等唯劉黻陳宗六人上書言其奸大全怒因取旨削六人籍編遠州禁酒司崇寧二十齋生冠帶送出國橋大全益怒立碑三學戒勵諸生毋妄議國政時號為六君子焉賈似道入相度其不可以力勝遂以術籠之于是以加太學養錢寬科場恩例三學之士啖其利而感其恩其賈若曰擊似道誤國創于前事不敢言而不肖者反上書贊美挽留之則視累之忠直又大不侔矣夫橫議干政抗直沽名己非學校所宜況乃詭譎狼藉以致挫尾豈不污穢衣冠之甚哉

元太宗六年設國子總教及提學官以馮志常為國子學總教

命侍臣子十八人入學

世祖至元六年七月癸酉立國子學

七年命侍臣子十有一人入學以長者四人從新衛童子七人從三尚

按魯齊集是年拜許衡集賢殿大學士兼國子祭酒耶燕京南城舊樞密院設學觀為擇蒙古弟子伴教之先生喜曰此吾事也先是竇默言于世祖曰三代所以歷數長久風俗純粹者皆自設學養士所致方今宜建學立師博選貴族子弟教之以示風俗之本張文謙繼以為請至是命先生為之先生乃奏舊弟子散居四方十二人皆驛致館下為伴讀其教

尤

是詳具性理大中條紀

是年又命生員八十人入學俾承為定式而遵行之

八年命設國子學增置司業博士助教各一員選隨朝百官近侍蒙古人子孫及俊秀者充生徒九月選胄子脫脫木兒等十人肄業國學

十年劉秉忠等請增置生員從之

十三年不忽木與同舍生聖童太答魯等請廣制疏畧曰克舜禹湯文武之世莫不有學故其治隆于上俗美于下而為後世所法降至漢朝亦建學校詔諸生課試補官魏武帝起自北方既中原增置生員三千儒學以興此歷代皆有學校之証也

臣等今復取平南之君建置學校者為陛下陳之晉武帝嘗平吳矣始起國學備文書楷法陳美伴國子學不肆太常唐高祖嘗滅吳矣詔諸州縣及鄉並立書學及至太宗數幸國學增築學舍至十二百間國學大學曰門學亦增置員其將各置士乃至高麗而潘新羅高昌吐蕃諸國皆長亦遣子弟入學國學之內至八十餘人高宗因之遂令國子監領六學一曰國子學二曰太學三曰四門學四曰律學五曰書學六曰算學各置生徒有差皆承高祖之意也然晉之平吳得戶五十二萬而已隋之滅陳得郡縣五百而已唐之滅梁得戶六十餘萬而已乃其崇重學校已如此況我堂堂大國奄有江嶺之地計亡宋之戶

千

不下千萬比陛下神功自古未有而非晉隋唐之所敢比也然學校之政尚未全舉臣竊惜之臣等向被聖恩俾習儒學數惟聖恩豈不以諸色人仕宦者常多蒙古人仕宦者尚少而欲臣等曉識世務以任陛下之使令乎然以學制未定朋從數少譬猶責嘉禾于數亩求良驥于數馬臣等恐其不易得也為今之計如欲人材眾多通習漢法必如古昔偏立學校然後可若曰未暇置且于大都弘闢國學擇蒙古人年十五以下十歲以上質美者百人百官子弟與凡俊秀者百人俾康給各有定制選德業允備足為師表者充司業博士助教而教育之使其教必本于人倫明于物理為之講解經傳授以脩身齊家治國平

天下之道其下復立教科小學律書等之類每科設置教授各令以本業訓導小學科則令誦讀經書教以應對進退事長之節律科則專令通曉吏書書科則令晚習字畫算科則專令開熟算數或一藝通然後改授或一日之間更次為之俾國子學官總領其事常加點勘務要俱通仍以義理為主有餘力者聽令學作文字日月歲時隨其利鈍各責所就功課程其勤惰而賞罰之勤者則升之上舍惰者則降之下舍待以改過則復升之暇則聽令學射自非暇日無故不令出學數年以後上舍生學業有成就者乃聽學官保舉蒙古人若何品級諸色人若何仕進其未成就者且令依舊習學俟其可以從政然後聽

主

學官舉其賢者能者使之依例入仕其中不可教者三年聽令出學凡學政因華生員增減若得不時奏聞則學無獎政而天下之材亦皆觀感而興起矣然後續立郡縣之學求以化民成俗無不可者臣等愚切見于書聞于師者如此夫敢必其可行伏望聖慈下臣此章令諸老先生與左丞王贊善等商議條奏施行臣等不勝至願希覽之喜

翰林集賢學士程鉉夫奏略曰國家自中統建元以來中外臣寮亦時聞表表偉傑者皆自仕時故老宿儒薰陶浸灌而歷時既久以次淪謝爾來晨星寥寡無幾何矣臣不知更十餘年後人物當如何其瑣瑣也而主國論者恬不知怪視學

校為不急謂詩書為無用不知人才成敗發本于此蓋當有旨行貢舉求好秀才上意非不迫切而其人輒陰阻之應故事而集議此幾作輟矣然則無怪乎選任之非才政治之不理也

二十三年設江南各道儒學提舉司帝御德興府行宮詔江南學校舊有學田優給之以養士初浙江行省理算錢穀甚急需所在學田輸其直于官利用監臣撒里見之謂曰學有田以供祭祀育賢才安可爾耶遂奏罷之

時各道儒司悉以贖官罷浙西道儒學提舉葉季召至京師上奏曰臣欽觀先帝詔書當創業時軍務繁夥尚招致士類

主

今陛下混一區宇優武備文可不作養人材以弘治道各道儒學提舉及郡教授實風化所係不宜罷請復立提舉司專令提調學官課諸生講明治道而上其成材于太學以備錄用凡儒戶徭役乞一切蠲免帝可其奏

二十四年設國子監立國學監官祭酒一員司業二員監丞一員學官博士二員助教四員生員百二十人蒙古漢人各半官給祿飲食仍隸集賢院

是年定國子學制設博士通掌學事分教三齋生員講授經旨定正音訓上嚴教導之術下考肄習之業復設助教同掌學事而專守一齋正錄申明規矩督習課業凡讀書必先經

小學論語孟子太學中肅次及詩書禮記周禮春秋易博士
助教親授句讀音訓正錄伴讀以次傳習講說則依所讀之
序正錄伴讀亦以此而傳習之次日抽籤令諸生復說其功
課對屬詩章經解史評則博士出題生員具策先呈助教俟
博士既定始錄附錄簿以憑考校許衡又著諸生入學雜儀
及日用節目

葉李為尚書左丞一日從世祖至柳林奏曰善政不可以徒
行人才不可以驟進必訓以德義齊以詩書使知古聖賢行
事方略然後賢才輩出膏澤下流庶虞三代咸有冒學漢唐
明主教章辟雍非為觀美也乃薦周砥等十人為祭酒等官

既廟學規制條具以聞帝皆從之

翰林國史院檢閱官表楠上國學議曰成周國學之制略見
於大司樂其遺禮可法者見於文王世子三代而上詳莫得
而聞焉漢武表章六經興太學至後漢為尤盛唐制微附益
之而益加詳密今可考也宋制承唐之舊而國學之制日廢
至於紹興國學愈廢雖名國學而國學非真國子矣夫所謂
三合法者崇寧重和之弊也至秦檜而復增之月書季考又
甚于唐明經帖括之弊唐楊綰嘗曰進士額當代之文而不
通經史但記帖括或投牒自舉非虛席待賢之意宋之末造
類不出此今科舉既廢而國學定制深存與學教育子之意

倘得如唐制立經筵立博士俾之專治一經互為問難以盡
其義至於當世之要務則略如宋制環立湖學之法如禮樂
刑政兵農漕運河渠等事亦朝夕講習庶足以見經濟之實
往者朱熹議可舉制亦欲以經說會粹如詩則鄭氏歐陽氏
王氏呂氏書則孔氏蘇氏吳氏蔡氏之類先儒用心實欲見
之行事此說今自宋末年尊朱熹之學居腐古敝止於四書
之誼故凡刑獄簿書金穀戶口靡密出入皆以為俗吏而爭
鄙棄清談免坐至國亡而莫可救近者江南學校教法止
于四書墨戲諸生相師成風字義精熟靡有遺忘一有詰難
茫然不能對又近于宋世之末尚大抵國之待士好崇經者甚

者知其學之不能也於是大言以益之義禮止于誠敬言弊
止於中和其不涉吏者謂漢以下皆霸道其不能制章也謂
之玩物喪志又以昔之大臣見于行事者皆本于節用而愛
人之一語功業之成何所不可殊不知通達之深必悉天下
之利害權衡養根非終于六經之格言下可也又古者教法
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老幼射御書數皆得謂之學非若今
所謂四書而止儒者博而審要故世常以儒詬誶由國學而
化成于天下得見儒者之用不可勝盡儒何能以病于世哉
二十八年令江南諸路學及各縣學內設立小學選老成之士
教之其他先儒過化之地名野經行之所與好事之家出錢粟

賡學者並立為書院凡師儒之命於朝廷者曰教授路府上中州置之命於禮部及行省與宣慰司者曰學正山長學錄教諭州縣及書院置之路設教授學正學錄各一員散府中上州設教授一員下州設學正一員縣設教諭一員書院設山長一員中原州學山長學錄教諭並授禮部制付凡各府所屬州縣學正山長學錄教諭並授行省及宣慰司制付凡路州府書院設直學以掌錢穀從郡守及憲府官試補直學考滿又試所業十篇陞為學錄教諭凡正長論錄教授或由集賢院及臺憲等官舉充之論錄歷兩考陞正長正長一考陞散府上中州教授上中州教授又歷一考陞路教授教授之上各省數提舉二員提

五

舉學校之事凡生徒肄業于學者守令舉薦之呈憲考覈或用為教官或用為吏屬

是年司業司上諸路所設學校凡二萬一千三百餘

二十九年詔江南州縣學田歲入聽其自掌春秋釋奠外以廩給師生及士之無告者貢士莊田則令數數入官

是時設直以功授潯州長官招撫逃民澤為學工大脩孔子廟置書萬卷迎儒生李俊民為師以延四方來學者不五六十年學之士子以通經被選者百二十二人朝廷特命提舉本州學校事

成宗大德八年增置國子生二百員

是年冬定國子生蒙古色目漢人三歲各貢一人十年二月營國子學於文宣王廟西偏

定國子生蒙古色目漢人三歲各貢二人

武宗舉其功四年親定國子生額為三百人增陪堂生二十人立國子試貢法

仁宗延祐二年增置國子生百人陪堂生二十人歲貢伴讀四員用集賢學士趙孟頫禮部尚書元明善等所議國子學貢試之法更定之一曰陞齋等第六齋東西相向每齋員數不等每季考其所習經書課業及不遵規矩者以次迎陞二曰私試規矩本學實歷坐齋日週歲以上未嘗過犯者許令充試限

五

實歷坐齋三歲以上許充貢舉漢人私試孟月試經疑一道仲月試經義一道季月試策問表章詔誥內科一道辭理俱優為上等準一分理優解平為中等準半分每歲終通計其年積分至八分以上者充陞高等生員以四十名為額內蒙古色目各十名漢人二十名歲終試貢員不必備唯取賢才有試同闕少者以坐齋月日先後多少為定三曰黜罰科條應私試積分生員其有不事課業及一切違戾規矩者初罰一分再犯罰二分三犯除名應已補高等生員其有違戾規矩者初犯殿試一年再犯除名從學正錄糾舉之正錄知見而不糾舉者亦從本監議罰之應在學生員歲終實歷坐齋不滿半歲者除名除月

假外其餘皆假誼不准尋學正錄歲終通行考校應在學生員除蒙古色目別議外其餘漢人生員三年不能通一經及不肯勤學者勒令出學其餘青罰並依舊規

集賢脩撰虞集上學校議略曰師道立則善人多今天下教官猥以資格注授強加之諸生之上而名之曰師有司徒皆莫之信如是而望師道之立可乎為今之計莫若使守令自求經明行修之士身師導之以求其德化之及庶乎有所觀感也其次則操履近正確守經義師說為衆所服者又其次則取鄉貢至京師罷歸其議論文藝猶足以動人非若泛泛莫知根柢者及為考官謂同列曰聖經深遠非一人之見

至

可盡不必先有主意若先有主意則求賢之心狹而差自此始矣同列服其言故所取多得人焉

世祖至元中設書學算學中統中設醫學

教養全書卷之九

歷代學校考四

明初兩京及中都俱設國子監天下府州縣俱設儒學其後載中都國子監而各都司衛所亦設學

太祖洪武二年十月辛卯詔群縣立學校曰古昔帝王育人材正風俗莫先於學校自元入主中國汚染異夏學校廢弛人紀蕩然加以兵亂以來入習爭鬪鮮知禮義今朕統一天下復我中國先王之治宜大革風以興治道今雖內設國子監恐不足以盡延天下之俊其令天下郡縣並建學校以作養士黜師生月廩食米人六斗有司給與學官月俸有差學者專治一經以

禮樂射御書數設科分教務求實材頑不率者黜之

後復今日米一升魚肉鹽醢之類官給之

太學初設大本堂即命功臣子弟徐允恭等八從東宮親王講讀尋又令公侯伯承襲年幼者鄉國公常茂漸春便廉鐸等入大本堂讀書

三年定學校射儀

五年令年初公侯伯及武官子弟初承襲者皆入國子學肄業是時武官子弟由常氏而下益二百餘人

六年令今後一應文字只用散文不許為四六駢後學

八年春詔諭都御史曰惟政治在善俗善俗在教化教化行則

間可化為君子教化廢中才不免于小人近北方喪亂人鮮務學其邇太學諸生中年長學優者往往各郡分教使人務學而與才於是選林伯雲等三百六十人續食遺之而時給翰林院脩撰檢討為郡學官已復令按察司精考儒學官不稱者送部別調益重郡縣學如此

上創業初即行所在往往先詣學謁先師已乃視事

十四年登鵷鵠山見其下地平敞去市稍遠可營學堯然喜曰此天所藏以遺朕興一代學也命工部集百工構造而孔子廟建于學東上數臨視為位置規畫

十五年國子監成以儒士吳顯為國子監祭酒御義倫堂講尚

書大為謀洪範親及復開諭賜侍臣宴竟日而罷已命監中生月賜糧給其家勅禮部頒定國子監規條復手勅諸生言爾太學生務課恭謹固守所謂四非之目積日經旬踰歲月不變則賔入矣朕已勅禮部條陳警戒其勉倘無怠欽定學規嚴師弟子臨屬之禮務於整齊嚴肅以禮義相先學主理性明倫期于達用諸所為防非遏欲之道甚備而天下府州縣學亦具科條禁令立卧碑置明倫堂左

卧碑文

一今後府州縣生員若有大事干于己家者許父兄第姪具狀入官辨訴若非大事含情忍性毋輕至于公門

一生員之家父母賢智者少愚痴者多其父母賢智者自外入必有宗教之方子當受而無違斯孝行矣何愁不賢哉其父母愚痴者作為多非子既諍書得聖明知覺雖不精通實愚痴父母之幸獨生是若父母欲行非為子自外入或就內知則當再三懇告雖父母不從致身將及死地必欲告之使父母不陷于危亡斯孝行矣

一軍民一切利病並不許生員建言果有一切軍民利病之事許當該有司在野賢人有志壯士質樸農夫高賈技藝皆可言之諸人毋得阻當惟生員不許

一生員內有學優才瞻深明治體果治何經精通透徹年及

三十願出仕者許教陳王道講論治化述作文辭呈東本學教官考其所作果通性理連會其名為具呈提調正官然後親齎赴京奏開再行面試如果真才實學不待選舉即行錄用一為學之道自當尊敬先生凡有疑問及聽講說煩誠心聽受若先生講解未明亦當從容再問毋恃己長妄行辯難或置之不問有如此者終世不成

一為師長者當體先賢之道竭忠教訓以導愚蒙勤考其課無善懲惡毋致懈惰

一提調正官務在常加考校其有敦厚勤敏撫以進學懈怠不律愚頑狡詐以罪斥去使在學者皆為良善斯為稱職矣

一在野賢人君子果能練達治體敷陳王道有關政治得失軍民利病者許赴所在有司告給文引親齎赴京面奏如果可來即便施行不許生家實封入進

明一代所以養成士子全在不許建言其後終于迎前知有令厚饒月米一石

十六年以文淵閣學士宋訥為國子監祭酒勅諭之曰大學天下賢士所關禮義之所自出也自建學來歷選師傅以居迄今未臻其效蓋士習之難變歟抑師道之不立莫為變歟此朕所夙夜疚心者也卿宿學耆德茲特命為祭酒尚體朕志使諸生有成士習至變度國家有賴焉

初禮部奏增國子監生上曰楊雄言務學不如務求師師得人則材成不得其人庸生徒何益今民間俊秀可充選者甚衆而祭酒之人卿等其為朕勸采天下通今博士才德兼備足為人師者以名聞於是起致仕尚書侍郎及四輔官驛召致皆手勅署祭酒司業等官

訥性嚴重不妄言笑以矩矱自檢撫士恩威並至恒寢食堂兩不休沐私第諱切訓告不遺餘力上時時召與問對亦時時至太學臨觀一日上召問卿昨午點廟房色顏屬何也訥頓首言臣荷皇上恩厚今欲為國家效犬馬力進士昨生徒有造次步傾跌失容者皆臣不能教迪所致故靜自冠責上

嘉穀訥頓首問主臣犬馬臣勅息聖明何從知上曰朕欲時見卿念學事煩不暇為數數故遣工部卿像以來因出像示訥訥感泣頓首謝上念其老召其子麟侍養十八年助教金文徵疾其嚴與同鄉吏部尚書余煥謀逐之移文令致仕訥陛辭上驚問故遂勒得實誅煥與文徵專任訥至二十三年二月卒明年始用胡安國國子祭酒

上時時召儒臣便殿廣咨詢國學富李思迪馬懿絨不言上斥去每御太學思慮隆洽常詔大臣曰朕甚敬尊題諸生愚未悉吾意諸生入學曰久其令歸省賜二親帛各四端有妻孥者悉携以來月與粟錢務得其歡心勿惜有司貴他如保

息有堂訓視有醫賜予有特恩而師表有者令諸愛養至矣已惠國家文學之士不如古命擇弟子員簡美能文者得三十五人命學灋教之日程業課功嘗召國子生前曰雨等讀書暇一嘗習財矣乎對曰習之曰熟未對曰未也上曰古之學者文足以經邦武足以戡亂故能出入將相而社稷尊安今天下初平爾等當務學然武豈可忘哉詩曰文武吉甫萬邦為憲文武並用古之道也

上憐武臣子弟頑梗總總應不能升蜀命營國公李文忠兼領監事以益之

吏部書奏下舉人授教官上諭之曰教學之方未求速化

學為儒業必基于各士行千里必始于跬步但當勉循漸進若患遽苟且未得此而志欲非徒學者無益教者亦為徒勞矣爾等盛年雖職教當勉脩德自滿常見已不若人則所習益焉常見人不若己則業漸于下即百工盡然況于學乎上之留心教化如此

十八年諭武臣從朕定天下以功世祿其子弟長于富貴又以父兄爭殺解知學問且令讀書知古今識道理俟有成立然後命官庶幾得其實用也昔霍光功非不高身死未久而子孫橫肆卒致夷滅者不學故也郭子儀中興唐室功蓋天下位極人臣而心常謙退保全令名福及後嗣者識道理也今武臣子弟

六

但知習武事特患其在不學耳

二十四年令各處儒學每遇朔望有司官至日早詣學福廟行香師生出大門外迎接行禮畢請至明倫堂師生作揖教官侍坐生員東西序立講書提調官考課畢退師生復送至大門外四學其別廟行香師生不必隨行如春秋祭祀迎接詔旨師生仍依定例又令生員熟讀大誥律令歲貢時出題試之民間習讀大誥子弟亦令誦律又令教官人等務要依先聖先賢格言教誨後進使之成材以備任用敢有妄生異議惑後生乖其良心者誅其本身全家還發化外

二十五年定禮射書數之法一朝廷頒行經史律誥禮儀等書

生員務要熟讀精通以備科貢考試一遇朔望習射于射圃樹鵠置射位初三十步加至九十步每耦二人各執四矢以次相繼長官主射射畢中的飲三爵中末二爵一習書依名人法帖日五百字一製務在精通九章之法

二十七年令生員入學十年之上學無成效送部充吏其有成效及十年以下照次入學年月編次造冊解部以備取用其科舉歲貢亦照編次起送又令原膳十年之上學無成效增廣年二十之上不通義理者皆充吏其托故偽託革罷不應選者照卷追徵食過原膳還官米數實收開繳戶部知數本生送吏部充吏

七

二十九年令凡罷閑等項生員食糧年滿以偽託愚鈍等事革退者假父殘疾告回侍親者以畱戶技藝戶倉脚夫起取戶丁因而在京潛住者侍親親終及病痊制終不行入學者因愚鈍患病侍親等事經斷罷閑後以人材等項保舉為官者皆充吏不追糧凡在學讀書及在家丁憂病故者因父伯叔任軍別無親男坐名起取襲職者告單丁重役及父母年老侍親者因父為事代父起解問發充軍者父兄叔姪當軍戶內無丁告退者為手足殘疾耳目盲聾告退者為事充軍工役及以愚鈍犯法等故黜罷後為事充軍工役者為本支親屬極刑黜退者戶內軍故勘合生名勾補者皆免充吏不追糧

時高麗琉球西南諸夷皆遣子來學蓋前別造房屋之於時給衣物時又詔民間立社學延師儒以教子弟有司不得干預其經斷有過之人不許為師

成祖初改北平郡學為國子監

北雍規制正堂七間曰彝倫堂中一間列經亭學俱設座于此上懸勅諭五通東一間祭酒公座而南司業座而西堂前為霽臺臺南中為甬道前至太學門長四十三丈聖駕臨幸由之東西為坪諸生列班于此後堂三間東講堂三間西講堂三間樂房三間折而東為繩愆廳三間鼓房一間率性堂誠心堂崇志堂各十一間博士廳三間脩道堂正義堂廣業

堂慈如率性堂六堂乃諸生肄業之所東折而南為廊房九間門一間西亦如之太學三間門東勅諭碑一通洪武十五年申明學制一通洪武三年定學規碑一通洪武初年欽定永樂三年申明學規碑一通洪武十六年并十三年欽定廟學圖碑一通廟學規制地界四至丈尺畫勒焉正統十二年十一月初四日立外南東并亭一又東為持敬門以入廟自中少北為備門以通啓聖祠及典簿典籍掌饌倉庫之路祭酒東兩亦由此入西并亭一又西為退省號門自西少北為廣居門以為司業八廂及諸生入號之路墀內雜植槐柏共二十一株前為集賢門三間門前為通衢東西坊牌各一

題曰國子監蓋衢東西牌坊各一題曰成賢街彝倫堂後齋明所九間格致誠正號計三十七間嘉靖七年作敬一堂御製聖諭共碑七座前為大門題曰敬一之門祭酒廂房在亭東司業廂房在亭西會館堂一所在監東北土地祠五間在饌堂門之右典藉廳五間在饌堂門之左典簿廳三間掌饌廳五間退省號及廣居門之西為大地人智仁勇文行忠信規矩準繩紀綱法度九一十八號并退省房三連混堂淨房各一所

上諭禮部言我太祖高皇帝內設國子監外設府州縣學選師儒教育俊秀九後復設廣業堂諸生期待甚重比乃廢弛其申飭如舊

祭酒胡儼具洪武中所定學規以上上諭儼曰此學子科條抑法耳為師範者當正己為諸生先講學漸磨以養心淑身又惠天下士所為學言人人殊殊俗異政無統也論學士胡廣待講楊榮金幼孜曰五經四書皆聖賢精義妙道傳註外諸儒議論有發明者卿等其悉采增附其下宋月程張朱諸大儒所著書可羽翼六經者亦類聚成編務備精於是選朝臣及郡學官有文學者開局東華門禁倫光祿給饌廩等總其成書成賜名五經四書大全性理大全親製序文申聖人通治天下之意頒其書六部國子監及天下府州縣學勅盡心講究毋虛文會都陽儒士朱季友詣闕獻所著書毀束儒以自是上覽之怒曰此

儒之賊也。遣行人押赴饒州會同府州縣官聲其罪狀之悉焚所著書其彰示好惡端士習如此。

王圻曰國初太學生皆貢自郡邑選鄉學之秀彥者充之其後乃有各省鄉試舉人時進士之科未盛內而臺諫外而藩臬率以投諸太學生之成材者自制監重太學生成材者與天下賢士盡入苑羅於是內外重要之司皆歸進士而貢舉所稱監生者則有遺賢銓人高等不過授以省府幕僚郡佐州正而臺諫藩臬則必待其歷官有譽而後得之然亦千百而什一耳。

洪武二年擇國子試用之巡行列郡舉其職者緩事復命即

擢行省左右參政各道按察司僉事及知府等官六年轉罷科舉會有司察舉賢才必以德義為本文藝次之仍令吏部選國子生之成材者與所舉參用量材授主事給事中御史等官十九年命察酒司兼擇監生十餘人送吏部除按知州知縣等職二十四年選監生練達政體得方文等六百三十人入命行御史事備天下百司按牘其餘或擢授僉都御史或擢行省參政或擢監察御史郎中主事等官不一其人永樂中擢監察御史者一百五十人給事中者九十七人按察司一人副使僉事各二人蓋祖宗之作人如此宣德四年擢監察御史者二人自正統以後舉貢監生無復有授授

臺諫及藩臬長貳者景泰時開納馬之例而監選遂廢嘉靖八年建議復申三途並用之例於是監生漸為給事中舉監既微有監限漸為監察御史江陵相國亦一行焉然終不可復振矣。

仁宗即位詔吏部曰比年國子生中務實學者少因志趣卑下亦由師範失職而然今引選國子監官率循資所授不問學有道德老成之士謂太學何自今其慎選以充。

宣宗御製儒學箴言君國子民教之有育無教或淪于夷器使仰育建學俾教為教之方本乎師道清脩實踐正學博聞成已成物師道用尊為學之方體仁由義誦法周孔亦致文藝

土

化民成俗以善其鄉成德達才以資于邦本末備備用臻實效焉爾師生無忝學校。

英宗正統元年奏准各處添設按察司副使或僉事一員南北直隸監察御史各一員請勅專一提督學校。

十年令提學官遍諸所屬學校嚴加考試提督生徒學業務見實效有不職者禮部都察院堂上官詢察具奏罷黜。撫謙按提學未設之前升黜生員者學師之事也既設之後學師無權而升黜者提學之事也然提學所轄者一省勢不能人人而察其賢否不過程其文藝而已于是學宮為虛設而弟子亦不必生學矣然則學校之師當使御史察之但別

其人之貞邪教之興廢而不當與其學事斯可矣

先是國子監仍順天府學之舊百制未修士雜居營巷九年二月大學士李賢請修建國學廟學益嚴時而京祭酒皆得人北為李文忠時勉南為陳淳河嶺南有陳北李之稱時勉崇廉耻抑奔競別賢否為勸懲旦五鼓令起誦讀夜漏二鼓方聽寢時滿行省其劾情一時人士皆感奮興起太師英國公輔偕侯伯二十餘人至請告諸國子監聽講既至時勉令諸生各講五經一章譔罷燕飲酒諸侯伯咸讓坐惟英國公以舊年典祭酒抗禮餘皆列侍諸生雅歌投壺如古儀迨暮乃散蓋其風也敬宗力以師道自任嚴條教華舊習諸生于進學成德賢宗之

政肅于朝廷然是時王振用事時勉與之忤遂學有樹礙諸生行禮命去其枝振怒傳記令初于國子監前監生石大用上疏救之曰民生于三事之如一惟其所在則致死焉時勉年踰七十乞容臣代極以全師生之義乃免國求即傳而使使人得之至此已之變有由未矣敬宗入觀至京振托侍周忱請與相見敬宗曰某忝為人師表而求謁中貴他日無以見諸生振乃致書幣求書程子四箴敬宗走筆為書之而及其幣不與相見

十四年令生員有犯該條充吏者原贖免進糧米若犯受賄奸盜冒籍宿娼居喪娶妻事理重者而直隸發充國子監膳夫各布政司元郭正儒學膳夫齋夫滿日原籍為民庫膳仍進庫

米

景泰元年令納粟幼馬進入太學以天子蒙塵故也

天順六年復設各處提督學校官以景泰各賜勅諭

一學者讀書貴乎知而能行先將聖賢經書熟讀背誦牢記不忘却從師友講解明白俾得聖賢言語體而行之教尚孝弟忠信禮義廉恥之行不許徒務口耳之學將來朝廷選用與才任用

一為學工夫必收其放心主敬窮理毋得自恭間斷其于脩己治人三方義理公私之辨須要體認精切庶幾趨向不差他日出仕方能顧惜名節事業可觀

一習學舉業亦窮理之事果能精通四書本經便會行文有等生徒不肯實下工夫惟誦舊文意圖使後出身今宜痛革此弊其所作四書經義策論等文務要典實平順說理詳明不許浮誇怪誕至于習字亦須端楷底不帶教養之意

一學校無成皆由師道不立今之教官墮落不齊先須察其德行考其文學果所行所學皆善須禮待之若一次考廢學問疎淺及怠于訓誨者姑戒勸之令其進學改過若再考無進不改送吏部別用其貪淫不尚實跡彰聞不必考其文學即送按察司直隸巡按御史問理吏部選有學者補其缺

一師生每日坐齋讀書及日逐會解有司與齊大膳夫府學膳夫四名齊夫八名州學膳夫三名齊夫六名縣學膳夫二名齊夫四名不許違誤缺役

一生員考試不請文理者原贖十年以上發附近去處充吏六年以上發本處充吏增廣十年以上發本處充吏六年以上罷斥為民未及六年者量加決罰勉勵進學

一生員之家並依洪武年間例除本身外戶內優免二丁差役有司務要遵行不許故違

一凡巡視學校水路乘驛舟陸路乘馬仍于本司帶書吏一名隨行陸路與官驢俱支庫給

五

一府州縣提調官員宜嚴束生徒不許出外遊蕩為非孔學內殿堂齋房等處損壞即辦料量工脩理若恃有提督憲職將學校中一切合行之事推故不行用心整理量加決罰懲戒

一所過之處遇有軍民利病及不才官吏貪酷害人事干奉請者從實奏聞

一本職專督學校不理刑名如有軍民人等訴告冤枉等事許受辭狀輕則發下所在有司問理重則送按察司直隸送巡按御史提問

一科舉本古者鄉舉里選之法今南北所取舉人名數已有

定制近年奔競之徒利他處學者寡少往往投充增廣生員詐冒鄉貫隱蔽過恩一舉應試所在教官使役以為己功其弊滋甚今後不許違者聽本職及提調科舉官監試官今開

一布政司按察司官及巡按御史不許侵越提督者職事若以公事至府州縣亦當勉勵師生勤力學業不許推故不理若提督官行止不端許巡按監察御史指實奏聞

一所轄境內遇有衛所學校一體提調整理武職子弟悉令其習讀武經七書百將傳及操習武藝其中有能習業業者亦聽科舉

五

一各處歲貢生員照例將食糧年深者嚴加考試不必會官如果年深不堪充貢就便照例罷黜却以次者充務要通曉文理方許赴送赴部

一應增廣生員已有定額應騰有缺于增廣內考選舉間優等者幫補增廣有缺于本處官員軍民之家選擇資望聰敏人物俊秀子弟充補不許聽信有司及學官徇私作弊若有額外之數須嚴加考選通曉文義者存留待闕不許將不堪者一舉存留縣選差徇

一古者鄉閭里巷莫不有學即今社學是也是提督去處即今有司每鄉里俱設社學擇立師範明設教條以教人之

子弟年一考校擇取勤劬仍免為師之人差
一師主於學校一切事務並要遵依洪武間例行不許故
違

世宗時大學士桂萼疏奏脩明學校畧曰臣聞先王之教其民
也因天地之性順人物之生分土授職統之于鄉州黨族閭里
而導之以孝友睦婣任恤故士不出於畝畝而行不外于農
管敬仲曰農之子恒為農野處而不離其耆民之能為士者必
足賴此之謂也漢書曰餘子遣入序室所謂餘子父在則子餘
兄在則弟餘故天下生員皆名子弟其職在出孝入弟而所以
教之者莫切于出作入息之期後世岐教養之政而二之教者

不知養養者不知教以致學校之弊考德行不求之鄉黨談經
之謬分司徒以屬之冬官故一登講堂永恥民事有父兄荷蓁
望而子弟衣輕裘兄違官貴人疎然起敬見朋手足雖至親
赧然視之是雖冠服士人言論道法而其孝友之實蕩然之人
不若矣此風俗之所以日下也乞勅諭提督學校官教本抑求
進農民之秀重居紳之行凡入學生徒必求子弟皆知稼穡有
孝弟實行者取之每于考校後咨訪黨鄰長老如古所謂孝弟
力田者量賞賜以風之設楷行簿付之里老書其敬敏任恤條
報其善行旌異之其鄉行玷缺者還人不許入序貢舉不以應
科而命府州縣教官集諸生為會尋繹大旨不得破碎擬題以

壞經義為有自得錄冊端高之次將倫理問事未盡分若所遺
不如意者務盡心高處如此將不出畝畝之中鄉序之內而駁
駁然有復古之漸矣

竊讀按此說言之甚美而行之無弊自世之季也命在位者
保舉尚且有受當塗之囑托者命在位者糾察尚且有畏勢
要而歛避者況以里老何人而使稽生員之行凡生員非貴
家之兒即素封之子其於里老直隸僕呼之而欲其條報焉
惡難哉

至學禁文字士子所賴以發身者固不待督責而自勸者矣然
其業之也粗解章句輒決裂經傳擬題講文競為浮華駁誕之

言以奪有司之目是則雖名士人其設心與墮斷之徒何異放
心至此尚何望其讀書窮理以求見聖賢之心法也哉必令申
學官務戒諸生一洗此習先閉門靜坐整齊肅然然後以先儒
讀書法取聖賢經書熟讀而深思之體認深至而後已又小學
之教本古庠序以明教孝以行禮而視化春民畢出在野冬舉
入于邑餘子舉入第室學六甲五方書計之事非獨教之將有
以養之也非獨養其德性亦將養其身體固其壽命而聖賢其
血脈也故聲音以養其耳采色以養其目降登疾徐以養其血
脈今之教者嚴課程急記誦以傷其魂強所不能苦其思索以
傷其魄而教與養胥病矣臣治縣時聞義倉之右廢寺陳地南

此數百步有餘建為學舍左右相向中設四堂前後為門左右為塾以萬實長老二人平旦坐左右塾序行道出入每食時至日夕亦如之次為習禮堂中繪陳祥道楊復所撰禮圖立一師掌之諸童進學即率先生習升降揖坐立之節隨授一圖指示壁畫令其通曉問令展習以辨難服又次為句讀堂內榜管氏字子城亦列數圖示之曰誦一圖次以孝經小學教之句讀令其粗熟為誦說大義約之入身又次為書算堂榜六書法每日止教一兩字即以回方上下自一至十若干支等名數授之又次為聽樂堂內置鼓鼙笙瑟投壺詩章弓矢禮樂之器或教以鼓節或教以歌詩或擊魯辭鼓之半以習投壺或擊魯辭

大

鼓之全以習射儀四堂過而曰示且脯笑自聽樂堂復之書算以次至句讀至習禮皆暑復舊業復于門左右塾以次序出如此則家無子弟之憂而子弟得養其德性養其血脈養其耳目心志而非僻之干無自而入于以端養正之本而復古與禮萬曆三年換給提學勅諭時以附學增置巡勸嚴加澄汰童子擇三場俱通者始收入學大府不過二十人大州縣不過十五人如地方乏才即四五名亦不為少

天順時學校未壞故勅諭所言亦簡至萬曆時習氣大變于是有囑托公事捏造歌謠與減詞訟之禁有出入衙門糾眾扛幫罵罵官長之禁有提學官校文代委提帶文卷別處發

禁招邀詩朋酒友遊玩山水致啓傳門之禁又于時陽明王氏門人各處聚徒講學頗有放恣不謹聞說受賄者當事惡之故勅諭有一條即曰聖賢以經術重刻國家以經術作人若能體認經書講明學問何必又標門戶聚黨空談今後各詞學官督率教官生儒務將平昔所習經書義理着實講求躬行實踐以需他日之用不許初書院群聚徒黨及號召地方遊食無行之徒空談廢業因而啓奔競之門開請托之路違者提學官聽巡按御史劾奏游食人拿問解發按聚黨空談之說蓋因良知之教源不講實經史聚眾無益然在學校之中果得師作人此禁固當若官商鞠為國疏而聚講又有

九

厲禁必使國郡之間但工料舉之文而不闕義理之學非有國之福也

十一斗題准人才衆多地方就試人衆許酌量增取但不許徇私過濫自後逐年稍增至崇禎間大縣有一考取百三十人者矣

自國學有納粟納馬之例有進無退而國學廢矣由郡縣學進黜之權一歸于提學學生員無所求于學師又增廣附學日衆并廣膳亦不復生學而郡縣學廢矣生員不復生學學師無歸知其行履其優行錄取其交之厚者劣行祇憑于胥役之密訐而勸懲廢矣自學術之變文之平叙改為峻厲不

讀經史漸致空疎腐爛而文體廢矣觀一代學校之興廢可以知治體矣

有明學校之教善矣而立師之法未精今按教人宜立三師焉一曰司成一曰司業一曰司儀妙選之於郡縣令進賢者受上賞拔其尤賢者為之師司成必以德行為師生之表率其德曰仁曰義曰禮曰智曰信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肅其行曰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衆善咸備者方可居之司業之德神明衆經博通群經力行不怠教誨不倦者方可居之司儀之德九容自然六儀無忒聲律身度視民不忤者方可居之若未得其

平

人且可用為試官驗其實賢而後即真司業教之以詩書司儀教之以禮樂且以千二百人為率司業司儀之下各有博士分教之且用二十四人司業所屬如經書曆律之類一經一藝皆分師授業年要其成司儀所屬如喪祭飲射琴瑟鐘鼓之類博士能教之而司儀能領其大綱亦皆分師授業做周制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不必盡定但是大寒大暑不必教以禮樂耳至德行則司業司儀以特祭之上於司成司成詳察而進退之三者得其實則人才皆可用矣至於在學肄業混為一所則不專不靜游談廢業當各居一室不得相亂一室別為一垣中方二丈半為天井半為坐房

房口置一戶一圓小窓以通飲食戶東出房南向房盡夜皆鎖其匙歲華博士處一博士教五十人一宿夫役一生桑起送而水梳洗後赴司儀博士處會食一堂共五十人食畢赴司業博士處講經講畢聽問單聽諸友自相詰問問已歸房凡出會入房皆司儀博士臨視聽講歸房則司業之博士臨視一日三次會食午飯即領下午點心下午進問一次齋夫送茶房東西南北皆如穿心十字用更夫夜巡司成每夜隨點一宮巡視更餘學三師或自出一視之凡有系學規者以輕重科罪疾病者聽父兄入視學師同醫視之病重家近者聽歸家遠移別房養視唯習禮樂之時令五十人名肄于

至

一堂或司成舍而肄之于堂上則分舍之際然有條矣博士以其成業者上于司業以其成儀者上於司儀則博士所教之善否亦可得而悉察之矣但博士所教之業必授于司業所肄之儀必定於司儀月朔月半聽至大司業大司儀處剪髮不得濫問○按安石三舍之法先儒謂其以利誘學者然觀有明監生不次擢用故太學自盛其後進取移于科舉則莫有向學者黜陟不行而人自化豈可望之後世哉○宋三舍之法外舍升內舍內舍升上舍上舍試中方擇禍余不置此但全學者一經一藝明習棚于禮樂之儀便可與仕有不願仕而更習一經者另與一師升之內舍通數經而不由

畫志在精通五經諸藝者升上舍大司業視校之學成之後更與大用而大司成又時擇學業成就清醇穎敏敦厚者與論德性精微變理化育之道○非頒行之書不得在學宮以娼優入學者嚴以重辟○吳氏能政齊漫錄曰政和四年臣條上言欲望應見任教授不得為人撰書落簡懷樂語之類庶幾日力有餘辦舉職事以副陛下責任師儒之意奉聖旨依嘗聞陳瑩中初任穎昌教官時韓持國為守開宴用樂語左右以舊例必教授為之今因命陳瑩曰朝廷師儒之官不當撰俳優之文持國遂薦諸朝不以為忤搢紳按此法尤宜申飭凡學宮之中送往迎來受刺答拜皆宜禁也○教官不當自吏部選當使郡縣各以禮聘其師之為善太學諸生當令郡縣選十五以上三十五以下無過人資質穎敏敦厚者貢之

歷代教養全書卷之十

治官考一

乞典乃命義和教者吳天爵象日月星辰教授人時分命義仲和仲申命義叔和叔

此時人世官之始

舜立德升聞乃命以位慎徽五典五典克從納於百揆百揆時叙賓於四門四門穆穆納於大猷烈風雷雨弗迷

此選官之始唯禹自司空作百揆授於皋陶諸臣皆終身一官

皋陶曰寬而栗柔而立恭而敬而敬而後直而溫而廉

剛而塞強而義彰厥有常吉哉日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日嚴祗敬六德亮采有邦翕受敷施九德咸事俊乂在官百僚師師百工惟時撫于五辰庶績其凝

按唐虞以九德命官然其用之也必疇咨而舉之食允交讓而後任之久任而明試陞考之三考而黜陟之此萬世官人之準也

教養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

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

高書德懋懋官功懋懋賞

罔書建官唯賢位事唯能

周官唯周王撫萬邦延侯甸曰征弗廷維此民六服群辟周
不承德歸于宗周堂正治官王曰若皆大猷制治于未亂保邦
于未危曰應虞稽古建官惟百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
應政惟和萬國咸寧夏官惟百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
惟其人令予小子祗勤于德夙夜不逮仰惟前代時若訓迪厥
官立太師太傅太保惟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官不必備
惟其人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公貳公弘化宣亮天地弼予一人
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擾兆民宗伯
掌邦禮治神人和上下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國司寇掌邦
禁詰姦惡刑暴亂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六卿分職各率

二

其屬以倡九牧阜成兆民

推賢讓能處官乃和不和政施舉能其官唯爾之能稱匪其人
惟爾不任

王制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于王而定其論論定
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

周禮大冢宰以八法治官府一曰官屬以舉邦治二曰官職以
辨邦治三曰官聯以會官治四曰官常以聽官治五曰官成以
經邦治六曰官灋以正邦治七曰官刑以糾邦治八曰官計以
弊邦治以八柄詔王馭群臣一曰爵以馭其貴二曰祿以馭其
富三曰予以馭其幸四曰置以馭其行五曰生以馭其福六曰

奪以馭其貧七曰廢以馭其罪八曰誅以馭其過貴終則令百
官府各正其治受其會聽其政事而詔三廢置三歲則大計群
吏之治而誅賞之

小宰以聽官府之六計辨群吏之治一曰廉善二曰廉能三
曰廉敬四曰廉正五曰廉法六曰廉辨

府終則令群吏致事正歲帥治官之屬而觀治象之法狃以木
鐸曰不用法者國有常刑司寇徒小

司士掌群臣之版以治其天冬歲墜下其猶益之數辨其年歲
與其貴賤用知邦國卿家縣鄙之數卿大夫士庶子之數以詔
三治以德詔爵以功詔祿以能詔事以久奠食唯賜無常

三

洪範曰凡厥正人既富方教汝弗能使有好于而暗家時人斯
其幸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

蔡沈曰在官之人有祿可仰然後可責其為善陳祿不繼衣
食不給不能使其和好于爾家則是人將陷于罪矣矣

楊疏按下三句意謂入官之人始不養其廉至于敗德喪
檢則後雖加之祿賜徒足以為害于國家而無補矣

漢制凡郡國之官非傳相其他既自署置又調僚屬及部人之
賢者舉為秀才廉吏而貢于王庭後拜為郎居三署無常員或
至千人屬光祿勳故卿校牧守居閑待詔或郡國貢送公車徵
起悉在焉光祿勳復于三署中銓舉郎中歲舉秀才廉吏出為
他官以補闕員

郡縣守相之高第者然後為二十石二千石之有治行若然後為九卿九卿之稱職者然後為御史大夫以至為相

郡守治最者入試守三輔滿歲為真

武帝時董仲舒對策曰古所謂功者以任官稱職為差非謂積日累久也故小材雖累日不離於小官賢材雖未久不害為輔佐是以有司竭力盡知務治其業而以赴功今則不然累日以取貴積久以致官是以廉恥賢能賢不肖渾散未得其真

丘濬曰仲舒所謂累日積久以為功是即周官司士以久奠食者也然司士詔王必先之以德詔爵以功詔祿以能詔事

四

而後及于以久奠食焉後世則不復考其德功與能惟以日月先後為斷是則古人所以詔王者有三而今世僅用其一也是用人任官而欲其廉恥不負職賢不肖不混淆難矣然則天下之大官職之多美惡千萬不繼以歲月而欲一一別其稱否其道何繇曰立為考校之法就積日累久之中而分德功與能之目常才則備夫一定之資異材則有不次之擢則人知所興起莫不竭力盡知以赴功矣

漢法以六條察二千石歲終奏事舉殿最

郡守辟除令長得自課策刺史得課郡國守相而丞相御史得

雜考郡國之計畫天子則受丞相之要

丘濬曰漢考課之法史所不載惟歲竟丞相課其殿最奉行賞罰見于兩宮傳尹翁歸為扶風直賊課常為三輔最韓延壽為東郡太守斷獄太威為天下最陳萬年鄭昌皆以守相高第入為右扶風義縱朱博皆以縣令高第入為長安令散

見于各人之傳由是以觀其一代考課之典必有成法可知矣史記以尹翁歸為扶風直賊課常為三輔最韓延壽為東郡太守斷獄太威為天下最陳萬年鄭昌皆以守相高第入為右扶風義縱朱博皆以縣令高第入為長安令散

宣帝始親政事自丞相以下各奉職奏事以傳奏其言考試功能侍中尚書功勞當遷及有異善厚加賞賜二千石有治理効輒以璽書勉勵公卿闕則選諸所表以次用之

地節二年詔令郡國歲上條因以按督若瘞死者所坐各縣爵

五

里丞相御史課殿最聞

黃龍元年詔上計簿具文而已務為欺諛以避其課三公不以為意朕將何任御史察計簿疑非實者按之使真偽相亂宣帝詔曰吏不廉平則治道衰今小吏皆勤事而俸祿薄欲其毋侵漁百姓難矣其益吏百石以下俸十五

元帝時京房言古帝王以功舉賢則萬化成瑞應著末世以毀譽取人故功業廢而致災異宜令百官各試其功災異可息詔使房作其事房奏考功課吏法上令公卿朝臣會房會議宣室皆以房言繁碎今上下相伺不可許上意嚮之時部刺史奏事京師上召見諸刺史令房曉以課事刺史便以為不可行唯御

史大夫卿弘光祿大夫周堪初言不可後善之上舍房上弟子
曉知考功課吏事者欲試用之房上中郎任良延平願以為刺
史試考功法臣得通籍殿中為奏事以防察石顯孔光宗
皆疾房欲遠之建言宜試以房為郡守上乃以房為魏郡太守
秩八百石房得以考功法治郡房自請願無偏刺史得除用他
郡人自第吏十石以下歲竟奏傳奏事天子許焉房去月餘為
顯等所譖下獄坐死

馬端臨曰考課之法漢行之久矣今房始以是為言而帝善
之則其所陳必有異乎人者史文不詳無以訂其得失但既
曰考試則必黜陟明立為一定之法使一皆可行又必上

下之間體統相維而後可以舉行今房欲使其弟子二人為
刺史而已居中通籍為其奏事以防壅塞及其為太守則又
請無屬刺史則是以考課之法為其一家之學而他人皆不
能行且已欲自課第吏十石以下而不欲刺史課已則體統
隳矣此所以求謹賊之口而殺其身也按房之見雖不固
不肖本奇而房別為一法欲以
師弟子行之雖無石顯然亦必敗
元帝永光元年詔丞相御史舉賢朴淳厚謙遜節儉有行者光
祿歲以此科舉郎從官

成帝建始四年始置常侍曹尚書一人主公卿二十石曹尚書
一人掌郡國而選曹之制遂始於此

漢組有累日續久之法而張釋之十年不說楊雄三世不仕
官蓋未嘗有資格之拘也

東漢之制選舉於郡國屬功曹於公府屬東西曹於天臺屬更
曹尚書亦曰選部

太尉掌四方兵事功曹歲盡即奏其殿最而行賞罰司徒掌人
民事功課歲盡則奏其殿最而行賞罰司空掌水土事功課歲
盡則奏其殿最而行賞罰是時用陽守李忠以整田增
舊制州
牧奏二十石長吏不任位者事皆下三公三公遣掾吏按驗然
後黜退光武時用明察不復委任三府而權歸刺史朱浮
上疏曰陛下不用舊典信刺舉之官黜賜鞠之任至于有所教

委便加退免覆案不關三府罪譴不蒙澄察陛下以使若為腹
心使者以從事為耳目是謂尚書之平決于百石之吏故群下
苛烈各自為能策以私情容長憎愛故有罪者心不厭服無咎
者坐被空文非所以經盛衰貽後王也

光武十二年詔三公舉茂材各一人廉吏各一人左右將軍歲
舉廉吏各二人光祿歲舉郎茂材四行元行見末各一人廉吏
三人中二千石歲舉廉吏一人監御史司隸州牧歲舉茂材各
一人改前漢常侍曹尚書為吏部尚書其所進用加以歲月先
後之次又詔三公以四科辟召四科見
選舉

光祿歲舉三署郎以高功久次才德尤異者為茂材四行係

舊制

時詔增百官俸十石以上減于西京舊制六百石以下增于舊

明帝永元九年令司隸校尉部刺史歲上墨綬長吏視事三歲

以上理狀尤異者各一人與計僦上及尤不改理者以聞

章帝時詔復用前漢丞相故事以四科辟士凡所舉士先試之

八

以職乃得充選其德行尤異不宜試職者疏於他狀舉非人兼

不舉者罪

和帝永光五年詔曰選舉良材為政之本科別行能必由鄉曲

而郡縣舉吏不加簡擇故先帝明敕在所試之以職乃得充選

又德行尤異不須經職者別著狀上而宣布以來出入九年二

十石曾不承奉恣心從好司隸刺史詔無糾察今新蒙敕令

且復申教後有犯者顯其罰在位不以選舉為憂對察不以

發覺為務非揚州郡是以庶官非人下民被傷由法不行故

也

安帝永初二年詔王主官屬墨綬下至郎謁者其經明任博士

居鄉里有廉清孝順之稱國相歲移名與計僦上尚書公府通

調令得外補

時三公任輕陳忠上疏曰今之三公雖當其名而無其實選

舉誅賞一由尚書尚書見任重于三公

順帝陽嘉元年詔以選舉不實官非其人今刺史二千石之選

歸任三公

其簡叙先後情數高下歲月之次文武之五

務宜嚴實

二年郎額上疏言選舉帝使使對尚書對曰今選舉皆歸

三公非有周召之才而當責任之重每用選有振舉之振屬

公府門巷賓客填集送去迎來財貨無已其當選者親相調

劑各遣子弟充塞道路開長姦門與致浮偽非所謂率由舊

章尚書職在機衡宮禁嚴密私曲之意差不得通偏黨之思

或無所用選舉之任不如還在機密

馬端臨曰自光武不任三公事歸臺閣故選舉之任亦在

尚書今陳忠之說如彼而郎額之說如此要之三公與尚書

均是人也得其人則皆能舉賢失其人則不免徇私苟欲徇

私則何所不至而謂其職在機衡宮禁嚴密私意不得通疎

九

顧錫除近禁無拘三五以差服中書奏不省

靈帝時呂強上言舊典選舉率任三府三府有選舉議據屬治其行狀度其器能受試任用責以成功若無可察然後付之尚書奏勅請下廷尉覆案虛實行其誅罰今但任尚書或復敷用如是三公得免選舉之負尚書亦復不坐責實無歸豈肯空自勞苦乎

曹公初建魏府以毛玠崔琰為東曹掾吏銓衡人物選用先尚勳儉於是天下士人皆砥礪名節務從約損和洽言于公曰天下大器在位與人不可以一節檢也儉素過中自以處身則可以此格物所失或多今朝廷之供吏有若新衣乘好車者不謂

十

之廉潔至令士大夫故汙辱其衣蓋其與服朝府大吏或自挈查殮以入官寺夫立教觀俗資肅中肅為可繼也今崇一槩難堪之行以檢殊途勉而為之心有疲瘁古之大教務在通人情而已凡激說之行則容偽矣

漢諸葛亮東政惡惡舉善量能授任不計資叙時捷為郡守李嚴以楊洪為功曹嚴未去捷為而洪以才能已為蜀郡守洪門下書佐何祗有才兼洪未去郡而祗已為廣漢郡守

魏明帝時以士人毀稱是非混雜難辨時行九遂令散騎常侍劉邵作都官考課之法七十二條考覈百官其略欲使州郡考士必由四科皆有効然後察舉或辟公府為親人長吏轉以功

次補郡守者或就缺而補則為至手公卿之內職大臣率有

之事下三府是時大議考課之制散騎黃門侍郎杜恕以為用不盡其人雖文具無益上疏曰考課則試以功三考黜陟帝王之盛制也臣聞六代而考績之法不著關七聖而課試之要未立臣誠以為其法可粗依其詳雖備舉故也語曰世有亂人而無亂法若使法可專任在唐虞可不須搜契之佐殷周無負伊呂之輔矣今奏考功者陳周漢之云為擬京房之本旨可謂明考課之要矣於崇揖讓之以興濟濟之理臣以為未盡善也古之三公坐而論道內職大臣納言補闕無善不記無過不舉且天下至大萬端至眾誠非一明所能徧照故君為元首臣為股肱

土

明一體相資而成也後考課竟不行

時俗用浮靡逐相標目而夏後諸葛何邵之儔有四體八達之稱提立敷深所嫉之詔吏部尚書盧毓曰選舉勿取有名名如畫地作餅不可咬也毓對曰名不足以致異人而可以得常士常士畏敬慕善然後有名非所當嫉也愚臣既不足以識異人又主者止以循名索常為職但當有以驗其後耳古者教養以宣明試以功今考績之法廢而以謹譽為進退故立偽渾雜虛實相蒙親主納其言乃詔邵作考課法司馬光曰公明者心也功狀者迹也已之心不能治而以考人之迹不亦難乎論議持經者風俗清濁無不察考課得行亦當略有所補故益論其實則課治狀不若

實事求是 教其民則
初衛孫典選舉將濟道之書曰漢祖遇亡虜為上將周文拔

漁父為太師布衣所養可登三公何必守文試而後用珠曰
子欲同牧野于成康俞衡絕于文景終不經之舉開拔奇之
津將使天下馳騁而起矣

其後士人多務進趨離選道缺則避著舉讓論以矯之其略
曰古聖王之化天下所以貴讓者欲以出賢才息爭競也夫
人情莫不皆欲己之賢故勸令讓賢以自明故讓道與賢能
之人不求而自至矣至公之舉自立矣百官具任為百官之
副亦先具矣一官缺擇衆官所讓最多者而用之審之選也

主

在朝之士相讓于上下皆化之推賢讓能之風從此生矣為
一國之所讓則一國士也天下所共推則天下士也推讓之
風行則賢不肖殊矣故非時揚之賢也時不貴讓一人有先
衆之稱毀必隨之名不得成使之然也雖金襍契復有亦不
能全其名矣能否混雜優劣不分士無素定之價官職有缺
任選之吏不知用但按官次而舉之同才之人先用者非賢
家之子則必為勢家者之所念也非能獨賢因其先用之賢
而選之無已不勝其任之病發矣夫在官之人雖誰有凡根
之材其中賢明者亦多矣豈可謂皆不知讓賢為貴耶直以
時皆不讓習以成俗故不為耳人臣初除皆通表上聞名之

謝章所由來尚稱謝章之本意欲進賢能以謝國恩也昔
以為為司空尚拜稱前讓于親製及車陶拉讓能羅伯夷讓
幾龍讓虞之時舉官初除莫不皆讓也謝章之義蓋取于此
季代不能讓賢虛謝見用之恩而已相承不讓習俗之失也
夫叔用之官得通表章其讓賢推能乃通其意不能有所讓
徒得簡絕者皆絕不通剛人臣初除各思推賢能而讓之矣
讓文付主者掌之三司有缺擇三司所讓最多者而用之此
為一公調一公已先選之矣且主選之吏不必任公而選三
公不如令三公自共選一公之為詳也推之四征尚書郡守
皆然夫衆官百郡之讓與主者停執而選不可同歲而論也

主

賢愚皆讓百姓耳目盡為國耳目夫人情爭則欲毀己所不
如讓則競推于勝已故代爭則毀譽交錯優劣不分難得而
讓也貴讓則賢智明出能否之美惡歷相次不可得而亂也
當此時也能退身脩己者多矣雖賢智欲守貧賤不可得也
馳驚進取而欲人見讓指却而求前矣夫如此愚智皆知
進身求通非獨之于己則無由進浮聲虛論不禁而自止
矣

撫讓按此真舉人之要術然其中亦有大義如王莽之傾身
下士選衆取名迫于朋黨不得已而衆相推讓者要使讓賢
之表密封投匭不許宣言人君深察其讓之多者辟以歲月

試以功能而後用之及其用之也終不明言為某人所讓如此則明黨之患息與論之弊上聞而真才得矣

齊王嘉平初夏侯玄請使官長各考其為能否而中正則惟考行跡

晉依魏氏九品之制內官吏部尚書司徒左長史外官州有大中正郡國有小中正皆掌選舉凡吏部選用必下中正徵其人若及祖父官名

山濤為吏部尚書再居職共十有餘年每一官缺輒啓擬數人詔旨有所向然後顯奏隨帝意所欲為先故帝之所用或非舉首衆情不察以濤輕重任意或謂之於帝帝手詔戒濤

古

曰夫用人惟才不遺疎遠舉天下便化之而濤行之自若一年之後衆情乃寢濤所奏甄拔人物各為題曰時嶽山公隆事有曰侍中彭權選當選代按雍州刺史郭奕高簡有雅量在朝廷足以肅正左右衛將軍王濟才高美茂後來之冠此二人誠顧問之方聖意倘惜濟主兵者驍騎將軍荀悅智器明敏共典宿衛終不減濟博士徐酒度純強正有學義亦堪此選國學知建王荀已亡絕能其事宜當小留荀立其制不當更兩有當聖旨者否又尚書令缺宜得其人征南大將軍祜雖義立政可以肅整朝廷又云有疾苦者大將軍雖不整正須筋力戎馬間猶得健者征北太將軍璠與正靜

一中書監荀勗連線事物三者皆人房不當有可參舉者否蓋其所處分者內則要地外則方面當時尚書權任之重如此王戎繼領吏部始為甲午制凡選舉皆先治百姓然後授用然居職未恭即為泰選送故迎新相聖道為司隸傳咸勅奏賴典與郭連姻竟得不坐與時浮沉戶調門選而已然亦有知人之鑒族第數每候戎戎輒托疾不見數後果為逆

時九品中正之法漸微遂計官資以定品格其所謂品之高下既已不實而又以居鄉之品繫居官之狀益疎矣

武帝泰始初務崇理本詔河南尹杜預為黜陟之課其奏略曰

五

臣聞上古之政因循自然虛己委誠而信順之道應神感心通而天下之理得逮至漢魏漸散彰美顯惡設官分職以領將祿私宣六典以詳考察然猶倚明哲之輔建忠貞之司使名不可越功而擢美功不得後名而擢隱皆時時博詢數納以言及至末代疑諸心而信耳目疑耳目而信簡書簡書愈繁官乃愈備法令滋章巧飾彌多昔漢之刺史亦歲終奏事不制詳而清濁相舉魏氏考課即京房之遺意其文可謂至密然由于累細以逮其體故歷代不能通也豈若申唐堯之舊去密就簡則簡而易從也夫重實物理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去人而任法則以傷理今莫若委任建官各考所統在官一年以後每歲書優者一

人為上第者一人為下第因計偕以名聞如此六載主者應集錄案其六歲處優舉者超用之六歲處劣者奏免之其優多劣少者叙用之其劣多優少者左遷之以士君子之心相處未有官故六年六黜清能六進否者也監司將亦隨而彈之若令上下公相容過此為清議大類亦無取于黜陟也

穆帝時家官漸多而遷徙每速廷尉王彪上議有曰職事之脩在于省官朝風之澄在于并職官省則選清而得久職并則更簡而俗靜選清則勝人久于其事事久則中才猶足有成

後魏孝文帝太和中和三載一考考即黜陟各令當曹考優劣為三等六品以下尚書重問五品以朕時親與公卿論其善惡

夫

上上者遷下下者黜中中者守本任其時否臧必舉賞罰大行其薄賞者猶錫車馬焉服以申獎勵後帝謂尚書等曰卿等在任年密二周未嘗進一賢退一不肖此二事罪之大者謂錄尚書最近尉卿廣陵王羽曰汝居樞端之任在職以來功勤之績不聞于朝阿黨之音頻于朕聰今出汝錄尚書廷尉但居特進太保自尚書令僕射以下凡黜退二十餘人皆略舉遠聞諸如此黜官者令一年之後任官如初

宣武帝行考陟之法令任事上中者三年升一階散官上第者四年登一級高陽王雍表曰檢散官之人非才皆劣稱事之輩未必忠賢又散官在道一帖成尤街使憑失差毫即坐微細所

連不以事開優之節慶之奏不以祿微加賞罪殺之罰未殊任事考陟之機雖許不苛書而不注後嗣何觀徐州刺史蕭寶雲又論曰方今守令職任非輕反考課悉以六評為程既而限滿代還復經六年而叙是則歲十二始得一階於東西兩省文武開職公府散位無事冗官或數旬方應一置或強制止于暫朝及其考日更得四年為限是則一紀之內便登三級以實勞勩任而連貴之路至難此以散位重名而升陟之方甚易何內外之相懸今學簿之如是

若明帝神龜二年以崔亮為吏部尚書立停年格後魏州郡皆有中正掌選舉每以季月與吏部鈐擇可否是年冀州大中正

右

張曠之子仲瑞上封事求鈐削選格排抑武人不使豫清品於是武夫憤怨羽林虎賁十餘人焚曠茅糞及其子始均仲瑞重傷走免詔斬其兇強者八人餘大赦以安之曠太后乃命武官得依資入選官員既多應選者多吏部尚書李韶鈐注不行大致怨嗟乃更以崔亮為尚書亮為格制不問士之賢愚專以傳解日月為斷雖連官須此人得日後者終不取庸才下品年月久者則先擢用時沉滯者皆極其能洛陽令薛琰上書曰黎元之命繫于長吏若選曹唯取年勞不簡賢否執簿呼名一吏足矣數人而用何謂銓衡者奏不報其後甄琛等繼亮為尚書利其便已踵而行之魏之選舉此人自亮始也

延昌二年崔鴻議曰二漢以降大如以前尚必官滿此人稱其職或起騰騰陟職而至於此則明以未成一考轉一階貴賤內外萬有餘人自非紀綱不列則此局同轉難有善政如龔黃儒學如王節才吏如班馬文章如張恭傳一分一寸必為常流所舉選書亦抑為一弊不若無別舉不謂改而更張雖明言已行猶恐消息不從

宋營陽王時以蔡廓為吏部尚書廓謂侍亮曰選事若悉以見付不給不就不能詳也亮以語銀尚書徐義之義之曰黃敬以下應悉為徒不復描懷自此以上故宜互舉同異廓曰我不能為徐子木署紙尾子木美之小字號紙銀尚書與吏部尚書連

尤

名故云署紙尾宋黃門第五品也

元嘉中左衛將軍謝莊以其時搜才路狹又上表曰九服之職九流之難提鈞懸衡者之吏部一人之整有限而天下之才難源以易限之整照難源之才使國無遺搜野無滯器其可得乎請增令大臣各舉所知以付尚書錄用不從帝又不欲重權在下乃分吏部置兩尚書以分其權

裴子野曰官人之難尚矣為家親其孝友鄉黨察其誠信出入觀其志義要難取其智識煩之以事以求其理臨之以制以察其廉周禮始千學校諸之州里告諸六事然後貢于王庭其在漢東州郡積其功能五府舉為掾屬三公參其得失

尚書奏之天子一人之身所聞者衆故能官得其才罕有敗事親晉易是所失也夫厚貌深衷陰如漢豐擇言觀行猶懼非周况今萬品千群散折身一面庶僚百位專斷于一司于是黨風遂行不可抑止千進務得兼加諂諂無復廉耻之風謹厚之操官邪國賊不可紀綱假使龍作納言并居南面而治致平章不可必也況後之官人者哉孝武雖分曹為兩不能及之於周漢朝三暮四其庸愈乎

馬端臨曰自魏晉以來州郡無上計之事公府無辟召之舉士之入仕皆始則中正別其賢否次則吏部司其升沉而已所以尚書之權最重而其千人思怨亦深故賈充與任愷爭

尤

權則啓令其典選得之易主問陳蔡廓以主關時難不欲居通塞之地蓋非精于裁鑒者不能稱其任而怯于權勢者多不樂居其位也

齊左僕射王儉請解領選謂褚淵曰選曹之始近自漢末今若及古使州郡貢計三府辟士典衆於之猶賢一人之意古者選衆今則不然奇才絕智所以見遺于草澤也淵曰誠如卿言但行之已久難難為改也

宋限年三十而仕齊令甲族以二十登仕後門以三十試吏梁初以二十五為限天監中制年未三十不通一經者不得為官陳依梁制亦以三十為限亦有不在常例者

東魏高澄東政攝吏部尚書乃後魏年勞之制務求才實選
鄴以後掌大選知名者高澄表求洛陽道齊學術術明簡
實新舊參舉皆必親門閥不遺鄉里之美史稱一人而已
孝昭帝建二年詔內外執事官從五品以上三府主簿錄事
參軍諸王玄學侍御史廷尉三官尚書郎中中書舍人每在三
年之內各舉一人或臥在朝倫沈君未用或先官後進今見傳
載或白屋之中或未舉其高才良器先文先武理職深長幹
共通濟極道微峻學業宏瞻猶如此輩隨取一長無待兼資方
充舉限舉薦之文指事實隨能量用必陳所堪不得高談謬
加褒飾所舉之人止在一職三周之內有犯死罪以下刑罪以

平

上舉主准舉人之犯各罰其金自鞭以下舉主勿論若未經三
歲而更餘轉通計後官日月合滿三周凡所舉人必主事立功
裨益時政不限年之遠近舉主之賞亦當非次被舉之人別當
擢授其選限不舉依式罰金又擁旌作鎮任總百城分封共理
職司千里凡其部統理宜委悉刺史於所管之內下郡太守縣
令丞尉府佐錄事參軍以降州官州官者主簿以下但需任吏
職及前為官并白人等並聽表薦太守則曹掾以下及管內之
人亦聽表舉其大州中州下州縣內上郡中郡並三年之內各
舉一人其不入品州并自餘郡守不在舉限

北齊楊愔典選多取言貌時識愔似貪士市瓜取其大者

後周蘇綽懲魏齊之失罷門資之制其所舉舉人以精謹見

隋牛弘為吏部尚書高澄為侍郎選舉先德行而後文才最為
折衷當時之制尚書舉其大者侍郎錄其小者則六品以下官
咸吏部所掌自是海內一命以上之官州郡無復辟署矣

隋吏部尚書牛弘嘗問于劉炫曰按周禮事多而府史少今
令史百倍于前職則不濟何也炫曰古人委責成嚴終考其
殿最案不重較文不煩悉府史之任掌要目而已今之文簿
常慮覆理鍛鍊苦辛甚密萬里追證百奸舊弊故諺曰老吏
抱案死今古不同若此之速也弘又曰後魏北齊之時令史

主

從容而已今則不逮齊舍其何由炫曰齊氏立州不過十
州行臺通相統領文書行下不過十條今州二百其繁一也
往者州唯置綱紀郡置守丞縣唯令而已其所具案則長官
自辟受詔赴任每州不過數十令則不然大小之官悉由
吏部纖介之迹皆屬考功其繁二也齊官莫如省事省事莫
如清心官事不省而欲從容其可得乎弘甚善其言而不能
行
據按此為人材升降之一大關不可不察也古者刑辟之
作皆屬掌此此見盛世一唯任人今任法而不任人文者不
得不多檢文書之胥吏不得不眾選天下之賢才以為官而

使乏備者以聽于胥吏故法愈備奸愈多子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貪諸益合天下之衆以舉賢何賢不舉今則不仕衆人而任一人劉毅云一吏部兩郎中而欲究鑑人物何異以驚龍天而求其博哉是亦不得不聽于胥吏此法不變雖堯舜在上亦無以官人矣

隋文帝初即位時天下州郡過多河南行臺兵部尚書楊尚希上表曰自秦并天下罷侯置守漢魏及晉邦邑屢改竊見當今郡縣倍多于古或地無百里數縣並置或戶不滿千二郡分鎮其弊以衆資費日多吏弄日倍租調歲賦清幹良才百分無一勅報數萬如何可覓所謂民少官多十羊九牧琴有更張之義

琴無膠柱之理今存要去開併小爲大國家則不齟齬常選舉則易得賢才帝覽而嘉之

陳沿梁制官有清濁以爲升降從濁得清則勝于選此當從晉以來皆自後周以降選無清濁及盧愷攝吏部尚書與侍郎薛道衡陸彥師等執別物類頗爲清簡而辭愆紛紜愷及道衡皆除名

崔毛當親武而政舉廉薛值隋文而身墜沈既濟以爲時艱之難處也然末俗流競舉之則思退之則怨衆舉則思怨莫達爲主專選則猜怨萃于一人雖微公選不變爲傳年其可得乎

煬帝大業八年詔曰頃自班朝治人乃由勅敕故之行陣起自勇夫竊改害人寔由于此自後諸校勲官並不得因授文官職事

此詔誠是不得以人廢言也

帝自江都幸涿郡御龍舟渡河入永濟渠敕選部門下內史御史四司於前船選補受選者三十餘人徒步隨船三千餘里不得處分死者什一二

此時之爵祿猶懸懸焉重萌追隨至于死亡而不忍舍也此三千人者其何人哉

教養全書卷之十一

歷代治官考二

唐之官制其名號極秋微因時損益而大抵皆沿隋故其官司之制曰省曰臺曰寺曰監曰府各統其屬以分職定位其辦責職敘勞能則有品有爵有勳有階以時考覈而升降之所以任群材治百事其爲法明精而審其施於事則簡而易行所以然者由職有常守而位有常員也方唐之盛時其制如此蓋其始未嘗不欲立制度明紀綱爲萬世法而常至于交侵紛亂者由其時爲不能慎守而拘一切之苟且故其事愈繁而官愈冗至失其職業而卒不能復初太宗省内外官定制爲七百

三十員曰吾以此待天下賢才足矣然是時已有員外置其後又有特置同正員至于檢校兼守判知之類皆非本置又有置使之名或因事而置事已則罷或遂置而不廢其名類繁多莫能徧舉自中世以後遂起兵興又有軍功之官遂不勝其濫矣

宋
選有文武文選吏部主之武選兵部主之皆爲三銓尚書侍郎分主之

一爲尚書銓左右侍郎爲中銓東銓

凡官員有數而署置過者有罰知而聽者有罰規取者有罰每歲五月頒格于州縣選人應格則去屬或故任取選解列

其罷免善惡之狀以十月會於省過其時者不叙其以待至者乃考其功過同流者五五爲聯京官九人係之一人議之刑家之子工賈異類及假名承襲隱冒升降者有罰文書衆錯隱冒者駁放之非隱冒則不几擇人之法有四一曰身貌貌豐佛二曰言言辭辨正三曰書楷法通美四曰判文理優長四事皆可取則先德行德均以才才均以勞得者爲留不得者爲放五品以上不試上其名中書門下六品以下始集而試觀其書判已試而銓察其身言已銓而注詢其便利而擬已注而唱不厭者得及通其辭三唱而不厭聽冬集歌者爲甲上于僕射乃上門下省給事中讀之黃門侍郎省之侍中審之然後以聞主者受

旨而奉行焉謂之奏受視品及流外則判補皆給以待謂之告身凡官已受成皆庭謝凡試判登科謂之入等甚拙者謂之藍綬選未滿而試文三篇謂之宏辭試判三條謂之拔萃中者即授官

丘濬曰唐銓選以身言書判四者之中唯判爲切用若身必取其豐偉言必取其辨正則最弊之貌不揚裴度之形短小周昌之期期郭伋之口吃皆在所棄矣

凡出身嗣王郡王從四品下親王諸子封郡公者從五品上國公正六品上郡正六品下縣公從六品上侯正七品上伯正七品下子從七品上男從七品下皇帝總麻以上親皇太后期親

正六品上皇太后大功皇后期親從六品上皇祖母免皇太后
小功親麻皇后大功親正七品上皇后小功親麻皇太子妃著
親從七品上外戚皆以服屬降二階叙娶郡主者正六品上娶
縣主者正七品上郡主從七品上縣主子從八品上

凡用蔭一品子正七品上二品子正七品下三品子從七品上
從三品子從七品下正四品子正八品上從四品子正八品下
正五品子從八品上從五品及國公子從八品下

凡品子任雜掌及王公以下親事帳內勞滿而選者七品以上
子從九品上叙其任流外而應入流內叙品卑者亦如之九品
以上及勳官五品以上子從九品下叙三品以上蔭舊孫五品

三

以上蔭孫降孫一等曾孫降孫一等贈官降正官一等死事
者與正官同郡縣公子視從五品孫縣男以上子降一等勳官
二品子又降一等二王後孫視正三品

凡秀才上上第正八品上上中第正八品下上下第從八品上
中下第從八品下明經上上第從八品下上中第正九品上上
下第正九品下中上第從九品下進士明法甲第從九品上乙
第從九品下弘文崇文館生及第亦如之應入五品者以開書
算學生從九品下叙凡弘文崇文生死皇帝親麻以上親皇太
后皇后大功以上親一家應二人選職事二品以上散官一品
中書門入正三品同三品六尚書等子孫并經功臣身食實封

若子孫一蔭應二人選京官職事正三品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供奉官三品子孫京官職官從三品中書黃門侍郎并供奉三
品帶四品五品散官子一蔭一人比勳官選者上柱國正六品
叙六品而下通降一階驍騎尉武騎尉從九品上叙

凡居官必四考四考中中進年勞一階叙每一考中上進一階
上下二階上中以上及計考應至五品以上奏而別叙六品以
下遷改不更選及守五品以上官年勞滿一叙給記階勝考多
者准考累加

凡醫術不過尚藥奉御陰陽卜筮園典工巧造食香藥及天文
不過本邑局滿令臨贈解詁不過典客署令凡子并備身儀左

四

右五考選兵部試有文者送吏部

凡齋郎太廟以五品以上子孫及六品職事并清官子為之六
考為滿部社以六品職事官子為之八考而滿皆轉而經粗通
限年十五以上二十以下擇僕狀端正無疾者

武選凡納課品子歲取文武六品以下勳官三品以下五品以
上子年十八以上每州為上兵部納課十三歲而試第一等
送吏部第二等留本司第三等納課二歲第四等納課三歲
納已後數量文武授散官若考滿不試免當年納課免免實
無故不輸資及有犯者放還之凡擬錢品子無違負滿二百
日本屬以傳附朝集使上子考功兵部滿十歲量文武授散

官其親品同官府佐應傳者依品子納課十歲而試凡一歲為一選自一選至十二選視官品高下以定其數因其功過而增損之

考功之法凡百司之長歲較其屬功過差以九等大分衆而讀之說內之官叙以四善一曰德義有聞二曰清慎明著三曰公平可稱四曰恪勤匪懈善狀之外有二十七最一曰獻可替否拾遺補闕為廷侍之最二曰銓衡人物擢盡才良為選司之最三曰提清激濁褒貶必當為考較之最四曰禮制儀式動合經典為禮官之最五曰音律克諧不失節奏為樂官之最六曰決斷不滯與奪合理為判事之最七曰節統有方警守無失為宿衛之最八曰兵士調習戎裝充備為督領之最九曰推鞠得情處斷平允為法官之最十曰權校精密明于判定為校正之最十一曰承旨敷奏吐納明敏為宣納之最十二曰訓導有方生徒充業為學官之最十三曰賞罰嚴明攻戰必勝為軍將之最十四曰禮義興行肅清所部為政教之最十五曰詳錄典正調理策舉為文史之最十六曰訪察精審彈舉必當為糾正之最十七曰明于勘覆稽失無隱為勾檢之最十八曰職事脩理供承殮濟為監掌之最十九曰功課皆充丁匠無怨為役使之最二十曰耕耨以時收穫成課為屯官之最二十一曰謹于盜賊明于出納為倉庫之最二十二曰推步盈虛理精密為曆官

五

之最二十三曰占候精卜效驗多著為方術之最二十四曰檢

索有方行旅無壅為關津之最二十五曰市廛弗擾為巡不行為市司之最二十六曰收養肥碩為牧官之最二十七曰遠境清肅城隍修理為鎮防之最一最四善為上一最三善為上中一最二善為上下無最而有二善為中上無最而有一善為中中職事粗理善最不聞為中下愛憎任情為斷乖理為下上背公向私職務廢闕為下中居官諂詐貪濁有狀為下下凡定考皆集于尚書省唱第然後奏親王及中書門下京官三品以上都督刺史都護節度觀察使則奏功過狀以數考行之上下每歲尚書省諸司具州牧刺史縣令殊功異行受

六

祥瑞戶口賦役增減盜賊多少皆上于考司監領之官以能撫養役使者為有功有耗亡者以十分為率一分為一殿博士助教計職檢校多少為差親勲翊衛以行能功過為三等親勲翊衛備身東宮親勲翊衛備身王府執仗親事執事親事及親勲翊衛主帥校衛直長品子雜任飛騎皆上中下考有二三等者加階番考別為簿以侍郎翊掌之流外官以行能功過為四等清謹勤公為上執事無私為中不勤其職為下貪濁有狀為下下凡考中上以上每進一等加祿一季中中守本祿中下以下每退一等奪祿一季中品以下四考皆中中者進一階一中上考復進一階一上下考進二階計當進而考有下考者以一中上

覆一中下以一下覆二中下二以上雖有下考從上第有
下下考者解任允制初不便有執奏者迨其考員觀初歲定京
官型為者二人分校京官外官考給事中中書舍人各一人
之就監中外官考使考功郎中判京官考員外郎判外官考其
後唐置監考校考知考使故事考簿米書吏緣為姦咸通十四
年始以置

又制若于善最之外別有可加高及罪雖成殿而情狀可
矜或不咸殿而情狀可責者省校之日皆聽考官臨事量
定

高祖武德初天下兵革新定士不求祿官不充員有司務持州
縣課人赴調遠方或賜衣續食捕解不行至則授用無所熱退
不數年求者浸多亦頗加簡汰

舊制內外官皆吏部啓奏授之大則署三公小則綜累品流
自隋以降職事五品以上官中書門下訪擇奏然後下制授
之唐承隋制初則尚書給掌六品七品選侍郎銓掌八品選
三年一大集每年一小集其後尚書侍郎通掌六品以下選
其員外郎監察御史吏部唱詔尚書侍郎為之典自貞觀
以後員外郎乃制授之又至則天朝以吏部權輕監察亦制
授之其銓錄也而曹掾叢之廢置予奪之銓曹注擬之尚書
門下兼同之門下詳覆之覆成而後過官至肅宗即位靈武

強在郊始命中書以功狀除官非舊制也

允諸王及職事正三品以上若文武散官二品以上及都督
都護上州刺史在京師者冊授諸王及職事二品以上若文
武散官用此皆冊授五品以上皆制授六品以下守五品以
上及視五品以上皆制授凡制授授及冊拜皆宰司進擬由
六品以下皆授其視品及流外官皆判補之凡古授官悉由
于尚書唯員外郎御史及供奉之官則否供奉官若起居補
選司開元四年乃有此制

唐取人之路多矣方其盛時給于今者納課品子萬人諸館
及州縣學六萬三千七十人太史府生三十六人天文生百

五十人大醫藥量計呪諸生二百一十一人太卜卜筮三十
人千牛備身八十人備身左右二百五十六人進馬十六人
齋郎八百六十二人諸衛三衛監門直長三萬九千四百六
十二人諸屯生到千九百八人諸折衝府錄事府吏一千七
百八十二人校尉三千五百六十四人執仗執象每府三十
二人親事帳內萬人集賢院御書千百人史館典書楷書四
十一人尚藥臺三十人諸臺省寺監軍衛坊府之胥吏六十
餘人凡此者皆入官之門戶而諸司生錄以成官及州縣佐
史未敘者不在焉

入仕之途可謂雜矣太宗時當必未至于此

凡流外兵部禮部舉人郎官得自主之謂之小選太宗時以歲旱數貴東人遷者集于洛州謂之會選高宗上元二年以嶺南五管黔中都督府得即任仕人而官或非其才乃遣郎官御史為補選使謂之南選其後江南淮南福建大抵因歲水旱皆遣補選使即選其人而應選不常選法亦不著

武德二年上親閱群臣考績以李綱孫伏伽為上第

太宗嘗謂房玄齡等曰致理之本惟在慎才授職務省官員若得其善者雖少亦足其不善者多亦矣為卿宜詳思量定庶官員任之齡等由是置文武總六百四十員太宗從之謂之齡曰自此後有樂工雜類術逾儒筆者可特賜錢帛以賞其能必不

九

可超授官爵與朝臣君子比肩而立同坐而食進諸衣冠以為恥累

貞觀三年上謂吏部尚書杜如晦曰比見吏部擇人惟取言詞刀筆不悉其景行數年之後惡迹始彰雖加刑戮百姓已受其弊如何可獲善人如晦對曰兩漢取人皆行著鄉閭州郡貢之然後入用故當時號為多士今每選舉集而數十人厚跪辭詞不可知悉選司但酌其階品而已餘簡之道實所未精所以不能得才

僕射房玄齡與侍中王珪掌內外官考侍御史權萬紀奏其不平守秘書監魏徵諫曰二人素以忠貞被委任所考既多異聞

能無一二不當然察其情終非阿私且萬紀比在考堂曾無歌正及身不得考乃始陳論此非竭誠徇國也今推之未足裨益朝廷徒失委任大臣之意臣所憂者治體非敢杜二臣也上乃釋不問

五年六月十一日敕准貞觀四年正月一日制春秋舉薦官中書門下奏常參官八品以上外官五品以上正員及額內得替者並停薦其使下郎官御史丁憂廢省官在外者望委諸道觀察使及州府長史其在京城委中書門下尚書省御史臺常參清官并諸使三品已上左右庶子詹事少卿監司業少尹諡德園子博士長安縣令著作郎中九中舍秘書太常丞替善

十

洗馬等每年一度開薦常參官及外官內得替者皆須有職事才具見
故新舊

六年十二月一日敕今後王府官宜停薦其見任宰相及勳臣子弟亦不許舉人

八年敕每冬薦官比來所舉人數頗多自今以後中書門下兩省御史臺五品以上尚書省四品以上諸司三品以上應合舉人各令每人薦不得過兩人餘官不得過一人

九年十一月敕每年冬薦官吏部准式檢勘或成者宜令諸司尚書左右丞本司侍郎引試都堂訪以理術兼商量時務狀考其理識通者及考第事定為三等并舉主姓名錄奏試日仍

全御史一人監試

馬端臨曰唐初所謂冬薦即後來所謂舉狀也但如國子博士長安萬年縣令皆有薦人之權則其途亦廣然所薦必試而後用則薦人者亦必審而後發不至如後來全以請謁囑託而得之者矣

十三年太宗謂侍臣曰能安天下者惟在用得賢才公等既不能知賢朕又不可通識日復一日無得人之理今欲令人自舉於事何如魏徵曰知人者智自知者明知人既以為難自知誠亦不易且愚暗之人時時能伐善怨長流競之風不可令其自舉

監察御史馬周疏曰臣竊見流內九品以上全有等第而自比年入多者不過中上未有得上下考者臣謂全設九等正考當今之官必不施之於異代也縱朝庭實無好人猶應于見在之內比較其尤善者以為上第豈容皇朝之士遂無堪上下之考者朝廷獨知取一惡人可以懲惡不知復一善人可以勸善臣謂宜每拜選天下政術尤最者一二人為上上其次為上中次為上下其次為中上則中人以上可以自勸

按考法九等之中懸一二等以待非常之治固是善法使人不敢以小善自足但不當故抑善者使歸于中上耳

司刑太常伯盧承慶嘗考內外官有一人督運遺風失米承慶考之曰監運損糧考中下其人容色自若無言而退承慶

重其雅量改注曰非力所及考中其人既無善色亦無愧

辭又改曰罷辱不敬為考中上按兩則情狀可於舊考

官曉事最宜改得如此

高宗顯慶中黃門侍郎知吏部選事劉祥道疏曰今之選司取

士傷多且激每年入流數過一千四百人是傷多也雖色入流

不加銓汰是傷難也古之選者為官擇人不開取人多而官員

少也今官員有數入流無限以有數供無限遂令孔流繁總人

隨歲積望請整華稍清其選事竟不行

總章二年司列少常伯裴行儉始設長名榜引銓注法復定州

縣升降為八等其三京王府都督都護府志有差次量官資按

之其後李敬玄為少常伯委事于員外郎張仁禕仁禕又造難

備改狀樣銓衡等程式而銓總之法密矣然是時仕者衆庸惡

咸集有為主符告而矯為官者有承接他名而參調者有逮人

無親而置得者試之日冒名代進或旁生假手或借人外助多

非其量雖設等級差選限增謹記之糾開糾告之令以遏

之然猶不能禁大率十人競一官條多委積不可遣有司患之

謀為黜落之計以併書隱學為判目無復求人之意而吏求貨

賄以出入升降

時劉曉疏曰今選書以檢勘為公道書判為得人殊不知考

其德行才能况書判借入者衆矣

永淳元年中書門下同平章事魏玄同言選舉法弊上疏曰方

今下吏不稱職廉官非其才取人之道有所未盡也夏商以前制度多關至周煥然可觀諸侯之臣不皆命于天子王朝廉官不專一職釋王以伯同為太僕正命曰慎簡乃僚此乃自擇下吏之言也太僕正時中大夫耳尚以僚屬委之則三公九卿亦當然也故太宰內史並掌爵祿廢置司徒司馬別掌興賢記事是分任群司而統以數職王命其大者而自擇其小者漢制諸侯自置吏四百石以下其傅相大臣則漢為置之州郡掾史皆郡從事悉任之牧守自親晉以後始歸吏部而迄于今以刀筆輩才簿書察行法與世獎其來久矣尺大之量鍾虞之器非所及則不能度非所受則無以容況天下之大士類之衆可委數

三

人手乎又尸厥任者固非其選至為人擇官為身擇利下筆繫親疏措情觀勢要悠悠風塵此焉奔競使百行折之一面九能斷之數言不亦難乎且臣聞蒞官者不可以無學傳曰學以從政不聞以政入學今輩戚子第一皆早仕弘文崇賢子牛輩卿之類程較既淺技能亦薄而門閥有素資望而高夫所謂胥子者必裁諸學少則受業長而入官然後格家事國謂之德進夫少仕則不務學輕試則無才又勳官三衛流外之屬不待州縣之舉直取者判非先德後言之誠臣聞國之用人如入用財貪者止增糟粕富者餘累由故當衰弊之人則磨策朽軌以取之太平多士則選東甍後而使之今選者衆多詎以簡練為意竊見

制書三品至九品並得薦士此誠反席旁求之意也但褒貶不明故上不憂黜責下不盡搜揚英嶠所舉而苟以應命且惟賢知賢聖人驚論專陶既舉不仁者遠身苟濫進庸及知人不擇舉者之賢而責所舉之濫不可得已願少循周漢之規以分吏部之選

武后時初置御史臺察州縣吏善惡風俗得失鳳閣舍人李嶠上疏曰伏見聖朝時諸道巡察使糾條四十有四至別敕令又三十以三月出盡十一月奏事每道所察吏多者二十少亦十計期會迫促奔逐不暇請準十州置一御史以恭歲為之限容其身到屬縣過閭里督察姦軌採訪風俗然後可課其成

古

功

太后常與宰相議及刺史縣令李嶠唐休璟等奏稱見朝廷物議遠近人情莫不重內官輕外職除按牧伯多是貶累之人風俗不澄寔由于此望于臺閣寺監妙簡賢良分典大州共康庶績臣等請報近侍率先具條從之

中宗神龍中右御史臺中丞盧懷慎上疏陳時政曰臣聞孔子曰善人為邦百年可以勝殘去殺又曰苟有用我者若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故書稱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若子產相鄭一州人思思殺之三年入德而歌之子產賢者也其為政尚累年而政況常材乎比州牧上佐兩畿令或一二歲或三五月即

遷官不論以課最使未遷者願耳以體金鐘以望爭求冒進不願廉恥亦何恤為陛下宜風化人我戶口流散百姓彫敝職為此也人知吏之不久不率其教吏知遷之不速不究其力輸贏爵位以養賢望此國病也古之為吏長子孫臣請都督刺史上佐畿令任未四考不得遷若治有尤異或加賜車裘祿秩降使臨問望恩勉循公卿關則權之以勸能者其不職或貪暴色歸四里以明賞罰之信又言以罪吏收貶乃是謂惠慈而適遠遠州僻邑何員聖化而獨受其惡政乎遠徼之地夷夏雜處憑險恃遠誠易擾而難安官非其才則弊廢流亡起為盜賊由比言之不可用凡才況增吏乎至請以職論廢者前近不數十

五

年不賜收指疏奏不報

武后初試選人皆糊名后以為非安任之方罷之務收人心士無賢不肖多所進獎職員不足乃令吏部大置試官以處之當時有車載斗量之議

中宗時帝后及太平安樂公主等用事於側門降墨勅糾封授官號糾封官凡數千員內外盈溢無職事以居當時謂三無坐職言宰相御史及員外郎也帝氏服始以宋璟為吏部尚書李義德從恩為侍郎姚元之為兵部尚書陸象先盧懷慎為侍郎志乘罷糾封官量閣留人雖高深非才實者不取宋義璟元之罷太平公主黨奏復糾封墨勅官

玄宗即位勵精為治凡官不歷州縣者不擬臺省已而悉集新除縣令宣政院親臨問以治人之策而擢其高第者

張九齡言于玄宗曰古者刺史入為三公郎官出宰百里今朝廷士入而不出其於計甚自得也臣愚謂欲治之本莫若重守令宜逐糾定其資凡不歷都督刺史不得任侍郎列卿不歷縣令雖有善政不得任臺郎給舍都督守令雖遠者使無十年任外

又詔員外郎御史諸供奉官皆進名教授而兵吏部各以員外郎一人判南曹由是銓司之任輕矣帝疑吏部銓試不公御史中丞宇文融密請分吏部為十銓以禮部尚書崔瑒等十人掌

六

之試判將舉召入禁中決吏部尚書侍郎皆不得預太子左庶子吳兢諫曰陛下曲受諛言不信有司非居上臨人推誠聽物之道若陳平兩吉漢之宰相尚不對錢穀之數不問閭閻之人況大唐萬乘之君豈得下行銓選之事乎帝悟復以三銓選有司

開元十八年裴光虔兼吏部尚書先是選司注官惟視其人之能否或不次起遷或老于下位有出身二十年不得祿者又州縣亦無等級或自大入小或初近後遠皆無定制光虔始奏用補遺格各以罷官若干選而集官高者選少卑者選多無問能否選滿則注限年滿級美傳逾越非負聽者皆有升無降庸惡

沈滯者皆謂之聖書而材俊之士無不怨欲求其爭之不能得及光庭卒中書令蕭嵩以為非才才之方泰罷之詔曰凡人年三十而出身四十乃得從事更造格以分寸為差若猶新格則六十未離一尉自今有異材高行聽擢不次然有其制而無其事有司但守文奉式端資例而已

丘游曰漢世仲舒對策已謂古之所謂功者以任官稱職為蓋非謂積日累久也則牛勞之說漢已有之而永以為用人之法至後魏崔亮唐虞亮度地專以此立法其為法也一付之無心雖文移簿籍是稽歲月先後是據所謂銓量人物者徒建空名而已

七

楊謙按崔裴之法不特當時不能改至後世亦不能易何也銓選之任思難易也乃衆怨之所歸賂賂易通乃群疑之所集賢否難明為識諂之所黨黜陟自任為君相之所忌考陟易于受欺獨任何能偏察故自便者莫若委之無心則無知人之責無專權之害無苞苴之誘無怨望之尤無推選之勞策善于此也然而舉直錯枉自此廢矣自古賢者少不肖者多以多傾少則賢者自退不肖者自進矣此人臣不忠者之利非為國之道也而貴與焉氏引蘓氏之言以為古之欲立非常之功者必有知人之明苟無知人之明則備規矩蹈繩墨以求寡過意誤矣夫人君之任

官豈所謂非常之功哉舉直錯枉豈可一日不行于世哉廢賢德論歲月豈直為治之規矩準繩哉亦見其疎于治矣蓋年勞之說固不可廢止當量進其等而非所以任公卿大臣也然欲舉直錯枉而以吏部一人盡選天下之官則又勢有難及故愚以為人之賢否當定于學師與舉子州縣并其才之所堪悉以上之吏部而吏部第差次其關而授之至于入官之後與卑異與不肖者能監司及京官三品以上舉勅中等者止以年勞補序遷之大約中等不可太多以妨賢才進用之路而三品以上必經宰臣與天子酌用庶幾用賢之善法矣

八

天寶七年李林甫領吏部尚書曰在政府選事悉委侍郎家遂當卿御史中丞張倚新得幸于上遂晉卿欲附之時選入集者萬計入等者六十四人倚子璵為之首羣議沸騰安祿山入言于上上悉召入等人面試之與手持試紙終日不成一字時人謂之曳白連晉卿等皆坐貶官

天寶九載敕文學政事本自異科求備一人百中無一況古來良載豈必文人又限循資尤難漢擢自今以後簡縣令但才堪政理方圖取人不得限以書判

故事必三銓三注三唱而後擬官李泰始舉乃過門下省至楊國忠以右相兼吏部尚書建議選人視官資書判狀迹功

優立對象定留放乃先遣吏定員闕一日會相及諸司
長官于都堂注唱以誇神速或于宅中引注雖國姊妹垂簾
觀之以為笑故事兵吏部注官就於門下過侍中給事中省
同忠呼左相陳希烈於坐賜給事中列于前曰既對注擬郎
是過門下了侍郎常見素張倚皆衣紫與本曹郎官藩屏外
非比尋常趨走諸事則忠顧謂蕭中曰兩箇紫袍主事何如
楊氏大噱

代宗大曆六年元載為宰相奏凡別敘降六品以下官乞令吏
部兵部無得檢勘從之時載所奏擬多不遵法度恐為有司所
駁故也是吏部兵部得於勘數除也

九

德宗時試太常協律郎沈既濟極言銓獎曰近世爵祿失之者
久入仕之門太多世胄之家太優祿利之資太厚督責之令太
薄夫古今選用之法有三科曰德也才也勞也而今選曹皆不
及焉吏部甲令雖曰度德居任量才授職計勞升叙然考校之
法皆在書判簿曆言辭俯仰之間侍郎非通神不可得而知安
行徐言非德也空文善書非才也累資積考非勞也苟執不失
猶奪得人况衆流茫茫耳目有不足者乎益非鑒之不明擇之
不精法使然也按前代選用皆州府舉舉至于齊隋署置多由
請托故當時議者以為與其率私不若自舉與其外濫不若內
收是以罷州府之權而歸于吏部此婦時懲獎之權法非經國

不利之常典今吏部之法感矣不可以坐守利弊欲請五品以
上及群司長官率臣集叙吏部兵部得參議焉六品以上京僚
佐之屬隴州府辟用則銓擇之任委于四方結奏之成歸于二
部必先擇收守然後授其難高者先署而後闕卑者從版而不
命其收守將帥或選用非公則吏部兵部得察而舉之聖主明
目遠聰選避避視罪其私冒不慎者小加譴黜大正刑典責成
授任誰敢不勉天子雖嘉其言說不能用

建中初河朔用兵賊無所出戶部侍郎判度支杜佑以為救
變若省用省用莫若省官乃上議曰漢光武建武中廢縣四百
吏亭十署一魏太和時分遣使者省吏員正始時并郡縣晉太

十

元省官七百隋開皇廢郡五百一員貞觀初省內官六百頃設
官之本以治衆庶故古者計人置吏不肯虛設自漢至唐因循
戰難難以省吏員誠較獎之切也昔皋陶作刑今刑部尚書大
理卿則二咎繇也密作共工今工部尚書將作監則二咎也契
作司徒今司徒戶部尚書則二契也伯夷為秩宗今禮部尚書
禮儀使則二伯夷也伯益為虞今虞部郎中尚書奉御開院使則四
益也伯冏為太僕今太僕卿駕部郎中尚書奉御開院使則四
伯冏也古者天子有六軍漢前後左右將軍四人今十二衛神
策八軍凡將軍六十員舊名不厭新資日加且漢置別駕隨刺
史巡察猶今觀察使之有副也參軍者參其府軍事猶今節度

判官也官名職務直遷易不同耳詔有是實誠宜斟酌繁省
欲致治者先正名神龍中官紀陽然有司大集選者既無闕員
則置員外官二千人是以為常當開元天寶中四方無虞編
戶九百萬帑藏豐溢雖有淳費不足為今黎苗凋瘵天下戶
百三十萬陛下詔使若按比總得三百萬比天寶三分之一就
中淳寄又五之二出賦者已耗而食之者如舊安可不革議入
不省

攝職按冗官雖不可不革然亦隨時繁省人但知唐虞建官
惟百夏商富倍周官三百六十以為古者官少不知古者內
官少外官多後世外官少內官少如唐虞湯國則是萬縣令

王

也十二州牧伯是十二巡撫也州十有二師是一百四十四
太守也一國之中各有卿大夫士無慮數十人矣是天下有
數十萬外官也而不病其多者何也當日諸侯各以士之所
入供本國之用所貢于王朝者甚簡如禹貢所載可見也京
師之官惟百而病其少者何也各國兵刑錢穀皆自理之不
以煩天子也後世則不然京師與邊塞養兵數十萬天下之
錢穀盡輸于京師貢舉之士後宮之妃不可勝數宮室甲第
冠于天下刑名將作愈煩愈增此內官之所以多也減則事
廢矣州縣之蓄積既空其勢不可以多官閭閻之中聽其強
欺弱眾暴寡冠昏喪祭之禮一不能察是重內而輕外之弊

也隨時而救其弊庶無大甚乎

宋必請使州縣官上曰置吏以為人也今戶口減于承平之時
而吏員更增可乎必對曰今戶口雖減而事多于承平日十倍
故吏不得不增且所減皆職事而冗官不減此所以為未當
也

初吏部歲常集人其後三數歲一集選人撰至文簿紛雜吏因
得以為姦利士或十許不得官而闕員亦累歲不補陸贄為相
乃懲其弊命吏部擬內外員三分之計闕集人歲以為常

帝初任楊炎盧杞引趙弘善排陷忠良天下怨疾貞元後繼其
其弊雖置宰相至除用庸官必及覆參詰乃得下及陸贄秉政

王

始請重閣長官得自薦其屬有不職坐繫者帝初許之或言諸
司所舉皆親黨招賂遺無實才帝復詔宰相自擇贄上奏言其
非便帝雖嘉之然卒傳為士詔

贄疏曰理道之急在于得人知人之難聖哲所病聽其言則
未保其行求其行則或遺其才校勞考則巧偽繁興而貞方
之人罕進拘聲華則趨競彌長而沉退之士莫勝自必素與
交親備詳本末探其志行閱其器能然後守選藏用者可得
而知詰名飾貌者不容其偽是以前代有鄉里舉選之法長
吏辟署之制所以明選試廣求敦行能息馳騁也昔周以
伯冏為太僕命之曰慎簡乃僚冏以巧言令色便辟側媚其

恒古士是則古之王朝但命其大官而大官得自東家屬之明驗也漢朝務求多士其選不唯公府辟召而已又有父任兄任皆得為郎選入之初雖居三署臺省有關即用補之是則古之郎官皆以任舉充選此其明驗也魏晉以後暨于國初揀擇庶官多由選部唯高位重職乃由宰相考庶官之有成効者請而命焉故晉代山濤為吏部尚書中外品員多所啓授宋朝以蔡廓為吏部尚書先使人謂宰相徐美之曰若得行吏部之職則拜不然而美之答曰黃散以下悉李蔡廓猶憤志以為失職遂不之官是則黃門散騎侍郎皆由吏部選授不必朝廷列位蓋合東在司此其明驗也國朝之

三

制庶官五品已上制勅命之六品已下則並旨授制勅所命者蓋宰相尚議奏可而除拜之也旨授者蓋吏部銓材署職然後上言詔旨但查閱以從之而不可否者也開元中吏部注擬選人奏選猶資格限自起居遺補及御史等官指並列于選曹錄之例者在格令至今不刊未聞參之官憲志宰臣選擇此又近事之明驗也其後舊典失序侍臣專制指會議而重已權廢公舉而行私惠是使國行庶品苟不出時宰之意者則莫致焉仕衆之道益微進善之途漸隘近者每須任使常苦乏人臨事選求動淹旬朔姑務應用難盡當才豈不以滿舉凌遲人物衰少居常則求精太過有患則備位

不充欲令廣儲成熙固亦難矣臣蒙任使侍罪宰相杜懷密任之懼且乏知入之明自揣庸懦終難上報唯廣求才之路使賢者各以累征登至公之門令職司皆得自選後初受命即以上陳求賢密官粗立綱制允是百司之長兼副貳等官及兩省供奉之職并因察舉營勳須加獎任者並宰相叙擬以聞其餘臺省屬僚請垂長官選擇指陳才實以狀上聞一經薦揚終身保任各於除書之內具標舉授之由示衆以公明幸得失得賢則進考增秩失賢則奪俸贖金至得則褒升至失則黜免非止搜揚下位亦可聞說大官前志所謂進觀其所舉即此義也自蒙允許即以宣行南宮舉人終至十數

四

貳非臺省舊吏則是使府佐僚累經薦延多歷事任議其實型既不愧于班行考其行能又未聞于闕敗而議者遽以騰口上煩聖聽道之難行亦可知矣陛下勤求理道務徇物情因謂舉薦非宜復委宰臣揀擇其為崇任輔弼博採輿詞可謂聖德之盛者然於委任責成之道聽言考實之方則即存誠猶恐有所謂委任責成者將立其事先擇其人既得其人慎謀其始既謀其始詳慮其終終始之間事必前定有疑則勿果于用既用則不使有疑待終其謀乃考其事事懸于素者華其獎而黜其入事協于初者賞其入而成其美使受賞者無所與讓見黜者莫得為辭夫如是則苟無其才孰敢

當任苟當其任必得為才此古之聖王求任責成無為而理
之道也所謂聽言考實言事之得者勿即謂是必以其所得
之由言事之失者勿即謂非必窮其所失之理始人之善者
必詳微行善之跡論人之惡者必明辯為惡之端既得其實
又察以情既盡其情復考于衷衷誠情實必參相得然後信
其說獎其誠或或矯誣亦察明罰夫如是則言者不壅聽之
不勞無浮妄亂教之誣無陰邪偽善之說無輕信見欺之失
無潛禍不辯之冤此古之聖王聽言考實不出戶而知天下
之有也陛下既納臣言而用之旋聞橫議而止之於臣謀不
責成于橫議不考實此乃謀失者得以辭其罪議曲者得以

美

辨其誣率是以行觸類而長固無必定之計亦無必實之言
計不定而理道雖成言不實則小人得志國家所病恒必由
之聖旨以謂外議云諸司所舉皆有情故兼受賄賂不得實
才者臣謂陛下當使所言之人詳陳所犯之狀某人受賄某
舉有情陛下然後以事實于臣臣復以事實于舉主若使首
伏則極罪抵刑如或有詞則付法問責舉者必行其罰誣
善者亦反其尋自然憲典克明邪惡不作懲一沮百理之善
經何必貸其姦賊不加詳詰私其公議不出主名使無事見
疑有罪獲縱枉直同罪人何賴焉甚矣人主不可不明耳大
不宜許私言于上廷諍不問而私言是許不問主名是德宗
之受端止出主名而生以誣善之舉則誣蔽于人主前有

言者雖為文罪言應得任聖旨又以官長舉人法非禮便
道之罪言雖可也臣聖旨又以官長舉人法非禮便
臣並自揀擇不可信任諸司考伏以率輔常制不過數人
之所知因有限極必不能備諸諸士偶則群才若令悉命群
官理源廣博皆訪是則變公舉為私薦坊明則以暗投倘如
議者之言所舉多有情故舉於君上且未絕私薦於宰臣安
肯無新失人之弊必又甚焉所以承前命官罕有不涉私誘
雖則東鈞不一或自行情亦由私訪所親轉為所賣其弊非
遠聖鑒明知今又將徇浮言專任宰臣除使宰臣不偏諸識
陸前源訪于人若訪于親朋則是徇其私而不為前轍之失
也若訪于朝列則是求其私薦必不如公舉之愈也二者利

美

害唯陛下詳擇焉恐不如委任長官慎東條屬所東既少所
求亦精得賢有鑒識之名失實當閣諤之責人之常性莫不
愛身況于臺省長官皆是久當朝選孰肯徇私妄舉以傷名
取責者乎所謂臺省長官即僕射尚書左右丞侍郎及侍御
史大夫中丞是也陛下比擇輔相多示不出其中今之宰相
則往日臺省長官也今之臺省長官乃將來之宰相也但是
職名暫異固非行業頓殊豈有為長官之時則不能舉一二
屬吏居宰臣之位則可擇千百具僚物議悠悠其惑斯甚
于此若問問知斯聖人制事必度物宜無求備于一人無責
示大慈不解者矣人制事必度物宜無求備于一人無責
人于不逮導者領其要早者任其詳是以人主擇輔臣輔臣

擇其長而最擇其任所任愈繁故所授愈少所試漸下故所舉漸輕進不失倫選不失類以類則詳知實行有倫則杜絕要求將務得人無易于此是故選自早遠始升于朝若各委長吏任舉之則下無遺賢矣憲於用行既任以事者於是率臣序進之則朝無時無才德兼茂歷試不渝者然後人主倚任之則海內無遺士矣夫求才者廣考課務求精求廣在于各舉所知長吏之薦擇是也考績在于按名責實事臣之叙進是也求不廣則下位罕進下位罕進則用常乏人用常乏人則體職廢職廢則司取備員是以考課之法不暇精也考不精則能否無別能否無別則疏庸漸衰碌碌漸衆

毛

則職業不舉職業不舉則品格浸微是以賢能之功不克彰也皆失于不廣求人之道而務選士之精不思考課之行而望得人之美是以望得彌失務精益求精疎濶源流未見其可臣欲詳微舊說悉聽覽為煩粗舉一端以明其理往者則天太后臨朝欲收人心尤務拔擢進用不疑求訪無倦非但人得薦士亦得自舉其才所薦必行所舉輒試其于進士之道豈不傷于容易哉然而課責既嚴進退皆速不肖者旋黜才能者驟升是以當代謂知人之明崇朝賴多士之用此乃近於求賢廣考課責精之効也陛下誕膺寶曆思致理平維好賢之心有踰前哲而得人之盛未逮往時益由鑒賞獨任

于聖聰搜擇頗難于公舉但速發選之路罕施練養之方遂使先進者漸益凋既後來者不相接續統一令則沮諒互起用一人則廢竊竊立成此失於選才太精制法不一之患也則天舉用之法簡易而得人陛下慎東之規太精而失士是知雖易于舉用而不易于為容則所易者適足廢得人之資不為富也不精于法制而務精于選才則所精者適足梗進賢之途不為利也人之才行自昔罕全苟有所長必有所短若錄長補短則天下無不用之人責短舍長則天下無不棄之士加以情有憎愛趣有異同假使聖如伊周賢如楊墨求諸物議孰免譴擯以宣公而稱蓋小人之惡君子不如君子之

天

思小人將察其情在審其能今陛慎選宰臣必以為重于廉品精擇長吏必以為愈於末流及至宰臣獻規長吏薦士陛下則但納橫議不審始末是乃任以重者輕其言侍以輕者重其事且又不辨其所毀之虛實不校所議之短長人之多言何所不至是將使人無所措其手足豈獨選任之道失其端而已乎

貞元四年吏部奏難以來年月積久兩部士類散在遠方三庫敕甲又經失墜因此人多因冒吏或詐欺分見官者謂之學名承已死者謂之接脚乃至制敕皆被改張毀裂如此之色其類頗多所以選集加衆真偽混然謹具由歷狀樣乞委觀察

使諸州府縣於界內應有出身以上合依樣通狀發到所司據勘數務必覈實抑可明

馬端臨曰按韓昌黎送張童子序則知唐選舉之法州府所升者試之禮部禮部所升者試之吏部其法嚴然且禮部所升之士其中吏部之選十不得一可謂難矣然觀御史常正伯所劾泰正元七年冬京兆府踰濫解送之人已授官總六十六人則似未經禮部者徑入吏部又會要稱太和元年中書門下奏凡有出身未有官如有文學祇合于禮部應舉有出身有官方合于吏部赴科目選近年以來格文差互多有白身及散官并稱鄉貢並赴科目選及注擬之時即奏

元

論資次當無格例有司不知所守則知庸中葉以後法度大段廢矣

憲宗元和二年宰相李吉甫定考選之格應諸州刺史四品以下並請五考侍御史滿十三月殿中侍御史滿十八月監察御史依前十五箇月與轉尚書省四品以上餘文武官三品以上緣品秩已崇須有進改並隨時奏聽進止

六年李吉甫疾吏員廣自漢至隋未有多乎今者乃奏曰方今置吏不精流品龐雜存無事之官食至重之稅故生人日困冗食日滋又國家自天寶以來宿兵八十餘萬其去為高販度為俸老雜入科役者率十五以上天下常以勞苦之人三奉坐待

衣食之人七而內外官仰奉厚者無慮萬員苟應為重出名異事難者甚衆故財日寡而受祿多官有限而調無數漢初置卿不過六十而文景幾三王則郡少不必改秦郡多不必事治今列州三百縣千四百以道設州以州分縣費廣制弊非致化之本願詔有司博議州縣有可併併之歲時入仕有可停停之則吏幕場求官少易治國家之制官一品奉三十職田祿米大抵不過千石大曆時權臣月奉至九千緡者州刺史無大小皆千緡宰相常衣始為數限至李泌量開創稍增之使相通濟然則名在職廢奉存額去開刺之閒厚薄頓異亦請一切商定乃詔給事殷平仲中書舍人常員之兵部侍郎許孟容戶部侍郎李

平

絳參閱錫城凡省冗官八百員吏千四百員

杜氏通典詳曰按秦法唯農與戰始得入官漢有孝弟力田賢良方正之科乃時令徵辟而常歲郡國率二十萬口貢止一人約計當時推薦天下總過百數則考精審擇必獲器能自茲厥後轉益煩廣我開元天寶之中一歲貢舉凡有數千而門第武功藝術胥吏衆名雜同百戶子途入為仕者又不

無所可否以成效寄委斯重酬獎亦崇今之即待二而五十郡縣差降復為八九邑之役又不得有之事之利病不得專之八使十連舉動治憲地卑禮讓下任輕誠曰徒勞難階超擢容易而按理固然也始後魏崔亮為吏部尚書無間野恩以停解日月為斷時沉滯者皆稱其能提之失才實從亮始洎隋文帝素非學術蓋有天下不欲權分羅州郡之辟廢鄉里之舉內外一命悉歸吏曹終廟班列皆由執政則執政參吏部之職吏部總州郡之權固懸體國推誠代天理物之本意是故銓錄失叙受任多濫豈有萬里封城九流叢湊拾材受職仰成吏曹以俄頃之周旋定才行之優劣求無其

至

失不亦課數爾後有司導賢之道先于文華辨論之方擇于書判肅然趨尚其流根離前濟其末不澄其源則吏部專總

是作程之弊者文詞取士是審才之末者書判又文詞之末也誠正斟酌理亂詳鑒古今推伏至公矯正前失或詳辟召或全篇延舉有否臧論其誅賞課績以考之升黜以勵之極斯利弊其效甚速是為大政可不務乎

文宗太和七年中書門下奏請京兆河南尹及天下刺史各于本府本道常選人中擇堪為縣令司錄錄事參軍人具課績方能開薦其諸州先申觀察使都加考覆申送吏部引諸錄當試時務狀一通自陳歷仕以來課績二條其理識優長者以為等

第便以大縣注擬如刺史所舉併兩人得上下考者就如前秩在任年考已深者優與進改如犯賊至一百貫已下者舉生量削階秩一百貫以上者移守僻遠小郡所舉人中兩人善政一人犯賊亦得贖免

宣宗大中五年吏部奏刺史縣令如賦稅單集判斷不滯戶口無逃散田畝守常額差科均平縣宇修飾館驛如法道路開通之類皆是尋常職分不合計課自今後但云所勾當常行公事並無敗闕唯職分乖缺及開田招戶辦獄雪冤及新制置之事則任錄其由申上亦須簡要不繁多又近年以來刺史皆自錄課績中省務衙者則張皇其事課退者則默然不言今後其

至

內刺史請並奉本道觀察使定其考第然後錄申本州不得自錄課績申省又請自今以後舊辦冤獄人殊考日便須書元推官下考如元推官自以為為任經廉使及臺省陳論

後唐明宗天成二年制據長定格選人中有隱憂者殿五選伏以人倫之貴孝道為先既有負于君親定不公于州縣有傷風化須峻條章今後諸色官員內有隱憂冒禁者勘責不虛終身不齒其入仕告教並付所司焚燬

三年敕北京及河北諸道攝官內有莊宗御署及朕署便與據正官資叙其偽朝授官勘驗不虛亦同告身例處分
周世宗顯德元年初令翰林學士兩省舉令錄除官之日署舉

教養全書卷之十二

歷代治官考三

宋制凡入仕有貢舉奏蔭攝屬流外從軍五等吏部銓惟注擬州縣官舊兼職皆使兩辟召國朝但吏曹擬授京諸司六品以下官皆無選中書特授國朝每滿郎有闕或選朝官權知太祖始削外權收伯之闕止令文臣攝監其後內外皆非本官之職但以差遣為實歷京朝官則當官院主之使臣則三班院主之少卿監以上刺史副宰相中書樞密院主之初循舊制文武常參官各以舊務開闢為目限考滿即遷太祖謂非補名責實之道罷歲月叙遷之制置當官院考課中外職

三

事受代京朝官引對磨勘非勞績不許進秩其後立法文臣五年武臣七年無職私罪始得遷秩其七階選人則考第資序無過犯或有勞績者通選謂之補滿凡考第之法內外選人同一歲為一考欠日不得成考三考未滿更周一歲書為第四考已書之績不得重計其後又立當官院考課院凡常調選人流內銓主之奏舉及歷任有私累者考課院主之

即承立即承
職即奉職即

七階調選人
教部文林郎通五

丘濬曰按宋考課之法其初立法文臣五年武臣七年其後考第之法以一年為一考皆非有虛考績之法然既有吏部又有當官院考課院則失之重複又非成周六典之制

太祖建隆三年記常參官并翰林學士內有寄住諸郡及龍州
諸官者各保舉堪充者職令一人不必以親為選任降折具
實以聞當於除授制書揭其舉主名有附託不如舉狀連坐

乾德二年詔翰林學士等四十二人各舉才堪通判者各一人
又詔吏部尚書以人才可副升擢者送中書門下引驗以聞上
憲終止過選歷或英才沉于下僚故也

開寶四年詔自今諸州不得以攝官視事其關員後即時以開
常按有司經注又詔有司按其歷任三攝無曠敗即以名聞以
其更政著吏能察舉為可惜也

宋初官制有三省中書門下尚書六曹吏戶禮二十四司六部各九寺
四太常曰光祿曰衛尉曰宗正曰太僕五監曰子刊國都水三公
曰大理曰鴻臚曰司農曰太府因唐舊制也
三師不常置為親王使相加官以同平章事領相職參知政事
副焉而三省並列于外別於禁中選中書為政事堂與樞密院
為兩府樞密主兵而三司使領會計大凡一品以下謂之文武
官未常參者謂之京官樞密宣徽三司使副學士諸司而下謂
之內職殿前都校之下謂之軍職外官則有親民警務二等而
監軍巡警亦比親民其官人授受之別則有官有職有差遣官
以寓秩叙叙位著職以待文學之選差遣以治內外之事其次
又以別流品則有階而文階之等二十武階之等五十有六以

至幕職州縣之等七散官之等四凡四色為以叙年勞則有勳
自上柱國至武騎尉凡十有二級以寓封爵則有爵自王至男
凡九等此其畧也然自太祖懲諸鎮之弊自京朝省寺監及
外州郡百官並別敘姓姓於內稱主判於外稱奉使即覽摩皆
京朝名銜視其事咸出命于中書而體局于前代大變省曹寺
監雖有正官非別敘不治本司事以故事之所寄十無二三如
中書令侍中尚書令不預朝政侍郎給事中不領省職諫議無
言責起居不記注中書常關舍人門下軍除常侍司諫正言非
特旨供職亦不任諫諍至于僕郎丞郎員外居其官不知其職
者十常八九六統軍十六衛過大朝會皆遣官攝事為容而已

諸節度不食本鎮租賦藩府除授帶都督名銜實不行都督之
事京府及四方大鎮有牧尹非親王不授諸路觀察採訪防禦
團練刺史皆選頗率不親本州務故士人以登臺閣升禁從為
顯宦而不以官之遷速為榮滯以差違要劇為貴途而不以熱
階爵邑有無為輕重蓋名實抵近一至于此

先是令文州縣官撫育有方戶口增益各準見戶十分加一分
刺史縣令各進考若戶口耗者準增戶法減一分降考一等主
司因循例不進考唯按視缺失不以輕重便書下考後有司上
言請以減損戶口一分科內條欠一分以上並降考一等又置
縣尉領捕賊條給以三限限各二十日三限內獲等第議當三

限不獲者尉罰一月俸令半之尉三罰令四罰皆殿一選三殿
停官令尉與賊鬪而能盡獲者賜升擢

開賢六年詔諸州縣官今後罷任具治所廨舍倉庫有無壞墜
及所增脩著為籍交代則書于考課之文其損壞不完者殿一
選完脩建置而不煩民力者減一選

先是三年時詔吏部流內銓南曹門下省令議成長定格一

卷簡資格一卷制勅一卷凡二十二道

先是諸州縣曹及縣令簿尉皆戶部南曹給印紙曆子俾州郡
長吏書其績用憑過核滿有司詳視差其殿最太宗太平興國
五年詔有司申明其諸州有別給公牘者罷之又詔申明有司

批書凡漏書一事者殿一選三事降一資及不得增減功過阿
私罔上查者考之官議罪

搗謀按古者文法太寬苟不拘以定制則萬事廢廢官乃毀
裂于是議者嚴考課之法以為必如是而功績始有所稽然
亦祇以人存耳若人之不存祇是案牘具文簿書無缺文法

愈繁耳目愈有不給寔何益哉故治必以得人為貴

詔曰吏員冗多難以求其治俸祿鮮薄未可責以廉與其冗員
而重費不若省官而益俸州縣宜以口數為率差減其員舊俸

外增給五十

太宗選用庶僚不專委有司皆引對觀其敷納有可采者悉與

起摺復舊因緣矯飾微幸冒進太平興國八年詔應臨斬所選
官吏並送中書門下考其履歷當取進止

雍熙二年令翰林學士兩省御史臺尚書省官各於京官幕職
州縣中學可升朝者一人

端拱三年令宰相以下至御史中丞各舉朝官一人為轉運
使

宋內外官皆令在廷大臣舉薦不願用選

四年令內外官所保舉人有變節踰濫者舉主自首源其罪

五 丘濬曰此法行則所舉與受舉之人咸知懼矣

四年詔翰林學士錢若水樞密直學士劉昌言同知審官院事

五

元京朝官考較功過以定任使之升降皆其職也又以判流內
銓翰林學士蘇易簡樞密部員外郎知制誥王旦等同知考課院
元常調選人流內銓主之奏舉及歷任有私累官考課院主之

唐勸京朝官之司曰審官院幕職官縣官曰考課院

至道二年初部員外郎主判都省郎官王炳上言曰尚書省

國家藏載經典治教之府所以周知天下地理廣袤風土所宜
民俗利害之事當咸用之世治定制禮首建六官漢唐因之自

唐末亂離急于經營不遑治教故金穀之政主于三司曹名雖
存而其實亡矣謹按吏部四司天官之職掌文官選舉周知天

下吏功過能否考定升降之類戶部四司司徒之職掌卿五教

周知天下戶口之數禮部四司宗伯之職掌國五禮辨儀式制
復周知天下祠典祠祀之類兵部四司司馬之職掌武人選舉
周知天下兵馬器械之數刑部四司司寇之職掌國法令周知
天下獄訟刑名徒隸之數工部四司司匠之職掌國百工周知
天下封疆地所山澤草木川瀆津渡橋船陂池之數凡此二十
四司所掌事務各封圖書具載名數藏之本曹謂之載籍所以
周知天下事由中制外如指諸掌今職司久廢載籍散亡唯吏
部四司官曹小具祠部有諸州僧道文帳職方有諸州閭井圖
經刑部詳覆諸州已決大辟案牘及司禁奏狀此外多無舊式
敬望令諸州每歲造戶口稅租實行簿帳寫以長卷者別寫一

六

本送尚書省藏于戶部以此推之其餘天下官吏民口廢置初
廟甲兵徒隸百工種畝封疆之類亦可以籍其名數送尚書省
分配諸司俾之緡掌俟期歲之後文籍大備然後可以振舉官
守與崇治教聖選大僚數人博通治體者參取古今禮典及諸
令式與三司所受金穀器械簿帳之類仍詳定諸州供送二十
四司載籍之式如此則尚書省備藏天下事物名數之籍如秘
閣藏圖書太學藏經典三館藏史傳皆其藏也太宗覽嘉之詔
尚書丞郎及五品以上集議吏部尚書宋琪等上奏曰王者六
官法天地四時之柄百官之本典教所出聖業文院檢討六
曹所掌圖籍自何年不繫部省詳其廢置之始究其損益之源

以期恢復既而其議仍寢

太宗時下詔求言著作郎羅敏約應詔請復尚書都省故事
其尚書丞郎正郎員外郎主事令史之屬請依六典舊儀以
今三司錢刀布帛稅權支度之事均在二十四司如此則各
有司存可以責其舉事今則金部倉部安能知儲庫帑藏之
盈虛司田司川孰能知屯役河渠之遠近有無無實績久生
常道及九寺三監多為冗員之司雖有其官不繫其職聖當
治平之日建康久之規不煩更差使臣別置公署至咸平二
年孫何亦請復六卿之制

真宗咸平二年秘書郎陳彭年請復舉官自代之制詔秘書丞

七

學士馮樞陳克復參詳等上言竊詳往制常參官及節度觀
察防禦使判更少尹叢亦令并七品以上清望官按訖三日內
於四方館上表讓一人以自代其表付中書門下每官關則以
見舉多者量而按之今緣官品制度沿革不同伏請令兩省御史臺官尚書省六品以上諸司四品以上按訖具表讓一人自
代於關門投下方得入謝在外者按訖三日內具表附驛以聞
詔可

四年左司諫楊億奏曰國家克遵舊制並建群司公卿大夫
表著威設臺省監寺曹局畢陳然而徒有其名不繫其職只
如尚書會府上法文圖治本是資政典攸出條目皆具可舉

尚行今之存者但吏部銓拔數曹自餘如庫藏雜由別使以總領尺籍伍符非本司而故定限守雖在或事有所分網領雖有或政非自出丞轄之名空設而無實可紀端樞之任雖重而無務可親周之六官于是廢矣此如寺監素有其掌執重開咸著于規程然既係布在方策昔者漢行故事宣帝以之中興魯為長府閔子議其改作臣以為國家憲命擬之未允故置書官之司受議獄之或改故設書刑之署恐命今之式失故建封駁之局若辨論官材歸于相府即書官之司可廢矣詳評刑辟屬于司徒即審刑之署可去矣出納詔命關於給事中郎封駁之局可罷矣至于尚書二十四司

八

各揚其職寺監臺閣悉復其舊按六典之制度振百司之廢墜在我而已夫豈為難有唐員外加置任非其才故竄下羊頭形於嘲謔斗量車載播厥風誰國體所先尤源慎重臣竊觀班簿員外郎及二百餘人郎中亦及百數自餘太常國子博士殿中丞中舍洗馬俱不下數百人率預常參皆著引籍不知職業之所守多由恩澤之序遷臣竊以昔館陶公主為子求郎以為上應列宿以至更直連禮伏奏明光舍省握蘭雍客侍從又嘗讀唐朝故事益知省郎之貴三院御史歲滿願遷者多拘項以望省署因而名檢或次補綸閣或使除給諫出刺大都猶謂左選今乃十百為群殆非為官擇人之旨

乞按唐制應九品以上官並定員數臣又念昔秦開郡置守漢以天下為十三郡命刺史以領之自後因郡為州以太守為刺史降及唐氏亦嘗變吏曹未數年又仍舊貫今國家多命省署之職出為知州之設通判之官以為副貳此猶且之制耳豈可為經久之制哉臣欲乞諸州並置刺史以戶口多少制其俸祿分下中上緊望相之等級品秩之際率如舊章與常參官比視階資出入更踐省去通判之目但置從事之員建廉察之府以統臨按輿地之圖而區處昔者興國詔廢支郡出于一時十國為連周法斯在一道置使唐制可尋至若號令之行風教之出先及于府府以及州州以及縣縣以

九

及鄉里自上而下由近及遠由是言之支郡之不可廢也明矣臣欲乞復置支郡隸於太府量地里而分割如漕運之統歸名分有倫官業自舉臣又觀唐制內外官俸錢之外有祿米職田又給防閑廩僕親事帳內執衣白直門夫各以官品差定其數歲收其課以資於家本司又有公廨田食本錢以給公用由唐末離亂國用不充百官俸錢並減其半自餘別給一切權俸今群官于半俸之中已是除陌又於半俸三分之內其二分以他物給之鬻于市墜下緣得其一二當糊口之不及豈代耕之足云昔西漢張敞蕭望之上言以為倉庫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勞辱今吏俸不足者常有憂父母

妻子之心雖欲為祿其勢不能於是宣帝下詔曰吏皆勤事而俸祿寡欲其無侵漁百姓雖失遂加吏俸著千石書臣竊見今之結髮登朝使力就列其俸也不能致九人之能不及周之上農其祿也未嘗有百石之入不及漢之小吏若乃左右僕射百僚之師長位莫崇焉月奉所入不及軍中千夫之印其可與也豈聖朝稽古之意哉臣欲乞今後百官俸祿雖給並仍舊制既豐其始入可以責其廉隅官且限以常員理當減于舊費冗食悉罷周行自清臣又念唐虞之制凡預品官各設考課其最殿歸于有司或歷階以升或越次而補國朝多以郊祀覃慶因而少遷考功之黜陟不行士流之清

濁無辨陛下深鑒其弊姑務惟新昨有事于裡端但偏加于陪爵雖婚前失未振舊規臣欲乞依舊內外官各立考限復令考功脩舉其職每歲置使校考以表盡公清秩改還賞罰懲勸一遵典故以振滯淹臣又念昔者成周之制公侯子男皆列土以建國大夫卿士並受田而無征西漢以來用秦武功之爵唯列侯啓封或踰萬戶至關內侯或有食邑不過數百家自是因循以至唐室但食邑者率為虛設言實封者歲入有差殆及聖朝並無所給至于除拜之際猶名數未校空有食米之稱真同畫餅之妄臣欲乞依元和中所定實封條實支給削去虛邑但行實食以寵勳臣臣又念國家每歲嚴

禮即軍大慶叙封造賜同限唐書乃三太廟之機司歷之職率荷策蕭之澤亦疏石室之封恩雖出于殊常事不偏于經制臣又以勳徽之設名品實繁律文以勳官為二品已經刪定故事加散官至五品必以上開今朝散銀青攝開命服護軍柱國全是虛名臣欲乞自今後常參官勳徽俱至五品者許封贈官階勳徽至三品者許立戟每遇慶澤令有司准式施行既禮秩之肥彰固名分之分別臣又以五等之爵施之于今雖有登封之籍曾無第土之實豈茅建社固不可以遞行翼子貽孫亦足徵于舊典臣欲乞內外封至伯子男者許庶子至公侯者許散孫別封國公者許嫡子嫡孫一人襲封

並令有司考求前制所冀國朝無虛授之寵臣下知延賞之恩臣又以今之加功臣之稱始于唐德宗幸奉天危蹕將士並加奉天定難功臣之號固一時之勳典為萬世之通近代已有將相大臣有加至十餘字者尤非經撫不可遵行所宜刪除以明憲度

景德四年令所舉官改它任犯賊元舉主更不連坐謂舉官有保此任內大中祥符三年四月詔自今每年終翰林學士以下常參官並同舉外任京朝官三班使臣幕職州縣官各二人明言治行堪何任使或自己請委或眾共推稱至時令開門御史臺會計推

促如年終無舉官狀即具奏開當行責罰如十二月內差出亦須舉官後方得入辭諸司使副承制常任西北邊川陝鈐括親民者亦同此例諸路轉運使副提點刑獄官知州通判結罪奏舉部內官屬不限名數明言在任勞績如無人可舉及顯有踰限者亦須指述不得顧避以次年二月二十五日以前到亦如有遺限者都進奏院具名以聞當依不中考核例科罪三司使副即結罪奏舉在京掌書京朝官使臣仍令中書置籍先列被舉人名銜次列歷任功過及舉主姓名薦舉度數一本留中書一本常以五月一日進內次年籍內仍計向來功過及薦舉度數使臣即樞密院置籍兩省尚書省御史臺官凡出使迴

主

並須採訪所至及經歷鄰近郡官治迹善惡以聞轉運使副提點刑獄官知州通判到闕各具前任部內官治迹能否如鄰近及經由州縣訪聞群官善惡亦許同奏先于閣內投進後方得入見或朝庭要人任使及有不治州縣難了公事並于上件籍內選擇過把數少舉任及課績數多并資歷相當者差委仍于宣敕內盡列舉主姓名或能一任幹集即時與遷轉苟不集事本犯雖不去官亦移開慢僻遠處內外群臣併舉及三人幹事者仰中書樞密院具名取旨當職甄獎如併舉三人不集事坐罪不至去官亦仰奏裁當行責降或得失相參亦與折當

辭近經由亦許訪聞善惡因是明日遠聽之慮然因此過客

皆費周旋獎不可誅故職必嚴舉主法不可違也而道旁摘摘似不可開必極惡者方許舉官指陳可耳

天禧元年禮部員外郎直集賢院李穀上奏畧曰舉官之道不如精擇舉主若得其人則所舉之官自然不謬矣昔鮑叔薦管仲子桑之知孟明初美稱解狐胥臣任卻缺率皆成功立事垂範作則傳稱唯其善故能舉其類者蓋謂此也

仁宗慶曆八年詔近臣言時政翰林學士張方平言祖宗之時文武官不立磨勘年歲不為升遷次序有才用名實之人或從下位便見超擢無才用名實之人有守一官十餘年不改轉者其任監當或知縣通判知州有至數任不得遷者故當時人皆

主

自勉非有勞效知不得進自祥符之後朝廷之議益益偏寬大故今自監當入知縣知縣入通判通判入知州皆以兩任為限又司官及三年即例得磨勘先朝行之人始知恩未見有獎及今歲年深久習以為常皆謂本分合得無賢不肖美知所勸願陛下稍革此制其應磨勘叙遷者必有勞績可褒或朝廷特勅擇官保任者即與轉遷如無勞績又不因保任者更增展年考其保任之法不當一例應須選擇清望有才識之人即命舉之如此則是表執政之臣舉清望官安清望官舉親民官官有開員隨員數令舉又足以見聖恩急才愛民之意也

方平又論考課之法狀奏曰臣聞三考黜陟著于虞典三年比

校具于周官在漢則京房創考功之法在魏則劉劭立都官之制杜預泰始之格則委乎連官以考所統崔鴻延昌之議蓋病乎選曹之無甄擇論雖略著于後事各不得于時南北下衰無復識者若夫考歷代官人之得失酌一時風俗之厚薄為政之逆良可舉知漢之察舉辨論已詳取九卿於刺守取刺守于四府三署丞令之高課者而外以六條督郡國之治朝廷時違詔使傳行四方以察吏為俗而公府採聽長吏臧否以謹言恭按輒被黜免不在考功之法而善惡彰矣魏晉之時九品之制中正之職方為脩舉未至陵遲中正第其才行吏部據以除授故雖不行都官考課之制而物議定矣永嘉之亂天下幅裂時政

古

衰廢楊曰偷安固無暇求遠之謀欲以經時立政者也爰及有隋事不師古罷州辟署以收挈下權末品微資悉銓除擬官紀素而人材雜矣唐氏以兵吏掌文武選事各分為二銓而考功掌校定中外官考類為九等雖制存舊令而入鮮克舉凡六部所領六品而下赴期冬集服唱注補而已大倖年之制崔亮設于神龜補資之格光復立于開元補歲以為勞歷級以為限無賢不肖混然一律自是天官之任但行令史之職考課之制徒虛文今朝廷官人之式以責任界以衆任寡賢從類舉罪便連生其道至公其法至平云倘重之權無專蔽之弊所謂勸于衆與天下共勸人之義也然選曹所以弊群吏之治者其功

過之迹始于州郡書之而州郡所書限于條式徒錄列其繁文復及老細之事選于舊案益益老婦之用愚瞽之句同乎制約能否之用良惡之迹殊殊不可得而知也及漢末求諸銓衡數第能取其文字小疵日月微舛勘結細故邀賄引賂吹毛掩瑜去小州入大州解送將得近縣叙遷次補如魚貫雁行出此取彼若釋囊發篋以故惡吏無所畏避民致多至鉅餽臣謂宜令天下州郡歲結群吏之課必先疏其功過之狀則又以善惡淺深而補除第為三等直云某人居某職事能舉其職當建立某功事有不利于民當糾其事能辦成或覆職能得隱微或能發大姦端去民害害其害過罰約此凡郡縣吏長吏親審其守

古

俾之成則轉運便提點刑獄分校定之遂部州郡故日月期會集上于二司二司之官以其集時成集治所受部郡之考籍而參議之勸其嚴最嚴上于三府移副于考功伏望朝廷慎選材識之士以按考功之職益增其員分總諸道受外臺所上郡部考籍之狀使得博采中清誠恐察乎風謠有貪暴而居優課倍良而處劣第得以論糾舉實其功過之事既合補除之法各以其秩叙或上于軍司或列于憲官或報于選曹各依等而行升降黜陟為凡吏進職三年雖考三上者遷陞之三下罷免之二上而一下優叙之二下而一上殿留之其餘以是為差也此其約而易守簡而易辨有稽于古可繼于後吏知為非于時之

術必勤于履用士知為節為取重三進必勤于進德則是為善之士益勉舉職之吏咸勸郡縣之政不闕而政矣此大府即之苛制崔製之弊絕不少善乎

方平又言州縣之有惡吏為民蔽之新制官雖言大指而實狀無事欲證其成少詢十衆故榜書集民使得告發然庸人畏縮甘心受枉猶不自明而頻年詔書復加禁止此說則市寬大不欲操急群下發榜書然調略乎一人而患之暴害乎一縣一州此臣所以惑也雖吏欲罪而州受不察之罰州吏犯法而廉刺得不審之誅夫其政則有相攻之疑罪有逆而不聽其糾發此臣所以惑也願降明旨追前詔勿行凡統攝之司猶保任

去

之法賦罪同生以重其累又以職暴廢者其子年初或預聞宜細終身不聽仕進如此則父愛其子子諫其父其心益累所顧重矣

至和元年以賈黯判流為銓時承平日久百官職崇皆尚常惠度樂于因循而銓衡徒文書備具而已黯始以以風義整故其獎茲州推官柔澤在蜀三年不知其父死後代還舉者甚多應格當還方收牒自陳人皆知其官喪父莫肯為文書澤知不可乃去發喪制服以不得家問為解澤既除喪求磨勘照澤三年不與其父通問亦有人子之愛于其親乎使澤雖非至喪獨為不孝也言之於朝澤坐廢歸田里不終終身晉州推官李

元初以入錢得官已而有私罪然自引去臣所得官以白衣應舉及第積十歲當應勘乃自首言其初事黜以為此律所謂同冒也安羅之奪其勞焉

嘉祐元年知諫院范鎮上奏曰臣謹按唐制五品以上蔭孫三品以上蔭曾孫而無蔭兄弟叔侄之文今文官自知難御史以上蔭奏一人自帶職員外郎以上三歲奏一人武官自橫行以上歲奏一人自諸司副使以上三歲奏一人又無兄弟叔侄曾孫之品限而旁及疎從所以入流寢廣仕路滋難臣欲乞見任兩府聽蔭兄弟叔侄餘但蔭本支或以為非所以廣親愛則不然兄弟叔侄於公則刑不相及於私則財不相及至於朝廷爵

去

賞則輕加之為不可也

傳曰始封諸侯無子不得予兄弟何古者象賢也弟非賢者子孫猶謙按此即蔭子之例非象賢則恐害民也

二年詔文武官舊皆陳乞磨勘有傷廉節歲自今歲滿全當官三班院舉行五

時制敕上議曰故事諸諫官者或一諫或再諫或三諫皆有品秩非不欲人人諫也諫之近近名則容傷而為體者惡煩煩近于養故設中制有所止之也昔魯命九官發龍不諫其他伯益之徒一諫而止此則治世之法也頃來士大夫每有除命不問高下例報累謙雖有出其至誠怙於勢利然亦已

論此制通變甚矣若引俗逐巧施風俗必且以偽為真焉
上迷眾更以此為進取之捷徑亦視之如笑耳可惡也豈獨
順于禮哉夫竊謂美道君子所有餘小人所不足然非其真
則配而當者卿公祿假辭為飾退則又使太史命己子產惡
其為人其後卒為亂故節儉之教至于此非國家之福也公
孫段而其次者耳子之懷燕王莽代漢其始皆以善自名已
而稍入于邪也臣謂賈者之節雖進而易退雖進而易退者
非為讓一官之謂也謂其能擇于義不犯非禮也故雖不多
讓其節猶可見衆人之情好得而惡失好得而惡失者亦非
勉受一職之謂也謂其不擇于義越禮而動也故雖復辭讓

文

其情亦猶險讓與不讓一以故事舊典為準無使鈞利者要
君采名者售偽不章而不值子產之精識則公孫段之徒紛
然于朝矣此與劉是案讓論可以參觀

六并司馬光初為諫官上劄子曰人之才性各有所宜而官之
職業各有所守自古得賢之盛莫如唐虞之際然履歷播種益
主山林岳為共工能作細言製數五教章陶明刑伯夷典禮后
發典樂皆各守一官終身不易苟使之更來迭去易地而居未
必能盡善也今以群臣之才固非八人之比乃使之遍居八人
之官逮者三并近者數月輒已易去如此而望職之脩功業之
成必不可得也非特如是而已設有勤恪之臣悉心致力以盡

其職群情未洽績效未著在上者疑之同列者嫉之在下者怨
之當是時朝廷或以衆言而罰之則勤恪者莫不辭職矣奸邪
之臣術奇以譚衆意交以市譽居官未久聲聞四達忠惡精辨
以適後人當是之時朝廷或以衆言而賞之則勤恪者無不爭
進矣所以然者其失在于國家采名不采實諫文不誅意夫以
名行賞則天下歸名以求功以文行罰則天下巧文以逃罪如
是則為善者未必賞為惡者未必誅此所以求治歷載而太平
未效者也誠能博選在位之士使有德行者掌教化有文學者
待顧問有政術者為守長有勇略者為將帥明于禮者典禮明
於法者主法下至醫卜百工皆度才而授任量能而施職有功

文

則增秩而加賞而勿徒其官無功則降黜廢棄而更求能者有
罪則流竄刑誅而勿加寬貸如是則朝廷未肯不尊為事未有
不治者也於是詔自今諸守令有清白不擾政迹尤異而實惠
及民者本司若州縣舉政迹實狀以聞中書門下察訪得失許
令再仕

仁宗時舉官權入不常其制各因時所需而求焉自天聖後進
者頗多物議患其冗始戒近臣非受詔毋輒舉官又下詔凡屬
無以薦舉為阿私其任用已至部使者毋得復薦失舉而已雖
用聽自言不實弗為負又增設禁限常舉官已授外任毋得奏
舉京官文臣待制至侍御史武臣自觀察使至諸司副使舉吏

各有等數毋得輒過而被舉者通有本部監司長吏按察官乃得磨勘又限到官一考方得薦又詔知雜御史觀察使以上歲舉京官不得過二人其常參官毋得復舉自是舉官之數省矣

韓愈別曰天下之受不可人人而知也故使長吏舉之又恐其舉之以私而不得其人也故使長吏任之他日有敗事則以連坐其過惡重者其法均且夫人之難知自免弊病之矣今日為善而明為惡猶不可保況於數十年之後其初者已壯其壯者已老而猶執其一時之言使同被其罪不已過乎天下之人仕而未得志也莫不勉強為善以求舉惟其既

平

已改官而無憂是故蕩然無所不至方其在州縣之中長吏親見其棄謹勤幹之節則其勢不可以不舉彼又安知其終身之所為哉故曰今之法責人以所不能者謂此也一縣之長察一縣之屬一郡之長察一郡之屬職司者察其屬郡者也此三者其屬無幾耳其貪其廉其寬其猛其能與不能不可謂不知也今且有人牧牛羊者而不知其肥瘠是可復以為牧人歟夫為長而屬之不知則此固可以罷免而無足惜者今其屬官有罪而其長不即以聞他日有以告者則其長不過為失察而去官者又以不坐失察天下之微罪也職司察其屬郡縣各察其屬此非人之所不能而罰之甚輕亦

可怪也今之世所以重發贖吏者何也夫吏之貪者其端必詐兼以求舉非者皆三公貴人其下府丞卿大夫之列以身任之若官莫不愛其同類等能之人故其術頗多而不可動連坐者常六七人甚者至十餘人此如盜賊贖初良民以求苟免耳為法之弊至于如此亦可變矣如臣之策以職司守令之罪罪舉官以舉官之罪罪職司守令今使舉官與所舉之罪均縱又加之舉官亦無如之何終不能遂知其終身之廉而後舉特推之于幸不幸而已苟以其罪罪職司守令彼其勢誠有以督察之臣知貪利小人無容足之地又何必于舉官為難之

三

揭諫按職司察屬所稽者廣或有疎虞故罪之者輕舉主察所舉所稽者專難于度區故罪之者重今東坡欲反其道而加之職司守令之罪重恐標下太過而居上不寬舉主之罪輕恐請託公行而選舉必濫故但知景德四年之令改他任犯職舉主更不連坐是亦足矣

載又曰國家取人有制策有進士有明經有諸科有任子有府史雜流凡此者雖衆無害也其終身進退之決在乎召見改官之日此尤不可以不愛惜慎重者也今之職者不過曰多其資考而責之以舉官之數且彼有能強而已資考既足而舉官之數既已及格則將執繩墨以取必于我雖千百為

諸臣不盡與臣切以爲今之患正在于任文太過是以爲一定之制使天下可以素月心得想可惜也方今之便莫若使吏六考以上皆得以名聞于吏部吏部以其考之遠近舉官之數寡而次第其姓名然後使一二大臣雜治之參之以其材之優劣而定其等歲終而奏之以詔天子發置覆天下之吏每歲以物微罪免者幾人而增其數以所奏之等補之及歲而止使其子奪亦難出于賢不肖之間而無有一定之制則天下之吏不嚴有必得之心將自奮勵應許以求聞于時而向之所謂用人之大弊者將不勞而自去然而識者必曰法不一定要而以才之優劣爲差則是好惡之私有以啓

之也臣以爲不然夫法者本以存其大綱而出入變化因時付之于人昔者唐有天下舉進士者群至于有司之門唐之制唯有司之信也是故有司得以搜羅天下之賢俊而習知其爲人至一曰之試則固已不取也唐之得人於斯爲盛今以名聞于吏部者每歲不過數十百人使一二大臣得以訪問參考其材雖有失者蓋已寡矣如必曰任法而不任人天下之人必不可信則夫一定之制臣亦未知其果不可以爲存也時朝廷人六考改而唐制雖如一考舉者五人爲五等舉者雖多無大過者亦不及格宋法以舉官參之於衆而不欲以一人探進退之權此法亦善然是時若桑澤之匪我舉者甚多則是已成故事而誠不

可以不察矣

自宣宗親以身官書判第推恩仁宗時議者以爲無益乃罷之而試判者亦文具無所去取

英宗時御史中丞賈黯言今京朝官至卿監凡二千八百餘員可謂多矣而吏部奏舉應勅選人未引見者至二百五十餘人臣不敢遠前載且以先朝事較之方天璽中法尚簡選人以四考改官而諸路使者薦部吏數未有限而在京臺閣及常參官常任知州通判者雖非部吏皆得薦時應勅改官者歲才數十人後資考滿增而知州薦吏視屬邑多少裁定其數又常參官不許薦士其餘約比天璽漸繁而改官者固已衆矣然應勅應

格者猶不越旬日即引對未有待次者也皇祐中始限監司奏舉之數其法益密而應勅待次者已不減六七百人皇祐及今終十年耳而增多至于三倍向也法疎而其數省今也法密而其數增其故何哉正在薦吏者歲限定員務充數而已如一郡之守歲許薦五人而歲終不滿其數則人人以爲遺已當舉避諱畏議故止不敢比薦者所以多而真才實德未免恩于無能也臣明詔天下有人則薦不必滿所限之數天子納其言下詔申勅焉

摘錄按職之言得其一而未得其一也夫詔之薦而薦者少限之薦而薦者多此豈可不求其情哉國初行法必嚴而承

平必寬重獲賊吏而無生無重失之恐有嫌而不舉也

明年判吏部流內銓蔡托言應勸待闕者衆可選知雜御史觀
察使以上職得舉官注從之自是舉官之數稍省矣

治平三年以歐陽修言命宰執舉鄉黨五人于是鄉黨等共舉
二十人先召試十人餘皆後時

時孫洙上疏曰三代而下選舉之法何紛紛乎其法始得者
終必失也故孝廉之始得也人稱其行也其終失也計口謬
舉也辟署之始得也人譽其德也其終失也流競成俗也限
年之始得也敦德養器也其終失也少成不貴也九品之始
得也家舉人興也其終失也愛憎在吏也清議之始得也名

書

實相尚也其終失也浮偽相沮也銓選之始得也權不存外
假也其終失也善惡同流也故孝廉失之謬辟舉失之謬限
年失之同九品失之拘清議失之偽銓選失之雜是六者之
法皆足以救一時而不足以通百世者也故始終而各有得
失焉今始終一切皆失者其國家資格之法乎矧材之伏於
下者資格闕之也職業之廢于官者資格奪之也士之棄廉
無能者爭于資格也民之困于改舉吏資格之人衆也萬
事之所以抗弊百吏之所以廢弛法制之所以頹爛決潰而
不之救者皆資格之失也夫資格之法起于後魏崔亮而復
行之于唐裴光庭是二子者其當時固已罪之今且世世而

遵行之矣往者不知非來者不喻不無小利也小使也利之
者愈愚而廢滯者也便之者愈老而庸昏者也而于天下國
家則大失也大害也上下相冒而賢材適遠可謂太息也

故事二府初入舉所知者三人將以觀大臣之能熙寧二年始
罷二府初入舉官之制

是年御史乞罷堂選知州曹公亮執不可帝曰精擇判官官人
付之何為不可王安石曰中書所補已多通判亦有該堂選者
徒留滯不能精擇歸之有司宜也

知州十里生民休戚所係是時安石志在立法而無暇于官
人故有所總已多之言不知中書所總孰有大于進賢退不

書

省者乎

舊制文臣京判官審官院主之武臣內殿崇班至諸司使樞密
院主之供奉以下三班院主之至是詔樞密之任重矣不當親
有司之事其以審官為東院別選西院專領閤門祇候以上諸
司使唐勣常程差違

帝以舊舉官往往緣家請得之多且滋欲革去奏舉而禁以公
法乃詔內外舉官注皆罷命吏部審官院參議選格

考績之制舊無定殿最格法自發運使率而下之至于知州
皆歸考課院專以監司所第等級為據至考監司則總其甄別
吏部能否則以採訪才行合二事為課悉書中等無所高下神

宗即位凡職郎有課允假皆貴司前上守臣制不占等者
長年降而治狀優異者增秩賜金帛以重書獎勵之若監司
以上則命御史中丞侍御史考校

時又詔立考課縣令之法以勸懲平乞職入不獲均復止盜
勸課農桑賑恤飢窮導修水利戶籍增衍整治簿書為最而
廉用德義清謹公平勤恪為善舉考縣令治行分定上中下
等至其能尤殊絕者別立優劣二等歲上其狀以詔賞罰
其入優者賞罰七畝

五年詔堂選堂占選罷吏部始立定選官格其法各隨所任職
事以入任功狀立格以待擬注

魏開封府推官蘇軾上言大抵名器為私人所奔趨必使積
勞而後遷以明持久而難得則入各安其分不敢躁求今若
多開職途之門使有意外之得公卿侍從雖步可圖其得者
既不肯以僥倖自名則其不得者必皆以沉淪為恨使天下
常謂舉生妄心恥不為人何所不至欲望風俗之厚豈可得
哉選人之政京官常源十年以上若更險阻計析毫釐其間
一事聲牙常至終身淪棄今乃以一人之薦舉而舉之猶恐
未稱章服隨至便積勞久次而得者何以厭服哉夫常謂之
人非守則令員多閑少久已患之不可復開名門以待巧者
若巧者優奪已甚則拙者迫隘無聊利害相形不得不察故

近歲朴拙之人愈少巧逆之士益多惟陛下憂之之懷之衷之
救之如近日三司獻言使天下郡縣一人惟願三司文字許
之先次指射以酬其勞則數年之後當官吏部又有三百餘
人得先占闕常調待次不其愈難此外有當發運轉輸按行
農田水利已振監司之體各懷進用之心轉對者望以稱旨
而驟遷奏課者求為優等而遽化相勝以力相高以言而名
實亂矣唯陛下以簡易為法清淨為心使為無所緣而民德
歸厚

馬端臨曰罷諸司之薦舉付銓選于吏部此熙寧所立之法
蓋所以示至公而絕倖門也今東坡所言乃如此豈此法特

蓋

所以待守常安分之人而阿諛時指附會新法如所謂六七
少年使者四十餘輩則初不在此限乎

舊制凡設試以待命士而入之銓注者自蔭補銓試之外有進
士律義武臣且試材武及刑為等官而銓試所受為特舉蔭補
初起選皆試律詩已任而無勞績舉薦及無免試恩時試判
熙寧更制以後縣試律義斷案謀後又增試經義中選者皆得
隨銓擬注是銓試之凡也熙寧四年定銓試之制凡守選者歲
五或試三道後增經義法官同銓試武官試策元豐定制而
為三等若居任有舉者五人自與免試以注官元豐定制而
後銓注之法悉歸選部以當官宋院為尚書左選流內銓為侍
郎左選當官西院為尚書右選三班院為侍郎右選

元祐中司馬光言臣切惟為政之要莫若得人百官稱職則萬
務咸治然人之才性各有所能或優于德而高于材或長于此而
短于彼雖身變稷契止能各守一官況于中人安可求備是故
孔門以四科論士漢室以數路得人若指瑕掩善則朝無可用
之人若隨器授任則世無可棄之士臣謹蒙執權備位宰相謹
選百官乃其職業而智識短淺見聞偏狹知人之難理賢所重
寒字至狹俊彥如林或以性退滯淹或以孤寒遺逸被褐懷玉
豈能周知若專引知識則嫌于狹私難服衆心若止循資序則
官非其人何以致治莫若使在位選官人舉所知然後克叶至
公野無遺賢矣臣欲乞朝廷設十科舉士一曰行誼純固可為

天

師表科有官無官二曰節操方正可備獻納科舉有官無官三曰智勇
過人可備將帥科有官無官四曰公正聰明可修監司科舉有官無官
五曰經術精通可修議贊科有官無官六曰學問該博可修顧問
問科有官無官七曰文章典麗可備著述科有官無官八曰善聽獄訟盡公得
實科有官無官九曰善治財賦公私俱便科有官無官十曰練習法令能
斷請職科有官無官十一曰應職事官自尚書至給舍諫議寄祿官自開府儀
同三司至太中大夫職自觀文殿大學士至待制每歲須得于
十科中舉三人非謂每科舉三人各隨所知其狀曰臣切見某
人有何行能並源指陳實事不得統歸臣辭臣今保舉堪充某
科如蒙朝廷擢用後不知所舉謂舉行義施而及犯八已職

臣廿伏輒與不辭候奏狀到日付中書省置簿抄錄舉主及所
舉官姓名別置合舉官臣僚簿歲終不舉及人數不足按劾施
行或遇在京及外方有事須合差官體量相度照檢磨勘劄刷
催促推勘定奪則吏執政親檢逐簿各隨所舉之科選差合議
管勾上件事務若能辦集即別置簿記其勞績遇本料職任有
闕如或出或學官有闕即用行差充同知所
逐簿選名實相稱或舉主多有勞績之人補充仍于本入除官
敘告前盡開坐舉主姓名于後不如所舉其舉主從貢舉非其
人律科罪犯正入已職舉主減三等科罪若因受賄徇私而舉
之罪名重者自從重法期在必行不可寬宥雖見為執政官朝

元

吏所不可輟者亦須降官示罰所貴人人重謹所舉得人詔從
之
詔大臣奏舉職並如制召試除授其朝正特除不用此令
先是右正言劉安世言祖宗之待館職也儲之英傑之地以
儲其名節觀之古今之書而開益其聰明稍優其原不責以
吏事所以滋養德器養成其名卿賢相也自近歲以來其選
議輕或緣世資或以軍功或酬聚斂之能或拘磨貴之薦未
嘗較試遂獲貼職多開待門恐非祖宗德意望明詔執政詳
求文學行誼審其果可長育然後召試試得報命庶名
器重而賢能進至是乃降詔命而言未盡行安世復奏祖宗

時入館鮮不由試惟其望實高治狀尚白或累持使節或移鎮大藩欲示優恩方今貼職令既過能臣言追復舊制又有所謂朝廷特除不在此段則是不問人才高下竊慮深淺但非奏舉皆可通除名爲更張弊源仍在願做故事資序及轉運使方可特名除授庶塞僥倖重館職之選

時司馬光疏曰州縣者百姓之本長吏者州縣之根本根本危則枝葉何以得安故自古以來置州郡必嚴其武備設長吏必麻其侍衛所以安百姓衛朝廷也秦滅六國以爲兵不復用疆置郡守而以御史監之隨名城銷鋒鏑故陳勝吳廣起而郡縣不能制國隨以亡晉武帝平吳悉罷州郡兵陶璜

山濤皆言州郡武備不可廢及永寧以後盜賊群起州郡無備天下遂大亂國朝置總管鈐轄都監押爲將帥之官凡州縣兵馬其長吏未嘗不同管轄蓋知州則一州之將知縣則一縣之將也熙寧中謀臣建議分天下禁軍每數十爲一將別置將官以領之訓練差使抽耶一出其手其逐州總管以下及知州知縣皆不得開預置留軍及判員以元本州白直及諸般差使而已凡設官分職當上下相維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紀綱乃立今爲州縣長及總管等官于所部士卒有不和統攝殆如路人者至倉庫守宿衛市廛道亦皆之人雖於休有許差將下兵士者而州縣不得直是須將官

將官往往占據不肯差撥第一有非常之變州縣長吏何以號令其吏制禦奸宄哉理朝廷盡罷諸路將官其禁軍各委本州縣長吏與總管鈐轄都監押等管轄一如未置將官已前之法諸州軍兵馬不足之處量與立額招添其守禦有備而寇賊之發不能式遏或棄城逃避或率吏民迎賊或斂民財賄賊雖責之以死彼亦甘心今平居驕從且不能備一旦寇至責以死節不亦難哉

自熙寧時罷堂選權歸吏部元祐中復舉官法仍有堂除差遣三年劉安世上疏曰近來堂除差遣多取吏部之闕不問職司輕重才品優劣爲人擇官殊失大體如王瞻堂除管勾

左廂軍車劉敷大堂差權河南知縣若此之類名品至卑吏部選差固不之使何煩廊廟一一求求臣恐三省之事日益紛紜執政大臣汨于細務則朝廷安危之至計禮樂教化之大原將何暇及哉所以每陛下圖任老成委注輔弼之意哉

徽宗政和六年臣傳言知縣縣令凡百七十餘闕無願注者命吏部措置已而吏部取在選應入者隨其資序自上而下不願否徑自差注如破差法遂有貫戶福建而強注四川者明年上知其速難赴將許便鄉差注路雖遠毋過三十驛已注者聽改注

撫撫按縣令卑官也而今之數十里撫遠赴縣令親民之官也而不能通所屬鄉民之語者皆非人情不可行此制為近理

初熙寧時記川陝福建廣南湖南八路之官罷任迎送勞苦令轉運使立格就注免其赴選後法久弊生者請併八路定差盡歸吏部重和元年言者謂轉運以軍儲吏祿供饋支移為已貴而差注視為末務乃付之主管文字官其人又以稽攷簿書檢勘行移為先而不復究心差注乃付之士察率吏胥擬定而倉廩特視成審判而已比年以來賄賂公行隨其厚薄為注關之高下宜督察典領之官歲終取吏部退雖有無多寡為之課

重

而賞罰之可以公擬注而絕吏昧從之仍立為法

高宗建炎初詔即駐蹕所置吏部時四選散亡名籍莫考始下諸道州府軍監條具屬吏官之將里年甲出身歷任功過舉主到罷月日編而籍之

紹興三年右僕射朱勝非等上吏部七司教令格式一百八十八卷自渡江後文籍散佚會廣東轉運使以所錄元豐元祐吏部法來上乃以省記舊法及續降旨擇詳定而成此書

二十五年監察御史何溥言州縣之間貪吏為虐監司不問郡守不詞甚失陛下委任之意臣請郡守不治而監司得以按之則郡當坐縱容之罪監司不按而臺諫得以劾之則監司當受

失察之罪而又每歲校其所按之多寡以為殿最之說

三十二年吏部侍郎張璪言國家設官以聽群吏之治其掌于七司者在令中則所守者法也今墮乎胥吏之手有所謂制為最嚴有遷改即當有替後夫者不可以後知去者不能以盡古制而不獲雖有強明健敏之才不復效法引創而不當雖有至公盡理之事不復可伸伸則不行矣獎法甚伙觀漢之公府則有辭比以類相從使不更吏不得生因緣尚書則有決事比以省請讞之弊比之為言猶今之例臣謂今吏部七司亦宜詳置制比凡擬給之期限職功之定去失之保任皆據之密實奏薦之限隔酬賞之用百凡經申請或白堂或取旨

重

者每一事已命即官以次擬定而長貳書之于冊永以為制每半歲則上于尚書省仍開御史臺而詳為如是則巧吏無所施而銓叙平允矣

撫撫按此時不用法而用創果要乃欲因創立法貌後襲後良之秦其獎可知矣

先是劉珙為吏部員外郎有才智善摘拾其弊一日命孔中庭張幕設案置令式其中使選集者得出入錯問與吏辯吏愕然不能對時議翕然稱之

孝宗淳熙元年參知政事張浚良言官人之道在朝廷則當量人才在銓部則宜守成法夫法本無弊而創實敗之法者公天

下而為之者也。則者固人而法以壞天下之公者也。昔者之患在于用例破法比年之患在于因例立法故謂吏部者例部也。今七司法而舉數議定之無缺焉然已十得八九有司守之以從事可以無弊而隨情變法相師成風益用例破法其害小因例立法其害大法律常例常規今至法令繁多當究滋益而此也理固有司更集學治法及範通諸路申明重行考定非大南其精當者去凡庸寬縱者悉削正之庶幾國家成法簡易明白裁制之為範圍之明察矣於是起從修焉既而吏部尚書雖以改官奏薦屬勸差注等條法分門編類冠以吏部條法總稱為名十一月奉知政事纂修良進吏部七司教令格式

申明三百卷詔頒行焉

特楊萬里上疏曰臣聞選法之獎其獎在于信吏而不信官信吏而不信官是故吏部之權不在官而在吏三尺之法遠足以為吏輩取富之源而不足以為朝廷為官擇人之具所謂尚書侍郎郎官者攝案執筆開目以蓄斂尾而已凡夫吏之犯法者必治而受獄者必不赦朝廷之意豈真信吏而不信官者耶非朝廷之意也法也意則信官也法則永著信官也非惟不信官也朝廷亦不自信也朝廷不自信則法之可否孰決之決之吏而已矣夫朝廷立法本以防吏之為奸而其用法也則取于吏而為決則是吏之官勝于法而朝廷

之權輕于吏也其言至于勝法而其權重于吏則吏部畏法安得而不奉吏之旨哉長官非曰奉吏也奉法也然而法不決于官而決于吏非奉吏而何大是之謂信吏而不信官蓋世之豪宦有以家取爵者子弟而無才而無德者彼其心非疑子弟而信其德也蓋子弟之於家也務知其大而不務知其細或獲則不然其大者不知也至其細者則往往知之也日主人者偶舉其細以問于子弟子弟未對而或獲者奮而前曰我知之於是其以中其主人而取其信已其始信其細其終將不復疑其大矣于是子弟為儲位而或獲為腹心今之吏部何以異此法曰如是而可知是而不

可士大夫之有求于吏部有持牒而請曰我應夫法之所可而吏部之畏或亦曰可耳其為可無疑也退而吏部出一紙以告之曰不可既曰不可矣宜其為不可無改也未幾而又出寸紙以告之曰可且夫不可者有一定之法而用不可可之法者無一定之論何為其然也吏也士大夫之始至恃法之所可亦恃吏部長或之賢而不謂之吏故畏或而可之退而問之吏吏曰法不可也畏或無以詰則亦曰然士大夫于是乎不即之法不請之畏或而以市于吏吏曰可也而弗亟也俟畏或之遺志而盡取其詔昨奪而今與朝廷而夕不然畏或不知也朝廷不訂也吏部之權不歸之吏而誰歸夫其

所以至此者其發也有端其積也有漸而其成也極根固而
流波漫矣然則曷為端其罪在于忽大體設小法而已矣吏
者從其所誣者而中之并與其所忍者而竊之此其為不可
救也且朝廷何不思之曰吾之銓選果止于謹小法而已則
一吏職卑而有餘也又焉用擇天下之賢者以為尚書侍郎
也哉則吾之所以任尚書侍郎者殆不止于謹小法而已是
故故若略小法而責大體使夫小法之有所可否而無係于
大體之利害則吏部長貳得自決之要而不失夫銓
選之大體而不害夫法之大意天之春溫而秋涼也春豈無
一日之寒而秋豈無一日之熱哉亦不失四時之大體而已

異

責大體而略小法則不決于吏而吏之權漸輕然後長貳之
賢者得以有為而選法之弊可以漸革也

楊謙按此疏言辭甚詳而處分未善夫小法之不謹豈不壞
及大體哉愚以為用賢之道當以賢不肖能否為殊而不當
以資格之次但中等之銓則常以年勞為序亦不可使有僥
倖望序之法要使某月之中某人當選某人次之其所以選
轉之由大著于銓選之庭使赴選者人得而閱之吏部之長
貳時得而檢之吏亦安得而上下其手哉倘其蔽再從而罪
之亦易易耳

金世宗泰和四年定考課法准唐全作四善或二十七最為十

七最

宣宗興定元年行辟鑒縣令法以六事考之一曰田野闢二曰
戶口增三曰賦役平四曰盜賊息五曰羣民和六曰詞訟簡

毛

敬齋金書卷之十三

歷代治官考四

元世祖至元八年詔幣守令以戶口增四野闢詞訟簡盜賊息賦役均五事備者為上選陞一等四事備者添一資三事有成者為中選依常例遷轉四事不備者減一資五事俱不備者黜降一等

明太祖以丞相胡惟庸之變罷中書省做太尉樞密院置五府做六官置六部糾以都察院達之以通政司參之以大理寺列以寺監備以百司文書悉歸翰林耳目專任臺而外官則守令而上有十三布政司按察司衛指揮千百戶而上有都使司又

有巡按御史以巡行各省直而其後又設巡撫其官品爵職與階皆詳于會典

丘濬曰周司徒即今戶部尚書之職但周時所掌若教化後世則專理戶口財賦之事禹禹呼唐虞三代之時其民淳朴其於天理民彝無甚相悖焉者猶且設官以掌之俾其數布教條以訓授夫剛強之民後世風氣日漓民心不古漸無大至以專掌教事所以禁之者僅見于刑官黜教之教此亦可以觀世變矣

撫謙按今之禁酒即古之司成所以教士非教民也愚謂戶部尚書固宜兼教而州縣教官并宜兼以教民民有愚而犯

禮以糾訓之其入于刑者歸于州縣治官應冠裳禁可達于闕巷

太祖祖訓有曰自古三公論道六卿分職並不曾設立丞相自秦始置丞相不旋踵而亡漢唐宋因之雖賢相然其間所用者多有小人亂政今我朝罷丞相設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門分理天下庶務彼此相輔不敢相侵專制違統之所以穩當以後子孫做皇帝時並不許立丞相臣下有敢奏請設立者文武群臣劾奏將犯人凌遲全家處死

丘濬曰五府六部都察院與夫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皆前代三省兩府執政之官也雖無宰執之名實掌宰執之事但其

事一總于朝廷而不顯顯任于一人也說者謂云政權必有所在不有所統必有所歸其中不無旁落下移之虞潛持默運之人苟非其人莫有不可勝言者是以太宗即位之初即選文學之臣七人伴居內閣專掌制誥凡國家大典禮大政全大事機皆得以預聞謀謀既定然後付有司行之不示之以名而予之以實自是以為故事

凡吏部職掌內以大小官員悉聽本部銓除轉擢並無辟舉之制間有撫按官以地方多事奏請改調陞職者亦必下吏部覆核再奏然後先行明初今在外官員有政績者許巡按官奉舉

京官考舉以五年為期分四等年老有疾者致仕貧者為民不
謹者冠帶閒住淳樸淺露才力不及者降一級調外任

初外官每年一朝洪武二十九年始定三年一朝之制以展成
丑未年為期朝正後水部會同都察院考察奏請定奪其存留
者俱引至御前刑部及科道官各露章糾劾過職之罪一時謹
責省免皆出上命及有免選任各賜勅一道以申戒飭云

凡在外官員二年偏行朝覲其各布政司按察司鹽運司府州
縣及上宮衙門流官等衙門官一員帶首領官吏各一員各理
問所官一員照依到任須知依式對數攢造文冊到任須知及
將原領勅諭諸司職掌內事蹟文簿具本親詣奏繳以憑考覈

三

各衙門先儘正官正官到任日淺佐貳官到任日久必先佐貳
官來朝若領戴華未及二十里長州縣止設正官首領官各一
員去處只今首領官更來朝其程途遠近各量里路比照行人
馳驛日期起程本衙門連帶起程月日申部違者不許過期違
者不許預先離職限當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到京其來朝官
員服色各照品級花樣及欵依今定樣製務要新鮮潔淨俱各
自備脚力不許耽驛及指此為由科擾于民

八年春正月癸亥朔吏部言天下布按二司及府州縣朝覲官
比四千一百一十七人考其政績詔稱職者陞年老者復其職
不稱職者降貧污者送法司罪之聞訃者免為民

十一年河南府知府楊鼎等請編入朝上命吏部曰考績之
法所以甄別賢否以示勸懲今各官來朝原課其政最優為三
等稱職而無過者為上賜坐而宴有過而稱職者為中宴而不
坐有過而不稱職者為下不預宴序立門裏者出然後退庶
使有司知所激勸

先是五年十二月初中書令有司今後考課必書農桑學較
之績官民有不奉天時負地利及師法情于教學者皆論如
律山西汾州平遙縣主簿成德著績州上其考曰能恢辦
高稅吏部以聞上曰地之所產有數官之所取有制若曰恢
辦是額外剝削主簿之職在佐理縣政撫安百姓豈以恢辦

為龍州之考非是兩吏部其移文訊之

十五年命天下朝覲官各舉所知一人
成祖永樂元年令府州縣官到任半年之上者巡按御史按察
司察其能否廉貪之跡具奏

九年吏部尚書賽義同六部等言奏乞令內文職七品以上在
外五品以上及縣正官各舉所知賢能廉幹堪任牧民及居風
惠者一人吏部考驗如果賢能量材擢用其所保非材或獲職
之後聞其貪污舉主連坐上是其言命所司速行之
宣宗七年春命京官三品以上舉方面郡守後出招隱倚閣之
許以示意踰半歲楊士奇楊榮等舉怡等而群官都不舉一人

記吏怠忽降較賞之

英宗正統二年九月楊士奇等上疏言宣德七年已前諸興二
司及蘇州正宮惟聽吏部所舉權衡獨擅聞見不廣未盡得人
百姓受害是以宣宗皇帝勅令六臣保舉自茲得人遂多間有
一二非才進緣器密察不至亦或納私不公所致昔唐文宗命
在東三院以上官舉郡守縣令後大致天下斗米三錢之效近
年有尋常官無人舉保遂為謗語專欲聽壞先帝良法伏望聖
斷仍遵先帝敕旨行仕所舉之人簡記弊主後有犯贓即明正
罪主之罪則人知謹畏不敢徇私官必得人矣詔從其議
後三楊既沒王振用事雖名保舉而進退人才之權遂移于中

官自是邪正倒置賄賂公行景泰初大臣保舉者多私親故為養交甚且有受賄囑而不得薦者因期望為流言銓部大臣亦頗以銓選權不盡由己也藉藉非保舉于是御史張子初練綱等言御史從大臣保舉而任別大臣有過必卷舌鉗口而不敢言其有請囑必俯首帖耳而不敢異議倖之以清弊源下禮部議部是御史言歸部銓已而綱總言之部選受私外請復保舉而大臣以其議偏及無足錄之覆上下制曰朕期方面郡守得人全大臣保舉吏部推選乃彼此相蒙官不得入今惟布政按察使缺冬三品以上會舉餘吏部訪求者為令英皇時閣老賢泰西司方兩官缺吏部務推舉二人請旨簡用

英皇時閣李賢奏兩司方而官缺吏部務推舉二人請旨簡用

永遵新例

時王忠肅翱居吏部號為允端而孝宗時王恕屠蒲倪岳馬文升武宗初許進皆有聲焉許襄毅時有推官熊鳳文行取至文選司門不說文選短其傲公曰為推官已能不屈膝文選便為御史肯畏祿禦乎卒用為監察御史先是盤選考舉不判名第于卷有請托者因得上下公每考畢即省定卷面而以銓簿校填注選請托不行論者謂王端毅以來一人而已時劉瑾竊威福有賄瑾致屬者瑾亦往往難之自張紱代為太宰選始濫矣

是時銓試之法大畧如宋始專考文移設爲假如以試之以

觀其判書處置其後或試策或試論以觀其學問才識之所
至丘文莊以為異於一歲之間豫集應選之人或一百或二
百每月一集而試之不待臨選始試以防僥倖假代凡入選
監生必須五試然後入選臨選之日又必強試三題以通一
道二通三為上中次之等可謂密矣然後此錄試大畧以為
異文不開有黜陟也文移如判書詞訟及選舉軍民問擬罪名
三為案卷或中呈或開詳或
具本或出榜或作招擬詳等
立繕曰今制文職四品及在京堂上官在外方面五品以上
官有缺員皆具名以開自五品以下吏部始得銓注此所謂
用資格而有不作者也自尚書侍郎以下惟才是用雖若不

分派品能翰林院國子監非通經能文者不授之其于既品又未嘗不分爲臣寮之在任也則得推舉不次用之既滿秩到部則必考其功蹟按常調以用焉祖宗良法美意如此不可更革也

嘉靖時胡世寧上富人則例十有五條曰一內閣三員或四五員當重亮輔弼之任今又總裁六部而議其進黜職任至重遇缺宜斟酌先朝李賢等事例於六部尚書左右都御史中取其才望出衆練達事體公忠體國知人有容者推補一兩京六部尚書左右都御史約共十四員爲一等有缺宜于在外行事右都御史及兩京左右侍郎坐堂副都御史共二十四員內推補仍須論其職務難易輕重或量其才力所宜由簡易而升重難或聽其心志所願辭重難而就簡易以均勞逸一兩京六部左右侍郎坐堂副都御史在外總制總督等項右都御史約共二十四員爲一等有缺宜于兩京大理寺卿坐堂都御史府尹詹事學士并在外各處巡撫巡視南京營糧副倉都御史十三布政司左右政使共四十餘人內推補一遼東薊州宣府大同山西延綏寧夏甘肅陝西四川貴州雲南兩廣鄧陽南贛保定河南山東湖廣江西淮鳳蘇松各邊腹巡撫并巡視河道都御史共二十三員爲一等此等官最要得人最宜久任如宣德正統

景泰年間各邊巡撫有只月寺丞等官領行事不必官七又如周忱在蘇松自侍郎陞尚書凡二十二年王綱在遼東自倉都陞陞副都右都左都凡十有一年于謙在河南山西十有八年陳繼在陝西亦十餘年是皆事久功成保濟得地方生民爲朝廷分憂乎此等官宜於兩京各寺卿少卿大理寺丞年深出衆給事中御史郎中在外右布政按察使左右參政年深兵備副使上等知府內推陞原職高者陞副都原職卑者陞倉都十分資淺者陞署職全其領勅一般行事其有在邊不論軍旅而善理民事者改任腹裏不爲貶抑年深有勞者就彼倉都陞副都副都陞右都常營此方十分年深

營署者就陞部院掌印如正統天順年間金澤年當時自副都陞戶部尚書不爲躡等蓋必如此廣推方能得人後必如此重擢方能久任及任方能修葺得邊疆完固撫治得百姓安樂以爲國家久安長治之計一兩京府尹并在外十三布政司左右布政使共十五員爲一等俱要用歷練民事不厭煩勞者補資選轉此官稱職者留以久任遷陞六部侍郎并都察院坐堂副都御史不必更陞在外巡撫以致遷轉不常不得盡心民事其心行維公廉而才力不稱者遷改相應職事奸貪者即時罷黜如天順年間刑部尚書陸瑜禮部尚書蕭瞻皆由布政陞陞今若止陞侍郎副都不爲躡等一輪

林春坊詹事府等官以備顧問侍講讀史記諸條最是
清要之職唐宋以來多重此官以備顧問之選然多選外官
才學過人者試任雖取中狀元亦令試歷民中乃錄取入翰
林我國初多徵聘隱逸之士永樂宣德正統以來皆惟才所
置不拘內外出入所以得人近年拘定庶吉士及進士第一
甲素稱閣下門生者方得選授天下不無遺才今宜遵舊
制不拘內外郎中職事但有文學才行出眾者許大臣言官
論薦內閣吏部召試此官資藝得入而可備卿輔之望矣
一給事中御史皆有言責上而君身朝政關天下而臣僚是
非邪正皆唯其所言是聽使非其人主讓聽其言則聰明

惑亂是非邪正不明誤事不小不聽其言又為奸諛取誘天
下至于御史又有巡按在外激濁揚清除奸弊獎之責所係
一方利害尤重故自古慎重此官我祖宗朝唯隨才所宜不
限資格所以得人而又拔其尤者巡撫侍郎兼都御史等官
所以皆盡其職且又不時考察使偏私浮偽者不得混于其
中以意上聰明所以天下常受納諫之福而君上不受拒諫
之名今宜使大臣于內外郎官及應選進士中各薦所知必
其忠直公正明識治體者方授此官三年之內考察言而忠
諫有益舉判得宜及巡按在外激揚興弊有益地方者留以
久任巡撫卿佐等官其雖敢言而言或不切于事體或過于

激烈易于觸忤者則遷改內外相應職事以保全之後仍記
其忠直數其後數量加超擢其或當言不言或挾私附勢等
奏及巡按不職者明奏降黜如此則言官皆得忠正之人而
朝廷納其忠諫有益于天下矣 一吏部文選考功兵部職
方武選禮部儀制等司郎中亦須妙選若得其人亦宜久任
量加超擢其中常不稱即令外補 一通政司滿職寺官專
取聲音洪亮於本衙門選轉已有舊規其有才堪部院者亦
行推用 一向京堂堂食部御史南京總督糧儲都御史及
各寺卿佐并各部寺屬官照常補遺轉然人才各有所長
有不相宜者彼此更調不妨 一在布按二司官宜只于本

地衙門選轉雖資格遲速不同臨了總算有甚懸絕不得已
者方推鄰近地方官陞補仍照弘治以前事例食事徑陞副
使副使徑陞按察使按察使陞升左布政使各議徑升參政
參政陞陞右布政使不必如今逐級陞陞南北遠調以致往
來不常虛曠歲月地方常致缺官誤事其四川雲南貴州廣
西員缺宜于附近地方資深人員內比常早陞以酬其勞遠
一各道分巡僉事同知選定道分九年方改後因改道不
常凡遇地方難事皆推避不理以致叢強貪猾任情作樂害
民地方受患今宜且如廣東等處事制三年滿日方許改道
仍須考其三年任內存獎盜賊豪強貪濁之有無以為殿最

本司若有進表等項公差不止于此堂副使或分送各道會事
內差遣其分道三年之內不許改差 一各處緊要兵備及
提學官俱要于清漢人員內補其才力相應者先陞食事後
加副使帶管此方其職任內事務不許他官攪越如提學所
營教官兵備所管有司巡捕并衛所官有犯撫按衙門俱就
委其提問不必改差他官以致難稱不一事體難行兵備必
須整理本道分送以便行事至于練兵捕盜應訪勸懲等樣
財物許其措置或動支官錢如此久任專制方可責其成功
十分年深勞苦者提學官推陞少卿祭酒等官兵備推陞各
處巡撫其餘照常遷轉才力不稱者就行改調別任不宜延

上

息 一知府知州知縣三等親民之官使非其人則上司雖
有好官行得好事不能實到百姓所以自古國家慎重此職
漢制郎官出宰百里郡守入為三公唐制不歷刺史不得任
侍郎列卿不歷縣令不得任臺郎給舍我國初取中進士俱
選縣官徵至賢才多選守令正統以來知府俱責大臣保舉
知州知縣另委吏部揀選所以得人且又立為定制知府知
州見上司不行跪禮以重其職其久任卓異者不次超擢如
何文淵自知府即陞侍郎胡儼由知縣即陞檢討所以人多
臻為此官弘治初年又責其備荒積穀多少以為殿最所以
民受實惠因得邦本如此久長正德以來此官不重輕選曠

陞下為首唯圖取免得錢以防速退上為若惟事承奉取名
以求早陞皆不肯盡心民事以致民窮財盡一遇凶荒多致
餓死今且道復先朝舊規知府令在京堂上官於京官七品
以上在外在開五品以上官內保舉在外撫按及布按二司
掌印官於參議會事同知知州內保舉其知州知縣俱聽吏
部預行揀選仍舊巡撫布按二司於府通判推官州同知知
縣內保舉堪任知州之人州判官縣丞主簿儒學教職司府
衛首領官內保舉堪任知縣之人必其有愛民之誠有守已
之操有處事之才三者俱備而後可任此職後有不稱舉至
連坐誤舉者先能自首則免到任之後察其奉公守廉而不

上

盡心民事才力不稱者改任品級相應職事有罷職者即
時罷黜其稱職者留以久任知府九年以上者即陞四品京
堂并布按二司長官次者照常陞陞改到使等職知州九年
上者即陞參議知府郎中會事次者照常陞陞員外府同知運
同等官知縣上者三年所取到京考其文學德行出眾者選
入翰林志直剛正識治體者選為科道才識通敏者分任部
寺屬官其有深得民心循留久任者超擢府州正職次者九
年六年照常遷轉如此選任方得民受實惠方維遇凶荒遠
賊可保無虞矣 一在外知府知州知縣與凡方面有司等
官陞選俱合註于原籍相近地方廣西雲南有司尤宜查照

弘治以前事例只于本省人員內陞遷者其不暇水土且得到任易便不致地方曠日久

特高拱疏言國家者選二十餘年矣兵者專門之學宜豫養待之請求智謀才力之士使專官其部以爲司馬不獲他遷他日邊方兵備缺即以兵部司馬補之邊方兵備缺即以邊方兵備補之邊總督缺即以邊方巡撫補之至于治邊之臣涉歷沙陝出入鋒鏑竭誠學焉在斯固有功則加以不測之恩有缺則進以不次之擢其久在邊陲有成績者又爲通融休暇之法特取四部四部休暇不妨再出使其精神得息而不疲智慧常裕而不竭將入人無不盡其才而邊事舉

主

矣又疏曰前選重大臣緣寧夏甘肅北比邊也開廣粵以西若雲貴此南邊也二邊之人選擇有才力知兵事者使爲本兵司馬或二人或一人彼生其土既其身家之慮且山川險場將領賢否士馬強弱與夫奏報虛實功罪真偽皆可盡知本兵有所處分便可一問而得又疏曰國家用人當爲地擇官不當爲官擇地臣惟蘭蕪山陝邊有司也禦者收其賈有兼責今官其處者非選調則雜流而已處之以劣而欲其自厚謂其不堪內地而望其堪于邊方吏治何以不偷民生何以不蒙也請自今除補治邊有司必擇而用之有治見成績兼通武事者得調繁有保忠且勇悍已熟練者得內地三

年後陞遷如等者擇忠賢熟練者皆奇績即以重功論有才略恢弘智謀特達之士雖此爲兵備選撫以及總督無所不可不能皆降級別用觀型推去致誤事者輕則罷黜重以軍法治罪開功名以敬之前則莫不肯盡心履職以繩之後則莫敢不盡力夫如是則中修職者多邊方有賴也又疏曰吏部論人爲職考察最重而數十年懲汰之數大較不相懸絕大抵但取足敷繫爲故事數之不足即無其人強索以充數既足矣雖有不肖姑置勿論且其祈禱不肖者又多苛求于隱細而繼合于奸邪或有所不能識或有所不敢問以此行法局令人心服也又若察半歲輪換按論功保不題覆曰

古

將以備考察之用夫病不善者方其未露或有憚心猶存顧忌若明知必去半歲之內無不爲矣請自今無限定數勿求苛小有積弊按論糾者疏下華任聽覆覆合去者如考察例覆合者撤到乃復其官又疏請科甲選有司者惟考政績不問出身又疏言行太僕苑馬鹽運皆開國要臣名聞局師若使以考不稱職及有物議之人安置其中夫既不稱職矣有物議矣何可也還可也奈何安派師若使乎選擇廉潔有才望者政成之後得與參政副使一職陞擢若有卑異即如先朝故事一體陞遷又疏曰國家用人不得官本省者以其民社之責親族所居難于行法身家所屬易以爲奸

也若學愈深通開端等官洋而且會一按遠地或要官不能赴或去任不能歸擬其所司者刻論出納而已然應務開而已何有于新法近則教官遠人得授本省甚便人疏曰中外官制必以銓按舉劾而通并撫按諸至任意輕重自相矛盾或論其謀守之暇或論其性教之方乃擬曰教仕大既非老非疾則安得但致仕而已或論其職私報籍有證據或論其持標多死有姓名乃擬曰降調夫既誠貪誠惡則安得但降調而已乎或論其行止不端或論其昏庸將甚乃擬曰改教夫既不識罷黜則安得但改教而已乎為是者有二或欲左遷其人以為不善言之恐不能動也遷從而重

主

動之或欲姑息其人以為既直述其事恐不能留也遷從而輕擬之撫按既已依回本部並無所擬宜令撫按有所糾劾直列其狀應提問者不得止論罷官已降調者不得再論不及皆從之

近韓德毛氏任官說曰章懷提契皆聖人然在漢述亦各掌一事然則人固不能事事兼為也予謂後世取士任官亦宜各專其職士自通經而外將戶禮兵刑工五職使各占一務為禮者試以禮如郭杜汧華服制重輕之類為兵者試以兵如衛遼防海步騎攸宜之物戶以錢穀刑以律法亦俱同之或將各部俱為成者謂于學官使習之試時常以為集不

後考及期切理要來導華如此則士不苦備述之多而以空文上應所學皆實必可用也其進身之後即以此部任官或官如縣縣權衡為戶官捕緝為兵官而以令長之即吏部也監司督學為禮官水利為工官而以司長之即吏部也其或職務簡少與提事變之宜亦得以充兼他職然必無去本部而遷他職之法蓋有兼官而無改部也內官亦然六書各白遷轉以至本部尚書其間亦間相兼攝耳若用為相則或不使官本部或仍兼本部各量其宜蓋六部兼宰相古多有之如禹以司空宅百揆召公以太保錫冢宰也其他府寺列職皆兼諸部無須別設則官亦可省惟給書及詞林職

主

與五部不同當于進士出身後別設吏部職掌傳學宗直官權讓三科以待諸進士補赴試者試之而取其優者充此三職者仍還本部受官或併不設此三科凡五部官屬之賢者任此三職則群推之果當則使解本部之職而為之既既為之後而不任者仍勒還本部供職遷轉皆可至于補任官如此則人不以官為僥倖而皆精練于所職必有功也蓋任才期當歷事期久自人思冗散而趨華要故樂于互遷自近代以來未之有改然古人亦嘗切言之良政之善者也

又毛氏省官說曰懲貪必項重課重課必項省官官者上食

子國而下食于民最不可多者也。每覽最平末吏歲入亦數百金。大吏十之六。吏則百之千。之多。一吏則增一索。一索則一方。民力竭矣。何也。以調事須衆辦。不知衆則性性相分。而勢相趨。愈不辦也。又調官有必以名官互相借。察不知官多而與愈多。大吏可以察小吏。則小吏必當與大吏共。愈多費愈劇。則愈甚。官多則役亦多。役非盡民。即與官又生數小吏也。一人作官其家子。必取多于平民。而其親戚賓客。亦如之。又姓系于官。以爲要其治之民。是又生數吏也。如是則苟廉得氣而善類困。人且起而奔走效之。則習俗大敗。兼之官益路譯道途之供應。官家交際餽飲之費。皆取于下民。其何以能堪之乎。故不能省官而欲求治理人亦將束手者也。

附封建論

易曰：先王以建國。親諸侯。爲承應虞之盛。塗山之會。諸侯親王。帝者。諸國建湯。受命。其能存者。三千餘國。周初十七百七十。三國。至戰國。併爲大國。七。小者。必存數國。

秦始皇二十六年。王初并天下。丞相王綰等言。請侯初破燕齊。刑地遠。不爲置王。毋以鎮之。請立諸子。始皇下其議。群臣皆曰：「以爲侯。廷尉李斯。韓曰：『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衆。然後屬。叛。就遠。相攻擊。如仇讎。周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內賴陛下神靈。一統。皆爲郡縣。諸子功臣。以公賦稅重賜之。甚足易制。天下無異意。則安寧之術也。』」諸侯不便。始皇曰：「天下共苦戰亂不休。」

以有三侯。輔系。霸天下。初定。又復立國。是樹兵也。而求其寧息。豈不難哉。廷尉議是。分天下爲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監。二世而

亡。

漢以海內初定。子弟少。恐衆孤立。無藩輔。故大封同姓。以鎮天下。時諸侯得自除御史大夫。群卿以下。吏官如漢朝。漢初爲置丞相。

文帝六年。梁太傅賈誼上治要策。誼曰：「夫樹國固必相疑之勢。下數放其殃。上數與其憂。甚非所以安上而全下也。今或親弟。諸島東帝親兄之子。西鄉而擊。爭矣。又見告矣。天子春秋鼎盛。行義未通。德澤有加。爲捕尚如是。况莫大諸侯。權力且十此者。」

乎然而天下少安何也夫國之王如前未壯漢之所置傳相方
據其事數年之後諸侯之三大皆皆冠也方剛漢之傳相梅
局而賜罷後自堅附以上編諸人如此有黑淮而濟北之為
耶此時而徵為治安雖先帝不治世帝曰日中心製操刀必割
今今此通順而金安世易不肯為己乃墮骨肉之屬而抗到
之豈有異奉之世乎夫以天子之位乘今之時固天之助尚
懼以危為安以亂為治假設陛下居齊桓之處將不合諸侯而
匡天下乎臣又知陛下有所必不能美假設天下如曩時淮陰
使尚王楚黥布王淮南彭越三梁韓信王韓張敖王趙貫高為
相盧縮王燕陳豨在代今此六七公者皆無恙當是時陛下即

元

天子位能自安乎臣有以知陛下之不能也天下叛亂高皇帝
與諸公併起非有反室之勢以豫備之也諸公幸者乃為中涓
其次履得舍人材之不逮至遠也高皇帝以明聖威武即天子
位割膏腴之地以王諸公多者百餘城少者乃三四十縣至
淮也然其後十年之間及者九起陛下之與諸公非親角材而
臣之也又非身封王之地也自高皇帝不能以一戰為故臣
知陛下之不能也然尚有可諉者曰臣請試言其親者假令
悼惠王王齊元王王楚中子王趙幽王王淮陽共王王梁靈王
王燕原王王淮南六七貴人皆亡是時陛下即位能為治
乎臣又知陛下之不能也若此諸王雖名為臣實皆有布衣昆

弟之心慮亡不帝制而天子自為皆擅有人故死身世者或戴
黃屋漢法令非行不行不軌如陽王若今之不肯聽君三安可
致乎幸而來王法安可得加動一親戚天下國視而起陛下之
臣雖有悍如馮敬者適然其口之者已前其句矣陛下雖賢誰
與領此故疏者必危親者必疏已然之效也其異姓負強而動
者漢已章勝之矣又不易其所以然固姓強足跡而動既有微
矣其執蓋又復然歟晚之變未知所移明帝覆之尚不能以安
後世將如之何屬非垣一朝解十二牛而芒刃不頓者所排擊
則割皆衆理解也至于驍解之所非芥芥則芥夫仁義恩厚人全
之芒刃也權執法制人主之介芥也今諸侯王皆衆驍解也解

平

介芥之用而欲嬰以芒刃臣以為不軌則折胡不用之淮南
濟北執不可也臣竊跡前事大抵權者先及淮陰王楚最難
則最先及朝信倚胡則又及貫高因趙張則又及陳豨兵精
則又及彭越用梁則又及燕布用淮南則又及盧縮最弱最
後及長沙乃在二萬五千戶耳功少而最完執既而最忠非
獨性異人也亦形執然也最令樊鄴絳灌數十城而王今
雖已殘亡可也今信越之倫列為微侯而居雖至今存可也
然則天下之大計可知已微諸王之皆忠附則英若令如長
沙王獄臣子之勿論雖則英若令如樊鄴等欲天下之治安
莫如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無邪心

今海內之執如斯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從諸侯之君不敢
有異心輒據並進而歸于天子雖在細民且知其安故天下咸
知陛下之明制地處制令齊趨定各為若下國使憚惠王臨王
元王之子孫單以次各受祖之分地地盡而止及燕梁他國皆
然其分地衆而子孫少者建以為國空而置之須其子孫生者
舉使君之諸侯之地其削而入漢者為從其侯國及封其子孫
也所以數增之一寸之地一人之衆天子亡有所創焉誠以定
治而已故天下咸知陛下之棄地制一定宗室子孫莫慮不王
下無倍畔之心上無誅伐之志故天下咸知陛下之仁法立而
不犯令行而不逆貴高自貴之謀不生柴奇開章之計不萌細

王

民鄉善大臣致順故天下咸知陛下之義臣亦子天下之上而
安極道服朝委裘而天下不亂當時大治後世誦聖垂勳而五
葉附陛下雖憚而又不為此天下之執方病大瘡一瘡之大瘡
如腰一指之大瘡如股平居不可屈伸一二指搗身慮亡聊失
今不治必為痼疾後雖有扁鵲不能為己病非徒瘳也又苦跋
蹶跋蹶音跋蹶元王之子帝之從弟也今之王者從弟之子也惠
王親兄子也今之三者兄子之子也親者或亡分地以安天下
疏者或制大權以偏天子臣故曰非徒病瘳又苦跋蹶可痛哭
考此病是也

班固漢諸侯王表曰昔周顯于二代三聖制法立爵五等封國

八百同姓五十有餘周公康叔述于魯衛各數百里太公于齊
亦五侯九伯之地詩載其制曰於人維藩大師維垣大邦維屏
大宗維翰懷德維寧宗子維城母俾城壞毋獨斯思所以親親
賢賢褒表功德開諸盛衰深根固本為不可拔者也故盛則周
邵相其治致刑錯衆則五伯扶其弱與共守自幽平之後日以
陵夷至孝院隨河洛之間分為二周有巡責之責被竊缺之言
然天下謂之共主疆大邦之敢傾壓動八百餘年數極德盡既
于王祚降為庶人用天年終號位已絕于天下尚猶枝葉相持
莫得焉其處位海內無主三十餘年秦極勢勝之地驕狂詐之
兵蠶食山東壹切取勝因矜其所習自任私知姍笑三代盛滅

王

古跡竊自號為皇帝而子弟為匹夫內無骨肉本根之輔外無
尺土藩翼之衛陳吳奮其白徒劉項隨而楚之故曰用過其歷
秦不及期而就然也漢興之初海內新定同姓寡少懲戒亡秦
孤立之敗於是割裂疆土立二等之爵功臣侯者百有餘邑等
王子弟大略九國自雁門以東盡遼陽為燕代常山以南太行
左轉渡河濟漸于海為齊趙魯泗以往處有氣蒙為梁楚東帶
江湖海會稽為荆吳北界淮潁略廣衡為淮南波漢之南五九
歲為長沙諸侯北境周市三屯外接胡越天子自南三河東郡
潁川南陽自江陵以西至巴蜀北自雲中至隴西與京師內史
凡十五郡公主列侯頗邑其中而諸國大者跨州兼郡連城數

十宮室而官同制京師可謂矯枉過其正矣雖然高祖創業日
不暇給考史章國又漢高台女主攝位而海內晏如無狂狡之
憂卒折諸呂之難成大業之業皆賴之于諸侯也然諸侯原
本以大木流澁以致滋小者流澁法大者駭孤橫遂以害身
喪國故文帝采賈誼之議分縣趙景帝用趙主之計制吳楚武
帝施主父之冊下推恩之令使諸侯王得分戶邑以封子弟不
行與陽而藩國自析自此以來齊分為七趙分為六梁分為五
淮南分為三皇子始立諸大國不過十餘城長沙燕代雖有舊
名皆亡南北邊矣景帝七國之難抑損諸侯城其官武有絳
山淮南之謀作左官之律自前降殺設附益之法河王侯封
為左遷之過所有重

法諸侯惟得衣食稅租不與政事至于哀平之際皆繼體苗裔
親屬疎遠生于帷牆之中不為士民所尊與富室亡異而本
朝經世國統三絕是故王莽知漢中外彈微本末俱弱亡所忌
憚生其毒心因母后之權假伊周之權權作威福廟堂之上不
降階序而運天下計謀既成遂據南面之尊分遣五威之吏馳
傳天下班行符命漢諸侯王服帝指首毒靈靈惟恐在後或
迺稱美頌德以求容媚豈不哀哉是以究其終始強弱之變明
鑒戒焉高惠天功臣表曰自古帝王之興昌者不建輔弼之臣
所與共成天功者乎漢興自秦二世元年之秋楚陳之歲初以
沛公總帥雄俊三年然後西滅秦立漢王之號五年東克項羽

即皇帝位八載而天下過平始發而定封詔十二年侯爵百四
十有三人時名城大都民人散亡戶口可算而數載什二三
以大侯不過萬家小者五六百戶封爵之誓曰使河如帶秦
山若礪國以永存後及帝而於是以封爵之信重以白馬之
盟又作十八侯之位次高后二年復詔丞相陳平蓋是列侯之
功錄第不竟職諸宗廟則在右司始末嘗不敬固根本而枝葉
枯落也故逮文景四五間流民既歸戶口亦息列侯大者至三
四萬戶小國自倍軍厚如之子孫驕逸忘其先祖之艱難多陷
法禁墮命亡國或云子孫遠于莽武後元之年靡有牙遺耗矣
則亦少密焉故孝宣皇帝慈而錄之乃開廟減覺舊籍詔各有

司求其子孫咸出庸保之中並受復除或加以金帛用彰中興
之德降及孝成復加恤問稍益褒微不絕如幾善乎杜業之幼
說也曰昔唐以萬國致時雍之政虞夏以之多群伯享其已之
治湯法三聖殷氏太平周封八百重譯來貢是以內恕之君樂
繼絕世隆名之至安五亡國至于不及下事德念深矣成王棄
牧野之克離群后之勤知其恩結于民心功光于王府也故追
述先父之志錄遺老之策高其位大其爵愛敬歸盡命賜諡厚
大孝之隆于是為至至其及也世世其功無民而不思所息
之樹且猶不代况其爾乎是以燕齊之祀與周並傳子孫弗及
歷載不墜豈無刑辟繼祖之竭力故文宣賴焉迹漢功臣亦皆

割得世爵受山河之誓存以著其親亡以顯其克當亦不細矣
百餘年而後封爵或絕以絕而之無主析爵或于墓前商
流于道生為惡類死為轉屍以壯況今甚可悲傷聖朝憐憫詔
求其後四方所祈肅不歸心出入數年而不有案恐載者不思
大義設言虛亡則厚德接息遠求布章非所以視化勸後也三
人為衆難盡繼以從充功於是或帝後紹蕭何袁平之世增
修舊章因循之為得其宜矣以紹續前記實其本末并序位次
盡于孝文以昭元功之盛焉

范曄東漢書臣論曰雲臺二十八將前世以為上應二十八宿
未之詳也然感會風雲奮其智勇稱為佐命亦各留能之

士也議者多非光武不以功臣任職至使張法陵熱表而勿用
然原夫深圖遠算固將有以焉爾若乃王道既衰降及霸德猶
能授受惟庸熱賢皆序如替照之迭升極世光越之同列文朝
可謂兼通矣降而秦漢世資戰力至于翼扶王運皆武人崛起
亦有憑藉屠狗輕指之徒或業以連城之賞或任以阿衡之地
故勢雖則陳止力俾則亂起備周且禍繼誠信越終見茲戰不
其然乎而益以降述于孝武幸輔五世莫非公侯遂使絕紳道
塞賢能蔽聖朝有世及之私下有抱關之怨其懷道無聞棄身
草莽者亦何可勝言故光武暨前事之遺存焉枉之志難忘即
之高熱景賈之鴻烈分土不過大縣數四所加特進朝請而已

觀其治平臨職責告將所謂道之以政齊之以刑者乎若格
之功臣其傷已甚何者立威則而思長善使情則遠廢禁典還
德則功不必厚勞則人或未助於任則群心難塞並列則其
蔽未遠不得不校其勝否即以事相權故高秩厚禮允替元功
峻文深惠責成更職建武之世侯者有餘若夫數公者則與衆
國職分均休咎其餘並優以寬科全其封祿莫不終以功名延
慶于後昔留侯以為高祖志用蕭曹故人而郭伋亦識南陽參
驍鄭興又成功臣尊任夫崇恩偏授易啓私濫之失至公鈞被
必廣招賢之路應者不其然乎

曹魏法制待藩國峻迫正始間天子幼維宗室重臣元上書

曰古之王者必建同姓以明親親必樹異姓以明賢賢親親之
道專用則其漸也微弱賢賢之道偏任則其敝也劫奪先聖知
其然也故博求親疎而並用之故能保其社稷歷紀長久今親
尊卑之法雖明親親之道未備或任而不重或擇而不任臣竊
惟此寔不安席謹撰合所聞論其成敗曰昔夏商周歷世數十
而秦二世而亡何則三代之君與天下共其民故天下同其憂
秦王獨制其民故傾危而莫救夫與人共樂者人必憂其憂與
人同其憂者人必拯其危先王知獨治之不能久也故與人共
治之知獨守之不能固也故與人共守之策親疎而兩用家同
異而並進是以輕重相鎮逆節不生及其衰也桓文帥禮包茅

不貢齊師伐楚宋不援周晉為其害王綱弛而後張諸侯傲而後肅斯豈非倚重親戚任用賢能枝葉碩茂本根賴之數暨乎戰國諸姬微矣唯燕獨存燕皆前小國連相恤至于王叔降為庶人秦觀周之變將為以弱見奪二是廢五等之爵立郡縣之官內無宗以自輔外無諸侯以為藩屏猶芟刈股肱獨任胸腹觀者為之寒心而始皇暴然自以為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豈不博哉故漢祖奪三尺之劍驅烏集之衆五年之中遂收舊莽自開國以來其興功立勳未有若漢祖之易者也漢廢秦之失封植子弟及諸呂擅權國老劉氏而天下所以不傾動使以諸侯強大難而膠固故也漢祖封建

毛

地過古制故有吳楚七國之患賈誼曰欲天下之治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文帝不從至于孝景景用晁錯之計制諸侯親者怨恨疎者震恐吳楚唱謀五國從風北發高祖募成文景由寬之過制急之不漸故也武帝從主父之策下推恩之令自是之後遂以陵替子孫微弱食租衣稅不預政事至于哀平王代秉權假周公之事而為田常之亂宗室王族乃或為之符命傾莽功德遂不哀哉非宗子獨忠孝于惠文之朝而叛逆于哀平之際也徒以權勢弱不能肯定耳賴光武皇帝世世出之資據王莽子已成紹漢嗣于將絕斯豈非宗子之力也而曾不監秦之失策襲周之舊制至于極靈閣官用事宗廟焚為

灰燼宮室變為榛蕪大祖武皇帝龍飛燕涿掃除凶逆大親之禁于今二十有四年矣觀五代之在亡而不用其長策觀前車之傾覆而不改其轍迹子第三空虛之地焉有不使之民宗子窺于閭閻不聞邦國之政權均臣大夫勢藉凡厥內無深根不拔之固外無磐石之堅盟之助非所以安社稷為萬世之業也且今之州牧郡守古之方伯諸侯皆跨有千里之士策軍武之任或比國數人或兄弟並據而宗室子弟曾無一人間廁其間與相維持非所以聯輳弱枝儲萬一之慮也今之用賢或起為名都之主或為偏師之帥而宗室有文者必限小縣之宰有武者必致百人以上非所以勸進賢能褒異宗室之禮詔曰百足之蟲

天

至死不僵以其扶之者衆也此言雖小可以譬大聖王安而宅處以遷危也存而致亡以懼亡也故天下有憂而無錫危之患矣同欲以此悟曹爽矣不能用

陸機五等論便論曰夫體國營治先王所慎創制垂基思隆後葉然而經略不同長世異術五等之制始于黃龍郡縣之治創自秦漢得失成敗備在典教是以其詳可得而言夫先王知帝業至重天下至難勝不可以偏制重不可以獨任任重必于借力制勝終于用人故設官分職所以輕其任也並建五長所以私其制也於是乎立其封疆之典封其親疏之宜使萬國相維以成磐石之固宗族維居而定維城之業又有以見繼世之長

御識人情之大方知其為己不如重己利物不如固身安上在
乎說下為己在乎利人故易曰說以使民民忘其勞孫卿曰不
利而利之不如利而後利之利也是以分天下以厚樂而已得
與之同憂樂天下以盡利而我得與之共害利則思為樂遂
則憂深故諸侯饗食土之寶萬國受世及之祿矣夫然則南面
之君各務其治凡服之民知有定主上之愛于是乎生下之體
信于是乎結世治足以敦風道衰足以御暴故強國之國不能
擅一時之勢雄俊之士無所寄霸王之志然後國安由為邦之
思治主尊賴群后之圖身譬猶衆日營方則天網自昶四體解
難而心營獲又三代所以直道四王所以垂業也夫盛衰隆廢

光

理所宜有教之興廢繫乎其人愚法期于必涼明道有時而闇
故世及之制繫于強禦厚下之典馮于末折優弱之樂邊自三
季陵夷之禍終于七雄皆若成湯親親夏后之鑒公旦日涉商
人之戒文質相濟損益有物故五等之禮不替于時封畝之制
有隆焉爾者豈貳二三之禍而圖經世之算乎固知百世非可
懸御善制不能無弊而優弱之得愈于珍祀止崩之困痛于陵
夷也是以經始權其多福慮終取其少禍非謂侯伯無可亂之
將郡縣非致治之具也故國要賴其輯位主弱憑其翼戴及承
微播獎王室遂早攝保名位祿業後嗣皇統而不輟神器否
而必存者豈非置勢使之然歟降及七秦廢道任術德周之失

自矜其得尊斧始于所制國昧于弱下國度獨繫其利主要
莫與共富雖連亡之患亂不必一逆賴履之譽實由孤立是蓋思
五等之小怨忘強國之大德知隨夷之可患聞土崩之為痛也
固之不競有自矣夫國之全主十有餘世然片言動王諸侯必
應一朝報於遠國先叛故強晉收其請隨之國暴楚賴其觀兵
之志豈劉項之能關關勝廣之能駝澤哉借使秦人固循周制
雖則無道有與共獎覆滅之禍豈在曩日漢鑄秦枉大啓侯王
境土踰滋不道猶與故晉生憂其危是錯痛其亂是以諸侯阻
其國家之患憑其士民之力勢足者及疾土挾者連連六臣托
其弱網七子漸其漏網皇祖夷于黜徙西京病于東帝是蓋過

光

正之災而非建侯之累也然呂氏之難朝士外顧宋昌策漢必
稱諸侯逮至中葉忌其失節制制宗子有名無實天下雖然復
襲亡秦之軌矣是以五侯作威不忌萬邦新都襲漢易于拾遺
也光武中興集隆重統而猶遵覆車之遺轍養喪家之病瘵僅
及數世其究先年卒有強臣專制則天下風靡一夫縱橫則城
池自夷豈不危哉在周之衰雖與王室放命者七臣于位者三
子嗣王要其光武而族據其天邑鉅孽震于閭宇鋒鏑流乎絳
關然禍止幾旬害不覃及天下晏然以治待亂是以宣王興于
共和襄惠振于晉卿豈若二漢階閭皆慢而四海已沸孽臣制
八而九服夕亂哉遠惟王莽篡逆之事近覽董卓擅權之際億

此悼心智愚同痛然周以之存漢以之亡夫何故世之最時
之臣士無匡合之志歟蓋遠勝屈于時異極心挫于平魯耳故
烈士扼腕終安龜鑒之手中人變節以助虐國之禁難獲時有
鵠合同志以謀王靈然上非與主下皆市人即放無先定之班
君臣無相保之志是以義兵雲合無救劫殺之禍民望永改而
已見大漢之滅矣或以諸侯世位不必常全僭主暴君有時比
逆故五等所以多亂今之收守皆以官方庸能維或失之其得
固多故郡縣易以治天德之休明黜陟日用長率連屬咸述
其職而淫昏之君無所容過何則其不治哉故先代有以之興
失苟或衰陵百廢自悖鬱官之吏以貨推才則貪穢之萌皆如

群后也安在其不亂哉故後王有以之廢矣且要而言之五等
之君為己思治郡縣之長為利國物何以微之蓋企及進取仕
子之常志修己安民良士之所希及夫進取之情既而安民之
警逆是故後百姓以利己者在位所不憚擅實事以病民者官
長所風後也君無卒歲之圖臣挾一時之志五等則不然知國
為己土蒙皆我民民安已受其利國傷家嬰其病故前人欲以
垂後後嗣思其堂構為上無苟且之心群下知膠固之義使其
並賢居治則功有厚薄而忠亂則過有深淺然則八代之制
幾可以一理貫秦漢之典始可以一言蔽矣
唐高祖受禪以天下未定廟封宗室以威天下皇從弟及姪年

始孩童數十人皆封為郡王太宗即位因舉屬籍問侍臣曰封
宗子于天下便乎尚書右僕射封德彝對曰不便臣觀杜古封
王者今日最多尚漢以降唯封子弟及親兄弟若宗室疎遠者
非有大功如周之邵公滕如漢之賈誼並不得濫叨名器所以別
親疎也先朝數睦九族一切封王爵命既繁多給力役蓋以天
下為私殊非至公取物之道也太宗曰然朕理天下本為百姓
非欲勞百姓以養己之親也于是率以屬疎降爵唯有功者數
人得王餘並封為縣公

貞觀二年太宗以宇內晏清思以敦理謂公卿曰朕欲使子孫
長久社稷永固其理如何尚書右僕射宋國公蕭瑀對曰臣觀

前代國祚所以長久者莫不封建諸侯以為磐石之固秦并六
國罷侯置守二世而亡漢有天下參差藩屏年踰四百親晉廢
之不能永封建之法實可遵行上然之始議永封列土之制禮
部尚書李伯藥論曰周代以警要殷之長久遺唐唐之並建雖
城磐石深根固本雖王綱廢弛而枝幹相持故使逆節不生宗
祀不絕秦氏甘師古之訓棄堯王之道剪華恃險罷侯置守子
弟無尺土之色此唐罕共理之憂故一夫號澤九廟廢祀臣以
為自古皇王君臨宇內莫不奉命上元飛名帝籍締構選興王
之運設憂屬唐聖之期雖魏武擒養之頃漢高徒役之戰非止
意有親親推之不能去也若其獄訟不歸青華已竭雖帝克之

先被四表大舜之上齊七政非止情存揖讓守之亦不可固焉
以政勲垂華之德尚不能克昌厥後是知祚之長短必在天時
政或盛衰有關人事宗周卜世三十卜年七百雖淪胥之道斯
強而文武之器猶在斯則豈遇祚已盡之于否其也至使帝
征不遠東遷避過祀如織郭崇不守此乃衰微之漸有類于
封建焉暴秦運距閏餘數鍾而六受命之主德異禹湯繼世之
君才非啓禪備使李斯王綰之輩咸開四履將閭子嬰之徒俱
降于來豈能逆帝王之勃興抗龍顏之祚命者也然則得失成
敗各有由焉而著述之家多守常轍莫不情忘今古理蔽澆淳
欲以百王之季行三代之法天下五服之內盡封諸侯王數十

里之間俱為米地是則以結繩之化行虞夏之制用象刑之典
理劉曹之末鐵船求劍未見其可膠柱成文獨見其惑徒知問
門請陸有懼霸王之師白馬素車無復藩籬之援不悟望夷之
臺未甚解泥之災復思高貴之族專異申繆之酷此乃欽明昏
亂自繫安危固非守宰公侯以成興廢且數代之後王室浸微
始自藩屏化為仇讎家殊俗異政強弱殊眾眾寡疆場彼此
干戈侵伐孤駭之役女子盡髮靖陵之師隻輪不返斯豈略舉
一隅其餘不可勝數陸士衡方規規云然嗣王委其九鼎山族
據其天邑天下晏然以理待亂斯言之謬也而設官分職任賢
使能以補良之才膺共理之寄刺舉分符何代無人至使地或

呈祥天不愛賢人極父母政比神明書元首首方區區就與與人
共其樂者入必憂其憂與人同其安者入必拯其危豈容安以
侯伯則同以安危任之牧宰則殊其要樂何斯言之妄也封君
列國猶慶門資志坑紫之艱難輕自然之崇貴莫不代增進
時益驕侈離宮別館切嘆凌雲或刑人力而將盡或召諸侯而
共樂陳靈則君臣悖理共侮微舒衛宣則父子聚虐終誅壽朔
乃云為已思理豈若是乎內外群臣選自朝廷擢士庶以任之
澄水鏡以暨之年勞優其階品考績明其黜陟爵非代及用賢
之路斯廣人無定主附下之情不固此乃愚智所難安可惑哉
至千城國祚君亂常于紀春秋二百年間略無寧歲次雖咸秩

遂用玉帛之君魯道有蕩每等衣裳之會縱使西漢哀平之際
東漢桓靈之時下吏淫暴必以此為政之理可以一言蔽焉陞
下攝照震東永懷前古將復五等而脩舊制建萬國而親諸侯
竊以漢親以還餘風之弊未盡勳華既往至公之道斯罕請侍
珥明成朴以質代文刑措之教一行登封之禮云畢然後定疆
理之制職山河之賞未為晚焉
六年監察御史馬周上疏曰伏惟詔書今宗室勲賢作鎮郡縣
厥子孫嗣守大政非有大故則無黜免臣竊惟陛下封之者誠
愛之重之欲其繼裔承守而與國無疆也臣以為如詔旨者陛
下思所以安存之事實之然後使其為世官也何則以克弊之

父而有朱均之子倘有孩童溺斃第一驕愚則此竟被其殃而國家受其敗正欲絕之則子文之理猶在正欲留之而驕愚之惡已常與其毒當子見存之有姓與便則思子已亡之一臣明矣臣謂宜賦以茅土噉其尸也必向村行隨器而按則雖其輪駟非強亦可以獲免尤累昔漢光武不任功臣以吏事所以終全其代者良得其術也願陛下深思使夫得奉大恩而子孫終其福祿也

十一年詔曰設官司以制海內建藩屏以輔王室莫不明其典章義存于致序崇其賢職志在于無疆者也今採按部之嘉名參建侯之舊制共理之職重矣分土之實存焉已有詔書存其

美

至理繼世恭範昭嚴後昆維城作國同符前列其所署刺史咸令子孫世世承襲

十二坪司空長孫無忌等為州刺史改封國公詔曰今之刺史古之諸侯雖立名不同而駐統一也故中命有司斟酌前代重條委共理之寄象賢存代反之典司空無忌等並襲名運協功參締構即今子孫世世承襲非有大故無或黜免餘官食邑並如故其後無忌將之國情皆係惡不願是行上表固讓太子左庶子于志寧以古今事殊恐非久安之道上疏爭之竟從志寧議

黃與馬氏曰太宗著讓周官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

以為民極之言慨然嘆曰不井田不封建不足以法三代之治詔群臣議封建後之儒者往往追恨當時諸臣不能作英主之美意愚竊論之封建漢以來未嘗廢也然行之報利少而害多其故有二一則不能存三代之公心二則不能存三代之良法公心者何若文武成康之衆建諸侯有德有功者則封之初未嘗專以私其宗親雖曰兄弟甥舅之邦然所封皆一時之選若其果賢則微子尹奭及蔡仲君蔡邦雖仇雖不廢也若其不賢則管蔡為戮五叔無官雖同氣不怨也至漢則且私且忌故始則勃城異代所建國而盡以得其功臣繼則勃城異姓王而盡以得其同宗又繼則勃城既屬割

美

氏王而盡以得其近親而其所建置若薄若長之徒初無功德足以君國子民特以其近親而王之故不旋踵而犯上作亂墮其國而隨其身矣使有先王之公心則其弊不至于此良法者何若先王之建邦也上有方伯連帥下有公侯伯子男小大相維導相制如公侯受封之地雖多而制祿不過十倍其卿成國不過半天子之軍名山大澤不以封必賜弓矢然後征賜圭璫然後為咄咄有巡狩有述職有慶有讓綱紀未嘗一日廢也若漢初諸侯王則畀以大城名都連數十里未嘗為之分限小澤舊貨在其國者不領于天子之大農五岳四瀆在其國者不領于天子之祠官故為諸侯者一受封

之後即自負其富強鑄山煮海招納亡命擅割人殺死罪天子不能討謀臣不敢議縱恣之者如此及景武之後則作左官之律嚴附離之法吹毛求疵積毀銷骨所以猜防之者復如此益方其縱恣也則畏之有同于敵國及其猜防也則抑之不啻如錮徒矣蓋有先王之良法則其弊不至于此由漢而求有天下者未嘗不王其昆弟子煙而名之曰封建然其得失與漢無以大相遠故仁恕者則流于楊恣西晉是也冠絛者則過于猜防曹魏是也唐太宗亦好名之主然當時量已固自不能存帝王之心而行帝王之事矣故刺史世襲之詔不久而遂傳而當時諸臣雖以魏鄭公之賢亦以為事維

毛

至善時即未遑而有五不可之說蓋其度之密矣如顏師古之議欲封建與郡縣並行王侯與守令錯處則漢初已嘗如此至景帝全諸侯王不得治民補吏而漢置內史以治其地則封建之地悉為郡縣矣蓋古之所謂諸侯即後之所謂守令然自漢中葉以後王侯之與守令始判然為二承流宣化而實有治人之責者守令也食租衣稅而但襲茅土之封者王侯也余欲並建則凡王侯受封之地必盡廢內史之官即付之兵民之任而後可但恐縱恣專擅犯上作亂復如漢初之事家之則廢法而貽子孫之深憂誅之則傷恩而失封建之初意矣又況魏晉以後王侯多是虛封有三分食一分

食一五分食一者又有非其地內之地而違封者如元魏之以會稽舊縣建鄴郡陽等郡封其臣為公侯之類是也蓋戶封既為虛名則受封者之俸祿必仰給于縣官而出納之言有所不能免于是遂有虛食真食之異合欲盡復舊制則三侯受封之地其戶邑之入必合盡捐以予之地既瓜分相賦隨之京師府藏頓罄無以供軍國之用非居上之利也又王侯子所受封之郡邑既無撫字之責而徒利租稅之入于是

美

受封者之利也

柳宗元封建論曰天地果無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生人果有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然則孰為近曰有初為近孰明之由封建而明之也後封建者更古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而莫能去之蓋非不欲去之也勢不可也勢之來其生人之初乎不初無以有封建封建非聖人意也彼其初與萬物皆生草木榛榛鹿豕狂人不能捕噬而且無之則莫克自奉自衛首領有言必得假物以為用者也夫假物者必多而不得已就其能斷曲直者而聽命焉其智而明者所伏必衆告之以直而不改必痛之而后畏由是君長政刑生焉故近者聚而為群群之分其爭必

大大而後有兵有德又有火者衆之長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屬於是諸侯之列則其爭又有火者焉德又大者諸侯之列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封於是又有伯連帥之類則其爭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方伯連帥之類又就而聽命以安其人然後天下會十一是故有里居而後有縣大夫有縣大夫而後有諸侯有諸侯而後有方伯連帥有方伯連帥而後有天子自天子至于里皆其德在人者死必求其嗣而奉之故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夫堯舜禹湯之事遠矣及有周而甚詳用有天下裂土田而瓜分之設五等邦群后布履星羅四周于天下輪運而輻集合爲朝覲會同雖爲守臣打城然而降于夷王害禮傷尊

見

下堂而迎觀者歷于宣王挾中興復古之德推南征北伐之威卒不能定魯侯之嗣陵夷迄于幽厲王室東徙而自遷于諸侯厥後問鼎之輕重者有之斟王中崩者有之代凡伯誅莒弘者有之天下卒無君君之心余以爲周之喪久矣徒建空名于公侯之上耳得非諸侯之盛強末大不掉之咎歟遂判爲十二合爲七國咸分于陪臣之邦國殄于後封之秦則周之敗端其在此矣秦有天下裂都會而爲之郡邑廢侯衛而爲之守宰權天下之雄圖都六合之上游攝制四海運于掌中之內此其所以爲得也不數載而天下大壞其有由矣至投萬人暴其威刑竭其貨賄窮鋤根誅伐之使國視而合從大呼而成郡則有

叛人而無叛吏人怨于下而吏畏于上天下相合殺守劫令而並起皆在人怨非郡邑之失也漢有天下矯秦之枉徇周之制割海內而立宗子封功臣數年之間壽命快傷而不暇固乎城病流矢後還不救者三代後乃謀臣盡而強制自守矣然而封疆之始郡國是半時則有叛國而無叛郡秦制之得亦以明矣繼漢而帝者雖百代可知也唐無制州邑立守宰此所以爲有叛將而無叛州州縣之設固不可革也或者曰封建者必私其土子其人違其俗脩其理施化易也守宰者苟其心思遷其秩而已何能理乎余又非之周之事跡斷可見矣列侯驕盈黷

甲

貨事戎大凡就國多理國家使伯不得變其政天子不得變其君私土子人者百不有一失在于制不在于政固事然也秦之事跡亦斷可見矣有理人之制而不容郡邑是矣有理人之臣而不使守宰是矣郡邑不得正制守宰不得行其理則刑苦役而禍入則日失在于政不在于制秦事然也漢興天子之政行于郡不行于國制其守宰不制其侯王侯王雖亂不可變也國人雖亂不可除也及夫大逆不道然後國人掩捕而遷之勒兵而夷之耳大逆未彰而利沒財估勢作威大剋于民者無知之何及夫郡邑可謂理且安矣何以言之且漢知五刑于田叔得親尚于馮唐聞黃霸之明審觀汲黯之簡請釋之可也復其位

可也卧而委之以輯一方可也亦有罪得以然有能得以賞朝拜而不道久斥之矣久愛而不注刺斥之矣數使漢靈蓋城邑而侯王之縱合其亂人獻之而已而舒親尚之術莫得而施黃霸汲黯之化莫得而行明讓而導之祥受而退已遺矣下令而削之締交合從之謀周于同列則相制相賊眦眦然而起幸而不則削其半削其半民猶瘳矣高若舉而移之以全其人乎漢事然也今國家蓋制郡邑連制守宰其不可變也固矣善制兵難擇守則理平矣或者又曰夏商周漢封建而延秦郡邑而促尤非所謂知理者也魏之承漢也封爵猶建晉之承魏也因循不革而二姓陵替不聞延祚今矯而變之重二百祀大業獨固何

聖

繫于諸侯哉或者又以為殷周聖王也而不肆其制固不當復議也是大不然夫殷周之不肆者是不不得已也蓋以諸侯之殷者三千焉資以熟夏湯不得而廢歸國者八百焉資以勝殷武王不得而易拘之以為安仍之以為俗湯武之所不得已也夫不得已非公之大者也私其力于己也私其術于子孫也秦之所以尊之者其為制公之大者也其情私也私其一己之威也私其盡臣富于我也然而公天下之端自秦始夫天下之道理安斯得人者也使賢者居上不肖者居下而後可以理安今天封建者繼世而理繼世而理者上果賢乎下果不肖乎則生人之理亂未可知也將欲利乎社稷以一其人之視聽則又有世

大夫世食世食祿邑以盡其封略聖王生于其時亦無以立于天下封建者為之也蓋聖人之制使至于世乎吾故曰非聖人之意也勢也

東坡蘇子曰聖人不能為時亦不失時時非聖人之所能為也能不失時而已三代之興諸侯無罪不可奪削因而君之維敬罷使置守可得乎此所謂不能為時者也周衰諸侯相并齊晉秦楚皆十餘里其勢足以建侯樹屏至于七國皆稱王行天子之事然終不封諸侯不立強家世卿者以魯三桓晉六卿齊四氏為戒也久矣夫世之貴諸侯之禍也非獨李斯始知之始聖既并天下分郡邑置守宰理固當然如秦漢之時之所宜非

聖

人之私智獨見也所謂不失時者而學士大夫多非之漢高帝欲立六國後張子房以為不可世未有非之者李斯之論與子房何異世時以成敗為是非耳高帝聞子房之言吐哺罵卿生知諸侯之不可復明矣然幸王韓彭英盧豈獨高帝子房亦與焉故柳宗元曰封建非聖人急也勢也昔之論封建者當元帝陸機劉頌及唐太宗時魏徵李百藥顏師古其後有劉秩杜佑柳宗元宗元之論出而諸子之論廢矣維聖人復起不能易也故吾取其說而附益之曰凡有血氣必爭爭必以利利莫大于封建封建者爭之端而亂之始也自書契以來臣弑其君子弑其父父子兄弟相賊殺有不出于襲封而爭位者乎自三代聖

人以禮樂教化天下至刑措不用就未能已懲殺之禍至漢以來君臣父子相賊者皆諸侯王子孫其餘卿大夫不世襲未嘗有也此世無復封建則此禍幾絕仁人君子恐復開之歟故吾以為李斯始皇之言抑宗元之論當為萬世法也

漢高帝欲立六國後張子房以為不可以其非漢臣也韓彭英盧則漢之臣也非其例也王綰之欲立始皇諸子豈漢立六國後可同語哉封建之本尚矣始而萬國又削而三十國又削而十八國子時之諸侯尚未敢放恣也入春秋而裁君者有之殺父者有之絕數百年中事耳是封建將廢之徵也非封建代有之也抑宗元徒見左氏所傳而不見先王之

聖

舊又見唐之末政藩鎮尾大不掉為世大患遂為此論而蘇子乃言先王以禮樂教化天下至刑措不用然終不能已懲殺之禍天下豈有刑措不用而尚有篡弑者乎亦足以見其論之疎矣上古之世與今孰治如二子之論是後世治而上古亂也不亦謬哉楊謙記

朱子論子由古史餘篇曰始皇紀論封建之不可復其說雖詳而其大要直謂無故國之可因而已嘗考之商周之初大賁所當已皆善人而其土地廣狹隨時合度無尾大外疆之患王者世世脩德以臨之又皆長久安寧而無倉卒傾搖之變是以諸侯之封皆傳世長久而不動非以有故國之助而

古史餘篇
朱子論
子由古史
餘篇曰
始皇紀
論封建
之不可
復其說
雖詳而
其大要
直謂無
故國之
可因而
已嘗考
之商周
之初大
賁所當
已皆善
人而其
土地廣
狹隨時
合度無
尾大外
疆之患
王者世
世脩德
以臨之
又皆長
久安寧
而無倉
卒傾搖
之變是
以諸侯
之封皆
傳世長
久而不
動非以
有故國
之助而

然也秦至無道決無久存之理王侯公卿之議用淳于越之說建子房以自衛不為陳吳劉項魚肉之虞雖有故國之助亦豈能以自安也哉至若漢晉之事則或以地廣兵強而逆節萌起或以主昏政亂而骨肉相殘又非以無故國而亡也蘇子之考之也其已不詳至於又謂後世之封建者舉無根之人寄之吏民之上君民不親一有變故則將源卷而去亦與秦之郡縣何異若使秦能寬刑薄賦與民休息而以郡縣治則與三代比隆可也夫以君民不親而有源卷之病不異於郡縣是固以封建為賢於郡縣但後世之封建不能如古之封建故其利害無以異於郡縣耳而又必曰以

聖

郡縣善而治之據可以比隆于三代至於封建則固以為不可豈封建則不可以善而必為郡縣乃可以善治耶若以無根為應則吾又有以折之夫天生蒸民有物有則君臣之義根於情性之自然非人之所能為也故謂之君則必知撫其民謂之民則必然戴其君如夫婦之相合朋友之相求既已然而比之則其位置名號自足以相感而相持不慮其不親也如太公之於齊伯禽之於魯豈其有根而康叔之於衛又合其再世之深仇而君之然皆傳世數十世乃後周數十年而臨亡豈必有根而後能久耶至於項羽初起即戰河北其為害公未必嘗得一曰昭荏其民也而其亡也豈人猶且為

之城守不下至聞其死然後乃降以至彭越之於梁張敖之於趙其為君也亦暫耳而弊布賈高之位爭為之死以至漢魏之後則已為郡縣矣而牧守有難為之祿屬者獨以其死捍之是豈有根而然哉君臣之義固如此也若秦之時六國強大蓋誠不可以為治既幸有以一之矣則有以繼繼其宗祀而分裂其土壤以封子弟功臣使之維持參錯于其間以義言之既得存亡繼絕之美以勢言之就使有如蘇子之所病則夫故國之助根本之固者又可於此一舉而兩得之亦何為而不可哉但秦至無道封建固不能待其久而相安而為郡縣亦不旋踵而敗亡蓋其利害得失之其初不繫乎此

異

耳蘇子乃以其淹狹之心祖習之見率然而立論固未嘗察乎天理民彝本有之常性而於古今之變利害之實人所共知而易見亦復乖戾如此是則不唯其窮理之學未造本原抑其蓄筆精力亦有所不逮而然或曰然則為今之計必封建而後可以為治耶而達其勢亦必可行而無獎耶曰不必封建而後可為治也但論治體則必如是然後能公天下以為心而達君臣之義于天下使其思禮足以相及情意足以相通且使有國家者各自愛惜其土地人民謹守其祖先之業以為遺其子孫之計而凡為宗廟社稷之奉什伍閭井之規法制數度之守亦皆得以久遠相承而不至今日之朝成

而蕃發也若猶病其或自治而廢法或強大而難制則難達于郡縣之間又使方伯連帥分而統之舉其敬上而恤下與其遺體而越法者以行廢讓之典則為而有與耶

朱子之說曰云然其指蘇子無根之說而曰謂之君則必知撫其民謂之民則必然戴其君如此則古人所謂撫我則后虐我則離孟子所謂視臣上外視君冠憊者其君臣豈皆不與物則之常性而秦君之虐使其民五代之民視蓋君如奕棋何其不親之甚耶至謂康叔之於衛又合其再世之深仇而君之然傳世數十乃後周數十世而始亡則亦為未考之言夫武庚始封殷民尚有叛心至再祓

異

割殘而前此之仇民周公業已遷而置之洛邑矣所謂殷民七族若陶施繁錡緄緄終葵必其甚而可化者使與之俱必非若飛廉惡來之黨一鼓牛飲之徒也經康叔武公之德則其根之植也久矣至春秋而滅于狄渡河東徙之遺民七百三十人耳蓋之以於滕之民為五千人文公勅而撫之重以齊桓之夾輔而河南復建則豈復當日之仇民已哉頃明之亡其城土一朝瓦解不下者獨一魯耳持那猶說之即已歸降未可謂非漂卷而去也禁布乃彭越之臣賈高為張耳之客漢魏根屬於牧守有知己辟君之感與七國八王之士民固已異矣漂卷之說蓋謂後世創

業之主起自臣大夫其骨肉手足少則數人多不過數十人不封之為王侯則無以填天下而異姓之難制者一發而不可收封之則如淮吳齊趙倫齊國之儕何以得君民之親其腹心共事之功臣可與裂茅土者不過數十人廣封之則尾大而不可削狹封之則數十人僅足布二三郡之縣邑天子之左右將無所倚一有變故則漂卷而去豈得謂無此患哉故今日而議封建則必先之以選吏賢才而不私其親黜去不才而漸久其任雖功臣之子與懿戚之胄必教于學宮考其德業而始封之不爾則軍厚其祿入必待其子姓之生而不輕與之地寧與郡縣策行以

墨

次而近增之庶無害耳

馬瑞臨封建考序曰封建美知從始禹塗山之會就桺萬國湯受命時凡三十國周定五等之封凡七百七十三國至春秋之時見于經傳者僅一百六十五國而殊方異族亦在其中蓋古之國至多後之國日寡國多則土宜促國少則地宜廣而後致其故則不然試以殷周上世言之殷契至成湯八遷史以為自南而砥石自砥石而復居商又自商而亳周棄至文王亦屢遷史以自節而豳自豳而岐自岐而豐夫湯七十里之國也文王百里之國也然以所遷之地考之蓋有出于七十里百里之外者矣又如泰伯之為吳鬻熊之為楚

箕子之為朝鮮其初不過自屏于荒裔之地而後因以有國傳世焉意古之諸侯者雖曰受封于天子然亦由其行義德化足以孚信于一方人心翕然歸之故其子孫因之遂君其地或有賢否則轉徙他之而人心歸之不能釋去故隨其所居皆成都邑蓋古之帝王未嘗以天下為己私而古之諸侯亦未嘗視封內為己物上下之際均一至於公非如後世分疆畫土爭城爭地必若是其截然也秦既滅六國舉宇內而郡縣之尺土一民始皆視為己有再傳而後割項為群雄共裂其地而分王之高祖既誅項氏之後凡當時諸侯王之自王者與為項氏所立者皆擊滅然後裂土以封韓彭英盧張

墨

吳之屬蓋自是非漢之功臣不得王矣逮數年之後及者九起異姓諸侯王多已族滅於是悉取其地以王子弟親屬如荆吳齊楚淮南之類蓋自是非漢之同姓不得王矣然一再傳而後賈誼晁錯之徒舉奉有諸侯強大慮以為親者無分土而疏者傷天子必為子孫之憂於是或分其國或削其地其負強而動如七國者則六師移之蓋西漢之封建其初則勤賊異代所封而以再其功臣繼而勤賊異姓諸侯而以再其同宗又繼而勤賊疏屬劉氏王而以再其子孫蓋檢制益密而猜防益深矣蓋湯武雖以征伐取天下然商惟十一征周惟滅國者五十其餘諸侯皆襲前代所封未聞盡以宇內

易而封其族人則雖大封同姓然文昭武穆之邦與國成
休亦未聞成康而後復畏文武之族偏而必欲夷滅之以建
置之之子孫也愚嘗謂必有公天下之心而後可以行封建
自其出于公心則選賢與能而小大相維之勢足以綿千載
自其出于私心則忌疎畏偏而上下相猜之形不能以一朝
居矣景武之後令諸侯王不得治民補吏於是諸侯雖有君
國子民之名不過食其邑入而已土地甲兵不可得而擅矣
然則漢雖懲秦之弊復行封建然為上者苟慕美名而實
無唐虞三代之公心為諸侯者既獲裂土則遂欲效春秋戰
國之餘習故不久而遂廢建漢之亡議者以為乏藩屏之助

光

而成孤立之勢然愚又嘗考歷代之故觀文帝忌其諸弟
帝子受封有同幽禁再傳之後主勢稍弱司馬氏父子即據
臂取曹無預憚晉氏封國至多宗藩強壯俱自得以領兵率
置官屬可謂懲規之弊矣然八王首難阻兵安忍反以召五
氏之篡宋齊王子俱童孺當方面名為藩鎮而實受制于典
籤長史之手每一易主則前帝之子孫城焉而運祚卒以不
永梁武享國最久諸子孫皆以盛年稚材出為節伯專制一
方可謂懲宋齊之弊矣然諸王擁兵招聚君父卒不能止侯
景之難然則魏宋齊疎忌將由國以取亡而晉梁崇獎宗藩
亦不能拔亂於是封建之得失不可復議而王綰李斯陸士

樹柳宗元華所論之是非亦不可得而偏廢矣

又曰諸儒論封建郡縣者歷千百年而未有定說其論之最
精者如陸士衡書元首則主王綰者也李百藥柳宗元則主
李斯者也二說互相排抵而其所發明者不過公與私而已
書與陸之說曰唐虞三代公天下以封建諸侯故享祚長秦
私天下以為郡縣故傳代促柳則反之曰秦公天下者也周
山蘇氏又從而助之曰封建者事之端亂之始集裁之禍美
不由之李斯之論當為萬世法而世之醇儒力詆之以為二
氏以及理駁道而妄議聖人然則後之立論者宜何從以封
建為非耶是帝王之法所以禍天下後世也以封建為是耶

年

則柳蘇二子之論其剖析利害指陳得失莫不切當不可廢
也愚嘗因諸家公私之論而析衆之曰封建郡縣皆所以分
土治人未嘗遽曰此公而彼私也然必有公天下之心然後
能行封建否則莫如郡縣無公天下之心而欲行封建是後
之以作亂之具也嗚呼封建之難行久矣蓋其弊不特見于
周秦之際而已見于三代之初何也昔者唐虞之世建國至
衆也天子巡狩而諸侯述職然後敷納以言明試以功車服
以庸書之所載如此而已不聞其爭土地以相侵伐干王畧
以勤六師也有苗弗率維命禹以徂征卒以舞干羽而格則
當時四岳十二牧所統之國其謹侯度以奉其上而不勤征

討也審矣又安得如柳氏所謂群之分其爭必大大而後有兵如蘇氏所謂爭之端而亂之始乎所以然者何也則堯舜公天下之心有以服之也蓋當時之衆建諸侯也有德者爵之功如于民者爵之克無容心也居天下之上而與天下之賢且能者分治之逮其倦勤則必求天下之有明德者而禪之六惟天子不以天下自私而後諸侯不敢以其國自私是以雖有土地之廣人民之衆甲兵之強其勢足以爲亂而莫不帖服于其下如臂指之相使以爲當然則是則唐虞以公天下之心行封建而當時封建所以無敝也蓋家天下自夏始大封同姓而命之曰屏藩王室自周始二者皆聖人隨時

聖

制變以綱維斯世未容以私議之也然上視堯舜則少偏矣故封建之敝始于夏而成于周是以尚一傳而落有有扈之氏之征再傳而仲康有羲和之征夫以天子而征諸侯諸侯弗率而上干天子之征焉以而始于有扈夫有扈之罪曰威侮五行怠棄三正而已羲和之罪曰沆汭于酒畔官離次而已二罪者以法議之則誅止其身而二人生于漢世則一連尉足以定其罪矣而啓與仲康必命六師以征之者則必恃其土地甲兵不即引咎而憚然以抗其上矣書紀其事曰大誡曰徂征而觀其誓師之辭有不用命之戮焉有愛克厥威之戒焉蓋渠魁釋脅從之令焉則兵師之間所傷

衆矣夫治一人之罪而至于興師使無辜之人受用兵之禍則封建之敝也故曰己見于三代之初此之謂也自是而後天子私其天位而世守之諸侯亦私其國之土地甲兵而擅用之至于周列五等封爵后雖曰親親並建而終不以異姓先諸姬文昭武穆之封遍于天下封建之法蓋詳經制益密而示人益偏矣是以夏商有國數百年苟未至于桀紂之暴猶足以制宇內而朝諸侯而周數傳而即有未大不捍之憂蓋時不唐虞君不堯舜終不可復行封建謂郡縣之法出于秦而必欲易之者則書生不識變之論也或曰禹之傳子用之封同姓皆聖人之經制也而子顧妄議其私天下而以爲

聖

劣于唐虞何哉曰世之不古久矣聖人不能違時不容復以上古之法治之也而世固不能知聖人之心也記曰有虞氏未施信于民而民信之夏后氏未施敬于民而民敬之殷人作誓而民始畔周人作會而民始疑然則殷周豈果劣于唐虞乎而或畔或疑起于誓會以時人之不皆聖人也禮運載夫子言大道之行天下爲公選賢與能講信脩睦而繼之以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以爲大同大道既隱天下爲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而繼之以謀是用作而兵由此起湯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選以爲小廉然則官天下與家天下者其規模之廣隘治致之優劣雖聖人不能比而同之

矣

或曰孟子言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天心何故不與賢而與子曰自有封建以來諸侯皆世及矣而天子獨朝更而魯易則貴無常尊矣充在位百年壽在五十年則雖不傳子而天下之戴之者如一日焉充在位七年又不傳子則天下之視君不重如奕碁之易矣故謳吟思慕而同心以歸焉君之子者天下有所不忍故也傳賢而天下之人知有所公而不私傳子而天下之人知有所守而不變稿議記

封建之在後世已屬難行而漢晉梁之封建尤為草草以

蓋

不教之子弟驕悍之千里之兵民而使之忠于民上內無親賢之世臣以相輔弼外無巡狩會同述職致功之法以相檢攝其敗宜矣固以此疵封建可乎

封建成跡具在通鑑今揭以歷代賢者成論集而斷之曰封建郡縣之得失論者多矣源其本皆出于天生四靈麟鳳龜龍鳳者種之正者也封君世及之象也麟龜者種之變者也正夫崛起之象也古初封建後世郡縣後世之治不若古初夫人而知之也然則柳蘇二子謂封建不如郡縣三代聖人欲廢之而不能吾不信也此其間信有天為非人之所能為乎天與賢則與賢草野之中實生聖哲天與子則與子

封君世及代有豪賢者徒見其一端又烏足以知天意乎今以二者之得失而並論之封建之治為分郡縣之治為合分土而治封建則可以按田還受之間不能為弊策并之徒可以不作郡縣則方田之冊權在胥吏官如傳舍莫究其由稅斂力役腐弊無窮此一言也封建則可以世祿治其本土世建宗廟以本土之祿祿本土之官均而易足郡縣則有見任有鄉居見任有祿鄉居無祿以勢求利各肥其家豪皆無廟雖有廟而無官一傳即廢見任則取貨于他郡鄉居則漁獵于本鄉民既事郡縣又畏鄉官無君民之親有弊歷之甚廢與大弊貴無常尊其害二也與利除害國之常典唐虞漢周

蓋

猶如一家而治洪水各國就役頑不即工治民而已降及春秋曲防遏疆地各自私至于兩利猶共經營若在國內必圖永久郡縣之官大賢始之與利素下許其即役用財鳩工即為大害有始建版官已去任所以中材苟安唯圖膏漢莫肯拙謀其害三也又本土之人鄉音相習情性相通今以秦人理越方其始至言各不相領迄其漸習旋已升罷其害四也國治之道舉賢為尚貴無常尊則恩怨多故本土之人不許原治以彼土之人取此土之賢既不知其素行又不求其佐理則所舉非賢乃以文試之以文雖非取賢之道猶用才也至課種流傳并才者不才取者但利其巧宦可以庇我子孫

衛國澤民無復計焉其害五也國治之道除奸為尚封建之時倚勢作威固有淫刑郡縣之弊唯取其貨不究其害其人而富雅証獄必傾其財其入而貧雖重辟不致其獄雖試父與兄莫敢發覺守令懼其干碍考成鄉黨懼其連累故封建有公行攘奪之禍郡縣有隱藏不發之奸其害六也郡縣之始猶隸兵財至唐以藩鎮抗上宋收兵與財一歸天子不知唐之藩鎮禍始安史非郡守也至使金人犯一城莫抗明不鑒其弊更加除削郡縣兵財守令拱手不與每流賊所至望風奔北其害七也封建九州分治細者必詳大者必整後世網漏及舟車事歸諸京師京師遂為射利害之藪古者四

遷

方觀法于京師而習化今也四方習法于京師而趨薄其害八也封建維京師有變諸以治待亂故天子三年不言冢宰無竊神之術內執朝成外兵夕入郡縣之後胡亥則柄歸趙高漢惠則政寄呂后孝文不得不開易月之制遂使天下通喪廢而不行其害九也郡縣之人赴選于京師者有道塗之費赴試于京師者有道塗之費其赴官于四方者又有道塗之費士以干澤自損不得養廉京師之衛兵動輒數十萬漕運輓輸萬里轉餉其害十也凡此十害夫人而知之也然則當使封建乎曰不可封建之為為郡縣也非一朝一夕之故也始而萬國繼而三十又繼而十八百國併為數十國又併為

七七併為一然後始為郡縣今欲復封建眾建諸侯而少其力猶千八百國方成周初之治則周初十八百國之始祖莫不六七百年保天之祿今寔無十八百人可為十八百國之始祖此不可行一也古之四夷勝今之四夷強中國諸侯之力少則四夷內侵獨聚兵于境上則五大在邊京師之兵仍不可少中外聚兵則賦稅所資仍在諸侯不得如古獨取州貢此不可行二也人心漸狡天子巡狩從衛繁則供億不給從薄寡則有漢高柏人之患殺則勞民蹙則伏莽此不可行三也國成千百大不過今之縣令而天子之股肱心膂多不過數十人盡分以尹一縣勢有不給而腹心之臣棄在州

棄

縣及為孤因此畏孫無忌之所以怨望也此不可行四也周家自王季文王世有聖德作人無敵故其宗室之子無賢之貴誦有兼陶皆成令器一朝分茅祚王規畫風成朝聘會同賦惠有制今教養無百年之力制度承久廢之後但以國邑分而遺之是鄉學製解不遂裂此不可行五也然則為今之計奈何曰欲行井田莫近于七田欲行封建莫近于久任妙選官人知府知縣皆行久任得轄兵財而使自辟賢才以為振屬唯害民者則去之畢世之後惠愛在民則更官其子亦必先使考其學而後用之庶示封建之遺意矣

散養金考卷之十四

歷代田賦考一 之四 務農 既已耕時皆然

免通水天下分絕使為平水之別九州其州賦土白壤賦曰
咄咄中賦賦上上錯交州賦土黑壤賦曰唯中下賦賦貞作
十有三載乃同昔州賦土白壤賦田唯上下賦賦中上徐州賦
土赤壤賦賦曰唯上中賦賦中中揚州賦土唯塗泥賦田唯下
下賦賦下上上錯州賦土塗泥賦田唯下中賦賦上下豫州
賦土唯壤下土墳壤賦曰唯中上賦賦錯上上梁州賦土青
賦曰唯下上賦賦下中三錯州賦土墳壤賦田上上賦賦中
中下賦曰九州之地竟時定製者
九百一十萬八千二百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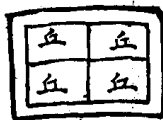
三山林氏曰三代取于民法不同而皆不出什一之數既不
出什一之數而乃有九等之差者蓋九州地有廣狹民有多
寡其賦稅所入之總數自有不同不可以田之高下而準之
計其所入之總數而多寡比較有此九等其州之賦比九州
為最多故為上上兗州之賦比九州為最少故為下下其餘
七州皆然非取於民之時有此九等之輕重也

五百里甸服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經三里納結服四百里采五
百里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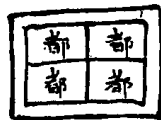
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
司馬法六尺為步步百為畝畝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井

十為通通十為成成十為終終十為同同方百里同十為封封
十為畿畿方千里故丘有戎馬一匹牛三頭向有戎馬四匹兵
車一乘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一同百里提封萬
井戎馬四百匹車百乘此鄉大夫求地之大者足謂百乘之家
一封三百一十六里提封十萬井定出賦六萬四千井戎馬四
千匹車千乘此諸侯之大者謂千乘之國天子之畿內方千里
提封百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戎馬四萬匹車萬乘戎卒
七十萬人故曰萬乘之主
同禮小司徒經土地而井收其田野凡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
為丘四丘為甸甸為縣四縣為都以此地事而全貢賦凡稅

經之事



旁加一里為
成成方十里



旁加十八里為
同同方百里

遂人凡治野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
洫洫上有涂十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以達于
畿遂廣深各二尺澮倍之洫倍溝澮廣二畝深二仞徑各
牛馬四畝大車涂各一畝道各二畝深各三仞
右鄭註以為此鄉遂用溝洫之法也用之近郊鄉遂
致工記匠人為溝洫經廣五寸二耜為耦一耦之代廣尺深尺

謂之畝曰苗倍之畝二尺深二尺謂之遂九夫為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有十里為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為同同間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溝導連于川

右鄭注以為此都鄙用井田之法也用之野外縣都

朱子語錄曰溝洫以十為數井田以九為數決不可合近世諸儒論田制乃欲混井田溝洫為一則不可行鄭氏注分作兩項却是

鳩鵲樓蓋穀篇禹曰予決九川距四海濬訓渝距川孔子言禹曰卑宮而盡力乎溝洫則是畝溝洫渝川之名自前而已有之漢書后稷始訓田以二耜為耦廣尺深尺曰畝

三

長終畝一畝三則一夫三百畝而播種于其畝中則謂之溝洫渝川之深廣當亦自前而分之遂人所載蓋禹之遺法也當時井田未行則以十為數以起貢法固不必有井間容溝之制也及殷周井田不過改其貢稅之法豈必并其水道陸道之經行而盡改之哉則周禮治野特申舊文耳至有溝洫遂漫之地然後匠人改而制之則所九夫為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乃足井九百畝之新制不妨異同耳鄭注謂鄉遂用貢法都鄙用井田則又大為鑿鑿不知國中貢野外助孟子為滕言再為見周之六遂皆不可井之地哉

大司徒凡造都鄙制其地城而封溝之以其室數制之不易之地數百畝一易之地數二百畝再易之地數三百畝

漢金貨志曰農耕種者為不易上田休一歲者為一易中田休二歲者為再易下田三歲更耕之自爰其歲

小司徒均土地以稽其人民而用知其數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五家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

遂人辨其野之上上地中地下地以頒田里上地夫一廛田百畝菜五十畝餘夫亦如之中地夫一廛田百畝菜百畝餘夫亦如之下地夫一廛田百畝菜二百畝餘夫亦如之

四

孟子曰餘夫二十五畝漢食貨志曰農民戶人已受田其家眾男為餘夫亦以口受田如比士工商家受田五口乃當農夫一人周禮漢書所謂餘夫壯有室之餘夫也似非戶頭耳五此謂平土可以為法者也若山林藪澤原陵洿澍之地各以肥磽多少為差民年二十受田六十歸田七十以上上所有養也十歲以下上所長也十一以上上所強也

耦耕按此三等之制一為鄉地一為遂地一為都鄙皆不同或同田數地有不同而為之曰何以知其不同也曰不易之地也然但予之百畝而以食七人則太多矣再易之地不下地也然已予之三百畝而以食五人則太少矣又都鄙不

華人焚歟骨為灰或燒麻為灰以糞其種變瘠為肥變惡為美

遺人掌邦之委積以待施惠鄉里之委積以恤民之難阨門閭之委積以養老孤鄉里之委積以待賓客野鄙之委積以待窮族縣都之委積以待凶荒

大司徒以荒政十二聚萬民一曰散利二曰薄征三曰緩刑四曰弛力五曰舍禁六曰去幾七曰普禮八曰殺哀九曰薄樂十曰多昏十一曰索鬼神十二曰除盜賊

凡萬民之食食者人四鬴上也人三鬴中也人二鬴下也若食不能人二鬴則凍人令邦移民就穀詔王殺邦用司市令市無

征而作布

齊魯仲相桓公通輕重之權曰歲有凶穰故穀有貴賤今有錢幣故物有輕重人君不理則蓄賈游于市乘民之不給百倍其本矣萬乘之國必有萬金之費十乘之國必有千金之費若利有所并也國多決利則臣不盡忠士不盡死矣計本量末則足矣然而民有餘餼者數有所藏也民有餘則輕之故人君教之以輕不足則重之故人君教之以重凡輕重數散之以時即準平守準平使萬家之邑必有萬鍾之藏萬鍾千萬十室之邑必有千鍾之藏藏饒而萬春以奉耕愛以奉報來報從械種饒糧食必取贖焉故大賈富家不得奪奪吾民矣

賦

魯宣公十五年初稅畝

公羊傳曰讎始賦而稅也古者什一而籍什一皆天下之

吏其民曰古者之所謂稅政以三十斗之通制則用則有九斗之蓄焉歲有不登為人主者則賦捐減省其稅之式見于小行人之官祀農山龍也謂為一書當時天下各自有庫藏所遇凶荒則賑濟濟民而已當時故散輕重之式未嘗獨到春秋一不整則之稱于鄰國所謂九斗之制已敗壞見管子輕重一篇不過君民互相操券已非君通到後來數據之權又不能操焉民幸凶年以害民至五代始民與者死與歟

中正什一行而頃聲作矣

穀梁傳曰杜曰按不意則非吏公田稼不若則非民初稅畝者非公之去公田而履畝十取一也以公之與民為已慈矣

魯成公元年作丘甲

杜預謂使丘出甸賦則驟增三倍無是理也何傳丘出一甲是丘出甲士三人此說近之

魯哀公十二年用田賦

何休註始今漢家賦民錢以田為率矣大抵增賦左傳季孫欲以田賦使冉有勸諸仲尼仲尼曰丘不識也三季孫曰子為國老待子而行若之何子之不宣也仲尼不對

而私于亦有曰君子之行也度于禮施取其厚舉其中歟
從其薄如是則以丘亦足矣若不度于禮而貪冒無厭則雖
以田賦將人不足且子孫為微行而法則罔公之弊在若
欲尚而行又何訪焉弗難

則說仲尼私于內有曰先三制士藉田以力而破其遠近賦
里以入而量其有無任力以夫而議其老幼於是乎有蠲寡
孤疾有軍旅之出則徵之無則已其歲收田一井出糧禾粟
得在米不足過也先王以為足若子孫欲其法也則有周
公之編若欲犯法則苟而賦又何訪焉

哀公問于孔子孔子曰薄賦歛則人富公曰若是則寡人貧矣

九

對曰豈第君子民之父母未有子富而父貧也

親文侯時租賦增倍于常或有賀者文侯曰今戶口不加而租
賦增倍此由課多也譬如彼治治全大則薄全小則厚治人亦
如之夫貪其賦稅不愛人是虐人及家而負薪也徒惜其毛而
不知皮盡而毛無所傳

圖說

李愔為親文侯作畫地方之教以為地方百里提封九萬頃除
山澤邑居三分去一為田六百萬畝治田勸謹則畝三升倍
三不動則損亦如之地方百里之增減輒為粟百八十萬石矣
又曰禮甚貴傷民甚賤傷農民傷則離散農傷則國貧故禁
與甚賤其傷一也善為國者使民毋傷而農益勤今一夫挾五

口治四百畝歲收略一石半為粟百五十石除十一之稅十五
石餘而二十五石食人月一石半五入於歲為粟九十石餘四
十五石三十為錢千三百五十除社閭嘗新春秋之初用錢
三百餘千五十衣率用錢三百終歲用千五百不足四百五十
不尋疾病死喪之費及上賦歛又未與此此農夫所以常困有
不勤耕之心而令糴至于甚難者也故善平糴者必謹觀歲
有上中下孰熟其收向四年歲百畝收百五十石餘四百石中
孰自三餘三百石下孰自倍餘百石小孰則收百石中孰七十
石大孰三十石故大孰則上糴三而舍一中孰則糴二下孰則
糴一使民適足糴平則止小孰則發小孰之所數中孰則發中

十

孰之所數大孰則發大孰之所數而糴之故雖遇飢饉水旱糴
不糴而民不散取有餘以補不足也行之魏國國以富強

發小孰之所數發大孰之所數此言其數耳非謂小孰之所
故必待小孰而發大孰之所數必待大孰而發也

圖說

秦孝公十二年初為賦

杜氏通典曰秦孝公用商鞅以三晉地換人貧秦地廣人
寡故單不盡地地利不盡出於是誘三晉之人利其田地獲
三代無知兵事而本于內而使秦人應敵于外故廢井田
制阡陌任其所耕不限多少數年之後國富兵強天下無
敵

吳氏曰王制田里不粥秦開阡陌遂得賈賈又戰得中者蓋田宅五甲省而隸役五家兼井之患自此起

其子開阡陌韓曰漢志言秦廢井田開阡陌說者之意皆以開為開置之開言秦廢井田而始置阡陌也故白居易云人稀土曠者宜條阡陌戶繁鄉狹者則復井田蓋亦以阡陌為秦制井田為古法此說皆未得其事之實也按阡陌者舊說以為田間之道蓋因田之疆畔制其廣狹辨其縱橫以通人物之往來即周禮所謂遂上之徑溝上之畛洫上之涂澮上之道也然風俗通曰南北曰阡東西曰陌又云河南以東西為阡南北為陌二說不同今以遂人田畝夫家之數故之則

土

當以後說為正蓋陌之為言百也遂洫從而除徑亦從則遂間百畝洫間百夫而徑涂為陌矣阡之為言千也溝澮橫而畛道亦橫則溝間千畝澮間千夫而畛道為阡矣阡陌之名由此而得至于萬夫有川而川上路周于其外與夫匠人井田之制遂溝洫澮而皆四周則阡陌之名疑亦因其橫縱而得之也然遂廣二尺溝四尺洫八尺澮二尋則大有六尺矣徑容牛馬畛容大車涂容車一軌道二軌路三軌則幾二丈矣此其水陸占地不得為田者頗多先王之意非不惜而廢棄之也所以正經界止侵爭時蓄洩儲水旱為永久之計有不得不然者高君以其刻急之心行苟且之政但見田為

阡陌所束而耕者限于百畝則病其人力之不盡但見阡陌之占地大廣而不得為田者多則病其利之有遺又當世最法壞之時則其歸救之際必不免有煩擾地隱之毒而阡陌之地切近民田又必有陰擾以自私而稅不入于公上者是以一旦奮然不顧盡開阡陌悉除禁限而聽民兼井買賣以盡人力墾闢棄地悉為田疇而不使其有尺寸之遺以盡地利使民有田即為永業而不復歸稅以絕煩擾地隱之毒使地皆為田而田皆出稅以覈陰擾自私之卒此其為計正與楊炎疾浮戶之弊而返破租庸調以為兩稅蓋一時之害雖除而千古聖明傳授精微之意于此盡矣故秦紀載傳皆云

土

為田開阡陌封疆而賦稅平蔡澤亦曰決裂阡陌以靜民之業而一其俗詳味其言則所謂開者乃破壞割削之意而非創置建立之名所謂阡陌乃三代井田之舊而非秦之所制矣所謂賦稅平者以無欺隱竊據之毒也所謂靜生民之業者以無歸稅取予之煩也以此是數者合而證之其理可見而蔡澤之言尤為明白且先王強理天下均以予民故其田間之道有經有緯不得無法若秦既除井授之制矣則隨地為田隨田為路尖斜屈曲無所不可又何必取其東西南北之正以為阡陌而後可以通往來哉此又以其物情事理推之而益見其說之無可疑者或乃以漢世獨有阡陌之名

而疑其出于秦之所置殊不知秦之所開亦其曠僻而非通
路者耳若其臺常御要而便于往來則亦豈得而盡廢之哉
但必稍假開之不復使如先王之舊耳或者又以董仲舒言
當者連阡陌而請限民名田穀曰制之壞由于阡陌此亦非
也蓋曰當者一家兼有千夫百夫之田耳至于所謂高賈無
農夫之苦有阡陌之得亦以千夫百夫之收而言蓋當是時
去古未遠此名尚存而道猶循有可改者顧一時君子乃不
能推尋講究而脩復之耳豈不可惜也哉

始皇三十一年使黔首自實田

賈與禹氏曰按秦壞井田之後任民所耕不計多少已無所

主

稽故以為賦斂之厚薄其後遂舍地而稅人則其課益甚矣

是年始令黔首自實田以定賦

秦田租口賦鹽鐵之利二十倍于古或耕豪民之田見稅十五

漢興循而未改

天下既定高祖約法省禁輕田租十五而稅一置吏祿度官用

以賦于民

惠帝即位減田租復十五稅一漢初什五稅一
中開廢半後二

文帝十二年詔賜天下民租之半

時民近戰國皆背本趨末賈誼說上曰堯子曰倉粟實而知
禮節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未之嘗聞古之人曰一夫

不耕或受之飢一夫不織或受之寒生之有時而用之亡度
則物力必屈古之治天下至誠至慈也故其積足恃今苛
求而趨夫食者甚衆是天下之大病也漢後之俗曰日以長
是天下之大賊也殘賊公行莫之或止大命將沒莫之振救
生之者甚少而靡之者甚多天下財產何得不蹶漢之為漢
幾四十年矣公私之積猶可哀痛矣時不雨民且復饑饉德
不八請賣爵子既聞耳矣安有為天下貽危者若是而止不
驚者世之有飢饉天之行也禹湯被之矣即不啻有方二三
千里之旱國胡以相恤卒然邊境有急數十百萬之衆國胡
以觀之兵早相乘天下大亂有勇力者聚徒而衛擊罷夫羣

主

老湯子而敵其骨政治未畢通也遠方之能離者雖舉而爭
起矣曰難通敵而國之豈將有及乎夫積財者天下之大命
也苟果多而財有餘何為而不成以攻則取以守則固以戰
則勝懷敵附遠何如而至今歐民而歸之農者乎本使天
下各食其力末收游食之民轉而稼畝則言積足而人樂
其所矣可以為富安天下而直為此漂陳也竊為陛下惜之
於是上感誼言始開講田躬耕以勸百姓是復說上曰聖王
在上而民不凍飢者非能耕而食之織而衣之也為開其資
財之道也故堯禹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而國無積穡
者以畜積多而饒先兵也今海內為一土地人民之衆不遇

湯禹加以亡天災數年之水旱而膏腴未及者何也地有遺利民有餘力生穀之士未盡山澤之利未盡出也游食之民未盡歸農也民貧則難生貧生不足不足生於不農不農則不地著不地著則鄉輕家民如鳥獸雖有膏腴深池嚴法重刑猶不能禁也夫寒之於衣不待輕暖飢之于食不待甘旨飢寒至身不顧廉耻人情一日不食則飢終歲不製衣則寒夫腹飢不得食膚寒不得衣雖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明主知其然也故務民於農桑薄賦斂廣畜積以實倉廩儲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民者在土所以救之趙利如水走下四方亡擇也夫珠玉金銀飢不可食寒不

可衣然而衆貴之者以上用之故也其為物輕微易藏在于把握可以周海內而無飢寒之患此全臣輕背其主而民易去其鄉盜賊有所勸亡逃者得輕貨也粟米布帛生于地長於時聚於力非可一日成也數石之重中人弗勝不滿萬石所利一日弗得而飢寒至是故明君務五穀而賤金玉今農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過百畝百畝之收不過百石春耕夏秋獲冬藏伐薪撫治官府給繇役春不得避風塵夏不得避暑熱秋不得避陰雨冬不得避寒凍四時之間亡日休息又私自送往來平死問疾養孤長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復被水旱之災急政暴虐賦歛不時朝令

而暮改當其有者半價而賣亡者取倍稱之息於是賣田宅鬻子孫以償責者矣而富商大者積財倍息小者坐利販賣操其奇贏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賣必倍故其男不耕其女不蠶蠲衣必文采食必粱肉無農夫之苦有什伯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過吏執以利相傾千里游敖冠蓋相望乘堅策肥履絲曳縞此商人所以兼并農人農人所以流亡者也今法律賤商人商人已富貴矣尊農夫農夫已貧賤矣故俗之所望主之所賤也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上下相及好惡非正而歛國富法立不可得也方今之務莫若使民務農而已矣欲民務農在于貴粟登粟之道在于使民以粟為

貴則令募天下入粟縣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富人為農民有餘粟有所陳夫能入粟以交爵皆有餘者也取手有餘以供上用則貧民之賦可損所謂損有餘補不足全出而民利者也願於人心所滿者三一日主用足二曰民賦少三曰勸農功今令民有車騎馬一匹者復卒三人車騎者天下武備也故為復卒神農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湯池百步帶甲百萬而亡粟弗能守也以是觀之粟者王計大用政之本務令民入粟受爵至五大夫乃復一人耳此其與騎馬之功相去遠矣爵者上之所擅出于口而無窮粟者民之所種生于地而不乏夫得高爵與免罪人之所甚欲也使天下入粟

于適以受窮也罪不過三歲塞下之粟必多矣於是文帝從
錯之言令民入粟邊六百石爵上進秩增至四十石為五大
夫萬二千石為大庶長各以多少級數為差錯復奏言陛下
幸使天下入粟塞下以拜爵甚大惠也然恐塞卒之食不足
用大澤天下粟遺食足以支五歲可令入粟郡縣矣足支一
歲以上可時赦勿收農民租如此德澤加于萬民民俞勤農
時有軍役若遭水旱民不因乏天下安寧歲熟且美則民大
留樂矣通下詔賜十二年租稅之半

十三年除田之租稅

入粟免罪其失見蕭望之議入粟拜爵開後世銅臭之源蓋

也

先王德懋懋官之意故田之租稅免而不除也非不能除也
不欲遽道以千百姓之譽也當取者與之當與者反取之
也

景帝元年詔曰聞者歲比不登民多乏食大絕天年朕甚痛之
郡國或硤陁無所農桑繫富或地饒廣薦莽莽水泉利而不傳
使民欲從寬大地皆聽之

按漢時故荒有發倉賑貸有募富人相假貸有從民就穀有
貸不收責有以賜游勸民收食貧民最後則獻帝親于御生
量試作糜粥以食飢人

二年令民半出田租三十而稅一

漢世三十稅一又不收民租者十餘年雖非充實之常法然
以視後世之重稅豈為皇古矣

武帝元狩元年遣詔者勸種麥

是時外事四夷內興功利役費並興而民去本墮什舒說上
曰春秋它穀不審至于麥禾不成則害之以此見聖人於五
穀最重麥與禾也今關中俗不好種麥是歲失春秋之所重
而損生民之具也願陛下幸詔大司農使關中民益種宿麥
令毋後時

元

又言古者稅民不過什一其求易共使民不過三日其力易
足民財內足以養老盡孝外足以事上共稅下足以惠懷子

文

極變故民說從上至秦則不然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
井田民得賣買富者田連什佰貧者亡立錫之地又顯山海
之利營山林之饒荒淫越制踰侈以相高邑有人君之尊里
有公侯之富小民安得不困又加月為更卒已復為正一歲
屯戍一歲力役三十倍于古田租口賦鹽鐵之利二十倍于
古或耕桑民之田見稅什五故貧民常衣牛馬之衣而食犬
鼠之食重以金暴之吏刑戮害加民愁無聊亡逃山林轉為
盜賊摘衣半道斷獄歲以千萬數漢興備而未改古井田法
雖難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絕口不足塞耕策之路監
織皆歸于民云如神除專殺之威薄賦輕徭役以寬民力

然後可善治也上竟不能用

元陽六年上曰左右山火地名山川源甚衆如無水則其利今

內史曰田租雖重而民不與郡同其饑饉令吏民勉盡地利

利平糴行水無決其時

元封四年祠后土賜二縣及楊氏無出今年租賦後封縣

武帝末年悔征伐之事通封丞相爲富民侯下詔曰方今之務

在於力農以趨過爲搜粟都尉通能爲代田一畝三畝歲代

畝曰代田古法也后稷始創以二耜爲耨廣尺深尺曰一畝長

畝一畝三畝一大三畝則而耨種於三畝中留生葉以上耨耨

穰草因隨其土以附苗根故其詩曰或耘或耨耨穰穰無去除

尤

草也孝附根也言苗穰壯每耨附根比處易隨而根深能

風與旱故穰穰而盛也其耕種下種田器皆有便巧率十二夫

爲田一井一屋故畝五頃用耦犁二牛三人一歲之收常過

田畝一斛以上善者倍之通使教田太常三輔天官主諸陵有

大農置工巧奴與從事爲作田器二十石遺令長三老力田及

里父老善田者受田器學耕種養田民或苦少牛無以趨澤

故平都令光教過以人挽犁通泰光以爲至教民相與耨耨

率多人指田曰三十畝少者十三畝以故田多墾闢通試以

官卒田其官地地也課得稅皆多其旁田畝一斛以上令

命家田三輔公田又教邊郡及居延城是後邊城河東弘農三

輔人常民皆便代田用力少而得穀多至昭帝時流民稍還田

野並開闢有蓄積元平年穀一石六斗民以耕

宣帝即位歲數豐稔穀至石五錢農民少利五鳳中大司農中

丞耿种過白令邊郡皆築倉以穀賤時增其價而糴以利農穀

賤時減價而糴名曰常平倉民便之詔賜壽昌關內侯此常平倉

始之

本始元年風旱集郡東十束救天下租稅勿收後以旱傷地粟

郡國被災時詔勿收租賦

元帝即位天下大水關東郡十一尤甚二并齊地飢穀石三百

餘民多餓死郡人相食在位諸儒多言鹽鐵官及北假田官

平

北假田官可罷毋與民爭利上從其議皆罷之

搗鹽按穀石三百人至相食常平倉何在不過吏以爲市龍

斷利耳此其所以可罷也

孝成帝時張禹占鄭白之渠四百餘頃他人築井者類此哀帝

即位師升輔政建言古之聖王莫不教井田然後治乃可平考

文皇帝承亡周亂秦兵革之後天下空虛故務墾農桑帥以節

儉民始充實未有并兼之害故不爲民田及叔孫卿爲限令累世

承平農富之民墾數鉅萬而貧弱命困是君子爲政貴因循而

重改作然所以有改者將以救急也亦未可詳頃畝爲限天子

下其議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奏請諸侯王列侯皆得名田國

中列侯在長安公主名田縣道及關內侯吏民名田皆毋過三十頃諸侯王公卿二百人列侯公主百人關內侯吏民三十人卿數三年記者沒入官時田宅奴婢僦賦丁傳用事並墾墾墾皆不便也認書以須後遂廢不行

漢提封田一萬萬四千五百一十三萬六千四百五頃其一萬萬二千五百五十二萬八千八百八十九頃邑居道路山川林澤縣不可墾其三千二百二十九萬九千四百四十七頃可墾定墾田八百二十七萬五千三百三十六頃墾極矣

王莽篡位下令曰古者致升田則國給人富而頌聲作秦為無道墾墾制廢井田是以兼井起貧都豪強者規田以千數弱者

多無立錫之居漢氏賦輕田租三十而稅一而豪民侵凌分田劫假厥名三十實什稅五也富者驕而為邪貧者窮而為姦俱陷於辜刑用不錯今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屬皆不得賣買其男口不滿八而田過一井者分餘田與九族鄉黨犯令至死制度又不定吏緣為姦天下替驚然治刑者畏後三歲毋知民愁下詔諸食王田及私屬皆得賣勿拘以法然刑罰深刻它政醇亂用度不足數賦稅民愈貧困

荀悅論曰古者什一而稅以為天下之中正也今漢氏或百一而稅可謂詳矣然豪強人占田逾倍輸其賦大半富家之惠優于三代豪強之暴酷于亡秦是上惠不通惠福分于豪

強也文帝不正本而務除租稅適足以消豪強也且夫井田之制不墾于人衆之時田廣人寡為尚可也然後廢之于寡立之於衆土地有列在豪強率而墾之並有怨心則生紛亂制度難行由是觀之若高祖初定天下光武中興之後人衆稀少立之易矣既未悉備井田之法宜以口數占田為之五限人得耕種不得買賣以贍貧弱以防兼井且為制度根本不亦善乎

宋水心葉氏進卷曰今之愛民者臣知其說矣俗吏見近事儒者好遠謀故小者欲抑奪并兼之家以寬細民而大者則欲復古井田之制使民皆得其利夫抑并兼之術強強之策

有必行之於州縣者矣而井田之制百年之間士方且相與執國而盡之轉以相授而自言其迂未敢有以告于上者雖告亦莫之聽也夫二說者其為難可通而皆非有蓋于當世為治之道終不在此且不得天下之田盡在官則不可以為井而臣以為難得天下之田盡在官文武周復出而治天下亦不必為井何者其為法瑣細煩苛非天下之所能為者自黃帝至于成周天子所自治者皆是一國之地是以尺寸步畝可歷見于鄉遂之中而蓋官師役民夫正疆界治溝洫終歲卒苦以井田為事而諸侯亦各自治其國百世不移故井田之法可頒于天下然江漢以南淮潁以東其不能為者

下強使也今天下為一國雖有郡縣吏皆授于上率二三歲一代其間大吏有不能一歲半歲而代去者是時使為之手就使為之非少假十數歲不能定也此十數歲之內天下將不暇耕乎井田之制雖先廢于商鞅而後諸侯封建絕然封建既絕井田雖在亦不可獨存矣故井田封建相待而行者也夫四達溝洫環田為之閭曰而疏之要以為人力備盡望之而可觀而得粟之衆寡則無異于後世且大陂長堰因山為源鍾國流潦視時決之法簡而易用力少而用博使後世之治無愧于三代則為田之利使民自養於中亦獨何異于古故後世之所以為不如三代者罪在于不能使天下無貧

民耳不在于田之必為井不為井也夫已遠者不追已廢者難因今故墟遺跡在百年之外湖防衆流即之渺無滿漫十頃者如其垣於絕域尚不可求而況井田遠在數千載之上今其阡陌連亘墟聚變改蓋欲求商鞅之所變且不可得矣孔孟生衰周之時井田雖不治而其大略具在勤勤以經界為意歎息先王之良法廢壞于暴君汚吏之手後之儒者乃欲以耳目所不聞不見之遺言顧從而效之亦治嗟歎愚以為不可廢豈不難乎臣以為因時施智觀世立法誠使制度定於上十年之後無甚富甚貧之民兼井不抑而自已使天下速得生養之利此天子與群臣當汲汲為之不然古井田

終不可行今之制度又不復立莊嚴相照上下中忤俗吏以卑為賢儒者以高為名天下何從而治哉

貴與焉氏因水心之論而廣之曰井田未易言也用制比校田不易之地家百畝一易之地家二百畝再易之地三百畝則田土之肥瘠所當周知也上地家七人中地家六人下地家五人則民口之衆寡所當周知也上農食九人其次食八人其次食七人則民務農之勤怠所當周知也農民每戶授田百畝其壯男為餘夫年十六則別受二十五畝士工商受田五十畝乃當農夫一人每口受二十畝則其民之或長或少或為士或為商或為工又所當周知也為人上者必能權知

閭里之利病詳悉如此然後授受之際可以無憾蓋古之帝王分土而治外而公侯伯子男內而孤卿大夫所治不過百里之地皆世其土子其人於是取其田疇而任之經界正井地均穀祿平食夫農民不能肆力以盡法制汙吏黠胥不能舞文以亂簿書至春秋之世諸侯用兵爭強以相侵奪列國不過數十土地寔廣然又皆為世卿強大夫所裂如魯則季氏之費孟氏之成晉則欒氏之曲沃趙氏之晉陽亦皆世有其地又如鄭之驪薛之鄆亦皆數百年之國而土地不過五七十里小國寡民法制易立竊意當時有國者授其民以百畝之田壯而再老而歸不過如後世大富之家以其祖父所

世有之田授之佃客程其勤惰以爲予奪核其豐凶以爲收
貸其東阡西陌之利病皆其少壯之所習聞雖無後乎考最
而奸弊自無所容矣降及戰國大邦凡七而公室之能自存
者無幾諸侯之地愈廣人愈衆雖時君所尚者用兵爭強未
嘗以百姓爲念然井田之法未全廢也而其敝已不可勝言
故孟子有今也制民之產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事
子之說又有暴君汙吏慢其疆界之說可以見當時未嘗不
授田而諸侯之地廣入衆致穀難施故法制隳弛而姦弊益
多也至秦人盡廢井田任民所耕不計多少而隨其所占之
田以制賦禁澤宮商君決裂井田廢壞阡陌以靜百姓之業

而一其志夫曰靜曰一則可見周授田之制至秦時必是極
亂無章輕重不均矣漢既承秦而卒不能復三代井田之法
何也蓋守令之遷除其歲月有限而田土之遷授其姦弊無
窮雖慈祥和藹黃石杜精明如趙張三王既不久于其政則
豈能悉知其土地民俗之所宜如周人授田之法乎則不過
受成于吏手安保其無弊後世蓋有爭田之訟歷數十年而
不決者矣況官授人以田而欲其均乎乎杜君卿曰降秦已
後阡陌既敝又爲隱戰隱戰在乎權宜權宜憑乎簿書簿書
既廣必藉衆功藉衆功則政由群吏由群吏則人無所信矣
夫行不盡之法委政于衆多之胥欲紀人事之衆寡明地利

之多少雖中高督刑稅者總幹不可得而詳矣其說可謂切
中秦漢以後之病然撥其本源皆由于地廣人衆罷侯置守
不私其土世其官之所致也是以晉太康時雖有男子一人
占田七十畝之制而史不詳言其遷校之法未幾五胡雲擾
則已無所究詰直至魏孝文始行均田然其立法之大弊亦
不過因田之在民者而均之不能盡如三代之制一傳而後
政已弛亂齊周隋因之得失無以大相遠唐太宗口分世業
之制亦多踵後魏之法且聽其買賣而爲之限至永徽而後
則更并如故矣蓋自秦至今十四百餘年其間能行授田均
田之法者自元魏孝文至唐初祇二百年而其制盡隳矣何

三代貢助徹之十餘年而不變也蓋有封建足以維持井田
故也三代而上天下非天子之所得私也秦廢封建而始以
天下奉一人矣三代而上田產非庶人所得私也秦廢井田
而始以田產予百姓矣秦於所當與者取之所當取者與之
然公襲既久及古實難欲復封建是自割裂其土宇以啓紛
爭欲復井田是強奪民之田產以召怨讟當此之論所以不
可行也

楊謙按老農蘇氏之言曰井田之法非塞漢壟平澗谷夷丘
陵破境遷墟廬舍徙城郭易疆隴不可爲也縱能盡得平原
曠野而規畫于其中亦當驅天下之人竭天下之糧窮數百

年專力于此不治他事而後可以望天下之地盡為井田盡為溝洫已而又為民作屋廬于其中以安其居而後可吁亦已迂矣井田成而民之死者其骨已朽矣此其論似通人之言而實與禹氏以為確鑿此實不通之論也今雖有至迂之儒堅持井田之說亦何至并漢望渭谷丘陵墳墓廬舍城郭盡夷而井之乎左傳曰井衍沃牧豕雖先王之世亦不過井其衍沃之地而已唐虞之時禹一人盡治天下之水江淮河漢之大以至則遂溝洫澮之細無不親為經畫至十三載而盡同今以一夫之家而治二尺之遂其長百步十夫之家而治四尺之溝其長千步百夫之家四百人而治八尺之洫

注

其長萬步十夫之家數十百人而治二尋之澮其長十萬步又或因其高下而稍變遷以就之俟其農隙而宮室臺榭之禁以成之不過二三年事已大就何至驅龍如老象所云乎蓋屯田之說後世莫不舉行既屯田則不可無溝洫不可無道路但後世苟且而先王整齊耳非有迂怪勞民下其高而高其下之事也

井田之法二十受田六十歸田則田四十井一還受如張書言三歲更耕之自後漢則是三井一還受猶桑維翰論不肯為他人葺乎古之風俗淳厚無口惡又有田畷之閭畷載師察之其所以教善防姦之法甚具故可經久若後世則

但可四十年一還受而有子若孫即其子孫受之庶為少樂則制以世襲持其田亦欲封建井田維持之意乎

王莽末天下旱蝗黃金一斤易粟一斛至光武建武二年野穀生麻故元庭野穀成滿散于山阜人收其利四年遂割隆屯田武帝時為授以三輔地職土沃而所將廣谷根多乃上書求屯田上林苑中帝許之六年王霸屯田新要夏李通破公孫述于西城還屯田順陽十二月詔曰頃者郡旅未解用度不足故行什一之稅今軍士屯田糧儲差積其令郡國收見田租三十而稅一如舊制是年王霸屯田順陽有穀者王霸屯田順陽有穀者王霸屯田順陽有穀者八年王霸屯田函谷關張純將兵屯田南陽

夫

西漢文帝時罷錯言邊方之卒守塞一歲而更不知胡人之能不如選常居者家屯田作以儲之後武帝通西域復輪臺渠亦選常田校尉領護昭帝始元二年發習戰射上詔故吏將屯田張掖郡宣帝神爵元年後將軍趙充國擊先零羌諸羅騎兵屯上便置十二事詔從之皆行之邊境未及內地也光武中興始漢屯利

東漢邊郡置農都尉主屯田班固

建武十五年詔州郡檢覆墾田

帝以天下墾田多不以實自占又戶口年紀互相增減乃下詔州郡檢覆於是刺史太守多為詐巧尚以度田為名聚民

口中并農虛屋里落民通通峰呼或使稅吏若使刺蠶時諸郡各遣使奉事帝見陳留吏屬下有考視之云潁川弘農可問河南南陽不可問帝怒吏由趣吏不肯伏抵言於長壽街得之帝怒時東海公陽年十二侍側曰吏受郡勅當微以望田相方耳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陽帝鄉多近親曰宅踰制不可為準帝令稅吏將諸問吏乃言服十六年河南尹張淑及諸郡守十餘人皆坐度田不實下獄死

田

帝初三年詔度田為三品

秦彭劉山陽太守興起稻田數十頃每於農月親度頃畝分別肥瘠為三品各立文簿藏之郡縣於是為吏踰踏無所

免

客諫乃上言宜令天下齊同其制詔書以其所立條式班令

三府並下州縣

詔以布帛為租

時穀貴無官給用不足尚書張林上書穀所以貴由錢賤故也可盡封錢一取布帛為租以通天下之用從之

田

和帝永元十四年安定降羌反當風諸國設屯田陽塞羌胡交關之路及省要輸之役上乃拜鳳為金城西部都尉將徙士屯龍首

田

永興元年度田七百三十二萬餘頃
安帝延光四年度田六百九十四萬二千餘頃

順帝建康元年度田六百八十九萬六千餘頃

田

順帝永建元年度田六百八十九萬六千餘頃

野十里大禁決壞之饑損自然之財不可謂利書奏帝乃復三

郡上野河漢漢為屯四省內郡費歲一億計

陽嘉元年復置元范郡屯田六郡傳城為漢陽太守廉開屯

田四萬餘畝

田

中帝永嘉元年度田六百九十三萬七千餘頃

順帝永初元年度田六百九十三萬

田

順帝永初八年初令郡國有田者每畝徵錢十

費與焉氏曰按帝時以穀貴乃封錢以布帛為租蓋錢幣

手

皆通用矣此所謂稅錢錢乃出于常賦三十取一之外今所謂稅錢始此

靈帝中平二年度天下田計十餘萬又名傳宮錢

田

獻帝建安元年度田六百九十四萬

中平以來天下亂離民棄農業諸軍並起率之糧穀無終歲

之計飢則寇掠飽則剽掠無解流離無敵自破者不可勝數

求紹在河北軍入仰事桑維表術在江淮取諸清羸民多相

食州里蕭條初林監乘祿及韓浩請建屯田操從之以故

為屯田都尉以騎都尉任峻為典農中郎將募民屯田許下

得數百萬斛於是州郡例置田官所在積穀倉庫皆滿故操

征伐四方無遺糧三營遂能兼并群雄軍穀之飽起于祗而
成于腹

四

曹操初平表氏以定鄆都令收田租詔粟四升戶納二石而歸
二升熟皆不得擅與穀強弱

五

建安十四年曹操引水軍自渦入淮出淝水軍合肥開芍陂也
曰

後主時諸葛亮由斜谷代魏以前者數出皆以糧運不繼使已
志不伸乃分兵屯田為久計耕者雜於渭濱居民之門而
百姓按堵軍無私焉

吳孫權量武五等陸遜以所在少數表令諸將增廣農畝糧穀

三

曰甚善今孤父子親由愛田車中八牛以為四耦雖未及古人
亦較與農功等其勞也

魏齊王芳正始四年司馬懿王留諸軍伐吳時於廣田畝穀為
藏賊遺乃使鄧艾行陳項以東至壽春艾以為田畝水少不足
以盡地利宜開河渠可以大積軍糧又通運漕之道乃著濟河
論以喻其指又以為昔破黃巾因為屯田積穀于許都以制四
方今三隅已定事在淮南每大軍征舉運兵過半功費巨億以
為大役陳蔡之間上下田良可省許昌左右諸道田并水東不
全淮北屯二萬人淮南三萬人十二分休常有四萬人且田且
守水營常收三倍于西計除衆費歲完五百萬斛以為軍資六

七年間可積三十萬斛于淮上此則十萬之衆五年之食也以
此來吳無往而不克矣蓋王善之計如父計遂北臨淮水自鍾
離西南橫石以西盡淝水四百餘里置一營六十人且佃且守
兼務廣淮陽百尺二渠上引河汎下通淮顧大地理諸陂於潁南
北穿渠三百餘里溉田二萬頃淮南淮北皆相連壤自壽春到
京師農官兵田雜犬之聲阡陌相屬每東南有事大軍與衆汎
河而下達于江淮資食有備而無水害

三

教養全書卷之十五

歷代田賦考二

晉羊祜為征南大將軍鎮襄陽石城守去襄陽七百餘里每為邊患祜以計令吳罷守於是戍還減半分以墾田八百餘頃大獲其利祜之始至也軍無百日之糧及至末年有十年之積太康元年平吳之後當陽侯杜元凱在荊州修召信臣遺跡激用決瀉清諸水以浸原田萬餘頃分墾利石使有定分公私同利衆庶賴之號曰杜父

附錄

晉武平吳之後置戶調之式丁男之戶歲輸絹三匹綿三斤女反次丁男為戶者半輸其諸邊郡或三分之二遠者三分之一

附錄

唐大輦實布戶一匹遠者或一丈男子一人占田七十畝女子三十畝其外丁男課田五十畝丁女二十畝其外者並次丁男半之女子則不課男者年十六以上至六十為正丁十五以下至十三六十一以上至六十五為次丁十二以下六十六以上為老小不事遠夷不課田者輸義米戶三斛遠者五斗極遠輸絹錢入二十八文又限王公田宅及品官占田

貴與馬氏曰按兩漢之制三十而稅一者田賦也二十始傳人出一算者戶口之賦也今皆法如此則似合二賦而為一然男子一人占田七十畝丁男課五十畝則無無田之戶矣此戶調所以可行歟

附錄

咸寧中詔訪朝臣政之損益司徒左長史傅咸上言曰軍國未豐而賦不貲誠由官家事殷復除糧穀食者多而稅重者少也舊都督有四今并監軍乃為十頃而賦十分為九州今之刺史幾向一倍戶口比漢十分之一而置郡縣更多置校牙門無益宿衛而置五軍府動有百數五等諸侯復生置官屬諸所寵給皆生于百姓一夫不農有受其飢今之不農不可勝計縱使五穀豐收僅足相補暫有災患便不繼繼以為當今之急并官省事靜事息役上下用心惟農是務也

武帝欲廣漢東皆上議曰伏見詔書以倉庫不實關石極窮

大興田農以惠嘉穀此誠有虞我大禹盡力之謂然豐穰可致所由者三一曰天時不愆二曰地利無失三曰人力咸用若必悉無遺粟之謂秋熟滂沱之惠水旱災中零積有諸紐使穀和平秋后獲觀農理強則于原隰動蕪蕪于中田摘不足以致倉庫盈溢之積也然地利可以計生人力可以課致今天下千城人多游食廢業占田無田課之費較計九州數通其計可申服此防令監司精察此人力之可致也又司州十郡土狹人繁三叔尤甚而諸半馬牧布其境內宜悉破廢以世無業業少之人雖頗割從在者猶多諸此收不棄曠野責在人間故謂此土不遇而收此誠不然當古今之語以為

馬之所生實在冀北大賈將羊取之清渤放豕之歌起于鉅
底是其效也可悲徒諸牧以充其地使馬牛猪羊散于空
虛之田遊業之人受業于賦給之賜此地利之可致者也又
如汲郡之吳澤良田數千頃汙水停滯久不墾植開其園人
皆謂通泄之功不足為難渴而成原其利甚重而豪強大族
惜其魚捕之饒構說官長終于不破此亦谷口之謠載在史
篇謂宜獲下郡縣以詳當今之計刑揚充豫汙泥之土渠竭
之宜必多此類最是不待天時而豐計可獲者也以其雲雨
生于谷市多餘生千決泄不必望朝陽而黃潦臻崇山川而
霖雨思是故兩周爭東西之流史起惜漳渠之漫明地利之

三

重也宜詔四州刺史使謹案以聞又昔魏氏徙三郡人在陽
平頓丘界今者繁盛合五六千家二郡田地區坎謂可從遷
西州以實邊土賜其十年之復以慰重遷之情一舉兩得每
外實內寬增廣窮人之業以固西郊之田此又農事之大益
者也

元帝為晉王課督農功詔二十石長吏以入穀多少為殿最其
非宿衛要任皆宜赴農使軍各自佃作即以為原

太興元年詔曰徐揚二州土宜三麥可督令漢地投秋下種至
麥而熟繼新故之交相以周濟所益甚大

後軍將軍應詹表曰夫一夫不耕天下必有受其饑者而軍

興以來征戰連諸朝主宗廟百官用度既以殷廣下及工商
流寓僅復不親農桑而游食者以十萬計不思開立美利而
望國足人給豈不難哉昔魏武用袁紹韓浩之議廣屯田
又于征伐之中分帑甲之士隨風開墾故下不甚勞大功克
舉問者流人奔東吳東吳今儉嗇以選江西北田曠廢未
久火耕水耨為功差易宜簡流人興復農官功勞賞皆如
魏氏故事一年中與百姓二年分稅三年計稅稅以使之公
私策濟則倉廩盈億可計日而待也

成帝咸和五年始度百姓田畝十分之一率畝稅米三升是後
頻年水旱田稅不至咸康中舊田稅米空縣五十餘萬斛尚書

諸曹以下免官

十四

穆帝升平初晉陵為北都都尉鎮下邳也曰于東陽之石壁

公私利之

徵

袁帝即位乃撤田租

孝武太元二年除度定田收租之制王公以下口稅三斛唯錫

在身之役八年又增稅米口五石

黃興馬氏曰按晉制男子一人授田七十畝以畝收三升計
之當口稅二斛一斗以畝收二升計之當口稅一斛四斗今
除度定田收租之制而口稅二斛增至五斛則賦頗重矣豈
所謂王公以下云者又非注注授田之百姓歟當致

四

宋孝武帝大明初山陰縣人多田少孔靈符表請徒無資之家於餘姚縣及鄞三縣銀起湖田帝令公卿博議皆曰未易帝遂從人並成良業

四

齊高帝初竟陵王子良上表言宋武帝時遣臺使督郡縣或尺布之遺曲以當百錢餘號且增為十故令實作上乃寄繫東治百姓駭迫不堪其命忠言賊賄無人敢言當遣使即生訪讞過謂凡諸檢課宜停遣使明下符告審定期限如有違越隨宜糾生則政有恒典人無怨治

時詔折租布二分取錢子良又啓曰比天清亟見地孽五縣民下效訛好生嚙啗教便難和比室飢寒練練離離門閭

五

曾臣一念此每入心骨三吳吳地惟四輔百廢所資軍不自出宜在蠲優使其全富而守宰相繼務在聚斂園菜品屋以準實課致令新樹發瓦以充重賦破民財產要利一時東郡使民年無常限在所相承唯令上道每至州臺使命切求懸懸應充根役必由窮困乃有畏失藏期自殘經命亦有斬絕手足以避後役生青弗起殆為恒事守長不務先富民而唯言益國豈有民貧于下而國富於上耶又東鎮遠賴多剪鑿江東大錢十不一在公家所受必通輪廊逐原本一千加子七百猶求諸無地種華相繼暴完者為用既不策而回復還貨會非幸轉縱令小民每舉困若且錢帛相半為制永

四

又或謂長寧酒全輸直進舊科退客利八萬近縣既在京熱發借微調實煩他邑民特尤貧連年失稅單衣糴食稍有流亡今農政既興且收賑若重課木上許以中原免豫二諸縣曰舊鎮性屬兵虞果聚鄉土東通冠履下無安志編單結庵不遠涼暑扶携聚落靡有生向俱棄人重獨絕溫飽而賦徵多少尚均汝實謂凡在荒民咸同均域

明帝時開府儀同三司徐孝嗣表立已田曰竊尋錄淮諸鎮皆取給京師費引既殷漕運艱阻聚糧待敵每若不同利害之基莫此為急臣比訪之故老及經彼守守淮南舊田蠲廢極固陵場不修成茂草早平陸地彌望尤多今遠備既嚴戍卒增衆

六

遠望觀近廢良疇士多饑色可為嗟歎愚欲使刺史二千石躬自履行隨地墾闢轉運漕之源甚高肥確之異州郡縣或主帥以下悉分當務農今水田雖晚方事茲麥茲麥二種並是北土所宜故人使之不減稅括開創之利只在及時所發允合請即使至徐兗青豫秦及荆雍各當境規度勿有所遺別五王曹司其事曰罷耕牛重課所給歲終嚴最明其刑賞此功克舉庶有弘益時節已發疾事竟不行

四

自東晉居江左百餘年奔者並謂之僑人性性散居無有土著而江南之俗火耕水耨土地平濶無有舊籍之實諸蠻販徙洞窟沐王化者各隨輕重收財物以裨國用又嶺外百部因生

口皆翠明珠屏象之能雄於鄉曲者朝廷多因而著之其利
歷宋齊梁陳皆因而不改其軍國府鎮雜物隨土所出臨時折
課市取乃無恒法定令列州郡縣制其任土所出以爲徵賦其
無質之人不樂州縣編者爲落人樂輸亦無定徵任土推所
輸然優于正課爲都下人多爲諸王宮貴人左右相容計衣
食器之類皆無課役

齊高祖敕地稅理司陳曰曰卿但努力營田自然平於庸
冠皆輕課與農而中都足食者開汝稱而河汴委儲卿宜勉
之

魏太武帝初爲太子監國書令有司課農內之民使無牛家與

人牛力相量墾植蠲其有牛家與無牛家一人種田二十畝
僮以耕鋤功七畝如是爲差至與老少無牛家種田七畝老
者僮以耕鋤功二畝皆以五口下貧家爲率各別口數所種
墾畝開立簿目所種於地首標題姓名以耕播植之功

魏令每調一夫一婦一匹粟二石人年十五以上未娶者四
人出一夫一婦之調故任耕種者八口當未娶者四耕牛
二十頭當稅課八其麻布三解一夫一婦布一匹下至牛以此
爲降大率十匹中五匹爲公調二匹爲調外費三匹爲內外百
官俸

孝文延興四年詔州郡人十丁取一以充行戶收租五十石以

魏年難此即行李處之說見後

太和八年詔准古班百官之課以品第各有差統是天下戶以
九品混通戶調第二匹粟二石粟二十石又入第一匹二大妻
之州庫以供調外之費至是戶增第三匹粟二石九斗以爲官
同之課復增調外粟滿二匹所調各隨其土所出其司冀雍華
定相泰洛豫懷兗陝徐青齊濟南河東東兗東徐等州司解
及魏其餘郡縣少桑蠶者以麻布充

徐州刺史荀悅上疏曰竊尋居遺之民蒙化日淺戎馬之所
資計素微小戶者一丁而已計其征調之費終歲乃有七錢
去年徵責不備或有貨易田宅質賣妻子呻吟道路不可忍

聞今淮南之人思慕聖化恐聞賦重更懷進退時不寬省以
招未至

時取綿麻尺短輕緩漸長潮百姓嗟怨孝明時宰相知民
不便特放綿麻之調尚書以國少綿麻奏復之魏議大夫張
謐惠以天下民調幅廣輸制民不堪命詭言必復綿麻宜明
立嚴禁復本幅度依太和之稅其在庫絹布并絲綿不依典
制者請違尚書與太府卿左右議依今官度官料計於斤兩
廣長所給諸條之人

大統十二年秘書丞李彪上表請析州郡常調九分之二京
都度支費用之餘各立官司豐年調貯于倉時儉則賑私之

十二體之千民又別立農官取州郡戶十分之一為屯田人
相水陸之利料頃畝之數以賦贖雜物市井科給令其肆力
一夫之田歲貢六十斛其正課外餘稅行此二事數
年之中穀穡而人足矣帝善之尋施行焉

孝文帝時州鎮戍兵資絹自隨不入公庫任其私用常苦糴寒
徐州刺史荀元表曰臣聞金湯之固非粟不守韓白之勇非
糧不戰故自月兵以來未有不先積聚然後圖報并者此今
江在末宿餉絕待自不安粟彭城以糧軍將何以拒寇
江關得一綱霍竊惟在鎮之兵不滿數萬資糧之絹人十
匹即自隨身用度無準永及代下不免飢寒非所謂納民

九

度分益兼益也徐州左右水陸環沃清汴通流足盛激灌其
中良田十萬餘頃若以兵編市井分減戍卒計其牛數足得
萬頭無力公田必當大獲粟絹一歲之中且給官食半兵種
植餘兵尚農且耕且守不妨耕遑一年之收過于十倍之絹
暫時之耕足充數載之食於後兵資惟須內庫五倍之後穀
帛俱滋匪直戍士有豐飽之於國有谷散之勢昔杜預曰
葉以早吳元固耕而粟以豐漢臣雖識謝古人倍常還守廩
竭虛粟有增山海帝納之

時孝安世上疏曰臣聞量地畫野經國大式邑地相參政理之
本并稅之興其來日久田萊之數制之以限蓋欲使土不曠功

孝文帝時
徐州刺史
荀元表
奏

人固盡力耕種之家不獨膏腴之美澤而之夫亦有頃畝之分
竊見州縣之人或因年儉流移棄舊田地漂居異鄉事涉數代
三長既立始乏舊墟應升荒涼桑榆改植事已歷遠易生假冒
強宗豪族肆其侵凌遠近認起吾之家近引親舊之族年載猶久
鄉老所惑群難維多莫可取據各附親知互有得失兩難徒具
聽者無從爭訟遷延連紀不判良時安而不開桑柘而不耕
欲令家豐歲儲人給資用其可得乎愚謂今桑井難復宜各均
量密其任術令分藝有難力業相稱細人獲資生之利豪右靡
餘地之惡無私之澤乃儲均於非庶如阜如山可有積于比戶
矣又所爭之田宜限年斷事久難明悉屬今主然後庶詐之人

所請
再奏

絕于觀觀守分之士免于凌奪帝深納之均田之制始於此矣
九年下詔均給天下人田諸男夫十五以上受露田四十畝
之數曰婦人二十畝奴婢各減半一頭受田三十畝限止四
牛所授之田每倍之三場之田再倍之以供耕休及還受之
縮人年及課則受田老免及身歿則還田奴婢牛隨有無以還
受諸桑田不在還受之限但通入倍田分於分雖無課則還田
不得以充露田之數不足者以露田充倍諸初受田者男夫一
人給田二十畝課餘餘姓桑五十樹桑五株榆三根非桑之
夫給一畝依法課諸物資如各依良限三年種桑盡其不盡之
地於桑榆地分雖時餘果及多種桑榆者不禁諸應還之田不

得種桑榆束米種者以盡今論地入還分諸桑田皆為代業身終不還惟從見口有盈者無受種還不足者受種如法盈者傳賣其盈不足者得買所不足不得賣其分亦不得過買所足諸麻布之士男夫及親別給麻田十畝婦人五畝奴婢依良皆從還受之法諸有舉戶老小殘疾無受田者年十一已上及疾者各授以半夫田年踰七十者不還所受家婦守制者難免課亦授婦田諸還收人田以正月若始受田而身亡及賣買奴婢牛者皆至明年正月乃得還受諸土廣人稀之處隨力所及官借人種時後有求居者依法封授諸地較之舊有徙丁受田而不樂還者則以其家桑田為正田分又不足不給倍田又不足

家內人別城分無桑之鄉准此為法樂還種還空荒不限異州他郡唯不能避勢就遷其地足之處不得無故而移諸人有新居者三口給地一畝以為居室奴婢五口給一畝男女十五以上固其地分口課種桑五分畝之一諸一人之分正從正倍從倍不得隔越他畔進丁受田者惟從所近者同時俱受先貧後富再倍之田放此為法諸遠流配謫無子孫及戶絕墟宅桑榆盡為公田以供授受授受之次給其所親未給之間亦借其所親諸軍人之官各隨地給公田刺史十五頃太守十頃治中別駕各八頃縣令郡丞六頃更代相付庸者坐如律

廣興馬氏曰按夾深鄭氏言并田廢七百年至後魏孝文始

納孝安世之言行均田之法然晉武時男子一人占田七十畝女子三十畝丁男課田五十畝丁女二十畝次丁男半之玄則不課則亦非始於後魏也但火不載其還受之法無由考其詳耳或謂并田之廢已久魏行均田奪有餘以予不足必致煩擾以無怨讟不知後魏何以能行然觀其立法所受者露田諸桑田不在還受之限意桑田必是人戶世業是以裁種桑榆其上而露田不裁種則似所授者皆荒閑無主之田又諸遠流配謫無子孫及戶絕者墟宅桑榆盡為公田以供授受則固非盡奪富者之田以予貧人也又今有盈者無受不還不足者受種如法盈者得賣其盈不足者得買所不

足不得賣其分亦不得買過所足是令其從便買賣以合均給之數則又非強奪之以為公田而授無田之人與三莽所行異矣此所以稱而無弊歟
魏祿按當時若盡從官給亦何人肯出價相買竊以為官有限田之制則盈者不得不賤價以賣不足者捐出請價以償便合均田之法而不至如王莽強奪民田耳桑田若行還受則其肯為十年樹木之計此所以應還之田不得種桑及果非以其荒閑也
晉書三年夫受八十畝婦人四十畝其桑田則八還受之分矣
太和元年便有一夫制理四十畝中男二十畝之記九年乃大均也

卷四

孝明恭昌二年冬魏京師田租減五升借債公田為一斗
莊帝即位國人貧富為租輸三等九品之制京師內納粟十
里外納米上三品入京師中三品入它州要會下三品入本
州

元象興和之中魏歲大饑穀斛至九錢法網寬弛百姓多難
於關子崔賦驛神武東政乃命孫騰高崇之分責無籍之戶得
六十餘萬於僑居者各勒還本是後租調之入有加焉
北齊給授田令仍依魏朝每年十月將令轉授成丁而授老而
退不聽賣場
文宣天保八年魏徙徙定瀛無田之民謂之樂遷於幽州寬鄉

以處之北立九等之戶富者稅其錢貧者役其力舊制有棄者
輸一床租調未墾者輸半床武成時戶口隱漏陽曜一郡戶至
數萬籍多無幾

河清三年令男子率以十八受田輸租調二十元兵六十免
力役六十六退田免租調
時定令率人一牀調絹一匹綿八兩凡十斤綿中折一斤作無
雙租二石義租五斗奴婢各准良人之半半調二文雙租一斗
義米五升雙租送壹義租船部以備水旱雙租皆依貧富為三
桑田賦稅常調則少者宜出上戶中者及中戶多者及下戶上
桑輪遠近中桑輪次遠下桑輪當州倉三年一檢租入壹者五

百里內輸粟五百里外輸米入州鎮者輸粟人從輸錢者唯上
絹改錢

後周文帝霸政之初創置六官司均掌田里之政令凡人口十
以上宅五畝口七以上宅四畝口五以下宅三畝有室者田百
四十畝丁者田百畝

周制司賦掌賦均之政令凡人口十八至六十四與輕疾者皆
賦之有室者歲不過絹一匹綿八兩粟五斛丁者半之其非粟
土有室者布一匹麻十斤丁者又半之室并則全賦中并半之
下并一之皆以時徵焉若無為札則不徵其賦

隋文帝令自諸王以下至都督皆給永業田各有差其丁田中
男永業露田皆遵後齊之制並課樹以桑榆及桑其田宅率三
口給一畝京官又給職分田

開皇九年任置田十九百四十萬四千二百六十七頃馬氏曰
按定數人每戶十畝七十五畝二百二十六畝
開皇十二年文帝以天下戶口歲增京輔及三河地少而入京
衣食不給職者歲徵稅就寬鄉帝乃發使四出均天下之田其
狹鄉每丁總至二十畝老少又少焉至大業中天下墾田五千
五百八十五萬四千四百四十頃其時有戶八百九十萬七十五百
五萬五千五百畝以
為當時戶少多耳

文帝依周制役丁為十二番匠則六番丁男一牀租粟三石桑

土訓以絹絕麻土訓以布絹絕以匹加綿三兩布一端加麻三斤單丁及僕隸各半之有品爵及孝子順孫義夫節婦並免課徵開皇三年減十二番每歲為三十日役減調絹一匹為二丈初蘇威父諱在而親世以國用不足為征募之法頗弊為重既而徵曰今所為正如張弓非平世也後之君子難從記乎威聞其言每以為己任至是威為納言奏減賦役務從輕典帝悉從之

五年工部尚書長孫平奏請令諸州百姓及軍人勸課当社共立義倉收穫之日隨其所得勸課出粟及麥千當社造倉窖貯之即委社司執帳檢校每年收穫勿使損敗若時或不

熟當社有飢饉者即以此輕賑給自是諸州儲峙委積

開皇九年

帝以江表初平給復十年自餘諸州並免當年租賦

十年五月以宇內無事並寬徭賦百姓年五十者輸庸停放

十二年詔河北河東今年三分減一其減半功調全免

賜帝即位戶口益多府庫盈溢乃除婦人及奴婢部曲之課其後將軍遼陽郡置軍府掃地為兵租賦之入益減征伐巡幸無時休息天下怨叛以至于亡

教養金書卷之十六

歷代田賦考三

四

唐武德二年制每丁租二石絹二大端三兩自餘之外不得橫有調徵

武德六年令天下戶墾其墾產定為三等至九年詔天下戶三等未盡升降宜為九等

四

七年始定均田賦稅凡天下丁男十八以上者給田一頃為疾廢疾給四十畝寡妻妾三十畝若為戶者加二十畝皆以二十畝為永業其餘為口分世業之田樹以榆栗桑及所宜之木田多可以足其人者為寬鄉少者為狹鄉授田減寬鄉之半其地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食貨志第五
田賦考三

有厚薄一易者倍授之寬鄉三易者不倍授二易者寬鄉減半狹鄉不給凡墾人復鄉及貧無以葬得賣世業田自狹鄉而從寬鄉者并得賣口分田已賣者不復授死者收之以授無田者凡收授皆以歲十月授田先貧及有課役者凡田鄉有餘以給比鄉縣有餘以給比州州有餘以給比州凡授田者丁歲輸粟二石若給三石謂之租丁隨鄉所出歲輸絹綾絕各二丈布加五之一綿三兩輸布者麻三斤謂之調用人之力歲二十日開加二日不役者日為絹三尺謂之庸有事而加役二十五日者免調三十日租調皆免通正役不過五十日若嶺南諸州則稅米上戶一石二斗次戶八斗下戶六斗夷獠之戶皆從半輸

舊人內附者上戶丁稅錢十文次戶五文下戶免之附經二年者上戶丁輸羊二口次戶一口下戶三戶共一口凡水旱蠲蝗為災十分損四分以上免租桑麻蠲者免調損六以上免租調損七以上課役全免凡稅錢之數書于縣門村坊與衆知之

右相爾調徵科之數依杜佑通典及王傳齊會要所載陸宣公奏議及資治通鑑所言皆同

諸買地者不得過半制雖居狹鄉亦聽依寬制其寬者不得更請凡買賣皆須經官評終彼此除附若無文牒輒賣買財致不追地還本主諸工商家墾口分田各減半給之在狹鄉者並不

二

給因王事落外藩不還者親屬同居其身分之地六年乃追還日仍給身死手事者子孫雖未成了勿追身分回戰傷廢疾不追城終身諸田不得賄債及質若從遠役外任無人守業者聽賄債及質官人守業田賜回欲賣及賄債者不在禁限諸給口分田務從便近不得隔越若州縣改易及它境大牙相據者聽依舊安其城居入本縣無田聽隔縣受者以其戶為九等出粟自五石至五十石為下戶及貧者不取焉

通典曰雖有此制開元天寶以來法令弛壞兼并之數有踰漢成哀之間

貞觀初戶不及三百萬編一匹場米斗至四年米斗四五錢外

戶不開焉牛被野行數千里不歸

致堂胡氏曰古者制民之產是度其丁戶之衆寡而授之田也無世而無在官之田不特唐初也係上之人肯論與不肯給耳苟有制民常產抑富恤貧之意則必姑與之無田者而給之田其富而逾制必有限之之法收之之漸也若無此意則以民之犯法而沒田為公家之利與百姓為市而留之甚則以為償不售而復奪之又甚則強其親屬鄰里高價而買之而民之貧乏富之利之病皆不察于心惟鬻田得直重數得稅斯已矣自後魏齊周已來其如唐之租庸調法最善然不能百許為首簡者所變可勝惜哉食祿之家毋得與民爭

三

利此以廉取待士大夫之美政也古之時用人極其官則久而不徙或終其身及其子孫祿有常賜故仕則不稼有焉乘則不家熟服家伐冰則不畜牛羊當是時而與民爭利斯可責矣後世用人不慎升黜無常朝饗太倉蓄而家食苟非因窮君子甘于殺水微仰有事倚有者若不經營生理又何以能存慮懷慎為丞相其死也惟有一奴自隨以辦喪况其餘哉以理論之凡士而能仕者既當視其品而給之田進而任使則有報以酬其品置而不用則有田以資其生唯大體大新不在原省之例然後改其田里如此則不得與民爭利之法可行而廉耻之風益勸矣

田

唐開軍府以耕要術因陳地置營田天下已總九百九十二司
農寺田屯三頃州縣諸軍屯之十五頃水陸農商諸地軍興
其功庸煩省收率之多少皆決于尚書省屯內屯以善農者為
之官屯則御史巡行蒞輪上地五十畝瘠地二十畝始田八十
畝則給牛一頭屯以地良薄與歲之豐凶為三等具田歲穀
多少取中熟為率有警則以兵若夫千人助收隸司農者歲三
月解少卿循行治不法者凡屯田收多者獲進之歲以仲春籍
米歲頃畝州府軍鎮之遠近上兵部度便還之
開元令諸屯田應用牛之處山原川澤土有硬軟至于耕墾用
力不同土軟處每頃五十畝配牛一頭強硬處一頃二十畝

配牛一頭即當屯之內有硬有軟亦依此法其稻田每八十畝
配牛一頭諸營田若五十頃外更有地利配丁牛者以所解牛
皆準頃畝折除其大麥蕎麥乾蘿蔔等率與計折斛斗以定等
級

時天下屯田歲收穀百九十餘萬斛開元二十五年

田

自太宗時從戴胄議詔從二升以為義倉而粟以戶出粟又置
常平倉粟歲九并米歲五年下流之地粟歲五年米歲三年著令
高宗以後假義倉以給他費並神龍中略盡玄宗搜置後第五
天下常平皆置
唐以舊本錢

田

玄宗開元八年頒調法于天下是時天下戶未嘗升降聚

御史宇文融獻策括籍外羨田逃戶自占者拾獲五年每丁稅
錢十五百以攝御史分行括實賜附皇南帳上書言其不可
帝方任融乃取帳為益川府諸道所括得客戶八十餘萬田亦
稱是州縣希旨以正田為羨編戶為客歲終籍錢數百萬緡

沙隨程氏曰唐令文檢田每十年十月一日里正預造簿縣
令總集應還應受之人對共給受謂如里正管百丁田滿畝
立法之惡數百家仰事俯育不致困乏耳因制租調以祿君
子而養民之意為多律文脫戶者有禁漏口者有禁占田過
限者有禁官司應檢田而不檢應課農桑而不課者有禁但
使後世謹守高祖太宗之法其為治豈易哉中間法度廢

此凡史臣所記時弊皆州縣不舉行法度耳時天下有戶八
百萬而浮客乃至八十萬此融之論所以立也使融檢括利
田以搜客戶責成守令不收限外之賦雖古之賢臣何以加
諸雖有不善其振舉小民需修舊法所得多矣故杜佑作理
道要訣稱融之功當是時姚崇宋璟張九齡皆在豈雷同然
然者耶故唐人後亦思之然陸贄稱租調法曰不校閱而衆
寡可知是故一丁之稅田決不可令輸兩丁之賦非若兩稅
卿司能開闢走弄于其間也史臣曰州縣希旨空張其數
務多其獲蓋與陸贄之說背融出史臣未精其實耶
開元十六年詔每三歲以九等定籍

先是楊州和訓以錢為商以來東南以錢為州以國帑為保
命緣因起江南以布帛和此兩利相濟皆任土所宜以江淮
博輸有河洛之艱而和少錢少故發帑賒乃命庸調和課
以東山并學輸布絹者從之河南北不運則和皆以絹代關
中庸課課度支取轉運口制元後和紐不足供軍始有和禮
天寶五年詔發不能自濟者每鄉免三十丁和庸
大寶中應受田一千四百三十萬三千八百六十二頃十三畝
檢十四年有戶八百九十萬餘計定賦之數每戶合得一頃
六十餘畝至建中初分遣黜陟使按比墾田田數都得百十
餘萬畝

肅宗即位遣御史鄭叔清等籍江淮兩漢舊高古族實百十
其二謂之平貨
代宗寶應二年租庸使元載以江淮雜稅其義比諸道諸
有實產乃檢籍奉八年租調之遺及遺進者計其大數而徵
之得最更為縣令而留之不問勇之有無實之上下察民有乘
帛者發徒圍之籍其所有而中分之其者十取八九謂之白著
有不報者嚴刑以威之民有帶數十斛者則重足以待令相聚
新強及兩京平百姓發于兵米至斗位銀七十兩稅為糧
廣德元年詔一戶三丁者免一丁庸稅地稅依舊凡田稅二升
男子二十五為成丁五十五為老以優民

大曆元年詔天下苗一畝稅錢十五市輕貨給百官手力課以
國用急不及秋方苗青則蠲之號青苗錢又有地頭錢每畝二
十通名為青苗錢

按田自古唯有租糧而已又出錢漢自和靈始唐自德宗始
嗚呼豈有上錢之錢而可責之于田哉後以銀代之於是
先頭火耗其法尤厲

大曆四年敕天下及王公以下今後貢課度支長行旨條每年
稅錢上上戶四千文上中戶三千五百文上下戶三千文上戶二
千五百文下戶一千五百文下中戶一千文下下戶七百文
百下下戶五百文其見任官準上上戶稅九品準下下戶稅餘

品並準此依戶等稅若一戶數處任官亦每處依品納稅其內
外官仍據正員及占領田園者稅其課及同正員文武官不在
稅限百姓有邸店行舖及煙酒店准式合加本戶二等稅者依
此稅數勘責繳納其寄莊戶准舊例從八等戶稅寄莊戶從九
等戶稅比類百姓事從不均宜並加一等稅其諸色浮客及權
時寄住田者無問有官無官亦在所為兩等收稅稍殷有者准
八等戶稅餘准九等戶稅如數處有莊田亦每處稅諸道將士
在田既課防禦助勞不可同百姓例並從九等補稅
責與馬氏曰按以前輸稅而不以穀帛以資力定稅而不問
身丁人皆以為行兩稅以後之弊今觀此則由來久矣

德宗時楊炎爲相遂作兩稅法夏秋二月之外輸無過十一月課兩稅使以總之凡百役之費先度其數而非於人量出制入戶無主客以見居爲籍人無丁中以貧富爲差不悉蠲而行商皆在所州縣稅三十一處所取與居者均使無他利其租庸雜徭米省而丁額不廢其田畝之稅以大曆十四年墾田之數爲定而均收之遺點陟使按諸道丁產等級充銀錢俾獨不濟者取加徵以枉法論舊戶三百八十萬五千使皆按主戶三百八十萬客戶三十萬天下之民不土斷而地著不更版籍而得其虛實歲徵錢二千五十餘萬緡米四百萬斛以供外饑九百五十餘萬緡米千六百餘萬斛以供京師天下便之

史曰祖庸調法以人丁爲本開元後久不爲版籍法度廢弊
丁口轉死田土轉易貧富升降茫非向時而戶部歲以空文
上之又成邊者踰其祖庸六載免輸玄宗帝或批成者多死
邊將諱不以聞故實籍不除天寶中王鉞爲戶口使務覈敘
以其籍存而丁不在是隱謀不出乃按舊籍除當免者補三
十年責其祖庸人若無告法遂大獎至德後天下兵起人口
凋耗版圖空虛賦敘之司莫相統攝紀綱大壞王賦所入無
幾料數凡數百名廢者不制重者不去吏因其苛斂食于人
富人多了者以宦學輝老得免貧人無所入則丁存故課免
于上而賦增于下天下殘瘁蕩爲澤人鄉居士若百不四五

疾其微乃請約兩稅法以一杜制議者以爲相席調高祖
太宗之法不可輕改而帝方任炎乃行之自是吏竊無所容
輕重之權始歸朝廷矣

沙隨程氏曰開元中康珣相併宇文融修舊法收羨田以招徠浮戶而分業之今斂創以新意而策并者不復追正貧弱者不復田紫姑定額取稅而已始與孟子之論悖而史臣譏融而稱炎可謂妄近矣贊衡融取隱戶刺曰以中主欲夫隱戶而不出刺曰而不取則禹祖太宗之法廢矣流亡浮寄者何以振業之乎使賢者當炎之地宜用融之善以修舊法以革弊去融之不善務爲簡易責成守令而不收籍外之稅

俾高祖太宗之法弊而復新戶口既增組調自廣此陸贄之
論諱復而發者如斯而已也且天寶盛時戶八百餘萬兵威
之後至是三百餘萬既曰土著者百無四五是主戶十五餘
萬浮客二百八十餘萬也宜無是理既不復按田難以見居
為傳何益乎

黃與馬氏曰按宇文融楊炎皆以華獎自任融則守高祖太宗之法炎則變高祖太宗之法然融守法而人病之則以其過苛州縣妄增進羨以爲功也炎變法而人安之則以其隨順人情姑視貧富以劑賦也融當承平之時簿書尚可稽攷乃不能爲熟議緩行之規炎當離亂之後版籍旣已隳廢故

不容不為權時施宜之舉人心便服而劣吏則為不當于市情是

摘錄按字文雖行法之時州縣希肯或不至以立為家以少為多而人亦平增賦言利之臣衆怨所歸若不增賦而均產豈有怨歸至是乎楊炎之而他是高洋新亂絲之法也高祖大宋良法美意至是盡矣然董子言琴瑟不調必解而更張之乃可鼓也當兵火之後敗籍蕩廢復行整理固為難哉戶無主客以見居為歸人無丁中以貧富為差始自大曆非楊炎始也輸錢亦非楊炎始也計錢輸綾絹此則兩稅之弊當立中數以防其甚貴甚賤如宋齊丘據細弱之法得之

建中三年詔增天下稅錢每緡二百

時防秋兵大集國用不充李泌上奏自變而稅以來諸鎮州縣聚斂權率以為軍資自懼違法不敢言請赦其罪但令革止自非于法應留使留州之外悉輸京師其官典通負可徵者徵之難徵者釋之敢有渝沒者罪之上喜曰卿策甚長然立法太寬恐所得無幾對曰寬則人君子免罪而樂輸所得必多而速急則競為逐逐非推鞠不能得其實財不足以濟今日之急而皆入于姦吏所得必少而遲矣上曰善

貞元三年募戍卒屯田京西上問李泌以復府兵之策對曰今歲假關東卒戍京西者十七萬人計歲食粟二百萬斛今粟

斗直錢百五十為錢三百六萬諸國家比遭饑荒經費不充就使有錢亦無粟可糶未暇謀復府兵也上曰然則亟募戍卒歸之如何對曰陛下誠司臣言可不減戍卒不獲百姓糧食皆足府兵亦成上曰果能如是為何為不用對曰此須急為之過旬日則不及矣上問其計泌曰吐蕃久居原蘭之間以牛運糧糧盡牛無所用請發左藏悉緡染為絲織固黨項以市之計十八萬

匹可致六萬餘頭命諸治鐵農器種麥種分蠶蠶邊軍鎮募戍卒耕荒田而種之約麥熟倍償其種其餘糧時價五分增一官為蠶之末春種木亦知之汝土久荒所收必厚戍卒獲利耕者浸多糧價必賤名為增之而實比今歲所減多矣且邊地多關

請募人入粟以補之可足今歲之糧上皆從之因問曰卿言府

兵亦集如何對曰舊制戍卒五年而代今既因田而當必不思歸及其時滿下令有願留者即以所開田為永業家人願來者本貫糧食遣之不過數畝則戍卒皆土著乃悉以府兵之法理之是變關中之疲敝為富強也上喜曰如此天下無復事矣既而戍卒應募願耕已田者十五萬然府兵不能復

國

是歲上因畋入民趙光奇家問百姓樂乎對曰不樂上曰時

豐何不樂對曰詔令不信前云兩稅之外悉無他徭今非稅而誅求者連過于稅詔書優恤徒空文耳
貞元四年詔天下兩稅書等第高下三年一定戶

自初定兩稅貨重錢輕乃計錢而銷錢既而物價愈下所納愈多度支以稅物煩諸司皆給本價為估估給之而課以鹽茶趙州縣則價謂之私納復有進奉宣索之名改科役曰召確率配曰和市以巧避徵文比大曆之數再倍又為役水旱戶口賦耗刺史析戶張虛數以寬責逃死關稅取于居者一室室而四鄰繼之戶版不詳無浮游之禁州縣行小惠以領鄉境新收者優假之唯安居不遷之民賦役日重帝以閹宰相陸贄贄上疏為整頓其書言均節賦稅恤百姓六條其一曰均兩稅之要國家舊令賦役之法有三一曰租二曰調三曰庸古者一井之地九夫共之公田在中藉而不稅私田不善則非吏公田不善

主

則非民事而賦徵難於所檢春秋之際已不能行故國家弊其要而去其煩丁男一人授田百畝但歲納租粟二石而已言以公田假人而收其租入故謂之租古者任土之宜以異賦法國家就因往制簡而重之每丁各隨鄉土所出歲輸若綾若絁共二丈綿三兩其無繫桑之處則輸布一丈五尺麻三斤以其據丁戶調而取之故謂之調古者用人之力歲不過三日後代多事其增十之國家斟酌物宜立為中制每丁一歲定役二旬若不役則收其庸日準編三尺以其出編而當庸直故謂之庸此三道者皆宗本前哲之規模參考歷代之利害其取法也遠其意也深其徵財也均其域人也固其裁規也簡其供慮也周有

曰則有租有家則有調有身則有庸天下為家法制均壹雖微轉徙莫容其姦故人無推心而事有定制以之厚生則不隱所而家業可久以之成務則不校閭而良寡可知以之為理則法不煩而教化行以成賦則下不困而上用足三代創制百王是程雖離御指蓋之術小殊而其義一也天寶季歲羯胡亂華海內波搖兆庶雲擾版圖狹于盤地賦法壞于秦隴建中之初再造百度執事者知弊之宜革而所作策共其源知簡之可從而所操不得其要舊患雖滅新沴復滋救敗成瘵展轉增劇凡欲拯其積弊須窮致弊之由時弊則但理其時法獎則全華其法而整新弊舊患遠圖難規略未詳悉固不果行利害非相懸固

主

不為變所為必當其悔乃亡若好單而不知原始要終斯皆以獎易獎者也至于賦役舊法乃是聖祖典章行之百年人以為便兵興之後供億不常衆急難求漸隳經制此所謂時之弊非法弊也特有弊而未理法無弊而已更補庸調之成規則兩稅之新制立意以與兩論又疎竭耗編氓曰日流甚大作法裕于人未有不得人者也作法裕于財未有不失人者也陛下念微役之煩重憫蕭然之困窮分命使臣數揚惠化誠宜損上益下審用節財而乃被摘郡邑動騷簿書每州各取大曆中一年科率錢數數最多者便為兩稅定額此乃採非法之權全以為經制絲無名之暴賦以立恒規是務取財豈曰恤隱作法而不以

給人極病為本得非止意且其者乎大財之所生必因人力工而能動則豐富拙而策情則窶空是以先王之制賦入也必以丁身為本無求于力分之外無資于力分之內故不以務蠲蠲其稅不以蠲蠲其稅則蠲蠲多不以蠲蠲其稅則不以流寓為其調則地利回不以蠲蠲其稅不以蠲蠲其稅則功力勤如足然後使人安其居盡其力相勉而化時靡匪心難有惰遊不率之人亦已懲矣兩稅之立則異于斯難以資產為宗不以丁身為本資產少者其稅少資產多其稅多不惟資產之中事清不一有藏于襟懷囊篋物雖貴而人莫能窺有積于場圃因倉庫雖輕而眾以為富有流通蓄息之貨數難窺而計曰

古

牧畜有廢舍器用之資價雖高而終歲無利如此之比其流實繁一聚計估算繆宜其失平長偽由是務輕資而樂轉徙者恒脫于徭稅數本業而樹居產者每困于徵求此乃訪之為害最之避役力用不得不弛風俗不得不訛閭井不得不殘賦入不得不闕

賈與馬氏曰以田定賦以家之厚薄為科數之輕重惟非盛世事而救時之策不容不然示以近遠非也

搗礪按戶賦自魏而始重征此單寒之士遂不能自立歷六朝以至于唐遂無一寒門見稱于時非當時以氏族取士亦由戶重而寒門役于勢利故也兩稅行而貧者始可有家

然逐末者自此多矣恤農抑賈抑自有善經乎

復以創制生首不務齊平但令本道本州各依舊額稅軍興已久事例不常供應有繁簡之殊收守有能否之異所在征賦輕重相懸既成新規須應轉弊化之所在足使無偏傾重分輕是均均濟而乃急于聚歛恨或蠲除不墾物力所堪雖以舊額為準舊重之慮流亡益多舊輕之鄉歸附益眾有流亡之則已重者蠲微轉重有歸附則已輕者撤出轉輕高下相傾勢何能止又以釐始之際不立科條分遣使臣凡十餘輩專行其意各制一端遂使人殊見道異法倍昂不額緩急不倫逮至復命于朝竟無顯會裁處其於路駁則可勝言利害相形事尤非便作而

法

不以究徵防患為慮得非彌綸又疎者乎立意且其彌綸又疎凡厥瘼人已嬰其獎就加保育撫恤不支況復至條禁絲重傷宿病其為擾病抑又甚焉請為陛下舉其尤者六七端則人之困窮固可知矣夫大厯中紀綱廢弛百事從權至于稅少多皆在牧守裁制邦賦既無定限有司俱有開張每至徵賦之初例必廣張名數以備不時之命且為施惠之資應用有禁則遂減故增補既由郡邑消息易暢物宜故法雖久利而人未甚瘁及繼繼徵匿數以為兩稅恒規悉整地官咸繫經營計奏一定有加無除此則人益困窮其事一也本惡賦數繁重所以變舊從新新法既行已重于舊故屬征討國用不充復以供軍為每

賈加徵二百當道或增或減又許量事取資詔初皆謂權宜悉
今事畢停罷息兵已久加稅如初則人益困窮其事二也定
稅之初皆謂錢納稅之初多配後納稅者納納一足當錢三
十二三百文今者納納一足當錢一千六百文納其一者今
過于二矣雖官非指賦而私已倍輸此則人益困窮其事三也
諸州稅物送至上都度支頒給群司例皆增長本價而又謬稱
折估抑使別徵蓋史因緣得行侵奪所獲殊寡所獲殊多此則
人益困窮其事四也稅法之重若是既于已極之中而復有進
奉宣索之繁尚在其外方各頗拘于成制莫敢闕供朝典又束
以異章不許稅騎麗之歸執素之饒非從地生非自天降若不

六

出編戶之筋力骨髓將安所取哉於是巧避微文而咸藩自
變徵役以召僱之目換料配以和布之名廣其課而挾償其者
精其入而粗計其直以召僱為目而捐之不得以來以和布為
名而迫之不得不出其為妨抑特甚常推此則人益困窮其事
五也大曆中非法賦徵急備供軍折估宣索進奉之類者既並
收入兩稅矣今於兩稅之外非法之事復又並存此則人益困
窮其事六也建中定稅之始諸道已不均齊其後或吏理失宜
或兵賦偏重或瘡痍雖瘳或水旱若災田里荒蕪戶口耗耗散
守勢過于嚴責罕盡申聞所司姑務于取求莫肯務恤遂於此
死關之稅額累加見在疲賦一室已空四鄰盡漸行增廣何

由由存此則人益困窮其事七也此之所知終梗耳而人益
困窮之事已有七焉臣所不知何當于此陛下僅進思六層中
所聞人問疾苦而又有此七事重增于前則人之無聊不問可
悉聖情重慎所戒作爲仗知勇微因循不敢盡求醫藥去其太
甚亦足小休望令所司與宰臣參量權每并支用色目中有不
急者無益者罷廢之有過制者廢費者裁節之是以罷賦之費
地給要切之用其百姓規錢項因軍興每實加徵二百者下詔
停之用復其言俾人知信下之化上不令而行諸道雖宜加徵
亦當自諸道放如是則因之中十已緩其一二矣供御之物各
有典司任土之儀各有常貢過此以往復何所湏假敬崇節

七

君儲儲賜與天子之費寧臺之助但勅有司何求不給出必考
近進獻別物苛求苛徵示私傷風敗法因依縱橫為害最深陛
下臨御之初已弘清淨之化下無曲獻上絕私求近歲已來猶
渝前旨今但除除流錢振起聖威則浮風再興斯道中靈雖有
貪穢之輩易由復肆侵漁州郡羨財亦將為往若不上輸王府
理須下紓疲人如是則困窮之中十又緩其四五矣所定稅物
估價舍依當處月平兩姓輸納之時累經州縣簡閱事或涉于
姦冒過則不在戶人重重則徵理甚無謂望令所司應諸州府
送稅物到京但與色樣相符不得虛稱折估如潛惡尤堪給用
不允唯罪元納官司亦勿更征百姓根本既自端靜枝葉無因

動權如是則困窮之中十又緩其二三矣然後緩每年見供賦
稅之重詳論諸古咸得均平每道各令知四稅則官一人赴京
與度支勘會參定通計戶數以配稅輕重之間大約可準而
又量土地之沃瘠計物產之多倫次諸州定為兩等州等下者
其每戶配錢之數少州等高者其每戶配錢之數多多少已差
甚今折衷仍委觀察使更於管內所配錢數之內均融處置務
盡事宜就于一管之中輕重不得偏併雖或末盡齊一決當不
甚低昂既免擾人且不變法粗均勞逸足救凋殘非但微賦易
供亦冀逋逃漸息俟稍寧準更擇所宜 其二 時兩稅以布帛
為額不計錢數 曰夫國家之制賦稅也必先道以厚生之業而後取其什一焉

大

其所取也量人之力任土之宜非力之所出則不征非土之所
有則不貢謂之通法歷代常行大凡生于天地之間而五材之
用為急五材者金木水火土也水火不資于作為金木自產于
山澤唯土爰播植非力不成衣食之源皆出于此故可以勉人
功而定賦入者唯布麻繭織與百穀為先王懼物之貴賤失平
而人之交易難准又立貨泉之法以節輕重之宜散弛張必
由于是蓋御財之大柄為國之利器守之在官不以任下然則
穀帛者人之所為也錢貨者官之所為也人之所為者故租稅
取為官之所為者故賦稅拾焉此又事理著明者也是以國朝
著令稽古作程所取于人不踰其分租出穀庸出絹調雜出繒

繒布麻非此族也不在賦法列聖通典然可徵易嘗有禁人
鑄錢而以錢為賦者也今之兩稅獨異舊章遺任土之通方效
算終之末法不稽事理不恤人功但估資產為差便以錢數定
稅臨時折徵雜物每歲色日頗殊唯計求得之利宜庸論供辦
之難易所徵非所業所業非所徵遂或增價以買其所無減價
以賣其所有一增一減耗損已多且百姓所營惟在耕織人力
之作為有限物價之貴賤無常而乃定稅計錢折錢納物是將
有限之產以奉無常之輸納物賤則供稅之所出漸多則人
力不給納物貴則收稅之所入漸少少則國用不充公私二途
常不兼濟以此為法未之前聞往者初定兩稅之時而租納絹

元

一疋折錢三十二三百文大率萬錢為絹三疋價既稍貴數則
不多及乎頒給軍策計數而不計價此所謂稅入少而國用不
克者也近者百姓納絹一疋折錢一千五六百文大率萬錢為
絹六疋價既轉賤數則漸加向之萬錢不殊而所輸尚故過倍
此所謂稅多而人力不給者也今欲不若改法而租稅從官
者在乎約捕典制而以時變損益之臣謂宜令所司勘會諸州
府初納兩稅年絹布定估比類當今時價加賤減貴酌取其中
總計合稅之錢折為布帛之數仍依舊制各隨鄉土所宜
某州某年定出稅布若干端某州某年定出稅絹若干足其有
絲綿雜貨亦隨所出定名勿更折錢以為稅數如此則土有常

制人有常輸粟皆知上令之不遷於是一其心而事其業應出
布帛者則務于紡績供繅綢者則事於蠶桑日作月營自然便
得各修其技皆足供官無求人假手之勞無賤賣買之費無
暴征急辦之弊無易幣改作之煩物甚賤而人之所出不加物
甚貴而官之所入不減是以家給而人足事均而法行此里猶
循今典之舊規固非創制之可擬者也然出之俗罕寔情
好醜異端妄行沮議若曰每歲經費所資大抵皆約錢數若今
以布帛為額是令支計無憑則國約法已來常數率由布帛輸
二甲子制用不愆何獨當今遂難支計且經費之大其流有三
軍食一也軍衣二也內外官月俸及諸色支課三也軍衣固在

手

于布帛軍食又取于地租其計錢為數者獨月俸支課而已制
祿雖不計錢故三代以食人多寡為差兩漢以石數多少為秩
今但據群官月俸之等隨百役支課之是各依錢數多少折為
布帛定數某官月給俸絹若干此某役月給資布若干瑞所給
色目精粗有司明立條例便為恒制更不計錢官必有準何利
如之生人大端衣食為切有暇田以供食有俸絹以供衣從事
之家固足自給以茲制事誰曰不然議者若曰吏祿軍裝雖頗
布粟至於以時致糴用權物價重輕是必預錢於何取給則曰
古之聖人所以取山澤之產材作東布之寶貨國專其利而不
與人共之者蓋為此也物賤由乎錢少少則重重則加錢而散

之使輕物賤由乎錢多多則輕輕則作法而斂之使重是乃物
之貴賤係于錢之多少錢之多少在于官中盈縮官失其守反
求于人人不得錢而限令共稅是使貧者破產而假資于富
有之室富者蓄貨而竊行于輕重之權下困窮人上虧利柄今
之所病諒在于斯誠風靡即山珍貨之功峻用銅為器之禁尚
制持得所則錢不乏矣有難擅以入其直其權兩以納其質焉
消息合宜則錢可收矣錢可收固可以假輕為重錢不乏固可
以假重為輕弛張在官而所不可議者若曰自定兩稅以來恒
使計錢納物物價漸賤所納漸多出給之時又增虛估廣求美
利以贖庫錢歲計月支猶患不足今若定供布帛出納以平軍

生

國之資母乃有開則自天寶以後師旅數起課刻日長月滋
積累至于大曆之間取之極甚今既總極甚之數定為兩稅矣
所定別獻之類復在數外矣間銀軍用不給已嘗加徵矣近屬
折納便錢則又多獲美比于大曆極甚之數殆將再益矣信焉
復幸年穀屢豐兵車少息而用常不足其故何哉蓋以事逐情
生費從事廣曲有劑而用無節夫安得不乏乎苟能無其情約
其用非但可以布帛為稅雖更減其稅亦可也苟務逞其情後
其用非但行今重稅之不足雖更加其稅亦不足也是乃用之
盈虛在于節與不節耳不節則雖盈必竭能節則雖虛必盈
其三 錢與文以增戶加 曰夫欲施教化立度程必先域人使之

地者古之王者設井田之法以安其業立五宗之制以親其恩
猶懼其未也又教之族墳墓敬桑梓時以國人之志定人之居
卑皆重遷然為理厥後又督之以出鄉避情之禁糾之以版圖
比閭之序雖訓導漸微而核制猶嚴歷代因襲以為異章其理
也必謹于防其亂也必慢于經界斯道漸替與時盛衰理人
之要莫急于經界因兵興典制地廢戶散之紀綱罔緝土斷之
條約不明志人浮游莫克禁止從之則湊集整之則驚離懷
俾心難固本業是以賦稅不一教令不行長人者又罕能推忠
恕易地之情體至公徇國之意進行小惠競誘毒訛以傾奪鄰
境為智能以招奪進退為理化捨彼遷此者既謂新收而獲窮

至

倏忽往來者又以復業而見優唯懷土安居者末不遷者則使
之曰重斂之曰如是令地著之人恒代情游服役則何異驅之
轉徙殺之說訛此由牧宰不克引通各私所部之過也及夫廉
使奏課會府考功但守常規不稽時變其所以為長吏之能者
大約在于四科一曰戶口增加二曰田野墾闢三曰稅錢長數
四曰徵辦先期此四者誠吏職之所崇然立法齊人久無不弊
法之所沮則人飾巧而首避其網法之所勸則人飾德以曲附
其文理之者若不知維御損益之宜則巧偽萌生恒因沮勸而
滋矣夫課吏之法所貴戶口增加者豈不以撫字得所人益阜
舊乎今或詭情以誘其姦浮苛法以析其親族為益戶數務整

賞條所誘者將徵薄征已過驚散所析者不勝重稅又漸流亡
州縣破傷多起于此長吏相效以為續安其焦熱齊人相扇以
成風規避轉甚不究實而增戶口有如是之病焉所貴田野墾
闢者豈不以訓導有術人皆樂業乎今或幸黎黎穠植荒廢約
以年限免其地租若農夫不墾墾田欲墾新畝既闢舊畝及蕪
人利免租額亦從今年限緣墾復為汚萊有茲煩勞無增稅額
不度力而務闢田野有如是之病焉所貴稅錢長數者豈不以
既庶而富人可加賦乎今或重困疲羸力求附益搜骨涇隨賂
家取材苟竭蹶歛之可以為仕進之路不恤人而務長稅數有
如是之病焉所貴徵辦先期者豈不以物力優贖人皆樂輸乎

至

今或肆毒作威殘人逞欲事有常限因而促之不量時宜唯尚
強濟縣不容纖累不暇審判伊貧民能不奔逃不怨物而務先
徵辦有如是之病焉然則引入重逃愈人艱富唯此四病亦有
助焉此由考覈不切事情而泛稱舊轍之過也且夫戶口增加
田野墾闢稅錢長數徵辦先期若不以實事驗則真偽莫得而
辨將驗之以實則租賦項加所加既出于人固有受其損者比
州若增客戶彼郡必城居人增處處盡而稅數有加焉憂懼罪
而稅數不降惟國家所設考課之法必欲崇于聚斂則如斯可
矣將有意乎富俗而務理豈不刺課欺當今之要在乎厚人而
薄財損上以益下可苟利矣上必安焉則少損者所以招大益

也人既得矣財必難焉則豐薄者所以成永厚也臣愚謂宜申
命有司詳定考績性質于加者令務于減焉假如一州之中所
稅舊有定額凡管幾許百姓復作幾等差科每等有若干戶人
每戶出若干稅物各令條舉都數詳別一申使司使司詳覆有
憑然後錄報戶部若當管之內人並年殷所定稅額有餘任其
撥戶均減率計減數多少以為考課等差其當管稅物通比較
每戶十分減三分者為上課十分減二分者次為十分減一分
者又次焉如或人多流亡加稅見戶比校殿罰法亦如之其百
姓所出田租常賦則各以去年應輸之數便為定額每歲極額
徵納更不勘責檢巡增闕者勿益其租廢耕者不降其數足以

誘導墾植且免妨奪農功事簡雖私人必悅納每至定戶之際
但據雜產投墾田既有恒租不更入兩稅如此則吏無苟
且俗變澆淳不墮課而人自樂耕不防閑而衆皆安土斯亦當
今富入固本之要術在陛下舉而行之 其四 論稅期曰建官
立國所以養人也賦入取財所以資國也明君不厚其所資而
害其所養故必先人事而惜其暇力先家給而歛其餘財遂人
所營恤人所乏惜必以度級必以時有度則志勞得時則易給
是以公私相全上下交愛古之得衆者其率用此道徵法制或
斷本末倒置但務取人以資國不思立國以養人非獨徭賦繁
多無端貨至于徵收迫促亦不務量蠲事方興已輸前稅農

功未艾遽歛數租上司之紀責既嚴下吏之威暴愈促有者急
賣而耗其半直無者求假而質其倍酬所繫遲速之間不過月
旬之異一寬稅限歲歲相承延無所妨速不為益何急敦迫重
傷病入頃緣定稅之初期約未甚詳悉旋屬征役多故復令先
限量徵征雖優延尚未均濟型委轉運使與諸道觀察使商議
更詳定徵稅期限開奏各隨當土風俗所便時候所宜務于舒
人俾得辦集所謂惠而不費者此類是也 其五 論以稅禁餉
水曰臣聞仁君在上海內無餉肆之人豈必耕而餉饒而食之
哉蓋以慮得其宜制得其道設餉于失沴之前是年雖大歉粟
不惟懼夫水旱為歉免湯被之矣陰陽相寇聖何禦哉所貴免

湯之盛者在于通惠能濟耳凡厥哲后皆體備之故王制記庫
要殷周四代之法乃曰國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
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周官司徒之屬亦云掌鄰里之委
積以恤鰥寡將郵之委積以待凶荒王制既衰難以權術親用
平糴之法漢置常平之倉利策公私頗亦為便隋氏立制始創
社倉終于開皇人不饑饉貞觀初載育建精穀倍災之議太宗
悅焉因命有司詳立條制所在貯粟號曰義倉豐則徵減歉則
散給歷高宗之代五六十載人賴其資國步中艱斯制亦弛開
元之際漸復修崇是知儲積倍災聖王之急務也語曰百姓足
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此言君養人以成國人戴君

以成生上下相成事如一體然則古稱九年六年之蓄者蓋率
土臣民通為之計耳固非獨豐公庾不及編氓託所謂雖有水
旱凶溢人無菜色良以此也後代失典藉恤之旨忘先王子
愛之心所蓄糧儲唯計庫庾大蟲厥人之食而不知檢溝壑委
人之骨而不能恤亂興于下禍延於上雖有公粟豈得而食諸
故三國而不先養人國固不立矣為官而脩者人必不難為人
而脩者官必不窮頃以寇戎為梗師旅亟興恤之方多所未
暇每遇陰陽愆候年不順成官司所脩止給軍食支計苟有所
闕猶須更取于人人之凶荒豈遑拯救人小之則求取息利人
大之則賣鬻田廬身遂有年終償還債級後始畢假糧已空孰

漢

契據囊行復貸假重重計息食每不充倘遇饑饉遂至顛沛室
家相棄骨肉分離乞為奴僕猶獎之信或行丐野里或繼死道
塗天災流行四方代有年計被其害者每歲不下二三十州以
陛下為人父母之心若重省憂國足傷惻幸有可救乏之道焉
可捨而不念哉今賦役已繁人力已竭窮燕及汝永無盡無課
之聖體終不能致將樹儲蓄根本必藉官司助成陛下誠能為
人倫發過聽愚計不害經費可垂永固近者有司奏請稅茶歲
約得五十萬貫元勅令財戶部用數百姓凶飢今以舊糧遺嗣
前旨望令轉運使總計諸道戶口多少每年所得稅茶錢使均
融分配各令當道巡院主掌每至穀熟時即與觀察使計會

撤就管內州縣和糴便於當歲置倉收納每州令錄事參軍專
知仍定觀察判官一人與和糴巡院官同勾當示以義倉為名
除穀給百姓以外一切不得貸便支用如時當大檢事至傷農
則便與備貸廣其糴數穀為稍貴糴亦便得所糴少多與年上
下準平穀價恒使得中每遇災荒即以賑給小歉則隨事借貸
大饑則奉報分頒許從便宜務使周濟輪環敏撤遂以為常如
此則蓄財惠傷者不能耗吾人聚穀去災者無以并大利富不
至後貧不至飢農不至傷糴不至貴一舉事而衆美具可不務
乎俟人小休漸勸勸糴平糴之法斯在社倉之制兼行不出十
年之中必盈三歲之蓄弘長不已升平可期 其六 蘇軾

漢

于公曰國之紀綱在于制度商農工賈各有所事凡在食糧不
得與人爭利此王者所以節材力而廣陽是古今之所同不可
得而變革者也代理則其道存而不犯代亂則其制喪而不行
其道存則貴幾有章豐殺有度車服口宅莫敢僭踰雖積貨財
無所施設是以咸安其分罕拘貪求藏不偏多故物不偏濫用
不偏厚故人不偏窮聖王能使禮讓興行而財用均足則此道
也其制安則法度不守教化不從唯貨是崇唯力是競貨力苟
備無缺不成租賦無并下細齊人之業泰養豐贍上俾王者之
尊戶蓄群黎隸役同輩既濟嗜欲不虞惠章肆其貪恤易有紀
極天下之物有限富室之積無涯養一人而費百人之貲則百

人之食不得不乏富一粟而餉十粟之產則十家之業不得不足舉動推之則海內空乏之說亦已矣矣政前代致有風俗訛庸此意因循由此弊也今為之與則又甚焉夫物之不可掩蔽而易以閱視者莫若乎田宅臣請又據其地而勿議以舉占田一事以言之古先哲王疆理天下而畝之地號曰一夫益以一夫授田不得過于百畝也後使人無廢業田無曠耕人力田疇二者適足以貧弱不至竭酒富厚不至奢淫法立事均斯謂制度今制度弛紊疆理廢壞人相吞無復畔限富者兼地數萬畝貧者無容足之居依托強豪以為私屬貸其種食墾其田廬終年服勞無日休息整輸所假常患不充有田之家坐食租

矣

稅貧富懸絕乃至子斯厚歟促徵皆甚公賦今京畿之內每田一畝官稅五升而私家收租殆有畝至一石者是二十倍于官稅也降及中等租猶半之是十倍于官稅也夫以土地王者之所有耕稼農夫之所為而兼之徒居然受利官取其一私取其十編入安得足食公陳安得廣儲風俗安得不貧財貨安得不壅者之為理者所明制度而雖經界豈復敢斯道漫亡為日已久頓欲脩整行之實難幸災化人事當有漸望令百官集議參酌古今之宜凡所占納為條限裁減租價務利貧人法貴必行不在深刻姑其制以便俗最其令以德意徵損有餘稍優不足損不失富優可張窮此乃古者安富恤窮之善經不可舍也

末曰以陛下天縱聖哲事更憂急夙夜孜孜志求致理往年論及百姓必為懷然動容每言朕於蒼生肢體亦無所惜臣久四近侍至奉德音竊謂一代聖主必濟蒼生之病昨奉人間疾苦十分幾及二三聖情已甚竊疑時謂臣言過常然則愁怨之事何由上聞照育之恩何由下布典鑄所戒信而有微一虧聖猷實可深惜書曰非知之艱行之唯艱願陛下勿復艱于所行居安思危德非幸甚

黃典馬氏曰自秦廢井田之制隸什一之法任民所耕不計多少於是始舍地而稅人征賦二十倍於古漢高祖始輕田租十五而稅一其後遂至三十而稅一皆是度田而稅之然

漢

漢時亦有稅人之法按漢高祖四年初為算賦民十五以上至六十五出賦錢人百二十為一算七歲至十五出口賦人錢二十此每歲所出也然至文帝時即令丁男三歲而二事賦四十則是算賦減其三分之一且三歲方徵一次則成丁者一歲所賦不過十三錢有奇耳其賦甚輕至昭宣帝以後又時有減免蓋漢時官未嘗有稅田限田之法是以豪強田連阡陌而貧弱無置錙之地故田稅隨占田多寡為之厚薄而人稅則無分貧富然所稅每歲不過十三錢有奇耳至魏武初平袁紹乃令田每畝輸粟四升又每戶輸絹二匹綿二斤則戶田之賦始重矣晉武帝又增而為絹三匹綿三斤其

賦法重然晉制男子一人出田七十畝女子及丁男丁女占田者有差則出此戶賦者亦皆有田之人非盡空而稅之其重乎漢也自是相承戶稅皆重然至元魏而均田之法大行齊周隋唐因之賦稅沿革微有不同史文簡略不能詳知然人聚計畝而稅之今少計戶而稅之今多然其時戶戶授田則雖不必嚴論論稅只逐戶賦之則田稅在其中矣至唐始分為租庸調田則出與給為租身與戶則出絹布綾綿諸物為庸調然口分世業每人為田一頃則亦不殊元魏以來之法而所謂租庸調者皆此受田一頃之人所出也中葉以後法度隳弛田畝之在人者不能禁其賣易官授田之法盡

手

廢則向之所謂輸庸調者多無田之人矣乃按籍而徵之令與豪暴兼并者一例出賦可乎又况連安史之亂丁口流離轉徙版籍徒有空文豈堪按以為額蓋當大亂之後人口既徙還稅豈復承平之舊其不可轉移失陷者獨田畝耳然則視大曆十四年墾田之數以定兩稅之法雖非經國之遠圖乃救弊之良法也但立法之初不任土所宜輸其所有乃計綾帛而輸錢既而物價愈下所納愈多遂至輸一者過二重為民因此乃培克之吏所為非法之不善也陸宣公與齊抗所言固為切當然必欲復租庸調之法必先復口分世業之法均天下之田使貧富等而後可若不能均田則兩稅力

不可易之法矣又曰賦稅必視田畝乃古今不可易之法三代之貢助徹亦只視田而賦之未嘗別有戶口之賦蓋雖授人以田而未嘗別有戶賦者三代也不授人以田而輕其戶賦者兩漢也自授田之名而重其戶賦田之稅否不常而賦之重者已不可復變遂至重為民病則自魏至唐之中葉是也自兩稅之行而此弊革矣豈可以其出于楊炎而少之乎又曰又按古今戶口之數三代以前姑勿論史所載西漢極盛之時為桓帝永壽三年戶十六十七萬七千九百六十此通典所載之數東漢者郡國志計戶一千八百七萬九千三百零六則多過與五百八十三萬有奇是及盛于前漢矣

蓋

國鼎盛之時合其戶數不能滿百二十萬昔人以為盛及盛漢時南陽汝南兩郡之數蓋戰事分裂戶口虛耗十不存一固宜其然然晉太康時九州攸同不可謂非承平時矣而為戶只二百四十五萬九千八百自是而南北分裂運移租促者固雖籍極姑指其極盛者計之則宋文帝元嘉以戶九十六萬六千八百有奇魏孝文遷洛之後戶五百餘萬則混南北言之幾六百萬隋混一之後至大業二年戶八百九十萬七千有奇唐天寶之初戶八百三十四萬八千有奇隋唐土地不殊兩漢而戶口極盛之時總及其三之二何也蓋兩漢時戶賦輕故當時郡國所上戶口版籍其數必實自魏晉以來

戶口之賦補重則版籍容有隱漏不實固其勢也南北分裂之時版籍尤不明或稱僑寄或冒熟開或三五十戶為一戶為避科役是以戶數彌少隋唐混一之後生齒日富休養生息莫如開皇貞觀之間考覈之詳莫如天寶而戶數終不能大盛且天寶十四載所上戶總八百九十一萬四千七百九而不課戶至有三百五十六萬五千五百夫不課者蠲廢疾品官居其三分之一有奇乎是必有說矣然則以戶口定賦非特不能均分富而適以長富偽矣又按漢元始時定戶田八百二十七萬五千三十六頃計每戶合得田六十七畝

四十六步有奇隋開皇時聖田千九百四十萬四千二百六十七頃計每戶合得田二頃有餘夫均此字宙也田日加于前戶日削于舊何也蓋一定而不可易者田是以家離之後容有荒蕪而頃畝猶在可損可益者戶也是以虛耗之餘並緣為獎而版籍難憑杜氏通典以為我國家自武德初至天寶末凡百三十八年可以比崇漢室而人戶幾比于隋氏蓋有司不以經國取遠為意法令不行所在隱漏之甚其說是矣然不知庸調之征愈增則戶口之數愈減乃魏晉以來之通病不特唐為然也漢之時戶口之賦本輕至孝宣時又行蠲減且令流徙者復其賦故膠東相王成遂餉上流民自占

者八萬餘口以徽顯貴若如魏晉以後之戶賦則一郡豈敢佔占八萬口以貽無窮之適乎又曰以田定賦以家之厚薄為科歟之輕重雖非盛世事而救時之策不容不然未宜遽非也

偽議按賦田以米賦也以絲麻賦人以役賦而貢以銀錢山陵不賦此皆一定不可易之制也

德宗時京兆府奏營管縣食既豆全然不收諸糧數折納大豆奉勅宜依度支續奏擬擬時估既豆每斗七十價已止大斗每斗三十價已下京兆府所請將大豆替既豆望令各據估計錢數折納則蠲免損官司者陸贄狀曰求獲救災國之令典只如

螟蛾為殃既豆全損檢覆若非虛報地稅固合免徵直道而行大體斯在司府折納元數已為陛下從權度支準估計錢乃是幸災規利所得無幾其傷寔多傷風得財非謂理道事不可從望依前勅處分又度支裴延齡奏緣當稅單支用不充諸場和市所得又少所以每至秋夏常有欠闕請令京兆府折今年秋稅和市單一千萬束便令人戶送入城輸納每束兼車脚與折錢二十五文既利貧人兼濟公用奉勅且依舊陸贄狀曰伏以制事之體所貴有常順人之情尤重改作革而能當尚恐未孚勸且非宜曷由無擾每年舊案舊業所同素有恒規計料稅單不充即便開場和市既優價直復收農牧人皆樂輸事不勞擾

陛下追想往年之事豈嘗有綠草不民上開宸慮若乎此盛欲
術已能頗與舊制首收經費之用以資寵養之功遂使儲備空
虛支計寥落底固若關頻煩聖慮去歲已然今夏尤甚此乃不
遵舊制之過也舊制何害而變之哉臣等謹指京兆府應徵地
稅單數每年不過三百萬束其餘除留供諸縣館驛及鎮軍之
外應令入城輸納唯二百三十萬而已百姓搬運已甚艱辛常
道春農僅能得畢今若更徵一千萬束仍令並送入城即是一
年之中併徵三年稅單計其加車脚則又四倍常時物力有窮
求取無窮其為騷然理在不疑旬服且然四方安仰假使時當
豐稔家悉車殷有車可輸有車可載然於途程往復須淹歷歲

書

時牛廢耕俾人始播種東作既闕西成曷期光熟熟之間貧富
不等收穫之際豐耗靡均今忽併役車牛在車牛備必購賣併徵
稅單單價必倍高是使豪富之徒束急令以盡其利窮乏之
輩因暴斂以毀其家非所謂均節財物俾平賦法之術也臣等
又勘度支京兆比來雇車估價及所載多少大率每一車載一
百二束每一里給備錢三十五文百束應輸二束元耗今京畿
諸縣去城近者七八十里遠者向二百里設令遠近相補通以
百里為程則雇車載單百束悉依官司常估獨用錢三千五百
文即是一束之單唯計搬運已當三十有五文單本價又更
半之而度支又不計量自我作古徑以胸臆斟酌限為二十五

文謂之加徵則法度廢弛謂之和市則名實乖及倘可其素人
何以觀豈如官自置場要便收市欲少估則平其估以節費欲
多市則優其價以招人買賣既和而富而便者雖如稅易
信之利不足而免轉求商賈之資比之抑徵固不同等幸有舊
制足可遵行何以捨易而即難棄利而從害臣誠暗滯未見其
宜伏望聖慈教度支令依舊例和市冰前既有恒用已後不得關
供稍峻提防使知懷懼妄作但不施行請計必免想陛下若
以軍旅之中馬畜漸眾支所營業易絀可供給當年或慮水
旱不虞別須蓄積為備今屬荒歉亦是其時但要收斂有方不
宜糾配致變若度支併市延壽必復難辦須有區分使之均濟

書

聖妻京兆尹勿當別和市單五百萬束以充貯備其所和市並
隨要便官自置場每場置錢旋付價而時估之外仍稍優饒交
易往來一依市利勿令官吏催逼道路遮邀但不抑入自當趨
利其市單價並並於年支留府錢數內以給用不審者元每市
滿十萬束一覆問奏便以府司御史中丞并更雇脚相添轉徙
場所搬載運付苑中輸納如蒙聖恩允許臣即依此施行
初度支歲市糧於北都以贖振武天德靈武等處之軍費錢五
六十萬緣河折漕甚眾建中初宰相楊炎請置屯田于豐州
發開輔民墾墾陽渠以增溉京兆尹嚴鄭嘗從軍朔方知其利
害以為不便疏奏不報即乃奏五城舊屯其數至廣以開渠之

糧儲諸城官田約以冬輸又以開導功直市帛先給田若極估轉穀如此則開輸免調發五城田則比之淺深利十倍也時楊炎方用事郭議不用而陵陽縣亦不成然振武天德良田廣袤千里元和中和振武軍飢宰相李絳請開營田可省度支漕運及絕和糴欺隱憲宗稱善乃以韓重華為振武京西營田和糴水運使起代北墾田三百頃出賦罪吏九百餘人給以耒耜耕牛假糧種使償所負粟二歲大熟因募人為十五屯每屯百三十人人耕一頃就高為堡東起振武西逾雲州極於中受降城凡六百餘里列冊三十墾田三千八百餘頃歲收粟二十萬石省度支錢二十餘萬緡重華入朝奏請益開田五十頃法用人五

美

斗可以盡給五城會李絳已罷後宰相持其議而止
憲宗末天下營田皆廢民或借庸以耕又以瘠地易上地民間苦之穆宗即位詔還所易地而耕以官兵耕官地者給三之一以終計

詔兩稅外加率一錢以枉法贓論

大和末王起于靈武郭舉奏立營田後仰準節度使畢誠亦募士開屯田歲次三十萬斛上元中於楚州古射陽湖置洪澤屯壽州置芍陂屯大獲其利

自建中定兩稅而貨輕錢重至穆宗時四十年當時為緡二疋半者為八匹大率加三倍豪家大富積錢以逐輕重致農人曰

困末業日增詔百官議革其弊議者多請重抵銅之律戶部尚書楊於陵言大厯以前淄青大原魏博雖鉛鐵以通時用嶺南雖以金銀牙砂象齒今一用泉貨故錢不足今假使天下兩稅榷酒鹽利上供及留州送使錢悉輸以布帛穀粟則入寬於所求然後出內府之積收市運之滯廣山鑄之數限遺商之出禁私家之積則貨日重而錢日輕矣宰相善其議由是兩稅上供留州皆易以布帛絲繭相庸課調不計錢而納布帛惟鹽酒權錢

會昌元年勅今後州縣所徵科斛斗一切依額為定不得隨年檢責數外如有荒閒陂澤山原百姓有人力能墾闢耕種州縣

毛

不得報問所收者子五年不在稅限五年之外依例納稅於一鄉之中先填實戶欠闕如無欠闕則均減衆戶合徵斛斗但令不失元額不得隨田加率仍委本道觀察使每年收成之時具管內墾田頃畝及合徵斛斗數分析聞奏數外有剩納人戶斛斗刺史以下重加懲阻

大中二年制諸州府縣等納稅祇合先差優長戶車牛近者多是權要富豪悉請留縣輸納致使貧單之人却須雇脚搬載今後其留縣並須先餒盡下不支濟戶如有違越官吏重加科殿

四年制兩稅本繫田土地既屬人稅合隨去從前敕令屢有申

明康寧之承尚不承守以後州縣費舉如有此比源謫痛懲地
勒遂主不理價直

梁光啓三年張全義為河南尹初東都經黃巢之亂適民聚為
三城以相保護以秦宗權所僞稱存壞垣而已全義初至
向背雖地剝棘猶望居民不滿百戶全義麾下終百餘人乃於
麾下選可使十八人命曰屯將人給一旗一榜於舊十八縣中
令招農戶自耕種流民漸歸又選可使者十八人命曰屯副民
之來者緣撫之餘殺人者死餘加杖無重刑無租稅解者漸衆
又選諸書計者十八人命曰判官不一二年每屯戶至數十於
農隙選壯者數之數陣以禦寇盜開市之賦追于無籍刑寬事

美

簡遠近之如市五年之後諸縣戶口率皆歸復承前蔚然野無
曠土其勝兵大縣至七十人小縣不減二十人乃奏置令佐以
治之全義明察人不能欺為政寬簡出見田疇美者輒下馬條
任共觀之召曰主勞以酒食有蠶桑善牧者或親至其家悲呼
出老幼賜以茶殊衣物民聞言張公不吝聲伎見之未嘗笑稱
見佳麥良苗則笑耳有田荒穢者則集衆杖之或訴以乏人牛
則召鄰里責之曰彼誠乏人牛何不助之由是鄰里有無相助
比戶有積蓄在洛四十年遂成富庶

洪氏客齊隨筆曰朱梁之惡最為歐陽公五代史記所作皆
然輕賦一事舊史取之而新書不為指出其語曰梁祖之開

國也屬黃巢大亂之餘以夷門一節外藤峰候由辟汴某縣
以耕桑傳其租賦士雖苦戰民則樂輸二紀之間成霸業
及末帝與莊宗對壘于河上河南之民雖困于饑運亦未至
流亡其義無他蓋賦輕而紅圍可戀也及莊宗平定梁室
任吏人孔謙為租庸使峻法以制下厚徵以奉上民產雖竭
軍食尚虧加以兵革困以飢饉不三四年以致顛隕其義無
他蓋賦役重而衆臣失望故也予以事攷之此論誠然有國
者之過錯也

又曰自用兵以來民間以見錢組納稅直既為不堪然於其
中所謂和買折帛尤為名不正而徵最重偶閱大中祥符間

美

太常博士許載著吳唐拾遺錄所載多諸書未有者其勸農
桑一篇正云吳順義年中差官與版簿定租稅版田上上者
每一頃就錢二貫一百文下田一頃就錢一貫八百文下田一
頃十五百皆足陌見錢如見錢不足許依市價折以金銀并
計丁口課調亦科錢宋齊丘時為員外郎上策乞虛糧時價
而折納綿綿本色曰江淮之地唐李以來戰爭之所今兵革
未息黎民始安而必率以見錢折以金銀此非民耕鑿所得
也必興販以求之是為教民棄本逐末耳是時絹每匹市價
五百文紬六百文綿每兩十五文齊丘請絹每匹提為一貫
七百紬為二貫四百綿為四十文皆足錢丁口課調亦請提

除朝議噫然沮之謂虧損官錢萬數不少齊丘致書于知詰曰明公撫百官理大國智民見錢與金銀求國需厥所謂掘鑿救火挽水求清欲火滅水清可得乎知詰得書曰此勸農上策也即行之自是不十年間野無閒田桑無隙地自吳璠唐自唐歸宋民到于今受其賜齊丘之事矣徐知詰至璠而行之可謂賢輔相而九國志齊丘傳中畧不書治通鑑亦佚此事今之君子為國唯知浚民以益利豈不有視于偏聞之臣乎

後唐同光時吏部尚書李琪上疏曰臣聞古人有言殺者人之司命地者穀之所生人者君之所理有異殺則國力備定其地

界

則人食足際其人則強投均如此三者為國之急務也軒輊已前不可詳記自堯理洪水禹作司空于是辨九等之田收什一之稅其時戶口一千二百餘萬定墾田約九百二十萬頃為太平之盛及殷紂憂命重立田制每私田十畝種公田一畝水旱同之亦什一之義也洎周軍立井田之法大約百里之國墾封萬井出車千乘我馬四千匹畿內兵車萬乘馬四萬匹以田法論之亦什一之制也故當成康之時比堯舜之朝戶口更增二十餘萬非它術也蓋三代之前皆量入以為出計農以五軍雖逢水旱之災而有山荒之備降及秦漢重稅工商急關市之征倍舟車之算又口既以賦耗古制補復兼行按此時戶口尚有

一千二百餘萬墾土亦一千八百萬餘頃至乎三國並興兩晉之後則農夫少于軍衆戰馬多于耕牛供軍須膏于農糧秣馬必使于牛車於是天下戶口祇有二百四十餘萬洎隋文之代與漢比崇及煬帝之年又三分去二唐太宗文皇帝以四夷初定百姓未豐延訪群臣各陳所見惟魏徵獨勸文皇帝力行王道由是輕徭薄賦不奪農時進賢良悅忠直天下樂升值兩錢由是觀至于開元將及九百萬戶五十三百萬口墾田一千四百萬頃比之正古又多加是知救人瘼者以重故為病源科索食者以惠能為軍政仲尼云百姓足君孰與不足臣之此言是稅徵所以勸文皇也伏惟深留宸鑒知以六軍方闕未可輕維

聖

兩稅之歸補酒鹽效則但不以折納為事一切以本色輸官又不以細配為名止以正稅加納則天下幸甚勅本朝稅科唯有兩稅至于折納比不施為宜依李琪所論應速稅合納錢物斛斗及鹽鐵等宜令租庸司指揮並準元徵本色輸納不得改更若金有移改即須具事由關奏

貴與馬氏曰同光三年是莊宗既滅梁蜀之後驕侈自恣危亡之時也然則琪言雖美詔勅雖一再祇虛文耳

明宗天成二年勅率土輸此茲輸王稅逐年生計祇在春時深虞所在之方無知之輩不自增修產業輒便搜括鄰里既稅分門酒嚴定制自今後凡關論稅乘土二月一日後州縣不得更

狀十月務開方新論對準格極理據到

長興四年五月五日戶部奏三京鄴都諸道州府逐年所徵夏秋租稅兼鹽趙折徵諸般錢穀等起徵條流如後

四十七處節候常早大小麥種麥晚五九月十五日起徵八月一日起徵正稅正稅正稅錢穀地頭種麥鹽及諸色折料六月五日起徵至八月二十日納足河南府華州耀州咸陽鄠縣陳倉陳倉延克沂徐宿沛中汝潁漢汝洛均房雍許邢洛磁唐隋鄆蔡同鄆銀汴趙復鄆宋毫蒲等州

二十三處節候差晚隨本處與立兩等期限

一十六處較晚大小麥種麥晚五六月一日起徵至八月十五

日納足正稅正稅錢穀地頭種麥鹽及諸色折料六月十日

起徵至八月二十五日納足正稅錢穀地頭種麥鹽及諸色折料六月十日

起徵至八月二十五日納足正稅錢穀地頭種麥鹽及諸色折料六月十日

起徵至八月二十五日納足正稅錢穀地頭種麥鹽及諸色折料六月十日

起徵至八月二十五日納足正稅錢穀地頭種麥鹽及諸色折料六月十日

起徵至八月二十五日納足正稅錢穀地頭種麥鹽及諸色折料六月十日

起徵至八月二十五日納足正稅錢穀地頭種麥鹽及諸色折料六月十日

起徵至八月二十五日納足正稅錢穀地頭種麥鹽及諸色折料六月十日

起徵至八月二十五日納足正稅錢穀地頭種麥鹽及諸色折料六月十日

起徵至八月二十五日納足正稅錢穀地頭種麥鹽及諸色折料六月十日

起徵至八月二十五日納足正稅錢穀地頭種麥鹽及諸色折料六月十日

起徵至八月二十五日納足正稅錢穀地頭種麥鹽及諸色折料六月十日

起徵至八月二十五日納足正稅錢穀地頭種麥鹽及諸色折料六月十日

起徵至八月二十五日納足正稅錢穀地頭種麥鹽及諸色折料六月十日

起徵至八月二十五日納足正稅錢穀地頭種麥鹽及諸色折料六月十日

起徵至八月二十五日納足正稅錢穀地頭種麥鹽及諸色折料六月十日

起徵至八月二十五日納足正稅錢穀地頭種麥鹽及諸色折料六月十日

起徵至八月二十五日納足正稅錢穀地頭種麥鹽及諸色折料六月十日

致堂相氏曰前代者全曰凡言稅者不得過四分每有水

旱許新災傷或下赦令蠲之而有司徵督如故農民不輸乃有怨讟故白蠲之說蓋不知今甲之文也足則赦令行一時之思以損人心令中者永久之制也失財賦險行君政陽行惠澤豈先王之用心哉三司吏不肯釋除逋負非獨其利在焉亦以在上之意吝于與而嚴于取也明宗能蠲二萬萬緒王能蠲三百萬石豈非蠲之時感德之事哉

晉天福三年所納田租勅人戶自量自樂

周顯德二年勅應自前改今後有逃戶莊四許人請射承佃稅納租稅如三周年內本戶未歸業者其桑土不以荒蕪并莊園

交還一半其承佃戶自出力蓋達到屋舍及栽種樹木園圃並不在交還之限如五周年後歸業者莊田除本戶增墾外不在交付如有荒蕪桑土承佃戶自來無力佃種依仰交割與歸業戶佃種其近北諸州限番人戶來歸業者五周年內三分交還二分十周年內還一半十五周年內三分還一分此限不在交還之限應有冒佃逃戶物業不納租稅者其本戶歸業之時不計年限並許論絕

三年至三司指揮諸道州府今後更稅以六月一日起徵秋稅至十月一日起徵夏稅為定制

又勅舊制歲進稅納絹布綾羅綺紗綾等幅闊二尺起來并

又勅舊制歲進稅納絹布綾羅綺紗綾等幅闊二尺起來并

又勅舊制歲進稅納絹布綾羅綺紗綾等幅闊二尺起來并

又勅舊制歲進稅納絹布綾羅綺紗綾等幅闊二尺起來并

又勅舊制歲進稅納絹布綾羅綺紗綾等幅闊二尺起來并

又勅舊制歲進稅納絹布綾羅綺紗綾等幅闊二尺起來并

又勅舊制歲進稅納絹布綾羅綺紗綾等幅闊二尺起來并

又勅舊制歲進稅納絹布綾羅綺紗綾等幅闊二尺起來并

又勅舊制歲進稅納絹布綾羅綺紗綾等幅闊二尺起來并

又勅舊制歲進稅納絹布綾羅綺紗綾等幅闊二尺起來并

又勅舊制歲進稅納絹布綾羅綺紗綾等幅闊二尺起來并

又勅舊制歲進稅納絹布綾羅綺紗綾等幅闊二尺起來并

又勅舊制歲進稅納絹布綾羅綺紗綾等幅闊二尺起來并

後並酒及二尺五分宜令諸道州府求并所納官絹每匹頭及十二兩其純細只要夾密停勻不定斤兩其納官細絹依舊長四十二尺

宋之稅絹尺度斤兩皆本于此

顯德五年賜諸道均田詔曰朕以干戈既弭雲海漸寧言念地征軍務極煩須議並行均定所冀永遠輕重卿受任方隅深窮治本必能制寒賦平分之意察鄉閭敦崇之源明示條章用分寄任矜路集事允屬推公乃命主散騎常侍父類等三十四人使諸州檢定民租

先時上覽元橫長慶集見在同州時所上均田表因令製案

成國直考其事以便觀覽遍賜諸道檢均定民租至是乃詔行之

教養金書卷之十七

歷代田賦考四

宋太祖建隆二年遣使度民田周宋遣使度田不實至是上精擇其人仍加戒飾未幾詔陶令坐括田不實杖流海島人始知畏

五代以來常檢視見墾田以定歲租吏緣為奸稅不均遠由是百姓失業田多荒蕪上聞之乃詔禁止許民開土州縣無得於括止以見佃為額江蘇市丁錢多五代偽國所創宋亦因之時有除免止齊陳氏曰用朝均田孔氏抑為編戶本朝竭偽開之數以數千萬計以其政之寬猛足以卜其受命之長短矣

又命課民種樹每縣定民籍為五等第一等種雜樹百母每歲二十為差桑棗半之令佐春秋巡視宣州言無隙地種諸德不應詔者乃令諸州隨風土廣狹不實課稅者不須責

國

遣使監輸民租悉五代舊額重徵之弊開式等坐監輸增羨賦秋帝益倉吏以多入民租察市

建隆四年詔令逐縣每年造形勢門內戶夏秋稅數文帳內須漏遺欠者須於限內前半月了足係見社文武職官及州縣等限前半月足詔諸州勿得違縣吏會宋諸道州府所屬縣每半年要稅糧料了單多是却違縣典上州會宋文勘

同姓糾聚數種周備使
四并書禁今後禁之

今諸州受民租籍不得稱分毫合勾銀厘絲忽錢必成文編帛
成尺票成升絲綿成兩新舊成束金銀成錢
記曰自順兵荒人民流徙州縣未嘗檢覆親鄰代輸其租自今
民有逃亡者本州具戶籍項面以聞即檢視之
乾隆四年詔曰出納之各謂之有司倘規毀於義緣必深務于
括充知光化軍張全標上言三司令諸處倉場主吏有羨餘票
改稿石留五萬束以上者上其名請行賞典此苟非舊納民租
私減軍食何以致之宜追寢其事勿頒行除官所定正耗外嚴
加止絕後大中祥符八年復詔禁諸倉羨餘

楊

乾隆初置義倉未幾而罷明道後屢議復不果中興後不知
何年復之真宗景德三年置常平倉唯沿邊州郡不置
開寶三年詔諸州府兩稅所科物非土地所宜者不得折配
六年詔諸倉場受納所收頭子錢一半納官一半公用令監司
與知州通判同支

止齋陳氏曰是歲令川峽入戶兩稅以上輸納錢帛每貫收
七文每疋收十文每石收八文絲綿一兩茶一斤桿草一束
各一文

按文獻通考頭子錢始于後唐天成二年至此始條均之宋
祖受命書統示留此無名之賦至紹興十年諸司錢物不復

分別並每貫收至四十三文足亦可嘆矣

八年詔今後民輸稅納絹不滿疋者許計丈尺納價錢毋得以
三戶五戶聚合成匹送納煩擾
三月詔曰西川尚存偏制牛驛死者華蓋輪官覓去之每匹
組二百石輸牛華一準錢十五百
瑞拱元年詔納二稅各路元限外可並加一月限元限見後
或俱限月其田數亦有發晚令有司臨時奏報納租官吏以限
外欠數差定其罰

二年以陳恕為河北東路招置營田使韓知古為河北西路招
置營田使先是自雄州東際于海多積水戎人不取由此入寇

順安軍西至北平二百里平曠無間多由北入敵者謂宜建阡
陌設溝洫植樹五穀以實邊康而限戎馬難進後數用兵岐溝
河朔農桑失業且戍兵增倍故遣恕等經營之恕奏奏成率皆
情得仰食縣官一旦使冬種甲兵春戰未報恐墮生不測乃詔
止禁營置置田事

淳化元年詔江南兩浙承偏制重賦流亡曰廢者宜令諸州籍
頃畝之數均其賦減十分之三以為定制乃游氏勸其耕種給
種五年州縣厚恩撫之

四年知雄州何承矩請于順安寨西引易河築隄為屯田以助
要害既而河朔頻年霖澍水潦河流滿溢隄壞城亞民舍復請因

積源處舊積為陝境大作稻田以足食滄州臨津合黃縣又上
書自言閭人開地種水田緣山導泉倍費功力今河北州軍後
塘甚多引水溉田省功易就三五年內必必獲大利乃以承
矩為制置河北沿邊屯田往諸州水所積處大墾田想元判官
發諸州兵萬人給其役凡種黃州平我破虜順安軍
與墾六百里置斗門引滾水灌溉初年種稻值霜早不成次年
方熟初承矩建議沮之者頗衆又武臣習攻戰亦恥于營葺種
稻又不成群議益甚幾廢役至是議者乃急荒瘠墾之饒民
賴其利

是年詔曰戶口之數悉載于版圖軍國所資咸出于租調近年

賦稅耗薄者糾紛州縣之吏非其人之地之宜不盡出小民
固已多辟下吏緣而為姦乃有匿舍而逃亡挾他名而冒耕
墾征役不拘于告樂收斂未盡于輕重宜示詢求以究情偽今
諸路知州通判限到具如何地平賦稅耗薄流亡之患郵緝窮
室塞毒幸及民間未便等事限一月附集以聞

先是知封丘縣曹玘上言玘向民若稅兄弟既壯乃析居
其田就聚稅于一家即棄去縣案所籍地除其租已而匿他
舍及冒名佃作預一切勘市上頗聞其弊乃遣提此保案察
京畿諸縣田租此等務苛刻以求課最民寔逃亡者亦搜索
於鄰里親戚家並追新籍甚為煩擾比數月罷之

太常博士陳靖上疏曰法未易通行也元祐命大臣或三司使
為租庸使或兼屯田制置仍得三司判官通通知民事者二人
為之或兩京東西十里檢賣荒地及逃民產籍之募耕作賜耕
者宜墾牛犁種食不足則給以軍錢別其田為十分黃州縣勸
墾給印紙書之分限最為三等凡縣管墾田一歲得課三分二
歲六分三歲九分最為下最一歲四分二歲七分三歲至十分者
中歲一歲五分未及三歲盈十分者為上最其最者令佐免選
或超資殿者即增選降資每州通以諸田為十分視殿最行賞
罰候數盡罷官也田悉用賦民然後墾人授田度地均稅約
井田之制為定以法頒行四方不過如此矣太宗謂呂端曰朕

欲墾井田願未能也請此策令朕意

墾以墾最速者令便之勸墾無失之能墾者不過此數但
令農得寧便成家耕者自多若欲三年之中荒田盡墾則曰

社勢必合舊籍新創既開舊籍及無如陸宣公之言矣

五年宋毫州牛多死官借錢全市牛有公予中允武元成
犁不用牛以人力運之詔依其制造成以給民甚賴之

五月詔曰作坊工官造弓弩月牛筋歲取于民吏習甚急或能
耕牛以保官非務農重穀之意自今後官造弓弩其縱橫用牛
筋他悉以羊馬筋代之

至道元年除兗州歲課民輸黃新荊子莢莢十六萬四十八百

因因金諸道轉運使按部內無名配率如此勸者以開悲端

之
六月詔勸田課州縣職土並許民請佃為永業仍蠲三歲租外

輸二分之州縣官吏勸民墾田之數悉著于印紙以俟旌賞
開封府言京畿十四縣自今年二月以前民墾者一萬二百
八十五戶訪聞多有坐家申逃及買逃戶桑土不盡輸稅以
本戶換佃姓名妄破官租及侵耕官佃近居遠佃妄稱逃戶
并以已租妄保于逃籍者詔嚴申並王用和等十四人分
行檢視限一月許其首露不獲沒所隱之稅詔下歸業者甚
衆

二年陳靖任時作監丞又上奏略曰臣請精收諸吏若道間任
之法俗勸課莫若申嚴最之科如是則游力必除墾土盡開營
子曰欲治其國先知其人欲知其人先明其地蓋漢帝有郡井
之制周人置三塗之官使其什伍相司里隣相保有無得以相
登巧拙得以相謀生產得以相均死傷得以相救危難得以相
助婚嫁得以相媒人願其家室守其口奔亡者無所匿遂移者
無所從故民有安土之意官無漏人之虞主政可行于民民心
可繫于主東家之額若知具有故周禮每至孟冬司徒獻其人
數王拜而受冢宰貳之乃命有司登于天府其民籍也如是及
東晉以來土斷其民比齊之問俗便其制陳亡隋亂紀紊綱勸

泊平李唐大華嶺獎乃有村正掌其田野坊正司其邑邑大約
科條與今相類然以彼時村正坊正皆選強幹疎平州官縣官
悉知丁口存歿三年一造戶籍二本一本供省司一本在縣主
將一本納州縣對隱一戶則罰加守軍漏一丁則罪連鄉隣故
得上盡其心下竭其力互相檢誣無敢同欺加以糾捕盜賊督
課租賦隨其等級並有勸懲今則州縣不整天府未開其必罰
將數有滿州司亦因而無言存亡任于里胥增減由于田畝地
有姦惡至窮露以方知戶有死亡過差獲而始報夫如是得不
掩誠其疾而使復本歸農者哉故曰版籍未精也又地者穀之
所生穀者人之司命地不耕無以取其穀穀不熟無以養其人

是以古者宅不毛田不闢皆有里布之率墾界之租蓋勉其勤
勞而罰其怠惰也漢詔洪範八政以食為先宜厚農薄賦全與
孝弟同科其重農也如是及孝平元始之初有大農御史之制
勸課耕桑未踰三載墾田九百萬頃又晉司徒石苞奏郡縣農
桑未有嚴最宜增官屬有所巡檢帝命其官民獲其利泊後或
弛不可傳論逮乎李唐開元則立口分永業各定頃畝隨其等
級於事雖涉大煩亦可體為常式但臣切見勅命下諸州保置
農師勸人復本雖有其詔詎無其主張坊村得以因循郡邑不
廉嚴最遂使耕種之力尚遺畝畝之間故曰勸課未備也倘陛
下不違前非即乞攝令村坊加之保伍隨其土斷不問僑居浮

浪之徒悉歸版籍然後按其人數授以土田五家為隣五隣為保連相檢察以農桑勿容游食之徒勿縱惰耕之子更示殷最勵彼屬官或有不曠功則陞以爵賞人有游力則降以典刑自然上下相承小大無隱良嚆幸而再闢游民為而復歸故曰精版籍莫若遵周伍之制備勸課莫如申殷最之科 請任太常博士直史館又乞從京東西路首勸課略曰方今天下土田除淮海江浙荆湖兩廣河東以外郡縣各在遠處或廢或闕假使勸課必行即日未見其利又古者強幹弱枝之法必先富實于內散騎指以京畿之地南北東西環遶三三二十州連接三數千里其田之耕稼者十練二三又其耕稼之田所入租稅者

十無五六既有坐家破逃之戶又有惰農廢業之夫坐家破逃則為偽曰生配率科數無所不行矣情農廢業則游手日衆事益殺傷無所不至矣漢武帝之日書封至相田十秋為富民侯以趙過為搜粟都尉過執事于公能為代田教力教人入獲其利又孝平始中置大農都並十三人入郡一州勸課農桑不二年内定墾田八百二十七萬五百三十六頃家給戶足國用元

以待罪籍條趙過之用以贊十秋之謀其他給受田疇最官更制新戶之屬籍塞舊戶之姦孰定差徭賦稅之等差約備積華運之利密有法度可以經久有行用且合機軍事無巨細臣悉請勸大農之可否悉詳職之是非與與士竭公共之心助陛下敬神明之靈賜有利還無有鬼神苟違斯言寧逃自孽又曰臣嘗奉使四方深見民曰之利害污萊極目膏腴坐廢亦加詢問頗得其由皆謂書累下許民復業蠲其租調寬以歲時然鄉縣之間授之尤甚每一戶歸業則剝蝕所由朝耕尺寸之田暮入差徭之籍迫脅賁問繼踵而末雖蒙蠲其常租實無補于損益況民之流徙始由貧困或避私債或逃公稅亦既亡避則鄉

里檢其資財至于室廬什器桑棗材木歲計其直或鄉官用以輸稅或債主取以償還生計窮無所詣以茲浮陽絕意耕耕如授臣斯任則望備以開曉之田廣募游惰之輩誘之耕墾未計賦租斯令別置版圖復置從事耕桑之外更課令益種雜木蔬菓芋薑羊犬雞豚給授桑土海鹽井田營造室居使五保伍連于養生送死之具優吊問饋之資咸俾經營並全條制俟至三五年間生計成立懇求懷土即計戶定租量田輸稅以司農斯附之名籍合計府儲收之簿書斯實敦本化人之宏畧也若民力有不足官備繕織或以市穀糴或以營耕具凡此給受委于司農比及秋成乃令備預候時折估納之於倉以成數聞

白戶部上覽之書謂宰相曰請此奏是實理可舉而行之正朕之本意因召對與論令條對以開請又言此民復業及舊客請佃者妻農官勘驗以給授田土收附版籍州縣未得發其基役其之糴種耕牛者令司農以官錢給借其田稅肥瘠為三品上田人校百畝中田百三十畝下田二百畝並五年後收其租亦以計百畝十收其二其宜墾荒非及桑榆柳種藝之地每戶及十丁者給百五十畝七丁者百畝五丁七十畝三丁五十畝二丁三十畝除桑功五年後計其租餘悉蠲令常參官於兼職州縣中各舉所知一人堪任司農丞者分授諸州通判即領農田之務又應司農官屬分下諸州或張皇紛擾其事難成聖許

臣領三五官吏於近甸寬鄉設法招撫後規畫既定四方游民必盡應至乃可推而行之呂端曰請所立田制多改舊法又大費費用聖以其狀付有司議乃詔鹽鐵使陳恕等共議請如靖三秦乃詔以靖為勸農使按行陳許蔡穎鄭唐汝等州勸民墾田以火理寺丞皇甫遵光銀寺丞何亮副之還奏上言功難成須要其事上志在勉農猶請經度米幾三司以為費官錢多為一水旱他遂撤失其事遂寢時陳亮等亦有奏勸於陳許等州用水墾田按諸事失矣而三司計費亦不能成則為不次禁行之可無工費浩大之虞乎

直承咸平二年詔曰前許民戶請佃荒田未定賦稅如開拋棄本業一向請耕荒田宜令兩京諸路曉示應從來無田稅者方許請佃係官荒土及遠年落業荒田候及五年官中依前數於十分內定稅二分為永額如見在莊田土官願於例近請射及舊有莊產後來地移已租別人請佃徵稅無路歸業者亦許請射州縣別置籍抄上送考閱奏其官中放牧墾用田土及除限逃戶莊園有主荒田不得悞有給付如拋本業稅稅東西改易姓名求請射者即仰歸本貫勘斷請田戶吏長常切安撫不得攪擾咸平六年廣平轉運使馮瑋上言原橫屬白州民田雖耕墾未

得稅已命官檢括令盡出常租上曰避方之人宜省稅賦至命停罷

七

時順安軍威虜軍保州定州鎮武軍皆有屯田

八

景德五年知秦州何蒙上言本州二稅請以金折納上曰若是則盡罷耕農矣不許

大中祥符元年詔要稅諸州軍所納大小麥納外殘欠許以秋

色斛斗折納其歲轉運使陳請論江南納金日正稅色斛斗折納外暴征一十四件納至今正稅

九

五年上以江淮兩浙路稱旱即水田不登乃遣使就福建取占

城指三萬斛分給三路為種糧民田之需仰諸路之嘉禾稻也內出種法令轉運司揭榜示民其指比中國者種長而無芒粒

差小不擇地而生

六年知瀋州呂夷簡請免稅河北農器諸器悉免輸等

天禧四年詔諸路提舉刑獄糾正為勸農使使臣為副使取民

籍視其差等不如式者懲辦勸農民以時耕墾招集逃散檢

括陷稅凡農田事悉領焉自景德中置勸農之名然無職局至

是始置局案籍印給之

天禧末諸州屯田總四十二百餘頃而河北屯田歲收二萬九

千四百餘石保州最多逾其半焉所入不多利在畜水以限戎

馬而已江淮兩浙承南唐吳越舊制皆有屯田多賦民輸租

開寶末天下墾田二百九十五萬三千三百二十頃六十畝

至道二年墾田三百一十二萬五千二百五十一頃二十五畝

天禧五年墾田五百二十四萬七千五百八十四頃三十二畝

大凡租稅有數帛金鐵物產四類穀之品之一曰粟二曰稻三

曰麥四曰黍五曰稷六曰菽七曰雜子

粟之品七曰粟小粟粟穀粟米粟米稻之品四曰粳米

糯米水穀早稻麥之品七曰小麥大麥青稞麥穗麥青麥白

麥蕎麥黍之品三曰黍蜀黍黍稷之品三曰稷林稷稷稷菽

之品十六曰豌豆大豆小豆綠豆紅豆白豆青豆楊豆赤豆

黃豆胡豆落豆元豆草豆菜豆雜豆雜子之品九曰脂麻床

子椰子黃麻子藤子菰子藜子荏子葦子

布帛絲綿之品十一曰羅二曰綾三曰絹四曰紗五曰純六曰

紬七曰雜折八曰絲線九曰綿十曰布葛

金鐵之品四一曰金二曰銀三曰鉛四曰銅鐵錢

物產之品六一曰六畜二曰蠶絲三曰茶葉四曰竹木麻

草芻菜五曰藥油紙薪炭漆蠟六曰雜物

六畜之品三曰馬羊猪齒羊細毛之品七曰象牙鹿皮麋皮

牛皮棧錫雜物什之品四曰錫甲箭竹箭若葉蘆葦木之

品三曰桑柘楮皮麻之品五曰青麻白麻黃麻冬麻單之

品五曰紫麻莢紫草紅花雜草之品四曰草棉棉草草油

之品三曰大油桐油魚油蠟之品五曰大灰紙三抄紙葛紙

小紙皮紙薪之品三曰木柴薪柴柴薪雜物之品十曰白礬

香桐子麻鞋版毛鋪鹽器器器器器器器器器器器器器

歲賦其類有五曰公田之賦官莊屯田營田賦民耕而收其

租者是也曰民田之賦百姓各得專之者是也曰城郭之賦

宅稅地稅之類是也曰雜變之賦牛犂雜食鹽之類隨其

所出變而輸之者是也曰丁口之賦計丁率米是也其輸有

常而所以有餘補不足則移北輸彼移近輸遠謂之支移其

入有常物而一時所需則變而取之使其直輕重相當謂之

折變其輸之遲速視收成豐歉而寬為之期莫有至十月秋

有至明年二月者所以紓民力也責與馬氏曰自祖宗承五

代之龍王部所至首務去民疾苦無名苛細之數則華殆盡
尺蠖耳粟無所增益一遇水旱徭役則竭除倚關殆無虛歲
倚關者後或歲山亦輒竭之而又曰制不立賦稅轉易丁口
隱漏兼并偽冒者未嘗敢故賦入之利視古為薄丁謂嘗
曰二十而稅一者有之三十而稅一者有之蓋謂此也

乾興元年十一月時仁宗已即詔限田公卿以下毋過三十頃

樹前將吏應復役者毋過十五頃止於一州之內而任事者以
為不使勞廢又禁近臣並別業京師又禁寺觀毋得市田

天聖初詔流民積十年者其田聽人耕三年而後收賦賦舊額
之半後又詔流民能自復者賦亦如之既而又與流民期百司

復業蠲賦役五年或舊賦十之八期盡不至聽他人得耕

時天下生齒日繁田野多闕獨京西唐鄧間尚多曠土唐州

開田尤多入單募者十八九或請徙戶實之或議以卒屯田
或請廢為縣嘉祐中趙尚寬守唐州勸募來歲餘流民自
歸及自他所至者二千餘戶引水溉田或數萬頃詔增快賜
錢留而任

寶元中詔諸州自上兩籍為令

慶曆七年蔡州通判劉敞論折變當隨土之宜疏略曰臣聞聖
王之處民也順其性是故居山者不使居川居川者不使居山
原其取民也任其宜是故山不以其為賦川不以其材木

為貢蓋順其性者知天者也任其宜者知地者也聖王之功不
變天地是以其養易足其教易成其求易供其取不遺今之時
善言政者莫不欲富民教富民而常患奪其財者由有司取之
及其性而求其財是以困窮臣所治州十縣其五皆種蠶
而有司乃使以蠶與蠶為賦一不如弱吏營生之若此者上則
不悅天下則不困于地中則不悅于人去聖王之功遠矣臣願
救諸路轉運使必不得已而折變變其所有毋變其所無變其
所得毋變其所不得則民疾不同矣

時張方平上屯田論曰臣聞古者師役不踰時無遠征久戍
之弊宿軍轉饑之費故在三代無屯田之事降及秦漢廢版

封畧變弊中夏遼事胡貊扼代之後兵馬常立永嘉東徙遂
成南北分疆占城各相戍守力穡之夫解波甲之士素曠日
持久兵勢未解而屯田之利無矣漢世姑訓戰射士設屯于
曠地元國復營先寒見留佃于池臺親武之經畧四方取濟
新穎之積蓄代之屯征吳會仰給江淮之儲唐太宗既定天
下思收散兵權省國用遂因隋制相要衛以設府計陳地而
置屯三時務農一時講武居則有杆城之備而原食自足動
則備調策之備而我事無廢及明宣時宇內之泰寧承國力
之全盛府兵耗散田萊不墾後又傳折衝府五武士帳于是
乎罷丁兵而有正兵矣范陽構禍日尋干戈代宗德宗專用

姑息自諸方撤之任從策營田之名荷斂之夫策踞待哺至
憲宗時有司上元利國計請校天下兵農之數率以兩戶而
資一卒人力調弊可弊而知天下兵食之策遂離而不復焉
今國家之務莫大于養兵議者有說屯田之策而或者援為
異說謂聚眾邊境戰守相持而後有屯田之車未聞平時興
屯于內地則昔者東極遼東之跡邇布京畿鄧艾正始之謀
近緣陳項晉荀羨與石覽之制分界東陽齊稽璜置懷藏之
屯乃在河內唐氏府兵既出天下相望後上元中國洪澤為
陵之饒大資國用我朝自唐汝河朔之郡皆有田務此固不
待邊境而後有屯田也今淮陽新昌汝南之域人希土曠地

夫

力不盡焉接車轉便於漕發雖內師禁旅更出就食往往決
日不廢衛護又東平鉅野至于彭城率多閒田民力不難決
河之所墾淤皆為沃野歲所收入來自濟汶漕而北河可至
河北東境而入廣利渠可至太倉曹南陶丘可為廣曠置屯
之地無便于此江淮之境人稠土狹田無休易何以布屯且
國家歲漕東南之粟度其運致費已鉅倍此為謀之迂也或
者曰唐氏之前兵農同業本調取于農故可任于農事今
之軍士皆市井雜習本情游之民至于無所容然後入于
軍籍且其驕也久矣是可使之寒耕暑耘者乎曰昔之為屯
田者多在師旅之中解甲宵而親耒耨耨耒耨而親于戈

使入勞農之憾也惟所御用之而已又況四方無事邊疆無
役衣食足而起居時安家室而守妻子使趨南畝各食其力
又何嫌焉漢氏之屯田也發北刑為唐氏之屯田也募百姓
為唐氏之屯田也置營卒為後魏之屯田也借民力為唐氏
之屯田也以府兵為或兵或民惟所用者今天下浮戶依強
家而為佃客者取分末之利輸大半之粟由無以自業也倘
便制招來隨之以利寬其賦入復其他徭則顧屯之夫誰員
而至矣魏置典農之官曹司力穡之事功勞報賞為法必信
因使各陳簡其強壯教之角射賞其精力古者因農事而寄
軍令蓋此之謂則是募屯田夫得屯田兵也居則稼穡之入

屯

用則戰勝之士不衣庫帛不食陳穀是驕卒可放省屯倉可
待蓋雖有凶荒水旱之憂而軍不乏乎儲峙民不增乎橫賦
建屯之利其亦博矣

細思此策優制招徠以誘佃農則富家相戶奔趨而往又
取其荒蕪田地者而置之則富家之田不限而自棄矣然
取游惰而驅之于農春秋補助以養恤之天下之力田者
必衆矣十年之閒經營溝洫疆界可以無事驕俗而井田
可使然必擇節要養使國家先有六年之蓄可以捐棄數
年之租然後可為不然新田既急于見效舊田又慮其無
征待米而炊何暇及此

方平又上論請均定壤賦請回王畿之制立占田之限

宋景朝通飢賑貸有常仁宗英宗一過災變則避朝服損膳撤樂悲懼脩省見于顏色惻怛哀矜形于詔令其德存矣災之所被必發倉廩賑貸或平價以糶不足則轉漕他路粟以給又不足則募富人入粟秩以官爵收是則出內藏或奉宸庫金帛或諸祠部度僧牒東南則留禁運司或漕米或數十萬或有萬石濟之賦租之未入未備者或雖不取或索取之或倚國以須聖年寬通及休力役賦入之有支移折變者皆之應給禁諸若和糴及科率追呼不急幼農者罷之薄關市之征鬻牛者免耕利有可與民共者不禁水鄉則鰥寡無蘇之稅民流亡者

大

開津毋責渡饑過京師者分遣官諸城縣以米所至舍以官第為渾糧食之或賦以閑田或聽募軍結老幼不能自存聽官司收養困飢疫若厭溺死者官為瘞埋祭之厥溺死者加賜其家錢粟煙為害則募捕以錢若果易之煙子一升至易穀粟三斗或五升下詔州郡戒長吏存拊於民緩課墾省刑罰飢民初困害者薄其罪足以戒監司俾察官吏之老疾罷慢不仕職者問遣內侍存問災甚則遣使安撫其前後所施火器如此初天下沒入戶絕田官自鬻之至嘉祐二年樞密使韓琦請留勿鬻募入耕收其租別為倉貯之以給州縣郡內之老幼貧疾不能自存者謂之廣惠倉領以提點刑獄歲終具出納之數以上三司

戶不滿萬留田租十石萬戶以上二萬戶留三十石三萬戶四千石五萬戶六千石七萬戶八千石十萬戶以上留萬石田有餘則常如舊四年詔改隸司農寺州選官二人主出納歲十月則遣官驗視應受米者著其名于籍自十一月始三日一給米人一升仰耆半之次年二月止有餘乃及諸縣量其大小而均給之其大略如此慶曆八年河北京東西大水大飢人相食詔出二司錢帛賑之流民入京東者不可勝數知有州縣獨擇所部豐裕者五州勸民出粟得十五萬斛益以官廩隨所往貯之擇公私廩舍十餘萬區散處其人以便薪水官吏自前導待關寄居者皆給其祿使即民所聚避老弱者廩之山林河泊之內有

光

可取以為生者聽流民取之其主不得禁官吏當督其勞約為奏請使他日得以次受賞于朝率五日輟遣人以酒肉糶飯勞之人人為盡力流民有死者為大家焚之謂之糞塚自為文祭之及流民將復其業又各以速遞受糧凡活五十餘萬人募而為兵者又萬餘人上聞之遣使慰勞就遷其族鄉曰救災守臣職也解不妄前此救災者皆聚民城郭中煮粥食之飢民聚為疾疫及相踴躍死或待次數日不食得粥皆僅仆名為救人而實殺之所謂立法簡便周至天下傳以為法

曾鞏據災議曰河北地震水災隳城郭壞廬舍百姓暴露之食主上憂憫下嚴刑之令遣持節之使思甚厚也然百姓患

于暴露非錢不可以立屋處于之費非粟不可以飽二者
不易之理也非此二者雖主上憂勞于上使者勞于下
無以拯其患塞其求也有司建官請發倉庫與之粟壯者入
日二升幼者人日一升主上不從日而許之賜之可謂大矣
然有司之所言特常行之法非當計終始見於衆人之所未
見也今河北地震水災所毀壞者甚衆可謂非常之變也道
非常之變者必有非常之思然後可以振之今百姓暴露
食已廢其業失使之相率日待二升之粟於上則其勢必不
暇于他為是農不復得脩其畝畝而不復得治其貨賄工不
復利其器用閭閻民不復得轉移執事一切棄百事而專意于

待升合之食以偷為性命之計是直以餓殍之養養之而已
非深思遠慮為百姓長計也以中戶計之戶為十人壯者六
人月當受粟三石六斗幼者四人月當受粟一石二斗率一
戶月當受粟五石難可以久行也則百姓何以賒其後久行
之則被水之地既無秋成之望非至來歲麥熟之時未可以
罷自今至于來歲麥熟凡十月一戶當受粟五十石今被災
者十餘州州以二萬戶計之中戶以上及非災官所報不仰
食縣官者去其半則仰食縣官者為十萬戶食之不偏則為
施不均而民猶有無告者也食之偏則當用粟五百萬石而
足何以辦此又非深思遠慮為公家長計也至於給授之際

有淹連有均否有真偽有會集之擾有辦察之煩而置一差
皆足致斃人而而之氣久蒸薄必生疾病此皆必至之害
也且此不過能使之得旦暮之食耳其於屋廬構築之費將
安取哉屋廬構築之費既無所取而就食于州縣必相率而
去其故居雖有頽墻壞屋之尚可完者故材舊瓦之尚可因
者什器衆物之尚可賴者必棄之而不暇顧甚則殺牛馬而
去者有之伐桑柘而去者有之其害可謂甚也今秋氣已半
霜露方始而民露處不知所蔽蓋流亡者亦已衆矣如不可
止則將空近塞之地失戰關之民此衆士大夫之所慮而不
可謂無患者也空近塞之地失耕桑之民此衆士大夫所未

慮而患之尤甚者也何則失戰關之民與時有警邊戍不可
以不增備失耕桑之民與時無事邊疆不可以不資矣二者
皆可不深念無萬一或出于無聊之計有窺倉庫盜一粟之
粟一束之帛者彼知已負有司之禁則必為賊鼠竄竊再鋤
拔于草莽之中以打漁獵之吏疆者既眾而動則弱者必隨
而聚矣不幸或連一二城之地有枹鼓之警國家胡能晏然
而已乎況今外有夷狄之可慮內有郭祀之將行安得不防
之未無儲之于未萌也然則為今之策下方祇之詔賜之以
錢五十萬貫貸之以粟一百萬石而事足矣何則今被災之
州為十萬戶如一戶粟一石得錢五十千下戶常產之資平日

未有及此者也彼得錢以充其居得粟以給其食則農得修其畝而商得治其貨賄工得利於是用開民得轉輸執事一切得獲其業而不失其常止之計與專意以待二升之糜于上而勢不暇乎他為豈不遠哉此可謂深思遠慮為百姓長計者也由有司之說則用十月之費為粟五百萬石由今之說則用兩月之費為粟一百萬石況貨之於今而取之於後足以振其艱乏而終無指千儲蓄之實所實費者錢五鉅萬貫而已此可謂深思遠慮為公家長計者也又無給授之弊疾疫之憂民不必去其故居苟有顛牆壞屋之尚可完者故材舊瓦之尚可因者什器衆物之尚可賴者皆得而不失況

至

于全牛焉保舉其利又可謂甚也雖寒氣方始而無暴露之患民安居足食則有樂生自重之心各復其業則勢不暇乎他為雖驅之不去請之不去適矣天下之民開闢國家措置如此思澤之厚孰不震動感激悅主上之義于無窮乎此策然則戶口日增而下戶未必無其

實惠不可不擇人以書行之

皇祐中作寶政殿于苑中每歲詔輔臣觀刈穀麥畢復出郊

是時墾田二百二十八萬餘頃

治平中四百四十餘萬頃治平三年河北屯田三百六十七

萬頃馮氏曰皇治平三司皆有會計錄其間相去不乃二十

年而墾田之數增倍以治平數視天禧則猶不及而叙治平

錢者以為此時計其賦租以知頃畝之數而賦所不加者十居其七率而計之則天下墾田無慮三十餘萬頃矣蓋祖宗重民未嘗窮按故其得其實姑若其可見者如此治平中墾田見于籍者指四十八萬餘頃景祐時諫官王素言天下田賦輕重不等請均定而歐陽修亦言秘書丞孫琳嘗往洺州肥鄉縣與大理寺丞郭誥以千步方田法括定名田願召二人者三司亦以為然上詔於吏部禁汝四州擇尤不均者均之於是遣諸縣州縣首括一縣得田二萬六千九百三十餘頃均其賦于民既而諸言州縣多虛田未可盡括朝廷亦重勞人遂罷論者謂朝廷徒恤一時之勞而失經遠之慮

其後田京知滄州均無權田蔡挺知博州均無權田高唐田賦增賦若干既而或言滄州民以為不便詔如舊嘉祐時復詔均定違官分行諸路而秘書丞高本在途中獨言不可均已而復罷歸均數即田而已

神宗熙寧二年分遣諸路常平官使察領畝田水利事應吏民

能知土地種植之法除墾河澤填堰溝洫之利害者皆得自言

行之有毀隨大小加賞

四年河北屯田司陳君宜歲所入亦不償費詔遣屯田不給

水陸悉募民租佃罷屯田務收其兵為州縣軍

五年重修條定方田法八月詔司農以均稅條約并武備之天下

以東西南北各千步當四十一頃六十六畝一百六十步為一方
方並以九月縣以令佐分地計畧隨源平澤而定其地則赤
淤黑壇而辨其色方量準以地及色參定肥瘠而分五等以定
稅則至明年三月畢揭以示民一季無訛即書戶帖連註帳付
之以為地持均稅之法縣各以其租額稅數為限舊嘗收蠶麥
如米不及十合而收為升絹不滿十分而收為寸之類今不得
用其數均攤增展致滋舊額凡越額增數皆禁之若舊園不屯
及桑所食利山林陵地港溝墳墓皆不立稅凡田方之角立土
為坪植樹野之所宜木以封表之有方帳有莊帳有甲帖有戶
帖其分煙折生典賣割移官給契照舊傳皆以今所方之田為

正全既與乃以濟州鉅野尉王曼為指教官先自京東路行之
諸路徵為六年詔土色分五等疑未盡下郡縣物其土宜多為
等以期均當勿拘以五

如東

如東

司農者請立勸農種桑法天下民種桑柘毋得增賦
七年詔從節閭南之諸京東十七州選富四員各主其方分行
郡縣各以二年為任又詔每方差大甲頭二人小甲頭三人同
集方戶令各親步而方曰官驗地色各勸甲頭方戶同定詔發
傷路分權罷
元豐元年詔京東路民許方田未實其先擇期詔最多一縣
據各等第酌中立稅候事無訛即案以次縣施行

唐

唐

唐

五年開封府言方田法取稅之最不均縣先行即一州而及五
縣歲不過兩縣今府界十九縣準此行之十并乃定諸歲方五
縣稅之其後必歲給農隙乃行而縣多山林舊或行或否
是年都水使者范子淵奏自大明抵乾寧跨十五州河使地
凡七千頃乞募民耕植從之先是中書言黃河北流今已淤
斷恩冀下流退背田土頃畝必多深慮權豪橫占及舊地主
未歸乞詔河北轉運司候朝廷差朝臣同司職官同立標
幟方許受狀定租給授
提舉熙河營田康誼言新復土地及命官分畫經界選知田
兩軍人給一頃耕之餘悉給弓箭手人加一頃有焉者更加

五十畝每五十頃為一營四塞堡見缺農作兩軍乞許於秦
鳳涇原熙河三路選募兩軍及馬廼鋪卒獨行者人給裝銀
二千從之

八年帝知官吏奉行多致撓撓詔罷方田天下之田已方而見
子緒者至是二百四十八萬四千三百四十四有九頃云
天下總田京一十八路田四百六十一萬六千五百五十六頃
內民田四百五十五萬三千一百六十三頃六十一畝官田六
萬三千三百九十三頃
宋之方田不為甚矣而豐田之數止此為民以為祖宗重祿
民未嘗窮耕田之無賦稅者不止于十之七此特計其賦租

是年樞密院上河東經界司之言曰去年出兵耕種木瓜原地凡用將兵萬八十餘人馬二千餘匹費錢七千餘緡穀近九千石糶糧近五萬斤草萬四千餘束又保甲守禦費緡錢千三百束三千二百石役耕民千五百疋牛千具皆強民為之所收米粟蕎麥萬八千石草十萬二千不償所費又借轉運司錢穀以為子種至今未償增人馬防拓之費仍在年計之外慮經界司來年再緣耕種乞早賜約束詔諭呂惠卿毋蹈前失

照河多美田朝廷委提點秦鳳刑獄鄭民愚興民田秦鳳官屬以集其事而樞密使吳元請因舊制手做古勅曰法行之

熙寧九年正月民愚言祖宗時營田皆置務真化中河北有也
定州保州營田務爲屯田務天聖四年廢何承矩建議于
密州營田務廢曆元年陝西置營田務
河北元祐初歐陽脩募弓箭手于河東陳杞韓知古招置
營田于河東北范仲淹大興屯田于陝西取型置
屯田襄州二年章惇初禁沅州亦爲屯田務七年正以極邊
多不耕之地並邊多泥塗之餘固地之利以耕耘贖師旅
而省轉輸此所以爲危遠實塞之要務足固安民之至計也
然屯田以兵營田以民固有異制
民如范州田塞三制
減
平中襄州營田既調夫矣又取鄭州之兵長營田不揭以民
也熙寧間遼州營也不限兵民皆取給用是屯田不揭以兵

也至於招弓箭牛不盡之地復以募民則兵民參錯固無異也然前後施行或以侵占民田為據漢吳於振或以差借轉大為據咸平二年取望萊州他大或以諸郡括牛為據慶曆間范滂批諸郡牛為據或以兵民雜耕為據又或以諸路兩軍不習耕種不能水土為據元二年九月提舉河東屯田京至于歲之所入不償其費遂又報罷惟因弓箭牛為助田法一夫受田百畝別以十畝為公田得之自備種糧出力歲收一石水旱三分除一官無厚餘之費民有耕鑿之利若可以為便矣然弓箭牛之招至者未能安其業而種糧無所仰給且又費其精力于公田慮人心易搖乞候稍給推行

凡屯田之難行備見此疏蓋宋時休息百姓略不敢拂之所
以如此至元則屯田最多至明祖而盛極矣

徽宗崇寧三年寧臣蘇京等請復行方田從之推行自京西北西路始

四年尚書省言諸妄說方田條法屬惑愚民致賸價賣斷田業或毀伐桑柘者杖以曉衆從之 監祭御史宋瑄羅言元豐方田之法廢且二十年稽史綴去案稿棄民毀壞漆界乞按視補葺詔行下

七月詔方田路分令提舉司視稅最不均縣每州歲方一縣或兩縣遇災傷權罷

知開封府太康縣李百宗上言州縣官吏有苛簡懷異之人往往以本縣熟熟為災傷以避推行或有好進之徒以人戶實被災傷妄為熟熟務要整求恩賞殊不能顧朝廷使民之美意乞覺察禁治從之

五年詔罷罷方田

大觀二年詔復行方田

四年詔去歲諸路災傷應已經方量而高下失當見有陳辭未為準事合依已命權罷其賦稅依未方時舊則輸納

詔方田官吏非特妄增曰稅又兼不食之山而方之俾為單之直民戶因此弊業失所監司其推原本制悉加改正毋

失其舊

五月有上言朝廷行方田之法外路官吏不遵詔令數於舊管稅額之外增出稅數號為壹割其多有邑之間及數萬者望下逐路將增稅縣分重行方量依條約定稅數不得于元額外別有增損昔令提刑司體量詣實開奏

宣和元年臣僚言方田以均天下之稅神考良法陛下推行今十年告成者六路可謂復而不迫矣御史董受新乃有二百餘畝方為二十畝者有二頃九十六畝方為七十畝者受州之瑞金是也有稅銀一十三錢而增至二頃二百者有稅銀二十七錢則增至一萬四百五十者受之會昌是也蓋方量官憚于跋

履並不躬親而行總拍率驗定土色一付之胥吏想詔常平使者密行檢索若失按弊它時有不平則明加貶黜改正詔令諸路提刑司體問

三年詔罷諸路方田又詔自今諸司毋得起請方田諸路未方田縣分已方量賦役不以有無論新舊如舊額輸稅民因方田而逃移歸業者通欠並放

按即方田一事宋之國是如此其賦也

宣和間言者謂物有貴賤價有低昂估賣賤之物俾民輸送折價既賤輸官必多則公私之利而州縣之吏但計一方所乏不計物之有無貴民所無其費無量至于支移底量就無

天

理則宜然然民賦吏故權欺以就豐換輕貨以賤價需官其利自倍而下貧之戶各色支移估直既高更益脚費視富戶反重困之適墮困于追所又非法折變既以絹折錢又以錢折麥以絹較錢錢倍于絹以錢較麥麥倍于錢最轉增加民無所訴前後奏請帝必為之中禁以定法而有司終不承惻怛之意焉

教養全書卷之十八

歷代田賦考五

高宗紹興元年江西湖南宣撫大使朱勝非言民間之病正稅
外科穀煩重稅米一斛有輸至五六斛稅銀一緡有輸至七八
緡者七年知楊州是公武言朝廷以臨淮荒殘未行租稅民獲
蒙與創戶者雖附陌相望惟後來稅重開之官者雖見一二昔
晚唐民務稼穡則增其租故播種少吳越民墾荒田而不加稅
故無曠土聖詔兩淮更不增賦庶民知勸詔可

按上兩條可見當時田或無稅或一斛之稅納至七八斛者
不均田何以立國

田賦使知荆南府解秦措置荆南歸以荆門公安五州營田

其後漢食仰給省縣官之半

是時兩浙州縣合納綿綿稅絹茶絹鹽錢白米六色皆以市價

折錢却別科米麥有一畝地納四五斗者京西根柢隱田增添
租米加重于舊湖南有土戶錢折稅錢錢稅引錢名色不

一自秦檜兩相密諭諸路增民稅七八萬建言國家經費惟

仰二稅間乞蠲免理宜禁絕高宗自海道回

紹興二年工部侍郎李相言平江府東南有逃田湖溇相連墾

岸久廢歲失四萬三千餘斛乞招誘流民疏導耕墾其不可節
工者蠲其額又郡民之陷南者棄田三萬六十餘頃皆當以舊

佃戶諸縣已立定租額計以二年歸業圭田瘠薄已以舊額為
痛願除其不可耕之田損其已定過多之額後皆次第行之

三年戶部言人戶拋棄田產已詔三年外許人請領十年內雖
已請領及撥充職田並聽理認歸業官司占田不還許起訴
如孤幼兒女及親屬合得財產之人妻守令而問來歷取契索
照如無契照勾勒者保鄰佐照證得實即時給付或偽冒指占
者論如律如州縣沮抑及奉行不虔隱匿曉示妄監司按治從
之

此弊政也客齋洪氏所謂有舍主物業三五十年妄人詐稱
逃戶子選以錢買吏而奪見佃者其自此始乎此可為戒而

不可法也同顯德之詔頗為折中

三年德安復州漢陽軍鎮撫使陳規做古屯田有逃戶歸業者
收準訖之過三年者不受理凡軍士所屯之田皆相驗監立為
堡塞其弓兵等半為守禦半為耕種如遇農時則就田作有警
則充軍用凡耕種則必少增錢糧秋收給斛斗賜賞依餉田客
戶則例餘並入官凡民戶所營之田水田賦稅米一斗陸田
豆麥夏秋各五升滿二年無欠輸給為永業兵民各處一方流
民歸業漸眾示異堡塞屯聚凡屯田事務營田司兼行營田事
府縣官兼行更不別置官吏
高宗時章誼奏曰朝廷必欲家給牛種人給錢糧然為勸耕財

通

力所不能足必欲今年借貸收租然後為見效則豈必有不
可必苟舍此二事而捐其地于財力可辦之人使人自勸耕家
自竭力而兵食策足公私並濟見效于數年之後甚大惠也
五年已回郎中樊憲言荆湖南興兩浙膏腴之田彌豆數十
里無人可耕則地有遺利中原士民扶携南渡數十萬人則入
有餘力今若使流寓失業之人盡田荒閒不耕之田則地無遺
利人無遺力以資中興

六年右僕射張浚奏改江淮屯田為營田凡官田逃田並拘籍
以五頃為一莊募承佃者命五大將劉光世韓世忠張俊飛吳
玠及江淮制置利路帥悉領營田使又置司建康尋罷仍帥臣

兼領吳玠在川陝營田八百五十四頃約收二十五萬石補助
軍糧初治褒城堰為屯田後因郭大甲言約中其數使民自耕
而歲入多于屯田

條

十二年左司員外郎李椿年言經界不正十害一侵耕失稅二
推割不行三樹門及坊場戶匿供抵當四鄉司走弄稅名五說
名寄產六兵火後稅籍不決爭訟日起七倚關不實八州縣隱
賦多公私俱困九豪猾戶自陳說籍不實十逃田稅偏重人無
肯售經界正則害可轉為利且言平江歲入昔七十萬斛有畸
余按籍雖三十萬斛然實入練二十萬斛耳詢之士人皆歎隱
也理者按數實自平江始然後施之天下則經界正而仁政行

矣上謂事難曰椿年之論頗有條理秦檜曰其說簡易可行程
克俊曰比年百姓避役正緣經界不正行之乃公私之利翌日
甲午以椿年為兩浙運副專委措置經界椿年條畫來上請先
往平江諸縣四上檄起者是也俟其就緒即往諸州要在均
平為民除害更不增稅額如水鄉秋收後妄稱廢田者許人告
波塘滕頃之壞于水者官借錢以脩之縣令丞之才短者聽場
置園囿據記選官按覆令各戶各鄉造冊恭簿仍示民以賞罰
開諭禁防靡不周盡吏取財者論如法

詔人戶田產多有契書而今來不上砵基簿者皆沒官又詔
州縣租稅簿籍全轉運司降樣行下真誠書寫如細小單書

官吏各料罪其簿限一日改正有欺弊者依本法並用椿年
請也

椿年嘗知寧國縣宣諭使劉大中薦其練習民事稽考稅額
各有條理五年秋九月召對椿年奏州縣不治在不得人若
于二稅稍加措置不至失治用度自足尋通判洪州又遷浙
東提舉八年春三月三省奏台州有匿名書稱椿年刻薄等
事欲率眾作過上曰兵火已來官物多失陷既差官檢察若
無留心便生誣毀此必州縣吏所為萬一作過當遣兵勒殺
後年無事至是乃建此議
孟子曰無政事則財用不足所謂恤民者不過大聚寬其征

敘豈可使狡者倖脫而拙者倍輸以是為深仁厚澤乎方田之議關於王素行于郭詒而力持于王守石卒不能行者其時衆君子與之爭青苗弊以其法為不可行而行其法者非無私之吏則及于擾民況以良法美意而欲行于莽莽之手宜其屢廢屢罷而不能定也至于渡江則版圖已失其半而境內尚多無稅之土重困其半籍之民以供半壁之軍旅其能圖乎此椿年之議所以不得不行也朱子嘗紹興年間正施行時人人嗟怨如在湯火之中是時固目見之亦以為非所當行但訖事之後田稅均齊里閭安靖公私皆享其利遂無一人以為非者凡事亦要其久遠如何耳又曰當時所行

五

亦有未盡善者如不擇諸道監司以委之而至于專遣使命不擇州縣官吏而泛委令佐至其中年又差官覆實以紛更之益秦氏用事諸路監司皆其親黨固未嘗擇至于州縣官吏又以逐州逐縣無不奉行用人至多而不暇擇所以其勢不得不至于此觀朱子此議則當日椿年之盡心經界固可知矣

倉部員外郎王衡友言國家平昔漕江淮荆浙六路之粟六百二十餘萬加以和糴而近歲上供緣二百八十餘萬兩浙膏腴沃壤無不耕之土較舊額亦需五十萬石此蓋稅籍欺隱叢強說挾所致比漕臣建議正經界朝廷從之望勒諸路

漕臣各報檢稅籍

十四年椿年權戶部侍郎仍舊措置經界十二月以母憂罷王欽權戶部侍郎置經界

十七年李椿年再權戶部侍郎專一措置經界自椿年去位有司稍罷其所施者及是免喪還朝復言兩浙經界已畢者四十縣其未行處若止令人戶結甲應形勢之家尚有欺隱乞依舊圖畫巡緝本所差官覆實坑了而民無爭訟者推賞弛慢不職者劾奏皆從之椿年又言已打量及用砵基簿計四十縣乞結絕其餘未打量及不曾用砵基簿止令結甲縣分欲展期一月許人戶首實昨已起新稅依額理納俟打量寬剩畝角即行均

六

減更不增添稅額仍令都內人各書詣實狀遇有兩爭即對換產稅並詔可

十九年詔吳汀漳三州權見今耕種田畝收納二稅未耕種者權行衙圍貼行經界法于諸路而劇盜何白旗樓汀漳諸郡故有是旨然汀在深山窮谷中兵火之餘舊籍無有存者農民漏稅常賦十失五六郡邑無以支吾於是計口科蠲大為民害是年冬十一月經界始畢

初朝廷以淮東西京西湖北四路被邊姑仍其舊又汀漳三州未舉行明詔贛州萬安昌化吉陽軍海外土產瘠薄已免經界其稅額悉如舊又淮南帥臣馮械抗疏論不便於是漕叔州

長寧軍並免渠渠州廣安軍既行亦獲龍自餘諸路州縣各次第有成

此稅在北而田在彼在經界法謂之寓佃在鄉村謂之包桑淳化時建隆江軍取筠之瀘縣鎮為清江縣割高安之建安縣德而歸隸之高安之祁豐鄉與修德接壤其莊稅皆寄于修德及修德既隸清江於是清江有稅無田高安有田無稅紹興二十一年本軍王伯淮代還乞改正詔安轉運措置

建炎四年右議大夫松楸言近歲貪吏至與專庫分利凡民戶自納稅要稅和買銀帛等件往往多端阻抑不堪留滯之苦則委之攬納之家而去民有倍稱之出官受惡惡之物詔物帛

非紀疎濫惡官吏遇有抑遏者許越訴

紹興三年以戶部請詔江浙諸州縣帛及折帛錢並以七月中旬到行在不足者守氣窺照四年右司諫劉大中言契勘租稅條限係五月半起催八月半納單契傷故免不整者限一月租界已來未之有改今戶部令七月中以前數足迫促大甚納界者人戶遂勉到官之期也起發數足若諸州團并起發到行在之期也且以道里遠近酌中言之吉州陸路到臨安二十八程水程倍之若依此則須五月納足豈不大段迫促今戶部不過以大禮費格未足上動朝廷不知本部平時所管何事平時嘉耗未嘗講究平時失陷未嘗稽考乃

臨時盡言促限變亂祖宗舊制全不恤民夫記所以為民祈福也迫取物帛及為民害有傷和氣有累理德詔展限一月二十二年詔諸縣人戶已納租稅鈔不即銷簿者當職官吏並糾罪人戶撥出戶鈔不為照便抑令重納者以違制論不以赦原著為令

先是十三年臣條言賦稅之輸止憑券為信數以升帛以尺錢自一丈以往必具四鈔受納親用國印曰戶鈔則付人戶收執曰縣鈔則關縣司銷籍曰監鈔則納官掌之曰住鈔則倉庫籍之所以防偽冒偽變矣也今所在監住二鈔廢不復用而縣司亦不即抵鈔銷簿方且藏匿以要賂望申嚴法令

戒監司郡守檢察受納官司凡戶縣監住四鈔皆存留以備戶照從之

二十五年戶部者詳令文思院造一石斛斗用水印下諸轉運司依式製造付州縣行用輪納庶免吏胥輕重其手重為民病

三十二年詔州縣受納稅苗官吏並緣多收加耗規圖濫數肆為姦欺虛印文鈔給與人戶民間相傳謂之白鈔方時艱虞用度未足欲減常賦而未能忍忍使貪賊之徒重為民害今後違犯官吏並坐重法仍沒其家

隆興元年工部尚書張開言今日勘裏屯田之官非田之不可

料也無耕田之民也官司其功之不說不說之游民游民不足不免抑勒百姓拾已熟田耕官止田稅賦稅猶在或連數百里連奪以來或名雙丁役其強壯占百姓之田以為官田奪民種之穀以為官穀老稚無養一方驟然有司知其不便申言于朝罷之誠是也然臣切謂自古歲以來置耕牛置農器修長木二得費已十餘萬其間豈無已熟田之地豈無廬舍場圃尚可卒業一旦舉而棄之不為勢家所占則是猶十端蠲於無用之地而剝奪之田終不可耕也臣比見西淮歸正之民勦以萬計官給之食以半歲為期今踰期矣官不能給則老弱飢餓者轉而之他殊失斯民向化之心兼亦有傷國體臣愚以

九

為剝奪之田尚有可承之規與其棄之孰若使歸正之民就耕非唯可免流離庶使中原之民知朝廷有以處我率皆稱賀而至異日墾闢既廣田疇既成然後取其餘者而輸之官實為兩便詔除見耕種人依舊外餘令廣允文同王珪疾速措置○揚州興元府階成鳳等處屯田從皆以所得不償所費罷之時有言州縣管田其稅有十口糧官必出米必廣軍須必深抑亭必修器用必保田產必利食月必元耕且必定稅必輕費罰必行

淳熙七年夏大旱知南康軍朱熹應詔上封事言有田則有租為曰父失而今日民間時以稅重為苦若正綠二稅之入朝廷盡取以供軍而州縣無復餘也夫二稅之入盡以供軍則其

物有常數其時有常限而又有貼水脚轉輸之費州縣皆不

容有所寬假而賦免也州縣既無餘以給官吏養軍兵而朝廷發下離軍歸正等入又無紀極支費日增無所取辦則不免創于二稅之外別作名色巧取于民且如納民收耗則自七斗八斗以至于一倍再倍而未止也豫借官物則自二年以至三年四年而未止也此外又有月椿移用諸雜名額拋賣乳香料買軍器寄招軍兵打造鐵甲之屬自取勘知道官吏無所從出相承造相促迫今日進窺入吏明日取勘知道官吏無所從出不過一切取之民耳益不知無以補舊欠支目前雖明知其一且發覺違法抵罪而不及顧也夫以罪及其身而不暇恤尚何

十

限于民之恤乎以此觀之則今日民貧賦重其所從來亦可知矣若不計理軍實而去其浮冗則民力決不可寬然國家憂後東南恢復之熱未集所以養兵而固國者常患其力之不足則兵又未可以遽減竊意雖有選將更募兵籍可以節軍費開廣屯田可以實軍儲練習民兵可以益邊備誠能行此三者而又時出禁錢以續經用民力庶幾其可寬也

淳熙四年執政奏往年諫官劄州縣先期起辦催科之弊而戶部長貳執奏不行謂連年四月五月合到行在折帛錢共六十一萬貫指擬支遣若不預催恐致闕課上曰既是違法病民朝廷須作措置豈可置而不問次日奏戶部每年八月於南庫借

六十萬應別支遺次并正月至三月撥還今若移此六十萬
終於四月上旬支借則戶部自無缺用可以禁上預催之弊上
意曰如此措置不過移後就前即得民力稍寬於公私俱便乃
詔諸路州縣並依條限催理三批違者劾奏

十二年臣僚言州郡取民無制其尤害者改鈔一事也縣以新
鈔輸之州改為舊鈔以受之夫一歲止有一歲之時賦一政止
有一政之時賦額乃今歲所輸改以補去歲之虧者以補數
歲之缺後政所輸改以償前政之欠甚者以償累政之欠廣右
有此弊而江浙尤甚也伏乞禁數州郡毋得改鈔詔付戶部
十三年趙汝愚守成都民當輸納使自縣運各持羨米去民甚

便之

乾道四年建民糧食朱熹請于府得常平米六百石請本邦平
估朝奉郎劉如愚共任賑貸要受粟于倉冬則如數計息以償
自後逐年歛散或遇少歛即蠲其息之半大饑即蠲之凡十
有四并得息米造成倉廩及以元數六百石還府見管米三千
一百石以爲社會不復收息每石只收耗米三升以故一鄉四
五十里間雖遇凶年人不開食後請以是行于司倉
朱子建安五夫社倉記曰予惟成周之制縣都各有社積以待
凶荒而兩唐所謂社倉者亦近古之良法也今皆廢矣獨常平
義倉尚有古法之遺意然皆藏于州縣所思不過市井情弊

紹熙

至於深山長谷力穡運輸之民則雖飢餓殞死而不能及也又
其爲法太密使吏之惡事畏法者視民之殍而不肯發往往全
其封竊通相傳按或至累數十年不一嘗省一旦甚不獲已然
後發之則已化爲浮埃聚壤而不可食矣夫以國家愛民之深
其慮豈不及此然而未有所改者豈不以里社不能備可任之
人欲一聽其所爲則恐其計私以害公欲謹其出入同于官府
則鈎校靡密上下相適其害又有甚于前所云者是以難之而
有弗暇耳

紹熙元年臣僚言諸路逃絕戶產自經以來四十餘年未聞一丁
一戶復業夏秋官課州責之縣縣責之保正長其爲擾甚大卿

主

紹熙

村父老謂嘗春時布種無一畝一角不耕之地望下諸路縣道
勸令鄉胥指實些田坐落就全見耕種人請佃輸官從之
朱熹在浙東教荒奏曰臣照對在法義倉穀唯充賑給不得他
用糧支用者以達制書況本路諸州所管常平義倉米斛解備
州萬數稍多輒皆擅行支用甚非朝廷立法常平之意欲望聖
慈先將衢州違法擅支常平義倉米當職官吏時行查罰以警
諸郡爲擅用常平義倉之戒又奏曰臣昨具奏諸州而明次第
乞詔州郡依條受理早賑及早注官檢放蓋爲田稅既足乾糲
及其未獲之際便行檢點即乾熟之狀明白易知非唯官司不
得病民亦使貧民無由僥倖所以請令訴早白有三限夏田四

月秋田七月水田八月並與公中便近太官吏不當考究全
文但據傳聞云新早至八月三十日新限至九月方檢半田
則非唯田中無報之可報至于報出亦不復可得而見矣于是
將早檢早田一切不復檢點放竊民受若無所告訴而其較
稍有餘賸吏者則乘此暗昧以熟為荒暗官作弊皆不可得而
稽考去歲本路諸州大半皆然欲乞降指揮糾下轉運司及本
司遍牒諸州將度速受理早狀目下差官檢點早田荒熟分數
其中晚稻田却候八月受狀節次檢點如有奉行違慢許兩司
按劾以聞庶幾竊民將來獲實惠

〔錄〕

時漳泉二州被命相度經界知漳州朱熹奏言經界一事最為

主

民間莫大之利其紹興年中已推行廢至今國籍尚有尚存者則
其田稅猶可稽考實得實數不繁公私之間兩得其利初
此象漳汀州不曾推行細民業去產存其苦不勝言而州縣生
失常賦日廢月削其勢亦將何所底止然而此法之行其利在
于官府細民而豪家大姓猶更爲民害所不便故向來諸臣屢
請施行輒爲浮言所阻甚者至以汀州盜賊藉口恐有朝廷殊
不知往歲汀州累次賊盜正以不曾經界貧民失業更被追擾
無所告訴是以輕於從亂其時初未嘗有經界之役也以此相
持久無定論不惟汀州之民不能得其所欲而象漳二州亦復
并爲所累與日益深民日益困窮者惜之今者諸臣之請且欲

先行象漳二州而次及于曉汀既免一州盜賊過計之憂又有
以慰兩郡貧民延頸之望誠不可易之良策也臣雖多病精力
垂衰無以仰副使令然不敢先一身之勞佚而後一州之利病
竊獨任其必可行也然今已是仲秋向去十月農隙之時只有
兩月之久若蒙聖慈特許施行則所有合行事件欲乞便令監
司州郡一面施行若候得旨方行奏請更候報可竊恐遲緩不
及于事須至條畫并此奏聞一推行經界最急之務在于推擇
官吏臣昨因本路諸司行下詢覈曾具已見申陳欲乞朝廷先
令監司一員專主其事使擇一郡守臣汰其昏諂疲軟力不任
事如臣等者而使郡守察其屬縣令或不能則擇于其佐又不

右

能則擇于他官一州不足則取于一路見任不足則取于得替
待闕之中皆委守臣踏逐申差或相類縣華或只以措置經界
爲名使之盡思熟慮於其始而委任責成于其終事畢之後疊
加旌賞果得其人則事克濟而民無擾矣伏乞聖照許賜施行
一經界之法打量一事最費功力而紐折籌計之法又人所
難曉者本州自開初降指揮即已差入於鄰近州縣已行經界
去歲取會到紹興年中施行事目及募本州舊來有舊經奉行
諸曉籌法之人選擇官吏將來可委者日逐講究聽候指揮但
紹興年中戶部行下打量籌格式印本多方尋討未全文寫
恐諸州亦未必有欲乞聖慈特詔戶部根檢勝銀點對行

下一國帳之法始于一保大則山川道路小則人戶田宅必
要東西相連南北相照以至頃畝之間秋水土之高低亦須當
衆共定各得其宜其十保合爲一都則其國帳但取山水之連
接與逐保之大界總數而已不必更問人戶田宅之闊狹高下
也其諸都合爲一縣則其國帳亦如保之於都而已不必更爲
諸保之別也如此則其國帳之費亦當少減矣竊思今日民
力困弊又非紹興年中之比此費雖微亦恐難以陪備若蒙朝
廷矜憐三郡之民不忍使之更有煩費則莫若令役戶只作草
圖草帳而官爲置紙雇工以造正圖正帳專委守倅及所差官
會計買紙雇工之費費用若干錢物具申藩憲兩司詳就本州

所管兩司上供錢內截撥應副如此則大利可成而民亦不至
於甚病矣又據龍巖縣尉劉壁申經界之行惟里之正畏其
役最爲煩重理畝畝分別土色均攤稅賦其在當時動經再
歲彼出入阡陌妨廢農務固已不勝其勞一有廣狹失度肥磽
失宜輕重失當則詞訟並興而督責又隨至矣然有役則有役
逸當重難使出心力以應役使亦無可奈何然彼皆鄉民安知
經界審算則必召募書人以代此役而書人能審算必當有爲
胥吏之傑者莫不乘時要求高價執役之人急于期限不免
隨索則酬而又簿書圖帳所用紙札亦復不貲執役之人安能
勝此勞費竊謂經界之在今日不可不行行之亦不患無成若

里正里長書人紙札之費有以處之則可舉行若坐視其彈力
耗財如曩日恐非仁政之意也臣竊詳此意與臣所奏大指畧
同而所陳利害更爲詳盡伏乞參照時詳施行 一紹興經界
打量既畢隨地均產而其產錢不許過鄉此蓋以糾數太廣難
以均敷而防其或有走弄失陷之弊也若使諸鄉產錢祖額素
未均平則此法善矣若逐鄉產錢祖額本來已有輕重即是使
人戶徒然遭此一當打量攪弄之擾而未足以革其本來輕重
不均之弊無乃徒爲煩擾而不免有害多利少之歎乎今來推
行經界乃是非常之舉不可尋守常法欲乞特許產錢過鄉通
縣均紐庶幾百里之內輕重齊同實爲利便伏乞聖照特許施

行

貼黃 臣契勘產錢不得過鄉此平世之常法也然此法之
未亦未甚久向來未立此法之時產錢往往過鄉割烟變去
遷故州城縣郭所在之鄉其產無不甚重與窮山僻壤至有
相倍蓰者此逐鄉產錢祖額所以本來已有輕重之所由也
伏乞聖照

一本州民間田有產田有官田有職有學田有常平租課田名
色不一而其所納稅租輕重亦各不同政使坐落分明簿書齊
整尚難稽考何況年來產田之均既已不均而諸色之田散漫
參錯尤難估計茲民稱吏並緣爲姦費佃者或申逃閭無田者

更遺債寄至于職田俵寄不足則或撥別色官錢以充之如此之類其弊不可備舉今來徵行經界若更存留此等名字則其有無高下仍舊不均而名額多不三數年又滋生弊為今之計莫若將見在田土打量步畝一縣均產每田一畝隨孔等高下定計產錢幾文而總一州諸色租稅錢米之數却以產錢為母別定等則一例均數每產一文納米若干錢若干本州縣遠近米只一倉受納錢亦一庫交收却以到官之數照元分數分牒若干為若干計若干為職田若干為學糧若干為常平逐旋撥入諸色倉庫除逐年二稅簿之外每遇辰戌丑未之年逐縣更全諸鄉各造一簿今于午卯酉年應辦大禮與中已開具本鄉所更并解發舉人惟此四年州縣無事 七

管田數四至步畝等第各注某人家某年典賣某人見今管業却於後項通結逐一開具某人田若干畝產錢若干使其首尾互相照應又適合縣都簿一扁類聚諸通結逐戶田若干畝產錢若干文其有田業撤在諸鄉者則併就煙墩地分開排總結並隨秋料稅簿送州印押下縣知佐進行收掌人戶遇有交易即將契書及兩家粘基照鄉縣簿對行批撥則版圖一定而民業有經但或者尚疑如此則本州產錢納稅本輕而今當及重官田納租本重而今當及輕施行之後爭競必多須俟打量了畢灼見多寡實數方可定議其說似亦有理伏乞聖照併與行下俟一面打量了畢別具利害申奏聞次

點黃 所謂俵寄者正田不知下落官司恐決租米即以共租分俵寄搭鄰近人戶責令送納始此一端貧民受災亦可見矣

一本州更有荒廢寺院田產頗多因今並無僧行住持田土為人侵占逐年失陷賦稅不少將來打量之時無人照對亦恐別生弊端加以數年時遠不可稽考欲乞特降指揮令本州出榜召人實封請買不唯一時田業有歸民益為實亦免向後官司稅賦因循失陷而又合于節愈所謂人其人處其居之遺意誠厚下足民獲斥異教不可失之機會也伏乞聖照特許施行初議者欲使人戶自以產錢均配其田自為二簿一輸之官一

為戶簿每畝畫圖而旁寫四至其數隱者甘沒于官訴人告首請佃無申諸司狀曰若如議者之言即是照準事實之法其初雖若簡易其終必將大起告訐之風徒傷淳厚之俗而卒不足以得人戶田產有無多寡之實又反不如偷畝度日都不作病之為愈也云云上諭輔臣先行于漳州明年春詔諸臣陳公亮同桑棉力奉行南方地曠農務艱非其時也桑棉冀嗣歲可行茲加議究每畝經界半年可了以半年之勢而華數百年之弊向後亦須五十年未竣合今四縣作四種以野薄籍州作一種以野四縣圖帳條畫既備遍榜郡境細民知其不擾而利于已莫不歡辭而膏家豪右占田隱稅侵漁貧弱者哥為異論以植

之至有違狀言不便者前詔遂格奏請初去議者惜之詳又載性理大中
寧宗嘉定十一年詔常州嘉興府行經界青田縣主簿陳者卿
奏臣聞之孟軻曰行政必自經界始經界蓋良法也不幸而經
界法壞則所信者簿書而簿書而不足信則何所取信哉且
有田則有賦役此常理也田有多寡則賦役有輕重亦常理也
今之世乃有田愈多而賦役愈輕者有無田而賦役及重者此
弊所在有之而本郡尤甚姑以青田一縣言之自往歲巨浸之
後縣境撤還而縱橫變化在吏之掌握而已稅之厚薄當視其
物力物力之高下當視其產今田之頃畝初不見于簿而物力
之費兩獨載之簿若是則其源既失矣過割用物力薄起催用

元

二稅簿二者所當相關而今初不相知歲逆權造不過以往年
陳籍沿襲轉抄而已升降出沒既莫得詳鄉胥里豪姑得株連
奸偽以為牢不可破之計故有一戶而化為數十戶者有本無
寸產而為重產者有重為名籍以避科徭者久而成
乾沒者但見逃絕之家日多租稅之額日絀上下歎怨莫知其
弊之所自邑令之有意者思欲整正之然細民吐氣而大姓則
忿然不憚矣官本制民今制于民觸類而長之豈獨一青田哉
三歲一推排此常式也今或至十年而不推是使民之患苦無
時歇也然則簿書何自而正乎原愚欲乞肅旨行下諸路戒飭
所在官吏中嚴推排之法其出入規避者重寘憲典每歲權造

必選一邑佐之清慎者躬督其事既成則併舊籍上之郡郡復
案案屬研覆之有新不平或得其實官文似從收生茲賦役
均一弊訟稀簡吏無權而民安業誠非小補

附四

十五年詔江淮荆襄四川制置監司條畫營田來上司封郎中
親了詣上諭古人守邊塞可以舒民力而老敵情惟務農積穀
最為要道姑以蜀中為例陞下陳之則三邊固可類推矣蜀關四
川制置司趙希範言州置利州路營屯田委監司分任其責見
已置局經理元在邊郡莫不踴躍思奮獨有就焉西邊自羅眉
寇以來利東之大散黃牛利西之皂郊水關等處五六年間原
供多難地利惡瘠以故流人久不復業觀票自青田民交弊今

并

若遷行并田則合募邊堡合用兵耕而邊堡則諸將慮事難密
欲及冬時伺乘機便乃可倚募兵耕則自項詳軍械軍餉以求
以之坐守尚多關數則今久成之餘難復再加役使是屯田之
事卒未可舉而邊費之儲無時而可設也然則遂置之不復問
豈不甚可惜哉臣竊謂有屯田有墾田二者相近而不同墾田
者何大兵之後田多荒萊如諸路有間田寺觀有常任皆當廣
行招誘使人開墾固可復業則耕獲之實效往往多于屯田蓋
墾造之地久荒不耕則穀貴貴則民散散則兵弱必地闢耕廣
則穀賤賤則人聚聚則兵強此理所必然也惟母責屯田之虛
名而先究墾田之實利則庶幾矣臣請試陳今日所當墾之田

如利之西路則皂郊之內漱池諸分水關之內崖石諸鎮利之東路則洋川之內青崖華陽鳳集之內盤車諸嶺大率皆爲膏腴今成荒蕪至于金州近裏亦多有之其田去虜或百里或二三百里有高山大陵之險可據有原堡兵戍之機可恃亦有賊踞從來所不曾至之險若更得土豪之助則指日可成今聞三路土豪之爲忠義者有願自備費用自治農器自辦耕牛自用土人各隨便利赴時開墾及秋布種其間亦有願略置官司給助者亦自不多若聽其施工畧計所耕可數千頃則明年此時便收地利縱官未立額或量行輸紐潛裕兵民使漸食贓粟比之頃歲人苦斛貴官苦緡貴其利害豈不萬萬相絕乎況耕田

之民又皆可用之兵不數年間遺食既豐兵丁亦足踴一有警
呼吸成聚散自為守人自為戰比於倉卒遣兵戍守亦萬不侔
若是則雖無屯田之名而有屯田之實無養兵之費而又可潛
制驕蹇之兵不惟不畏殘虜亦可不畏他盜積以歲月則今墾
田又可為後之屯田今之耕夫可為後之精兵救蜀大獎為衣
圖無出于此或者所慮不過寇抄耳然虜方興犂夏相持未必
遽襲再入目前可以暫紓失今不為則後悔無及臣比得蜀中
近聞庸科民牛具開耕及糊荒田夫墾荒之利庸猶知之而我
不敢為原坐之固庸知葺之而我弗葺悠悠歲月坐是寇仇臣
不知所以為策矣比者聞外連年荒歉今年蕎麥大熟遺民無

襄外咸知播種之利開朝走施行也曰指揮下曰西一帶預耕者盡舍風輒動以千數人心若此何可失也若也田則先督諸將修葺原堡候軍曰併時極邊荒田盡數耕播行之以漸墾之以久不數年間邊備隱然以戰則勝以守則固

澤祐六年殿中侍御史兼侍講謝方叔言豪強兼併之患至今日而極百姓膏腴皆歸豪勢之家租米有及百萬石者小民百畝之田頗并差充保役官吏誅求百端不得已則獻其產于巨室以規免役小民田日減而保役不休大家曰日增而保役不及以此弱之內強之食不可不嚴立經制以爲之防去年諫官嘗以限田爲說朝廷付之悠悠之論二三大臣擴臣寮論奏而

行之帝從之

紹定二年監進秦阮桂如疏進對秦屯田荆襄總行數年積穀已逾百萬斛兩淮西蜀豈無可行之策上曰然

五年以孟珙為京師兵馬鈐轄珙創平堰于襄陽自城至軍西十八里由八里河經漸水側水跨九年建通天槽八十有三丈溉田十萬頃立十莊三轄使軍民分屯邊儲豐物後孟珙為四川宣撫又大興屯田全流民分田以朔遇警則用以守江

在營
守城

寶祐二年殿中侍御史吳燧言版籍不明欲令州郡行手實法
三年上問于丞相謝方叔方叔左之轉運使高斯得言按史

記秦始皇三十年令民自賣田主上地御遠三十一并而異日
書之史冊自賣之名正與秦同方叔大悅即為之罷
五年賣田道請行推排法于諸路由是江南之地尺寸皆有稅
而民力竭矣

時戶部侍郎李鏞言經界之法必多差官更必悉集都保必
備走阡陌必盡量步畝必審定等色必細折計筭姦弊轉生
久不遑事乃若推排之法不違縣統都以都統保選任才略
公平者訂田畝稅則數之圖冊使民有定產產有定稅稅有
定稿而已

賦役

景定四年二月買公田于浙西賈似道以圖計周于造措事民

重

困于和糴思有以變而未得其說知臨安府劉良貴浙西轉運
使吳勢乃獻買公田之策似道乃命殿中侍御史陳克道曹孝
慶上疏言便國便民而辦軍食重稽價為莫若行祖宗限田之
法以官品計頃以品格計數下兩浙江東南和糴去歲先行轉
併號析後指官戶田產適限之數抽三分之一曰買以充公田
但得一千萬畝之田則每歲可收六七萬石之米其於軍餉沛
然有餘可免和糴可足軍餉可以住造楮幣可平物價可安富
重一事行而五利興矣帝從之還買官田所以劉良貴提頓

詔會子課日增印一十五萬貫付封樁庫充買公田

按宋史初買公田猶有抑強緩富之意繼而數派除二百畝

以下者免餘各買三分之一其後雖百畝之家亦不免償以
會子銀編不足則給以度牒告身民失產而得度告吏又恣
為操切浙中大擾官吏奉行不至者劉良貴報劾之追毀出
身永不收叙由是有司皆以多買為功已帳在平江至以由
刑從事由是浙西六郡買田三百五十餘萬畝每歲秋租輸
之官倉買時以租之多寡為價之低昂故一時迎合者止欲
買數之多凡六七手皆作一石及收租之際元額有虧則取
足于田主遂為無窮之害恭帝德祐元年詔公田稅怨召福
十有餘年自今並給田主令率其租戶為兵而國亡矣

書

四

金之田制量田以營造尺五尺為步闊一步長二百四十步為畝百畝為頃民田禁各從其便賣買與人無禁但全隨地輸租而已凡桑柰民戶以多種為勤少者必植其地十之三極安耕克戶少者必親種其地十之一除枯補新使之不致九隴射荒地者以歲下第五等歲半定租八年始徵之作已業者以第七等減半為稅七年始徵之自首買比鄰地者輸官租三分之二和黃河退灘者次年納租其租稅法官地輸租私田輸稅租之制不傳大率分田之等為九而差次之要稅取三合秋稅畝

取五升又納結一束束十有五升夏稅六月止八月秋稅十月止十二月為初中末三限州三百里外紆其期一月麥田麥官租稅皆免民懇水旱應免者河南山東河東大名京兆鳳翔彰德部內支郡夏田四月秋田七月餘路夏以五月秋以八月水田則通以八月為限過閏則展期半月限外懇者不理非時之災則無限撥十之八者全免七分免所傷之數六分則全徵粟被災不能熟則免絲綿絹稅諸路而雷及木校收穫之數月以使步申戶部

太祖太宗皆詔省賦勸農世宗時屢以猛安謀克民不親稼穡皆令自耕其不種者猛安杖六十謀克四十二十三并奏猛安

謀克戶墾田一百六十九萬三百八十頃有奇在都察院將軍司墾田二千六百八十三頃七十六畝送刺唐古二部墾田萬六千二十四頃一十七畝

神宗明昌三年率龍圖閣直學士上言上曰恐農民不遵此法如其可行當遍諭之四年試行區種法今農田百畝以上如瀕河易得水之地須區種三十餘畝多種者聽無水之地則從民便仍委各十戶謀克縣官依法勸率

承安元年初行區種法男年十五以上六十以下有土田者丁種一畝丁多者五畝止馬百根委地肥瘠不同乞不限畝數制曰可

泰和四年九月尚書省奏近奉旨議區田臣等謂此法本欲利民或以天旱乃始用之倉卒施功未必有益也且五方地肥瘠不同使皆可以區種農民見有利自當勉以初之不然督責雖嚴亦徒勞耳遂勅令所在長官及按察司通宜勸諭亦竟不能行

宣宗貞祐初田畝上既畧曰區間古之名將繼在征行必須屯田趙充國諸葛亮是也古之良吏必課農桑以足民食爾虞訓是也今雖土多游民農乞明勅有司無出虛文嚴升降之法選能吏勸課公私皆得耕墾富者備牛出種貧者備力服勤若又不足則教之區種期于盡闢墾已官師團牧勢家策并亦歸其

教授之農民寬其苦其息其德使盡力而誠則蓄積歲增家給人足富國強兵之道也宣宗深然之

元之取民大率以薄為法其取于內郡者曰丁稅曰地稅此徵唐之租庸調也取于江南者曰錢稅曰夏稅此徵唐之兩稅也丁稅地稅之法自大宋始行之至而中興乃定其徵之法令諸戶驗民戶成丁之數每丁為科粟一石驗丁五升時丁即下文言東南之也新戶丁驗各半之老幼不與其間有耕種者或驗其牛具之數或驗其土地之等徵焉丁稅少而地稅多者納地稅地稅少而丁稅多者納丁稅工匠僧道驗地稅及世祖中明舊制官吏商賈驗丁於是輸納之期收受之式開防之禁會計之法莫不

三

備焉十七年又命戶部大定諸制全科戶丁稅每丁粟三石驗丁粟一石地稅每畝粟三升減半科戶丁稅每丁粟一石新收交泰戶第一年五斗第二年一石第三年一石二年五斗第四年一石五斗第五年一石七年五斗第六年八丁稅滿清戶丁稅每丁粟一石地稅每畝粟三升隨路近倉輸粟遠倉每粟一石折納輕費鈔二兩富戶輸粟倉下戶輸近倉每石帶納規耗三升分例四升九糧割倉以時收受權勢之徒結糧稅石者罪之倉官榜與斗斛人等聚鈔作弊者並累諸法秋稅夏稅之法行于江南初世祖平宋時除江東浙西其餘皆征秋稅而已太宗定天下賦稅每二戶出錢一升以給國用五戶出錢一升

以給諸王功臣湯沐之費地稅中田每畝二升有半上田三升下田二升水田每畝五升高稅三十分取一益備穀一兩四十斤既定常賦朝議以為太輕耶律楚材曰作法於涼其弊猶貪後將有利進者則今已重矣十年旱蝗詔免今年田租仍停舊未輸納者候豐歲議之

是年南伐遼平陽見田野不治以問陳亨賢對曰民貧窘乏耕具致無給牛馬頭仍徒開中生口墾地河東

元初用兵征討遇聖城大敵則必屯田以守之海內既一於是內而各衛外而行省皆立之田以資軍餉或因古之制或以地之近其為慮蓋甚詳密矣大抵芍陂洪澤甘肅瓜沙固皆入之

制其地利並不在于權如林陝西四川等地則因地之宜而率為之亦未嘗遺其利至于雲南八番海南海北雖非屯田之所而以為禦夷腹心之地則又因制其屯旅以控扼之由是天下無不可屯之兵無不可耕之地

憲宗初有旨令常賦外歲出銀六兩謂之包桑銀王天祐糾率諸路管民官懇之閣下得減三分之一時張晉亨曰五方土產各異隨其產以為賦則民便而易足必責輸銀雖破民之產有不能辦者乃聽民輸他物遂為定制

世祖中統二年勅懷孟收地聽民耕種

時趙天祥上策宜臣嘗計方十里之地提封百萬井山川城

市等除百分提封之三十六外定六十四萬井為私田五萬
一千二百萬畝其井中區除宅居二十畝之餘為公田五十
二十萬畝又乘除粟稿等子粒之多寡每畝歲只率一石五
斗而計之則私田子粒可得七萬六千八百萬石公田子粒
可得七千六百八十萬石其銀寡孤獨無告者須先賑惠焉
上下相睦貧富相均此隆周所以有作穆穆之德也自龍泰
變法之後富者田連阡陌而貧者無置錙之地田思古道邈
矣哀哉越至于今王公大人之家或占民田近于千頃不耕
不稼謂之準場專放孽畜又江南豪家廣占農地驅役佃戶
無爵邑而有封君之貴無印節而有官府之權德繼忘為蘇

五

所不至此而不治化貴難行又貧家有儲蓄鬻子者衣食不
足由豪富之策并故也方今之務莫如復井田尚恐驟然驟
動天下豪富之家宜限田以漸復之允宗室王公之家限田
數百頃凡巨族官民之家限田數十頃凡限外退田者賜其
家長以空名告身每田幾頃官階一級不使之居勞職也允
限田之外歲欺田畝者治以重罪凡限外之田有佃戶者就
令佃戶為主凡未嘗墾闢者令無田之民占而闢之且全免
第一年租稅次年減半第三年依例科徵凡占田不可過限
凡無田之民不欲占田者聽凡以後有賣田者買田亦不
限也私田既定乃定公田公田之法凡九等一品者二十頃

二品者十六頃三品者十頃四品者十二頃以下俱以二
頃為差至九品但二頃而已庶乎民獲恒產官足養廉如是
而行之五十年之後井田可以復興矣
按此舉行華恐富人失產而家累不貲必至五貧賈人得產
而工力不足必多荒蕪窮而告多以空名之告身給之則
失信以違井之名器留之則失權不可行也
至元二年大水張弘範輒免其租稅朝廷罪其專擅弘範
進曰臣以為朝廷儲小倉不若備之大倉帝善其言詔勿問
八年中書省臣言凡也田人戶皆內地中產之民遠徙失業宜
還之本籍其南京南陽鄭德等民賦自今悉折輸米糧財子便

六

此地以給襄陽軍食前南陽等處所置屯田阿里伯角以無效
引伏宜令州郡募民耕佃從之
九年七月河南省臣言往歲流民入邊屯田以貧苦悉撤還家
今應鄧縣惠徐邵之民愛其田廬仍守故屯願以絲銀準折輸
糧而內地州縣轉粟餉軍者及販賣之臣議今歲沿邊州郡宜
仍其舊輸糧內地州郡驗其戶數俾折鈔就沿邊和糧庶幾彼
此方便制曰可
十七年阿塔海等以發民兵屯田非便宜募民願耕者耕之且
免其三年從之
二十年十一月以江淮間自襄陽至于東海多荒田令司農司

立此田法募入開耕免其六年租稅并一切雜役

時發兵民各處屯田不一又有發湖湘雷民為家屯田廣西以圖交趾哈喇孫密遣使奏罷之

二十八年前詔募粟雖令每村以五十家立一社擇高年曉農事者為長增至百家別設長一人不及五十家者與別村合社地遠不能合者聽自立社專掌教習農民九種田者立牌極于田側書某社某人于上社長以時無視勸戒不率教者籍其姓名以按提點官行罰仍大書所犯于門候改過除之不改則罰其代元本社大役社中有喪病不能耕種者合衆力助之一社災病急者兩社均助浚河渠以防旱暵地高者造水車食不能

造者官給材木田無水者穿井井深不能得水者墾種區田又每丁課種粟二十木雜果木土性不宜者種榆柳等其數以生成為率種多種者聽其無地及有瘠者不與各社種苗苗以防饑近水之家許鑿池養魚牧鵝鴨蓮藕菱茨蒲葦以助衣食荒閑之地悉以付民每年十月合州縣正官一員巡視有蝗蝻遺子者設法除之役以勸農官吏擾民罷其此行之制止移文勸諭

按元以力戰定中原經金亂之後中原遺黎殆盡故世祖頗留心屯墾勸課農桑時免田租仍諭管民官凡有災傷過時不中及按察司不即行視者皆罪之但不能因民之欲使就

近耕種補助勞未獲以集事而致致迫遷民以屯遠地使

老稚流離失所感傷和氣則軍營民命罪又大焉

二十九年前古孫澤在廣西時徵外蠻數為寇掠徧行並徵得稅索覆布盡遠遁募民仇使者四十六百餘戶累十屯列營堡以守之陂水墾田築八場以節諸洩得始田若干畝徵稅粟若干石為軍備遺民賴之

三十年始所在荒田無主名令放銀漏籍等戶屯田

成宗元貞二年始定江南夏稅之制於是秋稅止命輸租夏稅則輸以水梯布絹絲綿等物其所輸之數視糧以為差或輸動以折糧獨湖廣自阿里海牙罷宋夏稅改科門抽視夏稅特重

後亦改名夏稅

元時天下歲入糧數總計一千二百一十一萬四千七百八十

江南三省天曆三年夏稅鈔數總計中統鈔一十四萬九千二

百七十三錠三十三貫

屯田戶數之數

左衛屯田一千二百一十頃六十五畝

世祖中統年間置

右衛屯田與左衛同

中衛屯田一千三百七十七頃八十二畝

世祖至元四年置十一年遷于河西務花庄楊家口等處

前衛屯田一十頃

世祖至元年置

後衛屯田一千四百二十八頃一十畝

遺年與前同

武衛屯田一千八百四頃四十五畝

世祖至元年置

左翼屯田鴉戶府為田一千三百九十九頃五十二畝

至元年置

右翼屯田鴉戶府為田六百九十九頃五十畝

置同前

忠烈侍衛屯田二十頃

世祖至元年置英宗改忠烈侍衛

左右欽察衛屯田 左手千戶所一百三十七頃五十畝 右

千戶所二百一十八頃五十畝 欽察千戶所三百頃

至元年置

左衛率府屯田一千五百頃

武宗至大年置

宗仁衛屯田二千頃

英宗至治年置

宣宗至元年置

文宗至順年置

以上係樞密院所轄屯田

永平屯田總管府為田一萬一千六百一十四頃四十九畝

營田提舉司有軍戶民戶為田三千五百二頃九十三畝

廣濟署屯田一萬二千六百頃三十八畝

皆至元年置

以上係大農司所轄

淮東淮西屯田 打捕總管府為田一萬五千一百九十三

頃三十九畝 鹽開署田三百四十九頃 寶坻屯田四

百五十頃 尚寶署為田九十七百一十九頃七十二畝

皆至元年置

以上係宣徽院所轄

大同等處屯田總管府五千頃

成宗大德年置

虎賁親軍都指揮使司屯田四千二百二頃七十九畝

至元年置

嶺北行省屯田六千四百餘頃

世祖至元年置 成宗元貞年續置也

以上係腹裏所轄

大寧路海陽等處打捕屯田所為田二百三十頃五十畝

至元年置

浦谷路屯田萬戶府四百頃

至元年置

金復州萬戶府屯田二千六百二十三頃

至元年置

肇州蒙古屯田萬戶府

成宗元貞年置

以上係遼陽等處行中書省所轄

南陽府民屯二萬六百六十二頃七畝

至元年置時詔孟州之東黃河之北南至八柳樹枯河徐

州等處荒閒地土令阿朮阿剌罕等領士卒立屯耕種

又以攻襄樊軍餉不足發南京河南歸德諸路編民二萬

餘戶於應鄧申裕等處立屯

洪澤萬戶府屯田三萬五千三百一十二頃二十一畝

芍陂萬戶府屯田

至元年置時江淮行省言屯田之利無過兩淮況芍陂洪

澤皆漢唐舊營立屯之地若令江淮新附漢軍屯田可歲

得糧百五十餘萬石從之

德安等處軍民屯田總管府八十八百七十九頃九十六畝

至元年置

以上河南行省所轄

陝西屯田總管府 鳳翔九十頃一十二畝 鎮原四百二十

六頃八十五畝 鞏陽一千二十頃九十九畝 涇陽一千二十

頃九十九畝 彭原五百四十頃六十八畝 安西四百六十七

頃七十八畝 平涼一百一十五頃二十畝 終南九百四十三

頃七十六畝 渭南一千二百二十二頃三十一畝

陝西等處萬戶府屯田 孝子林二十三頃八十畝 張馬村

七十三頃八十畝 杏園莊一百一十八頃三十畝 大昌原一

百五十八頃七十九畝 亞柏鎮二百六十八頃五十九畝 威

戎一百六十四頃八十畝

廣赤延安總管府屯田四百八十六頃

皆至元年置

以上陝西行省所轄

寧夏等處新附軍萬戶府屯田一千四百九十八頃三十三畝

管軍萬戶府屯田一千一百六十六頃六十四畝

寧夏營田司屯田一千八百頃

寧夏路放良官屯田四百四十六頃五十畝

亦集乃屯田九十一頃五十畝

至元年置

以上甘肅等處行省所轄

贛州路南安寨兵萬戶府屯田五百二十四頃六十八畝

成宗大德年置

江西等處行省所轄

汀漳屯田五百二頃

世祖至元年置 成宗元貞年又置

江浙等處行省所轄

廣元路民屯 叙州宣撫司民屯 紹慶路民屯 嘉定路

民屯 順慶路民屯 潼川路民屯 夔路總管府民屯

重慶路民屯 成都路民屯 保寧萬戶府軍屯一百一十

八頃二十七畝

主

至元年置

叙州等處萬戶府軍屯四十一頃八十三畝

成宗元貞年置

重慶五路守鎮萬戶府軍屯四百二十頃

仁宗延祐年置

夔路萬戶府軍屯五十六頃七十畝

至元年置

成都路等萬戶府軍屯四十二頃七十畝 河東陝西等路

萬戶府軍屯二百八頃七畝 在諸州兼廣安等處萬戶軍屯

二十六頃二十五畝 保寧府萬戶府軍屯七十五頃九十

一畝 叙州萬戶府軍屯三十八頃六十七畝 五路萬戶

府軍屯二百三頃 興元金州等處萬戶府軍屯五十六頃

五路八都萬戶府軍屯一百六十二頃五十七畝 舊附等

軍萬戶府軍屯與砲手萬戶府軍屯共一百四十六頃三十

畝 順慶軍屯九十八頃八十七畝 平陽軍屯六十九頃

六十五畝 遂寧州軍屯三百五十頃 嘉定萬戶府軍屯

一百一十四頃八十畝 廣安等處萬戶府軍屯二十頃六

十五畝 皆至元年置

以上係四川行省所轄

威楚提舉司屯田二百六十五雙 大理金齒等處宣

主

慰司都元帥府軍民屯已業二萬一千一百五雙 鶴慶路

軍民屯田軍屯六百八雙民屯四百雙俱已業 武安路總

管府軍屯七百四十八雙 威楚路軍民屯田民屯拘刷本

路漏籍入戶官給無主荒田四千三百三十雙餘戶自備已

業田一千一百七十五雙軍屯官給荒田六十雙餘戶自備

已業田一千五百三十六雙

中慶路軍民屯田於所屬州縣刷漏籍人戶官給田一萬七

千二十二雙自備已業田二千六百二雙軍屯官給田二百

三十四雙自備已業田二千六百一雙 曲靖為撒哈安羅

羅斯各宣慰司皆有屯又有保子戶軍屯田數不俱載

皆至元年置

烏蒙等處屯田總管府軍屯一千二百五十頃

仁宗延祐三年置先是雲南行省言烏蒙乃雲南咽喉之地別無屯戍軍馬其地廣闊土脈膏腴皆有古昔屯田之蹟乞發畏吾兒及新附軍屯田鎮遏至是從之

以上係雲南行省所轄

海北海南道宣慰司都元帥府民屯瓊州路二百九十三頃九十八畝雷州路一百六十五頃五十一畝高州路四十五頃化州路五十五頃二十四畝廉州路四頃八十八畝至元年置

廣西兩江道宣慰司都元帥府兵屯田

成宗大德年置

湖南道宣慰司衡州等處屯田數不具載

至元年置

以上湖廣行省所轄

以上共約屯田二十萬頃

高麗國屯田

自井田之廢又承大亂遂多荒田民不能耕而官以軍屯之法之善也軍不能盡屯而與民營之亦法之善也但屯種既熟即當予為世業而取其稅不當仍壟斷之以為官物嗚呼尤可嘆者後世之策并極矣上不能禁而反效尤以取利焉

凡民田之入官者不以予民而皆籍之以為己有傳取其征如私家之取租焉豈所為民父母之意哉故余于官田之制略略之以見此民田入官皆當立賦民之無田者而使之耕不當又立一籍以取利也另立一籍以取利實之官之所得有而多為得受之所隱沒聚斂之所侵占又何益乎略之為其非則也

輸納之期至元十七年命戶部大定諸創輸納之期分為三限初限十月中限十一月末限十二月查者初犯罰四十再犯杖八十成宗六年申明稅糧條例復定上都河間輸納之期上都初限次年五月中限六月末限七月河間初限九月中限十月

末限十一月

按金章宗諭事臣曰十月民獲未畢還金納稅可乎改稅限十一月為初中都西京北京上京臨潢陝西地寒稼穡遲熟要稅限以七月為初此法視元為寬可從也

英宗時漢集料翰林直學士俄兼國子祭酒潘因謀罷論京師恃東南運糧為寶竭民力以稅不測非所以寬遠人而固地利也與同列進曰京師之東漸海數千里北極遼海南瀕膏腴藉之場也海潮日至淤為沃壤用浙人之法築堤捍水為田聽富民欲得官者合其眾分授以地官定其畔以為限能以萬夫耕者授以萬夫之田為萬夫之長千夫百夫亦如之察其惰者

而場之一坪勿征也二年勿征也三年視其成以地之高下定額于朝廷以次漸征之五年有稿苗命以官就所儲給以種十年佩之符印得以傳子孫如軍官之法則東西民兵數萬可以近衛京師外禦島夷遠克東南海運以舒疲氓遂富民得官之志而後其用江海游食盜賊之類皆有所歸時不能用

教養全書卷之二十

歷代田賦考七

大明會典載四土科則陞降收除開墾已佃撥給有定制詭射侵畝有嚴禁各官勸導寺觀田地及軍場施牧有額數

洪武二十六年十二布政司并直隸府州田土總計八百五十萬七千六百二十三頃六十八畝零○浙江布政司田土五十一萬七千九百一十一頃零○江西布政司田土四十三萬一千一百八十六頃零○北平布政司田土五十八萬二千四百九十九頃零○湖廣布政司田土二百二十萬二千一百七十五頃零○福建布政司田土一十四萬六千二百五十九頃零○山

東布政司田土七十二萬四千三十五頃零○山西布政司田土四十一萬八千六百四十頃零○河南布政司田土一百四十四萬九千四百六十九頃○陝西布政司田土三十一萬五千二百五十一頃零○四川布政司田土一十一萬二千三百二頃零○廣東布政司田土二十三萬七千三百四十頃零○廣西布政司田土一十一萬二千四百三頃零○雲南布政司田土原無應天府田土七萬二千七百一頃零○蘇州府田土九萬八千五百六頃零○松江府田土五萬一千三百二十二頃零○常州府田土七萬九千七百三十一頃零○鎮江府田土三萬八千四百五十二頃零○廬州府田土一萬六千二百二

六十畝九分。定年覆額奉命脩大明會典上疏曰竊見洪武初年天下田土八百四十萬六千頃有奇弘治十五年存額四百二十二萬八千頃有奇失額四百二十六萬八千頃有奇是宇內額田存者半失者半也賦稅何從出國計何從足初臣等備查天下額數若湖廣額田二百二十萬今存額二十三萬失額一百九十七萬河南額田一百四十四萬今存額四十一萬失額一百三萬失額極多不知何故至此非擬給于藩府則歛隱於猾民或冊文之訛誤也不然何故至此若廣東額田二十三萬今存額七萬失額十六萬又不知何故至此也蓋廣東無藩府擬給疆理如舊非荒蕪于寇賊則欺隱于猾民也由洪武

[illegible]

糧五十九石

治十五午實徵總數○夏稅大小米麥四百六十二萬五千

八升二麥改二萬五千五百四絲綿并花絲共三百六十一萬

合七勺三麥改二萬五千五百四絲綿并花絲共三百六十一萬

八升二麥改二萬五千五百四絲綿并花絲共三百六十一萬

合七勺三麥改二萬五千五百四絲綿并花絲共三百六十一萬

八升二麥改二萬五千五百四絲綿并花絲共三百六十一萬

合七勺三麥改二萬五千五百四絲綿并花絲共三百六十一萬

八升二麥改二萬五千五百四絲綿并花絲共三百六十一萬

合七勺三麥改二萬五千五百四絲綿并花絲共三百六十一萬

八升二麥改二萬五千五百四絲綿并花絲共三百六十一萬

合七勺三麥改二萬五千五百四絲綿并花絲共三百六十一萬

八升二麥改二萬五千五百四絲綿并花絲共三百六十一萬

合七勺三麥改二萬五千五百四絲綿并花絲共三百六十一萬

八升二麥改二萬五千五百四絲綿并花絲共三百六十一萬

合七勺三麥改二萬五千五百四絲綿并花絲共三百六十一萬

八升二麥改二萬五千五百四絲綿并花絲共三百六十一萬

合七勺三麥改二萬五千五百四絲綿并花絲共三百六十一萬

八升二麥改二萬五千五百四絲綿并花絲共三百六十一萬

合七勺三麥改二萬五千五百四絲綿并花絲共三百六十一萬

八升二麥改二萬五千五百四絲綿并花絲共三百六十一萬

合七勺三麥改二萬五千五百四絲綿并花絲共三百六十一萬

一十二石五斗

按宋太祖制今諸州受民租籍不得稱分毫合勺絲厘絲忽

錢必成文編市成尺粟成升絲綿成兩薪為成束金銀成錠

洪武初數各省皆稱石錠尺而止然細絲和數乃至合勺抄

撮支數雖毫絲忽隨官或更等及微塵以至目力所不能分

若果所為故徒以為指吏之遺而已

國初糧稅象馬牛羊草料俱於民間照四糧科徵解納官軍草

料亦如之洪武二十五年以百姓供餉艱難令北平等處衛所

官軍不支草束自采野草備用是後遂有牧畜草束創置使以

後通命在京在外軍衛有司量派軍夫米打運場收納與民納

單如銀文用而因時制宜權衡支驗法亦不一其法黑豆等料

即于稅糧內折撥馬草數目併載會典

國初於後湖置地載天下版籍以戶部侍郎兼管

屯田國初兵荒之後民無定居耕種廢弛隨之初命諸將

分屯于龍江等處後設各衛所創制屯田以都司親領總管糧

四五十畝為一分又或百畝或七十畝或三十畝二十畝不等

軍士三分守城七分屯種又有二八四六一九中半等例皆以

四土肥瘠地方衝緩為差又令少壯者守城老弱者屯種係丁

多替亦許其徵收則例或徵減殊數本折互收皆因時因地而

異云

在京師衣等五十四衛并後軍都督府北京各衛所南京錦衣等四十二衛南直隸各衛所及各布都司皆有屯田額數載在會典其最多者如四川之六十五萬九千餘頃至萬曆時則見額四萬餘頃升其最少者如山東之二十六千頃至萬曆時則增至一萬八千餘頃數不一也唯浙江前後額不過二十餘頃而地山園池蕩澤潭塘灘盡是矣

國初秋夏稅糧每歲徵收必先預為會計除對撥官軍俸糧并存留學糧庫給老口糧及常存軍儲二年糧斛以備支用外餘糧通行定奪立案具奏其奏本內該云為徵收某年秋糧事該照在京并在外衛所官軍等項合用俸糧擬合預為會計徵

收撥得各司府州今歲秋糧除已對定官軍俸糧外其餘內府光祿寺等衙門合用熟糧糯米芝麻黑豆等項并五軍六部等衙門官吏俸給優給故官兒男及大倉預備海運糧餉擬於蘇州府等府各存收運納其餘秋糧存留學糧庫給老口糧及撥充各處軍衛倉收貯常存二年糧儲以備支用如有糧多足用去歲秋糧定奪收支及秋糧糧長去歲委官一員率領該設糧長正身務要齊足定限七月二十日以前赴京而聽實論關領勘合回還解糧

今天下農民凡有田五畝至十畝者裁粟麻水綿各半畝十畝以上者倍之田多者以是為差有司親臨督視情者有罰不種

桑者使出納一疋不種麻者使出麻布一疋不種木綿者使出綿布一疋

太祖吳元并謂中書省臣曰太平應天諸郡乃吾渡江開創之地俱係先勞之民其有租稅何如蠲免

大詔云應天宣城太平廣德鎮江五府州為是興王之地

久被差徭時時夏秋稅不時全免惟元宋入官田地稅額籍

沒之田民田全免官田若令全免民難消受所以減半徵

收

洪武元年

洪武元年奏准桑麻科徵之額麻每畝八兩木綿每畝四兩裁桑者四年以後有歲始徵其租

命諸將分軍屯種

今水旱去歲不拘時限從寬徵收桑麻稅糧即與蠲免

命諸將分軍屯種于滁和鳳陽地方開立屯所京衛旗軍七分

下屯三分守城每分田五十畝設都指揮一員統之又置北平

都司於北平府鎮燕山等衛衛置大軍都司于九良哈地各置

屯田以五十畝為一分七分屯種三守城

洪武初

洪武初令官田起科每畝五升三合五勺民田每畝三升三合

五勺軍田每畝八升五合五勺舊地每畝五合三勺四抄軍

地每畝三合一勺沒官田每畝一斗二升

今各處人民先因兵燹遺下田土他人開墾成熟者聽為已業

業主已還有司于附近荒田撥補又令復業人民見今丁少而

舊田多者有司于附近荒田酌撥付

各凡民間賦稅自有常額諸人不得于請王爵為功勳大臣及各衙門京畿田土山場荒治遺害于民違者治罪

三年令以北方府縣近城荒地召人開墾每戶十五畝又給地二畝種菜有餘力者不限頃畝特免三年租稅

六月上諭中書省臣曰蘇松嘉湖杭五郡地瘠民衆細民無田往往逐末利而食不給餬餒朕故鄉也田多未闢土有遺利宜

命五郡民無田產者往臨澆開種就以所種田禾為己業官給牛種毋糧遺之三年不徵其稅於是從者四十餘戶

十四

九月辛卯中書省臣奏稅太原朔州等衛軍屯糧上曰邊軍勞

苦能自給足矣猶徵取其稅乎勿徵

四年詔河南山東陝西山西淮安等府屯田三年後每畝收租

一斗

賦

令天下有司度民田以萬石為率設糧長一名專督其鄉賦稅

十五年華嚴糧長徵收糧令照黃冊里中人等催辦○十八

年令各縣有司復設糧長以民戶編多者充當○三十年又

更置糧長每區設正副二名編定輸當○十九年令各處糧

七

長暫于南京戶部置輪給與勘合後遂為例

五年春正月詔今後犯罪當成兩廣者俱發曉濠屯田

六年夏四月太僕寺丞梁楚德帖木兒言黃河遼北軍夏所轄

境內及四川西南至鄧城東北至洛陽相去八百里土田膏沃

十四

船楫通行宜命將領之伴招集流亡務農屯田什一取稅兼行

中鼓之法可使軍民足食從之

其附寇故蘇賦時重視豪族租簿而松江嘉湖次之七年始減

其額詔蘇松嘉湖等府田如每畝起科七斗五升者減半十三

年令蘇松嘉湖四府田舊額起科七斗五升至四斗四升者減

十之二四斗三升至三斗六升者減十之一俱止徵三斗五升

以下仍舊

正統元年令浙江嘉興蘇松等處官田准民田起科每畝秋

糧四斗一升至二石以上者減作二斗七升二斗一升以上

至四斗者減作二斗一斗一斗一升至二斗者減作一斗從是無

周忱請也景泰七年定浙江嘉湖杭官民田別例官田每畝

科米一石至四斗八升八合民田每畝科米七斗至五斗三

升者俱每石歲徵平米一石三斗官田每畝科米四斗至三

斗民田每畝科米四斗至三斗三升者俱每石歲徵平米一

石五斗官田每畝科米二斗至一斗四合民田每畝科米二

斗七升至一斗者俱每石歲徵平米一石七斗官田每畝科

故曰平米

撫議按洪武七年詔則七斗五升者已減其半矣而十三年詔仍有七斗五升至四斗四升者減十之二則前此猶未減也據十三年詔則七斗五升至四斗四升者減十之二矣而景泰七年仍有民田每畝科米七斗之則前此猶未減也此必又有復科之詔會典不之載耳嘉靖九年令立鍊蘇松常鎮浙江杭嘉湖等府田地科則只照舊行不必紛擾則前此固有屢減屢復者矣蓋帝王御世先執其中貴乎其心而明祖以一時念督撫四府以無窮之害當時之臣莫敢有為之救止者不及三年而蘇連賦至三十餘萬則不得不為編

主

之自是諸府相率有連賦之苦而得民厚固以為利終明之世郡縣之官無所庸其催徵易若平其賦而督其慢之為得哉

正統初蘇連稅至七百九十萬石在常松亦然忱以大臣交薦超擢至開歸大興召父老問故與知府況鍾曲終既賦八十餘萬有奇

時以官田係國初抄沒其稅甚重民力不能辦民田起科止於五升甚輕又其時大戶恃強不出加耗徧累小戶故將民田每畝例加耗米一斗有奇以通融官田之虧欠謂之平米通杭嘉湖蘇松常鎮共增糧四百餘萬石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一年置貴州都司衛所開設屯堡
十三年令各處荒閒田地許諸人開墾永為己業俱免雜稅差徭三年後並依民間起科又詔陝西河南山東北平等布政司及鳳陽淮安揚州廣州等府民間田土許儘力開墾有司毋得起科

十五年令各處奸頑之徒將田地說寄他人名下者許受寄之家首告就賞為業○五月士卒饋運漕海有溺死者上開命群臣曰當查左之地在元為舊底至朕即位之二年元臣史歸有勸復立邊防行省若朕以其地早棄土職人拂不敬憲置勞民但立綱以兵戍之其糧餉輸海上每聞一夫脫海家人懷歎

主

別之患然事非獲已要在朕心必至期後命士卒無慮心方釋然近聞有溺死者朕終夕不寐而等其議也曰之法以國長久之利

今天下奇勳僧道常住田土不許典賣

十八

十八年令將自己田地移換換毀說寄他人及遷徙等項事舉到官全案抄沒若不如此虛報小民又令兩浙及京畿官田九折收稅糧鈔每五貫準米一石編每足進米一石二斗金每兩進米十石銀每兩進米二石編布每足進米一石半布每足進米七斗夏稅農桑絲每十八兩進絹一疋進十八兩

刑部

刑部

刑部

議農桑起耕太遲百姓艱難今今後以定數酌頒曉諭種植不
必起耕○令農德去歲有司不奉新本改舊舊連名中所有司
耕利不說○令天下有司凡遇農起先發倉粟賑濟然後具
奏○雲南諸蠻平播置衛所開屯成守應以股田給軍并編附
之衆

十九年沐英奏雲南近今屯田上諭戶部曰英之是謀可謂盡
心然宜雖其歲輸之粟使收條于耕作

刑部

二十年丁卯冬十二月魚鱗冊成初太祖初定天下遂置實
天下土田造成冊籍既而西浙及蘇州等府富民畏避差役
往往以田產零星花附于親鄰佃僕之戶名為貼牌親鄰又

高

之相習成風鄉里數州縣政府奸弊百出名為通天龍
寄而富者益富貧者益貧矣太祖素知之遂召國子生武淳等
往各處隨其稅糧多寡分爲數區區定糧長四人乃集糧長暨
耆民躬履田畝以量度之遂圖其田形之方圓大小以書其主
名及田之四至編爲冊號曰魚鱗冊至是冊成以進百弊始
絕

刑部

令陝西屯軍五丁抽一稅糧照民田例又令屯軍種田五百畝
者歲納糧五十石又令四川建昌等衛附近田土先儘軍人次
與小旗總旗百戶十戶指揮七種百給又令陝西臨洮等衛軍
士屯田每歲所收糧種外餘糧以十分之二上倉餘守城軍士○

冬月命增定保陳相時寧侯孫昇性雲南總制諸軍親于定邊
姚安等處巡歷以優其民

刑部

二十一年令河南山東農民中有等懶惰不肯勤勞農桑朝廷
已嘗益人勸創耕種今出既全此後止是各該里分老人勸督
每村置數一而凡遇農種時月五更鳴鼓衆人開鼓下田該管
老人應開若有懶惰不下田者許老人責決務要嚴切督併見
丁著紫毋容情夫遊食若長老人不肯勤勞農民窮苦爲非犯
法到官本鄉老人有罪○戶部郎中劉九章言河北農民耕少
山東地生熟日繁原令分丁從居屯開闢種田則國增而民
生遂上謂山東地廣民不必遷止遷山西澤潞三州民之無田

高

若往彰德真定臨濟靜德諸開墾之畝令自耕種免其賦役三
年仍予給鈔二十錠以備農具○勅五軍都督府曰養兵而不
病于農者莫若屯田今海宇寧謐遠境無虞若使兵坐食于農
農必受弊非長治久安之術其令天下獨所習兵屯種度務兵
農策務國用以舒古之良法若德元國軍皆以農勸當時空名
徵世其緒續諸將務在程督使之盡力于耕作以足軍儲則可
以繼養于古人矣爾等督府其申諭之

刑部

二十二年夏四月命提湖廣台蘇松諸郡民無田者許令往淮
河遼南潘和等處就耕官給鈔戶三十錠使購渡免其賦稅
三年○八月以山東布政司言令有充濟南營寨五府之民分

丁就東昌開墾開田九月山西沁州民張從賢等一百一十六戶各稱應募屯田戶部以開命當從整等飭送後軍都督府會申徐禮分田給之仍令沁州已募民時上募山西民分丁往北平山東河南耕種故從整等應募

田

二十三年以後始以十戶所建立屯官安官收折

田

二十四年令公使大官以及人民不問何處唯耕熟田方許為屯但長其田俱係在官之數若有餘力應耕再開其山場水陸田地亦照原撥賜則創為主不許過分占為己有又令山東縣管農民務見丁著從限定田畝若令耕種散有荒蕪田地流移者全家遷徙就元軍○四月上謂後軍都督沐春曰墾人遠

遼塞外清寧自今一片石等關每處止存軍士十餘人職乘道此餘悉令屯田

田

二十五年令鳳陽滁州廬州和州每戶種桑二十株桑二百株

田

二十六年令開墾荒蕪官田俱照民田起科○定凡各州縣田

田

土必開闢各戶若干及條段四至原官田者照依官田則例起科民田者照依民田則例徵收務要編入黃冊以憑徵收稅糧如有出賣買賣者聽令增減者即當過割不許潛派詭寄犯者律有常憲又令民間有犯法律該籍沒其家者田土全拘收入官戶部書旗勘勘行各布政司府州縣將犯戶丁田土

房屋召人佃賃照依沒官則例收科仍將佃戶姓名及田地頃畝房產間數同該科稅糧錢糧數目開報合于上司轉達本部

知數○定凡民間一應桑林各照撥還官司原定則例起科縣

綿等物其絲綿布織然創折編俱以十八兩為則折編一足所

司差人觀解到部制付收運庫收納以備賞賜支用其樹棉果

等項並皆照例徵收除稅餘存留支用外其餘錢鈔一

體難解戶部行移該庫交收

大明令曰凡典賣田土過割稅糧各州縣照舊附屬正官報

調收掌隨即指收并終通行造冊解府毋令產主稅存與民

為害

田

五開墾平始設新所屯種

田

凡各處田木遇有水旱災傷所在官司踏勘明白具實奏聞仍

中合于上司轉達戶部立案具奏若官前住災所履踏是實將

被災人戶姓名田地頃畝數徵稅糧數目造冊隨報本部立案

開闢災傷錄由具奏

田

二十七年令天下百姓務要多種桑桑每畝一畝種二畝秋每一畝戶內共出人力挑運柴草燒地耕過再燒耕二遍下種待秋高三尺然後分栽每五尺間一壟每一戶初年二百株次年四百株三年六百株栽種過數目造冊回奏違者發雲南金齒元

定免傷去應據難則大口六斗小口三斗五斗以下不與

二十八年令山東河南開荒田地永不起科又令凡民間開墾荒田從其舊章二年後官為收料仍即所在官司每歲開報戶部以憑稽考

三十一年詔廣西遷仁屯田所土兵免納屯糧

三十五年始定科則每軍田一分正糧十二石收貯屯倉聽本軍支用餘糧十二石給本衛官軍俸糧每衛以指揮一員每所以下戶一員擬督都司不時奏官查年終上倉并給過子粒數目造冊赴京比較所收子粒行御史等官盤查

凡徵收稅糧律有定限其各司府州縣如有新增補賦一體

大

入餉科糧所據該科稅糧冊長督併甲首甲首惟留人戶裝載糧米糧長點者見數率領里長并運糧人起運若係由糧指運赴所指衛分照單交收有留者運赴該倉收貯起運新收者照依定額各該倉庫交納取發通關奏繳本部奏官於內府戶科領出立案附卷存照以憑稽考○凡糧長開切勘合回還催辦秋糧務要依期送納畢日赴各該倉庫納過數目於勘合內填寫用印鈐蓋其糧長將填完勘合具本親當道繳仍赴部明白銷註如是查出糧有拖欠勘合不完明

白道問究理

成祖永樂元年命山西澤潞州縣無田之家分丁往河南裕州

耕種

令各處有司奉勅差人巡視境內遇有蝗蟲初生設法撲捕務要盡絕如坐視致使滋蔓者罪之市按二司不行嚴督亦罪之每年吏部九月行文十一月再行軍衛令兵行文未為定制

二年蘇松等府水陸去歲定給米大口一斗六歲至十四歲六升每戶有大口十口以上者止與一石其不係全災內有缺食者亦定備米則例一口借米一斗二口至五口二斗六口至八口半口至十口以上者四斗候秋成抵斗還官

正月戶部尚書都新言河南等處屯田指揮劉瑛等上歲收之數一人所耕不足自供半歲之食罪之以警上以法令初行

光

姑甯之石琰牛嚴諭遣之

營建北京以五軍都督府總攝天下屯政是後凡良哈屯田捐之朵顏諸衛增設衛所屯田拱衛京師

十一月上以各處屯田肥瘠不同所獲亦異考較之法固有等差命各都司揭差官軍給與牛具種子耕種田視其歲收之數為例考較謂之樣田既而山西太原左衛千戶陳淮率軍士來奏所種樣田除足各軍歲用之外每軍仍有餘糧二十三石於是上命戶部詳定賞例除官收正糧及種子外餘糧悉與自用

三年正月以兵何福勳于屯田積穀最多降勅獎諭

全開墾官湖作官田每畝夏稅麥二升秋糧三斗

更定屯田則例令各屯置紅牌一面寫刊于上每百戶所管旗

軍一百一十二名或一百名七八十名千戶所管十百戶或七
百戶五百戶三四百戶指押所管五十戶或三十戶二十戶撥
調屯田都指揮所收子粒多寡不等除下年種子外俱照每歲
軍用正糧十二石為法比較將剩餘不敷子粒數目通行計
并定為賞罰令按察司都司并本衛副將各官點閱是後復准
行京師衛所從從按察司并各府按察司及本衛副將各官點閱
歲收子粒如有指撥果款缺大麥蕎麥等糧糧價依數折算
細糧如各軍名下除存種子并正糧及餘糧外又有餘剩數不

分多寡總各該旗軍自收不許管屯官員人等巧立名色因而
分用

五年按察司增置食事盤量七糧

六年令福建瘟疫死絕人戶遺下老幼婦女兒男有司驗口給

米稅鹽糧米各樣皆且俾徵侍成丁之日自行立戶當差

八年令被災去歲人民典賣子女者官為給贖還

十年以濟寧州同知潘叔正言得青登萊諸郡民丁多無田者

住兗州東面定陶等縣分屬就耕蠲其役三年

十一年令各處折徵糧食每兩准米二十石開白綿布每疋准

米一石五斗

二十年詔各衛司衛所下屯軍士其間多有艱難納子粒不

數除自用十二石外餘糧免其一半止納六石

二十二年冬月諭戶部夏原言曰抗帝立屯種用心甚重後
有司以征糧違農時送解收發以致儲蓄不充未免撙節其令
天下衛九屯田軍士自今不許擅差妨其農務違者以重法
王折曰軍國之事備邊為急備邊之務兵食為先屯田之法
乃足食足兵之要道而通商中鹽又所以維持屯田于不壞
者也洪泉開絕任此注所以盈國富強不煩轉運而獨租之
詔無歲無之後來屯田益法漸非其舊而邊餉不足軍民俱
困矣

四年洪熙元年令每軍城糧餘糧六石其正糧一十八石上倉

宣德二年添設浙江錢塘仁和等八縣縣各一員治農

四年城官田糧

五年遣吏部郎中趙新等經理屯田先是尚書黃福請於濟寧

以此兩縣真定以南屯種下戶二部議遂遣新等經理命福

其事既而事竟不行

王折曰按黃福之言不但可以屯種難難難江南之稅概亦

可種也山東通濟池泗沂諸水河南饒汝蔡汝息諸渠陝西

洛渭渭洛諸渠則西北之田皆稅概矣奈何雖黃福理既

無西門鈞節田之度而孫合道考之言又紛紛也於是軍國

之賦盡仰給于東南東南民力為得而不竭哉

宣德十年詔各都司衛所下屯軍士正糧子粒一十二石給軍士用不必盤量止徵餘糧六石於附近軍衛有司官倉交納

此屯政壞之由也自此軍可不耕而得易餘糧以交納矣

正統元年奉准陝西旗軍餘丁所種屯田五十畝之外每畝納糧五升

二年令每軍正糧免上倉止徵餘糧六石

三年詔各處凡有入額納糧屯地不堪耕種另開墾補數者省司勘實不許重複起科

四年奉准浙江江西福建并直隸蘇松等府凡官民屯地有因水塌漲去處令所在有司逐一丈量漲出多餘者給與附近小民承種照民田則創起科場沒無田也與開墾稅糧

五年令各衛所屯軍有因水旱子粒無收缺食者照缺食民人事例賑濟候秋成還官

六年令屯田有白開墾荒地每畝納糧五升三合五勺

七年減延綏等處屯田軍子粒每百畝減納六石若止納四石又減陝西行都司屯田子粒每百畝減納八百〇令各府州縣

國朝

變賣贖罰入官之物候秋成還糧價倍賑濟

九年令揚州府置給鈔錠收贖江漲溺死人民

十一年令各處衛所墾造屯田墾落地方四至頃畝子粒數目文冊一本繳合于上司一本發該管州縣以備查考

十三年令各處寺觀僧道除洪武年間置買田土其有贖罪者悉令各州縣有司查照撥還于民若廢弛寺觀遺下田莊令各該府州縣踏勘悉撥與招還無業及丁多田少之民每戶男子二十畝三丁以上者三十畝如有戶絕仍撥給貧民不許私自典賣

景泰二年給還前孟二廟祭田六十頃又增給田二十頃佃戶各十畝

二年奉准湖廣所屬各縣正副糧長令里中催徵

是年學士商輅言口外屯地因前在京功臣等官占作莊田其諸空閒田地又被鎮守總兵參將等官占為己業軍士無近便田地可耕

六年奉准江西北直隸揚州等府縣糧長

天順二年勅皇親公侯伯文武大臣不許強占官民田地起蓋房屋把持行市侵奪公私之利事發坐以重罪其家人及投託

者悉發邊衛永遠充軍

天順三年令各處軍民有新開無額田地及願佃種荒閒地土者照額納稅則創起科每畝納糧三升三合第一斤存留本處倉

場交收不許坐派遠運

三

成化二年題准公侯駙馬伯及勳戚大臣之家有將官民地土
寄稱空閒暇隙奉討及令家人伴當開墾役占者行移法司先
將地本奉告人等問知律子礙主使教令人員奏請解問仍追
究報地投獻之人該府州縣官阿附權勢容令占種不即具奏
者事發一體究治○奏准今後若有侵欺賑濟銀糧或將官銀
糧以煎銷給散為名却乃持扣銅鉛給與貧民者一體解京發
落

四

六并題准各王府及功臣之家飲賜田土佃戶照原定則例將
該納子粒每畝徵銀三分送付本管州縣上納各該人員翻

五

額不許自行收受

勅差官往順天河開承平三府又一員往定興定二府設法賑

六

濟如本處倉糧缺乏許于附近倉分量給及搬運轉濟一應差
盤盤免又奏准將京通二倉糧米發糶五十萬石每石收米收銀
六錢粟米五錢以稅米價贖濟再將文武官吏俸糧預支三個
月

十二

并令各處巡按御史按察司官巡勘災傷保民田者會同
布政司官保軍田者會同布司官

十七

并令各處軍民人等有情願承佃空閒官地荒田及山場
水洲者城市官地每開一文長三丈歲納米一石附近城郭

好地每開一文長二丈歲納米一石山場水州俱照舊例起
科

同

六年時巡視河南戶部左侍郎原傑奏黃河自古為河南患
蓋以水勢瀾漫遷徙不常彼陷則此淤軍民隨處開墾近雖
之地以給口食以供租稅蓋以此而補復也奈何竊捷險結王
府官校聚指為園場屯地投獻徵索王府輒據封界至占收
子粒民不聊生請自今有犯者不問軍民全餘俱終身罰戍
王府官亦不許隱結受獻致與訓訟違者一治以法則姦猾
有禁而民無橫擾矣又彰德懷慶河南南陽汝寧五府山多
水侵衝輝一府沙灘過半軍民稅糧之外僅可養生關封一

量

府地雖平曠然河決無時洪武間思例除常稅外荒地許民
耕種永不起科原奉時乃創起科例至今為民互相告訐徵
數曰重民迫于勢傾家貽納誦如舊例凡軍民有告訐不起
科者不聽則可免歸備之患矣戶部覆奏從之

二十一

并令各處東地方里舍人等有開墾不係屯田拋荒地土
者上等田每一百畝納稅一石五斗一石中田納稅一石五
斗

弘治二年令南直隸上元等縣減官田稅米自三斗至二斗二

升勸墾民田米自二斗至一升

三年議准災傷應免糧草事例全免者免七分九分者免六分

八分者免五分七分者免四分六分者免三分五分者免二分四分者免一分止于存留內除點不許待起運之數一盤混免若起運不足通融撥補

十一年令災傷處所及時委官勘災不得過六月終秋災不得過九月終若所報不及時風憲官拘情市恩勘有不實者聽戶部奏定

武宗正德四年八月劉瑾既止各邊年例銀兩又不令商人在邊輸納故設邊儲益大國之困初如何充足議者以爲國初屯田備儲故軍食自足後爲豪家所占以此軍不自給雖遂慨然脩舉屯田分遣御史劉汝礪周東楊武顏頤壽等往各邊

奏

水灌屯田以清出地畝數多及違充補遺者爲惟否則罪之於是各邊增屯田至數百餘頃悉令出租則東在寧夏與都御史安惟學比較屯糧尤嚴刑及軍需妻子人心憤怨指指何錦等遂與安化王聯起兵以誅瑾而名理禍始于此矣

王圻曰按法舊令商人上納本色則商人但獲遺地不致就蕪鹽課有資已轉自辦苟不復鹽法止清屯田則邊人無力耕種子粒仍無從出邊糧實軍以賑亂耳

此論甚精
以前時事

教養全書卷之二十一

歷代田賦考八

武宗正德十六年辛巳差兵科給事中夏言山西巡撫御史樊繼祖戶部主事張希尹等往順天等府查勘過各項莊田地共二十萬九千一百一十九頃二十八畝又外係優占者共二萬二千二十九頃二十八畝各給主逆罪無辜及官莊等先是正德年來奸民妄請軍民田六指作空閒投獻近侍等要之官具奏建爲皇莊或爲勲戚奏討爲莊管莊官校人等藉勢侵奪居民苦甚是年世宗即位給事中底蘊以爲言上聞之惻然遂有是命言等往逐一查出給主召佃還官歸官一遵勅旨施行而

東李隱占之弊剗剗殆盡夏言又上疏曰各官莊田祖宗以來未之有也惟天順八年以抄沒太監曹吉祥地撥爲官中莊田其地原額一十頃一十三畝吉祥占過軍民地二十四頃八十七畝共三十五頃立莊今次重勘又占過民田四十頃見在共七十五頃此則官關莊田之始而數年間侵占之數過于原額已十倍矣舉此一處其他可知至成化間增增實城縣一莊弘治間止增豐潤新城雄縣三莊至弘治十八年十月孝廟升遐之后先帝踐祚之初一月之間建立皇莊七處自此之後設立漸多皇莊之名始著數年之間共計占地三萬七千五百九十五頃四十六畝皇莊既立則有管理之太監有奏討之舉校有

跟隨之名色每歲動至三四十人其初管莊人員出入及柴運租稅俱是自備車輛夫馬不干有司正德元年以來權奸用事朝政大壞于是有符驗之請開文之給經道州縣有原隲之供有車輓之取有夫馬之索其分外生事巧取財物又有言之不能盡者及抵所轄莊田畝所則不免擅作威福肆行武斷其苦不靖者則起盜房屋架搭橋梁擅立關隘出給票帖私刻關防凡民間撐駕舟車收放牛馬採捕魚蝦螺蚌荒蕪之利靡不括取而隣近地土則展轉移徙封堆包打界址見畝徵銀本土豪猾之民投為莊頭撥置生事幫助為虐多方括克獲利不費輸之官關者曾無十之一二而私入囊橐者蓋不啻十八九矣此

二

可為太息流涕者今讀勅旨猶有曰保皇莊者解部類廷臣等竊有疑焉蓋謂今四海九州之貢賦山林川澤之物產凡所以納之司農輸之內帑何者而非所以奉一人若半孟子曰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又何者而非所以奉重關慈闈四宮乎祖宗以來宮闈一切供用自有成規顧可屈萬乘之尊下同匹夫以優畝畝之業辱宮闈之貴離于開闢以事升斗之利其何以示天下訓后世也哉且皇之一字加于帝后之上為至尊莫大之稱今奸倖之徒假之以優奪民田則名其莊曰皇莊假之以開采市利則名其店曰皇店又其甚者假以阻壞鹽法則所取之鹽名為皇鹽即此三言足以傳笑天下殆後世仰惟隆

下一切掃除如該部大臣查照原等由欽文冊將在京府衛大興縣等地方各官莊田所不係占奪民田不滿數十頃者請改為各官親營公桑園等項名額全有司種植桑柘以供宮中禁中其餘一應莊田盡弛以利民或勸歸之部造入版籍令民照舊輸糧以為在官地土仍榜示中外盡削皇莊及各官莊田之名一洗四朝之弊永垂百代之休讓入從之

嘉靖六年恭民開墾荒田給與田帖永遠營業免稅糧三

時給事中夏言疏太祖高皇帝立國之初檢覆天下官民田土徵收稅糧且有定額乃今山東河南地方額外荒土任民

三

值力開墾乘不起科至我聖宗皇帝又令北直隸地方比照聖祖山東河南事例民間新開荒田不問多寡永不起科至正統六年則令北直隸新開荒田從輕起科實于祖宗之法畧有背戾至景皇帝嘗示遵復洪武舊例再不許額外丈量起科至今所當遵行所以然者蓋緣北方地土平曠廣衍中間大半鴻齒瘠瘠之地故荒田如之場且地形多窪下一遇數日之雨即成淹沒不必霖雨之久輒有膏耕之苦祖宗列聖豈有見于此所以有永不起科之例又有不許額外丈量之禁是北方人民雖有水潦災傷猶得隨歲耕墾以計取糧差不致足需衣食夫何近年以來權倖觀瞻之臣不知民

開族若不知祖宗制度妄聽奸民投獻輒自違制奏討將畿
甸州縣人民棄割開墾永業指為無糧田出一弊亦為已有
由是公私田踰鄉跨邑小民恒產歲削月削至于本等系
鄉徵糧養馬產旗入站之地一例混奪權勢橫行何所控制
產案既失稅糧孰存權役若于併充糧軍因于重出飢寒愁
苦日益無聊展轉流亡靡所底止以致強梁者起而為盜柔
者轉死溝壑其巧黠者則或投充勢家莊頭家人名目消
其勢以轉為良善之害或匿入海戶陵戶勇士校尉等籍脫
免徭役以重田數本之人允所以感民命脈竭民膏血者百
孔千瘡不能枚舉是蓋古今帝王治世之道是豈祖宗列聖

臣

立國之法乎
方日乾論屯田說曰今南京戶科等衙門給事中林士元等
官奏將拋荒屯田不拘軍民借道之家聽其各擇所便開耕
計畝定稅給帖承佃免其二年租稅不許屯官分外科擾俟
三年成熟乃許徵納深為有見蓋以荒田零址所隔或遠近
則不便子開墾荒則未望其收成非聽令擇便則人若于四
散而不肯佃非量停其租稅則人憚于墾糧而不肯佃今南
京和陽鎮南等衛屯年拋荒田若干乞聽多方招人承佃不
拘全分隨其所便開坐畝段告領戶由開墾耕種量寬二年
稅糧以為牛具種子之費俟三年成熟隨其所佃畝數納稅

成熟之後雖有新軍補役逃戶復業亦不許告爭待十年之
後復有區區如無補役復業之人則永為已業如是則承佃
之人既不苦于全額又不患于賠糧雖一二年間未必有收
亦肯捨力墾闢以圖長遠之利近荒之田刻期可熟稅額不
患于虧欠失以竭通言之和陽等衛拖欠嘉靖四年分屯糧
若干各衛掌印并管屯官員俱各任俸今各衛拋荒田地動
經數百餘頃前項無徵稅糧每年俱係各戶包補如豐成之
際滿應恐代賠薄收之年僅可自完誰肯帶費典子為人賠
納此蓋地欠之由也各官俸糧住支已久拖欠數少指望豐
年還還應足數多則縱得豐年亦難賠納各官再無關支之

望矣莫若照各年分給荒傷事例查各衛見今勘實拋荒田
地若干所拋屯糧悉為蠲免此外若有未完的係拖欠俱照
原欠多寡數目分作三分釐立程限先完一分者暫准開俸
其餘二分續徵取通關報如二年之後不完仍舊住俸庶
幾人心有所遵撫而逾負之糧漸次可補否則各官之俸可
任所欠之糧終不得完且糧以養廉士人尚望于此軍職之
中求其甘食守職者不多得也今俸糧既住日用無措未免
侵蝕屯軍屯軍既窮未免復欠子粒計所虧損仍在正額不
若寬以處之之為愈也以薄徵言之竊惟屯田之則有三曰
比較曰改科曰新增比較之田每畝納糧一斗二升改科則

減其半每畝五升三合五勺新增則每畝納銀一分六釐蓋又輕矣比較之屯田軍一名佃五十畝每歲納糧一十八石內十二石准作月糧實納銀六石豈得為重但先朝末年頻歲荒歉嘉靖三年又大疫流行人死過半以致前項屯田無人耕種如南京鎮南等衛坐落江浦等屯行數十里俱是曠地設募極目不勝凄涼此項無徵糧稅所司因循不與區區逐年俱係衆戶賠補賠補愈重逃亡愈多逃亡愈多賠補愈重屯政之弊至此極矣今林士元等官欲得見荒田畝姑且停徵待召佃成效一體徵收竊恐法亦未備蓋停徵而不召佃則徵之停者何時可獲召佃而不設法則佃之召者何人

散承查得嘉靖六年曾經總督南贛備右副都御史及巡視屯田監察御史唐熙王世爵等累次題行徵通查各衛冊荒田地共若干頃畝冊江若悉與除荒者俱作改科所缺額糧將各衛新增田內每畝加銀分厘通融還補以足原額虧欠之數酌量事體似為可行詢訪輿情俱各稱便今大約查算勘實各衛冊江田地若干合應除荒其久荒田地若干若非改科必無額佃之人乞作改科計缺額糧若干通各衛新增田地若干頃畝加銀五厘共加銀若干每糧一石折銀五錢准補欠額糧若干石又查三則之外有三升三合等項之田此項田地俱係成熟年久墾作五升三合五勺共若

千石足以抵補原額然後出給曉示不拘軍民借過聽其擇便開墾畝段俱赴本衛門告領戶由開墾耕種求為已業量寬二年租稅待二年之後田已成熟一體徵收如此則有力之家樂於輕稅而稅出力承佃矣再照中間田地有荒廢久遠者用力極難雖薄徵改科人亦未必願佃今查紅牌軍例承佃故軍田地戶田每戶不過二分近年以來各衛故軍好田既被軍官戶內舍餘侵領每戶領戶田十畝二十畝者有之疏墾不堪之田俱着貧軍領佃賠補糧稅最為積弊伏乞通查各衛戶田每戶多有二畝以上者每三畝全領久荒田一分務要立限開完回報如不願開者即將戶田退出另召

有力之人承佃每三分熟田帶領荒田一分如此則前樣久荒之田俱可耕闢屯無曠土軍有餘糧屯弊庶幾可清矣

神宗隆慶元年十月巡按御史董克封奏查出蘇松常鎮四府投種田一百九十九萬餘畝花分田三百三十一萬餘畝因係上便軍事一議大畧二定糧冊三均糧役四明優免五平均糧六裁供億七中法守八嚴責成戶部覆文量均賦於先恐煩擾難行優免雖有定例但吳中起科甚重若止論糧石似為不均宜視田畝之數為差餘悉如議報可十二月戶部覆應天撫臣林潤奏復糧冊改折二事謂各省糧額俱以夏稅秋糧為準為正賦差額增補雜派惟是蘇松諸郡不分正雜而混徵

之曰平米其中為役料傷義役原非戶部之加增如輕賣脚米戶口盈虧亦非糧額之正數雖派漸多常賦及累誠有如湖所言者宜令逐項清查核額所增之數通行造冊送部以憑裁減至于兩京俸銀改折之款則當斟酌重輕事雖盡從若南京水陸四通米穀饒裕便於改折若一舉施之北地有如運道告阻內鮮蓄聚緩急之際何以為謀請將南京官更月糧改折每石七錢在北者僅折十分之二每石一兩若米貴仍復本色報

可
萬曆四年二月巡撫保定米大器係田賦五錢言祖宗時糧有定額常全徵也近年務為姑息遂謂免及八分若官得轉運是

每歲即無災糧輒自蠲二分矣即二分之數而額計之一郡十計十郡萬計積而上之可知也獎一體有定數當免解也近年創為裁解之法官吏藉已完者以徵在聲森民視後納者以為得計所解者少所負者多兼以糧長之侵欺吏胥之漁獵其獎不可勝窮矣獎二國家存留糧係宗藩所在則裁補綠米無宗藩則數多餘羨今之官府率以不急視之勾管無專官歲會無定法祇以為奸民之利而已獎三官必任事而後食祿軍必在伍而後支餉此定制也今官有遷代軍有逃亡而休康未聞扣減則必有侵冒者矣獎四屯田在邊鄙則多拋荒在內地則多欺隱地與糧俱失舊額久矣議不察乃為父老之說夫官為收

支其糧猶在上也若聽其私兌則地稅之理沒數目之虛報者易從稽考獎五以上五獎皆今日所當整正者而大虞在委任得人乞如印馬御史兼管屯田之例責令督馬通判或清軍同知兼理其務而以責全撥華裁解二事委之州縣正官則不必駐劄于民而自可利益于國矣部覆如議

四月總理巡撫撫臣龐尚鵬條上甘肅屯田事宜一清撥補分是無的力一給牛租一蠲屯種一興水利一務虛穀一補本折而後撥解以銀一緩徵科部覆部可尚鵬又奏清理遼東屯田事以遼東京師左臂惟山海關通一線之路與內地相接舟車商賈之入利歲不能十一萬上之軍需下之歲事食料練之款

無他策地多沃壤賦稅常薄種而廣收播其人不得蓄藏一遇荒年無路乞糶相繼填溝壑自改屯軍為操軍兵荒相繼耕作之使率歸舍餘屯已盡廢近賴撫臣勞來安集寬召種之全人始知有主民之樂遷河以東漸可招徠惟河西地方也僅蓄然十室九空其間附城而居者復有操備送迎之苦若不因地制宜由加存恤必歲月遷延河東備儲雖有文法亦托空言臣親歷邊陲督同寺道從宜計畫會同撫按衙門更相考訂共要其成乞勅該部再加熟酌如臣言可採覆請施行是年令各邊官自墾田地照永樂二年事例永不起科如果歲增粟十萬五萬石自墾至百萬千頃者重加陞賞

六

六并河南道御史陳堂奏言國制十年大造黃冊凡戶口田賦
事役新舊登耗之數無不格載所以重國本而存故實也今沿
襲弊套取應虛文為吏得以加務聚斂國之需射其弊不可勝
窮至謂訪之蓋有司徵稅難編後役者為一冊名曰白冊而此
解後湖之黃冊又一冊也有司但以白冊為重其于黃冊唯付
之坐管任其增減凡錢糧之完欠差役之重輕戶口之消長名
實相懸實不得其指佛即解至後湖而清查者以為不課于特
冊漸已矣臣以為徵理國籍必嚴緝覈必專責成夫審籍要籍
類非守令之法能制也頃蘇松常鎮添設督糧參政一員請賜
之勅查令兼理黃冊事務九人丁事產悉照白冊增進其數隱

脫漏者如例開遺數田者依限完報曰至十萬畝以上者徵古
限田之法量為裁抑如勢要阻撓有司阿縱應撫按官奏冊
籍清而賦役可均都覆記如議

七

閩臣張居正以田賦決額小戶多有匿糧致累里甲賄縱從言
官既奉旨令通行丈量限三年之內完文並冊繳報于是失額
田糧一切掃除然其吏之清強敏練撫字忠愛者得因自效而
其罷軟貪縱貪交勇譽者不無反增其弊

八

萬曆十二年議准以後地方災傷撫按實勘奏不論有田無
田之民通行議恤如有田者免其稅糧無糧免者免其丁口鹽
鈔務使貧富一體並蒙蠲恤

九

二十四年蘇州府吳縣武舉徐世昌奏八策一曰勅將領分屯
以為士卒之倡二曰簡老弱以立久屯之策三曰募善耕以教
耕種之法四曰杜賸粒以清鼓噪之變五曰積餘糧以免幫糴
之費六曰清屯政以建久安長治之策七曰因屯田而備車戰
之法八曰植屯樹以限戎馬之馳突

二十九年十月保定巡撫汪應蛟奏海濱屯田試有成效酌議
留軍併墾召民兼種以資兵餉以永固重地臣竊見天津葛沽
一帶咸謂此地從來斥鹵間有近河滋潤種藝且者每畝收不
過一二斗臣竊以為此地無水則雖得水則潤若以開新濶濶
治地之法行之穿渠灌水未必不可為稻田而一時文武將吏

十

諸人無肯應命至今春始買牛制開渠築堤一時並舉計萬
帖白塘二處耕種共五千餘畝內插二千畝其募多力勤者畝
收四五石餘二千畝或種葛豆或早稻葛豆得水滋潤真多者
亦畝收一二石惟早稻竟以鹹立稿臣近巡歷天津親詣查勘
糧則總兵陳懷素稱水稻約可收六千餘石葛豆可收四五千
石于是地方軍民始信開漸治地之法可行于北海而臣與各
官並信斥鹵可盡變為膏腴也大夫津當河海咽喉為神京隔
戶自倭警震曙開府設鎮署將增兵而其地益重今蘇波維患
內備未忘則中原多事之秋尤未雨綢繆之曰見在水陸兩營
兵尚存四千人歲費餉六萬餘兩原無儲給內帑供加派民間

欲留兵不免于病民欲恤民無以給兵臣嘗早夜熟思惟有屯田可成斯得足食長策然召募之兵非有室家婦子之助計一夫不過耕種田五畝即收收三石不過六萬石而可置荒田連壤接畝莫啻六七千頃若盡依今法為之開墾以通舊漕為之築堤以防水潯每千頃各費銀三十萬石以七千頃計之可得銀二百萬餘石非獨天津六萬金之鉅可以取給即元近鎮之年例省司農之轉餉無不可者且地在三岔河外海潮上溢取以潯漕子河何妨白塘以下多地亦無難差白塘以上為靜海縣民或五畝十畝而折一畝糧差不過一分八釐民願賣則給價不願田仍給種于民情無拂就中經理得宜行之久遠可不

主

謂國家萬世之利哉惟是地廣則墾治之難田多則耕種之難又招徠數十家而後能任數千頃之地必群聚數萬之人而後能供數十萬畝之耕如地十里為田五百四十頃一面潮河三面開渠與河水通深廣各一丈五尺四面築堤以防水潯高厚各七尺又中間溝渠之制條分縷析大約甲夫六十萬人而後可以成功無論北人情情悍于力作即有南方善耕之人誰能集衆幾數百十為群越數十里以從難成之役其需商大費承輕索肥悍奇難坐收三倍又誰肯捐數萬金之資以勞形哉此關地生財之說雖屬虛廟議而未睹成績也臣今為計惟有開墾田以田分民軍雖聚而不能盡種民能種而不必自墾軍

有月糧而無僱值之費民無勞役而享可耕之田然後起之若流水應之如赴聲樂無便于此者然非見在水陸兩營之兵所能獨成也役以四十之衆勤力于二萬畝之耕又三農之終無暇其坐作擊刺之條其操茲歸而從事于講藝所能幾何哉臣聞天津兩衛官軍本為防海而設後以海上無事漸騎過陵遂調赴薊鎮防守至萬曆二十年來倭急則議留倭緩則議調旋留旋調展轉無常不得已而有春秋近防遼海之議蓋防遼者一時之權宜防海者實祖宗之額制也今海波固圻暫寧薊門亦幸常閒暇臣請以防海官軍用之于海濱墾地計左右兩營軍共六十併水陸兩營之兵總得萬人除人各耕種外每歲

主

開渠築堤可成田數百頃一面召募邊地散賣居民及南人有資本者聽其分領承種少或五十畝多不過一二頃悉令依照南方取水種稻本年開耕姑免起科以償其牛種器具之費次年每畝定收稻米五斗以後永為世業其軍兵自種五畝每名定收稻米一石五斗其有父兄子弟願領種餘田聽各營中軍總哨及天津三衛官舍有率其子弟僕僕願領者聽總之多不許過二頃數年之後荒地漸闢各軍兵且屯且練民間可省養兵之費重地永資保障之安邊境無烽戍靜兩營官軍當留屯可也滿一層警可虞復調春秋近防可也蓋薊保兩鎮系屬一體薊鎮有警保鎮兵馬當不待調召往援則薊門與通灣咫尺

可朝發夕至其在津亦何異于在薊哉至于米粟漸多可支遠鎮之年例應漸廣可資海邑之版圖并一切署異調度車軍容職次第區畫具奏非可以一端盡也

王圻續文獻通考曰太祖加意屯田視古最詳考其詳則衛所有閒地即分軍以立屯非若歷代于軍伍之外分兵置司者也考其制則三分守城七分屯種以言其數則外而遼東一萬二千三百八十六頃內而極東如浙江者亦有二千二百七十四頃一十九畝零推之於南北二京衛陝山西西諸省尤極備焉永樂中令各處衛所凡屯軍一百以上委百戶一員提督之其有餘人自願耕種不拘頃畝任其開墾三四

高

五年之間又有紅牌一面等例牛具農器則總于屯清細糧子粒則司于戶部至于宣德正統每有添設屯田副使僉事之詔景泰天順亦有監督兼理之令成化十一年十三年二十一年弘治十三年又令營屯等官用心清查莫非奉奉于此然歲久弊生利偏害出嘗開禮部尚書劉定之曰有屯田之名無屯田之實耕種之際鹵莽滅裂收貯之後侵欺移用以營屯為職者率優游于城何嘗有阡陌之巡以典屯而來亦憑信于簿書何能校倉庫之實則斯弊也至今猶未息也又楊一清論附郭屯地每歸于勢要之家屯田軍餘終歲賂糧而不知屯地之所在者又有曰貧難壯丁雖有良田無牛

可耕無種可布未免將身佃戶一年僅獲不充一歲之草糧管屯官員或將十歲以下幼男報充屯丁三兩朋合謂之糧粮則斯弊方今正熾夫與種則害澤天下始有不能堪之情不堪則勢阻天下始有不可為之事何怪乎荒蕪之不闢士卒之不勤又何望于野積之豐騰哉今之當是責者且惻然思所以振之矣

按國家之組皆本于勤業勤農而上下皆需則黃金玉而視粟米如糞土于是曰曠荒矣古今一轍可嘆也

五

能相固以待不虞古之聖王惟此之慎昔共工棄此道也虞子
泄樂濫失其身欲壅防百川墜高堙卑以害天下皇天弗福庶
民弗弗禍亂並興共工用滅其在有虞有虞伯鯀播其淫心稱
遂共工之過堯用殛之于羽山其後伯禹念前之非度釐改制
量象物天地比類百則儀之于民而度之于群生共之從孫四
岳佐之高高下下疏流導滯鍾水壅物封崇九山決河九川陂
障九澤豐殖九藪汨越九原宅居九隕合通四海故天無伏陰
地無散陽水無滯氣火無炎燁神無間行民無滯心時無逆數
物無害生帥衆禹之功度之于儀軌莫非嘉績克厭帝心皇天
嘉之祚以天下賜姓曰姒氏曰有夏謂其能以嘉祉殷富生物

三

也肱四岳國命為侯伯賜姓曰姜氏曰有呂謂其能為禹股肱
心膂以養物豐民人也啓先王之遺訓省其典圖刑法而觀其
廢興其與者必有要呂之功焉其廢者必有共鯀之敗焉今吾
執政毋乃實有所避而滑夫二川之神使至于爭明以妨王宮
王而節之無乃不可乎

摛謙按此言知古之所謂興水利者不過因其地之污下則
使之蓄而為澤因其流之所向則使之通而為川因其勢之
可分則使之散而為洫為溝為遂固未嘗鑿其高者下之而
壞人塚墓防其下者高之而疲困民力也

漢溝洫志曰禹堙洪水十三年九川既疏九澤既陂諸夏乂安

功施乎三代自是之後禁陽下引河東南為鴻溝以通宋鄭陳
蔡曹衛與濟汝淮泗會於楚西方則通渠漢川雲夢之隄東方
則通溝江淮之間於吳則通渠三江五湖於齊則通淄濟之間
於蜀則蜀守李冰鑿離堆避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中此渠皆
可行亦有餘則用激言姓譽其利 李冰奏大守

魏文侯時西門豹為鄴令有令名至文侯魯孫襄王時與群臣
飲酒王為群臣祝曰令吾臣皆如西門豹之為人臣也史起進
曰魏氏之行田也以百畝鄴獨二百畝是田惡也漳水在其旁
西門豹不知用是不智也知而不興是不仁也仁智豹未之盡
何足法也於是史起為鄴令遂引漳水溉鄴以重魏之河內

四

民歌之曰鄴有令令分為史公決漳水兮灌鄴旁終古焉由今
生福渠

秦昭王時韓欲疲秦使毋東伐乃使水工鄭國間說秦令開涇
水自中山西抵畝口為渠並北山東注洛三百餘里欲以溉田
中作而覺秦欲殺國國曰始臣為間為韓延數年之命然渠成
亦秦萬世之利也乃使卒就渠渠成用溉注填閼之水溉萬畝
之地四萬餘頃收皆一鍾於是關中為沃野無凶年秦以富
強名曰鄭國渠

按鄭渠制置之始涇河平淺直入渠口至宋至道時則年代
浸遠涇河涉深水勢漸下與渠口相懸水不能至峻崖之處

渠岸雖毀難可引用時遠皇南還向楚相度言周覽鄭渠之制用功最大並仲山而東鑿斷同年首尾三百餘里益鄴國當時本為轉輸實非忠泰固章可斷其絕地脈不已甚哉秦雖消雷祚卒不永後之為民興利而徵共工之陳高堙障不可也

漢黃頤侯劉信作三堰於野城溉田二萬頃

公非劉氏七門廟記曰予為廣州從事始以事至野城觀所謂七門三堰者問于居人其田溉幾何對曰凡二萬頃考于國考則漢黃頤侯信始築而魏楊州刺史劉馥實脩其廢皆先王之典有功及民則祀之若信者可謂有功矣然吾恨史

五

其之遺而後野人之不忘其思也昔高帝之起常置此等之有材能者賈以征伐顯交以出入傳命誰信為功此二者皆裂地為王連城數十代王喜以棄國見省而子漢亦用力戰王矣獨信區區僅得封侯而能勤心于民以興萬世之利而愛惠豈與賈馮侔哉

文帝以文翁為蜀郡太守煎水朱口溉灌繁田千七百頃入獲其饒

武帝開渭渠龍首渠白渠

元光中大司農鄭當時言引渭地渠起長安並南山下至河三百餘里渠下民田萬餘頃又可得以溉田益肥關中之地

得穀天子以為然令齊水工徐伯表等發卒數萬人穿漕渠三歲而通渠下民頗得以溉田矣

其後河東守當條請穿渠引汾溉皮氏汾陰下引河溉汾陰蒲坂下度可得五千頃故盡河堤棄地民被牧其中耳今溉田之度可得穀二百萬石以上天子以為然發卒數萬人作渠田數歲河移徙渠不利則田者不能墾種久之河東渠田廢與越人令少府以為稍入渠者越人

其後嚴熊言臨晉民頸穿洛以溉重泉以東萬餘頃故惡地誠得水可令畝十石於是為發卒萬餘人穿渠自徵引洛水至商顏下岸嘉崩乃鑿井深者四十餘丈往往為井井下相

六

通行水水順以絕商顏下流東至山領十餘里間井渠之生自此始穿得龍首故名曰龍首渠作之十餘歲渠頗通補未得其饒時用事者爭言水利朔方西河河西酒泉皆引河及川谷以溉田而關中重穀成國津源重穀成國津源在藍田津源在藍田引諸川汝南九江引淮東海引鉅定泰山下引汶水皆穿渠為溉田各萬餘頃他小渠乃陵山通者不可勝言

自鄭國渠起至元鼎六年百三十六歲而後竟為左內史奏請穿鑿六輔渠以益溉鄠國傍高仰之田上曰農天下之本也農流灌漑所以育五穀也左右內史地名山川源流甚細民未知其利故為通溝漑蓄陂澤所以備旱也今內史稱田

組學重不與郡同組學收田組之為其議減令吏民勉農盡地利平權行水勿使失時

後十六歲天始二年越中大夫白公復奏穿渠引涇水首起谷口尾入櫟陽注渭中袤二百里溉田四十五百餘頃因名曰白渠民得其饒歌之曰田于何所池陽谷口鄭國在前白渠起後舉鍾為雲決渠為雨涇水一石其泥數斗且溉

凡冀長殺禾永食京師德臨之口

元帝建昭中郡信臣為南陽太守於穰縣理南六十里造鍾離陂累石為堤傍開六石門以節水勢澤中有鍾離王池因以為名用廣溉漑歲歲增多至二萬頃入得其利及後漢杜詩為太

守亦修治陂池廣拓土田郡內比室殷足時歌之曰前有召父後有杜母

汝南有鴻隙大陂郡以為饒成帝時開東數水陂溢為害翟方進為相與御史大夫孔光共遣行視以為決去陂水其地肥美省限防費而無水憂遂奏罷之及翟氏滅鄉曲歸惡言方進請陂下良田不得而奏罷陂云王莽時嘗枯旱郡中追怨方進重陂曰境陂雖翟子成飯我豆食美芋魁及平覆陂當復誰云者雙陂端

後漢章帝建初中王景為廣江太守郡部安豐縣有楚孫叔敖所起芍陂先是荒廢景重修之境內豐給陂在百里

順帝永和五年為縣為會稽太守始立鏡湖築塘周迴三百十里灌田九千頃至今人獲其利

晉武帝咸寧元年東南水災詔主者為百姓計當賜假杜預上疏言當今秋夏蔬食之時而百姓已有不繼前至冬春野無青草則必指官穀以為生計臣愚謂既以水為田當恃魚菜螺蚌而洪波汎溢貧弱者終不能得今者宜大壞堽及荆河州東界諸陂隨其所歸而重導之全饒者盡得水產之饒百姓不必境界之內朝暮野食此目下日給之益也水去之後填於之田收數鍾至春太種五穀五穀必登此又明年之益也又言頃來戶口歲增而陂堰歲決良田變生蒲葦人居沮澤之際水陸失

宜故收絕種樹木立枯皆陂之害也陂多則土薄水淺潦不下潤故每有水雨輒復橫流延及陸田臣以為宜發明詔勅刺史二千石漢氏舊堰及山谷私家小陂皆當備繕以積水其諸陂氏以來所造立及諸因雨決溢蒲葦為陂陂之類皆決渰之詔從之

為貴與曰水就下者也陂而遏之利子卑微不啻露澤則害有不可勝言者此翟子成社元凱所以決境提防紓水患也

時預在荊州傳召信臣遺跡浸溉原田萬餘頃張闔為督陂內吏亦立由阿新墾塘溉田八百餘頃孔愉為會稽內史于句章

縣修復故堰溉田二百餘頃

宋文帝時劉義欣為荊河刺史治壽陽芍陂良田萬頃堤堰久壞夏秋常苦旱乃因舊溝引潯水南在汝入陂伐木開榛水得通汝山是豐餘

後魏刀斤為潯水鎮官當平西二十里艾山有河似禹舊跡其兩岸作溉田大渠山南引水入此渠中今渠高于河水不得上請于河西高渠之北八里平鑿渠北行四十里還入古之高渠即脩高渠北行溉田官杜可四萬餘頃從之

裴延壽為幽州刺史范陽郡有舊沈渠徑五十里漁陽縣有故戾諸堰廣袤三十里皆廢毀多時不復水旱為害延壽自度

水形營造未幾而就溉田萬餘頃

宣武帝時冀定數州鍾連水官在中郎將鄭僧上疏略曰昔洪水為害四載流于夏書九土既平攸同紀自漢詔亮由君之勤恤臣用勛勞日量忘餐宵分廢寢自比定冀水潦無歲不飢出瀧川河頻年汎溢豈是陽九厄會百六鍾期故以人事而然非為運枉昔魏國賦詩史起嘆之地荒燕臣實為恥不憚惡輒敢陳之計水之湊下漫潤無間九河通塞屢有變改不可一準古法帝循舊堤何者河決瓠子渠徒幾危室房既建水還舊跡十數年間戶口豐衍又決屯氏兩川分流東北數郡之地僅得支存及不通靈鳴水由一路往昔膏腴十分病九邑居稠難

九

續并毀滅良由水大渠狹更不開涵泉流壅塞曲直來之所致也至若壘其遠近穿鑿溝澮分立陽場所在既通預決其路令無停蹙隨其高下必得地形土木之功務從便宜使地有金限之聖水有非常之蓄鉤連相注多置水口從河入海避通運過瀉其境湖泄此陂澤九月農罷量役計功十月臣正立匠來度縣道能工臣畫形勢郡縣明使等察可否當地推岸耕其脉泥樹板分崖練厥從注別使檢驗分部是非臣歸川原明當通塞當境脩治不勞役遠終春自罷夫須久功即以高下營田因於水陸水陸稅稅臣陸陸桑麻心使聖有久儲門聖餘積斯實上策禦災之方亦為中古井田之利詔付外臺事遂施行

十

唐高祖武德七年同州治中栗得臣開渠自龍首引黃河溉田六十餘頃

貞觀十一年揚州長史李襲引雷陂水又築白陂塘溉田八百餘頃

永徽六年廣州長史長孫祥奏言往日鄭白渠溉田四萬餘頃今為雷高水大賈競造碾碾位碾碾過費水所以得利遂少於是

建祥等分檢渠上碾碾皆毀之

開元九年京兆少尹李元結奏說二輔渠時宗室貴主權豪皆旁渠立碾為溝塲專渠利數盡毀之

通靈陂收棄地二千頃為上田五十餘屯

代宗廣德中從侍郎李栖筠奏拆白渠上碾磑七十餘所

大曆十二年從京兆尹黎幹奏教毀鄭白二渠支流碾磑紫分

水令得益遂田昇平公主有二碾請得毋毀帝曰吾欲利民也

汝當誠吾意為衆先何格令乎竟毀之

德宗貞元八年曹王卒為荆南節度使先是江陵東北七十里

有廢田旁漢古堤壞決凡二處每夏漲溢輒始命塞之廣度四

五十頃

憲宗元和初中丞簡為常州刺史開古孟溝長四十里得沃壤

四千餘頃湖州刺史于頔復長城縣方山之西湖溉田三十

土

頃

初洪州撫章江上控百越為一都會每遇霖雨水漲輒灌溺

城市人不為生產計常丹梓觀察使張洪乃派湖入江節以

斗門以走暴漲開廣濟橋南北七里設洪汴壅築堤五戶長

十二里堤成明年江與堤平固鑿六百段塘溉田一萬頃

長慶二年溫造為朗州刺史奏開復柳渠九十七里溉田二千

頃名為右史渠後造復為河陽節度使奏復懷州古渠坊口堰

役功四萬溉濟源河內溫武陟四縣田五千頃

長慶中白居易為杭州刺史浚錢塘湖周迴三十里北有石函

南有筑凡放水溉田每減一寸可溉十五頃每一復時可溉五

十餘頃作湖記言若隄防如法蓄洩及時則湖千餘頃田無凶

年矣

宋太宗淳化四年知雄州何承矩及時濟令黃繼請于河北諸

州置水利田興修六百里置斗門諸澮

至道元年詔大理寺丞皇甫選光祿寺丞何亮乘傳經度鄭白

渠選等使還言鄭渠口高涇河水不能至荒廢歲久實難致力

其三白渠溉涇陽櫟陽高陵雲陽三原富平六縣田三千八百

五十餘頃北渠衣食之源也望令增築堤堰以固護之舊設節

水斗門一百七十有六皆壞請悉繕完渠口舊六石門謂之洪

門今亦廢祀若復議興置則其功甚大且欲就近度其岸勢別

土

頃

開渠口以通水道歲令渠官行視岸之缺薄水之淤填即時浚

治嚴密民道水之禁涇河中舊有石堰備潰皆百步得水雄壯

謂之將軍堰廢壞已久涇陽民杜思淵嘗請興修而功不克就

其後止造水堰凡用梢樁萬一千三百餘數歲出于緣渠之民

涉夏水潦木堰逐壞漂流散失至秋復率民以葦之數數重因

無有止息欲令自浚畢命水工折堰木置於岸側可充二三歲

修堰之用所役緣渠之民計田出丁凡調萬三千人疏渠造堰

各獲其利固不憚其勞也是能吏司其事置署于涇陽縣側以

時行視往復甚便又言鄧許陳穎縣宿老七州之地有公私開

田凡三百五十一處合二十二萬餘頃民力不能盡耕皆漢魏

以來召信臣杜詩杜預任峻司馬王鄭父等立制皇則之地
由南陽界鑿山開導疏通河水散入唐鄧襄三州以溉田又諸
復設堤防堵大者長三十里至五十里濶五丈至八丈高一丈
五尺至二丈其溝渠大者長五十里至百里濶三丈至五丈深
一丈至一丈五尺可行小舟臣等同行歷覽若皆增築險阻勞
費頗甚欲限防未壞可興水利者先耕二萬餘頃他處漸圖更
置

真宗天禧間張輪疏崑山常熟之五湖通太湖水以出海
景德元年開承翰自嘉山東引唐河至定州驪而為渠直蒲陰
縣東會沙河入于界河以通漕又引保州趙樹堰徐河水入難

距東自長朔方之民漕流饒益大蒙其利

仁宗時范文正公仲淹守平江親歷海濱開浚五湖東南入
吳淞江東北入于海用費錢糧一十八萬三千五百九十八
貫石

公新至開浚是時論者阻之或曰江水已高不納此泥或曰
日有潮至水安得就下或曰沙因潮至數年復塞或曰開浚
之役重勞民力公以為江海善下故得為百谷王豈能不下
一日之潮有增有損參分其時損焉一焉棄其損而趨之勢
孰可禦新導之河必設諸閘常時為之沙不能塞每歲春開
理其閘外工減數倍亦復何患江南所植唯稻大水一至秋

無他望辟之專通溝脫百姓于饑殍使道使之難勞不怨於
是力排群議疏請開濬民受其賜

慶曆中參知政事上奏略曰江南舊有圩田每一圩田方數十
里如大城中而有河渠外有門閘旱則開閘引江水之利潦則閉
閘拒江水之害旱澇不及為農美利又浙西地卑常苦水沴雖
有溝河可以通海惟時開導則潮泥不得以壅之雖有堤塘可
以禦患惟時脩固則無據塘臣知蘇州日點檢簿籍一州之田
係出產者三萬四千頃中給之歲每畝得米二石或三石計米
七百餘萬石東南每歲上供之數六百萬石乃一州所出臣請
訪焉年則曰曩時兩浙未歸朝吏蘇州有營田軍四部共七八

千人專為田事導河築堤以減水患于時民間錢五十文緡白
米一石由宋朝一統江南不檢則取之浙右浙右不檢則取之
淮南故慢于農政不復修舉江南圩田漸右河塘大半隳廢決
東南之大利今江浙之米石不下六七百足至一貫省比於當
時其實十倍民不得不困國不得不匱矣又京東西路旱濕積
潦之地往因軍時令開決水患大域今罷役數年漸復墾墾
每歲秋穀熟路轉運使下所屬吏視農田物土之宜或開河渠
或築堤堰或濬陂塘諸可為旱潦供者本州選官計工歲于十
一月間興役半月而罷其功狀以聞加此不已數年間農利大
興則下無飢歲上無勞繹東南歲漕之費亦可省矣其勘課軍

討論古法取簡易從者頒行事著今可選

時有趙尚寬知唐州條召信臣設渠故迹溉田萬餘頃

神宗熙寧元年遣使察農曰水利程顥等八人元使王臨言保

州塘濬以西可築堤植木凡十九里限四可引水灌即植稻水

不及處並為方田又因出土作溝以限我禹從之中書言諸州

將古跡陂塘異時皆著水溉曰民利數倍近歲多所湮廢詔諸

路監司訪尋州縣可興復水利如能設法勸誘興脩塘堰圩埝

功利有實當議旌寵

時有鄭宣治蘇州水利奏略曰蘇州水利臣壁畫以治田為

先決水為後由小以成大自近以及遠要利雖久而收功甚

五

速用功雖大而為役不勞所以與自來建議者不同也一論

古人治低田高田之法昔禹時震澤為患東有桐卑以隔截

其流為乃鑿桐卑既為三江東入海而震澤始定然環湖之

地尚有二百餘里可以為田而地皆卑下猶在江水之下與

江湖相連民既不能耕種而水而又復耳濶足以容受震澤

下流使水勢散漫而三江不能疾趨于海其沿海之地亦有

數百里可以為田而地皆高仰及在江水之上與江湖相遠

民既不能取水以灌溉而地勢又多西流不得蓄聚春夏之

雨澤以漫潤其地是環湖之地常有水患而沿海之地每有

旱災如之何而可以復藝耶古人遂因其地之高下井之而

為田其環湖之地則於江之南北為縱浦以通于江又於浦

之東西為橫塘以構其勢而茶布之有圩田之象焉其塘浦

濶者三十餘丈狹者不下二十餘丈深者二三丈淺者不下

一文且蘇州除太湖江之南北別無水源而古人使塘深濶

若此者蓋欲取土以為堤岸高厚足以禦其澎湃之流故塘

浦因而濶深水亦因之而深耳非專為濶其塘浦以便決積

水也故古者堤岸高者濶及二丈低者不下一丈且如塘面

濶三十丈底濶三十五丈深一丈橫土二萬七千五百尺分

為兩岸則每岸積土一萬三千七百五十尺故岸基可濶五

丈面可濶一丈而高二丈以上然其間塘浦亦有淺狹處并

六

所取之土未必盡能為岸故曰高者二丈低者不下一丈也

今蘇州水田之岸高者不過四五尺低者三二尺而已塘浦

濶者六七丈狹者止三五丈而欲禦澎湃之水其可得乎借

今天水之年江湖之水高于民田五七尺而堤岸高出于塘

浦之外三五尺至一丈故雖大水不能入于民田既不容水

則塘浦之水自高于江而江水亦高于海不消決世而水自

滿流矣故三江常溢而水田常熟其桐卑之地亦因江水稍

高得以畝引灌溉此古人設三江治低田之法也所有沿海

高仰之地近于江者既因江流稍高可以畝引近于海者又

有發晚二潮可以灌溉故亦于沿江之地及江之南北或五

里七里而為一縱浦又五里七里而為橫浦其塘港之闊狹與低田同而其源往往過之且稠阜之地高於積水之覆四五尺七八尺遠于積水之覆四五里至百餘里固非決水之道也然古人為塘浦湖澤為此者蓋欲引江海之水周流于稠阜之地雖大旱亦可車引以溉田而大水之年積水或從此而泄之耳非專為潤澤塘浦以決低田之水也至於地勢西流之覆又設稠門堰門斗門以蓄蓄之是雖大旱稠阜之地皆可耕以為田此古人治高田高雨澤之法也故低田常無水患高田常無旱災而數百里之地常獲豐熟也

七

二論後世廢低田高田之法古人治田高下既皆有法方是時也田各成圩必有長每一年率逐圩之人脩築堤防治浦港故低田之堤防常固旱田之浦港常通古之田雖各成圩然所名不同或謂之畝或謂之團今崑山低田沉在水中而俗呼之為塘有野鵲畝大畝畝及和尚團盛墩團之類至錢氏有團而常設塘清指揮之名此其遺法也開河之卒而名之為塘清隄防常存而逐年修治之謂若今之河清然泊乎年紀綿遠古法墮壞其水田之堤防或因田戶行舟及安舟之便而破其圩古者人戶各有田舍在田圩中因以為家歛其行舟安舟之便乃鑿為小渚小浜即臣昨來所陳某家

淫某家海之類是也說者謂海安泊船也淫淫既小堤岸不高遂至壞却田圩為白水也今崑山柏家澱水底之下尚有民家指堯之遺址此古者民在圩中住居之舊跡也今崑山富戶如陳新顯等約濫等田舍皆在田園之中每至大水年亦是外水高于田舍數尺此今人在田圩中作田舍之驗也或因人戶請射下脚而廢其堤塘浦久不浚治故肥泥增漲人戶不顧之遠之利請射為田官中利于租稅或因請此逐圩給付始作小堤於外終無小堤于內萬一小潮遂湧然驟壞或因官中開濶而減少丈尺每州縣學盡乞開浚塘浦不知古人濶其塘浦高其堤岸之意乃謂只欲行舟決水不須

大

如此深濶兼恐上司及朝廷不能多是小破工料少計日月比至無役則將一條塘變為三條塘也自小虞浦至和塘並濶三二十丈累經開濶今小虞浦只濶十餘丈至和塘止濶六七丈此日所濬也或曰田主只收租課而不脩隄岸蘇州租米上田每畝不過一石下田只五六斗又論納苗稅借使年年過熟每畝不過割得三五斗若一次做岸每畝約用錢三二百文故田主寧肯沒田不肯做岸或因租戶利于易田而故要漸沒吳人以一易再易之田謂之白塗田所收倍于常倍之田而所納租只依常數故租戶樂于開年漸沒也或因決破古堤張捕魚蝦而漸致破損或因逐圩之人不肯出

田與家做岸一圩之內既是家人之田連圩之人往往便削
邊圩之田以為己田及其圩岸既壞邊圩之人豈肯更出己
田與家人做岸所以無由完復舊堤矣或因一圩雖完旁圩
無力而連延舊堤或因貧富同圩而出力不齊或因公私相
害而因偏不治百姓既無力浚塘脩岸官司又謂本是民田
不肯調發夫役與之脩治上下因循遂成白水故隄防盡壞
而低田漫然復在江水之下也每春夏之交天雨未盈尺湖
水夾漲二三尺而蘇州低田一抹盡為白水其間雖有堤岸
亦皆狹小沉在水底不能固田唯大旱常潤湖旁之田及蘇
州稠阜之地並皆枯旱其堤岸方始露見而蘇州水田幸得

元

一熟耳蓋由無堤防禦之具也民田既不能容水故水與江
平而潮直至蘇州之東一二十里之地各及與江湖民田之
水相接故水不能流而三江不浚臣伏睹昨歲汴河者
謂汴河屬水面散漫不至深決故汴河淤澱今蘇州水面動
連一二百里而太湖水不及黃河湍迅哉三江不浚不可得
也今二江已塞而一江又淺倘不克復堤岸雖低田之水盡
入于松江而使江流湍急但恐數十丈之後松江愈塞則震
澤之患不止蘇而已矣此低田不治之由也其高田之廢始
由田法墾壞民不相率以治港浦港浦既淺地勢既高陷於
海者則潮不應沾于江者又因當隄防禦壞水得潞聚于民

田之間而江水漸低故高田復在江水之上至于西流之虞
又因人戶利于行舟之便壞其垸門而不能蓄水故高田一
望盡為旱地每至四五月間春水未退低田尚未能施工而
垸阜之間已乾枯矣惟大水年湖旁二州與蘇州低田淹沒
淨盡則垸阜之田幸一大熟耳此蓋不浚浦港以引江海
之水不復垸門以蓄聚冬夏之雨澤也此高田廢由也蘇州
不有旱災即有水患但水田近城郭為士人所見而稅復重
早田遠城郭士人所不見而稅輕故議者止論治旱也重
太倉人

東之議如此朝廷斷其興脩不竟其役而罷

年

熙寧二年魯華序越州鑑湖圖略曰鑑湖一曰南湖南並山北
屬州城漕渠東西距江漢順帝永和五年會稽太守馬臻之所
為也至今九百七十有五年矣其周三百五十有八里凡水之
出于東南者皆委之州之東自城至于東江其北堤石捷二陸
溝十有九通民田之南屬漕渠北東西屬江者皆溉之州東
六十里自東城至于東江其南堤陰溝十有四通民田之北
抵漕渠南並山西並隄東屬江者皆溉之州之西三十里曰柯
山斗門通民田之東並城南並堤北漕渠渠兩屬江者皆溉
之總之既山陰會稽兩縣十四鄉之田九千頃非湖溉田九十
頃而已蓋田之至江者盡于九千頃也其東曰曹娥斗門曰索

口斗門水之術南限而東者由之以入于東江其西曰廣陵斗門曰新運斗門水之術北限而西者由之以入于西江其北曰朱儲斗門去湖最遠蓋因三江之上兩山之間疏為二門而以時視田中之水小溢則縱其一大溢則盡縱之使入于三江之口所謂湖高千田丈餘田又高海丈餘水少則泄湖泄田水多則泄田中水入海故無荒廢之田水旱之歲者也由漢以來幾千載其利未嘗廢也宋興民始有盜湖為田者祥符之間二十七戶廢屬之間二戶為田四頃當是時三司轉運司捕下書切責州縣使復田為湖然自此吏益慢法而奸民浸起至于治平之間盜湖為田者凡八千餘戶為田七百餘頃而湖廢幾盡矣

王

其僅存者東為漕渠自州至于東城六十里南通若耶溪自燃風徑至于桐鳴十里皆水漲不能十餘丈每歲少雨田未病而湖蓋已先涸矣自此以來人爭為計說朝廷未嘗不聽用

有司約者謂且斥湖三之一與民為田而並隄使高一丈則湖可不開而其利自復范師道施元長則謂重侵耕之禁猶不能使民無犯而斥湖與民則役者無禦又以湖水較之高千城中之水或三尺有六寸或二尺有六寸而並隄壅水使高則之敗城郭廬舍可必也張伯玉則謂日役五千夫濬湖使至五尺當十五歲畢至三尺當九歲畢然恐工起之日濬議外搖役夫內濬則雖有智者猶不能必其成若日役五千

人並隄使高八尺當一歲畢其竹木費凡九十二萬有三千計越之戶二十萬有六千賦之而復其租其勢易足如此則利可坐收而人不煩徵陳宗言趙誠後以水勢而下難之又謂宜從吳奎之議每歲濃隄做人運湖積其泥壅以為丘阜使縣主役而州與轉運使提點刑獄皆攝賞罰之

若刑之法罰有息錢三百至于千又至于五萬刑有杖百至于徒二年其文可謂密矣然而田者不止而日愈多湖不加濬而日愈廢其故何哉法令不行而苟且之俗勝也昔謝靈運從宋文帝求會稽四陸湖為田太守孟顓不聽又求休寧湖為田顓

王

又不聽靈運至以語詆之則利于諸湖為田越之風俗舊矣然南湖由漢至吳晉以來接于唐又接于錢鏐父子之有此州其利未嘗廢者彼或以區區之地當天下萬以穀州為鎮或以一國自王內有供養祿廩之須外有負輸司饋之奉非得晏然而已也故強水土之政以力本利農亦皆有數而縱之法最詳至今尚多傳于人者則其利之不廢有以也近世則不然天下為一而安于承平之故在位者重舉事而樂因循而諸湖為田者其言雖氣力往往足以動人至于脩水土之利則又弗財動衆從古所難故鄰國之役以謂足以疲秦而西門豹之治鄴渠人亦以為煩苦其故如此則吾之吏孰肯任難當之怨來易至之

責以待未然之功乎故說雖博而未嘗行法雖密而未嘗舉田者之所以日多湖之所以日廢蘇是而已今欲舉復耕開田者則有責罰之法矣欲誅水之蓄洩則有開縱之法矣欲痛絕畝田者則校其苗實其力以復湖而重其罰人有法矣或欲任其責于州縣與巡使提刑每歲農隙滿湖或欲禁田石柱之內又皆有法矣滿湖之淺深用工若干為日幾何增損竹木幾何使之安出滿湖泥塗積之何所又已計之矣工起之日薄議外拙役夫內潰不可必其成又已論之矣誠能收衆說而考其可否用其可者而在我者潤澤之全言必行法必舉則何功之不可成何利之不可復哉時華通判趙州問湖與廢于人問圖于

置

兩縣問書于州與河渠司乃作此序

時屯田員外郎侯叔獻等引河水灌田決清水于畿縣澶州間壞民田蘆堰基歲被其患總領田司程昉導陳沁水淤田限壞水溢廣害未緩朝廷不知也原武昔將民為淤田諸關陳訴使若聞之急責其令追呼將杖之民謂曰姑爾謝耳使者因代為百姓謝淤田表遺吏諸鼓悅投之坎石古蘇軾上神宗書中有論水利事略曰天下久平民民物滋息四方道利皆略盡矣今欲舉復耕開田所謂即鹿無虞豈唯徒勞必大煩擾所在追集老少相視可否吏卒所過雞犬一空若詐灼然難行必沮且為興役何別沮格之罪重而誤

興之過輕人多受身勢必如此且既廢堰多為側近冒耕歲月既深已同永業苟欲興復必盡追收人心或操甚非善政又有奸訟之党多怨之人妄言某處可作陂源規壞所然田產或指人舊物以為官陂畝田之訟必倍今日臣不知朝廷本無一事何苦而行此哉然軾後元祐中知杭州又頗留心水利

起熙寧三年至九年府界及諸路興脩水利凡一萬七百九十三處為田三十六萬一千一百七十八頃有奇

時擾民固多利民亦必有之

書

元祐中蘇軾知杭州乞開西湖狀略曰陂湖河渠之類久廢復

開事關興運雖天道難知而民心所欲天必從之杭州之有西湖如人之有眉目蓋不可廢也唐長慶中白居易為刺史方是時湖溉田千餘頃及錢氏有國置條湖兵士千人日夜開浚自國初以來稍廢不治水涸草生漸成葑田熙寧中臣通判本州則湖之葑各蓋一二三耳至今熙寧十六七年之間遂掩塞其半父老嘗言十年以來水涸葑橫如雲翳空條忽便滿更二十年無西湖矣使杭州而無西湖如人去其眉目復為人乎因言西湖有不可廢者葑言故相王欽若始奏以西湖為放生池為人主祈福此不可廢二言杭之為州本江海故地水泉鹹苦居民零落白居易必始引湖水作六井然後民足于水井也日富百

萬生聚得此而後食今湖狹水淺六井漸壞若二十年之後盡
爲葑田則舉城之人復飲誰若其勢必自耗散三言白易作
西湖石函記云蓄洩及時則湖河不涸可無凶歲今雖不及十
頃而下湖數十里間焚蕩穀米所積不貲此不可廢四言西湖
深濶則運河可以取足于湖水若湖水不足則必取足于江湖
潮之所過泥沙渾濁一石五斗不出三歲輒調兵夫十餘萬功
開浚而河行市井中蓋十餘里吏卒橫擾泥水狼藉爲居民莫
大之患五言天下酒官之盛未有如杭者也歲課二十餘萬絲
而水魚之用仰給于湖若湖漸淤狹水不應溝則當勞人盡取
山泉歲不下二十萬功此不可廢

軾又奏曰熙寧中通判杭州時父老皆云昔運河淤塞率三五
年常一開濬不獨勞役兵民而渾河自州前至北郭穿關閘中
蓋十四五里每將興工市肆洶動公私騷然自晉更壞塔兵級
等皆能悲喝人戶或曰當于某處置土某處過泥水則居者常
有失業之憂既得重賂又轉而入化及二役既畢則房廊邸舍
作毀損藉田園隙地例成丘阜積雨滂沱復入河中居民患厭
未易悉數若三五年失開則公私壅滯以尺寸水行數百斛舟
人牛力盡跬步十里雖監司使令有數日不能出郭者詢其所
以頻開屢塞之由皆云龍山浙江兩間泥沙渾濁日積久使
及四五尺其勢當然不足怪也尋判剡押江兵士及諸邑廩軍

得一千人七月之間開濬熙寧山二河各十餘里皆有水八
尺自是公私舟船通利三十年已來開河未有若此深快者然
潮水日至淤塞猶昔則三五年前切復塞今於轉輸司前置
一牀每遇潮上則暫開此牀俟潮平水清復閉則河開閘閉中
者永無潮水淤塞開濬無擾之患詔從其請民甚便之
軾又乞相度開石門河狀極言錢塘江浙流乘潮之險微自浙
江上流地名石門並山而東或因并處棄地鑿爲運河引浙江
及豁谷諸水凡二十二里以達于江又並江爲岸度潮水所向
則用石所不向則用竹木凡八里有奇以達于龍山之大慈浦
自大慈浦北折抵小嶺下鑿嶺六十五丈以達于嶺東之古河

因古河稍加浚治東南行四里有奇以達于今龍山之運河以
避淳山之險
軾爲輪學士承旨又上奏曰議者多謂吳中本江海太湖故地
魚龍之宅而居民與水事尺寸以故常被水患蓋理之當然不
可復以人力疏治是殆不然臣到吳中二年雖爲多雨亦未至
過甚而蘇湖常三州皆大水害稼至十七八今年雖爲潦雨過
常三州之水遂合爲一太湖松江與海渺然無辨者蓋因二年
不退之水非今年積雨所能獨致也父老皆言此患所從來未
遠不過四五十年耳而近歲特甚蓋人事不脩之積非特天時
之罪也三吳之水瀦爲太湖太湖之水溢爲松江以入海海水

日兩潮潮濁而江清潮水常淤於塞江路而江水清駛隨輒滌
去海口常通故吳中少水患昔蘇州以東官私船舶皆以蒿行
無陸挽者古人非不知為挽路以松江入海太湖之咽喉不敢
輕塞故也自廢厝以來松江始大築挽路連長橋植千柱水中
宜不甚礙而夏秋漲水之時橋上水常高尺餘況十里積石壅
土築為挽路乎自長橋挽路之成公私漕運便之日葺不已而
松江始艱噓不快江水不快軟緩而無力則海之泥沙隨潮而
上日積不已故海口埋滅而吳中多水患矣日議者但欲發民
浚治海口而不知江水艱噓雖暫通快不過歲泥沙復積水患
如故今欲治其本長橋挽路固不可去唯壅鑿挽路于舊橋外

老

別為十橋橋聯各二丈十橋之積為二千丈水道松江宜加迅
駛然後官私出力以浚海口海口既浚而江水有力則泥沙不
復積水患可以少衰
載又錄薛鈔吳中水利書曰竊觀三州之水為患滋久較舊賦
之入十常減其五六以日月指之則水之害于三州逾五十年
矣所謂三州者蘇常湖也朝廷屢命監司監司每督州縣又問
出使者尋檢舊跡使詳明利害之原然而西州之官求東州之
利日未嘗歷覽地形之高下耳未嘗詳聞湍流之所從來州縣
俾其經營而姑厭其出力均曰水之患天數也按行者駕輕舟
于汪洋之波視之茫然猶捷垣索途以為不可治也間有忠子

此皆明吳江
岸後多淤
石清淤常
治之

國志千民謀求而力寃之然有知其一而不知其二知其末而
不知其本詳于此而略于彼故有曰三州之水或注之震澤震
澤之水入于松江由松江以至子海自秦唐以來吳江集長
堤橫截江流由是震澤之水常淤而不泄以至壅滯三州之田
此知其一偏者也或又曰由宜興而西溧陽縣之上有五堰者
古所以節宣歙金陵北陽江之衆水而分水銀林二堰直趨太
平州蘇湖後之商人由宣歙販賣梓木更入二漸以五堰為難
阻因相為之謀開船官中以廢去五堰五堰既廢則宣歙金陵
北陽江之水或遇五六月山水暴漲則皆入于宜興之荆溪由
荆溪而入震澤蓋上三州之水東流蘇常湖也此又知其一偏

老

者耳或又曰宜興之有百瀆古之所以洩荆溪之水東入于震
澤也今已湮塞而所存者四十九條疏此百瀆則宜興之水自
然無患此亦知其一偏者也三者之論未嘗未究得之既不詳
攻之則易破以何視其跡自西五堰東至吳江岸猶之一節也
五堰則首也荆溪則咽喉也而漕則心也震澤則腹也旁通太
湖震澤則脈絡表裏也吳江則足也今上廢五堰之固而重歙
池北陽江之水不入蘇湖及東注震澤下又有吳江岸之阻而
震澤之水積而不泄是猶有人焉控其手縛其足震其震震以
水沃其口沃而不已腹滿而氣絕視者恬然猶不謂之已死今
不治吳江岸不疏漕瀆以泄震澤之水是猶沃水于人不其

此言是

此言是

此言是

此言是

手極不解其足跡不除其害憂恤然觀而已誠何心哉然而
百濟非不可孔極非不可復吳江非不可去蓋治之有先後且
未禁吳江岸以前五塘其際已久然而三州之田尚十年之間
熟有五六月未為大患自吳江築岸以後十年之間熟無一二
欲與陸之聞三州戰賦所入之數則可見矣且以宜興百濟言
之古者所以泄西來水入震澤而蘇歸于海蓋震澤吐納衆
水今納而不吐則窮視無寧八年時雖大旱然震澤之田皆
漁遊樂之地低汙之甚也其田去百濟無多遠而田之出是
時亦皆早死何哉蓋百濟及旁穿小港潰敗不通早皆為泥
沙湮塞與平地無異矣雖去震澤甚遠民力難以私舉特官又

竟

無留意疏導者由年歸于極死有無寧八年迄今十四載其田
即未有可耕之日歲歲漸涸民益憔悴昔嘉祐中邑尉阮世深
明且熱水利是時吳中水災屢上考監司乞開通百濟監司允
其請遂鳩工于食利之民疏導四十餘條是時大熟此百濟之
險水旱皆不可不聞也且與所利非止百濟而已東則有蘇
河橫亞荆漢東北連港浦東南接海濱蓋蘇所鑿與此與
之西蘇運河皆以昔賢名并其蘇河過大旱則淤澁中旱則通
流又有孟渚泄瀉河之水入震澤其他溝瀆淤塞其名不可殫
舉夫吳江岸界於吳松江震澤之間岸東則江岸西則震澤江
之東則大海也百川莫不趨海自西五塘之上衆川由荆漢入

震澤注于江由江歸于海地偏東南其勢然也自度用二年收
便難通遂築此堤橫絕江流五六十里遂致震澤之水常溢而
不泄洪澤三州之田每至五六月之間滿流溢急之時視之則
吳江岸之東水常低岸西之水不下一二尺此堤岸阻水之跡
自可觀也又觀岸東江尾與海相接之處汙泥淤塞泥沙泥
漲塞而又江岸之東自築岸以來沙漲成一村皆為沙漲所
之地今為沙漲所困田桑果場園吳江縣由此歲增舊賦不少雖
然增一邑之賦及屬三州之賦不知幾百倍耶夫江尾若若無
災歲歲漲流水今何致此蓋未非岸之前源流東下峻急蘇澤
之後水勢遲緩無以潑蕩泥沙以至增積而災益生災益生則

平

水道狹水道狹則流洩不快雖欲震澤之水不積其可得耶今
欲泄震澤之水莫若先開江尾發震之地還沙村之民道其所
漲之泥然以吳江岸鑿其土為木橋十所以通運每橋用耐
水土木橋二條各長二丈五尺橫梁三條各長六尺柱六條各
長二丈除首尾占開外可得二丈餘縱道每一里計三百六十
步一里為橋十所計除占開外可開水面二十三丈每三十步
一橋也一千條橋共開水面二千丈計一十一里四十步也隨
橋開闢裝蘆為港走水仍于下流開白蠟安亭二江使太湖由
岸南有龍入海則三州水患必大矣震澤常州運河之北偏乃江
陰縣也其地勢自河而漸低上自丹陽下至無錫運河之北偏

古有泄水入江漕一十四條曰黃河堤漕曰東函漕曰北威氏漕曰五柳堤漕曰聚源漕曰蔣漕曰歐漕曰魏漕曰支子港曰蘇漕曰柳漕皆以古人名或以姓稱之昔皆以泄衆水入運河立斗門又北泄下江今名存而實亡存者無幾二浙之糧船不過五百石運河亦可常存五六尺之水足以勝五百石之舟以其一十四處立為石磯斗門每漕于岸北先築堤岸則制水入江若無堤防則水泛溢而不前將見運漕江陰之民田民苦矣昔熙寧中有提舉沈披者輒去五柳堤走運河之水北下江中遂害江陰之民曰為百姓計即罷提舉亦嘗被罪殆欲以為利而適足以害之此未達古人之智以至

敗事也竊見近日錢塘進士余默兩進三州水利徒能陳陳功細細之事殊不知本末惟有言得常州運河晉陵至無錫一十四處置斗門泄水北下江陰大江雖三尺童子亦知如此可以為利然余默雖能言斗門一事合饒鄞黎奈何無法度以制入江之水行之則又豈止為一沈披耶又觀主簿張寔進狀言吳江岸為阻水之患漕不通其言然則然矣雖言吳江岸而不言措置水之術蓋古之所創漕運在運河之下用長椿木為之中用銅輪激水衝之則單可刈也置在運河底下暗走水入江今常州有東西二瓜地名者乃此也昔治平中提刑元禧中開運河審開見瓜管但見瓜管之內皆泥沙以謂功力甚大昨

此為開運
漕河之利

可易後遂已今先開盤江湖海故道堤塞之虞泄漕水他日治而營則可若未能開故道而北治為管足知末而不知本也竊見常州運河之北偏皆江陰低下之田常患積水難以耕植今河上為斗門河下集隄防以管水入江而畦田是緣此河堤可以作田因此泄水利四之而端也既與縣而有夾帶子漕在金壇五無武進三縣之界東至海州及武進縣界西南至宜興北至金壇通接長塘湖西接五柳茅山薛步山水直入宜興之制漢其夾帶子漕古之人亦所以泄長塘湖東入太湖泄太湖之水入大吳瀆塘口漕白魚灣高橋漕四漕及白鶴漕而此大常州之運河由運河而入一十四條之港北入大江今一十四

此為開運
漕河之利

條之港即名存而實亡累有知利便者欲謀制漕依古開通北入運河以泄大江自太湖長塘湖兩省各開三分之二為後田戶皆蒙民不知利便惟恐開鑿已田除排衙吏皆視而不行元豐之間金壇令曹長官奏請乞開朝廷又降指揮若江東及兩浙西路監司相度及近縣官員相視又為彼家民計惟不行傑開失乎十通流則西來他州入震澤之水可以殺其勢深利于三州之田也何熙寧八年歲過大旱漏觀震澤水退數里清衆鄉湖乾數里而其地皆有昔日丘墓街井枯木之根在數里之間信知舊為民田今為太湖也太湖即震澤也以是推之太湖寬廣愈于昔時昔云有二萬六千頃由蘇吳江岸及諸港漕

此等泥沙
皆由海濱
而來

堤塞積水不泄又不知其愈積愈多頃也謂人嘗見低下之田
昔人爭信之今人爭棄之蓋積年之水十無一熱掃空頭之執
或過頻年不收則饑饉可移窮民子以饋王叔或遇其田舍其
虛而適至於酒坊處在水鄉沽賣不行以數販鬻者比年尤甚
皆緣水傷下田不收故也錫又嘗遊下鄉窺見敗吟之問亦多
丘墓皆為魚鹽之宅且古之葬者不即高山則於平原陸野之
間豈即水宅以危亡之慮耶嘗得唐埋銘于水穴之中今猶存焉
信乎昔為高源今為污澤今之水不泄如古也昨與寧國檢正
張訓命馬吏殿至劉德相視蘇秀二州海口諸浦瀆為泥沙壅
塞將欲疏鑿以快流水德相視曰申以謂若開海口諸浦則東

量

此等泥沙
皆由海濱
而來

風駕海水倒注及漢民田謂德曰地傾東南百川歸海古人
開諸海浦所以通百川也若反漢民田古人何為開諸浦耶有
川東流則有常西流則有時因東風強致西流風息則其流亦
復歸于海其勢然也凡江湖諸浦港勢亦一同然德信其如此
然猶有疑蓋以指視諸浦無倒注之患而分乃有之蓋昔無吳
江岸之阻諸浦細暫有泥沙之壅百川流流滿急泥沙自旋
隨流以下今吳江岸阻絕百川流流緩慢則其勢難以
隨流泥沙設使今日開之明日復合又開旁州有龍鎮入海諸
浦古有七十二會蓋古人以為七十二會曲折宛轉者蓋有深
意以謂水陸地勢東歸入海難由折宛轉無害東流也若遇東

此等泥沙
皆由海濱
而來

風駕起海潮洶湧倒注則於曲折之間有所回激而沙不深入
也後人不明古人之意而一皆填之故或遇東風海潮倒注則
泥沙隨流而上不復有阻此昭江湖諸港港浦皆如此所謂
今日開之明日復合者此也今海浦皆曰由折宛轉之勢不可
不復也夫利害計于局腹之間而人有所不知今欲開三州之
水先開江尾去其泥沙焚蘆蘆沙上之民次開吳江岸為千橋
次開常州運河一十四處之門石礮限防營水入江次開導
蘇江潮海諸縣一切港漕及開通諸港水既泄矣方誘民以集
田園若夫重當欲使民就深水之中疊成園岸夫水行于地中
未從泄積水而先成田園以秋水道當春夏滿流溢急之時則

量

此等泥沙
皆由海濱
而來

水當湧行于田園之上非止壞田園且淹沒廬舍矣此不智之
甚也欲乞朝廷指揮下兩浙轉運司擇智方了幹官員分布諸
縣則不越數月其功可畢所有劉橋疏運河港置門利便制
廢不在規規而官也今所畫三州江湖漢海固一本但可觀其
大略港漕之名亦布其一二耳欲見其詳其若下蘇常湖諸縣
各畫漢河漢港一本各言其河渠漕運某縣某處災其患上合
而為一圖則誠恐若視于指掌之間也然又觀旁州有龍鎮有
安亭江一條自吳東至青龍由青龍泄水入海皆因監司相視
恐是遠商稅遂塞此一江其江通華亭及青龍大龍截商稅利
國能有幾耶耶壅塞滿流其害實大又況指置商稅不為難事為

此等開運
無二清

此等開運
非無功

此等開運
必自下而上

此等開運
必自下而上

開運日車亭有龍人戶相率陳狀請願出錢乞開安亭江見有
 狀在木縣官史未與施行近又訪得與面滿河有二清一名
 白魚灣一名大吳灣此兩河之水入運河日運河入一十四堰
 斜門下江其二清在塘口清之南又有一清在高梅塘亦無
 湖之水入運河由運河入斜門在吳淞之南近聞知蘇州王親
 春請開海口諸浦開海口諸浦不可開今開之不逾日咸
 遇東風則泥沙又合矣嘗觀考工記曰善溝者水濁之善防者
 水濁之善謂上水端流峻急則自下而上先治下則上之水
 開江尾及龍吳江岸為橋與海口諸浦同時興功則自無上流東
 下流去諸浦泥沙必凡欲疏道必自下而上先治下則上之水

無不流若先治上則水皆趨下運城下道而不可施功力其弊
 理然也故今治三州之水必先自江尾海口諸浦疏鑿吳江岸
 及五洲一十四堰之斜門築堤制水入江此與吳江而後分
 泄諸水最為先務也然則合開三州諸溝清不必全藉官錢
 蓋三州之民樂憐之人人樂開故半可以資食利戶之力也
 今欲舉其一二若開江尾吳江岸為橋運吳江岸東一村之
 民開地復為昔日之江置一十四堰之斜門并築一十四條堤
 制水入江開夾岸十白鶴溪白魚灣大吳灣塘口諸浦與東蘇
 河已上非官錢不可開也若與之橋塘而滿蘇州之海口諸浦
 安亭江江陰之季子港春申港下港黃田港利港並與之塘頭

此等開運
必自下而上

清及諸縣凡有自右泄水諸溝港溪溝渠可資食利戶之力也
 吳若先下三州及諸縣抄錄諸道江湖海一切諸港溝溝浜自
 古有名者及供上文尺料之功力之費或係官錢或係食利私
 力期之以施工日月同日開鑿同日疏放若或放水有先後則
 上水奔湧東衝衝開未足滿港以故同日決放也或者有謂
 昔人創聖亭呂城奔斗三堰蓋為丹陽下至無錫蘇州地形東
 傾古人創三堰所以應運河之水東下不制是以創堰以節之
 以通清運自熙寧治平間廢去聖亭呂城二堰然亦不妨網運
 者何耶錫曰昔之太湖及西來水無吳江岸之阻又一切通
 江湖海故道未嘗壅塞故運河之水常急走泄入于江湖之間

是以置堰以節之今自廢廢以來禁置吳江岸及諸港浦一切
 泄塞是以三州之水常溢而下泄二堰雖廢水亦常溢去堰若
 無害今若泄江湖之水則二堰尤宜先復不復則運河將見涸
 而難運不可行此灼然之利害也又若且與創市橋而兩津堰
 蓋嘉祐中邑尉阮洪上言監司阮長橋東市邑中創二橋使運
 河南通荆漢初開鑿市街乃見昔日橋柱尚存地中取觀古為
 橋于此也又運河之西口有古西津堰今已廢去久矣且古之
 廢橋置堰以防走遠運河之水今也置橋廢堰以通荆漢則後
 水常制注入運河之內今之與古何利害之相及耶何以為古
 無吳江岸聚水不積運河高于荆漢是以塞橋置堰以防後運

此言從人
治河

此言從人
治河

河之水也。今因吳江岸之疎，與水積而常溢，則注運河之內，是以創橋，雖見利而不見害也。今若治吳江，則水則運河之水，而防走泄當于此門之外，創一堤可也。其利害蓋如此也。又曰：如魏縣高原陳野之鄉，皆有塘，行以消洩，民田以今觀之，其塘之外皆水，塘之中亦常滿，水又未嘗積，故收養牛羊，畜放鹿，雁而已。塘之所創，有何益？斯謂曰：塘之為塘，猶堤之為堤也。皆曰：置塘，流水以防旱，歲今自三州之水久溢而不泄，則運而為無用之地。若決吳江，泄三州之水，則塘亦不可不開。以活諸水，塘之不可不復也。此亦灼然之利害矣。有堤與塘，為無益，則古人莫為之耶？蓋古之聖人，君子大智，經營莫不

終害與利，出於人之未到。後人之淺謀，皆見不遠。古人之大智，顧則穿鑿，徒見其害而不見其利也。若吳江岸止知欲便糧運，而不知通三州之水，及以為害，又若廣音龍，吳江徒知不逼商旅之稅，又不知及狹水道，以通百川。今之人所以害古者，凡如此也。魏縣無錫縣城內，澤河之南，偏有小橋，由橋而南下，則有小溝，溝而東，梁溪濱有小堤，名曰四馬，將軍堤，自橋至梁溪，其溝不越百步，雖有示不渡，船筏梁溪，即接太湖，者所以為此堤者，恐泄運河之水，昔熙寧八年，是歲大旱，運河皆旱涸，不通舟楫，則是時武林過無錫，因見困見將軍堤，既不渡，船筏而開，是渡者古人豈無意乎？因語與邑宰焦十之曰：今運河不通

舟楫，竊觀將軍堤，雖運河去梁溪無百步之遠，古人豈此堤，意欲取梁溪之水，以灌運河乎？之始，則以錫言為狂，終則然之。遂卒民中四十二營，車梁溪之水，以灌運河，五日河水通流，舟楫往來，信夫古人經營利害，凡一溝一澮，皆有微意，而令人昧之也。嘗見蘇州之舊，源者范仲淹命工開導，以泄積水，以入于海。當時諫官患在積水不泄，而上疏言仲淹走泄，必蘇之水，蓋不知其利，而反以為害。今昔淫自仲淹之後，夫度開鑿亦久，壅塞錫存心三州水利，凡三十年矣。每觀一溝一澮，未嘗不明古人之微意，其間曲折宛轉，皆非徒然也。何今日之議，未始增廣一溝一澮，其言與國符合，若非觀地之勢，明水之性，則無以見古

人之意。今并圖以獻，惟執事者上之，朝廷則庶幾三州憔悴之民有望于今日也。

時上之制，亦未能行。崇寧中，開吳松江，濬八浦，積水稍減，數尺。吳人謂開一江，有一江之利，濬一浦，有一浦之利，中書舍人許光凝上奏，詔吳澤仁相度。

政和二年七月，兵部尚書張瑄上言曰：臣昨守杭州，聞錢塘江自元豐六年泛溢之後，潮汎往來，率無寧歲，而比年水勢稍改，自海門過橫山，即回轉蘆門，白石一帶北岸，壞民田及棧序，監地東西三十餘里，南北二十餘里。江東，臨仁和監止，及三里北，起赤岸，晚口二十里，運河正出，臨平下塘，西入蘇秀，若失障，榮

恐他日數十里膏腴平陸皆淪于江下塘田瘠莫能自保運河
中絕有害漕運詎至修築之

六坪四月次撫趙森上平江水利變其相度之說曰平江遠縣
地形水勢利害各不相侔蓋浙西六州之地平江最為低下六
州之水注入太湖太湖之水流入松江松江之水東入于海而
平地勢自南而北至常熟縣五半自東止崑山縣地西南之半
水與太湖松江水面相半皆是諸州所聚之水泛溢其中平江
之地雖下于諸州而瀕海之地特高于他處謂之堰身堰身之
西又與常州地形相等東西與北三面勢若盤盂積水而入注
并其中所以自古沿海環江開鑿港浦者藉此疏導積中之水

流

由是以觀則開導港浦不可不先也港浦既浚則溝澮久不埋
塞之法今瀕海之田雖鹹潮之患皆作堰堤以隔海潮東水不
得流外沙日以積此崑山諸浦壅塞之由也堰身之民每遇
則恐東水之域不給漕漕悉為堰堤以止流水臨江之民每遇
潮至則於浦身鑿開小溝以供已用亦為堰堤以留餘潮此常
熟諸浦壅塞之由也法當置閘然後可以限水之內外可以隨
潮而啓閉浦既已開閘既已置而太湖松江之水與積水為一
派沉沒民田者一遇風作則高浪萬頃愈泄愈東縱使諸浦瀉
之泄之消涸來之浩浩當斯之時障之不可疏之不可為之計
者莫若順其性而挾其流乃為上策所謂上策者大築圩岸高

圍民田而已如此則積水日削東浦日耗矣大抵三說一曰開
置港浦二曰置閘啓閉三曰築圩累田三者閘一不可又各有
先後緩急之序

其開浦者曰高田引以灌漑低田導以決泄者浦也古人大
小縱橫設為港浦若經緯然排闥於舊得九十畝或名港浦
或名涇浜或謂之塘或謂之漕以稱完古跡得其為利之大
者三十六浦區為三等上等功大而利博在前所先也中等
工費可減上等等三之二下等間於上中等之間或自大浦而
分枝別派二料之數又少頓焉

其置閘者曰瀕海臨江之地形勢高仰古來港浦盡于地勢

卑

高覆淤激者一旦傾敗開通地且遠遠未易施力以拒鹹潮
今於三十六浦尋究得古置閘者終四浦惟慶安福山西
兩尚存餘皆廢棄蓋基尚存古置閘本固經久但以失之近
東未免易極治水莫急于開浦開浦莫急于置閘置閘莫利
于此外若置閘而又此外則有五利為江海之潮日西漲落
潮上漲浦則浦水倒流潮落浦深則浦水湍急遠漲浦水早
潮退定方得隨流發入浦口則晚潮復上元末流入江海又
與潮俱還積水與潮相為往來何緣或退今開浦置閘潮上
則開潮退則閉外水無自而入東水日得以出一利也外水
不入則泥沙不淤于閘內使港浦常得通利免為壅塞二利

也潮海之地仰浦水以溉高田每若鹹潮多係堰斷若決之使通則宜留稼茲禁之使塞則障積水今既開閘水有泄而無入閘內之地盡獲稼穡之利三利也既開必必外去江海止可三五里使閘外之浦日有淤沙於積假令歲事浚治地且不遠易為工力四利也港浦既已深濶積水既已通流則泛海淳江貨船木板或遇風作得以入口住泊或欲往賣得以歸市出都官司遂可以開為限拘收稅課以助歲計五利也彼有二說崑山諸浦通徹東海沙漲而潮鹹當先置閘而後開浦一也開之側各開月河以抵為限過閘開小舟不阻往來二也

聖

蘇軾篇曰天下之地膏腴美于水田利倍美盛于平江綠平江水田以低為勝者之賦入多出于低鄉今低鄉之田為積水漫浸十已八九當時田疇未壞水有限隔風不成浪今田疇殆盡水通為一過東南風則太湖松江與崑山積水盡奔常熟過西風則常熟之水東赴者亦然正如盤盂中水隨風往來未嘗停息嘗防崑山與常熟山之類四顧水于天接父老皆曰水底十五年皆良田也今若不禁圩岸圍墾民田車畝以取水底之地是棄良田以為水也況平江之地低于諸州唯高大打岸方能與諸州地形相應昔人禁圩墾田非謂得以橫植也將恃此以挾水之所居耳崑山去城七十

里通往來者至如塘也常熟去城一百五里通往來者常熟塘也二塘為風浪衝擊塘岸漫滅往來者動輒守風性來有覆舟之虞是皆積水之害今若開浦置閘之後先自南鄉大禁圩岸圍墾田使位位相接以禦風濤以挾水源治之上也俗作至如常熟二塘之岸以限絕東南往來之水治之次也凡積水之田盡令脩禁圩岸使水無所容治之終也昨開熙寧四年大水農田皆沒獨長洲尤甚崑山陳新廟要陶澤數家之圩高大了無水患始泰西熟此亦禁岸之驗目今積水之中有力人戶間能作小堤岸圍墾已田未種無虞蓋積水本不深而圩岸皆可禁但民頻年重困無力為之必官司

聖

借貸錢穀禁植利之衆併工戮力智以必成或十畝或二十畝地之中棄一畝取土為岸所取之田衆戶均價償之其貸借貸穀官為置籍責以三年六限隨稅輸還此治積水成始故終之策若其當開之浦則崑山常熟共三十六浦除常熟之新浦及白茆福山二浦見今深濶水勢通快不須開治開三十三浦崑山十有一常熟二十有二皆積久不浚當用三等開脩

欽定四庫全書卷之二十三

歷代水利考二

高宗紹興間大理寺丞周公球奏開白茅浦故道言四十二灣古云九里為一灣一灣低一尺二百四十里到三江口三百六十里到大海三江口江而濶九里地勢低于震澤三丈潮水來時水高三丈到震澤底定震澤即大湖也所以謂之平江三江口吳江水與湖水會合之地謂之匯也

紹興五年春寶文閣待制李光言明越之境皆有險湖大抵湖高于田田又高于江海旱則放湖水灌田潯則決田水入海故不為災本朝慶曆嘉祐間始有鹽湖為田若三司使切責漕臣

甚嚴政和以來創為應奉地廢湖為田自是兩州之民歲被水旱之患士子歲嘗取會餘姚上虞兩邑利害自廢湖以來每縣所得租課不過數十斛而所失民田常賦動以萬計遂先罷兩邑湖田其倉儲之銀湖郭之廣德湖蕭山之湖湖等處尚多墾田漕臣訪問應明越湖田盡行廢罷其江東西圩田蘇秀園田併遣下諸路監司守令條上詔諸路漕臣躬親相度以聞于朝

二十三年以承寧圩賜桑榆橋條堤岸自此水患及于里池太平建康此圩初自百姓請佃後以賜蔡京又以賜韓世忠又以賜秦檜繼檜行營或言其營莊多武夫使卒為民患故

民以水患解罪焉

二十八年兩浙轉運副使趙子漸知平江府蔣瓌上言常熟昆山人三十六浦運塞又非前比天聖間張鈞嘗開吳淞浦後因范仲淹開諸浦今開濬計用工三百三十餘萬詔監察御史任古復視依所請并濬福山塘

孝宗隆興中沈復開常熟十浦皆達于江注于海

孝宗乾道五年建康守臣張孝祥上言曰秦淮之水流入府城別為兩派正河自鎮淮新橋直注大江其為青溪自天津橋出柵門亦入于江綠柵門地近為有力者所得遂築斷青溪水口柵為花園每水流暴至則泛溢漫蕩城內居民尤被其害

若訪古而求使青溪直注大江則建康永無水患矣既而汪徽奏於西園依異時河道開諸使水通柵門入從之先是孝祥奏淮水三源一自華山由句容一自廬山由溧水一自溧水由赤山湖至府城東南合而為一紫河綿亘三百餘里溪港溝澮之水盡歸為流上水門由府城入大江舊上下水門展闊自兵燹後砌壘稍狹雖便于一時防守實過水源流通不快兼兩岸居民墾築河岸添造屋宇若禁民不許侵占秦淮既復故道則水不泛溢矣又言府東門有順聖河亦分秦淮一派之水今半淤為田亦宜疏導

乾道七年四川宣撫使王炎奏開興元府山河堰流南鄭褒城

田九十三萬三千畝有奇詔獎

淳熙二年淮東總領錢良臣奏脩鎮江府練湖凡七十二源灌田百餘萬畝從之

三年監察御史傅洪奏近臣條奏陳田涇塞水道之害陛下復令監司守臣禁止圍畝此乃按本塞源之要術然蒙右之費未有無所憑依而肆意築圍者固浙西諸縣江湖草蕩計田納錢利其所入給撥付之望條約諸縣毋得給撥與官民戶及寺觀上曰此乃侵占之由今絕其源後無復此患可令漕司常平司察之

九年知常州章冲奏潘白鵲河西燕河以免漕源乾涸脩望亭

掘神以節陽羨諸瀆之水

孝宗時蔡戡奏襄陽之宜城有曰木渠後漢王寵所鑿溉田六千餘頃至晉魏時夷人聚為家據其地而食之謂之租中當時號為天下膏腴吳將朱然爭取之不克自是渠廢更八百八十餘年本朝治平中縣令朱紘按故地而鑿之三月而成溉田如古時之數然所鑿塞者木眼山之旁二三里而已渠中之水稍涓涓不絕惟是山林蔽翳人跡罕至居民無力開鑿官吏無意興脩是渠所以殆廢也此廢于八百餘年而朱紘能鑿之不三月而成埤于五十餘年底月未久沒導必易工費必省儉有人焉

出力任之可不勞而難矣

光宗紹熙五年淮東提舉陳損之奏於揚州江都縣至楚州淮陰縣三百六十里又自高郵興化至鹽城縣二百四十里相立堤堰隄岸傍開一新河以通舟船仍存舊堤以捍風浪載柳十餘萬株數年後隄岸亦牢兼揚州城鎮舊有堤師乃泰泄水之處其師壞矣亦於此勒立斗門西引盱眙天長以來巢湖之水起自揚州江都經由高郵及楚州寶應山陽北至淮陰西達于淮又自高郵入興化東至鹽城而極于海又泰州海陵南至揚州泰興而徹于江共為石碇十三斗門七乞以紹熙為名鑿諸金石淮田多沮洳因損之築田捍之得良田數百萬頃

孝宗嘉泰元年常州守臣李珣上言曰州境北達揚子大江南注太湖東連震澤西據太湖而漕渠界于其間漕渠西考曰白鵲溪西燕河南戚氏北戚氏直湖州港通于二湖曰利浦孟漕烈塘橫河五湖諸港通于大江而中間又各自為支溝斷汊曲統築陂不以數計水利之源多于此而常苦易旱之患溝渠歲久淺淤深不滿四五尺每遇水漲網運便阻一入冬月津送使客作壩車水科役百姓不堪其擾非特漕田關事而已望委官如法諸治從之

嘉定十二年臣條言城官去海三十餘里舊無海患縣以該寬頗盛課利易登去歲海水泛漲湯急橫衝沙岸每一潰裂常數

十丈日復一日沒入南地蘆洲港瀆為一至今開潮勢深入
逼近居民第一春水漲漲起海湧海風佐之則呼吸出百
里之民寧不俱驚魚腹乎北京蘇亦縣密運部城內有二十五
里塘直通長安路上嚴臨平下接崇德漕運往來客船路僻西
岸田畝無非決壞若海水徑入千塘不惟民田有鹹水淹沒之
患而東河隄岸亦將有潰裂之憂乞下浙西諸司條具禁採之
策務使捍提堅壯土脈充實不為惡濤所衝從之

寧宗時衛涇奏曰臣嘗致國家承平之時京師膏粱多出東南
而江浙居其大半中興以來浙西遂為畿甸尤所仰給歲獲豐
稔當及旁路蓋平時沃壤綿亘阡陌有江湖瀟灑之利焉大抵

五

二浙地勢高下相離湖高于田田又高于江海海水少則汲湖水
以溉田水多則泄田水由江而入海惟湖濱兩得其便故無水
旱之憂而背膏腴之地自紹興末年始因軍中侵奪湖湖水蕩
工力易辦創置堤堰視為堤田民田已被其害而猶未至甚者
湖濱之地尚多也隆興乾道之後豪家大姓相繼造出濱包強
占無歲無之隙湖之利日沒月削已亡幾何而所在圍田則編
滿矣以臣耳目所接三十年間昔之曰江田湖田草蕩者今皆
田也夫隙湖之水自常情觀之似若無用由農事言之則為甚
急隙湖廣衍則湖蓄必多遇旱可以灌漑江流深浚則通泄不
快遇水不至泛溢僅湖之水地或至依隘則客受必少旱即易

田立見焦枯水源既壅而江流填淤則既泄甚艱水即易溢
為巨浸事之利害豈不較然易知州縣縣司所當禁戢然圍田
者無非形勢之害其語言氣力足以凌駕官府而在位者每重
舉事而樂因循故上下相蒙恬不之怪而圍田之害深矣議者
又曰圍田既廣則增租亦多其於邦計不為無補殊不知綠江
並湖民困良田何啻數千百頃皆異時之無水旱者圍田一興
條壅壅岸水所由出入之路頓至隔絕稍覺旱乾則占據上流
獨擅泄洩之利民田坐視無從取水逮至水溢則順流決復
以民田為壑故若圍田使俾一輪增租所入有幾而常歲倍收
之田小有水旱及為荒土常賦所損可勝計哉所謂增租既不

六

繫省額州縣得以移用旋資資點之利耳此其輕重得失又不
待智者而後辨也矧惟祖宗成憲恂恂若曰星應江江山野曠澤
湖塘池澤與衆共者不許占據及請佃承買官司糾劾以聞諸
諸水之地謂衆共流田者報許人請佃承買并請佃承買人各
以違制論立法之意可謂明白前者臣察累嘗奏請朝廷非不
施行臣姑疏其一二諸路如有承買湖塘水地者悉與改正此紹
興二十八年指揮也凡係積水年滿今後並不許請佃承買陳乞
撥賜亦許守臣奏此乾道五年九月指揮也紹兩浙漕臣及
提舉常平官及逐州守臣覺察如官民戶及寺觀園禁田畝填
塞水道具名以聞此淳熙三年六月指揮也紹州縣縣取給據

與官民戶及寺觀買佃江湖草蕩許人戶能新重與憲仍悉
照司糾勸此又淳熙三年八月指揮也詔浙西諸郡應官民戶
舊來園田去歲明立標記給榜曉諭不得於標記外再有園果
此淳熙十一年八月指揮也其他條約未易悉數夫以陳說之
衆多立法之詳備是固田之害絕而湖泄之利盡復曩時
之舊可也然歷年浸久陂湖之新田者不止民田之被害者滋
甚寺觀僧道尤無忌憚是豈果不可禁哉更治苟簡而法令不
行之過也

元世祖至元間朱清濬妻江以入海

咸宗大德八年疏太湖澱山湖又濬吳松江海口故道

英宗至治三年江浙省臣奏委湖州路知事丁時任等按視合
開諸太湖入海河道五十五處嘉興路治中高朝列集松江府
各州縣官按視合開諸華亭上海二十三處其上海嘉定河口
淫塞通海大江未易遙治舊有河港連縣官民田土藉其灌溉
者必須疏通以利耕種今有田之人以多寡出夫脩治
泰定二年疏吳松江二道為泥涇大盈浦二河

至元中知水人潘應武言朝廷數百萬糧浙西數百萬生靈
皆取給于浙西數郡而浙西地勢極低出產米糧豐厚自國
山福山而下有二百八十里餘沙岡身以防滄溟同野之間
有港浦一百五十餘處潮汎往來至震澤而定故名曰平江

尚太湖又名洞庭湖周圍三萬六千頃受納三州六縣三吳
五湖之水合流而下一路徑下吳松江二百六十餘里抵海
又一路自急水港五十里下澱山湖湖周圍二百五十里由
港浦入海浙人常苦水災古人開浦港澆澆澹澹之類者無
非所以為去水計使民居無患而土可耕墾居民常修
築圩塍官司常常修浚水路則車水出田旱則車水入田
公私之利可謂溥哉錢王時置撥浚軍四部七八千人專為
田事導河築堤宋初廢弛常有水患至仁宗朝范文正公觀
歷海濱聞浚五湖東南入吳松江東北入于海用費錢糧一
十八萬三千五百九十八貫石自後置置農田水利使專管湖

塘河渠通運便任內用錢米四十三萬八千有奇至理宗朝
創立觀江江灣福山水軍三部三四十人專一脩江湖河塘
工役僅免水患歸附後軍撤營廢米糧歸之朝廷有莊田荒
廢無人經理河港澹塞水脉不通無官脩浚其澱山湖中有
山有寺宋時在水中心東有出水港曰斜源口曰汶港口曰
小澹港口曰大澹口曰小澹口各湖十餘丈深五七尺通潮
水往來潮退時引湖下大澹港大盈浦入青龍盤龍等江出
海而去古人謂水之尾閘門宋法禁人占湖為田為泄水路
故也歸附後權豪要之家占極為四今山寺在田中心雖
有港浦間不及二丈潮泥淤塞深不及二三尺潮水湖水互

相性未聞任去水東南風起水而太湖則長與鯉鯽魚為
種德清等處水漲溢皆因下流不快積水往來為害近年
雖蒙省府甚官相視每為勢力所阻然知知幸災樂禍何
當於古則今為國家經理根本哉愚昨隨帶同司官親詣相
視水勢與高年老農知該地理人講究得太湖東大小港
港斜出口以港口因是水之尾閘門今為權豪要占據為田
此處水路卒難復舊太湖北有蘆溝浦花子橋顧浦千墩
港小匯港四處去江頗近水勢頗便今若先于此四處開復
決一水路以救百姓生靈以保公私財貨實為居安慮危經
理根本之計候潮水漲退然後次第開復諸處河港俟理開

九

堆以濟運河北古人所謂下流既通上游可通也

明成祖永樂間戶部尚書夏原吉以浙西諸郡蘇松最居下流
嘉湖常三郡土田下著少高者多環以太湖湖底五百餘里船
杭湖重鐵諸州溪澗之水散注湖山等湖以入三節頃為浦港
運塞滯流漲溢傷害極甚治水法要在疏吳淞諸浦港池
其要處以入于海乃疏言臣惟吳淞江舊濶二百五十餘里廣
百五十餘丈西接太湖東通大海明代隆統等之熱瀟沙之
衝沙淤於積厚遂壅塞不能經久自吳江長橋至下界浦約百
二十餘里雖云既通多有淤塞之虞自下界抵上海縣南地浦
口可百三十餘里潮沙壅滯災藪叢生已成平陸欲即開浚工

費浩大且漕沙淤泥浮泛動盪難以施工臣等相視得嘉定之
劉家港即古淞江經過大海常熟之白茆港徑入大江皆係大
川水流迅急宜浚吳淞江南北兩岸安亭等浦港以引太湖諸
水入劉家白茆二港使直注江南又松江大黃浦乃通吳淞要
道今下流壅塞難即疏濬倘有范家浜至南陸浦口可逕達海
之淤積既開通相度地勢各置石閘以時啓閉每歲水涸之時
將築圩岸以禦暴流如此則事功有下民為便上從其言命集
民丁開浚原吉布衣徒步晝夜經營民到今頌之
正統中命巡撫周忱脩治吳淞

十

天順中命巡撫崔恭浦大亞浦出吳淞
弘治中設水利僉事任性復濬吳淞中設及顧會趙七浦又命
工部侍郎徐有復治吳淞自皖鄆至分莊七十餘里
吳淞疏四費急于成功華七年之冬就于八年之春比時有
司迎合其意惟圖目前事了止將近岸沙土略略挑濬雖
放岸之兩旁一遇雨水淋漓仍塌港內魚米幾時而白茆
港等處素稱諸水之襟喉者已皆壅塞下流不通水患如
故
正德十四年工部科吳巖奏太湖下流淤填乘水漲如白茆港
七浦塘劉家河北蘇州東北洩水之大川如吳淞江大黃浦北

蘇浙南北交地與松江南境淡水之大川而吳淞之南北與白
茅諸港又各有支渠引上流諸水以歸于其中而匯入于海此
所謂源委者也就其中論之蘇州之七浦塘劉家河松江之黃
浦皆皆深濶通利無阻惟白茆一港自弘治七年疏濬之後今
二十五六年吳淞一江自天順間疏濬之後今六十有餘年間
之白茅入海之覆潮沙壅積漸若丘阜吳淞雖名一江但如溝
瀆潮回水落雖舟楫亦難于行其旁渠港亦多壅塞下流既壅
上流易歸加以壅塞能不泛溢此其利害之可見者也今能濬
白茅一港使之通利如七浦劉家河則蘇州東北之水有所歸
而不積矣濬吳淞一江使之通利如大黃浦則吳淞南北兩界

土

之水有所歸而不積矣蘇松之水既各有所歸則引汲上源太
湖之水不致壅溢而向來沮洳淪沒之土皆出而可耕矣 又
言每田一畝科錢一文則積少成多輕重易舉由是失諸白茅
總以吳淞

同恭肅公用疏曰臣竊見河南府州縣密邇黃河親被衝決
民間田地決裂破壞不成廢畝耕者不得種極者不得收加
以額辦稅糧催科如故中土之民困于河患寔不聊生至于
運河以山東濟南東昌兗州三府州縣地方雖有汶沂洸泗
等河然與民間田地支節脈絡不相貫通每年大山阻洩諸
山水發漫為巨浸潰決城郭漂沒廬舍亦與河南河患相同

或不幸而值旱暵又並無自來儲蓄故塘渠堰蓄水以待而
澤遂至罄乏之聞一望赤地蝗螟四起軍餉俱盡東西南北
幾五千里天災流行此皆溝洫不脩之故也若夫溝洫既脩
則豈惟山東河南得以衣食四遠流移之民不願復聚壘
四以固結懷昔也紹之不來今也慶之不去民利于此安得
不興臣惟善救時者在乎得其大綱善復古者不必拘于陳
迹所謂脩溝洫者非謂一一如古亦惟各因水勢地勢之相
因隨其縱橫曲直但令自高而下自小而大自近而遠盈科
而進安之于海而已又曰古之溝洫即後世之渠也但有大
小之不同溝洫之利必先正疆里令而言之則疆里為大渠

土

溝洫為中渠為小渠不先疆里則規模不立脈絡不貫將來
彼此相病然有一府一縣一鄉之疆合行同府州縣通融規
畫定以界限由鄉而縣而府以達之各府一縣之中先因通
流畫為大渠多者五六少者三四次因頃畝畫為中渠為小
渠因而計其工程之難易土壤之生熟夫役之多寡徵糧之
盈縮勘會之先後均為三年大略初年疏大渠會于諸河次
年疏中渠連于大渠又次年疏小渠連于中渠其率深廣狹
各因水勢其縱橫曲直各因地勢中間卑窪特其不通轉輸
去處用水平打量疏為塘壩出于溝洫之間水勢則趨平卑
乾則節蓄經畫既定造成疆里圖冊上下如式施行責其成

效可也

林南金文
長不遠哉

世宗嘉靖元年巡撫都院李克嗣治吳淞江開上嘉苑四
縣民力自辛巳十月至壬午四月開四千餘丈後夫二萬三千
有餘給徵銀米八十餘兩石先是開白茆役夫九千餘費米三
千餘石繼以吳淞兩年而三興大工當時頗有言者然十餘年
無水旱之憂

二十二年巡按呂光詢疏修水利五事一曰疏濬以備灌溉
並三吳之地古稱澤國其西南翕受太湖陽城諸水形勢北卑
而東北陲海開闢之地視西南特高大抵高者其田常苦旱早

三

吳淞江
開闢
之
利

若其田常苦勞苦人治之高下曲盡其制既于下流疏濬塘浦
導諸湖之水而北以入于江由東以入于海而又吹引江潮流
行于同隴之外是以滿泄有法而水旱皆不為患近年以來縱
浦橫塘多連塞不治惟二江兩通一曰黃浦二曰劉家河然大
河諸水漲多而勢盛二江不足以泄之而回隴支河又多壅絕
無以泄泄于是高下俱病而歲常告災臣擬各府所報河浦
運塞之處在下流者以百計而其大者六七所在上流者亦以
百計而其大者十餘所治之法當自雲霄始其先治海山等
處一帶焚蘆之地導引太湖之水散入陽城吳承三邵等湖又
開吳淞江并太石趙宅等浦泄海山之水以達于海濬白茆港

吳淞江
開闢
之
利

并鮑魚口等處泄吳承之水以注于江開七浦並鐵等塘泄陽
城之水以達于江又導田間之水悉入于大浦使流者皆歸
而濬者皆有所泄則下流之地治而濬無所憂矣於是乃濬
村等港以既金壇溧陽等河以既武進等河通注以既青
浦溧陽等河以既嘉定等河以既崑山之東濬新浦
等塘以既常熟之北二曰修圩岸以固橫流蓋四府最居東南
下流而蘇松又居常鎮下流其水常滿而難洩導河濬浦引注
于江海而廣秋霖泛濫風濤相薄則河浦之水逆行田間鬱
為患東轉運使王純臣常令蘇吳作田隴禦水民甚便之而司
農王邦彥亦云治河以治田為本其說多可採行臣常請開故

四

老皆云二三十年以前民間足食無事歲時傳聞其修力治
圩岸而田益完美近年望之勤苦救死不暇傳聞故四圩
漸壞而歲多水災蓋吳下之田以圩岸為存亡失今不治則圩
沒日甚而農業日蹙矣臣聞如往年故事每歲農隙各出
其力以治圩岸高則田固雖有霖潦不能為害且足制諸湖之
水不得漫行而或歸於河浦則河浦之水高于江江之水高于
海不得決泄自然滿流而回隴之地因江水稍高又得吹引以
省濬濬蓋不但利低田而已三曰復板閘以防淤澱河浦之水
皆由平原流入江海水漫而潮急沙隨浪湧其勢易淤不數年
即沮洳成陸歲歲修之則不勝其費若人其便宜去江海十

縣里或七八里夾流而為閘平時隨潮漲則以禦淤沙歲旱則開而不啓以蓄其流歲澇則啓而不閉以宣其溢志極周有三利蓋謂此也而宋臣鄭僑亦云漢唐遺跡自松江而東至于海又導海而北至于楊子江又沿江而西至于江陰界一河一浦大者皆有閘小者皆有堰臣按郡志蓋與僑之言頗合然多堙廢唯常熟縣福山閘尚存正德間巡按御史謝琰復吳塘等閘而不果即今金壇縣設復莊家閘江陰縣設復桃花閘嘉定縣設于橫澁練塘鹽鐵塘各置閘如舊臣訪諸故老皆以為便以是推之凡河浦入海之地皆宜置閘然後可以久而不壅蓋不獨數處為然也四曰量疏急以處工費夫經畧得宜則事

五

易集疏為有漸則民不煩往歲凡有興作皆併役于一時是以功未成而財力告匱為今之計區令所在有司檢勘某水利害大某水利害小某水最急某水差緩其最大而急者即今歲修之次者明年修之其次者又明年修之則興作有序民不知勞而其功費之次亦可以先期而集矣但方今歲時荒歉公私俱絀既不可加歛于民而內帑又不可望乞將見查節年未完錢糧俟解解大戶侵欺者督令有司設法清追自嘉靖二十二年以後者照舊起解二十一年以前者量支十餘萬兩存留在官畧徵宋臣范仲淹以官糧募飢民修水利之法行今有司查畧應賑人數籍其老病無力者為一等壯健有力者為一等無力

者日給米一升聽其自便有力者日給米三升就令開濬通將前項官銀及賑濟錢穀通融給散各另造冊查考則官不徒費民不徒勞所為一舉而兩利者也以後年分存于農隙各向募民興作至次年二月而罷其費用皆取于侵欺不足則繼之以賦贖大約三年而止通計所費不過二三十萬而水利大治矣夫計利害者必權其輕重四府所入歲不下數百萬而今年一遇災傷故免卹三四十萬他日流亡適負不能起徵者又不知幾十萬以疏濬之費准其五耗陰耗之費其孰得孰失孰多孰寡皆不待較而知也五曰重委任以責成功夫論事非難而達事為難達事非難而或事為難臣嘗仰禱先朝大臣奉命經理

六

吳中者凡數十餘人其有功于水者殆亦不過數人惟正統間撫侍郎周忱功最著吳民至今思之夫忱之才固自有過人者蓋亦先朝委任特專而歷年又久故忱得以盡行其志近來江南數被水患漸遭大臣疏治多故以歲月成功故難賢者亦不暇為國遠慮此臣所謂成事之難也臣願申明先朝委任周忱事例特勅撫臣務為長久之計凡一應錢糧夫役與夫疏治經略之宜工程緩急之序聽其以便更從事而責其成功焉其府縣有司官員凡遇陞遷行取給由者皆必考其水利有効方許離任其遲延玩愒及廢置中旁費財而無事者仍聽臣隨事糾治以懲不恪如是則事有定規人有定志而成功可期矣此

五者治水之要也臣嘗會府縣各官面議可否皆以為便臣又
精思累月乃敢昧死上聞然臣又有三慮為臣聞群志難集淳
言易興是以事每阻于旁撓功多毀于重成臣竊見近湖咽喉
之地淤澱豐腴多為民間所據一旦欲取而疏之是必游揚其
說以為興作不便此臣之所患者一也工役之費出于侵欺而
善使者難多豪猾憑藉株連堅不可破臣嘗廉治二十餘人而
有司者皆畏其口詭莫敢窮究今欲悉治其類而清之必游揚
其說以為興作不便此臣之所患者二也郡縣有司咸受約束
而責以成功其志在生民者固皆欣欣樂于從事其因循觀望
隨俗俯仰以規避化者亦必游揚其說以為興作不便此臣之

三

所患者三也臣愚以為非此三患而後五事之功可成也 光
洵再疏去官吏勸得太倉州常熟崑山等縣七鴉浦白茅塘等
河港凡三十七所並鐵新浦等開凡一十五所工費繁大俱應
官為開造其新港等河凡三百九十七所大小雙塘等塘壩凡
三十八所工費差小俱應民自開造石浦等河凡八十七所工
費大小不等俱應官民合力開濬江陰縣桃花港青浦縣通波
塘艾祁浦金壇縣赤岡白塔等河俱應官民合力開濬且工
費易集隨各安官督率開濬見底功成其餘各縣相應疏治之
處雖一時未能集事而各官查勘已明凡地形高下之宜源流
分合之勢古今通塞之因大小緩急之序興作考覈之方延袤

淺深之度與夫地方之多寡力役之難易工費之輕重人情之
趨背咸著圖冊較然可考矣又言鑒輟措辦已委官清查各有
可稽苟諸臣奉公體國成績可指日而待而議者或以早濬相
仍公私俱便不與興作此皆習于玩愒未睹利害之原者也夫
早濬相仍正由水利湮廢若復因循不治則早濬之費日甚一
日而東南之民終無安飽之期矣且臣愚計本微量度緩急順
其時勢而漸為之即如今歲災祲民窮則量發在官糶米募民
不能自食者開濬支河因需賑施之法若二三幹河則稍候年
豐進理廩賦大集財力然後治之隨事擇便而不併役于一且
此無不可為之時也其所役之人各因其水之所利而役之利

大

在一鄉即役一鄉之民利在一縣即役一縣之民利及傍縣者
即傍縣助之利及傍府者即傍府助之凡召募工役之費皆官
為會計條畫而無違呼拘迫之煩此無不可役之人也若夫疏
濬之法又皆因其自然求其故道深者深之狹者廣之縮者延
之使各復其舊日之舊而已初非鑿山堙谷壞田園毀廬墓創
為決裂難行之事以拂民之所欲此無不可成之功也夫以無
不可為之時用無不可役之人固無不可成之功是宜朝野而
夕報也而事固有不然者何哉委任責成之道未至耳因言唐
宋以來治水治田之官甚具而我國家永樂中泚水為害命夏
原吉治之又遣都御史俞自吉齎水利集以賜原吉其專且重

如此正德中撫臣李克嗣兼理水利亦奉聖書從事故近世治水利臣以克嗣最為有功皆委任責成之政也頃年該臣每以水利為言幸蒙聖明採擇輒下部議可則下之撫臣撫臣下之府縣其政雖甚密而府縣有司類多視為泛常漫不加省或舉一二場行者畧加疏治以塞責應全銷總勘而巳固未有實意舉行為民興利除害以圖久遠之功者言者雖勤亦何益哉近蒙皇上俯納臣言特命撫臣丁汝璈舉自春徂秋數月之間埤廢漸舉今汝璈欲設協管院事不日將赴關廷臣恐離任之後有司仍踵故習墮已成之緒伏望皇上俯念財賦重地特賜聖書一道專令巡撫都御史查照原題相應疏治之

沈

廣親行相親量其緩急度其時宜計其經費督率官民投以方畧使之如法施治無奪于浮議無急于近功期以三年畢事如果經理得宜熟勞懋著足報先臣周忱故事量兼都堂職銜仍留在任督理必俟撫憲蒞湖水無遺利然後不次召用仍冀此按御史每歲親歷工所檢勘工程及查在事官員分別勤惰通行奏報則事有責成人有定志玩愒之弊可祛久大之功可致矣

神宗隆慶四年巡撫海瑞備支軍餉及調取賑濟賑贖及導河夫無碑銀委松江府同知黃成樂上海縣知縣張嵩等剋期開疏查勘舊蹟自王渡起至宋家港口共長一萬一千五百七十

一大闊三十餘丈今議減半開河而十五丈底闊七丈五尺深一丈五尺六寸共計用工食銀六萬餘兩是歲大飢小民思盜自河工一興各歸業集不兩月而告成百姓至今尸祝之北開江也海公堤又未開白帶

萬曆間徐給事貞明募人走永平潮海近山之境相度經略謂興水利屯田為必可行乃作議謂屯田有十四利且曰京東轄郡而薊又重鎮固股肱神京緩急所必資者則今地負山控海負山則泉深而土澤挂海則潮漲而壤沃水利尤易易也予所屬解事者蓋慮歷山海之境閱兩月而返較圖出示如指諸掌也為言諸州邑泉從地湧一決而通水與田平一引而至比比

洋

皆然自西歷東土膏腴而人曠棄如密雲縣之熱樂庄平峪縣之水谷寺及魏家務庄三河縣之唐會庄順慶屯地皆其著者薊州城北則有黃匡營城西則有白馬泉鎮因在城東則有馬仲橋夾林河而下城南則有別山浦及大陰沉河而下至于陰流沈沈渠皆田也造化西南平安城夾遷河而下及沙河舖地方又縱橫溝渠以下至韭菜溝上素河下素河百餘里夾河皆可成田遷安縣北徐流營山下湧出五泉合流入桃林河又三里橋湧泉流出灤河又紫姑廟湧泉成河與灤河相接夾河皆可田之地遷縣縣熱河營湧泉成河及營東五泉湧漫田出至張家莊縣界而西臺頭營河亦自熱河營湧泉而來皆可

田自西以東如豐潤縣南則大壩及利榆地史家河大王庄之地東則榛子鎮西則鴉溝洪橋大河三十餘里皆可田至田縣清庄橋導河可田後湖莊既湖可田三里也及大泉小泉引泉可田其門有民所不棄之地有屯地有牧馬草地也草之地屬于官官為闢其蕪而收其利不難也至于民不棄者召民業之官為助其力何至違計以棄輟為茂草乎至于瀕海可田則白水水道沽關黑崖子墩起至關平衛南宋家營之地東西度之百餘里南北度之百八十里皆豐潤其地與吳越瀕海之沃區相等今程韓兩壘而繫名于勢族然帶之利微即勢族亦無愿入于其間也若如吳越人田而耕之則利十倍于韓即指其一

注

以與勢族使不失其舊入勢家亦何憾焉蓋亮之京東數處以兆其端而畿內而列郡皆可漸而行也曰西北之人歲若水旱彼宿苦其害而子乃驟言其利乎曰水在天壤間本以利人非以害之也惟不利斯為害矣人貼之而怨水可乎蓋聚之則害而散之則利棄之則害而用之則利如血之在人身流貫于時節而潤澤其肌膚一有壅注則上而為瘡下而為痔又或溢出于口導而回以成其腫遂曰血之於人害也亦鮮矣古昔盛時蓋井而田則溝洫滄縱機因其地勢以取利于水今西北皆其故疆也豈古以為利而今以為害乎且東南之民爭涓流于尺寸之間向者彼固利之也謂水利于南而獨為北害此必無之

理也況北之取水視南為尤易南方之民抗築而耕抱濕而瘠蓋與兩相值也最夏猶將立橋則就風伯而祈雨而盼焉以一沾濡為快也西北之雨多于長夏而耕種之時少雨其易干南天時則然也西北地曠而水夾橫一疏引水即為利東南之地高下相應有轉水于數仞之源者再曰不雨則桔槔之聲徹于郊原竭人力以資灌溉者且難地勢使然也考之古昔則深尺許遂深二尺溝深四尺洫深八尺澮深二仞而已未有如東南轉水于數仞之深至如京東山之湧泉溢地而出河之支流等地而平其於西北尤為易易也東南瀕海幾多潮患蓋海之勢趨于東南也連海以及青徐有海之競而鮮潮之患其難易

注

又彰彰矣奈何日為荏苒之地而棄之不田乎曰西北水利吾知其舊矣然吾聞懷慶紀守諸田并沁水流疏渠成田民頗利之記去而田亦隨廢又如真定楊中丞之家居也亦嘗募南人緣水墾田歲入甚饒及漳沁旁失桑田之變僅瞻息聞耳豈久廢之餘固難卒舉者乎曰是所謂廢食于噎非通論也夫利水之法高則開渠卑則築圍急則激取緩則疏引其最下者遂以為受水之區因其勢不可強也然其致力當先于水之源源則流微而易御田漸成則水漸散水無泛溢之虞田無衝激之患彼懷慶諸丹心之下泥而真定尤澤沁所必衝者也未能久而無患哉豈不先于其源之故也嘗考秦乾水發于澤源州經保

安之境則自懷來夾山而下至瀋陽河後宮地方漸滋為患漫至彰義門先屢經修築為費不貲今保安境上開有川土牛過水成田者恐亦不能久而無患也若督責有人多方召集使聚乾上流皆引成田則不唯保安之田恃以無患而懷來以下水患亦戢矣予嘗物色瀋海之間如元城窪窪東灣窪都家窪窪高橋窪窪皆連阡黑壤廢為水區非不可田顧以下流受黑洋等九河之水非先致力於水源未可微利旦夕而終貽水患也公大憲欲以水利責成開府持節者擇蘊泉守令為之而不另遣使後中相時行深是之請旨下近京郡縣酌量格舉命員明以尚寶憲憲職並其事員明從河間經始工費無所出至全人

重

舉化禁堤捍水頗有緒乃之薊州招南兵之習農者使盡地耕作仍給之餉一時農兵大集墾田以億計畝收一鍾熟區及司通方次第開墾而北人官京師者倡言水田既成則必倣江南起稅是嫌也乃從中撓之御史王之棟疏請罷役而中官在左右者皆北人爭言不便會朝畢上召時行及同官于皇極門諭以水田當罷時行對高田宜麥麥下田宜穀穀今開墾情下田供桑不耕故開墾非盡廢已熟之田也上曰荒田可開水田不可倣時行遂上疏極陳利害上意不回遂切責尚寶以擾民而初議盡格矣見中相京東水田記

說王家屏格奏理卷書則雖時尚寶未出而巡撫弘新張某

已無費至之工費不足而募南兵以充餉不足而募市金為費于是家屏致書謂募兵為費以田於兵乃也田非水田而農可徵兵不可徵兵且無餉農何時有農乎尚寶見此至問曰已成志意欲填去之河間真定縣治河決渠之役役未興而議起家屏書曰向使豐至不募治田之兵真定不徵治河之卒以開墾屬之百姓以勸相付之有司而行田使者歲不過一出省視但以勸相勸者為盡職勿以墾田多者為賢能如此行之數年當令荒蕪盡闢水利漸興官不知勞民不知擾至急目前之功而阻累世之計哉

重

使民漸得其利亦須官為集人集費方可舉重役成大功以萬曆之時無事不舉而倣倣行田使者歲一省視以墾田場之百姓求其有成難矣

徐顯卿言吳淞江七浦而節不可一日不通吳淞自海公開後復漸淤矣而節七浦同受昆承陽城諸湖與吳淞江之阻水善漲易壅自崑山常熟之間築有斜堰而七浦之流益細旋開旋合宜疏白茆之淤開七浦之塞撤去斜堰或為石礮或為石閘而諸湖以漸開濬可也蓋江維無阻太倉以來多有淤沙比之腹內特高如內地開深一丈則此處倍為二丈其勢乃平

趙維賢等詳奏疏論常熟水利言二十四浦雖不能盡復
若白茅許浦福山黃泗四浦則必不可緩蓋我聖祖平吳當
時四港最大今埋塞等子平陸矣白茅居邑之正東折而入
海百二十里稍行東北曰許浦入江八十里當邑城之北曰
福山港入江最近三十六里西北則曰黃泗浦入江九十里
白茅為海公路加疏濬今幸稍通而福山一港最遠而切稍
近而易為工則未有言及之者

陸深晉水澗說曰晉水澗行類開越而悍濁怒旋特甚維步
可越而極起濤頭作澎湃源至高故也夏秋間為害不細以
無堰竭之具耳余行三晉諸山間嘗歛命緣水之地聚諸亂

石做開越澗作澗自源而下留地高低以為疎密則凡水皆
利也有司既不暇及此而晉人簡情亦不知所事故余謂開
水之為利者盈科後進晉水之不為利者建瓴而下耳

欽定四庫全書卷之二十四

歷代圖考一



大率以九賦賦財賦一曰邦中之賦二曰四郊之賦三曰邦甸
之賦四曰家削之賦五曰邦縣之賦六曰邦都之賦七曰邦市
之賦八曰山澤之賦九曰幣餘之賦以九式均節財用一曰祭
祀之式二曰賓客之式三曰養荒之式四曰養服之式五曰工
事之式六曰幣帛之式七曰器用之式八曰器用之式九曰好
用之式以九貢致邦國之用一曰祀貢二曰饋貢三曰器貢四
曰幣貢五曰材貢六曰貨貢七曰服貢八曰珍貢九曰物貢太
府掌九貢九賦九功之式以受其貨賄之入頒其貨于受藏之

府備其貽于受用之府凡官府都鄙之吏及執事者受財用焉
凡饋財以式禮受之明市之賦以待王之膳服邦中之賦以賓
客四郊之賦以待稍棘家削之賦以待匪頒邦甸之賦以待工
事邦縣之賦以待幣帛邦都之賦以待祭祀山澤之賦以待表
紀幣餘之賦以待賜予凡邦國之貢以待邦用凡萬民之貢以
充府庫凡式貢之餘財以供玩好之用凡邦之賦用取具焉歲
終則以貨賄之入出倉之口大府之屬有司會稽會計有司書
掌版圖有玉府掌王之金玉玩好兵器凡貨賄之藏有內府
掌良貨賄以待邦之大用有外府掌邦布以待邦之小用焉內
掌賦入職藏掌賦出職幣掌用幣之餘財謂之九府

泉府掌以市之征布銀市之不售貨之滯于民用者以其買買之物揭而書之以待不時而買者買者各從其便都鄙從其主國人郊人從其有司然後予之凡縣者禁祀無過旬日喪紀無過三月凡民之貸者與其有司辨而授之以國服為之息凡國之財用取具焉常終則會其出入而納其餘

廬山楊氏曰不售者有以歛之蓋將使行者無滯貨非以其賤故買之也不時買者有以待之蓋將使居者無乏用非以其貴故賣之蓋所以阜通貨賄也○以國服為之息先儒謂使服役于國中各有日數以為之息蓋通民之有無亦不貸錢取息也

楊雄按二者皆仁政後世則斷不可行蓋奸吏頑民及仁為虐也宋王安石倣周禮置市易以奪民之利則商賈不行吏浸漁以罔上則官仍無利置青苗錢以病民則為害過烈其行法固非周禮之意矣今即使一文不取其息而幾入民手不免要用敲朴必煩吏胥抑勒民貸少而備多其病豈有涯哉

道人掌邦之委積以待施惠鄉里之委積以息民之難阨門閭之委積以養老孤郭里之委積以待賓客野鄙之委積以待羈旅縣都之委積以待凶荒凡國野之道十里有廩廩有飲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館候館有

積以上

冢宰制國用必于歲之杪五穀皆入然後制國用用圻大小祀年之豐耗以三十^上之通制國用量入以為出祭用數之倍表用三年之仰喪祭用不足曰暴有餘曰沽祭豐年不畜凶年不儉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維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然天子食曰舉以饗王

王制曰太史典禮記奉禘祫天子齋戒受釐司會以載之成質於天子冢宰齋戒受質大司樂大司冠市三官以其

成從質于天子大司徒大司馬大司空齋戒受質百官各以其成質於三官大司徒大司馬大司空以百官之成質於天子百官齋戒受質然後休老勞農成歲事制國用

受計之禮主所親拜者二國生民之數則拜之聞登報則拜之詩曰君子樂胥受天之祜夫愛民之憂者民亦愛其憂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與士民若此者受天之福矣

國語曰古者聚貨不妨民衣食之利聚焉不害民之財用國焉足以行軍公焉足以稱賦不憂也公貨足以實獻家貨足以共用不足過也

天子不言多少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得喪士不通貨財有

國之君不怠牛羊蠶質之臣不怠雞豚家鄉不脩幣大夫不為
揚園從士以上皆羞利而不與民爭業樂子施而弗積歲然故
民不困財

歲凶年穀不登君膳不祭肺馬不食穀馳道不除孫祀不縣太
夫不食士飲酒不樂由國家靡散則車不雕斲甲不組漆食
器不列饗君子不履絲屨馬不常秣後

穀梁傳曰五穀不升謂之大侵大侵之禮君食不兼味壹樹
不塗馳侯建道不除百官布而不剃鬼神禱而不祀○古之
君人者必時視民之所勤民勤于力則功集民勤于財則
貢賦少民勤于食則百事廢矣

四

孔子曰山年則桑鵠為祀以下牲記

春官天府禁天之司氏司祿而獻民數穀數則變而歲之

庶人掌九穀之數以待國之亟備國賜稍食以歲之上下數邦
用以知足否以詔國用以治年之豐凶凡萬民之食食者人四
鬴上也人三鬴中也人二鬴下也若食不能人二鬴則金邦移

民既穀記王穀邦用禮

賈山至言昔者周蓋千八百國以九州之民養千八百國之君
用民之力不過歲三日君有餘財民有餘力而頌聲作泰皇帝
以千八百國之民自養力罷而不能勝其役財盡而不能勝其
求一君之身耳所以自養者說說也獲之漢天下弗能供也

漢制大司農卿一人掌諸錢穀金帛諸貨幣郡國四時上月旦
見錢穀簿其連未畢各別具之遠郡諸官諸調度者皆為報給
損多益寡取相給足丞一人主督藏

少府卿一人掌中服御諸物衣服寶貨珍膳之屬凡山澤陂池
之稅名曰禁錢皆屬焉後漢始以屬司農水衡都尉主上林苑
後漢省之并其職于少府

立派曰毋得隱言于哀帝曰國家武備儲治造作皆度大司
農錢大司農錢自來與不以給共奉其養勞賜壹出少府蓋
不以本歲給末用不以民力使諸費別公私示正路也應劭
註漢書謂郡官公侯皆仰司農今出水衡錢以為異故由是

五

觀之在太司農者國家之公用也在少府水衡者入主之私
舊也公用所儲乃田賦之常數非軍國之需則不用私蓄所
具乃山澤之餘利雖然好之私亦可用焉其制雖異于周然
出入之際有所分別不至混用而泛費有國家者誠儲漢此
制以財用之司分為內外二府外府貯常賦所入如秋糧夏
稅及折糧銀鈔銅幣之屬以待軍國之用歲終計其用度之
餘別為貯藏以備水旱兵大不測之需內府則貯凡天下坑
冶賦罰門攤之屬以待宮室衣車賜予燕好之費歲終則計
其有餘者別儲以備他年之不足及外府或有不給則以濟
之夫外府有不足則可取之于內內府則常為撙節使不至

予不足雖有不足亦不可取之于外何則軍國之需決不可無奉養之具可以有可以無故也

漢高時張敖為奸相

漢接秦之弊民失作業而大飢饉天下既定民亡蓋藏自天子不能具鈞駟而將相或乘牛車上于是約法省禁輕曰租而山川園池市肆租稅之入自天子以至封君湯沐邑皆各稱私奉養不領于天子之經費漕轉關東粟以給中都官歲不過數十萬石帝即位賈誼說上曰管子曰三上惑詛言開藉田躬耕以勸百姓罷錯說上漢民入粟于邊得拜爵支五級則入粟郡縣支一歲則時款勿收農民租

六

文帝時宮室苑囿車騎服御無所增益有所便輒弛以利民嘗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人十家之產也吾奉先帝宮室常恐甚之何以董為身衣弋絺足履草屨以節帶細覽蒲為席兵木無刃衣絺無文集上者董以為政惟所中慎夫入衣不曳地躬行節儉以示教模為天下先是民人樂業景帝遵之至武帝即位漢興七十年之閒國家無事非遇水旱之災民則人給家足都鄙康庾皆滿而府庫餘財京師之饑累巨萬貫朽而不可收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于外至昭帝不可食農末街巷有馬牛酒之間成群而采字牝者哺而不得聚舍守閒閭者食梁肉為吏者長子孫居官者以為班號故人

人自愛而重犯法先行義而後納和厚焉當此之時網疎而富役財賄溢或重兼并豪黨之徒以武斷于鄉曲宗室有二公卿大夫以下率于奢侈室廩與服僭于上無限度物盛而衰因其變也自是之後嚴助朱買臣等招求東曉事而越江淮之間蕭然均費矣唐蒙司馬相如開路西南夷鑿山通道并然里以廣巴蜀巴蜀之民罷馬彭吳賈滅朝鮮置滄海之郡則燕齊之間靡然騷動及王恢設謀馬邑匈奴絕和親侵擾北邊兵連而不解天下善其勇而干戈日滋行者齎居者送中外騷擾而相奉百姓抗獎以巧法賄賂豪族而不雖入物者補官出貨者除罪選舉陵遷康耻相冒武力進用法嚴全具興利之臣自此始也

七

乃募民入奴婢得以終身復及入半為郎又令民買爵置武功舊連皮帶白金置鹽鐵均輸官并兩車鑄錢權酒酷然于農田仍景帝時三十稅一之法

昭帝即位罷酒酷

元帝時天下大水關東郡十一尤甚二年齊地飢殺石三百餘氏多餓死郡縣人相食乃從貢禹奏下詔令大減減食穀焉水初減食穀者曰春下苑以興貧民又罷角抵諸戲及齊三服官

時禹奏曰古者宮室有制宮女不過九人祿馬不過八匹瑞塗而不潤木摩而不剝車與器物皆不文畫苑囿不過數十

里與民共之任賢使能什一而稅亡他賦歛成之役使民
歲不過三日千里之內自給千里之外各履其職而已故天
下家給人足頌聲並作至高祖孝文孝景皇帝編古節儉言
女不過十餘歲馬百餘匹孝文皇帝衣絳綈單器亡珎文金
銀之飾後世爭為奢侈轉益甚臣下亦相倣效衣服履絳
口知亂于主上主上時臨朝入府眾人不能別異甚非其理
然非自知奢侈也指魯昭公曰吾何惜矣今大夫借諸侯諸
侯借天子天子過天過其日久矣承衰敝亂播復古化在于
陛下臣愚以為盡如太古難宜少放古以自節焉詔曰君
子樂節禮樂方今宮室已定亡可奈何矣其餘盡可減損故

時齊二服官輪物不過于簞方今齊三服官作工各數千人
一歲數巨萬周廣漢主金銀器歲各用五百萬三工官官費
五十萬東西織室亦然麻馬食粟將萬石臣等從之東宮
見賜杯案華文畫金銀飾非當所以賜食臣下也東宮之費
亦不可勝計天下之民所為大飢餓死者是也今民大飢而
死死又不葬為犬豬所食人至相食而厥馬食粟苦其太肥
氣盛怒至乃日步作之王者受命于天為民父母因當若此
乎天不見耶武帝時又多取好女至數千人以填後宮及素
天下昭帝幼弱霍光專事不知禮正步多減金錢財物為數
魚鼈牛馬虎豹生禽凡百九十物盡瘞滅之又皆以後宮女

置子園陵大決禮道天心又未必解示君意也昭帝要駕先
復行之至孝宣皇帝時陛下惡有所言群臣亦隨故事者可
痛也故使天下承化取女皆大過度諸侯妻妾或至數百人
東宮吏民各取者數十人是以內多怨女外多曠夫及桑
葉埋皆置地上以實地不其過自上生皆在大臣備故事
卑也唯陛下深察古道從其儉者大減損東與服御器物三
分去二子產多少有命當察後宮擇其賢者留二十人餘悉
歸之及諸陵園女無子者宜悉遣獨杜陵宮人數百誠可哀
憐也既馬可亡過數十匹獨舍長安城南苑地以為田獵之
園自城西南至山西至鄠皆獲其田以與貧民方今天亦飢

雖可止大白蠟藏以救之極天意乎天生聖人蓋為萬民非
獨使自娛樂而已也故詩曰天難誼斯不易惟王上帝此涉
毋貳爾心當仁不讓獨可以聖心參諸天地探之往古不可
與臣下議也若其阿意順旨隨君上臣焉不勝拳拳不敢不
盡愚心

又以滿言今天產子七歲乃出口錢自此始又罷上林宮館希
帝御者乃省建章甘泉殿諸侯王廟廟亭省其半
時為奏以為古民亡賦算口錢起武帝征伐四夷重賦于民
民產子二歲則出口錢故民貧至于生子數殺甚可悲痛且
今兒七歲去乃出口錢年二十乃婚又言古者不以金銀

為幣意于農故一夫不耕必有受其飢者今漢家鑄錢及
諸鐵官皆置吏卒徒攻山取銅鐵一歲功十萬人以上中農
食七人是七十萬人常受其飢也鑿地數百尺銷除氣之精
地咸空虛不可含氣出雲新伐林木無有時禁水旱之災未
必不由此也自五銖錢起已來七十餘年民坐盜鑄錢被刑
者衆富人積錢滿室禍亡厭足民心動搖高爵求利東西南
北各用智巧好衣美食歲有十二之利而不出租稅農夫父
子暴露中野不避寒暑梓中把土手足胼胝已奉穀租又出
粟稅鄉亭稅求不可勝供故民棄本逐末耕者不能半貧民
雖賜之田猶賤賣以賣窮則起為盜賊何者末利深而忘于

耕也是以存邪不可禁其原皆起于錢也疾其末者絕其本
宜罷珠玉金銀鑄錢之官亡復以爲幣布并勿得販賣除
其租稅之律租稅報賜皆以布帛及穀使百姓盡歸于農復
古道便又高諸離宮及長樂宮衛司成其大半以寬諫役又
諸官叔卿十餘萬人武備亡事稅良民以給之徵費五六鉅
萬軍免爲寇人粟食令代關東成卒乘此盜亭塞候望又嚴
令近臣自諸曹侍中以上家亡得私販賣與民牟利犯者輒
免官削爵不得仕官而又言孝文皇帝時貴戚賁賈汚置
人贅婿及吏坐賦者皆禁錮不得爲吏貴者罰惡不阿親戚
罪白者伏其誅報者以與民亡增罪之法故令行禁止海內

大化天下斷獄四百與刑罰無異武帝始臨天下尊賢用士
開地廣境數千里由見功大威行遠從者欲用復不足乃行
一切之變使犯法者贖罪入教者補吏是以天下奢侈官亂
民貧盜賊並起亡命者衆郡國恐伏其誅則擇便巧吏習
于計簿能欺上府者以爲右職焉執不勝則取勇猛能操切
百姓者以苛暴威服下者使居大位故亡義而有財者顯于
世欺讓而善書者尊于朝諂諛而勇猛者貴于官故俗皆曰
何以孝弟爲財多而先榮何以禮義爲吏書而仕宦何以謹
慎爲勇猛而臨官故黜削而髡鉗者猶復攘臂爲政于世行
雖犬豕豺狼足日指氣使是爲賢耳故謂居官而置業者

爲操筆履高而得利者爲壯士兄卿其弟父勉其子俗之壞
敗乃至于是察其所以然者皆以犯法得贖罪求士不得真
賢相守崇財利誅不行之所致也今欲興立治致太平且除
贖罪之法相守要譽不以實及有戒者執行其誅亡但免官
則事盡力爲善者第賤賈人進真賢舉實廉而天下治矣
孔子匹夫之人耳以樂道正身不解之故四海之內天下之
君服孔子之言亡所折中況乎以漢地之廣陛下之德處而
而之尊東夷衆之權因天地之助其於變世易俗調和陰陽
陶治萬物化正天下易于決流抑險自咸康以來幾且十載
徵爲治者甚衆然而太平不復興者何也以其合法度而任

私意者修行而仁義廢也陛下誠深念為社之若時法太宰
之治正己以先下選賢以自輔開延忠正致諫者臣遠就調
修放出國陵之文罷倡樂絕御樂去甲乙之懷退偽薄之物
修節儉之化驅天下之民皆歸于農如此不解則三王可侔
五帝可及唯陛下留意省察天下幸甚

又城關中卒伍百人轉救振貸窮乏時又罷鹽鐵官後以用度
不足三年而復之

成帝後天下無兵革之事號為安樂戶口最盛然俗奢侈不以
蓄聚為意

王莽末邊兵二十萬人仰縣官衣食用度不足徵發賦歛又
切稅吏民皆三十而取一又令公卿以下至郡縣皆受皆保
養軍馬保者不許吏盡搜以與民姓令民拊手編禁不得耕
桑餘役繁劇早蝗相因上自公侯下至小吏皆不得奉祿而私
賦鉅民無以自存盜賊蜂起

漢兵改葬時省中黃金萬斤者為一賜尚有六十國黃門鉤盾
藏府中尚方靈囿各有數園長樂御府中御府及都內平準帑
藏藏帑珠玉財物甚衆

東漢世祖建武六年詔田租三十稅一如舊
舊太官賜官給用歲且二萬萬實太后詔殺省珍費自是裁數
千萬

漢故事供給南單于歲一億九十餘萬西域歲七十四百八十
萬○桓帝時段熲言永初中諸羌反叛十有四年用二百四十
億永和之末復經七年用八十餘萬億今若以騎五十步萬人
車三千兩三冬歲夏無慮用費五十四億

聖帝光初元年初關西郡賣官自關內侯竟羽林入錢各有
差科全左右賣公卿公千萬卿五百萬
中平二年敕修宮錢

時刺史二千石當之官者皆先至西園詣價然後得去大都
至二三千萬其爭清者乞不之官皆迫遣之時鉅鹿太守同
馮直新除以有清名賊責三十萬直被詔懷然曰為民父母
而反割剝百姓以稱時求吾不忍也辭疾不聽行至孟津上
書杜絕世之求即悉棄自殺書奏帝為暫絕修宮錢又進
萬金堂于西園引司農金錢諸帑什物其中又還河間買田
宅起第觀帝亦候家宿食每嘆桓帝不能作家居故聚為私
藏後咸寧小黃門常侍錢各數千萬

帝在舊社歲收天下之珍每郡國貢獻先輸中府名為導行
晉武帝平吳之後世屬升平物流倉府官開增飾服號相輝于
農王君夫武子石崇等更相誇尚與服賜之盛連衡帝室布
金持之製粉珊瑚之樹香燭無制三年南郊禮畢帝問司隸校

尉劉毅曰朕可方漢何帝對曰桓靈帝曰何至于此對曰桓靈
帝嘗錢入官庫陛下賣官錢入私門以此言之殆不如也帝大
笑曰桓靈不開此言今朕有直臣固為勝之時帝祖不罪毅然
此而不解亦無益也車騎司馬傅咸上書曰先王之治天下食
肉衣帛皆有其制奢侈之費甚于天災古者人綱北挾而有德
舊由于節也今土廣人稀而患不足由于奢也欲時人崇儉當
詰其奢者不見詰轉相高尚無有窮極矣然時人笑以為意求
率之初洛中尚有錦帛四百萬珠寶金銀百餘斛惠后北征蕩
陰反駕寒挑在御隻鷄以給惟布衾兩幅囊錢三千以為事駕
之資

漢江後遇蘇峻之亂督藏空竭庫中惟有練數十端幣之不
備而國用不給主導患之乃與朝賢俱製練布單衣于是士
人翕然競服之練遂踴躍乃令主者出賣端至一金
隋文帝十二年有司上言庫藏皆滿帝曰朕既薄賦于人又大
經賜用何得爾也對曰用處常出如處常入略計每年賜用至
數百萬限者無減損乃更開左藏之院構屋以受之詔曰既而
而數方知廉取卑積于人無藏府庫乃捐河北河東今年田租
三分減一兵械半功調金免

馬端臨曰古今稱國計之富者莫如隋然可之史傳則未見
其有以為富國之術也蓋用之時酒有榷鹽池鹽井有禁入

市有稅至開皇三年而並罷之夫酒榷鹽鐵市征乃後世以
為開于邦財之大者而隋一無所取則所仰賦稅而已然開
皇三年調額一疋者城為二丈役丁十二番者城為三十日
則行蘇威之言也然而開皇九年以江表初平給復十年自
餘諸州並免當年租賦十年以宇內無事並免租賦百姓年
五十者輸庸停役十二年詔河北河東今年田租三分減一
兵械半功調金免則其于賦稅復潤焉如此然文帝受群之
初即營新都徙居之繼而平陳又繼而討江南諸表之反側
者則此亦餘年之間營繕征伐未嘗廢也史稱帝于賞賜有
功並無所愛平陳凱旋因行慶賞自門外夾道刻布帛之積

連于帝郭以次頒給所慶三百餘萬段則又未嘗吝于用財
也夫既非苛賦歛以取財且時有仁役以康財而賞賜復不
吝財則宜用度之宜立也而何以殷富如此史求其說而不
可得則以為窮履儉約六宮服綈濯之衣宋與供御有故藏
者隨令補用非燕享不過一肉有司當以布帛貯乾姜以禮
祭進香皆以為費用大加適責嗚呼夫然後知大易所謂節
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孟子所謂賢君必恭儉禮下取于民
有制者信利國之良規而非迂濶之說也

唐制戶部掌天下土地人民錢穀之政貢賦之差其屬有四一
曰戶部戶口土地錢穀貢賦免優復之事以相庸調歛其物

以九等定天下之戶二曰度支掌天下租賦物產豐約之宜水陸道途之利歲計所出而支調之三四金帛天下所藏出納權衡度量之數四曰倉掌天下軍儲出納租稅祿散倉庫之事以義倉常平倉備凶年平糶價

貞觀初太宗銳意恤民事從節約元年絹一匹場米一斗至四年米斗四五錢外戶不開馬牛被野人行數千里不齎糧民物蓄息四荒降附者百二十萬人足歲天下斷獄死罪者二十人號稱太平

歐陽修曰古之善治其國而養養斯民者必立經常簡易之法使上愛物以養其下下勉力以事其上上足而下不用故量入

夫

之力而授之田量地之產而取以給公上量其入而出之以爲用度之數是三者常相類以濟而不可失失其一則不能守其二及暴君庸主縱其違欲而苟且之吏從之變制合時以取應于其上故用于上者無節而取于下者無限民竭其力而不能供由是上愈不足而下愈困則利之說興而聚斂之臣用記曰軍富強臣強臣強可惡然一人之害有聚斂之臣用則經常之法壞而下不勝其弊焉唐之始時撥入以口分世業田而取之以租庸調之法其用之也有節蓋其富兵以府衛之制故兵雖多而無所擾設官有常員之數故官不濫而易祿雖不及三代之盛時然亦可以爲經常之法也及其弊也兵冗官濫爲之太

衆自天寶以來大造屢起方鎮數敗兵革之興累世不絕而用度之數不能節矣加以驕君昏主姦吏邪臣取濟一時屢更其制而經常之法蕩然盡矣由是財利之說興聚斂之臣進蓋口分世業之田壞而爲兼井租庸調之法壞而爲兩稅至於鹽鐵轉運屯田和銅鑄錢括苗稅利借商進奉獻助無所不爲矣愈煩而愈弊以至于亡焉

開元之際海內富實米斗之價錢三十青齊間斗銀三錢絹一疋錢二百道路列肆具酒食以待行人店有驛驢行十里不持尺兵天下徵入之物租錢二百餘萬緡粟千九百八十餘萬斛庸調絹七百四十萬疋綿百八十餘端屯布千三百五十萬餘端

夫

夫系屬於僕僕而用不知節大抵用物之數常過于所入於是錢穀之臣始專版削太府卿楊崇禮句制分錄有欠折損者州縣督送歷年不止其子慎幹專知太府次子慎名知京倉亦以苛利結主恩王鉞爲戶口色役使歲進錢百億萬緡非租庸正額者積而置大盈庫以供天子然其時州縣殷富倉庫積粟常動以爲計楊國忠判度支請令雜變爲輕貨輸之京師後屢奏督戴元物古令軍儲天寶八年帝帥羣臣往觀賜國忠錦衣金魚帝由是視金帛如糞壤賞賜無限時諸貴戚競爲豪奢進食相尚帝亦侈於僕僕命姚思藝爲檢校進食使凡一殮水陸珍羞畢備第中人十家之產及安祿山反楊國忠以爲正庫物

不可論士遺御史崔至太原納錢度僧尼道士旬日得萬緡而已尋渡關失守帝出次咸陽臨宮闕不四千里日中猶未得食惟有民獻餽飯難以奉皇孫華帝以手拘須臾而盡猶未能飽又命軍士散詣村落求食

肅宗即位遣御史鄭叔清等籍江淮蜀漢富商右族營富十收其二謂之平貨諸道亦稅商賈以贖軍錢一千者有稅于是北海郡銀事悉軍第五琦以錢穀得見請於江淮置稅庸使吳越蜀麻銅冶皆有稅市輕貨繁江陵襄陽上津路轉至鳳翔明年鄭叔清與宰相裴冕更議以天下用度不充諸道得召人納錢給空名告身故官鄭冕號度道士僧尼不可勝計納錢百千賜

太

明經出身高買助軍者給復及兩京平又于開輔諸州納錢度道士僧尼萬人而百姓殘於兵道米斗至錢七十鬻稅為糴民行乞食者屬路乃詔能賑貧乏者罷以舊秩至吐蕃通京師赴旬屯兵數萬百官進俸饌又率戶以給軍糧大曆元年以國用急征及青苗地頭等錢

時回紇有而收西京功代宗厚遇與為婚嫁送馬千萬足酬以練帛百餘萬疋而中國財竭歲為馬備魚朝恩元載擅權帝欲朝恩復與載君臣猜問不協遂討兵食還而不議者幾十年諸鎮擅地結為表裏曰治兵諸蠻天子不能絕其法專留意初禱焚幣王焉浮屠書度支原賜僧巫歲鉅萬計

初轉運使掌度支使掌內承奉二年分天下財賦錢常平轉運鹽鐵置二使東都畿內河南淮南江東西湖南荆南山南東道以轉運使劉晏領之京畿關內河南鄆南山南西道以京兆尹判度支第五琦領之及琦貶以戶部侍郎判度支韓滉與晏分治

時天下戶口什之八九所在宿重兵其費不貲皆取辦于割晏最有精力多機智變通有無曲盡其妙常以厚直募善走者置逆相望覘報四方物價不數日皆達食貨輕重之權悉制在掌挺國家機而天下無甚貴甚賤之憂晏以為辦集粟務在于得人故必擇通敏精悍廉勤之士而用之常言上臨

流

賊贖則滄桑於時名重於利故士多清脩吏維廉潔終無顧榮利重于名故吏多貪污其勾檢簿書出納錢穀事雖至細必委之士類吏惟書符牒不得輕出一言其屬官雖居數十里外奉教令如在目前無敢欺罔權貴屬以親故亦應之俸給多少遷次緩急皆如其志然無得親職事要又以為戶口滋多賦稅自廣故其理財常以養民為先諸道各置知院官每旬月具雨雪豐歉之狀以告豐則省蠲撤則減糶或以穀易鹽貨從官用而於豐重賣之知院官始見不檢之端先中其某月酒如干蠲免某月蠲如干救助及期是不俟州縣申請即奏行之不待其困弊流殍然後賑之也由是戶口繁

息始為轉運使時天下見戶不過二百萬其享年乃三百餘萬非安所說亦不增也其初賦歲入不過四百萬紹聖年乃千餘萬紹聖專用權法充軍國之用時自許鄭之兩皆食河東池鹽度支主之汴蔡之東皆食海鹽度支主之安以為官多則民擾故但於出鹽之鄉置官收鹽轉鬻于商人任其所之其去鹽鄉遠者轉官鹽於彼貯之或商絕鹽貴則減價鬻之謂之常平鹽官獲其利而民不之恤其始江淮鹽利不過四十萬紹聖年乃六百餘萬緣由是國用充足而民不因弊先是運關吏殺入長安者以河流通悍率一斛得八斗至者則為成勞受優賞要以為江汴河渭水力不同各隨便耳

年

是運船載漕卒緣水置倉轉相受給自是每歲運穀或至百萬餘斛無升斗沉覆者船十艘為一綱使軍將領之十運無失校使勞官於揚子置場造船艘給千緡或言用不及半轉損之安曰不然論大計者不可惜小費凡事必為永久之慮今始置船場幾事者多當先便之私用無窮則官物堅完矣若運與之屑屑校計安能久行乎異日必有裁之者裁舟以下福可也過此則不能運矣後五十年有司果裁其半及咸通中有司計費而給之無復羨餘船益脆薄漕運遂廢要為人勤力事無閑劇必于一日中決之後未嘗財利者皆莫能及以久典利植為衆所疾流言德宗賜死

故事天下財賦歸左藏而太府以時上其數尚書比部覆其出入代宗時京師粟將傾取不能禁第五琦為度支使鐵使請皆歸大盈庫供天子給使主以中官自是天下之財為人君私藏有司不得程其多少殆二十年楊炎既相德宗上言曰財賦邦國大本生人之喉命天下治亂輕重繫焉先朝權制以中人領其職五尺宦豎柄邦之柄豈儉盈懸難大臣不得知無以計天下利害臣請出之以歸有司度宮中給費一歲幾何量數奉天不取關帝即日下詔俾財賦皆歸左藏歲中裁取以入大盈度支與數先聞

代宗時朝多留事經歲不能遣置客省以居上封事不足采者

年

舊典貢獻未報及災歲未報者食度支數千百人德宗即位用宰相崔祐甫拘客省者出之食度支者遣之歲省費萬計又罷諸酒

代宗性儉約所御衣沈紫再三然生日端午四方貢獻數至千為者加以恩澤德宗即位九生日詔四方貢獻皆不受李正己田悅各獻銀三萬足悉歸之度支以代租賦初政清明若此

肅宗之末版籍浸壞至德兵起所在賦歛迫趣取辦無復常準下戶旬輸月送不勝困弊率皆逃徙其土著者百無四五建中元年春正月楊炎建議作兩稅法先計州縣每歲所用及上供

之數而賦于人量出以制入戶無主客以見居為傳人無丁中以貧富為差為行高者在所州縣稅三十之一居人之稅秋夏兩徵之其租庸調雜徭悉省皆總於度支上用其言仍詔兩稅外版率一錢者以杜法論是歲天下兵民之數稅戶三百八萬五千七十六籍兵七十六萬八千餘人稅錢三千八百九萬八千餘緡穀二百一十五萬七千餘斛七月敕劉晏明年五月以軍興增商稅為什一三年復權酒及兩河用兵月費有餘為繕府庫不支數月太常博士常都實陳京建議請括富商錢出為總者借其餘以供軍上從之判度支杜佑大言長安中高賈所有貨意其不實輒加括挫人不勝苦有縊死者長安置然如積

寇盜計所得錢八十餘萬緡又括僦稅錢凡舊籍錢帛果漆者皆借四分之一封其權害百姓為之罷市相率逐宰相馬相訴以千萬數盧杞始慰諭之勢不可遏疾驅得免計并借商所得錢二百萬緡人已竭矣五月淮南節度使陳少遊奏本道稅錢每千緡增二百緡他道皆增稅視此又詔益每斗價皆增百錢四年又行稅間架除陌錢法時河東澤潞河陽朔方四軍屯魏縣神策永平宣武淮南浙西荆南江西沔鄂湖南黔中劍南嶺南諸軍環淮寧之境舊制諸道軍出境則仰給度支上優恤士卒每出境加給酒肉木道糧仍給其家一人兼三人之給故將士利之各出軍鋒通境而止月費錢百三十餘萬緡常賦

不能供判度支趙贊乃奏行二法所謂稅間架者每屋兩架為間上屋稅錢二千中稅千下稅五百取置一間杖六十罰告者錢五十緡所謂除陌錢者公私給與及賣買每緡留五十錢給他物及相貿易者約錢為率散隱錢百者杖六十罰錢二千者杖六十罰告者錢五十緡舊籍錢皆出坐者於是怨怒之聲盈于遠近十月上發涇原等道兵救襄城過京師詔京兆尹王珣撫師惟糧食菜餼眾怨而覆之擐甲鼓譟還趨京城上遣命賜帛人二匹眾益怒射中使殺之遂入城百姓驅走賊大呼告之曰汝曹勿恐不奪汝高賈貨矣不稅汝間架陌錢矣上倉卒出奔奉天亂兵奉朱泚為國之經月城中資糧俱盡供御祇有糯米二斛

每旬賜間架錢人於城外采蕪蒿根而進之國解侍御史万俟著開金高道路諸道貢賦雖至用度始振朱泚德長安不愛金帛以悅將士公卿家屬在城者皆給月俸神策及六軍從軍駕及哥舒曜李晟者皆給其衣糧加以繕完器械日費甚廣及長安平府庫尚有餘蓄見者皆追怨有司之橫歛德宗在奉天於行宮殿下野諸道貢獻之物榜曰瓊林大盈庫陸贄疏曰臣聞作法于涼其弊猶貪作法于貪其弊將安救示人以義其患猶杜示人以私患必難解致聖人之立教也賤貨而尊讓遠利而尚廉天子不問有無諸侯不言多少百乘之室不畜聚斂之臣務鳩斂而厚幣積之積者匹夫之富也務散發而

收此度之心者天子之富也天子所作與天同方生之長而不
恃其為成之收之而不私其有付物以道混然忘情取之不為
貪散之不為費以言乎體則博大以言乎術則精微亦何必稅
發公方崇聚私貨降至尊而代有司之守尊萬乘以效匹夫之
藏今之璽林大盈自古悉無其制傳諸舊舊之說皆云創自開
元黃臣貪權飾巧求媚言稅賦當委之有司以給經用貢賦固
歸之天子以奉私求玄宗悅之新是二庫蕩心侈欲萌紙于茲
迨乎喪邦終以餽寇記曰貨悖而入必悖而出豈非明效歟臣
昨奉使軍營出遊行殿忽覩右廊之下榜列二庫之名懷若驚
不識所以何則天爵尚梗師旅方殷瘡痍呻吟之聲嗚呼未息

蕭

忠勤戰守之效費未行而諸道貢珍逾私別庫萬目所視孰
能忍懷竊端軍情或生疑望誠詢便館之吏策探道路之言果
如所虞積憾已甚頃者六師初降百物無儲外奸兇徒內防悉
堪晝夜不息迨將五旬凍餒交侵死傷相枕畢命同力竟喪大
艱良以陛下不厚其身不私其欲絕甘以同卒伍輕食以昭功
勞無猛制而人不攜懷所感也無厚賞而人不怨怒所無也今
若攻圍已解衣食已豐而謀難方興群情稍阻豈不以勇夫恒
性嗜貨矜功其患難既與之同憂而好不與之同利苟與怙默
能無怨謗此理之常不足深怪衆怨難任蓄怨終洩其患豈徒
人散而已亦將慮有搆奸鼓亂干紀而強取者焉願陛下慎之

惜之陛下誠能近想重圍之殷憂進戒平居之專欲取捨不
在過量衣食所安必以分下凡在二庫貨物盡全出賜有功臣
然布懷與衆同欲是後納有必歸有司每獲珍華先給軍賞
異誠罷一無上傑推赤心于其腹中降珠恩于其望外將平茲
陛下必信之賞人思建功此庶悅陛下改過之誠既不歸德如
此則亂必靖賊必平徐駕六飛使復都邑興行聖典整輯蕃綱
乘輿有舊儀郡國有恒賦天子之貴豈當要食是乃敬其小備
而成其大儲也

宋此既平德宗益務聚斂如南西川節度使韋皋有日進江兩
觀察使李策有月進其他多以常賦入貢名為羨餘至代易又

蕭

有進奉戶部錢物所在州府及巡院皆得擅留或稱旨加款
或刻成吏報或假幣流果往往私自入所進錢十二三無敢問
者刺史至某條至以進奉得還官繼裝延誤用事益為天子積
壯財時陸贄為相論之略曰戶部侍郎裴延齡以聚斂為長然
以魏魯為嘉祥以楊克敏為亞新以諸諸服護為宣節可謂
克代之共工魯邦之少卿前歲秋首和宗喪亡特詔延齡罷司
邦賦數月之內還朝功能奏稱勾獲隱微計錢二十萬貫請將
別庫以為羨財供御所須永無闕乏陛下欣然信納因謂委任
得人既賴嘉祥之寶鑑弘心意之欲興作漫廣宣索漸多延齡
務定前旨且希唐書不敢告闕不敢辭難勾獲既足虛言無以

應命供辦皆承嚴約苟在及期遂乃搜求市面聚奪入款追捕夫匠迫脅就功以勒索為名而不酬其直以和局為稱而不償其庸都城之中列肆為之盡閉與役之所百工比于幽囚聚訟連群逐新五路持綱者莫敢致詰巡察者莫敢為言時有致詰細調竟耶欺大陷君遠道危懼此其罪之大者也總制邦用度支是司出納貨財太府攸職凡是大府出納皆京度支文符太府依符以奉行度支憑符以勘覆互相開健用絕無欺其出納之數則每旬申開其見在之數則每月計奏皆經度支勾覆又有御史監臨旬旬相承月月相繼明若指掌端如貫珠財貨少多無容隱漏延齡給行邪詔公肆証欺遂奏云左藏庫向多虧

失落近因檢閱使還舊者乃於其土之中收得銀十三萬兩其足段雜貨百端有餘皆是文帳脫遺並同已棄之物今所收獲即是羨餘悉合移入雜庫以供別物支用若其時時進止悉依所奏施行大府少卿常少卿抗表上陳殊不引伏雖稱每月申奏皆是見在數中請令推尋足驗查計兩司既相驗訖理須詳鞠是非臣等具以奏聞請定三司詳覆若在該庫遺漏不謬隱匿因合抵刑如度支欺是理証証亦宜得罪陛下既不許差三司按問又不令檢委詳明枉直兩存法度都說以在庫之物為收獲之功以常賦之財為羨餘之費國上無累示人不慚此又罪之大者也國之府庫用軍貨財物合入官則納於其內事

合給用則出于其中也然明白何由而延誤于左藏之內遂連大庫之名愚欲別財藏餘以奉人主私欲魯不知王者之體天下為家國不足則取之于人人不足乃資之于國在國為官物在人為私財何謂私藏餘積別財是必巧詐以變移官物暴法以刻斂私財捨此二途其將焉取陛下方務崇信不加檢裁延齡既怙寵私益復放肆遂銀積欠逾欠妄云索發嘉賦總計銀錢八百餘萬聽其言則利益雖大考其事則虛誕自彰或是水火漂焚或緣旱澇傷敗或因兵革散失或遭寇賊散或准法免徵或經恩舍放或人戶逃徙無處追尋或綱典拘囚不免換納或沒入店宅歲久摧殘或收獲舟船年深破壞類皆如此難以

詳論在人者並無可科徵而官者悉不任貨費但存名額盡歸簿書大抵錢穀之司皆取財物減少所以相承積累不肯除每當計奏之時常充應在之數延齡尚稱察獲遂請徵收恢復利門訪勸天聰臨諸衙于方岳重結營于燕然于茲累年一無所得其為陳妄亦曰殆哉陛下姑欲保持舊無難問延齡謂能謀熟不復懷思嘉成既沮于四方情態復行于內府由是隱隱官屬傾倒貨財移東就西便為課績取此遂放遂號羨餘悉并朝廷有如兒戲諸州輸送布帛度支不復準平抑制市人賤通估價計其所折即更下徵重困疲氓展轉流弊既彰惡言且示不誠及其支送連州用充和理則於本價之外例增一倍有餘

布帛不殊貴賤有異則微同下既以折估為名抑配傷人又以
出估為利事事多矛盾策願物情窮遠絕夫痛憤入于骨髓下
土編戶冤呼徹夜為是而延齡以昂取折估為公忠苟得此估
為勝利所謂失人心而聚財賄亦何異割支體以徇口腹哉殊
不審支體分微口安得食人心離析財安能存此又罪之大者
也平泉遠鎮扼制藩戎五原要衝控帶靈夏其夾林藏蓄遂將
狼崎峴結完功力總畢地猶變絕勢頗孤危新集之兵志猶未
固七寶難恤俾漸安居頻勅度支令財軍食常使平涼有一年
之蓄並州積半年之儲倘環轉輸不得聞數近者二鎮告急與
縣絕糧陛下召廷議令赴中書遣希顏宣旨質問延齡確言儲

更

餉不絕儲蓄殊多歲內以來必無闕乏希顏懼其推主盡令
狀自陳狀亦如言畧無疑置陛下覽其所奏翻謂軍吏不誠遂
遣中官馳往檢覆道路無轉運之跡軍城無旬日之儲將平
敵幾將不守有如是之難濟有如是之欺誤按驗既明思贍
甘其為盡竭贍代軍聞此又罪之大者也國之憲度會府是司
位列諸部猶應夜夜任居六事實代天工為人範儀安可容易
而延齡放情亂紀從部曹子問里視公事于私第盡置飲宴
之饌填街持簿領之書諸部參辭四方申請迫切而來逾旬未
省轉輸之後累月不轉資糧營于溝溝節力困于朝集晨夕散
千百為群里中喧鬧常若關關既情且騷事何由理遂以國家

大計委于胥吏末流當給者無賄而不支應徵者受賄而縱免
網紀大壞賄賂公行近者度支小吏屢為州縣所繩請其裁減
無不狼籍通結動連于節將交社匪止于邑並威福潛移乃至
于是此又罪之大者也風教之大種讓為先陛下勤儉儀式以
靖四方慎選廉官以貞百廢庶相感率副致大和而度支憑寵
作威恃權縱暴侵刻軍餉厚關資糧將帥每使申論延齡率加
毀訾詞皆配嫌事老加証証失見凌猶或生患況將帥素加考
過多者熟庸縱有踰分取求但宜執理裁覆苟當其所就敢不
從豈可對彼偏袒恣行侵辱使其慚恥于麾下憤耻于朝堂惟
口起羞諱非細故為國聚斂實由斯入而又信官群司章其關

光

敗後彼要與逞于兇懷氣若若義難言御史時有守道而不為
曲撓守官而莫肯屈從違其或訂事則尤劇其為撓抑復多
端故示尤威使人懾此又罪之大者也度支舊管牛驥三千
餘頭車八百餘乘猶環載負供饋遠軍既有當道之倫永無料
配之損延齡為是近效不務遠圖廢其舊條減其舊林車被重
耗馬無子遺每項載運軍資則令府縣差徭或有卒承別旨須
赴從期遂于街市之閒磨奪公私雜富被指頗苦費獨尤多
吏因生為民不堪命所賦者則委以為利所費者則隱而不論
破費拘重如此勒度支應給官內及諸司使屬葉薪炭等除
稅單之外餘並市供所用既多恒須貯儲舊例每至秋後之後

冬收之時散開諸場逐便和布免費高價預資貧人公私之間
頗謂兼濟近欲懲惡懲制但歸姦情旋計智薪價錢以為歸職
刺利及平春夏之際葉枯已弊霖潦之中無蘇不繼軍旅糧
官厨待然告關頻煩于聖聰微僅給驛于省署崎嶇求買何暇
計量廉價官錢不當累倍聯塞後復率以為常此則審鑒之所
明知物情所深駭事之舛謬觸緒皆然秦趙高指鹿為馬愚弄
厥君歷代流傳莫不痛憤陛下每覽前史詳考興亡固亦切齒
于斯傷心于其主臣謂庶之與焉物類猶同豈若延齡掩有而
為無指無而為有陛下若不以時省察得無使後代嗟謫又甚
越高者乎陛下初膺大寶志前群臣師旅繁興徵求寢廣極弊

辛

侵剝下無聊生是以淫原叛徒乘人怨治白晝犯關都邑祇應
恬然不驚及與賊衆相從比肩而入宮殿雖與中主之性靡所不
為然亦由德澤未浹于入而暴令驅迫以至于是也於是內府
之積尚如丘山竟資充樂以餽貪幸此時陛下初親之矣是乃
失人而聚貨其何利之有焉車駕既幸奉天逆此旋歸國運一
聖之內萬衆所必竊如涸底物空匱著欲發一健步出視職
軍其人想以苦寒為辭跪奏乞一福袴陛下為之求覓不致竟
惘然而還之又嘗宮壺之中服用有闕聖方以戎事之急不
忍重煩于人乃親親王歸帶之金寶以給直是時行從將吏
難即徒倉黃奔馳咸未冬服漸屬凝互且無薪薪饑凍由故

石外連雲則荷戈奮迅夜則挾燭呻吟凌風颺雪霜露踰旬而
衆無振衣卒能走賊賊全危城者陛下有嚴刑重賞使之然耶
唯以不厚其身不藏其資與衆同其憂患與士伍其共其有無
乃能使捐軀命而軒冠警饒之不離凍之不恤臨危而不易其
守見死而不去其君所謂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此其效也
及乎重圍既解諸道通賦稅漸臻黃敵繼至乃於行宮外廡
之下復列瓊林大宴之司未嘗功勞遽執賄玩甚沮維新之望
頗傷死義之心於是與諸將議而軍士始怨矣財聚人散不其
然歟旋屬嘉賊內攻翠華南狩奉天所積財貨悉獲于亂軍
既還賊眾日不暇給禍惡大順運復皇都是知天子者以得人

辛

為寶以蓄藏為富人而歸附何患哉後為時務崇何慶不富哉
在野之內府方為已有載陛下若謂厚取可以恢武功則建中
之取既無成矣若謂多積可以為已有則建中之積又不存矣
若謂積數不足備理則建中之失傷已甚矣若謂數然不足
致危七則建中之說危亦至矣固當懲前事均敬之失復曰
新盛德之言豈宜更嚴恤邪慎行刻暴事之追悔其可再乎不
能
憲宗時分天下之賦以為三一曰上供二曰送使三曰留州軍
相繼始又全諸道觀察節度調營取於所治州不足則取于屬
州送使之餘與其上供者皆輸度支

元和中供贖者浙西浙東宣歙淮南江西鄂岳福建湖南八道
戶百四十四萬比天寶四之一兵食于官者八十三萬加天寶
三之一通以二戶養一兵京西北河北以屯田廣無上供至長
慶戶三百三十五萬而兵九十九萬率三戶以奉一兵至武宗
即位戶二百一十一萬四十九百六十會昌末戶增至四百九
十五萬五十一百五十一宣宗既復河湟天下兩稅權酒茶鹽
稅錢八九百二十二萬緡歲之常費率少三百餘萬有司亟取
後年乃濟及群盜起天下不復計云

李吉甫為元和國計簿及中書奏疏以天下郡邑戶口財賦
之入較吏祿兵原商賈僧道之數大半以二戶而實一兵以

三

三農而養七游乎

教養金書卷之二十五

歷代國計考二

宋太祖乾德三年詔諸州支度經費外凡金帛悉送闕下無得
占留自唐末兵興方鎮皆留財賦自賜名曰留使留州其上
供珠鮮五代疆境迴遼遠益疆率全部曲主場院厚歛以自奉
太祖周知其弊後藩郡有闕稍命文臣權知所在場務或以
京朝官走臣監臨於是外權削而利歸公上條禁文簿漸為精
密

六年詔諸州通判官糧料院至任並酒餉自檢閱帳籍所列官
物不得但憑主吏管認文狀

是歲置封樁庫國初貢賦悉入左藏庫及取荆湖下西蜀備續
充後始于武成殿別為內庫號封樁庫以待歲之餘用

帝嘗曰軍旅飢饉當預為之備不可臨時厚斂于人乃置此

庫太宗又置景福殿庫陳內藏庫棟鉤諸州上供物皆謂之

右曰比並應可計之臣不能約節異時用度有闕當使賦率

于民耳朕終不以此自供嗜好也自乾德開寶以來用兵及

水旱賑給慶澤賜賚有司計度之所闕者必籍其數以資于

內藏後課賦有餘則償之淳化後二十五年間歲發百萬有

至三百萬者累歲不能償則除其籍

開寶元年詔諸道給券車輦送上供錢帛

止齋陳氏曰國初上供隨歲所入初無定制而其大者在糧
帛銀錢諸路米綱會要開寶五年令汴蔡河歲運江淮米數
十萬石赴京元軍食太平興國六年制歲運三百五十萬石
景德四年詔淮南浙南湖北路以至道二年至景德二年
終十年酌中之數定為年額上供六百萬石米綱立額始于
此銀綱自大中祥符元年詔諸路糧儲已有定額其餘未有
條貫遂以大中祥符元年以前最多者為額則銀綱立額始
於此錢綱自天禧四年四月三司奏請立定錢綱自後每年
依此額數起發則錢綱立額始于此綱綿綱雖不可改以咸
平三年三司初降之數則亦有年額矣然而前朝理財務在

二

寬大隨時損益非必盡取上供增額起于熙寧雖非舊貫尤
未為甚崇寧三年十一月始立錢物新額于是益重宣和元
年戶部尚書唐恪考諸路上供錢物之數荆湖南路四十
二萬三千二百二十九萬貫西兩利州路三萬二千五百一
十八貫西兩荆湖北路四十二萬七千二百七十七貫西兩
州路一十二萬三千三百八十九貫西兩江南東路三百九十二
萬四百二十一貫西兩福建路七十二萬二千四百六十七
貫西兩京西路九萬六千三百五十一貫西兩河北路一十
七萬五千四百六十四貫西兩廣西路九萬一千九百八十
貫西兩京東路一百七十七萬二千一百二十四貫西兩廣

南東路一十八萬八千三百三十貫西兩陝西路一十五萬七百
九十貫西兩江南西路一百二十七萬六千九百八十八貫西兩
成都路四萬五千七百二十五貫西兩潼川路五萬二千一
百二十貫西兩兩浙路四百三萬五千七百八十八貫西兩
兩淮南路一百一十一萬一千六百四十三貫西兩而解州
地雜料不與焉其取之民極矣方今版圖僅及承平之半而
賦入過宣和之數雖曰饑軍出不得已要非愛惜邦本之道
此寬民力之說所以為最先務也

賈與馬氏曰按止齋此段足盡宋朝上供之委折上供之名
始于唐之中葉蓋以文德懷亂之後賦入失陷國家日不暇

三

給不能故置加以強藩而擅朝更不能制是以立為上供之
法惟能取其三分之一宋興既荆州鎮之權命文臣典藩奉
法撫理而又承平百年版籍一定大權在上既不敢如唐
之專擅以自私歛入有種又不至如唐之聽亂而難致則
雖按籍而索錢銀皆入朝廷未為不可然且猶存上供之名
取餉中之數定為中額而其遺利則付之州縣據管蓋有深
意一則州郡有宿儲可以支意外不虞之警急二則寬于理
財益陰以恤民承流宣化者幸而遇清介慈惠之人則上供
輸送之外時可寬假以施仁不幸而遇貪婪黷後之輩則郡
計優裕之餘亦不致剝削以苛事所謂損上益下者也嗚呼

仁壽

六年令諸州舊屬公使錢物盡數繫省毋得妄有支費以備州
錢物盡數繫省始于此

止齋陳氏曰繫省之名舊矣至是始盡繫省然初未嘗立物
籍鈎考之制要不使妄費而已淳化五年十二月初置諸州
應左司與元管新收已支見在錢物申省景德元年復置
簿鈎籍累年見在雖有此令不過文具三司使丁謂奏立轉
運司比較開奏省司進呈增虧賞罰之法然承平日久國家
益務寬大諸郡錢物往往積留漕臣靳惜吝于起發而省司
殊不究知其詳天聖至嘉祐四十年間理財之令數下徒有

四

根據離唐之文數而不用以此見得開國以來訖于至和天
下財物皆藏州郡祖宗之深仁厚澤於此見矣熙寧五年看
詳編脩中書條制檢正五房公事判司農寺曹布奏伏以四
方財物乾沒差謬漫不可知三司雖有審覆之名不復省閱
但為空文自天聖九年上下因循全無檢點縱有大敗使數
亦無由舉發為災滋多遂乞專置司離唐天下限籍自專置
司繼以旁通同子而天下無遺利而公使錢始立定額而二
百萬至三十萬止州郡所入總屬忠房國初廟之利謂之收
錢守臣竊求要有秦陳元豐五年又以上供年額外凡項細
錢定為無額上供

揭議按宋初祿雖薄而州縣尚有餘錢官取吏盜足以自給
不至殃民介甫立法以為事厚其祿而不可使之侵盜于是
一錢一物莫不隸籍不可謂非良法也然而小人侵盜之性
卒不可改國家搜括之政遂已無遺自此始矣大學言理財必
言用人有以哉總之州縣之吏國家既付以人民則當視其
報政之如何不當反問其財貨之出入不問其財貨之出入
則州縣自能利權而府史不能作奸以侵漁民力自寬矣
又詔諸州守臣非聖旨進奉自餘諸般進奉錢物並留本州營
繫不得押領上京聖詔進奉始此

止齋陳氏曰謹按李壽績通鑑熙寧九年略皆於乾德三

五

年三月平蜀後書詔諸州計度經費外凡金帛悉送關下於
是外撤削而利歸公上矣蓋約本志修入而實錄不著竊致
建隆以來凡上供綱皆有元降指揮獨不見上件條貫唯至
道四年二月十四日敕川陝錢帛全本路轉運使計度只留
一年支備其剩數計綱起發上京不得占留蓋平蜀後事也
自餘諸州帝切約度在州以三年准備為率外縣鎮二年備
僻縣鎮一年河北陝西緣邊諸州不在此限以此參攷是歲
進奉約束并景德元年李壽所奏足見國初未嘗務虛外郡
以重京師

黃與馬氏曰按乾德三年有諸州金帛悉送關下之詔今復

宋缺吳蜀江南荆湖南粵皆號富強和繼降附祖宗因其富守以器檢簡易方是時天下生燕尚寡而養兵未甚舊任官未甚冗佛老之徒未甚熾外無夷狄金縢之遺百姓各安其生不爲巧僞放侈故上下給足府庫羨溢承平既久戶口歲增兵籍益廣吏員益衆佛老夷狄耗蠹中國與官之費數倍昔時百姓亦

稿繼修而上下始困于斯矣仁宗承之給費優廩天聖初起命有司取景德一歲用度較天禧所出省其不給者初自祥符天禧既降齋醮經費甚衆至是始大省齋醮宴賜及減諸官規衛卒有~~不~~奉有節土木之費省矣至寶元中陝西用兵調度百端無定之費並廣費富朝上言江淮歲運糧六百萬萬以一歲之入僅能充期月之用三分二在軍旅一在冗食先所當衆不盈數載天下久無事而財不儲于國又不在民倘有水旱軍戎之急計將安出~~於~~省冗費咸皇后及宗室婦初所賜之半著爲式於是皇后嬪御宗室刺史各上條錢以助軍帝亦罷左藏庫月進錢千二百緡公卿近臣亦減節初所賜銀絹著

為武將三司使王克臣取陝西河北河東三路未用兵前及用兵後歲出入財用之數會計以開寶元元年未用兵陝西錢帛糧草入一千九百七十八萬出一千一百五十一萬用兵後入三千三百六十三萬出三千三百六十三萬有奇蓋視河東北尤劇以兵也陝西特多故也元昊請臣西兵既解而調用無所戒即下詔切責邊臣及轉運司詆毀黜除科率稍徙屯兵還內地汰其老弱閒言屬羨溢則併省之又命較近歲天下財賦出入之數送三司取一歲中數以為定式初真宗時內以兵九十一萬二十宗室吏員受祿者九千七百八十五員元以後募兵益廣宗室蕃衍吏員歲增至是兵百二十五萬九千宗室吏員受

蘇軾策對曰人君之于天下倚己以載人則易為功仰人以

臣請得以民之家而推之夫民方其窮困時所望不過十金之資計其衣食之費妻子之奉出入于十金之中寬然而有餘及其一旦稍稍蓄聚衣食既足則心意之欲日以漸廣所入益衆而所欲益以不給不知罪其用之不節而以爲求之未至也是以富而益貪求愈多而財愈不供此其爲惑未可以知其所終也蓋亦及其本而思之夫智者豈能寒而不衣飢而不食乎今天下汲汲乎以財之不足爲病何以異此國家創業之初四方割據中國之地至拔然歲歲出師以誅討僭亂之國南取荆楚西平巴蜀而東下并潞其費用之衆又百倍于今可知也然天下之士未嘗思其始而惴惴焉患之

世之不足則亦甚焉矣夫爲國有三計有萬世之計有一時之計有不終日之計古者三年之耕必有一年之蓄以三十年之通則可以九計無飢也歲之所入足用而有餘是以九年之蓄常聞而無用卒有水旱之變盜賊之憂則官可以自辦而民不知若此者天不能使之災地不能使之貧四夷盜賊不能使之困此萬世之計也而其不能者一歲之入雖足以爲一歲之出天下之產僅足供天下之用其平居雖不至於重取於民而有意則不免于厚賦故其國可靜而不可動可逸而不可勞此亦一時之計也至于最下而無謀者量出以爲入用之不給則取之益多天下晏然無大患難而盡用

衰世苟且之法不知有急則將何以加之此所謂不終月之計也今天下之利莫不盡取山陵林麓莫不有禁關有征市有租鹽鐵有權酒有課茶有筭則凡衰世苟且之法莫不盡用矣譬之于人其少壯之時豈使勇力然後可望其無疾以至於壽考乎未五六十而衰老之候具現而無遺若八九十者將何以待其後耶然天下之人方且窮思竭慮以廣求利之門且人而不思則以爲費用不可復省使天下而無鹽鐵酒茗之稅持不爲國乎臣有以知其不然也天下之費固有存之甚難而無益去之甚易而無損者矣臣不能盡知諸舉其所聞而其餘可以類求焉夫無益之費名重而實輕以不

急之費而被之以莫大之名是以雖而不散去三歲而節節而救救而費此弊官有不得已者天下吏士數日而待賜此誠不可以平去至于大吏所謂股肱耳目與縣官同其憂樂者此豈亦不得已而有所畏耶天子有七廟今又飾佛老之宮而爲之祠固已過矣又使大臣以使領之歲給以鉅萬計此何爲者也天下之吏爲不少矣將患未得其人苟得其人則凡民之利莫不備舉而其患莫不盡去今河水爲患不使濱河州郡之吏親視其災而責之以救災之術顧爲都水監夫四方之水患豈其一人坐籌于京師而盡其利富天下有轉運使足矣今江淮之間又有發運祿賜之厚徒兵之衆其

魯肇經贊議曰宋興承五代之敝六聖相繼與民休息故生齒既廣而財用有餘以景德皇祐治平較之景德戶七百三十萬墾田一百七十萬頃皇祐戶一千九十萬墾田二百一十五萬頃治平戶一千二百九十萬墾田四百三十萬頃天下歲入皇祐治平皆一億萬以上歲費亦一億萬以上景德

官一萬餘員皇祐二萬餘員治平并嘉祿州縣官三千二百
餘員總三萬四千員景德郊費六百萬皇祐一千二百萬治
平一千三百萬以二者較之官之衆一倍于景德郊之費亦
一倍于景德官之數不同如此則皇祐治平用財之端多于
景德也誠詔有司核尋載籍而議求其故使官之數入官之
多門可改而知郊之費用財之多端可改而知然後會議其
可罷者罷之可損者損之使天下之入如皇祐治平之盛而
天下用官之數郊費之費皆同于景德二者所省蓋半矣則
又以類而推之天下之費有約于舊而淳于今者有約于今
而淳于舊者其淳者必求其所以淳之自而杜之其約者必

神宗以國用不足急理財命翰林學士司馬光御史中丞滕
甫同省詳載減國用制度會有事于南郊執政以河朔旱傷國
不足乞南郊勿賜食帛詔學士議司馬光曰救災節用當責近
始可聽西府辭賜王安石曰常衣弊堂饑時以為哀自知不能
當辭職不當辭祿國用所以不足者以未得善理財者善理財
者不加賦而國用足光曰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財皆止有

此數不在民則在官彼設法奪民其害乃甚于加賦此蓋桑弘
羊欺武帝之言司馬遷書之以譏武帝之不明也後安石嘗制
引常衣布而府卒不解安石所言未嘗不是但渠真不善理財
周禮泉府之法以收利權帝納其說遂立制置三司條例司議
行新法由是農田水利青苗均輸保甲免役市場保馬方田諸
役相繼並興而當之禍尤烈天下騷然矣

時帝以勦擒率天下詔龍圖閣天章閣及禁中諸殿柵俱不用他覆者謂輔臣曰比閣內藏庫籍文具而已財貨出入初無關防前此嘗以龍腦真珠噐于箱篋務數年不輸直示不鈎考蓋領之者中官數十人惟謹局餘塗塞竈以為固密安

能夠考其出入多少與所蓄之數乃令戶部太府寺於內藏諸庫皆修檢審置庫百餘年至是始備開焉

初鑒祖嘗徵積餘帑二百萬易胡人首又別儲于景福殿元皇元年帝乃更景福殿庫名自製詩以揭之曰五季失國權抗孔熾華祖聖邦思有懲父後設內府基以善士曾孫得之敬忘厥志凡三十二庫後積羨帑又揭以詩曰每歲夕惕心妄意遵遺業願予不武安何日成我捷

猶謙按財貨皆民之脂膏而泥沙積之漫不一考亦非理也神宗有志為治之志惜安石專以富強而不知治理衣櫥之敗夜起修徑以至殫駕此詩基之失抑予又有感焉漢唐無

三

積藏之基而邊略不肅宋鑒祖積是庫不唯不能統此而卒以亡焉何哉蓋人君之心仁愛為本偏覆夷夏故能光被萬方此一方人獨何罪而欲盡其首哉豈其亡于此也蓋儲蓄間陳孔子不對殺人非人君之事也況懸金購首乎天道惡

和安石本議謂吏祿不厚不可責其廉謹而財不足不可以厚祿于是徵行青苗之法時陝西亦有行之而使者莫不知其禍之至於此烈也三司上新增吏祿數京師歲增四十一萬二千四百餘緡監司諸州六十八萬九千八百餘緡而吏吏更寡賄取如故

揭藏錄宋初吏祿甚薄而郡尉有餘任其取足而無可稽考則其所得皆無名之祿也至元皇始指直州郡錢物不使侵漁而準增其祿不可謂其增祿之非也但於時眾君子不肯行其法而介甫用入行之安所得廉吏哉又北以人民而不北以錢物其弊不可謂不自安石始至今日而弊極矣有并羊而無羈牧任又安可為哉

自元豐官制行宰相既與三司分權而三司所統又分裂于六部寺監於是各司以辦事為要而不恤財之有無戶部以給財為功而不問事之當否彼此各營一職不使相知戶部全無計相之權職在行朝廷之文移僅能經署在京官吏諸

五

軍俸祿而已哲宗元祐時司馬光請令戶部尚書兼領左右曹所掌錢物尚書非奏請得旨不得擅支諸州錢穀金帛俸使提舉常平倉司者每月亦須具文帳申戶部六曹及寺監欲支用錢物皆須先關戶部許下支撥不得一面奏乞立支應掌錢物諸司不見戶部將不得應副其舊日三司所管錢穀財用事有微在五曹及諸寺監者並乞收歸戶部右司錢蘇轍奏在焉開熙寧以來天下財賦文帳皆以時上下三司至熙寧五年朝廷患其繁冗始命官布制定法式布國上言三部所行職事非一不得專意熙寧文帳近歲因循不復省閱乞于三司選吏二百人專置一司委以編磨是時朝

近因市之言於三司取天下所上帳籍視之至有到省三二十年不發其封者蓋州郡所發文帳隨帳皆有賄賂各有常數常數已足者俱不發封一有不足即百端問難要足而後已朝廷以其言為信帳司之與蓋始于此張設官吏費用錢物至元豐三年首尾七八年間帳司所管吏僅六百入用錢三十萬貫而所應出失陷錢止一萬餘貫朝廷知其無益遂罷帳司而使州郡應申省帳皆申轉運司內錢帛糧草酒地高稅房園夏秋稅管領納單據帳水腳轉發物料估糶帳本司別造計帳申省其驛料作院欠勇修造什木雜物并船柴炭橋河物件施利橋船物料車驢草料等帳勘勾訖聚閣

法

蓋錢帛等帳三司總領國計須知其多少區實故帳雖解轉運司而令別造計帳申省至于驛料等帳非三司國計重祿所係故止令磨勘架閣又諸路轉運司與本郡州軍地望不遠取索文字近而易得策本道文帳數目不多易以詳悉自是內外簡便頗稱允當今戶部所請收天下諸帳臣未安收錢帛等帳耶為并收驛料等帳耶為盡收諸帳為依熙寧以前不置帳司不添吏人耶為依熙寧以來復置帳司復添吏人耶若依熙寧以前則三二十年不發封之弊行當復見若依熙寧以來則用吏六百人應出失陷錢一萬餘貫而費錢三十萬貫之弊亦將復見臣乞朝廷下戶部乞仔細分

折閱奏然竊詳司馬光元奏自改官制以來舊日三司所掌事務散在六曹及諸寺監戶部不得總天下財賦帳籍不盡由戶部戶部不能盡天下財賦之數欲乞令戶部尚書兼領左右曹其舊三司所管錢數財用事有散在五曹及諸寺監者並乞收歸戶部惟其本意蓋欲使天下財用出納悉歸之柄一歸戶部而戶部同知其數而已今戶部既已專領財用而元豐帳簿轉運司常以計帳申省不為不知其數也錢更盡收諸帳亦徒益紛紛無補于事矣臣謂帳法一切如舊甚便乞下三省公議然後下戶部施行

法

而歲之州縣其漢唐宋明之盛尚歲之州縣晚李則併不歲之州縣而必歲之京師矣亡國之君且以京師之府庫尚非已私必至歲于諸宦而後為已物焉吁可悲已蓋以百計為不足恃而私之于官又以公吏為不足信而私之于度支又以度支為不快其欲而私之于奄宦悉天下之人鼓勇取隨歸之壞林大盈而歲久凡為度支州縣之間小有水旱饑饉滿路而莫之救焉元祐作民父母謂之何哉蓋人民天子之所甚重也既已討之州縣之吏矣財貨天子所輕也而獨不肯付焉雖謂不重財貨而輕人民不可得也今之人臣付以財貨解有不私者然獨不擇賢者而任之而以人民付之賊

賄之吏徒欲束縛而使之果可以無患哉所以帝王推赤心
置入腹既慎舉而北之以土地人民政事必有愛此府庫而
不與賢士共之而又疑之於簿書出納之間使奸猾得上下
把持而主政者操牛而不致有錙銖之移用必無是理也宋
時有公使庫凡諸道監司及州軍邊縣與戎帥皆有之正賜
錢不多而著令許收遺利以此州縣得以自治若帥憲等司
則又有撫養儲邊等庫開抵當賣藥無所不為其弊也公
使道並在東南為尤甚揚州一郡每歲饋遺見于帳籍者至
十二萬絕江浙諸郡酒每以歲遺中御官歲五六至必數
千瓶今若許之營利勢必與宋無異然此亦止是宋之弊也

不嚴若果聚有貪穢行賄者而法之朝廷之上無秦檜賈似
道者彼亦多敢自恣哉

蘇轍元祐會計收支數曰古者三年耕必有一年之蓄以三
十年之通制國用則九年之蓄可設而待也今者一歲之入
金以而計者四千三百而其出之不盡者二千七百銀以而
計者五萬七千而其出之多六萬錢以千計者四十八百四
十八萬而其出之多者一百八十二萬緡緡以匹計者一百
五十一萬而其出之多者十七萬緡以石計者二千四百四
十五萬而其出之不盡者七十四萬單以束計者七百九十
九萬而其出之多者八百一十一萬然則一歲之入不足以

供一歲之出矣故凡國之經費折長補短常患不足小有非
常之用有司輒求之朝廷待內藏未竭而後足臣身與大計
以為輸賦月可也數歲之後將有不勝其憂者矣是以輒嘗
惟原其政方今禁中奉養有度金玉錦繡不逾其舊宮室不
脩犬馬不玩有司備守法制雖視出入之節未嘗有失也而
其弊安在天下久安物賤而用廣亦理之常也顧所以處之
如何耳臣竊歷舉其數宗室之衆皇祐節度使三人今為九
人矣兩使留後一人今為八人矣觀察使一人今為十五人
矣防禦使四人今為四十二人矣百官之富景德大夫三十
九人今為二百三十人矣朝奉郎以上一百六十五人今為

六百九十五人矣承議郎一百二十七人今為三百六十九
人矣奉議郎一百四十八人今為四百三十一人矣諸司使
二十七人今為二百六十八人矣副使六十三人今為一千
一百一十一人矣供奉官一百九十三人今為一千三百二
十二人矣侍禁二百一十六人今為二千一百一十七人矣
三省之吏六十八人今為百七十二人矣其餘可以類推臣不
敢偏舉之昔者節止攝行節有定員今之太太朝職皆無限
法尚書侍郎歷改三曹而今之正議銀青合而為一官秩并
增不知其幾矣國之財賦非天生非地不養非民不取
之有法收之有時止于是矣而宗室官吏之衆可以禮法節

也祖宗之世士之始有常秩者俟闕則補否則儲資而已不
妄授也仁宗末年任子之法自宰相以下無不減損英宗之
初二載考滿增以四歲神宗之始宗室祖免之外不復推恩
祖免之內以試出仕此四事者使今世欲為之將以為逆人
心違舊法不可言也而況于行之乎雖然祖宗行之不疑當
世亦莫之非何者事勢既極不愛則敗衆人之所共知也今
朝廷履至極之勢獨持之而不取議臣建疑之誠自今日而
議之固其勢猶其理微為之節文使見任者無損而來者有
限今雖未見其利要之十年之後事有間矣賈誼言諸侯之
變以謂失今不治必為痼疾今臣亦云苟能裁之天下之幸
大

也
右司郎中張汝賢復請下諸路轉運司會計自熙寧以前一
歲出入之數及常供汎用之差并熙寧後參攷焉且條畫某
事之費固某法而用今某法既改則某費可罷要亦省不急
之用量入為出則無不急之憂從之

假使崇寧後禁京為相以修廢惑人主動以唯王不會為說土
木營造率欲越前規而侈後觀歲運花石綱一石之費至用三
十萬緡而國隨以亡矣

高宗建炎元年詔諸路無額上供錢依舊法更不額自來年
始

紹興五年川陝宣撫司奏四川上供錢帛乞依舊留元曉軍使
遺事寧息如舊上曰祖宗積儲內帑本以備邊臨緩急之用今
乃多改軍旅未息且從所請

龍圖閣學士四川都轉運使李迥言唐劉晏理財謂臣管轄
是時天下歲入緡錢千二百萬而兗州居其半今四川一隅
之地權鹽榷酒并諸色窠名錢已三倍晏數彼以千二百萬
贖六師恢復中原而有餘今以三千六百萬贖一軍屯
駐川陝而不足計司維知兄濫力不能裁節雖知寬制亦未
敢除減但日夜憂懼歲計不足而已

孝宗乾道二年軍機進呈戶部收支細數見管只四十二萬而

元

未催之錢乃二百八十餘萬

文獻通考曰嘗欲改舊法今至道中歲入一千二百餘萬天
禧末歲入三千六百餘萬嘉祐歲入三千六百八十餘萬熙
寧歲入五千六十餘萬寧宗時歲入六千餘萬然則土地之廣
狹財賦之多少可以攷矣司版書之計者尚忍更詳生財之
方乎

孝宗乾道二年詔孫大雅奏漢制上計之法朕以為可行于
今今侍從臺諫參攷古制進呈于是監察御史張敦貴劄負
言一縣必有一縣之計一郡必有一郡之計天下必有天下
之計天下之計總郡縣而歲攷焉三代遠矣方冊可得而知

者自為屬九州成賦中邦因南巡狩而至大越登茅山而會諸侯號其山曰會稽後立會稽郡漢書注曰以其會諸侯之計于此也逮至周官所載最為詳悉天官冢宰之屬理財居其半掌財用而言歲終則會者凡十又太府之職歲終則以貨賄之入出會之小宰之職歲終則令群吏政事鄭代注曰若今之上計也漢承秦後蕭何收其國籍知張蒼善算於是令以列侯居相府領郡國上計者此則漢初之制專命一人以掌郡國所上之計也至武帝建元元年詔吏民有明當世之務習先聖之術者縣次續食令與計偕注云計者上計簿使也郡國每歲遣詣京師上之元封五年三月朝諸侯王列

手

侯受郡國計大初元年十二月又受計于甘泉天漢三年又受計于泰山之明堂太始四年三月又受計于泰山之明堂是則終武帝之世五十餘年之間一受計于帝都三受計于方岳或以三月或以十二月之不同也至宣帝元年黃龍正月下詔曰方今天下少事而民多貧盜賊止其咎安在上計簿文具而已務為欺諛以避其課令御史計簿疑非實者按之使真倘無相亂是則在宣帝之時郡國所上計簿已不能無弊矣光武中興歲終遣吏上計遂為定制正月旦天子幸德陽殿臨軒受賀而屬郡計吏皆在列置大司農掌之其遺未畢各具別之今孫大雅所陳者是也然西漢言郡國上計

東漢言屬郡計吏則遠方者在東漢未必皆至矣漢之大司農則今之戶部也切見戶部掌天下之財計尚上限中限末限之格注有月催催五日一催之期會每于歲終獨以常平收支戶口相稅造冊進呈而於州郡諸色案目尚畧焉是於三代歲終則會與兩漢上計之法為未備也然而去古逾遠文籍愈煩在兩漢已不免文具之費況今日能盡華其備乎在東漢止于屬郡之內況今日川廣之遠能使其如期畢至乎臣等愚見莫若歲終令戶部盡取天下州郡一歲之計已足未足虧少虧多之數並皆造冊正月進呈兼採漢初之制丞相選差一人考覈戶部所上計而明州郡之殿最則三

主

代兩漢之制皆兼顧而無不舉之慮矣記戶部措置其後戶部以諸路州軍遠近不同次年正月未能盡實申到欲立式遍下諸路各以本州每歲應于合發上供案名錢帛糧斛數目置籍照條限鈎考發納歲開具進冊須管次年正月了畢諸國投進降付戶部恭啟將拖欠州軍取旨照責施行上從之

朱熹對事曰自漢元文之為相也蓋取版曹歲入案名之必可指擬者號為歲終羨餘之數而輸之內帑願以其有名無實積累掛欠空載簿籍不可催理者擬還版曹以為內帑之積將以倍他日用兵進取不時之需然自是以來二十餘年

內帑歲入不知幾何而認爲私貯與以私人宰相不得以式
而均節其出入版曹不得以簿籍勾其存亡其日銷月耗以
奉燕私之費者蓋不知幾何矣而昌者關其能用此錢以易
胡人之首如太祖高皇帝之言哉徒使收當經費關之日甚
督促日峻以至廢棄祖宗以來敬分良法而必以十分登足
爲限以爲未足則又造爲監司比較郡守殿最之法以誘脅
之于是中外承風競爲苛急此民力之所以重困也
搆議按求中興後如經制錢總制錢月格錢板帳錢頭子錢
斛面米之類無名之賦多矣故土地日促而賦入益多然以
乾道之通賦觀之則幸其僅徵之尚緩備可以立國也至十

五

分登足之法立而明年無矣
葉適應詔條奏則總論曰財用今日之大事必盡其本末
而後可以措于政事欲盡其今日之本末必先致古者財用
之本末蓋致古雖若無益而不能知古則不知今故也夫財
之多少有無非古人爲國之所患而今世乃以爲其患最大
而不可整救此其說妄從出哉蓋自齊高祖有貢賦之法以
會計天下之諸侯比于充饗以前爲然矣今高祖之所載是
也然總結果未不及於五百里之外九州之貢入較于今世
乃元虞之儀品蓋千百之一二耳周公之爲周治其財用視
齊高祖則已鮮然王畿千里之外法或不及千里之內猶不盡

取蓋三代之所取者正天下之強理而借民力以治公田爲
其無以阜通流轉則作幣鑄金以權之當是之時不關其以
財少爲患而以財多爲功也雖然此其事遠矣說徒末利起
自春秋魯之中世田始有稅然諸侯各以其國自足而無
然逼迫之憂蓋漢文景之盛而天下之財不以入關中人主
不稅天下而諸侯若吳人者亦不稅其田光武明章未開
其以財少自困而中年常更盜賊災秋之難內外征討亦不
大屈惟秦始皇豪暴有頭會箕歛之譏漢武帝奢侈有均輸
征算之政而西園聚錢大醵天下之官爵以致之蓋而漢維
不足以言三代而其以財爲病非若今世也雖然此其事遠

五

矣分爲三國割爲南北無歲不戰無時少安且其運祚迫促
禍變繁興至于調度供億猶自有序而亦豈若今日之貧窘
漏底哉此皆具載冊書可即而見者雖然此其事遠矣隋最
富而亡唐最貧而興唐之取民以租以庸以調過此無取也
而唐之武功最多開地最廣用兵最久師行最勝此其事則
甚近而可知矣致唐之治有唐之勝其不待多財而能之也
決矣然則其所以不若唐者非以財少爲患也故財之多少
有無非古人爲國之患所患者謀慮取舍定計數必治功之
間耳非如今日以一財之不足而百慮盡廢奉餉竭足以較
錫鍊鑒若情夫漢人初初爲使知事其口腹而已者也以財

少為患之最大而不可整其說猶出于唐之中世盛于本
朝之承平而其極盛乃至于今日其為國之名物殊章精神
威望一切銷耗內之所以取悅其外之所以示威于敵者
一切無有習為寬緩迂遠之常說以文其無用而盡力于苟
且智道鞭撻疲瘁舞小吏而謂之能陛下回輿而加聖思必
有大不可安者故臣以為不究古者財之本末補而至于本
朝以去其錯謬而不合于常經者則無以知財之多少有無
不足為國家之患此而不知則天下之大計皆不可得而預
論而況理其有所施行以必成哉

又曰嘗說以祖宗之盛時所入之財比於漢唐之盛時一再

番

倍熙寧元豐以後隨廢之封林役錢之寬刺青苗之結息比
治平以前數倍而蔡京變鈔以後比熙寧又再倍矣王黼之
免夫至六十餘萬錫其大半不可鈎考然要之渡江以至於
余其所入財賦視宣和又再倍矣是自有天地而財用之多
未有今日之比也然其所以益困益乏皇皇營聚不可一朝
居者其故安在夫計治道之興廢而不計財用之多少比善
于為國者也古者財愈少而愈治今者財愈多而愈不治古
者財愈少而有餘今者財愈多而不足然善為國者將從其
少而治且有餘乎多而不治且不足乎而況于多者勞而少
者逸豈惡逸喜勞而至是哉

續文獻通考曰按宋史言國制混一之初天下歲入緡錢十
六百萬為太宗以為極盛而倍于唐室矣其後日增歲歲至
熙寧間合治役市易等錢所入乃至五十餘萬渡江之初東
南歲入猶不滿十萬上供總二百萬緡此祖宗正賦也呂頤
浩在戶部始創緡錢六百六十餘萬緡為歲入又增
總制錢七百八十餘萬緡宋勝非嘗國又增月林錢四百餘
萬緡紹興末年合茶鹽酒等坑冶權貨銀本和費之入凡六
十餘萬緡而半歸內藏當時中都吏祿兵廩之費全歲不過
百五十萬緡元豐間月支三十六萬緡和崇寧後後史百二
萬緡江運年用兵月支不過八十萬其後休兵歲久用度

減益戶部嘗慮無餘 又曰按太祖設三司主計有度支
之目又有提舉帳司磨勘理欠等司皆為會計財用也唐李
吉甫嘗錄元和國計著為成書宋景德皇祐治平熙寧元和
主計者皆有錄上之其戶口之籍與地之圖調度之多寡錫
予之厚薄莫不畢具各內藏與天下封林非三司所儲者不
與焉元祐會計錄蘇軾所著蓋取元豐八年會計之實而別
其五曰收支曰民賦曰課入曰儲運曰經費謂一歲之入不
足以供一歲之出且論宗室為節度防禦觀者數于皇祐百
官為大夫者數倍于景德稱載城宗室及百官任事思澤見
任者無極方來者有限亦至計也自置三司理財既無法而

渡江以來典籍散漫會計之事一切妄而不講苟支目前謀者惜焉

教養金書卷之二十六

歷代國計考三

元世祖至元二十九年冬十月右丞相完澤言一歲天下所入凡二百九十七萬八千三百五錠其中有未至京師而在道有就給軍旅及遺物料館傳俸祿者自春及冬凡出三百六十三萬八千五百三十四錠出數已逾入數六十三萬一百三十八錠矣今後賜諸近侍亦宜有節帝嘉納之

胡輝中曰世祖天資仁厚宇量寬宏獨好利之心差勝耳漢祖入關惟收國書版籍婦女貨財一無所取其路遠大度越常人遠矣世祖得江南之後即陳求寶至于殿廷又檢覈新

美

舊錢穀選微理司立規措所權茶酤賣及阿里海牙入朝受所獻金銀又受忙忽帶獻重珠一百斤故令權奸阿合馬桑哥盧世榮皆以言利進蓋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於是阿合馬欲殺崔斌則誣以盜糧四十萬桑哥欲害郭孝楊居寔則奏其虧欠鈔六十餘錠忙忽帶諂附則言其阻壞錢糧終至元之世江南三省盜起不止皆由于鈔攷理第刻剝生民蓋好利之弊一至于此也

泰定帝四年御史中鈞言西南兩省竊動以數十萬錠今水旱民貧請銷其費不報治平略曰元凡課之入日有增蓋至天曆之末有一日之蓄以不
能量入為出故也

明初總計天下田土共八百四十九萬六千五百二十三頃零
人戶共九百三十五萬二千一十五戶口五十八萬五千五百
八百一十夏秋二稅大約二千六百零八萬五千九百一十六
石絹二十萬五千五百九十八疋絲一萬七千零三斤又三百
一十六萬八千一百一十七兩棉花二十四萬六千五百六十二斤
棉布一十萬八百七十疋麻布二千七十七疋又洞膠簾布二
百五十九條等六十五斤鈔八萬一千二十五錠零一百八十
四貫馬草一千四百六十九萬五千九百九十一包又一千一
百一十六萬二千六百四十三斤總各處鹽課司凡一百六十
九每歲一百一十七萬六千五百二十五引又鹽價并引價銀

四萬六千一百五十八兩其運入太倉庫者歲額運銀一百四
十萬兩兩內夏稅五萬五百餘兩秋稅九十四萬四千八百餘
兩單折銀二十三萬七千餘兩鹽課折銀二十餘萬兩雲南開
辦銀三萬餘兩總計各處稅糧馬草折銀各鹽課銀各鈔關船
料及雲南開辦銀每歲入共二百四十三萬

國初于皇城內設內承運庫以收殿足金銀鑲玉象牙等內府
天財庫以收錢鈔等并各衙門鑄鑄內府供用庫以收白熟糧
糯米等廣積庫以收紵絲綾羅黃熒硝等甲字庫以收布疋
并各色雜料乙字庫以收紵絲綿布麻襪袴鞋毛襪狐帽等丙
字庫以收棉花絲綿等丁字庫以收銅鐵皮張蘇木等戊字庫

以收軍器胡椒等承運庫以收開生絹翠七皮等贖罰庫以收
錢鈔紵絲綾羅絨絨越鐵力綿布衣服花絨等廣惠庫以收
鈔錢等廣盈庫以收紵絲綾羅絨絨綿布疋等皆謂之內庫
會典載各布政司并直隸府州縣課稅鈔行銀布帛等項折
收總計三百六十三萬七千七百七十八錠有零外有各處土產茶
鹽硝礬朱砂水銀等物定有額稅立稅課局以司之所辦銀錢
金銀布絹等物分貯存留起解數目應起解者赴內府甲字等
庫交納

洪武庚申五月戶部奏蘇州直稅三十餘萬請諭守臣上曰蘇
州歸附之初軍府之用多賴其力今積二年不償民困可知若

盡其官必責之民民畏刑罰必傾營以輸官如是而欲其生遂
不可得矣盡免之

按古今原始載洪武詔天下夏稅秋糧自洪武二十八年以
前拖欠未納者許折輕舊隨地方出產聽從民便以免轉運
每金一兩折米二十石銀一兩折米四石鈔三貫五百文折
米一石絹每一疋折米一石二斗綿布每一匹折米一石夏
布每一疋折米七斗淨棉花每一斤折米二斗並輕舊之議
始見于此○國初那借錢糧律有明禁惟京遠缺用偶一借
支

按唐人國計錄宋人會計錄在明則有會典

憲宗成化十六年彭韶為廣東左布政使會市舶太監常春請
給均徭餘戶以造辦進貢物件乃上疏云國家昇平百十餘年
生齒之繁田野之闢商旅之通可謂盛矣然而官府倉庫少有
儲蓄人民衣食艱于自給比之國初無幾幾戰伐之事無創作
營造之費置諸及有不及何哉以害財之多也國初設官有數
今則內外文武加數倍矣國初宗戚有限今則遠近新疎日益
衆矣國初僧道有額今寺觀日增矣初貢貢有節今四夷絡繹
矣初土賦有常今進獻多門矣初上用儉樸今百廢侈靡矣初
賦役尚簡今差使繁重矣初書籍少刻今版行猥濫矣初牌坊
少豎今衙門充斥矣初士風淳質今皆好奇巧矣凡此皆所

以害財者使及今之時十分愛惜加意撙節猶恐無以爲
繼况又更啓他端而益以雜用其何以善後哉疏入詔春所請
減半

孝宗弘治元年為文升上疏云為國美先于愛民愛民必先于
節用然節用之道必自內府減省始乞勅戶禮工三部各重內
府衙門自洪武永樂洪熙宣德正統年一應供應之物如油麻
棉羊及糧柴夫工價銀兩等項某年用若干某年添若干通重
明白逐一上陳斷自宸衷量加減省一分則民受一分之惠就
為定例不許各衙門具奏增添尤望皇上自今凡百用度實賜
更加撙節罷不急之修造裁冗食之人員則帝王克儉之盛德

復見于今日而民困為少蘇矣

十五年明世宗疏每年會計天下司府州縣稅糧存留一千一
百七十六萬四千八百六十五石零起運二千五百三萬四千
四百七十六石零馬草存留一千一百七十六萬束起運二十
一百八十五萬二千七百四十八束絹二十七萬八千二百八
十七疋布五十七萬六千三百三十七疋花絨三十七萬四千九百
三十五斤一十二兩戶口食鹽鈔存留七千三百五十二萬三
千三百七十九貫零鈔開船料大約二千七百一十九萬三千
六百一十一貫各運司額辦鹽課一百九十五萬四千三百五
十五引也糧大約三百七十七萬六千二百九十三石零及于

五

本部逐年支運過錢糧并各處歲支老冊內查過逐年起運京
運并存留本處錢糧有過事故停減而歲入貢賦不及原額者
逐年加減而歲支過于原額者至有一歲所入不足以供一歲
支用者矣夫常入之賦或以停減而不足常用之數又以加添
而過多則知在內在外一歲所入俱不足供一歲所出况
今天下災傷迭見供餉頻繁若不亟為處置誠恐將來誤事
不細

十七年夏五月兵部尚書馬文升請清傳奉之官以節冗費辛
酉奉從都御史劉大夏言裁減光祿寺內臣供辦省銀八十餘
萬世宗嘉靖初年禮部尚書桂萼題今各馬牛羊等房倉場草

料盈縮不免耗費接充近訪營尚書李璣曰馬牛羊歲有增損若如查究所增固不能補所損也顧今違官查點止受一總數手本更不復究實數增者滋多指者不減前後相襲開給草料遂至不可勝計查得弘治十七年給事中許天錫曾著實查過一苗豆料項減一十八萬七百三十石四斗四升半束項減三百四十七萬九千九百九十束自弘治十七年迄今又二十餘年若料道官親詣各房清查但照見在馬牛羊數目開給草料其死者即為開除則一年山東河南北直隸百姓可省數十萬之費收貯在官即可湊買水次支運之米若下年免派即可免各省災傷之民是乃推養牛馬之餘以濟百姓取虛數以為實

六

用真足國恤民之道也

正統以來天下歲徵稅糧凡三十六百三十二萬一千餘石內三百二十萬九千石折銀八十一萬四千餘兩戶口高稅除折米外并船料折銀可得四十三萬九千餘兩兩淮鹽場鹽課不下數萬千兩各處稅糧折銀共一百三萬餘兩雲南開辦三萬餘兩各鈔關船料四萬餘兩馬料折銀三十二萬餘兩鹽課折銀二十餘萬兩每年入數共二百四十三萬兩送內庫成造等項十餘萬兩或二十萬官軍俸銀三十三萬六千五百餘兩宣府大同遼東陝西兩年例共四十萬若有聲息緊急奏討加添四十五萬兩或三二十萬聖旦千秋壽節用三十九萬一千八

百餘兩親王王妃公主及上用王府銀盆水磁儀仗等共十三萬七千五百餘兩每年出數共百餘萬兩正德以後天下親王三十郡王二百十五鎮將軍至中尉二十七百文職二萬四百餘員武職十萬餘員衛所七百七十二旗軍八十九萬六千餘庫繕生員三萬五千八百二十二名吏五千餘各項俸糧約十萬各省並要秋糧稅大約二千六百六十八萬四千五百五十餘石出多入少故用度不足世宗即位初錦衣衛旗校等三萬一千八百餘歲省京儲一百六十八萬石大中理財條下凡工部四司錢糧嘉靖六年奏准每三年奏請差料道官各一員會同工部堂上官一員清查原派并已解已支未支見在數

七

目明白分別營管新收開除實在偽造黃冊一本進繳各收青冊一本備照郎中荷官遇有陞遷及吏役滿日一應經手錢糧案卷本部查司務公用清查明白方許離任起送如有不明侵欺等項好獎聽部察究嘉靖二十八年題准建造試驗一所萬曆四年繕給開防工部約委司官一員專管凡遇解到物料俱赴本廳官驗中給與進狀寄庫每月逢九日會同巡視庫藏科道官進庫驗收凡軍器解至工部例行司官各官兵部委司官會同驗中給與進狀寄庫每月一次會同巡視庫藏科道官進庫驗收各庫收訖本部給批迎銷如有不堪呈部駁回賠補造解

連餉年創此隆慶初立第

宣府歲額初不過五萬兩今主客餉銀不下二十九萬有奇大同原額止五萬兩今不下四十五萬有奇山西原額不過二萬兩今不下二十五萬六千有奇遼東初不過一萬兩嘉靖時增至二十萬三千兩今不下六十萬兩有奇薊鎮初不過一萬五千兩嘉靖時增至七十三萬兩今不下一百二十四萬有奇延綏初不過一十萬兩嘉靖時增至二十一萬兩今不下三十六萬有奇其在固原鎮等或增八九萬四五萬總計弘正間各邊年例大約四十三萬嘉靖則二百七十餘萬今日則四百八十餘萬

按各邊增餉至嘉靖而驟加已甚隆慶元年戶部通籌本年入數比出數少銀三百四十五萬于是大加搜括錢鈔應解若徑折銀鈔法自是不行矣

穆宗隆慶元年十二月上諭戶部查內庫太倉銀出入尚書馮森奏太倉見存銀一百三十五萬四千六百五十二兩歲支官軍俸糧銀一百三十五萬有奇邊儲二百三十六萬有奇補發年例一百八十二萬有奇通計所出餉銀五百五十三萬有奇以今數抵算僅足三月京倉見存糧六百七十八萬三千一百五十一石歲支官軍月糧二百六十二萬一千五百餘石過閏又加二十二萬餘石以今數抵算僅足二年請崇儉約上手

詔曰部藏之積何缺乏至此朕于一切用度十分減省正供之外未嘗妄費分毫爾等尚悉心指畫以濟國用森復奏臣查祖宗舊制河淮以南以四百萬供京師河淮以北以八百萬供邊境一歲之入足供一歲之用邊境未嘗求助于京師京師亦不煩搜括于天下後邊境多事支費漸繁一變而有客兵之年例再變而有主兵之年例然其初止三五十萬耳通年漸增至二百三十餘萬屯田十虧其七八鹽法十折其四五民運十遺其二三悉以年例補之在各邊則士馬不加于昔所費幾倍于先在大倉則輸納不益于前所出幾倍于舊如是則邊境安得不告急京師亦得不告匱近來朝覲廣集衆思

穆宗隆慶四年正月內承運庫以空剝下戶部取銀十萬兩戶部尚書劉體乾跪京師重寄乃以片楷取之安辦真偽乞寢前命詔如數以金進

唐德宗猶待裴延齡進羨餘然後取之未有天子無名索取如此者

七月戶部尚書張守直言國家貢賦在量入為出嘗攷天下之數計一歲所入僅二百三十萬有奇而中多橫道災免奏留者一歲所出京師百萬餘而邊餉至二百八十餘萬其額外請乞者不與焉二年用四百四十餘萬三年則三百七十九萬此其最少者而出已倍于入矣近者邊四御史括天下府藏二百

年所積者而盡歸之太倉然自老庫百萬之外止二百十萬有奇不足九遺一年之用國計至此人人寒心然以其大事而不敢言或舉其端而不竟其說亦未有能毅然行之者如入衛之兵無不言其當罷而今數年未決誠以邊事未靖慮莫測異日者或有以中之也自嘉靖十八年被虜以來邊臣日請增兵本兵日請給餉蓋自五十九萬而增至二百八十餘萬士馬並盡皆費餉餉盡皆費用耶臣不敢遽舉第以近年一二鎮言之如宣府之主兵一也嘉靖四十二年發銀二萬後三年止一萬乃今至十二萬矣大同之主兵一也嘉靖三十六年發銀三十二萬次年二十三萬乃今至三十七萬又加以加兵復費十一

十

萬美舉生兵而客兵可知舉二鎮而九邊可知天下焉得不困今即不能如國初故額亦宜改嘉靖十八年以前近事而汰其多者且九邊去虜有遠近事有緩急必盡煩內帑然後足用且今吏臣酌議城省不得過歲入常數之外臣亦移文督撫俾以歲用實數報部臣具籍以進唯陛下留神省覽其用財約于往者者必忠臣也則有賞其廉費溢于故常者必非忠也則有罰一切出入許臣執奉上聞國計章甚上然其言令各邊督撫從實核議以聞

十一月戶部奏各省府歲運內庫京道錢糧率被解戶攬賄侵冒有一人假充數名者有一家而擅利一省者奸詐萬狀法紀

蕩然今特種歲輸納乾沒分數纖悉條例共一百八十七類乞下詔切責當事臣工務體國任事法期必行廣大計有濟詔各巡按御史盡法覈追冠期完報逾期不報者都察院查劾以聞

五年正月詔取光祿寺銀二十萬進用寺臣及巡視科臣各跪爭之詔減其半

山西巡撫靳學顏疏言理財其畧曰周之錫洛漢之兩都皆空名也而我朝兩都並建官卒散集坐糜公帑一費也宋之宗室親戚有等散處民間通名仕籍今則出城有禁入仕無階不農不商生食常饒二費也天下之兵曰邊兵曰京兵曰

江

留都兵曰腹內衛所兵此四者坐食糧同而緩急則異其日曰見伍曰招募曰徵調曰清勾曰充發五者中見伍招募不可已也清勾充發徵調則可觀責勅則無費徵調以節糧守而匿故實此徒費費進山東最勇諸省民壯亦非祖制今乃供向撫撫除之役請撤其餉以實邊儲而京兵之不可改者亦請書以輪番戍守之法又大行鑄錢之法以通融于五教之外重積貯之令以制且于量數之間庶其恒足乎

萬曆二十二年戶部遵依先朝故事錄上國計每歲終會計三府糧米公候糧米百官俸廉沿途腹裏軍士月糧及漕運本色折色已徵未徵天下財賦出入各數目進呈

二十三年戶部疏略曰近來各道鉅不思新內清直捐牌費
用且舊額外加添以示寬容自四十餘萬而增至二百八十
餘萬數已極矣乃前密等鎮續又加餉四十餘萬今又增銀
五萬六千有奇陝西各鎮自劉守後歲增一十九萬六千
有餘遼鎮添募練兵近又增銀一萬六千餘兩當此重之
秋更求諸茲此豈安社稷者之計乎

二十八年工料王德完疏畧曰國家歲入僅四百萬而歲出
至四百五十萬有奇居恒無事已稱出浮于入年來意外之警
不時之需皆因事故加額如寧夏用兵而數月約費餉銀一
百八十七萬八千餘兩朝鮮用兵首尾七年約費餉銀五百八

注

十三萬二千餘兩又地畝米豆糧兵等餉約費三百餘萬兩平
播之師未及期年約費銀二百二十一萬六千餘兩連川中奏
辦共約二百餘萬兩婚禮珠寶等項約估銀九百三十四萬三
千餘兩婚禮進袍服四萬一千餘足約工料銀一百萬四千
餘兩陝西潞紬織織四十七百餘足婚禮傳買銀一萬二千七
百餘足共約費銀十萬餘兩磁器節傳二十三萬五千件約費
銀二十餘萬兩挑三仙口趙家園等處約費銀二十四萬餘兩
而省直災傷欠段價料銀一百二十四萬五千餘兩又欠廚料
銀九萬六千餘兩積而算之亦既二千六百餘萬矣當常室之
時而議濟運之策惟其節省一事最為喫緊臣請議議進以極

民命止營建以職遺備俾珠玉以重燕翼當採辦以濟國用發
內帑以救燃眉疏上不報

撫謙按滿曆時某疏稱銀庫竭則搜括省直矣搜括盡則借
改漕折矣漕折盡則開納餉事創矣事創則借米糧借老庫
矣老庫則旁借同寺矣老庫原積銀八百餘萬同寺原積兩
價九百餘萬乃祖宗累代遺蓄局儲惟謹以戒不虞者今一
洗而空之各僅存七十餘萬則歷聖之節庫至滿曆而遺蓄
空矣宜其以催科為考成而礦稅作也

二十四年奸弁王守仁王錦襲範稱定遠之裔有財產文冊凡
八十六本進獻冊中除誥勅器仗衣服庄田皆奇異未名之寶

注

銀磚三百萬金磚百萬遺太監孫舉錦衣監德福往會撫按
取勿使遺漏舉等至楚金宮號恤王率眷屬出居書院搜括
所得典所奏絕異奏上未報久之楚王獻銀二萬兩且言既窮
難措上憐而允之撤回差官仁錦發回原籍尋建成諭新
二十七午御馬監奉御陳奉差往湖廣查稅所在水陸要津及
各村落皆揭竿搜捕獲重徵收水保汗辱殆遍又有奸人奏
湖廣通省各屬存留羨餘漏稅監罰空餉何價不止億萬見在
黃金萬兩唐相李林甫妻楊氏填中金牌童子各金器重數百
斤左右金器未開別有古墳黃金鉅萬每被小民進行它掘詔
清查解用奉前此肆虐武漢二府人不勝其慘聚眾鼓譟掘石

弊之本僅以身免參隨吏傷皆極哀奉懼素小民勢窮所迫清
直數難取盈朋故探金多遺忘苛責于民猶擬復起特賜矜
容蓋懲于二十六年臨清馬堂之變至有此奏與奉天守備杜
茂表衷其勢愈烈東船載兵器火藥以洩金為名索取金盆金
鐘等物勒居民認償以銅鈞鈞人肉以銅按按婦人乳達近大
覆御史王立賢以聞不報五月居民揭竿聚眾逐之守臣論解
茂上疏言士民罪衆復變往茂心懷蘭葉家素疏稿茂立遣衛
官挑衆千餘悉加毆辱追縛諸生傷四十餘人有截耳折臂者
茂所疏皆下生員沈希孟等皆被逮死獄道府官皆削為民二
十九年僉事馮應京疏極論奉罪狀九事奉及初應京降罪調

西

遼方尋傳音科道續救拿問應京解任百姓喧嚷藩府請留奉
得意直書其名遍示衙門衆大譁奉盛氣叱叱率甲騎三百餘
驟矢刃殺五人傷二十餘人于是比屋奮臂皆起格鬪遂攻稅
商奉復不能敵自焚大門脅之將坐以謀反巡撫支可大督兵
救解奉奔入藩府不敢出湖口大監李道泰全楚地廣財富奉
征多解少欺便國課上怒始擬四治罪其時錦衣差校尉體訪
被縛投江死者六人餘皆為土人所殲有旨支可大革職改工
部左侍郎趙可懷往代可懷疾馳入境諸司已擢奉至荊州將
登陸所攜多違制之物焚其舟凡七楚人赴可懷呼應者數萬
人可懷請祖宗湯沐地求寬赦不報執奉用事人韓士問等索

實蹟列職罪大者四十七條所得金銀約十六萬餘物稱是其
黨所私不與焉是時處處有礦稅而奉之禍尤甚其至京上治
之甚酷

初十八年易州民間言張世才奏本州湯家庄黃土溝等洞
生成奇瑞每砂一石約值銀五十六兩沉埋年久可惜乞差
官採取民願効力並不干預有司御史即以仁激其三不可
且言臣黔產與滇為鄰熟聞彼中銀礦利獎大率利少害多
其說起于無賴之徒當其未開預擬爐戶料料使用小民食
利竭力赴之成則奸民飽棄不成則小民傾家生事害人唯
此為甚乃下言法司贈杖言再以法祖為言上必無心動而

主

大臣中有內養籍真丹砂養永者暗主其說又時用不克至
二十六年從御史何倬之請自是開礦之使紛紛出矣
陳增在山東潘相在江西高淮在遼東馬堂在臨清高家莊
福建皆致激變而渠求之差陝西其惡尤甚總考礦稅差內
官在十五年明年收店租又明年徵各稅其停礦在四十三
年十二月執行十餘年半濟部用半進內府凡諫止者言雖
痛切皆不能內官訐撫按者亦不聽惟孫朝于山西撫臣魏
允貞最甚下都議覆覆上得免然內臣一經撫按彈疏上故
持之使竭所有以獻乃得安又時進士巨賄納同輩而軍中
所得上又借事括取故此輩無論留者差者皆匪群小詐取

之財多浪費靡爛或遇中途初殺無一人善後此天道甚明而上樽節不妄用天府之藏冠于千古似與國課若分為二歲課約四百餘萬止供一歲之出逆年征呼費一百餘萬征播一百二十餘萬征俸五百九十六萬餘銷官典禮三百六十餘萬添進買辦三百餘萬各省直袍備戍備扣留及濟邊一百九十五萬雜課歸內使者每年十四萬餘監課每年十八萬五千餘兩以上皆立公私皆竭而天下宴如則上獨運權不旁落而百司庶府盡力支持各盡其情與力也以上見大事記

嗣後東事興而有遼餉之加遼生之納天啓時有三殿之工

天

則有工生之細崇禎時有練餉勒餉之加國用益絀賊將臨城乃命張國維募人買官不及施行而國亡矣或謂國破後宮中之蓄尚多不知崇禎間稅銀紳衿與豪民之頑者率輸吏而不輸官不時一虞然也其漕糧將兌則旗軍指以還傷大率以空船進京而運官坐撤抵兌然則國用何緣得足上以內宮所積雖有所餘當以備國城日久之備而不虞其一朝瓦解也悲夫

按唐與馮氏以為同官有太府又有王府內府且有唯王不畜之說自後為國者因之兩漢以大農財賦為國家之蓄藏少府水衡為人主之私蓄唐既有轉運度支而復有鹽林大

盈宋既有戶部三司而復有封樁內藏蓋天下之財歸于上者復有公私恭儉賢主常樞內帑以濟軍國之用濫修僻主至廢外府以供耳目之娛是則然矣然漢唐宋之主其所以取之者皆由外臣所進非有他途也至萬曆間則四出遣內臣以括金銀仕其肆惡于民至其惡給待外臣款款然後着伴送來京傾囊而倒之以為內藏則前此未之有也

七

教養全書卷之二十七

歷代漕運考一

秦欲攻匈奴運糧使天下罷易輓粟起于黃陞音離中琅邪負海之郡轉輸北河今朔方河率三十鍾而致一石六斛四斗為鍾

漢興高帝時漕運山東之粟以給中都官歲不過數十萬石

漢成帝時都關中張良曰關中阻三面而守獨以一面東制諸侯諸侯安定河渭漕挽天下西給京師諸侯有變順流而下足以委輸故說是也

孝文時賈誼說上曰天子都長安而以淮南東道為奉地雖道數千不輕致輸郡乃或越諸侯而遂調均發微至無狀也

古者天子地方千里中之而為都輪轉絲使其遠者不在五百里而至公侯地百里中之而為都輪轉絲使遠者不在五十里而至輸者不若其絲絲皆不傷其費故遠方人安及秦不能分人寸地故自有之輸將起海上而來一錢之賦數十錢之費不輕而致也上之所傳甚少而人之所苦甚多也

孝武建元中通西南夷作者數萬人千里負擔饋糧至十餘鍾致一石其後東越朝鮮暹羅海郡人徒之數載西南夷又衛青擊匈奴取河南地方今朔方度與十餘萬人築衛朔方轉漕甚遠自山東咸被其勞

元光中大司農鄭當時言于帝曰異時關東運粟漕水從渭中上度六月而罷而渭水道九百餘里時有難處引渭穿渠起長安旁南山下至河三百餘里徑易漕度可三月罷而渠下民田萬餘頃又可得以溉此損漕省卒而卒肥關中之地得穀上以為然發穿渠以漕運大便利也其後番係言漕從山東兩歲百餘萬石更底柱之險敗亡甚多而亦頗覺穿渠引汾溉皮氏汾陰下引河溉汾陰蒲阪下度可得五千頃故盡河壩棄地度可得穀二百萬石以上穀從渭上與關中無異而底柱之東可無復漕上又以為發卒作渠田數歲河移徙渠不到田者不能備種久之河東渠田廢卒越人全少

府以為補入時越人徙者其後又有人上書欲通褒斜道及漕事下御史大夫張湯湯言抵蜀從故道多坂四遠今穿褒斜道少阪近四百里而褒水通沔斜水通渭皆可以行船漕漕從南陽上河入褒褒之絕水至斜間百餘里以車轉從斜入渭如此漢中穀可致而山東從沔無限便于底柱之漕且褒斜材木竹箭之說擬于巴蜀上以為然科湯子叩為漢中守曉數萬人作褒斜道五百餘里道果近便而水多泥石不可漕

武帝作柏梁臺宮室之侈由此日甚後成煇臺而下河漕渡四百萬石及官自漕乃足

元豐元年桑弘羊請令民入粟補吏贖罪他郡各輸惡歲而諸
歲各致粟山東漕益歲六百萬石一歲之中大給甘泉倉滿邊
餘數

禹錫臨曰按漢初致山東之粟不過歲數十萬石耳至孝武
而歲至六百萬石則幾十倍其數矣雖征餉苛煩取之無訛
亦由河渠疏利致之有道也

昭帝元鳳二年詔曰前年減漕三百萬石

三年詔曰民被水災頗重于食其止四年勿漕

孝宣即位歲數豐饒耿壽昌五鳳中奏言故事歲漕關東穀四
百萬石以給京師用卒六萬人直糧三輔弘農河東上黨太原

三

等郡穀多足供京師可以省關東漕卒過半天子從其計御
史大夫蕭望之奏言桑昌欲近漕漕關內之穀禁倉理船費
直二萬萬餘有動衆之功恐生旱氣人祿其災壽昌習于商
功分餘之事其深計遠慮誠未足任宜且如故帝不聽漕事
果便

東漢光武北征命寇恂守河內收四百萬斛以給軍以草車環
駕轉輸不絕

魏齊王正始四年司馬懿王使郭艾行陳項以東至壽春艾以
為田良水少不足以盡地利宜開河渠可以大積軍糧又通漕
運之道宣王從之乃開廣漕渠東南有事樂泉汎舟而下達于

江淮資食有儲而無水害之所建也

後魏自楊徐內附之後仍代經略江淮於是轉運中州以實
通鎮百餘處于道路有司請于水運之次隨便置倉乃于小
平石門白馬津漳滏黑水涿州陳郡大梁凡八所各立節閘
每軍國有須應撥漕引此費後徵省時三門都將薛欽上言
計西京水次汾華二州恒農河北河東平陽等郡年常綿緝
及貨麻皆折公物值車牛送京道險人難費公損私今取公
私雇傭絹布市木造船不勞殊斫於費大省詔從之而未罷
蓋行也

孝文太和七年轉運神鎮將刀羅上表曰奉詔高平安定統萬

四

及臣所守西鎮出車五十乘運屯穀五十萬斛付沃野鎮以佐
軍糧臣鎮去沃野八百里道多深沙輕車往來難以爲難設今
載穀二十石每至深沙必至滯阻又穀在河北轉至沃野越度
大河計奉米五千乘運十萬斛百餘日乃得一運大廢生人耕
墾之業車牛艱阻難可全至一歲不過三運五十萬斛乃經三
年臣聞鄭白之渠遠引淮海之粟所流數千里周年乃得一至
指每國有備糧人用安樂求於崢嶸山河水之次造船二百艘
二輪爲一船一船勝二十斛二船十人計運千人臣鎮內之兵
卒皆習水一運二十萬斛方舟順流五日而至而沃野市上十
日送到合六十日得一運從三月至九月三運運送六十萬斛

計用人工輕于車運十倍有餘不費牛力又不廢田詔可永以為式

隋文帝開皇二年以京師倉庫尚虛議為水旱之備詔於蒲陝統熊伊洛鄭懷節衛汴許汝等水次十三州置義運米丁又於衛州置黎陽倉陝州置常平倉華州置廣通倉轉相灌注漕關東及汾晉之粟以給京師又遣倉部侍郎常璁向蒲陝以東募人能於洛陽運米四十石經砥柱之險達于平常者免其征戍其後渭水多沙流有深淺漕者之四年詔宇文愷率水工鑿渠引渭水自大興城即今西京東至潼關三百餘里名曰廣通渠轉運通利關內便之

五

煬帝大業元年發河南諸郡男女百餘萬開通濟渠自西苑引穀洛水達于河又引河通于淮海自是天下利于轉輸四年又發河北諸郡百餘萬衆開永濟渠引沁水南達于北河通涿郡而至于丁男不供詔以婦人從役

唐都長安而關中號為沃野然其土地狹所出不足以給京師儲水旱故常轉漕東南之粟高祖太宗之時用物有節而易職水陸漕運歲不過二十萬石故漕事簡自高帝以後歲益增多而功利繁興民亦罹其弊矣初江淮漕糧米至東都輸倉嘉倉以車或駝陸運至陝而水行來遠多風波覆溺之患其失常十七八故其率一斛得八斗為成勞而陸運至陝緣三百里率兩

斛計庸錢千民送租者皆指水陸之道而河有三門砥柱之險顯慶元年北而並諸關鑿三門山為渠可通陸運乃發卒六千鑿之功不成其後時作大匠楊務廉又鑿為棧以輓漕舟輓夫繫二飯于臂而繩輓絕輒夫多墜死則以逃亡報同繫其父安妻子以怨苦開元十八年宣州刺史裴耀卿朝集京師玄宗訪以漕事耀卿條上便宜曰江南戶口多而無征防之役然送租庸調物以歲二月至揚州入斗門四月已後始渡淮入汴常若水淺六七月乃至河口而河水方漲湧八九月水落始得上河入洛而漕路多梗船楫阻滯江南之人不習河事轉雇河師水手重為勞費其得行日少阻滯日多今漢隋漕路瀕河倉庫

六

遺跡可尋可于河口置武牢倉鞏縣置洛口倉使江南之舟不入黃河黃河之舟不入洛口而河陽柏崖太原永豐渭南諸倉節級轉運水通則舟行水淺則寓於倉以待則舟無停留而物不耗失此甚利也玄宗初不省二十一年耀卿為京兆尹京師雨水穀賤貴玄宗將幸東都復問耀卿漕事耀卿因請罷陝陸運而置倉河口使江南漕舟至河口者輸粟于倉而去縣官備舟以分入河洛置倉三門東西漕舟輸其東倉而陸運以輸西倉後以舟漕以避三門之水險玄宗以然乃于河陰置河陰倉河陰置柏崖倉三門東置集洋倉西置鹽倉鑿山十八里以陸運自江淮漕者皆輸河陰倉自河陰西至太原倉謂之北運自太

原倉浮渭以實關中玄宗大悅拜卿為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江淮都轉運使以鄭刺史崔希逸河南少尹蕭炎為副使並漕運經觀漢邦且濟博之租輸諸倉轉而入渭凡三歲漕七百萬石省陸運備錢三十萬緡是時民久不罹兵革物力豐富朝廷用度亦廣不計道里之輸送所出水陸之直增以迎脚營密之名民間傳言用斗錢運斗米其弊耗如此及權卿置相北運頗艱米歲至京師總百萬石三十五年遂罷北運而崔希逸為河南陝運使歲運百八十萬石其後以太倉積粟有餘歲減漕數十萬石二十九年陝郡太守李齊物鑿底柱為門以通漕開其山巔為輓路燒石汰礪而鑿之然棄石入河激水

益漲怒舟不能入新門候其水漲以人輓舟而上天子疑之遣宦者按視舟物厚貽使者還言便齊物入為鴻臚卿以長安令韋堅代之兼水陸運使治漢隋運渠起開門抵長安通山東租賦乃絕漏漕並渭而至永豐倉與渭合又於長樂坡瀕北橋鑿潭于望春樓下以聚漕舟堅因使諸舟各揭其郡名陳其土地所產寶貨諸奇物于楸上先時民間唱但歌曰得體純耶耶其後得寶持于桃林於是陝將尉崔成甫更得體歌為得寶弘農野堅命舟人為吳楚服大笠廣袖芒屨以歌之成甫又廣之為歌辭十闕自衣關後線衣錦半臂紅抹額立第一船為號頭以唱集兩縣婦女百餘人緋服觀粧鳴鼓吹笛以和之表搬

以次轉樓下天子望見大悅賜其潭名廣運潭是歲清山東粟四百萬石自製權卿言漕事進用者常策轉運之職而韋堅為最初權卿與漕路諸罷陸運而不果廢自景雲中陸運北路分八近唐氏車牛以載開元初河南尹李傑為水陸運使運米歲二百五十萬石而八近用車牛八百乘權卿罷久之河南尹裴迥以八近傷牛為交場而通漕水漲為宿場分官總之自龍門東山抵天津橋為石堰以遏水其後大盜起而天下匱矣肅宗末年史朝義兵分出宋州淮運于是阻絕租庸鹽鐵沂漢江而上河南尹劉晏為戶部侍郎兼勾當度支轉運鹽鐵鑄錢使江淮粟帛由襄漢越商於輪京師及代宗出陝州關中空窘於

是盛轉輸始用廣德二年廉旬當度支使以劉晏專領東都河南淮西江南東西轉運租庸鹽鐵鑄錢轉運至上都度支所領諸道租庸觀察使凡漕事皆決于晏晏即鹽利產庸分吏督之隨江汴河渭所耳故時轉運船由潤州陸運至揚子斗米費錢十九晏命囊米而載以舟減錢十五由揚州距河陰斗米費錢百二十晏為數艘支江船二千艘每船受千斛十船為綱每綱三百人篙工十五人自揚州遣將都送至河陰上三門號上門填關船米斗減錢九十謂已易襄漢麻桑竹篠為綯挽舟以朽索腐材代薪物無棄者未十年人人習河陰江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河河船不入渭江南之運積揚州汴河之運積河陰河船

之運糧渭口渭船之運入太倉歲轉粟百十萬石無升斗溺者
輕貨自揚子至汴州每歲費錢二十二百減九百歲省十餘萬
緡又分官吏主丹陽湖禁引漕自是河漕不涸大曆八年以開
內鹽棧減漕十萬石度支和糴以優農晏自天寶末掌出納監
歲運知左右藏主財穀三十餘年矣乃楊炎為相以舊惡罷
轉運使復歸度支凡江淮漕米以庫部郎中崔河圖主之及田
悅李惟岳李納梁崇義拒命擊天下兵討之諸軍仰給京師而
李納田悅兵守渦口梁崇義據襄陽南北漕引皆絕京師大恐
江淮水陸使杜佑以漢運路出浚儀十里入琵琶溝絕蔡河至
陳州而合自隋鑿汴河官漕不通若導流培岸功用甚寡既難

九

鳴嵩者尾可以通舟陸行總四十里則江湖黔中嶺南蜀漢之
粟可方舟而下由白沙起東關歷潁潁涉汴抵東都無渴河所
淮之阻城故道二十餘里會李納將李洧以徐州歸命淮路通
而止戶部侍郎趙贊又以錢貨出淮迂緩分置汴州東西水陸
運西稅鹽鐵使以度支總大綱貞元初開輔宿兵米斗千錢太
倉供天子六宮之膳不及十日禁中不能餽餉以飛龍馳負永
豐倉米給禁軍陸運斗死殆盡德宗以給事中崔造敢言為能
立事用為相造以江湖素嫉錢穀諸道黷利罔上乃奏諸道觀
察刺史運官都送兩稅至京師廢諸道水陸轉運使及度支巡
院江淮轉運使以度支鹽鐵歸尚書省宰相判六尚書以戶

部侍郎元瑋判諸道鹽鐵榷酒侍郎吉中孚判度支諸兩稅增
江淮之運浙江東西歲運七十五萬石復以兩稅易米百萬石
江西湖南鄂嶺福建嶺南亦米百二十萬石詔浙江東西節度
使韓滉淮南節度使杜亞運王東西渭橋倉諸道有鹽鐵榷復
置巡院歲終宰相計課最崔造厚元瑋而韓滉方鎮轉運奏國
漕不可改帝亦雅器滉復以為江淮轉運使元瑋諫其剛不可
共事因有隙瑋稱疾罷而滉為度支諸道鹽鐵轉運使於是崔
造亦罷滉遂勅瑋常餽米沿青河中而李納懷光倚以攜叛駐
坊雷州司戶參軍尋賜死是時汴宋節度使秦夏連官監汴水
察監滉者歲漕經底柱覆者幾半河中有山號米堆運舟入

十

三門唐平陸人為門匠執樵樵虎一舟百日乃能上諺曰古無
門匠墓謂皆溺死也陝統觀察使李泌並營集津倉山西運為
運道看于三門倉治上路以四重車黃鐵五萬緡下路減半又
為介渭船方五板輪東渭橋太倉米至凡百三十萬石遂罷南
路陸運其後諸道鹽鐵轉運使張洵復置江淮巡院及浙西觀
察使李錡領使江淮堰埭陳浙西者增私路小堰之稅以副使
潘孟陽言上鄉留後李錡為諸道鹽鐵轉運使以堰埭歸鹽鐵
使罷其增置者白劉晏後江淮米至渭橋瘠減矣至吳乃復如
晏之多初揚州疏太子港陳登塘凡三十四陂以益漕河報復
堰塞淮南節度使杜亞乃濬渠蜀國疏句城胡蒙陂陂起隄重

城以通大舟河蓋庫水下走淮夏則舟不得前蘇使李吉甫
築平津堰以洩有餘防不足漕流遂通然漕益少江淮米至渭
橋者終一百萬斛以諸道鹽鐵轉運使盧坦耀以備一歲之費
省冗職八十員自江以南補署皆割屬院監而漕米亡耗于路
頗多刑部尚書王播代坦建鐵米至渭橋五百石亡五十石者
死其後判度支皇甫鎛誤萬斛亡三百斛者償之十七百斛者
流塞下過者死盡十斛者流三十斛者死而覆船敗輓至方不
得十之四五部吏舟人相挾為毒榜號苦之聲聞于道路禁
錮連歲赦下而獄死者不可勝數其後貸死刑流天德五城人
不畏法運米至者十七七八益鐵轉運使柳公綽請如王播議

上

加重刑太和初歲旱河涸指沙而進米多耗抵死甚衆不待覆
奏秦漢時故漕輿成堆東達永豐倉咸陽縣令韓遵請疏之自
咸陽抵潼關三百里可以罷車輓之勞宰相李固言以為非時
文字曰苟利于人陰陽均忌非朕所顧也議遂決堰成罷輓車
之半以供農耕關中賴其利故事州縣官充綱送輕貨四萬書
上放開成初為長定綱州擇清強官送兩稅至十萬遷一官往
來十年者授縣令江淮錢精河陰轉輸歲費十七萬餘緡行綱
多以盜抵死判度支王彥威置縣近縣置萬三千三百乘使路
傍民養以取備日役一驛省費甚博而宰相亦以長定綱命官
不以材江淮大州歲授官者十餘人乃罷長定綱送五萬者書

上故七萬者減一還五十萬減三還而已及戶部侍郎裴休為
使以河朔縣令董清事自江達渭運米四十萬石居三歲米至
渭橋百二十萬石凡漕達于京師而足國用者大略如此其他
州縣方鎮漕以自資或兵所征行轉運以給一時之用者皆不

紀

貞元初陸贄上奏近者緣邊諸州頻歲大稔穀價豐賤殊異
往時此乃天贊國家永固封略之時也而尚日不暇給會無
遠國軍府歛食穡人悔耕臣是以屢屢應煩所惜在此頃請
擇人充使委之平糴務農陛下以理責因偏未賜允許又請
東時豐稔邊城加野軍糧有司以經費無餘其事復寢臣謹

上

當任使待罪樞衡風度戒心盡如焚灼報復効其都傳庶或
裨補萬分不勝人不變法不加賦稅不費官錢唯於漕運一
事稍權輕重所宜請為陛下致遠儲十萬人一年之糧以為
艱急之儲舊制以關中王者所都為方輻輳人殷地狹不足
相資加以六師糗糧百官廩祿邦畿之稅給用不充所以控
引東方歲運租米冒淮湖風浪之險涉河渭湍險之艱所費
至多所濟至寡習聞見而不達時宜者則曰國之大事不計
費損故承前有一斗錢運一斗米之言雖知勞煩不可廢也
習近利而不防遠患者則曰每至秋成之時但令畿內和糴
既易集事又足勸農何必轉輸徒耗財賦臣以為兩京之論

至有短長各申偏執之懷但昧變通之術夫聚人以財人命
在食將制國用須權輕重若國家理錢穀但置熟熟蓄息
力役靡施恒操聚財益廣漕運雖有厚費豈資商人開元天
寶之際承平日久財力阜殷課食所餉給用亦廣所以不計
糜耗廣貯軍儲撤有餘而備所乏雖費何害焉貞元之始巨
溫和平太倉無兼月之儲關輔連年之旱而有司奏停水
運務省脚錢至使徽郊之間煙火殆絕都市之內餘貯相望
斯所謂親近利而不防遠患者也近歲關輔之地年穀屢登
數減百姓稅錢許其折納粟麥公儲委積足給數年田農之
家猶固穀賤今夏江淮水潦漂擲田苗比于常時米貴加倍

主

吐廣匯乏流庸頗多關輔以穀賤傷農宜加優餼穀以勸耕
播江淮以較查民因宜減價購米以救凶災今宜蠲之虞則
無錢宜難之處則無米而又運彼所乏益此有餘斯所謂習
見聞而不達時宜者也今淮南諸州米每斗當錢一百五十
文從淮南轉運至東渭橋每斗船脚又約用錢二百文計運
米一斗總當錢三百五十文其米既難且陳尤為京邑所賤
今據市司月估每斗只輕得錢三十七文而已耗其九而存
其一能使人而傷此農制事若斯可謂深失矣頃者每年從
江西湖南浙東浙西淮南等道輸運米一百一十萬石送至
河陰其中減四十萬石留貯河陰倉餘七十萬石送至陝州

又減三十萬石留貯太原倉唯餘四十萬石送至渭橋輸納
臣詳問河陰太原等倉留貯之意蓋因往年歲早關輔饑
當備遺作相之初憫元曉罷運之失遂請每年轉漕米一百
萬石以贖京師比至中塗力殫歲盡所以節級停減分貯諸
倉每至春水初通江淮所般未到便取此米入運免令停滯
舟船江淮新米至倉還復留納換散輸運頗亦協宜不
必每歲加般以增不悉之費所司但遵舊例曾不詳究源由
邇來七年積數滋廣臣近勘河陰太原等倉見米滿有三百
二十餘萬石除一縣所貯尤多倉庫充盈隨便露積舊者未
盡新者轉加歲月漸深耗損增甚縱絕江淮輪轉且運此米

高

今關七八年間計播未盡況江淮輪轉般次不停但恐遇
不慮有開倉歲間中之地而穀豐成京尹及諸縣令類以此
事為重要在京米粟太賤請廣和糴以救農人臣今計料所
糴多少皆云可至百萬餘石又今量定所糴估價通計諸縣
賈賤并確船車船至太倉穀價約四十有餘米價約七十以
下此則一年和糴之數足當轉運二年一斗轉運之資足以
和糴五斗比較即時利害運務且合悉停臣竊慮運務若停
則舟船無用舟船無用則壞爛美備倘遇凶災復須轉漕臨
時鳩集理必淹遲夫立法裁規久必生弊經略之念始慮實
固臣今敬減所運之數以實邊儲存轉運之務以備時要儲

例從江淮諸道運米一百一十萬石至河陰來年請停八十萬石運三十萬石舊例從河陰運米七十萬石至太原倉來年請停五十萬石運二十萬石舊例從太原倉運米四十萬石至東渭橋來年請停二十萬石運二十萬石其江淮所停運米八十萬石請安轉運使於遠水州縣每斗八十價出糶計以糶米與細米分數相抵之外每斗預減時價五十文以救貧乏計得錢六十四萬貫文節級所減運脚計得六十九萬貫都合得錢一百三十三萬貫數內請支二十萬貫付京北府令于京城內及東渭橋開場和糶米二十萬石每斗與錢一百文計加時估價三十已上用利農人其米便送東渭橋

及太原倉收貯元換每年轉漕四十萬石之數並近餘尚有錢一百一十三萬貫文以供邊鎮和糶臣已令度支巡院勘問諸軍州米粟時價兼與當管長吏商量計見聖旨回約定所糶之數得賜賜恩賜即奉慶部坊丹近要錄銀重並振武等道良原長武平涼等城報除度支旋糶供軍之外別擬儲備者計可糶得粟一百三十五萬石其臨遠州縣各于當處時價之外更加一倍其次每十分加七分又其次每十分加五分通計一百三十五萬石當錢一百二萬六千貫文糶合剩錢十萬四千貫留充來年和糶所餘江淮雜米及歲運米脚錢請並安轉運使便折市綾絹純綿四色即作船殼並

上都邊地委寒敕藏向黑若待此錢送到即恐收糶過時請且資戶部別備物充用本色續到便令折填其所資戶部別備物亦取綾絹純綿四色並依平估價格利農人仍取度支官富及車坊融般送請各安當道節度及當城兵馬使與監軍中使并度支和糶巡院官同受糶便計量糶各量人戶糶回多少先付價五限納粟不願糶者亦勿強徵其有納米者每米六升折粟一斗應所糶得米粟亦季此三官同檢覆分於當管城望之內揀擇高燥牢固倉窖等收納封閉仍以貯備軍糧為名非緣城守絕糧及承別勅處分並不得輒有支用待收糶畢具所糶數并收貯處所開奏并報中書門

下總計貯備粟一百三十五萬石是十一萬二千五百人一年之糧來秋若又順成又可更致百餘萬石通蓄既富邊備自裕此蓋天錫陛下接我款而安國家之時不可失也

宋元祐間蘇軾論綱緡欠折利害奏狀曰臣開禧代宗時劉晏為江淮轉運使始于揚州造轉運船每船載一千石十船為一綱揚州差軍將押赴河陰每造一船破錢一千貫而實費不及五百貫或議其枉費晏曰大國不可以小道理凡所創置須謀經久船場既與執事者非一須有餘剩養活衆人私用不害則官物堅固乃于揚州縣置十船

場差專知官十人不數年間皆致富幾凡五十餘年船場既無破敗既運亦不關絕至咸通末有杜侍御者始以一千石船分造五百石船二隻船始敗壞而吳克卿者為揚子縣官始勘會每船合用物料實數估給其錢無復寬剩事知官十家即時凍餒而船場遂破既運不給不久遂有黃巢之亂劉晏以一千貫造船破五百貫為千繫人欺隱之實以今之君子寡見淺聞者論之可謂疏膠之極矣然晏運四十萬石當用船四百隻五年而一更造是歲造八十隻也每隻刺破五百貫是歲失四萬貫也而吳克卿不過為朝廷歲寬四萬貫耳得失至微而既運不繼以貽天下之大禍臣以此知天下

之大計未嘗不成于大度之士而敗于寒陋之小人也國家財用大事安危所出常顧不與寒陋小人謀之則可以經久不敗矣

咸通元年南蠻陷交趾徵諸道兵赴嶺南詔湖南水運自湘江入潭源并江西水運以饋行營諸軍浙運艱難軍屯廣州乏食潮州人陳礪石詣閩言海船至福建往來大船一隻可致十石自福建不一月至廣州得船數十艘便可得三五萬石勝于江西湖南浙流運糧又引劉裕海路進軍破盧循故事乃以礪石為鼓鐵延官往揚子縣督海運於是軍不關餉周顯德二年上謂侍臣曰轉輸之物向來皆給斗耗自漢以來

不與支破倉庫所納新物尚破省耗况水路所運豈無損失今後每石宜與耗一斗

致聖胡氏曰受稅而取耗雖非良法誠以給用猶不使民徒費今觀世宗之言則知漢晉間取省鼠耗反省耗未嘗為耗用直多取以實倉庫耳比及輸運其當給耗反不與之或責之綱吏或遷使所出州縣補其虧數亡身破家不可勝計豈為國撫民之道也不宜取而取者省耗廢費是也當予而未當予者漕運斗耗是也世宗既與之善矣省耗應罷而未罷豈非以多故未及耶

四年詔疏下汴水一派北入于五丈河又東北達於海自是齊

魯之利權皆至京師

宋東京今開之制受四方之運者謂之船般倉曰永豐通濟萬盈廣衍延豐順成濟遠昌國通濟延凡十倉皆受江淮所運謂之東河亦謂之裏河曰永濟永富二倉受懷孟等州所運謂之西河曰廣濟第一受順義等州所運謂之南河亦謂之外河曰廣積廣儲二倉受曹濮等州所運謂之北河受京畿之租者謂之稅倉曰廣濟受京東諸縣廣積第一左右驤驪天驕監凡三倉受京北諸縣左天廩坊倉受京西諸縣大盈信天廩二倉受京南諸縣受商人入中者謂折中倉有東外河二名又有茶庫倉或空則兼受船般斛斗草場則汴河南北各三所驤驪左右

天庾坊天監各一所以受京畿租賦及和市所入諸州皆有正倉草場受租稅和糴和市易並振營主之其多積之虞亦別遣官專掌凡漕運所會則有轉般倉

太祖乾德二年令諸州自今每歲受民租及莞楮所獲之課除支度給用外凡餘帑之類悉輸送京師官之車牛者概民車以給

按即此一條則節鎮之患除而郡縣之守皆不足恃

六年令諸州輦送上供錢帛悉官給車乘當水運者官為具舟不得調發居民以妨農作

初荆湖江浙淮南諸州擇部民之高資者部送上供物民贊

元

不能檢御其人舟人侵盜官物民破產以償乃詔遣牙將部送勿復擾民

自江南東歲漕數百萬給京師太宗恐倉吏給受不平遣皇城卒發賑便運廉價取豐倉持量者八輩受賕為姦悉斬之監倉免官治罪

端拱二年國子博士李覺上言曰昆蟲云徵民務農在于貴粟蓋不可使至賤亦不可使至貴今王都萬眾所聚導河運漕淮海運江浙歲運五百萬斛以資國費此朝廷之盛衆庶之福也近來都不果麥至賤倉庫充牣紅腐相因或以充賞給斗並數十錢此工賈之利而軍農之不利也夫軍士妻子不過數口而

月給糧數斛即其費有餘矣百萬之衆所餘既多游手之民資以給食農夫之粟何所求售況糧之末也至遠至艱官之給也至輕至易或豐饒不可豫期倘不幸有水旱之虞卒然有邊境之患何以救之今運米一斛至京師其費不啻三百錢諸軍舊日給米二升今若月賦錢三百人必聚焉是一斗為錢五十計江淮運米工脚亦不減此數望明勅軍中各從其便願受錢者若市價官米斗為錢二十即增給十錢載足以當工脚之費而官私獲利數月之內米價必增農民受賜矣若米價騰踊即官復給糧軍人雖其所餘亦獲善價此又戎士受賜矣不一年官有餘糧江外之運亦可漸省上覽奏嘉之

年

至道元年九月帝以汴河歲運江淮米五七百萬石以濟京師問侍臣汴水疏鑿之由令參知政事張洎講求其事以聞其言曰南導河自積石至于龍門南至華陰東至砥柱又東至于孟津東過洛汭至于大伾即今成皋是也或云黎陽山也禹以大河流泛中國為害最甚乃於具丘疏二渠以分水勢一渠自解陽縣東引入潁水其水東北流至于桑縣入海即今黃河是也一渠疏吹引傍西山以東北形高敞壞堤水勢不便流溢夾右碣石入于渤海書所謂北過降水至于大陸降水即瀾澤也非大陸則邢州鉅鹿澤也為九河同為逆河入于海河自魏郡魏郡縣界分為九道下至滄州今為一河言逆河者謂與河水往

復相承受也。齊桓公塞以廣田居唯一河存焉。今其東界至落梧河是也。北河海之說禹又于蒙澤下分大河為陰溝引注東南以通淮泗至大梁後儀縣西北復分為二渠一渠元經陽武縣中牟臺下為官渡水一渠始皇疏鑿以灌魏郡謂之鴻溝。漢景帝自蒙陽五出池口求注之其鴻溝即出河之溝亦曰雙溝。漢明帝時樂浪人王景謂者王吳始作後儀渠蓋備河溝故潰也。渠成流注浚儀故以浚儀縣為名。靈帝建寧四年於城西北里石為門以遏渠口故世為石門渠。外東合濟水濟與河渠渾濤東注至敖山北渠水至此又兼師之水即春秋晉楚戰于郟郟又音段即汴字古人避父字改從汴字渠水又東經

三

蒙陽北流然水自縣東流入汴水鄭州蒙陽縣西二十里三皇山上有二廣武城二城相去百餘步汴水自兩城間小澗中東流而南而濟流自岳陽絕唯汴渠首受旃然水謂之鴻溝渠東晉太和中桓溫北伐前熱將通之不果義熙十三年劉裕西征旃然渠復浚此渠始有鴻溝奔注而岸善清塞故更疏鑿而漕運焉。隋煬帝大業三年詔尚書左丞相里甫監發河南男女百萬開汴水起蒙澤入淮千餘里乃為通濟渠又發淮南兵夫十餘萬開邗溝自山陽漕至于揚子江三百餘里水面闊四十步而後行幸焉。自後天下利于轉輸皆效文時賈誼言漢以江淮為奉地謂魚鹽數市多出東南至五鳳中耿壽昌奏故事廣漕關東

穀四百萬斛以給京師亦多自此渠漕運唐初改通濟渠為廣濟渠開元中黃門侍郎平章事裴耀卿言江淮相船自長淮西北沂瀋溝轉相輪軸于河陰舍嘉太原等倉凡三年運米七百萬石實利涉于此。開元末河南採訪使汴州刺史齊澣以江淮漕運經淮水波濤浚廣濟渠自泗州虹縣至楚州淮陰縣北八十里合于淮輪轉畢功既而水流迅急行旅艱險尋乃廢停却由舊河德宗朝歲漕運江淮米四十萬石以益關中時裴將李正己田悅皆分軍守徐州臨瀛口梁崇義阻兵襄野南北漕引皆絕于是水陸運使杜佑請改漕路自浚儀西十里疏其南漕引流入龍邑溝經蔡河至陳州合潁水是秦漢故道以官漕久

三

不由此故填淤不通若吹流培岸則功用甚寡又廣壽之間有水道而平同至其中曰鵝鳴山佑請疏其兩端皆可通舟其間陸陸四十里而已則江湖然稍曷漢之渠可方舟而下由是白鵝陸東開經廣壽浮鵝涉蔡歷龍邑瀉入汴河不復經沂淮之險徑于舊路二千里功寡利博朝議將行而徐州順命淮路已通至國家廣圖受命以大渠四方所湊天下之樞可以臨制四海故卜京邑而定都漢高帝云吾以明檄召天下兵未至者文又云吾初即位不欲出虎符召郡國兵即知兵甲在外也唯有南北時期門即期林孤兒以滿天下危從德衛之用德承隋制置十二衛府兵皆遺失也乃罷府兵殆置神武禁為禁軍不過

三教萬人亦以備應 而已故祿山犯關驅市人而戰唐
宋安祿山驅四百餘騎兵甲皆在郡國今天下甲卒數十萬表
戰馬數十萬及並華京師悉集七亡國之士民于軍下比漢唐
京邑民庶十倍向服時有水旱不至數款昔有惠氏金水五丈
等四渠相繼相接轉輸公私所以無虞之唯汴水橫亘中國首
承大河漕引江湖利盡南海半天下之財賦百貨悉由此進款
則萬力既鑿以分水勢暢帶開則以奉巡游難數湮廢而通流
不絕于百代之下終於國家之用者其上天之意乎

漢唐之亂非因兵在外也宋聚天下之兵于畿內悉漕四方
之米以養之時出禁兵以成郡國蓋德於藩鎮之禍而重而

故也及金人渡河而禁旅之數十萬竟安在哉故兵重精而
不重多損分而不重聚且聚必至名存而實亡矣

天禧末京城積倉粟一十五萬六千餘石草一十七萬萬五
千餘石

宋初以來四河所運粟未有定制至太平興國六年汴河歲運
江淮米三百萬石故二十萬石廣濟河粟五十萬石故三十萬石惠
民河粟四十萬石故二十萬石廣濟河粟十二萬石凡五百五十
萬石非水旱太竭民租未嘗不及其數至道初汴河運米至五
百八十萬石自是京城積粟益盛大中祥符初至七百萬石凡
水運自淮南江南荆湖南北路所運粟於揚真楚泗州四處置

要

蓄

倉以受其輸既而分調於汴流而入京師發運使領之荆湖
江淮兩浙以及嶺南金銀香藥犀象百貨亦同之惟嶺南陸運
至廣州而後水運陝西諸州穀粟自黃河三門汾流由汴河而
到亦置發運使領之陳橋許蔡光壽等六州之粟亦由石塘惠
民河而至京東十七州之粟亦由廣濟河而至皆有京朝官建
臣督之凡三水皆通漕運而歲計所賴者唯汴流焉河北衛州
東北有御河達乾寧軍其運物亦有走臣主之川陝諸州金帛
自細門列傳濕分犂負輓以至租布及官所市布由水運送江
陵自江陵通漕吏運送京師咸平中定歲運六十六萬石分爲
十綱入禧末水陸上供金帛總銀二十三萬一千餘貫兩端定

珠寶者銀二十七萬五千餘斤諸歲運船至道末三十三萬
二十七艘失禧末減四百二十一

止齊陳氏曰本朝定都于汴漕運之法分爲四路江南淮南
浙東西荆湖南湖北六路之粟自淮入汴至京師陝西之粟自
三門白波轉黃河入汴至京師陳蔡之粟自閿河轉河入汴
至京師京東之粟自十五丈河經陳濟及鄆至京師四河所
運唯汴河爲重

景德中漕東南粟歲不過四百五十萬石後增至六百萬天聖
中發運使請所部六路計民稅一石量糴粟二年五升歲可更
得二百萬石給京師仁宗曰常賦外增糴是重擾民不許將

南穀貴民食尚書員外郎吳耀卿以為言詔減五十萬後復增之東南災歉減歲漕數

慶曆中詔減廣濟河歲漕一十萬後黃河歲漕益耗歲運穀三十萬石而歲割漕船市材木役餉前勞費甚廣嘉祐四年詔罷運自是歲漕三河而已

江湖上供米舊轉運使以水路網輪真楚泗州轉輸倉載鹽以解舟還其郡卒還其家而汴舟諸轉般倉漕米輸京師歲運者四河冬用舟亦運營至春復集名曰放凍卒得當休逃亡者少而汴船不涉江路無風波沉溺之患後發運使權重事煩不能檢察操舟者昧諸吏輒得詣富饒郡市賤貨

五

賈以趨京師自是江汴之舟無解矣挽舟卒有終身不還其家而老死河路者籍多空名漕事大弊皇祐中發運使許元湊近歲糧綱法壞遂令汴綱至冬出江為他路轉漕兵不得急近初諸路增船載米輸轉般倉充歲計如故事詔知元泰而諸路綱不集嘉祐三年復下詔切責初造船補卒期自嘉祐五年汴綱不得復出江至期諸路船滿不足汴江船既不通失兩販之利而汴綱工卒窮困經冬坐食皆盜毀船材易錢以自給又近歲多備丁夫每船卒不過一二人至冬常留守船實無得歸息者後元罷久至者多以為言治平三年始詔汴船出江未幾皆復故大約京師歲實粟四百餘萬石芻

四百餘萬粟則漕運之入致歲縣歲賦商人入中皆在焉亦賦千數縣或體量扣市

熙寧五年從發運使嚴鉉等之奇言為洪澤鑿左肋為復河取淮為源以避百里淮水之險以輸運多獲潤故也

熙寧七年詔疏浚廣濟河增置漕舟依舊運京東米上供

宣徽南院使張方平言國初浚河渠三道以通漕運立上供年額汴河六百萬石廣濟河六十二萬石惠民河六十萬石廣濟河所運止給大庾延平尉氏等縣軍糧而已唯汴河運米麥此乃太倉蓄積之寶近罷廣濟河而惠民河斛斗不入太倉大衆之命唯汴河是賴議者不已屢作改更必致汴河

六

日失其舊額留神慮以顧根本

初漕運更卒共為侵盜甚則詭風水沉沒以滅跡而官物陷折者歲不貳二十萬斛至神宗為江淮發運使始募客舟與官舟分運以相檢察而舊弊悉去

元祐七年知揚州蘇軾上言臣切見嘉祐中張方平論京師軍儲云今之京師古所謂陳留四通八達之地非如雍洛有山河之險足恃也特恃重兵以立國兵恃食食恃漕漕運一虧朝廷無所措手足固豈十四禁內一項云糧綱到京每歲少欠不下六七萬石皆以折倉填償發運司不復弛詔非祖宗之舊也臣以知嘉祐前歲運六百萬石而以欠折六七萬石為多訪聞

去歲止運四百五十餘萬石而欠折之多約至三十餘萬石運注之壞一至於此臣到任以來所斷糧網欠折等人不可勝數衣糧整于折會起車盡于折賣留重子聚為乞丐散為盜賊加計京師及緣河諸郡則皆如此蓋祖宗以來通許網運糧載物貨既免征稅而脚錢又輕故物貨流通緣路雖失商稅而京師坐獲富庶自導洛司廢而淮南轉運司除收其利數年以來官用寬通轉運督道諸處稅務日急一日雖按一綱三十隻船而稅務那官不過一員未委如何點檢得三十隻船一時皆過而必勒留住岸一船點檢即二十九隻船皆須住岸伺候以淮南一路言之真揚高郵楚泗宿六州軍所得糧網稅錢不過萬

志

緡而所在稅務專欄因金部轉運司許令檢點緣此為難難乞取十倍于官遂致網捕皆因窮者立亦無復富商大賈肯以物貨委令搭載以此專仰據取官米無有限量折賣船板動使淨益事敗入獄以命償官顯是金部與轉運司違條利剝得糧網稅錢一萬貫而全朝廷失陷網米三十餘萬石利害較然臣聞東南親運所傳國計至大故祖宗以來時置發運司專任其責選用既重威令自行如昔時許元輩皆能約束諸路主張網運其監司州郡及諸場務豈敢非理剝奪難但發運使得人稍假事權申明元祐編勅不得勒令住岸條貫嚴賜約束行下庶利薄之吏不敢小害大東南大計自然辦集

通考曰轉般之法東南六路斛斗自江浙起網至于淮甸以及真揚楚泗為倉七以聚富軍儲後自楚泗置汴網般運上京以發運使董之故常有六百萬石以供京師而諸倉常有數年之積州郡告歉則折納上等價錢謂之額斛計本州歲額以倉儲代輸京師謂之代發後於豐熟以中價收糧般則官糧不至傷農飢歉則納錢民以為便本錢歲增兵食有餘國家建都大梁足食足兵之法無以加于此矣崇寧初蔡京為相始求美財以供修費用所親胡師文為發運使以權本數百萬解充貢入為戶部侍郎自是來者效尤時有進獻而本錢竭矣本錢既竭不能增糧而儲積空矣儲積既空無

矣

可代發而轉般無用矣乃用戶部尚書當考廢之說立直運之法時崇寧三年二十九日也孝漢之言曰往年南自真州江岸北至楚州淮隄以堰豬水不通重船般利勞費遂於堰旁置轉般倉受運州所輸更用運河船載之入汴以達京師雖免推舟過堰之勞然便道之弊由此而起天聖中發運使方仲荀奏請度真楚州堰為水閘自是東南金帛茶布之類直至京師惟六路上供猶循用轉般法更卒廢費與在路折閱動以萬數欲將六路上供斛斗並依東南雜運直至京師或南京府界御納免便道乞貨之弊自是六路郡縣各認歲額雖湖南北至遠處所亦直抵京師豈不加糧般不代發

方網米之末也立法峻甚如有損壞所至脩整不得踰時州縣欲其速過但令供狀以錢給之以致公流鄉保悉至操擾公私橫費無有紀極又該法已壞迎舟無所得舟人逃散船亦隨壞本盡廢與事百出良可嘆也

詳議言火讀理訓自轉般之法廢為直運歲運僅足自開歲網運不至兩河所轄所般數目不多何以爲策令臣詢訪措置以聞竊詳祖宗建立真楚泗州轉般倉之本意可謂至密一則備中都緩急二則以防漕運阻節三則網般裝發資次運行更無滯日自其法廢河道日益淺淤遂致中都糧儲不繼仰煩聖訓丁寧訓飭謂淮南三轉般倉今日不可不復置

元

淮南路泗州江南路真州西浙路楚州仍乞先自泗州爲始候一歲了當次及真楚既有糧本順流而下不甚勞費乞賜施行然後俟置歲計置儲蓄取旨立法轉般以爲永法詔候所陳利害甚明並可依奏候曉賊平日令發運司措置施行五年二月新淮南路轉運判官向子諤奏轉般之法寓平糶之意江湖有米則可糶于真二浙有米則可糶于揚播毫有米則可糶于泗坐視六路之豐歉間有不登之虞則以錢折斛發運司得以轉運之不獨無虞額不足之憂固以寬民力萬一運運旱乾則近有汴口倉庾今日所患者向來糶本歲五百萬緡支移殆盡難以全仰朝廷乞將經制司措置地契

賣糧量添七色等錢以補元糶本假之數年可以足用六月詔特支降度牒一百萬貫省鹽鈔一百萬貫付呂源盧知原均斛斗專充應付轉般令尚書省措置取旨大觀以後或行轉般或行直運詔令不一

政和元年張根爲江西轉運副使歲漕米百二十萬以給中都江南州郡僻遠官吏艱于督趣根常存三十萬石于本司爲轉運之本以寬諸郡時甚稱之

高宗建炎初諸路網米輸行在及赴京師不一詔興初因地之宜以西浙粟專供行在以江東之粟餉淮東以江西之粟餉淮西荆湖之粟餉岳鄂荆南量所用之粟貴漕臣將輸而歸其餘

半

行在錢帛亦然惟米運有舟楫之勞陸運有丁夫之費雇舟是夫不勝其弊民間有自毀其舟而不願有舟自廢其田而不願有田至車輿掌人胥病之于是中水脚廉費七分錢三分錢法遂卸網無欠復徇留人舟之戒慮轉輸之爲民害也既優價雇募客舟又許將一分力勝搭諸私物捕其稅及于兩浙江東西四川漕叙嘉熙間自遣官舟又揆道里之遠近灘碇之險阻置轉般倉俾堰開門浚河道以便漕運紹興四年川陝宣撫吳玠調西川夫運米十五萬斛至利州率四十餘千致一斛飢病相仍道死者衆漕臣趙開曉民以果輸兩郡募舟稅之人以爲便然嘉陵江險灘碇相望夏暑漲流冬苦淺淤終歲之運殆莫能

給券再欲陸運帥臣即導車之且言宜司已取蜀民運腳錢百五十萬其恐使使之陸運乎乃率行水運總所安官就糧于沿流復就興利閬州置場聽客人中賣又咸成都對糧米免四川及京西路諸州租以寬之

東萊呂氏曰古者天子中十里而為都公侯中百里而為都天子之都漕運東南西北所貢入者不過五百里諸侯之都漕運所貢入者不過五十里所以三代之前漕運之法不備雖如禹貢所載入于渭亂于河之類所載者不過是朝走之路所輸者不過幣帛九貢之法所以三代之時漕運之法未甚詳論正緣未是事大體重到春秋之末戰國之初諸侯交

主

相侵伐爭事攻戰是時稍稱論漕運然所論者尚只是行運之漕至于國都之漕亦未甚論且如管子所論粟行三百里則無一年之積粟行四百里則無二年之積粟行五百里則衆有飢色如孫武所謂十里饋糧士有飢色皆是出征轉輸至其所以輸國都不出五百里五十里國都所在各有分故當時亦尚未詳論惟是後來秦併諸侯罷五等置郡然後漕運之法自此方詳秦運天下之粟輸之北河是時蓋有三十鍾致一石者地理之遠運粟之多故詳論之詳方自此始後來歷代最盛無如漢唐在漢初高后文景時中許所困者省歲計不過數十萬石而足是時漕運之法亦未詳到得武

帝官多使役衆在關中之粟四百萬猶不足給之所以鄭當時開漕渠六輔渠之類蓋緣當時用粟之多漕法不得不詳然當漢之漕在武帝時諸侯王尚未盡輸天下之粟漢之東南漕運至此始詳當高帝之初天子之州郡與諸侯封疆相間雜諸侯各據其利粟不攻于天子是時所謂淮南東道皆天子奉地如費生說是漢初如此至漢武帝時亦大聚有名而無實其發運粟入關當時尚未論江淮到得唐時方論江淮何故發倉儲之地去中國封疆遠遼闊墾者多粟不入京師以京師之粟尚不自全何況諸侯各自封疆且如吳王濞作亂枚舉之說言京都之倉不如吳之富以此知當時權利

主

自豈不是運江淮之粟到唐時全是倚辦江淮之粟唐太宗以前府兵之制未壞有征行便出兵兵不征行各自歸散于田野未盡仰給大農所以唐高祖太宗運米于關中不過十萬後來明皇府兵之法漸壞兵漸多所以漕粟自此多且唐肅宗明皇以後府兵之法已壞是故用粟乃多向前府兵之法未壞所用粟不多唐漕運時李傑裴耀卿之後未甚詳論到二子詳論自是府兵之法既壞用粟既多不得不詳論且如漢漕渠鄭當時之議都不曾見于高惠文景之世唐之李傑裴耀卿之議都不曾見于高祖太宗之世但只見于中唐明皇之時正緣漢武官多役衆唐中唐以後府兵之法壞張

兵既多漕運不得不計大抵此兩事常相為消長兵與漕運常相關所謂宗廟社稷之類十分不帶一分所費者全在用兵所謂漕運全視兵多少耳唐肅宗代宗之後如河北諸鎮皆強稅賦不領于度支當時有如吐蕃回紇為亂所用指多鎮武天德之間歲遣兩河諸鎮所以金帛辦江淮之粟議論漕運其大略自江入淮自淮入汴自汴入河自河入渭各自正輸水次各自置倉如集津倉洛口倉含嘉倉河陰倉渭橋倉轉相般運道途之遠此法遂壞自當時劉晏所整頓運漕之法江淮之道各自置船淮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河河船不入渭水之曲折各自便習其操舟者所以無傾覆之患國

蓋

計于是足所以唐人議論之多惟江淮為最急德宗時緣江淮米不至大軍之士脫巾呼于道韓曄運米至德宗太子置酒相慶可見唐人倚辦如此其急也時漕運大率三節江淮是第一節河南是一節陝西到長安是一節所以當時漕運之患謂無如此三節最重者京口京口是諸郡咽喉漕初時潤州江淮之粟至于京口到得中間河南陝西互相轉輸然而三處惟是江淮最切何故皆由江淮發足所以韓曄由漕運致位宰相李錡由漕運飛揚跋扈以至作亂以此三節惟是京口最重到本朝定都于汴是時漕運之法分為四路東南之粟自淮入汴至京師陝西之粟自三門向波轉黃河

入汴至京師陳蔡一路粟自惠民河至京師京東之粟自廣濟河至京師四方之粟有四路四條河惟汴河最重本朝置轉運兩處最重者是江淮至真州陸路轉輸之勞其次北方之粟底柱之門舟楫之利若其他置發運如惠民廣濟雖皆立官不如兩處之重此本朝之大略如此歲漕六百萬石專倚辦江淮所謂三門白波之類非大農而給之所祖宗時陸路之粟至真州入轉般倉自真州入船即下野發運司入汴方至京師諸州四船即自真州請散于諸州諸州雖有費亦有損以備之此是宋朝良法凡以江淮往來遲速必視風勢本朝發運使相風旌有官專主管相風旗合則無罪如不

蓋

合便是為獎夫船之遲速何故以風為旗蓋風動四方萬里只是一等所以使得相風旗真州便是舊時揚子江後來本朝改號真州運法未壞諸州船只到真州請盤回其次入汴入京師後來發運處道船謂之發運官船與諸州載米發運中明汴船不出江諸州又自造船雖有此約束諸州船終不應固因此漕法漸壞惟發運未罷及蔡京為相不學無術不能明考祖宗立法深意遂廢改法置直達江無水處不知此是時為吏多難有運漕之官不過催督起發其官亦有名而無實大抵用官船逐處漕運時便都無審計若用直達江經涉歲月長遠故得為姦所費甚多東南入京之粟

所少者補發運有名無實此召流之通也本朝清運之法壞
自蔡京東京發運本原大略如此

理宗時知安慶黃幹代撫州陳守奏復轉般法疏畧曰國家網
運所以餉軍比年以來法紀弛壞非惟軍餉不繼抑亦公私受
弊其未離岸有江水涉湖生食糜費之弊其已離岸有監官侵
虧船艚盜竊之弊而其所既敗有權輿貪民之弊雖知其弊莫之
能革且以江西一路言之如撫州建昌網之折閉每以水道淺
涸不能已舟延引歲終而未能起隔陳之網者一綱更率水手
動數百計又所招集並皆游手無賴之人自度官吏役盜大數
已虧恣情極用無顧忌估籍所償不能為分之一官司司不免縱

盡

之貪輸平民便爾國本為害不細今若于隆興置轉般倉一所
每歲一路網運水脚其費不貲取其所費養水軍數百人命一
武臣為之長造數十巨艦都以軍法而之轉輸近東州軍止以
小舟運載納之轉搬倉却令水軍專一護送更往來不假召
募網紀素定都分素嚴舟楫素具較之為合嘗試實相滿萬如
此則非唯可以省官綱之折閉抑足以增國家之武備哉江湖
之群盜脫士夫之罪戾免平民之攤額是一變法而群害悉去
衆利並興矣

以上自陸贄張洎二疏外大約出文獻通考

教養全書卷之二十八

歷代漕運考二

元初糧道自浙西涉江入淮由黃河運水至中樑旱站陸運至
洪門一百八十餘里八御河以達于京後又自任城分汶水而
北流至領城之安民山今平州入清濟故漕運江蘇漕經東阿
至利津河入海由海道至直沽後因海口沙壅又從東阿陸轉
二百里抵臨清下漕都至京又開膠萊河通運海
至元二十六年以壽張縣尹韓仲輝等言自安民山開河北至
臨清凡二百五十里引汶絕濟直屬漕御建牌三十有一度高
低分遠近以節蓄洩賜名會通河

丘濬曰當河道初開時挾水淺不能負重每歲之運不過數
十萬石

至元二十八年都水監郭守敬言既鑿通州至大都河通導
平縣白浮村神山泉過雙塔榆河引一疏至東至西門入都城
南匯為積水潭出文明門至通州高麗往入白河長一百六十
四里塞清水口十二處置壩埽二十座節水通漕為便明年河
成賜名通惠先時通州至大都五十里陸輓官糧民不勝其悴
至是皆罷之通惠河一名大通河
二十九年用宰相伯顏言初通海道漕運抵直沽以達京城立
運糧萬戶府三以南人朱清張瑄置壁為之

胡長孺曰杭吳明越揚楚荆燕密俱岬大海舟航可通相傳胸山海門水中流精淮於江沙其長無際浮海者以草料淺源此淺生角曰料角不可復越淮江入海之交多洲疏為沙朱清者嘗備海瀆沙民楊氏家殺人亡命捕急輒引舟東行三日夜得沙門島又東北過高句麗水口見文登夷離諸山又北見燕山與碣石往來若風與鬼形迹不可得稍怠則復求亡慮十五六往還私念南北海道此固徑且不逢淺自誠之後就揭懷為防海民義與其徒張瑄隨宰相入見受金符千戶遂言海漕事試之良便遂興海運

初伯顏平宋遣朱清張瑄以宋國籍自崇明由海道入京師

至元十九年遂興海運之策乃命上海總管羅璧暨清等造平底海船六十艘運糧四萬六千餘石至京師然朔行海洋沿山求與風信失時明年始至直沽亦未以為便也二十八年又用清瑄之請併四府為都漕運萬戶府二冬清瑄二人掌之其漏有千戶等官分為各翼以督歲運黃金虎符為戶以下出入其手召募偏東南而吳之問以此歲運畧增至三百餘萬石春夏分二運至舟行風信有時自浙西不旬日而達于京師

初海運之道自平江劉家港入海至海門縣界開洋月餘始即成山計其水程自上海至楊村碼頭凡一萬三千三百五

十里最後千戶殷明略者又開新道從劉家港至崇明州三沙散洋向東行入黑水大洋取成山轉西至劉家島又至鹽州沙門島于萊州大洋入界河當舟行風信有時自浙西至京師不過旬日而已

元海運之盛也至三百餘萬石歲久弊生押運監臨之官與夫司出納之吏悉為貪黷腳價不以時給收支不得其平紅戶貪乏耗損益甚兼以風濤不測盜賊出沒剽劫覆亡之患有不可勝言者由是歲運之數漸不如舊至汝穎盜起方國珍張士誠援浙西海運不至遣伯顏帖木兒往徵之多方開諭僅得十有一萬石再徵之遂拒不與

考元史至元二十八年始運即漂米二十四萬五千六百有奇至大二年漂米二十萬九千六百有奇每舟十石用卒二十人則歲而死者殆五六千人至成化間丘文莊復言海運之利而後議論紛起隆慶間王宗沐一舉行之未及數年遇龍羅覆溺數萬嗚呼後之人可以人命為試奇策哉

明太祖都金陵則漕于江其餉達卒猶漕于海洪武十五年五月士卒餓運渡海有溺死者上聞命群臣曰每聞一夫航海衆人懷歎別之意然事非獲已要在朕心必至期復命士卒無虞心方釋然近聞有溺死者朕通夕不寐爾等其議也田之法又

詔民間租稅水陸漕輸之京師大為勞勩所司其設法轉運務取便利無重貽民困自永樂都熱于是始議漕北京初瀋陽中屯衛軍士唐順言衛河之源出衛輝府輝縣西北太行蘇門山下其流自縣治北經衛輝城下入大名府臨縣界進運抵直沽入海而距河陸路五十餘里若開衛河距黃河百步置倉廩受南方所運糧餉轉衛河交運公私兩便詔命詳議候民力稍興施行焉永樂元年從戶部尚書郝新言今於淮水用船可載三百石以上者運糧入淮河沙河至陳州賴岐口跌坡下用淺船可載二百石以上者運至跌坡上別以大船載入黃河至八柳樹營令河南車夫運赴衛河轉輸北京此變海運之始然尚

水陸兼運河海並濟八柳樹營在陽武縣海險覆溺不可勝數官民皆畏之而陸路運道遠所入每所用民丁三十車三百餘輛民困其役九年濟寧州同知滿叔正建言舊會通河四百五十餘里其淤塞者三之一漚而通之不惟山東之民免轉輸之勞實國家無窮之利乃命工部尚書宋禮都督周長傳即金鉅野山東六郡丁夫十有六萬五千給以糧餉蠲其他役及今年田租蠲之仍命兩御史監督初元人過汶分流出陽谷以通衛水南出濟寧以通泗水然分水之處地勢稍高僅勝小舟時有老人白髮建議築戴村壩以遏汶導之西南流四十里營河口盡入南旺湖地勢稍下然後分流南北可勝巨載禮然之遂壩于汶

上縣之戴村橫亘五里過汶盡出南旺湖至分水龍王廟始分為二先是禮等從分水廟相度北至臨清北降九十尺南至沽頭地降一百十有六尺遂即分水處均導之南得四分以接于徐沛北得六分以達于臨清又揣地勢高下增脩水閘以時啓閉便蓄洩北至臨清為閘凡十有七而達漳衛南至沽頭為閘凡二十有一而達河淮是年冬河成役凡九越月

時又命刑部侍郎金純自汴城北金龍口開黃河故道分水下達魚臺縣壩場口以益漕河

嘉靖中劉天和曰汶水出泰萊諸山伏秋流亦渾濁率皆匿淤淤沙至南旺河皆平滿故水易漲溢頻年挑濬沙積兩

五

岸風起飛揚仍歸河內運河命朕全賴茲維勺水當恤衆議兩岸築堤以約欄之又議開減水閘滾水壩各四以洩暴水嘉靖十三年築東堤主事張永尚須培補高厚十四年秋築西堤主事張永去河遠而高厚開壩計料脩建嗣而治之運道永賴矣又汶水自泰萊至南旺幾三百里咸謂汶泉水微蓋盈河淤沙深廣春夏元旱沙極乾燥汶水經之多淤入河底所經既遠安得不微耶有獻議于春城曰置石壩一道中為數碇個創開小河八里餘取徑入魯姑龍關二泉渠壘加濬廣凡六十三里餘而至黑馬溝伏秋水盛流濁則開碇洞俾由故道春夏之間及天旱水微流清則過水由碇洞下出焉

溝口即可避大河百數十里之沙淤余大奇之隨因中道五
泉隔絕不能入乃止如將五泉者橫汶開溝以入亦無不
可

丘潘曰濟寧居運道之中所謂天井者即元史所謂會源
開也泗水出山洗出寧陽縣元子裡城之左縣城通汶
不復通洗而泗水出山洗出寧陽縣元子裡城之左縣城通汶
於此而分流于南北此蓋兩京之間南北分中五泉自是而
南至于河淮順流也河淮東流至清口而入于海亂流而渡
中邦溝度江而達于南京自是而北至于海御順流也御河
北流至直沽而入于海汴流而上由白河抵潞而達于北京

運南接濟之水有自武陟來之沁有自鄆郡來之沂迤北接
濟之水有金龍口之河有分潞沁河之水通論諸神天井居
其中臨清總其會居中者知入身之有腰脊總會者知人身
之有咽喉腰脊攝別四肢莫運咽喉則五臟不通國家都
北而仰給于南恃此運河以為命脉濟寧居腹裏之地州縣
拂此居民鱗次而又多有粵出之迹唯臨清乃會通河三極
處諸神于此乎盡衆流于此乎會且居高臨下水勢淞易而
阻速是三千七百里之漕路此其要害也東控青縣北連燕
趙且去邊關不遠疾馳之騎不浹旬可到為國家深長之慮
者請跨河為城西營各為水門以通舟楫而包圍巨帥于

其中設官以司啓閉也兵以為防守是亦思患豫防之一事
也

前代嘗引沁通衛天順七年河趨陳誦入淮乃開沁以達徐
以濟徐呂二洪之運復引河以合泗而入衛之故道始運自
萬曆開沁河亦不賴以濟洪矣嘉靖中都御史劉天和議于
武陟境內橫建滾水石壩開斗門引沁自原武陽武循河北
界大隈東至長垣界入黃河舊衛張秋故道又東至曹州境
舊分水處別設一開張秋以下水涸則沁水盡東金濟運河
潞則由滾水壩仍歸黃河是則運河復增一汶不尤愈于
引黃河耶

霍新議黃河云按元人漕舟涉江入淮至于封丘陸運一
百八十里至于淇門入于御河達于京師御河即今之汲縣
衛河也今由河陰原武孟津懷慶之間擇地形便道河水注
于衛河冬春水平漕舟由江入淮而流至於衛河沿臨清滄
州至于天津夏秋水漲仍由徐沛達于臨清至于天津是一
舉兩得之道也此也至清初始有
接胡世寧亦議因沁引河入衛議者以為臨清下至天津河
身狹難受又河性流移或導之衛濟會通此亦難行
南旺湖即七十二泉所匯也跨寧陽濟寧之境崇垣百五十
里漕渠貫其中湖既受清河衛貫遂分為東南兩湖自汶水

入湖分派南北則湖析而三矣西岸為南旺西湖東岸二湖為南旺東湖二湖之下又有諸湖連東西湖中為長堤二西堤設斗門為減水閘十有八隨時啓閉以濟運河遇有淤淺隨時挑濬

王折曰湖泉之水導引蓄洩皆以濟漕為運道所關徐沛山東諸河在運河東者備泉以益河之不足曰水櫃在運河西者分潑以洩河之有餘曰斗門而淮陽諸河即為運道其山東新舊各泉可引以濟漕者派分為五入汶者為分水派入泗沂濟及天井開漕河者為天井派入白馬河及南陽襄林魯橋開河南陽東林皆開名者為魯橋派入南陽新河在昭陽湖之東起市

陽至留城一為新河派即新河派入邳州河者為邳州派

又曰齊魯地多泉故開河自徐達衛賴泉以濟劉天和曰運道以徐克開河為喉襟開河以諸泉為本源今並泉源共一百七十六處散在泰安等州汶上等縣先年兗州府專設管泉同知一員近年以來每年雖有滿河之名全無實效將泉源隔而脩治之庶漕渠有濟

八月工部尚書宋禮等言會通河以汶泗為源夏秋霖潦則有馬常泊之流示入焉河流深淺繫泊水之消長今東平州之東境有沙河一道本汶水交流至十里口通馬常泊且及時開濬

宋禮等言會通河以汶泗為源夏秋霖潦則有馬常泊之流示入焉河流深淺繫泊水之消長今東平州之東境有沙河一道本汶水交流至十里口通馬常泊且及時開濬

從之

十三年開清江浦河道時漕運北京舟至淮安過壩渡淮以運清河挽運甚勞平江伯陳璘自淮安城西營家湖至淮河臨陳口與清河口相值鑿河引湖水入淮以通漕每夏四開曰移風曰清江曰福興曰新莊以時啓閉人甚便之清江浦自府北里八里之遙

時又築高家堰堤以防淮水東侵自漢以來斯有焉十四年命於營家湖隨時脩築長堤是年停海運行支運

時會通河成遂令浙江嘉湖杭興直隸蘇松常鎮等秋糧除

存留并起運南京供內府等項外其餘原生太倉海運之數盡改撥運淮安倉交收揚州揚陽淮安三府秋糧內每歲定撥六十萬石運至徐州倉交收徐州并山東兗州府秋糧內每歲定撥三十萬石俱令民運赴濟寧倉交收河南山東稅糧令民運至臨清倉交收仍令清河船子會通河以三千隻文附安糧運至濟寧倉以二十隻支濟寧糧運赴通州倉每歲運運四次所謂支運者是也其天津并通州特衛各撥官軍於通州接運至京以上支運米糧運濟寧交濟是年又令浙江都司并蘇州府分官軍於淮安運糧至徐州置倉收囤京衛官軍於徐州運糧於德州運倉收囤山東河

南官軍於德州運糧至通州交收其糧備運收放俱兩平斛
斗官軍備運一夫一平為例

本年陳璘奏請准安瓜洲水次令軍民對船交兌軍船出給
通關付送票已銷線仍令民補脚備運安水次正糧一石外
加五斗瓜洲水次正糧一石外加五斗五升

十六年運糧四百六十四萬六千五百三十石於北京

是年令浙江湖廣江西并蘇松常鎮等處稅糧除存留及起
運南京外餘糧生撥二百五十萬石零糧里人戶自備船隻
運赴北京通州河西務等處上倉民亦禁止矣
宣德四年陳璘奏漕河水淺乞疏濬永源開塘從之

是年仍令江湖浙三省民運野糧安倉蘇松寧池廣安廣德
民運時徐州嘉應天常鎮太淮揚鳳淮和民運野糧消倉令
官軍交運山東河南北直隸徑赴北京共備運軍船量地遠
近與糧多寡准安上糧民船十抽其一徐州十二抽一臨清
十五抽一餘與官軍兼備船運載

五年令江南民糧兌輸附近衛所官軍運載至京受其遠近給

與路費脚米

此兌運之漸也

六年奏准浙江江西湖廣蘇松常鎮太平等府命撥民丁及
軍多衛所添撥軍士與見運軍士通二十四萬分兩班更替

備運

所謂備運之初時支運者是也

七年始立兌運法

先是民運進除臨德宣寧接運于通州天津二倉往支經年
民運農業之淺味既薄多所失陷永樂末從侍郎周忱議
始令民運于淮安瓜洲補給脚價兌與運軍後歷將吳亮又
言遂令江西浙江湖廣江南等處糧米官軍於各附近水次
領兌南京江北府州縣於瓜洲淮安交兌其淮徐臨德四倉
仍支運十分之四浙江蘇松等船各于本地方領兌不盡者
仍赴瓜洲交兌河南所屬民運至大名府小灘兌與官軍領

江

運山東濟南州縣于濟寧交兌官軍領兌必量其地之遠近
費之多少定為加耗脚米則例又給以輕齎銀兩以為洪開
鹽引之費許其附載貨物以為沿途衣食之費是謂轉運變
而為兌運也

陳璘奏呂宋上洪地險水惡請鑿渠開命附近軍衛量發民
夫工匠成之

正統三年命官相治白河

白河南去通州二百里其源出塞外經雲縣合大通榆潭
諸河凡三百六十里至直沽會入海每夏秋暴漲最易
衝決每決輒發丁夫修築屢築屢決是年命官相視地勢自

河西務經二十里改鑿順河遂安流每淤淺處設節舍置夫
甲曹曹兆藩舟過則招呼使避險而行

劉天和曰向河經密雲諸山且全受渾榆諸河之水夏秋暴
漲險防不能禦源遠流近水勢激波河皆溜沙深淺通塞不
常運行甚艱殊無策以治之惟用艋舨數千與治河官夫遇
淺即停此及運舟各携四五具二三百舨即可得十餘具合
力以濬頃刻而通盤則大省矣惟運卒利于盤則方可開支
賄餽如即以盤則之費償運卒濬淺之勞則運卒受賄惠不
愈利歸則船耶兼官置則船于數艘運不滯矣近有議于白
河建閘者河廣水深漲必有決底皆淤沙以故易于衝決運

改治限宜遠宜堅宜植土柳

通河即新河源出河南輝縣之蘇門山東北流會淇漳諸水通
臨漳分為二其一北出經大名至武邑以入滹沱其一東流
經大名東北出臨漳合汶水至直沽會白河入海長二千餘
里今為運河自臨清至直沽凡五衛十七州縣濬一百五十
七處初衛水至臨清之處去海尚遠兩岸亦高未見衝決自
德州而下漸與海近河狹地卑衝決甚易德州以下水發易
盈衝決益多每決輒發丁夫修治

正統十三年秋河決榮陽東通開封城之西南經曹濮二州陽
穀縣以入運河決張秋至兗州府沙灣之東堤決大供口濟汶

諸水皆從之又經蒙城至懷遠界入于淮海會通河是淤
注上縣北一名大清河入會通河

十四年運軍留京練明并糧改設廣司官督糧里人等上

景泰四年命官塞決河更作九壩八閘以制水勢復于開封府

金龍口南九龍等處開渠二十里渠起張秋金堤之首東南行

數百里經濮州以接河沁名渠曰廣濟開曰通源九壩既設水

遂不東衝沙灣更北出以濟運河濟河舊名成化四年鑿徐州洪又堽石路便牽挽江南芒撫而有衛復運

注

先是正統初巡撫周 慈理運道武進折牛呂城設為開

濬伴漕艘由京口出江最稱便利迨景泰間濬開漸淤水

道淤淺有難從禁漕孟清出江者因迫海洋漕舟多覆溺

天順己卯武進恭恭請從周忱故道增置五閘至是成之

六年仍舊軍運罷民運

是年十月戶部會官議巡撫等官所陳事宜其一言蘇松常

嘉湖五府輪運內府白熟糧糶米并各府部雜糧米每歲十

六萬石俱官給以船今經沿道磚廠鈔關必欲如民船帶磚

鈔鈔運水關等關又為運軍凌逼及柘陽州等處則稅關

例及禁也攬之富令軍民皆魚腹而行其有源流糧米蘇
納京倉改納通州省脚價以補其缺從之

八并楚呂梁洪石堤

七年御史張昭議羅瓜淮兌運東河官軍糧江船於江南水
次交兌民加過江之費浙江等處每正糧一石外加過江米一
斗南直隸等處每正糧一石外加過江米一斗三升

是謂兌運變而為長運也

十年始立改兌法先是江西應蘇松等處糧民自運上納淮徐
昭德四倉官軍赴倉支領運送京通二倉至是議抽支運米七
十萬石改令官軍各赴彼水次交兌

古

國初民運無脚耗等項至重德間令民糧兌于軍運成化間
將徐淮臨德四倉支運亦改兌軍皆給路費始各有耗米兌
運米俱一平一失收受故有失米耗米除隨船給運外餘
折銀謂之輕齎備運軍整剝費用改兌無失米以耗米二升
折銀謂之折易輕齎費不足則于兌運輕齎內完貼江西湖
廣浙江海石加耗米六斗六升又兩尖米一斗共七斗六升
內除四斗隨船作耗餘米三斗六升折銀一錢八分名為三
六輕齎應天蘇州松江常州鎮江太平寧國池州廬州安慶
每石加耗米五斗六升又兩尖米一斗共六斗六升內除四
斗隨船作耗餘米二斗六升折銀一錢三分名二六輕齎

賜准安揚州徐州耗米四斗六升加尖米共五斗六升除三
斗隨船作耗其餘輕齎與蘇松同山東河尚每石加米三斗一
升尖米一斗共四斗一升內除二斗五升隨船作耗餘米一
斗六升折銀八分名一六輕齎蓋加耗隨地遠近為多寡先
運耗俱本色隨船俟抵灣在車起程則易銀為用後以灣中
米價不一而易費又滯交納遂定折銀每石五錢可以輕齎
就于交兌之時支領隨船此輕齎之名所由始也然只令充
納兌運糧三百三十萬石而已餘耗本折皆歸旗軍官固無
利之者故旗軍富饒饒運無欠改兌七十萬石亦然總收糧
四百萬石兌運每石收耗米五升

古

二十一年進寶應湖東石堤

成化中總理河道侍郎王恕疏論淮陽一帶河道南臨大江
北抵長淮別無泉源止藉高郵邵伯等湖所積雨水接濟湖
面雖與河身相替而河身比之湖面高每遇旱乾湖水涸
耗則河輒淺澁不能行舟若將河身比湖身濶深三尺則湖
水自來河水自深雖遇旱乾亦不阻船高郵湖自杭家嘴至
張家灣南北三十餘里每遇西風大作波浪湧洶湧損壞船隻
失落錢糧人命不可勝記前項堤岸之外地勢頗低若再濬
深三尺湖十二丈起土以為外堤就將內堤原有減水閘三
座改作通水橋洞接引湖水以內行舟仍于外堤造減水閘

三座以節水利維通風濤亦無前患高郵湖之險丘自是禁堤束水界為漕運運道始利

弘治元年于儀真建東關羅泗二閘

儀真上下江口及瓜洲便河皆由江連漕運咽喉

三年河決原武東北至張秋鎮入運阿命戶部左侍郎白昂治

之詳見治

是年令官軍上納京通二倉糧兌運者加耗米七升改兌者

四升文運及運洋船仍一災一平收受

開陳濟河

時費應及高郵邵伯等湖皆有石堤運船觸堤往往敗溺

其

命白昂于高郵河近東開新河以避其險名曰陳濟中為

圍田南北置閘以時啓閉兩岸俱筑以石作外堤長四十

里

五年決場家金龍等口命右副都御史劉大夏治之

時大夏回不治上流則決口不可塞乃發丁夫數萬從黃陵

岡渡舊魯魯河四十餘里由曹以出于徐分殺水勢又渡河

自孫家渡口七十餘里別開新河一道由陳賴導水南行以

入于淮又渡河自中牟扶溝陳賴二十五里至宿遷東入于

淮又渡河由陳留縣至歸德州分二派一由宿遷縣小河

口一由亳州渦河會于淮又築長堤起河南睢城經渦長堤

東明曹華諸縣盡徐州長三百六十里始塞張秋堤分土命工五旬而事竣

劉天和曰劉忠宣弘治之役始唯治張秋久而弗靖通開上

流孫家渡及導河下流由梁諸口出徐州繼治黃陵崗決而

張秋之口自塞可以為法矣

按劉公此時亦只導河入淮而堤其北出不資為運

總漕張偉曰黃河沁水自大潭口合流東下先年此河于通

許縣分派一股入鳳陽渦河接連淮河又于紅荆口分一股

流于衛輝河又于金龍口分一股流下張秋其徐州止是小

黃河一股流下所以水不為患近年以來通許縣河及紅荆

七

口二股皆已淤塞而金龍口又經先年侍郎白昂築塞况

上流河身寬濶水勢散漫及至徐州城邊河通窄狹所以洶

湧

十二年於濬江建欄潮開

正德四年黃河東決沛縣飛雲橋入運河

七年題准將兌軍餘耗每石折銀五錢收貯在官各總掌

管以備到京車脚等用如有餘漕運衙門並收以供急缺交

補

時京師糧粟徵運奪輕費乃有此題而各總運官多出其門

借公物為私款以希寵庇而嗣後官旗揭借賠費不可勝言

矣

嘉靖五年於祀光湖東舊堤開新河三十里祀光即舊堤桑康濟河又寶應至界首湖湖長凡有溝可通于海者造平水閘十座

是年黃河上流驟漲東北至沛縣廟道口截運河注鵝鴨壩口入昭陽湖沒泗南下之水從而東而河之出鵝鴨壩者漫而北泥沙填淤區數十里營河富力滿之僅通舟楫

六年命官發丁夫數萬于昭陽湖東北起汪家口南抵留城口改鑿新河以避黃河塞之患尋以災異罷役命官即故道濬之脩築岸隄林臺至沛縣舊城堤百四十餘里以塞入湖之道又

濬趙皮寨孫家渡口般上流之勢徐沛復通

沈

此倉御史吳仲言通州運河直抵都城乃元郭守敬所建而永樂亦以通漕後尋湮廢今通流等八閘遺跡尚存原設官夫吳在固而成之為力甚易仍令開運徑達京倉歲可省脚價二十餘萬遺漕運總兵錦衣衛都指揮及御史會審之自大通橋起至通州石壩四十里地勢高下四丈中間設慶豐等五閘以蓄水每閘各設官吏共編夫一百八十名造剝船三百隻分置各閘責經紀領之使製布囊盛米催役進相轉輸以達都下軍民極便

是年令各總督銀兩照例驗給扣省脚價解送大倉報庫以

備修河等項支用羨餘銀兩給撥運軍

通惠河成始立城扣之法一六照舊外其二六者原餘米二

斗六斗減去二斗改為二四輕齋於內仍扣銀一分三六者

原餘米三斗六斗減去二斗改為三四輕齋于內仍扣留銀

二分扣留者以備修理通惠河開座壘城者以寬民力輕齋

耗糧時以謀軍脚價既省即

時河決東隄入昭陽湖飛沙沒其二閘都御史劉天和築堤

使過湖水倒注鵝鴨壩橫隄壩引湖東泉入湖由是水益

積

八年議准輕齋銀兩解赴漕司驗兌每部先給十分之三

元

備沿巡起副支費其七分解封到京候完扣算其山東河

給不見

治平略訂前封自正德間已然蓋以華運壽之弊也而把總

甘飲固立驗封重算使用以羨餘獻之官故又有扣除之例

欽維旋以賦敗而繼者唯務扣算以多獻為功太倉羨餘日

進而官旗困矣

萬表曰太倉起則則例一版正糧一萬二千石每石加耗米

七升共計八百四十石約定四百八十石作正支銷餘唯作

耗數內扣五十石或一百石其欠二百石以上經歷官指甲

斗級照依欠數多寡責治有差數外間有餘剩者則是多收

洋

選

命右副御史劉天和往治之

選

子 230—387

淤塞開通運不復引河徐有頃白岸劉大夏諸公亦不遇力
塞之而已不復費以清運蓋河至劉樹決去則淤填修治之
工無時可已遷徙不常焉

十三年於恩縣東光滄州與濟河各建城水閘一座

十四年於滄州河口建水堤一道長三里又於曹縣八里灣設單

縣侯家林集長堤八十里

十六年鑿地丘店野鶴崗等上流支河四十餘里

十九年濬滄州淤河五十里

二十一年又鑿野鶴崗上流支河三導河東注以濟二洪

二十四年由野鶴岡決而南至泗州合而入海遂滋蒙城五河

臨淮等縣

二十五年又決曹縣溢入武城金鄉魚臺等縣

三十一年又決房村至由陽集凡淤回濬四十餘里今官溝

之

三十三年淤新集趙家口折約六支入運河又由陽山建郭

曹樓折為五支出小浮橋會徐州洪

四十四年郭曹樓淤遂定羊山出飛雲橋截沛以入昭陽湖北

後胡陵城孟陽浦至般亭南溢于徐運工亦尚苦未開治之乃

接六年所鑿故道役夫潘之為而陽新河以備運道又疏舊河

自留城至境山以接新河又提運河流盡歸秦溝橫流始絕六

月河水又決所挑舊河與治頭開久淤數里百中橋至留城
一帶新河堤又決百十餘丈留城至白洋漢運道仍淤官物
奏

隆慶元年山水衝決復淤新河之三河口乃經理沙薛上流各

開支流築十二壩建九閘減水閘二十南陽湖石堤三十餘里

開支流北十六里皆尚書朱衡建白

三年又於昭陽湖東沙薛二水入舊河處開鴻溝廢運東出留

城開六十餘里徐沛利之八月總理河道都御史翁大立言臣

按行徐州橋子房山過梁山至于境山入地坎溝直趨馬家橋

上下八十里間可別開一河以潛其利有十自秦溝濁河至徐

注

州洪諸狂瀾激湍不相涉一也依山為堤雖有洪濤必不泛

濫二也漕船橋堤而上奔挽不難三也無茶城淤淺之患省盤

刷之費四也由馬家橋至境山四十里由境山之徐州洪四十

五里視舊河為近驛遞夫價并可減省五也驛路改從新堤往

來徑捷六也徐州募夫可併呂梁二洪徭夫可遂裁革七也計

沛縣六舖至境山築堤百里需用銀十三萬有奇今開新河則

長堤可緩費蓋大省八也糧穀貯倉餉工役以濟飢民策節財

賑荒興運之術九也乘舊河以為水壑即河由谷亭沛縣抵鴻

溝渡經從小浮橋下徐洪運道無梗十也顧其難亦有三地英

溝當築大壩接黑龍潭堤至楊山壩兩當別開一道至舊河繞

出於城及開堤連開費皆不貲此其難在工費歲屬大飢而孫夫工食往往不繼待哺之民志難易生此難在工食役夫二萬仍聽耆休而錢糧不並淹以歲月必招請議此其難在工程紀此三難以與十利臣未易辦之唯上集廷臣議之章下工部行撫按相度并議錢糧夫役續黃落漕通前議隨寢

四年決邵州自離寧白浪淺至宿遷小河口港百八十里侍郎翁大立言邇來黃河之患不在河南山東豐沛而專在徐邵故先欲開河以達河勢開蕭縣河以殺河流者正謂沙壅聚河而增高為吳日應耳今秋水海至橫溢為災臣以為權宜之

計在棄故道而就新衝經久之策在開河以避洪水命官潘復故渠盡塞諸決口

時大立又言治邵河淤阻之策有三一開湖口一就新衝一復故道然三利害恒相參焉從高家橋經利國監入湖口出邵州則可以避泰溝河徐呂二洪之險引歸河鴻溝之水通行諸驛應分司畧可併省而徐邵吏部之民亦漸復業其便者五然山水驟發須多張水門廣開水櫃利國監多伏石涵紆回避之即河已成猶當勞費數年然後可以其不便者三若從曲頭集抵莊官樓新衝亦有便者五不便者三復故道其便者四不便者亦四請下部議復條上計度工費借留漕

銀議留漕米查理船稅起調夫役選用官員獎勵才明監督工程八事上皆先行其湖口之役就從張孤山開河本年冬木河使塞仍將茶城挑通

是年十一月戶部會廷臣議漕運便河九事一平收納各倉收糧仍復一次一平之權二聯幫次運船全首尾聯絡依次而進使源流遲速便於稽查三嚴掛欠官旗雜稅茶沽每籍口新運報自起回今後移文漕司到委領運務嚴督稽實盡法示懲四儲空船令把總押過天津恭將尾後押令過淮各省專委都司官一員赴淮催運本衛五嚴兌運昌密漕糧仍舊令各軍徑運待深夏抵灣起運以省機便六防凍阻自今

凡遇凍阻者不拘道路遠近擇地寄貯留軍看守裝船回南方補官旗以整新運舊者必掣通開方許回棚七嚴改折歲漕四百萬石今後必十分災傷萬不得已者全附近州縣照例撥補或臨德等倉所積堪放支運方准議改毋以小災市恩致指撥額數傷而使斯弊擬補是使而後皆花也此為災數便已不可必使九分以八運運期漕糧運到道里遠近定限期若兌完開封費之監兌瓜儀費之儲運通淮青之漕司理刑過洪費之徐州兵備入關以後費之各營倉主事將經過日期即時登記懲治之條惟按時日久必為差九糧運程糧船過淮之後請和徐州兵備每歲三月前後請清河挑

沂有遷等處住制選考府州縣位或分方查催清司將過洪日期一體具疏得旨如議行

六年築堤自徐沛至宿遷三百七十里開瓜洲渠

瓜洲江口舊建土壩江北糧船空回搬壩以出而江南重船及令盤壩撤則艱難風濤守候是年過淮自時家洲以達花園港開渠六里有奇建瓜洲通江閘二座自此鑄鐵始免車盤之苦

是年戶部尚書張守直等條列漕政事宜四事一言通年造船者多便刻料價一過風濤立致漂流宜行撫按及清司查各總淺船已回水次者責令妥官嚴修毋令重載易壞其有

奏

守凍未回者預覓民船裝糧候凍船回日備理一言近來運倉運軍多以私意放免募工元之稍過危難即棄不顧今宜查刷弊源諸設實精壯戶丁俱照額倉運不得以無賴濫元

萬曆元年茶城復淤修建境山開井設房村等處堤岸又築連堤四開草灣導河自安東縣至金城五港入海然此濫如故曹豐徐沛之間隨塞隨決

二年黃水倒灌淤漕三十餘里給事中吳文佳題將都御史俞大立原議馬家橋出子房山開河一道行都御史傅山勘得子房山前蝦蟆山西皆有伏石馬家橋一帶俱係水占難以議開

遂止

先是隆慶六年禮科給事中言泗口河從馬家橋東過微山赤山呂孟等河踰葛壩嶺而南經侯家灣良城至加口鎮又涉給驢岡柳諸河乃達邳州直河口以入黃河凡二百六十里取道難捷施工費難萬壩嶺高出河底六丈餘開鑿僅至二丈礮石水泉湧出侯家灣良城雖有河形水中多伏石不可施鑿縱鑿石端石不可通漕且給驢岡柳諸河築堤水中功費無算微山赤山呂孟等河雖可築堤然須鑿葛壩嶺以洩正脈開地坎溝以散餘波要其成功又自有序與其煩勞厚費以開泗口之河孰若時加脩防如期償還保數年之改

毛

道既入詔尚書朱衡會同河南都御史萬恭履勘以開蓋泗河初開屢行屢止群議不同如此

四年開草灣河渠

隆慶中高家壩廢淮水由黃浦口流入漫衍民田至是開此渠長六十二里分殺黃河以緩漕口之衝

於瓜洲開港塢以泊運船於朱輝港鋪設河清江等處各開河以便停泊茶城淤淺復開張孤山東河道

五年春溝復淤自崔家口歷北陳厲門集等處至九里山出小浮橋其一支自九里溝經安山歷村離出小河口而崔鎮大決散漫湖泊開挑源以下故渠多淺張孤山東亦淤

六年命官脩治乃議塞杜鎮口因築堤束水衝沙河流始安
詳見治河考

七年復築高家堰起新莊至越城長踰八百七十餘丈堰成黃
浦不復決入又築寶應石堤改建水閘

九年于淮安府城南運河之旁開新河一道長四十五里曰永
濟河因置三閘以備清江浦之險

是年議准行漕司及巡撫將江南五府應運白糧令各糧長
仍僱五百料中船勿令夾帶私貨應得水腳先給一半其餘

印封船過徐州總督官驗給以達明之於民

南直隸浙江坐派起運內府各監局及吏部等衙門細熟白

天

糧糶糯米等每年十月終徵足在官十二月內開船前來交

納見嘉靖八年議准

十一年由昭靈祠南黃河出口歷羊山內華山梁山接境山開

河置閘以避賊港之溜即如河亦未竟其功

十二年於寶應石堤之東傍堤開新河三十餘里以避捉角樓

一帶之險曰弘濟河

二十二年高郵清水潭決疏海口

二十三年三月南糧科給事朱繼藩疏潘高寶二湖畧二高

寶二湖仰受淮泗下流旁接諸山之水衆洶融結滯爲巨浸

中間所恃惟一線之堤耳堤內爲漕渠指之則病漕堤外爲

民田溢之則病民內之容受不多暴水一至不得不漲去歲

高郵清水潭決湖水東注數月不塞二州五縣之沃壤悉爲

沮洳之場補葺未已又復報決比開漕渠之水亦漸難注可

不爲寒心哉夫此二湖雖善泛溢然皆通江連海可以軍戎

直得二湖之在上者北可入江皆有故道可備在下流者則

有茭龍喻口尤爲入海要路聞有旨疏濬而後輟臣不知其

何說也查得隸江都者有上雷下雷小雷三塘隸儀直者有

陳公甸城二塘原設石閘確有定例溢則由塘而南導之入

江旱則引之入漕河以濟運此又先臣平江伯陳璘之

至計今竟不聞修復何也乞勅工部再議濬下流并葺

完

五塘

二十四年工部奏清口河身墊高黃河倒灌淤沙阻塞漸成門

限今糧運過淮在運難不容緩至運船出清口從鮑王口轉入

黃河不如接口于江浦上與鮑王口對值出入僅渡一河相距

僅二里許既無遠涉輓輸之勞又免舊口淺灘之患爲運道永

便詔可至六月盡功成滿漕河子嬰溝以洩河入海開金溝芒

結河以引潮入江

初徐州洪在徐州爲運河要害亂石峭立凡百餘步又名百

步洪呂梁洪在徐州東南六十里有上下二洪相距七里亦

運河要害水淺礮石便不可行詔正龍閣導沁水下入梁靖

口以濟二洪後築壩開水未幾仍廢議者欲開月河于二洪之後建開以時啓閉盛則由洪泄則由開但山脈皆堅石不易鑿助治開河決入運嘉靖間導以濟洪至是二十五年河道尚書楊一魁奏國家運道不資于河全河初出堯壽之郊以不治治之故歲治河之費其後全河漸決入運因遂賈其灌輸五十六年以久假不歸認客作主又日築垣而居之涓滴不容外洩之築堤也於是濁沙日激河身日高上過汶泗則鎮口受淤嘉靖十五年工科鄒時幹等言開河出開外淤設鎮口無性而不會黃則無性而不淤請于古洪水消後則淤板以縱水之出河僅八十丈縱有少淤海光魚勝被浸下壅清淮則退而內瀦肝泗為魚以荏蕪河

設漸歲運輒流甚至衝截運道率就美施其意以為議者正欲決堤放水幸黃烟一決全河南徙運道無虞而小浮橋股引之水李吉口未斷之流已可濟運不必殫力塞決以回全河然未幾運道仍涸議者又復仍加口之功自加河開而運道始不由二洪矣

加河在滕峰之間受沂沭下流南通淮海自翁文主開其議舒應鑒韓莊中作而罷劉東星總河道欲成之會卒三十一一年加河成工部侍郎紀昀河道李化龍奏言決河驟挽非易河之害一而治河之害十請開加河歷陳利害無以吝惜失事幾無以節省貽害計費三十萬報可不半年加

河通

萬曆中科臣王德完奏漳河水志蔓延故道宜復其舊有二其患有二其策則有三二策者何蓋漳水經臨漳三臺口迴龍鎮及大名南開至小灘入衛濟平漳之故道也一變于十七年則河決小屯東經魏縣元城抵館陶入衛其害小再變于二十五年則河決高家東呂沁河合流經廣平肥鄉永年至高周入海水同流于青縣口方入運河其害大所謂二患者蓋漳水不勝漳而今納漳則狹小不足收束巨浸病溢而患在民衛水堵節漳而今舍漳則細緩不能掃捲泥沙病涸而患在運所謂三策者何一塞高家河口導入小屯河費少

利多為上策一仍迴龍鎮至小灘入衛費巨害小為中策一築品龍河口岸限障水固不瀆利亦不瀆害為下策此漳河旋治之大較也徐文定潘河議略曰漕能使國富漕能使水蓄漕能使河堤九州之地生人所居無不足以養人者今使遠方之民聯胥而作之又後涉以輸之則輦輳之下生而食之其人庸得無皆歲偷生而國又有治河造舟諸經費之虞出不貲故曰漕能使國富也水者生穀之藹也如今法運東南之粟自長淮以北諸山諸泉涓滴皆為漕用是東南生之西北漕之費水二而得數一也凡水皆穀也亡漕則西北之水亦穀也故曰

漕能使水費也為河故道橫絕會通者當在今東平之境今
尋舊道則會通廢矣是會通成而河乃不入淮即入于海
不得復有中道也故曰漕能使河壞也宋一殿評

又曰治河大舉無慮費金錢百萬而經始圖終必以百日為
程未及詳究熟籌近為數年之計也以為稍遲即妨來歲運
矣夫天行旱潦事之無法儀者莫甚于斯而規制一定莫或
變通務速其功以赴事期畫未必省而費不可追豈非耗財
損功之道乎竊惟永樂間會通已成矣而淮徐臨德運行支
運先朝于此始有深意蓋漕開元中裴耀卿請建武牢洛口
諸倉節級轉運水通則舟行水淺則需于倉以待不滯速船

重

不憂欠耗比於曠年長運利便一倍有餘而劉晏因之江汴
河渭各缸並運歲漕百萬無升斗漏者然則四倉支運用此
道也自支運變為兌運兌運變為長運于是一舟一歲之間
還往萬里不得不避洪不得不防凍而漕限乃不可與矣漕
限不可與而河又數變調則誠濟他徙則誠稅而費益大為
今之計似宜稍采支運之意廣故倉于淮安仍建一倉于濟
寧諸縣運艘可量用十分之六從水次運糧至淮以源後命
量度河勢而後進止若河道利便則徑赴濟寧倘河流未馴
即起野淮倉而運散運還以赴次運度至淮者遠可歲三運
近可四運至濟寧者歲再運故曰運軍十分之六而足也若

河累未開工役未竟不論多寡悲財淮倉遠河副役免即盡
製南船自淮赴濟加築並行倘環轉運數月之間亦盡足累
年之積矣是不過用一二歲漕仰縮其間而河有變可以疏
其定河有工可以改其畢也所謂至濟寧而止者何也夫京
軍之半而食者若干萬人此國庾之衆也自古禁軍皆遣征
戍或屯諸州謂之就糧所以均勞佚省轉漕也今欲略倣此
意以京軍十二萬人分為六番番二萬人向所稱南方免運
旗軍十分之四者故行游散若行糧也移而給予之令循環
轉運自濟寧抵通惠歲可三運不及則再歲五運而四百萬
可畢至矣二萬人為番即春秋蒐來歲六分之一耳冬夏無

重

論也是不麻操備也以為瓜牙士不宜代南軍則永樂間不
著赴南都支頓月糧乎宣德五六年不著令五軍操備旗軍
提運運糧赴宣府揚石乎景泰三年不著撥營軍七萬運糧
赴口外懷來乎今予之舟楫予之行糧問歲一行往往再閱
月無南都之遠無江河之險無糧堡之勞無陸行之難所運
者又已所自食之粟也而謂不堪耶且免運十之四所謂糧
于淮倉不嫌累年之蓄者何也此非獨可待河事而止也古
今言漕者莫善于轉般其不善于直達者故宋制于真州置
發運使立轉般法歲漕荆湖江淮兩浙米六百萬石至真揚
楚泗轉般倉四缸從通泰載運還為諸路漕司經費發運使

自以汴船運米入京而轉般倉常存數年之積州郡告歉則折上備調之額計本州歲額以倉儲代輸謂之代發復于豐熟以中價收糴數歲則官糴不至傷農飢歉則納錢人以爲便本錢漸增兵倉有餘及蘇京爲相悲收糴本行並違法遂致汴京糴儲不繼故宣和中仍降度牒有錢充糴本行借法以至南渡不廢也今之漕糧直達京通歲出則徑改折色無可代發豐則取歲額止耳無由加糴以故京儲之積日寡而又江西一省歲于宋漕十分之五江南七郡增于宋漕至十有餘倍以故江西湖廣米價常下下極傷農或通負折色江南七郡米價常騰其望改折糴望歲也淮安故楚州也其

運鹽之法今未易可更示未暇具論第漕滿宋漕耳誠于常盛倉每存二三歲之積或更增置金銀元爲糴本使豐年收糴凶歲代發一依宋制如此即江湖二省江南七郡彼此之間酌量糴藏有羨也豐年飢歲出入之間酌量糴藏有羨也展轉數年則餘一年之蓄更數十年之通而足食足兵足民舉積此矣區區漕河數年之水旱一二歲之工役何所不可待又何足慮之有

凡漕運總數歲四百萬石北糧七十五萬五千六百石南糧三百二十四萬四千四百石內兌運三百三十萬石改兌七十七萬石除例折外每年實通運正統糧五百一十八萬九千七百

石
前項兌糧米儲裝傷停免於鄰府撥補足數如鄰府各有災傷就將臨德二倉收貯糧米照數支運其鄰府撥補之數災傷府分有收仍復徵還續以鄰府不足臨德二倉糧米有限遂准折

銀
邵寶曰支運之法雖過災傷民有免役而軍無免運支者不必出當年之民納納者不必供當年軍支蓋通數年以爲衷蓋雖歲有豐歉而常數不缺及支變爲兌糴而又有改兌向者轉輸今也直達派徵免納糴于一歲之中於是軍無餘力而缺于常數豈得已哉

糧藏運必有常數雖災荒之竭下年仍復徵還則將歲歲荒歉真與改也

凡漕運程限成化八年令運糧至京倉北直隸并河南山東衛所限五月初一日南直隸并鳳陽等衛所限七月初一日若通江支兌者限八月初一日浙江江西湖廣都司衛所限九月初一日運官運限二十日以上住休待罪連三年運限者降一級二年不達量加獎勵三年不達量加旌擢

湖廣江西浙江三總限九月過淮多與淮水相值萬曆二年題准定限二月過淮江北限十二月過淮江南直隸限正月過淮凡糧米宣德十年題准各處起運京倉大小米麥先封乾圓潔

淨糧米送部轉發各倉候糧至比對相同方准收納萬曆四年
題准山東河南限正月江北直隸限二月江南直隸限三月浙
江湖廣限四月各分頭解辦送總督衙門收候運糧到日轉發
各倉比對

永樂十三年令各衛所運糧官軍行糧每員名不分遠近俱支

三石以後增減事例不同各軍原有月糧起運

凡漂流天順八年令官軍運糧或遠風水不測損壞船糧若在

百里內者務要府州縣正官在百里外者許所在有印信官勘

實結申總兵官等處如有詐妄罪坐原勘官糧米仍依原定分

數交納凡運軍士遇病治中不得運十石者請中許華

奏

凡糧船有二曰通洋曰淺船永樂初漕江南粟一由海運至直

沽口入白河抵通州一漕淮運黃河至陽武又陸衛河抵通州

海運用通洋船東河用淺船永樂九年漕治會通河成運船由

淮直達于衛遂罷陸運十三年增造淺船三千餘隻一年四次

從東河轉漕遂罷海運播州軍餉用通洋船海運如初凡糧

木二年小修三年大修五年改造木三年小修六

年大修十年改造小修五年大修在國用官匠

治平略曰國漕歲四百萬八千九百石有餘運十有二總領衛

一百四十旗軍十二萬六千八百人淺船一萬二千一百四十

八艘而糧之起于州縣也民戶納米總甲生催則有淋尖剔斛

拋剝運籌比至入倉費已過倍而民受其病乃總催之兌與旗

軍也害亦如之糧軍運官之登于京倉也害復如之而總催旗

軍無不受其病然科派總因事同詎足民之納糧一石者實石

五六斗也軍在衛所既支月糧及出運又有行糧支給而一夫

歲運不過三十石通其所加兌及所支給者計之則多于所運

之數而舟船之費獲不與焉是朝廷之得米一石者實不啻費

二三石也且漕卒一歲之閒大半在途無室家之樂有風波之

險洪神之停留船艙之衝激陰雨則濕漏淺灘則費推移沿

途有時領之科索上倉苦官糧之留難及共回家席未及暖而

文移又促以舟兌矣艱難若此其可無軫恤變通之慮哉

按明之末旗軍受困于京倉而決怒于糧長崇禎末孫仁和

奏

糧長與之開兌有沈姓者受糧至死海亭知縣時報監兌亦

聲之被髮赴水而走盡求無已然南兌即以抵債沽從即以

難勇將至即多逃歸而運官坐獄以俟家之變產雖有國法

不能行矣可勝嘆哉

凡漕旗旗脫逃一次照常發落二次枷號一月收衛食糧三

次者照依操軍事例俱調衛若官軍人等將原兌好米沽運

雖賣却理陳碎及掃和沙土糧耗糜穀等項抵數者驗出將

各該指揮等官參送旗軍徑送刑部查照侵盜違糧事例問

擬仍換好米上納把總等官縱容旗軍花費腳價及私下還

債以監守自盜論罪立功滿日帶俸差操債主以盜官物論

罪勢豪官員奏請發落家入伴當廣西烟瘴充軍正耗糧
米軍餘欠十石小旗欠五十石總旗欠一百石以上者俱問
發邊衛哨瞭百欠三百石十戶欠五百石指揮欠一十石
把總都指揮等官欠三千石以上俱問發原衛帶俸差操若
總欠數多聽留漕運總兵等官另行奏請定奪原賣官糧者
付領運交納所得價銀入官凡漕運船隻除運運百帶土宜
外附帶客商勢要人等貨物將本船運軍并附載人員悉同
發落貨物入官其把總等官有犯降一級回衛帶俸差操民
運船不在此例把總等官敢有指稱打點饋送計船料取許
收害旗軍兵告漕司提問司府州縣管糧官各于水次同究

美

運官將成化十五年原頒承為注則字樣鐵斛與依式成造
印記木斛較量相同就便交納如有將私造大斛大斗用強
交兌者監兌官及撫按官依律照例鞫問此斗斛一係係萬
曆十二年又題准凡漕運鐵糧有侵盜銀三百兩糧六百石
以上俱照侵盜本律仍作真犯死罪係監守盜者斬係常人
盜者絞
按立法甚嚴但運官之權重則侵剝運軍運官之權輕則釐
軍欺侮本官而上不能御下陵夷至于末年富軍用事而運
官拱手代之入獄賂行刀肆故也其所由來者漸矣

教養全書卷之二十九

歷代治河考一

自禹治水後高都毫在河南至仲丁遷冀河重中遷相祖乙遷
耿皆有河患至盤庚復歸于亳

周定王五年河徙於礫

漢文帝十二年河決酸棗東瀆金堤大興東郡卒塞之金堤在
酸棗縣東至千乘海口十
餘里歷代集之以禦河患

武帝建元三年河溢平原 元光三年春河徙頓丘夏復決濮
陽獻子注鉅野通淮泗注郡十六發卒十萬塞之數復壞是時
田蚡食郁郁在河北河決而南則無水災邑牧多蚡言上曰

江河之決皆天意未易以人力強塞塞之未必應天遂久不塞
元封元年使汲仁郭昌發卒數萬人塞獻子決時已決二天
子決十餘年矣天子
白臨決河沈白馬王壁全群臣從官以下皆負薪實決河是時
東郡燒草以故薪少而下淇園之竹以為楫上既臨河決悻
功之不成適作獻子之歌于是卒塞獻子塞官其上名曰重防
而道河復行二渠復為舊迹而梁楚之地復寧無水災大姑中
齊人延年上書言河出崑崙經中國注勃海是其地勢西北高
而東南下也可案圖書觀地形令水工準高下開大河上傾出
之湖中東注之海如此關東長無水災此豈不憂旬叔可以省
隄防備塞士卒轉輸胡寇侵遠覆軍殺將暴骨原野之患天下

常備勿奴而不憂有越者以其水絕壤斷也此功盡成萬世大利書奏上壯之報曰延年計議甚深然河乃大禹之所道也聖人作事為萬世功通於神明恐難改更自塞壩後河復決于館陶分為屯氏河東北經魏郡清河信都勃海入海廣源與大河等故固其自然不隄塞也此關通後館陶東北四五郡雖時小被水害而兗州以南六郡無水災

宣帝地節中光祿大夫郭昌使行河北曲三所水流之勢皆邪直貝丘縣恐水盛隄防不能禦迺更穿渠東經東郡界中不令北曲渠通利百姓安之

元帝永光五年河決清河靈鳴犢口而屯氏河絕

成帝初清河郡尉馮遂奏言郡承河下流與兗州東郡分水為界城郭所居尤卑下土壤輕脆易傷頃所以關無大害者以屯氏河通兩川分流也今屯氏河塞靈鳴犢口又益不利獨二川兼受數河之任雖高增隄防終不能泄如有霖雨旬日不霽必致溢重鳴犢口在清河東界所在險下雖令通利猶不能為觀郡清河城水害非不愛民力以地形有勢故穿九河今既城難明屯氏河不流行七十餘年新絕未久其處易浚又其口所居高於以分流殺水力道里便且可復浚以助大河泄暴水儲非常又地節時郭昌穿直渠後三歲河水更從故第二曲間北可六里復南合今其曲執復邪直貝丘百姓寒心宜復穿渠

二

東行不豫條治北決病四五郡南決病十餘郡然後憂之晚矣事下丞相御史向博士許商治尚書善為等然度功用遵行視以為屯氏河盈溢所為方用度不足可且勿浚後三歲河果決于館陶及東郡金隄泛濫充豫入平原十東濟南凡灌四郡三十二縣水居地十五萬餘頃深者三丈壞敗官亭室廬且四萬所遣大司農非調調均錢穀河決所灌之郡謁者二人發河南以東漕船五百艘徙民避水居丘陵九萬七千餘口河堤使者王延世使塞以竹落長四丈大九圍盛以小石兩船夾載而下之三十六日河堤成以五年為河平元年卒治河者著外繇六月以延世為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賜爵關內侯黃金百斤後

三

二歲河復決平原流入濟南十衆所壞敗者半建始時復遣王延世及丞相御史楊焉將大匠許商諫大夫東馬延年治之作六月建成復賜延世黃金百斤後九歲鴻嘉四年勃海清河信都河水溢溢灌縣邑三十一敗官亭民舍四萬餘所河隄郡尉許商與丞相史孫禁共行視圖方略策以為今河溢之害數倍于前決平原時今可決平原金隄間開通大河全入故道焉河至海五百餘里水道浚利又乾三郡水地得美田且二十餘萬頃足以備所開傷民田廬又省吏卒治堤救水歲三萬人以上許商以為古說九河之名有徒駭胡蘇鬲津今見在成平東光馬界中自鬲以北至徒駭間相去二百餘里今河雖數移徙

不離此域縣禁所欲開者在九河南為馬河失水之迹處執平
夷旱則涸絕水則為敗不可許公卿皆從高言先是谷永以為
河中國之經瀆聖王興則出圖書王遂廢則竭絕今瀆溢橫流
漂沒陵阜異之大者也脩政以應之災變自除是時李尋解光
亦言陰氣則水為之長故一日之間晝城夜增江河滿溢所謂
水不潤下雖常于旱下之地猶日月變見于朔望明天道有因
而作也衆庶見王延世蒙重當競言便巧不可用議者常微求
索九河故迹而穿之今固其自決可且勿塞以觀水勢河欲居
之當猶自成川跳出沙土然後順天心而圖之必有成功而用
財力寡於是遂止不塞滿昌師丹等數言百姓可哀上數遣使

者慮業振贖之

哀帝初平當使領河隄奏言九河今皆填塞按經義治水有決
河源川而無隄防雍塞之文應作河從魏郡以東北多溢決水
迹難以分明四海之衆不可誣宜博求能浚川疏河者下丞相
孔光大司空何武奏請部刺史三輔三河弘農太守舉吏民能
者與有應書得詔實錄奏言治河有上中下策古者立國居民
強理土地心遺川澤之分也度水勢所不及大川無防小水
得入陂障旱下以為汙澤使秋水多得有所休息左右游波寬
緩而不迫夫土之有川猶人之有口也治土而防其川猶止兒
啼而塞其口豈不遽止然其死可立而待也故曰善為川者決

之使導善為民者重之使言蓋隄防之作近起戰國雍防百川
各以自利齊與趙魏以河為竟趙魏魏山齊地旱下作隄去河
二十五里雖非其正水尚有所遊潏時至而去則填淤肥美民
耕田之或久無害稍禁室宅遂成聚落大水時至漂沒則更起
隄防以自救禍去其城郭排水澤而居之湛溺自其宜也今隄
防隄者去水數百步遠者數里近於陽南故大金隄從河而行
至西山南頭迴折東與東山相屬民居金隄東為廬舍住十餘
歲更起隄從東山南頭直南與故大隄會又內黃界中有溝方
數十里環之有隄往十餘歲太守以賦民民今起廬舍其中此
臣所親見者也東郡白馬故大隄亦復數重民皆居其間從黎

五

陽北盡魏界故大隄去河遠者數十里內亦數重此皆前世所
排也河從河內北至黎隄為石隄激使東抵東郡平剛又為石
隄使西北抵黎陽觀下又為石隄使東北抵東郡津北又為石
隄使西北抵魏郡昭陽又為石隄激使東北百餘里間河再西
三東迫阨如此不得安息今行上策徙冀州之民當水衝者決
黎陽遷舊亭故河使北入海河西隔大山東障金隄執不能遠
泛臨禁月自定難者將曰若如此敗壞城郭田廬家墓以萬數
百姓怨恨若大為治水山陵當路者毀之故鑿龍門開伊關斬
底柱破碣石墮斷天地之性此通人功所造何足言也今瀕河
十郡治隄歲費且萬萬及其大決所殘無數如出數年治河之

贊以業所從之民遵古聖之法定山川之位使神人各處其所而不相奸干且以大漢方制萬里蓋其與水爭咫尺之地哉此功一立河定民安十載無患故謂之上策若過多穿溝渠于冀州地使民得以溉田分殺水怒雖非聖人法然亦救敗術也難者將曰河水高于平地歲增堤防猶尚決溢不可以開渠臣竊按視惠亭西十八里至洪水口迺有金隄高一丈自是東地稍下隄稍高至惠亭高四五丈往五六歲河水大盛增丈七尺壞黎陽南郭門入至隄下永未踰隄二尺所從隄上北望河高出民屋百姓皆走上山水留三十日隄潰二所吏民塞之臣循隄上行視水勢南七十餘里至洪口水邊至隄半計出地上

六

五尺所今可從洪口以東為石隄多張水門初元中惠亭下河去隄足數十步至今四十餘歲遠至隄足由是言之其地聖矣恐議者疑河大川難禁制蒙陽溝渠足以卜之其水門但用木與土耳今據聖地作石堤執必安冀州渠首蓋當印此水門治渠非穿地也但為東方一隄北行三百餘里入漳水中其西因山足高地諸渠皆往取之旱則開東方下水門溉冀州水則開西方高門分河流通渠有三利不通有三害民常罷于救水半失作業水行地上嗟瀾上徹民則病淫氣是木皆立枯而不生穀決溢有敗為魚蟹食此三害也若有渠溉則雖由下隄填淤加地故種禾麥更為純熟高四五倍下四十倍

轉漕舟船之便此三利也今溯河隄吏卒郡數千人伐買薪石之費歲數十萬足以通渠成水門又民利其溉灌相率治渠雖勞不罷民田遠治河隄亦成此誠富國安民興利除害數百歲故謂之中策若過繕完故隄增卑倍舊勞費無已數達其害此最下策也

王莽時徵能治河者以百數其大略異者長水校尉平陵關詵言河決率常于平原東郡左右其地形下而土疏惡聞禹治河時本空此地以為水隈盛而放溢少稿自素維時易覆稿不能離此上古雖識近察秦漢以來河決曹衛之城其南北不過百八十里者可空此地勿以為言亭民室而已大司馬史良安張

七

戎言水性就下行疾則自剗除成空而稍深河水重濁就為一石水而六斗泥今西方諸郡以至京師東行民皆引河渭山川水溉田春夏乾燥少水時也故使河流遲貯淤而稿澁而多水暴至則溢決而國家數隄塞之稍益高于平地猶禁垣而居水也可各順從其性毋復漕漑則百川流行水道自利無溢決之害矣

按此一策則曹讀穿渠漑田之說在漢時已有議其不可行者矣

御史昭雅轉牧以為可略于禹貢九河重穿之縱不為九可且四五宜有益大司馬王橫言河入勃海勃海地高于轉牧所欲

穿險往者天塞連而東北風海水溢西南出震數百里九河之地已為海所漸矣禹之行水本從西山東北去周禮云定王五年河徙則今所行非禹之所穿也又秦攻魏決河灌其都決處遂大不可復補而卻徙完平更開空使緣西山足東高地而東北入海迺無水災沛郡桓譚為司空與其議為魏豐言凡此數必有一是且詳考驗皆可豫見計定然後舉事費不過數億萬亦可以事諸淳食無憂業民安居與行役同當衣食縣官而為之作通而便可以上繼禹功下除民疾王莽時但崇空語無施行者

新莽三年河決魏縣泛清河以東數郡

東漢明帝永平十二年夏四月脩汴渠堤初平帝時河汴決壞久而不脩至是令王景與將作謁者王吳脩之自滎陽東至于東海口千餘里每十里立一水門令更相埤注無復遺漏之患

汴渠堤即文帝時所壞金堤也

十三年夏四月汴渠成河汴分流復其故跡

晉元帝建武元年秋河汾溢

隋煬帝大業元年開通濟渠自西苑引穀洛水達于河使自板渚引河歷滎澤入汴自大梁之東引汴入泗以達于淮又開板渚入江

四年春開成濟渠引沁水南達于河北通涿郡發河北諸軍百

餘篇衆役及婦人

唐中宗時河溢懷州

玄宗時決懷州溢魏縣

憲宗元和八年開衛州黎陽縣古黃河道先是滑州多水災其城西去黃河二里每夏雨漲溢則浸壞城郭水及羊馬城之半薛平詢諸將吏得古河道于衛州黎陽縣界遠從事以水患告于田弘正請開古河用分水力弘正以開許之乃於鄆滑兩郡徵促萬人鑿古河南北長十四里東西闊六十步深一丈七尺決舊河以注新河遂無水患

昭宗乾寧二年河漲將毀滑州朱全忠決為二河夾城而東害

並甚後唐莊宗時塞之未幾復壞

後晉高祖時決鄆州決懷州決滑州決注曹單濮鄆之境晉主

重寶時詔塞之又決楊劉

後漢隱帝時決魚池在重寶西安一又決鄆州

後周太祖時決鄆州滑州使備塞

世宗顯德元年遣使分塞決河初自楊劉至懷州百二十里

連耳東諸堰古堤而出澶齊棣淄諸州至是遷李穀塞之

十有一月河堤成

五坪浚汴口導河流達于淮春三月汴渠成于是江淮舟楫始

通汴口導河達淮即歸德至泗州河

宋太祖乾德三年秋河決陽武及孟梁即澶州兵治之

四年八月築靈河大堤初河涸壘壞靈河大堤詔韓重斌治之開寶四年河決澶淵

五年決陽武澶陽上焚香鑪天遣團練使曹翰督兵五萬治之

太宗太平興國二年河決溫縣頓丘明年遣使分治之

七年河決清河將陷鄆城詔劉吉馳治

八年五月決滑州之韓村北澶濮曹濟諸州東南流至彭城入

于淮塞之弗就乃遣張齊賢以太牢加璧祭白馬津

淳化四年鑿迎陽渠時河決梁濟諸于迎陽鑿渠導水入黎陽

大河以防暴漲許之

真宗咸平三年決王陵埽浮鉅野入淮凌通郛城

景德元年河決澶埽

二年決王八埽

大中祥符元年尉氏縣惠民河決遣使督視完塞

四年河決通利軍

五年決棣州李永灣埽城十里高屋文餘明年徙棣州于陽

信

七年決大吳埽

天禧三年河決滑州泛澶曹即入淮發九萬兵治之

五年水競滑城西北知州陳克佐築堤立埽並河開支水壩稍

解仁宗天聖元年詔塞滑州決河

五年潘魚池放水河

景祐元年橫埽埽決

慶曆八年南胡埽決

皇祐二年河決館陶

至和二年穿六塔渠時殿中丞李仲昌請自澶州南胡河穿六

塔渠入橫埽故道以披其勢富弼是其策乃詔發三十萬丁脩

之以回河道而以李仲昌提舉河渠歐陽脩疏曰臣竊見朝廷

近因臣案建議欲塞南胡開橫埽回大河于故道已下三司候

今秋興役見今京東計度物料次臣伏以國家興大役動大衆

必先順天時量人力謀于其始而審然後必行計其所利者多

乃能無悔伏見比年以來興役動衆勞民費財不精謀慮于厥

初輕信利害之偏說舉事之始既已倉惶群議一挫尋復悔罷

臣不敢違引他事上煩聖聽只如往年河決南胡是時執政之

臣不慎計慮遽興脩塞料配一千八百萬稍焚樵動六路一百

有餘州軍官吏備驅急若星火民庶愁苦盈于道路或物已輸

官或人方在路未及興役遽已罷脩虛勞民財為歛怨舉事輕

脫為害若斯雖既往之失難追而可鑒之蹤未遠今者又聞復

有脩河之役聚三十萬人之衆開一千餘里之長河計其所用
物力數倍往時當此天災歲旱之時民困國貧之際不量人力
不順天時臣知其有不可者五蓋自古秋以及今春天下皆旱
而京東尤甚河北之國家常務安靜振興之備恐飢民起而
爲盜何況于此兩路聚大衆興大役此其必不可者一也河北
自恩州用兵之後繼以凶年人戶流亡十失八九數年以來人
稍歸復然死亡之餘所有無幾瘡痍未起物力未完今又遭此
旱歲京東自去年無雨雪麥不生苗已及暮春澤未布種不惟
目下乏食賑亦向去無望而欲于此兩路興三十萬人之役若
別路差夫則遠處難爲起役就河便近則此兩路力所不任此

三

其必不可者二也臣伏見往年河決濟州曾議脩塞當時公私
事力未如今日貧瘠猶收聚物役誘率民財數年之間方能
興役況今國用方乏民力方疲且合高胡塞大決之洪流自是
一大役也鑿橫壠開久廢之故道此又一大役也自橫壠至海
一千餘里埽岸久已廢壞埽須脩緝此又一大役也往年公私
有力之時興一大役尚須數年今併三大役倉卒興爲於災早
會匪之際此其必不可者三也就令高胡可塞故道可回橫壠
重塞天時人力之難爲何況高胡未必可塞故道未必可回者
哉臣聞蘇障洪水九年無功禹得洪範五行之書知水趨下之
性乃因水之流疏決就下而水患乃息然則以大禹之神功不

能障塞其流但能因而疏決爾今欲逆水之性障而塞之奪洪
河之正流轉以人力而回注此大禹之所不能此其必不可者
四也橫壠埽塞已二十年高胡決流又亦數病故道已塞而難
鑿安流已久而難回昨聞朝廷曾遣故樞密直學士張奎計度
功料極大亟者再行檢計減得功料金少功料少則所開濬狹
淺狹則水勢難回此其必不可者五也臣伏見國家累歲災譴
甚多其於京東變異尤大地震安靜動而有聲巨壘山摧海水
搖蕩如此不止僅乎十年天地驚戒必不震發臣謂變異所起
之方尤宜加意防懼今乃欲于凶旱之年聚三十萬之大衆於
變異最大之方臣恐地動山搖災禍自此而始方今京東赤地

三

千里飢饉之民正苦天災又聞河役將動往往伐桑析屋無復
生計流亡盜賊之患不可不慮欲聖慈特降德音速罷其事
當此凶歲務安民心徐詔有司審詳利害縱令河道可復乞候
豐年餘力漸次興爲又狀略曰臣伏見學士院集兩省臺諫官
議脩河事未有一定之論蓋由曹昌朝欲復故道李仲昌請開
六塔以臣愚見皆謂不然言故道可復者但見河北患欲還之
京東然不知天禧以來河水屢決之因所以未知故道有不可
復之勢若言六塔之利者既云減得大河水勢然今思其患
何級尚告危急又云可以全回大河使復橫壠故道見今六塔
只是分減之水下流無歸已爲瀆穢德博之患若全回大河以

本則各案
以詳載之

入六塔則其害如何此近乎數周之謬也臣聞河本泥沙無不淤之理淤澱之勢常先下流下流淤高水行不快乃自上流低下處此其常勢也然避高就下水之本性故河流已棄之通自是難復臣不敢遂引舊史廣述河源只以今所欲復之故道言天禧以來屢決之固初天禧中河出京東水行于今所謂故道者水既淤塞乃於滑州天臺埽決焉而脩塞水復故道未幾又決于滑南鐵鉤南其後數年又議脩塞水令復故道已而又于王楚埽決所決甚少與故道分流然而故道之水終以壅淤故又於橫壠大決則決河非不能力塞故道非不能力復不久終必決于上流者由故道淤高水不能行故也及橫壠既決水流就下所以十餘年間河未為患至慶曆三四并橫壠之水又自下流先淤是時臣為河北轉運使海口已淤一百四十餘里其後淤金赤三河相次又淤下流既梗乃又于上流南胡口決然則京東橫壠西河故道皆是下流淤塞河水已棄之高地京東故道屢復屢決理不可復其驗甚明則六塔所開故道之不可復不待言而易知臣聞議者計度京東故道功料止云銅城已上地高不知大抵東去皆高而銅城已上乃特高耳其東北銅城已上則似低比南胡已上則實高也若云銅城已東地勢既下則當日水流宜決銅城已上何礙而增淤橫壠之口亦何礙而大決也然則兩河故道既皆不可為則河北水患何為而可

去臣聞智者之於事有不可必則較其利害之輕重擇其害少者而為之猶勝害多而利少何況有害而無利此三者可較而擇也又狀略曰今言脩六塔者奇策也然終不可成而為害愈大言順水治隄者常談也然無大利亦無大害不知為國計者欲何所擇哉臣謂河水未始不為患今順已決之流治隄防于思冀者其患一而還塞高胡復故道者其患二而連開六塔以回今河者其患三而為患無涯自河決橫壠以來大名金堤埽歲歲增治今高胡再決而金堤益大加功獨思冀之間自高胡決後議者貪建決河之策未嘗留意于隄防是以今河水勢浸溢今若專意并力于思冀之間謹治隄防則河患可禦不至于

大害所謂其患一者十數年間今河下流淤塞則上流必有決慮此一患而還者也今欲塞高胡口使水歸故道治堤脩埽功料浩大勞人費物固難公私此一患也幸而高胡可塞故道復歸高淤雖行不過一二年間上流必決此二患而還者也今六塔河口雖云已有上下約然金塞大河正流為工不小又開六塔河道治二千餘里堤防移一縣兩鎮計其工費又大於塞高胡數倍其為困弊公私不可勝計此一患也幸而可塞水入六塔而東橫流散溢潰決德博與齊州之界咸被其害此五州者素號富饒河北一路財用所仰今引水灌之不惜五州之民破壞田產河北一路坐見貧虛此二患也三五年間五州凋弊河

流注滋久又於高流行梗澁則上流必決此三患也此所謂為患而無涯者也今為國設計者本欲除一患而反就三患此臣所未論也至如六塔不能容大河前狀云欲以五十步之狹橫容大河之水此可笑也橫壩故道本以高於難行而高胡決今復驅而注之必橫流而散溢自瀆至海二十餘里堤埝不可卒脩脩之雖成又不能捍水如此等事甚多士無愚智皆所共知不待臣言而後悉也帝不聽

時侍御史趙抃奏潘汴河略曰河防為害須順其情性在先六朝時歲歲開濬後數十年泥滓漲淤官司固循以役民為重困監轄使俾以省工得思澤今汴河之底比於曠昔已厚數

丈而汴河之堤累年添起今却視通攢其堤高下已與民居舊廡相等矣復更欲如何增築耶以臣愚見若向去每年開濬不輟使水性既下汴底深快則灼然無橫流之虞京溝渠積滯因而亦可流布通泄設若不順水性暫圖苟安其堤愈高其勢愈危既非國家經久之利又有居民重遷之七嗟

嘉祐元年河決六塔乃流李仲昌英州

五年春鑿二股河自李仲昌敗後無議河事者都運使韓贄言四界首古大河所經宜浚二股渠分河流入金水河以舒決溢之患從之期月而成又浚五股河

英宗治平元年浚二股河四股河以救思冀

神宗熙寧元年六月河決思冀州

二年浚二股河以導東流時水出於導水東流即司光等相度此道特請如舊言浚於二股西並

嘉祐八年河決于魏之第六埽遂為二股自魏思東至于德滄入于海是謂東流自南胡河乾穿入海是謂北流七時司馬光奏治河當因地形水勢為難用人力引使就高橫立堤防則逆數勞道不唯無成仍致舊蹟臣愚官吏見東流已及四分急於見功疏塞北流而不知二股分流十里之內相去尚近地勢東高西下若河流併東一遇盛漲水勢復西

合入北流則東流遂絕或於滄德堤埝未成之處決溢橫流七雖除西路之患而害及東路非策也臣等竊上約及二股堤埝若今歲東流止添二分則此去河勢自東近者二三年遠者四五十年候及八分以上河流衝刷已濶德滄堤埝已固自然北流日減可以閉塞而路俱無害矣會北京留守韓琦謂二股河及嫩灘舊濶十二百步是以可容漲水今截去八百步有餘則將來大河于二百餘步之間設若河門東決不能容納漲水上下約隨流而脫則二股與北流為一其害愈大又思深州所創生堤其東則大河西來其西則西山諸水東注腹背受水而難扞禦乃命司馬光等行視上約及方錫牙

濟河集議于下約光學泰二股河上約並生灘上不碍河行
但新進方掘牙已深致北流河門稍狹乞減折三十步令近
後仍作城局場裏裁其滄德界有古堤堤當加葺治所脩二
股水欲疏導河水東去生堤本欲杆禦河水西來相為表裏
未可偏廢七月發帑泰二股河東流勢漸順快宜塞北流乃
復詔光等相度各以議上八月光入辭言等欲塞二股河
北流臣恐勞費未易成幸而可塞則東流淺狹隄防未全必
致決溢是移患冀深瀆之患於滄德等州也不若俟二三年
東流益深調隄防深固北流漸淤薪島有儲塞之便帝曰東
流北流之患孰輕重光曰西地俱王民無輕重然北流已發

文

破東流尚全帝曰今不及東流順快而塞北流他日河勢改
移奈何光曰上約固則東流日增北流日減何憂改移若上
約流失則事不可知惟當併力護上約耳帝曰上約安可保
光曰今歲創脩誠為難保然昨經大水而無害今歲地腳已
牢復何慮且上約居河之側聽河北流猶懼不保今欲橫截
使不行庸可保乎帝曰若河水常分二流何時當有成功光
曰上約苟存東流必增北流必減借使分為二流於國家亦
無所害何則西北之水併于山東故為害大分則害小矣帝
曰防捍兩河何以供億光曰併為一則勞費自倍分二流則
勞費減半帝曰卿等至彼視之王去石奏福進張茂則往茂

則還奏二股河東傾已及八分戊申北流開始獎諭司馬光
等仍賜衣幣馬議者以為塞之大者也

六年冬開直河

時河北流已開水或橫決撒漫歸水至王令圖議於北京第
四第五等處開脩直河使文河還二股故道王去石主其議乃
令范子淵開之深八尺

八年程昉與劉瑄言衛州沙河運淤宜自王供埽開濬引大河
水注之御河以通江淮漕運仍置斗門以時啓閉從之

九年秋昉奏畢功帝令大名安撫使覆實十月彥博言去秋開
舊沙河取黃河行運欲通江淮舟楫微於河北極遠自今春開

元

口放水後來驟落不定所行舟楫皆輕載有害無利枉落功料
極多今御河上源止是百門泉水其勢壯猛至衛州以下可勝
三四百斛之舟四時行運未嘗阻滯隄防不至高厚亦無水患
今乃取黃河冰以盛火水不能吞納必致決溢小則緩漫淺
淤必致滯澱凡上下數千里必難歲歲開濬況此河穿北京城
中利害易觀今始初冬已見阻滯恐年歲間反壞久來行運僅
謂通江淮之漕即尤不然自江浙漕汴入黃河順流而下又合
於御河大約歲不過一百萬斛若自汴順流徑入黃河達于北
京自北京和億車乘陸行入倉約用錢陸柒千緡却于御河築
載赴運其省工役物料及河清衣糧之費不可勝計又去冬外

監丞欲於北京黃河新開器水口以通行運其策尤疎此乃
熙寧四年秋黃河下注御河之憂當時朝廷差近臣督役脩
塞所費不貲大名恩冀之人至今痛疾未平今奈何及欲開口
導水耶況御河堤道僅如蔡河之類若欲出納河水須如汴岸
增脩滿恐不能制第乞別委清強官相視利害并議可否又言
今之水官尤為不職容易建言使侍恩賞朝廷便為主張中外
莫敢異議事若不效都無諫罰臣謂更當選擇其人不宜全任
若輩橫萌生民膏血已而御水監言運河乞置便牌創放舟船
實便與序時言不同十二月命知制誥熊本與都水監河北轉
運司官相視本奏舊日運部轉致裝載費本不多昨自程防等

平

劈盡開河自興運至畢凡用錢米物料二百萬有奇今後每歲
用物料一百一十六萬廩軍一千七百餘人約費錢五萬七千
餘緡開河行水繞百餘日通船抵六百二十五而衛州界御河
淤淺已及三萬八千餘步沙河左右民田淹沒者幾千頃所免
租稅二千貫有餘有費無利誠如議者所然尚有大有衛州居
御河上游而西南當王供王供向著之會所以捍衛河之患者
一堤而已今穴堤引河而置脾之地緣及堤身之半謂之土人
云自慶曆八年後大水七至方其盛時游波有平堤者今河流
安順三年矣毀復舊水暴漲則河乃在脾口之上以滿悍之勢
而無限防之阻泛溢衝溢下今御河臣恐墊溺之禍不特在于

衛州而溯御河州縣皆罹其患夫此河之興一歲所濟船抵
其數止此而南每歲不測之患靖無窮不貲之費豈陛下所以
垂世裕民之意哉臣博采衆論究其利病咸以謂其故堤堰新
口存新脾而勿治流可以消淤淤決溢之患而省無窮之費滿
一他日欲由此河轉粟塞下則暫開至止或可舒飛輓之勞
倘議被黃河流濁不可開入衛家人已有此議而嘉靖中舊
轍復以為言益失考故也

九年河決澶州

自開運河水勢增漲外都水監程防以不白水災憂死至是
大決于澶州之曹村埽北流截斷河道南徙東通于梁山張

至

澤澤分為二派一合南清河入淮一合北清河入海九諸郡
縣四十五而濮徐鄆齊尤甚壞田廬三十萬頃文彥博上略
曰臣正月嘗奏德州河底淤澱泄水稽滯上流必致壅遏又
河勢變移四散漫流兩岸俱被水患若不預為經制必滋禍
博恩澶等州之境而都水略無施設止固護東流北岸而已
遠累年河流低下官吏希希省費之費未嘗增脩堤岸大名諸
埽皆可憂慮謂如曹村一埽自熙寧八年至今三年雖每計
春料當培低洼而有司未嘗如約其埽兵又皆給他役實在
者十無八九今若果大決溢此非天災實人力不至也踰年
決口塞詔改曹村埽曰曹平自曹村埽三決五曹御河
并御河淤澱轉運果難

元豐三年七月澶州孫村陳埽及大吳小吳埽決詔外監丞司
速脩開初外監丞陳祐南言禹故溝尚存在大任大行之間
地卑而勢固故校閱校理李聖與今知深州孫民先皆脩脩
浚之議聖召民先同河北漕臣一員浚衛州王供埽訖于海口
從之

四年河復大決澶州小吳埽北注界河東入于海都水監李五
之言河流自乾寧軍至埽地口入海宜自大名至澶州分五東
西堤五十九埽詔從之分三等向著河勢正著堤身為第一河
勢順流堤下為第二河離堤一里為第三退背亦三等堤去河
最遠為第一次遠為第二次近一里以上為第三初立之在熙

三

率初已立堤今竟如其言

八年冬都水王全圖請還河故道同知院事趙鼎議曰自河決
已八年未有定論今遷興大役役夫三十萬用木二千萬臣竊
憂焉朝廷方遣使相視若以東流未便宜至從之若以爲可回
且爲數歲之計以緩民力議者又謂河入界河而北則失中國
之險昔澶州之役非河爲限則北兵不止曠曰王者恃德不恃
險昔堯舜都蒲冀周漢都咸陽皆歷年數百不闕以河郭外國
澶州之役益南社之靈章聖之德將相之智勇故敵帥投首豈
獨河之力哉後使者以東流非便水官復請塞北流雖固爭之
卒詔罷役如鼎所議

大抵熙寧導河東流開北流元豐以後因河決而北議
者始欲復禹故道而帝愛惜民力亦欲思順水性聽其北流初
王安石力主東流程防范子淵尤以河事自任廢費財用竟
無成功

當時黃河隨漲落故舉物候爲水勢之名自立春之後東風
解凍河邊人候水凡一寸則夏秋當至一尺頗爲信驗故謂
之信水二月三月桃花始開水洋而積川流環集波瀾盛長
謂之桃花水春末蕪菁花開謂之蕪菁水四月蘆葦結秀耀
芒變色謂之麥黃水五月瓜實延蔓謂之瓜蔓水朔野之地
深山窮谷涸陰沍寒水堅晚泮速乎盛夏消釋乃盡而沃湯

畫

山石水落礫膠併流于河故六月中旬後謂之礫山水七月
菰豆方秀謂之豆華水八月菰蘆花謂之菰苗水九月以重
陽紀節謂之登高水十月水落安流復其故道謂之復舊水
十一月十二月衝冰雜流乘寒復結謂之盛凌水水信有常
率以爲準非時暴漲謂之客水其水勢亢溢橫注岸如刺
殺謂之割岸漲溢踰防謂之掠岸歸岸故朽潛流激其下謂之
塌岸浪勢旋激岸上上噴謂之掄捲水侵岸逆漲謂之上展
順漲謂之下展或水乍落亟流之中忽曲直橫射謂之徑奔
水水猛驟移其將澄澈望之明白謂之棧白亦謂之明灘滿
怒暴停勢稍泊起行折值之多謂之萬浪水水退淤澱夏

則膠土肥腴初秋則黃減土頗為疏壤深秋則白減土霜降後皆沙也舊制歲虞河決有司常以孟秋預調禁塞之物稍芟薪柴捷概竹石焚索竹索十餘萬謂之春料詔下瀕河諸州所產之地仍遣使會河渠官吏覈陳率丁夫水工收采備用凡伐蘆葦謂之芟伐山木榆柳枝葉謂之梢辦竹料芟為索以竹為巨索長十丈至百尺有數等先擇寬平之所為埽場埽之所密布芟索鋪稍編芟相重壓之以土雜之以碎石以竹巨索橫貫中謂之心索若而束之復以大芟索繫其兩端別竹索自內曳出其高至數丈其長倍之凡用丁夫數百或千人雜唱齊挽積置於卑薄之處謂之埽岸既下以板

孟

鼎閣之復以長木貫之其竹索皆埋巨木於岸以維之過河之橫則復增之以補其缺凡埽下非積數疊亦不能過其近端又有馬頭鋸牙木岸者皆以盛水勢緩堤焉

哲宗元祐二年右司諫王觀上言曰今河之為患者三泛濫渾濁漫漶泥沙食民田未見窮已一也緣邊漕運極難御河及御河淤澱轉輸艱梗二也塘泊之設以限南北濁水所經即為平陸三也欲治三患在選擇都水轉運而責成耳時知樞密院安燾深以東流為是而疏言朝廷久議回河獨憚勞費不顧大患益自小吳未決以前河入海之地雖屢變移而盡在中國故京師恃以北限疆敵景德澶淵之事可驗也且河決每西則河

尾每北河流既溢西決固已北抵境上則南岸遂屬遼界彼必為橋梁守以州郡如遼唐中國取河南熟產之地遂禁軍以窺河外已然之効如此蓋自河而南地勢平行直抵京師長慮却顧可為寒心又朝廷捐東南之利半以宿河北重兵備禦之意深矣使數能至河南則邀不相及今欲便於治河而緩于設險非計也尚書王存則言使大河決可東流而北流遂斷何惜勞民費財今都水使者王孝先等自未有必然之論但悅幸萬一以冀成功又預求免責若遂聽之時有咄嗟之悔康子三省樞密院奏事進和殿文彥博呂大防去燾主東流范純仁王存胡宗愈則以虛費勞民為憂太后曰且熟議存又奏自古唯有導

孟

河并塞河等河者順水勢自高導令就下塞河者為河堤決溢修塞令入河耳不關幹引大河令就高行流也於是收回詔書時蘇轍奏上書言開孫村河事其排設險之說甚力曰河昔在東自河以西郡縣與虜接壤無山河之限邊城連為塘水以捍胡馬之衝今河既西行則西山一帶胡馬可行之地已無幾矣其為邊防之利不言可知然議者尚恐河復北徙則海口出虜界中造船為梁便於南牧臣聞虜中諸河自北南注以入于海蓋地形北高河無北徙之道而海口深淺勢無徙移此河入虜界邊防失修之說不足聽也又曰昔真宗皇帝親征澶淵拒破契丹固其敗亡與結歡好自是以來河朔不見兵革幾百年矣

陛下試思之此豈獨黃河之功哉昔石晉之敗黃河非不在東而神符以來非獨河南無虞要河北亦自無虞患由此觀之交接夾扶顧德政何如升未開過天地之性引趨下之河升積高之地與莫大之役莫不可成之功以為鼓鑠之計者也昔李唐孫氏等號知河事嘗建言乞尊河西行復舊跡以為河水自西山北流東赴海口河北諸州盡在河南平日契丹之憂遂無可慮今者天祚中國不因人力河自西行正合昔人之策自今以往北岸決溢漸及虜境雖使異日河復北徙則虜地日蹙吾土日舒其為憂患正在契丹耳而大臣過計以為中國之懼遂微警竭民力導河東流其為契丹謀則多為朝廷慮則疎矣

夫
撫議按東流之說似傷人力然宋都于汴實喜其東流若河水及去則在宋為背水城在契丹為衝向都邑兩國皆亡實天意也

遼范百祿等行視東西二河亦以為東流高仰北流順下決不可回
四年正月百祿等使回入對詔罷回河時王全用張問等開成
四月尚書省又有言乃詔范百祿趙鼎錫條畫以開百祿等言臣等昨按行黃河濁流口至界河又東至海口熟觀河勢并界河至海口鋪砦地分使臣各極界河未經黃河行流以前

潤一百五十步深一大五尺下至一大自黃河行流之後今潤至四百五百步次亦三二百步深者三大五丈次亦二丈乃知水性就下行疾則自剗除成空而稍深與前漢者大司馬史張我之論正合自元豐四年河出大吳一向就下衝入界河行流勢如傾瀉雖今八年不檢盡夜衝刷界河兩岸日漸開潤連底成空趨海之勢甚迅雖遇元豐七年八年元祐泛漲非常而大吳以上數百里終無決溢之害此迺下流歸納覆河深快之驗也塘梁有限遼之名無限遼之實今之塘水又異昔時淺足以塞索而涉深足以維舟而濟冬寒冰堅尤為坦途如滄州等處南河之決即已嚴淤今四十二年迄無違警亦無人言以為

深要自四河之議起者以此動煩聖聽殊不知大河初決水未
有歸隔不北去今入海諸近界河並深尚復何慮諸今有此則
中國極上游契丹豈不慮來流接之乎自古朝那蕭關雲中朔
方定襄臨門上郡太原右北平之間南北往來之衝蓋塘梁界
河之足限哉臣等竊謂本朝以來未有大河安流合於高路如
此之利便者其界河向去只有深潤加以朝々海潮往來運道
暢必無淺澁河尾安得直注北界中國亦無全失險阻之理且
河過平壤雖慢行流稍遲則泥沙淤若趨深走下滿激奔騰
惟有利除無由淤積不至上煩聖慮特率以李傳力主東流置
脩河司分導大河入孫村口命傳專管勾疏導二股河

五年詔開減水河因李偉言孫以旱罷蘇轍自契丹還極言其
欺罔乃寢之

時范祖禹疏有曰今東流故道已高儲使能以人力開之至
海終不能使水自下升高自大禹以來未開用人功開水
而引大河行其中者今不以人意順水而欲使水隨人意此
乃蘇陸洪水汨陳五行之失也元豐中范子淵為武濟之役
欲橫絕大河費國財害人命不可勝計京西之人恨不食子
淵之肉及其敗事為臣黨底止奪一官陛下嗣位方加賈責
時子淵點如峽州蘇軾革制有曰何以有限之財今欲塞北
流與子淵何以異較其勞費與其為害又非武濟之比也夫

天

水官欲興河役正如建汪徽生遺事官使臣利于功費俸
給吏胥主典利於官物浩大得為私俸最民利于貴售摘華
瀕河之人利於聚散營為凡言曰河之利者率皆此輩非為
國家之計也又疏曰仁宗時李仲昌欲塞南胡復橫壩歐陽
脩極言不可執政不聽脩而聽仲昌仲昌終以敗事熙寧初
張瑄宋昌言欲塞二股河北流神宗遣司馬光等往來視光
亦極言不可而輩等急于有功終塞而復決泥濘大名因德
倉永靜五州之境夫前事不遠後事之師方今四方無虞而
北晏然年報摘稅民力補紓唯患河役則中外無復一事豈
可哉一李偉必待如仲昌而後止也臣考之方冊自古壅塞

川瀆必有禍敗共工堙高壘以致滅亡蘇陸洪水上帝震
怒鱷用弗成強于荆山周靈王欲壅殺洛太子晉深陳禍福
以共蘇為戒梁武帝代魏作浮山堰壅淮水以離齊陽窮極
境內之力以爭一州四月堰成而九月堰壞緣淮城戍村落
十餘萬口皆漂入海悲毒蓋于遠邇古今以為無道今塞北
流與淮淮向異且梁武以灌敵國今乃困吾民而河之大又
不比淮以此較之尤為不可凡論河役正如遺事摘紳之儒
則言和我介富之士則言征伐今問儒者必欲息民若問水
官必欲興事朝廷豈可不審擇利害與天下大役止以為此
輩進身之資

元

七年十月大河東徙賜吳安持三品服復用李偉
元符二年六月河決內黃口東流漸徙吳安持等三十人降責
有差以力言東流故也

三年河決蘇卨

政和五年冀州襄強堤決

六年高陽開路安撫使吳玠言襄強縣黃河清詔許極賀

宣和元年九月蔡京言河行中道費由聖德昭格神祇助順

望宣付史館

三年河溢信都

十一月河決清河埽初大河有浮橋歲一造舟政和間都水使

者孟昌齡獻議導河大任可黑永遠浮橋從之橋成名天成聖
幼橋至是幾數歲為水所壞御中丞許翰奏易齡取百年浮橋
之費為數歲行路之觀漂沒生靈無慮萬計不誅龐嵩齡公子
無以昭示天下詔並落職

金克宋後河悉入金境世宗時決李固渡清曹州單州又決王
村南京孟衛州界多被害又決白溝又決衛州及延津京東埽
又決衛州堤壞其城又決曹濮間又溢于曹州小堤之北又決
于衛自衛抵清滄皆被其害章宗時侵武城堤

散養金書卷之三十

歷代治河考二

元世祖至元二十三年河決開封祥符陳留杞太康通許歸陵
扶溝滑川尉氏楊武延津中牟原武睦州十五處發丁夫十五
萬塞之

二十五年決汴梁

二十七年決高唐又決祥符縣太康通許陳留二州大被其
患

成宗元貞元年閏四月蘭州黃河上下三百餘里清凡三
日

大德元年秋七月河決杞縣蒲口謂命河南康訪使尚文相度形
勢為大利策文言自古治河慮得其當則用力少而患遲失其
宜則用力多而患速此不易定論也今自留抵睢東西百有
餘里大無南高于北約八九尺堤安得不壞水安得不北探
今之計河西郡縣西水之性速禁長垣以禦泛濫歸徐邵民避
衛蒲聽從安便被患之家五于河南退灘給付墾田以為永業
異時河決他所者亦如之此亦一時救患良策也蒲口不塞使
朝廷縱之會河朔郡縣山東憲部爭言當塞復從之後竟如文
言

按近古治河言約而鮮害者以尚文之策為左勝使元人守

此亦不至挑動黃河矣

二年秋七月大雨河決源歸德屬縣曰應水據詔免租一年並
尚書邢懷等塞之自浙口首事凡築堤九十二所

三年河決蒲口紀等處沒歸德數郡差官脩築七堤二十五
開

八年築河防

十年築河防役河南民十萬

武宗至大二年河決歸德又決封丘

三年河北河通廣訪使言大抵黃河伏槽之時水勢似駿一遇
霖潦湍浪迅猛自孟津以東土性疏薄兼帶沙海又失導洩之

二

方奔潰決溢可翹足而待近歲毫穎之民幸河北使有司不能
遠慮決于規畫使險惡為陸地東至杞縣三义口揣河為三
分殺其勢蓋亦有年往歲歸太康通許相次淫害南北二义遂
使三河之水併而為一下流既不通暢自然上溢為災由是觀
之自是奪分洩之利故其上下決溢至今莫除度今水勢雖下
有復鉅野梁山之意蓋河性遷徙無常苟不為遠計預防不出
數年當潰濟鄆蒙害必矣為今之計莫若于汴梁置都水分監
妙選廉幹深知水利之人專職其任量存員數類為巡視諸其
防護可疏者疏之可壅者壅之可防者防之職掌既專則事功
可立較之河已決溢民已被害然後由務脩治者為可同而語

哉准全都水分監官專治河防任滿交代

仁宗宣慶二年六月河決陳毫睢三州開封陳留等縣

五年正月河北河南道廉訪副使吳元言五年河決杞縣小黃

村開封口滔滔南流莫能禦遏今水迫汴城遠無數里倘值霖

雨水溢倉卒何以預防方今農隙亟亟講究使水歸故道達于

江淮于是大司農司下都水移文分監脩治六年二月興工三

月九日畢工計堤長二十里二百四十二步通新舊堤計工二

十五萬三千六百八十用夫八千四百五十三

七年蒙澤縣六月十一日河決塔海莊東堤二十三日夜開封

府蘇村及七里寺復決二處本省早章站馬赤率都水并工脩

三

築計工一百二十五萬六千四百九十四

恭定帝二年五月河決汴梁

三年河決陽武復壞汴梁梁利堤

文宗至順元年五月河決大名

順帝至元二年河決封丘

至正三年夏五月大雨二十餘日黃河暴溢水平地深二丈許
北決白茅堤六月又北決金堤並河郡邑濟寧州軍廩城碭山
金鄉東臺豐沛定陶楚丘武城以至曹州東明鉅野鄆城嘉祥
汶上任城等處皆罹水患民老弱昏墊壯者流離四方水勢北
侵安山沿入會運河延袤濟南河間將壞兩漕司鹽場省臣以

聞朝廷患之遣使體訪仍督大臣求治河方畧

四年正月河決曹州是月又決汴梁四月霖雨河溢又決金隄
白茅曹濮濟兗等處

五年決濟陰濮官民廬舍殆盡

六年河決尚書李綱請躬祀郊廟親詣遠修以崇陽抑陰不聽
十一年命成遵視河先是河決白茅鄆城濟寧皆為巨浸或言
當築堤以遏水勢或言疏南河故道以殺水勢漕運使曹魯言
必疏南河塞北河使復故道役不大興害不能已廷議美能決
乃命成遵視河議其疏塞之方以聞乃自濟寧曹濮汴梁大為
行數千里掘井以量地形之高下測岸以究水勢之淺深徧閱

史籍博采輿論以為河之故道不可得復其議有八且曰濟寧
曹鄆連歲飢饉民不聊生若聚二十萬人於此地後日之憂又
有甚于河者竟不聽

十四年四月詔脩黃陵崗河防以曹魯為總治河防使發民十
二萬軍二萬自黃陵崗南連白茅放于黃烟塔等口又自黃陵
西至楊青村合于故道凡二百八十里有奇乃命中書右丞王
樞虎兒吐華同知樞密黑廝以兵鎮之進魯秩二品授銀章金
大小軍民官咸聽節制便且無恙先是張瑄感河南北重鎮四
石人一隻眼批動黃河天下及至是果于黃陵崗得石人一隻
眼而涉難之兵起十一月河防成以曹魯為集賢大學士詔歐

陽王製文為立河平碑

玄既作碑又自以司馬遷班固記河渠源流僅載治水之道
不言其方使後世仕斯事者無所效乃從曹訪問及詢吏曠
作河防記

始論其大畧曰治河一也有疏濬塞之異瀼其流而導之曰
疏去其淤因而深之曰濬抑其暴因而托之曰塞而疏濬之
別又有四曰生地曰故道曰河身曰減水河生地有直紆因
其直而鑿之可就故道故道有高原高者平之以趨卑高原
相就則不壅不涸河身有廣狹狹難受水水益悍故以計闊
之廣難為岸岸善崩故以計禦之減水河者水放曠則以制

五

其枉水速突則以殺其怒治堤一也有初築條築補築之異
有刺水堤截河堤護岸堤梅水堤石船堤之等治埽一也有
岸埽水埽龍尾欄頭馬頭等埽其為埽臺及推搭牽制蘆掛
之法有用土用石用鐵用單用木用枋用繩之方塞河一也
有缺口有豁口有龍口缺口者已成川豁口者舊舊為水所
豁水退則口下于堤水深則溢出于口龍口者水之所會由
新河入故道之流也

其言作埽之法曰其法以竹絡實以小石每埽不等以蒲葦
綿腰束徑寸許者縱鋪廣可一二十步長可二三十步又以
曳場束綯徑三寸或四寸長二百餘尺者編鋪之相間覆以

竹篙料大綽長二百尺者為管心索就繫綽腰索之端於其上以草數十束多至滿餘旬布厚鋪于綿腰索之上索而納之丁夫數千以足踏實推其高即以水二三人立其上而號于眾眾力舉用大小推梯推卷成梯高下長短不等大者高二丈小者不下丈餘又用大索四五為腰索轉致河濱選健丁操管心索順梯臺立踏或掛之臺中鐵樞大樞之上以漸趨之下水梯後掘地為渠管心索渠中以散草厚覆其之以土其上復以土牛雜草小梯稍土多寡厚薄先後隨宜脩壘為梯重務使牽制上下綽密堅壯互為倚藉梯不動搖日力不足火以繼之繩索既畢復施前法卷梯以壓先下

六

之梯量水深深置梯厚薄壘之多至四梯而止兩梯之間置竹路高二丈或三文圓四丈五尺實以小石土牛既滿繫以竹繩其兩旁大梯密下大梯就以竹路上大竹腰索繫于梯上東西兩梯及其中竹路之上以草土等物築為梯約長五十步或百步再下梯即竹索或麻索長八百尺或五百尺者一二離于諸管心索之間俟梯入水之後其餘管心索如前梯掛隨以管心索索遠置五七十步之外或鐵樞或大樞曳而繫之通管束累日所下之梯再以草土等物修築成堤又以龍尾大梯密掛于護堤大梯分析水勢龍尾者伐大樹連上下以破流梯繫之限者隨水岸流者也

叙魯作石船大堤法曰由是秋八月二十九日道故河流及先所脩北岸西中刺水及截河三堤橫短約水捕少力未足恃決河勢大南北廣四百餘步中流深三大餘益以秋漲水多故河十之八兩河爭流近故河口水刷岸北行河漲滿激難以下梯且堤或遲恐水盡湧入決河因欲故河前功遂恐急乃精思障水入故河之方以九月七日逆流排大船二十七艘前後連以大桅或長椿用大麻索竹繩絞縛為方舟又用大麻索竹繩周船身繳繞上下令牢不可破乃以鐵樞於上流碇之水中又以竹繩截長七八百尺者繫兩岸大樞上每繩或碇二舟或三舟使不得下船腹畧鋪散草滿野小

七

石以合子板釘合之復以梯索布合子板上二重或三重以大麻索縛之意復鋪橫木三道于頭桅皆以索維之用竹編芭夾以草石立之桅前約長丈餘名曰水簾桅復以木樁柱使簾不搖仆然後選水工便挽者每船各二人執斧繫立船首尾岸上鼓鼓為號鼓鳴一時齊繫頭更舟穴水入舟沉過決河水怒漲故河水急增即重樹水簾全後復布小梯土牛白欄長稍難以草土等物隨填填以繼之石船下諸實地出水基址漸高復卷大梯以壓之前船勢畧定尋用前法沉餘船以免後功昏曉百利役夫分當任勞無少間斷船堤之草梯三道並舉中置竹路盛石並梯置梯繫繩四梯及路一

如脩此截水堤之法茅中流水深數丈用物之多施功之大數倍他堤船堤距北岸纔四五十步勢直東河流峻若自天降源淺巨測於是先卷下大埭約高二丈者或四或五始出水而脩至河口一二十步用工尤難諸堤口喧喧猛疾勢極掃基陷裂敬顧俄遠故所觀者服并衆議騰沸以為難合魯進官吏工徒十餘萬人日加獎諭解者至衆皆感激赴工龍口遂合決河絕流故道復通

當嘗有言水工之功視土工之功為難中流之功視河濬之功為難決河口視中流又難北岸之功視南岸為難用物之效卑雖至柔柔能抑水水清之生泥泥與草併力重如破然

八

維持夾護觀象之功實多

是役也凡林木大者二萬七千餘柳雜楠六十六萬六千帶楠連根株者三千六百紫結諸帶雜草以束計者七百三十萬五千有奇竹竿六十二萬五千帶席十有七萬二千小石二千餘繩索小大不等五萬七千所沉大船百有二十鐵籠三十有二鐵籠三百三十有四竹筏以斤計者十有五萬磅石三千塊鐵鑽萬四千二百有奇大釘三萬三千二百三十有二其餘若木龍盤根麥稻扶格鐵又鐵平枝麻搭火鉗汲水貯水等具皆有或數官更俸給軍民衣糧工錢醫藥祭祀賑濟馬乘及運竹木沉船渡船下林等工鐵石竹木

繩索等匠傭費兼以和買民地為河伴應用雜物等價通計中統鈔百八十四萬五千六百三十六錠有奇自有河工以來所未有之役也此豈能一一而和買之於民哉歐陽公此記所以為魯之功紀而其賢魯之罪狀也

二十五年春河使曹濬先是河決小流口達于清河至是復北徙自東明曹濬下及濟寧民皆被害而元祚亦告終矣

撫謙按歷代言治河者如曹謙謂多穿溝渠使得以溉田分殺水怒祖其說者則有分疏上流之策謂上流疏通則伏秋霖潦不至決溢如張或謂民引河既田正值春憂乾燥少水之時故使河流遲新淤而稍淺雨水暴至則溢決宜禁毋復

九

諸說祖其說者以為中土曰懸黃泥愈漏非極湍激必至停滯水分別流離流離則沙停故上流不可多分二者之說不同大抵下流湍固決上流盛亦決遇有淺淤即行開濬春夏之時導導溝瀆又不可引河灌漑以致流涸上之人又能變理陰陽不致非時霖潦而時謹提防使不至大有損害斯已矣如曹濬竭天下之力以回河可謂至矣不數年而即決亦何益哉

歷代治河考

有明太祖洪武十四年八月河南原武祥符中牟諸縣河決為患
有司以為言上曰此天災也今欲塞之恐徒勞民力令防護
舊堤勿重困吾民

帝亦鑒于賈魯之事已

二十四年六月河決原武東經汴城北五里又南至頃城縣入

淮舊河在汴城北四十里東經頃城縣下達山東濟寧州至是遂淤

二十五年正月河決陽武

三十年八月河決開封

永樂九年濟河南黃河故道河累淤為患至是益其上遣工部

侍郎張信往視信言祥符縣魚王口至中潁下二十餘里有橋
黃河并與今河而平濬而通之俾橋故道則水勢可殺繪圖以
進命興安伯徐享工部侍郎將建坊相度開濬發河南丁夫十
萬仍命尚書宋禮兼董之

十年命宋禮相度衛河水患禮言會通河至魏家灣與土河相
連宜於彼開二小河以泄于土河則無漫衍之患今復視德州
城西北亦可開小河一道約用軍夫三千十日可完上言農務
方興暇秋成為之

正統十三年決張秋之沙灣東流入海又決漿澤縣東經汴城
歷睢陽由堯入淮工部尚書石瑄治之

景泰七年始塞沙灣時張秋之治久無功命部郎史係有貞治
之有貞言不可驟建請先疏其水水勢平乃治決方止多方
建開壩以時節室無溢潤而後河可得而安于是作治水開疏
水渠渠起張秋金堤西南行九里至濮陽縣經博陵壽張沙河
至東西影塘又治李華五蓮花池大澗潭踰范縣濮上而西數
百里經濰州諸河沁渠成賜名廣濟開四通源凡作九堰放水
開八段丁夫五萬八千

王圻曰漢時河皆東北出青黃之境以達于海宋熙寧時決
濮州曹村北流斷絕河道南徙東匯于梁山濬分為二派一
合南清河入淮一合北清河入海黃河入淮自此濬鵠矣舊

黃河在開封城北四十里至洪武時河決原武東經開封城
北五里又南行至頃城經頓金入于淮而故道遂淤至是
又決漿陽通開封城之西南而城北之新河又淤自是汴城
在河之北矣此古今河道遷徙之大畧

弘治二年五月河決汴城入淮復決黃陵岡入海
三年四月河決原武東北至張秋鎮入運河命戶部左侍郎白
昂治之

時河決三支一出封丘金龍口漫祥符長垣下曹濮濮張秋
長堤一出中牟下尉氏一汎蘭陽儀封考城歸德之境至於
宿州連護進昂挑濬通許河紅荊口二處無功乃首築陽武

長堤以防張秋塞金龍口挑濟淤澤之楊橋以分導河水流
宿州古汴河以達泗挑開歸德之小橋分河流入睢寧縣之
小河以殺之名曰睢河又自小河西收歸德飲馬池經特離
橋皆使深廣又疏月河十餘塞決口凡三十六由是河入汴
汴入睢睢入泗泗入淮以達于海役夫凡二十五萬昂又恐
淮不能容復欲自魚臺歷德州至吳橋橋古長堤自東平北
至興濟鑿小河十二道引水入大清河及古黃河以入海後
中河復於議示中廢

七年二月河復決張秋命都御史劉大夏治之大夏備河上下
千餘里相度形勢集河南山東二省守臣議大夏曰黃河狂悍

難戢乃下流惟緩未可驟治於土流分導南行使蘇長堤以
戢其勢防大名山東之患候其稍乾而後決方塞也既上議
可

既曰張秋河南山東兩界隸地方西南高而東北低下黃河
大勢曰漸東注流其下流俱妨運道雖設上源分殺終是會
力浩大較之僅得數萬餘倍故有限防豈能容受若不設圖
懸難善後其河南所決孫家口楊橋等若建枕無蘇塞之阻
歟於下流脩治潞水勢已通尤難為力惟得山東河南
道雖大名府交界地方黃河固南北古堤十存七八費費
漸竭可治水必領脩整前項限防蘇塞東注河口盡將河

既導南去使下徐沛由淮入海水注州縣禦患限防保金
慮整理底幾導河可保無虞民患足為有備仍于黃河固
北各道滾水石橋一條俱長二十四丈中砌石堤每條
長十四五里雖有小費可圖經久若黃河固等處限防
得人可以畏遠仍照舊疏導汶水接濟運河為一河流東決
橋可以泄河水之漲堤可以禦河堤之衝倘或夏秋水漲
時由是石橋連近上流河口船隻不便往來則於曹魯河
雙河口極建張秋北上以充濟寧一帶開河尤為利便
工方興而張秋東堤北十餘丈合運河水壘由東向舊雙河以
入于海詎言沛縣謂河不可治或議海運或議陸航乃復命太

監李興平江伯陳統協同大夏督治大夏等先濬諸河導河入
淮次築長堤遂塞張秋堤更名安平縣詳見清

丘濬曰禮曰四瀆視諸侯謂之瀆者獨也以其獨入于海故
江河淮濟皆名以瀆為今以一淮而受黃河之全益合二瀆
而為一也自宋以前河自入海尚能為並河州郡之富況今
淮河合一而清口又合沁泗沂三水以同歸于淮也哉曩時
河水獨有所歸如鉅野梁山等處獨有所分如屯氏赤河之
類雖以元人排河入淮而東北入海之道猶微有存焉者今
則以一淮受衆水之歸而無涓滴之滲漏矣加以連年霖潦
歲歲增益去冬之沮洳未乾嗣歲之潢潦繼至疏之則無所

於歸塞之則未易防遏遂使平原為巨浸桑麻菽粟之場
變為波浪魚鼈之區可嘆也已夫欲得上流之消洩必先使
下流之疏通國家誠奮然不惜棄地不愛動民舍小以成其
大舉少以就夫多權度其得失之孰急棄除其利害之孰甚
孰然必行無惑浮議擇任心跡之臣妾以便宜之權俾其沿
河流相地勢於其下流迤東之地擇其便利之所就其汙下
之數條為數河以分水勢河既分疏水勢自無消淤然後從
下流而上于河身之中去其淤沙或推而蕩滌之或挑而開
通之使河身益深足以容水如是則中有所受不至溢而出
河之波不及于陸下有所納不至東漲而河之安易達于海

西

又委任得人規制有法積以歲月因時制宜則害漸除而利
日興河南淮右之民庶其有謗乎

武宗正德四年決單縣曹縣直隸沛縣出飛雲橋

尚書胡世寧疏曰臣聞河流遷徙不常自古為患歷考周漢
至今未有能治久而不決之術國家故災恤民亦未有建其
決而不治之理今之河流漲溢淹浸豐沛徐三州地方數年
于茲矣去歲以來復致運道阻塞今日之事關運道最急而
治河次之然今運道之塞者河流致之也自古言河流者曰
分則勢小合則勢大言河身者寬則勢緩狹則勢急大而急
則難治小而緩則易防理固然也其言治其河者曰順其性

則易過其性則難又曰不與水爭地此其大法也河自來以
前多決而東北自宋以後漸決而東南其決于東南也入海
路近所經為害猶小決于東北也入海路遠所經為害尤大
然因決而分得以殺其勢者亦多矣河自經汴以來南分二
道一出汴梁城西經陳留亳等州縣至懷遠縣入淮其
東南一道自歸德宿州經虹縣睢寧至宿遷縣出其東分新
舊五道一自長垣曹野等縣至陽穀出一自曹州雙河口至
魚臺縣楊口出一自儀封歸德等州縣至徐州小浮橋出
一由沛縣之南飛雲橋出一在徐沛之中境山之北溜溝出

三

是此新舊分流六道皆入淮河而總南入淮今閘皆塞矣而
止存沛縣一道則所謂合則勢大而河身又狹不能納所以
不得不泛濫橫溢豐沛二縣徐之平州漫為巨浸近又溢出
沛縣之地漫入昭陽湖以致運道舊河流積沙壅而漸致行
塞也或恐沙壅積久其地漸高水高趨下其勢必決而東南
有山限陽溝猶小也決而東北則往年張秋之潰運道因之
以竭前宋潼州之決郡縣數十皆灌漑不可言也故今治河
不得不因故道而分其勢其前出陽穀一道魚臺一道恐其
決而東北斷不可開也其在汴西蒙澤近開孫家渡至壽州
一道決亦常滿以分其上流之勢不可使壅也乃若自汴東

南原出懷遠宿遷二道及正東如徐州小浮橋沿溝二道各宜擇其利便者開濬一道以分其下流之勢或恐曹沛漫流久而北徙欹倚城武以南廢堤一帶至于曹縣等縣黃德賢因楊明等集地方接至沛縣之北廟道口築堤一道以塞新決河口而防其北流此亦一計也此治河急當急能功而開運道尤在所急然今運道止塞沛縣以北三十餘里而不能遂開者雖人力不至由天時未利也方夏秋水溢其塞淹半為泥沙所壅使人撈沙水中為力甚難而沙隨水勢隨壅隨塞豈能成功或謂來今冬初水退昭陽湖暫可通船之日預備工力截其上流乾其下土而併于北築自月可開矣

古

或慮此挑沙開築終不能固來歲水淹或要再塞不若趁冬時水涸冰凍船阻不行照依南旺湖式於昭陽湖中開河一帶而築堤以通運道比今塞舊道不增十里之遠來歲通漕與舊道隨便行舟此一策也或又慮河水入湖亦能帶沙致塞美若于昭陽湖東岸滕沛魚臺鄆縣地方之中地名獨山新安社等處擇其土堅無石處所另開河一道南接留城北接沙河二處舊河其間應開不過百十餘里更或隨勢利便各尋近道工力尤省其河深則各隨地勢開則先止五六丈以通二舟之交行就取其土厚築兩岸以為湖之東堤防河之漫山水之淺而隔出昭陽湖在外以為河流散漫之

區所謂不與水爭地也來冬冰結船止之時更加濬濶以為運道仍于後歲立一夫廠量撥山東州縣人夫接運以寬曹沛之民此其上策也其開築之役有礙民田民居則亟務給開田扣除糧稅而量撥與開就遷徙之力可也但其地之高下土之堅疏勢之難易臣等不能親歷試聽未敢臆定為是乞勅總督河道都御史一面料集工力一面親驗可行趁今興役或此河難開止開曹沛舊河乃前擬湖中近河二道兼使放舟以防一道之塞運道既開而後以次相復河勢順其性而分導其流則大決可免矣

時少卿黃緒疏曰據黃河發源吐蕃朵耳思西番名星宿海

志

經流為餘里其水本清漫近中國漸變黃濁三代以前唯有漲溢自漢以來始多決河蓋河高湍悍並口上山深相夾捕在湖中地雖高下未至壁絕水雖並入未至甚多勢難奔流未至衝擊猶天河也並口以下受水始多龍門壁絕砥柱橫災懸水湍迅始成衝擊地夷土脆易得為患昔禹導河至大任北流分為九河至碣石入海經史所載皆不言導此之故也臣考堪輿之說凡兩山相夾中必有水一水中流兩必有山南條與中條相夾長江是也中條與北條相夾黃河是也兩山相夾其間地勢必兩高中低自為水道就而導之水趨無散故無決河之患惟流久積壅但有漲溢而已及禹疏治

幾八百年並無水災至周定王時方云河使砂礫此後又數百年不開為災此非為災也戰國後述至戰國許開溝洫廢平陵之土漸不可田建國都者無所仰給不免作渠灌田通溝致運作渠灌田者必引水自高方能勝原阜以成其利通溝致運者必從旁穿決方能灌河渠以足其用況砥柱以下始多衝擊所衝擊則前額水勢擊則湍激前額者多致水溢黃濁多泥孔經河流無不淤泥日積淤泥積于下河流升于上不為從河何以障之今洛陽河堤高于汴城豈一朝之故猶以盤孟盛水稍動則水溢几棄故自漢以來始多決河之患或者不知每轉大數豈不謂哉通溝由春秋戰國時

水以壘下流以歸海為要不得通而巳觀武帝因武帝因報子災久不患然後導河北行二渠復高橋跡梁楚之地事未幾復決歸陶此後歷代決塞不常不可殫舉至隋煬帝開通濟渠自板渚引河入汴河始入淮今黃河只金龍口至安平鎮一支或時北流其餘不入清河則入汴河皆合淮入海矣今則跨中條而南乃在山阜之上為河南山東兩道隸交界處地勢西南高東北下水性趨下河下之地皆易壘設故自昔漢決必在東北而不在西南也今豐沛徐淮之水則自汴河濬流所致是為豐沛徐淮圖患陰而決自十里為沿壘壘乃魚鼈之數穀土皆洪波之壘人物蕭條生意索然久將

若何憶臣景徽經沛見小溝上石橋為水衝頽石間有聲澌澌問之曰黃河濬流未幾復過小溝已成巨川臣時道如必者今日之患蓋彰城諸山發跡嵩山至于西南轉之東北而至泰山兩陵發跡諸山又從泰山發跡自東轉西至于淮口以逆水勢水小則儲呂梁出清口入淮大則河不能容水為山阻注濬原野為豐沛徐淮患勢必然也若不疏導別行害無已時今欲治之非順其性不可夫川瀆有常流地形有定體非得其自然不足以順其性必於充塞之間尋自然而高中低之形即中條北條交合之環於此浚道使地流至淮治入海而水由地中行如此治河則永免河下生民墊沒之

患且免河防夫役之苦雖不求為跡即為跡也務求為跡恐積淤日久反成高陸若注龍興籍人言必為所誤前代欲復舊跡終不可復者此也況北河既濬小海碣石已入海中今云北河應度非真矣按一統志黃河古道在大名府開州治南經東昌館陶縣西南五十里至滄州南安縣景州吳橋縣河間寧津縣界入海王折曰余又據金堤古堰自開封府蒙陽縣東經大名府清豐南樂縣界由東郡至于東海口十有餘里歷代築以禦河患通謂之金堤嗚呼備金堤之道跡濬黃河之故道合諸賢之卓見濬永賴之成功推古驗今灼灼可行者後世哲人有

作破拘攀之見或取于吾言而笑其謬也然則謂不必之地使為河道所當行王折之言則謂通流但取而高下性善通水性之土折中焉

世宗嘉靖六年決徐州乃曹單城武豐沛等縣衝入鷄鳴臺沛北皆為巨浸東流踰漕入昭陽湖運道壅阻

是年河道尚書盛應期于昭陽湖左別開新河益成胡世導之意言者論其功必不可成徒勞民靡財遂以災異罷役

八年飛雲橋水北徙魚臺谷亭舟行開而九年河由單縣侯家林決塌場口衝谷亭

子

十三年廟道口淤塞又決趙皮寨入淮是年河忽自河南夏邑縣太丘四村等集衝數口轉而東北流經蕭縣仍出徐州小浮橋下徐濟二洪趙皮寨亡何遂淤起副都御史劉天和治之疏汴自朱仙鎮至沛縣東郡七十二泉自龜尾至南旺役民二萬費戶部金二萬功成

十九年決野雞岡由渭河入淮

三十二年七月河趨東北設家口分六股為大溜溝小溜溝秦溝河相繼為飛雲橋皆由運河至徐入洪又分一股由礪山聖城集下郭貫樓散五小股為龍溝母河梁樓溝胡店溝亦從小浮橋入洪自後數年稍安

四十四年七月河水大漲郭貫樓淤平全河逆行汎溢自沙河至徐州俱入北股至曹縣梁林集以下向北分二股南一股繞沛縣戴山入秦溝至徐北一股遶豐縣單山向東北出飛雲橋則分十三股或橫截或逆流至湖陵城口散漫入徐四十五年決沛縣飛雲橋東衝運河又由湖陵口入湖坡平地水至丈許上下百里尚書朱衡尋盛應期所開故道自鎮南至留城溝一百四十里為南陽新河堤為家橋過河流之出飛雲橋者使盡出秦溝魚沛至此則有東流而傷以故疾也六月河水發又決長堤二百餘丈百中橋至留城一帶新河堤又決百十餘丈運道仍淤冬沛縣水衝流

主

嘉靖間都御史總河道劉天和疏論黃河遷徙不常之由言天下之水凡為所治率有定體惟河獨否蓋嘗同詢廣視歷考前圖而始得之其原有六焉河水至濁下流未阻停阻則淤中道水散流緩則淤河淤委曲則淤伏秋暴漲則淤一也從西北極高之地建堤而下流極湍悍限防不能禦二也易淤故河底常高今于開封境測其中流冬春僅深丈餘夏秋亦不過二丈餘水行地上無長江之淵深三也傍無湖陵之停滯四也年有停滯泥沙所淤不數孟津而下地極平衍無群山之東阻五也中州南北患河故道土雜泥沙甚易淤六也是以西北每有異常之水河必驟盈盈則決每決必瀾

漫漶流久之深者成渠以漸成河淺者淤澱以漸成澤即幸河道通直下流無阻至數十年否則數年之後河底兩畔悉以漸而高或遇驟漲離河亦自不容干不從矣此則黃河驟決遷徙不常之情形也故神禹不能慮其後自漢而下畢智殫力以從事卒莫有效者勢不能也史稱固定王時河始南徙爲意爲之治河自大任而下播爲九河是纘數百里地爲受水之區初無堤防以約束之其衝決遷改難備之世要自不常惟使北向歸諸海而已故三代之史畧而不書非若今之民瀆水而居室廬稼穡其上有一有湛溺即稱大害治水者亦唯隨河曲折築堤捲婦以障之一值衝決億萬財力付之

三

爲有古今相去不亦大相逕耶甚若宋元之間喜功生事享興大役其北也強排之南其南也強排之而北言不旋踵而或淤或決民勞財費國隨以空可畏也已惟我聖朝建都上尋運道所繫至黃河北徙則不容于不塞矣特異勢殊要之各有攸當爾且古今論治河者多微病九河之法謂下流必疏支河如之而後水患可息嘗循故道歷今河流幾有未盡然者蓋禹引河經大伾兩山之間極高之地而下乃疏爲九河水流極其湍迅而後可久撫惠今河經中州平陸夏秋洪流誠可分爲八九若冬春之間或值久旱即爲安流深不盈丈廣僅丈許如分爲九不即淤邪況南經鳳凰園陵地妨克

冀運道河之所決惟徐邳之間爾復多阻山治之倍難與古大異然則下流分爲三四支流亦足矣不必泥古法也又曰漢賈讓治河三策古今稱之其上放河使北入海是即禹之故智也今坊運道已不可行其中策謂據堅地作石堤開水門早則開東方下門晚冀州水則開西方高合爲流然自漢至今千數百年蓋中州大名之境率爲河所淤泥沙填委無復堅地而河流不常與水門每不相值或并水門而衝決淤漫之弊治無已所既之地一得歲而高矣西方高地水安可徙使讓復作或亦不可行矣丘文莊謂古今無此策蓋未經歷非定論也惟宋任伯雨曰河流渾濁淤沙相半流行既久

五

起遷淤澱久而必決者勢或北而東或東而北安可以人力制哉爲今之策正宜因其所向寬立隄防約欄水勢使不至大段漫流爾此則治水者所當審也王圻曰費讓三策上者徙其旁民不與爭尺寸之利然可行于者不可行于今何也彼時所慮者止冀州耳今歷奇充豫徐之境皆爲冀州安得盡徙且所徙空地河未必決而盜賊聚爲淵藪則害更甚于河

穆宗隆慶元年河決沛縣尚書朱衡言宜開廣秦溝使下流通行脩築南長以防奔潰十月又請開支河以復河流從之二年七月河決沛縣自考城直城曹單宜沛故徐州俱罹其

害

三汴河復溢自清河抵淮城西淤塞三十餘里決方許二壩出
海平地水深丈餘墾應湖隄往往崩潰又山東莒州沂州鄆城
等處水溢從沂河直出邳州人民溺死無算河道都御史俞
大立以聞詔及時疏濬防禁

四年九月侍郎翁大立言淮河自泰山南至七里溝淤十餘里
而水從朱家溝旁出至清河縣河南鎮以合于黃河開者無不
駭異然臣以為宜開新莊開以通回船復平江時故道則淮河
斯可以無慮臣所患獨在黃河雖宿之間遷徙未知所定泗州
陵寢甚有可虞臣請濬古睢河由宿遷歷宿州出徐州小浮橋

焉

濬徐呂二洪之水又規復清河由溝分河一道以下單灣免衝
射之患南北運道庶幾可保工部覆新任都御史潘季馴如議
區畫從之

教養全書卷之三十一

歷代治河考三

神宗萬曆二年河決高家口決房村

二年決鄆家館

五年決曹縣常家樓陽山縣張家屯

六年決崔鎮時自嘉靖以來河決日甚淮揚諸郡患為巨浸
河十郡治堤歲費且萬萬凡其大決所殘無算御史陳堂請特
遣大臣督理上以問輔臣張居正申時行等原任河道都御史
潘季馴可遣假以便置寬以期限責以成功出部藏及留所折
料漕粟八十餘萬金不問出入河南山東兩省直隸江北地方

三司等官悉聽節制委用府州縣官聽其調遣拒違阻撓分別
提問奏請勘驗內令儘量單灣口何為能開復淤及今作何開
通全淮水何為由徒不復及今作何疏導徐邳河身高並州城
何以疏之使平黃浦淮鎮等口久塞無功何以築之使固乃並
諸臣歷年建議有行奏疏逐一勘議要見老黃河故道應否開
復清淤正河應否挑濬高家堰寶應堤應否修築小浮橋新橋
口可否濟運應否加挑又徐邳以上地形南昂北下恐隄防一
潰勢必奔流北徙將為開河之梗亦要審其孰為正河孰為支
河孰為合河或正而當厚其防或支而當殺其勢或合而當分
其流一併勘議詳奏奏聞區畫奉副受命即制行各司道逐一

勘議會同漕撫江一麟沿河荒廢

泰南趙維揚者得儀真東門壁石人頭楊子橋三汊河直抵高廟止一帶運河淤淺實應一帶湖堤地壞黃浦決口淹及數邑高家壩水射淮揚清江浦長堤卑薄柳浦灣至高嶺無隄障禦西窮鳳泗者得全淮不下清口日益南徙北抵清挑皆得崔鎮諸決水從旁漫一望瀟漫正河淤淺徐師以上崔家口新河淺阻北陳一帶水行陸地僅盈尺餘東抵海口者得新挑單薄尋復淤塞今自清口至西橋一帶河流復通但不及故流十分之一自安東以下河身漸廣雖有淤淺未復全河然河水東下亦無阻礙

時管理河道工部郎中余叔中等及各司道會呈職等前往徐沛淮揚等處會同各府州縣管河等官逐一查勘從長計議看得水性就下以海為壑向因海壑河高以致決隄四溢運道民生胥受其病故今該河患若皆咎海口而以清海為上策則誠然矣第海有潮汐茫無著足不得已而謀他圖豈知海口視昔雖壅然有雲梯關四套以下關七八里至十餘里深皆三四丈不等縱使欲另開鑿必須深濶相類方便注放則於艱巨必不能成矧未至海口乾地猶不可施工及將入海之處則潮汐往來亦與舊口等耳且海之舊口皆係積淤人力雖不可濬水力自能冲刷乃若新開之地則土壤堅

實不特人力難措而水力亦不能衝故職等竊謂海無可濬之理惟當導河以歸之海則以水治水即濬海之策也然河又非可以人力導也欲順其性先懼其流惟當酌治隄防俾無旁決則水由地中沙隨水去即導河之策也顧溯年以來無日不以得隄為事亦無日不以決隄為患何哉早導而不無日不以得隄為事亦無日不以決隄為患何哉早導而不能交通而不能容難以導沙而不能久隄之制未備耳是以黃決崔鎮等口而水多北潰為無隄也淮決高家壩黃浦等口而水多東潰堤岸圯也乃諸者不替制之未備而皆禁隄為下策豈得為通論哉又有所盡者上流既潰隄以旁決矣至於下流復或岐而分之其趨于雲梯關正海口者應

隨勢之末耳蓋徒知分流以殺其怒而不知水勢益分則其力益弱水力既弱又安望其能導積沙以至於海乎職等故謂今日濬海之急務必先塞決以導河尤當固隄以杜決而欲隄之不決必真土而勿雜沙高壘而勿惜鉅費讓遠而勿與爭地斯隄于是乎可固也如徐邵桃清沿河各堤固矣崔鎮等口塞矣則黃不旁決而衝濬力專高家壩塞矣朱家口塞矣則淮不旁決而會河力專淮黃既合自有控海之勢又懼其分之則力弱也則必暫塞清江浦河而隨司唐閘以防其內奔姑置單濬河而專復雲梯以還其故道仍接隄惟安新城長堤以防其末流盡全黃淮全河之力涓滴悉趨于

海則力強且專下流之積沙自去下流既順上流之淤盤自通海不濬而閘河不挑而深矣此誠所謂固限即所以導河導河即所以瀦海也循慮伏秋水發暴漲傷堤賊等查得呂梁上洪之廢臍溝桃源之陵城清河之安娘城等處土性堅實可築深水石壩二座若水高于壩任其走洩則水勢可殺而兩堤無虞矣至若寶應石堤之當與夫下河支流之當疏楊州運河之當濬皆今時之切務所宜次第并舉而不可緩者也但前樣工程自豐沛徐淮以至海口共長千有餘里自清江浦以至儀真共長三百餘里地勢遙遠工程浩大一時錢糧未措人夫難集除前請發銀二十萬兩并截留漕糧八

萬石一面先將豐沛徐淮太黃運堤及徐邳一帶堤險酌量整築挑清南堤并堵淮安新城長堤乘時創築高家壩西頭水勢稍緩先行築塞寶應湖先用格包修築土堤外其餘各項工程相應大加修舉者一面請發錢糧調集官夫買辦物料次興舉務保無虞

乃具疏曰事師古者罔愆智不鑒者乃大故治河者必先求河水自然之性而後可施其疏築之功必先求古人已試之效而後可做其平成之策黃水來自崑崙入徐濟運歷邱宿桃清至清口會淮而東入于海淮水自洛及鳳歷野泗至清口會河而東入于海此兩河之故道即河水自然之性也胡元歲漕江南

之粟由揚州直北出廟灣入海至永樂年間平江伯陳瑄始限管家諸湖通淮河為運道然慮淮水漲溢東侵淮郡也故築高家壩堤以捍之起武家墩經大小閘至車寧湖而淮水無東侵之患矣又慮黃河漲溢南侵淮郡也故堤新城之北以捍之起清江浦鉛鉉池山柳清灣迤東而黃水無南侵之患矣尤慮河水自關衝入不免泥淤故嚴啓閉之禁止許漕艘解船由關出入是給掌之節漕五日發蓄一放而官民船隻悉由五壩車盤是以淮郡晏然漕渠永賴而陳平江之功至今未新也後因割食既久隄岸漸傾水從高家壩決入一郡遂為魚鹽而當事者未考其故乃謂海口壅塞遂穿支渠以洩之蓋欲亟拯淮民之

溺多方規畫以為疏導之計其意甚善而其心良亦苦矣詎知旁支暫開水勢陡趨西橋以上遂至淤阻而新開支河闊僅二十餘丈深僅大許數之故道不及三十分之一耳豈能容受全河之水下流既壅上流自潰此崔嵬諸口所由決也今新開舊復淤塞故河漸已通流雖深濶未及原河十分之一而兩河全下沙隨水刷激其全復河身不難也河身既復而濶者七八里狹者亦不下三四百丈滔滔東下何水不容若猶以為不足而欲另尋他所開一渠恐人力不至于此也以臣等度之非惟不必另鑿一口即單濬亦須置之勿議矣故為今之計惟有復平江伯之故策高家壩南北兩限以禦河流之內灌而淮楊各

整之者可免至於禁黃浦口禁爾應堤濟東關等淺傍五開復
五壩之工次第舉之則淮以南之運道無虞矣聖鑒挑源以下
崔鎮口諸決而全河之水可歸故道至於兩岸堤隄或舊舊工
或初新址或同高同或填窪下次第舉之則淮以北之運道無
虞矣淮黃二河既無旁決並匯入海則沙隨水刷海口自復而
挑清淺阻又不足言矣此以水治水之法也若夫扒撈挑濬之
說僅可施之於開河耳時而河身中施天麟題要得運掘泥大
方而長柄鐵龍船親戰如果挑清黃河身廣闊暢濬何期
有効先於淤墊最高兩處掘去挑清黃河身廣闊暢濬何期
悍激湍流器具難下前人屢試無功徒費工料有李公義者獻
鐵龍船泥車法以挑河其法用鐵龍船形繫於尾東流相繼
而下一再過小深數尺深官黃樓橋以為可用而悉其太輕介

市令二人同議增填乃別置濬川把其法以巨木長八尺為
一尺列于水下如把狀以石壓之兩傍繫大船各用滑車絞之
底沙則沙然水深則把不及但恐伏秋水驟漲濬相仍不免暴
漲致傷兩隄故欲于磨礮溝陵城安娘城等處再築滾水壩三
道第一水高于壩任其宣洩則兩隄可保而正河亦無淤塞之
患矣徐州以南之工如此而已或有難臣者曰淮水欲東乃挽
之使北黃河欲北挽之使東無乃水性之未達乎臣曰水以海
為性也決水乃過動在山之水非其性或者又曰昔禹治河播
九河同為逆河入于海今乃欲塞諸決併二壩而不使之少殺
耶縱有滾水壩僅去浮面之水百一耳亦烏能殺其勢也臣應
之曰九河非禹所鑿特疏之耳蓋九河乃黃河必經之地勢不

能避而為仍合之同入于海其意益可想也況黃河經行之地
唯河南之土最鬆易導河入海止經鄭縣孟津等縣三處皆積
今之河南一府其水未必如今之濁今自河南府之閘鄉縣起
至歸德之懷慶縣止凡五府河已全經其地而去滿導河之時
復三千餘年流日久土日鬆土愈鬆水愈濁故平時之水以斗
計之沙居其六一入伏秋則居其八矣以二升之水載八升之
沙非極湍急即至停滯故水分則流緩流緩則沙停勢所必至
者臣等不暇遠引他證即以近事觀之草灣一關而西橋故道
遂淤崔鎮一決而挑清以下遂淤去歲水從崔鎮口出則泰溝
遂為平陸此眼前事也又何疑哉所據司道諸臣啟議前來臣

等復加參酌似應允從伏望勅下該部再加查議如果臣等不
謬俯賜俞允行
一議塞決以挽正河之水竊惟河水旁決則正流自微水旁
既微則沙淤自積民生皆整置道梗阻皆由此也臣等查得
淮以東則有高家堰宋家口黃浦口三決此淮水旁決處也
挑源上下則有崔鎮口等大小二十九決此黃水旁決處也
俱當整塞但伏秋之水相繼而至非唯地為水占無暇取出
抑且波濤洶湧為工不堅除將決口稍窄者見在分投興築
外其決至數十丈以上者一面鳩集工料相時興舉伏惟聖
裁

一議禁隄防以杜潰決之虞照得隄以防決隄弗禁則決不已故隄欲堅則可守而水不能攻隄欲遠則有容而水不能溢累年事隄防者既無真土彌多半薄已非制矣且大河東水窄狹尤甚是速之使決耳合無力監前弊允隄必尋老土凡基必從高厚又必解費讓不與爭地之首做河南遠隄之制除豐沛太黃隄原址遙遠仍舊加幫外徐邳一帶舊隄查有迫近去處量行展築月隄仍於兩岸相度地形最窪易以奪河者另築遙隄挑清一帶南岸各附高岡但上自歸仁集以至朱連家墩古堤已壞相應脩復下抵馬廠坡地形頗窪相應接築以成其勢北岸自古城至清河亦應創築遙

八

隄一道不必再議續隄旋據財力及查清河浦外河一帶至柳浦灣止為淮城北隄除埽灣半薄量行加幫外但原基短促防護未周仍自柳浦灣至高嶺創行接築四十餘里以遏西河之水盡趨于海自清江浦運河至淮安西門一帶舊隄相應再行幫厚勿致東河之水走洩妨運如此則諸堤悉固全河可恃矣伏候聖裁

一議復開壩以防外河之衝查得先該平江伯陳瑄創開東河仍恐外水內侵特建五閘設法甚嚴鑄鑰掌于漕撫啓閉屬之分公司運畢即行封塞一應官民并四空船隻悉令壩壩此在嘉靖初年尚爾循行故事制非不善也奈何法久漸弛

五閘已廢其一僅存四閘亦且坍塌殆盡漫無啓閉是以黃淮二水恣由此倒灌致傷運道合無議復舊制將見存四閘俱加修理嚴司啓閉後二月前後趕運過完即行封詳惟運貢鮮船隻方許過放仍行查復五壩以使官民船隻照舊車盤毋致曲徇使客致壞良境伏候聖裁

一議初建滾水壩以固隄岸照得黃河永濁固不可分然伏秋之間潰潦相仍勢必暴漲兩岸為隄所困水不能洩則奔潰之患有所不免今查得呂梁上洪之磨礮溝桃源之陵城清河之安娘城土性堅實合無建滾水石壩一座北隄稍卑二三尺開三十餘丈為一水與隄平任其從壩滾出則歸漕

九

者常盈而無淤塞之患出漕者得洩而無他壩之虞全河不分而隄自固矣伏候聖裁
一議止濬海工程以免糜費照得海口為兩河歸宿之地查應深濶但東海口原身自清口至安東縣面濶二三里自安東縣至梯關至海口而濶七八里至十餘里深各三四丈不等止因去年考決之後自挑清至西橋一帶淤塞尋復通流今雖未及原身十分之一而兩河之水全歸故道並流洗刷深廣必可復舊至云相傳海口橫沙并東西二尖各去海口三十餘里豈能阻礙河流故臣等以為不必治亦不能治惟有塞決挽河沙隨水去治河即所以治海也別鑿一渠與復

濬黃河徒費錢糧無濟于事伏候聖裁

一暫復老黃河之議以仍利涉照得黃河強弱每遇淮東注故議者欲復老黃河故道冀使黃水暢通高堰民墊可瘳斯亦得策但勘得原河七十餘里中間故道久棄無論有水無水之地詢之居民俱失其真無從下手一不便也且已棄故道欲行開復必須深廣與正河等乃可奪流今見存大河口窄狹不及挑清三分之一而三義鎮入口之處皆灣徑直猶恐水未必趨二不便也又其中流如魚溝鐵線溝葉家口陰陽口等處地勢卑窪諸決之水浸流至此一望彌茫禁限費鉅且恐難保三不便也況今挑清遲遲議築則黃水自有

十

容受崔鎮等決議塞則正河自日深廣高堰議築則淮水自能會黃清江浦等開議嚴啓開新城北隄議行據築則淮安高寶鹽壩等處自無水患此河雖不必復可也伏候聖裁

季剛於六月又疏黃河來流艱阻後患可虞大畧謂河出徐州小浮橋迤西為胡佃溝為梁樓溝為北陳為馬門集為石城集而石城集以上十五里為崔家口即去歲八月所決其水深至七八尺或二三尺不等而梁樓溝至北陳三十里上深一尺六七寸散漫湖波一望無際原係民間住址非比沙淤可刷故河流愈年而淺阻如故夫黃河并合汴水諸水萬里滿流孰若奔

馬陵然遇漫形如檻限其性必怒奔潰決裂之禍恐不在徐邳而在河南山東豈得新集故道河身深廣自元及我朝嘉靖年間行之甚利後一變而為溜溝再變而為溜河又變而為桑溝止因河身淺濫隨從然皆有丈餘之水未若今之逾尺也淺愈甚則變愈速臣等是以夙夜為懼隨據徐州碭山鄉民呈稱老河故道自新集歷趙家園蕭縣蕭門出小浮橋一向安流名曰銅幫鐵底至嘉靖三十七年黃河北徙忽東忽西行于陸地比之故道高出三丈有餘停阻泛濫妨運殃民懇乞開復老河上下永利臣等當督司道等官由夏鎮歷豐沛至崔家口復自崔家口歷河南歸德之虞城夏邑商丘諸縣至新集閱視見黃河

臣

大勢已直趨潘家口矣地方鄉老稱去此十二三里自丁家道口以下二百二十餘里舊河形迹見在臣等即自潘家口歷丁家道口至蕭縣一帶地方委有河形中間淤平者四分之一地勢高亢南趨便利用鉏鑿掘河底俱係清沙見水即可樹刷又糧夏邑虞城鄉官鄉民七百餘人乞疏舊河臣等度其言實為根本之論但道里遼遠工費鉅艱臣等與司道計之故河之復其便有五河從潘家口出小浮橋則新集迤東一帶河道俱為平陸曹單豐沛之民永無昏墊之苦一利也河身深廣受水必多每歲可免泛濫重夏豐沛之民可以安居樂業二利也河從南行去會通河甚速開渠可保無虞三利也來流既深建堤之

勢易則徐州以下河身亦必因而深劇西利也小浮橋之來流既安則秦溝可免復衝而秦城永無淤塞之利也臣等以為復之便伏望勅下該部查議云李副之意大約主塞決挽河固堤束水以水衝沙乃塞崔鎮口築遙堤其南岸自三山頭至李字舖長二千八百五十八丈又自歸仁集築橫堤至孫家灣長七千六百八十餘丈又於桃源馬廠築堤長七百四十六丈以遏南奔入淮之勢其北岸自谷山至直河長九十四百六十四丈又自古城至清河長一萬八千四百一十丈建崔鎮等險水石壩四座以緩決溢之水使不能潰堤而出河流始安計費五十餘萬

主

公又為之說曰人言海嘯之後沙壘其上上流遲滯必須疏濬或另鑿海口夫海嘯未之前聞但縱沙壘使兩河之水順軌東下水行沙刷海能逆之不逼乎蓋上決而後下壅非下壅而後上決也此與政公所說不同蓋有下先壅當觀閱海口寬者十四五里最窄五六百丈茫茫滿頃幾萬兩湖疏濬者何處駐足若欲另鑿何等人力能使之深廣如舊也假令鑿夫又安保海不復噴噴不復塞乎舊塞而新不塞非副之所解也萬曆元年開華陽導河自金東縣至金城五港入海海星海潮逆上流緩必易于淤塞故又使同為導河入于以逆海潮斯流而沙不得又泥為數口非計也或曰河有神乎副曰神非他即水之性也西上而東下則神

不欲決而西北上而南下則神不欲決而北挽上而歸下乃所以奉神也語決為神者愚俗之言情臣慢吏推委之詞也

或曰黃河已塞之故道歐陽脩以為自古難復而公必欲復故道無乃不可乎曰脩之言未試之言非當事者之確見也漢元光中河決瓠子注鉅野後二十餘歲武帝自臨決河沉璧投馬群臣負薪塞之復為舊跡而梁楚之地無水災云夫禹舊迹非故道乎埋淤二十餘載而一塞決即復通之何云故道不可復乎即以禹治水言之疏濬決排皆去其壅塞也未嘗有別鑿之說掘地而注之海掘去壅塞也蓋天地開闢

注

之初即有百川四瀆源自崑崙乎海歲久湮淤至堯時泛濫之極而不過當其高卑上下之勢去其壅塞埋淤以復天地之故道固未嘗初掘一河也今欲棄道而鑿新河無論其無所也即使得之人力能使濶百丈以至二百丈深四五丈以至六七丈如故河乎黃河何擇于新故故則添新則不淤乎副不得而知也

或曰沙壘底高之說何如曰河底甚深沙壘則高理所有也然以論于壅決之特則可非所論於河身歸濬之後也蓋壅決則水去沙停其底自高歸濬則沙隨水刷自難壅底沙易停亦易刷即一河之中溜湧壅處則深平緩處則淺此挽水

歸清之策必不可緩而欲挽水者素惡決禁隄欲別尋他道
斷不可也若知水能改沙則故道何不可復之有
昔白圭逆水性以隄為壘是謂之障若順水之性隄以防溢
防之乃所以導之也

或曰賈讓云今行上策從冀州之民當水衝者可施於今否
曰民可徙也賈讓謂運將安遠乎曰決可行也曰崔植故事
可考也此決甚大越三四年而深丈餘者僅去口一二十丈
間猶入坡內止深一二尺矣蓋隄址陸地非若沙淤可刷散
漫無歸之水無漕渠可容且樹格基礫在在有之運艘使停
由此者往往觸敗豈可恃為運道且運艘經行之地難象河

苗

亦欲築堤以便牽挽乃可令之由決乎

或曰賈讓云多穿漕渠使得以溉田分殺水怒可乎曰此法
行于關陝河清之處則可若蘭州以下水少沙多一灌田中
禾為沙壓尚可食乎

或曰沿河之法三疏禁溝是也溝者挑去其沙之謂也疏之
不可莫不以溝而以禁乎曰河底深者六七丈淺者三四丈
闊者一二里隘者一百七八十丈沙飽其中不知幾千萬斛
即以十里計之不知用夫若干萬名為工若干日月所挑之
沙不知安插何處縱使其能挑而盡也隄之不禁水復旁溢
則沙復停塞可勝挑乎以水刷沙如湯沃雪刷之云難挑之

云易何其愚也曰昔人方舟之法不可復行乎曰滿溜之中
舟難維繫如船之流過坎復盈何窮已耶但可施于開河非
可施于黃河也公之論滿至此可謂盡矣乃猶有以
或曰河既隄矣可保不復決乎復決可無慮乎曰平時遙隄
離水甚遠決之防唯是五月中自至八月終耳善守之當

不令決縱決亦何害哉蓋河之奪也非以一決即能奪也決
而不治正河之流日緩則沙日高沙日高則決日多延至二
三年開河始奪耳今之治者偶見一決鑿者便欲棄故覓新
懦者輒自諉之天數論議紛起年復一年幾何而不至奪河
哉今有遙隄以障其狂有減水壩以殺其怒必至如往昔多

蓋

決縱使偶有一決水退復塞還漕猶執可以計曰何患哉故

治河者唯以定議論關紛更為主決不足慮也

或曰隄以遙言何也曰隄限即近河溝束水大急怒濤滿溢
必至傷隄遙隄離河頗遠或一里餘或二三里伏林莽深之
時難保水不至然出所之水必淺既淺且漫其勢必緩緩則
隄自易保也曰然則隄可棄乎曰隄誠不能為有無也若還
而下原無隄限未嘗為遠病也假令盡削隄限伏林黃水岸
泳留岸高積之數年水雖深不能出岸矣第已成之業不忍
言棄姑仕之耳曰隄不去則兩隄相夾中間積沙之水或緩
隄決入黃流何處宜決曰遠隄兩頭原無壩阻且因高因通

湖水處俱有斷頭上下相通非如樞筭周匝包圍也縱有積潦決水皆順隄直下仍歸大河如邵州清河二處恐水為護城堤所隔或至壅漫則堤上壘堤俱先後建為城水壩水從壩口直洩入湖無傷也若隄堤內間有小民居住不無水淹之慮嗣已諭民五月移居遂隄九月仍歸故址自可無患矣

或曰遂隄之禁是也而清河至古城一帶何以不禁曰此地俱隸宿遷內有龍馬侍丘等湖湖外高岡環繞又天然遂隄也黃河暴漲則灌入諸湖黃水消落則諸湖之水隨之而出已經題覆不敢禁也曰挑清二縣之北亦有諸湖聯絡何以

不

禁之曰湖與宿同而湖外皆係窪地水從五港灌口出海故崔鎮一決而挑清遂湖此則與宿異耳曰止禁北所而南所自焉故放而下何以不禁曰此處所外即係淮河來流勢能敵黃黃雖泛濫過淮即止不能奪河故不禁也

或曰高家堰之禁淮揚為便而泗人若其苦何也曰夫高堰居淮安之西南隅去郡城四十里而近堰東為山陽縣之西北鄉堰西為阜陵泥壑范家諸湖西南為洪澤湖淮水自鳳泗來合諸湖出清口會黃河經安東出雲梯關以達于海此自為古今故道然也堰距湖尚有陸地里許而淮水盛發輒及堰史稱洪陳登築堰繫淮明平江伯陳璘獲大葦之淮揚

恃安二百餘年歲久則缺敗者利其近建以免開冲盤詰惟束遂決之至隆慶四年大潰淮湖之水洚洞東注合而為汜光諸湖決黃浦八淺而山陽高寶興諸邑漚為巨浸每歲四五月間淮陰各土築城門穴竄出入而城中街衢可舟淮東黃水驟後滿流而清口遂堙而決水行地而壘漫不及清口之半不免停注上源而鳳陽壽泗間亦成巨浸矣改此堰為兩河關鍵不止為淮河隄防也則詢之泗人余曰泗水之蓄高堰決而後蓄也清口之塞高堰決而後塞也然則堰決而塞禁則必通堰決而蓄禁則必達堰成而清口自利清口利而鳳泗水下何礙乎遂說意禁之二月決工告竣而

七

清口遂開七月隄工告成而清口深闊如故八月河水大退高堰外地已膏腴可耕泗人始謂高堰之當禁矣又曰淮水發源於河南桐柏山狀如決崩崩肥漫等七十二溪之水至泗州下流龜山橫截河中即祖陵賦所云下口龜山不尋間灣如牛角勢非凡者是也故至泗則潏潏咽咽之間湯飲驟下吞吐不及一時紀寒每歲無異其勢然也
歲防高堰內除石堤三十丈外而兩土堤每伏秋查分守隨汛隨葺似可無虞矣但射護之法須於冬春間橋內貼席二層緊相單牛換席密護毋使些須漏縫然後實土堅密則是

焚薪以爲之於護運於水落即種鹿免淹沒當事者其加
意焉

凡諸處防守築護皆有成法凡建堤壩石剛涵洞皆有成
規

凡黃河築堤須離岸三二里庶容蓄寬廣可免決裂切勿逼
水以致易決堤之高卑因地勢而低昂之先用水平打量毋
一槩以若干尺爲準務取真正老土每高五寸即夯杵三二
遍若有淤泥與老土同第須取起晒候稍乾方加夯杵其
取土宜遠切忌傍堤挖取以致成河積水刷損限根險堤之
法用鐵錐筒探之或間一掘試從式黃坡切忌陡峻如根六

大

丈頂止頂二丈俾馬可上下改謂之走馬限工費凡創築昔
每方廣一丈高一尺爲一方計四工土近者每工銀三分最
近者二分土遠者四分如堤根六丈頂二丈頂離作四丈折
算此計土論方之法也如幫限則先計舊堤若干今增高闊
各若干亦以前法折算

凡塞決過限初決時急將兩頭下埽包裏官夫晝夜看守稍
待水勢平緩即從兩頭修築如水勢洶湧頭裹不住即於本
限退後數丈挖槽下埽如裹頭之法刷至後必住矣此謂截
頭裹也如又不佳即于上首築通水大壩一道分水勢射斷
岸使回流衝刷正河則塞工可施矣塞時完時水口漸窄水

勢益湧又有合口之難須用頭如尾粗之埽名曰鼠頭埽俾
上水口潤下水口收底不至滾失而塞工易就也埽以土勝
爲主埽臺頂要圓羊坡以便推挽揪頭繩須要緊扯以防下
游又須時時打鬆令其深下仍覓慣會泅水之人入水探驗
底埽着地方下發揚發揚須要酌中埽埽釘着方爲堅固倘
有數寸空懸無有不敗事者如塞天或水急不能泅水即着
揪頭寬鬆便是着地之懸繫繩留揪令人看守畧有走動便
須另下一揪揪頭上填記第幾埽揪頭滾肚明白以便點查
收放埽面出水未高寧加一小埽不可多用土牛推埽時易
動故也此等事須要勇往直前諺謂之捨棄稍遲留必有

元

後悔如用大埽長五丈高六七尺者用草六百束每束重十
動柳梢一百二十束每束重三十動如無柳梢以蒿代之草
繩六十束每束四十二條每條長二丈四尺椿木五根揪頭
滾肚繩四條共用銀二百五十動動者指麻片也今山東
凡本限水刷洶湧雖有邊埽難以久恃必須將本限首築順
水壩一道長十數丈或五六丈一丈之壩可運水遠去數丈
限根自成淤灘而下首之堤俟固矣凡堤係埽灣須預下乾
埽以衛限根

凡守限有風防雨防更防盜決每限三里一舖夫三十名運
水發更添鄉夫十名同鋪夫協守水落省放還家公其有成
者畧數于

右

十四年河決范口

十五年決祥符決蘭陽決豐丘決源武又決長垣

十六年決口塞

十七年決雙溝祥家口於是築趙皮寨至李景高口遙堤築將軍廟至塔山長堤築羊山至土山橫堤

先是十五年十月輔臣申時行等奏言嘉靖以來河之衝決多在徐鄆以南自朱衡開南陽新河潘季馴塞崔鎮築高堰以後河道安流糧運無阻故近年以來惟見下流之通而不虞上流之害河南一帶地方修防疎弛堤岸薄者間亦有

年

之今年河決散漫由開封封丘偃師等處及直隸東明長垣地方多有衝決決今不治明年河水再至勢將北徙正流不下徐淮則運道甚可憂慮不可不亟為圖也先年設有河道都御史凡河漕經行之處皆屬統轄近來裁革此官分屬各巡撫管理責任既分事權不一今黃河衝決多在河南地方而徐淮所及又在直隸若衛安早曹漢又在山東或彼此不相相應萬一推諉必致誤事臣等愚見謂河道未至大壞不必復設都御史但差風力老成給事一員前去河南等處踏看決壩處所檔案各該管河官員就便催督興工各處錢糧會同巡撫官隨宜調發期以泰初起功夏間畢事即伏秋水

發河流不至北徙徐淮以下自然安流而運道可保無虞矣從之數年間河防幸無事

二十一年河決大為患決汶上決魚臺決濟寧決鉅野其注漲則宿遷高郵興化邵州自潘公立法以來不過十餘年矣近耳更復連年如前事之官督之不過沿河過一過收分例錢金而去其能如前事之官督之不過沿河過一過收分例錢金而任諸臣以國帑利一派大異其官督之不過沿河過一過收分例錢金而無功罪非前事之官督之不過沿河過一過收分例錢金而新填當改非徒神智釣奇功其代其任者不日其改而後則見也人思其功而傳其德其功其代其任者不日其改而後則則儲守者常勤勤則潘公無功其代其任者不日其改而後則集保而報功之修而後者推罪于前功之修而後者推罪于前罪于後工之不報後者推罪于前功之修而後者推罪于前

年

見社之官中先史論微罪後也又以新任之故得從免原此功罪之難執也右都御史潘季馴首言其功其代其任者不日其改而後則河務相與併令一體久任使諸臣知今日告成功固可無異日偶失罪亦不難此說最為切要任久任之後始老病告歸即命舉人為代尤為要著

潘公四度簡命與河終始年老病篤始得歸慨然嘆曰去而今代者無懷恨無見奇師吾意不易若法即潘梁可無大患後徐守開堤引水漫不得淺言者遂謂河故道不可用宜更鑿碭山出于房山下仍從鎮口開毋令通河易於又謂淮水暴漲漫泗州祖陵以高堰故宜破堰以洩水或又言二洪深阻宜鑿河身日益高宜既異議而起而謹及之矣

二十三年六月巡撫高攀龍疏黃淮受病之原畧曰臣于五月入

徐時徐州月河新成積水盡淺臣一望黃流見城外有堤與
城齊堤外有河水與堤齊且水日益漲堤日益增將不知其所
終是黃水之日高為徐城害者如此既由徐而泗一望淮水見
城牆以內積水占之城牆以外淮水環之傾頽民舍淪沒民田
是淮水之日高為泗城害者如此又由淮安歷揚州見揚州進
邗溝渠三百餘里所恃一線長堤乃其所以為者皆岸上加土
水高平地多者丈餘少亦不下五六尺夫堤高則漸薄薄則易
潰今日報決清水潭明日報決城家灣又明報決即伯口築土
砌石歲無虛日聚材鳩工日無停歇閘閘日疲于奔命田舍悲
淮為巨浸是清水之日高為地方害者又如此臣等得之告

奏

蓋黃河之水自星宿海歷關陝奔騰萬里而入于海淮河之水
自桐柏湧壽潁挾七十二匯之水由泗會黃而入于海夫此流
潯而河納百川需此一海口以沛其朝宗之脉則海口其咽喉
也海口沙壅相礙作梗斯則河泥日淤而高泥高于河水漲于
上向所稱呂梁一洪至為險峻今則覆為但途而不知有洪于
是乎黃漲而徐城受困矣張黃外抗弱淮中停現又截以高應
堤以張福則向所稱洪澤等河各有界限今則匯而浩渺無涯
淮漲而泗城告急矣淮不比出勢必南注故每遇夏秋都營壩
周家橋等處茫乎四十餘里水漫而南于是水漲而潰堤決矣
撥其源則鳳泗淮揚之陷溺病在淮淮停病在黃黃之泛漲病

海河口是故疏海口以導黃水以洩淮此誠首務第恐疏
口等處另開支河經由海口而注之海以治其水黃水既分淮
無壅遏或又盡決張福之堤大開清河之口而縱之以治其標
則祖陵以黃運道以淤而鳳泗高寶之民可憐之社席矣
清江之虞由于上流之決潰之難計矣行之十餘年而海口
不治者今何以治也此議者不當耳

時河臣主分黃開桃源縣之黃家壩三十里下五港口入海
二十四年開清口沙河決黃壩口全河南徙徐邳三百里幾斷
以楊一魁督河道苗開武墩澄河等河以洩河入海決疏與
固莊等河又次開小海楊潘小河口沂河口故道未幾仍涸

二十五年河道尚舊楊一魁進繪河圖說

奏

一陸之議大約以分黃導淮工厥泗淮楊克各壩之災黃壩
一決克豫徐邳不憂河患而流注雖不免為下邑民生之
害然楊山水道當衝南流北流俱不得免必漸遷城以避其
患其以壩口破矣者惟有蕭省靈應四州縣較全河未徙之
時豐沛等州縣歲被淹沒較多災害較重較輕若空碭
山一邑之地北導李古口下泗河南存徐洪口下符離中存
盤谷河下小海楊潘一邑十金之賦歲為清河萬金之費
不勞民力河患可平奏上有旨工部前議

二十六年七月黃河開封府堤漲溢比原河高丈三又又高五

舊開年并
獨金黃河
上水為記
河不過六

縣衙開堤壩而東南一帶泛漲自金灣鎮王家樓長堤四十里
水皆平滿又歸德府商蒙口衝決一百餘丈金河盡皆南注原
行河身頃刻乾涸變為平沙高升不及解維舊河平沙之
上

下流愈分上流愈決滿心之言可驗矣河道一從十里治之
累年不能復故漕運終不能通于是不得不獲進當大立之
議續劉東星之續而開河矣加河一開運道既利下邑民
生之望遂莫有慮者矣哉

三十一年總督河道李化龍奏言決河驟挽非易河之富一而
治河之費十請開河計費三十萬不半年而河通黃工亦成

後河又決蘇莊口

三十三年總督河道曹時言河性湍悍其所經行之道南有
陵北有運沿之之附雖多夫要必出于南北道中之路自蘇莊
決而河遂北注沈豐沛溫澤等處南陽蕩金濟其勢之大可畏
者三而機之不可失者一今至導河自朱莊口以達小浮橋合
于彭城之故道復用金錢可八十萬緣疏三上下部款報可與
復二十餘萬人財匱不能繼無所得食

天啓四年六月初二日徐州魏山堤徐城潰治五年乃建徐州
新城于雲山

六年六月南直陳漢路馬新河成河道總督李從心奏曰惟擬

五

國家定興熱誠歲運東南漕糧四百萬石藉此運河一線轉輸
在邵甯以南則資淮費二水在潞清以北則資海衛運洪登陽
諸水在孟口至臨清運渠八百餘里則資汶泗洸沂汶各州縣
諸泉水灌漑以達京通關係最重臣二月調陵行河經宿遷過
淺劉口舊兒莊等處中河分司及各府州縣官各鄉耆共極
連年運船到此一船招挽挽夫以百計一夫工費動以數錢窮
旗典賜以償官夫人力與水勢爭衡雙桅中斷前船橫下後船
互相碰撞撞斃民命溺斃歸之逝波一舟前阻後壓十艘俱各
等待各官會議要自馬頰口起下至陳確溝止計程六十七里
另挑一河云云議置難宿挑卸五州縣募夫七千二百名限六

五

十日完工諸縣齊集于五月初十日全完從此運船改由陳口
諸溜遠近公私幫挽之費省而各船嘶尾直達可以計日計
程

徐文定公先啓漕河議略曰大為治河數千年來唯馬遷能
言其意以為河所從來者高水滿悍難以行平地數為敗乃
隄二渠以引其河北戴高地故降水至于大陸夫大陸之地
北高于衛當百尺以下南高于淮當百尺以上焉豈不知北
入衛南入淮之便也而必隄二渠引之俾行高地者何也水
驟下則五行高地殺矣而又使河以北諸水皆會于衛津惟
衛以出于冀河以南諸水皆會于汶泗潞淮以出于徐則疏

門而東大水之入河者少也。入河之水少而北不侵衛南不浸淮河得安行中道而東出于兗故千年而無決溢之患也。有漕以來唯務疏鑿之便不見其害。自隋大業中引穀洛水達于河又引河通于淮海人以爲百世利矣。然而河遂南入于淮也。則隋煬之爲也。自元至元中韓仲暉始議引汶洹濟北屬濟御而永樂中潘叔正之屬周之以成會通。河人又以爲萬世利。然河故道橫絕會通者當在今東平之境而通年張秋之決亦復近之。數令尋禹故迹即會通廢矣。是會通成而河乃不入于衛必入于淮不得復有中道也。則仲暉之爲也。古今善導河者皆言不與水爭利而今者絕河之中道

其

則河窮又使之北避運則河又窮又使之南而遠避陵寢則河又窮河所由者舍徐邳間三道安性哉。水窮則溢何得不累歲決也。

又曰河者地事也。通歲之言河也不師于地而聽于天不以地之形勢校策之得失而以天之旱潦定入之功罪。疏塞未必是也。幸而雨暘時安流焉即爲功。疏塞未必非也。不幸而恒雨爲恒暘焉雨則溢暘則涸即爲罪。豈非以前捕旱者數歲矣。邳以復積潦者三年矣。一總河也。塞黃邳則以旱俾其成決。蘇莊則以潦著其敗者也。一總河也。急治邳則以潦顯其長。緩治黃則以潦見其短者也。今此時而舉南北新舊

諸河從源達海皆能知其積高橋下之數一河之中分別測量又能知其近高遠下之數地形水勢可以指掌示而聚米畫乎于是焉錯綜又參伍之則其受病之處必可知也。則其開塞之宜必可知也。他日者即旱而某處任其涸即潦而某處任其決又必可知也。今而無可憑矣。但以錢穀之爲土方之減蘇莊之決南陽之淤指爲瑕疪耳。即欲誘諸天行一爲解嘲而不能舉其學大之數猶卜度也。

又曰爲鑿龍門決大河豈真有所辰量律爲之使哉。其測量審規畫精而已。蓋烈山澤岳典將作所以能辨江河之淺深識源流之遠近度山阜之高下制疏塞之利害也。三代而下

其

國有水工士有水學亦猶神農之遺意焉。今之時有水工如鄭國者乎。有龍門水學如鄭重單錡郭守敬其人者乎。故知方圓必以規矩欲知高下必以準平故尚書大傳曰非準無以得萬里之平而今之名能治水者曰水平遠至數里百無一準。遂置不用不亦誤哉。裴秀制地圖圖體有六其法以準望爲宗以考高下方邪正直之校以定道里以設分率其說以爲峻山鉅海絕域殊方登降詭曲皆可得而度者斯則準望之爲用大矣。守敬之在勝國也嘗決金水復唐來開會通導通惠相視河渠泊堰數百餘所又嘗以海面較京師至汴梁地形高下之差又嘗自孟門而東循黃河故道縱橫數

百里間各為測量地平或可以分設河勢或可以灌漑土地
具有圖志蓋守敬敏寸宿學其制改唐後專務考察故于測
量地平尤為精絕然而度無他術也準型已耳今誠得守敬
其人令博求巧工尋丈為之佐史而自孟門東盡雲梯南歷
長淮北踰會通無分水陸存在測驗近用準平遠立重表車
船棧樁隨地制設方面勾股隨用立法猶如一河之中從源
至委漢挾深淺為之總差或以里計或以丈計又為之細差
凡河皆如之其在已廢已湮之河亦如之一切隄防障塞支
流通渠陂塘湖澤皆如之又以諸河之身考互較量為彼此
相視之差兩河相距之間縱橫較量為山阜土田經緯之差

漢

又鑿井耕驗察其沙土燥濕疏密厚薄為土性之差其隄防
陂澤米五較量示如之務令東南西北數百里間地形水勢
盡識其紆直偃句又盡識其廣狹淺深高下夷險燥濕井然
若別黑白若數一二此亦數月間可以畢事不為難耳而後
做裴氏之遺規終若思之緒業繪圖立論勒成一書上之冊
府頒之諸司使人人如身歷其間覽觀可得也一可得各河
容受吐納之數二可得隄防所宜增卑倍薄之數三可得見
行河身比于各河所差淺深高下之數四可得見見河壅淤
之後某河可用相代容納之數五可得地勢所便土物所宜
強引開導可不可之故此所謂形勢之一定者也而此法既

立既于拉河即邑為立準人即用司水子見行河身之中盡
地以守藏目測候比旋盤沙土暫傾折岸新成淺陷皆量度
丈尺以上所司司即依原定形勢承以天時早潦議擬計
酌通融計籌如是即可知河行急緩之勢也河身變遷之期
也即可知夫當決之歲也與夫近行之河也此則謂要遷者
也定形為經時變為權夫然後禁塞之機宜疏導之方略可
得預籌土方之數較數之類可得計量工程之虛實冒破之
有無可得按核量省可得駁論司空可得參覆公忠肅慎之
官可得見長貪冒闊莽之倫可得著罪遠近可得辨其誠欺
前後可得杜其推諉有實試功能而不幸遇二三千星若數

亮

年水旱之憂一時盈涸之變亦得有所據以明其非幸矣斯
所謂即于地不離于天可得而知之術也
又曰大雨時行百川灌河此曰間用水之目也今舉山陵系
限之水盡驅而之于川川又盡并而之于濱時過霖潦安得
無溢且決哉蓋乎周恭肅用之言曰使人治田則人人治
河也恭肅亦未見大官吏乎夏秋霖潦之時西北漢運而東
漢子斯為甚矣夫古之治水者必先治其源也夫源者何
哉月者十月之四五冬月無幾為其決于夏月者十之六七
河決五六月之霖潦使使而下乃僅以河而閉封府蘭陽縣
以南之洛河與孟津洛州津縣數百里之河而塞之於洛
其不至乎橫流清洛者重微萬一之幸也夫今之治河古之
治洛也其自陝西而東至山東之河所納諸水歲五六月之
洛古與今亦無少異也何楊大為則能使之安于東北之故

通歷千百年而不變而後世不能保之于數十年之久此其由于汴河之壞溝洫之不脩故然甚明又四黃河所以有能決之變者物以未入于海蟲澤無所容也溝洫之為用以備旱潦者容水而已天下有溝洫天下皆容水之地黃河何所不容天下皆備溝洫天下皆容水之地黃河何皆治水之人黃河何所不治惜乎其法止于疏通溝洫耳未盡也夫溝洫者所以行水非所以用水也水從高注下皆自田間若常理溝洫四通八達此為增河使多非減河使少矣禹之決九川陂九澤互為用者也決者洩之以為利陂者蓄之以為用也周禮稻人掌稼下地以澮蓄水以防止水以溝蕩水以遂均水以列舍水以澮瀉水曰瀉決川之謂也曰蓄曰防曰舍陂澤之謂也曰蕩曰均用諸田間之謂也故曰互為用者也夫下地者謂高地言之也山有上正有宛中對上

是謂大川通流引之達滄可用溉田也夫大川之可溉者多矣若決河而引之溉或亦可也若決自溫洛而下尤未可也禹陂九澤皆江河之上游也鄭國鑿涇用溉注填關之水猶陂澮也夫用水治田者在其源必在其委也在其源者諸源積聚未為江河用之之法則為湖渠埝堰焉史起治鄆召信臣治南陽馬臻治越王元緯治鄆之類是也在其委者平江漫衍不虞行決用之之法則為塘浦圩堤焉鄭氏父子單鵠諸人之策江南虞集之策京東瀕海之類是也夫決黃河以治田播之手揖盜也故曰未可也

從來治河者言導河就下不知當行高地先生獨言河有中道北不使合衝漳恒衛南不使合汴泗潁淮則下流之水少

又有高廟在或者即為等山通河處夾岸有高山而河行山中至河池至孟津至河南府至溫縣岸無山山盡矣其在河南府即有北邙山亦僅僅南岸北岸殊無山至武陟水則有洛河伊河沁河來合河勢始盛大而又有汜水者合之河益無賴其在河陰雖有廣武山亦僅在南岸北岸亦無山但不能夾束以故河流至武陟則泛濫亦河必然之勢也又曰黃河自茶城而上以無山東故多潰決由茶城以下南岸始有洞山九里山雲龍山北岸則有子房山夾河入徐故徐州獨無潰決但有泛漲以西山大輔之力也予嘗曰徐州河狹又西山夾之其真河之咽喉乎河出徐州過清涼寺其在

三

南岸則有半戈山羊山當之北岸復無山故不能觸南岸直北趨下衝為距山連江蘆塘落馬黃墩周湖柳湖諸河河皆在邳境設邳州往往受其害河善泛亦以北岸無山夾故也邳州由落馬湖至水晶湖中間凡九曲水晶河至清河甚近則淮水會黃之路黃淮合而下雲梯關入海河淮之事畢矣

教養金卷之三十二

師役考一



周禮大司徒教其所治民令五家為比使之相保五比為閭使之相愛四閭為族使之相葬五族為黨使之相救五黨為州使之相親五州為鄉使之相廩大喪帥六鄉之衆喪屬其六引而治其政令大軍旅大田役以族致萬民而治其徒旅之政令

小司徒之職辨國中及四郊都鄙之夫家九比之數以辨其貴賤老幼廢疾凡征役之施舍乃頒比簿于六鄉之大夫使各登其鄉之衆寡六畜車犂辨其物以歲時入其數以施政教行教

令及三年則大比大比則受邦國之比要乃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兩為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五師為軍以起軍旅以作田役以比追賢以令貢賦乃均土地以稽其人而周知其數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凡起徒役毋過家一入以其餘為羨惟田與追胥竭作凡用衆廣則掌其政教與其戒禁聽其辭訟施其賞罰誅其犯命者凡國之大事故民大故致餘子大軍旅帥其衆寡小軍旅巡役治其政令大喪帥鄉役治其政教

卿師以國比之簿以時稽其夫家衆寡辨其老幼貴賤廢疾為

解大夫以歲時登其夫家之衆寡稱其可任者國中自七尺以

州長正月之吉各屬其州之民而讀灋若以歲時祭祀州社亦如之春秋以禮會民而射于州序若國作民而師田行役之事

則帥而致之掌其戒令與其賞罰

黨正四時之孟月吉日則爲民而讀邪瀆以糾戒之春林祭紫亦如之國東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凡作民而師田役則以其瀆治其政事以歲時涖校比

族師月吉則屬民而讀邪瀟春秋祭酬示如之以邦比之瀟師
四閭之吏以時屬民而校堅其族之夫家衆寡辨其貴賤老幼

閭師各掌其閭之徵令以歲時各數其閭之衆寡辨其施舍凡春秋之祭祀役政喪紀之數聚衆庶既比則讀誦

比長各掌其比之治五家相受相和親有羣奇義則相及徙于國中及郊則從而授之若徙于他則爲之旌節而行之若無授無節則唯國土納之

問師掌國中及四郊之人民六畜之數以任其力以待其政令

止二
十
五
家
也

縣師掌邦國都鄙稍甸郊里之地域而辨其夫家人民田萊之數及其六畜車輦之籍若有軍旅會同田役之戒則受灋于

司馬以作其衆庶及馮牛車輦會其車人之卒伍使皆張旗鼓
兵器以帥而至自六鄉以至四百里爲縣其賓甸稍縣都皆轄之也

均人均人民牛馬車犂之力凡均力政以藏上下豐洋則公旬
用三日焉中年則公旬用二日焉無年則公旬用一日焉凶札

則無政三年大比則大均

樞錄校王制用民之力米不過三日故鄭註備作均謂公之法豐年則用三日也有謂周制用民力以支月定中之期

則公家用民旬用三日一月若九日也無年治用三日耳據王制不遇三日則節註為合但用禮本義則未詳改則所據

旬用三日若已變同公之舊禮如旬用三日者皆無過什二者一例不然則公家用什二哉遂入掌邦之野五家為鄰五鄰為里四里為鄰五鄰為里五鄰為里遂以歲時稽其夫家之衆寡及其六畜車犂耕耨其老幼廢疾與其施舍者以頒職作事以令貢賦以令師田以起政役若起野役則令各帥其所治之民而至以遂之大旗致之其不用命者誅之大喪帥六遂之役而致之掌其政令凡事政野役而師曰作野民帥而至掌其政治禁令遂師以時登其夫家之衆寡六畜車犂耕耨其施舍與其可任者

作役事則聽其治訟遂大夫以歲時稽其夫家之衆寡六畜車犂耕耨其施舍與其可任者

縣正各掌其縣之政令徵比若將用野民師田行役移執事則帥而至治其政令既役則稽功會事而誅賞部師凡作民則掌其戒令以時數其衆寡而察其蠹惡而誅賞

鄭是以時校其夫家比其衆寡以治其喪紀祭祀之事若作其民而用之則以旌鼓其華帥而至若歲時簡器與有司數之凡歲時之戒令皆聽之

里掌其邑之衆寡與其六畜兵器治其政令四井為邑蓋三十二里

鄉長掌其鄉之衆寡與其六畜兵器治其政令四井為邑蓋三十二里鄉人掌其鄉之政令若會同師田行役之事則以縣師之旗作其同徒等號帥而至治其政令以聽于司馬大喪帥聚中與其役以至掌其政令以聽于司徒

章氏曰三代役法其詳于周禮惟伍兩軍師之法此兵役也師田追胥之法此徒役也府史胥徒之有其人此居役也比閭族黨之相保此鄉役也有司徒則同地之善田而均役有族師則校民之衆寡以起役有卿大夫焉則辨年之老少以

從役有拘人為則論歲之豐凶以行復役之法王制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凡使民任老者之事食壯者之食

五十不從力政六十不與服戎八十者一子不從政九十者其家不從政廢疾非人不養者一人不從政父母之喪三年不從政齊衰大功之喪三月不從政將徙于諸侯者三月不從政自諸侯未徙家三月不從政

大司馬凡制軍為有二十五萬人為軍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軍將皆命卿二千五百人為師師帥皆中大夫五百人為旅旅帥皆下大夫百人為卒卒帥皆上士二十五人為

為兩司馬皆中士五人為伍伍皆有長一軍則二什六史書
十人徒百人四時開兵詳見周禮今其數雖學業編

既曰五人為伍那五家為比家出一人在家為比在軍為伍
五伍為兩即五比為兩則二十五家兩十五人四兩為卒即
四兩為族族百家卒百人五卒為旅即五族為黨黨五百家
旅五百人五旅為師即五黨為州州二千五百家師二千五
百人五師為軍即五州為鄉鄉萬二千五百家軍萬二千五
百人管子內政寄軍令在鄉五家為比以營農事比長領之
及共出軍家出一人五人為伍伍長領之在家為閭閭番領
之閭在軍則為兩司馬領之在家為族族師在軍為卒長在家

為黨正在軍為旅師在家為州長在軍為師師在鄉為大夫
在軍為軍將

所江李氏曰注疏謂天子六卿六遂合有十二軍而止六軍
何也蓋六卿為正軍六遂為副俾至于大國之三卿三遂次
國之二卿二遂小國之一卿一遂莫不皆然

據謙按右則為比閭族黨州鄉行則為伍兩卒旅師軍不時
鄉遂如此即國都鄉莫不皆然但天子近郊六鄉不據鄉不
謂發所謂王之爪士必有常康者也不然六鄉不據其據
彼將何以為養哉

班固漢志殷周以兵定天下失天下既定截截于七教以文德

而備立司馬之官設六軍之衆因井田而制軍賦地方一里為
井井十為通通十為成成方十里成十為終終十為同同方百
里同十為封封十為畿畿方千里有稅有賦稅以足食賦以足
兵故四井為邑邑四邑為丘丘十六井也有戎馬一疋牛三頭四
丘為甸甸六十四井也有戎馬四匹兵車一乘牛十二頭甲士
三人卒七十二人千戈備具是謂東馬之法一同百里提封萬
井除山川洫庠城邑居園圃街路三千六百井定出賦六千
四百井戎馬四百匹兵車百乘此鄉大夫采地之大者也謂
百采之家一封三百一十六里提封十萬井定出賦六萬四千
井戎馬四千匹兵車十乘此諸侯之大者也謂千采之國天

子畿方千里提封百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戎馬四萬匹兵
車萬乘故稱萬乘之主戎馬車徒千戈素具者振旅以蒐夏狝
舍以苗秋治兵以獮冬大閱以將皆於農隙以講事焉五國為
屬屬有長十國為連連有帥三十國以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
為州州有牧連帥比其簡車卒正三年簡法群牧五載大簡車
徒此先王為國立武足兵之大略也

按文獻通考載薛氏言六十四井出車一乘七十五人是七
家出一人王畿之內七征而役方一過疎不知七十五人之
外又有將重車二十五人禁百人也凡百二十五乘而以軍
七百五十乘而成六軍是為五家出一人又載章氏言司徒

之可任者如此其多司馬法之出士如彼其少蓋古人之於兵不盡用之此說固是然六卿之爪士有地無田不課以耕故家出一人而王事康其家止備王城為天子親征之用不遂始教稼穡稱人掌令丘乘之政全始五家出一人矣則以供調發征戍寬其力也章氏又言古者畿內之兵不出所以重內也率有四方之役即用諸侯人耳或遺上公帥王賦亦不過元戎十乘以先啓行也而謂兵諸侯亦各隨其方之便高宗伐楚蓋襄荆之旅武王克商實用西土至于征徐以魯追貉以韓于淮夷以江漢略見于經可攷也平王出戍遠以見刺當是時周都洛矣自洛戍中許無乃未甚遠而周人已

不堪況後世有勞師萬里者哉春秋之初從王伐鄭備有禁人衛人二百四十年間王人會伐屢矣未嘗見師之出唯數績于茅戎王師自出春秋深譏焉據此說固是但襄荆之旅是入楚之後聚楚人耳武王用周人伐商非幾兵出戍之例也征徐魯自衛其國也追貉韓使之君長也征淮夷兵由江漢順流而下非江漢之兵也平王遠戍以發兵為諸侯戍耳天子無成諸侯之理故周人怨之非怨其遠也所引皆失義予謂參薇出戍此正畿內之兵但非六卿之兵耳所父之詩則其時調及六卿之爪士故周人怨之非幾兵全不出戍也若謂東方諸侯之兵以衛西邊則先王之世斷無此制

大司馬九伐之法以元戎神虎而諸侯出兵繼之固有此理若天子自將則六師皆行無有用諸侯為今之兵以決勝負之理況幾兵久不習戰則一朝有變豈能受甲哉又據五家出一人則是五年而一成之人皆滿如今人當糧長十年輪派非五家共出一人也其所謂五人為伍五伍為兩仍不相易與六卿一例觀大司徒比閭族黨州鄉乃教灋之施于邦國都鄙者可知也

國語桓公微從事于諸侯晉仲曰未可君若正卒伍脩甲兵則大國亦將正卒伍脩甲兵則難以速得志矣君若改伐之器小國諸侯有守禦之備則難以速得志矣君若欲速得志于天下

九

諸侯則事可以隱令可以寄政公曰為之若何管子對曰作內政而寄軍令焉桓公曰善管子於是制國五家為軌軌為之長十軌為里里有司四里為連連為之長十連為鄉鄉有良人焉以為軍令五家為軌故五人為伍軌長即之十軌為里故五十為小戎里有司即之四里為連故二百為卒連長即之十連為鄉故二十人為旅旅良人即之五鄉一帥故萬人為一軍五鄉之帥帥之三軍故有中軍之鼓有國子之鼓有高子之鼓卒伍整于里軍旅整于鄉內教既成今勿使遠從伍之人祭祀同福死喪相恤禍災共之人與人相時家與家相時世同居少同游故夜戰聲相聞足以不非盡戰同相視足以相識其歡忻足以

相死居同樂行同和死同哀是故守則同國戰則同獲焉有此
士也三萬人以方行於天下以誅無道以屏周室天下大國之
若莫之能禦也

姑同家以親親為重則雖不在同位而孝友睦婣任恤皆不
可謂皆仲寄軍令于內政則雖平居之時不復以族姻為重
而唯以同伍為意此急功利忘舊誼之俗所由成也豈所謂
軍容不入國國容不入軍者哉

周禮校人掌王馬之政辨六馬之屬種馬一物式一物齊馬
一物道馬一物田馬一物駕馬一物凡領良馬而養來之衆馬
一師四國三桑為阜阜一越馬三阜為繫繫一取夫六繫為廐

廐一僕夫六廐成校校有左右駕馬三良馬之數龍馬一用八
乘一師八師一越馬八越馬一僕夫天子十有二閑馬六種邦
國六閑馬四種家四閑馬二種凡馬特居四之一春祭馬祖執
駒夏祭先牧頒禹政特執於馬社城僕夫祭馬步獻馬誰取夫
凡大祭祀朝覲會同七馬而領之凡軍事物馬而領之

鄭康成註謂自東至廐其數二百一十六疋易乾為馬此應
乾之數也至校變為言成者明六馬各一廐而王馬小備也
良馬五路之馬即道馬田馬駕馬齊馬凡五種校有左右則良馬一種者
四百三十二疋二疋一五種合二十一疋六十疋為馬三
之則為十二百九十六疋五更一駕凡三千四百五十六疋

然後王為大備駕馬百四至取夫凡馬二十四疋與三良
馬之數不相應八皆五為六字之誤也師十二疋越馬七十
二疋則取夫四百三十二疋矣然後而三之既三之無僕夫
者不駕于五路罕之也降殺之差每廐為一閑諸侯有
齊馬道馬田馬大夫有田馬各一閑其駕馬皆分為二

馬特者駒之父也註曰物同氣則心一疏曰使三牝各產其
一通牡為四共駕一車

執駒註執指拘也春通淫之時駒弱血氣未定為其乘馬傷
之故特攻鑿其蹄註曰為其蹄驚不可乘用馬社始乘馬者

馬步神為災害馬者

越馬掌贊正良馬而齊其飲食簡其六節掌駕說之頃辨四時
之居治以聽取夫

亞馬掌養病馬而乘治之相醫而樂攻馬疾受財于校人
牧師掌牧地皆有厲禁而頒之孟春焚牧中春通治

度人掌十有二閑之政教以年馬供特教駉攻駒及祭馬祖祭
閑之先牧及執駒散馬耳圓馬正校人員馬八尺以上為龍七
尺以上為騂六尺以上為馬也

國師掌教國人養馬春除瘡癰始牧夏房馬冬飲馬
方春和時始出牧也房廐也所以庇馬使涼也始牧

國人常養馬智牧之事以役國師

馬質學賢馬馬質也馬量三物一曰武馬二曰田馬三曰駕馬皆

有物實網惡焉昔也之不祥也凡受馬于有司者當盡毛與

其質而死則南之內更旬之外入馬耳以其物更其外否更

其之內更旬之外更旬之外更旬之外更旬之外更旬之外更

其之內更旬之外更旬之外更旬之外更旬之外更旬之外更

其之內更旬之外更旬之外更旬之外更旬之外更旬之外更

其之內更旬之外更旬之外更旬之外更旬之外更旬之外更

其之內更旬之外更旬之外更旬之外更旬之外更旬之外更

其之內更旬之外更旬之外更旬之外更旬之外更旬之外更

其之內更旬之外更旬之外更旬之外更旬之外更旬之外更

其之內更旬之外更旬之外更旬之外更旬之外更旬之外更

其之內更旬之外更旬之外更旬之外更旬之外更旬之外更

其之內更旬之外更旬之外更旬之外更旬之外更旬之外更

其之內更旬之外更旬之外更旬之外更旬之外更旬之外更

其之內更旬之外更旬之外更旬之外更旬之外更旬之外更

其之內更旬之外更旬之外更旬之外更旬之外更旬之外更

其之內更旬之外更旬之外更旬之外更旬之外更旬之外更

其之內更旬之外更旬之外更旬之外更旬之外更旬之外更

其之內更旬之外更旬之外更旬之外更旬之外更旬之外更

其之內更旬之外更旬之外更旬之外更旬之外更旬之外更

其之內更旬之外更旬之外更旬之外更旬之外更旬之外更

其之內更旬之外更旬之外更旬之外更旬之外更旬之外更

圖

四楚自克庸以來其時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于民生之不易
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息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
之于勝之不可保紂之百克而卒無後訓之以若教粉膏草
路盤纏以結山林之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墮不可謂先大
夫子紀有言曰師直為壯曲為老我則不德而德怨于楚我
曲楚直不可謂老其君之我分為二漢廣有一弁卒偏之兩
此言一事之半遂皆以二十五人為一卒也右廣初驚散及日中左則
受之以至于谷內官序當其夜以待不虞不可謂無備
此則制以七十五人分為三進一甲士額二十四人而二十
五十人得重卒者不在此限楚之二廣則以君之所來故加二
卒偏之兩壯壯以十五乘為一大偏為解怨與此不合

戰國齊惡以技擊雖親惠以武卒齊秦昭以銳士勝世方爭于
功利而說者以孫吳為宗時惟荀卿非之曰彼孫吳者上執
利而棄義詐施于暴亂昏慢之國君臣有間上下離心政謀不
良故可變而詐也夫仁人在上為下所仰猶子弟之衛父兄若
手足之捍頭目何可當也新國弱我戰若親戚若若叔蘭顯視
其上猶焚灼仇讎人情豈肯為其所惡而攻其所好哉故以禁
攻禁捕有巧拙以禁詐克若即投石夫何奇之有韓曰武王戰
紂有夜東城如失烈烈則莫我敢遏言以仁德結民者無敵於
天下也若齊之技擊得一首則受賜金車小敵則則始可用也
事無數堅則無然相失是亡國之兵也魏氏武卒衣三層之甲

操十二石之弩負矢五十个思其止上能者勝如龜三日之糧
 日中而趨百里中試則獲其戶利其田宅如此則其地雖廣其
 稅必寡其氣力數年而老足危國之兵也秦人其生民隨其
 使民也酷烈劫之以勢隱之以說親之以賞慶道之以刑罰使
 民所以要利於上者非戰無由也功賞相畏五甲首而隸五家
 是最為有數故能四世有勝于天下然皆千賞而利之兵庸徒
 需費之道耳未有安制勝之理也故雖地廣兵強魏趙常恐
 天下之一合而共戰已也至平齊桓晉文之兵可謂入其域而
 有節制矣然猶未本仁義之紀也故齊之技擊不可以過觀之
 武卒觀之武卒不可以直秦之銳士秦之銳士不可以當桓文

西

之節制桓文之節制不可以敵湯武之仁義故曰善師者不陳
 善陳者不戰善戰者不敗善敗不亡也法也

擒謀懷古之師役田役力役戶役皆在于民而民能勝之苟
 上之恤下如家人父子之相顧補助以時故也後之民各自
 為生而上之人視若相越則不得視古役法以為程矣古之
 戰以民民皆樂於戰戰故不至多殺至戰國厚養戰士以強
 凌弱廣樹怨黨于是得民有不足以制敵者王者之除殘禁
 暴固有其節制矣

秦用高鞅之法月更卒已復為正一歲也戌一歲力役三十倍
 于古全民為什五而相收司連坐告者與新敵者同賞不告

秦者與降敵同罰

馬端臨曰秦人所行什五之法與成周一也然周之法則
 其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是數其相率而為仁厚
 輯睦之君子也秦之法一人有姦鄰里皆告之一人犯罪鄰里
 坐之是教其相為暴戾利祿之小人也

漢高祖二年舉民年五十以上有脩行能帥眾為善置以為三
 老鄉一人擇鄉三老一人為縣三老與縣丞尉以事相教復勿
 繇戍以十月賜酒肉

十里一亭亭有長十亭一鄉鄉有三老有秩番夫游徼三老掌
 教化番夫職聽訟收賦稅游徼備禁賊盜縣大夫方百里其

主

民制則城郭則鄉亭亦如之皆秦制也

漢官儀曰游徼亭長皆習設備五兵弓弩鉞楯刀鉞甲鉞鼓
 吏赤幘行轡帶鉞刀持盾被甲設矛戟習射十里一亭亭
 長候五里一鄉鄉間相去二里半司為盜亭長持二尺板以
 勅賊執繩以收執賊

水心錄氏曰縣鄉亭之制本于商鞅疑若煩民然三老
 番夫游徼備各有職掌近民而分其職任若後世陽然
 無復紀秩而令長悍然獨以征取為事則又鞅之所不
 為也

漢制

漢制兵之制民年二十三為正一歲為衛士二歲為材官騎士

傳

射御騎馳戰陳年六十五衰老乃得免為民就田里

漢民凡在官三十二年自二十三以上為正卒每一歲當給

郡縣官一月之役其不役者為錢二千入于官以償庸者已

上戍中都官者一年為衛士京師者一年為材官騎士樓船

郡國者一年三者隨其所長於郡縣中發之然後退為正卒

就田里以待當上調發

更有三品有卒更有戍更有過更古者正卒無常人皆迭為之

一月一更為更卒也貧者欲得厚更錢次直者出錢雇之月二

十是為戍更也天下人皆更戍邊三日亦為更律所謂戍也

六

雖丞相子亦在戍邊之調不可人人自行三日戍又行者當自

戍三日不可往便還因便往一歲一更謂不行者出錢三百入

官以給戍者是謂過也

馬端臨曰漢書如淳註言更有三品切詳其說非更者正身

供正役也戍更者以錢值直所直者內地其役一月其錢則

不行者自以僱代行者過更者亦以錢僱直所直者邊疆其

役三日其錢則不行者輸之縣官縣官以給代行者但所謂

一歲而更者恐是併往田行程言之盡戍且以西月為行程

則每歲當役者十月如是戍更則一人替九人之役如是過

更則是一人替九十九人之役夫戍邊重事而百人之中行

者終一人則兵之在戍者無幾矣然遺錯傳明言連方之卒

守塞一歲而更則似明立此法非是併行程及雇募而言殊

與三日之說背馳竊意一歲而更是秦以此待謫戍者本非

正法及其窮兵黷武則雖無罪者及元孫復除者皆調發之

而僑之謫戍矣漢初亦遵其遺後來乃著令有罪者乃戍邊

一歲而凡民之當戍者不過三日若不願行者則聽其出錢

將官以給戍者為過更之法耳

過更代行之役也

過更代行之役也

正兵之外如發謫徒則有七科謫惡少年亡命刑還募及勇

敢弄命仇健之屬

七

高祖命天下選能引關張弩材力武猛者以為輕車騎士材

官樓船常以秋後講肄課試各有負數平地用車騎山阻用材

官水泉用樓船光武紀注所

刑法志曰種秦選材官車騎於郡國

京師有南北軍之屯

南軍衛尉主之類曰衛尉在宮內掌宮城門內之兵

馬端臨曰古者環衛有二等官伯則領衛游子弟宮正則領

宮徒役事漢有衛尉衛尉兵亦此制歟郎中令武衛更名光祿

勳掌宿衛宮殿門戶其屬者有諸郎掌守門戶出充車騎中

郎有五官左右三將凡郎官皆東直執戟宿衛出

郎有五官左右三將凡郎官皆東直執戟宿衛出

大

宿衛軍

東方朔傳

之丞

之丞

无

相林有令
王聖令
中郎時
都尉時
林侯比中
二千石又
有明林黃
鍾郎

大初元年初置定章營嗣後更名羽林驍又取從軍死事者之子孫養明林教以五兵號曰羽林孤兒此與期門皆光祿勳所領之兵後平帝又更期門為虎賁按光祿勳即衛而亦攝兵衛如周師氏詔王璽散國子而又以兵服守王之
門从蓋古制相沿皆有稽攷之意也

百官表。中尉秦宮掌巡徽京師。屬官有中臺寺五武庫兵部都船四令丞。又有武道左右候候丞及左右京輔都尉之丞。兵卒皆屬焉。是中尉所職乃巡徽京師。以此知北軍為京城兵。而中尉主之也。

武帝增置八校尉北更爲中尉爲執金吾

帝用兵四夷發中尉之卒遠擊南粵恐內無重兵或致生變于是創置七校尉掌知胡事務者為胡騎知越人事者為越騎又取中尉屬官所謂中壘者進為校尉凡八校尉

中壘校尉掌北軍壘門外又外掌西城

屯騎校尉掌騎士七百

步兵校尉掌上林苑內屯兵騎士七百

越騎校尉掌越騎騎士七百

長水校尉掌長水軍曲胡騎騎士七百三十六人

胡騎校尉掌池陽胡騎不常置

并

射聲校尉掌待詔射聲者服虔曰工射者與中開射而射即中之因名射聲騎士七百

虎賁校尉掌輕車光武并射聲

八校尉秩皆二千石有丞司馬外又有城門校尉掌京師城

門屯兵

山齋易氏曰八校分屯不專在一所雖同名北軍而各以校

尉領之不屬中尉之北軍而中壘校尉亦別掌北軍壘門內

外不屬金吾也光武併七校為五營故省虎賁入射聲省胡

騎入長水又省中壘校尉而置北軍中候掌監五營自是五

營屬北軍以北軍中候監之謂之北軍五營

章氏曰武帝既增校尉又於光祿勳之下增羽林期門以益

南軍大縣領二軍之勢均唐李揆曰漢以南北軍相制是也

易氏曰漢時兵農未分南北兩軍實調諸民搖古者井田之遺意竊疑南軍以衛宮城而乃調之於郡國北軍以護京城而乃調之于三輔抑何遠近輕重之不倫耶蓋攷之司馬子長作三王世家載公戶滿意之言曰古者天子必有異姓大夫所以正當由也外有同姓大夫所以正異族也蓋同姓親也於內為遠故處于外而使之正異族異姓疎也於親為有問故處于內而使之正族屬南北軍調兵之意殆攝是歟郡國去京師為甚遠民情無所適莫而緩急為可恃故以之衛

注

宮城而謂之南軍三輔距京師為近通民情有閭里蕃族屬之愛而利害必不相棄故以之護京城而謂之北軍其防微杜漸之意深矣

又曰杜佑通典謂漢氏重兵悉在京師是不然兩漢之初正以京師無重兵當以後百官志攷之衛尉衛士六千人南宮北宮衛士共一千八百人左右都候衛士共七百九十九人宮掖凡七門每門各有司馬以領衛士南屯七百二人蒼龍四千人玄武三十人北屯三十八人朱雀百二十四人東明百八十人朔平百二十七人總而計之南軍為九千四十八人北軍五校所領騎士如屯騎越騎步兵射聲各七百人又中

尉繚騎五百三十人總而計之為四千五十人惟城門屯兵
數無可考以宮掖門司馬所領者推之多者七百二人少者
止三十人況十二門止于一校必非重兵所在多不過三千
人耳總是三者而京師之兵不滿二萬人或曰此光武中興
之兵制也武帝之增置則殆不止此說亦不過倍之云爾若
漢文之世未有增置其營當益少于此也豈得云重兵悉在
京師哉

列郡三國侯國三者其兵不殊郡有都尉佐太守典武職甲卒
其在三國者則以內史比郡守中尉比都尉侯國亦有相秩比
天子令長其郡國之兵必有流特而後可發常以九月都試太

守都尉令長丞相會都試課數最

凡治兵漢承秦制三時不講唯十月車駕幸長安水南門會五
營士為八陣進退名曰來之

章氏曰高祖之世南北二軍不出而民兵散在郡國有事以
羽檄召封官騎士以備軍旅文帝始以銅虎符代檄當時各
因其地以中都官號將軍將之事已則罷京師止南北軍為
中尉尉繚郎中令諸部城門校尉屯兵北軍屬太尉南軍屬
衛尉武帝更太尉為大司馬大將軍以中尉封官出征恐京
師無重兵而生變於是分北軍為八校以中壘領之以中壘為
八校校各二千石不相親屬而中壘自掌又恐北軍之權太
北軍壘垣門事不兼八校則此說非也

重兵悉在
京師也

重故於光祿勳增羽林期門之兵此武帝以南北軍相制之
意唐人蓋知之矣異時南北軍皆郡國番上無定在之兵也
自武帝置八校大校以習知制人充之則募兵始此期門
羽林皆家世為之則長從始此蓋自是有養兵之病而京師
之兵制壞矣元狩以後民多賈獲調發之士益鮮於是禁及
諸吏次及諸民次及諸戍次及七科諸異時以隸于都尉者
充兵故其伍得甚整也及帝兵不足調及他衆甲伍必素而
郡國之兵制又壞矣昭宣以來其禁同甚募及奔命調及惡
少發及刑徒選及三百石吏而又以羽林倂從胡騎越騎從
事是南北軍出矣紛紛無復舊制皆以武帝廢之

文帝時遺錯上言臣聞秦時北攻胡貉塞河上南攻揚粵
還成卒為其起兵而攻胡粵者非以衛邊地而收民死也貪
戾而欲廣大也故功未立而天下亂且夫起兵而不知其勢
戰則為人畜也則卒積死夫相結之地積陰之處也木皮三
寸水厚六尺食肉而飲酪其人密理為激在毛其性能著秦之戍
楊越之北少陰多陽其人疏理為激在毛其性能著秦之戍
卒不能其水土戍者死子遺輪者積于道秦民見行如往秦
市因以建發之名曰建戌先發更有趙及贅婿賈人後以曹
有市籍者又後以大父母父母皆有市籍者後入關取其左
發之不順行者深怨有背叛之心凡民守戰至死而不降北

為以計為之也故戰勝守固則有拜爵之賞攻城屠邑則得其財而以其家室故能使其家蒙矢石赴湯火死如生今秦之發卒也有萬死之害而亡之報死事之後不得一算之復天下明知禍烈及已也陳勝行成至于大澤為天下先倡天下從之如流水者秦以威劫而行之之故也胡人衣食之業不著于地其勢易以擾亂邊境何以明之胡人食肉飲酪衣皮毛非有城郭田宅之歸居也如飛鳥走獸放於廣漠美草甘水則止草盡水竭則移以是觀之往來轉徙時至時去胡人之生業而中國之所離南也今使胡人散處轉牧行獵于塞下或當燕代或當上郡北地隴西以候備塞之

活

卒卒少則入陛下不救則遠民絕望而有降敵之心救之少發則不足多發遠縣饑至則胡又已去聚而不罷為費甚大罷之則復入如此連年則中國貧苦而臣不安矣陛下幸要遠邊將吏發卒以治塞甚大惠也然令遠方之卒守塞一歲而更不知胡人之能不知選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備之以便為之高城深塹具蘭石布渠答前石城上櫓石復為一城其內城間百五十步要害之處通川之道調立城邑毋下千家為中國虎落虎落以行後相連通落之也先為室屋具田器迺募罪人及免徒復作舍居之不足募以下奴婢贖罪及輸奴婢欲以拜爵者不足乃募民欲往者皆賜高爵復其家予冬夏衣廩

食能自給而止郡縣之民得買其爵以自增至卿為謀排賢尚且賈市之法關帝王錯罪固不可勝誅然上其亡夫若著募民欲往者以禦胡而代遠徵之兵亦良法也其亡夫若塞者縣官買予之人情非有匹敵不能久安其處塞下之民福利不厚不可使久居危難之地胡人入驅而能止其所驅者以其半予之縣官為贖其民如是則邑里相救助赴胡不避死非以德上也欲全親戚而利其財也此與東方之戍卒不習地勢而心畏胡者功相萬也以陛下之時徙民實邊使遠方無屯戍之事塞下之民父子相保亡傳薄之惠利施後世名稱聖明其與秦之行怨民相去遠矣上從其言募民徙塞下錯復言陛下幸募民相徙以實塞下使屯戍之事益省

置

輸時之費甚大惠也下吏誠能稱厚惠奉明法存郵所徙之老弱善過其壯士和輯其心而勿侵剝使先至者安樂而不思故鄉則貧民相慕而勤往矣臣聞古之徙遠方以實廣虛也相其險陽之和蓄其水泉之味審其土地之宜觀其水草之饒然後營邑立城制里割宅通田作之道正阡陌之界先為禁室家有一室二內門戶之閉置器物焉民至有所居作有所用此民所以輕去故鄉而勒之新邑為置醫巫以救疾病以脩祭祀男女有昏生死相如墳墓相從種樹畜長室屋完安此所以使民樂其遷而有長居之心也臣又聞古之制邊縣以備敵也使五家為伍伍有長十長一里里有假

傳

士四里一連連有假五百指工十連一邑邑有假保備其
邑之賢才有教習地形知民心者居則習民於治法出則教
民於應敵故卒伍成於內則軍正定於外服習收成功全運
從幼則同游長則共事夜戰聲相知則足以相救晝戰目相
見則足以相識雖炎之心足以相死如此而勤以厚賞威以
重罰則前不還踵所從之民非壯有材力但費衣糧不可用
也雖有材力不得良吏指無功也陛下純句奴不與和親臣
竊意其冬來南也東大治之則終身創矣欲立威者始于折
膠束而不能因使傳氣去後未易服也折氣可謂可
東漢鄉置三老掌教化凡有孝子順孫正女義婦避野教忠及

傳

學士為民法武者皆高表其門則以興善行 鄉里有快將激
有秩郡所選秩百石掌一鄉人其鄉小者縣置焉夫一人皆言
知民善惡為役先後知民貧富為賦多少平其甚品游微掌捕
禁司為盜又有鄉佐屬鄉主民收賦稅亭有長以禁盜賊 里
有里魁民有什伍善惡以告里魁掌一里百家什
先武以幽燕并州兵定天下始於黎陽立營頓兵騎常千人以
謁者監之就黎陽兵其後又以扶風都尉部在雍縣以涼州近
羌數犯三輔將兵衛護國陵故俗稱雍營而京師南北軍如故
於北軍則并胡騎充實二校為五營以北軍中侯易中量以監
之於南軍則先祿勳省車戶騎三將及羽林令都尉省教費及

衛士一云

制以立秋之日自郊禮畢始揚威武斬牲于郊東門以薦陵廟
其儀乘御戎路白馬朱鬣躬執弩射牲牲以鹿麋太牢令謁者
各一人載獲車馳騶送陵廟還宮遣使者齎束帛以賜武官武
官肆兵習戰陣之儀斬牲之禮名曰驅劓也劓殺兵官皆隸孫吳
兵法六十四陣名曰乘之立春遣使者齎束帛以賜文官驅劓
之禮祠先農農事告先農已烹鮮時有司乃遂巡射牲獲車畢
有司告事畢

建武六年詔罷郡國都尉并職太守無都尉之法唯京師 兵
如故先武罷郡都尉然建武之世已不能
守前法要尉省校報使臨時補選

七年罷天下輕車騎士材官樓船及軍假吏悉還民伍唯更殘
如故

時罷義之尉王尋李通之勸先武皆因秋試之日勒軍旅誅
守畏獄各起軍故罷都尉之法然外兵自是不練矣

東漢初即衛如初但先武不任三公多選黃門而先祿大夫
不在宿衛議郎不與執戟而凡為禁衛者皆非士人之流而
郎官三省盡為諸黃門之屬耳故宦官內典門戶外典政事
遂顯大禍

建武初但以重書發兵杜諸防有姦偽上書請復虎符從
之

漢初為至足百金自天子不能具驂駟而將相或乘牛車至

馬汗血言其先天馬子也上初使持千金及金馬以請之

王殺漢使乃遣兵伐之連四年死人斬其王毋害首獻馬三千

二年籍吏民馬補車騎

征和中上下詔深陳既往之悔禁苛暴止擅賦力本農脩馬復令以補缺毋乏武備而已郡國二千石各上進富馬方略補遺狀與計對同與上計者

徐氏曰按遺錯疏言民有車騎馬一疋者復卒三人即馬復令也

昭帝始元四年詔往時令民共出馬其止勿出五年罷天下亭馬毋及馬弩關

初武帝令諸亭養馬毋又景帝四年禁馬高五尺九寸以上齒未平者不得出關馬十歲齒下平又舊禁弩十石以上者不得出關

宣帝五鳳二年詔頗省乘輿馬及苑馬以補邊郡三輔傳馬其令郡國毋敢令年馬口錢武帝于口賦錢人指三錢以補車騎馬

元帝初元元年省苑馬以振困乏九月詔太僕減穀食馬五年詔乘輿練馬母乏正事而已

貢禹奏言高祖孝文孝景皇帝循古節儉歲馬百餘疋方今廐馬食粟將萬疋今民大飢而廐馬食粟若其太肥氣盛怒至乃日步作之聊減損乘輿服御廐馬母過數千疋天子納

苦其忠乃下詔太僕減穀食馬

林氏曰漢初民出薪賦以備車馬又籍使方制勸民養馬有一疋者復卒三人蓋居閭閻則先三人之義有事則當三人之卒此內郡之制也至於邊塞則縱民畜牧而官不禁焉氏居塞則馬數千群橋挑居塞則致馬千疋傳于是內郡之盛則衆庶有焉外郡則成食貨志邊郡之盛則三十六北分置西北漢供武帝初年單于入塞見馬布野而無人牧者征伐四夷而馬往來食長安者數萬疋既數出師馬大耗之乃行一切之令自封君而下至三百石吏以次出馬則內郡疲民之有馬者欲望復卒難矣又全民得畜邊者從官假馬毋而歸

其忠十一則邊郡之欲廣畜牧者難矣又區馬者有罪有以列侯區馬而陳新者功臣表如有以民或區馬馬不具而長安全幾坐死傳故內郡不足則籍民馬以補車騎邊郡不足則發酒泉驪駒石至玉門關武帝初元二年輪臺之恨始備焉政吁亦晚矣

後漢制太僕掌車馬屬官未央廐令一人主乘輿及苑中諸馬舊有六廐中興省約但置一廐後置左廐令廐別主乘輿御馬後或併省又有收師範皆令官主養馬分在河西六郡界中中興省唯漢陽有流馬北但以羽林郎監領馬樓好騎射善別名馬於交趾得騶趙銅鼓乃鑄為馬式還

上之因表曰行天美如龍行地美如馬馬者甲兵之本國之大用要率則以別尊卑之序有變則以濟遠近之難昔有騏驎一日千里伯樂見之昭然不惑近世有西河子與亦明相法子與傳西河儀長孫傳茂陵丁君都君都傳成紀楊子阿臣援曹即事子阿受相馬骨法考之于行事報有驗數臣愚以為傳聞不如親見親景不如察形今欲行之于生馬則骨法雖備具又不可傳之于後孝武皇帝時善相馬者東門京鑄作劍馬法獻之有詔立馬于魯班門外則更名魯班門曰金馬門臣謹依儀氏傳中帛氏口齒謝氏馬鬣丁氏身中備此數家骨相以為法馬高三尺五寸圍四尺五寸有記

畫

置于聖德殿下以為名馬式焉

後劉馬相法曰水大欲分明水大在鼻孔兩間上脣欲急而方口中欲紅而有光此馬千里額下欲深下脣欲緩牙欲前向牙去過一寸則四百里牙細鋒則千里目欲滿而澤腹欲充腰欲小季肋欲長長而薄欲厚而緩垂薄腹也腹下欲平滿汗溝欲深而長膝本欲起肘腋欲開膝欲方蹄欲厚三寸堅如石

和帝永元元年詔有司省減外戚及涼州諸花馬

安帝永初元年詔馬非乘輿所御者減半食

六年詔越嵩置長利高望始昌三苑又令益州置苑苑號為

置漢平苑

順帝漢安元年始置承華苑

當時隱士親桓徽徵不出謂人曰疏馬為正其可損乎

重帝光初四年初置驪驪苑至順帝時國調馬最右善推馬一

足至二百萬人買賣而自害其利

任尚代班雄屯三輔臨行虞翻謂尚曰兵法弱不攻強走不

逐飛自然勢也今虜皆騎馬日行數百里來如風而去如絕

絕以步追之勢不相攻今莫如市馬尚即上言用其計者

功

漢復徐師役及祖皆免

畫

高祖二年蜀漢民給軍勞者復勿租稅二歲關中卒從軍者復家一歲關中卒從軍者復勿租稅二歲關中卒從軍者

五年詔諸侯子在關中者復之十二歲其歸者半之軍吏卒賜

爵非七大夫已下皆復其身及戶勿算

七年民產子復勿事二歲

八年令吏卒從軍至平城及守城邑者皆復終身勿事

十一年諸侯堅守不降及寇者復租三歲豐人從關中者皆復

其身士卒從入蜀漢關中者皆復終身

十二年詔吏二千石入蜀漢定三秦者皆世世復以沛為湯沐

邑復其民世世無有所與沛父兄諸復豐乃并復豐比沛詔秦

始皇帝守家二十家楚魏齊各十家趙及魏子無忌各五家各視其家復無與他事

惠帝四年舉民孝弟力田者復其身

文帝禮高年九十者一子不事八十者二子不事

景帝守塞皆賜高爵復其家大民入軍至一西邊北邊之郡雖

有長爵不得輕復

四年復諸劉有屬籍家無所與

景帝遺詔出宮人歸其家復終身

武帝建元元年民年八十復二弟九十復甲年又詔民年九十

以上已有受賜法給米粟為復子若孫令得身率妻並其供

養之事

置博士弟子五十人復其身禮中藏以山下戶凡三百封

米高為之奉邑賜給祠復無所與

府庫並置乃募民入奴婢入粟者復終身

宣帝地節四年詔諸有大父母者勿錄事使得收歿送終盡其

子通

元康元年復高皇帝功臣侯用勅等百三十六人家子孫全

奉祭祀世世勿絕其無嗣者復其次

元帝好儒能通一經者復數年以用度不足更為設負千

入

永光時民多復除無以給中外繇役

世祖建武五年詔復濟陽二年徭役帝生于濟陽故復之

十九年幸汝南頓縣賜吏人復南頓歲租一歲以父老請復增

一歲

二十年復濟陽縣徭役六歲

三十年又復濟陽一歲

明帝永平五年以常山三老言上生于元氏復元氏田租更賦

六歲

桓帝永康元年復博陵河間二郡比豐沛

靈帝光和六年復長陵縣比豐沛

徐氏曰按漢之有復除猶周官之有詭舍皆除其賦役之謂

也然西京時或以從軍或以三老或以孝弟力田或以明經

或以博士子弟或以功臣後以至民產子者大父母父母之

年高者給樂高之祠者莫不得復其間美意至多至東都所

復不過濟陽元氏南頓數邑為天子之私恩矣

教養全書卷之三十三

歷代師役考二

四

魏制略如東漢南北軍如故黃初中復令州郡與兵尋又置大將軍都督中外兵之柄世在司馬氏而魏祚移矣

晉武帝以伐吳遂分左右各一將軍又置羽林虎賁上騎翼力四部皆賴于驍騎又有左右前後四軍四護軍領之凡二衛左右前後驍騎七軍皆以中軍將軍羊祜領之

帝懲魏氏孤立大封同姓大國三軍兵五千人次國二軍兵三千人小國一軍兵千五百人

太康元年既平吳詔悉去州郡兵

魏曰昔自漢末四海分崩刺史內親民事外領兵馬今天下為一當罷職于戈刺史分職皆如漢氏故事悉去州郡兵郡置武吏百人小郡五十人交州牧陶璜上言交廣東西數千里不實屬者六萬餘戶至於服從官役練五千餘家二州舊歲唯兵是鎮又寧州諸夷接據上流水陸俱通州兵未宜約損以示單虛備射山濤亦言不宜去州郡武備帝不聽及永嘉以後盜賊群起州郡無備不能禽制天下遂大亂如遼所言然其後刺史復兵民之政州鎮愈重矣太僕統典牧監有朱黃麻騊駼龍馬鹿等全

元帝南渡有大將軍都督四鎮四征四平之號然調兵不出三

吳大發無過三萬每歲出討多取奴兵

自周刀協議後皆以奴為兵王遵子發諸郡奴號曰樂屬更翼發六州奴北伐是也

魏制按齊疆鎮帥郭景以奄入殿國師為耻今乃以奴兵扞國可謂大辱國矣

符堅入寇每十丁遣一兵

周太祖輔西魏時用蘇綽言治倣周典置六軍籍六等之民擇魁健材力之士以為之首蓋編組而刺史以農隙教之舍為百府每府一帥將主之分屬二十四軍開府各領一軍大將軍凡十二人每一將軍統二開府一柱國主二大將持節加持節都

尉以統焉凡柱國六勇衆不滿五萬入

府兵之名自西魏始

南北朝兵制無足紀略之

唐制組庸調庸以充役調以養兵詳見田賦考

全諸戶以百戶為里五里為所四家為鄰三鄰為保每里設正一人若山谿險阻地遠人稀之處聽隨便置置掌按比戶口課植農桑檢察非違催驅賦役在邑居者為坊坊別置正一人掌坊門管鑰宵禁非並免其課役在田野者為村別置村正一人其村滿百家增置一人掌同坊正其村居如滿十家者隸入大村不滿別置村正天下戶量其資產升降定為九等三年一造

戶籍凡三本一留縣一送州一送戶部常留三北在州縣五比
送省以徵國二并二月初自今諸里正縣司選勸官六品以下白
丁清平驅幹者充其次為坊正若當里無人聽終比鄰里簡
用其村正取白丁充無入處里正等並通取十八以上中男殘
疾免充

高祖初起兵開大將軍府以建威為左領大都督領左三軍太
宗為右領大都督領右三軍元吉統中軍較自太原有兵三萬
人及諸起義以相屬與降郡盜得兵二十萬武德初始置軍府
以驍騎中驍西將軍統之析關中為十二道曰萬年道長安道
留平道醴泉道同州道華州道岐州道豳州道西麟州

道涇州道宜州道皆置府時以天下未定將舉關中之衆以臨
四方三年更以萬年道為參旗軍長安道為鼓旗軍萬平道為
玄戈軍醴泉道為井戟軍同州道為羽林軍華州道為騎雲軍
寧州道為折威軍岐州道為平道軍豳州道為招搖軍西麟道
為北游軍涇州道為天紀軍宜州道為天節軍軍置將副各一
人以督耕戰以車騎府統之六年以天下既定遂廢十二軍改
驍騎曰統軍車騎曰別將居歲餘十二軍復而軍置將軍一人
軍有坊置主一人以檢察戶口勸課農桑

大宋貞觀十年更號統軍為折衝都尉別時為軍都尉諸府
總曰折衝府凡天下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皆有名號而關內

二百六十有一皆以隸諸衛凡府三等兵千二百人為上千人
為中八百人為下府置折衝都尉一人左右果毅都尉各一人
長史兵曹別將各一人校尉六人主士以三百人為團團有校尉
五十人為隊隊有正十人為火火有長火偏六獸馬凡火具為
布幕鐵馬孟布櫛錦纓鑿雖皆皆皆皆皆皆皆皆皆皆皆皆皆
火纒一胸為繩一首為足絆皆皆皆皆皆皆皆皆皆皆皆皆皆
礮石大礮礮帽礮裝行膝皆一表飯九斗米二斗皆自備并其
介冑戎具歲千庫有所征行則視其人而出給之其番上宿衛
者唯給弓矢橫刀而已凡民年二十為兵六十而免其能騎而
射者為越騎其餘為步兵武騎排擣手步射每歲冬折衝都

尉率五校兵為之在府者置左右二校尉位相距百步每校為
步隊十騎隊一皆卷旗幡長刃旗散立以俟角手吹大角一通
諸校皆散人騎為隊二通旌旗解幡三通旗舉左右擊鼓二
人校之人合謀而進右校擊鼓隊少却左校進至右校立所左
校擊鼓少却右校進進至左校立所右校復擊鼓隊還左校復
擊戰皆擊鼓隊各還大角復鳴一通皆卷旗幡大角吹大角二
通旗解幡隊皆進三通左右校皆引還晃日也因縱獲各入其
入其隸于衛也左右兩衛領六十府諸衛領五十至四十其餘
以隸東宮六率凡隸府兵皆下符契州刺史與折衝勸契乃發
若全府發則折衝都尉以下皆行不盡則果毅行少則別將行

當給馬者予其直市之每正予錢二萬五千刺史折衝為閫不
任戰事者賜之以其錢更市不足則一府共足之凡當宿衛者
皆上兵部以遠近給當五百里為五番千里七番一千五百里
八番二千里十番外為十二番皆以月上若宿衛者五百
里為七番千里八番二千里十番外為十二番亦月上

上嘗引諸衛將卒習射于顯德殿諭之曰我狄倭盜自古有
之患在邊境小安則人主逸游忘戰今朕不使汝曹穿池築
苑專習弓矢居閒無事則為汝師矣厥入寇則為汝將庶幾
中國之民可以少安於是日引數百人教射于殿庭上親臨
試中多者賞以弓刀帛其特帥亦加上考由是人思自勵數

年之間悉為精銳

府兵圖

上府 計二百人 折衝都尉 左果毅都尉
長史一人 兵曹一人 別將一人 校尉六人
中府 十人 折衝都尉 左果毅都尉
長史兵曹別將校尉同上
下府 八人 折衝都尉 左果毅都尉
長史兵曹別將校尉同上
坊 高祖置 坊主一人
國 三百人 校尉

隊五十人

火十人

羽林軍 唐宗

神武軍 唐宗

神策軍 代宗

天武軍 順宗

隊正

火長

龍武軍 唐宗

英武軍

神威軍 德宗

章氏曰舊志言凡天下十道置府兵六百三十四皆有名號
而開內二百六十有一皆以隸諸衛衛會要云折衝府二百八
十通計舊府六百三十三陸贄奏疏則以為太宗置府八百
在開中者五百杜牧原十六衛上言養我臣外開折衝果毅

府五百七十有四其數不同府多在開中說者以為固本漢
置都尉亦此意左右衛皆領六十府諸衛領五十至四十其
餘以隸東宮十率府而折衝亦隸焉太子營軍非古制也唐
只是折衝自散漢都尉之曰郡縣之官盡去唐之府兵雖散
在諸道然折衝都尉並遺跡于諸衛乃是內任官故官志係
之于諸衛之後不與外官同漢都尉不隸于衛尉乃是外任
官故表係之郡守之後與唐異然而領兵則太守與都尉刺
史與折衝同矣唐以遠近分當皆以一月恐太紛擾漢以二
歲更代為善又唐在二千里外者亦不免此法所以壞也通
考天下十道開中府二百七十三河南置府六十三河東
道置府而二十九河北十四山南十隴右二十九淮南六江

而二細南十嶺南三大約近京師者多
而遠者少然關中府數又與前說不合

高宗顯慶五年三月八日講武于并州城北上御飛閣群臣臨
觀之左衛大將軍張延師為左軍左右驍衛等六衛左羽林騎
士屬焉左驍衛大將軍梁建方為右軍左右威遠武候等六衛
右羽騎士屬焉一鼓而整衆再鼓而整列三鼓而交前左為曲
直國武之陣右為方銳並圖之陣三批而五變步還而騎進五
合而各復初

武后聖曆二年欲以季冬講武有司請延至孟春王方慶上疏
曰謹按禮記月令孟冬之月天子命將帥講武習射御角力此
乃三時務農一時講武蓋王者常事安不忘危之通也孟春之

月不可以操兵者兵金也金性起木春盛德在木金氣以害盛
德逆生氣益春行冬令則水潦為敗雪霜大擊首種不入今孟
春講武以陰政犯陽氣害發生之德臣恐水潦敗物霜雪損稼
要麥不登願陛下不違時令前及孟冬以順天道從之

開元禮皇帝講武儀註

仲冬之月講武於都外前期十有一日所司奏請講武兵部承
詔選命將帥簡軍士有司先焚禁除地為塲方一千二百步四
出為和門又於其內塲地為步騎六軍營城處所左右廂各為
三軍皆上軍在北中軍次之下軍在南東西相向中間相去三
百步五十步立表一行凡立五行表間前後各相去五十步為

三軍進止之節又別塲地于北南兩向為車駕停觀之處前三
日尚書奉御設大次及柳座於其中如常儀前一日講武時帥
及士卒集于塲所禁止諠譁依方色建旗為和門於都塲之中
及四角皆建以五采牙旗旗鼓甲仗威儀悉備於塲所大將以
下各有統帥如常式步軍入塲被甲齊集馬教騎大將亦乘馬
教習士衆為戰隊之法凡教為陣少者在前列長者在後其選則
長者在前少者在後長者持弓矢短者持戈矛力者持旌旗勇
者持鉦鼓刀楯為前行持稍者次之弓箭為後行將帥先教士
衆習見旌旗指麾之蹤旗帥即跪旗舉即起金鼓動止之節聲
鼓即進鳴金即止知刑罰之賞賞賜之利持五兵之便戰關之

儀習戰跪起及行列險阻之路講武日未明十刻軍士皆嚴儀
五刻將士皆實甲步軍皆為五陣以相俟將軍依儀各依格儀
物大將軍各依格儀分軍中立于旗鼓之下凡六軍各一十
其甲後如常式講武日未明七刻建一鼓為一嚴三嚴時帥前
表之下用剛日信中奏開宮殿門及城門未明五刻建二鼓為兩嚴侍
中散奏請中嚴文武官應從者俱先至文武官皆公服所司為
小駕依圖陳設未明二刻建三鼓為三嚴諸衛各督其隊與鉦
戟以次入陳于殿庭諸侍衛之官各服其器服諸侍臣俱詣西
階下奉迎中嚴未黃令進華路于太極殿前皇帝服武弁之
服餘並如圖立儀駕至塲所兵部尚書介冑來馬奉引至講武

所入自都城北和門兩步軍之北當空南向黃門侍郎奏稱請
降轎還侍位皇帝降轎入大次而觀兵部尚書侍于東廂西向
三伏小退以通觀路領軍或騎士立于都城之四周侍臣
依左右廂立于大次之前東西北上文武九品以上皆公服文
東武西在侍臣之外十步重行北上諸州使人及舊客先集于
都城北和門外東方南方立于道東西方北方立于道西皆向
轎而立於北為上駕至和門奉禮曰可拜在位者皆再拜皇帝
入次謁者引諸州使人鴻臚卿引舊客東方南方立于大次東
北南向以西為上西方北方立于大次西北南向以東為上若
有觀者立於都城騎士仗外四周任意然後諸武諸州使人及

九

舊客立定吹大角三通中軍將各以鞭令鼓二軍俱擊鼓三鼓
有司偃旗步士皆跪二軍諸帥果毅以上各集于中軍大將旗
鼓之下左廂中軍大將立於旗鼓之東西面諸軍將立旗鼓之
南北面東上右廂中軍大將立于旗鼓之西東面諸軍將立于
旗鼓之南北面西上以飛營大將營曰今行講武以教人戰進
退左右一如軍法用命有常賞不用命有常刑可不勉之誓訖
左右三軍各長史二人振鐸分編以警衆諸果毅各以誓詞遍
告其所部遂擊鼓有司舉旗士衆皆起騎從皆行及表擊鉦騎
從乃止又擊三鼓有司偃旗士衆皆跪又擊有司舉旗士衆皆
起騎從從及表乃止整列位定東軍一鼓擊青旗為直陣西

軍亦鼓而舉白旗為方陣以應之次南軍亦鼓舉赤旗為銳陣
北軍亦鼓而舉黑旗為曲陣以應之次東軍鼓而舉黃旗為圓
陣西軍亦鼓而舉青旗為直陣以應之次西軍鼓而舉白旗為
方陣次東軍亦鼓而舉赤旗為銳陣以應之次東軍鼓而舉黑
旗為曲陣西軍亦鼓而舉黃旗為圓陣以應之凡陣迭為主客
先舉者為客後舉者為主從五行相勝之法為陣以應之每變
陣二軍各選刀楯之士五十人挑戰于兩軍之前第一第二挑
戰迭為勇怯之狀第三挑戰為敵均之勢第四挑戰為勝敗之
形每變陣先鼓而為直陣然後變從餘陣之法五陣畢兩軍俱
為直陣又擊三鼓有司偃旗士衆皆跪又擊鼓舉旗士衆皆起

十

騎從徒走左右軍俱至中表相擬擊而退每退至一行表跪起
如前遂復如初侍中跪奏請觀騎軍又侍中稱制曰可侍中使
伏與二軍吹角擊鼓士衆俱進及表乃止皆如步軍唯無跪起
耳騎軍東西進為主客為相勝之陣皆如步軍之法每陣各八
騎挑戰于兩陣之間如步軍法五陣畢俱大擊鼓而前盤馬相
擬擊而罷遂振旅而還凡步騎二軍之士儀則滿數者則減之
損益隨時唯不得減將帥凡相擬擊皆不得以刃相及凡步士
逐退過中表二十步而止不得過也騎士不在此例若遇四時
軍士之外先期為觀戰者乘馬數行觀者講武罷侍中跪奏稱
如司禮侍從乘轎振旅而還如半儀侍中跪奏稱武罷侍衛如常儀
侍中臣某言武禮畢請還俯伏興皇帝降御與侍衛如常儀

皇帝升給太僕卿立授給升訖勅車右升十牛將軍升給陪乘黃門侍郎奏請駕發引以下如國丘還宮儀唯不作鼓吹不撞鈸賓解嚴訖將士各還明日群官奉祭起居如別儀

高宗先天元年詔曰往者分建府衛計戶充兵數足周事二十一人募六十一出軍多憚勞以規避今宜取年二十五以上五十而免屢征鎮者十年免之雖有其言事不克行

二年十月議武于驪山之下徵兵二十萬戈鉞金甲照耀天地列大陣於長川坐作進退以金鼓之聲節之帝親操戎服持大槍立于陣前以勵失軍容坐兵部尚書郭元振于幕下將斬之宰臣劉幽求張說跪于馬前諫曰元振推戴上皇有大功雖違

上

軍令不可加刑乃捨之流新州給事知禮儀唐紹以單軍儀有失斬之薛訥為左軍節度眾以元帥及禮官得罪諸節部頗亦失序唯訥及解琬軍不動上令輕騎召訥等至軍門不得入禮單持加慰勞

八年八月初四方雖安不可忘戰故周禮以軍禁糾邦國以蒐狩習武旅不教民戰是謂禁之宜差使于南京及諸州簡取十萬人務求灼然號勇不須限以籍漢皆放番役差科唯令團伍教練辨其旗物簡其車徒習攻取進退之方陳威儀貴賤之等俾少長有禮疾徐有節將以伐叛柔服保大定功協于師貞以弘武備

肅宗至德二年御鳳翔府門大閱

五年正月御翔鳳閣習武自後

自高帝武后時天下久不用兵府兵之法浸壞番役更代多不以時衛士稍稀亡匿至是益耗散宿衛不能給宰相張說乃請一切募士宿衛十一年取京兆蒲同岐華府兵及白丁而益以潞州長從兵共十二萬號長從宿衛歲一番命尚書左丞蒲萬與州吏共選之明年更號曰彍騎又詔諸州府為關官私共補之今兵資難致乃給以監牧馬然自是諸府事益多不補折衝將又積歲不得選士人皆耻為之十三年始以彍騎分隸十二衛總十二萬為六番每衛萬人京兆彍六萬六千華州六千同

上

州九千蒲州萬二千三百絳州三千六百晉州千五百岐州六千河南府三千陝虢汝鄭懷汴六州各六百內弩手六千其制擇下戶白丁京丁品子強壯五尺七寸以上不足則兼以戶八等五尺以上皆免征鎮役為四籍兵部及州縣衛分掌之十人為火五火為團皆有首長又擇材勇者為番頭簡習弩射又有羽林軍飛騎亦習弩凡伏遠弩自能施張縱矢三百步四發而二中弩重弩二百三十步四發而二中角弓弩二百步四發而三中單弓弩百六十步四發而二中皆為及第諸軍皆近營為棚士有便習者教試之及第者有賞自天寶以後彍騎之法又稍變廢士皆失持備八載折衝諸府至無兵可交李林甫遂請

停上下急者其後徒有兵額官定而戎器賦焉錫募糧並廢
矣故時府人目皆上宿衛者曰侍官言侍衛天子至衛佐悉以
假人為童奴京師人耻之至相罵辱必曰侍官而六軍衛皆市
人富者販繒絲食梁肉壯者為南越拔河翹木扛鐵之戲及祿
山久皆不能受甲矣

祿山既反安西節度使封常清入朝上問以討賊方略常清
大言曰今太平積久故人望風懷戰然事有逆順勢有奇變
臣請走馬詣東京開府市募驍勇挑馬驚波河計日斬逆胡
之首上悅以常清為范陽平盧節度使乘驛詣東京募兵旬
日得六萬人又出內府錢市于京師募兵十一萬號曰天武

軍旬日而集皆市井子弟也常清屯虎牢以拒賊所募兵皆
白徒未更訓練賊以鐵騎驟之官兵大敗

德宗貞元二年上與常侍李泌議復府兵泌曰為上歷叙府兵
自西魏以來興廢之由且言府兵平日皆安居田畝每府有折
衝領之折衝以農隙教習戰陣國家有事徵發則以待契下其
州及府參驗發之至所期處將即按閱有教習不精者罪其折
衝甚者罪其刺史軍還賜勳加賞使道罷之行者近不踰時遠
不經高宗以劉仁軌為北河鎮守使以圖吐蕃於是始有久戍
之役武后以來承平日久府兵浸墮為人所賤百姓恥之至蒸
毀手足以避其役又牛仙客以積財得宰相連將效之山東成

卒多齋帛自隨連將誘之害於府庫盡則苦役夜禁地牢利其
死而沒入其財故自天寶以後山東戍卒還者十無二其殘虐
如此然未嘗有外叛為侮殺帥自擅者誠以顧繼田園恐累
宗族故也自開元之末張說詔募長征兵謂之彊騎其後益
為六軍及李林甫為相奏諸軍皆募人為兵兵不土著又無宗
族不自重惜忘身徇利禍亂自生至今為梗屬使府兵之法常
存不廢安有如此下陵上贊之患哉陛下思復府兵此乃社稷
之福太平有日矣上曰俟平河東當與卿議之必復府兵之策
三年也
四議也

西

湖南八道戶百四十四萬比天寶開元四之一兵食于官者八
十三萬加天寶三之一通以二戶養一兵京西北河北以屯兵
廣無上供至長慶戶三百三十五萬而兵卒九萬率三戶以奉
一兵

穆宗初即位兩河略定宰相韓僊段文昌以為天下已太平漸
宜銷兵請罷詔天下軍鎮有兵處每歲百人之中限八人逃死
上方荒宴不以國事為意遂可其奏軍士落籍者衆皆聚山澤
為盜及朱克融王處湊作亂一呼而亡卒皆集詔徵諸道兵討
之諸道兵既少皆臨時召募烏合之衆又諸節度既有監軍其
類偏師者亦置中使監陳主將不得專號令戰小勝則飛驛奏

捷自以為功不勝則迫脅主將以罪歸之悉軍中驍勇以自衛
連羸懦者就戰故每戰多敗又此用兵舉動皆自禁中授以方
略朝令夕改不知所從不度可否唯督令連戰中使道路如織
驛馬不足控行人馬以繼之人不敵由驛路行故雖以諸道十
五萬人之衆裴度元臣宿老烏重胤李光顏皆當名將討賊鎮
萬餘之衆化守踰年竟無成功史憲誠既遇殺田布由是再決
河朔訖于唐亡不能復取

唐方鎮節度之兵其原皆起于邊將之屯防者唐初兵之戍邊
者大曰軍小曰守捉曰城曰鎮而總之曰道自武德至天寶以
前邊防之制自軍城鎮定捉皆有使而道有大將一人曰大總

主

管已而更曰大都督自高宗永徽後都督帶使持節者始謂之
節度然猶未以名官景雲二年以賀拔延嗣為涼州都督河西
節度自此而後接乎開元朔方隴右河東河西諸鎮節度使及
范陽節度安祿山及陷兩京肅宗起靈武而諸鎮之兵共起謀
賊其後大盜既滅而武夫戰卒以功起行陣者皆除節度使由
是兵強則逐帥帥強則叛上天子力不能制以至于亡

唐所謂禁軍者南北衙兵也南衙諸衛兵是也北衙者禁軍也
初高祖以義兵起大原已定天下悉罷遣歸其願留宿衛者三
萬人高祖以渭北白渠旁民桑田分給之號元從禁軍後老
不任事以其子弟代謂之父子軍及貞觀初太宗擇善射者百

人為二番於北門長上曰百騎以從曰獵又置北衙七營選材
力驍壯者以一營當上十二年始置左右七營於玄武門領以
諸衛將軍號飛騎其法取戶二等以上長六尺闊壯者試弓馬
四次上翹關舉五圓米五斛行三十步者復擇馬射者為百騎
衣五色袍束六開敲音敲大馬虎皮薦為游幸翺衛高宗龍朔二
年始取府兵越騎步射置左右羽林軍大朝會則執仗以衛階
陛行幸則夾馳道為內仗武后改百騎曰千騎肅宗又改千騎
曰萬騎分左右營及玄宗以萬騎平常代改為左右龍武軍皆
用唐元功臣子弟制若宿衛兵是時良家子弟避征戍者亦皆納
資隸軍分曰更上如羽林以上左右羽林軍即龍武軍開元十
左右龍武軍即百騎共四軍

二年詔左右羽林飛騎開取京旁州府士以戶部印印其臂為
二輪羽林兵部分掌之末年禁兵寢耗及祿山及天子西駕禁
軍從者裁千人肅宗赴靈武士不滿百及即位稍復調補北軍
至德二載置左右神武軍補元從色從官子弟不足則取他色
帶品者同四軍亦曰神武天驕制如羽林總曰北衙六軍左右
神武共六軍又擇便騎射者置衛前射生手千人亦曰供奉
射生官又曰殿前射生分左右兩號曰左右英武軍乾元元年
李輔國用事請選羽林騎士五百人徵巡李憐曰漢以南北軍
相制故周勃以北軍要劉氏朝廷置南北衙文武區別以相案
制今用羽林代金吾警忽有非常何以制之遂罷上元中以北

衛軍使衛伯玉為神策軍節度使鎮陝州中使魚朝恩為觀軍
容使監其軍初哥舒翰敗神策軍于臨洮西之唐環川安祿山
僞屯于陝及神策故地海軍節度使王承元赴難伯玉與朝恩
部號神策軍後此軍遂統于觀軍容使代宗即位以射生軍
入禁中清難皆賜名實應功臣故射生軍亦號實應軍廣德元
年代宗避吐蕃幸陝朝恩舉在陝兵與神策軍迎扈忠號神策
軍天子幸其營及京師平朝恩遂以軍歸禁中自將之然尚未
與北軍識也永泰元年吐蕃復入寇朝恩又以神策軍屯苑中
自是安盛分為左右兩營居北軍右遂為天子禁軍非他軍比
德宗時以白志貞為神策軍使神策雖處內而多以裨將將兵
征伐有功亦多死傷建中四年下詔募兵以志貞為使免補峻

七

切郭子儀之婿王傳吳仲孺殖貨巨萬以國家有急不自安
請以子率奴為從軍德宗喜甚為官其子五品志貞乃請節度
都團練觀察使與世蕃仕者家皆出子弟焉奴裝鎧助征授官
如仲孺子孫是豪富者緣為幸而貧者若之神策兵既發殆盡
志貞陰以布人補之各隸籍而身居市肆及淫卒潰變皆散伏
不出帝遂出奔初段秀實見禁兵寡弱不足備非常上疏曰天
子為衆諸侯千大夫百蓋以大制小十制一也尊君卑臣強幹
弱支之道今外有不逞之虜內有梗命之臣而禁兵不精其數
削少後有猝故何以待之猛虎所以百獸畏者爪牙也爪牙廢
則孤豚時犬悲能為敵顧少留意至是方以志貞言為然及志

貞等流賊神策都虞候李晟與軍之他將皆自號孤道而兵赴
難遂為神策行營節度使也渭北軍遂振貞元年改神策左右
兩為左右神策軍特選監勾當左右神策軍以寵中官而益置
大將軍以下又改殿前射生為左右射生軍亦置大將軍以下
三年詔射生神策六軍將士府縣以事辭治先奏乃移軍勿輒
違指京尹鄭叔則建言京益輕指所聚惡作不帝侯奏報將失
罪人請非皆回皆以時捕乃可之俄改殿前左右射生軍曰左
右神策軍置監軍使自肅宗以後北軍增置武長興等軍名
類頗多而廢置不一惟羽林龍武神策神威最盛總曰左右十
軍羽林龍武神策神威神武其後京畿之西多以神策軍鎮之
五軍各有左右故曰十軍

八

皆有屯田軍司之人散處旬內皆恃勢凌暴民間苦之自德宗
幸梁遂以神策兵有勞皆號興元元從奉天定難功臣恕死罪
中書御史府兵部乃不能歲比其籍京兆又不散總署為實三
輔人假託于軍一將至十數長安人多為占兩軍身不獨衛
以幾代行謂之納課戶益肆為暴吏稱禁之輒先得罪故當時
京兆亦令皆為之歎居十年京兆尹楊於陵請還挾名數五丁
許二丁居軍餘差以條限錄是當強拘畏十二年帝以禁衛諸
內官為護軍中尉中護軍益二者皆古官寵之也神策軍為
者為十十四年又詔左右神策軍置統軍以崇親衛如六軍時選
兵衣饌多不贍而戍卒屯防殊苦流涕之給最厚諸將務為說

辭請還隸神策軍康賜還舊三倍錄是基上往往稱神策行
營皆內統于中人矣其軍乃至十五萬故事京城諸司使府縣
皆掌以御史巡因後以北軍地密未嘗至十九年監察御史崔
遂不知近事遂入右神策中尉奏之帝怒杖遂四十流崖州順
宗即位王叔文用事欲取神策兵柄乃用故將范希朝為左右
神策京西諸城鎮行營兵馬節度以奪臣者權而不克一雖中
微二倍其結于軍心因矣元和二年省神策軍明年又廢左右
神威軍合為一曰天威軍八歲廢天威軍以其兵騎分隸左右
神策軍及僖宗幸蜀田令孜募神策新軍為五十四都雖為十
軍令致自為左右神策十軍第十二衛觀軍容使景福二年昭
元

宗以藩臣跋扈天子孤弱議宗室典禁兵及代李茂貞乃用嗣
軍王元為京西招討使悉發五十四軍也興平已而兵自潰茂
貞遣京師昭宗為新神策中尉西門重遂李用諱乃去三年茂
貞再犯關嗣軍王戰敗昭宗幸華州明年韓建畏諸王有兵諸
皆歸于宅後遂殺十一王禁衛無幾及左右神策中尉劉季
述王仲先以其兵千人廢帝出之季述等誅已而昭宗召朱全
忠入誅宦官宦官誅而左右神策軍廢以崔胤判六軍十二衛
事六軍者左右龍武神武羽林其名存而已崔胤奏募兵以填
宿衛全忠陰以汴人應之胤不知訓練為全忠所殺而胤
亡按學士崔胤由胤見宦官而數文宗至于不堪憤天子之被
此害嗚呼其子胤胤自是以誅宦官為已任及宦官已誅而全

忠勢逼乃思募兵以敵之胤之說矣胤然其意心王重元而後已亦
可更也夫反之極非一木之支以視人社殺而求榮者何意
哉天壤
左右監門衛掌諸禁衛門籍之法左右千牛衛掌衛及禁御
兵仗親衛一府勳衛二府翊衛二府凡有九府每府中郎將一
人左右中郎將各一人凡府中郎將掌領校衛旅師親衛之屬
宿衛者而總其府事左右郎將二高番上者以名簿上於大將
軍而配以職

武德貞觀世重清蔭二品三品子補親衛二品會孫三品孫
四品子職事官五品子若孫勳官三品以上有封及國公子
補勳衛及率府親衛四品孫五品及上柱國子補翊衛及率
府勳衛勳官一品及縣男以上子若孫補諸衛及率府親衛
王府執仗親事執事親事每月番上者數千人宿衛內廡及
城門給軍食執扇三衛三百人樨少壯肩膊儀容整美者
本衛印購送殿中省肄習仗下每番三衛一人為大僕寺引
轎其後入宮路銀三衛非權勢子弟輒退悉柱國子有
白首不得進者流外雜部不數年給養祿故三衛益賤人罕
趨之

左右衛上將軍各一人大將軍各一人將軍各二人掌宮禁門
衛凡五府及外府皆總制焉凡五府三衛及折衝府驍騎皆上
受其名簿而配以職

左右衛左右驍騎左右武衛左右威衛左右領軍左右金吾左右監門左右千牛衛凡十六 左右千牛衛掌侍從及僕御器仗以千牛衛身左右執子衛宿衛以主仗守戎器 折衛都尉掌領屬宿衛師役則總戎具資點習以三百人為團一校尉領之

十六衛每衛有上將軍有大將軍有將軍有將軍自左右衛至領軍並掌宮禁宿衛金吾掌宮中京城警監門掌諸門禁衛千牛掌侍衛凡五府外府之番上者十二衛受其名簿而配以職除監門千牛凡左右四衛不領放但十二衛五府謂親勳翊三衛外府折衛府也五府惟左右衛兼領之餘但翊衛二府

而已

按唐人以勳臣品官子孫勳衛最為傳傳其法其不尚者錄皆使出率百至則左右衛並美非親衛何至衛授太門歸之竟豈哉惜衛選日

林氏曰唐制有八衛各分左右自左右以至千牛皆典扈從是故宮禁宿衛是親是司內兩儀仗是隨是隨者左右衛也皇城四面宮城內外諸門置兵分助其役者驍騎也正衛朝會暨饗旅卒兩廂列仗唱警應蹕者武衛也正殿之前隊立于階長樂永安隊列于廡者威衛也皇城之四面宮苑之城門則職于領軍京城烽堠之四面衛番上之數則職于金吾禁衛名籍器仗出入則職于監門僕御兵仗宿衛弓箭則職

于千牛此唐入十六衛之制也張延師之謹畏至三十年未嘗有過延師為左衛大阿史那忠之清謹至四十八年無有纖隙志為右驍騎大將軍阿史那忠之清謹至四十八年無有朝吏制度高祖大將軍使使不閑宿衛習知制度衛習知玉節軍武衛二大將軍使使不閑宿衛習知制度衛習知夜不受詔志為左驍騎大將軍使使不閑宿衛習知制度衛習知示以手記志為左驍騎大將軍使使不閑宿衛習知制度衛習知比旦帶曉曰此或時軍也則宿衛所任之人亦無愧于同也自六軍禁衛皆用市人其選始輕祿山吐蕃之變神策禁軍外入赴難國家遂以倚重悉命中人主其勢益橫自是南衛日輕北衛日重矣蓋所謂禁軍者太宗崇義兵起太原已定天下悉罷還歸而獨留宿衛者三萬人號曰元從禁軍本

三

為兵立制非為制置兵其後左右羽林龍武神武及神策神威而總名北衛者豈太宗初制哉唐之十六衛已為漢人南北軍之制漢人南北軍之制以衛尉護南軍以金吾護北軍今十六衛已有金吾將軍掌京城巡警是北軍已寓其間觀白集羽林衛將軍之制所謂國家設十六衛猶漢之有南北軍其知之矣而其元從禁軍亦猶官制負外之選初非禁衛正兵也今以禁兵為北衛衛兵為南衛以備漢制豈豈不過歟

國

唐用民之力歲二十日間加二日不役者為編三匹謂之庸至楊炎變租庸調為兩稅于時詔書謂兩稅之外悉無他徭然

役終不能免

宣宗大中九年詔以州縣差役不均自今每縣攝人貢書及役之輕重作差役簿送刺史簡署記錄于令聽每有役事要令攝簿輪考

國

唐之初起得突厥馬三千匹又得隋馬二千于赤岸澤從之隨右監牧之制始於此其官領以太僕其屬有牧監到監監有丞有主簿並司國官牧尉排馬牧長群頭有正有副凡群置長一人十五長置尉一人歲課功進排馬又有掌開調馬習上又以尚東掌天子之御左右六開一曰龍黃二曰言良三曰龍媒四曰駒駘五曰獻驥六曰天苑總十有二開為二廐一曰祥麟二

曰鳳苑以繫飼之其後禁中又增置駉苑初用太僕少卿張為苑領群牧自貞觀至麟德四十年間馬七十萬六千置八坊岐北渭寧間地廣十里一曰保樂二曰甘露三曰南蕃四曰北蕃五曰岐陽六曰太平七曰宜祿八曰安定八坊之四十二百三十頃蕃民耕之以給畜林八坊之馬為四十八監而馬多地狹不能容又析八監列布河西豐嶺之北為五十五為上監三十為中監餘為下監監皆有左右因地為之各方其時天下以一練易一馬滿歲掌馬久思信行于隴右後以太僕少卿鮮于侁俗檢校隴右監牧儀鳳中以太僕少卿李思文檢校隴右諸牧監使監牧有使自此始後又有群牧都使有開苑使使皆置副

有判官又立四使南使十五西使十六北使七東使九諸坊若涇川亭川關水洛赤城南使統之清泉溫泉西使統之烏代北使統之木峽滿福東使統之他皆決傳其後置八監于鹽州三監于嵐州鹽州使八統白馬等坊嵐州使三統樓煩玄池天池之監凡征伐而發牧馬先盡強壯不足則取其次銀色歲膚華印記主名送軍以帳獻之數上于省自萬歲失職馬政頗廢永隆中夏州牧馬之死失者十八萬四千九百九十景雲二年詔群牧歲出高品御史按察之開元初國馬益耗大常少卿善師乃請以空名告身市馬于六胡州率三十四營一海擊將軍命王毛仲領內外閑廐九年又詔天下之有馬者州縣皆先以郵

逸軍旅之役定戶復錄以升之百姓畏苦乃多不畜焉故騎射之士域曩時自今諸州民勿限有無能家畜十馬以上免帖驛郵遞征行定戶無以馬為實毛仲既領閑廐馬稍復始二十四萬至十三年乃四十三萬其後突厥敗塞玄宗厚撫之歲許朔方軍西受降城為互市以金帛市馬于河東朔方左右牧之既難胡種馬乃益壯天寶後諸軍戰馬動以萬計五使將相外戚馬駉半為之牧布諸道百倍于縣官皆以封邑號名為印自別將校亦僭私馬議者謂秦漢以來唐馬最盛天子又銳志武事遂開西北諸先是親世祖平統萬及赤涼以河西水草豐饒半之牛羊無數則自十二年詔二京旁五百里勿置私牧十秦漢以來唯北魏馬盛

三年隴右群牧都使奏牛馬駝羊總六十萬五千六百而馬三十二萬五千七百安祿山以內外閑廐都使兼知樓煩監陰選勝甲馬歸范陽故其兵力傾天下而卒及肅宗收兵至彭原率官吏馬抵平涼蒐監牧及私群馬數萬單遂振至潞朔又詔公卿百寮以後衆助軍其後遭無辜兵吐蕃來踰隴右苑牧畜馬皆沒矣乾元後回紇恃功入馬取鰓馬皆病弱不可用永泰元年代宗欲觀擊虜魚朝恩乃請大搜城中百官士庶馬輸官曰園練馬下制禁馬出城者已而復罷德宗建中元年市開輔馬三萬實內廐貞元三年吐蕃先渾犯塞詔禁大馬出隴蒲武關者元和十年伐蔡命中使以絹一萬市馬河曲其站置四

十八監也據隴西金城平涼天水虜廐十里絲京度隴置八坊爲會計都領其間善水草腴田廐旋以給貧民及軍吏間及賜佛寺道觀幾千頃十二年開廐使張茂宗舉故事盡收岐陽坊地失業者甚衆十三年以蔡州牧地爲龍陂監十四年置鹽池監于襄州牧馬三十二百費田四百頃穆宗即位岐人叩關訟茂宗所奪田事下御史按治悉予民太和七年度支鹽鐵使言銀州水甘草豐請詔刺史劉源市馬三千河西置銀川監以源爲使襄陽節度使裴度奏停鹽池監開成二年劉源奏銀川馬已七十若水旱乏則徙牧絳州境今綏南二百里四隅險絕寇路不能通以數十人守要害牧無他患乃以隴銀川監其後關

不可復紀

唐制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后總麻以上親內命婦一品以上親郡王及五品以上祖父兄弟第職事勳官三品以上有封者若將男父子國子太學四門學生俊士孝子順孫義夫節婦同籍者皆免課役又詔諸宗姓未有職任者不在徭役之限

關

梁朱溫初在藩鎮用法嚴將校有戰沒者皆斬其妻之謂之拔隊斬士卒失主將者多亡遠不敢歸溫乃命此軍士皆黥面以記軍號其後逃者聞津輒航之無不死皆其鄉里亦不敢容由是皆聚山谷為盜大為州縣之害其開平元年詔赦其罪自今文而亦聽還鄉里盜賊什七八

天佑三年梁攻滄州劉仁恭謂其境內凡男子年十五以上七十以下皆黥其面文曰定霸都士人則文其腕及臂曰一心事主

按軍兵黥面實拙于此梁朱溫尚止黥兵劉仁恭則闔境而黥之此兩人窮兇極惡卒蹈天誅予撫遺類然自此黥兵之法遂行至今而猶不能改宋太祖開平諸國遂以之施于天下英宗治平間天下兵籍至一百一十六萬二千則此百一十六萬二千皆無罪而受黥之民也苟非元人起自塞外則此法安知不貽禍至今哉古者軍容不入國國容不入軍軍容入國則民德廢國容入軍則民德弱故在國言文而語溫在朝恭以遜在軍抗而立行遂而果然此抗立果遜者即言文語溫之人也後世別而異之弱者益弱強者益強固已失道矣況又從而黥之或名為刀手或號為強人是棄之獨

為匪民也舉天下百萬之人棄而為匪民風俗何由而醇士

哉王介甫之曰天下無悍無賴之人苟其才行足以自託于

鄉里者亦未有肯棄親戚而從召募者也遺疆宿衛此乃天下

之重任而人主所當慎重者今乃以天下之重任入主所當

至慎之選推而屬之海悍無賴才行不足以自託于鄉里之

人此方今所以認認然常抱邊疆之憂而虞宿衛之不足恃

以為安也嗚呼此晉唐以後之通患乎

後唐明宗問樞密使范延光內外馬數對曰三萬五千匹帝嘆

曰太祖在太原騎軍不過七千先皇自始至終馬總及萬今有

鐵馬如是而不能使九州混一是吾養士練將之不至也延光

奏曰國家養士太多計一騎士之費可贖步軍五人三萬五千

騎抵十五萬步軍既無所施虛耗國力帝曰誠如卿言肥騎士

而瘠吾民民何負哉

客齊洪氏曰李克用父子以馬上立國制勝於所蓄只如

此

周世宗即位既敗北漢兵于高平謀肅軍政初宿衛之士累朝

相承務求姑息不欲簡閱恐傷人情由是豪老若居多但驕塞

不用命實不可用每遇大敵不走則降其所以失國多由此帝

因高平之戰始知其弊謂侍臣曰凡兵務精不務多今以農夫

百未能當甲士一奈何汲民之膏澤養此無用之物乎且使懦

圖

不分衆何所勸乃命大簡諸軍精銳者升之上軍衆者升之
又以曉勇之士多爲諸鎮所當部募天下壯士或遣諸關命
趙匡胤選其尤者爲殿前諸班其騎步諸軍各命將帥選士由
是士卒精強五代無比征伐四所向皆捷選練之力也

宋太祖建隆元年詔殿前侍衛二司各閱所掌兵練其驍勇
升爲上軍老弱燭置刺以覆之刺員給官符官號因比
升七月成卒有若衆衆文體者其宗念其勢不從或早五
兵重爲天下常給如故自是率以爲何然後來衆兵益衆而退

八月詔諸州長吏選所部兵送都下以補禁旅之闕又選強壯
卒定爲兵樣分送諸道其後又以木板爲高下之等散給諸州

軍委長吏都監等召募教習俟其精練即送關下自是師旅皆
精銳禁衛之結無闕矣

圖

禁軍殿前侍衛司分領之殿前司領騎兵之額三十七步兵之
額二十六侍衛司領騎兵之額三十五步兵之額八十三御前
忠佐軍頭司領步騎之額四皇城司領步兵之額二左右驍
院領騎兵之額二兩軍亦內屬侍衛司而尚書兵部掌其政令
兩軍者諸州之鎮兵也各隸其州之本城專以給役漕挽營繕
皆用之一軍之額有分隸數州者或一州之營兼他數其教
閱者始號兩禁軍後皆以爲禁軍其給使于諸司者亦各以其
事役爲禁軍月奉五百以上者皆日閱習武技其三百以下

有閱習或充役者成川廣者不習其後詔諸道騎兵願爲長吏

之所役使失于教習由今止之兩軍總諸州騎兵之額四十八

步兵之額百八十三又在京諸司之軍額有五分給焉收總修

之役隸宣徽院州有屯兵者官給錢要將校謂之旬設凡

諸州置馬步軍都指揮使副都指揮使都虞候馬軍有都指揮

使副都指揮使都虞候步軍亦如之馬步軍諸指揮各有指揮

使副指揮使副中若置軍每都有軍使副兵馬使都頭副都

頭兩軍頭十將將虞候改局押官置都監監押以領之歲時簡

練焉下州及軍監但有守城兵則軍校之職隨軍裁置其諸州

都監監押止得典司軍旅及捕逐寇賊不許關預州縣政事也

駐禁軍將校凡遠藩郡令以客禮見長吏餘如統攝之儀如也駐將校見長吏

通考曰周顯德後趙淮南有東南之漕京師倉庫稍實得以

聚兵爲強幹之術太祖太宗以推略吳武平一海內懲累朝

藩鎮跋扈盡收兵于京師于時天下山澤之利悉入于官帑

庾尤初得以贖給而備時使其邊防外藩鎮須兵屯守者自

京而遣故駐泊屯駐之名其京教諸州便運路者則有就糧

兵焉許擊粟屬以往及本州兵皆更迭屯駐代還始復舊所

舊制除軍衛外諸州兵上從節鎮及本軍之號自唐末稱增

其美名國初初平僞國合併所得兵別爲軍額其額歸農者

陳氏傳

解其籍或給以土田其後或新統料簡或國併有餘則或時
創名或同舊額地指牌之數而無常為凡召募兵者所在設
旗給賞長吏都監專視之遺吏部送關下至則軍頭司覆驗
等第引對使生熟諸軍其自下軍而升上軍者自上軍而
入諸班直者皆臨軒親閱每上軍遣成皆本司整比軍頭司
引對便殿給以裝錢代還亦入見稿以飲食揀拔精銳升補
之或退其疲老凡大祀有賞給每歲寒食端午冬至各有特
支或邊每季又加給報鞋履慶緣遠艱于饋給者又有薪水
錢其役兵勞苦者或季給錢或川廣而代還者別給裝錢川
廣遠補卒或給時服錢雇凡出外率有口糧

別給

止齊陳氏曰世多言國家養兵之費由禁祖時增置禁軍始
考之則不然據祥符天聖編勅諸部即自騎射至步城凡名
額二百二十三總為本城而已則天下無禁兵也所謂禁兵
者皆三司之存分屯而更成今之屯駐泊之名而鈴轄都
監監押之官所部領者也三邊之兵間因事置升為禁軍者
所謂四十四番禁軍是也為就糧自元昊叛而西北有保
敵王倫叛而東南有宣毅之類於是列郡編置禁軍嘉祐中
詔東南即司各置威果凡二十五指揮既云多矣然亦無過
九六郡縣事按天下兩軍之籍五十萬人而亦不足戰於是

教閱之法起其後以兩軍團併為額則今之兩浙禁軍福建
保節之類是也教閱之兵因別為額而練之將下則今兩浙
雄師福建廣師之類是也五年始排立在此糧禁軍之下元
豐兵全悉以相節之類升同禁軍由是禁軍始通天下此不
可不詳

又曰自建隆二年以諸郡本城共百役或更成他郡不但以
逸戶也所以崇若其身遠離其妻使習于南北風土之異而
不得坐食于本營益勞之則易使散之則易養此禁祖神謀
也三司禁旅就州郡亦不得常坐食于京師自列郡各置
禁軍於是嚴差崗占破之令

作院進作各置指揮由是在軍禁旅無就糧者禁軍在城防
托而兩軍亦升為禁軍不復成役矣養兵之費徧天下庸人
把關無或能發一矢者以不守禁祖舊章也

按宋太祖御講武殿觀射教閱其法刻木為箭鏃以撞罰
命強者兩兩相射避即撞之取其不避者又以木枝為馬機
施常轡伴馳騎相擊取其尤勝者各分等級以選練之如此
則晉靈之從臺上彈人而觀其避死不為盾矣閱武而至此
則至于重人使習陣法則似于兒戲唯古之射獵其剛心猛
氣施于禽獸真善制哉

建隆三年始令文武官內諸司臺省監諸使不得占州縣課役

戶及諸州不得役道路居民為運夫

舊制凡有課役皆出于戶民鄉閭選舉官物率以僑居人元宋初備之衙前以主官物是正戶長鄉耆亦以課督賦稅者張方李壯丁以逐捕盜賊承符人力力役從官以奔走驅使在縣曹司至押錄在州曹司至孔目官下至雜職庫使掾指等人各以衙戶等第差充

五月詔令佐檢察差役有不平者許民自相糾舉京百官補吏須不礙役乃聽

乾德五年又禁諸州職官私占役戶供課

開寶四年祀南郊禮畢行賞上以御馬直意從郊祀特命增給

兵制

錢人五十而川班內殿直不得加列乃相率擊登聞鼓上訴陳乞上怒曰朕所與即為恩澤亦有例哉命斬妄訴者四十人餘悉配隸許州驍捷軍都校皆決杖降職遂廢其班

時內臣有李承進者遺事後唐上問曰莊宗以英武定中原享國不久何也對曰莊宗好田獵唯務姑息將士每乘輿出次近郊禁兵衛卒必控馬首告曰兒郎輩寒冷望與振救莊宗即隨所欲以給之如此非一失於禁戒因而兆亂蓋威令不行賞罰無節矣上撫髀嘆曰二十年來河戰事而得天下不能用法約束此輩縱其無厭之求以致禍卿誠為兒戲今我撫養士卒固不吝惜爵賞但犯吾法無所貸耳

開寶八年發渭州平源蕩二縣民治城隍立為保毅軍可簡手分鎮戍塞能自置馬者免役並死以親屬代益因周廣順之制

止齋陳氏曰此所謂義軍也咸平五年始置營升為禁軍其後沒有點差之令而前朝名臣多言不便
摘錄按召募為兵而點刺之已非仁者之事矣況於逐戶而點之逐人而點之哉此二弊之民豈無君子在焉而驟加以苗刑禁號以弓騎手自後咸平康定廢酒治平遂有點差當世之詎怨何可勝道此固非積善餘一慶之道也

國法

太宗建軍中勇士教以知舞皆能擒幼凌空繞身承接妙捷如神太平興國二年將伐太原詔築講武堂于西郊九月上與從官整而觀焉是冬又觀飛山兵射連弩發機石于臺下觀征太原巡城耀武必以知舞前導

國法

三年京西轉運使程能上言諸州戶供官役無等第型品定為九等若于籍以上四等量輕重給役給五等免之役有富貴隨所升降型今本路施行稍俟便宜即頒于天下詔令轉運使酌裁定之

淳化五年令天下諸縣以第一等戶為里正第二等戶為戶長勿得冒名以給役終宋世循之

紀

至道元年九月間禁旅有挽強至一石五斗連三十餘而有餘力又令騎兵步兵各數百東西列陣挽強弩視其進退發矢如一客止中節上曰此數是問數百人耳猶兵威可觀況堂堂之神數萬敵列者乎

制

至道初帝因問侍臣河渠轉漕以給軍食之事語及屯兵利害參知政事張洎退而講求故實上封奏言國家應圖受命轉營鴻業總前王之失指形勝之地以大梁者八方所塞為天下之樞可以阜安兆人臨制四海故卜京邑而定都焉昔炎漢開基高帝曰吾以羽檄徵天下兵未有至者又孝武云吾即位不欲出虎符發兵卻國即知兵甲在外也唯有南北

九

軍期門郎羽林孤兒以備天子扈從備衛之用唐承隋制置十二衛府兵皆農夫也及罷府兵始置神武神策兩禁軍不過三數萬人亦以備天子扈從備衛而已祿山犯關朝廷驅市人接戰德宗蒙塵危駕者四百餘騎兵甲散在郡國軍額存而可舉者除河朔三鎮外太原青社各十萬人卻事宣武各六萬人潞徐兗揚各五萬人襄宣壽鎮海各二萬餘人觀禁軍練要富之地者亦不下萬人今天下甲卒數十萬衆戰馬數十萬匹萃在京師本國兵強邦國之上覽而若

兵萃于京師郡縣無兵無財則京師一敗而不可復振于時郡縣非無兵也權不歸而士心不一于將也故宋之南也有張韓岳與吳玠之四兵而後可立國及三師既罷吳氏復亡則衛氣衰而精神云矣

宋兩朝中興志太祖太宗平一海內懲累朝藩鎮跋扈盡收天下勁兵列營京畿以備藩衛其分營于外者曰就糧就糧者本京師兵而便庫食于外故聽其家往其邊防要郡須兵屯守即遣自京師諸鎮之兵亦皆充更其宗仁宗英宗嗣守其法並以完密於是天下山澤之利悉入縣官以資庫賜將帥之臣入奉朝請以備指蹤驍悍之民收隸尺籍以給守衛

兵無常帥帥無常師內外相維上下相制等級相軋雖有暴戾恣睢無所厝于其間是以天下晏然逾百年而無犬吠之警此制兵得其道也制兵之額有四曰禁兵曰廂兵曰鄉兵曰蕃兵分隸殿前侍衛總管司而籍藏樞密院凡召募庫給訓練也戍練選補之政皆樞密院掌之禁兵者天子衛兵也總于殿前侍衛二司其尤親近扈從者號班直餘自龍衛而下皆番戍諸路有事即以征討自景德後兵不復試廂兵者諸州之鎮兵也太祖鑒唐末方鎮跋扈詔選州兵壯勇者悉部送京師以補禁衛餘留本城本城雖或戍更然罕教閱黠吏給役而已鄉兵者選自戶籍或土民應募所在團結訓練

以為防守之兵也。國朝以來河北河東有神銳忠勇強壯河北有忠順強人陝西有保毅塞戶強人^{強人}手河東陝西有弓箭手河北河東陝西有義勇麟州有義軍川峽有土丁壯丁荆湖南北有弩手土丁廣南東西有槍手土丁邕州有溪峒壯丁蕃兵者塞下內屬諸部落團結以為藩籬之兵也西北邊境戎種落不相統一保塞者謂之熟戶餘謂之生戶陝西則秦鳳涇原環慶鄜延河東則石隰鄜府其大首領為都軍主百帳以上為軍主其次為副軍主又有以功次補者其官職俸給有差召募之制起于府衛之廢蓋藉天下良民以討有罪三代之兵與府衛是也收天下強悍之兵以衛良民今

召募之兵是也唐末卒疲于征役多亡命者梁祖令諸軍悉踰面為字以識軍號是為良征之兵初募時先度人材次閱走躍試視視然後為踰面賜以緡錢衣履而隸諸軍自國初以來其取非一途或土人就所在所團立或取營伍子弟聽從本軍或乘歲凶募饑民補本城或以有罪配隸給役是以天下失職強悍之徒悉收歸之伉健者選禁衛短弱者為兩軍制以隊伍束以法令帖帖不敢出繩墨平居食俸廩養妻子備征防之用一有警急勇者力戰鬪弱者給漕輓則向之天下失職強悍之徒今為良民之衛矣厚給之制總內外兩諸軍且百萬言國費最鉅者且無出此維然古者寓兵于民

既出常賦有事復徵糧而為兵後世兵農分常賦之外以澤關市之利悉以養兵然有警則以素所養者捍之民晏然無預征役也唐之時兵分諸鎮得專租稅天子禁衛之兵中外不過十餘萬人國朝收天下甲卒數十萬悉萃京師京師八方所湊水陸四達歲漕江淮粟六百萬石而緡帛貨泉齒革百物之安不可勝紀是以軍儲飽煖初大倉纔支三二歲承平既久常餘數年之食以此臨制四方猶臂指之運也世之議者不達乃謂竭民租賦以養不戰之卒廢國帑庫以優坐食之校是豈知祖宗所以授役強悍銷弭爭亂之源哉

真宗咸平二年八月大閱於東郊

詔有司擇地于含輝門外之東武村為演場乙丑夜三鼓殿前侍衛為步軍二十萬分出諸門兩翼上乘馬以出宗室近臣尚書侍郎御史中丞給諫上將軍節度觀察防禦團練判史並別駕從賜以紫袍上至行宮諸軍陳于臺前左右相向步騎交屬諸班衛士翼侍于臺後有司奏成列上升臺東向召從臣坐而觀之殿前都指揮使王超執方旗以節進退又于兩陣中起候臺相望使人執旗以應之初舉黃旗則諸軍旗幟舉赤旗則騎進舉青旗則步每旗動則鼓作鼓作則士進皆三批而後退次舉白旗則諸軍復再拜呼萬歲有司奏

陣堅而整士勇而厲欲再舉上曰可止矣遂舉黑旗以振旅
軍于左者略右陣以還由臺前出西北隔軍於右者略左陣
以還由臺前出西南隔以歸御東門間諸軍還營明日近
臣諸軍將校以內職皆賜飲其後又幸飛山教場觀發機石
連弩及便坐日閱召募新軍時令習戰陣之狀率以兩朝舊
視

搗謀按圖容不入軍介冑之士不拜唯有跪起而已行再拜
之禮宋之弱也亦見于此

真宗咸平四年開封府言龍武軍卒亡命捕獲法當決徒帝以
是軍無奉而同禁軍例科罪太重令改從輕法其後又詔禁軍

主

非征行而因役亡者止決杖流配

景德元年班師軍賞罰之令遣中使齋御劄赴北面以肅軍
令

北面諸路駐泊兵馬使臣等臨陣能率先用命殺賊者與賊
鬪戰生擒獲賊者臨陣擒獲賊首領者使所營寨能驚賊令
擾亂及擒獲人畜者諸偏裨下軍士與戎人鬪能用命殺退
賊者戎人為誘兵翼衆突命掩擊能破走之者賊溺騎往來
或近大軍受命掩襲而能擒殺者用命謀入被傷者臨陣用
命入賊斬其首領分散其旗鼓者並賞之其擒賊首領有
番漢并得獲敵者加等焉知賊已敗走所奪軍帳人畜財物

並給與之若赴日會戰不齊者夜立衆者不俟賊稍前而亂
射者陣成列而監軍諸校使臣擅簡一卒一騎者後馬有犯
者下行陣大寨不齊者旗鼓交錯隊伍者賊至可出軍而不
出者戰鬪而觀望不救者兵號不脩至臨陣不堪施用者巧
詐以避征役者臨陣先退者貪爭貨富而不赴殺賊遣入賊
境而規避死復命言不以實者為斥候而不覺賊來者臨陣
不射賊又棄其餘箭者遺失鎧甲兵器者賊乘伏降而輒殺
者分布軍號及傳令不慎密而漏洩者受命逐賊至其露輒
過者部署下牙隊軍校左右指使使臣忠佐及從人使臣軍
校下押前隊員家軍頭十將并從人臨陣輒離左右不受節

西

度者並斬凡軍中皆計斬級行賞其後頗有第路人首以希
賞者真宗聞而戒之又令緣邊凡獲諸寇皆首解問得實當
行殺戮者許給賞如其非理即以軍法論

按以首級論賞起自戰國非帝王之道所罕舉除且臨陣割
級多有誤事更有冒功

二年春以契丹通好邊鄙無事釋河北諸州戍兵悉歸會合鎮
定西路部署為一省河北防城鎮兵十之九緣邊三之一
大中祥符五年詔禁發民夫為役

天禧元年又詔治河勿調丁夫

乾興元年十二月時仁宗已即臣僚上言伏見御課農桑曲盡

條目然鄉閭之弊無由得知朝廷惠澤雖優憂每侵陵同職遂
便單貧小戶力役靡供乃歲豐登稍能自給或時水旱流徙無
從戶籍雖有增添農民日以減少以臣愚見以三十戶之邑
五等分等中等已上可任差遣者約十戶官真形勢衙前將吏
不啻一二百戶並免差遣州縣鄉村諸色役人又不啻一二百
戶如此則二三年內已總遍差得歸農即復應役直至破盡
家業方得休閒所以人戶懼見役稍有田產典賣其形勢之家
以避役役因為浮浪或縱情游更有諸般惡倚影占門戶田土
稍多同居骨內及衙前將吏各免戶役者除見在業外不得更
典買田土如違許人告官將所典買改官自然減農田之弊均

五

差遣之勞免致私役不禁因循失其罷任前官元無田者
許置五頃為限詔三司定奪三司言準農田勅應鄉村有庄田
物力者多苟免差徭虛報逃移與形勢戶同情狀俾鄉下名下
作客戶隱避差徭全種自己田產今與一月自首放罪限滿不
首許人告論依法斷違支賞又准勅應以田產立契典賣形勢
豪強戶下隱匿差役者與限百日經官首罪改正戶名限滿不
首被入告發者命官使臣除名公人百姓決配今准臣僚奏欲
諸命官所置庄田定以三十頃為限衙前將吏合免戶役者定
以十五頃為限所典賣田只得於一州之內典賣如祖父遷葬
別無葬地者數外許更置墳地五頃若地有崖嶺不通步量刀

耕火種之處所定頃畝要逐路轉運使別為條制諸中奏又
據農田稅課及新舊歸業佃戶未併入本戶者各共戶帖供
輸今並須入一戶下今後如有違犯者科罪告人給賞並從
之

仁宗天聖至寶元間增募禁兵諸路總百餘營

天聖七年詔自嘉定諸軍衣襖騎兵各冬衣各七事步兵各
七事冬衣六事散騎騎者重與之法

明道二年詔當使三院上言天下兩軍止給役而未嘗習以武
技宜取材勇者訓練并補禁軍詔可

景祐中詔川陝間廣吳越諸路衙前如舊制餘路募有收贖者

六

為衙前滿三期罪不至使補三司軍將

役之重者自里正鄉戶為衙前主典府庫或轉運官物往往
破產知并州韓琦上疏曰州縣生民之苦無重于里正衙前
兵興以來殘割尤甚至有婦女改嫁親族分居或棄田典入
以免上等或非命求死以就葬丁規圖百端苟脫溝壑之患
每鄉被差課與費力高下不均假有一縣甲乙二鄉甲鄉
第一等戶十五戶計贖為錢三百兩乙鄉第一等戶五戶計
贖為錢五十兩為休逸役即甲鄉十五年一週乙鄉五年一
週富者休逸有餘貧者破亡相繼豈朝廷為民父母之意乎
請罷里正衙前命轉運司以州軍見役人數為額令佐視五

等傳通一縣計之籍皆在第一等選貨最高者為鄉戶衙前
後差人做此即中縣戶少而役繁聽差乙縣戶多而役簡者
傳書未盡實聽他戶里正主督租賦請以戶長代之二
年一場下其議河北河東京畿陝西京東西轉運使度利害
皆以為便而知制諸路蔡京亦極論江南福建里正衙前
之弊請諸行鄉戶五則之法其請以產前多少定役重輕至
和中遂命條舉與三司參定繼遣吳機使趙江東蔡京趙江
西與長史轉運使議可否因請行五則法又第其役輕重放
此假有第一等重役十當役十人列第一等百第二等重役
五當役五人列第二等戶五十以係一指役使職其籍通判

七

治所遇差人長吏以下同按視之轉運使提點刑獄察其違
慢送更著淮南江南兩浙荆湖福建之法下三司領焉自是
遂罷里正衙前百姓稍休息矣按神宗即位司馬光劾
子則衙前猶未罷也

景祐元年三司使程琳上疏論兵在精不在衆河北陝西軍儲
數匱而召募不已且任營一兵之費可給屯駐三兵昔養萬兵
者今三萬兵矣河北歲費糧千二十萬其賦入支十之二陝
西歲費千五百萬其賦入支十之五自餘悉仰給京師自成平
建令凡二邊所增馬步軍指揮百六十計騎兵一指揮所給歲
約費緡錢四萬二千步兵所給歲約費緡錢三萬二千他給賜
不預合新舊兵所費不啻千萬緡天地生財有限而用無紀極

此國用所以日屈也今同華沿河州軍積粟至于紅腐而不知
用沿邊入中粟價常賤而米價足誠顧河北陝西募住營兵
勿復增置遇關即選兩軍精銳者補之仍漸徙營內郡以便糧
餉無事時番戍于邊緩急即調發便近嚴戒封疆之臣毋得侵
軼生事以觀思實遵令者重典之法如此則疆場無事而國用
有餘矣帝嘉納之

知制誥富弼奏略曰西戎僭叛屢寇邊境本道不足以支輶
廷悉發京東京西淮南江南荆南湖南兩浙福建廣南東西
凡十一道兵以屯關中十一道兵素寡弱又惟調發故關中
得之未足以充而十一道之兵已盡矣朝廷獨念京東臨河

大

朔京西次關陝二道不可以無備遂遣使問鄉民俾習武以
代軍兵東南九道則不之省臣未諭也朝廷用度如軍食幣
帛茶鹽泉貨金銅鉛銀以至羽毛膠漆盡出此九道固以保
守今盡取其兵一日東寇遽起極其津要則京師無故而坐
困矣凡姦賊奸寇觀者無世不有今西邊用兵天下兵將皆
集西方力必不能及化道則就無備而作焉乞擇要害約十
餘郡如四揚昇吉潭荆桂廣福杭越之類按地理相去均者
於本處募兵大郡五千小郡二三千以多補少不過四五萬
人以東南兩百三十郡之富豈不能贍養哉訓為精兵勿復左
役每郡置二尉專領之每道別置一都護經略之九道又置

一總管者居中以節制之如是則欲為寇者知朝廷有備豈不顧憚耶京東西雖置鄉兵而軍兵絕寡亦未見久安之理夫鄉兵無營壘散處村堡又各持其仗其部伍上下終不得如軍兵之肅也或因讎讎為毒傑倡之亦能使必不為盜宜得軍兵而相制禦擇要害數郡募兵立帥如東南之制則可無虞

楊徽按開寶之兵不滿二十萬固已足用天禧之兵幾及百萬端憲寡弱尚欲增兵其故何也蓋戰久則兵自精承平之兵儲數而已況將帥以虛名冒饗又不可勝既乎故欲加兵必先覈見在之數練其壯勇汰其罷弱還冒猶不足然後議

元

加不然雖至千萬無益也

帝御便殿閱諸軍陣法上封者言諸軍止教坐作進退雖整肅可觀然臨敵難用諸自今遣官閱陣軍令鮮饒以弓弩射營置弓三等自一石至八斗弩四等自二石八斗至二石五斗以次閱習詔行之陝西河東河北路是歲詔教士不帶金甲緩急不足應敵自今諸軍各予鎧甲十焉甲五令並披帶又命諸軍班聽習雜武藝勿輒禁上

仁宗時元昊反西邊用師多募禁軍吏以所募多寡為賞罰格諸軍子弟悉聽教籍禁軍額更迭本軍補填故廣府中內外禁兩軍總一百二十五萬視祖宗時為最多及西師罷天下悉

兵冗部庾不能給樞密使龐籍奏世養兵務多而不精請與中書議陳汰之法從之省兵數萬人

石林葉氏燕語元昊初臣龐籍公自延州入為樞密副使首言開中若餽餉請從公邊兵就食內地議者爭言不可以為虛初伏情偽難測未可遽弛備獨公知元昊已用必不能遽敗盟卒從二十萬人後為樞密使復言天下兵太冗多不可用請汰其罷者時論紛然尤以為必生變仁宗以為疑公曰倘有一夫之呼臣請以百口當之帝從其言遂汰八萬人

平

慶曆元年張方平上兵範論略曰臣竊見今諸州郡所上兵物

徒有名數實皆濫惡不足為用蓋天下承平長久兵未嘗試上吏視為冗務監長安能盡心選占善工為家治具又州郡率少軍匠備役民工以次募優苟求速就及輸上中府而主吏因緣為市唯貨是問閱數而已其為弓也角筋無液治之法故其引之必攬縱其為矢也荷羽無深厚之數故其發之必懈俛其為刃也金無煎和之齊安得敵盡而不惡其為鉞也革無鑿約之制安得長固而便利夫介冑不完士如袒戰器械不精卒猶手持是以古者兵有三制視人形之大小甲為面旅旅服者之上下故井賦之法軍甲各出于丘甸焉為若其合軍文和鼓驅而進以命事命以首爭首而弓折刃卷甲裂鐃敗是乃委人于死地

刑部

而奪其自收之具也又民兵論有曰府卒地真觀察澤路當山東之兵衛土瞻賊重人皆困屢無以瞻軍地真乃籍戶丁男三選其一有材力者免其租徭給予次令之曰農之隙則分曹射射歲多會而校焉及期按簿集試示以賞罰比三年則皆善射抱真曰軍可用矣於是舉部內之鄉得成卒二萬前既不費廩給府貲實乃籍甲兵為戰具遂雄視山東時稱昭義步兵冠天下由此觀之民兵可以訓練

五

刑部

司錄事既代而全輸錢免役者論如違制律馬瑞臨曰據役錢之說始于此以免役誘民而取其錢乃得錢則以給他用而役如故其弊由來久矣五年御史中丞孫抃上奏略曰兵家征行守禦之法其所用士張以知人情為先熟地里者次之諸土風者又次之何則知人情則強弱先辨孰地則險易先知諸土風則寒暑先備故臨事也便而取効也速國朝所置州郡必招本土人充軍比年緩急號為得力然軍數寡少月給微薄防托之際事功難集乞應沿邊州郡有本土軍分者稍益數目量增其請受以時而練習之

至和二年知諫院范鎮奏曰景德中契丹內寇靈夏不臣是時兵不滿五十萬而備北禦沛然有餘今兵倍之矣而尚苦不足者臣不識所謂也唐遣一介之使至而增募者又數萬乃其去也中外相慶謂為無事殊不知新兵之費歲增已不貲貲矣百萬之費非出于天非出于地非出于建儲者之家一出于民也夫兵不在衆在練之與將何如耳去年僕智高寇嶺南前後遣將不知幾輩遣兵不知幾萬亡死奔北不可勝紀陛下親遣狄青然而卒能取勝者舊落數百騎爾此兵不在衆在事之効也陛下何不持此說以詰大臣之欲益兵者

五

人為五獸法見前兩在馬牛任從所便其間隨行什物餽幕之類皆具故師行萬里經三歲月無所闕乏自五代之亂更相侵擾其兵不出中國弱者難責強者因糧遂失五獸法至今相承不復討尋朝廷之制每指揮五百人指揮使得大幕一具副者得單幕一具兩軍得葉網布行櫓等若干步軍得鍋若干自軍員以下更無帳幕或出次野外雖風雨亦無所庇又戰士被甲所將衣衾悉自負荷馬軍則孟約之類悉在馬上然則行數百里人馬強力皆已先疲脫若逢賊安能挽蹶擊刺與爭勝哉故無幕帶則士卒無所依庇無獸物則士卒須自負荷此于軍戎亦非小害乞詔近臣檢求唐歌幕法下殿前馬步軍司

議

嘉祐二年便定招軍等杖自三四里至武肅忠靖皆五尸以上
差以水坊而視其奉錢之數奉錢一千者以五尺八寸七寸三
分七寸為三等奉錢七百者降殺有差唯武肅御營喝探以募
精者先

嘉祐七年宰相韓琦上言祖宗時以兵定天下凡有征伐則募
置市已則併省故兵日精而用不廣今二虜雖號通好而西北
也邊之兵常若待敵之至故竭天下之力而能給不于此時先
慮而速救之一旦邊警用兵水旱相繼駭而國之不可及也又
三路就糧之兵雖勇勁服習然遠備費踴常苦難募若其數過
主

多復有尾大不掉之患京師之兵雖雜且少精然漕于東南而
而易供設其數多乃得強幹弱枝之勢也祖宗時就轉之兵不
甚多邊陲有事則以重師兵益之其慮也深而其費也鮮願詔
樞密院同三司量河北陝西河東及三司權貨務歲入金帛之
數約可贖京師及三路兵馬幾何然後以可贖之數五為定額
額足罷募關即增補額外數已盡而營數時零則省併之既見
定額則可以定某路馬步一營以若干人為額仍請募關實至
道天禧慶曆中外兵馬之數蓋關實至道之兵太祖太宗以之
定天下服四夷也天禧之兵真宗所以守成備豫也慶曆之兵
乃西師後增置之數也以祖宗所養之兵視今數之多寡則精

冗易判裁制無疑矣於是詔中書樞密院同議樞密院始祖宗
已來兵數以開關實之籍總三十七萬八千而禁軍馬步十九
萬三千至道之籍總六十六萬六千而禁軍馬步三十五萬八
千天禧之籍總九十一萬二千而禁軍馬步四十三萬二千慶
曆之籍總一百二十五萬九千而禁軍馬步八十二萬六千視
前募兵實多自是稍加裁制以為定額

琦嘗從官議及養兵事慨然曰養兵雖非古然積之久不可
廢又自有利源者發百姓成邊者虛歲父子兄弟皆有生
離死別之苦議者但云不如漢唐調兵于民獨不見杜預石
壕吏一詩乎調兵于民其弊如此後世既取強使無賴者養

以為兵兵行雖民間稅歛良薄而終身保骨由相聚之樂
此豈小事又其習練戰陣而豪勇可使安得與農夫同日道
也

歐陽脩原粹論曰國家自景德罷兵三十三歲矣兵嘗經用
者老死幾盡而後來者未嘗聞金鼓戰陣也生于無事而
飽于衣食也其勢不得不驕惰今衛士入宿不自持被而使
入持之禁兵給糧不自荷而雇人荷之其驕如此況青曹年
苦以戰鬪乎前日西邊之吏如高化軍齊宗舉西州兵而報
敗此其功也大就使兵耐辛苦而能戰戰雖耗農民為之可
也奈何有為兵之虛名而其實驕惰無用之人也古之北民

長大壯健者皆在南畝農隙則教之以戰今乃大異一遇凶歲則州郡吏以尺度量民之長大而試其壯健者招之去為禁兵其次不及尺度而稍怯弱者籍之為廩兵吏招人多者有賞而民方窮時爭投之故一經凶荒則所留在南畝者唯老弱也而吏方曰不收為兵則恐為盜噫苟知一時之不為盜而不知終身驕而竊食也古之長大壯健者任耕而老弱者游惰今之長大壯健者游惰而老弱者留耕也何相反之甚耶然民盡力乎南畝者或不免爭狗彘之食而一去為僧兵則終身安佚而享豐腴則南畝之民不得不日減也故曰有誘民之弊者謂此也

五

又本論曰古之善用兵者可使之赴水火今痛禁之軍有司不敢役必不得已而暫用之則謂之借借彼兵相謂亦曰官倩我而官之文符亦曰倩夫賞者所以酬勞也今以大禮之故不勞之賞三年而一徧所費八九十萬有司不敢緩月日之期兵之得賞不以無功知愧乃每多量少比好嫌惡小不如意則持械而呼群聚欲擊天子之命吏無事之時猶若此以此知兵驕也兵之敢驕者以用之不得其術而法制不立也前日五代之亂可謂極矣五十二年之間易五姓十二君而亡國被殺者八長者不過十餘歲甚者三四歲而亡其主豈皆愚耶其心豈樂禍亂而不欲為長久之計乎顧其力不

能者時也當時東汾晉西有岐蜀北有強胡南有江淮關廣吳越荆潭天下分為十三四面環之以至加之中國又有數將強臣割而據之其君天下者猶皆為國日深威德未洽強君武主力而為之僅以自守不幸孱子弱孫不過一再傳而復亂敗是以養兵如兒子之啖虎狼猶恐不為用尚何敢制天下之勢若敝廬補其與則隅壞整其楹則棟傾技撐扶持苟存而已尚何暇法度規矩而為制度今宋之為宋八十年矣外平僭亂無抗敵之國內削方鎮無強叛之臣天下為一海內晏然為國不為不久天下不為不廣也然而兵不足以威于外而散驕于內制度不可為為世法而日益叢雜

五

一切苟且不異五代之時此甚可嘆也

蘇軾應詔策別其一曰定軍制自三代之衰井田廢兵農異處兵不得休而為民民不得息肩而無事于兵者十有餘年而未有如今日之極者也三代之制不可復追矣至于漢唐猶有可得而言者夫兵無事而食則不可使聚聚則不可使無事而食此二者相勝而不可並行其勢然也今夫有百頃之閒田則足以牧馬千駒而不知費聚千駒之過而輪百頃之芻則其費百倍此易曉也昔漢之制有踐更之卒而無營田之兵雖皆出于農夫而方其為兵也不知農夫之事是故郡縣無常也之兵而京師亦不過有南北軍期羽林而已邊

境有事諸侯有變皆以虎符調發郡國之兵至于事已而兵
休則渙然各復其故是以其兵雖不離農而天下不至于弊
者未嘗聚也唐有天下置十六衛府兵天下之府八百餘所
而屯于關中者至有五百然皆無事則力耕而積穀不惟以
自贍養而又足以廣縣官之儲是以兵雖聚于京師而天下
亦不至于弊者未嘗無事而食也今天下之兵不耕而聚于
畿甸輔者以數十萬計皆仰給于縣官有漢唐之患而無漢
唐之利擲其偏而兼用之是以兼受其弊而莫之分也天下
之財近自淮甸而遠至于吳楚凡舟車所至人力所及莫不
盡取以歸于京師晏然無事而賦斂之重至于不可復加而

毛

三司之用猶苦其不給其弊皆起于不耕之兵聚于內而食
四方之貢賦非特如此而已又有摘環往來屯戍于郡縣者
昔建國之初所在分製擁兵而不服太祖躬擐甲胄力
戰而取之既降其君而藉其疆土矣然其故基餘孽猶有存
者上之人見天下之難合而恐其復發也於是出禁兵以戍
之大自藩府而小至縣鎮往往皆有京師之兵由此觀之則
是天下之地一尺一寸皆天子自為守也而可以長久而不
變乎費莫大于養兵養兵之費莫大于征行今出禁兵而戍
郡縣遠者或數千里其月廩歲給之外又日供其燭燭三歲
而一遷往者紛紛來者疊疊雖不過數百為輩而要其歸無

以異于數十萬之兵三歲而一出征也農夫之力安得不竭
饑運之卒安得不疲且今天下未嘗戰鬪之事武夫悍卒非
有勞伐可以邀其上之人然皆不得為休息閑居無用之兵
者其意以為為天子出戍也是故美衣豐食開府庫犒金帛
若有所負一逆其意則群起而噪呼此何為者也天下一家
凡數千百年矣民之戴君至于海隅無以異于畿甸亦不必
舉疑四方之兵而專信禁兵也曩者蜀之有均賊近歲貝州
之亂未必非禁兵致之臣愚以為郡縣之土兵可以漸削而
陰奪其權則禁兵可以漸省而無用天下武健豈有常所哉
山川之所習風氣之所殊四方之民一也昔者戰國常用之

毛

矣蜀人之怯懦吳人之短小皆嘗以抗禦于上國夫安得禁
兵而用之今之土兵所以銳氣劣弱而不振者彼見郡縣皆
有禁兵而待之異等是以自棄于戰歟役夫之間而將吏亦
莫訓也昔禁兵漸省而以其資糧益優郡縣之土兵則彼固
已歡忻踴躍出于意外戴主之恩而願效其力又何遽不如
禁兵耶夫土兵日以多禁兵日以少天子屯從捍城之外無
所復用如此則內無屯聚仰給之費而外無遷徙供之勞費
之省也又過半矣
據陳桧宋太祖太宗之世以禁兵就糧四方非特以威不軌
以契丹在河北非重兵無以行之而河北難于饋運故養兵

于京師者將以赴河北之急而而就糧于四方者又以習京
軍之勞子瞻益未識其深意也

其策則二曰練軍實三代之不待擇而精其故何也出兵于
農有常數而無常人國有事要以一家而備一正卒如斯而
已矣是故老者得以養疾病者得以為閑民而役于官者與
不皆壯子弟故其無事而田獵則未嘗發老弱之民師行
而餽糧則未嘗食無用之卒使之足輕險阻而手易器械聰
明足以赴旗鼓之節強銳足以犯死傷之地十束之衆而人
人足以自杆故殺人少而成功多費用省而兵卒強蓋春秋
之時諸侯相併天下百戰其經傳所見謂之敗績者如城濮

元

鄆陵之役皆不過犯其偏師而獵其游卒敵兵而退未有僵
尸百萬流血江河如後世之戰者何也民各推其家之壯者
以為兵則其勢不可得而多殺也及至後世兵民既分兵不
得復而為民於是始有老弱之卒夫既已募民而為兵其選
子廕應既已托于行伍之中其姓名既已著于官府之籍行
不得為商居不得為農而仰食于官至于衰老而無歸則其
道誠不可以棄去是故無用之卒雖薄其資糧而皆庫之終
身凡民之生而二十以上至于衰老不過四十餘年之間勇
銳強壯之氣足以犯堅冒刃者不過二十餘年今之終身則
是一卒凡二十年無用而食于官也自此而推之養兵十萬

則是五萬人可去也屯兵十年則是五年為無益之費也民
者天下之本而財之所以生也有兵而不可使戰是謂彘肘
不可使戰而驅之戰是謂彘尾民臣觀秦漢之後天下何其殘
敗之多耶其要皆起于分民而為兵兵不得休使老弱不堪
之卒拱手而就戰故有以百萬之衆而見屠于數十之兵者
有良將善用不過以為餌委之災賊嗟夫三代之衰民之無
罪而死者其不可勝數矣今天下募兵至多往者陝西之役
舉籍平民以為兵加以明道寶元之間天下旱蝗次及近歲
青齊之飢與河朔之水災民急而為兵者日益衆舉籍而按
之近世以來募兵之多無如今日者然皆老弱不教不能當

年

古之十五而衣食之費百倍于古此甚非所以長久而不變
者也凡民之為兵者其類多非良民方其少壯之時博奕飲
不安于家而後能攝其身至其少衰而氣沮益亦有悔而不
復者矣臣以謂五十以上補復而為民者宜聽自今以往民
之復為兵者皆三十以下則收限以十年而除其籍民三十
而為兵十年而復歸其精力思慮猶可以養生送死為終身
之計其應募之日心知其不出十年而為十年之計則除其
籍而不怨以無用之兵終身坐食之費而為重募則應者必
衆如此則官常無老弱之兵而民之任戰者不至于無罪
而死彼甯知其不過十年而復為平民則自愛其身而重犯

法不至于呻吟無賴以自棄于凶人今夫天下之患在于民不知兵故兵常驕悍而民常怯盜賊攻之而不能禦我欲掠之而不能抗今使民得更代而為兵兵得復還而為民則天下之知兵者衆而盜賊我欲將有所忌然獨有言者將以為十年而代故者已去而新者未教則緩急有所不濟夫所謂十年而代者豈舉軍而並去之有始至者必有既久者有時去者有當代者新故雜居而教之則緩急可以無憂矣

英宗治平初兵一百一十六萬二千而禁軍馬步六十六萬三千

治平元年宰相韓琦上言古者籍民為兵故其數雖多而雖至

薄唐置府兵最近古天寶以後廢不能復今之義勇河北數十萬河東幾八萬勇悍純實生于天性而有物力資產父母妻子之所係若稍加簡練與唐府兵何異陝西當刺弓手為保捷其後棟敢所存無幾且河北河東陝西三路皆西北事當一體請於陝西亦點義勇止控手背一時不能無小擾而終成長利乃遣官陝西路籍義勇得十三萬八千四百六十五人

知諫院司馬^光上言昔康定慶曆之間朝廷以元昊犯邊官軍不利已嘗籍陝西之民以為鄉弓手始者明出勅榜云但欲使之守護鄉里必不刺充正軍屯戍邊境榜猶未收而朝廷盡刺充保捷指揮令于邊州屯戍當是之時臣丁憂在陝備

見其軍民皆生長太平不識兵革一旦調發為兵自陝以西間閭之間如人人有喪戶戶號哭之聲彌天巨野天地為之慘悽日月為之無色往往逃避于外官中與其父母妻子急加追捕鬻賣田園以充贖當暨刺面之後兵員數頗利其家需百端誅剥衣糧不足以自贖頃刻取於私家或屯戍在遠更須千里供送祖父財產日銷月鏹以至于盡況其平生所習者則惟桑麻耒耜至於甲冑器械雖日加教閱不免生疎而又天性慙惡加之畏懦臨敵之際得便即思退走不惟自喪其身兼更擾動大陣自後官中知其無用遂大加沙汰給與公憑放令逐便而情辭已久不復肯服揀括之勞策

田產已空無所復歸皆流落凍餒不知所所在長老至今言之猶長嘆出涕其為失策較然可知足以為後來之戒而不足以為法也

又言祖宗平諸鎮一天下豈皆有義勇哉自趙元昊反諸將覆師者相繼終不能出一旅之衆陝西區脫之地以討其罪不免為姑息之計當是時三路鄉兵數十萬何嘗得一人之力乎議者必曰河北河東不用衣履得勝兵數十萬閱數精熟皆可以戰又兵出民間合于古制臣謂不然彼數十萬者虛數也散閱精熟者外號也兵出民者多與古同而實異也蓋州縣承朝廷之意止求數多開教之日觀者但見其強號鮮

明鉦鼓備具行列有序鉦鼓應節即嘆矣以為真可以戰殊不知彼猶聚散若開寇敵則瓦解星散不知所之矣古者兵出民間民耕桑之所得皆以衣食其家故處則富足出則精銳今既賦斂農民之粟帛以贍正軍又藉農民之身以為兵是一家獨任二家之事也如此則民之財力安得不屈臣愚以為河北河東已剝之民猶當放遣況陝西未剝之民乎

又言臣此日以來熟思其事于民有世世之害于國無分毫之利何謂於民有世世之害臣竊見河北陝西河東自景祐以前本無義勇凡州縣諸般色役並是上等有物力人戶支

主

當其鄉村下等人戶除二稅之外更無大段差徭自非大飢之歲則溫衣飽食父子兄弟熙熙相樂自實元慶曆之間將陝西一路弓手並剝元保捷正軍自此驟然愁苦矣其河北河東之民比于陝西路雖免離家去鄉成逸此敵之患然一刺手背之後或遇水旱凶荒欲分房逐熟或賣盡田產欲浮游作客皆慮官中非時點集不敢東西又差點之際州縣之吏寧無乞覓教閱之時軍員教頭等無敵掠是以當時色役之外添此一重科權云且今日既籍之後州縣義勇皆有常數每有逃亡死病州縣必隨而補之然義勇之身既屬磨以至老死而子孫若有壯丁又不免剝為義勇是使陝西之民

子子孫孫常有三分之一為兵故臣曰於民有世世之害也何謂於國無分毫之利義者曰古之兵皆出民間農民兵可用于古而不可用于今乎臣對曰三代之時用井田之法以出士卒卒為兵則為比閭族黨州郡行則為伍兩卒旅師軍為之長者皆鄉士大夫也唐初府兵各有營府有將軍郎將折衝果毅以相統攝是以令下之日數萬之衆可以立具無敢逃亡避匿者以其紀綱素備故也今鄉兵則不然雖有軍首節級之名皆其鄉黨族姻平居相與拍肩把袂飲博關歡之人非如正軍有階級上下之嚴也若安寧無事之時州縣聚集教閱則亦有行陣旗鼓開弓張弩坐作叫噪真如可以

主

戰敵者若聞胡寇大入邊兵已敗邊城不守則莫不望風聲奔潰進散其軍員節級將為伏鼠竄自救之不暇豈有一人能為縣官率士卒以待寇乎臣故曰於國無分毫之利也
光又持劄子至中書爭之觀公平不聽言已降教榜與民約永不充軍成邊光曰相公長在此坐可也萬一均遠倡亂他人在此因相公見成之兵遠以運糧成邊反掌間耳其後不十年義勇運糧必違率以為常
時光又言置鄉戶衙前以來民益困乏不敢營生富者反不如貧貧者不敢求富臣嘗行于村落見農民生具之微而問

其故皆言不敢為也今欲多種一桑多置一牛舊二年之耕
藏十尺之帛鄰里已目為富室指挾以為衙前笑況散田
疇算閭舍乎臣聞其事怒為傷心必有理帝在上四方無事
而立法使民不敢為久生之計乎臣愚以為民租稅之外宜
無所預衙前當募人為之以優重相補不足則以坊郭上戶
為之役坊郭之民部送綱運典領倉庫不費二三而農民帝
費八九何則僕利懸懸之性不同也其餘輕役則以農民為
之役仁宗皇祐中已詔募人為衙前而英宗治平司馬公
乃有此奏豈名義與不義不能均一而受弊者衆歟

主

教養金書卷之三十五

歷代師役考

治平四年六月

時神宗已即位未改元

詔州縣差役仍重勞役不均其令

逐路轉運司通牒轄下州軍如官吏有知差役利害可以寬減

者實封條折以聞

先是三司使韓絳言衙前之弊無甚差役之法重者衙前多

致破產次則州役亦須重費向聞京東有父子二丁將為衙

前其父告其子曰吾當求死使汝曹免汝終自經而死又聞

江南有嫁其祖母及與母析居以避役者此大違人理所不

忍聞又有鬻田產于官戶曰歸不役之家而役併增于本等

戶其餘賦職農民未易遽數望令中外臣庶條具利害奏侍

從臺省官集議考證古制裁定使役力無偏重之患役法之

議始此

知諫院吳元吉卿役之中衙前為重被差之日官吏臨門籍

記柁杆亡籍皆討賈定為分數以應須求至有家資已竭

而適員未除子孫既沒而鄰保補建是以民間規避重役土

地不敢多耕而避上等膏田不敢義舉而憚人丁無以為生

乞早定卿役利害以時施行

帝因問內藏庫奏有衙前越千里輸金七錢庫吏邀乞輸年

不得還者帝重傷之乃詔制置條例司詳立役法

按當日諸賢之論如此則役法之變有不俟介甫之用而已
有必變為他役之勢豫人元衡前通公之奏已言之于英宗
之時蓋非荆公一家之私說也然說諸賢所爭役法如所謂
衛前州役之類本非古歲役三日之役雖名為役不徒役其
力而并役其貲此不可以輪差也查一邑之人出錢以佐一
邑之公費不可謂聚歛但不可多取寬制以供州縣之浸漁
耳若歲役三日之役宋人別以廩軍為之

衛前之類唐無之而宋人以爲苦者何也蓋唐之取于民者
有上供送使留州則州官之費固自足辦至宋太祖取州縣
之財一併而歸之京師則州縣憔悴而公使押綱之類不得

不仍取于民橫下益上不知何底

神宗即位之初總治平之兵一百十六萬二千帝患兵冗不繼
始議銷併親制選練之法雖不用悉熙寧元年詔諸路監司察
州兵練不如法者按之不任禁軍者降廩單不任廩軍免爲

民

此時陳升之建議衛兵四十以上稱不中程者量減請使之淮
南呂公弼上言以爲既使之去本以又減其常廩於人情未安
且事體甚大難遽行也司馬光李常亦言其不便從之

光曰在京禁軍及其家屬皆生長京師親姻聯布安焉驟
棄衣食縣官日久年四十五未爲老尚任役一旦別無罪

負削原遠徙是橫遭降配也沙汰既多人情惶惑大慈忍難

國家既承平綱紀素張此屬洶洶亦無能爲然詔書一下萬

一有道路流言驚動百姓朝廷欲務省事復爲收還則禍成

重向去不復可號令驕兵若遂推行則衆怨難犯渠空分規

博之兵致張彥之亂此事之可繼者也其國家竭天下之財

養長征兵士本欲備禦邊陲今淮南非用武之地而多屯禁

兵重費衣食是養有用之兵實諸無用之地也又使邊陲常

無事則已異日或小有警急主兵之臣必爭求益兵京師之

兵既少必頒使者四出大加召募廣爲揀選將數倍多于今

日所退之兵舊兵尚請衣糧而新兵更添衣糧是棄已教閱

三

經戰之兵而收市并敵敵之人本欲減冗而冗兵更多本欲

濫而大費更廣切恐非計之得也臣愚伏願朝廷且依舊法

每歲揀練軍有不任征戰者減元小分小分復不任征戰者

放令聽其自便在京居住但勿使老病者尚沾兵籍盡費永

賴人情既安于所習皆無怨嗟國家又得其力用不爲虛設

冗兵既去大費自省茲事繫國家安危不敢不言

七月手詔揀諸路半年四十五以下勝甲者墜爲大分五十

以上願爲民者聽之舊制兵至六十一免猶不即許也至是

免爲民者甚衆冗兵由是大省

二年詔并廢諸軍營陝西馬步軍營三百二十七并爲二百七

十萬軍額以三百人步軍以四百人其後總兵之撥并者馬步軍五百四十五營并為三百五十五而京師之兵額皆撥併畿甸諸路及兩軍皆會總時要各定以常額凡併營先為繕新其居軍給選從費軍校溢員皆以補他軍之闕或隨所并兵入逐指揮依職高下同額

先時軍營皆有額皇祐格馬軍滿四百步軍滿五百人為一營承平日久兵制寢弛額存而兵闕為一營或止數十騎兵一營或不滿一百既不成部分而將校猥多賜予原給十倍士卒迎選如額不敢少損帝患之乃詔并廢諸營皆謂輔臣曰天下財用朝廷稍加意則所省不可勝計乃者銷并軍營

計減軍校十將以下三千餘人除二節賜予及俸從廉給外計一歲所省為錢四十五萬緡米四十萬頃緡二十萬匹布三萬端馬策二百萬疋事若此邦財可勝用哉初帝議并營大臣皆以為兵驕已久遷并之必召亂帝不聽獨王京百贊帝力行之自熙寧至元豐歲有并廢甚衆

是年知諫院陳襄論汰冗兵劄子曰臣觀治平二年天下所入財用大數都約緡錢六十餘萬養兵之費約五十萬乃是六分之財兵占其五養兵之數約七十萬一夫錢糧賜予歲不下五十十則七十萬人有三十五萬為解之費兩軍之數約五十萬一夫錢糧賜予歲不下三十十則五十萬人有一

千五百萬緡之費則是兩禁共費五十萬矣惟餘一十萬以備國家百用之費今若裁損兩禁人數五分之一則可以歲減錢糧之費一十萬以助州縣官用度比之常額倍增其數百度經費有二十萬足以賙給有餘矣況藝祖中外之兵止一十二萬此說與開寶時三十萬宗時三十餘萬此與天十一萬二章聖之時已號為多然不過五六十萬大抵兵費在強不在衆今若選擇精悍之士而去其懦弱羸老者凡五分之一則猶有九十六萬精兵不為不足矣按帝之省兵此疏有力焉然熙寧天下禁軍五十六萬八千六百八十八元豐滿六十一萬二千二百四十二

是年條例司言考合衆論悉以使民出錢從役為便即先王之法致民財以祿庶人在官者之意也願以條目付所遺官分行天下博無衆議奏可於是條論諸路曰衙前既用重難分數凡買撲酒稅坊場舊以酬衙前者從官自賣以其錢同役錢隨分數給之其兩難坊場之類舊酬獎衙前不可令民買占者即用舊定分數為役名衙前酬獎如部水陸運及領倉驛坊務公使庫支類舊煩擾且使陪償者今當省使無費承持散役等舊若重役備欠者今當改法除禁使無困凡有產業物力而舊無役者今當出錢以助役皆其條目也久之司農寺言今五役條所寬優者皆鄉村愚不能自達之窮民所裁取者乃仕宦策并能

致人言之東右若經制一定則衙司將吏又無以施誅求巧弊之姦故新法之行尤所不便禁室道謀難以成就故自司農申明所降條約先自一兩州為始俟其成就即令諸州畢收視施行若其法實便百姓當特獎之從之於是提點府界公事趙子幾以其府界所行條目奏上之帝下之司農寺詔判寺郭紹書布更議之紹布上言畿內鄉戶計產業若家資之貧富上下分為五等歲以夏秋隨等輸錢鄉戶自四等坊郭自六等以下勿輸兩縣有產業者上等各隨其縣中等併一縣輸析居者隨所析而定降其等若官戶女戶寺觀未成丁城半輸皆用錢募三等以上稅戶代役隨役重輕制視開封縣戶二千六百有奇歲

輸錢為二千九百緡以為二百為限歲其二千七百以備凶荒欠闕他縣放此然輸錢計等而下而戶等若籍籍巧避失實乃詔責郡縣坊郭三年鄉村五年農隙集眾稽其物業考其實富察其詐偽為之陞降若故為高下者以違制論募法三人相任衙前仍供物業為抵否手試武藝典吏試書計以三年或二年乃更為法既具揭示一月民無異辭著為法令下募者報役被差者得撤去開封一府罷衙前八百三十人畿縣放鄉役數千於是頒其法天下土俗不同役重輕不一民貧富不等從所便為法凡舊役人戶以等第出錢名免役錢其坊郭等第戶及成丁單女戶寺觀品官之家舊無色役而出錢者名助役

錢凡數錢是縣州若縣應用值直多少而隨戶等均取倍直既已足用又率其數增取二分以備水旱欠闕雖增毋得過二分謂之免役寬剩錢

三年定各路兵額以京東土地饒沃故有餘增遣武備軍嚴其訓練

八月戶詔自今給糧毋損其數於是每石及十斗士卒散

十二月詔行保甲法畿內之民十家為一保選主戶有幹力者一人為保長五十家為一大保選一人為大保長十大保為一都保選為衆所服者為都保正又以一人為之

副廳至客戶兩丁以上選一人為保丁附保兩丁以上有餘力丁壯勇健亦附之內家資最厚材力過人者亦充保丁兵器非禁者聽每一大保夜輪五人警盜正告捕所獲以賞格從事同保犯強盜殺人放火強姦略人傳習妖教違害姦毒知而不告依律伍保法餘事干已又非教律所禁糾皆毋得告雖知情亦勿坐若於法類保命坐罪者乃坐之其居停強盜三人經三日保鄰雖不知情糾共覺罪坐強盜同保不及五家併他保有外入保者按為同保戶數足則附之保及十家則別為保置牌以書其戶數姓名違官先行發句既就緒遂推之五路以通于天下

王安石欲變募兵而行保甲帝從其議 帝嘗言節財用安石對以減兵最急帝曰比慶曆時數已甚減矣因舉河北陝西兵數慮募兵太少又訓練不精安石曰精訓練募兵而鼓舞三路之民習兵則兵可省河北舊為武人割據內抗朝廷外敵四鄰亦有禦契丹者兵儲不外求而足今河北戶口舊息又舉天下奉之常若不足當一而之夷狄其施設乃不如武人割據時此無他惟能專用其民故也臣以為倘不能理兵稍復古制則中國無常強之理陛下若欲去數百年募兵之弊則宜果斷立法制令本末備具不然無補也帝曰制而用之在法當預立條制以漸行可也安石又曰陛下以崇

世宗能辟土疆服天下者何也帝曰世宗非能果斷乎安石曰是也世宗能使兵威復振非但高平之戰能斬樊愛能等而已天下盜賊殺人亡命者皆募以為禁軍吏目以為當時孤子寡婦見仇讎而不敢校後悔之莫有貸者臣以為史官不足以知世宗世宗非悔也方中國兵弱以為非募此策不足以勝諸僭偽之國及所募已足則法不可久弛故不復募其此此乃定計數于前必事功于後豈以為悔也世宗募兵賊殺人亡命者以為禁衛不以為虞說有帝王威略故也今當平世發募勇入衛有爵賞利祿為勸而乃更憂其為變豈萬端哉而今乃以用世宗招徠亡命病事王威略何其謀之

至文房博等以為土兵雖使出戍安石曰前代征琉球討党項豈非府兵乎帝曰募兵專於戰守故或可恃至民兵則兵農其業相半可恃以戰守乎安石曰唐以前未有募兵然亦可戰守臣以謂募兵與民兵無異顧所用將帥何如耳也後之人以守以戰而兵可以長久故兵農亦可合也募兵之中強半力日使兵率如此終不可以禦敵之精也募兵無心教閱而召募者徒傳情一日帝批陳留縣見行保甲每十人一小保中三人或五人須要弓箭保吏督責無者有刑又每保令置數人置一鼓費錢不少至有質衣而買弓箭者可見貧乏艱于出備可速指

九

揮禁戢安石曰民貧宜有之抑民使置弓箭則法所不許也往者冬閑及之檢書上唯就用官弓矢而已不知百姓何故至于墮棄也然自生民以來兵農為一男子生則以桑弧蓬矢射四方明弓矢者男子之所有事蓋未報以養生子矢以免死皆凡民所宜自具自古未有造未報弓矢以給百姓者也然則雖使百姓置弓矢未為過華陛下憂恤百姓甚至故今立法一聽民便爾

四年詔詔畿內保丁練習武事歲農隙所隸官期曰于農便村

都試騎步則並以射中觀遠近為等第射役其用為有餘
而額試者聽之第一等保明以開引見于天子親閱試之命
以官第二等免當年春夫一月為業四十役錢二千本戶無可
免或所免不及聽移他戶而受其第等四等視此有差即
警未精額未閱試者聽

四月從提舉常平陳知儉之請罷許州衙前幹公使庫以軍校
主之月給食錢三千初諸路衙前以公使多所隱費有至破家
者至是始更以軍校其後行于諸路人皆便之

御史中丞楊繪言助役之法乃陛下開差役之不均欲乎一
之而有司平務多斂致天下不曉以為取盡而他用之

也如王臣老張親科配一路得錢至七十萬輸之多者一
戶至三百千民皆謂供一歲役之外剩數歲半歲謂廢老
親必有阻擢益因取數多端議與也七少賜裁損以安民
心

東明縣民數百詣開封府及臺省訴起升等第出役錢事楊
繪又言東明縣民所訴乃因司農寺不明舊則自擾戶數創
立助役錢等第下縣令遵所立而著之籍不問進升與否也
此等第必籍戶力高下而制其升降州必憑縣縣必憑戶
長里正戶長里正權之鄉案乃可得實今乃自司農寺預定
品數付縣立籍豈得民心甘服哉帝命提刑司究所從升降

以聞仍嚴升降之法司農寺及府界提舉言舊民有未新立
法意以助役錢多額仍舊免役者詔如不輸錢免役縣案所
當供役歲月如期役之與免輸錢

監察御史劉摯輪助役十言疏畧曰天下戶籍均為五等然
十七路三百餘州軍十二百餘縣凡人之應實役之重輕類
皆不同今假錢用等以為率則所謂不同者非一法之所能
齊若隨其田業腴瘠因其所宜一州一縣一鄉一家各自立
法則紛紛散殊何所總統非所謂畫一者其害一也新法惠
等籍之不得其實故令品量物力別立等第以定錢數然舊
籍既不可信則今之品量何以得其無失不獨騷擾生弊亦

使富者或輸少貧者或輸多其害二也上戶常少中下之戶
常多上戶之役數而重故或以今之役錢為率下戶之役簡
而輕故皆以今之助錢為不率後富若貧非法之意其害三
也新法所以全品量立等不取舊簿者意欲多得舊籍而患
上戶之寡故臨時登降升補高等以充配錢之數此其害四也
役人有定數助不可開則是助錢非若賦稅有倚闥賦放之
期其害五也夏秋二熟農人唯有絲綿麥粟之類而助法則
皆用見錢故須隨時貨易至于期會價必大賤借使新全以
物代錢亦復有退換壅滯及貪緣乞索之患其害六也而稅

及科買貨色日已多使常無以爲病不能了公私之費
又起痛錢竭其所有恐斯人無悅而顧爲農者天下戶口當
日耗失其害七也徵車之人又能費緣法意虛收大計如近
日兩浙科起一倍錢數徵自以爲巧而使國家受聚斂之謗
其害八也夫既爲之民而服役于公家所謂治于人者事人
天下之通義也况鄉縣定差徭理相代上等大役至速者指
須十餘年而一及之至于下役動須一二年乃復一差今使
聚出繆鈔官自召雇雇之之直不重則不足以募不輕則不
足以給輕之則法或不行重之則民不堪命其害九也夫役
人必用鄉戶有常產則必知自重性愚實則罕至欺公舊法

雖有替名鄉人自任其責今既雇募恐止得輕猾浮浪爲僞
之人則所謂鄉場務網運凡所以主財不暗不盡心于幹
守亦恐將官之物不勝其盜用而故冒法禁獄罪日報至于
所手者壯者持微手力胥吏之類職在捕索賊盜發行文書
追督公事者則恐遇冠有逮之患因事有騷擾之有而無文
帶事無有虛日其害十也

同州司農寺曾布據繪聲所言而條奏詳詰之其略曰畿內
上等戶盡罷昔曰衙前之役故今所輸錢比舊受役時其費
十減四五中等人戶舊充弓手手力承替戶長之類今使上
等及坊郭寺觀軍丁官戶皆出錢以助之故其費十減六七

下等人戶盡除前日役役而專充壯丁且不輸一錢故其費
十減八九夫抵上戶所輸之費少下戶所輸之費多言者謂
優上戶而虐下戶得聚斂之謗臣所未論也提舉司以諸縣
等第不實故首立品量降之法開封府司農寺方奏議時並
不知已皆增減舊數然舊數每三年一造簿書等第常有升
降則今品量增減亦未爲非又况方曉諭民戶苟有未便皆
與墜正則凡所增減實未嘗行言者則以爲品量立等者蓋
欲多徵錢幾升補上等以足配錢之數至于祥符等縣以上
等人戶數多減充下等乃獨掩而不言此臣所未論也凡州
縣之役無不可募人之理今投名衙前半天下未嘗不與注

倉庫場務網運元祐時蘇轍言行之十餘年投名者亦無
味而承替手力之類舊法皆許雇人行之久矣唯耆長莊
丁以今所捕運最為輕役但輸差鄉戶不復募人言者則以
爲專雇雇人則失陷官物者長雇人則盜賊難止又以爲此
造姦細之人應募則焚燒倉庫或守把城門則恐潛通外境
此臣所未論也免役或輸見錢或納斛斗皆從民便爲法至
此亦已同矣言者謂直使輸錢則縣吏乘勢必賤若用它物
弊直爲錢則又退使乞索且爲民害則當如何而可此臣所
未論也昔之舊役皆百姓所爲雖凶荒飢饉未嘗罷役今役
錢必欲稍有餘羨迺所以爲凶年蠲減之備其餘又專以與

曰利增上稅者則以為助錢非如稅賦有倚關稅之期
臣不知惜之何前乎手澤行力之勤亦當倚關稅否此
臣所未論也西浙一路戶一百四十餘萬所輸錢七十萬
年而歲乃戶十六萬年輸錢亦十六萬是西浙所輸財半數
出於稅內用以募役所餘亦自無幾言者則以謂吏緣法意
並收大計如兩浙欲以羨錢徵率司農徵以出利為功此臣
所未論也於是詔繪知鄭州韓落館閣校勘監察御史東行
監衡州塩倉遺察訪使通行諸路促成役書
司農言始議出錢助民稅役今悉召募請改助役為免役制
可若不顧就募而稅之者論律

西

詔監司各定所部助役錢數利路轉運使李瑜欲定四十
萬判官鮮于侁曰利路民貧二十萬足矣議不合各為奏上
帝是侁議侍御郭昭言言利路役歲須錢九萬餘而李
瑜率取至三十三萬有奇乃詔李瑜而權侁為副使以示諸
路
伯募役法于天下內外胥吏素不賦祿唯以受縣為生至是用
免役錢稅之有祿而賦者用倉法重其坐此介市
初時京師賦吏祿歲僅四千緡至八年計緡錢三十八萬有
奇京師吏舊有祿及外路吏祿尚在數外
又詔凡縣皆以免役制錢用常平法給散收息派支吏人餐

錢仍立為法是又

五年知制誥判司農寺魯布言近戶保戶數以狀諸縣頭分
缺巡檢司司馬使提司以聞朝廷及司農寺而未敢報議於是
詔主戶保丁願上者於巡檢司者十日一更兵故者次番代之
月給口糧薪菜錢分番巡警又詔尉司為上保丁如巡檢司之
法

始行保甲初以捕盜賊相保任而未練以武事也至四年始
詔畿內保丁練習武事定其賞罰然猶舊上也五年因魯布
之說始令分番練此檢司尉司云

詔禁軍奉錢至五百而亡滿七日者斬舊制三日
今更之

五

七年始詔總開封府畿京東西河北路兵分置將副自河北始
共三十七將都延環慶涇原秦鳳鄜河又共四十二將
至元豐四年又詔國結東南路諸軍亦如畿京之法共十三
將自淮南始總天下為九十二將凡諸路將各置副一人東
南兵三十人以下唯置軍將凡將皆選內殿崇班以上舊歷
戰陣親民者充之亦詔監司奏司奏舉又各以所將多寡置
部將限將押隊使臣各有差又選訓練官次諸將佐春秋都
試擇武力士凡十人選十人皆以名聞而待旨解發其願留
鄉里者勿強遣此將兵之法也
五代承唐藩鎮之敗兵驕而將專務自封殖橫難制祖宗

初定天下懲創其故分遣禁旅戍守遠地率一二年而更欲使往來道路足以習勞苦南北番戍足以均勞使故將不得專其兵而兵亦不至驕惰乃承平既久方外郡國合為一家無復如曩時之難制而禁旅更成尙備其舊制故相仍交錯旁午相屬于道議者以為更番迭戍無益于事使使兵不知將將不知兵緩急恐不可恃神宗即位慨然更制部分諸路將兵總隸禁旅使兵知其將將練其士卒平居訓厲蒐擇無復出戍外有事而後遣焉謂之將兵

是年詔役錢每千別納鹽子五錢凡脩官舍作什器夫力筆載之類皆許取以供費若尚不給用許以情輕贖銅錢

足之

先是凡公家之費有數于民間者謂之國稅多寡之數或出臨時官吏之以為喜習弊滋久至是詔報國稅者以違制論不以去官赦原

詔開定州有拆賣屋木以納免役錢者令安撫轉運提舉司體量其實以聞王安石曰上官百姓賣屋納役錢臣不能保其無此然論事有權須考問從前差役賣屋墾填與人賣屋納役錢多孰少即于役法利害灼然可見

五月詔給田募役以逃絕監收之田給之不足用吏刺經里給田償糊口之地止之八月詔罷給田募役法已就募人如舊

關者勿補

七月參知政事呂惠卿獻議曰免役出錢或未均出於薄法之不善按戶令手實者令人戶具其丁口田宅之實也嘉祐初造簿委令佐書戶長三大戶銀人戶丁口稅產物力為五等且田野居民書戶長豈能盡知其富富之詳既不令自供手實則無隱匿之責安肯自陳又無賞與孰肯糾挾以此舊簿不可信用謂且做手實之意使人戶自占家業如其刊匿即用隱寄產業賞告之法庶得其實于是遂行手實法其法官為立定田產中價使民各以田畝多少高下隨價自占仍并屋宅分有無舊息以立三等凡居錢五當舊息之錢一非用器田穀而輒隱落者

七

許告有實三分以一元償將造簿預具式示民令依式為狀縣吏而籍之以其價列定高下分為五等既該見一縣之民物產物數乃參會通縣役錢本額而定所當輸明書其數集于兩月使悉知之從之十月詔開東南推行手實簿法公私煩擾其權罷安司農寺再詳定以聞

是時惠卿已與安石有隙免卿館阿安石惠卿劾之官均錢之法田頃可用者視田頃稅數可用者視稅數已得家業實值者視家業實值或隨所下種石或附所收租課法雖不同大約已定而民樂輸矣安石用別扶掖東互相糾密使不安其生家最有許之憂人人有隱落之罪夫行商坐賈有無交

易不過服食器用或春有之而夏折閱或秋居之而冬已撤亡則公家簿書如何拘轄隱匿之罪安得而不犯使使然者趨賞報怨而公相告訐畏怯者守死恐餓而不敗為生乃有是詔後元祐間呂惠卿放黜制單制有曰手實之禍下及雞豚

司農寺乞廢戶長所正其州縣坊郭權相戶二三十家排比成甲迭為甲頭皆輸稅賦皆役一稅一替若催科外別令追呼者以違制論從之明年帝言已令出錢免役又排甲使為催丁責之催科失德于民又保正本令習兵何可更供二役其後諸路皆言甲頭催稅未便遂詔者戶長壯丁仍舊募充其保正甲

大

頭承帖法並罷

詔官戶輸役錢免其平所免雖多各無過二十千九年詔制湖路寬制數多增減二年

侍御史周戶言諸路募役錢元指揮於數外留寬制錢一分開諸州縣希提舉司取指廣教民錢至城省役額尅損備直而民間輸數一切如舊寬制數已倍多而募役太輕倉法又重役人多不願就募天下皆謂朝廷設法聚歛不無疑怨乞遵免役本法募者長戶及役人不可過減者悉復舊額但約募錢足用其寬制止存留二分以上不得更有教取

知彭州呂陶奏朝廷欲寬力役立法召募初無過餘民財之意有司奉行過當增添科出謂之寬制自熙寧六年施行役法至今四年逐本州四縣已有寬制錢四萬八千七百餘貫今歲又預科納一萬餘貫以成都一路計之無慮五六十萬推之天下見今納有六七百萬貫文寬制在官歲歲如此聚斂之絕皆法不通商旅農夫最受其弊臣恐朝廷不知役錢有此寬制數目乞令諸路提舉倉司契勘見在寬制錢數約度支得數歲不至闕乏需款德音特與免數年或乞逐年限定數目不得過役錢十分之一不報

元

是歲諸路上司農寺歲收免役錢一千四十一萬四千五百五

十三貫石四兩金銀錢斛匹帛一千四十一萬四千三百五十二貫石四兩銀錢二百一兩支金銀錢斛六百四十八萬七千六百八十八兩貫石三應在銀錢斛匹帛二百六十九萬二千二十貫匹石兩見在八十七萬九千二百六十七貫石匹

兩

役錢之物五兩兩浙之東多以田稅錢數為則浙西多用物力至是詔令通物力稅錢五細為數從便輸納初許兩浙坊郭戶家產不及二百千鄉村戶不及五十千毋輸役錢已而鄉戶不及五十千者亦不免輸至元豐七年天下免役錢歲計一千八百七十二萬九千三百場務錢五

百五萬九十穀帛石匹九十七萬六千六百五十七以穀較
熙寧所入多三之一

免役法行民得一意田畝實解前日因樂能展數二分以備
吏祿水旱之用其為法既不究終防弊又有聚斂小人來此
增取至是僱役不加多而歲入比前增廣其流弊已見矣

熙寧兵籍天下禁軍凡五十六萬八千六百八十八人元豐中
帝極留意練兵遂充取州也元豐兵籍六十一萬二千二百
四十二人視熙寧稍增自承平之敗始不復用兵矣

元豐四年詔五路義勇悉改為保甲

上曰河東倚義勇強壯法又令團集保甲如何安石對曰義

勇須隨結丁數若因團集保甲即一動而兩業就今既違官
隱括義勇又別遣官團結保甲即一事分為兩恐民不能無
擾或曰保甲不可代正軍上指石安石曰依其習熟然後上
番然河東兵技藝亦不能優于義勇保甲臣觀廣勇虎翼兵
固然今為募兵者大抵皆偷惰頑猾不能自振之人為農者
皆朴力一心聽令之人以此較之則義勇莫如民兵可用焉
京曰太祖征伐天下豈必皆用民兵安石曰太祖時據五代
百姓困極公侯多自軍中起故募保以從軍為利今百姓安
業樂生而軍中不復有如當時拔起為公侯者募保不復在
軍而應募者大抵皆偷惰不能自振之人而已帝然從安石

議帝曰保甲最勇有留糧之費當預為之計安石曰當戒募

兵取其資供之所供保甲之費總養兵十之一二帝曰畿內
募兵之數已減于舊張本之勢未可悉減安石曰既有保甲
代其役即不須募兵今京師募兵逃死停放一季乃數千
但勿招換即可減然今兩軍既少禁軍亦不多臣願早訓
練民兵民兵成則募兵當減矣

是年府界河北河東陝西路會校保甲都保凡三千三百六
十六正長壯丁凡六十九萬一千九百四十五歲省舊軍
錢一百六十六萬一千四百八十三歲費錢三十一萬三
千一百六十六而團教之費為錢一百萬緡有奇不與焉

八年四月哲宗嗣位宣仁太后臨朝知陳州司馬光上疏乞罷
保甲

光疏曰兵出民間雖云古法然古者八百家饒出甲士三人
步卒七十二人今井田出賦以五而開民甚多三時務農一
時講武不妨稼穡自兩司馬以上皆選賢士大夫為之無侵
漁之患故卒乘輯睦動則有功今籍鄉村人民二丁取一以
為保甲授以弓弩教之戰陳是農民半為兵也三四年来又
令河北河東陝西鄜州無間四時每五日一教特置此
使者比監司專責切提舉州縣不得干預每一丁教閱一丁
供送雖云五日而保正長以泥糊除軍為名日聚教場得賂

則縱不則留之是三路耕種收穫緣端之事幾盡廢也自唐
開元以來民兵法壞成守戰功盡募長征兵士民間何嘗習
兵夫兵者凶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國家承平百有餘年四
夷順服戴白之老不識兵革一旦欲試之人忽皆戎服執兵
奔驅滿野者猶歎息以不祥事既革創調發無比戶駭然
不遺一家又巡檢皆使按行鄉村往來如織保正保長依倚
弄權坐索供給多費賂遺小不副意遂加鞭撻雖食行伍不
知紀極中下之民望家所有侵肌削骨無以供億愁若困弊
靡所投訴流移四方襁負盈路又朝廷時遣使徧行按閱所
至犒設賞資廢費金帛以巨萬計此皆鞭撻平民銖兩文尺

五

而歛之一旦用之如蠶吐而鄉村之民但苦勞役不感恩澤
於農民之勞既如彼國家之費又如此何所用哉若使之捕
盜賊衛鄉里則何必如此之多若使之戍邊境征我狄戎狄
之民以騎射為業以攻戰為俗自幼及長更無他務中國之
民生長太平服田力穡維復授以兵械教之擊刺在教場之
中坐作進退有似嚴整必若使之與戎狄相遇填然鼓之鳴
鐃始交其奔北潰敗可以前料決無疑也是指駭群羊而戰
豺狼也當是時豈不誤國事乎又悉罷三路巡檢下兵士及
諸縣弓手皆以保甲令主簿兼縣尉但主城市以東其鄉村
盜賊恣妄巡檢兼掌巡按保甲教閱朝夕奔走捕盜不辨何

暇逐捕盜賊哉及保甲中往往有自為盜者亦有乘保馬行
劫者然則設保甲保馬本欲除盜又更資盜也自散閱保甲
以來河東陝西京西盜賊已多至敢白晝公行入縣殺官吏
官軍追討經月終不能制況三路未至大饑而盜賊已
昌熾如此第一過數十里之煙旱而失業饑饉武藝成就之
人所存塔起以應之其為國家之患可勝言哉此非小事不
可以忽夫奪其衣食使無以為生是驅民為盜也使比屋習
戰勸以官賞是教民為盜也又撤去捕盜之人是縱民為盜
也謀國如此果為利乎害乎且嚮者千進之士說先帝以征
伐四夷開邊拓土之策故立保甲戶馬保馬等法近者登極

五

教書節文云應緣邊州軍仰逐處長吏并巡檢使臣鈐轄兵
士及邊上人戶不得侵擾外不務要靜守疆場勿令騷擾此
蓋聖意欲惠綏殊方休息中國華夷之人孰不歸戴然則保
甲戶馬復何所用哉今雖罷戶馬寬保馬而保甲猶存者蓋
未有以其利害之詳奏聞者也臣愚以為宜悉罷保甲使歸
農召提舉官還朝量逐縣戶口每五十戶置弓手一人略依
沿邊弓手法計餘本戶田二頃悉免其稅役除出賊地分
撥加科罰及金帛賞錢外其餘賊發地分更不立三限科校但
全捕賊給賞若獲賊數多及能獲強惡賊人者各隨功大小
遷補職級或補班行務在優假弓手使人勸募本縣村戶有

勇力武藝者投充計即得甲中有勇力武藝者必多願應募者一人調頭有二人以上爭投者即委本縣令尉選武藝高強者充武藝衰退者許他人指名與之比較此令有藝人自法若武藝勝于舊者即令充替其被替者更不得藉田如此則不必教閱武藝自然精熟一縣之中其壯勇者既為弓手其羸弱者雖使為盜亦不能為患仍委本州及提點刑獄常按察令佐有取舍不公者嚴行典憲若召募不足即且于鄉村戶上依舊條權差候有投名者即令充替其餘巡檢兵士縣尉弓手耆長壯丁逐捕盜賊並乞依祖宗舊法五月以司馬先為門下侍郎光祿中前說樞密院先進呈乞罷

奏

圖教先再奏為禁賭執不行

八月詔所留役錢寬剩不得過二分又詔體量人戶役錢輕重先從下等減放又詔舊以保正代耆長催稅甲頭代戶長承帖人代壯丁並罷如元元保正戶長保丁願不妨本保應募者

聽

知吉州安福縣上官公錄奏臣切怪耆壯戶長法之始行也皆出于催及其既久也耆壯之役則歸于保甲之正長戶長之役則歸于催稅甲頭住日所募之錢係承帖司及刑法司人吏所用而其餘一切封禁若以為耆壯戶長職可以廢罷即所用之錢自當百姓均減元額今則錢不為之減又使保

正長為耆壯之事催稅甲頭任戶長之責是向異使人出錢而免役而又使之執役也

為端緒曰以保正代耆長等役熙寧間已嘗行之繼而以入言不便罷之矣今觀此則是罷而復行也蓋熙寧之徵免役錢也非專為供鄉戶募人充役之用而已官府之需用吏胥之原給皆出于此及其久也則官吏可以破用而役人未嘗支給是假免役之名以取之而復它作名色以役之也為法之弊一至此哉

元豐八年十月詔提舉府界三路保甲官並罷以監察御史王
巖叟言也今逐路提刑及府界提點司兼領所有保甲令止冬
教一月又詔罷逐縣監教官令佐監教

巖叟言臣初以保甲之法行之累年朝廷固已知人情之所
共苦而前日下詔蠲疾病汰小弱解第凡等之田不及二十
畝者省一月之六教而為三日之併教甚大惠也然其司尚
存其患終在朝廷知教民以為兵而不知其教之太苛而民
不能堪知別為一司以總之而不知擾之太煩而民以生怨

教之以為用而使之至于怨則恐一日月之有不如吾意者
矣不可不思也臣之言曰教法之難不足以為苦也而為虞
之虞有甚焉竊虞不足以為苦也而教之難有甚焉教之不足
以為苦也而教之無已者甚焉方耕方耘而罷方耕而罷此
虞之所以為苦也其教也保長得替之休正又替之巡檢之指
使與巡檢者又交捷之提舉司之指揮與提舉司之幹當公事
者又互教之提舉之官長又互教之一有逃避縣令又教之
人無聊生每相與言曰恨不死爾此教之所以為苦也
則抱市中買弓脩箭環弦換包指治鞍轡益涼棚馬象注造
隊牌緝牌架徽椅桌圍曲然墨者應人崔直均紫緹的指鞋

之類其名百出不可勝數故其父老之諺曰兒曹空手不可
以入教場非虛語也都副西保正大小兩保長平居于家婚
姻喪葬之問遺秋成夏熟縣麻穀麥之邀求過于城市一飲
一食之責望此迫于勢而不敢不致者也一不如意則以驚
不應法為名而捶辱之無所不至又所謂巡檢者指使者多
由此塗以出貪而冒法不顧後禍有踰于保正保長者此誅
求之所以為甚者也又有逐養子出贅婿再嫁其母而兄弟
析居以求免者有委其目斯其指矣略其肌膚以自致于殘
廢而求免者有盡室以逃而不歸者有委弱于家而保丁自
逃者保丁者逃法當督其家出賞鈔十千以募之使其家有

所出當未至于逃至于逃則因窮可知而督取十千何以
得故縣縣帶有數十百家老弱嗟咨于道路哀訴于公庭使
陛下見之當何如也又保丁之外平戶之家比有一焉皆令
借供逐場教騎往往就斃或主家偶誤借供遂有追呼督責
之害又或其家官宦督迫不得已而易之則有抑令還取之
若故人人以有為禍此皆提舉司官吏倚法以生事重為
百姓之擾者也古者未嘗不教民以戰也而不聞其有此何
則因入之情而為之法爾夫銀情以推法則愈久而愈行倚
威以行令則愈嚴而愈慘此自然之理也數窮則搏人窮則
詐自古及今未有窮其下而能無危者也此者保丁執指使

遂巡檢政提舉司幹官大獄相繼今猶未已雖已之愚顧
豈忘父母妻子之愛而喜為犯上之惡以取禍哉蓋教之至
于此極爾夫三時務農一時講武先王之通制也臣謂一月
之間節教三日不若一歲之終併教一月農事既畢無他用
心自安于講武而無憾遂可罷提舉司廢巡檢官一以隸州
縣而併逐路安撫司總每俟冬教則安撫司旋擇教官分詣
諸邑與令佐同教于城下一邑分兩番當一月起教則與正
長論階級罷教則與正長不相離何而百姓獲優游以治生
且武事不廢感聲亦全豈不易而有功哉

三

益自古及今未之或改非古三代之役也熙寧中執政者以
為百姓惟苦差役破產不憚增稅乃請蠲家貲而下各出錢
雇人充役按固差役破產者惟鄉戶衙前之自餘散役承符
弓手力者戶長壯丁未開破產者也其鄉戶衙前所以破產
者蓋由山野愚魯之人不能幹事使之主管官物或因水火損
敗或為上下侵欺是致欠折償償不足有破產者至于長名衙
前又在公庭勾當情熟每經重難差遣積累分數別得優輕場
務酬獎往往致富何破家之有夫差役出于民錢亦出于民今
使民出錢雇役何異割鼻飼口朝三暮四於民何所利哉又向
者役人皆等戶為之其下等戶丁士戶及品官備道亦未無役

今更使之一縣輸錢則是賦歛愈重非所以寬之也故自行免
役法以來富室皆得自寬而貧者困窮日甚殆非所以抑兼并
哀憐獨均賦役也又監司守令之不仁者於役役人之外多取
羨餘或一縣至數萬貫以冀恩賞規進取不顧為民世世之患
又國家舊制所以必差青苗戶充役人者為其病莊田家屬有
罪難以逃亡故頗自重惜今雇募浪之人充役常曰恐為不法
一旦事發單身竄匿向汝州縣不可役名又農家所有不過數
帛與力自古賦役無出三者自行新法以來青苗免役及賦歛
多費見錢錢非私家所鑄要須貿易外求豐盛賦歛已自傷農
況迫于限期不得半備盡體所收未能充數家之餓殍不暇更

四

留若值凶年則無數可糶人人費田無所可售遂至殺牛賣肉
伐桑鬻薪來年生計不取復議此農以重困也又錢者流通之
物故謂之泉布比年以來物價愈賤而民間益困所以然者錢
皆聚于官中民皆乏錢貨重物輕借使人患新羅米米價雖
賤新價亦賤故也臣以為宜罷免役錢其州縣諸色役人並依
舊制去本縣今佐揭簿定其計見催役人其衙前充召募人投
充長名召募不足然後差鄉村人戶每經雇重難差遣依舊以
優輕場務充酬獎所有見在免役錢撥充州縣常平本錢以戶
口為率常存二年之富有餘則歸轉運司凡免役之法縱當強
應役之人征貧賤不役之戶利于富者不利于貧者及今耳目

相接猶可復舊若更年深富者安之民不可復差役矣

元祐元年先人既言免役之法其害有五舊曰差役之時上戶雖差元役次有所陪備然年滿之後却得休息數年終治家產以備後役今則年年出錢無有休息或有所出錢數多于往日元役陪備之錢者此其害一也舊曰差役之時下戶元不充役今來一例出錢免役此等法鄉戶自四等坊郭自六等驅迫貧民以下系勿論此指單丁少戶耳驅迫貧民則庸推家產既盡流移無歸弱者轉死溝壑強者聚為盜賊此其害二也舊曰所差皆土著良民各有宗族田產使之作公人管勾諸事各自愛惜少散大段作過使之主官物少散便盜所以然者事發逃亡有宗族田產以累其心故也今召募四方

五

浮浪之人充役無宗族田產之累作公人則悲為弄機曲法受賊主守官物則侵欺盜用一旦事發則家亡去變易姓名往別州縣役名官中無由追捕官物亦無處尋索此其害三也觀輟言今行之十餘年役者亦自古農所有不過投募與力所無大數則此條言或未必無自古農所有不過投募與力所以供公賦役無出三者皆取諸其身而無窮盡今朝廷立法曰錢不用汝力輸我錢我自雇人殊不知農人出錢難于出力何則錢非民間所鑄皆出于官上農之家所多有者不過莊田數畝牛具桑柘而已無積錢數百貫者也自古農歲歲戰戰已自傷農官中更以免役及諸色錢皆之則戰戰戰矣平時一斗里百錢者不過直四五文更急責之則直三二十矣豈非可以

難役送納官錢若遇凶年則穀帛亦無不免賣莊田牛具桑柘以求錢納官既家家各賣如何得售惟有預屋代索以賣薪穀牛以賣肉今歲如此來歲何以為生是官立法以珍盡民之生計此其害四也提舉常平倉司惟務多徵役錢廣積寬利以為功效希求進用今朝廷雖有指揮令役銀寬利不得過二分竊慮聚斂之臣猶依仿役錢別作名目隱蔽寬利使此遠之人不敢聖澤此其害五也 請亟降命勅應天下免役錢一切並罷其諸役人並依熙寧以前舊法人數委本縣令佐親自揭五等丁產簿定差之人若正身自願充役者即令入役不須充役者任便還值有行止人自代其值錢多少私下商量若所僱人逃

六

亡即勒止身別僱若將帶官物勒正身陪換如此則諸色公人盡得其根抵行止之少敢作過官中百事無不倍舉其見役役人候差到役人各放逐便如衙前一役雖號重難近未條貫頗為便假諸公庫設厨酒庫茶酒司並差將校勾當諸上京綱運召得營官員或差使臣殿侍軍將管押其難色及時零之物差將校或節級管押衙前若無差遣不開更有破產之人若今日差充衙前料民間陪備亦少于向日若猶以衙前為力難獨任即乞依舊于官戶僧道寺觀單丁女戶有產業每月納錢及十五貫莊田中年所收斛斗及百石以上者隨貧富等第出助役錢不及此數者與免放其助役錢令逐州縣管約本州衙前重

難分數即行支給然尚慮天下役人利害各殊不同乞指揮下
諸路轉運司下諸州縣限五日內具利害申本州州限一月申
轉運司本司額限一季奏聞安執政參詳施行是日三省樞
密院同進呈得旨依知樞密院章懷取光所奏凡踈略未盡者
枚數而駁奏之尚書左丞呂公著言光所建明大意已善其間
不無踈略未備博所言專欲求勝不顧朝廷大體乞選差近臣
三四人專切詳定聞奏從之

監察御史王徽奏言如一邑之中當應衙前大役者百家歲
取十人則九十家出力為助明年易十戶復如之則無偏重
之弊其於百色無名之差占一切非理之資陪用熙寧新

法禁之雖不助猶可為今所謂助不過助受役之家歲用而
已無厚歛也

中書舍人蘇軾欲復行熙寧中給田募役法詔並送詳定
所

右司諫蘇軾言是役復行應議者有五其一曰舊差鄉戶為
衙前破敗人家甚于兵火自新法行天下不復知有衙前之
患然而天下及以爲苦者農家歲出役錢爲難及許人添割
見賣坊場遠有輸納不給者再向使止用官賣坊場課入以
雇衙前自可足辦而他邑役人止如舊法則為利較然矣初
疑衙前止是浮浪投雇不如鄉差稅戶可託然行之十餘年

投雇者亦無大敗闕不足以易鄉差衙前之害今計天下
坊場錢一歲可得四百二十餘萬貫若立定中價不許添割
三分減一尚有二百八十餘萬貫而衙前支費及召募非泛
網運一歲共不過一百五十餘萬貫則是坊場之直自可了
辦衙前百費何用更差鄉戶今制盡復舊役知衙前若無陪
備故以鄉戶爲之至於坊場尤無明降處分不知官自出賣
耶抑仍用以酬獎衙前也若仍用以酬獎即召募部綱以何
錢應召若不與之錢則舊名重難鄉戶衙前仍前自備爲害
不小其二坊郭人戶舊若科配新法令與鄉戶並出役錢而
免科配其法甚便但數錢太重未爲經久之法乞取坊郭官

戶奇觀詳丁少戶酌今役錢減定中數與坊場錢用以支雇
衙前及召募非泛網運外却令募備募雇諸色役人之用其
三乞用見今在役人數定差熙寧中或定前其數實定不可
運用其四熙寧以前散從考手力諸役人常苦逆送自新
法以來官吏皆請雇役人既便官亦不至鬪事乞仍用雇
法其五州縣胥吏並量支雇錢募充仍罷重法亦許以坊場
坊郭錢爲用不足用方差鄉戶鄉戶所出役錢不得過官雇
本數詔送省詳役法所詳定擇其要者先奉以行於是役人
悉用見數爲額惟衙前一役用坊場河渡錢僅募不足方許
揭借定差其餘役人惟該募者得募餘悉定差雇官戶奇

觀單丁女戶出助役法其今夏役錢即免輸尋以衙前不皆
有值直遂改僱募為招募凡此等皆立法禁以衙前及役人
非理役使及令陪備團助之類皆申行之者壯依保正長法
坊場河渡錢量添酒錢之類各邑不一惟於法許用者仍以
支用外並務保招募衙前支酬重難及應緣役事之用如州
錢不供用許移別州錢用之一路不足許從戶部通他路移
用其或有餘毋得減募增差衙前最為重役重役若已招募
足額上一等戶有虛開不差者令供次等色役鄉差役人在
職官如敢抑令別府承符徵從代取其役者轉運司劾奏重
責時提舉常平司已罷置凡役事改隸提刑司

九

時轍再言役法略曰國朝因隋唐之舊州縣百役並差鄉戶
入致其力以供上使歲月盡休勞使相代吏為摘理不以非
法加民則被役之人本無大苦然役人既是稅戶家有田產
蘇求必得吏少廉慎凡有所須不免侵取故祖宗之世天下
役人除正役勞費之外上自衙前有公使府屯庫之苦中至
徽從官手力有打單供柴之勞下至耆長壯丁有歲時饋送
之費習以成俗恬不為怪民被差役如遇寇虜神宗皇帝昭
知此害始議立免役之法前弊雖解而所取役錢多收寬剩
民間難得見錢日益貧瘠今朝廷既已復行差役除見議衙
前差募未有成法外其餘耆戶長弓手徽從等役一切定差

貪官暴吏私竊以此相質何者市井之人應募充役家力既
非富厚生長習見官司官吏雖欲侵漁無所措手今耕稼之
民性如麋鹿一入州縣已自懾怖而況家有田畝求無不應
自非廉吏誰不動心妄意朝廷既行差役凡百役擾當復如
舊訪聞見今諸路此弊已行臣恐稍經歲月舊俗滋長役人
困苦必有反思免役之便者其於聖政所損不細

時轍又上民政策曰臣聞三代之時無兵役之憂降及近世
有養兵之困而無興役之患至于今而養兵興役之事皆不
得其當而可為之深憂蓋古者兵出于農而役出于民有農
則不憂無兵而有民則不憂無役五之家常有一人之兵而

十

二十之男子歲有三日之役故其兵強而費不增役起而人
素具雖有大兵大役而不憂事之不集至于兵罷役休而無
日夜不息之費其後周衰井田破壞陵夷至于末世天下無
復天子之田皆民之所自有天下之民不食天子之田是故
獨責其稅而不任之以死傷戰鬪之患天子有養兵之費而
天下無攻守勦勞之民以為大憂故調其財以為養兵之用
而天下之役凡其所以轉輸運營建興築之事又皆出于
民當此之時民之所以供上令者三曰相曰調曰庸相者地
之所當出調者兵之所當費庸者歲之所當役也故使之納
粟于官以為田之租入布帛以為兵之調歲役其力不役

則出其力之所直以為役之庸此三者農夫皆兼為之而游
情未作之民亦不免于庸調運重漕遠天子不知其費而一
出于民民歲役二旬而不役者常帛六十尺民亦不至于太
苦故隋唐之間有養兵之困而無興役之患此其為法雖不
若三代之兵不待天子之養而天下之役猶有可賴者民為
之也及其後世又不能守乃變法而為兩稅以至于今天下
非有田者不可得而使而有田者之役亦不過奔走之用而
不與天子之大事天下有大興舉有大漕運則常患無以為
使故募民兵以供力役之急不擊刺戰陣之法而坐食天子
之奉由是國有武備之兵而又有力役之兵其所以奉養之

法

具皆出于農也而四海之游民無尺寸之庸調為農者常使
陰出古者游民之所入而天子亦常策任養兵興役之大患
故夫兵役之費當今之世可謂極矣臣愚以為天子無事而
養兵不患此其事出于不得已惟其于戈雖鼓之攻而後可
使任其責至于力役之際稅車船禁宮室此非死亡陷敗之
危天下之民誠所當任而不辭不至以累兵革之人以重費
天子之庫食然當今之所謂可役者不過曰農也而農已甚
困益嘗使盡出天下之費矣而工商技巧之民與夫游閑無
職之徒常徧天下優游終日而無所役屬益周官之法民之
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今可使盡為近世之法皆出庸調之

賦庸以養力役之兵而調以助農夫養武備之士而力役之
兵可因其老疾死亡遂不復補而使游民之丁代任其役如
期而止以除其庸之所當入而其不役者則亦收其庸不使
一日而闕蓋聖人之于天下不惟重乎苟廉而無求唯其能
緩天下之所不給而節其大率則雖有取而無害于為義今
者能使游民無勞苦嗟歎之聲而帶使農夫獨任其困天下
之人皆知為農之不便則相率而事于末末衆而農衰則天
子之所獨任者愈少而不足于用故臣欲收游民之庸調使
天下無僥倖苟免之人而且以紓農人之困苟天下之游民
自知其不免于庸調之勞其勢不耕則無以供德其上此又

法

可驅而歸之于南畝要之十年之後必將使農夫衆多而工
商之類漸以衰息而使天下舉皆從祖庸調之制而去夫所
謂兩稅者而兵役之憂可以稍緩矣
據陳後宋承唐兩稅之制遂以廂軍代役則所謂歲役三日
者夫既有以處之矣而所謂衛前者即古之所謂府衛從承
特即古之所謂從介庸調免役之法合于周禮所謂府史胥
徒即王制所謂庶人在官者原不課也但古之主府衛者未
嘗重之陪備不過食其祿而司其事耳則終身効職焉可也
非所謂役也責之役而并利其家資因以漁之則宋始有之
司馬君實以為差役自古及今此惑其名而不察其實也介

南府役亦救弊之一法予雖謂楊炎定兩稅之後租調與庸
面稅既兼之矣今兩稅如故奈何復欲取庸錢非事例也若
顧遠此策則正合乃兄之語果欲行此酒賦農民之兩稅方
可徵游民之庸調不然游民善遁者也偶遇兵荒通而之他
則復有楊炎者出必又均之于農稅矣農何以堪哉楊議以
為歲役三日斷當復古而府史胥徒亦斷當復古寬州縣之
存留而有貪墨害民者則嚴以法之亦為用此紛紛三論
為

元祐元年殿中侍御史呂陶言保甲之法雖已改更猶有二弊
未便於民其一為罷去二十丁已下免教指揮却令五等戶有

主

三丁者皆赴冬教一月緣民之貧富不傳丁之多少而教與不
教則有幸與不幸今田有百畝家有二丁則免教是謂之幸田
有十畝家有二丁則赴教是謂之不幸此貧富力役大為不均
於是詔府界三路保甲八戶五等以下地土不及二十畝者雖
三丁以上並免教

馬端臨曰觀呂陶之言豈貧者不堪為兵富者堪為兵乎
蓋所取必五等以上與田及二十畝者非取其堪為兵也特
以其稍有資力堪充污吏之謀耳元祐之初苛刻小人用
事中外未能盡去知保甲之當罷而第釋五等之田不及二
十畝者少加末減裁量以殺其毒以是為經武強兵之圖不

臣

亦皆乎實指衣食不給無力
強兵國有是理
尚書右僕射司馬光乞罷諸路將官乃詔陝西河東廣南將兵
不出成他路其餘河北並近裏一將更赴河東而諸路逐將與
不練將之兵並更互出戍稍省諸路鈐轄及都監員仍以將官
兼都監職事予不能盡罷將副

光疏曰切見國朝以來置總管鈐轄都監監押為將帥官凡
州縣有兵馬者其長吏未嘗不兼同管轄蓋知州即一州之
將知縣即一縣之將故也先帝欲征伐四夷患諸州兵官不
精勤訓練士卒懈弛於是置有建鐵者請分河北陝西河東京
東京西等路諸軍若干人為一將別置將營使之專功訓練

臣

其逐州總管以下及知州知縣皆不得關預及其有差使量
留羸弱下軍及刺員以免本州官白直及諸般差使其餘禁
軍皆制在將官專事教閱臣恐以為職事惰舉在于擇人不
在教官苟得其人雖總管等皆能訓練士卒不得其人雖將
官亦何所為況今之持官向之為總管者也豈為總管乎則
不能舉職為將官乃能舉職乎此彼變易其名無益事實非
惟無益兼復有若凡設官分職當上下相維如身之使臂臂
之使指紀綱乃立今為州縣長吏及總管等官而於所部士
卒有不相親攝不得差使殆如路人者至于倉庫守備衙市
巡邏亦俱乏人難于條許差持下兵士而州縣不能直是項

勝時官將官往往占據不省差撥萬一有非常之變州縣長吏何以視全其衆制禦焉完哉

又言每將下各有部隊將訓練官等一二十人而州又自有總管幹轄都監監押設官重復虛費廩祿此天下知兵者皆知其非臣愚欲乞盡罷諸路將官其禁軍各委本州長吏與總管幹轄都監等如未盡將以前使州郡平居武備有餘然後緩急可資以守死

撫謙按宋初政固已收州縣兵權矣觀光此疏則州縣之兵尚未嘗不兼同管轄自元豐置將然後長吏于所部兵卒殆不相管轄有地土之責而無從衛之兵州縣之吏始不可

為笑一方偏廢所至土崩元明以來其弊可見此豈善制哉

九月詔諸路坊郭五等以上及單丁女戶官戶寺觀第三等以上舊輸免役錢者減五分餘戶下此意免之輸仍自元祐二年始凡支酬衙前重難及綱運公早運送餐錢用坊場河渡錢給賦不足方得取此六色錢助用而有餘封樁以不時之需坊郭戶官戶女戶單丁寺觀六者取之于民謂六色錢

四年尚書右丞王存上奏略曰先帝教閱畿內保甲思慮深矣蓋以京師之地四通而平非有重山峻嶺之險金城湯池之固所以維御四方威制夷狄為根之固者以宿衛營衛嚴也廢厝

治平間禁兩之籍至百餘萬新城東外連營相望其後論者以兵冗費廣供饒不給乃議併營裁決其後中外禁軍五十八萬

為額而京師兵精益削於是三路添籍民兵畿內亦置保甲四時教閱使人為勝兵平日不費縣官錢糧緩急得為武備此先帝意也但當時教閱之法太密官吏之責太苛以此人情有所不安陛下即位之初罷三時之閱止冬間一教教閱條制事役精熟者十日便放稍精熟者二十日生疎者止于一月每教至旬日往往放者大半如是發傷放視五分又即權免此法既寬人情未有所害而舊飢法當權免今歲豐稔若遂不教即其法遂廢大率民兵之法創置則難放罷即易先帝不憚艱難而為

之數年之間人既就緒一旦無故而廢之深可惜

按此說最為折中而當時唯主裁局遂使兩弊之後生民坐炭若當時盡之盡善亦不至有紹聖之禍也

七年二月詔應差諸縣手力如合一鄉休役皆不乃二年者得用助役錢募人為之既終一役別有閑及三年者復行差法

蘇軾知杭州上言改役差法則上戶之害皆去獨有三等人戶方居役時戶歲出錢極不過三四千而今一役二年當費七十餘千休間不過六年則是八年之中若者徐出三十餘千而今者併出七十餘千若謀可知朝廷既取六色錢許用

雇役以代中戶頗除一官以全二利今唯陝鄉戶小役者替
間不及三番方得用六色錢募人以代州役此法未允何者
百姓出錢本為免役今乃限以番次不用盡用六色錢在官其
名不正大抵六色錢以免役取當於雇役乎盡之然後名正
而人服

時畢仲游論祖宗差徭可以裁制兼并改差為募則多兼并
之患

馬端臨曰取民間六色之錢益以保官坊場錢充額役之用
而盡蠲衙前以下諸役熙寧之法也以坊場充衙前雇役之
用而承符以下諸役衙前之役最重次徵從承仍復輪

七

差民戶而盡蠲六色之錢元祐之法也然元祐復差役之初
議者不同故有弓手許募曹元有勞効者指揮則所謂雇役
者不特衙前而已也六色錢雖曰罷徵繼而詔諸路坊郭五
等以上及單丁女戶官戶自三等以上舊輸免役錢並減五
分餘戶下此悉免之則所謂雇役之錢元未嘗盡除也自是
諸賢于差徭之議各有所主而朝廷亦兼行之然熙寧盡除
差法明立雇役而當時無狀官吏尚指免役之錢而不盡支
給假他役之名而重復科差况元祐差徭兼行議論及費則
此免役六色之錢其在官者不肯盡指以予民其在民者有
時復徵以入官固其勢也

宋

額謂謂所在役錢寬剩一二年必未至缺用從之免理在
不疑東坡謂六色錢以免役取當於雇役乎盡之然後名正
而人服皆至當之論

八年知定州蘇軾上疏乞存恤河北弓箭社增脩條約不報
軾疏言今者河朔公邊諸軍未嘗出征終年坐食理合需
臣近道所辟募官李之儀孫般行觀入諸營按視曲折當知
禁軍大率貧窶妻子亦露饑寒十有六七屋舍大壞不庇風
雨體問與故道是將校不肅敵掠乞取坐放債負囑以成風
將校既先違法不公則軍政無緣舉所以軍人側目皆憤懣
滋三事不止雖是禁軍不免寒餓既輕犯法動輒逃亡此豈

大

安妥之道臣自到任漸次申嚴軍法此等違戾已覺少年戢
之間處華此風然臣切謂公邊禁軍緩急終不可用何也騎
情既久精力耗憊雖近戍垣使輒與要挾別被甲持兵行
數十里即便喘汗正若加嚴訓練晝夜勤習馳驟坐作使耐
勞苦則此弊先除此庸驕戩或致生事臣觀祖宗以來公邊
要地也聚重兵止以壯國威而消敵謀蓋所謂先聲後實形
格勢禁之道耳若進取深入交鋒兩陣指當難用禁旅至于
平日保境禦禦小寇即須專用極受土人此古人不易之論
也臣雖與漢文帝畫條邊策不過二事其一曰從遠方以實
塞在其二曰制邊郡以備敵國元虞曆中趙元昊反屯兵四

十餘萬招刺室穀保授二十五萬人皆不得用卒無成功范仲淹劉渚神世綱等專務整頓漢熟戶弓箭手所以封殖其家破礪其人者非一道蓋難既成賊來無所得故元昊服臣今河朔西路被遼州軍自通淵講和以來百姓自相團結為弓箭社不論家業高下戶出一人又自相推擇家皆武藝素所服者為社頭副領事謂之頭目帶弓而鋤佩劍而撫出入山坂飲食長技與北虜同科立賞罰嚴於官府分番巡邏舖屋相型若透漏北賊及本土強盜不獲其當番人皆有重罰遇有警急擊鼓集衆頃刻可致十人器甲鞍馬常若寇至蓋親戚墳墓所在人自為戰虜甚畏之先朝名臣帥定州者

尤

如韓琦龐籍皆加意撫循其人以為爪牙耳目之用而籍又增損其約束實罰奏得仁宗皇帝聖旨見今具存昨于肥寧六年行得甲法準當年十二月四日聖旨魏壯弓箭社並行廢罷又至熙寧七年再準正月十九日中書劄子聖旨應兩地供輸人戶除元有弓箭社強壯并最勇之類並依舊存留外更不編排保甲者詳上件兩次聖旨除兩地供輸村分方許依舊置弓箭社其餘並合廢罷雖有上件指揮公私相承元不廢罷只是令弓箭社兩丁以上人戶兼充保甲以至逐捕本界及化外盜賊並皆驅使弓箭人戶向前用命捉殺見今州縣全藉此等實夜防托灼見弓箭社實為邊防要角其

勢決不可廢但以策充保甲之故召集通呼勞費失策今雖名曰具存實其用不逮往日臣切謂陝西弓箭手官給良田以饒甲馬今河朔沿邊弓箭社皆是人戶祖業田產富無絲毫之給而相繼得連器甲馬與陝西河東無異若輩相連未盡其用臣已戒飭本路將吏申嚴賞罰加意拊恤其人輒復拾用廢籍舊奏約束稍加增損別立條目欲乞朝廷立法少賜優異明設賞罰以示勸懲奏上不報是月再奏又不報

馬端臨曰東坡所奏可以知當時北邊軍政之弛中天之禍有自來矣所募長征之兵衣食仰給于縣官者猶不能不為

于

將校所攬况籍民之有田畝者以為保甲富官污吏寧誅

求乎

紹聖元年帝始親政三省言役法尚未就緒帝曰第行元豐舊

法而嚴去寬制幾百姓有何不便耶

紹聖以後小人紛紛翻元祐之局並不從役法兵制起見其

得失亦無足言矣

自元豐而後民兵日盛募兵曰募元祐以後民兵亦衰

宋初兩政有左右飛龍二院以二使領之諸州監牧多廢大祖

始置養馬二務又興舊舊馬務四以為牧牧之地又分遣中使

詣遼州歲帝為自是開庭之馬始備先是西河入虜溫馬連夏

籍數以聞官給其直上方鎮撫不容私掠乃詔禁之契丹
悅服

太宗太平興國四年詔市吏民馬十七萬正以備征討是歲平
太原觀兵于幽州得汾晉燕蘭之馬四萬二千餘正始分置諸
州牧養之

國子博士李覺上言古者馬皆生于中國不聞市之于戎今
軍伍中牝馬甚多而孳息之數甚鮮何也皆云官給秣飼之
費不充又馬多產則羸弱駒能食則侵其母馬母愈瘠養
馬之卒有罪無利是以駒子生乃驅令驟仄而死其後官司
知有此弊於是議及養駒之卒量給費緡其如所賜無數尚

習前獎今國家所市戎馬直之少者正不下二十千往來賞
給賜與復在數外是貴市于外夷而賤棄于中國非計之得
也且且減市馬之半直賜羸駒之將卒增為月給俟其納馬
則止焉則是貨不出國而馬有溢也上嘉之

淳化二年詔於諸州牧龍坊畜牝馬萬五千疋逐水草放
牧

真宗景德二年改諸州牧龍坊悉為監賜名籍印以給之
四年以知樞密院陳堯叟為群牧制置使凡庶牧之政皆出于
群牧司自驤驥院而下皆聽命焉堯叟作監牧議以獻勒石大
名監自是率以樞臣專領

凡市馬之徵河東陝西川峽歲得五千餘疋以布帛茶物物
準其直

招馬之政如吐蕃回紇堯項諸蕃不一每歲皆給以空名和
書安插邊長吏擇牙吏入蕃招募給券詣京師至則估馬司
定其直

凡畜馬之處有兩院曰左右驤驥四監曰天驕左右第一第
二二坊曰左右天廐皆在京師在外有十四監大者曰廣平
洛淇水衡並分第一第二洛陽河南武都沙苑同安陽相
寧州安國州潭澤中單鎮許又有牧養上下監以養驂京城
諸坊監病馬

其孳生之所即大名洛衛相州凡七監多擇善馬為種牝牡
為群歲遣判官一人巡行點印二歲以上者歲約八千餘疋
凡京城諸州飼馬兵校一萬六千三十八人坊監及諸軍馬
二十餘萬每歲京城草六十六萬六千圓燃料六萬二千二
百四十石鹽藥油糖九萬五千餘斤石牧諸州諸軍不與焉諸
坊監皆有涼棚井泉

凡御馬有三等其次給用又有十六等曰簡中馬曰不得支
使馬曰添駕馬曰國信馬曰臣寮馬也臣寮馬賜群臣馬也
曰諸軍班馬曰御龍直馬捧日龍衛馬曰拱聖馬曰驍騎馬
曰雲武馬天武龍猛馬曰雜配軍馬曰雜使馬曰馬舖馬自

恩賜外皇族及內臣使將官要司職掌皆給借之凡馬以府州為最蓋生于子河又有善種次環慶次秦渭雖皆格稍大而薄蹄多病文雅諸州為下止給本族兵契司馬皆格頗多河北孳生謂之本群馬蓋因其水土服習而少疾焉又京福州興化軍亦有別與馬皆低弱不勝具裝第以給本道兩軍及江浙驛置之用

大中祥符元年立牧監賞罰之令外監息馬一歲終以十分為率死一分以上勾當官罰一月奉餘等第決杖牧倍多而死少者給賞緣有差凡生駒一疋兵校而下賞絹一疋天禧初宰相向敏中言國馬之數方先朝倍多廢費甚眾若令

群牧國度數出賣散于民間緩急取之猶外廐耳是秋乃詔十歲以上配軍馬估直出賣

至和二年群牧使歐陽脩言今之馬政皆因唐制而今馬多少與唐不同者其利病甚多不可驟舉至於唐世牧地皆與馬性相宜西起隴右金城平涼天水外洎河曲之野內則岐山涇寧東接銀夏又東至于樓煩此唐養馬之地也或陷沒夷狄或已為民田皆不可復得惟開今河東路崑崙之閒山荒甚多及汾河之側草地亦廣其間草軟水甘最宜牧養此乃唐樓煩監地也可以興置一監臣推近而求之則樓煩元地天池三監之地尚冀可得又臣往年奉使河東嘗行威勝以來及遼州平定軍

見其不耕之地甚多而河東一路山川深峻水草甚佳其地高寒必宜馬性及京西路唐汝之間久荒之地其數甚廣請下河東京西轉運司遣官訪草地有可以興置監牧則河北諸監有地不宜馬可行廢罷至于估馬一司利害易見若國家廢捐金帛則券馬利澤來者必多若有司惜費則舊部利轉為害少然而招訪之方事非一體請遣群牧司或禮賓院官一人至邊訪舊部券馬利害以此三者高酌衆議決不倉卒輒為改更天子下其奏相度牧馬所奎等請如脩議

神宗熙寧中廢太原監東武監遂廢河南北八監時諸監牧田大抵皆寬衍為人所冒占故議者多請收其餘

地以佐馬官利若來之始以增廣賦入為務始群牧制置使文彥博言議者欲賦牧地與民而欲租課散國馬于編戶而責軍息非便詔元絳蔡確較其利害上之於是中書樞密院言河南北十二監起熙寧二年至五年歲出馬一千六百四十疋可給騎兵者二百六十四餘僅足配御傳而兩監牧吏卒雜費及所占地租歲為錢五十三萬九千有奇計所出馬為錢三萬六千四百餘緡而已今九監見馬三萬若更制則日就損耗於是卒廢之以其善馬分隸諸監餘馬皆所賣收其地租給市易本錢之外寄諸常平出子錢以為市馬之直監兵五千以為廣固指揮脩治京城馬後遂廢高陽真

定太原大名定州五監凡廢監錢歸市之外又以給熙河歲計諸監既廢務田司請廣行淤溉增課以募耕者而河北制置牧田所繼言牧田沒于民者五十七百餘頃乃嚴侵冒之法而加告發之實是利入增多元豐三年收廢監租錢遂至百十六萬自群牧使而下賜賚有差有因者養馬自是制度焉廢而仰市焉市馬不足而為戶馬民之病非國之利也

河北察訪使者曾寬言廢廢中嘗詔河北民戶以物力養馬備非時官買乞參考申行之而戶馬法始此

自諸監既廢仰給市馬而義勇保甲馬使從官給議者嘗患國馬未備元豐三年春以王拱辰之請召開封府界京東西

置

河北陝西河東路州縣戶各計資產市馬坊郭家產及三千緡鄉村五千緡若坊郭鄉村通及三千緡以上者各養一馬增倍者焉亦如之至三疋止馬以四尺三寸以上齒以八歲以下為斷齒及十五歲則更市如初提舉司籍記之於是諸道各以其數束上開封府界四千六百九十四河北東路六百一十五西路八百五十四秦鳳等路六百四十二永興路一千五百四十六河東路三百六十六京東東路七百一十七西路九百二十二京西南路五百九十九北路七百一十六時初立法帝慮高麗買民期會高麗道以專利命出群牧司駁騎以上千匹與養馬戶交市以平其價先是熙寧中嘗

今德順軍蕃部養馬為常問其利害王安石對今坊監以五百緡乃得一馬若委之熙河蕃部決當不至重費蕃部以畜牧為生且其買馬或為便既而得駒卑劣亡失皆責備蕃部若之其法尋廢至是環慶路經界司復言已誘勸諸蕃部令養馬詔閱實及格者一疋支五緡鄰延秦鳳涇原路准此養馬之令復行于蕃部失已而西方用兵頗調戶馬以給戰騎借者給還死者償直七年六月遂詔河東鄜延環慶路各養戶為二千以給正兵河東鄜延給本路鄜延益以永興軍等路及京西路鄜延環慶益以秦鳳等路及開封府界馬戶既配兵後遂不復補京東西既更為保馬而諸路養馬指揮至八年

果

四月乃罷然其後片給地牧馬則猶本于戶馬之意云五年五月詔開開封府界諸縣保甲願養馬者聽仍以陝西所市馬選給之六年又詔開開封府界五養馬法於是曾布等上其條約凡五路義勇保甲願養馬者戶一定物力高者願養二匹者聽皆以監牧見馬給之或官予其直令自市毋或強予府界無過三十疋五路無過五十疋襲逐盜賊之外乘越三百里者皆有禁在府界者免輸糧草二百五十束加給以錢布在五路者歲免折變銀兩錢三等以上十戶為一保四等以下十戶為一社以待病斃補償者保戶馬斃馬戶獨償之社戶馬斃社人

半備之歲一閱其肥瘠禁苛留者凡十有四條先從府界頗焉
五路安監司經略司州縣更度之於是保甲養馬行于諸路
矣

文彥博吳元言今法欲令馬死償償恐非民願而王安石以
為令下之初京畿百姓多自以為便願投牒者已千五百戶
決非有所驅迫力請行之

時河東騎軍有馬萬一千餘足歲蓄成逸率十年而一周議
者以為費瘠食而多亡失乃行五路義勇保甲養馬法繼而
兵部言河東正軍九千五百足請權罷官給以義勇保甲馬
五千補其闕合萬足為額俟正軍不及五千始行給配事下

志

中書樞密院以為車騎國之大計不當專以一時省費輕議
廢置且官養一馬歲為錢二十七千民養一馬免折變綠
納錢六十五百計折米而輸其直為錢十四千四百餘皆出
于民決非所願若易林失節或不善調習緩急無以應用况
減馬軍五千匹即具時當減軍正數九千九百人又減分數
馬三千九百四十足遑防事宜何所取備若存官軍馬如故
漸令民間從便牧養不必以五千足為限於理為可而中書
謂官養一馬以中備辦之為錢二十三千募馬養牧可省雜
費八萬餘緡且使入中買粟之家無以邀厚利計前二年官
馬死倍于保甲馬而保甲有馬可以習戰禦道公私兩利上

竟從樞密院議河東騎軍得不耗減而民馬不至甚病
八年置熙河路買馬坊六於是國馬專仰市于熙河秦
鳳

九年以蔡確言民願為官養馬者甚眾於是京畿增馬數罷
給錢布歲止免輸餉一百五十束

元豐六年提舉河東路保甲王崇極言請令官給保甲錢
二十五千令市一馬以教騎戰當本路十分之二限以五
十

七年京東提刑翟翔請募民養馬蠲其賦役乃詔京東西路保
甲免教閱每一都保養馬五十足正給十十限以京東十年京

漢

西十五年而數足置提舉保馬官而罷鄉村先以物力養馬之
合尚養戶馬者免保馬凡養馬免大小保長租稅支移毋歲春
夫催稅甲頭盜賊備賞保丁赴宿凡七事於是京東西戶馬更
為保馬矣

馬端臨曰按熙寧五年所行者戶馬也元豐七年所行者保
馬也皆是以官馬責之于民令其字養戶馬則蠲其科賦保
馬則是蠲其征役史志言戶馬之特行也王介甫謂京畿百
姓投牒願應募者已千五百戶保馬之特行也翟翔以為為
城一縣願應募者為馬已四百四十八蓋法行之初民皆樂
從初非官府抑逼夫樂從之說出于建議者之口未必有是

事實然所謂投牒應募之數未必全匿蓋民本非樂為官養馬也當時科賦征役必是繁重苟有一役于官而得以自免則亦不暇詳慮却顧而靡然從之正柳子厚所謂吾尚存則弛然而卧時而獻之退而甘食其土之所有以盡吾齒是也及其久也馬之斃者陪償不訖且奉行之吏務為苛峻于是數之少者增之期之寬者促之始重為民病矣

八年以掌記言以雅州之名山茶為易馬之用自是當馬至者稍衆

哲宗嗣位議者爭言新法保馬之不便乃下詔以西路保馬分配諸軍餘數發赴大僕寺不堪支配者并還民戶而舊官給元

无

價與京西提刑呂公雅皆得罪保馬遂罷

元祐初朝廷方欲興廢監牧祖宗之舊於是詔陝西河東相視所當置監又下河北陝西各行河渭并晉之閒牧田以聞時已罷保甲教騎兵而還戶馬于民左司諫王巖叟上疏極言其事自是洛陽單縣系武淇水東平安陽等監皆復

巖叟言兵所恃在馬而能蓄息焉者牧監也昔廢監之初議者皆知十年之後天下當乏馬已而不待十年其弊已見此甚非國之利也乞牧還戶馬三萬復置監如故監牧事委之轉運官而不專置使今鄆州之東平北京之大名元城衛州之淇水相州之安陽洹州之廣平監以及于瀛定之間棚基

草地雖盡具有使臣牧卒大半猶在稍加招集則指顧之間指置可定而人免納錢之害國收牧馬之利豈非計三得哉又廢監以來牧地之在民者處處為害愚民利于一時歸地之易不慮後日輸送之難投牒之初爭立為認有司復重估其價計相為幾力皆下勝歲歲增欠轉運使迫于群牧督責之嚴雖水旱不在蠲放禁錮鞭撻無日無之設欲還官豈復聽許今若因復置監收牧地入官則百姓戴思如釋重負矣

初廢監時元祐年樞密使文彥博論奏畧曰今取一時浮淺之議廢之甚易他時欲復祖宗之制則興之甚難坊監廐庫棚

平

房并果官廐營房七八十年經營成就若廢罷之後蕩然一空却欲復之功費甚大如向時廢罷茶法自後議欲復故而園戶則毀場務破壞壞言者甚衆竟不能復必若採廢置之言即乞安臣察情求利害而害之利百則壞乃無後悔至元祐乃議復

次年彥博又論保馬曰諸州郡坊郭第等戶縣郭第三等鄉村第等以上戶生計從容皆須養馬以代徒步之勞其物力高則養馬愈多此皆不待官中勸率召募固已家有而戶畜矣若先時更使等第畜馬定以匹數復壯嫩及格尺者居常任民騎出入廐時亦不得勾點煩擾一旦官中須要給以

元契之直可旦暮而集人自樂輸比之急暴而科買利害不
侔矣民既知緩急必取焉于民安得不家牧戶富以應一日
之需哉按此說當時若施行可不
至病民但恐難得駁焉耳

紹聖三年始行給地牧馬之政

知任城縣^縣等建議以牧田一項募民為官養一馬亡失者
償償時施行之殿中侍御史陳次升言一項之地所直不多
馬或亡失乃償錢四五十千以人之非願言竟不行宣和二
年以損失多手詔罷之三年而復行時國政既隳以馬賜童
貫及補陝右諸軍之闕焉者而田復他賜矣

初八品以下死者子孫役同編戶仁宗時特蠲之

至

徽宗金華卷之三十七

歷代師役考

高宗開元帥府于南京初募兵近萬人王旅寡弱至招清平牧
群以補之既即位始置御營司以大臣主之

建炎元年令官戶役錢不復減半而民戶比舊役錢量增三分
專協管以助養給

官舊給庸錢以募戶長及立保甲則給庸錢以助給費未幾
廢保甲復戶長而庸錢不復給遂拘入總制案名

臣僚言州縣保正副未嘗肯請願錢并典吏顧錢亦不嘗給
乞行拘收者詳州縣典吏催錢若不支給切恐無以責其廉

謹難以施行其鄉村耆戶長依法係保正長輪差所請催錢
往往不行支給實是合行拘收乞下諸路常平司將紹興五
年分州縣所支催錢依經制錢例分季發付行在敷隱區侵
用並依權文上供錢法從之

馬瑞臨曰役錢之在官者以供他用而催役之直或給或否
中興以前已知此矣但尚未明立一說盡取之耳今乃謂保
正副未嘗肯請催錢又謂所請催錢往往不行支給夫當役
者豈有不肯請催錢之理而不行支給則州縣之過朝廷所
當覺察禁治使不失立法之初意可也今乃以此之故而拘
入經制之案名所謂舍曰礙之而必為之辭也

（此制）
（此制）
（此制）

四年以御營司并歸樞密院是年以執政趙元鎮言議
自年罷催稅戶長依熙豐法以村民三十戶輪差四頭一名
催納租稅役錢既而言者論其不便乃止

中興以後差役之法十大保為一都保二百五十家內通選
才勇物力最高二人充應保正副主一部盜賊煙火之事
大保長一替保正小保長二年一替戶長催一都人
戶夏秋二稅大保長預報戶長者輪催納稅租一稅一替
欠數者後料人催已充役者謂之批失未充役者謂之白
脚

（此制）

建炎之後諸大將之兵浸增遂各以精銳視海內而因時制

變隨處立營處為麻在駐劄未有常所有如劉光世軍或在鎮
江池州太平轉世忠軍或屯江陰岳飛一軍或屯興州山唯
王彥八字軍隨張浚入蜀而吳玠之兵多屯鳳州大散關和南
原大略可攷矣當時合內外大軍十九萬四千餘而川陝不
與及楊沂中將中軍專總宿衛於是江東劉光世淮東韓世忠
湖北岳飛湖南王玠四軍通十二萬一千六百時亦未有常屯
紹興五年王玠罷以兵五十餘韓世忠王彥以八字軍赴行在
七年之秋劉光世將韓玠以七萬人北降劉豫別將王德以
八千人歸張俊由是三衛之外惟張韓岳三軍為盛自三大將
之外八年五月臣師古留兵三千屯太平州而劉琦留兵屯鎮

江為至若四川之兵曲端死吳玠并將其兵王玠劉子羽在興
元又招集流散立成都伍子羽罷玠又併將其兵故玠之兵十
萬玠死胡世將為宣撫命吳玠以二萬守興州楊政以二萬守
興元郭浩以八千人守金州而玠之中部三萬人分屯仙人關
內外玠并將之是以四川之兵獨偏重于興州

建康之失給事中兼直學士阮江諫劾奏張俊韓世忠劉光
世王玠皆當誅而王玠尤不可赦噫是時江左倚是數軍以
為命其可得而盡廢之乎

起若郎胡寅上疏言趙元回西漢名將曹操三國英雄其用
兵無不屯田積粟而今日之兵開口待哺此何理也自古臨

敵有用命者有不用命者故藝祖皇帝嘗出入行間以細斫
士卒皮笠記其還縮者事定而誅之若其摧堅陷陣則賞不
旋踵是謂有賞有刑雖別勇怯而今之賞功全陣轉授未聞
有以不用命被戮者此何理也自古行賞其將帥勳閭尤異
者則遷其官秩或封以國邑若其士卒則賜賜而已或以金
帛予之而已今自長行以上皆以真官賞之人挾券磨請厚
俸至于以官名隊此何理也自古利權盡歸公上予奪操縱
唯君所命如李牧之軍市租如藝祖命邊將回易之則衣糧
器械賞罰之費皆出其中今黃海權歸之入還軍之所至則
毫而有之關關什一之利半為軍人所取至于衣糧則曰仰

子太農器械則必取之武庫賞罰則盡出于縣官此何理也自古制兵有事則付之將帥無事則歸之天子此武中興可謂焉上取之之時矣猶且不假將帥以久權節而取三輔總數十萬衆一旦無功奪之如探囊中物此誤引齊兵敗以先武取今總兵者以兵為家若不復肯捨者曹操曰欲孤釋之也兵則不可也無乃類此乎自建炎以來場置宰執凡四十餘人矣謀慮不臧政事不善雖台衡之重股肱之親一言而去之何獨將帥而不可進退以均勞佚之任故沉滯之材乎此又臣所未曉也自古制兵必有重數戰則有敵北平居則有死亡緩急則有散逸此不能免也今諸軍近者四五年遠

者八九年未嘗落死損逃亡之數豈皆不死乎抑隨死隨補乎逃而不以告敗而不以告死而不以告補而不以告不可也以補者之姓名元死者之妻子不可也不然軍籍何自而無關乎此又臣所未曉也死補逃亡必告為承平軍制可大數不當一一拘以文法若死事自古制兵必去冗食存精者妻子自當別為孤寡官給康養自去元食存精銳分為等級如所謂百金之士千金之士則戰之所恃以必勝者其餘充聲勢備輜重而已則所以食之役之者不敢與銳者非焉繼其等如是然無軍旅之用也今諸軍則無所不有矣避賦役免門戶者往焉納賄賂求官爵者往焉有過咎不得仕者往焉犯刑憲畏逮捕者往焉違科舉失士業者往

焉則又有鄉黨故舊之人百工手藝之人方技術數之人皆環非戲之人彼所以輻輳雲萃者非有勢以庇之乎非有利以聚之乎不然人生各有業何必軍之從此又臣之所未曉也

按汪彥章制敵堂二張則當日欲銷併得神收其兵權亦有此意矣然用兵之際不無有所假借一一以法束縛之則將帥無能復處中京乎

紹興七年樞密院言勘會累降旨樞密院不得互相招攷及拖拽別軍官兵訪聞昨來諸軍內有因事走投別軍之人切慮互相識認別致紛爭理宜措置詔諸軍應今日以前收到軍官兵特免提究自後更不許招誘拘攷

十一年四月給事中范同以諸將握兵難制獻策于秦檜且以柘皋之捷言于上召張浚韓世忠岳飛入觀論功行賞皆除樞密副使張浚首領所部兵乃分命三大帥到校各統一部自為一軍更其銜曰統制御前軍馬罷宣撫司遇有出師取告兵皆隸樞密院依舊制而四川大將兵亦分七就糧曰興成增福文龍利開金洋綿房西和州大安軍興元隆慶潼川府凡十四郡焉故今鎮江大軍則韓世忠之舊鄱陽建康大軍則張俊之舊部鄂州大軍則岳飛之舊紹興末年荆南江州池州又皆新朔兵籍荆南所屯則劉錡所招効用益以鄂州之兵江池之軍則三衛疲弱之卒也成者江州一軍大抵皆秦寇也而興元府興

州金州三都統兵則本由瑞吳玠開節古之徒開西之舊部致乾道之末建康都統司兵約五萬人池州都統司兵一萬二千人鎮江府都統司兵四萬九千人荆南都統司兵二萬人興元都統司兵一萬七千人金州都統司兵一萬一千人其後分屯列戍增損不常揀練團併分合不一其下有統制統領正將副將準備將之目

十三年詔殿前司等處統領將官本請受外別無供給職田之類贍養不足差官管運侵擾軍政可與逐月支破供給統制副統制月一百五十貫統領官以至準備將各支給有差庶可瞻足其家資以後効若諸軍仍前糧差軍兵回易與販依私役禁

六

軍法所販物貨計駐坐罪州縣知而不舉與犯人同罪二十九年樞密院言勘會內外諸軍招人多收技藝工匠販賣之徒致人材短小形質怯懦敗壞軍政可自今並依等杖招刺壯健堪被帶入如違重寔與憲從之

葉適應詔兵五總論二曰自唐至德以後節度專而抗上全吾怒叛服在于點刻而藩鎮之禍當時以為大諱矣然國權于將攝可言也未久而將擅于兵持之所為惟兵之聽而遂以制制朝廷故國權于將人皆知之將擅于兵則不知也大酒正元之間節度使固已為士卒所立唐末尤甚而五代接於本朝之初入主之興廢皆群卒為之推戴一出天下俯首

聽命而不敢較而論者持以為其憂在于藩鎮豈不疎哉太祖既收節度權柄故汰兵使極少治兵使極嚴所以平一僭亂威服海內者太祖統紀制御之力非恃兵以固者也群臣不致本末不察事勢忘皆曰士卒奮呼專上無禮之患而又以為太祖之所以正國者其要在兵都于大梁無形勢之險而其險以兵夫都于大梁固周漢之舊而非太祖擇而都之也使果恃兵以為國則連營百萬身自增之不待後世也其數乃不滿二十萬向哉不以兵彊前世帝王之常道也况太祖乏兵不滿二十萬其非恃兵以為國也決矣召募之曰廣供饋之曰增蓋端拱雍熙以後契丹橫不可制而然耳康定

七

慶曆詳圖曰誤恃兵為國之說大憾不禁而後天下始有百萬之兵弱天下以奉兵而其治無可為者矣而上下方揚揚自以為得計為之治文書聚財賦盡用衆世衰刻之術取于民以啗之而猶不足及其不可用也則又為之僥倖以事驕虐而使之自安于營伍之中也故王安石為神宗講所以銷兵之術知兵之不勝養而猶不悟藉兵之不必多教諸路保甲至而五十萬陰欲以代正兵正兵不可代而保甲化天下之民皆為兵於是耗之形見而天下之勢愈弱元祐廢罷保甲史臣以為太祖設階級之法什伍壯士以銷敵推之心兵制最明而百餘年無禍亂王安石不足以知此實錄所載

當時議論之本原也雖然王安石則信不足以知此而不為安石者豈能知之哉至于紹聖以後則又甚矣保甲復治正兵自若內外俱耗本末俱弱大觀政和中保甲之數至六七十萬二法皆弊名異實亡故軍制大壞而士卒不能被甲荷戈平民相挺化為盜賊幹離不始挾兵總萬餘長驅而至莫有敵者倉卒遣人召白徒以勤王京師不守則勤王之人寇掠遍天下矣嗚呼痛哉養兵以自困多兵以自禍不用兵以自敗未有甚于本朝者也而議者猶曰恃兵之固制兵之善可因而不可改可增而不可損是厚誣太祖而重誤國家也

八

摘錄按宋祖之時兵精則二十萬已多矣慶曆之時兵不精于是不得不增兵兵增而不精徒以備敗亡損失之數而已乃至子百萬國力安得不屈介甫變法減募兵以求精與保甲以備不虞其說非不是而不知教閱之煩民力安得不屈況上之人不能談其導君親上之思而反有以驅其故而走險之志則誠非善法矣元祐不更其病民之轍而盡廢其已興之法此王存之疏最為折中也紹聖又從而反之又一覆之問國與民之元氣俱盡矣更何論強兵哉葉適多兵之說實為中病然亦未知其本但欲去之而已恐亦未為得策也

又論四屯駐大兵曰敵問四大兵者知其為今日之深患乎使知其深患豈有積五十年之久而不求所以處此者然則亦不可知而已矣自靖康破壞雖揚倉卒海道艱難抗越卑創天下遠者命全不通近者橫潰莫制國家無威信以驅使強悍而諸將自誇雄豪劉光世張俊吳玠兄弟韓世忠岳飛各以成軍雄視海內其玩寇養尊無若劉光世其壯數避事無若張俊當是時也廉精惟其所賦功勳惟其所奏將校之祿多于兵每季之數朝覲以轉運使主觀餉隨意誅罰無復顧惜志意盡滿仇疾互生而上下同以為患矣及張浚收光世兵柄制取無策呂社以疎俊趣之一旦殺帥卷甲而遁其

九

後秦檜意不及遠急于求和以亟辱為安者益憂諸將之兵未易收漫成疽贅則非特北方不可取而南方亦未易定也故約諸軍文遣之數分天下之財特命朝臣以總領之以為喉舌出納之要諸將之兵盡隸御前將帥雖出于軍中而易置皆由于人主以示臂指相使之勢向之六將或殺或廢惕息俟命而後江左得以少安故知其為深者若此而已雖然以秦檜之愚不及遠也不止于屈辱為安而亟以今之所措置者為大功疲盡南方之財力以養四大兵惴惴然常有不足之患檜徒坐視而不恤也檜久于其位老疾而死後來者習見而不復知但以爲當然故朝廷以四大兵為命而國民

財四都副統制因之而優刻兵食內立停因之而控制將
權盡歸相承無甚乎此而況不戰既久老成消耗新補情倫
堪戰之兵十無四五氣勢頓弱加以役使回易交跋債負家
小同增生養不足怨嗟嗷嗷聞于中外昔祖宗竭天下之財
以養天下之兵固前世之所無有而今日竭南方之財以養
四之駐之兵又祖宗之所無有也夫以地言之則北為重以
財言之則南為多運吾之多財兵強士飽事力雄富以此取
地于北不必智者而後知其可為也今奈何盡耗于三十萬
之疲卒釐五六十之積弊以為肅將腐閣常需富貴之地
則陛下之遠業將安所托乎陛下誠奮然欲大有為于天下

十

權不可掩抑之素志以謀夫不同覆轍之深雖必自是始使
兵制定而城州縣之供親以蘇息窮民種植根本於是偏其
兵使必關屬其時使不懼一再當虜而勝負決矣兵以
少而後強財以少而後富其說甚簡其策甚要其行之甚易
也

又論兩禁軍弓手士兵曰兩軍供雜役禁兵教戰守弓手為
縣之巡徼士兵為鄉之控扼大州四五千人中州三千人小
州二千人計一兵之費其正廩給之者居其一焉因兵而置
營伍將校其上則路分幹轄總管者居其一焉恩賜閱視借
請勞食者居其一焉銀兵之薪獎酌公廩私者又居其一焉

民之所謂第一等戶無其賦入不足以衣食一兵今州郡二
稅之正籍盡以上供者及其所辦酒稅案名盡以上供者
朝廷既自以養大兵而州郡以其自當用度又盡以養禁
士兵又有配隸罪人軍行充塞亦州郡所養然財安得不匱
而民安得不困乎故不減宿衛屯駐之火兵則國力不寬不
減兩禁弓手士兵則州郡之力不寬夫立法定制於重禁
機之中以困民為安強以耗國為仁惠以疲士大夫之精力
為用材以人心益陌所守益卑者為遠識以不可舉動為體
國以養兵不戰為消姦雄之心遂至于志慙耻棄諸華廢天
命禮樂失補輿弊而災孽者宿衛屯駐之兵困之于上兩

十

禁弓手士兵困之于下而已陛下思之于外而不圖其內意
行其所難而不實為其所易者何哉

為謙缺自古帝王能有為者未有不能持將者也持將者
未有不自能戰者也今南宋之人主安坐于殿廷之上而又
不敢以兵付之大將之手近而留劉生于肘腋稍遠而將一
郡邊遠以七萬人北降遂愒愒然盡諸將之兵而收之僅一
忠勇之岳飛則收而斃之於嶽尚何以圖中原乎邊之論城
兵以安民則可若使備已非其時矣此古今所以嘆痛恨于
秦增也

楊萬里邊地鄉兵疏畧曰民之生有安地有危地生于安地

主

役

五

之

子 230—521

之所以重困也乞行小州縣如有恃頑拖欠之徒即與嚴行追謝仍漸還代輸之錢庶使元役者不致重困破家從之

役起于物力物力有陞降陞降不敵則役法公是以紹興以來講究推割推排之制最詳應入戶典當產業推割稅賦即與物力一併推割至於推排則因其時產之進退與之陞降三歲一行固有時產百倍于前科役不增于今者其如貧乏下戶時產既竭物力猶存朝夕經營而應酬之不給者非推排不可也然當時推排之弊或以小民粗有米粟僅存屋宇凡耕耨刀斧之器雞豚犬豕之畜纖微細瑣皆得而藉之吏

而

視其賂之多寡以為物力之低昂又有計回家口食之餘盡載之物力若上之人憂之于是又為之限制除貨庫房廊停塌店舖租牛賃船等外不得以指羊雜色估紐其貧民求赴衣食不為浮財後耕牛租牛亦與蠲免若夫江之東西以田地畝額計稅亦有不得推排者

保正長之也五家相比五五為保十大保為都保有保長有都副保正餘及三保亦置長五大保亦置都保正其不及三保五大保者或為之附庸或為之均并其人戶物力如買撲坊場別無產業即以本坊物力就坊充役如有田產物力即併就一處充役其有物力散在鄰鄉者併歸煙費家又有

散在別縣數鄉者各隨縣併歸一理為等第

又役次凡鄉中有一倍物力者有再倍三倍者一倍者役十年二倍者役八年三倍者役六年皆理為白脚差徭方許于得替人輪差

如三等人戶未及年則且于見年輪差

高宗在河朔親知閭閻之苦嘗歎知縣不得人一充役後即便破家是以講究役法與經界甚備

乾道五年處州松陽縣首倡義役眾出田穀助役戶輪充守涇范成大嘉其風義為易鄉名自是所在推行浸廣而當時浮議胥動多有伺其隙而欺其諱者十一年御史謝諤言義役之行當從民便其不願義役者乃行差役上然之且美其

五

言為法意圖備及朱文公奏亦奏謂義役有未盡善者四上戶官戶寺觀出田以充義役善矣其間有下戶只有田一二畝者亦皆出田或令出錢買田入官而上戶田多之人却計會城隍所出殊少其下戶今既被出田將來却不免役無緣復收此田之租乃是困貧民以資上戶此一未盡善也如逐都各立役管管收田租排定役次此其出納先後之間亦未免有不公之弊將來難施刑罰轉添詞訴此二未盡善也又如逐都所排役次今已多有不公况三五年後貧者或富富者或貧臨事不免爭訟此三未盡善也所排役次以上戶輪充都副保正中下戶輪充夏秋戶長上戶安遠而下陪費此

四未盡善也。臣昨見紹興府山陰縣見行義役只是本縣勸諭人戶各出義田均給保正戶長各有勸教具載碁基其保正戶長依舊只從本縣定差更不別置役首亦不先排役次而其當役之戶既有義田可收自然樂於充應不至甚相糾訐但其割田未廣去歲未免尚仍舊弊若更其理增置便無此患

始倡義役者多鄉閭之善士惟恐當時議之未詳而慮之未周及踵接義役者未必皆鄉閭之善士於是其弊日開其流日甚或以其才智足以把握而專義役之利或以其氣力足以凌駕乃私差役之權而當役者困矣

去

馮端臨曰按差役古法也其弊也差役不公漁取無藝故轉而為僱僱役既弊之法也其弊也庸賤白輪苦役如故轉而為義義役中興以來江浙諸郡民戶自相講究之法也其弊也豪強專制寡弱受凌故復又而為差蓋以事體之便民者觀之僱便子差義便子僱至于義而復有弊則末如之何也已竊嘗論之古之所謂役者或以起軍旅則執干戈冒鋒鏑而後謂之役或以營土木則親畚鍤疲筋力然後謂之役夫予所謂使民以時王制所謂歲不過三日皆此役也至于鄉有長里有正則非役也柳子厚言里胥而後有縣大夫有縣大夫而後有諸侯有諸侯而後有方伯連帥有方伯連帥而

後有天子然則天子之與里胥其貴賤雖不侔而其任長人之責則一也其在成周則五家設比長二十五家設里宰皆下士也皆而上之則曰閭閻皆曰都長皆中士也曰族即曰鄙師皆上士也曰黨正曰縣正皆下大夫也曰州長則中大夫也周時鄰里鄉黨之事皆以命官室之至漢時鄉亭之任則每鄉有三老孝弟力田堂掾導鄉里助成風俗每亭有亭長番大掌聽訟收賦稅又有游徼掌巡禁盜賊亦皆有禄秩而三老孝弟力田為尤尊可與縣令並封以事相教復勿縣成者以歲十月賜酒肉或賜民爵一級則三老孝弟力田必二級賜民帛一匹則三老孝弟力田必三匹或五匹其尊之

尤

也至矣故庾太子得罪而壹關三老得以言其寃王導為郡而東郡三老得以奏其治狀至于張敞朱博鮑宣仇香之徒為縣官有聲名然其職為才望亦皆見之為亭長番大夫之時蓋上之人愛之重之未嘗有誅求無藝迫脅不堪之舉下之人亦自愛自重未嘗有頽弛無恥畏避苟免之事故自漢以來雖叔季昏亂之世亦未嘗有以任鄉亭之職為苦者也隋時蘇威奏置五百家鄉正令理人間詞訟而李德林以為本廢郡官判事為其間里親識割斷不平今令鄉正專理五百家恐為害更甚詔集議而衆多是德林遂廢不置然則隨時鄉職或設或廢本無關於理亂之故而其所以廢者蓋上之

人重其事而不輕置非下之人異其事而不肯充也至唐虞
宗時觀監察御史轉統之流然後知鄉職之不賴為故有避
免之人唐宣宗時觀大中九年之詔然後知鄉職之不易為
故有輪差之弊自是以後所謂鄉事之職至同至賦貪官污
吏非理徵求極意凌蔑故雖足跡不離里閭之間奉行不通
文書之事而期會追呼督比較甚困窮無聊之狀則與以
身任軍旅土木之謀役者無以異而至于破家蕩產不能自
保則縣役之禍反不至此也然則差役之名蓋後世以其困
苦卑賤同于徭役而稱之而非古人所以置比閭族黨之本
意也王荆公謂免役之法合于周官所謂府史胥徒王制所

元

謂庶人在官者然不知周官之府史胥徒蓋服役於比閭族
黨之官者也荆公所謂府史胥徒蓋指衙前取黨之官者也符手力之類非指所謂保正長也蘇文忠公謂
自楊炎定兩稅之後租調與庸兩稅既兼之矣今兩稅如故
奈何復欲取庸錢然不知庸之所謂庸乃征徭之身役庸時
之庸宋固未嘗取之于民而所謂庸而非鄉職之謂也二公
前戶長又豈用家閭野光正之謂哉而非鄉職之謂也二公
蓋亦習聞當時差役之名但見當時差役之賤故立論如此
然實則誤舉以為比也

又曰徭役雖不能使免役之無費然官自任顧募之責則其
役與民不同而橫費可以省雖不能使官吏之不貪然民既
出徭募之費則其身與官無預而貪無所施此其相與防

閑之術雖去古義遠然救時之良策亦不容不如此然熙
豐間言其不便者則謂差役有休歇之時而值役則年年出
費差役不及之戶而值役則戶戶徵錢至有不預輸錢而情
願輸役者蓋當時破家者皆患徭事之人而禁禁之徒自
能支吾而費用少者及以出錢值役為不便又當時各州縣
所徵值役錢除募人應役之外又以其餘者充典吏俸給之
用又有寬剩錢可以備水旱賑救可以見當時免役之費本
不甚重故值役之錢可以備此三樣支用也若夫一承厥役
窮身官府則左支右吾盡所取辦傾困倒康不足陪償役未
滿而家已罄事體如此則值役之法豈復可行值役三金豈

元

復能了無則此法所以行之熙豐而民便之元祐諸君子皆
以為善者亦當時執役之費本少故也種義消亡金繁成倍
為吏者以孤克視其民民既聚眾顧惟恐墮穿之不早為民者
以冠我視其吏潛形匿影日虞懷壁之為殃上下袒伺巧相
計便州縣專以役戶之貧富為定况之隆殺百姓亦專以役
籍之係否驗家道之興衰於是民間視鄉亭之職役如蹈湯
火官又以復除之說要市于民以取其資其在復除之科者
為延歲月而在職役之列者立見虛耗雖有智者不能為謀
矣所謂正本澄源之論必也朝廷以四維勵士大夫復廉稱
舉無俾有多藏之惡士大夫以四維自勵力行好事稍能以

澤物為心然後鈔計會之得吏以去其害害削非泛之支備
以養其事力賦斂之簿書必嚴無使代適欠之輸勾呼之期
會必明毋使受稽慢之罰夫然故役人者知父母之令其子
弟思愛素享役于人可知臂指之護其腹心幼勞不懈既無
困苦之憂不作避免之念則按籍召而役之可矣矣必曰僱
曰義之紛紛哉不然舉三代以來比閭族黨之法所以聯
屬其民上下相維者及籍為厲民之一大事愚不知其何說
矣
南宋制官戶免役除盡差役同編戶單丁女戶及孤幼戶並
免役

平

教養全考卷之三十八
歷代師役考

元肇基朔漢兵制蘭略然兵力實為推助及世祖時內立五衛
以總宿衛諸軍衛設親軍都指揮使外則滿戶之下選總管十
戶之下選總把百戶之下選總管五極密院以總之過方面有
警則置行樞密院事已則廢而移都鎮撫司屬行省滿戶千戶
百戶分上中下萬戶佩金虎符以為伏虎形首為明珠而有
三珠二珠一珠之別千戶金符百戶銀符萬戶千戶死陣者子
孫襲爵死病則降一等總把百戶老死滿戶遷他官皆不得襲
是法尋廢後無大小皆世其官獨以罪去者則否若軍士則初

有蒙古軍探馬赤軍蒙古軍皆國人探馬赤軍則諸部族也其
法家有男子十五以上七十以下無喪寡盡食為兵十人為一
牌設牌頭上馬則併戰關下馬則屯聚牧養強幼稍長又籍之
曰漸丁軍既平中原發民為卒是為漢軍或以貧富為甲乙戶
出一人曰揭戶軍合二三而出一人則為正軍戶餘為貼軍戶
或以男丁論皆以二十丁出一卒至元七年十丁出一卒或以
戶論二十戶出一卒而限年二十以上者充士卒之家為雷商
大賈則又取一人曰餘丁軍至十五年免或取匠為軍曰匠軍
或取諸侯將校之子第充軍曰贊子軍又曰充魯軍是皆多
事之際一時之制天下既平當為軍者定八尺籍伍符不可更

易詐增損丁產者覺則更籍其實而以印印之病死成所者百
日外役次丁死陣者復一年貧不能役則聚而一之曰合併貧
甚者老無子者落其籍戶絕者則以民補之奴得縱自便者俾
為其主貼軍其戶逃而還者復三年又逃者杖之投他役者還
籍其繼得宋軍號新附軍又有遼東之紅軍契丹軍女直軍高
麗軍雲南之寸白軍福建之倉軍則皆不出成他方者蓋鄉兵
也又有以技名者曰砲軍弩軍水手軍應募而集者曰營刺軍
軍其名數則有憲宗二年之籍世祖至元八年之籍而新附軍
有二十七年之籍以兵籍係軍機重務漢人不閱其數雖極密
近臣職專軍旅者唯長官一二人知之故有國百年而內外兵

數之多寡人莫有知之者

宿衛諸軍太祖時以木華黎赤老溫博爾木為四怯薛
領怯薛之分宿衛及世祖時又設五衛以象五方始有侍衛
親軍之屬置都指揮以領之而其後增置改易禁兵之設曰廣
大屬禁衛列宿衛之事也而其用非一端用之于大朝會
則謂之國宿軍用之于大祭祀則謂之儀仗軍駕巡幸用之則
曰扈從軍守護天子之帑藏則曰宿衛軍或夜以之警非常則
為巡邏軍或歲漕至京即用之以彈壓則為鎮遏軍總之為宿
衛

四方鎮戍之兵太祖太宗時攻取西域中原屯兵益無定向至

世祖海宇混一然後命宗王將兵鎮邊徼襟喉之地而河洛山
東據天下腹心則以蒙古探馬赤軍列大府以屯之雖江以南
地盡南海則名諸列郡又各以漢軍及新附等軍戍焉
各路立萬戶府各縣立千戶所以鎮壓各處其所部之軍每歲
第遷口糧府縣開支而各道以宣慰司元帥總之

至元十五年十一月定軍民異屬之制及蒙古軍屯戍之地自
平江南軍官始募民職至是令軍民各異屬如初制士卒以萬
戶為率擇可屯之地屯之諸蒙古軍士散處南北及還各與魯
者亦皆收聚今四萬戶所領之衆屯河北阿木二萬戶屯河南
以備調遣餘丁定其版籍編入行伍俾各有所屬遇征伐則遣

三

之

國制郡邑鎮戍士卒皆更相易置故每歲以他郡兵戍上都軍
士罷于轉輸十六年四月定上都戍卒用本路元籍軍士罷他
郡戍兵

既平江南以兵戍列城其長軍之官皆世守不場故多與富民
樹黨因奪民田宅居宅居室有司政事為害滋甚十七年三
月同知浙東道宣慰司事張鐔上書言不遷易之弊請更其制
限以歲月遷調之度使新附之民得以安業

十九年二月命唐兀解於汾江州郡視便宜置軍鎮戍及諭
鄂州揚州隆興泉州等四省議用兵戍列城徙漸東宣慰司

於温州分軍戍守江南自歸州以及江陰至三海口凡二十八所

二十二年二月詔改江淮江西元帥招討司為上中下三萬戶府蒙古漢人新附諸軍相參作三十七翼上萬戶宿州蕪縣真定沂鄆莒都高郵汾海七翼中萬戶襄陽十字路邳州鄆州杭州懷州孟州真州八翼下萬戶常州鎮江穎州廬州亳州安慶江陰水軍並都新軍湖州淮安壽春揚州泰州舒州保甲處州上都新軍黃州安豐松江鎮江水軍建康二十二翼每翼設連魯花赤萬戶副萬戶各一人以隸所在行院

四

塔海等守行省時各路置軍鎮戍視地之輕重而為之多寡厥後忙古解代之悉更其法易置將吏士降殊失其宜今福建鹽賊已平惟浙東一道地極遼遠賊所巢穴請復選三萬戶以鎮守之合制帶一軍戍汾海明台亦怯烈一軍戍嚴札忽帶一軍戍紹興婺州其寧國徽州初用土兵後皆與賊通今盡遷之江北更調高郵泰州兩萬戶漢軍戍之揚州建康鎮江三城跨極大江人民繁會置七萬戶府杭州行省諸司府所在置四萬戶府水戰之法舊止十所今擇瀕海沿江要害二十二所分兵閱習伺察諸道錢塘海口舊置戰船二十艘今增置戰艦百艘海船二十艘樞密院以聞悉從之

武宗至大二年七月樞密院臣言去年日本商船焚掠慶元官軍不能抵敵江潤省言請以慶元台州汾海萬戶府新附軍往陸路鎮守以斬縣宿州兩萬戶府陸路漢軍移就汾海七鎮臣等議自世祖時伯顏阿木等相地之勢制事之宜然後安置軍馬豈可輕動前行省忙古解等亦言水陸軍互換選調世祖有訓曰忙古解得非狂醉而發此言水路之兵習陸路之伎驪步騎之士而從風水之役難成易敗於事何補今欲備禦盡完莫若從臣於水路汾海萬戶府新附軍三分取一與陸路斬縣萬戶府漢軍相參鎮守從之

泰定四年十二月河南行省言所轄之地東連淮海南限大江

五

北抵橫河西接關陝調撥軍賊出沒與民為害本省軍馬俱在瀕海沿江安置遠者二千近者一千餘里乞以砲手弩軍兩翼移于汴梁并各萬戶府補軍五千名設萬戶府隨省鎮過樞密院職自至元十九年世祖命知地理省院官共議于瀕海沿江六十三處安置軍馬時汴梁未嘗置軍揚州衛要重地置五翼軍馬并砲手弩軍今親王脫歡太子鎮過揚州提調四省軍馬此軍不宜更動設若河南省果用兵則不堪刺吉所管四萬戶蒙古軍內三萬戶在黃河之南河南省之西一萬戶在河南省之南脫別台所管五萬戶蒙古軍俱在黃河之北河南省東北阿刺鐵木兒安童等兩侍衛蒙古軍在河南省之北共十一衛

翼蒙古軍為保在河南省周圍也駐又各省所轄一十九翼軍
馬俱在河南省之南沁江置列果用兵即馳奏于諸軍為內調
發從之

四

英宗至治元年申詔京師務家與民均役未改元

三年三月詔行助役法遣使考視稅籍高下出田若干使應
役之人更掌之收其歲入以充役費官不得與至治間浙右病
于徭役民元坊里正者皆破家朝廷令行省召八郡集議使民
之法時杭州總管趙璘獻議以屬縣坊正為願役里正用田賦
以均之民稱其便

四

元沙漢萬里牧養舊患太僕之馬不可以數計世祖中統四年

六

設群牧所隸太府監專置高牧監又置太僕院改衛尉院院廢
立太僕寺屬之宣徽院後隸中書省典掌御位下大幹耳孫焉
其牧地東起龍巖北逾火里先麻西至甘肅南暨雲南等地凡
十有四處自上都大都以至玉你泊牙折連怯梁兒間四萬里
無非牧地焉之群或千百或三五十左服烙以官印號大印子
馬其印有兵古號古關卜川月思古幹摩等名牧人曰哈赤哈
刺亦有千戶百戶父子相承任事自夏及冬隨時之軍行逐水
草十月各至本地朝覲歲以九月十月遣寺官駝驛開視較其
多寡有所產駒即烙印取勘收除見在數目進蒙古回漢字
文冊以聞其總數蓋不可知也此病死三則令牧人償大化焉

一二則僅一歲馬一一則僅壯牛一其無馬者以羊牝牛折納
太廟祀事暨諸寺觀堂用乳酪則供此焉為儀仗及官人出入則
供尚乘馬哈刺赤之在朝為卿大夫者日獻黑馬乳以奉玉食
謂之細乳自諸王百官而下亦有馬乳之供謂之粗乳承乳車
之名曰駟都自世祖而下山陵各有駟都取馬乳以祀事號金
陵補焉

五

明初立大都督府置經文正為大都督府制中外諸軍事專以
其權太專設左右都督都督同知都督僉事

洪武元年春正月上以太史令劉基奏立軍衛法乃自京師遠
行郡縣皆立軍衛大率以五十六百人為衛一千一百二十人

七

為一千戶所一百一十二人為一百戶所每百戶所設總旗二
名小旗十名管領給來通以指揮使等官領之大小相維以成
隊伍機權操練務在得且毋取紊亂空歌有事征伐則詔總兵
官佩將印領之既發則上所佩印于朝廷軍士則各歸其衛而
大將軍身還禁其權皆出自朝廷不敢有所擅調衛城門設兵
馬指揮司後改五

六

初洪武甲辰設拱衛司領校尉尉都督府專改拱衛指揮使司
又以拱衛司領古衛尉寺改都尉司二年定為親軍都尉府統
中左右前後五衛軍士而儀鑾司隸之

四

五年六月降律令于各衛禁止軍官軍人不得受公便金帛衣

雖非出征不得侍立公侯之門公侯非奉特旨不得私役軍人
違者公侯三犯准免死一次軍官軍人三犯發海南充軍

八年改都衛及行都督府為都指揮使司

兵部尚書左右侍郎掌天下武衛官軍選授簡練鎮戍部傳
與之政令其屬有四初曰司馬曰職方曰駕部曰庫部後
改武選車駕武庫唯職方仍舊俱稱清吏司

都指揮使司各省皆一為十三司外有大寧萬全遼東三都
指揮使司掌官軍之政令各率其衛所以隸于五府而聽于
兵部同知二人僉事四人其屬經歷都事衛事副衛事吏目
司獄各一人凡都司並流官或得世官職按察其賢否五

八

歲選軍政而廢置之使同知僉事常以一人統司事曰軍政
掌印一人練兵一人屯田曰軍政僉事巡捕軍器漕運京操
儀禦諸雜務並選充之曰見任管事否曰帶俸凡朝廷言公
之禮視布政司經歷典出納文移都事為之貳斷事理刑獄
副衛事為之貳吏目從之司獄守獄

各衛指揮使一人掌軍旅防禦之事同知二人僉事四人使
考選掌衛事凡世流襲替優給優養報都指揮使司達所
隸都督府移兵部每歲滿果撫按察其賢否五歲一考選軍
政廢置之一人統衛事曰軍政掌印一人練兵一人屯田曰
軍政僉事巡捕出哨儀禦軍器漕運諸雜務曰見任管

保法

事編諸行伍曰帶俸差撥凡撥軍補軍選軍募軍並統
于掌印凡城巡時募發之度其財力軍十三民十七鎮撫掌
刑獄經歷典出納文移知事佐之軍民指揮使司亦如
之

十三年以大都督府一衛門雖太重設中左右前後五軍都督
府分領在京各衛所在外都司衛所

國初五軍營曰中軍曰左掖曰右掖曰左哨曰右哨管操練
京衛及中都留守司山東河南大寧三都司各衛輪班馬步
軍官軍又有十二營管隨駕擺列馬隊官軍團子手營管操
練上直義刀手及京衛步隊官軍初官舍人營管操練京衛

九

幼官及應襲舍人驍忠效義營管操練京衛報效舍人餘丁
皆五軍之分也

十四年詔天下府州縣編賦役黃冊以一百一十戶為里推丁
多者十人為長餘百戶為十甲凡十人歲役里長一人管攝
一里之事城中曰坊近城曰廂鄉都曰里凡十年一周先後則
各以丁數多寡為次每里編為一冊冊首總為一團縣縣孤獨
不仕役者則帶管于百一十戶之外而列于團後自曰時要冊
成一本進戶部布政司及府州縣各存一本

十五年罷都府府及司理都府府及司理都府府及司理都府
中刑名凡在京師衣等親軍上直衛又不隸五府南鎮撫司兼

營軍匠後添設北鎮撫專理詔獄先是選儀鑒司至是改為衛所隸有大漢將軍力士校尉人等專掌直駕侍衛巡捕等事若有重囚下本衛鎮撫司推鞠

洪武二十年嘗起錦衣非法用刑取其刑具焚之以所繫囚送刑部管理蓋開創之初當法外用刑恐違平諍之說以付之武夫既又知不可從而去之豈知乘樂以請雖故遂成定制哉覆轍曰天下軍衛一體也錦衣等衛獨稱親軍備禁地也復使之兼刑獄不亦甚乎

衛凡十八所錦衣中左右前後五所領軍士五所各分鑾輿擊益扇子旌節旛旗班細谷戈戟弓矢副馬十司分領將軍

校尉親軍分領將軍力士軍匠副象所領象奴養象衛掌侍衛之事思功寄祿無常官恒以都指揮督領之凡將軍力士校尉分齒散駕直宿巡察凡大朝常駕出入皆設衛儀伏允皇城四門日夜當直巡邏之凡盜賊奸宄樹塗溝渠盜竊而時省之

十六年令天下衛所選善射者十之一於農隙月輪班赴京較試不中者指揮千百戶有罰各遣軍士就于本衛教射

十七年令各處賦役必驗丁糧多寡產業厚薄以均其力違者罪之

十八年令有司第民戶上中下三等為賦役冊貯于廳事凡遇

徭役取驗以準吏弊

二十四年令寄莊人戶除里甲系籍排定應役其雜注在役皆隨田糧應當

二十六年令各都司衛所在營軍士正軍皆有額數各衛所官奉旨除調鑄印作缺

會典載軍政條例甚多凡內外勾解到部其定衛營發及過缺投充收補與童冒存恤等項屬職方司其根捕勾補及清理糧查改編等項屬武庫司若職方司有首補者即行武庫司往勾其司府冊內有問發而無解到者行武庫司會單查勾二司雖各有所掌亦互相稽核云

按大明令凡軍民以籍為定軍官頭目無得巧立名色徑行勾捉百姓充軍民戶亦不得詭稱各官軍人貼戶躲避差役果有在逃軍人在內申奉都督府在外申奉中書明文方許勾取又按職方各衛所開報逃故并老疾勾丁代役軍人先須查對鄉貫住址明白具手本赴內府給批差人前去落落有司官吏逃軍根捉正身如正身未獲先將戶丁起解補役仍根捉正身補替其故軍勾取戶內壯丁補役如別無壯丁止有幼小兒男取官更保結回報行移該衛照勘相同記報候長成勾補若送回老疾軍人就留系籍任坐將戶下壯丁起解替役如勾無戶籍或住址差勘名姓不同或係另籍民

戶及有戶絕無丁有司體勘田中到部行移該衛照勘在營有無長幼人丁并著落原管官領務張模亮明白回報定奪勾補若衛所官吏并老疾軍人朦朧妄報律問罪如原勾軍數不完及勾到軍人中途在逃仍舊落原差人員前去勾捉若在外遷延違限送法司問罪是為定例正統以後改調編發漸有變通清理稽查益加嚴密

洪武初又立民兵為戶府簡民間武勇之人編成隊伍以時操練有事用以征戰事畢還復為民有功者一體陞賞

凡天下要害地方皆設官統兵鎮戍其總鎮一方者曰鎮守守一路者曰分守獨守一堡一城者曰守備與主持同守一城者

主

曰備守又有提督提調巡視備禦鎮守等名各因事異職焉其總鎮或掛將軍印或不掛印皆曰總兵次曰副總兵又次曰參將又次曰游擊將軍皆于公侯伯都督指揮等官內推舉充任

國初無用內臣鎮守者而永樂初出鎮遼東開原及山西等處前後各邊以次添設而鎮守之下又有分守守備監鎗諸內臣國初兵事專用武臣後常以文臣監督文臣重者曰總督次曰巡撫又次以按察司官監鎗兵備

永樂初又立三千營神機營并五軍營為三大營

始以龍旗營舊下一千小連子立三千營分五軍一營執大

駕龍旗舊舊勇字旗員御寶及兵仗局什物等件上直官軍一營左右二十隊勇字旗大駕龍舊金鼓等上直官軍一營傳令營令旗金牌御用監服甲尚冠尚衣尚履什物等件上直官軍一營執大駕勇字旗五軍紅藍貼直官軍上直官軍一營執虎手馬輻乃前哨馬營上直明中官軍又有隨侍營隨侍東宮官舍遼東舊禦回還官軍此則三十營之分也後因征交趾得其神機火筒之法遂立神機營亦設中軍左掖右掖左哨右哨各有營把司把牌等官管操演神機神砲等項火器又有五千丁者因得都督譚廣馬五千匹今謂之譚家馬者即此亦另置坐營把司官統之此則神機營之分也

主

主分也

按三大營居常則五軍以肆營陣三千以肆巡哨神機以肆總手加大駕親征則大營居中營外分駐五軍步卒居的騎卒居外其外為神機營又其外為長圍各國二十里煎煉皆不得出國外

永樂七年置進城調軍馬合

八年出征分步騎為五軍又有驍騎神機鷹揚輕車四將軍分留精卒不隸五軍

遷都北平又于中都大寧山東河南附近衛所摘撥官軍輪班上緣以內衛京師外衛征伐俱隸三大營

振國初內官不得與政事五府都督公侯伯但帶衛指揮以
便支祿府事一撫與也凡公侯伯不得役使軍士一名而會
典稱提督坐營坐司但兵部奏請于公侯伯都督都指揮內
推選後兼用內臣監神機火器則是永樂始變歲之制也嘉
靖中營侍請復舊規曰都督流官無所恃恃必常小而畏常
深恩之易感感之易行公侯伯之世爵難祿有紀不能盡其
法有求必欲盡其思此良法美意通于任使別有難疑者如
此其善也

洪熙元年始頒各鎮總兵參將佩印總兵六人參將四人俱用
公侯伯與都督為之

七

宣德元年八月始遣御史分行天下郡縣清理軍伍時天下軍
伍既久而獎軍之姦者往往匿其籍或誣復民充伍上知
其弊命御史四出清理令無枉民縱姦

七年七月初置武驤驤驤四衛凡在京二十二衛曰錦衣至虎
賁為上十二衛金吾至通州本北平都司衛為上十衛凡二十
二衛各親軍指揮使司曰驍驍武驤左右四衛亦各親軍指揮
使司驍驍諸陵衛皆不稱親軍正統四年令北人充南軍南人
充北軍除遼東為全山西陝西等處邊衛逃軍及近年土蠻盜
徒編發充軍不動外其餘清出軍丁各就地方改解附近衛分
若南人充南軍北人充北軍不在改調之例

閩臣楊士奇疏曰切見今差監察御史清軍有以陝西山西
山東河南北直隸之人起解南方補遺補伍者有以兩廣四
川貴州雲南江西福建湖廣浙江南直隸之人起解北方極
邊補役者彼此不服水土南方之人死于寒凍北方之人死
于瘴癘且其解所去本鄉或萬里或七八千里路遠艱難盤
纏不得接濟在途逃死者多到衛者少長解之人往往被累
非但獲罪亦有艱難死于溝壑而不知者深為可憫況今西
北二邊急于防守而西北壯勇之人乃發南方甚是未當查
得永樂十年二月太宗皇帝聖旨北京人民有在各處充軍
今後事故來勾丁補役不要發去只就河間立一衛或一所

都着就那裏當軍原衛軍伍別着人補若在北軍衛分當軍
的不動宣德二年三月初一日宣宗皇帝准兵部奏令雲南
四川兩廣福建湖廣頭勾軍丁除逃軍正身及已解軍丁外
其餘留所在附近衛所帶管食糧操練本年十二月十五日
又准兵部奏今後一體存留收操緣海地方的就留在那
裏操練三年四月二十一日又准兵部奏今江西貴州等布
政司軍丁該解遼東甘肅等并山西等布政司軍丁該解雲
南兩廣等處動經萬里及七八千里皆照例留附近衛所帶
管收操當軍又奉聖旨腹裏地方該勾的軍離原衛二千里
以裡還發去二千里以外都留在衛所收操此皆祖宗成憲

蓋洪武中有犯罪死者思有免死不分南北發極遠充軍所以懲治有罪此太祖皇帝之仁也其後有罪者已死補役者皆非犯罪之人朝廷憫其遠道艱難留于附近衛所操備此大宗皇帝之仁也陛下即位以來以陝西該解腹裏山東河南大寧都司等處衛所軍丁俱收發陝西靖虜衛又以廣西缺軍命發南方貴州雲南廣西四處該句遠東等處軍丁悉發廣西都司屬衛收操亦是仰體祖宗之仁近來該部統攝原籍隊伍難以改發此只是畏避文宗煩勞而不思兵備之無實不念下人之艱苦近日兵部雖因清軍御史之言奏請清出軍丁暫發附近衛所帶管收操緣南北俱有邊境今俱

未

少軍若只于本處將近收用近邊衛分緩急亦不得清臣等愚見今所急缺邊軍者欲乞除赴軍外以山東山西河南陝西北直隸今後清出軍丁各就近發甘肅寧夏延安大同宣府永平遼東等處補伍雲南兩廣貴州四川湖廣江西福建浙江南京直隸今後清出軍丁各就近發四川雲南貴州兩廣及邊海衛所補伍皆就近發去待補足其缺之後所有清出者却於腹裏衛所補伍如此則兵備有實下人不困臣謹陳愚見伏乞特命公侯伯之老成者及都督尚書侍郎都御史會議可否謹具奏聞伏候恩旨

即上件
所回

查會此說
未見施行

臣

早皇帝二年庚午夏始立京營訓練法先是京軍三大營率任乾弱土木之變英宗蒙塵邊報時警京師戒嚴時于謙為兵部尚書建議訓練

按景泰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于謙疏曰臣等計議方畧當本具題辭該奉聖旨卿等使同各營頭目從長計議賊果入寇如何可以出戰勒敵如何可以固守無虞賊若不來亦當如何操練軍馬或分或合可以百戰百勝以防不虞務在的然有可憑恃毋事虛言致此計議得圖之所恃者兵兵之所賴者將將得其人則兵無不精兵無不精則國威日振而虜寇之患自平矣臣等俱以庸劣叨膺重寄駭兵非方既履聖

七

慮今議得各營見操官軍已選十萬分作五營訓練以備出戰每二萬人為一營每隊五十名一人管隊每二隊又立總隊官一員每千人把總官一員每三五千人又立把總都指揮官一員其管隊把總大小總兵官員各量其才器高下謀勇如何而選用之使三五相統屬兵將相識如遇下戰場操練之時在營時其不意量一隊三隊五隊點閱但操把總管隊官姓名各官自行管領本隊軍士前來內喚出軍士一二人或三五人令管隊把總官識認是何姓名衛所却將軍人懸牌而上京開姓各衛所年貌並對若有不同就將管隊等官量情責罰仍比較弓箭牌刀長鎗等項武藝精熟者

軍為漢衛生疎者一體懲治使營軍者知軍士之強弱為其
者知將士之強弱統相維彼此相識不致臨期錯亂難于調
遣大意前項團操十萬合則為一營分則為五營萬一賊寇
侵犯賊多則各營俱動賊少或分調一二營或調一萬或三
五十隨撥應敵其平日選定大小該營頭目已定則交戰之
時多用則多調少用則少調止調該營頭目則士卒自隨平
日相處既久同輩之人易以相機營事之人易以使令如手
足之捍頭目子弟之衛父兄比之向日混同操練不辨強弱
不知號令將各營之人逐漸整合者不同處幾可以成功取
勝又賊之所恃者弓馬衝突而已賊知我火器一發之後未

大

免再蒙遲慢以此我軍放罷火器就便馳突前來今若與之
對敵我軍列陣外用鹿角遮護持滿以待賊若來擊堅陣不
動先以弓弩對敵神銳未發先以火藥爆竹轟之此法但可用一二用
賊必謂我火藥已盡不復畏避馳馬來攻則我軍火銃火砲
飛鎗火箭弓矢齊發賊勢不動又以大將軍擊之待賊勢動
分調精銳馬軍用長鎗大刀勁弓射破步軍用圓牌腰刀一
齊衝入賊陣或刺射人馬或砍其馬足臣等以身率先衝冒
矢石獎勵士卒俾無退縮如有退縮者即以軍法治之此則
臣等愚見揮軍出戰分合之勢如此而惟皇上德威遠布賊
必不敢侵犯京師臣等謹當用心設法將各營已選團操并

其餘軍馬一體練習整飭隊伍中嚴號令務使人馬強勝武
藝精熟除國營之外另選次第精壯以備緩急調用以助團
營軍威每日除練習弓馬武藝之外仍令為步官軍兼習陣
法及交鋒衝鋒安營走陣以為格關三勢使之耳目慣熟步戰
輕健能知進退坐作之法免致臨敵畏怯失錯至于固守之
法則今日士卒頗多京師城垣堅固又有戰車鹿角器具賊
縱勢衆可以固守無虞雖在等處見如此但用兵之法不測
如陰陽難知如鬼神貴在臨期應變難以一定而求況戰類
交侵去來之間如飄風驟雨應敵之餘非勇無以制其鋒非
智無以破其詐必謀勇兼濟而後可以成其功岳飛有言陣

尤

而後戰兵家之常運用之妙存乎一心又曰文官不愛錢武
官不惜死天下太平矣臣等既蒙朝廷大恩授以重任敢不
潔己愛軍以振士氣指驅効死以報國恩緣係會議戰守事
理具題奉旨兵貴乎精將在謀勇鄉等務要同心協力操習
軍馬有事運籌或戰或守若無事則撫恤士卒養其銳氣遇
警易為調用欽此總督軍務兵部尚書于謙等為軍務事會
議得賊首也先帖木兒道也取寇衆近我邊疆若不預為設
法選練設使遣將調兵軍不識將意將不識軍情不能為用
今五軍三千神機等營皆有總兵掌管規矩不同倘遇調遣
轉機前去非唯軍將俱不相識抑恐號令不一誤事不小合

平

京師事理具題奉旨

張氏

次撥三撥分兵應援當有條
理國威顧以一板非苟然也

五

時兵諸

莫若唐府兵之盡善然唐行之未百年而中變者何也府兵

之制無事則當上宿衛京師有事則調發出征四遠雖曰寓兵于農則耕稼然軍府雖郡縣之中士卒混編民之內其他徭役科征未能盡蠲況又承平日久兵政廢弛舊場更代多不以時非法征求分外驅役此其立制非不善而行之既久終不能以無弊也聖朝建國燕燕直隸八府之地蓋古燕冀之域也杜牧所謂山東河北王不得不王霸不得不霸之所其人沉鷲多材力重許可耐辛苦教五種本兵矢他不能蕩者復產健馬下者日駛二百里所以兵常當天下半唐自天寶末失此地其後罄天下之力以經營之不能得其尺寸由牧此言觀之則今日京畿之形勝物力天下莫敵焉可知

五

已彼區區數將以逆犯順苟得地之形便尚敢以拒王師況居萬衆之尊有萬方之衆而又據形勢之便者哉文皇建都于燕餘六十年矣承平日久民不知兵性時一衛以五千六百名爲率今一衛有僅及其半者甚則什無二三焉朝廷歲遣御史分部勾清而法司亦往往諱有罪者或遷就終不能復國初之舊臣愚過爲速慮切恐失今不圖後愈難矣請于國家常制之外于京畿之中別爲寓兵之法用唐人之意而不泥其故迹因今日之便而不變其常制今京畿八府其順天直隸保定河間永平五府定居韓輟之下所轄十七州八十九縣若見丁盡以爲兵可得四五十萬使今日京輔之間

有此勅兵則國勢自固國威自壯視彼列屯坐食之衆將手養養之徒蓋有閒矣萬一臣言可採請勅大臣集議的然有利無害然後見之施行每縣因其原設里社設爲隊伍一以所居就產爲定里社下戶有不足者移其少而就多使之整然有數每一里百戶分爲二隊隊五十名立二總甲視軍衛每隊分爲五小甲甲十名視軍衛又合十隊爲一部甲視軍衛百而屬之州縣州縣屬之府其十年輪當之里甲歲仍舊焉凡民差役如皂隸柴夫等類科派如歲辦和買等類一切蠲除之歲唯養馬納糧二事他賦役皆無焉其民籍十年一造如舊制其兵籍每歲秋季一造籍不以戶而以丁丁以二爲

五

一單丁則合諸他每丁自備軍裝器械如軍伍制有司歲時閱視有不如度及額壞者易之民年二十二籍五十八免役起歲滿廢者除其名秋糧量減其額或三而去其一或五而去其三兵不番戍糧不調運歲十月上其籍于兵部五郡等五之兵分屬五軍州縣各爲教場月一點之每府又開平衍地爲一大教場孟冬農隙兵部奏遣該府都督一員帶領將卒于此召集民兵依京場操練分命御史監督而糾其不如法者兵部遣官校馬政工部遣官閱兵器事竣各具實聞奏遇有征行檢籍起調所謂養馬之政計村莊有民居五十家以上者立一馬廐不及數者合諸其鄰每三丁備一健馬

俗所謂併力養之盡則分牧夜則合餉擇其中有物力材幹
之人立為群長每春種時督其民計丁種粟取稗種豆取料
至秋成時按畝以收預為倉場積糴于丘廩之地以為牧
養之費民無地者官給之凡境中原額軍場為家索取為
莊田者一切查理選官分給于民非但養馬兼蓄驢以為
駕車運送之用學生之馬有壯健者印烙畢即俵散壯丁俾
其騎操官時點視有疲損者罪其人如此則國家不徒得兵
而且為美或曰五郡切近京師應內外百需所出皆役所
萃今一切罷免從何措置請下各部查勘順天等五府每歲
夫役若干物料若干通計該費若干然後行下戶部計其天
下秋糧夏稅鹽鈔坑冶課程等項名色之數歲入幾何舊積
凡幾何經費之外預備之餘酌量多寡足以備豫無闕其有
羨餘者別為收貯以為此五郡備役之直買物之費凡此五
郡常年合用夫役官為計工定直出此錢備民間民以代之當
凡此五郡每歲合辦物料為先事計其出此錢隨時估以代
之售如此不徒寬民力以足兵備亦可以收市井游惰之民
而官府所需之物皆得實用官吏不多科擾民矣大約計順
天一府一歲所費不過用二十萬其餘每府不過十萬或五
七萬耳國家夏入稅見今二千六百二十三萬餘其他鹽
糧課鈔不下千萬之數捐五六十萬之資以寬今日歲旬之

民以復古人府兵之制內以固京師外以戡戎寇其于國計
亦無大損或曰昔宋韓琦刺民兵於陝西亦謂得唐府兵法
而司馬光六上章以為不便其後不十年果以之運糧戍邊
大為民害皆如光所言切恐藉民為兵之後而州縣科差如
故既受有司之役又有征戍之苦民愈不堪也臣為此議惟
仍州縣之舊而不屬之軍衛所為點操者月惟一行非若宋
人保甲之頻數也農隙教戰惟于冬月一行必與御史俱焉
兵不當下糧不調運惟于三時農事之際開通溝洫築堤引
水以備旱澇或修築京城以為急切之備或轉運京儲以資
近邊之關除此之外不許他役有他役者必坐以罪此五郡
之民差役繁重一旦得此優閒如出湯火上念國恩洵肌徹
髓其思報為何如此法倘行非但可以足兵亦可以資行之
久而俗矣按文莊此議嘉靖中徐問陞慶中葛守禮皆有盛
兵之議與此大縣不遠然觀翁萬之議又不同其疏略曰臣
伏見直隸八府所屬近奉抽選民丁之令大縣五百小縣三
百分營列隊如軍之制選官左練選警徵發此非小事臣以
為甚不可焉何也國依于民民依于國是謂命脈兵以衛民
民以養兵是謂典章國治者實于動以兵時而取不失道國
間輪賦卒伍荷戈則典章較一而不亂惠與嚴服以及四方
則命脈安固而不搖若勢失于張皇不問其當否則拂擾交

至怨強易生清亂將作畿輔之地通者督臨之官屢發往來
之使不絕既責之完納通負矣又責之分買草糧賠易焉匹
矣又責之幫貼募軍供辦器物添設墩堡修築邊備此其于
事不可謂不繁於民不可謂不擾也然而閭里帖然不敢以
為言者固曰特以禦寇而安全我之而今乃抽及戶丁則一
人之身百役叢集一戶之衆強半在官遠遁咸相顧失色且
曰我出稅以軍以其為我捍禦也顧皆荷戈而立據城而居
而去歲之死傷枕藉妻孥係虜者則皆民也而今乃籍而選
賦門而出寧非驅我以為先耶人情驚駭不謀同辭蓋今之
元軍者罪下死囚一等抽丁聽調一如軍制安得不驚又我

夫

寇以騎射為業故擊為俗中國農民雖授以兵械教之擊刺
止可以依城堡而守若必使之擊我驅群羊而戰對狼解
不設事以衣糧鎧甲之費追呼迫脇之擾即將盡墮田地妻
孥以元之而後已猶懼其不能也臣恐衆心一離不可復收
故竊以為甚不可者此也方今天下無故唯有邊寇為患雖
虞周之盛在所不免但當明察人心預定國是聚兵守要而
不妄增兵經費足過而必裁冗費則先事之謀得矣若更張
太驟供億太繁我自多事是為坐困伏乞聖明停止按此所
論之弊料差太重難與文莊不同然承平既久驟然抽丁人
情驚駭大略相同與李唐久亂習戰之民自不符也陸贄疏

臣聞

欲召募土人懸示重賞以器械優以糧餉許以安定之後
復業歸農不籍其名有所得于敵即以予之則勇健者多出
為用土兵生長邊方熟知地利耐寒苦習戰鬪內欲為其主
殲擒蓋三衛外數報其父兄子弟之仇人自為戰勇氣百倍
此說甚長合按欽行文莊之說須集州縣居民今晚事官細
與從長商量說平時遇寇奔竄無所橫遭殺掠之苦若入皆
習兵只守鄉里遇其敵槍各自為戰可以永保親戚民之曉
者必肯樂從但得人情六分消從則此事濟矣若人情怨嗟
則寧行陸說之為安也

思宗成化二十二年五月兵部尚書馬文升等言故事各邊軍

老

兩數目三年一造冊奏報恐其間消長參差然有警難以調
度宜自今改議地方稍遠者歲一報遠方多事之地歲再報奏
報之法不須造冊具名第一章奏具書兵幾何騎幾何步幾何
戰者幾何常操者幾何各樣夏也者幾何有故者幾何歲再報
者以夏冬三季至部一報者以冬季至部有後期及數目不明
者奏請處治其三年造冊畫圖仍舊上曰可

文升修武備疏略曰天下之安危係武備之脩否語曰天下
維安危戰危我太祖高皇帝膺天眷命以武功定天下以文
德綏太平雖當投戈息馬之時未忘練武防邊之患故私設
一軍者有重罰私備一馬者有禁例凡有興造竟不帶軍三

十餘年而夷虜服海內晏然迨我太宗文皇帝討承大統遷都北平密通遼塞其於武備尤為注意故特精兵數十萬使馬數萬足親閱親練無少怠忽故出塞千里驅馳遠遊威武之振前代罕見自宣德以後老將宿兵消亡過半正統年間天下無事民不知兵所以十四年有土木之厄至今警報未雪通來軍士消耗十去四五雖嘗差官清理亦多上下因循終不能充足京數期京衛軍士內府各衙門匠役占去數萬江南之兵大半運糧其餘多在沿海備倭江北之兵亦有運糧之數其餘俱各在京操備而陝西山西之兵亦有戍守各邊所以腹裏城池無軍防守一遇小寇多不能支往年京師

天

之兵俱在五軍三千神機三大營操練後因征調一時不能齊足所以設立團營常有精兵十二萬分為十二營不計別項差役專一蓄養銳氣遇有征進就便啓行此外天下再無兵馬可調近年以來多撥做工每占一二萬其工多者一二年不完每名雇工等項月用銀一兩以上行糧糶費不得費用累疲弊率多逃亡之見在昔強弱相半在京軍士疲困未有甚于此時也且武備之脩固在乎軍尤在乎馬洪武永樂間京外諸所皆有牧馬草場而在京各營草場不下數千餘頃夏秋之間堪足牧放冬春各全支料以備喂飼所以馬駘肥壯堪以調用即令京營牧馬草場俱被勢要之家或王親

此化字亦齊京
營馬場其地係
由都司馬司官
督率二司馬司
官領地二萬餘
畝分給各牧馬
軍士其地係在
京師附近其地
係在

占為已有亦有被軍民開耕占種者凡遇馬匹下場牧放無處居住未及一二月即所往西山一帶四散趕牧中間多有潛匿不歸一時調用率不能齊秋冬雖支料正軍士多有預賣況六個月止開準二箇月每月止折銀二錢歐馬之不死實亦為難所以團營馬匹常死二萬之上雖有朋合補頭銀兩亦不能買補十分之二見今操馬雖有三萬餘匹中間老病不堪騎操者亦多戰馬消耗未有甚于此時也且充敵制勝固在于士馬之精強尤在于中兵之堅利近年中衛軍人區中多不如式弓矢多係自置別無長兵可以禦敵雖有輪習亦未精凡遇大敵率多敗此天下衛所成進軍罷除

光

遼寧府大同遼東寧夏甘肅陝西山西四川雲南兩廣外其餘浙江福建江西河南山東南北直隸諸所軍器料價多被營局官員侵欺間有成造者被費物料多不堪用一遇查盤大半損壞即被擄奪有名無實況去歲內府戊字庫軍器被火燒毀數多見在者不知幾何兵器不精亦莫有甚于此時也雖軍馬充足甲兵堅利將不得人尤難勝方今時官除京營總兵俱蒙朝廷簡命外其餘各邊將官大抵多係舊宗子弟因循習學器器操演弓馬一聞推舉多尚於親友至臨事畏葸寸籌將不得人亦未有甚于此時也夫使軍馬甲兵充足將官得人若操練無方兵無節制又何以成克敵之功哉

今京營教場操練軍馬射擊舞牌之日多走陣下營之日少所以坐作進退之不知攻殺擊刺之不熟雖習舞牌而刀法未諳雖習鎗法不知至于馬匹尤未操演蓋四月下場十月赴營未久天寒即為住操所以馬多生拘臨敵之時欲北而南欲東而西求如胡馬之閑熟益亦驚壞之不俾矧教場御物無一取操練未精亦笑有甚于此時也伏望憲常思變居安慮危恤軍士之疲困念戰馬之彫弊器欲其精將欲其良操練欲其熟凡厥武備罔不加脩然數者之中將得其人為要若兵馬精勇軍器堅利又將得其人加以倉庫充實雖有外侮不足慮矣公又論聖甲疏曰今者得京營軍每遇出

平

征聞與軍器局所造聖甲其中不掩心下不遮臍袖口太寬又多壓肩不掩心則不能遮矢袖寬壓肩則不能開弓且重二十四五斤甲葉不堅軍士豈能披之區又平常甲而布多藍色不足盛軍容而振軍威誠為誤事乞教兵仗局成造上等聖甲各二項副腰刀二把其甲重十八斤區二斤半發與南京軍器局着令管局官照樣成造務將甲葉冷端數百鍊使十分堅固櫛地有聲方為得法甲而務要青布用火漆釘釘之若用線穿者線亦要精緻區要低矮不宜太高亦須端刻自不生秀伏乞聖明俯賜施行又曰吳璘與金人相拒于興元璘置拒馬木以禦分番輪職金人卒不能還其

四軍

法以長木為身長八尺徑過五寸如拒角木中鑿小孔安小鎗輪桿如鎗子大行則求縛馬六可帶如遇賊衆我寨到此為營登山赴城賊不能衝今所造木牌體重難用舊樣用茅竹斷截為片用生牛皮為條縫穿之外用牛皮裹之盡以五彩虎頭取其體輕過營最可單矢石此皆軍中之要務也又疏曰近來各邊製造小戰車上安神鎗銳砲此車之造軍被圍以為自守之計則可非臨敵敗賊之術莫如拒馬鹿角柵竹長牌馬上帶之隨軍而行一則可以拒敵為之衝突一則可以遮寇矢之亂發禦賊急務莫先于此此車戰之四馬第一事者新不可復世若漢之武剛車之說以爲營車非用以禦寇也然彼時尚無火器用之塞外可再軍行

平

輪車非車不可以輕車人輕車則輕于上戰而制敵亦有不可勝然一應火攻則車焚而陣亂一防鎗擊則輪碎而難行不若公此制為妙又論軍士過雨鎗彩最為軍中急務頭每鎗長四尺闊一丈五尺務要緊密如法止用椒樹水洗不用麵糠致生濕性俱收于九門城樓差軍看守每夏極時征行各給一領曰交官

公又有恤軍士疏曰切惟克敵制勝莫先于軍士之勤勞奮銳養威必在平衣食之充足古之名將所以與士卒同其甘苦而頻加犒勞者蓋以此也照得陝西腹東衛所軍士俱在三邊操備有一年一次回衛休息者有十八月回衛休息者又有一家正軍餘丁二三名在邊操備者其在衛餘丁又要

種納屯糧子粒守城等項差使且以在邊軍士言之既有官給騎操馬匹赴邊之日彼處總兵副參等官每軍一名又要脚力或馬或騾壹匹頭其軍士既無營生又無產業止靠月糧六斗養贍還備軍裝整理盤纏亦皆仰給如此懼怕到邊賣打只得原籍戶下津貼財物置買前去比至則邊方該管官旗或指以置買旗號纓為名或假以修理城垣門樓為由節次科歛逼逼無奈又將原買脚力馬騾變賣出辦未及一年使用盡絕或又有倒死官馬隨要買賠逼追緊急只得揭借或木管指揮千百戶被激副參等官馬匹錢物馬一匹還銀二三百兩者有之銀一兩還本利三四兩者有之彼至

三

回衛各官家人隨即前來索取在衛官員懼其勢要只得賒追或典賣妻子或揭借月糧歸還前去賠馬一匹已至破家蕩產倘再倒死將何所買賠因此而逃亡者十常八九所以下邊軍士日見闕少且以官馬倒死責令賠補固為良法其馬之倒死若不論其急病瘦損之分一縣令軍賠補誠恐年後一年艱難益甚又不止于逃亡之患而恐有意外之虞夫罷敵軍士莫甚于斯況在邊軍士多有衣不遮體食不充口瘦瘠形容枯槁總兵等略不介意臣在石城目所親觀者如此所以一遇賊寇犯邊多有不能支持必遁奏討京軍若不肯着實優恤蓄養銳氣誠恐因循年久益加困敝此寇

窺伺我軍虛實乘犯邊豈有以貽國家之大患也乞敕兵部計議行移各邊太監總兵都御史等官今將所屬官軍領騎操馬匹置立印信文簿每月三次點視應息肥壯者列為一等應息瘦者列為二等若三次點視俱瘦以後馬匹倒死着令賠補以戒軍士不肯用心喂養之弊其三次應息肥壯遇有緊急病症倒死者免其追賠以蘇軍士艱難之苦如果例該買補本軍在邊艱難者行移原衛着落戶下餘丁買補完備本都司差人解送前去若是各軍將及下莊倒死馬匹者就仰回衛從容置買上班之日騎坐赴邊及遇有纓頭旗號填壞須該置備者令總兵巡撫等官設法措置買辦應用

三

如果無虞措置行移陝西都布二司派屬買辦解去並不許分毫科擾于軍及非奉奏准事例亦不許擅自役使酷害其各軍士上莊脚力隨其貧富或騾或驢或二人共買騾者各聽從其便總兵等官俱不許追究逼迫及不許仍前放債于所營軍士令家人前去各衛取討追軍並寬果有前項奸弊許巡按御史指責具奏區處仍用心優恤軍士作興銳氣務令得所不致逃亡如此則京軍士感激而可成克敵制勝之功矣

歷代節義考

四

孝宗弘治十六年五月兵部尚書劉大夏陳兵政弊端十事
一曰京營苦于出錢供應二曰營軍困于私役做工三曰江
南軍以漕運破家四曰江北軍以京操失業五曰漕運艱難
而糧食者亦費不貲六曰養馬困苦而私用者法禁不顧七
曰鎮守太監貪婪特甚八曰守備內臣占軍數多九曰陞賞
多涉勢要十曰禁衛苞苴公行上覽奏嘉納命所司一一行
之

五

十八年戶部主事李夢陽應詔上疏有曰十二團營至今又數

十年耳日者邊將北伐接之不滿三萬焉然其弓鞭腰刀不全
也騎士則車露滑馬又旋置轉磨等夫兵數不減于前食之者
增也且狼狽若此何也官不恤其軍豪勢多占使遠者近者
潛藏者不以報糧籍不開除又壯丁各營其身老弱出而應點
且其食之者增而用之者寡也夫錦衣衛爪牙之司也今內官
之家人子弟官之園營兵之精也內官森之內官又專掌之陞
下何獨不為之寒心耶

六

京衛卒庫親外衛獨豐有室者有口分後該捕所值五之一南
京侍郎黃懋官嘗嘆其冗食故為教柳既革口分米應得者又
不時給孝陸衛周山等遺留諸糧卒困憊官定索懋官數死并

京軍
萬曆十一年

至大中橋縛于坊間之計據商民誠意何創世廷議發人
金始撤都督察捕下等二十人送刑部收訊事聞上曰營卒
逐部臣必有不得已者守備諸臣鈐職何在營卒為首者槍治
餘姑貸之竟誅周山等三人餘發戍邊

弘治時以團營兵不精強內選取三萬聽征謂之東西官廳精
兵其大營餘者謂為老家兒兵但以備差選倫營
正德丁丑王守仁巡撫南贛令各兵將官選練民兵
文曰昭得撫屬地方界連四省山谷險隘林木茂深盜賊所
盤三居其一衆間劫掠大為民患本院詳當巡撫專以弭盜
安民為職欽奉勅諭一應軍馬錢糧事宜得以徑自通達謹

任以來南及旬日雖未遍歷各屬且就贛州一府觀財用耗
竭兵力馳騁所軍丁止存故籍府縣機快半應虛文禦寇
之方百無足恃以此例彼餘亦可知夫以蠶桑而當強寇捕
驅群羊而攻猛虎必有所不敷矣是以每遇盜賊輒報復
倉奏請兵非調土軍即備糧運往之際輒已結年康豐所
捕獲盜賊遠近其兵舉事所已應施情形無可勒之賊
捕獲匪師振旅則又氣概張張復皆不執之群良由素不練
兵倚人成事是以機軍屢失保禦益弛微發無救于瘡痍供
饋運糧其苦甚群盜習知其然愈肆無憚百姓謂其可恃視
亦從非夫事竣則望縱為合勢急則動調損兵一皆苟且之

謀此豈可常之策古之善用兵者驅市人而使戰假閭戍以與師豈以一州八府之地遂無奮勇敢戰之大事豫則立人存政舉近據江西分巡嶺北道兵備副使楊璋呈將所屬各縣機快通行揀選委官統轄操練即其處分當示漸勝于前但此等機快止可護守城郭限備開隘至于搥築深入摧鋒陷陣恐亦未堪為此案仰四省各兵備官于各屬弩手打手機快等項挑選驍勇絕群膽力出衆之士每縣多或十餘人少或八九人務求魁傑異材缺則懸賞召募大約江西福建二兵備各以五六百名為率廣東湖廣二兵備各以四五百名為率中間若有有力能扛鼎勇敵千人者優其原額署為將

三

領召募機快等費皆由各屬高稅賦罰等銀支給各縣機快除南縣兵備已行編選外餘四兵備仍于每縣原額數內揀選精壯可用者量留三分之一就委該縣能官統練專以守城防隘為事其餘一分揀選疲弱不堪者免其差役止出工食並解該道以益召募機快之費所募精兵專隨各兵備官屯紮別選素有膽略屬官數員分隊統押教習之方隨時異技器械之備因地異宜日逐操演聽候征調各官常加考校以核其進止並鼓之節本院同一調遣以習其往來進退之動機謹案具還警即發聲東擊西舉動由已運機設伏呼吸從心如此則各縣屯戍之兵既足以護守防戢而兵備募召

四

五

六

之士又可以應變出奇盜賊漸知所畏而革心平良益有所恃而無恐彈盜之方漸在甚要
正德間山東北直隸等處群盜縱橫乃調宣大陝西遼東遼軍征之諭年始得平定嘉靖時莊純曰剿賊則七穿箭小醜莫延萬人朝廷遣官命將費三省之財調兩鎮之軍但尾之而行莫能設伏出奇一鼓取諸至狼山為限所獲無後獻傳第鎗上下胥廢

王材申教給曰農夫終歲勤動出食以給兵兵終歲惰遊而食民之食四方有警則調習者民兵也召募者民間壯夫也其軍興百費又民所供也衛所之兵無所事敵挑揀之議一

四

出于口則怨望然且軍職傲視祖宗之制以相攝祖祖宗之制豈以軍備為善老周肅初塘越長子孫之具耶法意不明民日疲而兵日弱當其任者可但徇情取悅苟安旦夕而已哉

王文成巡撫江西行十家牌法曰凡制十家牌須先將各家門面小牌換富的實如人丁若干必查某丁為某官吏或生員或當某差役習某技藝作某生理或過某房出費或有殘疾及戶籍田糧等項俱要逐一查實的實十家編排既定照式造冊一本留縣以備查考及過勾攝及差調等項按冊查分更無欺罔脫漏一弊之事如視諸軍每十家各令報

甲內平日習為偷竊及喇唬教唆等項不良之人同具不致
隱漏重甘結狀官府為置舍舊圖新簿記其姓名姑勿追論
舊令其自今改行遷善果能改化者為除其名境內或有盜
竊即令此輩自相撲緝若係甲內漏報仍併治同甲之罪又
每日各家照依牌式輪流站門晚諭覺察如此即奸偽無所
容而盜賊可息矣十家之內但有爭訟等事同甲即時勸解
和詳如有不聽勸解恃強凌弱及誣告他人者同甲相率稟
官官府當時量加查治省發不必收監淹滯凡遇問理辭狀
但涉誣告者仍要查究同甲不行勸導之罪每日各家照牌
互相勸諭務令講信脩睦息訟罷爭日漸開導如此則小民

五

蓋知爭鬪之非而詞訟亦可簡矣凡十家牌式其法甚約其
治甚廣有司果能著實舉行不但盜賊可息詞訟可簡因是
而脩之補其偏而救其弊則賦役可均因是而脩之連其伍
而制其什則外侮可禦因而脩之警其薄而勸其厚則風俗
可淳因是而脩之導以德而訓以學則禮樂可興凡有司之
有高才遠識者亦必更立法制其于民情土俗或有未
備但循此而潤色脩舉之則一邑之治真可以不勞而
致

按文成之言如此而許維新之言尤切略曰弭盜莫如保甲
自昔人人言之然行自行盜自盜曾未見有得尺寸之益者

而點盜驟撲失盜繫累之害不與焉此何也法難必信而衆
不可欺也夫保伍連坐高君之法也有高君之烈而後法可
必行無其烈而用其法則難施于抑視而感應之夫盜至暴
惡也捕盜至險慘也以田夫白徒而趨此不測之役死傷在
前又非父兄子弟之戚不以斬馘之法促之誰其樂為非但
不樂亦不敢也彼時即有連坐重究之文豈暇顧乎此其決
事速繫朴責則有之即欲連坐重治彼非有應捕之任又非
有廩食于官若何而可以窮治也既不可以窮治則連坐重
究之文虛矣臨盜既無斬馘以相迫事後又難重法以示信
以震喝而責人寔禍以犯難而輕望于路人此必不得之數

六

也無論嚴捕盜即何案糾舉于本伍亦不易行如一村之中
某善某惡易知也如曰某人出往某處某人密作某事則何
能盡知若曰必偵伴踪跡之彼為盜奸徒踪跡秘遠近不
常孰有餘閒常伴而跡之即良善之人亦多商賈遠出豈以
出入不常便能決其在外為盜一緊糾舉勢所必難失于糾
舉又生同保誰能各不營生終年閉戶而坐待行保伍法也
大要此法止可輕行不必峻法止可備一策不足全恃行之
以輕則朴責連累便可示信守望特角或可助防然富室乃
患盜匪會為富人情不樂孤村乃患盜強要保孤勢遠難行
要之厚積善孤之家亦要自為計何待委命于官也

選兵

此說近情可行撫議按良其之家與近為鄰雖知其為盜未
有盟誓也鳴之于官請遂以為信乎官未必信而即家賊于
盜失隱忍而不敵發端端然若勇也則其悍已哉一朝事
發朴責隨之已可悲矣況于重此乎故立法以待同里之糾
舉輕行以緩無辜之被罪庶其可也

武宗欲召選兵入京諸臣若諫不聽以內降行之於是江彬許
泰劉珪等皆領兵赴京師人稱為四家兵凡數萬人魏威武營
上自為大將軍江彬許泰為副將軍而十二營自如彬尤近押
用事選兵素悍又恃幸益驕悍侵暴民苦不堪時上命入西內
肆習令彬等為營陣校騎上我服臨視禁中銃砲之聲不絕上

崩彬竟以逆誅

嘉靖初散在京選兵

三年兵科陳時明疏言國初南京大小墩場之設以練五軍將
士永樂初既有五軍營又有三千營以司習藝今旗神機營以
司神鎗火器是為三大營各營皆操官曰提督各哨分營曰坐
營曰坐司而中都留守山東河南大寧四都司歲輪班馬步官
軍練五軍操練此祖宗時營操之舊規也景泰初因胡璠馬陵
選三營精銳分十營團練以備警急調用是為團營每營官軍
一萬員為其提督及坐營掌號把總等內外官員略如三大營
之制而命兵部尚書或都御史一同提督天順初罷八年復置

成化初罷三年復置分營武至振威為十二營此則後來隨時
之建置也自夫團營建而三營漸輕今三營壞而團營亦散
有編人之名營無萬人之實料道點閱官員極其費報到營各
數無從究其隊伍實有之真內外坐營等官假以軍匠工作為
名一任恣意于差占之役老壯不聞有簡別之期勇怯不聞有
去留之等去歲北鄙有警命于團營選兵三萬聽征夫團營本
摘三營精銳而設今團營選兵則兵之不精不知而今之團營
摘舊之三營也各省水旱連年災饑迭見窮民鬻田毀產鬻男
賣女販租僅辦生事一空豐年流乞道路凶年轉為盜賊況漕
運三乘近亦十數百里遠者往往延萬餘里計其程途非周歲不

能至有江湖風濤之險有洪濤掀撥之勞有開漂溺淺之患當
夫秋冬之交河水流漸猶裸身抗淺入水亭舟不卒舟敗米漂
則貨家易產以備官輸不足則逃竄四方至死不歸者有之諸
軍日月所食皆農夫之脂膏隨卒之汗血也以輓輸之難如此
而養此疲耗無用之物均一覆載之下卒與不卒有如此哉今
各營坐營多以功勳之裔為之此輩生于統緒之家長于婦人
之手目未嘗辨旌旗之色耳未嘗聆金鼓之音身未嘗經鋒鏑
之交足未嘗履沙場之地一旦操以坐營重任彼建樹大將旗
鼓坐于將壇之上儼然一大將也叩其中之所議者不過衣服
輿馬之間飲食男女之際而已既無材能又不省事營職廢壞

職此之由請命本兵大臣會同內外提督坐營等官將各營見在將士大加簡閱仍命給事中御史按其不如式者如團營所統十二營必滿一萬之數兵必極一時之選如五軍等三營驗其實在之數以杜其占役覈其外亡之數以教其清勾各營坐營官請用出入均勞之制必邊上有功將官方得入為坐營其武弁之官非卓然有立功名者但世其祿不任其事可也下而把總管隊官員亦要先擇其所管部伍先令自選分別精壯老弱以次引驗如有濫竽則隨其多寡而杖責其原選之人甚者易置之如有受財作弊等情參奏重治以罪把總該管若干隊俾逐隊自選坐營官逐總自選引送提督官驗看有精力者

九

就精力有武藝者試武藝因以觀該營將領之才否則不行用心視為泛常會同科道官參奏黜罰提督官逐一驗中者仍送科道官處驗實有不堪者駁回另選且計數奏聞請旨戒諭無輕提督而其簡選之法驗之年貌以求其老壯驗之身材以求其勇怯驗之技藝以求其精疎雖五兵並用而尤以弓矢為主雖武藝相尚而尤以精力為先選取既畢賞賜月糧亦宜略倣前世之制稍為之差等團營聽征將士為一等三營聽選將士為一等老弱做工將士為一等如此則勇壯者勸而疲懦者勉然兵無選鋒曰北又於每營之中按其驍銳者三千員置為將兵若先鋒之名於各邊都指揮等官中擇其善戰有謀者授以

署遊擊若先鋒之號就俾于邊上平日所知慣戰將官中自指揮而下索取數十人以為領哨把總管隊等項應用又于邊上夜不收人役中選其遊年出塞及工于知警者索取數十人以為京營哨探使之常為戰策一遇有警令下即行有事之時本營悉行就以充該營游擊先鋒之用每歲遣發二三枝於宣大等處以識制肅情狀以經戰陣勤苦以習塞上風寒輪班出戍周而復始至於教練之法今京營將士月凡三次操練不過聞鼓角火砲之聲趨走數十步喊數聲而已鄙人言京營下操非操練也乃比較也今日下操則連昨日該操不到之罰明日下操則連今日該操不到之罰弓無弦矢無羽或以竿而為

十

鎗或以棒而為劍即其器械直如此戲今日教練請勿以營中成法拘之使時各以己意教之用旋進退必有擊刺格開之實技左右開闔必有臨陣潰圍之實勇猶張巡所謂使兵識將意將識士情投之而往如手之使指兵將相識人自為戰斯為善矣夫格開之法如手搏然精手搏者他人雖勇力擊之終莫能就而乘虛一手其入即仆雖一人可敵數人雖中人可敵壯士格開之法其後倘避前批亢擣虛固自有方平時不習一旦臨敵則眼同瞎皇手足軟頭故有平日挽強命中而臨敵不能彎弓平日運甯以生而臨敵不能牢握皆尉遲季雅亦由目定手捷故也至于神鎗火砲亦宜使之常放演習其安置之宜付量

其高下之勢蓋猶礮之放先雖高一寸則騰空低一寸則入地
徒聞有礮之聲殊無摧擊之益示以平日未嘗定故臨敵不
知所以持禦安頓也如此則礮板如此教練則營伍充實將士勇
銳有此十萬之衆賈于他日不習之兵百萬豈近虎豹在山而
已耶如臣言可用乞下廷臣會議務求國勢之真安無悞更張
之煩擾云云事竟不行蓋京營自成化時以撫寧侯朱永懷寧伯
孫鏐定襄伯郭登總之營務唯撫寧伯最久自侯進封公凡三
十餘年而英國公張懋自五軍營束代正德中英國家老而監
軍大瑞張永谷大用陞閣等橫不能制前後與英國共事者新
寧伯譚祐鎮遠侯顧濤保國公朱暉俱有聲嘉靖初用武定侯

王

郭勳為帥太監張永尚書李承勳駐之張李宿將頗欲有所防
勵與武不相能繼以病卒兵政大弛武定主兵二十餘年所措
克以鉅萬計中外然之刺骨尋得罪總兵官成國公朱希忠伯
陳總代朱少年不更事其政無以喻武定也

林希元疏曰本朝一百二十衛置于兩京三百七十衛列于
府州縣即漢唐末之意也而兵乃削弱何耶兵多不精猶無
兵耳正德年間劉六劉七之亂驅京兵如群羊不得已乃召
邊兵以靖之劉賊甫靖而邊兵之禍始于此矣彼視京兵如
此削弱也則強梁跋扈之心生戰撫臣轉運帥而無所憚朝
廷亦無知之何姑息不問由是彼志益驕邊兵之患遂根固

四

而不可解矣臣聞今之邊兵主帥不能管攝撫臣阿徇其
意不能出一聲被禍心常萬數一朝使至輒露刃以待使者
恒因之喪膽此與唐之藩鎮何以異也邊兵如此亦幸胡運
違張國家得享太平之福耳萬一倭執邊疆能制其死命
使犯鋒鏑以禦乎夫邊兵之跋扈起于內兵之削弱內兵若
強則邊兵不敢犯矣臣愚以為宜練京兵使揀選既精教訓
既熟然後用唐人更戍之法國營之兵分為三番遣戍宣大
使習見邊寇經營戰陣暇則耕種率三歲而更京兵既出取
州縣之兵以補其缺皆使分番出入如此則內兵精矣內兵
既精邊兵必馴風而怯不敢狂悖

王

十一年兵部主事王學益建言國初各該衛所在伍有缺得
徑自勾補宣德十年設本部題準節該本部題准事例各衛每
年將計并該勾赴故軍士盡數查出分別司府州縣撥造底冊
一様二本一本留部一本轉發各司府州縣照名清勾仍每年
將各衛所軍餉糧造舊管新收開除實存清勾五項花名冊一
本送部以憑清勾冒漏等項查照各司府州縣亦每年將奉到
本部轉發清勾軍冊逐一開立前件糧造實存事故文冊送部
回發立法亦若周詳但查得在京各衛所歲造前項文冊名數
多者如府軍前衛則費銀數十兩甚少者亦不下六七兩又有
衛門歲造送文冊不止一二十項每項費銀此相上下但於

百戶俸給官軍月糧扣支使用極是繁擾不堪則在外可知矣
況各衛每年清勾軍士多或數十少亦十餘而計所解到軍士
每年多者不過二三十名至有一軍勾及數十次所費不知幾
何而卒不能得其一日之役者實為未便各該承委督造軍政
指揮不免責成各所千百戶人等多有不諳文理及見前冊歲
以為常徒費少益非特視為故事抑且或生厭心往往止憑臆
字人等任意騰寫惟求塞責大抵攔造次數愈多則差訛愈甚
且奸弊橫出或有見在而作缺有丁而作無以希解補取利者
或有故逃以待勾既勾而復首以希解補取利者或有移名換
籍以希解到作無憑收伍取利者或有新軍初到而勒財以逼

三

之逃受財以縱之逃以致隨解隨勾者雖禁例甚嚴而檢覈無
法勢難悉杜及查各該司府每年奉到清勾文冊騰發各屬務
里長耆老人等增減字畫埋沒名數作弊多端其造送四替文
冊亦多止是紙上虛文至有勾軍數十而實有不數人者又有
一軍四替至數十次而卒無下落者又有雖稱實有而不解補
者其已解軍丁則又有隨解隨逃者有偽為批印回銷者雖近
有勘合之例而道里展轉歲月侵尋冊籍浩繁日力不給終歸
廢且又各清軍官員因本部原定之數或至不足有將不缺伍
及在營有丁例不該勾人數作冊外清出以強湊免罪者有將
丁盡戶絕賣全里甲頂認及委指無干者其民害不可勝言若

不及今為簡要之法將見衛所之清勾徒費而行伍難充有司
之回替難頻而文具何裨且使奸軍或計行平民或假枉而繕
致既踴躍不至軍政之壞漸無紀極合行各該衛所自嘉靖
十一年為始除宣德四年以前逃故軍士已曾題准住勾外其
宣德四年以後嘉靖十年以前該勾逃故軍士不必每年造冊
發清聽本部定奪軍單式樣令照式刊刷備將宣德四年以後
嘉靖十年以前逃故軍士每名暨白厚紙填單一張用印鈐記
隸本部者從送隸都司者類送本部掛號轉發各司府照名清
勾仍照舊以司府州縣相屬攬造底冊一本送部存照以後年
分止將本年逃故軍士造冊填單送部施行發單者俱免再造

四

本部仍每年終將各府州縣逃故軍士總數類填勘合惟勾其
五項冊示不必每年造送聽本部斟酌定典式樣更名總冊各
隨該衛所訂作一冊照依該去冊式分別百戶將各軍充發
每月順序核過不許遺漏每紙一張分作八格每格填寫一戶
止列橫格開單軍祖姓名貫籍下分八行開寫充調接補頂替
未歷充管百戶總小旗姓名餘行空下仍于每戶下除將原額
軍役填滿外各空格六張一橫二本一本送部一本存衛仍照
前冊分別各布政司及直隸府州縣各送一本以憑轉發收貯
以後年分止將本年新收編發軍由及解補到軍數開造送部
本部清軍官員令該管人員將該年逃故解到等項填寫軍

格下新元軍由填寫設管百戶空餘格內該衛并各府州縣亦行照填註以憑查照雖至百年可免更造各司府州縣亦不必每年通將逃故軍士造冊回營及不許將未奉單勾者妄勾擾民止照本部發去軍單逐一清審內有丁者即與解送着伍選例優免及無勾者即與開豁每年終將各解過軍丁收有批迴及例免者開送小冊連單類送布政司及直隸該管府州縣差的當人員送部銷照若將有勾軍丁自刻日為始三年以上不解者雖止一名府州縣清軍官俱參問丁盡戶絕并山後人氏換新者查照軍改條例及節年題進事例候經勘五次以上送清軍御史富寶額繳免其再勾本部及該司府州縣仍各立

五

位勾冊每衛一本以備查照老幼不堪解者候經勘三次以上造小冊送部案候原單留該州縣候出幼解衛及老疾故逃逃移跟捉者候三年不獲者該州縣另冊編記原單繳衛行該衛所另給單勾如再三年不獲仍照此例施行雖久不廢其該年清審過官員職名及里甲鄰佑姓名俱照式填寫單後各取親押若里甲人等通同作弊將有丁捏作故絕杜丁捏作幼小非老疾捏作老疾見在捏作逃移者事發應解軍單照例發遣遠充軍如原係遠充發烟瘴極遠仍另食戶下一丁補伍里甲鄰佑富家入等各照例發附近充軍官吏依律坐罪以後清軍御史五年一差務要五年內發去軍單責令各清軍逐一完銷仍平

各司府州縣原收位勾冊查當內有控獎者另冊送部事完即許復命不必定以三年為限各清軍官但以完銷軍單明白無獎及不枉平民為賢否以示勸懲其各衛所及有司送冊單數冊單限期并造限等項俱照舊例施行則清勾之在衛所者嘉靖十年若猶未損于舊嘉靖十一年以後各衛所造冊之費不常減百而存一所省官軍扣糧之害不知凡幾十萬矣回營之在布司者嘉靖十年若猶以為煩而本年軍單既銷之後所嗣發者咸各無幾所省官司里甲之擾不知幾何而費亦不知凡省幾十萬矣且此單一出不可妄銷而不改之例既嚴控故之條尤重位勾之冊尚存御史之直不廢則軍衛之該勾者有丁

六

在所必解無丁在所必豁有司雖欲以虛文了事不可得雖欲利導用事不可得而行伍可漸充無事可免害矣軍總冊之立可以俟百年不改而勾單之發又不煩複而易查非特可杜展轉配屬之端而衛所委勾之宿弊各司府州縣吏書積年弄法之宿弊雖欲自逞其路無由矣軍之逃至三次者指揮千百戶之所管赴至若干名以上者凡法律之所敬禁皆可一揭以知而法行無不可之嘆矣夫然後清軍之職在武庫者冊籍不至于填塞故綜覈可精在布司者奉行不怠于煩難故心力可盡在御史者按法不憚于無憑故激揚有道庶乎簡以知要平病於近疎變以時宜不謂之紛更而於軍政可少裨矣兵部尚書

王憲奏請行之

觀此條則一代之軍制清句之精詳可以一覽而知矣祖宗
犯罪累及百世罪人不孥果如此乎孟子言齊其子弟攻其父
母自生民以來未有能濟者也今率吾仇讎攻吾族敵其有
濟乎始也以屯養軍徵唐府兵之制繼也有軍無屯而若其
冗食終也有衛無軍而若其破冒卒不得一日之用焉夫民
以衛君策以自衛古今之通義也有事則徵兵無事散遣民
安于樂業而國舒于觀飭古今之善法也故有志者欲僅存
清卒如宋兩軍之制而米薇遺戍如漢戍更之例農隙教習
民壯散免罪孽天下之民庶其息肩乎

宅

王世貞議清軍事且疏曰臣竊惟國家創立衛所餘二百
年雖遭發頻仍而死寇接踵以故藩臬郡縣清理俱有專官
而時季憲臣督察勾補良亦專且重矣然而天下之衛所卒
不充而民日以賸者何也大抵所甚固而無益者莫過于遠
戍遠戍之困十四在軍而十六在民臣每見清軍之牆一下
其在窮遠邊商戶弱丁單者一遇勾攝即就拘繫沿門乞哀
搏頰求助若族丁稍衆者即不以正戶應役或為安孱弱或
購推壯壯孱弱之人往往不遠戍所就幾道路即幸而達戍
所而衣食鮮繼水土不服不寤而輟則老而獨安望其能披
堅執銳以禦侮一方乎總枝繁以長足行伍哉至于應勾之

徒稍過壯則輟口亡命詐索親鄰故隱行裝坐食解伴者
伍未幾或營稱費冊或妄託取裝衛官受其賄屬利彼月糧
甚有解者未及門而軍已高卧于家矣至于每軍一名金里
役二名押解此輩非有狀曰上贗應此戍更者也又非身犯
罪謹應流置者也使之廢廬產孺子女觸冒寒暑凌歷瘴險
以與軍共一旦之命蓋至于千里之外而下產半廢矣二千
里之外而下產盡廢矣三千里之外而中產亦半廢矣臣故
曰天下之衛所卒不充而民日以賸者此也其便莫若從近
改補夫從近改補者大約仍以天下之兵補天下之伍而伍
不缺也所謂便者有四應勾之戶樂于近而不預規匿使吏

大

得得策一也應補者便于水土而不至困絕二也近則不逃
逃亦易跡三也解戶不至破家四也有是四便而二百年矣
有以是請者有三疑曰兵制也曰罪人之後也曰遠衛缺伍
也今中外衛官犯私罪則調衛軍犯逃則調衛蓋不必拘原
衛也過故絕則籍不必足原數也今其調衛者後人耳而伍
不缺故于兵制無礙也其言罪人之後者不當高皇帝時多
朵元及從征二端耳而所謂罪者或糧賦違限或工作誤式
甚而至于洪永之際奏請小有不合條屬偶有不和又甚而
死事逮于郡從誣誤累及親友縱其身合罪而今之應補者
日以遠也又况未必其真為之後者也至于遠衛之缺伍固

所當戒第不知百年以來能與戰而得一階半級之勳者
有一清勾之卒否也楊忠之民性不耐寒秦民見行如往棄
市中土之不堪成蓋自古記之若其邊地之土者不改而
內固可改而邊也如蒙勅下兵盡果臣言不誤通行各處
清軍御史并查本省衛所缺額其有遠近者分應勾解
者即于百里內外改補先伍仍行系衛所註銷其嘉靖元年
以後犯該邊衛烟瘴地方軍罪者不在補近事內以杜惡僥
俾之端若應解邊地戶役費令有司量食散放疏申縱放之
使無辜之民比閭受困仍嚴逃伍之條枷號調遠申縱放之
法一體究治庶幾軍伍益實民困少甦臣竊追一夫不獲之

元

恥仰冀罰弗及嗣之仁不勝慙慙以從近改衛一條祖宗累
豈非誤更爲之崇乎
折邊伍之不可缺也
吳時來陳言邊務疏有曰臣聞各邊軍士逃亡其實不及舊
額之半今查官莊點名數俱在而實則亡何也蓋公畏律條
之重而私冒支糧之利也臣查大明律親管頭目不行用心
鈐束致有軍人在逃小旗名下逃去五名者降充軍人總旗
名下逃去二十五名降充小旗百戶名下逃去一十名者減
俸一石連減至逃去五十名者追奪降充總旗以是各親管
官不聞逃逃愈多愈不敢報今臣委兵部司官一員往核其
實寬其文法令其在逃者從實聞報如有私角頂替支糧者

許填脚色明者頂補令各親管官收管著伍如有智謀出來
勢力過人及立有戰功照格陞賞此不召募之召募也至于
總兵而下各占差使刺繡彫鏤攻金治木因而收買紅直冒
其日賞而家頗饒贖與善興滅之流則又假以美差其實在
營對敵者每十之六七類皆老懦飢寒之夫人無贏糧焉非
宿飽如之何其能破賊也今宜一併免補充強壯殷實之
人選爲先鋒盡配以馬此強邊足伍之策所當併議者
也

撫謙按軍伍之關也不立之禁則利其逃立之禁則併隱其
逃逃軍之多也以其終身籍而爲兵也若如漢法軍興則徵

平

發事已則歸農彼知其役之暫也逃則反有終身之憂則亦

豈肯逃哉

十五年都御史兼督團營王廷相言脩舉團營事宜曰供惟我
太宗文皇帝遷都設師置七十二衛所約官軍不下三十餘萬
幾內置五十餘衛所約官軍不下二十餘萬以外言之括諸邊
之兵不能過此數以腹裏言之括諸省之兵不能過此數聖慮
神謀超唐軼漢其爲君重馭輕之圖深哉邈矣而不可加也但
承平日久丘政日弛是以士卒大減于國初之額時而邊盜竊
發及輔力于邊方之兵居重馭輕勢安在言及于此誠可寒
心因陳在營三事一曰選軍二曰惜馬三曰訓練

選軍一言軍士之難差二言衛吏之刁難三言需指之賈

惜焉一言單料不足二言給領失四三言餉養無法五加單料公查軍有屋者以賃房貧軍領馬交與領養焉有上膳中膳除膳自養其無膳之馬每把總會集空地申內二時親至其處點視皆以熟草細料餵之月餘有應患者免其會餵

訓練除下營定陣法度整齊進退可觀旗幟金鼓號令俱有節制及累年在營諸軍武藝頗習堪備征伐無議外今新補戶丁未嘗操練軍士須依大明會典所載操練軍士之法令

三

各色馬步教師一一指授方法該操五日者三日教習二日操演

二十九年庚戌六月大舉入通州營住以其技兵遊騎薄京城遂肆大掠京師戒嚴無敢議開門出擊上令兵部尚書丁汝璈理圍營兵不下五六萬其中多老弱游惰道將分領屯城內外時京兵久不見敵驅之出皆涕泣不敢前諸將未臨行陣皆色變已而詔汝璈擊賊汝璈不奉詔尋棄市後撤各邊將勤王而造帥仇鸞先至上大喜封成寧侯侍郎王邦瑞極言利弊詔勒太監高忠等歸內朱希忠陳德勝解任改京營總兵曰總督我政官以成寧侯仇鸞領之專設侍郎一人協理罷十二營併為

四

三大營曰五軍營副將一員參將四員遊擊將軍四員三千營改曰神樞營副將一員佐擊將軍六員缺勇參將六員神機營將校亦如之是年冬勅遣四御史往畿輔山東山西河南募民兵歲集缺京師防秋秋後散歸如陞更咸寧侯又奏調遼軍驍勇者數萬人隸近畿使京兵一新而征代轉弱為強然隱占費放之獎如故而財散之間兩以討荒人皆塞心亡何成寧侯奸漸露以大學士徐階言奪其印綬遂要死武三微金吾驍騎獲其與賊通事遂磔其屍以裏城侯李璫代理平江伯陳圭代圭率鎮遠侯顧璘代宸時璘有聲命下人人舉顧璘璘自崇己小別宿燕而已

五

時諸宗憲皆首功曰專上首功之法自秦以來所不能廢其間利害見于前兵部尚書毛伯溫之會題其大要每營選散死之士另設衝鋒破敵一科專主破陣不論首功敵退之後衝鋒破敵者為首隨後斬首者為從可謂深得其旨矣然積弊相沿牢不可破畢竟驗功者以首級有首為左券紀錄者以得獲首功准陞賞間有以衝鋒破敵之科獲陞級者及其子孫繼襲則又詰以非首功因而革除故今雖耳提面命家喻戶曉人非之信一遇大敵兵力不接或偏中傷一賊則開然下馬百十成群爭前首級自相蹂踐無復行伍敵人因而乘之大率潰敗職此之由則此實罰不信之故也在源伏乞

陛下勅下兵部將前日會題事情行與各邊各營將領遵施奉行若遇大敵則論功行賞之際從公分辦孰衝鋒斬新首定為首從照例升賞其間退縮者有罰爭功者有罰若遇零賊仍照首功舊條著為定例永遠施行襲替之間無許刁難

國初差役甚簡其後承平日久州縣漸次縱恣至有令里甲見年水等差役之外輪流直日分投給米麵柴薪油燭茶蔬等項及遇親識往來使客經任意攤派下程陳設酒席饋送土宜添撥脚力嘉靖六年令巡撫等官查考等因嗣後若二司官縱容不舉撫按官以罷軟開報

九年令各該司府州縣審編徭役先查歲額各項差役若干該用銀若干實冊實在丁糧除應免品官監生官員典貢難丁戶外其應役丁糧若干以所用役銀兩量每人一丁田幾畝該出銀若干儘數分派如有侵欺餘剩應差銀兩入己者事發照律例從重問擬

十五年題准今後凡遇審編均徭務要查照律例申明禁約如某州縣銀力二差原額各該若干實錄實銀若干從公查審刊刻成冊頒布各府州縣候審編之時就將實費之數編作差銀分為三等九則隨其丁產量差重輕務使貧富適均毋致偏累違者糾察問罪

嘉靖時賦役略見性理大中

穆宗隆慶元年九月中旨命內臣呂用高相陶奎提督團營糾臣言其不便上怒曰何物小吏乃敢抗違詔令賴臣徐階等咸言國器始於景泰至嘉靖漸成寇薄都城戎務大壞乃準舊法撤內臣專權歸一數年來漸有成效若用內臣必且盡壞先帝之法乞從前命從之

是年罷南京振武營諸選募孝陵衛餘丁千餘人俱分隸大小教場神機等營同正軍操保身終身補各官家丁及前尚書李遂調淮揚民兵千餘人俱散遣之諸悍卒銷除殆盡留都始安

四年大學士趙貞吉奏為見操官軍分為左右中前後五營各擇一將分統責令開營訓練而以文臣迭叢之收戎印歸之內府有事則領執掛印而命將聞外事則繳納印而歸將營中兵料限由現仍用三大營且請集議乃集議東閣下英國公張溶等十六人請分練如前古言成國公朱希忠等二十八人請兼我政武臣與印而仍三營如前古言給事中邵濬親體明御史高德性各言強兵在擇將不在變法兵部尚書霍冀以為然議謂法未至于大壞無庸紛更今京營之制兵柄不偏于一將軍法不專于一人有合操有分操有春秋閱視之操有歲終考覈之操此祖制所當欽承者乃請三大營仍舊各以總兵一員

練兵

統之各給勅與開防收戎政印而以文職大臣一員總理之未
幾三營各設文臣提督又未幾復以鎮遠侯顧祖德督戎政文
臣協理而罷六提督案老病解職用彰武伯楊炳炳任職久得
士卒心累加至少傅年曉淮侯李言恭代之自後雖將有練軍
政有叢弊而風弊大約如故

沈懋孝練兵始議曰神皇帝始載有石州之事時華事徐公階
在講帷前得邊聲甚報率大司馬面奏曰山西石州為寇所攻
陷臣某等不敢蔽欺上為惻然降旨要邊計長便是是總群議
而挈其要曰得將練兵練兵當先備京師後擒于是始議練
鎮之兵時少司馬譚君綸副總戎戚繼光屢議關中倭寇有功

蓋

名于是召譚為大司馬召戚至京師將授以練兵方略使鎮北
陲初兩君合議當練浙中義烏諸兵頗精勁以此入關所向克
捷及兩君既至當事問便計則主練浙兵一時士大夫大難難之
謂擒現兵再添餉非便計也戚將軍意頗思用趙人此我二人
經功之方不可易也議久不決會華亭公引疾歸起新鄭高公
拱代相高徐素不相能遂棄其議雖用戚將軍于剿鎮使練浙
兵然大非其初指也是歲遠使尚惡其糧受款極額市之議
用而戰伐之謀絕口無論者矣邊無牧馬軍成且三十年倘練
兵一議亦微土苞桑之遠計乎

戚南塘稱請兵議曰欲使一勞永佚在我當以數萬之安堂

堂正正平原曠野青天白日之下復以此來我以此往短兵
相接使寇大勢敗衄我則以精騎換之如此一番而後罷入
衛開屯曰汰老弱即束陳塞上頭頭是道矣然則用兵幾何
曰非十萬不可十萬歲費百萬金恐不能從也然則五萬何
如曰此亦小成而已必如撼山易撼岳家軍難此則教練之
功不敢誇諸人也然今足為天下緩急集事者言矣如守令
兵莫如父子兄弟而父子兄弟之兵唯守令可以藉召焉
子比軍之兵先王非不知其勇也而止家鄉一卒者不忍盡
人之親也傳陵之令曰父子俱在軍中父歸兄弟俱在軍中
兄歸尚有此輩將也夫王政使之同為今之計應于河
南之嵩縣等處募一萬真保河蘭一萬宣大廣寧等處募

蓋

千餘山東罷見成驕兵另募田夫五千餘浙江舊兵一萬餘
以充教練可也然則募北兵是矣南兵恐不耳北用也有慮
其不耐近寒者有慮其魚米膏粱日給不足者有慮其不便
于跋涉與後日之難撤者曰諸言取而兵之詳可乎比年倭
犯東南浙江軍門于數千里外調四方兵浙人不堪為兵即
有之輒廢于倭自某與今軍門譚公昔守台州共創練浙兵
請以三年為期總督不奪于方教之日以別兵殺賊而需
其成當時制公宗憲以少保奉命倭至期具呈請戰從此
一無敗挫凡四方所謂之兵盡罷之旌旗所指悉此拔功某
取此輩十二年矣此輩皆良家子弟俱有身家可聚可散惟

恐其不留無虞其難散况今糾集大兵北人為多北方承平日久軍法久未舉行初集之衆一旦加以嚴刑必有腹心爪牙以彈壓群情此南兵之取不可已也况教練生兵必須條約告示兵愚率也目不知書告示條約不得人人盡習即主將耳提面命未必能信惟此輩與共伍日夕言之曰吾主將皆在吾土所以練者者疾病如何恤甘苦如何同戮難如何得實惠號令如何可信戰陣如何萬全賞如何明罰如何而嚴人心轉移期年可格比之耳提面命五倍之條約告示十倍之矣且為銃一技北人不習北匠造亦不如法南兵慣熟尤不可已者如得舊練南兵為數先教成一營以為師範分

毛

發舊日教中材官以練北兵功省而効倍矣乃若營陣器械各有制勝之法大都車步騎三者俱備而相須為用故禦衛以車衛車以步而車以步卒為用步卒以車為強騎為奇兵隨時指揮無定形也除車之火器制履等項不贅論其戰法將車上為古牆揮矢石且取輕便下有活梯以出戰卒如寇以數十騎挑我則我不應或賊勢大至五十步時火器齊舉賊近車文餘步卒下車下出戰第一行手持長刀用平日習法伏地向前三步不離車五步車即隨步緩進而步兵齊砍為足二行木棍打仆為之賊又在仆時乘其跌落身體仰覆為伸未得乃可着力三四行鉅鎗離上以打戮之如或力倦

退保車內又用火器衝放一次將本營別設真正勇將精兵平日主將馭之如子者三十更番環勢如環無端至于制營法操號令備器械此特事無論也然則日今存營之車亦可用乎曰近者用車者往往犯六敗之道某之所恃在能反之耳何謂六敗平日教場操演乃無利害之地從容中節便可為用若臨陣生死目前心忙手亂每致火藥自焚一也今以瓶置火藥于別車平日習熟約以嚴刑此二變也性者用車為守遇賊下營車釘于土不復移動以車為城人避于中不敢出戰大城之無人陷者多矣況平原車壁得聚攻集薪路犯燃火焚燎二也今用車以戰行而不止步卒恃車出沒其

天

下此二變也性車制不如法守則不能敵伍戰則不能飛衝三也今之制式外捍衝突內衛士馬戰則與士卒俱進退則衛士卒之後難聚聚則不及焚陷犯則不能近此三變也夫車大用之則王小用之則亡往者用車兵不踰萬車不過二百乘每車占地一丈每面不過五十丈以五十丈之陣而當數萬之寇四面環攻所謂小敵之堅大敵之擒四也若兵止為數用車不如用騎可戰可退之為得也今用車必以十萬或五萬或數車為一營圍如小堡或數十車為一營圍如一堡或數百車為一營分而不離合而不離各開甌道是禁錯綜高下原阻占地十餘里如寇稱十萬其實不過五六萬

四面分攻每面不過數千彼分而弱夫石不能踰一面之車
以及對過之背我而面足以制之如聚攻一面則諸營各以
其便舉車而前即一營有失諸營可勝此則平日聚練一隅
朝夕撫摩嚴刑聯束血脉貫通臂指相應一營勢危諸營協
救此四變也或謂車戰宜平原廣多山險非車所利五也此
執方而用藥者夫以地就車地不可移以車就地隨地得便
古法云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若使車執不可方而騎列
不得成此取敗之道矣彼來此往險則共之以車塞險尤為
吾利假如此地可容數車則數車一營可容百車則百車一
營可容千車則千車一營隨地為勢分而不可斷聚而不可

完

亂何當離于險仄而為拘方之器此五變也往時無制之兵
人各一心號令不明畏敵而不畏將只靠一車之用使諸兵
而恃車用命乃必敗之道六也今練使合兵萬人一心上下
同欲畏將而不畏敵真有短刀地闊必死之心敵懷之氣但
恐賊騎衝突勢不可前止藉車導引以前耳是既無為戰車
必藉之以戰此六變也戰當二百年生長之盛勢必為患于
中國邊地繁遠數丈一人即岳家軍亦不足當萬眾聚之寇
可無練成節制重兵一枝以緩急之備哉自房琯以車戰敗于陳留封或欲復古車戰者鮮不以為迂矣衛青之武則馬勝之兵皆不以車戰為貴且以戰車中品拔耳觀大武以征柔然劉琨以兵拒金桓北魏書傳聞有戰車者趙非古之兵法李綱亦以車拒金人之馬然謂文人未試之言故此集亦不載獨成將軍善于

用兵言之最詳者可信者亦不得詳之于用今盡載其說
然非教習制作精熟終亦不可得詳也
公又曰寇入平原莫過車戰在近邊莫過騎戰在邊外莫
過步戰

又曰先時邊兵不以紀律營陣未盡一乃建偏箱鹿角戰車
每營以十六車為一司四司六十四車為一都兩都為一營
若添殺手似尚稱難行多稀密極斷蓋其勢難推兵與火器
之兵已將地步佔盡今議欲于每車兩合之間加鹿角拒馬
一架止則架之兩空行則聯之車箱不惟輕便可移且使稀
密得宜前後不致擁擠高下轉摺皆不相碍而人行其中如
在夾牆內更無隙可乘此下專為殺手進戰退守之所是增

車

車不用增兵即增拒馬之空而容兵出戰其勢尤易若車馬
合操計振武一營之車內得空地僅足容馬一千欲馬兵六
千俱在一營須二百輛以外分列為四面而空其中乃可相
容耳如兩車之間無鹿角僅足容步兵而馬以二部布之于
車後不惟擁擠不可轉弄正俱難設施而兵且身擡甲冑俯
出車底為難蓋馬兵本以獨操為分數而附之車則車中不
復設戰兵即馬兵之失然車制偏箱陰陽德三車一屬已
看難同今每四車一局而使之陰陽相合分數得清行止得
得勢而一哨之中即可容一哨之馬非用鹿角不能兩
宜也

又曰壁壘之間馬軍雖恃中為固而緩急之際車兵必倚馬為鋒元過過險及卒然伏起湧先以驍將領精健勇馬兵五百餘名出前列陣以遏游伏之賊以便車兵扎營而後更將兵馬通融挑選五百四十以充中部三司每旗下重選次等一隊以充火器其左右二部亦選精健列隊俱為臨時出奇之用若全勝則車營不必分其功或偶退却兵賊混戰兩馬追逐之時決避投營開車致使兵賊相混所關不小又曰師行糧從古今通議樵薪後變師不宿飽餉餉每遇寇入軍人騎一馬即厯甲什物已極力難前別無馱載馬騾往往得腹數日徒具人形莫能荷戈焉望塵戰如四十二年維

五

以宣大軍門之尊不免與士卒同餓山頂視賊出入而不能誰何其經過城堡即有本色單料積貯彼時追賊之機毫不容髮數萬之衆若候捲入一倉支放亦得一二日乃完不知馳驚之過行百里矣故寇入內必變客為主我軍常以主為客賊此之由也今無于密雲遵化建昌設輜重車三營每一百二十輛附以火器用騾十頭養騾軍十名給與軍器題請欽依恭進一員總領將各色煤炒乾糧馬料預先發各衙門收貯內料至各倉口預給無事則收放騾頭標練火器照眼輜重有事則隨營而進發糧盡則就近而運取過寇即依大軍為營以車為營此項項緊急缺乏方用以軍中所必用而

不可缺者也

上軍政事宜曰北未朝廷法令止行于督撫鎮守及與寇出入一二偏裨耳哨將而下以及士卒軍法同及且賊未出邊而錦衣官校已踵其後總兵或陣亡或據邊而督撫亦拿入京其誤事者詎暇以退縮軍法治之耶以此人皆玩習為常又聞往日督撫總兵無賊之時明受其阿奉而狃于太平不好過求及至臨時自知禍已不遠每每益從寬假冀其用力軍法絕然不行各偏裨以至士卒無事之時尚皆謹慎遵奉命令有事之時與對壘之時明白欺玩得輟便輟得提便提其應對之辭放肆縱恣無復名分甚至剛愎亢傲不用說令

五

自為一點或以剛惡跋扈或以柔奸福免此套不能挽回此心不能警換便日日操日日練長鑣大劍聖車壯馬徒勞心力徒費帑藏亦何益于成敗之數哉今職于言之而不從者而奉而背違者稍振之以法示之以威便互相黨聚或為飛語或粘厯帖或布流言或伺上意無所不用其心以為阻撓害成之計嗟乎欲求今日之言信令行而使將帥軍士一改前項之念必須將舊日從賊入牆陷遼東主者重治以法庶幾稍懲其大者更通疏請于朝明立章程自後有事之日在朝廷拿治督撫總巡巡師陣亡提統總守等官外其標部將領中軍千把總等項總接管督撫鎮巡衙門挨次連坐逐項

究軍治以軍法如隊長不能用命或失事而隊下之軍一體照隊長之罪其自隊長而上以至督撫一體皆然如督撫想兵失事被逮或陣亡則部下中軍參將一體以督撫總兵之罪罪之下至士卒一體皆然即有流言計阻並不為其所奪然須藉以歲月而盡其淪決之功庶可收齊一之效也

選入衛兵馬曰為今之計第一當急求精兵數萬培植京師根本之地次及薊昌次及各邊次及腹裡但倉派民壯方今民窮財盡應命艱難若抽選見役之徒則府州城池固初賴于軍衛以制禦者今皆無足恃而獨恃于此且有司又用之為迎送之具牢不可破而素無軍養豈能成邊合無通行兩

查

真隸河南浙江湖廣江西陝等處軍衛有司比照貢士之法而以巡按提其事酌量州縣大小里戶多寡選舉驍勇之士年二十以上四十以下相貌雄偉力舉三百斤以上者州縣大者歲選五名州縣小者歲選三名每衛內有五所以外者選二名五所以內者選一名分別地遠近起送赴京名為貢義士每年不拘地遠近俱限五月中到部本部預繕三百斤鐵人一箇令其肩負往來行一里為合式夫貢選勇士專于力者緣武藝技之習歲月可能一教習之勞耳至于體力天賦非人力可成者既有大力以為之本再習精諸技一可當十選中送隸戎政衙門擇一善練謀勇將統之以

七月為始發于薊鎮標下編伍教練兼以防邊不許分調要散擺邊做工十二月送回京師大營隨操休息至次年七月亦如之但十里之足既至則撫贖不可以不厚名色既殊他軍自難比例其給糧之則每名每月家小在京倉支糧一石本身日給工食銀一錢各騎戰馬京邊支草料軍火器械即于自工食內隨練兵將官發式自造使用各役名為義兵不作軍數養之既厚諭之既明則人自肯來民又不擾通一歲計可得三千有零十年可得三萬有零合天下駭健之選再得各將教以建練真正法眼不為虛套所誤申明嚴令必信心行三萬之義旅即可當十萬之邊軍以後日積月累合天

查

下之力以實京師以強根本莊中國而撫四裔無有不充者矣如應餉糧過多處辦不給見今京軍逃亡者不知其幾各省衛所官軍十不存三清查工食可養若干何慮錢糧之不給哉夫京師有此三萬又加額軍四五萬務不減十萬之數則戰必勝守必固億萬年靈長之祚此其一助矣

稿練按此宜減其半力太尚武力非王者之師也戚公未知為國大體唐時往往練成一隊強兵自成一黨兵費其將遂相廢置除之甚難或至舉軍而屠之殊堪痛心公練兵疏略曰京兵承平日久氣身衰門本業久廢淹淡難

變召募一途有家者多不應募應者皆無籍之徒不勝用
可用嚴刑不堪相引而去夫能制其死命而後能得其死力
求其可誦節制者惟良有司益有司親則父子尊則師帥在
廬境募悉入版圖兵甲錢糧皆可取給倘不以臣為過計容
臣會同譚侍郎通將強勁堪出兵邑分若干處備查才堪收
御不拘料甲與見任廢棄相應邑令者列名奏補訪求境內
豪傑義勇預加優恤期以半年政化民洽乃分臣部將領赴
各縣同縣令募兵三千即以縣令監督以特領統之依法訓
練通俟一年乃調近京北方合練之以此分割九邊京營自
無不精之兵如或不效甘欺罔之罪夫縣令監兵即有逃避

議

在伍可以免其父兄在籍可以保其妻子召之集則不敢後
期率之歸則不敢生懷性臣陳義烏兵即與該縣趙大何同
事及赴台亦以大河監督故軍法維嚴不敢逃避士心咸服
而無怨謗此已試之明效也

公欲用南兵之說曰臣昔在南方倭俱集重山疊險密林深
谷而浙兵俯攻仰關無有不勝此臣躬試非臆說也即使乘
牆而守亦惟浙兵則守可固何則南省邑城高不踰丈厚止
數尺無復墩臺偏坡之險賊動以萬數圍之且為銃發無不
中呂公車高踰于城而以浙兵千人守之月不下今邊境既
高臨下復有偏坡難以品坑以南兵守之無有不固者

議

又設備附臺軍營曰沿邊倫建敵臺即為提設官軍之家當
使之臨敵不遠見今敵臺修建未多紛紛報警有敵臺即
為有敵可據但敵臺止可安人無處收馬將馬散在牆下亦
非長策蓋各該客兵將領通將各提守官軍照各分信地相
去四五十步即共射一營以為家有敵臺去敵即就臺為營
敵臺內一面仍用亂石疊砌五六尺高小牆十餘丈如月城
樣以便安馬無敵臺者即據舊臺或設牆臺札一營以為家
墩下內面亦以石造成牆無舊墩臺者即據牆上以山險為
之但周圍俱要叠成院牆或以木柵圍轉亦可遇警之時照
舊擺列佈地務要拒堵至十分危急或賊他處潰入即將各

奏

軍收入臺墩之內併力截擊不得如往年見敵輒走但有一
人潰撤本營十有提旗許登時將本軍斬首示衆故縱者同
罪其牆內之寬窄則視兵之多少為之如此則賊常立于不
暇之地決無不可固守之理其各該標兵糧兵一體各就墩
就臺就院各下一老營以為家有行營牌者即用牌射無行
營牌者亦用石疊各先將馬匹收在老營之內一遇事警
急擺牆之兵皆歸老營據營以守標兵又將重車併列一營
在柵柵諸路口輕車後就邊上適中者兩側下一營或二營
聽候聚兵決戰也即入邊者其初入見我兵在營不動又有
事營在彼決不敵放手拆牆殺兵聚齊與賊決可隨之退走

萬一不然亦收入大軍與之大決一戰不使之
該在邊時官務要光暗料理各該標兵亦要光期計定處至
臨期給糧設事此為法思過半矣

四

六年二月浙江巡撫謝達保請罷客兵以恤疲省練主兵以濟
實用其略言浙中民困水陸正賦多通微富空虛壯丁遠戍萬
一寇至可為隱憂且今前線徵兵八千費安家銀四萬載送之
舟八百僅閱廣間僅有此情微費愈多驅深耕易耨之民顧帶
井佩帶之俗以下農計之萬人從軍五萬人無食從軍既久不
習為農他日戍歸必群起而痛聚故金櫛溫處間張樂之大根
連黨給非獨浙中之憂亦天下之憂也臣故願罷客兵以恤疲

是

省著浙江藩若倭患失戰則股慄拘之即我妻子相涕泣而
別無何遂以應兵為奇貨而天下往往多稱浙兵夫浙故無兵
其以有兵者自勝舊美地他省故有兵其兵不可用由故無兵
無具也況此人剛勁有筋力乃謂無兵其誰信之假能以侍浙
兵者待本土之兵當必爭先獻技希賞圖功不尤勝于浙兵之
可恃哉臣故願練土兵以濟實用惟上計念浙中自剿辦徽兵
以後他省各邊不得藉口全五練土兵以為久計事下兵部覆
微調浙兵專為防守剿鎮他省自不得比以後雖有急要不得
微調從之

當時練兵之時無論南塘營子用浙人欲行感于此不得不

四

籍南兵以為腹心亦可說從此江陵與南塘書曰聞北人積
憤于南兵久矣今見敵必推之使先勝則微分其功敗則不
相救是足下之士能戰者無幾耳羊羹之事可為明戒足下
宜深思之時時查軍情向背宜全食多而養厚者當先安令
失職怨望者當割殺士卒毋分南北一體照育而拘倫之此
言固良規也謝君之說亦名言哉

隆慶四年題准江西布政司所屬府州縣各項差役逐一較量
輕重係力若者則計其代當工食之費量為增減係銀若者則
計其扛解交納之費加以贈耗通計一歲共用銀若干照依可
糧編派開載各戶由帖立限徵收其往年編某為某役某為頭

是

戶貼戶者盡行查革如有丁無糧者編為下戶仍納丁銀有丁
有糧者編為中戶及糧多丁少與丁糧俱多者編為上戶俱照
丁糧併納者為定例此一係鞭法之始

據名山藏言浙江賦民大抵本天順間御史朱英所疏兩役
法籍縣民分為十年而疏于坊里之長令民按丁若田而率
錢與長為吏辦公私費初頗稱便後官吏貪而貪富皆病焉
諸聞浙江巡撫龐尚鵬乃破除其法為一條鞭法

萬曆十八年二月兵部尚書田樂陳防禦要機一查額兵一簡
民壯一練鄉兵一嚴保甲一禁左道一嚴應援一勤訓練一信
賞罰俱依擬行

嘗聞崇禎間流賊之起也鄉民有從之者已而歸鄉場長報之于縣捕捕始至則已逝矣其再至也則取坊長之首縣之于門其三至也則如錦衣鄉里人皆縛而禁之矣然則保甲何足恃哉但以點民數可耳

按會典宿衛之法嚴矣崇禎間給諫吳忠節公入宿直聞擊柝聲月下開步察之但聞其聲不見其人留視階除間有一人焉左右臂縛十餘眾各擊一聲狀若十數人然怪而問之何止法一人在此曰併我亦伯來者嗚呼禁衛如此欲不亡得乎

自南塘破倭以練兵成功自後浙中但聞軍以運糧兵以調

發終時之世軍與兵又為二矣

明為政有太僕寺苑馬寺專理而總于兵部按諸司職掌其目有四曰廐牧曰關換曰折糧曰收買內廐屬御馬監廐奇不得與廐牧有專牧有寄牧有放牧

洪武七年初設群牧監十三年增潯陽等五牧監二十三年定為十四牧監二十六年定凡太僕寺所屬十四牧監九十八羣專一提調牧養孳生馬廐驢牛其養戶俱係近京民人或五十戶共養一匹每驢馬歲設生駒一匹若人戶不行用心專牧致有虧欠倒死就便着令買補還官每歲將上年所生馬駒起

解赴京調撥本寺每遇年終比較或群監官員怠惰或人戶養孳致有馬匹瘦損虧欠數多依律坐罪府州縣馬提督未定有數日逐為定額

洪武榜例凡例失馬匹從民議和或一齊或三五群長養俾

買補三歲以上八歲以下高四尺以上堪中馬匹還官聽候驗印作數遺錯及遲延者一體追罰

十八年廢群牧監官始命民間專牧有司提調

二十八令江南十一戶共養一匹江北五戶共養一匹內丁多五家元馬頭專一養馬餘全貼津錢鈔以備倒失買補之用不許輪流有仍前輪流及令私塞殘疾一舉出辦者發還補

甲

免軍如馬頭家生畜不旺許令于貼戶家借養凡兒馬一匹配驢馬四匹為一群立群頭一人五群立群長一人每群長下選聽明子第二三人習學醫獸者治馬匹凡補額或孳生三駒驢駒每二年納駒一匹江南馬每年三月初一日赴南京牧馬子戶所印係數江北馬每年三月十五日赴南京太僕寺印係俱用云字小印係微作種者用大印給騎標者再用云字印

凡管馬官吏時常下鄉提督看驗馬匹要見定駒若干驢駒若干重駒若干明白所寫以供太僕寺官出此比較正月至六月報定駒七月至十月報顯駒十一月至十二月報重駒

凡季報原額為舊管買補等項為新政事故交後等項為
開除季終為實在春季二月二十四五夏季六月二十四五
秋季九月二十四五冬季十二月二十四五徑送太僕寺類
繳其有生質奇異與種馬不同者明白申報凡比較點馬文
簿要開原額等生兒課馬數分設詳駒者若干已生及未
生者若干原馬齒色及所生駒毛色逐一開報凡倒失種馬
虧欠馬駒俱在年終完備如是不完府州縣正佐首領官吏
決杖二十府州縣正官以馬之故決杖營馬官更加等痛治
凡管馬官有開冗貪污害民者分管及所在掌印官開奏以
除民害

聖

三十年報北平及遼東山西陝西甘肅行太僕寺
永樂四年始設苑馬寺凡苑視其地廣狹為三等上苑牧馬萬
匹中苑七千匹下苑四千匹苑有圍長一圍長率五十丈每夫
牧馬十匹始全北直隸民額馬牧養十五丁以下
養馬一匹
舊例凡生馬用驛驛折易并進納馬匹俱印烙以防奸弊
其孽生及賄納馬駒應表俵者印記在官照依地方日期將
空閒增出入丁俵散領養造冊具奏各覆印中馬匹解解兵
部發太僕寺交納以憑俵散
凡印馬差官兵部請旨點差公使伯或駙馬一員兵部委官
一員原奉開中印馬伯等官若御史二員同兩京太僕寺
印使元順初使差使伯及御馬監內官一員成化初華

去內官使伯使差御史二
員及蘇營寺丞印使
種馬以兒馬一騾馬四為一群謂之搭配所納駒亦搭配於
內揀選備用及補種馬之闕其餘賣銀貯庫弘治六年
定納駒更
配不搭
始亦未有詳儀正統十四年始于募牧內歲取駒用馬二萬
一府後及保定河間二府照地編戶戶養一馬五歲六歲
戶多者一人養一匹其尤多者養二三匹此少者二人則
數不許遺累貧戶
弘治六年兵部尚書馬文升題為應詔陳言馬政事談太僕
寺少卿彭禮等奏本部議得民間種馬定為額數再不搭配

聖

則民間終不得更馬匹終不蕃盛將來禍患有不可言且如
以十萬種馬為額每馬二年驟駒一匹十年之間該駒五十
萬匹縱使損失亦得三十萬再加十年馬必至于七十餘萬
矣歲歲驟駒取用無窮但該寺至是到查勘文冊內開種馬之
數原額新增多有不明養馬之費論糧論丁亦有不實臣等
難便定奪欲再勘明處置不無愈加遲延合無北直隸地方
并河南山東等處六科差給事中御史院差御史并本寺屬
官各一員南直隸應天等府行移南京六科都察院并兵部
各差給事中御史屬官各一員共請勅二道前往各該地方
布政司去處會同布按二司分巡守官直隸去處督同本府

掌印官仍會同分管寺丞督同各該州縣掌印并馬官員從
公查勘養馬地方何處論丁論糧者要見免糧地畝實有若
千或一百畝或五十畝養種馬一匹共該種馬若干論丁者
要見有力人丁實有若干或十丁養馬一匹共該種馬若干
務要斟酌盡置停當既不可太多以損民亦不可太少以虧
官每縣馬四匹照例搭配兒馬一匹此數一立永為定額
不搭配增添如有倒失遇赦亦不蠲免其耕種免糧地土人
戶不分是否係係養馬人數但係承種買過地土者乃官員
監生吏典之家一體派與馬匹領養不許畏避勢要致令不
均有壞馬政勘定畢日即將見在種兒馬盡數查出逐一

置

揀選高大膽壯者存留作種不堪之數盡令變賣報兩湊買
好馬補數大約以種馬十萬兒馬二萬五千為率北直隸
山東河南該八萬七千五百江南江北直隸府州縣該三
萬七千五百先儘免糧地畝次及人丁家道如各府州縣種
馬揀選足數之外尚有多餘堪中作種者却派與別府馬少
去處領養作種額外堪以騎操兒馬併兒駒照數存留以作
備用之數其堪以作種駒駒量留以備補用其餘不堪之數
盡數變賣銀兩以備買補用馬匹本部官題奉旨肯
欽此遂差官勘處得河南開封彰德衛輝等三府陳州等一
十七州縣山東兗州濟南東昌等三府所屬濟寧州等七十

州縣各論人丁每五丁養兒馬一匹每十丁養騾馬一匹共
該人丁四十三萬八千五百二十二丁領養兒馬六千七百
五匹騾馬二萬六千八百二十匹其直隸保定保平順
德廣平河間大名等七府所屬定州等九十二州縣各論免
糧地畝每地五十畝養兒馬一匹一百畝養騾馬一匹共該
免糧地七萬七千四百九十一畝有零領養兒馬一萬七百
九十五匹騾馬四萬三千一百八十八匹各照例兩年養駒一
匹其餘人戶收候領養孳生馬駒其順天府所屬霸州等二
十七州縣亦論免糧地畝領養各處解俟備用馬匹山東河
德以役始有之

置

嘉靖時應天等處巡撫翁大立疏曰竊惟財賦出于東南戎
馬產于西北各因物土之宜以定貢賦之制自先王以來未
之有改也我太祖定金陵以郊圻之內不可缺馬大江之南
不便養馬故以太僕寺設在滁陽總領牧事而應天等府每
十一戶養馬一匹初無今日種馬之多養馬之家給有牧地
免其差徭亦無今日孳養之累自永樂十五年每十丁養馬
一匹成化二十三年官收地租以歸太僕寺弘治八年偶因
淮揚水荒以江北之馬寄養江南於是應天府屬八縣共養
種馬四千六百四十四匹鎮江府屬三縣共養種馬二千三百
四十匹太平府屬三縣共養種馬一千四百六十五匹寧國

府屬南陵縣共養種馬七百五十匹廣德州屬建平縣共養種馬八百匹民之被害日漸極矣據會典則洪武時臨江運都後當國初論丁養馬丁不編檔近來入戶逃亡縣派丁田出辦單丁下民亦被科擾其為民害者一馬頭之中另編群長每名歲歛貼戶銀三十兩群長之外又編獸醫每名歲歛藥餌銀十二兩其為民害二官徵地祖野無隙地求牧與芻而不得又歲派草料銀多至六兩五兩少亦四兩是猶紮其臂而奪之食又扼其吭而使吐也其為民害者三江南地卑而馬性惡濕故每歲倒損什之二三因其間罪陪償之費每匹不下二十兩其為民害者四每季點視印格營馬之費

累

皆有常例而吏胥里老又以紙勘罰贖供應之類科擾窮民其為民害者五先王備用馬價每匹不過十兩近已增至三十兩其本邑赴南京兵部者每匹費銀伍十兩江浦六合兵縣解赴北京者費尤倍之其為民害者六況今水旱飢饉輒歲相仍海防料價加派不已民家色而雲錦望其成耕人蠶單根而葛絲欲其常給愛物之心重且長仁民之心輕且難如是而謂能仰承德意俯恤民隱可乎伏望敕下兵部將應天鎮江大軍寧國廣德所屬民間種馬盡行革去

陸慶二年太常寺少卿武在言種馬之設專為養生備用今

備用馬既別買則種馬可遂省且種馬有編審之苦有難役之害有難視之害有難創之害有交兌之害有輪養之苦歸償之害重以官吏之需索里甲之影射民日益窮沿襲至今滋弊尤甚乞命兵部議計每年應解之馬若干某省若干某州縣若干俱照原數買馬按季查解如備用已足二萬則全為折價三十兩輪大僕寺遇各邊缺馬分發估價買一馬折價可買戰馬二匹不必加賦而為數自倍且令各府州縣取所養種馬盡買以輸兵部如一馬定價十兩則直隸河南山東十三府可得銀一百二十兩其草料令各府州縣每馬折銀二兩計又得銀貳十四萬夫戰馬之數解供之下不更

累

舊制而造餉撥急用之消百計色無窮之害足國裕民踰于此疏下兵部議於是御史謝廷傑言養生種馬乃祖宗舊制軍機所係但當脩法以除弊不當因襲而廢法第一有警無可調發皆將誰歸金議非是兵部主廷傑議亦言金議不可行上獨可金奏謂備用馬久已買佚種馬徒存虛名百姓乃受實害姑準其半以慰民困合行事宜兵部覆議以聞已兵部言明旨買種馬之半其半尚存猶資民牧而養馬者費多折徵者費少恐有不均之嘆宜下南北直隸山東河南兩京太僕寺令變賣其半每馬價銀十兩徵收草料銀如金言其存留之馬戶為正頭變賣之馬戶為幫頭養馬則輪流折徵

則撥派底惠澤均而法可長久上從之

萬曆九年以種馬累民前變價及草料銀太重議准將各處存留種馬盡行變賣上等馬價無過八兩下等五兩賣完解部發寺專備買馬不得別樣支用每馬歲徵草料銀一兩各州縣類總解部惟徐通泗興化等州縣以先免種馬草料亦免徵

按宋時保馬十戶養一馬免其各賦役而募其願者當時已言與病民而明遂通行公派亦厲矣

凡軍衛在京在外俱有募牧馬匹專用以給官軍騎操在京及南北直隸衛所屬西京太僕寺在外屬行太僕寺苑馬寺及都

馬

司委官提督每衛指揮一員所千一百一員專管牧放

科副起解比較等項悉照民間事例

南北兩太僕寺及京營各道牧放皆有草場

洪武二十三年令五軍都督府錦衣衛三虎賁左右兩營馬場金吾前後羽林左右龍驤豹韜天策神策府軍前後左右等衛各置草場于江北湯泉滁州等處牧放馬匹

二十五年罷民間歲納馬草凡軍官馬令自養軍士馬令管馬官擇水草豐茂之所屯營牧放

永樂十一年令御史同錦衣衛官巡視官軍牧放馬匹以後錦衣旗手等衛五軍等營各置草場于順天等府每歲春末夏初

各營馬匹除例該存留聽用外其餘兵部推舉生營官一員具奏請勅營領下各該草場牧放至九月終回營其牧馬每三日演習一次下場之後兵部行移該科及都察院具奏若官點開馬匹倒死官軍逃亡損初官按月造報如有納賄賣開不行提督教馬瘦損者點開官指實奏其在違者以四月中出牧九月初四營

各府州縣草場地多者數十餘頃少者十餘頃惟北邊牧馬草場自東勝以西至寧夏河西察罕腦兒東勝以東至大同宣府開平又東南至大寧又東至遼東又東至鴨綠江又北去京知幾千里而南至各衛分守地又自隔門關外而抵黃

馬

河渡河至察罕腦兒又東至紫荊關又東至居庸關又東北口又東至山海衛凡軍民田地不許牧放其荒閒平地馬山場腹衷諸王附馬及軍民聽其牧放樵採在邊所封之王不得占為己場妨害軍民此洪武間定後有犯

其後場地多為豪強所侵成化末乃以不堪種者牧馬堪種者徵租

謝汝儀疏曰各該草場地土附近京師京朝以來節被內外權勢乘時妄結奏封森人擅故投獻大率開墾耕種侵佔奪十之八九朝廷屢有禁制然弊成固難終難正弘治間乃令給事中御史并戶兵二部委官清查各衛草場有草未

聖去歲仍舊收放已製成田者照數收銀解送兵部轉發大
僕寺寄庫聽候買馬則是草場之聖而成田其原額之失舊
規之廢朝立固已知之矣維下場之令每歲舉行夷致牧馬
之費不過存羊之名而已況古人養馬必遺饑渴之宜必順
勞逸之節必辨寒溫之時在牧則有房在廐則有閑所以國
馬蓄盛而雲錦成群也今各該草場除耕墾之外可為牧地
者無幾其低窪之處則又積為湖流漫生雜草人馬皆不可
近而又無廐次可以棲止無廐序可以蔽蓋馬不免買草以
喂人不免累糧相從常年下場之馬不過三五千匹而一往
一返倒死必多軍士貪難逃亡相繼遇點則一時聚集點罷

則隨獲散歸雖有下場之名殊無收放之實

開

凡官軍開撥馬匹操練行移司須要該衛官交保結開馬官
軍原有馬匹下落果係曾經征進慣戰人數及無馬匹方就具
奏開撥後有事故該衛拘收還官其軍官軍人等奉旨開撥馬
匹亦須詳知數目 洪武十六年定
又例凡各衛原開馬最難轉名銷號若係御馬監開領者該府
各衛自具手本赴監轉名銷號如是與收所太僕寺開領者各
府衛取勘明白行本部轉行太僕寺與收所銷號
永樂四年令管步軍官告開馬者不准有驛馬與兒馬預換者

聽

官軍騎操聽征例應開撥馬匹其事故及不能養者則令轉充
如征操缺馬數多則於寄養等馬內調充又有開領馬領自行
收買者例各不同

宣德四年開給馬勘合每開馬一匹給勘合一道填寫顏色年
月付領馬之人收執遇例死等項陳告註寫應償者追視舊色
附簿開註勘合與馬如前收領再有事故照例償給如領馬之
人有故馬及勘合從所管轉付應得之人收領凡應償者追視
御馬監印烙然後給之
弘治二年令騎操馬老病當換給者原馬送光祿寺支用

罪

衛應三年讓推朝允京邊官軍馬務照次緊開領果係不
堪方新抵換故有故意刀蹬及倚勢混爭聽該寺奏送開

凡私用官馬擅調官馬違責官馬帶回下班馬匹強奪起解
馬匹設計中賣不堪馬匹私賣官給單料剋減官馬單料等
有禁

折權收買 官馬

明初以處士官衙門杖權各係原親數日折解馬匹有權二十
五石有餘折馬一匹者有五十餘石折馬一匹者起解到部令
醫獸辨驗明白具奏送御馬監交收馬或不堪責令差來三官

陪納後土官糧馬多就近輸納或以折色無復解京者其四夷
進貢馬匹即于各衛所俵給俟馬官軍騎操此項惟取給于收
買收買之法或以茶或以鹽或以互市或以領銀洪武間官給
價鈔於各處收買并茶易到馬匹或就役給軍或解京交納金
駕斯知其數及永樂初乃開市于遼東正統初又中于遼東
其流漸廣後茶法通而互市亦不止于遼東矣

洪武中茶馬司于陝西四川等處曉諭舊納馬易茶降金牌
信符賜番族防詐偽訛河西寧二備番族金牌四十一牌該納
差發馬一萬四十五十一匹上號在內府收貯時時驗每三
年一進進臣賜各番合符以應納差發馬交納易茶有以私茶

出境者新開隘不覺察者處極刑民間蓄茶不得過一月之用
茶戶私鬻者籍其茶入官

二十三年定茶易馬例上等馬每匹一百二十斤中等馬每匹
七十斤下等馬每匹五十斤

正統十四年停止茶馬金牌

弘治間都御史楊一清疏曰臣親詣西寧等衛撫調番官指
揮十百戶鎮撫驛丞借其國師師師各齋茶降金牌信符而
至臣奉宣皇上恩威撫且諭之責其近年不肯輸納絲馬之
罪微皆比而稽首云這是我西番認定的差發合當納納近
年並不肯齋金牌來調止是一年一次着就每將馬來換茶

今後來調時天皇帝大法度在我西番每志敢違了臣于是
乃知聖祖神宗深謀英畧遠越前代遠矣考之前代自唐世
回紇入貢已以馬易茶至宋熙寧間乃有茶易馬之制所
謂以偏山之利而易元廩之良我人得茶不能為我害中國
得馬足以為我利計之得宜無出此至我朝納馬謂之差發
如田之有賦身之有庸必不可少彼既納馬而酬以茶斤我
體既尊彼敬亦遠較之前代曰互市曰交易輕重得失較然
可知夫王者不治夷狄今責番夷以差發非若秦漢君功好
大勳遠略者之所為也亦非中國果無良馬而必有待于番
夷也蓋西番之為中國畜養久矣漢武帝因治匈奴乃表河

西列陣即開王門通西域以斷匈奴右臂而塞南無王度亦
金城之西綿亘數千里北有拔南有當秋終不散越番而南
以番人為之世習恐難其後此天所以限制區域絕內外番
也不然則犬羊蹂躪河岷隨之區鮮不為其蹂躪欲要然無
事得中國和散處降夷各分部落隨所播種地方安遷往地
授之官秩賜給相承以馬為料差以茶為酬俾使知進退於
小夷皆王官臣民志向中國不敢背叛且如一背中國則中
得茶不得茶則病且死以是番民之習年數萬中兵矣此制
西番以悅北地之上策前代慕之而效報稱得之者也頃者
金牌制廢北地盛行雖有撫諭必茶之官平糴之能茶生失

茶馬之利垂百六十年，雖後邊方缺，馬動征時，求遠與親，不仰給於茶，故調與中國不相干涉。意外之舉，或從此生藩籬之固。何所于託？乞勒該衙門將金牌舊額，並出申明昭示番族，使知朝廷脩復舊制，各當本等差發，不許生拘違。皆其舊官指揮千百戶，無撫驛至等官，文不繫留，亦全查出奏請。就秋各繫原職，以為統帥，不必令其來京。以弘治二十年為始，易之期，乞遣近臣齎捧上號金牌前來，會同臣等不煩動調。官軍深入番境，止在三衛住劄，調取原降下號金牌，齊繳以後三年一次奉行。中間二年仍照常曉諭，有情願者聽未將馬易茶取，有不受約束，拒調不來，量調番漢官兵問罪，誅勅。

重

以警其餘，庶幾思威，兼施番人懷感，永為藩籬三國矣。

嘉靖二十八年，御史劉嵩亦請復金牌勘合，以便諸番納馬。給茶三十年，總督尚書王以新等又以為言：「兵部欲斷續國初制，金牌舊額，每副二面，頒降西番諸族，全制其舊額。若發馬匹給以茶引，其後諸番所領金牌，繳失漸復，使還內地，再通三衛，遂不復有。查得比號之事，今番族變詐不常，地近抄掠，已時脫給而再失，失而又給，而失之如國體何？夫金牌給番，本為納馬番人納馬，意在得茶耳。各番以茶為命，不得茶，病且死矣。惡於販之禁，則不撫自順，不給金牌焉。」

可集也。若私販盛行，則在我無以繫其心，而制其命，惟給金牌為亦不制。今稱各番皆給牌，以勘合與之，每歲以是為驗，使彼族無無統者，易于號召，而於文移則半去交易之名，使各致差發之數，以正體統。至于授職承襲，必勘明類奏，而後許之。則恩威兼濟，詔從之。

靖時始著令

洪武中時，遣使于琉球、高麗諸國，市馬諸國未貢馬，皆償其直。永樂中，哈密安順帖木兒貢馬百九十四匹，因以馬四十七、百四十四匹來市。馬上悲命償其直，後朝鮮獻馬萬匹，和寧王阿魯台

番

及也。先吐于遣使貢馬九百匹，皆厚賜之，併給馬道。

搗讓按有明兵制，宿衛皆用武夫，而無復漢唐郎衛親賢勳。胄之英外，衛多充罪人，而無復漢時賤更過更事已歸農之便。極馬累民，亦不若唐馬監牧，自致蓄息之安。治世者所當損益而為之所也。

洪武初，民年七十以上有存侍丁，免役寡婦三十以前守志至五十不改，旌闕免役及其孝也。此典亦亡矣。

教養金考卷之四十
歷代鹽法考



計食鹽量

齊管不曰海王之國鹽正鹽幾十口之家十人食鹽百口之家
百人食鹽終日大男食鹽五升少半大女食鹽三升少半男子
食鹽二升少半此其大厝也鹽百升而釜十升之一為升百升
之鹽七十六斤十二兩今鹽之重升加一分強釜五十也
十斤之鹽二釜為釜今鹽之重升加一分強釜五十也
即錢今使鹽官稅其鹽之重每一升加一分強釜五十也
半錢而取之則一釜之鹽可取五十錢升加一分強釜五十也
二張釜二百也升加一分強釜五十也升加一分強釜五十也
鍾二萬百鍾二十萬十鍾二百萬十鍾二百萬十鍾二百萬
開口十萬也而焚之南曰二百萬半當四升半有餘大女五升
半當二升半有餘男子二升少半當一升有餘三人共只
九升半之即八食日一合一人取一錢則諸東之國十萬口即
當十萬釜今以口數對鹽幾萬之五分而十曰二十萬一月六
取其一曰食十鍾之鹽即日二百萬錢而十曰二十萬一月六
千萬萬束之征凡百萬也月人三十錢之籍不過三千萬今吾
非籍之諸君君子而有二國之籍者六十萬言平日征稅不過
萬今六十萬使君施令曰吾將籍于諸君君子則必說號令天
為信其籍使君施令曰吾將籍于諸君君子則必說號令天
給之籍提則百倍歸于上人無以避此昔數也又曰齊有渠展
之鹽諸君代諸薪費水為鹽正而積之十月始征至于正月
成三萬鍾下全曰孟夏既至農事且起大夫無得總聚鹽官
重立壘榭築牆垣北海之東無得聚腐而焚鹽此則坐長十倍
以今鹽課趙宋衛濮陽彼蓋鹽食之國無鹽則鹽字國之國相

梁同古 用鹽獨甚極公乃使鹽之得成金萬斤

貴與馮氏曰管仲相齊始有鹽鐵之征其意不過欲巧為之
法陰奪民利而盡取之衆孔之為有自來矣

漢高祖接秦之敝量吏祿廉官用以賦于民而山澤園池
市肆租稅之入自天子至于封君湯沐邑皆各自為奉養
不領于天下之經費秦賦鹽鐵之利二十倍于古漢興猶
而未改

貴與馮氏曰史既言高祖省賦而復言鹽鐵之賦仍秦者蓋
當時封國至多山澤之利在諸侯王國者皆循秦法取之以
自豐非縣官經費所賴也

二

孝惠高后時吳有豫章銅山即招致天下亡命盜鑄錢東渡海
水為鹽以故無賦國用饒足

班固贊曰吳王擅山海之利能薄斂以使其衆逆亂之
萌自其子嬰古者諸侯不過百里山海不以封蓋防此
矣

武帝元狩四年置鹽鐵官

元狩中兵連不解縣官大空富商大賈治鑄鹽財或累萬
金而不佐公家之急於是以來郭咸陽孔僅為大農丞領鹽
鐵事五年僅成陽言山海天地之藏宜屬少府陛下弗私以
屬大農位賦預養民自給費因官器作鹽官為牢盆曰牢

唐食也古者名浮食寄民欲擅幹山海之貨以致富後利
 細民其沮事三議不可勝聽致私鑄器幣者欽左趾沒入
 其器物使僅咸陽來傳舉行天下鹽鐵作官府除故鹽鐵家
 軍者為吏吏益多賈人矣卜式為御史大夫見郡國多不便
 將官作鹽鐵若惡賈賣強令民買之乃因孔僅言事上不說
 焉氏曰管仲之鹽鐵其大法稅之而已鹽雖官管自煮
 之以權時取利亦非文行鐵則官永當治鑄也與桑孔之法
 異矣

元封元年因桑弘羊請置大農部丞數十人分部主郡國
 名

鹽官凡二十八郡	河東	鉅鹿	琅邪	蜀	安定	西河	鴈門	遼西	蒼梧
安邑	堂陽	海曲	長廣	三水	富昌	樓煩	有長	海陽	安高
太原	勃海	會稽	益州	北地	朔方	漁陽	遼東	東平	
南郡	千乘	犍為	巴	上郡	五原	隴西	南海	北海	

東萊也古者名
 昭帝始元六年詔郡國舉賢良文學之士問以民所疾苦教化
 之要皆對願罷鹽鐵酒榷均輸毋得與天下爭利以儉勤御史
 大夫桑弘羊難以為此國家大業所以制四夷安邊足用之本
 不可廢也

弘羊言往者豪強之家得管山海之利米石數鑄煮鹽一家
 聚或至十餘人大抵盡流散之人遠去鄉里棄墳墓依倚大
 家相聚深山窮澤之中成姦偽之業家人有寶器尚猶押而
 藏之況天地之山澤乎夫權利之緣必在山澤非豪人不能
 通其利異時積鐵未罷布衣有胸即人君有吳王專山澤之

饒薄賦其人雖窮之以成私威私威積而逆節之心作今縱
 人于權利罷鹽鐵以弱強暴遂其貪心衆邪群聚私門成黨
 則強禦日以不制而兼井之徒姦形成矣鹽鐵之利佐百姓
 之急奉軍旅之費不可廢也弘羊之說文學曰庶人藏于家
 諸侯藏于國天子藏于海內是以王者不蓄下藏于民連事
 利務民之義利立而人怨上若是雖湯武生存於代無所容
 其虛工商之事政治之仕何姦之能成三桓專魯六卿分晉
 不以鹽治故權利深者不在山海在朝廷一家富百家在蕭
 牆不在明邸大夫曰山海有禁而人不傾貴賦有平而人不
 疑縣官設樹立準而人得其所雖使五尺童子運市莫之能

歟今罷之則人擅其用而奪其利也文學曰山海者則用之寶路也鐵器者農之死士也死士用則仇讎滅田野闢而五穀熟寶路開則百姓樂而人用給人用給則富國而教之以禮禮行則道有讓而人敦朴以相接而莫相利也夫秦楚燕齊士乃不同剛柔異氣巨小之用倍勻之宜黨殊俗異各有所便縣官罷而一之則鐵器失其宜而農人失其便器用不便則農夫罷于野而草萊不闢草萊不闢則人困乏也大

五

夫曰商君理秦也設百倍之利收山澤之稅國富人強蓄積有餘足以征伐敵國壞地存境不賦百姓軍師以贍故利用不竭而人不知地盡西河而人不苦今鹽鐵之利所佐百姓之急秦軍旅之費務於蓄積以備乏絕所給甚衆有益于用無害于文學曰昔文帝之時無鹽鐵之利而人富當今有之而百姓困乏未見利之所利而見其所害且利非從天來不由地出所出于人間而為之百倍此計之失者也夫李梅實多者求年為之衰新穀熟舊穀為之虧自天地不能滿盈而況于人乎故利于彼者必耗于此猶陰陽之不並晝夜之代長短也商鞅峭法長利秦人不聊生相與哭孝公其後秦日以危利舊而悲積地廣而禍構惡在利用不竭乎於是至相奏曰賢良文學不明縣官損以鹽鐵為不便臣罷郡國權酌酒開肉鐵奏可

宣帝地節三年詔鹽民三食而胃咸貴其味天下益賈元帝初元五年罷鹽鐵官

永光二年復鹽鐵官

成帝始和二年賜丞相翟方進曰百條用度各有數君增益鹽鐵更變無常朕既不明隨奏許可云云方進自殺

東漢郡有鹽官鐵官者隨事廢拔還令長及丞隨所出多寡置

明帝時官自常鹽

時穀貴縣官給用不足尚書張林言鹽食之急難貴人不得不需官可自鬻詔諸尚書通議朱暉等言鹽利歸官則人貧

怨非明主所宜行帝幸以林言為然

六

南宋建初中議復鹽鐵官鄭衆以為不可詔數切責至永泰勅衆執之不移帝不從

按鹽鐵官顯宗已嘗置矣今言使豈中間嘗罷耶

和帝即位罷鹽鐵禁

詔曰昔孝武皇帝致誅胡越故權收鹽鐵之利以奉師旅之費自中興以來匈奴未賓永平末年復修征伐先帝即位務休力役然猶深思遠慮安不忘危探視舊典復收鹽鐵欲以防備不虞寧安邊境而吏多不良動失其便以違上意先帝恨之故遺戒郡國罷鹽鐵之禁縱民煮鑄入稅縣官如故事

獻帝建安初置使者監賣鹽

時關中百姓流徙州者十餘萬家及關本土安寧皆企願思歸而無以自業於是衛覬議以為監者國家之大寶自喪亂以來放散今且依舊置使者監賣以其直益市犂牛百頭歸者以供給之勸耕種粟以豐實關中者聞之必競從焉于是遣覬者僕射監官移司隸校尉居弘農流人果還關中豐實

後秦主姚興以國用不足增關津之稅鹽竹木皆有賦群臣咸諫以為天殖品物以養群生王者不宜奪其利興曰能喻開渠通利于山水者皆豪富之家吾損有餘以裨不足何不

可遂行之

陳文帝天嘉二年立海鹽稅

後魏宣武帝時河東有鹽池舊立官司以收稅利先是罷之而人有富強者專擅其食貧弱者不能資益延興末復立監司量其省賦部其賦入公私兼利孝明即位復罷其禁與百姓共之

時御史中尉甄琛奏稱周禮山林川澤有虞衡之官為之屬禁蓋取之以時不使戕賊而已故雖置有司實為民守之也夫一家之長必惠養子孫天下之君必惠養兆民未有為民父母而吾其醢醢富有群生而擅其一物者也今縣障護河

東鹽池而收其利是專奉口腹而不及四體也蓋天子富有四海何患于貧宜弛鹽禁與民共之彭城王勰曰聖人教山澤之貨以寬田疇之賦收關市之稅以助什一之儲取此與彼皆非為身所謂天地之產惠天地之民鹽池之禁為日已久積而散之以濟國用非專為供太官之用宜如舊觀主率從琛議

撫諫按鹽利擅于豪家則風俗侈悍離斷行于公上則與民爭利今但以十分之七散以與民而取其稅聽商賈之所之以十分之三官取而播之州縣凡商賈之所不至則平其價而黜之使鹽價常平無所伴大利民不至于食貴鹽則平治

之道也

神龜初復置鹽官以監檢其後更罷更立至于永熙自還鄴後於滄瀛幽青四州之境傍海黃鹽滄州置鹽一百四十百八十四瀋州置鹽一百五十二幽州置鹽一百八十青州置鹽五百四十六又於邯鄲置鹽四計終歲合收鹽二十萬九千七百八斛四斗軍國所資得以周贍矣

後周文帝霸政之初置掌鹽之政令一曰散鹽黃海以成之二曰監鹽引池以化之三曰形鹽掘地以出之四曰銘鹽於我取之凡監鹽每池為之禁百姓取之皆稅焉

貴與焉氏曰東南之鹽煮海而已西北之鹽則所出不一而

名亦各異而史張暢傳魏太武至瓜洲劉武陵王以九種鹽
曰此諸鹽各有所宜白鹽是親主所食黑者瘠腹脹氣滿細
刮取六銖以酒服之胡鹽瘠目痛藥鹽不用食瘠為春赤鹽
駁鹽與鹽為齒鹽曰種並不中食是也

隋文帝初尚依周末之敝鹽池鹽井皆禁百姓採用開皇三年
通鹽池鹽井與百姓共之

唐開元元年河中尹姜師度以安邑鹽池漸涸開拓疏決水道
甯為鹽池公私大收其利左拾遺劉彤請檢校海內鹽鐵之利
從之自開元後遂有畦夫營種之課至宋
張齊上書論鹽漫生之利遂罷畦夫

彤表言廣海為鹽採山鑄鐵伐木為室豐餘之輩也寒而無

九

衣飢而無食儲債自涖者窮苦之流也若收山澤厚利奪豐
餘之人獨調數重徭免窮苦之子所謂損有餘而益不足帝
王之道可不謹乎上全宰臣議咸以為有益國用遂命姜師

度鹽補攝御史中丞與諸道按察使檢校鹽鐵

唐有鹽池十八并六百四十皆隸度支蒲州安邑解縣有池五
總曰兩池藏得鹽萬斛以供京師並州五原有烏池白池瓦池
細項池靈州有溫泉池兩井池長尾池五泉池紅桃池四樂池
弘靜池會州有河池三州皆輸米以代鹽安北都護府有胡落
池藏得鹽萬四千斛以給振武天德靈州有井四十一成州為
州井各一果閼開通井百二十三山南西院鎮之印眉嘉有井

十三細南兩川院鎮之梓遂綿合昌渝潼瀘南榮陵簡有井四百
六十細南東川院鎮之皆隨月督課州大同橫野軍有鹽池
每池有丁有兵歲得鹽二十八百斛下省十五百斛員海州歲
免租為鹽二萬斛以輸司農青楚滄海棧杭蘇等州以鹽價市
輕貨亦輸司農天寶至德間鹽每斗十錢乾元元年鹽鐵轉輸
使第五琦初變鹽法就山海井鹽近利之地置鹽院游民業鹽
者為亭戶免租徭鹽鬻者論法及琦為諸州權鹽鐵使盡權天
下鹽斗加時價百錢而出之為錢一百一十自兵起流庸未復
稅賦不足供費鹽鐵使劉晏以為因民所急而稅之則國用足
於是上鹽法輕重之宜以鹽利多則州縣撥出鹽鄉因舊監還

十

吏亭戶雖商人縱其所之江嶺去遠遠者有常平鹽每商人
至則減價以贖民官收厚利而人不肯要又以鹽生霖潦則由
薄課早則土治填乃隨時為令遠吏曉導信于勸農吳越揚楚
鹽產至數千種鹽二萬餘石有連水湖州越州杭州四場嘉興
海陵鹽城新亭臨平蘭亭永嘉大昌候官富都十監歲得錢百
餘萬緡以當百餘州之賦自淮北巡院十三曰揚州陳許汴
州廬壽白沙淮西兩橋浙西宋州泗州嶺南充鄭鄆滑捕私鹽
者嘉盜為三患患然諸道加稅鹽鐵商人亦所過有稅安奉罷
州縣率稅葉堰埭邀以利者要之弊至也鹽利歲總四十萬緡
至大曆末六百餘萬緡天下之賦鹽利居半官開服御軍餉百

官祿俸皆仰給焉明年而晏罷貞元四年淮西節度使秦加民
賦自此江淮鹽每斗亦增二百為錢三百一十其後復增六十
河中兩地鹽每斗為錢三百七十江淮豪賈射利或時倍之官
收不過半民始怨矣劉晏鹽法既成商人納餉以代鹽利者每
緡加錢二百以備將士春服包信為汴水陸運而稅鹽鐵使
許以漆器瑣瑣綾綺代鹽價雖不可用者亦高估而售之廣虛
數以固上亭戶冒法私鬻不絕定捕之平通于州縣鹽估益貴
商人乘時射利遠近齊貧民困高價至有淡食者巡吏既多官冗
後財常時病之其後軍費日增鹽價復又貴有以穀數斗易鹽
一升私糶記法未嘗少息順宗時始減江淮鹽價每斗為錢二

二

百五十河中兩地鹽斗錢三百增晏安撫陽遂潘三監其後鹽
鐵使李錡奏江淮每斗減錢十以便民李幾復舊方是時錡盛
貢獻以固寵朝廷大臣皆解以厚貨鹽鐵之利補于私室而國
用耗屈雖鹽法大壞多為匠估率斗錢不滿百三十而已兵部
侍郎李巽為使以鹽利皆為度支物無復估天下雖鹽稅茶其
贏六百六十五萬緡歲初之利如劉晏之末年其後則三倍晏
時矣西池鹽利歲收百五十餘萬緡四方豪猾賈鹽販解縣主
以即官其佐貳皆御史按民田園籍于縣而令不得以縣民治
之

憲宗之討淮西也度支使皇甫鎔加勅南東西山南西道鹽

估以供軍貞元中盜鬻兩池鹽一石者死至元和中賊元流天
德州城轉奏論死如初一斗以上杖背沒其車驢能捕斗鹽者
賞錢州縣團保相察比于貞元加酷矣自兵興河北鹽法羈
縻而已至皇甫鎔入奏罷推鹽使如江淮推法犯禁者多擢宗
時田弘正以魏博歸朝廷乃命河北罷推鹽戶部侍郎張平叔
議推鹽法收諸官自賣鹽可以富國詔公卿議其可否中書舍
人常璩厚兵部侍郎韓愈詰之以為不可

愈奏略謂平叔請今州府差人自鬻官鹽可以獲利一倍臣
以為城郭之民少有見鈔鹽多用雜物貿易商賈則無物
不取或賒貨徐還用此相濟兩得利便今令吏人坐舖自賣

三

利不聞已罪則加身非得見錢必不敢受如此則貧者無從
得鹽自然坐失常課如何更有倍利又欲令人吏將鹽家至
戶割而鬻之必索百姓供應騷擾極多又重家食鹽至少或
有淡食動經旬月若播口給鹽依時微價官吏畏罪必用嚴
刑民怨所在不安此尤不可之大者又請以鹽多少為判
吏縣令殿最臣以為判吏縣令職在分憂今以獲利多少為
之升黜非唐虞考績之義平叔又云浮寄諸路者轉鬻土著
守業者日食若官自鬻鹽不問賤賈富四民備道并兼游
手因其所食盡輸官錢并詣道軍諸使家口親族迎相影占
不啻輸稅若官自鬻鹽此輩無一人遺漏者臣以為此數色

南之宿亳州河北之懷州及涇州諸縣之在南河者宿亳州皆食米鹽
建隆二年以沂沭等末流復海則楚州鹽城歲歲四十萬
七千餘石通州豐利監四十八萬九千餘石泰州海陵監如皋
倉小海場六十五萬六千餘石給本州及淮南之廬和舒蕪黃
州無為軍江南之江寧府宣洪表古揚江池太平饒信歙撫州
廣德臨江軍兩浙之常潤湖睦州荆湖之江陵府安遠潭陽野
岳衡永州漢陽軍廬和舒蕪黃州漢陽軍舊通太平興國二年
皆禁九年監穀校王明官鹽信穀食兩浙後改兩江浙舊
商入販易收其年餘費給監與民隨稅收其錢五十三萬五千餘
六月依舊禁止不許通商海州板浦惠澤洛要三場歲歲四
十七萬七千餘石連水軍海口境十一萬五千餘石以給本州

五

軍及京東之徐州淮南之光壽濠泗兩浙之杭蘇湖常潤州
江陰軍密州濤海場歲歲三萬二千餘石以給本州及沂濰州
杭州場歲歲七萬七千餘石明州溫州天雷南北監密縣永嘉二場
石秀州場二十萬八千餘石溫州天雷南北監密縣永嘉二場
七萬四千餘石台州黃巖監一萬五千餘石以給本州及越處
衛婺州福州長清場歲歲五百一萬五千餘石以給福建路廣
東東莞靜海等十三場歲歲二萬四千餘石以給本州及討康
英韶瑞潮連留恩新惠梅嶺南雄州西路之昭桂州江南之南
安軍舊潮州有松口等四場歲歲以給廣州白石石庫二場歲
歲一百五十萬斤以給本州及容白欽化蒙襲潯象宜柳邕潯

貴廣梧橫南儀鬱林州又高雷春雷融瓊崖儋州各黃以
給本州無定額大率黃海有亭戶鹽丁鬻于官或折租稅亦有
役軍士定課費者初平糶而令民負稅以石一十斤為石給錢
日八十至三百元等不能又有瀕州場歲歲二萬一千餘石
元其數現差賦之額雖其半又有瀕州場歲歲二萬一千餘石
以給本州及棟祁州雜支并京東之淄齊州舊鹽林二州禁旅
黃并者益州路則陵并監及二十八并歲歲一百十四萬五千
餘斤是歲得八十五萬斤權元言未清全是後復增其數綿州
二十四萬餘斤邛州九并二百五十萬斤眉州一并一萬餘斤
簡州十九并二十七萬斤嘉州十五并五萬九千餘斤雅州一
并一千六百餘斤漢州一并五百餘斤梓州路則梓州一百四

六

十八并三百六十六萬餘斤資州九十四并六十四萬二千餘
斤遂州三十五并四十一萬六千餘斤果州四十三并十四萬
六千餘斤普州三十八并二十二萬九千餘斤昌州八并四萬
餘斤潼州清并監及五并七十八萬三千餘斤利州路則開州
一百二十九并六十一萬餘斤夔州路則夔州永安監十一萬
七千餘斤忠州五并五十一萬三千餘斤達州三并十九萬餘
斤萬州五并二十萬九千餘斤黔州四并二十九萬七千餘斤
州一并二十萬四千斤雲安軍雲安監及一并八十一萬四千
餘斤大寧監一并一百九十五萬餘斤以各給本路監則官掌
并則土民轉鬻如數輸課聽任旁境販賣唯不得出川峽太平

三年右給通部泌上言知而諸州官雖值介為錢七十並井諸
而東民若無此新在貴華羅強加以風水之虞或有至深畏
者有司失其利而為民計不得錢益增捐增捐為百五十文
則受指無以規利之漢因者并州永利監商首十二萬五千餘
石以給本州及所代石炭憲邊澤潞麟府州威勝蔚嵐火山平
定寧化保德軍許商人販賣如川陝之制凡顆末鹽皆以五斤
為斗顆末鹽每斤自四十四至三十四錢有三等末鹽賣價
每斤自四十七至八錢有二十一等至道末鹽顆末錢七十二
萬八千餘貫末鹽一百六十三萬三千餘貫凡禁榷之地官立
標識候望以曉民其顆末鹽通商之地京西則禁榷榷隨唐金房
均鄆州光化信陽軍陝西則京兆鳳翔府同華耀乾高涇原邠

元

寧儀渭鄆坊冊延環慶秦隴鳳階成州保安鎮戎軍及涇州諸
縣之在河北者末鹽通商之地京東則登萊州河北則大名真
定府日冀相衛邢治深趙滄磁德博懷祁定保瀛莫雄霸州德
清通利永靜乾寧定遠保定廣信安肅永定軍
五代時法太峻建隆二年始定官監關入禁法貿易至十斤
黃鹽至三斤乃免死民所受禁監以入城市三十斤以上從三
年增關入三十斤黃鹽至十斤生熟禁入城市百斤以上奏裁
自後每詔優寬至太平興國二年乃詔關入至二百斤以上黃
鹽及主吏監販至百斤以上禁監入城市五百斤以上並黜面
送關下

子引自後如
明神宗二年

止肅陳氏曰曰初禁茶只隴州縣給賣以所入課利申省
而轉運司據見奇贏以佐一路之費初未有客鈔也熙寧二
年三月令河東北商人知要折博茶鹽全所在納銀赴京請
額交引並運部入納茶請始見于此端按二年十月限折中
倉全商人入中斛斗給茶鹽鈔蓋在京入中斛斗茶請始見
于此天聖七年令商人於在京推貨務入納銀銀茶請末並
蓋在京入納見銀茶請始見于此而解榷茶請始天聖八年
福建廣東榷茶請始見于此二年京師歲入見錢至二百二十
萬諸路斛斗至十萬石祖宗之意應客鈔行而州縣之鹽不
足則為之限制謂分文熙豐新法增長鹽價於是河北復官

元

鹽而運榷亦通入江湖運使司以所封榷路增利榷利
幾元雖本元祐榷榷制數且嚴封榷三年令任公榷榷定增
榷九路榷榷未幾榷新法榷三年江湖淮浙六路通榷鈔
引見錢元足元祐八年年額外有增收到五分入朝廷封榷
五分轉運司元符元年九月令福建淮此崇寧元年二月初
榷鈔每一百貫於在京交納九十五貫於諸榷處納元祐本
其紹聖三年五分榷榷不行自二年十二月行法至三年十
一月在京已及一千二百餘萬貫遂罷諸路官以榷鈔每
百貫榷一貫與轉運司於是東南富貴與西北折博之利盡
歸京師而州縣之榷榷起矣

開寶七年詔三司校諸州鹽麪市征課而最之

止舊陳氏曰太平興國以後雖有比較歲入增虧酬獎之法而累朝多不果行至景德以後且有諸鹽場監受課出剩不得理為勞績嘉祐文又申嚴希求恩賞寄阻商旅之禁至熙寧五年始令逐年轉運司每歲比較州縣鹽酒課利最多最少者兩處開坐增虧及知通令尉各衙開奏當行賞罰合點者不以去官故降原職

府後以用兵乏餉餉令商人輸粟塞下增其直令江淮荆湖給以贖米

端拱二年詔折中倉聽商人輸粟京師優其直給江淮茶

元

監

咸平四年十月秘書丞五史館孫冕上言曰茶鹽之制利害相須若或江南荆湖通商賣鹽遠折中煙草在京納金報錢常則公私皆便為利實多今若便放行即南中州軍且令官賣商人既已入中候其換易交引往至亭場川路倍避風波阻滯計通二年以上方到江潭未即問官賣鹽課已倍獲利入縱其坐集稍侵官賣之額然以增補虧於官無損緣入中又委輸愈多況三路官賣舊額止百三十萬貫臣計在北所入已多在兩所虧至少舊額撥數必甚增取淮南茶鹽有長江之限但嚴切警巡明立賞罰則官賣鹽課必不虧懸

設使淮南因江南荆湖通商之後官吏怠慢或至年例稍虧則國家以折中煙草贖得邊兵以中納金銀實之官庫且免和顧東來差擾戶民冒涉凍寒經歷遠倍加荆湖運錢萬貫淮南運米十石地里脚力送至窮邊則官賣民勞何啻數倍詔吏部侍郎陳恕等議其事恕等上議曰江湖之地素來官自賣鹽禁絕私商良亦有以蓋由近黃海之地息犯禁之人官得錢頗賧賧賧賧且江湖之壤租賦之中穀帛雖多錢刀蓋寡每歲買茶入榷市銅鑄錢準糧斛以益運輸平金銀以充貢入乃至京師便易南北支還贖用之名實藉鹽鐵餉助居常度費備或關供今若悉許通商則必損無儲擬未有

手

若放通商淮南亦須撤禁三處既私商難禁兩浙必官鹽流
離遠漏後淫禁不可止卡變易則江湖為首終系就則淮浙
相策大失公儲莫救邊備施于今日恐未叶運送之

攝諫按漢之論鹽者以弛利為正論而求利為邪臣唐之論
鹽者以開利為善謀而莫有難之者昌黎韓子止論官鹽之
非而已此之論鹽者則論其龍樹之孰利鳳斯下矣

仁宗時詔茶鹽酒稅取一歲中數為額後雖羨益勿增

天聖八月上書者言陝西禁鹽得利微而為害博兩池積鹽為
阜其上生木合抱數莫可校請聽通商平估以信可寬百姓之
力乃詔罷三京二十八軍州榷法聽商賈入錢若金銀京師榷

主

貨務受鹽兩池自是商賈流行然稅課之入官者頗耗自元昊
反聚兵西邊用度不足因詔入中他貨予券償以池鹽由是朋
毛勛角膠漆鐵炭瓦木之屬一切以鹽易之謂商賈乘時賤
更為毒至入榷木二估于錢給鹽一大席為鹽二百二十斤鹽
直益賤販者不行公私無利朝廷知其弊乃詔復京師榷法凡
商人以鹽估受券及已受鹽未帶者皆計直輸薪官錢內地州
軍民間鹽悉收市入官官為置場增價而出之復禁永興同華
耀河中陝統解晉絳慶成十一州軍商鹽官自轉運以揭前主
之又禁商鹽私入蜀置折博務于永興鳳翔聽入入錢若蜀貨
易鹽趨蜀中以售自禁榷之後量民資厚薄役令輒車轉致諸

此通商則在
中四共為常
在陝西為常
在陝西為常
在陝西為常

即道路遠費人竭產不能償往往亡匿關內隸然所得鹽利
不足以佐縣官之急並遣誘人入中留粟皆為虛估騰騰至數
倍歲常京師錢幣不可勝數常歲愈盛太常博士范祥乃請舊
禁鹽地一切通商鹽入蜀者亦恐不問罷並遣九州軍入中蜀
粟第入榷錢以鹽償之視入錢州軍遠近及所指東南西鹽第
優其估東南鹽又聽入錢永興鳳翔河中歲課入錢總為三
十七萬五千大席受以要券即池鹽券較數而出盡死兵民華
運之役記從之數年商賈所稅俸關內民安其業其後
三司言京師商賈至則鹽直賤賈請得公私並留而餘則禁
止官幣皆從之兩池歲役哇戶以解河中陝統慶成民為之官

主

司考沿便則為善乃詔三歲一代皆補通鹽課至三百三十七
萬餘席詔為其年中間以積鹽多特罷榷鹽一歲或二歲三歲
以寬其力其後歲哇戶半又稍備夫代之五州之民得安田里
無迫逐侵剝之擾

沈氏華故曰陝西鹽法官自搬運課務拘賣外郎范
祥始為鈔法令商人就邊入錢四貫八百這一鈔至解池請
鹽二百斤任其私賣得錢以償還下省數十郡搬運之勞累
日華車牛驢以鹽役死者歲為萬計冒禁販運者不可勝數
至是悉免行之既久鹽價時有低昂又於京師置都鹽院陝
西轉運使自遣官云云京師會鹽斤不足三五千錢則歛而

不發以畏下價過四十則大發庫鹽以壓高利使鹽價有常而鈔法有定數行之數年至今以為利

青白鹽出為白池西見鹽以為利自繼遷後乃禁毋入塞未幾罷慶曆中元昊納款請歲入十萬石售于縣官諫官孫甫等言策運疲勞又並鹽戶嘗言青鹽價賤而味甘故食解鹽者少雖刑不能禁今若許之則並鹽舊漢金人所得青鹽不能禁止解鹽利漸陝西財用屬矣乃不許其請

慶曆元年冬以淄鹽青鹽沂密徐淮揚八州軍仍歲為災乃詔弛禁聽入貿易官收其算而罷密登萊課第令戶輸銀其後鄆兗皆以壞地相接請罷食池並得通海並收算如淄鹽等州

三

許三自是諸州官不時鹽而歲應授百姓鹽皆罷給然百姓輸鹽幾如故至和中始詔百姓輸錢以十八為率聽減三分

河北滄濱二州鹽自開寶以來聽人貿易官收其算歲為額錢十五萬緡上封者請禁權以收遺利余請為諫官言前歲軍興以來河北棟樑義勇及諸色料率數年未得休息臣嘗痛燕薊之地陷虜且百年而民無南顧之思者我狄之法大率簡易括地都賦料役不煩故也昔太祖皇帝特推恩以惠河朔故許通鹽商止全收稅若一旦權絕傾必騰湧民苟懷怨悔將何及伏緣河朔土多鹽鹵小民稅地不生五穀唯割鹽煮之以納二稅

今若禁止便湧逃亡鹽價若高犯者必眾近民怨望非國之福其議遂寢後王拱辰為三司使復建議權二州鹽下其議魚周詢等以為不可請重算商人可得緡錢七十餘萬上曰使人頗

良貴鹽非朕之意於是三司更立權法而未下張方平見上曰河北再相鹽何也上曰始議立法非再權也方平曰周世宗河

雷

北鹽把輒廢死世宗北伐父老適道泣訴願以鹽課均之兩稅

錢而弛其禁今而稅鹽錢是也豈非再權乎且今未權也而契丹常盜販不已若權之則鹽貴鹽售是為我缺怨而使虜獲福也虜鹽滋多非用兵不能禁鹽課一開所得鹽能補用兵之費乎上大悟立以手詔罷之河朔父老相率拜迎于道州為併會七日以報且刺書北京後父老過其下報流涕

貴與馬氏曰按授人以鹽而徵其錢謂之鹽鹽行之京東諸路免鹽之權而均諸稅謂之兩稅鹽錢行之河北皆五代法也及其弊也鹽不給而徵錢如故稅已納而禁權再行蓋誤以二者為經常之賦而不知其源出于鹽也河北之權方平言之仁皇聽之獨罷鹽錢之輸未有如方平者力言之至和中僅免十之三惜哉

東南鹽利視天下為最厚鹽之入官淮南福建斤為錢四而浙杭粵為錢六溫台明亦為錢四廣南為錢五其出視去鹽道里遠近而上下其估利有至十倍者先是天禧初募人入緡鹽課

京師及淮浙江南荆湖州里易塩乾興元年入錢貨京師總
為緡錢一百十四萬會通泰陽塩所貯積無幾因羅粟
帛第全入錢久之積復多明道二年奉知政事王隨建言淮
南塩初楚魯自通泰運至真州自真州運至江浙荆湖網吏
舟車侵盜販賣從而難以砂土涉道愈遠難悉殆不可食吏卒
坐鞭笞配徙相繼而莫能止比歲運河淺涸漕輒不行遠州村
民頓乏塩食而淮南所積一千五百萬石至無屋以貯則露積
苦覆歲以損耗又亭戶輸塩應得水錢或無以給故事戶貧困
往往起為盜賊其害如此願得權通商三五年使商人入錢
京師又置折博務于揚州使輸錢及粟帛計直予塩塩一石約

五

售錢二千則一千五百萬石可得緡錢三千萬以資國用一利
也江湖遠近皆食白塩二利也歲罷清運廉價販水覆額舟人
不陷刑辟三利也昔時漕塩每可移以漕米四利也商人入錢
可取以償亭戶五利也願國濟民無出于此時范仲淹安撫江
淮亦以凱通塩利為言即詔翰林侍讀宋綬密奏學士張若
谷等與三司使江淮制置使同議可否皆以為聽通商則恐私
販肆行侵奪縣官請勅尚書司為漕船運至諸路使皆有二三
年之塩天禧元年制聽商人入錢京師及淮浙江南荆湖州
里易塩在通泰楚海真揚連水高郵貿易者得出城餘州縣縣
鎮毋至鄉村其入錢京師者皆給予之并敕轉運司經畫本錢

以償亭戶記皆施行

景祐二年三司言諸路博易無利遂罷而入錢京師如故康定
二年詔商人入易粟陝西並免願受東西塩者加數予之而河
北亦出三稅法亦以塩代京師所給解鹽然東西塩利特厚商
旅不願受金帛皆願得塩江湖漕塩既難悉又官估高故百姓
利食私塩而近海民以魚塩為業用工省而得利厚無顧之後
盜販者衆指之急則起為盜賊江淮間雖衣冠士人扭于厚利
或以販塩為事江西則虔州地連贛南而建之汀州與虔接虔
塩既不若汀故不產塩多盜販虔西塩以射利每歲秋冬四事
既畢往往數十百為群持甲兵旗鼓往來虔汀漳梅福惠廣八

美

州之地所至汚人婦女持人殺帛與巡捕吏關柵至殺傷士卒
則起為盜作阻險要捕不能得或殺其罪指之歲月浸淫益多
而虔州官糴塩線及百萬斤朝廷以為患贛方員外郎黃炳請
增近歲所增官估斤為錢四十以虔州十縣五等戶夏秋稅率
百錢令糴塩二斤隨夏稅錢入償官從之然歲線增糴六十餘
萬斤江西提點刑獄蔡挺乃令民皆納私藏帶兵械以給巡捕
吏兵而令販黃魚龍挾塩不及二十斤徒不及五人不以甲自
隨者止輸等勿捕淮南既開新網漕塩增為十二綱綱二十
五艘糴抵至州乃發輸官有餘則以粳漕舟吏卒官復以半價
取之由是減侵盜之弊塩遂差善又損糴價歲課視舊增至三

百萬餘斤乃罷所率鹽鐵

嘉祐間兩浙轉運使沈立李肅之奏官鹽估高私販不止而官課益虧請權官估權官估之也罷檢綱令舖戶榜前自越山場取鹽則鹽善而估平人不肯冒禁私售官課必溢詔從之

皇祐以來屢下詔書命亭戶給官本皆以實錢其售額外擅者給粟帛必良逋歲課久者悉蠲之所以存恤之甚厚而有司罕能承上意焉獨資井為鹽者井源或發或微而責課如故任事者多務增課以為功貽患後人有司上言朝廷取為蠲減

鹽雖為鹽大抵蠲土或厚或薄薄則利微蠲戶破產不能足其課至和初轉琦請戶滿三歲地方盡得自言摘他戶代之明年

毛

又詔戶輸歲以分數為率蠲復有差復遇水災又聽得他戶代役百姓便之

神宗熙寧七年中書議陝西鹽鈔大出多虛鈔而鹽益輕以鈔折兌糧準有虛糧遺糴之患請用四蜀交子法使其數與錢相當可濟緩急詔以內藏錢二百萬緡假三司遣交易吏行四路請買鹽引又令秦鳳永興鹽鈔歲以百八十萬為額

八年中書又言買鈔本錢有限而出鈔過多則鈔賤而糴貴故出鈔不可無限然入中商人或欲變易見錢而官不為買即為糴并所抑則鈔價賤而邊境有急鈔未免多出故當置鈔以市價早之今當買兩路實賣鹽二百二十萬緡以當用鈔數立額

永興軍遣官買鈔歲支轉運司錢十萬緡買面鹽鈔又用市易務除諸法募人賒鈔變易即民間鈔多而滯則送解池致之詔從其請然有司給鈔溢額猶視其故

知登州蘇軾請罷登萊兩州權鹽依舊令寬戶賣與百姓官收鹽稅

舊制河南北曹濮以西秦鳳以東皆食解鹽自仁宗時解鹽通商官不復權其利熙寧中市場司始權開封曹濮等州皆官自賣未幾復用商人議以曹鄆等軍州通商畿縣及曹濮等州官自運鹽賣之

天

初解鹽之東有大鹽澤綿亘餘里歲得億萬計自元祐元年霖潦池壞徽宗崇寧元年乃議脩浚四年池成凡開二千四百餘畦百官皆領其役內侍王仲子實鹽之仲子以額課數溢為功然議者或謂解池灌水盈尺暴以烈日鼓以南風湧更成溢其利則博苟欲溢額不俟風日之便厚灌以水積水而成味苦不遠口

沈氏華談曰解州鹽澤方百二十里久雨四山之水悉注其中未嘗溢大旱未嘗涸滴色正赤在版泉之下俚俗謂之蚩尤血唯中間有一泉乃是甘泉得此水然後可以聚人其地有完桶水一謂之平咸河大桶之水不得甘泉和之不能成鹽唯平咸水入則鹽不復結故人謂之無鹽河為鹽澤之患

築大堤以防之甚於傳寇原其理益至咸石湖水入湖中則淤澱滿脉鹽遂不成非有他異也

又曰鹽之品至多前史所載或狀間自有十餘種中國所出亦不減數十種今公私通行者四種末鹽顆鹽井鹽崖鹽是也唯陝西路顆鹽有定課歲為錢二百三十萬緡自餘鹽不常大約歲入二十餘萬緡唯末鹽歲自抄三百萬緡供河北邊糧其他皆本處給費而已緣邊糧買仰給予度支者河北則海末鹽河東陝西則顆鹽及蜀茶為多運鹽之法凡行百里陸運斤四錢水運一錢以此為準

河北橋不榷鹽三司使章惇謂河北與陝西皆為邊防而河

元

北獨不榷鹽此祖宗一時誤思諸榷之蘇軾上文侍中書博書曰陝西之鹽與京東河北不同解池廣袤不過數十里既不可指以予民而官亦易以籠取青鹽至自虜中有可禁止之道然猶法存而實不行城門之外公食青鹽今東北猶海皆鹽也其欲籠而取之正與淮南兩浙無異軾在餘杭時見兩浙之民以犯鹽得罪者一歲至萬七千人而莫能止恐民以其仗護送吏士不敢近者常以數百人為擁持不為他盜故上下通知而不以聞耳東北之人悍于淮浙遠甚平居推剽之毒常甲于他路一旦榷鹽則禍未易以一二數也由此觀之祖宗以來獨不榷河北鹽者事之遠近耳何名為課哉

且榷鹽雖有故事然要以為非王政也陝西淮浙既未能罷又欲使京東河北隨之此猶患風痺人曰吾左臂既病矣右臂何為獨完則以酒色伐之可乎今議者曰君之法與淮浙不同淮浙之民所以不免于私販而鹽戶之不免于私賣者以官之買價賤而賣價貴耳今若賤買而賤賣猶如每斤官以三錢得之則以四錢出之鹽商私買于鹽戶利其賤耳賤不能減三錢鹽戶均為得三錢也寧以予官乎將以予私商而犯法乎此必不犯之道也無異于兒童之見東海皆鹽也苟民力之所及未有舍而不煎煎而不賣者也而近歲官榷常若窘迫過甚急百用橫生以有限之錢買無窮之鹽鹽戶

辛

有朝夕薪米之憂而官錢在箝月之後則其利必歸于私販無疑也食之于鹽非若飢之于五穀也五穀之乏至于歸口并日而況于鹽乎故私販重而官榷貴則民之貧而懦者或不食鹽往在浙中見山谷之人有數月食無鹽者今持權之東北之俗必不如往日之嗜鹽也而望官課之不虧踈矣且淮浙官鹽本輕而利重雖有積滯官未病也今以三錢為本一錢為利自祿吏購賣儲蓄厭厭之外所獲無幾矣一有積滯不行官之所喪可勝計哉失民而得財財者不為況民財而失者乎且禍莫大于作始作俑之漸至于用人今西路未有榷禁也故鹽之難運使會議經年而未果自若作事敬遲

而不取衆議未有如今日者也然猶遲久如此以明作始之難也今既已擬之矣則他日因用不足添價賣者有司以爲熟事行半紙文書而決矣且明公能必其不添乎非獨明公不能也今之執政能自必乎苟不可必則而路之禍自今日始夫東北之蠶衣被天下蠶不可無鹽而議者輕欲奪之是病天下也明公可不哀而救之歟彥博言于上詔如舊元豐三年京東轉運使李察請用今稅置買場盡遷戶所鹽鹽官自賣之乃詔以京東法權之哲宗即位監察御史王巖叟奏其害時有高賈自請于乞罷權買而願納倍稅河北轉運使范子奇奏之詔差范詔相度嚴望奏此蓋患權買之奪其利

主

而巧爲是謀主計者但知能于高賈倍得稅緣而不知高賈將于民間復增賣價以爲害也廢曆六年仁宗既不行三司權買之法又不從提司增稅之請直批云朕慮河北軍民糧食貴鹽可且依舊一言感人淪于骨髓是時歲增數十萬仁宗豈不爲公家之利博且久耶意謂藏之官不若藏之民乞特以廢曆勅書申諭言者乃詔罷紹聖中復之熙寧中襄陽輔指置福建鹽以建紹汀邵武官賣鹽價甚高漳泉福興化黃鹽價賤故多盜販賣于黃虛請減建紹汀邵武鹽價募上戶爲鋪戶官給券定月所賣從官場買之如是則民易得鹽盜販不能規厚利

熙寧中患蜀井鹽不可禁欲盡賣私井而運解鹽以足之脩起居注沈括以爲不可遂廢九年劉佐入蜀乃歲運解鹽十萬席未幾罷之

蘇鹽諸路累依累罷而徵錢如故

宋祖宗以來行鹽鈔以實西邊其法積鹽于解池積錢于在京榷貨務積鈔于陝西沿邊諸郡商賈以物解至邊入中請鈔以歸物解至邊有倍稱之患惟患無回貨故極利于得鈔徑請鹽于解池舊制通行解鹽池甚寬或請鹽于京師每鈔六千二百鈔時給與但輸頭子等錢數十而已以此所由州縣貿易憾盛至爲良法崇寧間蔡京始變鹽法俾商人先輸錢請鈔赴產鹽

主

郡按鹽徵囊括四方之錢盡入中都以進羨要竊鈔法並廢商賈不通邊備失備東南鹽禁如密把法被罪者衆民間食鹽難以厭土解池天產美利乃與冀壤興積矣大約常使見行之法信給不通報復變易名對帶法寧年又變對帶爲循理循理者已積賣鈔未授鹽復更鈔鹽未給復貼輪額允三輪始獲一通之貨民無貨更鈔已輸幾悉乾沒數十萬券一久廢蔡朝爲豪高夕僑流巧有赴水投銀而死者時有親伯留者本三省大胥也睦京妻德之專主榷貨務政和六年鹽貨通及四十萬緡官吏皆進秩

東萊呂氏曰洪範初一日五行一曰水水曰潤下潤下作鹹

此鹽之根原五行之氣無所不在水周流于天地間潤下之性無所不在其味作鹽凝而為鹽亦無所不在種類品目甚多世所共知者有三如出于海出于井出于池三者皆尤多世共知之如青州出于東井禹嶺東海嶺南海皆出于海劍南西川出于井如河東鹽出于池如解池鹽之尤著者大畧三種三種之外所出亦多如河北有鹵地此出于地者如永濟軍鹽出于崖此出于山者又有出于石出于木品類不一大抵鹽民生之日用不可一日闕者所以天地之間無處不有自禹貢青州貢鹽締此海鹽之見于經三代之時鹽雖入貢與民共之未嘗有禁法自管仲相桓公當時始興鹽

主

筴以奪民利自此後鹽禁方開雖漢興除山澤之禁到武帝時孔僅桑弘羊祖管仲之法始禁權至昭帝之世召賢良文學論民疾苦請罷鹽鐵又桑弘羊及覆轡雖所以鹽權不能廢元帝雖嘗罷之卒以用度不足復建自此之後雖鹽法有寬有急然禁權與古人相終始以此知利源不可開一開不可復塞於是論其作備出于管仲計近功淺効奪民利以開鹽禁論禁權之利惟是海鹽與解池之鹽最資國用南方之鹽皆出湖北方之鹽皆出于池如蜀中井鹽自鹽一方之用於大漢國計不與焉本朝就海論之惟是淮鹽最資國用乃國初鈔鹽未行是時建安軍置鹽倉乃今真州發運在真

古鹽法考
卷之四
鹽法考

州是時李沆為發運使運米轉入其倉室取口皆截鹽散于江浙湖廣諸路各得鹽貨販運而民力以寬此南方之鹽其利廣解池之鹽朝廷專置使以領之北方之鹽盡出于解池然有契丹西夏之鹽皆相率輸解池之利解池之鹽味不及西夏西北之鹽價廉又賤所以沿邊多盜販國家常措置關防西夏自漢以來海鹽井鹽用煎熬之制皆煎煉然後成兩處之鹽必資人力如解池之鹽大抵耕種疏為畦壠決水灌其間必俟南風起此鹽遂熟一夜起水一夜結成鹽南風不起則課利遂失海鹽井鹽全資于人解池之鹽全資于天徽宗時浙之鹽自蔡京東政廢轉搬倉之法使高價入納

毒

于官由此為鈔鹽法請鈔于京師商賈運于四方有長引短引限以時日各遠所運之地遠近以為甚專利罔民鹽法數十日一變鹽法既變則鹽鈔亦不可用折閱甚多此海鹽之一變也解池緣微廟初雨水不常固鹽不密守者獲視不同為外水參雜不復成鹽後大興德役盡軍出外水漸可再復此是解池之一變也河北之鹽自安史亂後為諸鎮所據本朝因以鹽定稅所以河北一路鹽無禁權自章惇為相始行禁權犯刑禁者甚多盜賊滋起所以河北不可禁權兼河北之鹽又與他不同如井鹽池鹽官司封守故可禁權海鹽亦待煎起爐非一旦可成官司動禁禁亦可權惟河北鹽是由

地其地甚廣非如井池可以為國計守又即緣原便
成非如海鹽可以禁禁所以最易紀禁推大綱論之三代以
前鹽國與民共之若就後世不得已彼善于此取諸山澤猶
勝取之于民與販販鹽皆非地著之人因而取之必寬民力
然而取之欲寬不盡其利則鹽可以公行若迫而取之必用
官刑此見小失大

高宗建炎初知開封府宗澤奏曰臣切見京東青相密登萊諸
路自太府卿鄭僅進行稅鹽法宣和三年宰相王黼用事始罷
河北京東稅鹽其意只欲在京權貨務入納數多應副目前用
度遂為東北之害者十年亦皆歲計之行鈔鹽比之稅鹽大

鹽

段虧少蓋稅鹽不拘錢數多少皆可買販故民易于得鹽若鈔
鹽非富商大賈以千萬計不能為也無事時高賈乘時要利人
食貴鹽況今道路梗澁商賈不行以今春復觀之官鹽無復賈
販遂令盜販專利偷竊官鹽乞時宣和三年以前稅鹽地分並
依舊法不惟官收其利以資州縣關乏亦可止絕私販策于鹽
法別無妨礙安是經久可行實有助于諸州縣糧本且安京東
河北兩路人心

稅鹽之法使高賈不得專利一利也無私販販鹽之橫行二
利也無稱掣攷防之法三利也無困苦遺戶四利也無文移
簿引紛紜之患五利也無光棍詭害之事六利也但稅之又

當簡便有法耳

建炎初淮浙亭戶官給本錢諸州置倉令商人買鈔并請五十
斤為一石六石為一袋輸鈔錢十八十
紹興元年詔臨安府秀州亭戶合給二稅依皇祐專法計納鹽
貨以亭戶皆前鹽為生未嘗墾田故也

二年詔淮浙鹽每商人每袋貼納貨錢三千已算請而未售
者亦如之十日不自陳如私鹽律十一月詔淮浙鹽場所出鹽
以十分為率四分支今降指揮以後文鈔二分支今年九月以
後文鈔四分支建炎渡江以後文鈔先是呂頤浩以對滯法不
可用令商人貼納錢至是復以分數如對滯法於是始加嚴察

三

矣

四年詔淮浙鹽每袋增貼納錢三貫文並計綱赴行在尋命廣
鹽亦如之九月以入納遲細減所添錢然自建炎三年改鈔法
至是年凡五變而建炎舊鈔支發未絕乃命以資次前後從上
并支焉

六年趙鼎奏久不變法建康日納鹽錢甚盛上曰法既可信自
然悠久

時侍御史毛注論鹽鈔疏曰徽宗崇寧以來鹽法頗改神
宗元豐舊制不許諸路以官船運載為轉運司之利乃許人
伴使用鈔請鹽船載于所措州縣販易而出賣鹽多寡為州

縣最一有補職養民不忍侵克則指為沮法必重奏劾趙
默州縣不望風畏威競為惡應由是東南諸州每縣二等
以上戶俱以物產高下酌給鹽數之多寡上戶歲限有至千
緡第三等末戶不下三五十貫籍為定數俟依數販易以足
歲額稍或愆期鞭撻及之一縣歲額有三五萬緡今為常額
竊為害之大者又朝廷自昔謹三路之儲糧儲鹽其術非
他惟鈔法流通上下交信東南末鹽錢為河北之儲東北為
河東之儲解鹽池為陝西之儲其錢並積于京師隨所積多
寡給鈔于三路如河北銀草鈔至京師支見錢號號錢法河
東三路至京師支見錢半支銀細絹陝西解鹽鈔則支請解

毛

鹽或有注給鈔亦以京師錢支給性錢積于京師鈔行于三
路至則給錢不使滯留時高價皆悅乎糴運單于遼郡高價
既通物價亦平斗米止百餘錢東單不過三十遠之倉庫盈
滿自崇寧末鈔法屢更京師無見錢之積而給鈔數倍于昔
年鈔至京師無錢可給遂至鈔值十不得一遼郡無人入中
糴買不敷乃以銀絹見錢品搭文鈔為糴買之直民間中糴
不復會算鈔直惟計銀絹見錢須至高糧糴單之價以就虛
數致使官價幾倍于民間斗米有至四百束單不下百三十
餘錢軍儲不得不闕財用不得不匱如解鹽鈔每紙六千今
可通三千商旅凡入東南末鹽鈔乃以見錢四分鹽斤六分

積貨務惟得七十千之入而東南支擅官直百千則儲本已
暗有所損矣臣謂鈔法不復熙豐舊制則物價無由可平邊
儲無由可積方今大計無急于此辭向者講究于嘉祐中行
之未幾穀價遽損邊備有餘逮及熙豐其法始備比年權貨
務不顧鈔法屢變有誤違計惟冀貽納見銀專買東南鹽鈔
國增錢數以飽冒崇寧前鈔方行而後鈔又復變易特令先
次支鹽則前鈔遂為廢紙罔人獲利商旅怨嗟臣願明詔執
政大臣精擇能吏推明鈔法今之練政事通鈔法不患無人
在京三庫之積皆四方郡縣所入不患無儲如以三四百萬
緡積留京師隨數以給鈔引使鈔至給錢不復邀阻上下交

美

信則人以鈔引為輕賈轉相貿易其指出入文鈔亦當體究立
法量為分數支鹽當之惟詳酌可否施行
摛謀按交鈔實通商之便法蓋商之往也賣貨而其歸也賣
銀貨貨安而費銀危此鹽鈔之所以利也自後元及明竟以
為金銀之用則非也洪武八年令中書省造大明寶鈔取桑
椹為鈔料其制方高一尺闊六寸許以青色為質外為龍文
花欄橫題其額曰大明通行寶鈔內上兩旁復為篆文八字
曰大明寶鈔天下通行中國鈔貫狀十半則為一貫其下曰
戶部奉准印造大明寶鈔與銅錢通行使用偽造者斬告捕
者賞銀二百五十兩仍給犯人財產若五百文則畫鈔文為

五串餘如其制而遞減之每鈔一貫折銅錢一千文銀一兩其餘以是差其等凡六曰一貫五百文四百文三百文二百文一百文每鈔四貿易赤金一兩禁民間不得以金銀物貨交易違者治罪告發者就以物給賞若有以金銀易鈔者聽比商稅課錢鈔兼收錢十之三鈔十之七一兩文以下則止用銅錢其後又置行用庫凡軍民鈔務貫伯昏爛方許入庫易換量收工墨價直又榜諭各處商稅衙門河泊所官吏每遇收辦課程不許勒索料鈔但有字貫可辨真偽者不問破爛油污水跡紙補即與收受解京若官吏巡攔刁蹬不收及因而以不堪辨驗真偽鈔京者皆罪之其行鈔之法可謂至

元

矣至二十七年罷寶鈔行用庫令軍民商賈所有銅錢有司收歸官依數換鈔不許行使則以難行之故也永樂元年以鈔法不通禁用金銀交易犯者准奸惡論可謂酷矣然當時鈔八十貫止易銀壹兩已可知市情之不易而措之不可代金矣況承平之久上之人自不肯受而可以強民哉但以鈔便商如今之會票行之信亦可也

孝宗時朱熹浙東鹽法議曰浙東所管七州四州瀕海既是產鹽地分而民地分去考場去處近或跬步之間遠亦不踰百里故其私鹽帶賤而官鹽帶貴利之所在雖有重法不能禁止故販私鹽者百十成群或用大船般載巡尉既不能罰州郡亦不

能詰及與通同賈以自利或乞覓財物或私受稅錢如前日所奏台州一歲所收二萬餘貫是也以此之故除明越兩州稍通客販粗有顆利外台溫兩州全然不成次第民間公食私鹽客人不復請鈔至有一場一監累月之間不收一袋不支一袋而官吏廉營吏卒騷擾有不可勝言者然已有比較之法州縣恐有殿罰則不免創立鹽舖抑勒民戶妄作名色抑令就買出入暗昧不可稽考大略瘠民以肥吏因農以資游手為州縣為提舉主管者非不知然皆以國計所資不敢輒有陳說曰深月久民愈無聊若不變通恐成大患臣生長福建竊見本路下四州軍舊行產鹽之法令民隨二稅納產鹽錢而請鹽于官近歲官

甲

鹽雖不支給而民間自食私鹽官司既得產鹽稅錢不復問其私販雖非正法然實兩便又必為吏者博盡眾謀多方措置使輸錢之數比舊稍輕買鹽之價比舊稍減即公私兩便法可久行若其不然則官戶豪宗皆免而今例輸者橫議紛紛必有所起雖有良法美意不可行矣臣欲于見行鹽法之中擇其不可行之甚處小變其法而損其歲入之數官享其利而民不以為病州縣可以立脚而漕司不失歲輸之實夫引鹽之所以貴以引鹽之數物之也本錢之所以多以前所支之數較之也此鹽之所以貴也價引之額所以挾以前所運之數拘之也海鹽之所以取以搬運之費計之也此計產輸錢之所以重也誠能罪海

倉及下四州之買納使客人請引南自海東北至長溪各提便
路就亭戶鹽與販引引價可減本錢可輕引額可增海餉可
罷而計產輸錢亦薄矣徵乞聖恩記本州取會福建路轉運司
下四軍見行鹽法將本路地遠近鹽價高低比附參考立為
沿海四州鹽法其餘州軍自依舊法施行則亦華弊救民之一
事也

孝宗乾道十三年臣僚言總轄權制亭憲剽本錢却縱亭戶
私煎資賣記淮浙場見差總轄並罷

朝野雜記曰淮浙鹽額最多者泰州歲產鹽一百六十一萬
石嘉興八十一萬石通州七十八萬石慶元三十九萬石淮

里

浙鹽一場十運每運晝夜煎鹽六盤一盤三百斤遇雨則停
淳熙末議者謂總轄甲頭權制亭憲剽本錢法行判剽悞
其赴總繼令私煎且如一日雨乃不行三日中若一季之間
十日雨則一場私鹽三十六萬斤矣而又有謂鑊子鹽亭
戶小火一竈之下無慮二十家皆有鑊一家通夜必煎西
錢得鹽六十斤十竈二百家以一季計之則鑊子鹽又百餘
萬斤矣一場之數已如此諸路可知十三年九月遂罷總轄
全亭戶自請本錢焉

終宋之世大抵鹽法有二產鹽之地隨稅納鹽或定課全賣
而官自搬賣全轉運司歲認總錢幾萬貫而自全衙前賣之

或又料數百姓一也鈔商約錢買鈔支盤轉販二也當時之
議頗有言官賣料數為害者亦有利其贏餘以為州縣佐
費者要之如買三倍君子是識豈有龍衛而可為治道
乎

寧宗慶元元年二月詔循環鈔住罷將增利鈔名改作五支
文鈔給與日前已收在倉通理資次支散以淮東提舉陳損
之言循環增利兩等文鈔擾害人稱循環鈔多有弊益自宣和
間客人先買一鈔却更重買一鈔其先鈔號為舊鈔而重買謂
之新鈔舊鈔可以便宜支重買便為舊鈔如此循環賣高價之利
也乞截曰住罷只用一色增利鈔支請於是富商巨賈

里

有頃為貧民者矣嘉泰四年詔支客鹽並以舊鈔七分新
鈔三分以舊鈔理資次開禧以後節次有緣納舊鈔換新鈔指
揮不一

唐乾元初第五琦為鹽鐵使變鹽法創安代之當時舉
天下鹽利總四十萬緡至大曆末增至六百萬緡天下之賦
鹽利居半宋元祐間准鹽與解池等歲四百萬緡比唐舉天
下之賦已三分之二紹興末年以來泰州海寧一監支鹽三
十餘萬緡為錢六七百萬緡則是一州之數過唐舉天下之
數矣宋中興四
初食貨志
貴與馬氏曰唐至德間鹽每斗十錢而已至第五琦變鹽法

而十倍其概然不過每斗為錢一百一十而遠近商人買鈔計鹽六石為一袋至輸錢十八千緡而直錢又增納鈔錢三十則其時鹽價比之第五琦所權已是三倍有餘而至德之價則又懸絕矣蓋鹽直比唐則愈貴錢比唐則愈輕所以其數之多如此要未可全歸征利之苛也

竊諒榷茶之食鹽者不多于唐也而鹽如此者豈不以分地而道之計戶而賦之使欲鹽者常不得鹽是以鹽得貴其價而官固得以重取其利乎為民父母使民日食之物壅斷而要其錢仁人之所惡也東坡詩云豈是開韶解忘味邇來三月食無鹽噫有由矣又其甚者官定其貴額強以予民而

聖

徵之錢如蜀之西和州每斤為直四百不示苦乎

度宗咸淳四年陳宜中奏塩司抑配之害曰分鄉置局計口數塩雜以灰泥減其勛而沿門強索刻日責償前欠未消後數踵至

殿中侍御史朱熠上言曰以蜀廣浙數路言之皆不及淮塩額之半蓋以介鹵鹽望可以供煎煮蓋薪草繁可以備焙煉故環海之濱有亭戶有鍋戶有正塩有浮塩正塩出于亭戶歸之公上者也浮塩出于鍋戶鬻之高販者也正塩居其二浮塩居其一端平之初朝廷不欲使浮塩之利散而歸之于下於是分置十局以收買浮塩以歲額計之二千七百九十二萬勛十數年來

鈔法變更公私俱困真揚通泰四州六十五萬之正塩視昔猶不及額尚何暇為浮塩計耶是以貧民無耻之士大夫知朝廷住買浮塩壅斷而龍其利累累竄戶列處沙洲日摘銀而三塩以延旦夕之命今商賈既不得私販朝廷又不與收買則之絕其衣食之源矣為今之計莫如遵端平之舊式收鍋戶之浮塩所給塩本當過于正塩之價則人皆與官為市即以此塩售于上江所得塩息徑輸朝廷一則可以絕我閭閻爭利之風二則可以續鍋戶烹煎之利

按宋末福建下州例以交易契紙錢料數者曰浮塩出常賦外又與此浮塩不同

器

元之立國初以酒醋鹽稅河泊金銀鐵冶六色取課于民歲收銀萬錠太宗庚寅年始行鹽法每鹽一引重四百斤其價銀一十兩世祖中統二年減銀為七兩至元十三年既取茶而江南之鹽所入尤廣每引改為中統鈔九貫二十六兩增為五十貫元貞間中每引又增為六十五貫至大已酉至正祐乙卯七年之間累增為一百五十貫凡偽造鹽引者皆斬籍其家產付告人充賞凡私鹽徒二年杖七十止籍其財產之半有首告者於所籍之內以其半賞之行鹽各有郡邑犯界者減私鹽罪一等

以其鹽之半沒官半賞告者

草木子曰世祖立鹽法瀕州郡立場差官主治差鹽亭戶丁獲鹽至十月結場住煮及額而止鹽高子各省府運司買引就各處鹽場支鹽後鹽積而不售均派戶口收買令其入錢縣官收市其中貧富不等皆令入錢吏胥並緣為奸民甚苦之嗷然皆言其不便事焉能復全富商收市嘗改歷代鹽法有加無減率由養兵多而鹽價廣故不能革也

至元十九年於大都置局賣引令商開鹽發賣每歲置戶工本省臺運官逐季分給之二十八年增置戶工本每引為中統鈔八兩

河間鹽太宗庚寅始立稅課每鹽一引重四百斤庚子年歲辦三萬四千七百餘錠後增每錠至四百五十斤歲辦至九萬五千錠至元七年始定例歲煎鹽十萬引辦課銀一萬錠後累增至至大元年辦四十五萬引正祐元年以虧課減五萬

山東鹽太宗庚寅始立鹽都課稅每銀二兩得鹽四十斤中統元年歲辦銀二十五萬錠後遞加至至大以後歲辦正餘鹽三十一萬引

河東鹽太宗庚寅始立平陽府徵收稅課每鹽四十斤得銀一兩憲宗壬子歲辦鹽一萬五千引辦課銀三十錠至

元十年命撈鹽戶每丁撈鹽一石給工價鈔五錢歲辦鹽六萬四千引後又歲增至延祐六年實計撈鹽十八萬四千五百引

四川鹽為場凡一十有二為井凡九十有五至元二十二年歲煎鹽一萬四百五十一引天曆二年增至二萬八千九百一十引

遼陽鹽太宗丁酉始立課稅癸卯年合懶路歲辦課白布二千匹恤品布一千足

兩淮鹽至元十三年命依宋舊例辦課每引重三百斤其價為中統鈔八兩十四年每引改為四百斤十六年

額辦五十八萬七千六百二十三引十八年增為八十萬引
二十六年減十五萬六千二百二十三引額辦正餘鹽九十五萬七千
五引

兩浙鹽至元十四年立運司歲辦九萬二千一百四十八引
後遞增至延祐六年歲辦五十萬引

福建鹽至元十三年始收其課為鹽六十五萬五千引後遞增
至至大元年為十三萬引

廣東鹽至元十三年因宋之舊辦課十六年辦鹽六百
二十一引二十二年分江西鹽隸廣東宣慰司歲辦一
萬八百二十五引遞增至延祐五年為五萬五千五百

二引

廣海鹽至元十三年立辦鹽二萬四千引遞增至延祐二年
正餘鹽通為五萬一千一百六十五引

陝西有常紅鹽池在寧夏其池隣接陝西環州百餘里紅鹽
味甘而價賤解鹽味苦而價貴官以解鹽為課百姓私相販
易不可禁約陝西漢中道肅政廉訪使胡通奉陳云陝西百
姓許食解鹽鹽吏不論貧富散引收課或納錢入官動經歲
月猶未得鹽益地遠脚力艱澁今後若因大河以東之民分
定課程買食解其以西之民計口攤課任食紅鹽則官不被
擾民無蕩產之禍矣且解鹽結之于風常紅之鹽產之于池

東鹽味苦西鹽味甘又豈肯舍其美而就其惡乎使陝西百
姓一聚均攤解鹽之課令食常紅之鹽則鹽吏免巡禁之勞
而民亦受惠矣會議令陝西之民從便食用常紅二鹽解鹽
依舊西行紅鹽不許東渡其後以涇州白家河永為定
界

元大都食鹽至元三年從河間運一萬五千引赴都召募有產
業船戶互相保識每一千引為綱就差各該場官一員并本司
河間索差或鹽運巡檢官每名管押一綱於大都興國等場見
收鹽內驗數分派分官監視如數兩平支收限三月內赴京廠
交卸取文憑赴都銷照但有離和沙土濕潤短少並令本船戶

押運場官奏鹽運諸人如數均陪依律坐罪

順帝至正三年監察御史王思誠侯思禮等建言京師自大德
七年罷大都鹽運司設官賣鹽置局十有五處至泰定二年以
不便罷之元統二年又復之迄今十年法久弊生在船則有侵
盜濫溺之患入局則有離和灰土之奸名曰一貫二斤四兩賣
不得一斤之上其潔淨不雜而斤兩足者唯上司提調數處耳
又常白鹽一千五百引用船五十艘每歲以四月起運而運司
所遣之人擅作威福南抵臨清北自通州所至以索賄河道舟
楫往來無不被擾名為和催實乃強奪一歲之中千里凡富商
巨賈之載米粟者連官賣人之載家室者一槩遮截得重賄而

放行所拘留者皆貧弱無力之人其舟小而因涉溺侵盜
弊病多端既達京廠又不得依時交收淹延歲月困苦無聊
事子曾與緝者往往有之此客船所以狼顧不前使京師百物
湧貴者實由于此竊計官鹽二萬引每引解領中統鈔七貫總
為鈔三十錠而十五局官典津給以一歲計之又五百七十六
錠其就支債房之資短腳之價蕩草諸物又在外焉當時置局
設官但為民食貴鹽殊不料官賣之弊反不如商販之賤豈恐
徒費國家而使百物貴也宜從憲臺具呈中書省議罷其鹽局
及未歲起運之時出榜文備告鹽商從便入京與販若常白鹽
所用船五十艘亦宜于江南造小料船處如數造之既成之後

五

付運司僱人運載庶舟楫通而商賈集則京師百物賤而鹽亦
不貴矣從之

至元五年兩浙運司申中書省云本司自至元十二年相立此
祖王當時未定額至十五年始立額辦鹽十五萬五千引自後
累增至四十五萬引元統元年又增餘鹽三萬引每歲總計四
十八萬引每引初定官價中統鈔五貫自後增為九貫十貫以
至三十五十六一百今則為三錠矣每年辦正課中統鈔一
百四十四萬錠較之初年引增十倍價增三十倍課額愈重煎
辦愈難兼以行鹽地界所拘戶口有限前時聽從客商就場支
給設立檢校所秤檢出場鹽案又因支重停積延祐七年比兩

淮之例改法立倉綱官押船到場運鹽赴倉收貯客旅就倉交
鹽始則為便經今二十餘年綱場官官任非其人惟務括充吃
淮浙風土不同兩淮跨涉四省課額雖大地廣人多食之者衆
可以辦集本司地界居江皖海煎鹽亭寬散漫海隅行鹽之地
東河則與兩淮鄰接海洋則與遼東相通番舶往來私鹽出沒
侵礙官課雖有刑禁難盡防禦鹽法驟壞亭民消廢其弊有五
本司所轄場司三十四處各設令丞營勾典吏管領運戶火丁
用工之時正當炎暑之月晝夜不休緣值陰雨束手傍徨貧窮
小戶無生理衣食所資全藉工本稍存抵業之家十無一二
有司不體其勞又復差充他役各場元食運戶一萬七千有餘

六

後因水旱瘟疫流離死亡止存七千有餘即今未蒙食補所攝
拋下鹽堆唯勒見戶色煎而已若不早為食補優加存恤將來
必致損見戶而虧大課此弊之一也又如所設三十五綱鹽運
綱司專掌召募船戶照依隨場日煎月辦課額官給水脚錢就
場支袋所煎鹽袋每引元額四百斤又加折耗等鹽十斤裝為
二袋綱官押運前赴所撥之倉而交納焉客人到倉支鹽如二
月至十月河凍之時以運足為度其立法非不周密也今各綱
運鹽船戶經行歲久奸弊日滋凡遇到場裝鹽之時私囑鹽場
官吏司秤人等重其斤兩裝為硬袋出場之後沿途盜賣難以
灰土補其所虧及到所赴之倉而倉官司秤人又各受賄既不

加辦秤盤又不如法在倉日久又復消折袋法不均誠非細故
不若仍舊令客商就場支給既免綱運俾給水脚之費又鹽法
一新此獎之二也本司歲辦額鹽四十八萬引行鹽之地兩浙
江東凡九千九百六萬餘口每日食鹽四錢一分八厘總而計之
為四十四萬九千餘引雖盡其數猶剩鹽三萬一千餘引每
年督勒有司驗戶口請買又值荒歉連年流亡者衆策以瀕江
並海私鹽公行軍民官失于防禦所以各倉停積累歲未賣之
鹽凡九十餘萬引無從支散如蒙降定制以憑遵守賞罰既
明私鹽減少戶口食鹽不致廢弛此弊之三也又每歲拘收退
引允還客人運鹽到所賣之地先須註報水程及所止店肆繳

七

納退引並期各處提調之官不能用心檢舉縱令吏胥倚里正
等需求分例錢不滿所欲則多端留難客人或因發賣遲滯轉
往他所水程雖註不拘納送有埋沒至客為民藏匿在家影射
私鹽所司亦不檢勘拘收其懦善者竟過官鹽之後即將引日
投之鄉胥又有狡猾之徒不行納官通同鹽徒執以為憑與販
私鹽如蒙持有司官吏明定點降罪名使退引盡實還官不致
影射私鹽此獎之四也本司自延祐七年改立杭州等七倉設
置郵驛收掌各綱船戶運到鹽袋貯積在倉聽候客人依次支
鹽俱有定制比年以來各倉官攬肆其貪欲出納之間兩收其
利允還綱船到倉必受船戶之賄縱其雜和灰土收納入倉或

船戶運至好鹽無錢致賄則故生事留難以致停泊河岸便欺
並賣其倉官與鹽運人等為與多端是以各倉積鹽九十餘萬
引新舊相並充溢廊屋不能支發走由消折為害非輕雖係客
人買過之物課鈔入官實恐年復一年為害益甚若仍舊令客
商自備脚力就場支給免停積此弊之五也五者之中各倉
停積最為急務驗一歲合賣之數止該四十四萬餘引儘賣二
年尚不能盡又復煎運到倉積累轉多如蒙特賜奏聞選委德望
重臣典拘該官府從長講究察酌時宜更張法制定為良規惠濟
元元庶大課無虧後遂華見設鹽倉綱運聽從客商赴運司買
引就場支給於行鹽地方發賣及設檢校批驗所四處選任廉

八

幹之人直隸運司如過客商載鹽經過依例秤盤均平案注仍
驗引目

教養金書卷之四十二

歷代鹽法考 明洪武至正德



明鹽法設轉運司者六提舉司者七設課司以百計大小引目

二百二十餘萬解太倉銀百萬有奇分銀三十萬有奇開廣二

省課額無多并池二鹽撈辦亦易長蘆山東價廉課充惟淮鹽

居天下之半折次之而皆艱于徵納

兩淮都轉運鹽使司所轄泰州淮安通州三分司鹽場三十處

洪武間歲辦鹽三十五萬二千餘引 大引

兩浙運司所轄嘉興松江寧紹溫台四分司鹽場三十五處歲

辦二十二萬餘引 大引

山東運司膠萊濱鹽二分司鹽場一十九處辦一十四萬三千

餘引 大引

北平河間運司 後改長蘆 滄州青州二分司鹽場二十四處歲辦六

萬三千餘引

福建運司所轄鹽場七處歲辦十萬四千餘引

河東運司所轄解池東場西場中場三分司歲辦六十八萬

斤

陝西靈州鹽課司一處兼轄漳縣鹽井西和縣鹽井二處歲辦

西和一十三萬十餘斤漳縣五十一萬五千餘斤靈州二百八

十六萬七千餘斤

廣東鹽課提舉司轄鹽場二十九處歲辦廣東二十四處四萬

六千餘引海北一十五處二萬七千餘引

四川鹽課提舉司所轄六十二井十七處課司歲辦五百一十

三萬一千四百斤零

雲南黑鹽井鹽課提舉司轄鹽課司三白鹽井鹽課提舉司

轄鹽課司一決序提井鹽課提舉司轄鹽課司一五井鹽課提

舉司轄鹽課司七處辦一百八十二萬七千八百斤零又折綿

布若干段

行鹽地方 西 淮應天府海州府太平府揚州府鳳陽府廬州

府江府南府建昌府臨江府徽州府池州府安慶府滁州府

府兩浙運司所轄嘉興松江寧紹溫台四分司鹽場三十五處

山東運司膠萊濱鹽二分司鹽場一十九處辦一十四萬三千

餘引 大引

北平河間運司 後改長蘆 滄州青州二分司鹽場二十四處歲辦六

萬三千餘引

福建運司所轄鹽場七處歲辦十萬四千餘引

河東運司所轄解池東場西場中場三分司歲辦六十八萬

斤

陝西靈州鹽課司一處兼轄漳縣鹽井西和縣鹽井二處歲辦

西和一十三萬十餘斤漳縣五十一萬五千餘斤靈州二百八

十六萬七千餘斤

年令鹽州行鹽地方
靜寧州行鹽地方
廣東省行鹽地方
五府行鹽地方
太平府行鹽地方
四川府行鹽地方
雲南府行鹽地方
凡淮南五場則皆備淮北五場則皆備或值時之雨賜候之

豪壯則鹽之豐盡隨之惟前有淋瀝每運鹽場有若或可鹽
場傍挑完灰坑灰水淋瀝每運鹽場有若或可鹽
坑內淋瀝灰水淋瀝每運鹽場有若或可鹽
子內淋瀝灰水淋瀝每運鹽場有若或可鹽
火凡六乾出鹽六盤每盤一百斤共六百斤作大引鹽一引完

課二之節故曰火鹽惟鹽有灰淋淋北五場淋瀝不同或如
土淋或將鹹灘灘之地淋之淋瀝又淋之淋瀝北五場淋瀝
臘油水入以磚砌成池內鹽水淋瀝又淋之淋瀝北五場淋瀝
不費煎煮日曬而成之宜故曰臘鹽其積灰以年久為善
鹹水浸潤出其試鹽以石蓮子為準而石蓮子者為鹽中
浮而輕者可煎成之時用阜角數枚投下鹽點凝結
解鹽引水見前
井鹽按新野縣記大寧縣泉水出于山窰如飛泉民分引之
橫嶺隆慶十七州皆卑簡小井用力甚難影山之端應井其
大深數十丈以巨竹離離然後相衡為井用繩引水入中氣
小之行竹為桶無底而繫其上懸數寸出入水中氣
自呼吸若聞之一桶致水數斗其他取水煎鹽皆滿此

凡兩浙兩淮鹽戶洪武元年定歲辦鹽數每引重四百斤官給
工本米一石後分一引為二引而以四百斤者為大引二百斤
者為小引各曰改辦小引
二年定山東北平河南鹽州廣東海北歲辦鹽課每引四百斤
河東歲辦鹽課每引二百斤

十七年定兩淮兩浙鹽工本鈔每引二貫五百文河間廣東海
北山東福建四川海引俱二貫所辦每引
二十三年定兩淮兩浙各鹽戶每丁歲辦小引鹽一十六引每
引重二百斤共歲額七十萬五千一百八十引復鹽工丁半之
其餘工丁四升

二十六年凡天下辦鹽去歲每歲鹽課各有定額年終各該運
司并鹽課提舉司將周歲辦過鹽課出給印信通關具本入覲
奏繳本部安官于內府戶科核出立案附卷作數及查照繳到
通關內該辦鹽課比對原額有虧照數追理
凡客商與販鹽貨各照行鹽地方發賣不許變亂合用引目
各運司申報本部安官關領本部將來文立案委官于內府
印造候單日將進光引目呈堂關領回部督印編號用印完
備明立文案給付差來官收領回還取領狀入卷備照其各處
有司凡有單民客商中賣官鹽賣畢隨時退引赴任費官司
依例繳納有司類解各運司運司按季通類解部本部塗抹不

用

始商人支鹽完日該場折原封乃截去一角反驗放之後連司復截一角仍封對批驗所寧卑復截引一角乃發商人領賣行鹽地方照水程賣單復截一角退引

洪武初頒降七朝掣引俱重二百零五斤凡鹽依此掣驗

商人運鹽出場南北淮各至安東白塔住制各商賣鹽場系給水程開文起運司各至期以先後為次序運各搭單船戶北以候驗收船以上各案而集淮南鹽場至五萬引以上淮北鹽場至三萬引以上各案而集山東鹽場至五萬引以上山東鹽場門在清江官諸泊船處每船單一本投運司轉無違乃放出開起掣引故會此差御史開支鹽課自永樂十三年始則此規非洪武舊制大縣不遠耳

五

徙雜犯死罪者止杖一百仍繫煎鹽其事故憲丁勘實以附近有田糧丁力相應人戶撥補

憲戶每丁歲辦大引鹽十引此史簡奏于弘治時該用單二十餘束洪武中每丁撥與單場一段令其自行煎燒不許侵奪

每鹽場有國有憲有戶有丁數皆編設每園里有總催即元百大長數亦有定一團設總催十名每名有甲首戶丁煎鹽有缺行有司余補除免雜徭役

彭韶作鹽場園詩言庶民之中憲戶最苦小屋數椽不蔽風雨粗粟糲飯不能飽餐此居食之苦也山蕩渺漫人偷物踐

微守無人此舊薪之苦也晒淋之時舉家登場刮泥汲海流

汗如雨隆寒破骨亦必為之此淋滴之苦也煎煮之時燒灼

薰蒸蓬頭垢面不似人形酷暑如湯亦不敢離此煎煎之苦也

也寒暑陰晴日有課程前者未足後者復來此微鹽之苦也

客商到場無鹽收價百端逼辱舉家憂懼此賠鹽之苦也疾

病死喪尤不能堪赴亡則身口飄復紫則家計蕩盡去任兩

難安生無計所宜加意務念過事寬恤彼將感激忻慰雖困

極無復恨矣

二十七年令公侯伯及文武四品以上官不得令家人奴僕行

商中鹽侵奪民利

六

二十八年以各處邊方缺糧奏定開中納米則創出榜召商于

缺糧倉分上納仍先編置勘合并底簿發各該布政司并都司

衛分及收糧衙門收掌如遇客商納糧完填寫所納糧并該支

引鹽數目付客商備付各該運司及鹽課提舉收掌候中鹽客

商納米完齎執勘合到比對硃墨字號相同照數行場支鹽又

令以鹽糧勘合并鹽引印及鹽引銅板收貯內庫戶科編號木

記收貯本部遇該召商開中本部奏請印刷驗定給發

各商

凡通開中鹽糧務要量其役優米價貴賤及道路遠近險易

本部明白定奪則創立簿具奏出榜給發各司府州并淮浙

等運司張掛召高中納

倉鈔式 陝西等處承宣市政使司延安府巨積等倉為調兵

急缺銀糧接濟事除外今用天字一號文簿一扇計祇四張
用印鈐蓋付本商親齎付該司告投比對硃墨字號相同開
支引檢外所有文簿合行出給

計開天字一號實收過商人一名趙甲係某商某州某縣某
里軍民等籍告報兩淮都轉鹽使司等處洪武某年分官給
三千引內納米七百五十石收入天字版盛發洪武某年某
月某日某時收完

鹽引式 洪武初南京戶部見為鹽法事照到奏准各項事例

除欽遵外本部合行開坐出半印勘合引目付客商收執照
據前去發賣施行通至引者

一兩淮運司凡遇客商販賣鹽貨每引二百斤為一例給付
半印引目每引納官本米收入倉隨即給引支據

一各場運丁人等除正額鹽外將煎到餘鹽夾帶出場及私
鹽貨賣者被百夫長知情之縱或通同貨賣者同罪西隣知

私煎鹽貨不首告者杖一百元軍

一凡守禦官吏巡檢司巡檢兵糧俱發有司歸問犯人校有

軍器者新鹽貨車船頭不設官引領牙人及窩藏者放者杖
一百煙瘴地而充軍曉批獻載者杖一百元軍有能首者

免罪常人捉獲者當銀十兩仍追追究是何場分運戶所賣
鹽貨依律處斬鹽運司聲獲私鹽隨發有司追緝不許擅問
有司通同作弊脫放與犯人同罪

一起運官該引四百斤帶耗鹽一十斤為二袋客商每引
二百斤為一袋經過批驗所係數兩秤盤但有夾帶私鹽
隨發有司追緝客商貨賣官據自揚子江至湖南襄陽俱
係經過官司辦驗引該如無批驗割聲印記者皆五十押回
盤驗

一凡諸色軍民糧食要人等乘坐無引私鹽船隻不服盤
驗者杖一百軍民俱發煙瘴地而充軍有官者依上斬罪罷

職

一將官運鹽貨偷取或沙土坤和抵換者計贖比常鹽加一
等如係客商鹽貨以偽論官商將買到官鹽坤和沙土貨賣
者杖八十

一凡客商販賣鹽貨不許私引相離違者杖一百追緝如賣鹽
畢五日之內不繳納還引者杖六十將舊引割銷鹽貨同私
鹽論罪偽造引者處斬

一起運官鹽并場戶往來搬運上倉將帶軍器者並行研
斬

一諸人買私鹽食用者或犯私鹽人罪一等因而販賣者處

一凡各處鹽運司運載官鹽許用官船轉運如鹽戶鹽丁部用別船裝載即同私鹽科懲

按洪武六年正月江西行省商民沮壞鹽法刑官擬以亂法罪當死上曰愚民無知犯法猶赤子無知入井豈可處以死罪論之法司執奏不已上曰有罪而殺國之常典然有可以殺可以無殺彼愚民沮壞鹽法原其情不過為貪利耳初無他心乃悉免死輸作臨濠觀此則太祖之仁深矣而鹽引之律至于如此者豈非利奈而法不重則姦不止乎古之時耕而食鑿而飲此外不知帝力也自鹽法之立而私鹽之罪死

自錢法之立而私鑄之罪又死至鈔法之立而偽鈔之罪又死而小民無知鹽利如聚斂赴火殺人多矣史冊法令滋章盜賊多有甚矣為國者不可多立法也

嘉靖間巡鹽御史張珩題行兩淮開防條約○稽收鹽課

各場置廠經簿一扇順總牌甲第幾總總催某人名下甲首
幾十名計開某人額鹽幾引五日一次將該納鹽幾引赴本
場候收鹽官吏總催限同憲丁以次唱名用官降木桶盛鹽
每桶鹽二百斤爲一小引扛至庫上堆放散與木籌收執收
監單照籌芳數即駐廠經簿上開馮某人某年月日收鹽幾
桶用印鈐蓋給與小票一紙執照每一總堆放做一庫各自

者守支放該場總催收完正盤出給通關限次年二月終運司類總造冊露送戶部查繳候勘合至日派商關支

派場資格 稽派商人引鹽照依投到勘合次第挨次均派
上中下配定場分上場第一場派盡方第二場派起中下場
皆然每場亦挨總順派至於引鹽分數毫釐不得錯亂如商
人引目有十引上場派三百八十二引一百六十二引中場
派三百七十六引一百八十七斤下場派二百四十引五十
一斤雖百引百斤一斤一兩俱照例均派運司仍備細出給
文符曉諭商人同候領引入場支鹽

納米給發
正統六年令兩淮西浙勸借支造客南米麥收積
該場賑給貧難蠲丁其該支引鹽仍挨次放發

開支引鹽照舊每盤一引勸借米一斗或銀五分贖濟捕盜
 盡丁其無徵引鹽自行買補者免納弘治二年令西淮運司
 守安審商自贖或化十五
 年以前無徵支給者許收買盡丁條據以補官引更在場估
 米麥其或化十年以復至二十分數以上納二十一斤至二
 十三年該出糧賑濟米麥仍照支鹽分數上納二十一斤至二
 十三年該出糧賑濟米麥仍照支鹽分數上納二十一斤至二
 許收買餘鹽該借賑勸借銀米納完日照數給與本高引目
 借米麥示照例上納勸借銀米納完日照數給與本高引目
 并長單帖文赴場支鹽該場盡照引目長單數目將原總并
 人名下該盤若干用舊置平官降錢乾一箇重二百五十斤對
 針秤放正鹽二百斤包索五斤照數放完該場將引截去一
 角并水程關文給與商人自行打包出場驗
 上堆候掣商人引鹽驗放過關運至沿河地主堆盤去處

脚夫照數扛挑安國曉候製放待集至三四單或五六單運
司出給告示赴司封印引又截去一角諸批驗所製則
惟委監製 委官俱選廉能勤慎者運司同知以下一員親
詣儀准二所會同稱掣單運司官將原發單簿并填完大票
開繳本司府佐官另具合單揭帖一本開牒該府各司府俱
用印送院以憑覆驗

秤掣則例 掣鹽置籤簿編號以防換色之弊監掣官每掣
明開門放入執事人役各懸牌面該掣商人依單順序先
點五名立于鈞稱之左次點五名立于鈞稱之右于是乃掣
一商鹽則九人得以觀制法之公私十人班定用青黃赤白

黑等五色每掣二百根為一會商人該等一會必于會簿簿
上畫字畢乃繞起等出門繳與脚夫執照二十根為一馬收
完二百根了畢又起一會起等收等亦如前例五架等皆二
十包為一行每秤前十包用小旗掛在頭上一包額等入執
大旗一面放進令二十包共作一行擺列廳下執事人用黑
煙大筆自一號至二十號以次寫畢執大旗人報某等完用
等筒抽籤籤筒比等筒高二寸或監掣官抽籤或商人自抽
抽出某籤即令大旗掛在某號籤筒包上脚夫扛至秤下驗
號相同上秤加鉈針對不差除正鹽外餘鹽若干斤所官
商人於各簿上俱照前數填寫并大票小票彼此數目俱

同

驗鹽則例 掣鹽置大小二票凡掣過商鹽每二十引為一
秤每一秤止用籤抽一引上秤餘十九引保照依此包等秤
單除正鹽數外其到改餘鹽照舊令本商納價或化九年全
獲一應私鹽并沒官掣到等項商鹽供運至後運司批驗所并
本所掣到餘鹽通至二萬引以上開報差官要賣給過○後
令監掣等官登簿解部○正德九年奏准各運司過到設解
文倉銀庫以濟邊用○十四年令本商照依大小票各一張
時估納銀中責量加火耗以資解人路費
用印鈐蓋乃付委官大票開商人某人正鹽若干引每二十
引稱一引第幾秤又秤重若干斤除正鹽若干斤餘鹽若干
斤小票上開商人某人第幾秤餘鹽若干斤并上秤字號大

上

三

票小票印信數目系毫不爽小票填寫完結原秤鹽包上又
用竹籤照小票數目開寫掛在包內收貯在所聽驗其十九
包令商人發賣司府各掌印官將各委官開牒過正餘鹽數
目單簿揭帖及大票各鈐印信通繳然後覆委操持清白官
二員將原繳大票單簿揭帖等項發與親詣批驗所復驗商
人依單順序每次點五十名進所二十五名立于鈞秤之左
二十五名立于鈞稱之右乃驗一商鹽則四十九人得以觀
驗法之公私五十人班定將掣過引鹽上秤覆驗每十秤驗
二秤數不及十者驗一秤若上秤數目與原粘小票相同又
將小票與原繳大票數目比對相同即與大票印驗同二字

方許糧過若驗數與小票不同小票與大票不同或有斤兩
差錯示與大票印記將商人問罪於十九引併納鹽課
安官查究

永樂十三年准御史給事中內官一員於各處開支鹽課凡內
官管鹽自此始

十七年令各處客商京中不拘資次鹽引遇到即支又令中
鹽客商商倉鈔運司運司查原束印信比對明白即與派場支
鹽

宣德四年令兩淮兩浙會難竄丁除原額鹽課照舊收納其有
餘鹽者不許私賣俟收貯本場運司造冊發附近州縣每一小

引官給米麥二斗

十年令各處總兵鎮守以下官俱設法緝捕私鹽如巡檢司捉
獲私鹽者準作事蹟雖獲盜而不獲私鹽者不准墮用其各處
軍官縱令家人與販者家人問罪正犯發本衛充軍若所管旗
軍解丁與販者該管官旗一體坐罪

又令各運司提舉司查勘過限未繳鹽引及客商賈址造冊送
部行各處巡按御史及各按察司追究銷繳

正統元年令各處有首獲私鹽者鹽入官以鈔照時值給
賞

二年令兩淮運司永樂年間客商該支引鹽以十分為率支與

淮鹽四分其六分兌與山東運司支給不獨兌者聽令守
支兌支

三年令運戶起運官鹽運司給批總填數目用印鈐蓋定限
給付執照各處批驗所巡檢司照數掣對盤驗送納畢在京于
戶部在外于本衙門送繳批發運司查明

令召商納鹽夏馬匹中靈州鹽上馬一匹百二十引中馬一匹
百引令客商中納官支給不敷者兩淮雲南於河東陝西福建
廣東兌支河間長蘆及河東陝西于廣東海北兌支

五年遠商中鹽未支者每引給資本鈔三十錠願守支者
聽

令兩淮兩浙長蘆運司每歲額辦鹽課以十分為率八分給與
守支客商二分另為收積在官候邊方急缺撥備呂中以所積
見鹽人到即支謂之存積其八分年終挨次給守支客商謂之
常股凡中常股價輕存積價

七年令兩淮運司所屬鹽場以路途便利者為上場為遠
者為下場凡支鹽之時上場派盡乃以下場湊數補派以
便商

八年奏准永樂洪熙宣德年間客商中淮浙長蘆運司引鹽額
兌支河東山東福建運司者每一引支與二引不願者聽其守
支

九年令客商中鹽不許過三十引其所納糧限半年內完足不完者扣日截出勘合

十四年令增淮浙存積鹽為四分又令中鹽客商先將倉鈔赴戶部送禮部轉印局解驗前去運司交鹽

景泰元年令鹽丁餘鹽每引給米淮鹽八斗浙鹽六斗長蘆鹽四斗又令增淮浙存積鹽為六分

商人守支不得而令之先支先支不得而其人已死乃令代支上之人又發存積以領之可乎

又令各處影上鹽糧倉分置立內外字號底簿二扇用半印勘合內號一扇本倉收外號一扇申送運司候各商齎倉鈔前來

主

比對印信硃墨字號相同仍查原投印信勘合并印信流通文簿俱同每于十二月派場支給造冊繳部查照免商人赴部報

印

成化四年令遼東各倉鹽引許商人運米近倉之家園放告報

管鹽官親驗是實取寄主鄰估人等結狀方許進倉隨即督同

官橫監收作數并於巡撫官照例隔別求官鹽盤若有虧弊時經收人員通問均賠完日許填給勘合繳部行場交鹽不必折

罰

十六年令永樂宣德正統年間中鹽未支者給鹽本鈔每引三十錠景泰以後未支預給者聽願先支者每引加半引不願者

仍舊守支

十九年令割沒餘鹽除放支南京各衙門食鹽外巡鹽御史按李智同運司掌印監掣等官變賣時傾解部

令西浙鹽課浙西場分每正鹽一引折銀七錢浙東場分每鹽一引折銀五錢解送大倉銀庫候餘鹽支盡仍納本色

弘治元年令浙西場每引七錢者減為六錢浙東每引五錢者減為三錢五分候鹽法通如舊徵納

令上納引鹽客商病故無子父母現在兄弟同居同費不係別籍異財妻能守志不願過人孫非乞養過繼者保勘明白俱准

主

代支妻若改嫁仍追還官其伯叔妻姪并在家出嫁之女及妻族異體之人不許代支

又令支鹽客商每鹽一引勸借米一斗或麥一斗五升其無鹽自買補者免勸借

是時兩淮巡鹽御史史蘭奏言竊照正統間御史張聚奏令守支商人情願者不拘米麥量力勸借收積在官協濟貧窶不知此乃一時權宜初無定額後遂為定例不分年歲遠近

鹽課有無每鹽一引勸米一斗若有鹽關支者固為甘心其買補者既無鹽支亦納賑濟是徒取而無名也矧商既支見鹽又納有司皆納抵斗而賣補者及先納米麥不均甚矣

乞令守支商人全支者全納其支五分若上納五分文三分者上納三分計止納米一斗或小米一斗九升自買者免其止納一時糧斛不敷適丁飲食即發官倉賑濟濟者置得宜而商因可蘇從之凡請言上事其四曰點燕預言糧監工脚在洪武中俱于民間食充有作樂者多遷發充軍後時戶止一丁應役其餘俱有司差料今因備歲久父子昆弟舉家在場影射民徭且又挾詐恐嚇凡商人支鹽出場俱索常例銀兩甚多交通官吏謀領批票假以催鹽為名擅將鹽戶責打遇有貧窶以餘鹽易粟者輒稱私販勒取幾串多致逃竄其人甚賤其害甚重臣愚欲將各場糧監工脚無問丁

乞

數多寡俱給補逃之憲丁名缺俱全辦納鹽課或盡發之有司俾應差役其田產物業在場者悉聽變賣不許仍舊在場肆害如違者重究之其工脚照兩浙事於附近州縣均役人戶內酌充一歲一易止于糧倉毋得給批下運則商人免于侵擾而無補如所鹽糧失其七曰坊單謗言謂海之利所資者草蕩鹽戶每丁歲辦大引數十引該用單二十餘宋洪武間每丁辦與單滿一畝今其自行砍伐煎燒不相侵奪近者草蕩有被豪強軍民總運恃強占種者有糾合人眾公然抹打貨賣者其又有通同逃移竄丁捏稱荒閑田土立納鹽賣者其所出之價甚少而每年所得之價甚多既不納升合

之糧而適丁取贖者及被虛解假契買雇積年刁訟證人曉有司貪婪富家以行告者其有司官吏又不當量輕重人勾串淹禁歷年累歲不得歸結致使單滿日見侵沒鹽課愈加虧欠乞令選差公正廉能官員督同巡揚二府并運司各掌印官拘集各該軍民適丁盡究先并勘撥文卷逐一踏勘不分占種違賣俱免追究花利及應問罪名悉全盡數還官仍上立封堆下置灰板以為經久清理完日就將納鹽無蕩鹽丁照名分撥營業給帖執照其餘剩存留以待招撫逃移或聽自守贖丁開知必將爭先復業認辦鹽課而課業不虧

乞

二年令兩淮守支客商自成化二十一年以前無鹽支給者許收買鹽丁輸鹽以補官引

時孝陵衛後千戶所致仕副千戶譚英奏曰近者商人到場開支不獲失陷鹽本引因不能完銷既不容收派又不容進補故商人支鹽如登天之難也勢要占封或五萬十萬至二十萬引三邊原無上納不過一年支費盡絕獲利甚多是勢要支鹽知及掌之易也

奏准各處鹽運司出給水程坐與行鹽地方發賣畢將引目徑付所在官司繳還司提舉司每年造冊備開各商買鹽并連限月日送部轉發該管司府備所提問責限追補

令兩淮運司於各鹽場每廳僱一名出通關一紙編立內外號簿用印鈐蓋書付分司發各場如過總催名下并該管鹽課納完分司官查算歸併倉口別無虧欠方准名填繳仍由官覆盤不許指書指回通同扣作虧折如違該場分司總司官吏總催委官俱發遠遯完軍戶部該司仍立該年鹽課文卷一宗已完未完按季照刷戶科立上下半年註銷添銷之法查考各運司提舉司以每歲辦完鹽課實數年終造冊奏繳即差吏赴戶科註銷

各處繳報鹽課冊內務開寫某運司提舉司每歲額辦鹽課存積常股數目註本邑鹽若干或布米等折貨若干某場鹽

元

課歲辦若干辦完若干每項各立行數開寫官攬某人總催某人辦過鹽課或布或米或貨收入某字號倉囤某年月日完足出給某字號通關送繳或無差各款後空立前件改年視道里遠近限月差吏親齎奏繳仍造清冊二本一本送戶科註銷一本送戶部查考若有過期并日數不清及虛出捏造者查究治罪

是年戶部左侍郎李嗣奏近當安插場總催丁逐年所辦鹽課止納十之七八餘悲玩愒不完所司因循為實作完足通關奏報或委他官驗給則以虧傷上之年復一年未見市補間有之亦惟物貨抵折而已自宣德以來總催交通上下

官攬扶同虛出奏繳鹽法之案此其最也請自今除通關已出者以成化二十三年為始每一總催運司各出通關一紙書付分司通課完驗實即與換繳不完者俟之通同為獎者究治從之

又令客商領給引目自出司到場之日為始中多者不過一十五年中少者不過十年俱依期支盡起離本場若故意遲延年限依律治人者依律問罪仍占中費需事例發落未盡鹽引沒官其勢豪寵戶發賣私鹽及勒指該文客商者私賣之數盡追入官該支之數立限給商仍各治以重罪

平

解戶部太倉以備邊儲

國初鹽課俱於各邊關中上納本色米豆故邊方粟豆無甚貴之時至是戶部尚書葉淇淮安人塩商皆其親戚因與淇言商人赴邊納糧價少而有遠涉之虞在運司納銀則價多而得易辦之利淇然之內閣徐溥淇同年最厚淇遂奏准商引塩悉輸銀戶部送太倉銀庫收貯分送各邊塩報納至一百萬餘兩人以爲利而不知其壞舊法也商人赴邊關中之法既廢近邊米豆無人買運價遂騰湧邊儲自此遺于內帑而國庫民食日難整理矣

八年令各運司使及分司官任內鹽課拖欠者不許赴部考滿

及別鹽官職

十年戶部奏准兩京衙門開支食鹽人等將原領批文影射私
鹽有往還至五次者況夾帶入城貨賣批驗司等衙門漫不
盤詰又有將本部發去開支食鹽勘合偽增數目盜支官鹽官
鹽阻滯實此之由乞令巡鹽御史不時親詣行塩地方嚴督批
驗巡司等官及應捕人員于各衙門開支食鹽者務盤詰別無夾
帶方許放行仍于運司原領批文內附寫經過鹽數用印鈐蓋
不許另黏小票以致那移作弊

凡南京諸府衙門食鹽皆儀真所開支四十八衛五城兵司
皆准安所開支北京各衙門食鹽長蘆運司會派寬丁辦納

主

進供

十七年議准塩場先將該年正課納完剩有塩斤方許
各商買補正課未完就將塩斤先買贖出者還商一體治
罪

時禁織造與勢豪奏討其贖

十八年議准辦納塩課一丁至三丁者每丁免田七十
畝四丁至六丁者每丁免田六十畝七丁至十丁者每丁免田
五十畝十一丁至十五丁者每丁免田四十畝十六丁至十九
丁者每丁免田三十畝二十丁至三十丁全戶優免中間該免之外若
有多餘田畝方許派差如有將田准丁辦塩者一體照數除免

其有丁無田者不許他人將田充當以下影射及使差者問罪
照例究議

正德三年廣東副使吳廷舉奏停解銀言臣查得廣東海北二
塩課提舉司請將博陵臨川等二十九場原額大引正耗鹽七
萬二千七百六十二引三百九十斤有零除海北提舉司臨川
等六場先因隔涉水洋正統七年令每鹽一大引折納米一石
送瓊州府州縣附近倉上納尚餘請原等二十三場止是驗引
收報額解廣東布政司庫內支與中鹽客商及備軍門用兵之
費熟塩場分每小引有徵者納銀二錢五分無徵者一錢七分
五厘生塩場分每小引有徵者納銀一錢二分無徵者一錢中

主

間連年逃亡死絕無人辦納而見在遺戶微寒困苦無報代贖
者其數亦不少也連年縱使追徵得完每年所取課報不過二
萬四千餘兩自天順以來巡撫重臣奏請蠲免漸次講求正額
之外每歲約有三四萬兩其為法于行塩地方各立塩廠廣西
則立于梧州廣東則立于肇慶南推清遠商人到彼投稅者每
正引課收銀五分餘該每引收銀一錢餘該之外更有各餘塩
斤許令自首每引納銀二錢每鹽一引重二百斤每鹽一百斤
分為二包每鹽一包除耗塩五斤准作清勝藤縣斤兩此各廠
鹽之法之大弊也其他各處亦官鹽之若海洋港汊八達
四通又該臣受詞給東鹽提舉司書填比號以發賣之于客人

水高所納有公糧銀有餘銀才稅等銀其老雜與其實則總謂之軍餉也此法相沿行之三四十餘年矣高貴通融府庫充實以備西北二邊急缺糧餉自天順以來未嘗有所起解赴部也兩廣自立總府以來征勦蠻賊討賊土官每次用銀輒費十萬餘兩臣固未嘗見其科派于州縣求助于鄰封請乞于內帑以有前項軍餉銀也即今兩廣地方有強賊山賊海賊獲賊土賊流賊父老延頤以望王師總府設心圖勦只以府庫空虛故款于不敢舉事各處賊人知我無意用兵故膽橫行任事官員諉以軍餉缺供無意討賊使有意外之變不知何人肯致匪躬之節乎乞行原差內外直盤官員欽照原奉勅書止將逐年存積

鹽課并私鹽船隻因徒銀兩起解赴部其他軍餉銀兩留備地方用兵可也又奏定鹽斤減引值言臣查天順五年戶部郎中陳俊赴撫倉都御史葉盛題稱江西南安贛州二府去兩淮寫遠溪灘險峻鹽商少到軍民鹽食仰給于廣東客商有願贛南二府發賣者于南雄府每引納米二斗折銀二錢以充軍餉而後出境成化年間巡撫都御史韓雍便置濠將往南贛衛家所屬有引官鹽納銀五分秤出餘鹽每引納銀一錢行至弘治初年每引一通許照正鹽一引餘鹽四引納軍餉銀四錢五分則每正引一通照鹽一斗斤矣弘治中年每引一通許照正鹽一引餘鹽四引納軍餉銀六錢五分則是每引一通照鹽一斗四

百斤矣此外鹽出夾帶多餘鹽斤謂之白首鹽斤每二百斤謂之一引抽分軍餉銀二錢以故二三十年軍餉不缺供軍實不缺用庫積有餘剩銀兩以備地方凡百所需節報軍情總府恃此以無恐累次征勦有司生此而無憂其於地方甚為有賴但行鹽水客惟利是圖中鹽商人經年守候使官引積至四十二萬餘引至今無人願買又豈無患哉殘傷之患豈無地氣氾爛之虞恐他日歲價與人人亦不敢買勢必民引長價而利歸商人於國計所係非細見今官引一通擬賣銀三錢南引一通民間時價只一錢六七分多亦不過二錢所以水客悞折本而失利寧向商而背官乞將見在商人存積鹽引盡令開報到官每

引止與官價銀一錢五分願賣官者其銀于軍餉銀內借給將地方原中鹽商人省發還鄉不欲領官銀自願守候賣引聽從其便仍與官引相兼行鹽仍將官引稍減其值每引止令收銀二錢或二錢五分如此數年亦有賣引銀八萬餘兩起解戶部預備三邊糧餉單支用其借過官銀買下商引發提舉司賣與水客每道折銀二錢蓋留其所入贏餘補官司祿賣之值以備行軍賞功之用如此而行立見府庫有充實之效塩商無守候之難不亦官民兩利者乎

五年議准鹽課不許于腹裏地方中賣亦不許奏開或鹽以逐商人奸計待各邊奏有缺之本部開送各邊報中本邑糧單不

計折納銀兩時有奏討風雨清折等項殘監

先是二年都御史王瓚奏諸司職掌有云比遇開中鹽糧務量徵米價貨錢及道路遠近險場例具奏出榜召商中納成運船布不可變也天順以前唯有戶部召商納糧單于進耳成化中始有各運司納銀之例厥後解銀太倉多方煩費進餉不預籌于平時必俟空乏而後圖之雖富有銀貨將焉用此及塞下有警召納米穀而商人觀望多不赴中縱有至者所入亦甚微矣弘治十四年巡撫御史馮允中亦嘗建議行之未久旋復廢準何舊制壞之易而復之難如此耶或謂以開中之銀解邊儲糴示無不可殊不知官自和糴不若通

差

商轉賣事不勞而利亦廣乞申明定制示以永久或遇各邊寧謐再熟之後商人趨中自有成效此整理鹽法之大要也其雲南四川等處鹽課不多就于彼邊量准折納不拘兩淮之例即是年所行議也璫又言定勘合法言洪武時茶鹽引由契本銅收一百一十片俱南京戶科收貯每遇開中南京戶部印刷勘合發各邊填寫商人姓名并所中米豆鹽引數目俱用印蓋不許洗改每勘合一張或填寫一萬引或三五千引不拘定數編置底簿并流通文簿發運司候商人到勘合比對字號相同派場支鹽及印刷引回運司關領給付商人照鹽發賣永樂中遷都北京鹽法處務俱行在戶部掌

行惟鹽糧勘合引目銅版仍于南京收貯及勘合底簿疎通文簿亦南部編置轉發正統六年鑄換改信始定行在戶部曰戶部改戶部為南京戶部而巡引勘合文簿仍掌于南京正統七年戶部因無鐵到中過鹽糧勘合數目應請高將勘合增添洗改無可稽憑請于年終各邊將送過糧數填給過勘合字號各運司將客商到勘合字號納過鹽糧數目各造冊繳部比類查考又因造冊難憑正德十二年戶部又奏令南京編造勘合底簿完備送北京戶部抄謄字號轉發各邊後以往更之弊仍令南京戶部徑自編發至到淮日稽驗南京所發勘合底簿有至十餘歲而報中未完者課補于場

差

豈無淹沒之虞又況客商投下勘合其所收糧數有用布政司都司及衛印鈐蓋者有洗改字樣不用印蓋者有雖有印蓋印色脫落不明者有開馮中過斗頭價值倉口明白者有止混開銀錢米豆總數不明者諸弊種種豈非鹽法之大害哉乞令鑄造鹽糧勘合銅板一片除南京二字送戶科收貯如遇奏開鹽糧戶部差官以人匠赴科印刷每歲五十引印刷號紙一張四部轉發開中去處或布政司或都司備分有印信衙門收掌每號紙一張填寫鹽三五千引或七八千引或萬餘引不必拘定一萬引之數所填商名實址并米豆鹽引數目俱用印鈐蓋印色如法製造毋致脫落同而洗改字

此項引銀係由年終總送戶部查銷仍照內外統半印勘
合感清二屆內統一屆戶部收掌外統一屆發運司收掌高
人赴邊納稅勘合投到運司比對外統運司派監完畢時勘
合額銀戶部比對內統又與各邊歲報銀文冊應對若無
相同然後註銷又每年巡流通文簿一扇用印鈐蓋發各運
司收掌換次附馬商人姓名該數以憑年終呼派各關前付
派監下場記派記二字支監出場記支記二字若年終派場
遇有事故明年終不支出者將原派監課改派別場免致積
滯仍乞就各司員外主事由改註一員或改員外郎職銜等
掌據法冊統計該課高下並理通關完考完各邊應照掛

樣如有缺割就該年終總送戶部查銷仍照內外統半印勘
合感清二屆內統一屆戶部收掌外統一屆發運司收掌高
人赴邊納稅勘合投到運司比對外統運司派監完畢時勘
合額銀戶部比對內統又與各邊歲報銀文冊應對若無
相同然後註銷又每年巡流通文簿一扇用印鈐蓋發各運
司收掌換次附馬商人姓名該數以憑年終呼派各關前付
派監下場記派記二字支監出場記支記二字若年終派場
遇有事故明年終不支出者將原派監課改派別場免致積
滯仍乞就各司員外主事由改註一員或改員外郎職銜等
掌據法冊統計該課高下並理通關完考完各邊應照掛

酌開中多等并比對勘合並華最弊其有暇日不妨乘此兼
督如此則該課肅清遠無弊矣從之十年施行
令上中場分所照監行除設本場正課外多餘之數許該監場
分寬戶自相貿易
巡檢御史查准商人支監出場不許堆積日久坐待高價三
月以上不行發賣者商人自行賣戶開罪半年以上者該引改

官
又令以後商人領引出司到場之日為始有見監者一百引
以下俱限一月一百引以上至五百引俱限兩月五百引以上
至一千引俱限三月一千引以上至五千引俱限四月五千引以

上至萬引俱限六月若無見監者則許客商備本員補及運
名下進支者俱照前引數限期五十引以下連再寬限一個月
五十引以上再寬限兩個月俱令出場若違限者悉治自出場
為始俱各照原定水程運至各批驗所候驗過發運定撥賣
該處所俱照舊定水程不許違限至各處住賣三百引以下俱
限兩個月三百引以上至一千引俱限三個月一千引以上至
三千引俱限四個月三千引以上至五千引俱限五個月五千引
以上至七千引俱限六個月八千引以上至一萬引俱限十個
月中間有路途不便者限外一月不違免究

十年刑部侍郎監章奏禁提單凡割監以先後出場開單
送巡檢時有商商作樂將單在後者攔擊名曰提單故奏
禁之
十三年十月南輔巡撫王守仁再請疏通法初廣監上行
南輔而准監行于東陽吉三府守仁以軍興請以廣監暫行三
府至是又題奏吉等地方遠流滿悍難石峻險難運水而上
動經旬月之久廣監順流而下不遇信宿之程故民若准監之
難而准以廣監為便自頃奉例停止官府但有禁華之名其實
私運無日不行何者固地勢之便從民心之欲非但不能禁之
于私每遇水發南舟動以百數公然蔽河而下如發機之弩官
府通年暮不敵衆袖手岸傍立視其運載得而阻遏之故廣監

送巡檢時有商商作樂將單在後者攔擊名曰提單故奏
禁之
十三年十月南輔巡撫王守仁再請疏通法初廣監上行
南輔而准監行于東陽吉三府守仁以軍興請以廣監暫行三
府至是又題奏吉等地方遠流滿悍難石峻險難運水而上
動經旬月之久廣監順流而下不遇信宿之程故民若准監之
難而准以廣監為便自頃奉例停止官府但有禁華之名其實
私運無日不行何者固地勢之便從民心之欲非但不能禁之
于私每遇水發南舟動以百數公然蔽河而下如發機之弩官
府通年暮不敵衆袖手岸傍立視其運載得而阻遏之故廣監

行則商稅集而用資于軍餉則省于貧民廢鹽止則私販興而
將流于奸宄利歸于豪右此近事之既驗者宜開復廢鹽舊為
定例從之

无

教養全書卷之四十三

歷代鹽法考

明嘉靖
至本

嘉靖元年議准各運司以後有私餘鹽俱令本處召商納價解
部

三年奏准以後各憲丁除辦納正課外餘積之數應賣有引商
人照例納銀解部

四年守備鳳陽太監王德題稱本處鹽商乞聽照引掛號以辦
真偽驗給本商執照貨賣戶科某奏該部察覆奉旨着撫按
官查照先年守備衙門如有掛號事例准他管理兩淮巡鹽御
史張珩疏奏上件云臣聞之不勝驚愕仰惟我國家鹽法綜

理精詳凡有裨益于商憲者皆載之大明會典及各年條件豈
有守備衙門掛號之事例乎縱有之皆先年之弊政耳豈可使
見于今日乎況商人齎投勘合運司則有硃墨號簿比對領引
下場巡課司則有長單文比對打引出場白塔河安東壩巡檢
司則有關文比對批驗所掣刷則單簿票帖比對赴行鹽地方
發賣各府州縣又有水程典引盤數目比對設運司以總理其
事命臣以督察其奸開防區畫可謂密矣矣俟後辦其無偽哉
究德之心無乃登龍斯之為耳誠使弊端一開商人畏其法網
之密必將轉徙而他作生理三邊有警召商不至就範將誰賴
乎伏望收回成命

此非議准各運司引鹽不許違誤以誤緊急違餉

正德十四年御史王琰言有二人同給勘合赴運司而本年鹽課止足前人之數後一人者遂以額盡即約邀低價完稅使守候經年又令重添引價方許派交商有不均之嘆

張璠又題憲戶額辦引鹽頭分上中下戶與人丁多少責辦十五以上方給辦課六十以上優免名鹽各場總催即在戶充當每總務使憲舍相近卓場接連庶不至道里驚遠難以煎燒編審上中下戶須委公正廉明官公同場官總催從公編審有不均處必須辭色寬緩虛心詢問令眾人齊說方

可決定其殘疾年老寡婦守節子未成立見任官以禮致仕官舉人監生曾經科舉生員俱照例優免後凡令場官智德催開報人戶不拘貧富老幼殘疾寡蓋數開報俱要花名揭帖或手冊細開年貌務要總無遺戶戶無遺丁若受財漏報坐以枉法各場草場先年每丁俱有界址數近年以來有典當賣絕者有侵占失迷者往往缺單辦今後當戶之時亦委公廉官詣分司地方逐一踏看隨場多寡酌分寬丁多者撥與少者有者撥與無者若有典當賣絕侵占失迷等項務要清查明白踏勘不拘遠年近日用價典買者盡行退還原主營業追出原契燒毀其間逃亡事故原無主者

派與見當辦鹽人戶管業定為四區各立封界審定之後有來復業者不許就令辦課存恤一年俟後有坐之老疾名缺方將復業人戶預補其遺下單場許頂補之人營業給定不許滋擾違者如有故違依律問罪賣主追價入官買主並給主雷畢造清冊四本又七十餘萬之正課皆盡丁汗血之所出因此歷年有賑濟之例憲丁每鹽一引商人或出米一斗或納銀五分以償其勞貧富不分一體均賑近年謂有漏實頗過者用了耐貼者俱不給賑是以苦樂不均此實甚多通關不得完繳令除總催一名不賑外其餘不論產業隨辦極多寡給以賑濟公平無過于此其開領之期每年二次分至

場唱名給散

兩淮御史戴金禁報戶夾帶倚官鹽影射兼博爬漏包攬和灰土累害商人又秤掣之時務商越次提單或推故潛解布國補製或通同門隸聯夫抵換還掣鹽包積弊多端違者重治

六年兩淮御史戴金奏准鹽十二事

疏言永樂年間准鹽每引不過納米二斗五升或小米四斗過米賣小米亦止二斗五升成化以後或開折色亦不過三錢五分或四錢二分正德末年漸至四錢五分嘉靖二年宣府都御史李鐸議增引價遂加至七錢五分商人苦本色之

難及包攬之害雖勉強上納而實非其情也況要緊中
賣膏展轉增溢價至兩之上又聞先許淮浙搭中不過二八
或三七分近年既搭兩浙又搭長蘆商人照價中出減子發
賣稍難准鹽而價已倍增督糧衙門例外每引勸借米一斗
官既重取于商商必重取于農亦勢之所必至也乞令今後
開中鹽糧酌量撥處地方遠近險夷仍照先年四錢五分開
去各邊照依地方斗頭等則或本色折色相兼報中以復舊
規其賣膏之弊由舊舊制定立重典出榜各邊張掛痛加懲
治長蘆引鹽仍舊各另開中淮浙相兼亦照舊規以二八或
三七分配搭少難准鹽之苦若曰長蘆別無處法堅以一人

而配搭三邊非惟其法不通而勢亦不能行也又言為塘諸
場捐陳鐵盤共三百二十一角估計每角鐵三十斤鑄造不
價銀二十六兩共計銀八千五百餘兩其費雖多而開鑿不
小蓋鑿丁之有蓋鐵指農夫之有耒耜一日不可缺者也乞
准鑄造給散各場貧難運戶朋丁煎辦則三十場之運戶不
召而至一盤鐵四角或
御史雷應龍言竊丁辦鹽以丁力為主此則以油池為本
下欠開海上支以單為資勢便也無單以盤鐵為器則
苦益則無油以單為資勢便也無單以盤鐵為器則
以竊為所編單為違例場一有不備則盜案有妨
議准兩淮設課價銀每引以六錢為例不許任意增添兩浙長

蘆仍舊搭配 又議准兩淮運司餘撥每二百觔淮南定價八
錢淮北六錢

奏准各運司節年開剩鹽販取兩消折有名無實奸商投託
要索討減價中支仕場買補不候撥單者聽該料參出程法
司扣號示衆

七年戊子春上勅戶部曰甘肅邊儲久缺其詳盡經久之策以
聞胡世寧曰甘肅米價昂貴由陳祖宗籌邊之策耳未蒙中
儲老舊法每益一引輸粟二斗五升富商志聚邊鄙自行耕
墾樹藝策保聚所以兵強食足天順成化中變其良法輸金
戶部商賈不復在邊貿易悉資輓運轉販艱難益以饑荒價遂

騰踊今米一石價至五兩兵民枵腹殍殲道宜復舊法以紓
邊困上嘉納之

時藩事霍都奏曰竊謂立法頒公而通行法頒嚴而密然又
若邊變通之機乃可久而無弊唐劉晏只用淮鹽遂濟國用
臣今姑議淮鹽利弊即天下可推也國初以兩淮鹵地授民
煎鹽歲收課鹽有差亦猶授民以田而收其賦也惟鹽課係
例云凡各運丁除正額鹽外將前剩餘鹽夾帶出場及以鹽
貨賣者較然則耕民納賦租外將餘票貨賣者較可予此法
良有深意而後人失之也准鹽票額歲辦三十五萬引有奇
後改辦小引七十萬有奇然而准鹽貨除正額外猶在餘鹽

三百萬引有奇今正額不得多取餘鹽復不得私賣卽三百萬餘鹽安所消遣乎而准行鹽地方南蓋湖廣西抵河南東蓋東海地方數千里人民億萬家所仰食鹽只七十萬引而險安所取給乎是無怪乎私鹽橫溢而鹽價湧貴也國初定丁辦鹽每引四百斤給工本鈔二貫五百文蓋洪武年間鈔一貫值錢十文故竈丁得實利如是而冒禁賣私鹽絞死可也今鈔一貫不過易粟二升乃禁絕竈丁勿賣私鹽是逼之饑以死也此後來行法之弊非初年之失也正統二年令曰竈難竈丁除正額鹽照舊收納其餘鹽收貯本場每二百斤官給米麥二斗十三年令曰每餘鹽二百斤給與米壹石若餘

鹽二百斤竈丁實得米一石乃私賣鹽卽絞死可也蓋當時此令雖出而米實無措故官司從挾此令以征取餘鹽實不能必行此令給民米麥且貧弱竈丁朝有餘鹽夕望米麥不得已則先從富室稱貸然後加倍償鹽以出息者有矣故鹽禁愈嚴則貧愈多此之由也貧民賣私鹽人即捕獲富室賣私鹽官亦容隱故貧鹽餘鹽必籍富室乃得私賣富室富民挾海負險多招貧民廣占鹵地煎鹽私賣富敵王侯世世禁愈嚴富室愈橫此之由也此鹽場竈戶之利樊也洪武間招商中鹽每引納銀八分官之征至薄商之獲至厚故鹽價平賤民亦受賜永樂間每鹽一引輸運粟二斗五升高稅維

加遺糧仰足民亦受賜自永樂以前准鹽開中歲無定額永樂以後歲定七十二萬引復定七分常股三分存積大曰常股播常行也商人先納遺糧仍給引日守場候支常并道也有寄支數十年老死而不得支者今兄弟妻子代支之令可考也曰存積者鹽在場過遺糧急缺仍借價開中越次放支之鹽也此居貨囤利非王法正體成化以後准納折色每鹽一引准納銀三錢五分或四錢二分又令曰客商若無見鹽許本場買補夫曰本場買補卽開餘鹽私賣之禁矣故嘉萬借官引以影私鹽然商人竈戶得贏利州縣民士亦食殘鹽惟私鹽愈行則官鹽愈壅而法遂大壞今兩浙鹽課許納折

色之課可考也弘治正德年間或權奸奏討或熱戚恩賜皆給引自自買餘鹽故法雖大壞而價亦平賤復有各年開中未盡鹽名曰零鹽秤掣餘鹽堆積在所名曰所鹽皆權要報中備影私鹽以應正額故正德以前鹽價雖平而正課日損自御史秦鑑奏格所鹽秤掣餘鹽每二百斤作一小引稅銀一兩則取之過重自御史戴金奏減鹽價每鹽一引納銀八錢度幾遺中今之議者復論鹽包過大皆不知本末之見也蓋洪武間一引納銀八分而已永樂間納粟二斗五升今則每引納銀七錢五分矣權勢貴富復取利銀二錢矣復以長蘆兩浙兼搭配支商人一身三路支鹽勞費殆不貲矣計淮

鹽一引用銀二兩有奇商人轉販後以市利則鹽價湧貴乃其所也夫正鹽湧貴則私鹽盛行私鹽愈行則正鹽愈賤亦乃其所也此商人中鹽利獎也今欲復洪武之法則止其欲救今日之患則有中策區區脩補近年弊例則已無所可謂上策今若立法使鈔一貫值銀十文適丁得為實利則鹽一大引得工本鈔二貫五百餘鹽一小引亦給工本鈔二貫五百各場餘鹽盡當之官私挾私賣即廢故勿贖則兩淮正鹽七十萬引餘鹽三百萬引舉可招商開中或如永樂時例一引輸邊粟二斗五升可也或如成化時例一引折銀四錢可也若因課充足如洪武時例一引納銀八分藏富于國

八

尤可也蓋私鹽行由正課重也正課輕私鹽不禁自止矣私鹽塞正課流遺儲自實故曰上策何謂中策商人中正額一百引許帶中餘鹽三百引引正鹽納邊糧二斗五升餘鹽納邊糧二斗聽與賣戶價買其倍官引影私鹽賣戶不辦驗官引販賣餘鹽者各照私鹽律絞勿贖正鹽一引以二百五升餘鹽一引亦二百五升近年大包之獎率近年勸備米麥之獎率塩場積年弊害客商之獎三邊納糧即與收兌糧賒許納本色糧費許納折色俾商無久淹納完糧料即與支鹽亦勿令久淹行之數年邊儲可足乃以餘積召募游民開墾邊地勸課農畝百世之利也故曰中策何謂無策洪武初給

竈丁酒地給草場額鹽一引給工本鈔二貫五百文復免雜差所以竈丁者甚厚課課止七十萬引所以取之者甚薄惟餘鹽不許私賣有餘即給官鈔收之下以資竈戶上以應利權而均其施天下食賤鹽之利竈戶無餘鹽之需其法極善自鈔法不行則官司無術以處餘鹽矣乃曰挾餘鹽者敗私鹽者絞果可行乎行之而嚴即竈丁空腹以死不然即為變行之而寬即三百萬餘鹽之利盡入姦人囊橐矣法之弊而窮者一也竈丁窮矣轉而逋逃乃區區賑濟區區招復千日極其喉一朝與之食可聊生乎故撫賑徒勤逋逃益甚法之弊而窮者二招商中鹽一引銀四錢已重矣今復加而

九

七錢尤重矣買富賣富刻取二錢邊上科罰或三四錢餉餉米麥亦復二錢殆不知幾倍重矣稅愈重則利愈大姦人避重稅而趨大利避重稅則正課鹽趨大利則私鹽行私鹽愈滋正課愈墜繼校刑治之不可禁過況有贖刑之令有獲鹽不獲人不問獲人不獲鹽不問之令蓋開寬路示之趨矣則私鹽如何不益正課如何不益鹽也法之弊而窮者三也私鹽盛行矣官兵捕獲之無寧曰頑民校刀率而掠拒在場乎江及各海港者高檣大舶千百為聚行則為飛止則狼路設人劫人不可禁禦官兵散遠望而不敢近詰在西進通商州縣民厭農田惟射鹽利故山陽之民十五以上俱習武勇

氣復頑悍死刑不忌前年流劫幾致大變故淮安官軍不惟不捕私鹽且受餽利而為之護送出境矣山東官軍不惟不捕私鹽反向鹽徒丐鹽充食矣州縣不敢言科道不肯言罰曰官鹽已極無可奈何法之弊而窮者四也故曰無策不欺與鹽利通選重臣責以底績而選人得失委託專斷成敗憑實尤責之吏部期之數年不效則誅罰連然後任人者不敢苟任于人者不敢玩而政有實效上嘉納之

長蘆山東巡鹽御史魏有本奏六事其四曰協支便商蓋為向嚴截買截賣之法後因淮浙長蘆山東南北搭派因開中東兩道里而隔必使親支往來奔走日亦不給且有三年五

十

年改官之限不得已有令第男數計分投告支完繳引日指各巡官兵一聚指稱截買截賣挾詐財物或逐併其本而沒之亦何辜哉故嚴做代支事例凡有願令第男數計人等協支者赴告運司取具結勘於流通文簿明白開填協支禁人姓名其支鹽長單皆費水程一樣填寫用印鈐蓋以防詐偽若中納支費情弊事發各罪所由來歷既明欺弊難掩

按霍輅二策首議官買餘鹽法議添引聽商自買是年兩淮巡鹽御史李信奏曰竊以官買餘鹽論之兩淮三十鹽場各場相距遠近各總相距亦然判官領銀萬兩不能一一親歷

必分給于場官場官分散于總催總催繳納于鹽戶若先給價而後收鹽則官價已有一定私價時有低昂必不肯多領官銀盡出所有且稍寬得以騙價脫逃務總易于規費作祟是正課之外又添包販追併之苦矣若先納鹽而後給價則貧窶煎燒歲無虛日亦無別產既以正課完官止靠餘鹽度日水陸有運費之遠衙門有守候之難官價遲遲不能應手家口嗷嗷豈能堪此則嚴禁之餘又生深藏轉賣之弊矣又如銀萬兩可買鹽數百千萬斤露積必得廣地則地價昂益之用頗多倉貯必得多厥則土木脩蓋之費不少况各場窳丁原無空閑則看守人役何從僉派尤恐貪官豪總總應後

士

日之陪補則必多索于憲撥擾多事之中而又有源源侵盜之弊是一舉而數害存焉者也其年該戶部題內開竈煎餘鹽多子正額兩倍相應添引引日一百四十四萬道自嘉靖七年為始召商中納如系在邊中正鹽一十斤許報中餘鹽二千引淮南每引定銀一兩二錢淮北一兩各除資本銀二錢五分淮南納銀九錢五分淮北七錢五分俱赴運司上納領引自行買補先納紙價銀六至行南京戶部添刷引日二

道給與商人

八年兩淮巡鹽御史朱廷立奏商人添中餘鹽先納銀後支各商資本有限不便乞待掣後納價以寬商人

戶科都給事中蔡經等奏預中糧單隨船早掣停刷添中引目

疏曰竊惟地莫重于鹽鹽利莫過于鹽課故我朝初定稅法既已取之田糧而於鹽課尤致意焉蓋利者商之所趨以商之利而後鹽從非專為利商計也誠以邊陲遐遠轉運為艱故開鹽課以利之使之見利則趨而糧餉易集其為計誠深且遠矣奈何近者更張夫當廢置無經俾商人憚于上納過蓄以之不充夫豈鹽課利于昔而不利于今哉蓋亦有其其弊而姑以其弊論之昔年鹽課有存積常股之法存積以備急缺而常股則以時開中當地方收成之候糧單價賤而

商人易于上納故一引之鹽常得二引之用定價每引不過三四錢而無處置料罰之費是不知商人每引所入不足以當給鹽之利也以爲利不厚則商人不趨而遺儲無賴凡此祇為遺儲計耳何暇計錙銖之利以與商較若所謂市井者哉今則開鹽之期未必收成之候糧單價重買納甚難每引定價八九錢復有處置各色料罰多端乃至費銀一兩五六錢猶不足以用一引之用以故近日邊方具奏鹽引難辦召商不至良由開中不時科取太過有以使之然耳豈立法之初意哉此則開中之弊一也昔年鹽課正額之外不許夾帶餘鹽凡有餘鹽必割沒之固未有餘鹽納價之說也其後

所割餘鹽堆積既多而權豪之輩則指以官買為名因而夾帶以牟大利侵害商賈於是詔將餘鹽聽商納價一以杜此權豪一以裨乎國課然皆隨其所餘之多少以為納價之重輕亦未有多多于正額之數也今則兩淮鹽引加添四倍意欲即添引以照餘鹽而豈知引之不可虛添乎蓋引目多少視夫鹽課而鹽課多少則視夫產丁之多寡鹹地之廣狹以為之差等耳故必場有實鹽而後派以該場之引執引支鹽有如契券非場本無鹽而因之以虛引也且如淮鹽正額不過七十餘萬引今乃添引一百四十餘萬是各場之鹽不加多而額外之引乃兩倍之不知孰此引而支鹽于何所哉通

者建議雖云聽其隨宜買補學後納銀若為便矣而商則終恐費用資本以中無鹽之引揆于理法實兩難所以疑而不信駭而不從迄今相視莫敢投引又前此中納引一到司即得支鹽償費今于每引之外必加二引使其陸續收鹽乃與正鹽同掣非唯耽延歲月抑且資本不敷是欲餘鹽之通及致鹽之滯納價于腹衷而缺儲于邊方此則添引之弊二也昔年鹽課清掣以時則商無淹滯之虞并無停泊之費且前後相接價值常平買食小民易于取足又不但商人之利而已近年巡鹽門多有引灘避訪不肯依時清掣雖當官必

西湖廣地方官鹽不難價值踊騰商人來此難得一時之利然歲月既久耗費已多終亦歸于無益此則運制之弊三也觀此則嘉瑞之以鹽為利而令立人營利而得竊謂設法之法唯在去其弊請以各運司鹽課存積三分以待緊急之用其餘七分若待十分缺之然後奏開則展轉經時未免前弊乞如臣等先次具題事理每年正月預派各運但遇收成之時聽其召商照依原額上納本色糧單不許指以處置為名妄加料罰其他在極遠如甘肅二鎮者或量減價值以改樂從及至支鹽應制則以船到之多寡為清制之期程知兩淮鹽多船至一百隻兩浙等處船至七十隻該司即便具呈

巡鹽衙門妥官清制不許遲延每過年終令巡鹽御史通將製過船隻次數造冊奏繳以備查考至若派引事例雖已議准施行然有指商人無牌囤課恐非立法之本意經久之永固必須再行巡鹽御史督同運司官商仍加集議參以輿情如其不便傳之可也不該部備查制付巡鹽御史

全商人買鹽添包各于本場收買動竈納制官鹽不許別場買補運者罪以私販私煎為徒至二十斤以上引例充軍鹽法入官

九年朱廷立奏停添設引目

廷立督同運使史紳會議後曰查見今製放引鹽保額請五

年六年之數其添制引目雖開領到引尚未給商今奉前因為照商人先年下場支鹽許買餘鹽添包每引多者或七八百斤少者或五六百斤原無一定之數可帶餘鹽二引後御史戴金榮單大包每引定擬五百五十斤近因連年製放不多以致行鹽地方鹽價騰貴民多淡食以有添制引目之議以平鹽價近因秤制以時無有鹽備即今湖廣江西諸處每鹽一斤賣銀一分五厘南京一帶賣銀一分二厘較之往昔賣銀三分四分者價值亦平且一歲之間制過餘鹽價銀已及百萬之數前項添制引目之法縱使行之盡善亦不過此今又該科奉稱不便相應停止照

舊秤制

秤制舊規性時止論單數候積至四單或五單方總稱製委實鹽滯白臣接官以來不拘單數多寡遇到隨委官製放不致積滯以重困鹽價乞仍如御史戴金及臣所定每鹽一引以五百五十斤過所內除正鹽二百八十五斤餘鹽二百六十五斤照例每二百斤准南銀八錢准北六錢納完給小票發賣從之

十四年題准兩淮鹽制每包五百五十動內二百八十五動色索為正引原定六錢近減作五錢二百六十五斤為餘鹽其二百斤准南原定八錢今減作六錢五分准北原定六錢今減

作五錢又六十五斤照舊兩浙每正擔一引連包索百五十斤
原定四錢近減作三錢五分餘鹽通融二百為一引嘉興批
所銀五錢杭州批驗所四錢五分紹興批驗所四錢溫州批
所二錢山東長蘆每包四百三十斤內二百零五斤為正引
蘆定價二錢山東一錢五分二百二十五斤連包索為餘鹽
蘆南單鹽所銀三錢北單鹽所三錢五分山東三錢分今減作
三錢一分以上正鹽俱照舊新淮上納本色糧單長蘆山東折
納價銀遇有額納本色者聽餘鹽不必開邊照舊運司納銀解
部轉發各邊糧單其甘肅陝西止開淮浙二鹽淮鹽再
減價五分每引銀三錢其餘各邊如開淮鹽搭長蘆不必更搭

云

山東開辦鹽搭山東不必更搭長蘆以便掣支正餘鹽斤數外
各商不許夾帶違者依時價追入官問罪

摘鹽按各商守支之若以場無見鹽也場無見鹽者以運丁
赴亡力不能辦也官之額課尚不能辦而商之餘鹽于何買
之蓋不樂輸于官而樂輸于商也然猶竊竊之耳自餘鹽開
而強有力之商運丁不敢不以餘鹽歸之而守分之商於
而不得正額也據奪之風自此行矣
凡竄丁一晝夜可煎六甌得六百斤洪武間工本可得三背
七百五十文然時有兩場候有衰旺淋漓曬灰非一日之功
不能日煎也引少而出鹽多則還有餘鹽有餘鹽則私鹽行

加制鹽引而出鹽少則商困于守支無鹽可給故法雖一定
弊之所聚也

又題准以後開中引鹽給與本部印信文簿一扇行令營糧
中無印中廢所行巡撫御史收掌如遇商人報中驗其實在
糧若干方與准行隨將本商年貌籍貫并納完糧單數目明白
發給給與勘合發收一併照簿填寫事完將簿印封送部轉發
巡撫御史收候查驗若有詐冒嚴加根究干碍內外人員一併
衆提從重治罪本部仍每年正月將派過各運司引數數目類
行各該衙門先將在庫私鹽數目等銀照例每引三整預解南
京戶部造引領回候商人投到勘合即與給引派支所納紙價

云

貯庫以備來年解造

十五年議准兩淮正餘引鹽照舊五百五十觔為一包內餘鹽
二百六十五斤淮南減價作八錢淮北減作六錢此外若有夾
帶淮南以一百六十觔淮北以二百觔各約銀一兩以憑察打
大包查弊

議准今後商人到場若餘鹽數頗多時難收買許陳告查實止
正鹽秤掣不必抑勒取盈如勒違餘鹽積多聽巡鹽御史臣
或召有本商人收買隨同正引秤掣
二十年科臣郭望請準餘鹽先是鹽法開中有常股法
支掣者有存積以俟不時之需者皆就邊輸納而掣鹽于

運司復有餘鹽則就運司輸價而販運以需者也商人便于運
司且利其夾帶于是存儲之法廢而邊儲適矣至是部議時計
部御史總理故部鹽官不必設而餘鹽宜禁上曰據法詔予
餘鹽即準之以復祖宗良法部覆兩淮鹽額六十九萬六千三
百引兩浙四十四萬四千七百六十九引長蘆六十萬五千三
百四十引原無餘鹽之法請自二十年始悉遵舊法勿派餘鹽
從之

二十一年部臣請復餘鹽以資邊用從之自是餘鹽復行

是年題准虜寇侵擾太倉銀積少支多各運司將鹽照舊納
銀解部以濟邊儲其兩淮價銀自本年為始量為輕減每二

文

百斤淮南定價五錢五分淮北四錢山東兩浙長蘆各照原

定價價收納

二十四年題准兩浙運司歲辦水鄉鹽課照舊折價解部
存留在場鹽課徵收折色解貯運司給商自行下場買鹽
聽掣

二十六年題准兩浙運司今後遇派邊商納價派場買補
不必拘定年分隨派隨給邊商有不願赴場者方許由商
牙店三面赴司告撥即于邊商名下註記明白以杜冒濫
之弊

二十七年題准自二十八年為始開中引鹽無論常股存積不

分淮浙山東長蘆俱照原定價則止令上納本色糧草仍須申
嚴法令不許聚豪占中經紀包攬并禁革額外勒借官糧等情
使商人獲利樂從

三折曰兩淮鹽課幾二百萬可當漕運米值全數天下各
運兩淮課居其半而所次之長蘆次之福場無巡御以行無
巡地河東場無運官以出有專所廣場兼之故巡運俱無清
理鹽法都臺止一員統治

三十二年都御史王紳建議扣留餘鹽銀八萬二千兩作為工
本將各場鹽戶分為上中下三則每引官給鹽戶銀二錢收買
餘鹽三十五萬引分派辦納商人每中額鹽二引帶中工本鹽

九

一引照依正鹽定價上納本糧準從之

二十七年議准工本鹽免其官賣鹽斤令商自向各場小運買
鹽稱掣

四十年題准自今以後每正鹽一引之外許帶餘鹽一引正鹽
在各運報中上納糧準餘鹽在各運司查照題定則例徵銀解
部永為遵守

四十四年題准工本鹽雖有報納而正鹽未免停積且高
價俱因將工本鹽三十五萬引盡行評去止解餘鹽銀六十萬
兩

四十五年題准該掣鹽引每引五百五十斤外附帶餘鹽二十

二斤准南定價一錢一分准北九分以補原割沒本銀無扣之數此外若多餘鹽照舊一分一斤割沒

又議准長蘆山東二運司商人報中引鹽有一包多重二十斤納納銀一錢百斤以上依舊問徒沒入官若於一包正數外夾帶重百餘斤積至二十包而重二十斤者照例發還其有包數更多積至二十斤者止照常例割沒問徒

隆慶元年巡按直隸御史蘇朝宗條奏鹽法六事一蠲工本以蘇南因謂工本以引鹽積滯旋議停罷而報兩亦無見貯議于正鹽外每引附帶餘鹽二十斤淮南八單准北四單共徵銀八萬二千兩有奇淮南六萬六千引加三萬四千引為一單以抵准北三萬四千引外加一萬六千引為一單

工本之數而鹽課愈重商本愈虧今宜稍從寬恤將附帶鹽斤秋季以後即行停止一明分地以正鹽法謂准北行鹽地方載在銅板與鹽法志近南陽十二州縣為河東所侵准北頻年水旱商人皆困宜勒查照舊界悉行准鹽一定料差以恤貧窶一通零戶以均貧戶謂竄丁九則編派之法自四引起今下丁宜以三引四引起一掣河鹽以疏遼商謂國初遼商自支鹽至儀淮二所製賣其後困于餘鹽將河鹽推置淮陽存積漸多不暇守候乃分撥引目嚮之居民故內商坐致富饒而遼商奔奔益困宜照嘉靖四十年事創准鹽河鹽相兼餉掣則鹽法流通而邊儲給足准鹽塔長蘆遼商西販候支不便故一華滋費以嚮于內地商人遂有遼商內商之別

肅官箴言兩淮運使設有店戶居住官商各場有工脚充撻鹽看倉之役近來店戶計引徵銀歲以萬計及隸卒既以額編而別取工食皆有奸私宜一切禁革戶部上其議上允行之

戶部覆巡按御史劉翹條奏鹽政四事一言竄丁積習鹽課奉詔蠲免商人先已報中無從支給宜行鹽課如舊追徵竄丁貧者別議優恤一言在京官吏食鹽皆賣場處起解有裝載色賂之苦各令各衙門公處腳價自行開支一言竄丁竄名單伍丁口日損宜行督撫將召募單丁嚴行查勘如係竄丁不得收伍一嚴禁私販要在窩藏皇船夾帶聽所司設法搜捕

隆慶二年議准河鹽引價著為三等分撥見引淮南定價九錢准北定價八錢分撥起紙關引淮南八錢准北七錢分撥到司勘合淮南七錢准北六錢若遼商齎執倉鈔勘合到運司責令內商照依原定價則收買以便即日回還不得藉勒留難仍將內商的名報出進冊存官

五年戶部覆巡按蘇士潤奏山東青登萊三府俱小民領票通販但正課外不論遠近緊全納銀一錢且量為增減

萬曆六年天下鹽課

兩淮歲辦小引鹽七十萬五千一百八十引
兩浙歲辦小引鹽四十四萬四千七百六十九引一百四十九

斤

山東歲辦小引鹽九萬六千一百一十引一十九斤

長蘆歲辦小引鹽一十八萬八千八百八十六斤

福建歲辦大引鹽十萬四千三百四十引二百六十四斤

河東歲辦小引鹽六十二萬引

陝西歲辦一千二百五十七萬七千六百六十八斤

廣東歲辦小引生鹽三萬二千二百二十九引小引熟鹽三萬四千

六百一引海北小引正耗鹽一萬二千四百八十六引

四川歲辦九百八十六萬一千一百四十斤

雲南歲辦一百八十二萬七千八百七十七斤

萬曆間令大監曹保等舉鹽專以進奉為事鹽法始時盡
矣

二十七年忠義衛百戶高時夏奏稅鹽助工上曰這奏福建等
處鹽場累年積鹽堆久墜墮疏通每年約有銀三十萬兩有裨
國用准著浙江督理稅務內官劉成福建督理礦稅內官高宗
不妨原務各帶營役嚴督率原奏官商土民前去會同各該撫
按等官查理銀兩解進不許擾害地方

二十八年正月浙江巡鹽蔡永盛疏為百戶高時夏奏浙福
鹽山積變價歲可得銀三十萬兩題請原奏官民指引山堆之
鹽在于何縣何場所謂鹽堆之上樹株茂密合抱森森者在于

何處著令撫按等官同臣及督稅內官勘驗果如奏言云則欺
奏之罪在臣臣甘伏斧鉞之誅如其果虛乞念邊防大計祖宗
二百餘年相守成規亟停搜括上曰原奏官民高時夏等具奏浙
福二省餘鹽山積變價歲可得銀三十萬已有勅旨着內官劉
成高宗會同各該巡撫酌議解進這本浙江餘鹽絕無果否還
實還着內外官員公同查議明白奏請定奪

撫按接洪武時准鹽法每一運丁辦鹽一大引為四百斤
得鈔二貫五百文後改小引每歲辦一十六引當得三十二
百斤為鈔二十貫當錢二十兩與單湯一段令其自行砍伐
煎燒又免其差役似為優美然此外以私鹽貨賣者較兩隣

不首告者杖一百充軍以情而論二十午錢一家養生送死
皆出其中終歲之憔悴可知況江海之上隆寒盛暑揚鹽民
而晒淋之際舉家登場煎煮之時不離湯火豈能晨夜採薪
知其陰事一朝註誤以死繼之其冤冤可謂刻矣霍福言洪
武間召商中鹽每引納銀八分不載會典至開中過糧務最
彼處米價貴賤及道路遠近險易故不立一定之價然以永
樂時每引二斗五升推之則亦不多夫以二十五石之米價
四萬斤之鹽即令赴邊開中五石而致一石則二斗五升亦
當得八十斤賣之民間只一分一升出不啻十倍其價商也
可謂厚矣是以為商者富極百萬力過吏弊交通王侯而為

竈者蓬首破衣鳩形鵠面商人累禁光榮汰侈無窮竈戶累世勤儉敗絕乃止以天子視之均吾民也商何功竈何罪何不平至此始不可解也至錢不行正額全無工本而餘錢出皆仍竈釐刑呼天無辜莫甚于此然餘鹽一開而與官與商皆有其實害與官則適有旦夕之需官無見銀之給勢歸于私販與商則強商脅竈而強奸適虧公而行私益有不計者其後累代增加取商漸多國既取之于商商仍取之于民貴中而貴賣民益病矣其弊也奸必行良必困而風俗益以薄惡何也良商守法則官與商適與役多端以侮之其納也必先近愈國放糧官親驗寄主隣佑保結方許進倉監收作數乃

焉

領倉鈔如無使用不免留難一也及領鈔到司又有遺派之弊如二人同領勘合而本年鹽課止用前人之數後一人者遂以額蓋即為遺派查究往復守候經年又令重派引價方許交即免添價亦須別年支給二也其久而無塩者謂之守支有至子孫尚未支者治浙之塩政而長蘆謂之父支分搭數數報名親友共支謂之協支其人已死父母昆弟妻子繼支謂之代支又或被勢要占討倍支倉課關少及自買鹽派作官課甚至失陷資本引目不能完銷既不容改派又不給追補三也辦鹽候期點者多緣提單需者推落遲滯四也既不敢大包作弊又不敢賄官夾帶五也乃至地頭限期繳引

或遇地方私塩盛行不免折閱此良商所以必因也或者或權俸歸秦金家人子弟上納轉販賣富又或外商通同監臨勢要賄賂該倉官攔斗緝或將官軍該支片糧指假作數或將開出積年陳米相沿進納甚至查出通關偽造假印押和灰土及填給勘合行場開支或倚勢脅制鹽司或用財賄囑官吏撥派便利場分私買還丁餘塩儘力添包用俸稱掣或以數百引為據以之招集竈徒私煎私販影射出入歲月弗填引角弗剪展轉貿易至于地頭費率不繳退引更番影射如是而為百倍此奸商所以必行也又其在場也有扛棹工脚之奸有店戶計引徵銀之奸其稱也有官吏分例之奸其

焉

販也有鹽徒橫行不測之奸風俗大半薄惡率由于此其法不可不變也今以歷代論之漢置塩官募民給牢盆鹽官自鬻之即漢武寬戶歲辦之法也唐以官龍塩而鹽之商人縱其所之則未有分地也分地之法始于宋行于西者則資商鈔行于北者則均之而稅塩鐵行于東南者則任之轉運使官為運需其法不一也有明之法因于元然元之憲戶每引得工本為中統鈔八兩則稍優厚也今憲既不可太虐商亦不可太縱法將奈何不若以斥鹵之地分給與民不許兼并聽其煎燒而近海州縣派納塩錢照戶均稅聽其私販如朱子所論福建下四州塩法可也遠地但取開洋扼要稱掣

而稅之有私賣者則沒入之自將不犯解池之塩小民不能獨致則官取而耕之運于客商不到之所以為常平塩餘如四川竹筒小井之類弛以與民可也

子方集卷四

教養全書四十一卷

浙江汪啟淑家藏本

國朝應撫謙撰撫謙有周易集解已著錄是書分選舉學校治官田賦水利國計漕運治河師役鹽法十考節引史文而取前人評論各參其下體例畧倣文獻通考於明代事實所載尤詳撫謙間附斷語議論亦多醇正然以視馬端臨之精博則猶未能遽相方駕矣其中不載律纂者以徐光啟已有成書不載輿地者以顧炎武顧祖禹二人方事纂輯故也

韻粹不分卷

〔清〕朱昆田輯

上海圖書館藏清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韻粹一百

七卷》提要

竹垞前有才子昆田少承家學又克自奮發力追古作尤精韻學其詩上窺韓杜下汲蘇黃睥睨流俗蹕蹕古今時人重之呼為小朱十惜年四十二先乃翁卒著有笛漁小葉老人為之校訂附刻集後俾傳不朽猶賴筆墨流傳人間今晨坊友以此韻粹二卷見示余審是書確係手稿而為前人所未見者余何幸而得觀全書愛不忍釋誠學詩者之津筏也可見前輩用力之精非後生所能及攻韻語者得之不啻枕中鴻寶矣乃收而藏之簡篋以謀鍍梓而廣其傳丁未大暑少樵坐玉壺仙館揮汗書

韻粹上平

一東

屋東 方干平日先來照。

編童 衣箱。入閣內。

白玉童 李白兩。。

靈桐 陳陶分明瀑布收。

油桐 陳藻村塢盡。

荷筒 唐詩酒吸。綠。

畫筒 金履祥細雨西窗展。

漏筒 范平。紫漸遲。

笕筒 洪希文清溜接。

顯筒 蘇頌。如可散。

秀腫 蘇頌旁觀賦。

漢準虞腫 柳貫提議。。

象鼻筒 謝道。勝境作杯。

許侍中 曾廣益。金跳脫。

化虫 韓愈。枯楊生。

道人崇 朱松題志崇畫升青三。

神松 蘇頌三錄。第二卷。

秀水朱昆田 西陵抄撰

歲在東 蘇軾我言。。

田童 張耒。野史。

始華桐 林景熙相角詩聲寄。

逆筒 陳傅良判有新詩入。

象筒 楊維禎株得金針出。

笕筒 方岳春苔飲。

漆腫 洪覺範。照人方而洲。

倚腫 蘇軾。潮韻苦應對。

釵頭虫 蘇軾燈花已細。

平松 文秀得不較。與右。

丞松 周孝質詩臣合進。。

岱嵩 蘇軾。何落落。

瑯玕 黃連堅萬釘寶帶。。

唾絨 明府。猶記密問連。

絳長弓 楊維禎湖中治師。

麟膠弓 李華腰挂。。

梵宮 朱慶餘閑雲入。。

玉塘宮 李咸用飄入。。

病劣躬 五却放此。。

冲融 寶庫精氣激射聲。。

億穹 范名子顧杞石王奇。。

參穹 舒頌何如清。。

額鵲風 洪覺範思作千林。。

海西慍風 方岳撰連。。

阜角風 王錫落索賦。。

玉陰 范名三千金乞界十四。。

采藥公 文方得深憶東山。。

畫工 蘇軾連世好稱。。

霄壤 詩長康場下。。

弓弓 唐明皇常穿。手中弄。

出井入井上弓下弓 文同炭泉。

素王宮 李存時來湖上。。

錦囊籠。周牙噴玉。碑題作。

紅櫟。刺水之。照倚錢。

猩紅。蘇軾畫是。與集白。

魚鰓。紅。歐陽徽。舞風。霞。景。

燕紅。王。安石。晴。出。小。桃。

猪紅。楊廷秀。坐。上。間。魚。白。

郎官。紅。方。岳。安。得。雪。背。

飛。硤。柳。貫。燕。毫。挹。

潤。硤。楊。維。棧。洗。遠。背。

慢。烘。文。同。防。熾。炭。

藥。叢。朱。慶。餘。移。床。對。

香。火。翁。王。建。顯。作。香。火。翁。

黃。葱。舒。頤。衣。翠。牙。

低。聽。宗。白。却。索。韓。玉。鞍。

披。棕。王。聚。僅。約。落。桑。

遠。般。蔡。襄。江。陵。政。

昂。髮。袁。補。近。山。馬。

翠。蓬。青。女。原。骨。為。不。至。忘。

完。蓬。文。牙。侍。春。賞。端。机。紅。

白。蓬。陸。游。美。他。亭。長。和。

川。紅。吳。中。復。海。棠。詩。更。無。類。色。

褪。紅。王。建。對。面。交。人。染。

緋。紅。方。岳。葛。子。詩。玉。潤。冰。寒。學。

霏。紅。孟。郊。印。健。已。

東

紫。筠。叢。宗。徽。雙。棹。

聽。翁。姚。合。判。史。是。

東

輕。蓬。方。岳。烟。波。渺。一。小。蓬。王。美。一。點。君。山。疑。

山。地。壘。荒。元。各。方。江。沿。

一東

虹蜺 陳陶 瘴雨出。

見蜺 王禹偁 夏首始。

駕金 周子 陽蟠竟。

青於銅 周 羅流水。

琴銅 陸龜蒙 軍陣初臨夜正清。

磨銅 杜光庭 安知秋水淨碧。

苔背銅 劉象筵 中。

系童 魏合 隨行只。

鮫童 陳旅 龍女。

亭童 溫飛卿 羽葆。

烏桐 謝道南 人難就。

孫桐 謝道。已拱把。

飯即青荷。

耕耰 王禹偁 曉確賞。

魚筒 質 饋南浦下。

東

梅花箭 胡大游 短角細吹。

酪嗣 周 必時金危奉。

馬嗣 王 揮渴飲。

科史 許覺之 報書字雜。

能月 盧金 不行。

省主 梅光日 梅詩 蔡殘金東上。

碧玉濃 王 揮不 宜溪橋。

沙溪 孟郊。

僧崇 謝道 妙手無。

領我 杜本 新佩 綱章史。

細滅滅 陳熙 漢雲侵沃。

犀宮 王 揮首報。

蝦蟇宮 陳陶 雞聲催曉工林中。

藥珠宮 徐寅。

玉兔宮 徐寅 丹桂曾攀。

白兔宮 張喬 庭虛。

泥丸宮 陳萬 夜半光射。

頑躬 實 為疾神。

大雄寶殿 以雙詩 刺沉僧 泥香。

蔭翳 歐陽修。

燕子風 蘇軾 斜飛。

梅花風 黃通 溪翻。

綰綰風 吳軾 不暖不寒。

羅袖風 吳軾。

吉祥風 張翥 時度。

柳綿風 黃庚。

養花風 陳造 中林頻度。

御史風 高適。

着色屏風 劉勰 濟南送舟詩人。

交月朋風 賀鑄。

地文 韓愈 字中。

龍微愈風 吳軾。

橘柚風 方 十翳竹葉 夜雨吹帆。

生風 韓愈。

蓬蔭風 魏 國空 黃葉 西陵水漫。

八景風 黃庚。

一丘 陽 曉色 來十里 人語 雞聲 共。

少女風 古詩 宜男 羊車 珠露下。

合離風 蘇軾 滌上 詩岸 分清濁。

恨風 吳軾。

生色屏風 蘇軾。

楚潤吳空 張翥。

成人楓 吳軾 太湖石詩 又如。

說鄭 鄭元 古書 周平東遠
 大江 公輔 附錄 步曾 為山 小客
 錦工 陳無 七夕 胡僧 著。 值
 塵蒙 蒙 格克 臣印 頭潮 步。
 船 螺 王 竹 信 大 編。
 醴 螺 陳 傳 良 道 善 蔡。
 蓮 籠 子 本 中 致 人 何 漢。 底
 三 籠 其 船 戎 火。 滿 晚 程
 破 聲 周 子 利 欣 從 公 一。
 子 午 紅 方 四 肯 泥 井 爐。
 芟 白 子 紅 戴 表 元 水 味 野 哉。
 雨 綠 霜 紅 楊 道 亭。 一 抄 紅 楊 惟 損 錄 石 梅 珠。
 天 泰 寧 抱 病 陪 清 賞 一 散 呼
 野 亦 可 憐 泰 紅 陳 周 寶 譽 石 上 有 詞 曰 千 松 拱
 嘉 文 紅 陳 基 新 新 宜 室。
 一 番 紅 陳 瑛 黃 勝 能 清。
 十二 紅 柯 九 思 趙 黃 登 萬 紅 蕉
 五 文 紅 陳 南 漢 香 十 指 蘭 葉 燭
 長 情 前 盧 某 老 却 眉 山。
 三 仙 前 劉 為 錫 自 稱。 詩 綠 毛 前 及 休 松 間 如 見。

諸 葛 翁 格 克 目 詠 沉 香 葉 泉 毫
 九 花 駝 徐 寶 長 遠 播 鄉。
 刺 慈 方 十。 十 指 轉 共 疾
 牙 似 鑊 手 如 慈 實 收 製 詩 嘲 梅
 懶 湖 甘。
 雙 頭 通 子 本 中 乃 知。 他 心 通 靈 摘 堂 羅 雲 生 王 宮 細 年
 有 僧 法 堂 共 宿 命 時 有 通 工
 座 者 利 苦 陳 行 宜 以 水 照 之
 加 其 前 身 為 魏 亦 靜 帝 也 時
 雲 中 謂 通 焉。
 栗 蓬 洪 美 十 日 無 家 寄。
 多 皮 蓬 戴 表 元。 底 蘇 蒙 背 蓬 轉 佳 生 極 源 師 著。
 青 蜂 同 是 蜂 獨 起。 上 岸 頭
 雷 碑 許 梅 克 良 半 夜。

二冬

隔冬黃浦通沙往。

心忪程錦一見一。

碧螺絲玉珥十三畫。

寶鍾宋蘇宗忠念葵花一。

瑤鍾板未玉損醉。

三鍾和淑。五鼓祥烟飲。

九乳鍾寶庫烹金化。

九春龍韓文直生斯西神。

浣松制反前寒食詩公路入。

冬

已庸司空圖魚國。

綠鏤制言文倚席。

勅字封和淑拜了方同。

煩胃燕奇教甘涼潔。

圓茶王根宋蓋詩載然小刃帝。

驚山黃進些些民資。

伊邕原羽。

鳥語重姚合花繁。

一重重方干馬背寒山黛色淡。

陪從和公律通並亦。

酒鋒同制。

雪瓊同質僧鞋印。

貂茸宋松漢海氣昏。

烟翠制貴學若塵氣喝。

龍柳制為錫。

綠玉節林景無紫霞之佩。

蝦鬚作節陳早。

春嬌制兼書法不愛避。

危供貴庭坐魚菜絲。

牙銀陳季瑞梨羅天機。

孤從楊維模雄心關。

絃索擬撰王是。

二冬

門冬寒濕連客來。

丁冬溫風知。

龍聽周伯時待史報。

蓮琴賀詩深願落仇敵辱基尚

布寶王仲信職點灰之。

春惊王傳和馬。

清惊陳旅承于共。

鹿門寒舍錦枝散甘作。

白涼陳述避此。

次鼓燈鐘李殿用。

羊龍張呈自收。

柳枝龍王傳肩周小印。

駱駝龍王傳方就。

粉竹金松枝。

柳松別入。

車懷懷就落上終。

輕容王述嫌羅不著愛。

堤銘陳陶仁懷再。

峻峽梅竟巨堆積自。

青榕龍呂期蒼烟卷隔。

類滿陳傳良所碑卧。

西紀東封了。今世伴亦松造土封。陳良傳者在李孟領士各休。

王檢封天紅松枯看轉。

肉封梅克巨索能詩老覺。

奇胃黃潘顏吉吐。

雪胃韓俊却禁提牌仔。

孔導心胸實表述書賦有尔奇

神開態懷實表述書賦。

指成膽五和誅松聲裝風雨轉

五十五峯梅集新現山散。

九朵峯梅推損。

選鋒楊時先達接花休。

鑿石養蜂實。

前草謝湘。

西域節梅克巨不愧。

官供何況。

楚契新元新題契聖與種旭園

要滋俞錫烟滋人。

二冬

勝中疼。程曉橋。。

研禁。橋。錦。花。壯。士。。

甘。蘇。花。成。大。正。沙。。

研。禁。橋。錦。花。壯。士。。

瑞。鐘。張。未。玉。顏。醉。。

瑞。鐘。張。未。玉。顏。醉。。

法。燈。鐘。徐。照。開。打。。

法。燈。鐘。徐。照。開。打。。

牙。龍。二。。

牙。龍。二。。

深。龍。二。。

深。龍。二。。

絕。空。松。。

絕。空。松。。

細。獨。懷。。

細。獨。懷。。

帝。塘。潘。。

帝。塘。潘。。

使。環。封。。

使。環。封。。

黃。羅。封。。

黃。羅。封。。

泥。為。鐵。封。。

泥。為。鐵。封。。

妖。凶。歐。陽。。

妖。凶。歐。陽。。

紫。駝。峯。。

紫。駝。峯。。

口。似。菱。尾。。

口。似。菱。尾。。

虫。為。蝦。。

虫。為。蝦。。

歸。節。陳。。

歸。節。陳。。

笑。從。傳。。

笑。從。傳。。

笑。從。傳。。

笑。從。傳。。

三江

稍。社。江。。

稍。社。江。。

各。紅。。

植。紅。。

豐。而。。

語。龍。。

白。紙。。

撐。棍。。

江。。

杯。江。。

瓦。江。。

樹。江。。

詩。城。江。。

白。鳥。江。。

劍。一。江。。

與。禍。江。。

昇。途。江。。

軀。腔。江。。

于。懂。江。。

青霓幢方岳不假羽節。車轂撞韓維進人有序車轂撞
 餘鐘陳造然糕詩屬儒食長根椿方岳非填花詩為言墮花返蓬
 株椿實庭堅棧樓作月椿陳傳良涼德未知年熟香微官
 凡株椿方岳非填花詩正尔俗飛淙劉克莊或張怪石臨飛淙
 雲錦淙盧池。我石攢黃錦韜江黃庭堅。僧制

三江

傾江蘇軾所至觀者如。紫江陳陶。秋山舊
 畦江蘇軾便令紫室。服火江顧瑛愛此蓮玉石豈日
 溪江范仲仁涼風皓月臨。深江郭真魚苟聚。
 斜江王相清川脩竹飛。
 扶江范仲仁梓匠雄典采。群江楊維禎房力輕。
 龍江郭龍瑞瑞瑞。
 貞江王相昭四五色。
 朱江王相更書排常力業。石江劉永之全水浮波滿。
 橫江鄭東。依約度深谷。高江阮文英驚曉。
 艾厖陳子中朝到。驚厖野頭人家生角。
 茸厖方岳不化俗論。
 小坑方岳自詩。
 乳坑葛長庚誰家鳴。
 吳坑姚文無越境。
 嬌不眠胡未龍有美一人。
 靜極寔洪貴龍自推。
 水無津陳子始貴。
 千尺龍陳子天修起。滿龍范仲仁吹海堂今更。
 得雙楊維禎。

下水機轉信相。○

降變胡來龍我來。○

神為慢胡來龍我來。○

高麗花北仁。○

峴首麗。○

中腔沈與亦。○

祝腔陳孝。○

飛幢胡來龍。○

寶華幢。○

帥幢陳孝。○

暗埋橋。○

衆所腔。○

亂石腔。○

收龍。○

悲腔。○

飛幢。○

寶華幢。○

帥幢。○

暗埋橋。○

衆所腔。○

亂石腔。○

飛幢。○

寶華幢。○

帥幢。○

暗埋橋。○

衆所腔。○

亂石腔。○

三江

綠江。○

錦成江。○

雙江。○

老江。○

峭連江。○

堅江。○

排江。○

紛江。○

駿江。○

群江。○

貨江。○

瓊江。○

春江。○

戶江。○

飲江。○

四十江。○

輕江。○

鹿門江。○

一蝗百見王介。。。。。月燕持光。補之。而國結味。蟬風送燕。

驢子熊兒。。。。。無恙。水消瓦。離。公。點。雲。點。。。。。矣。

折竹壓離。。。。。曾。補。離。蘇。軟。接。米。接。谷。看。。。。

打雞方。。。。。。龜。頭。屋。鹿。眼。離。。。。。。

桃花鳩黃菊離。。。。。紅。橙。離。張。未。新。接。牙。房。。。。

黃陳離。。。。。。下。休。安。蓄。薇。離。。。。。。

竹擔離。。。。。。驚。駭。離。歐。陽。修。號。若。。。。

鳥遭離。。。。。。舌。如。離。林。光。朝。見。君。詩。。。。

模與施。。。。。。恬。肝。脾。王。介。視。其。膚。華。已。鹿。離。有。

朱肝脾王介。。。。。。仙。靈。脾。文。同。何。首。鳥。詩。勿。仿。柳。十。厚。

孤堪。。。。。。妖。魁。李。順。人。言。其。下。歲。。。。

鯨尾梅充臣。。。。。。漆。荷。許。敬。宗。就。日。汎。。。。

離王介。。。。。。連。簫。王。介。。。。。。

楓脂韓。。。。。。黃。花。脂。米。麥。頭。香。酒。。。。

赤棧。。。。。。園。師。劉。積。瓜。賊。藍。皮。家。理。素。肌。丹。敷。

淨於。。。。。。清。淺。是。補。之。清。淺。出。雲。霄。

巢許。。。。。。茶。不。療。饑。王。介。。。。。。

蟾苦。。。。。。蟬。妖。歐。陽。修。捕。蛇。為。腹。所。多。。。。

手布著。。。。。。溝。中。虎。徐。種。未。作。。。。

憂伊蘇軾。。。。。。東。方。黎。孔。子。仲。南。方。橫。扣。。。。

汗後。。。。。。縮。鼓。龜。離。。。。。。

毛清。。。。。。香。離。。。。。。

唐虞。。。。。。宏。離。。。。。。

白綾。。。。。。山。離。。。。。。

首蔓。。。。。。伶。離。。。。。。

汗遠。。。。。。乳。離。。。。。。

滑酒。。。。。。粉。離。。。。。。

栗玉。。。。。。松。離。。。。。。

倭規。。。。。。新。離。。。。。。

秋夜。。。。。。美。離。。。。。。

麵粉。。。。。。絲。離。。。。。。

布亭。。。。。。八。離。。。。。。

綠珠。。。。。。仙。離。。。。。。

笑詩。。。。。。瘦。離。。。。。。

開草。。。。。。新。離。。。。。。

紫姬。。。。。。嚙。離。。。。。。

南山。。。。。。坐。離。。。。。。

夫

文

子 230—635

晚唐詩。洪市文事非休然。

憐心脾。即痛且無閒事。

暮漸展。羽寒江信。

蒼影。張大英。寫白。波。字。錄。

晴將。楊。翻。藻。色。涵。

離丹坎池。譚。露。端。校。龍。復。得。同。瓊。池。堂。化。歌。曲。日。中。有。

丹危。李。義。育。選。芳。序。

尾脂。李。章。提。包。梓。半。

柴朕。黃。庭。堅。好。文。白。無。不。備。

獨貌。通。元。谷。死。安。可。知。

倉梁。蘇。叔。才。地。震。詩。洪。玉。傾。

蕉締。蘇。轍。竟。始。蘭。

塵瓶。袁。桷。寒。油。滴。

荒茨。顧。璽。九。月。飛。杜。燕。

定花葉。洪。覺。范。五。何。足。

駝尼。郭。集。卷。提。宮。錦。紫。

綺坪。劉。為。錫。漢。整。

聖尼。丁。漢。為。魯。安。史。洪。

鷹。師。許。有。士。才。釋。

單締。文。同。覺。收。漂。

靈藏。紙。刺。舞。粉。

三連。盧。金。中。開。對。酒。呼。

靈著。袁。桷。官。舍。行。有。常。采。蓄。袁。桷。下。有。

紅玉簪。葛。長。庚。錦。絲。織。集。

碧伊花。杜。仁。玉。峰。照。寒。清。伊。蘇。軾。差。向。照。病。後。

鳳文。梨。周。彬。野。重。猶。摘。驚。禁。毛。浮。傍。砌。玉。作。花。

快禁。年。嫩。我。亦。開。色。得。

紅痰。命。徐。鄭。范。不。領。齊。先。

佩。難。于。立。間。向。江。頭。結。

東。湊。是。先。杜。清。大。江。之。

魘。變。是。元。谷。從。神。索。衷。

嫵。眉。劇。為。錦。安。知。當。

瑀。獨。陳。傳。良。文。棟。子。

醺。康。周。麟。之。為。酒。樽。為。堂。

窮。到。無。難。黃。庭。堅。不。

黃。芝。葛。長。庚。日。近。且。取。啖。

渴。願。劉。說。精。正。滋。

粉。姬。香。甚。如。花。猶。是。露。

買。疑。却。無。買。卜。符。疑。是。

繁。然。蘇。轍。即。與。祝。新。年。佛。人。以。肉。麵。拘。為。長。名。

之曰。

素期楊柳和墨酬。

兩脚雲橫趙村春詩案玉臺中茗峯旗方岳春蔬鮮甲。

詩旗杜牧誇酒。有小橋。戌旗趙敏秋山重堂。

儒棋蘇項抗雄不教古。

無聲詩洪覺範東坡戲作。

寶詞冠準內本都足誌。

鐵壁文同可好無。

白面狸周新林香。

臺縹劉純策風主。黃縹赤龍龍與飯。

三醫黃庭堅何雪鶴。

鳥雀庭姚合陰廊。

唐咄謝遜俗牙爭。

油滋劉純肉最詩。韓外敏。澹無滋江淹翠潤。

穹嶽王炎山石劉斯芳。

四支

遠支歐陽文忠子美卿來。彩支趙欽聖試東門立戰許擬事高。

象標枝方十思通。小折枝素稱玉纖錦婦詩合彈乃聞。

琴枝謝新。連理鳳晨鳴。

乾勝張師錫老兒對將殿。

竹為梳王禹偁解帶。

封陸楊士彦海安北岸楚。

山雲白似炊吳師道江水碧。

釵釵陳肉舊樣。淺淡衣。星羅雲披。實家述書賦一朝而橫披許衡桃溪風景寫。

少霞碑虞集錄字久無刻景信有道碑劉長卿誰刊。

昏碑司馬光。古古壁。九老碑化遠客貌堪傳。

劈腰騎上而今知馬。壘騎延賓。壘騎延賓。

侍儀王惲。贊鳴三成後。

羊兒犬兒。元人碑記年月多以。悖悖兒張祐手便拋金瓶身上皇。

十二主為稱。竹兒王即。事見若。謂時飲兒。

些子兒宋中錯放山清光。

容離寶珠別恨應少。恨會別離劉禹錫長安陌上無窮樹惟。

娘子阿姨屬立方……何

曲瓊盡翡翠斜月到不恩符溫陵尋還耶律楚材寄佳到尋還

海棠絲 疎意蘭窗坐小窓無
柔刀隔簾風亂。馬鞭絲 馬社常騎牧橫索。
巧絲 朱淑真印得工夫賜。水晶絲 求摘琵琶詩贈絃。
歛絲 王澤況現詩。慘霧散 落半絲 方覆上時新買。

坐欲癡。香牀讀著家書。。
木有利。王母石灘錦江邊。。
髮慧。香亦光。眼似恨小鬟。。

江縹李潤琴。縹。細泰。分。海。採藍染釣絲。方千放。魚目懸。分。列。
碧絲石。縹。和。良。火。然。歡。現。詩。神。能。不。頂。絲。劉。泉。林。剪。鴛。清。數。水。搖。風。
玉腕金絲。王。元。之。水。芝。粉。大。株。

環球 吳師道撰。○
東方瑣 梅克巨撰。○

小旗 早到 征 征 辨 辨。 呼 呼 征
小酒 旗 解 且 街 集 家： 。

搶旗 梅光巨恭詩重以初。
認旗 輯優宮嬪識。

文

張甲亥旗。○領受兩宿雨一書。○
拆春山外塔。○

香

對手恭 致齋何人。。
敵手恭 鄭公清獻。。

帝祺 陳造所成魁元。○

十聯詩

御 集

宰夫兩大新雜。

霜裡戴表元天寒米熟。香楓裡五卻。美酒費宜秋落琴床。

汝往釐張養浩曰。。

擬此歌。○領惟吾南國詞人空。
東關連城鼓。

夫

五微

安微書長庚昨者只。
字也。

芭薇王今行春微。

石薇徐長林。
。芳山間

張薇張福南森於夜却時泰猶
見。一曲新

驚翠才得長微度。

石章周樹古生雲山相幽窓泰
誅章

玉一團羅隱舞雪佳人。
小園

嵐霏柳貫雲霞作。

翠霏千思最古相清林韻。

微

潤菲制永之宴食隨僧食。

百草菲混補之熱愧江南。

越排王廷。
。衫上有紅霞

百非朱松妙絕絕。

刺飛盧倫收飯。
。二刀子

樵菲才安草蔓豆。

琳菲蘇頌日月排。

素菲黃帝王禹門尚。

濁肥洪希文清瘦食。

水沉肥黃庭堅燭香燭。

鮑薇王建家人和。

誅章晁元咎安著。
。觀文房

小園蘇頌。
。我時。分

白雲霏洪信官上。

幽菲蘇軾金石指花開。
。遠作

閨菲蘇軾。
。出日。西

紅菲蘇軾。
。小說深

戰菲趙抃。
。前對玉雲間

清肥范成大玉池燕。

鈿威韋應物北窗長。

蟠瓊蘇軾不解款。

精祈張公庠御封者合奉。

白玉微胡未龍天上神仙。

出機張栻天光同。

木綿機李華獨微。

紫金機汪莘報我。

水翠機晁元咎川明。

菱穉薛令之。
。前易寬

三穉范成大詩停雲沐。

微

猶穉衣葛長庚身披。

鼠毛衣制古史。
。東取是

福田衣魏舍人試。

麝香衣項斯有情風動。

玉衣文同梨花詩江介歌境樹
。魏妃夢。壁而僧

道機柳宗元老僧。
。燕

五微

芝薇。黃庚乃知鍾。黃庚不。綠薇。刺。為。錫。林。下。步。

望月。孔。章。國。主。。。。。皆。長。

銓。蘭。刺。衣。卿。。。。。就。明。賦。

鴈。打。團。尹。廷。高。柱。目。清。露。。

帽。團。。本。中。損。覺。。。。。電。

瓊。露。霜。。五。卿。石。樓。玉。纖。一。草。色。

卿。露。王。伴。。。。。暖。覆。團。養。服。

月。妃。韓。愈。日。君。。

鐵。為。肢。體。孔。作。餘。驕。嬌。嬌。小。

好好。非。非。乘。捕。遊。名。堂。。

帖。帖。龍。祖。無。徑。僕。有。殘。花。。

墨。妙。翰。飛。實。家。近。言。賦。

燕。學。飛。謝。伯。初。園。林。換。葉。初。

玉。為。露。寒。集。紫。烟。為。。

白。麻。張。景。浩。。

兩。肥。陳。湘。明。旺。愛。。

梳。生。肥。楊。九。字。義。賢。乳。明。。

鱸。魚。一。極。肥。著。政。議。野。人。不。斷。

天。鏡。未。長。文。初。未。。

東。南。圻。曾。華。子。性。官。。

狂。機。重。島。一。吟。動。。

錦。為。織。郭。紅。朝。四。天。馬。。

花。磯。黃。庚。影。落。。

木。葉。衣。劉。方。大。身。著。。

銀。鼠。衣。張。青。翁。。

車。衣。溫。飛。卿。。

蛻。蝶。衣。梅。克。臣。月。白。秋。十。池。風。

錦。鯉。耳。衣。李。廓。金。結。勝。帶。堂。。

落。生。衣。陸。龜。蒙。著。陸。夏。燭。。

江。之。圻。梅。克。臣。居。不。顧。類。。

驚。機。李。商。隱。散。閣。三。尺。雷。回。夢。驚。。

玉。織。王。祥。金。錯。盤。陀。鉢。。

熟。衣。方。升。林。庄。未。精。安。生。酒。助。醉。先。

乞。食。衲。衣。虞。集。。

瑞。衣。團。立。。

壞。色。衣。陳。深。僧。猶。。

大。布。衣。杜。甫。詩。。

臥。衣。鄭。祖。日。暖。溪。東。解。。

紅薇 韓組。○花坼莖草丹

苦薇 劉克莊 日晏蟬方美。○

祥徽
篆唐
○意
○宗

冰徹枕。○寒。○
蘇軾妻趙氏
送客

孔壁周書。

應姓章。

附圖。自
姑
耳

岩罪

晨霞夕霏萬

王背珠罪。

汝川女校黃

區谷

馬

水煎服

金木水火土

[illegible]

木
用
者
沙

承天相元來要。

道方肥
王炎

飲濕噬肥魚陳
數日一頓
治。小。河。

貞肥張九齡

行經肥肥雲霞智竊米熟炮晴行經

玉機金匱

游煩磯。虞。○。○。

鹽晞瘕安瀆

猛狍 爲來點度辛身。 。

江

王鈞挂冤羅袖拂衣。

養生有要

蕭名

矢復有

補田老
此其

唐中宗

逆家不。

一帝孔武仲。○兒不

水木石

秋芳爲錦鳥飛燕名也市見

竹元珍記澤州山中所產茶于嘉
春之時

六魚

紋魚又同十許。弄水一雙練帶魚舒暇初時。初上

佛前魚又同忙打。免魚陳陶。厭食吹

錫糕粉魚周樹。夜祠

夜漁開防鳴柳間。

撮衣書又牙得。化或寺裝相林之豎拾

為寺。寺額

衡書未希。無遠妙內尚書王仲脩編排付與。

箸頭書林亦之建陽小作。失意書劉魚莫讀離離。

落第書故喬把得長安。蛇書周麟之。忠澤宣

魚

燕日書葛長庚神授。入城書姚合不寄。

驛書黃庭堅矯情不預。得

把茆居許崇願。分與。

浴樣車文才博林下時來。散田車范仲淹水勢終夜。

陽依浴樣作世車

賓車蘇舜欽。塞破甘泉坊第七車王仲玉雜知。容之曰。人既乳于水上。見

我亦問是兒寬。不潔則

慈祐馮子振著花留得。

完崙渠魏君乃。新乃

接余陳傳良持珠赤差到。辭注荷葉。也

雕璫妙聲良玉不願為。

鹿與大牙得。狂街出遊先

旌旗許崇東未准海拜。

蕭坐鼓背袁捕。林英

腫腫同權寧如。

種花鉏許崇老未續把。秋鉏李威月。無得寒青

碧玉涼梳許崇。落枕

雙頭蔬劇龍水壺偏德。一席蔬美特王青。

魚

九虛黃庭堅清寒微。

梅花徐李華贈徐原父畫梅歌東徐獲安歌。指。

清無於獲芳樽酌水。

窮驢補木難老人贈劉道今年黃驢蘇軾大知。

白驢寺唐秋到獲花。寒驢劉谷月下。唯程蘇

柵廬洪覺范。百餘間蜂窠廬黃庭堅詩有。

紅藕蘇軾。與紫芋

折除方岳臨到日為相。

久如王安石看雲生。

射豕廬黃庭堅化為。

一如蘇軾梅湖山川畫。

菊苗復期元新茶暖春點。

牽浮李於春遠處。

猛浮新食。開梅介

六魚

打鼓賣魚張壁。江而丙魚錢堆漢。味美敵吳柳

六六魚宋初君新結德蕭。為梗魚切實家。足。

兩湖魚龍昌期盤餐惟使。

安豐漁曹單夜出未勒。

古仙書張橫野茶細色深潤榮失注書杜荀鶴諱老備看。

瘦金書柳實通徽宗扇面輕就錦書吳融管熾銀字咽搜露。句

滑肉書杜荀鶴下第詩不靜更白猿書元好問袖間一卷。

序書宋太學詩一笑出門大鶴驚書劉兼標懶懶情。

論指指借書書陸老榮辨伏而典唐書貴庚家貧不有。

鮮脬張五有加銅豆和。

畫雲車陳羽漢武清瑣詩為書羊頭車張耒。子毛布衣

棚車王惲。或酒都人賞

秋集梅克臣西風滿眼足。

慈興陳迥別抗。討小園

若餘悅增。賦獨早

貢餘張五玉學武新官給酒飯

曹餘張五玉學武新官給酒飯

曹餘張五玉學武新官給酒飯

曹餘張五玉學武新官給酒飯

曹餘張五玉學武新官給酒飯

子 230—645

六魚

桂江魚。宋之問。思歸。五色魚。李。白。馬。如。遊。魚。劉。禹。錫。王。色。魚。沈。氏。市。蘇。魚。陳。師。無。年。鰕。魚。歐。陽。修。提。怪。鰕。洲。鰕。浦。鰕。梅。九。龍。中。維。湖。蓮。子。強。名。魚。花。成。大。河。勝。鰕。鰕。父。漁。王。維。時。送。紫。書。李。白。倘。可。得。新。詩。蟻。書。韓。愈。夜。黃。存。弄。慶。書。陳。博。良。不。妨。難。寫。顏。書。張。元。臣。為。不。佳。世。豈。不。寶。兒。女。書。徐。元。臣。不。書。三。十。六。書。從。成。大。腦。中。詩。三。十。六。書。世。間。書。陳。師。道。子。亦。知。天。二。摘。尾。簿。書。沈。氏。市。字。間。書。歐。陽。修。未。悉。對。江。雲。樓。碧。鳴。車。喜。日。朝。駕。雷。車。傳。王。重。男。說。軟。輪。車。王。維。時。降。類。車。王。安。石。賦。咀。咀。已。百。和。香。車。凌。敏。七。夕。詩。五。明。霜。麒麟。車。李。頎。覽。張。照。女。寶。物。戴。若。餘。歐。陽。修。拾。茶。未。潮。底。樽。黃。庭。堅。我。刻。月。抗。抗。楊。是。考。腰。香。不。蒙。焦。菊。最。補。之。今。不。得。山。鏡。激。激。徐。積。對。河。水。望。獨。日。牛。毛。疎。徐。克。昌。馬。毛。安。家。紅。飯。青。蔬。加。風。幕。王。朝。臣。王。安。石。范。開。人。語。題。

雙。魁。黃。庭。堅。望。竹。嘯。東。家。驢。陳。與。善。長。借。上。除。徐。幹。青。騎。李。昌。之。良。田。鴛。歐。陽。修。無。大。無。小。被。子。水。渴。條。墟。是。侯。港。燕。蟬。子。旋。磨。驢。洪。覺。範。心。科。民。杜。驢。梅。老。臣。何。夏。欲。多。天。鵝。鸞。世。遠。賤。微。小。窮。漸。如。觀。文。帝。望。以。說。濟。塵。心。如。智。文。同。不。可。磨。

魚

盤桓無適放懷也。

諸子
 李光弼吳超英人珠襖

齋孟
謂來也
飛雪上○○

茗盃詩
爐薰
○
○
柳貫

山川雩 王惲壯觀盛事。 風乎雩 王惲樂過。

蕙帶麻橋軒。食草。

續銅金鬚溫飛劍。八尺龍鬚韓偓。方錦褥。

冰垂鬚。本垣之寒溜萬九。玉面風鬚。趙孟堅墨梅詩曰視。

節長須 李須遜 顧出穿 沈鏡。 踢長須 趙孟堅 墨梅詩。 止七焉 則
破竹 旦 三點 歌名 梅梢 鼠尾

青銅株 張憲所角對樹。。

簾蛛 汪士林。布晴網。
螫蛛 王恽汪園祇。靡。

龍韋 王憚長圍困。

半銖吳融心學。

莊愉 朱長文一門慈孝更。

黃榆 于漬北別。○塞

長脰閑瘦軀。蘇軾病鶴詩。三尺蘭菊殊芳馥。雁吳軀。寶衣迷書賦。

一佛一珠為計陽曆○○○○以終腎珠蓮生五頃油實判浣經頭縮粉

鏤鏤王惲紛一捲土落一判若
草淨是名爲。初不見

日
会

艾符 服瑤不效。○起習俗

赤玉符 曹唐詩出懷中。

錦符鮑游青毛仙術。

竹葉符。宋煜羅浮羽客手傳。

邦符周伯琦。純牧倭。

租符載表元。○且免田正索

青玉兔
李賀赤金瓜
子兼推

丹頂鶴 本老目澤多。

敗邪。用乎。參。隱。

木堅郭元稹山城。

蛇蟬 兩字短箋小字新。

蓮生跌坐黃泥月在水。○。○。○
禪趺表桶車行詩。○。○。○

戈鉄 劫 空 孝 繼 自 把。

金楚 素指研時晴日錄。

李賀赤金瓜牙釵。

嶽貢方輸葉。○○○○十百。

瓊妹柳貫步華導從子。

綵屬李清固公子來附。○

寶厨 賀鑄。○ 細柏結靈芝

香厨林室。流瀑布。

畫一厨。溫。通。神。內。史。書。千。卷。將。軍。

生馬駒
時○安○石○蔡○子○勇○成○輝○龍○

鳳將九子龍導五駒

紅能陳花兩落。

老蒲盧集。○和烟色過重

禪蒲 臥至土床竹壁倚。

秋茵春蒲。比王。恁。非可。

鍾胡。張懷瓘行書贊劉子溫跋。

翠壺餘可換新詩而更霜藤酒拍壺張大覺漢上登臨

封桐 桂克巨雪封桐。

固始 蘇碧窓胡婦詩。出。蘇

江南 有眼何曾見。多。怪。珠。簾。

避 姑。梅。克。巨。早。歲。一。采。桐。露。照。

大眾 吳。師。道。一。網。網。如。織。

葵 孤。吳。師。道。一。網。網。如。織。

東 抹。西。塗。元。好。問。世。間。

抗 徐。吳。師。道。一。網。網。如。織。

九 九。圖。楊。九。字。賦。散。寒。窗。

子 窓。間。佳。人。晚。妝。日。以。金。新。圖。

終 立。愛。作。香。花。印。暖。回。矣。

九 局。圖。韓。維。服。胎。休。身。

脫 靴。這。梓。園。年。歲。守。當。達。繪。太。

國 各。采。以。贊。育。去。告。觀。

之 圖。未。嘗。不。疾。小。人。之。情。狀。

吾 觀。之。圖。未。嘗。不。疾。小。人。之。情。狀。

子 之。流。落。之。圖。未。嘗。不。疾。小。人。之。情。狀。

獨 奴。馬。祖。常。一。機。索。為。數。條。

青 州。奴。獨。推。其。明。味。不。待。

石 斛。奴。李。忠。德。曾。見。十。年。

猶 今。吾。李。國。選。後。來。好。事。

銀 錯。那。律。楚。村。霜。連。開。鏡。

林 脆。李。順。常。宣。悲。

山 脆。李。順。常。宣。悲。

主 家。租。實。的。泰。號。而。未。了。

孟 盧。梅。克。巨。談。詩。多。

嶺 南。盧。實。的。泰。號。而。未。了。

燒 葉。爐。經。野。中。無。宿。火。

碧 翠。爐。詩。書。窓。下。有。殘。燈。

渝 瀘。新。谷。為。美。春。然。四。

斷 泉。溪。盧。陳。景。中。無。宿。火。

焦 體。梅。克。巨。談。詩。多。

一 節。爐。朱。衣。火。官。機。秋。風。

東 溪。爐。朱。衣。火。官。機。秋。風。

王 韞。刺。官。文。青。絲。一。聲。嘆。

燕 尾。爐。梅。克。巨。談。詩。多。

添 蘇。新。野。見。說。五。蘇。小。腹。

看 蘇。未。補。土。屋。官。機。秋。風。

塞 酥。張。安。國。勝。胡。先。帝。恩。

木 蜜。酥。王。惲。野。觀。蔗。香。

青 脆。成。廷。珪。典。却。望。內。

仙 藥。白。佛。香。爐。日。為。品。出。

象 齒。熏。爐。溫。湯。鄉。未。覺。秋。

仙 藥。白。佛。香。爐。日。為。品。出。

象 齒。熏。爐。溫。湯。鄉。未。覺。秋。

仙 藥。白。佛。香。爐。日。為。品。出。

象 齒。熏。爐。溫。湯。鄉。未。覺。秋。

仙 藥。白。佛。香。爐。日。為。品。出。

象 齒。熏。爐。溫。湯。鄉。未。覺。秋。

仙 藥。白。佛。香。爐。日。為。品。出。

象 齒。熏。爐。溫。湯。鄉。未。覺。秋。

仙 藥。白。佛。香。爐。日。為。品。出。

象 齒。熏。爐。溫。湯。鄉。未。覺。秋。

仙 藥。白。佛。香。爐。日。為。品。出。

象 齒。熏。爐。溫。湯。鄉。未。覺。秋。

仙 藥。白。佛。香。爐。日。為。品。出。

象 齒。熏。爐。溫。湯。鄉。未。覺。秋。

仙 藥。白。佛。香。爐。日。為。品。出。

象 齒。熏。爐。溫。湯。鄉。未。覺。秋。

缺免畸烏張憲補。無誤。憲烏錢起韻假。柳栗粗賈島手。不頗。水磨粗李濟南山落石。

水磨粗字 湖南山茶。○○○

龍所都廣集此筆古本。○○

貧愚種然。○此二水

天娛獲頌誰知此樂真。

石燕周山徑應歸。

于于思元我亦安。

白玉筍。剝永之吹過承羞心。

花簪盃。洪覺範共置雪色。衣盃。薄衣原不曾受。

蔓五黃庭堅。味南京。

呻吟未嘗以閑里也。

魯。詩。謝。端。不。現。詩。點。若。

虞

美齋題
節。一。林山題
百花齋
蘇轍相有不足。

開積勤剛中既壯年級。

紅菜米黃菊

魚鯉腹下腹散進信
紫玉腹。舊長庚龍尾常紫

烟腴柳實繁道損。

吁翁 鑒。○ 戒殺成典要
愈翁 鑒。○ 協惠

歌歎趙行外堂有。

寧歎東海壇廟前。

璣瑜漆璣魚尾結字。

蘇燭 蔡其燭。○

鞍山北外環鐵工

公珠來教珠詩百八。水十斛珠原陶一曲江南。

神扶別高楊積善是。

彈兒王侯德特教目。

饒夫許有六斗。色東及。瞳夫割說。立則高門開。

篙夫俞德鄰。從登舟。漁夫俞德鄰有伴。理釣筒。

冬夫種報讀武罪。

春雖最弱果破。半不成。執綺雖是凡器八百。

香穉周解之贊齊。熟。一米三穉。周樹蘇菜詩。有。

短船陸海千錢買。

水當郭白居易江郊。

騎翠珣丁漫竹詩保官雅嘉。

癰跌丁漫。藉方大。白玉跌表摘不有。

灘邦莊軒隨師東畔渡。

石氏珠林景照美。

紅少尉許果豐。

治家撫獲執身能。同標。彩掩雕厨。文同。縱橫設。

他謨莊弄飲不做為。

醉蒲洪覺莊題高元亨書。

龍胡曾華天上。新。

雪毛狐莊執射殺。

小壺陳陶六甲風雷調。

清廟瑚莊執此身不顧。

漁姑劉說。得酒婦意迷。

輕零邵直造此却又成。

啼蛇丁漫。德哀業。

收泉方岳漁帶晚秋。

參徒趙梓到日。耳日斯。

烏龍來山子弄璋字。

神屠莊執。不日全。

按舞圖宋文安樂府新呈。

勅圖晏殊主。秋高標。

權奴王相。孩子生狂貪。

墨奴葛長庚題畫竹當時大醉。

龍敘莊執日懷嘆喜甘。

春英陳已脫楚山雲滿。

安忠租陳學文社詩人水。

香租黃庭堅秋成想見。入。

吳盧莊徽元一一數。

枯顧陸游詩僧詩殘雪覆。

腰壺王炎。欲渡何甚狂。

炬者 專長庚子年 〇月 〇日

釣靈蓀歌 三一〇

...

冰在鬚 黍觀利風劍面。○○
茗株 梅境區建溪口。成大後

沂洙何承天
釋奠頌會西
雍延恩

碧琳腴 孫未嘗嘗王帝。。
白玉腴 韓與內酒均頭。。

石梁黃。飛壑。忠石耳。詩。苔衣。天榆。汗。銘。漢。曲。冷。河。邊。月。桂。松。

脩飾短兒河神扶籃笑

嫩荒
華笑
工官

浮海持子九九冬

撫粉熬粉。○腦將漿。○

為糯米花
研砂

紫殼正廣
旋開微滴
通。果

王鹿盧陸游但存隱共金襴常九陸游黃庭堅遠來呼一擲十白

同圖江拔起。身自解。無什諫誣。由。降。什。不。須。知。

不滋楊。楚竟。百。無。不。種。有。現。珍。發。後。照。燦。等。。
 果下駒。陳。鄧。道。惜。子。翻。。
 酒。無。文。同。水。重。醜。安。凡。。
 蹲。踏。范。成。大。流。光。不。。
 喝。咭。王。介。。
 祖。醜。王。衰。汲。水。駭。位。。
 瘦。鳥。駒。張。永。耀。正。不。寫。。
 學。術。王。安。石。引。刀。取。肉。而。啖。安。根。盤。
 瘦。冠。王。是。寺。樓。有。電。扶。。
 曉。龍。沈。吟。期。。
 帶。海。岳。

產

八齊

草齊。范。成。大。。
 不可。犯。是。夜。水。漲。及。山。腹。止。
 才。車。齊。也。可。以。有。望。而。入。
 老。臍。蘇。軾。西。山。。
 黃。犂。韓。愈。見。。
 老。鰲。蘇。軾。與。歐。少。壯。醉。汝。遊。
 畫。橋。依。王。母。。
 顛。啼。韓。愈。區。洵。得。詩。金。吾。司。街。
 驚。鷄。劉。賓。孫。。
 古。偏。提。林。逋。有。工。板。衣。籠。直。抵。
 龍。雞。李。日。新。錄。故。柱。因。寫。。
 雲。中。養。雞。王。維。入。。
 各。線。雞。戴。復。古。區。別。歸。家。鴨。得。
 珍。筍。劉。賓。孫。種。日。之。。
 一。掃。一。笑。韓。愈。。
 鷄。龍。韓。愈。何。異。車。數。衆。。
 花。蹊。唐。太。宗。。
 增。肥。無。油。寒。的。魯。強。齊。成。湯。徐。何。異。。
 翠。刺。齊。蘇。軾。春。秋。已。大。。
 秋。原。折。角。春。爾。入。臍。是。汁。之。墨。詩。。
 珠。生。香。
 燕。子。依。林。連。雨。溫。春。滿。。
 自。在。啼。歐。陽。脩。姑。知。領。向。金。氣。發。不。
 頭。雞。陸。游。下。床。。
 土。焦。樹。鷄。蘇。軾。黃。松。葉。。
 老。鶴。生。

鸞 平風又林舞按。

映瞳 王廷壽視映瞳以。

皮。王。大。奇。撰。類。賦。膏。而。唱。以。

葉犀 陳琳陸治。○水載輕鴻
簪犀 歐陽脩墨閣後有賦。○

寶犀
梅堯
白寧
詩思
自康
○石

苔梯 梅克匠。〇〇 而後然傾軋。

左律中
華訓
休。方
之。即。

能於盡如衆生際。

藕泥 陳逸客來一笑同鄉味便松
蘇州。

搬泥 陳其美 〇〇 百集 勞

翠園 許景先春風暖。

鳳皇釵郭谷贈取。

白燕釵張雲將蒲內共其妃婦贈得

轉教張雲白羽擗。

咬吐梅光日何必細管喧。

邪塔范雲不絕。

長禧周權。

鴈相扶曹休刺成事柱。

銷埋梅克臣。

謝客齋梅克臣燈青。

磨指王即乞墨得。

地勢依東道後應。

著齋李洞越請遊時氣。

八齋

麝脫新頤鹿過林車。

十襲九綬用權。

單綈劉凱。

五題唐試翰林制語詩賦

神苑王益桑更似。

煇雞洪覺苑山情已作。

白雞曹唐。

金頭雞楊惟植。

懸雞盧琦月靜。

好鍛嵇陸時正類。

削鑿嵇就造明真。

妙倪王相張密富中養。

畏霓郭長庚紫巖素瀑展。

瓊貌大同。

銀貌大同銅靖遊。

酌醞潘岳置僊寬以。

帷屏宋華靜動。

黃金梯王述。

松梯王述深處特。

冲塵之梯長庚鶴者。

敗齋俞德鄰酒味醇酸

杏泥來摘單香膏浮透。

豆醬有長庚。麻青和使成

丁字溪趙抃。

陸雲溪趙抃雙鶴詩茅園枕前

石溪方干。

衡圭運澄止索詩句光衡圭

半圭王積餘笑曰數猶。

琳瑯事延年清越李。

齊

花畦蘇轍尚有。

景圭蘇頌。

夜雨畦黃庭堅枕流。

九佳

花街楊維禎。

玉鐲劉得仁詩得仙家。

文綢劉敞蕭煥。

楫拙崇禎堂焚燬偏宜。

玉鳳雕叙王珪。

琳崖文同。

玉花階王建詩向。

編排王仲修。

打班即雅安崇寧中好。

滄淮蘇軾飲沈。

山竄東坡。

禪齋司空圖。

休齋黃滔通年。

嗟嗟寒山子相與。

醜非 梅克臣張休離。

雲智海懷 奉參謝：。遺德

銀淮 未帶。燭天展織方

白日埋 王安石寒才沉此。

瑞齋 張茅晉武后表策文。

猿猴 蘇 橫秋果正熟。田得獲鳥雀

雪指 楊足秀給謝詩。玉質全身登金綠水細平

綠纖

天如獲 王安石河漢篇所。

佳

子灰

蛤灰 陳季子孫撰柳藥。

相庭 蕭明源流芳。

參同 燕報新思。

瀛現 字歌亦以雪林映。

矮槐 張六序柳放金絲。

東洞 蘇頌元春百品。

香煤 蘇頌元春百品。

仙梅 蘇頌元春百品。

春襟 王炎。廣香積

瓊環 劉禹錫碧霞臺。

三十六雷 宋補。烟街

刺雷 陳陶詩僧詩。龍首

濠梁 蘇軾詩外青。

玉顏 黃滔詩。

荔子堆 蘇軾詩。

望柳 蘇軾詩。

巨象 王安石。

民魂 是元。

傾國 蘇軾詩。

競杯林亦之。○真有道

花作醅。○先替雪堂客酒。○

王崔嵬。○洪覺義愛此。○

管絃囉。○王仁裕著樽須用。○

公孫白樂作酒得一
終全人必唱唯酒然
後樂作此唐人送酒
之詞本音碎今多為
平聲

小意臺。○張昉竹節。○

砌臺。○張素登高下。○
之戲 柳亭也王侯家以為臨觀

漁臺。○徐寅為詩素創遺字在

笑蓀臺。○陳孚危坐。○

竹香臺。○蘇轍蒲團飯帳。○

嚴子臺。○李頎。○
前杜古詩

重臺。○表補壯丹詩江南盡不數

重翻者至崇嗣始有

青錦苔。○嚴羽寶然醉踏。○

花委苔。○趙敏坐祥。○

輕檣。○曹唐後步。○玉像裙

奴儘。○曹長庚雁詩。○失春曉

蘭溪。○劉禹錫。○有地多優結

靈蓀。○劉禹錫詩。○

蓀蓀。○黃庭堅秋勝鹿。○

珍才。○蔡襄上客賦。○

洛陽才。○劉禹錫自占。○

綠玉材。○洪覺義詩。○

臃腫材。○劉禹錫詩。○

賓錄。○丁復四夷乃。○

過災。○陸游未殘已。○

黃金裁。○蘇舜欽帶花移得。○

氣成胎。○劉道昌題丹功滿。○

竹股筋胎。○王楙讀數詩。○

編深可貴。○層市

公台。○方去不知人世有。○

冰齒珠腮。○金長庚。○
紫艷 艷之江東芙蓉城。○

却類鼓。○劉過客寄蘇州。○

就烟。○張耒解亦得志芳。○

灰

十灰

紙錢灰 吳融野風吹起。定等灰 朱淑真桃符自為新詞句玉

填礙 楊維禎不容俗物相。

打回回 沈道敷裝背竟。

清酒 孟郊碧泥奔。

刷煤 吳師道雲霧漲空如。

收梅 歐陽修江華昨夜雨收梅

半足座 圓至棋入松房。

威環 孟郊裝玉何。

青瑤堆 吳師道飛來半詩平地 五雲堆 歐陽修。

灰

琥珀堆 長安百詠切松根。紅粟堆 王禹偁贈呂監倉。

象牙堆 王建送入入粵成頭龍 簿書堆 王元之引後薛名文集早

橙杯 耶律楚材乾分茶淡真香 楔杯 孟郊十家門前水一遺傳。

糝杯 鄭元九端可笑狂生楊柳 化鶴杯 唐德宗還魂澤忘。

粘杯 姚合。半似脂 瑞水白雲杯 張說長承。

羊酪 梅堯臣貫菊。

事可咭 余詩門外同并。

歎歎 王惲吹柳夢難離。

峽哀 孟郊。又出魂

煤塊 李賀喚八龍之神藻覺虎雲埃 張說。夜澄廓

狂奴臺 賈原。下不猶作 豐臺 方。我家曾得。

閣臺 司馬光諸君。秀 院臺 春軸三今朝孟向。傾

雨臺 吳融。離處楚

淮苔 張翥句支深藏雄。燄

煤始 張翥東臺西壁昏。

寫不該 陳傳良性忘累故。

芳貴 常通潤澤長。

乾要 陳師道馬詩吐主。甘

官才 楊維禎。解然姓官 積才 子本中。速寄動益屋

來不來 李山甫風送神香。恰。來 王維年光。滿堂春

灰

老從頭上 宋 羅隱不知夢遊賦 討來 趙孟頫大呼。飛鳴蘇元

應胎 戴衣元舍父叔牛搜漁丁 翠胎 陳旅南風入林。從 夢也

兩兩台 李端進下視雲。

兒胎 宋長文里開舞。

手拉類 李孝先後之後言。

餘液 孟郊出泣無。

十灰

春期灰。孔平仲。獨有自注者。白玉燒為灰。餘積月餘。積良久。經始

排飯。歐陽修。翻弄正論求。朝飯蘇軾。破天性。

雪玫瑰。沈與求。野花飄盡。

狀回。蘇軾。中流過。

稠枝。傅亮。而命仇。

墨煤。歐陽修。醉點紫毫淋。蛛煤。楊是秀。只有少度題句。虞春風

一寸煤。張耒。推中。海外。蛛網。屋煤。黃庭堅。分改物。

珍珠。文同。貴價。風前。突中。煤。孔平仲。色化。

灰

更挂梅。本。參神仙。細核楊梅。便信新芽竹笋。

官長梅。陸游。國亦得粗。

笑雷。蘇軾。夢雲忽變色。亦

撫臺。余靖。恨大泉。多度。

粘使。李孝。林語。取句。出指。腐。楊是秀。官樣。陪。公。熱。粉。雨。

研米。提。劉。只。真。醒。好。時。頭。如。

拉塔。歐陽修。介。粗。日。夕。常。

拒杯。李。勸。君。莫。夜光杯。王。維。有。紀。美。酒。

蒲滿杯。李。觀。淳。世。無。也。朱。提。杯。張。耒。相。驚。可。共。一。灰。

趙平杯。趙。希。真。張。三。劉。今。

客不。海。其。伴。歸。手。杯。白。果。多。

成坏。唐。太宗。機。數。人。以。

青兔兔。王。世。昌。北。嶼。初。出。

潮。昭。王。世。昌。登。龍。威。神。隨。

緩。復。開。補。之。為。教。花。須。

烽臺。蘇。軾。元。元。元。百。災。起。

衣新。苦。唐。太宗。古。石。錦。作。苦。楊。炯。百。果。珠。為。寶。貴。奉。

簾。憲。王。世。昌。竹。纖。絲。而。持。秀。

壇。埃。王。世。昌。白。草。發。時。空。

綺。席。才。余。靖。無。窮。吾。才。歐。陽。修。歌。德。奇。性。

遷。雄。才。石。介。矯。

掃。材。徐。積。有。腐。敗。

送。青。來。王。世。昌。一。水。還。回。持。綠。

七。尺。絲。得。臨。為。八。尺。新。

標。精。王。世。昌。王。孫。賦。性。而。

系。胎。陸。游。子。子。豹。錦。廣。斑。胎。傳。世。贈。雷。

參。胎。王。世。昌。參。胎。未。開。先。著。桂。胞。胎。孔。平。仲。大。豹。肥。也。

黃。台。王。世。昌。世。使。髮。背。為。茶。台。台。趙。希。真。好。歌。萬。不。連。蔓。

細。環。周。必。大。傍。觀。無。寧。制。

紅。生。肥。陳。得。良。合。新。肉。無。

十一真

梅真

方千梅福也。入仕。雄策。

短聞

黃庭堅四郊無。

杆
茵

東梅飛花點。

飢辛

死好無人引長。

酪水

通薪。象楠。斗。升。今盟云。

省花

晨曾松浩

寅晨

袁桷塞驢入局走。

堯宸

寇準九門秘笈。○

打魚

人。花。藥。夫。人。隔。花。催。喚。

3

主湖

神柳貫巖
○○○

衣食

身
皆飽
有溶
使百
年。

三
一
一
七
六

凡賓

李白四座無。

春舞 吳景奎 巨羅美酒生。

石鱗 蘇軾 積向浮舟成。

青驕 蕭國寶 悲歌揮劍壯。

銀玲 洪覺範 先數刷絲紋。

黃陳 林景熙 獨提詩律難。

糖塵 許有壬 重簾櫺斷難。

俗眼 洪覺範 我持。坐多語。

不飲 吳劉錫 小兒弄筆。

笑秦 陳子望 泰山詩。亭上。

砌蟻 晁元吉 林蟬。供悲涼。

李胎銀 衣補紅牆同點。鄰銀 照蘇。難免修。

月進銀 王建 祝戶應侍。紅銀 劉翥 燭淚點。墜。

乞銀 文同 題馬詩 著龍 拍案 丹砂 銀 蘇軾 養天推未伏 要是

點 晁元吉 未易分。譯 蘇 丁履 張 然 然。

脩筠 蘇軾 澤。回 從 翠 如 雲。

淨巾 陳陶 山東落。棹巾 寒山子。水底沿流步。

火是 劉禹錫 法星懸。寄吳 元名子 談遠。微 豆 蓬

白社 貧 劉禹錫 居安。中 陸 貧 鮑 康 自 取。

相對 貧 王建 但是 在 會。留 貧 王 炎 生 日 作。詩 更 以

岐郊 蘇 軾 題 韓 幹 二 馬 乞 興。

州民常應物賦簡具。

訓詞王今大席五。

中山醉臥陽春於。

清海徐發修。

簡輪王損詩却將書刀轉。珠輪善在衆換。像

天春明本梅花詩背隨花月越。筆下春刷為錫鸚鵡杯中。

鴨頭春劉為錫清淮晚色。

解駁劉為錫保前在樹已。朝飲秦裏霜風變。

松窓蔡襄石光。不記年。

綠淨紅句。有長庚芳華惜銀。布子句李洞種。落花嬌嬌愛。

波旬 陳陶 贈 僧 清 論 倒。

巡迴 杜牧 散子。哀子 杜

魚尾 韋 燕 燕 狂 食。

綠酒 弘明 集 旋 流 寓。

鷓鴣 筋 楊 伯 慎 煩 眉 鐵 撥 弄 札

昏新 袁 摘 風 水 候。

幽飲 洪 覺 範 情 高 餐。色 新 新 刷 為 錫 秋 榮。

釣斤 李 存 宜 比 市 莊 亭。

十一真

采真 柳宗元。○新春恩

古真 寶泉近書此重編大儒十卷。

非草非真 張休謹行書贊。○

外姻 周子於余後。○

荒園 王伴香烟草樹連。○

紅茵 魚玄微寫客醉。○

柔烟 曾草步起却。○

酸醜 辛 梅克昌撰發其有。○

鸞表 陳微嘉對受。○

負向人 劉南陽廣鏡詞門前。○

羅人 王即。○乃呈昂

奈神 周文璞年未五歲記。○

官中 荀陽石曰。○旁亦微揭

酸中 孟即。○亦成文

百媚身 李彌遜坐斷。○。無

繡鎖 張惠公生。○。未可曲

芳隣 大新谷。下。○

腥鱗 劉子文微泉遊。○

紅鱗 方子。○。自鏡中未

跨海 鱗 寧年差池。○。○

錦花鱗 徐寅近時贈。○。○
楚翼美鱗 陳造。○。○要則音

錦麟 李國選何川金盤馬。○

黃麟 華清老仙家畫。○。○

猷麟 陳造。○。不落毛

參麟 陳造。○。余龍殺淮左

斧裡 天策亂投刺。○

一條塵 杜荀鶴馬。○。○

梅津 質積。○。燕桂礎

十字津 白居易。○。○。類一字

仁頻 司馬相如。○。○。并國人韓

翠頻 溫飛卿楚女含情嬌。○

蟬銀 洪炎素城應共福。○

東銀 趙孟頫前盤馬。○

汨一中 謝道韞立蒼茫。○。○

銀簾 陳微嘉城家拜。○。○

敵實 元好問。○。如永冠

玉醉 唐崇章黃泥。○

珍浮 虞集。○。尚食儀

壁社春 陳造。○。○。深莫計此

挂春 蘇軾范。○。○。爐香初泛夜離

荆鼓 吳采反骨還前鼓

酒泛銀 孫家寶。○。○

十流銀 馬祖常王坊馬寶子道清
羅中 韓湘應和詩于上。○
林簾 張氏。○。走自索
迎飯借 何朱長文先重不喜。○
衣百 楊廣集山童。○。○
溪海 曹處厚文收深。○
葉家春 梅克昌謝茶白乳。○。○
數十 鼓 楊朴教胡胡鼓。○。○。○
角新 蘭一標。○。○。○。○。○。○
傳之類

蟹殼 梅克臣此方面。

烏陵 柳貢。○克尼體雅九

烏陵 句。○蘇南新象重書板。○玉苗句。○美和藥性。○

酒龍 巡。○張續探題。○不依巡。○王連新酒。○

莫計巡 陳造榮社春漢。○

青秦茶 王為傳官草。○

播漆 趙子選感俗連已焚封體

平原筋 三傳。○多誠慈慈幼獲伯英筋。○本中草書真。○

初听 陳旅川上。○微

仰阮褒鼓。○實泉定書。○謝若其。○

十一真

合其真 蘇辨飲一氣破散萬事 既其真 歐陽修堂知觀物。○

埋淫 孔武仲正為利欲相。○

香園 孫倫鳳駕儀。○長閣 吳補之紅牆綠。○

高堙 劉光濟。○後更薄 埋淫 王安石寶山勿復令。○

葡萄桐 泰觀。○暖菴畫微

茶薪 林連鶴。○落案村 魏國新 徐積代盡。○下玄洪國

落葉薪 徐照茶意。○

生仁 方岳半落香花初透雨微

白蓮人 余靖堪羨。○癡書人 方岳乃知。○差勝詩發

狹邪才人 銅街麗人 沈約麗人 豆漆麥人 蘇軾秋霖時。○夏早雁

應身 王安石。○東近知何國 鏡面松身 楊廷秀墨詩。○粉

荒中 范成大學業。○軍草

烏攪 鷄攪 范成大。○

蛇為鄰 梅克臣。○虎為敵

揮鱗 李顯魚。○子巨川 好鱗 張繼如婦賦或有遲其。○

針鱗 劉子華。○九牛毛小嘴 蛇鱗 梅克臣 梅即唱 鷗鷺見下韻水

皮帶黑鱗 謝翹。○月介

百鳳十龍 麟 王全止 薛定不咸

庖

出欣 蘇軾采茶詩。

十二文

錦桃文。大。博。秋。花。爭。發。井。文。洪。王。父。恭。詩。。

玉。文。高。長。庚。恭。心。。

淺。閣。黃。庭。堅。極。嚴。士。。

攝。蚊。劉。兩。錫。。

真。裂。紋。未。華。。

縱。理。紋。瓦。元。林。憂。我。。

帽。紋。周。獨。而。難。塵。反。滿。。

谷。量。雲。以。覺。兼。湘。西。。

雲。雲。李。元。珪。深。夜。輕。帆。部。。

文

屬。書。雲。陳。河。江。天。風。急。。

浮。種。浮。和。王。積。德。田。詩。。

碧。云。劉。永。之。春。流。淡。。

翰。江。柳。黃。建。水。洋。。

殘。煙。花。先。林。寒。塘。對。。

執。鼓。莊。莊。信。遠。滿。等。。

清。演。莊。莊。游。立。在。。

牢。積。李。存。絕。勝。傳。食。如。。

夢。積。莊。莊。以。林。策。。

雨。中。黃。周。獨。多。飯。。

雲。開。劉。說。無。力。扶。。

刷。絲。紋。洪。費。主。。

玳。紋。楊。是。勇。琢。成。。

通。紋。宋。徽。宗。因。製。笑。容。杯。吳。樣。。

窈。窕。雲。鮑。溶。帝。子。應。哀。。

嵯。峨。雲。廣。塞。電。出。。

潺。湲。暮。暮。夕。秋。幽。潤。之。。

征。鼓。莊。莊。近。傳。能。射。喜。。

經。廣。龍。先。姓。。

顧。八。分。郭。九。端。能。書。。

不。盈。公。陳。子。昂。來。之。。

費。積。黃。庭。堅。排。門。無。。

趨。塵。裙。據。過。。

榑。葉。覆。鄭。東。展。皮。之。喪。。

淒。涼。蕭。蕭。憂。愁。其。能。散。。

太。陰。君。陳。陶。一。杯。。

鐵。塔。軍。周。麟。之。不。怕。番。家。。

以。重。鍾。以。巨。木。連。。

爐。芬。香。度。堅。欲。坐。對。。

俗。粉。著。九。庚。木。食。草。衣。嫌。。

月。色。初。王。建。新。樂。寬。裳。。

磨。納。展。深。覺。乾。香。着。。

碧。玉。君。陳。陶。竹。詩。不。厭。東。漢。。

八。字。軍。周。麟。之。黃。頭。碧。銀。鸞。。

十二文

吏文方世口語挂。

紺羅文。沈遠龍見現詩熟乃有。

琴紋。歐陽情李師。如財蛇。龜紋。陳道秋時已欲生。

縵篆文。蘇軾一燈如螢起微笑。蛇腹紋。孫觀琴漫。

捕蚊。梅克目編編入幕。夜。

翠雲。馮衍壽。而相半。

一炷雲。王晉石寫。當憲。

力耘。歐陽情李師。由。

封云。徐度性。之典祥甫。

文

洞法。薛季宣王餘昇玉食銀刀。

水芸。元結獻。今飯霜和。

秋汾。沈倫期還持極范當。

綠氛。孫遜孤帆度。寒浦落。

桑粉。黃公度一尋端說。

絲勢。晁補之不賦處。

中君。蘇舜欽。浩川寧不為。

濃芬。蘇軾自撥床頭一瓦雲。

翻粉。孫楚宣賦交錯。

收湘文。徐鉉。盡思空。

稻雲。范成大天末。

嘴雲。王全想當惜意初。吐吐。

亭云。晁補之依。數。

十三元

懸原。朱長火。酒微道。

線源。杜荀鶴。分派寸難。

僧坦。洪炎。即是家。

渴核。陳仲良病熱地。耕。

頭香。王禹偁遠獻。茶詩。

乳幅。李群。露十元。

左輪。謝道常許。實。

藍軒。袁夢。音奉陪。

颶微。曹俞。雲亦奉。

元

楚魂。王獻排此椒漿。

義皇。范。李光陵是。

憤棍。方。美道遠山遊。

机把門。韓州。竹同建山雨暗。

路孫。陳。當廣徐竹。甘佳。孫張。宜保青紅。

韓祖。蘇。斗周。清孔。星。北。作詩。孫。蘇。夢。時見。

渭川。孫。洪。達。細。張。亦。是。天。氏。陵。孫。德。克。臣。和。劉。原。父。秋。風。

鶴生。孫。魏。野。添。

樓高。楊。杜。有。石。不。少。

采花。墩。方。覆。近。初。成。酒。排。墩。郭。紅。竹。徑。西。座。客。

水楊敬方。。。上。。。花敬上。。。

清敬。。。

黃。。。

鴨。。。

雲。。。

。村。。。

。村。。。

米。。。

醉。。。

元

。。。

。。。

十三元

。。。

窮。。。

清。。。

。。。

。。。

。。。

。。。

。。。

。。。

元

。。。

。。。

。。。

。。。

。。。

。。。

。。。

。。。

。。。

。。。

。。。

。。。

十三元

四聯 楊雄。北新

頭如毫 蘇軾詩。元伯十萬。

苔垣 徐鉉詩。向水。

五菊園 蘇軾詩。元伯十萬。

復哀園 蘇軾詩。元伯十萬。

冥煩 韓愈詩。道我。

索瑞 孔穎達詩。

阿契 秦觀詩。馬放。

永藩 江淹詩。官。

頭者 王勃詩。秦詩。貴。

水遠 魏承。魏承。魏承。

蓋渾 陳得。陳得。陳得。

晨鵲 沈約詩。晨鵲。

燁鵬 燁鵬。燁鵬。燁鵬。

五門 林通。林通。林通。

之門 之門。之門。之門。

黃天門 黃天門。黃天門。黃天門。

兩手 兩手。兩手。兩手。

岩孫 岩孫。岩孫。岩孫。

春藤 江淹詩。是。是。是。

茫存 茫存。茫存。茫存。

鵬蹲 鵬蹲。鵬蹲。鵬蹲。

愁驚 愁驚。愁驚。愁驚。

砌墩 砌墩。砌墩。砌墩。

鑑脚成村 鑑脚成村。鑑脚成村。鑑脚成村。

高麗盆 高麗盆。高麗盆。高麗盆。

青溢 青溢。青溢。青溢。

愁根 愁根。愁根。愁根。

都根 都根。都根。都根。

如食 如食。如食。如食。

勝跟 勝跟。勝跟。勝跟。

鵲容 鵲容。鵲容。鵲容。

饑猿 饑猿。饑猿。饑猿。

懶奈頑盆 懶奈頑盆。懶奈頑盆。懶奈頑盆。

格根 格根。格根。格根。

十四寒

濃寒蘇舜欽。有勝乘

一信寒楊是秀須做桐花。

蘭草未嘗驚。之疾牛

僧單方岳廿年前此借。

羅袖初半蘭文秋衣始薄。

淘丹韓駒曾大父有詩云三香

滿池

蔡食楊雄茂獨。

叫灘楊廷秀夢裏萬師思。

寒

玉清壇王昌齡。上雨濛

上者寬家

香檀蘇維。龍指朱絲毫

膩於檀蘇維。甲逆蕭賦似玉

逆干楊雄茂。

水干秦觀宿鳥。迎曉閣

招竿范成大驚呼。折奔故

懸肝謝翱華蓋。三葉紫

荻花乾張志和楓葉落。

球欄王廣玉井。荻若清有

寒花寒沈遼數日陰霏復太暢不知

蘭草蘇舜欽蘇姑低者受。

挂竿劉克莊僧借虛堂竟。

小樊丹范成大曉起盡散留花佳利

百八十灘范成大自穿園溪竹至室

紫旂檀黃慶堅君不見南海水沉。

淮干徐積。風起木枝搖

櫛干陸游淋雨半滿起。

斷肝楊廷秀。杜却謝千載

紅葉乾唐庚風塵。雨

十二欄范成大百尺西窗。

牛欄陸游小雨。濕

風欄蘇舜欽王侯榜化。

金欄王履注試求開閣看。

牢九未嘗解賦四時微用無所

鳥九楊廷秀謝墨詩君不見蜀

碧嶺岷蘇軾夜來雨洗。

聽滿楊廷秀但聽雷鼓龍石。

砌偏酸沈與求燈火。

早木酸楊廷秀夫大日醉。

作圓范成大花梢蝴蝶。

豆揚圓陸游時新。

風將岑參見若已。

冰樓官陳造僧樣齋所。

得句勝得官陳與義若生。

九星冠李綱頭上復戴。

珠網寶冠韓琦等葉詩酒酣誰欲張

清藥張九齡李太白陪。

猛成團林逋杏花詩優柳傍桃斜欲

寒糝冰欄范成大。

握擗拊得未嘗解賦換衣扶處。

不屬官陸游心如失馬難知路身似

鳴蛙。

寸中孤嶂尺裏層崖唐太宗小繡壑綺岫江淹揚梅嶺鏡日照

王。○ ○ ○ ○ ○
秋璽 藉子良九日詩言云。

唐韻也。狀如謂牛疥。

[illegible]

鈴盤 梁元帝看棋詩。出
步序 有盤盤 蘇舜欽角消半局歌。紅

茅盤。文同翁鸞題忙鼓賽具。
• 草舡置五路。

蘇癥 方岳石堽無人飲。

樵樓蘇子批語。方正密滑。

道姓潘 岑安仁。

寒

老潘
歌不
到足
寬只
今賜
墨無
。

縱播元結閣。之合衆

女冊 梅堯臣言楚客甘蔬
白芷有子長。○
步輦 紀述心欲試。○

剝辟寒。剝辟寒。
嬌寒。嬌寒。

懣懣

李杜韓 梅克昌後想。

出車 李質密記。○看春老

不作難。呂本中笑語揮毫。

勸餐吳師道珍重諸公。

濫竽充數。

春灘 羅隱夜泊吳淞灘。建水狂

花灘錫無長被黃利吏。○月

韓壇、王希傳意氣登。

珠壇。陳陶金錫。滿上方。

次

太古壇。丁酉年中有仙客。霜壇。其籍去後。

堯壇姜陵。寶應餘理。雲錦杉壇。海漁舟尚往還。羅帶。開。張。于。夜。

釣壇 王憚夢到西溪舊。○
竹壇 竹起。○初月次

紅檀 陳造却道。起落梅。

草箋、楊梅、檀霜、鮮、芳。

了不干 東京一點閒話。○○池子 路漸如白鳥朱刺數輩。○○

豹尾竿溫幾卿。前趙飛送上竿。曹西大緣竿後詩人被縛人。

虎繞竿
忠崇節龍吟區謀閑
笋未竿
黃庚梅未生仁。○○

龍窩竿。選度筍二十四枚。竹成竿。劉濟蒼書詩刻印。

單竿。王惲輕袖前溪撒豆網後擊竿。吳融雲間道鶴飛書去風東。齊而末。

王玚拾見。目。期。殊。宗。廟。器。類。伯。

熾。炬。乾。李。洞。夜。草。軍。書。。

白。欄。東。通。。

開。藥。欄。解。池。畔。花。深。。

腰。關。張。五。壁。衣。內。。

欺。謝。日。馬。先。天。抵。可。。

雲。潮。陳。旅。。

寶。月。園。王。安。石。玉。簪。修。成。。

時。園。謝。道。端。午。詩。先。諸。。

百。愛。橫。後。說。承。夜。。

寒

甄。官。許。有。士。未。尖。宮。凡。現。詩。。

風。官。周。字。放。家。班。實。但。。

齋。官。張。籍。。

青。鮮。冠。張。斯。謝。山。友。贈。。

夜。光。冠。張。意。上。元。夫。人。詞。九。堂。。

玉。鸞。天。取。六。待。東。地。新。。

既。刺。既。判。中。山。王。文。本。賦。。

聲。野。如。有。士。。

醫。學。盤。桓。依。婉。轉。成。。

一。寸。臘。九。寄。。

橫。欄。敗。陽。休。說。以。導。之。漸。歎。收。。

月。園。韓。愈。為。難。誰。有。。

黃。玉。園。洪。造。精。補。詩。高。聲。。

聚。橫。五。即。花。落。或。未。斷。王。生。思。。

船。官。趙。復。。

蒼。官。周。字。知。心。有。負。你。親。而。以。。

天。香。碧。玉。冠。曾。唐。以。破。。

熊。黃。冠。張。意。上。元。夫。人。詞。九。堂。。

接。鸞。臨。鸞。美。取。。

神。九。章。通。。

上。巖。端。王。澤。榮。地。貼。花。。

文。滿。余。綱。。

涼。滿。五。郭。。

正。穩。草。寬。。

意。深。謂。王。襄。遠。謂。蕭。特。。

慈。盤。五。即。唐。上。即。病。文。賜。中。轉。。

飯。盤。圓。生。美。對。。

蘇。杆。萬。五。失。。

寶。刀。癩。實。為。有。。

寒

萬。蔓。月。字。性。平。恭。食。康。。

單。帶。制。為。制。為。藏。成。。

松。滿。陳。王。桑。與。石。清。屏。曉。。

廣。印。鶴。盤。美。取。蕭。特。有。關。印。鶴。和。頂。。

十四寒

成單注華通卦。。

吟單許果。。

白危丹才華賜與長生。。

水丹才安萬支封觀留。。

姪女丹曾學心存。。

靈驗獲頌居以境。。

險蹟志難越。。

玉珊張大英華。。

杭壇姚合謝李太尉。。

通禮楊惟損。。

寒

鷓鴣碑孟郊一為。。

老干方岳可。。

制竿洪覺範。。

獨鼓聲乾。。

言蘭花什。。

瑤蘭文身。。

袍欄王建。。

黃欄丁。。

斷欄方岳。。

御欄王仲。。

溪水干。。

楊竿。。

紅蘭。。

錦袍欄。。

十二寶欄。。

不安欄。。

巨潮。。

改刊。。

丁桓。。

書不。。

紙欄。。

玉一關。。

巨潮。。

金調。。

湖頭。。

丁桓。。

書不。。

福元。。

秋倚。。

增屹。。

錦榜。。

蘆筍。。

陳州。。

雙枝。。

茅園。。

翠可。。

桐官。。

層官。。

風官。。

風官。。

風官。。

風官。。

子 230—678

秦康柳實堪感。

玳瑁斑杜南園花。

翡翠青斑衣。瑁瑁也。

沉璧。洪廷好情。指日事。

紅瓊顏。跑漆倚樹。

手頑。姚合。瑁瑁古。在。

柳東。龍鵬。曾。翫。題。詩。

了不。閑。李。白。其。字。乃。上。古。讀。之。

龜火班。曾。翠。羅。格。

十五刪

華閣。道。教。甘。新。詩。列。

烏。閣。閣。趙。破。破。曲。洞。

月。林。夢。林。亦。之。漫。見。新。增。

荒。灣。方。去。一。翠。取。日。破。

白。銀。灣。楊。維。維。吹。度。

樞。樓。閣。閣。林。露。談。

翡翠。裝。林。完。歌。叙。上。燕。

輕。銀。初。實。通。主。帶。確。旁。

內。朝。班。姜。特。主。向。未。叨。赴。

竹。成。斑。馬。戴。曠。野。

翔。聖。柳。實。引。手。指。

寶。雙。宗。柳。實。振。和。

賦。顏。文。才。特。起。就。東。漢。漢。

芳。管。刺。者。得。良。人。惜。美。瑁。致。以。

放。頑。王。建。老。馬。鞭。多。轉。

一。房。山。李。洞。半。潭。秋。水。

半。房。山。裴。旻。僧。鎖。

花。癩。寫。長。庚。風。起。笑。

臨。鵬。池。治。押。

松。閣。陳。謝。曾。盛。破。

翠。作。灣。蕭。子。敏。遠。水。謂。沙。

阿。製。衣。華。就。中。藝。絕。倫。

三。峽。鷓。鴒。斑。李。存。也。亦。不。心。

楊。賴。洪。覺。苑。抗。行。醉。墨。似。

結。頑。文。同。心。胃。無。

郭。熙。山。曾。古。又。斷。崖。崖。促。樹。小。

紫。硯。山。袁。柳。更。賜。然。漢。

鬼怪 文同景物搜。
澀怪 洪覺範自款十。
既已屏 王僧達前氣。

寒怪 蘇軾無復杞菊謝。

十五刪

焚刑 葉適群士啟。

青雲閣 李西却按。

青雲 常理及。

暮雨灣 王安石家漁父歌風 碧玉灣 劉子華月後雲淡。

荒碩 賈島 寒烟入。

中藥小選 徐鉉嘗味多病。

鄧蘭 李向萬商羅。

紅氍毹 囊 蘇子。風 紅氍毹 囊 蘇子。風

紅炬粉環 蘇子。風 紅炬粉環 蘇子。風

一鱗斑 蘇子。風 一鱗斑 蘇子。風

蛇黃染病顏 陸游 蛇黃染病顏 陸游

茅香 沈遼終日無人蹤。

石色 顧 蘇子。風 石色 顧 蘇子。風

綠山 韓維。 綠山 韓維。 綠山 韓維。

上巳山 范成大 蘇子。風 上巳山 范成大 蘇子。風

不買山 陳師道 蘇子。風 不買山 陳師道 蘇子。風

著色山 陸游 蘇子。風 著色山 陸游 蘇子。風

神態 顧 蘇子。風 神態 顧 蘇子。風

神態 顧 蘇子。風 神態 顧 蘇子。風

枯閑。制。元。莊。骨。法。。。。。
 貧。非。慳。。勸。我。寶。。。。。
 鶴。頂。殷。陸。游。處。機。柱。梅。。。。。
 衣。袂。點。沈。遠。冠。帶。不。修。。。。。
 特。地。開。余。堪。歷。世。難。逢。。。。。
 鬼。神。慳。上。安。石。的。多。其。信。。。。。

剛

韻粹下平

一先

白雲阡。素。摘。岩。。。。。

松阡。種。嫩。。。。。映。天。來。

魚。捕。善。住。如。今。問。向。。。。。先

益。州。雙。妃。合。題。詩。應。費。。。。。

杏。花。驕。茶。爐。紫。門。已。發。。。。。
 城。驕。方。出。玉。花。曾。發。試。。。。。

第。九。天。劇。為。錫。白。日。將。昇。。。。。
 已。子。天。陳。陶。報。報。傳。散。。。。。

粉。水。天。劇。的。海。客。仙。樓。。。。。
 曉。書。天。李。洞。新。秋。日。後。。。。。

先

清。如。天。雅。前。秋。太。什。美。滿。。。。。
 射。鵬。天。急。岸。小。雪。。。。。

際。繞。天。張。橫。盤。滿。送。入。藏。室。池。小。洞。天。趙。竹。東。海。新。添。。。。。

攀。天。黃。履。堅。入。等。。。。。
 猿。掉。頭。

寒。肩。黃。履。堅。。。。。嬌。女。小。
 驢。肩。陸。游。。。。。雙。酒。樓。

語。如。結。趙。瓶。月。涵。花。態。。。。。
 打。結。宗。嚴。宗。擇。面。折。枝。新。的。蓋。

墨。結。王。積。能。詩。五。斜。道。。。。。

玉。帖。輕。李。成。同。雪。詩。想。杜。花。新。

酸。烟。陳。季。。。。。喜。霜。山。漫。山。

萬。歲。烟。蘇。頌。執。簡。研。餘。。。。。
 李。尺。廷。父。子。所。製。墨。用。雙。絲。。。。。古。松。

楚。蓮。趙。微。靜。居。任。人。能。。。。。

秀。水。朱。昆。田。西。峻。抄。據。

XXXX

菊花田林亦之東西四至盡為活田王楨架田詩古今誰識有

黃茅田舊長康余有。射鹿田袁楠山心。

檀田王楨腰地寬長有。

草木年鯢溶下念。

草頭李成用。終近旭

馮顛蕪載。久已歎殘室

吉祥眠洪覺乾愛作。

清消李存密竹涵。

赤鵲劉執北郭山花開。

燕編蕪載奈何效。

先

有德仙姜特立天上寧無。

捉月仙楊維積有似。

十八仙蕪頌隣家。酒名清而味美飲之不病

不病

東脩錢許某幾年錄系。

不爭錢王連裁松取活。

不識錢姚合先重。

古時錢劉成貴舟猶免。

渡江錢胡東龍向人先索。

雄遷李存文未如。

蘇煎周獨在詩。送酒有

坡挺劉說奇觀滿。

白玉筵湯悅晚照重登。

月支鮑用朴從槽柳塞馬其地

午餐表備回僧進。

艾理劉說坐暖還思買。

刮理洪希文是背飲。

老蓮張未安坐得。

魴鱸蕪載存漁捕。

玲瓏即座。非思。

先

規子禪洪覺榮依約曾參。巾禪楊廷秀昭容潔袖視。

學楓蟬和進結金冠子。

青行纏蕪載已辨希識。

俊理張字激洲別。

采綿王楨。高執玉叉頭。雪不成綿消方岳。列地

冥綿葛長庚海常開溪雨。菱綿周珂淺屋柴香正。

蕪蕪蘆榜丁復。好雙

肥怪哀稱屠几折。

鵬鵜泉劉言大天軍獵到。浸藥泉孟郊壁如。流苦

藥泉林適滴。朱石寶。紅玉泉馬雲升霞場詩燈湧。

密宣 周子實括括年燕。

幽鍋 刺水之撫春情。

白瑤 鍋刺水之靈文十開。

靈穴 竭穿是元谷。

白浪 川刺著蘆花。

奔璫 周麟之吉祥。

明娟 李存顏色雙。

神船 陸游。社送窮。

白浪 船米度餘人隄。

元船 刺託起強盡。

先

燕尾 船章雲斜日輕帆。

從宜 船李華。中載酒波。

白龍 涎方岳山繁詩春風吹作。

紫鞭 歲州仙驢去時留。

評詮 表楠仙錄美配精。

援登 文同畫鶴詩。如復生。

五執 龜頭大筆猶指直。

顏埒 洪覺範何時同汝持。

碌碌 洪覺範木頭典。

竭途 黃庭堅安用州食而。

百藥 鍋年嗽不受。

運船 王建西江。立嶺紅。

鹿頭 湖船揚做損。

逐船 方岳福中道服。

先

皮船 表楠送人之雲南。

買書 船徐寅。近弄時端。

狂鞭 文同開外不計。

蒼苔 埒後夫人桐葉夜落。

廣園 莊嚴立青。

夢初 園洪覺範時來客舍。逐園大同就從東而。

繡團 圓刺南楊和絲米五刺。

鷹爪 拳黃庭堅茶如。

金絲 髮許有云雙蓮詩建房發了分髮。主陪茶雙蓮詩人似作。

找椽 表楠大為渠柱小。蒼玉林洪覺範詩以。

劍脊 表李章從容脫。

縛竹 為杆王復喬詩。

可寄 留。

一先

火前難優一。既香沐。茶。謝後潘前。溫飛卿。羅裏詩書裝。古所創長卿。秋草黃花覆。霜肝葉道。雪塢送得歸。細肝。鳴。玉。步。隨。遠。舞。即。

草芊。溫飛卿。小。試。路。

謝思。金。寶。井。官。方。買。魚。子。笑。天。賦。封。美。聖。德。頭。學。字。

吳。機。陸。游。選。有。三。百。箇。擬。硯。筆。最。本。地。規。詩。請。君。試。買。者。

杏。院。寶。鏡。為。離。代。

百。花。鶴。本。中。竹。典。仍。勝。絲。藕。梅。花。且。如。錦。綠。

粉。畫。鞦。張。著。始。東。黃。粉。

寄。錢。東。來。信。宜。賤。

鯨。海。鶴。天。杜。牧。之。贈。趙。敏。少。度。柳。絮。漲。天。李。洞。龍。地。暖。

劉。天。文。謝。廣。接。青。兒。入。碧。羅。天。千。嶽。淨。楊。花。老。

花。影。千。時。天。日。空。園。人。家。寒。食。廣。愛。天。王。帝。中。上。帝。通。明。關。神。仙。

一。握。天。三。郎。香。滿。飛。白。臨。天。永。楠。村。樹。綠。騎。黃。鳥。界。海。山。

薄。首。孔。角。寶。象。迷。香。賦。張。肩。偶。便。斯。虎。頭。日。侍。側。

鸞。鷺。肩。陳。向。高。舉。桐。君。子。在。傍。

鳳。拉。宋。元。金。屬。滑。香。暗。四。條。柱。大。同。昭。君。一。生。煙。沒。恨。長。

丹。砂。拉。寶。鏡。金。皮。妙。唱。

荷。雨。煎。煙。一。第。教。照。水。樓。煙。急。草。疎。鴛。千。步。進。

白。碧。煙。寶。唐。沙。水。散。冷。

橫。線。單。拂。紅。蓮。蘇。軾。題。刺。君。佐。劉。錫。金。蓮。王。深。雅。林。行。款。

西。湖。雲。南。道。

舜。田。散。瑞。收。散。花。滿。下。丹。田。刺。虛。白。知。道。解。無。片。說。法。

供。佛。田。曾。早。開。王。舊。事。今。何。在。橫。田。杜。荀。鶴。花。亦。香。殘。春。

杏。田。錢。起。漢。一。曲。霞。遠。弄。楚。田。溫。庭。筠。越。城。真。楚。田。

葉。田。子。楊。東。平。耕。十。牛。田。陳。造。未。應。漢。耕。

胎。田。李。彌。遜。何。可。升。弄。田。陳。旅。依。碧。樹。肥。道。出。金。塘。

壯。鵠。田。黃。所。春。祭。人。滿。海。橫。街。洛。紀。田。水。漲。真。所。勢。平。波。浮。動。玉。細。長。岳。百。數。句。點。極。新。磨。

鐵。在。帝。康。集。春。滿。盆。紅。抽。帶。陳。傳。其。三。人。於。一。被。寒。夜。夕。

吳。妍。戴。表。元。非。楚。乾。長。毫。秋。動。素。體。霜。粉。張。繼。題。詩。書。贊。

煙。鮮。范。成。大。女。僮。流。汗。送。拜。杜。鵲。注。元。重。南。人。遠。波。北。人。越。鵲。以。日。休。村。深。啼。

苦。草。成。編。李。成。周。肯。惜。被。沙。龍。巨。編。陳。傳。良。有。作。皆。

朱。蓮。來。補。集。連。上。

劉。折。羅。懸。張。繼。題。雅。錦。落。張。繼。題。

圖。蘇。張。聖。漢。仙。寶。最。近。書。賦。猶。巨。仙。李。知。卿。自。圓。松。

。 。 。 而 非 實

酒藥錢初使木言建上并泉費斷錢張敬著牙實朱紫。餘未選

靜翹月色開歌苦錢張雅鶴詩出錢出非飛二天出開

一團素。 。 。 數點青 人姓姓劉山句知是曉詩。門懸送

賣鶴錢方子營應應文。助燕錢張青雅種新詩。新朱催。

碧玉錢姚合蓮花詩粉牋黃梅御書錢王為供囊中儲貯。。

賣珠錢張新穎得。五色靈錢張其就詩。。 。 。 侍

無眼錢即律變詩難穿。青錢買錢。。 。 。 雅生贈官系

銀煎張玉筆試對官給酒。唐煎呂公其。。 。 。 苑時日

迤迤張九齡泉水靈源沒。鹿鳴延張續。。 。 。 三張標實

狎延韓偓江樓參大會宋燈傳許馬延楊九子。。 。 。 前為初良

探花延元好問風流誰子。紅茸理張清官堂法錦。。

道里運洪炎下都雅說。散花祥柳實張松書畫指朱蘭破祥實道靈氣重人。。

猿祥黃洞俗有美。騰公劉為鶴氣誓不死。。

布行修宗元已解。。 。 。 新連五知路疾如。。

。 。 。 而 非 實

紫連乾編實東延書狀孔則愈竹篾袁東補漢舍。。

烟綿溫庭筠並手春染。。 。 。 歲不綿為提幹人實。。

初老不飛綿陸游沈園。。 。 。 花綿劉禹錫清涼寺畫。。

清綿唐集水花含。。 。 。 西南片月二八飛泉。。 。 。 敬泉周張華禁懸。。

寒元陽冷。。 。 。 後高指標最方于流花溪同。。

浴鶴泉李洞枕房原得個係石袖學柘枝擅路德延小兒詩

丹青宋宇宮微山川唐樂章

唐船銀起。。 。 。 厚利

紙為壽松實泰風。。 。 。 鸞鶴張續張續。。

玉帖船李所用雪詩想花新白浪船李慶發人隨。。

酒明船李慶發人隨。。 。 。 網船玉彈藏得。。 。 。 指九月

府船花慶大人。。 。 。 進食張時。 。 。 射生船最捕獲。。 。 。 。

寶船王中賜捕張續初配種世法船李備遊諸方坐先納其足。。

花石船李備遊諸方坐先納其足。。 。 。 鳴綠船馬克復瑞帝難求。。

是畫船李備遊諸方坐先納其足。。 。 。 但乞謝中。。 。 。 。

。 。 。 而 非 實

。 。 。 而 非 實

。 。 。 而 非 實

。 。 。 而 非 實

。 。 。 而 非 實

。 。 。 而 非 實

。 。 。 而 非 實

。 。 。 而 非 實

。 。 。 而 非 實

。 。 。 而 非 實

。 。 。 而 非 實

。 。 。 而 非 實

。 。 。 而 非 實

。 。 。 而 非 實

。 。 。 而 非 實

。 。 。 而 非 實

。 。 。 而 非 實

劉
鞭
曾
擊
放
手
○
○

茅鞭種並行或中。保足朱

江蘇虞集標上釣。

爵祿。李成用開。長為。

靈筭表補水旱禱。

青孰梅堯臣朱闌坡。

八花磚黃。○○。積常從卷。

葵花圖
出楊○韞○瑒○
陶歌五
花綉

鷹拳。股。增。。

先

三鶴拳。王安石創。昔悅如九下牛擊尾。

曲樣曾單。○。小林隨時具

水碧樓
紅王。安。十。戶。海。明。珠。串。樓。

一、擴充會址。老時愛業林業，如今是第幾輪。

二蕭

盧蕭 寒山子。持代席

合蕭 吳景奎碧玉殷勤且。

倭艘李弼正。○失飛端。

易經道潛十載論。

白雲樵孟賁者焉。

喧桃表補瘕兒狀女猶。

豐和 新推草寇射。

夜刁黃庭堅一日邊抓朕。

怒鵬希畫宿空擊。

新

柳栗條。烘覺乾。指點先煩。臘條楊。送秀香花詩紫玉森。

初學司空圖先推。即道心。

高升清茗。玉英。蕭。芳。靈。李益嚴霜集。

廣宮 實安宅。山下有深源。

膜翅 强有連空嘴。

賽果如左。

受寒 玉 玄 仙 何。

山歌者指其才。不出戶

肝腎本相

獲麟

病痛文同臨卽。。。

長綳木華推。。。桂帆席

客扶趙黃酒破村虹入井孤館。

放朝姚合暑月。。。頻

後信潮蔡襄更寄江頭。。。藥鼎潮范成大吹薪。。。

纖耶蘇舜元部曲易主與。。

采神龜文彥博幽徑。。。

白木篙李華人持。。。左右

松萬蘇軾離道。。。同一谷

露舊葉清日。。。如雪照空明

牛蕉陳孚交趾詩。。。垂似銀薄蕉蘇軾。。。如霧氣尤清

獵挂臘王珪咏風。。。來桂

科後曹伯啟。。。見日寶

短尾鮑鄭剛中。。。置。。

鬱抑蘇益郊奏立。。。

空窠蘇軾病羸寄。。。

寒瑤陳夢龍花點。。。浮。。

和颺劉得仁所寄動。。。

微颺何承天。。。揚羅桂

玉杓王仲倫上應生衣特。。。

酸痛文同候有賴。。。

杏臘洪希文并刀漢宗。。。臘

丹砂歌曹大炳仙翁酒下。。。餌歌許果策衣聞桂。。。空

梳苗陳藻。。。史管中後連臺苗周紫芝。。。未着花

香竹苗黃庭堅惟此。。。白玉苗黃庭堅沉水衣龍。。。

石兩苗蘇轍尚父冬青。。。筆苗楊維禎碧眼胡先吹。。。

縮砂苗周弼土肥收盡。。。防苗蘇谷亂火夜。。。

破貓寒山子驛騎將捕鼠不及。

新貓謝道開看。。。話着作扣

帖地反曹文同柳詩系條一似。納膏宋白御女長眉絲。。。

寶簪

蟹怪貓妖李華。。。最爾家妖范元咎。。。老道數藤索。

二篇

赤玉蕭 就忘寄言。。。

社鼓村蕭 元好問。。。。走前臨

楓子：吳師道。。。。分飲落

五百條 李洞或律寄詩。。。

棘條 楊九子燕婦琴袖額如玉

橫木也。。。。駕船能中前

望蜩虞集。。。。抱明中

陰泉 梅克巨桑松碧。。。

亦復聊 陳造茗飯。。。

舊鴨 吳采賦命韻。。。

蕭

草寮 戴表元夢覺依然上。。。

苦見標 陳造月地香紅。。。

翠荒 虞集十月夜紫夢。。。

可憐宵 沈警雜和花上月度 四十五秋宵 李洞中秋詩

叢宵 宋徽宗。。。。作青瑤霞閣

變題 梅克巨。。。。往來守門 山冠 張松野居題。。。

白鷺潮 陳造寒聲。。。。醉頭潮 陳造江生。。。

高熱 梅克巨漢。。。。直入當。。。。城熱 吳師道疾吏十里題。。。

文融 梅克巨漢。。。。

花搖 張寒力底。。。。皆自走

一團嬌 歐陽文忠公長錢在

錦名也

勝焦 鄭谷 蘇亮起來路。。。。而 晚擊焦 仙喬何許泥年。。。

墨微焦 趙孟頫 墨梅詩 漢宮花 過焦 賈師春不見前如已。。。

漫筆浮蕉 張翥 梅如山不取 蘭蕉 無可。。。。夾道生

點椒 趙孟頫 墨梅詩 筆分三錫 地椒 楊九子。。。。生處乾羊肥

黃巖生燒 張翥。。。。入地

金絲索玉 趙孟頫 歐陽文忠公脫背角不 逍遙 梅如來。。。。對古見清

備駕。。。。

烘為室 盧仝 六分。。。。越室 陸龜蒙 九秋風露。。。。開李得

大室 戴表元 大地一。。。。雨炭 紙窗 杜荀鶴。。。。建徽惜多桑

松廳 戴表元。。。。止夕涼入黃潛

宮歌 戴表元 玻璃滿闕出。。。

波上簾 戴表元。。。。

官笛 杜荀鶴。。。。若不平：納 五木笛 吳融 三青芝根。。。

丹笛 陳子昂 白雲隱。。。

筆墨描 梅克巨 不似筆。。。。白描 張翥。。。。散眉舞紫雲

如描 吳融 似水腰肢細。。。。著意描 梅克巨 尤顯。。。

懶貓 呂本中。。。。歲時新送來

倒掛纖腰。對古史觀。絕技好。靜悅腰。唐楊柳枝詞。得字家。
十五橋。後奇佳。楊詩。領東風。如橋。陰堂竹枝。以通。西
獨絕橋。張憲東度。二堂橋。李人河邊。忽現。
帶珠橋。馬祖。津暗而和生。
柔大。極光。且筆何健。動人。
寒起。韓維。餉時。布。銷寒。收。紫真。紅。趙。特。起。紫。朱。微。一。名。五。名。翻。
重。雅。雅。策。衣。造。

蕭

二蕭

京紹。丘。道。三。珥。阮。字。紹。韓。推。黃。公。洞。爐。上。推。賢。
香。紹。江。德。丹。羅。哀。又。王。蒼。鵬。北。平。仲。浩。唯。名。其。廣。
失。條。後。街。鳥。登。木。而。擺。條。極。光。日。晚。出。春。風。已。
燈。烟。蘇。舜。卿。里。如。兒。女。但。悲。感。而。春。生。夏。凋。黃。庭。堅。更。曾。推。
三。泉。敗。廣。堅。安。知。博。局。臨。閉。不。察。射。元。祐。慈。同。宿。
退。居。寮。射。元。祐。來。往。相。邀。蘇。舜。欽。以。無。可。信。非。
風。遂。王。河。大。德。堂。際。氣。爽。豹。時。牛。膝。爾。父。對。燭。時。宜。火。
慶。霄。顧。凱。之。宜。以。將。而。絳。霄。對。璞。解。鴻。故。
縹。霄。孫。楚。遊。遊。至。園。之際。縹。霄。謝。朝。自。到。城。中。賣。

蕭

一抹紅銷。射。軍。日。脚。寒。起。韓。維。餉。時。布。銷。寒。收。紫。真。紅。趙。特。起。紫。朱。微。一。名。五。名。翻。
浩。朝。晨。起。露。大。乃。開。序。後。人。日。語。不。寬。在。州。坐。愛。村。微。
重。橋。月。必。大。長。夏。失。同。燭。獨。橋。傳。王。走。狗。馬。輕。遊。而。盤。桓。
錢。脫。排。焦。王。兩。傳。拍。鼓。臨。麻。枯。草。木。燃。何。林。若。無。詩。音。聞。
掃。蕪。陸。游。入。關。園。前。着。老。蕉。洪。覺。範。過。僧。唯。竹。已。教。于。出。屋。
收。漆。摘。椒。歐。陽。修。於。谷。事。草。自。遠。黃。庭。堅。法。官。嘉。蟹。
毒。草。自。搖。陸。游。不。盡。春。家。石。鈍。蘇。軾。博。鐘。行。相。隨。
嶺。南。有。胡。更。草。俗。呼。為。新。腸。濯。水。之。鱸。崔。題。洞。庭。之。鮑。

種蛤桃。周必大東海沙田。合韻李端風帆景色已。

箕颺任據。依地作平陸。山歌難推。日夕傾。

劉晏判。如月又若。有腹。

於

彈苗。楊廷秀惠業。三四重。

皮案。元怪則必蒙。以為大。
緣坡之竹春田之苗。王侯貴族奴隸。
。若。若。若。若。若。若。

掌中腰。李百藥千金。嘆裏面一。寶園腰。方岳人今能美。

獨不橋。張元幹宿飛。然後。懷鴉。王南傳。義亦。李賢皇。

赤欄橋。范成大。外林溪。種喬。陸游。東齊。日。夜。得。微。宿。

姻妹。應瑒。天何美。女。靈。快。歐。陽。修。寶。福。則。久。有。精。怪。常。態。

斯大。蕭。穎。士。有。女。靈。快。歐。陽。修。寶。福。則。久。有。精。怪。常。態。

。靈。快。歐。陽。修。寶。福。則。久。有。精。怪。常。態。

。靈。快。歐。陽。修。寶。福。則。久。有。精。怪。常。態。

三有

鍊看。三金。豈。鮮。能。無。肥。重。文。王。趙。之。琴。古。義。之。

鉄成文。王。今。大。橋。橫。作。岸。列。竹。笑。人。資。拍。竹。供。樂。日。今。年。貢。房。陵。

麟膠。楊。師。道。雷。重。和。古。維。在。口。已。勝。蘇。舜。欽。近。在。華。寺。

馬。敵。子。聲。車。鼓。不。服。箱。非。豈。逆。

窮。郭。孫。觀。傳。笑。作。許。悲。老。如。梅。充。且。窮。比。於。深。悅。言。通。

有。果。沉。約。因。切。基。而。果。果。張。孫。虎。旅。一。以。至。一。何。弱。

蚊。果。孫。執。十。字。格。旅。果。張。孫。虎。旅。一。以。至。一。何。弱。

鳩。無。果。張。未。霜。窮。正。似。青。松。果。歐。陽。修。十。但。直。上。

鷺。鷺。果。張。未。霜。窮。正。似。青。松。果。歐。陽。修。十。但。直。上。

。鷺。鷺。果。張。未。霜。窮。正。似。青。松。果。歐。陽。修。十。但。直。上。

。鷺。鷺。果。張。未。霜。窮。正。似。青。松。果。歐。陽。修。十。但。直。上。

。鷺。鷺。果。張。未。霜。窮。正。似。青。松。果。歐。陽。修。十。但。直。上。

。鷺。鷺。果。張。未。霜。窮。正。似。青。松。果。歐。陽。修。十。但。直。上。

。鷺。鷺。果。張。未。霜。窮。正。似。青。松。果。歐。陽。修。十。但。直。上。

。鷺。鷺。果。張。未。霜。窮。正。似。青。松。果。歐。陽。修。十。但。直。上。

。鷺。鷺。果。張。未。霜。窮。正。似。青。松。果。歐。陽。修。十。但。直。上。

。鷺。鷺。果。張。未。霜。窮。正。似。青。松。果。歐。陽。修。十。但。直。上。

。鷺。鷺。果。張。未。霜。窮。正。似。青。松。果。歐。陽。修。十。但。直。上。

。鷺。鷺。果。張。未。霜。窮。正。似。青。松。果。歐。陽。修。十。但。直。上。

。鷺。鷺。果。張。未。霜。窮。正。似。青。松。果。歐。陽。修。十。但。直。上。

大從陸。受家勿謂江湖永終當。

夜火炮梅。亮目山嘯。

孤玉吃孟。即老虫乾。鳴驚故。

類類美。采。振雅鼻。

渾箇矮得能顯次。日休僧身。本來顯陸。是蒙竹園後古山池林。

大四元。棋釣彼。

糟醉王。彈燕服詩不沾欄笠酒。

三有

牲肴衣。桐桂酒跑澀陳。

秦峭劉。說誰能道。

曉峭晁。元谷合輝孤亭立。

髻蛟林。景熙。起石泉。

前露風。膠黃庭堅。案。

湘鮫劉。說頗疑。

守巢乾。海雄鳥求食雌。

妖巢獲。頃昨無碩重破。

鐘鏡晁。元谷三百年未響。蕭鏡周。到已辨。其曲歌。

持梢王。袋懷約。收緒。千梢陸。將北曉。

長梢柳。宋九局舟社。

強梢柳。賈授狀學。

添茅陸。將野堂防漏却。

風呼施。雅奔飲陰霜菜。

小傘輕。色等長庚。手。

忍胞姜。特立。有強唐媚魚胞獲。賦墨詩。獲萬杆。

紫雲胞方。去胎仙重脫。

琉璃泡江。華不覺。裏居露泡柳。實自視如。

切須拋李。洞鐘乘數項。女媧拋姚。合補天殘片。

帝新孤。地合立。石詩。諸。寶。新。漢。

茅鹿。鄭。允。祐。朝。汲。潤。中。泉。

虎。吃。刺。高。錫。空。野。震。

深。凹。牛。僧。儒。刻。也。能。

青

四豪

飲。銳。收。豪。劉。子。第。宣。城。毫。可。陽。修。豈。加。何。久。何。

冰。折。毫。孔。平。仲。取。平。歌。吉。百。古。號。梅。克。且。春。雲。點。一。

鳥。悲。猿。號。梅。克。且。馬。啼。豪。梅。克。且。我。昔。曾。有。翁。言。詩。粗。究。

清。啤。敗。陽。修。不。知。雙。鶴。能。枯。塚。張。未。收。生。情。

漫。字。玉。為。情。修。終。新。止。細。如。切。塔。歐。陽。修。前。有。萬。古。後。萬。世。其。中。

青。膏。道。潛。初。群。萍。眾。難。親。據。梅。克。且。有。其。前。詩。

白。醪。梅。克。且。封。高。檢。素。經。賢。膏。劉。子。第。潘。金。色。

青。阜。三。維。履。已。靜。修。街。費。弄。珠。卓。存。百。米。水。激。沉。碑。岸。迎。勝。

平。事。五。活。然。積。雪。覆。代。繁。廣。庭。些。百。縣。出。

土。黑。蘇。執。貴。和。養。充。橫。生。不。受。驚。蘇。執。滿。激。

中。繁。兒。酒。

龜。毛。程。俱。壯。心。陪。少。作。豈。英。毛。王。母。石。五。死。更。蘇。肥。

白。錦。毛。帝。白。明。雪。玉。塵。毛。歐。陽。修。客。未。共。生。託。今。古。修。

朱。草。儒。毛。夏。侯。漢。燕。賦。松。一。寸。毛。蘇。執。時。峨。草。棘。中。微。制。一。寸。

等

風。餐。黃。慶。堅。水。落。知。上。容。四。孟。浩。然。芳。楚。

寸。刀。世。惟。方。岳。贈。判。字。人。詩。保。示。大。陷。刀。徐。積。如。楊。取。以。世。前。

足。立。三。刀。梅。克。且。飲。肉。詩。腹。望。魯。寶。刀。歐。陽。修。愛。之。不。換。

月。微。五。

四象

蘇豪王尚儕江豚詩松荒風水
志。鹿肥津酒。沒

蒼胤毫。梅堯臣又謫居陵。

程遠陳造小點。出碧鮮

春管秋毫。康頤贈筆。生。。

官濠 周孚。○柳暗城

賊壕陸龜蒙昨夜淮壘制。

雞蒙梅克目。天欲白

深撈針元與水煎益。

森

翮短風高。實泉廷書賦猶。

天與高。范成大三高之風。

鳳膏美融。還向月中焚武帝焚。為燭以燒神。

10

漢陰棹 羅願問曰。

萬張萬字支撐。

題糕宋初制即不放。字

白蒿別名艾。微苦，寒。性平。

湘蒿同享。○ 腐筋有詩無

綠毛樹鬚。○ 薛世女

子 230—694

抽簪毛其微彼但。。。

山毛蕨衣元。。人摘牙紅多

兒毛其微彼但。。。

猛虎掃錫毛其微彼但。。。

麗叨戴表元虛槽相。。。

壓腕刀卸輕平生知己。。。

倭甲靈刀成庭柱。。。

銀劍王揮捷又遠混驚。。。

鱗劍麻草魚諸動。。。

慘切黃潛。。傷膚皮

江梅不入駭狂士林老散。。。

楷袍袍野麻衣已變。。光

繡合袍梅克臣塞侵。。。

圓帽方袍張憲。。頂紅花

紫方袍其馳。。。。杖藜行

赤霜袍曹唐上卿教製。。。

明珠袍楊紫。。。。

青霜袍張憲上元夫人詞自著。。。

固姑袍楊先身七寶香車。。。

織翻頁師泰玉才翳。。。

曉曉唐集八月華白眠。。。

借絢周伯時百文戈。。。

碧清陳達如我持。。。。似初花

征艘羅郭西風獨自沈。。。

春槽宋元酒聲紅雨滴。。。

紙槽或表元月明人語。。東

田為趙唐集肉食漁飲。。。

爬槽周朴。。柳塞馬

高收吳乘倍繁。。赴

狂契舒元與春俗若。。。

酒會謝道。。懷慈焚投聞

飢掠許崇坐石味。。。

森掠舒元與愛態如。。。

瓊瑤列萬仙。。。

一淘方回靈啟求。。有寬然

泉起鳳藝出珂。。解亦唯。。來

青標曹單張前治送从。。。

四豪

草木蒙剝南錫地遠。

翠毫方岳歌。華詩。。入神毫冠準。記格言

五雲毫李咸用珊瑚高梁。

儵濠莊子化隨。

清濠張耒。見游魚

耗勞王損勞詩始教未相附後

中宇王損享以。

蛸蛸王今視若秋月鳴。

青勞通潛。能初播

豪

綠醪徐寅好脫霜裏換。

徑膏陳標。與理韻

鮮珮章江淹交甫。

綠阜張遜新水涼雲滿。

紅燕余英並玉出。

標燕方岳松巖滿處。紫

寒梓表摘。轉餘澁

貢毛柳貫翡翠生犀數。。而毛洪覺範烟昏空。

龍毛唐肅前溪水引進。。鳳九毛劉魚鰓角在雙。

白茸毛姚合謝寄茸種詩簡卷

摧發劉勰列傳散髮者。

饒髮李存詩人景。

錦緗楊維禎蜀山鳴火衝。。書緗蘇頌霜帆橫來。。出

紫錦條蘇軾賦不遺去。

天弦素猶孫光解。

砭刀王今交將。清瘡痛

鳳刀劇說。。冷泠并江水

綠如絲王安石春風遙和。

鳴色袍楊維禎地時時如貓。袈袍林景熙。。不限侵門水

豪

華發王今善人不歸典。

詞濤晁元啓詩村春亂。。狂濤蘇軾源亂失。

黃濤嚴羽。正喧擊

趙昌桃表猶黃谷禽鳥。

甕頭糟如合止浪。。臘糟蘇軾。。紅題寄絕岸

銀槽晁元外。盛酒傾。。玉檀槽晁元外。去底托裏琵琶水

屠教別說。曝佛案

蟠趙蘇舜元龍上盤馬為。

海葵蘇軾烏背犬詩烏水本。

鯨鱓劉余出沒金背蟠。。玉龍曾長庚安得時。

錦繡耶。兩峰出雲裏。
搭猿姜特立半是無心半。

本鄉歌。別處錫邑人無唱。軟語妖歌。爾。日。醉。

琪柯。袁樞寶田。天上種橫日柯。孟郊為木不在山安得。

夢柯 陳傳良者應書。

錢哥周紫王王刁弟子有。單哥射猛問傍駐龍。

玉光瑳 啟陽脩珠園

柳勝樓陸游二月。三月
花如染

黃駝 嚴羽玄熊間。

率陀萬長庚前世。天上客
即梵率天也。

璽漢大沈
陸游。華山
散相甲乙。自注皆

蜀硯之得名者

迤迤 杜牧浪態。好

牙差楊推楨。○。夾公引

撲火城 王建風冷陣無。○○○

仙鷺判約。○宵換書
么鷺 蒲道源玉簪花詩。○引
頰吸天漿

乳鴨兒鷺曾長原。。。。津行。。津刑鷺范成大祈雨詩。。。與鷺

魏鷺李昭北兩徑滿。
燭鷺蕪報。吹勁難。

秋驚文同黃可葵詩清露染模色。一分深

幽哦文同禽出件。

翠娥取元鼎千古當樓面。

幕波劇說。微數回廊水
通波張祐席丘詩一寺枕。

呻吟 洪覺範見索物增。口舌。

舊料一兩。四郎。尾。閣。新。讀。嫩。嫩。葉。過。亭。長。新。雨。

花。窠。刺。无。莊。一。寄。買。類。添。價。青。苔。窠。蘇。軾。念。見。成。品。

雪。綢。窠。陳。造。桂。糕。詩。沈。鷟。為。家。開。新。巧。骨。作。水。芽。

綉。靴。范。成。大。高。鼓。留。花。住。刺。綉。靴。刺。无。莊。少。小。從。軍。事。

巾。靴。刺。无。莊。在。額。無。一。榻。懶。黑。藥。靴。孔。平。付。有。建。作。情。

紅。錦。靴。李。白。青。紫。城。者。紋。角。鞢。陳。造。桂。糕。詩。史。從。公。子。乞。方。法。

手。泥。靴。刺。无。莊。在。生。怕。爆。軍。刀。納。靴。刺。无。莊。長。劍。挂。順。

銀。絲。窩。陳。造。无。我。一。惹。致。巧。綵。作。窩。陳。造。江。西。木。紫。同。

蜂。一。窩。刺。无。莊。民。散。未。收。建。炎。有。益。各。一。窩。

蜂。更。高。黃。虎。堅。隨。分。往。

諸。城。陳。造。在。處。天。開。

五歌

斧。柯。韓。維。端。理。詩。新。樣。勝。

珠。既。陳。造。玉。頑。塗。激。

路。深。容。為。窄。樓。小。掉。花。多。謝。新。

發。王。南。保。兒。戲。一。竿。有。竿。春。

紅。樞。抄。陳。造。朱。絲。玉。斗。

柳。柳。吳。激。白。髮。各。

更。量。李。路。迎。春。江。晚。鼓。收。

翠。盤。陀。馬。祖。常。酒。市。陳。金。鋪。酥。陀。陳。造。有。種。不。一。寄。

佛。陀。周。子。敦。珠。詩。聊。為。供。錦。盤。陀。楊。九。李。曹。風。簾。

曼。陀。張。翥。兩。散。天。花。落。

中。陀。唐。集。陳。造。引。攝。王。子。

跌。陀。梅。克。臣。賽。步。年。來。往。

販。離。戴。表。无。堂。夜。行。誰。離。峰。

淡。城。楊。炎。雪。面。天。上。古。桂。城。賀。錫。昨。夜。奔。月。去。

霜。城。孟。郊。理。故。縣。

金。城。法。梁。官。人。詩。歲。遠。元。夜。鬼。城。賀。錫。來。朝。暮。此。堂。上。獨。

紅。鶴。徐。賓。化。鶴。青。天。逸。綠。春。浪。白。於。鵠。韓。維。春。風。任。似。虎。

接。鵲。經。馬。祖。常。呼。呼。

貝銷羅 素桶春晒 分載開分多言

紫羅 李須遜前山王立水。

侵鉢羅 供炎鉢水猶聞。

林蘆 天賦水榭。○為岑寂。

洪适。○右相适

路在河

今

茶

遼壺渴。

頌
莎
綠

校杜鵑草履鴈紅實。陽水鳴。

呼作。。。

衛公花 狀如蓮華。衛公面邊。青燈花 狀如蓮華。衛公面邊。

草草花 狀如蓮華。衛公面邊。

七七花 狀如蓮華。衛公面邊。

楊州第一花 狀如蓮華。衛公面邊。

吳鹽如花 狀如蓮華。衛公面邊。

孔雀金花 狀如蓮華。衛公面邊。

鴉山花 狀如蓮華。衛公面邊。

瓊典霞 狀如蓮華。衛公面邊。

塵如 狀如蓮華。衛公面邊。

離笋乳 狀如蓮華。衛公面邊。

康色如 狀如蓮華。衛公面邊。

浪霞 狀如蓮華。衛公面邊。

草履帶 狀如蓮華。衛公面邊。

提花 狀如蓮華。衛公面邊。

白雲花 狀如蓮華。衛公面邊。

聚花 狀如蓮華。衛公面邊。

如老鴉 狀如蓮華。衛公面邊。

臘月花 狀如蓮華。衛公面邊。

青燈花 狀如蓮華。衛公面邊。

草草花 狀如蓮華。衛公面邊。

七七花 狀如蓮華。衛公面邊。

楊州第一花 狀如蓮華。衛公面邊。

吳鹽如花 狀如蓮華。衛公面邊。

孔雀金花 狀如蓮華。衛公面邊。

鴉山花 狀如蓮華。衛公面邊。

瓊典霞 狀如蓮華。衛公面邊。

塵如 狀如蓮華。衛公面邊。

離笋乳 狀如蓮華。衛公面邊。

康色如 狀如蓮華。衛公面邊。

浪霞 狀如蓮華。衛公面邊。

草履帶 狀如蓮華。衛公面邊。

提花 狀如蓮華。衛公面邊。

白雲花 狀如蓮華。衛公面邊。

聚花 狀如蓮華。衛公面邊。

如老鴉 狀如蓮華。衛公面邊。

印已 狀如蓮華。衛公面邊。

手獨 狀如蓮華。衛公面邊。

排板 狀如蓮華。衛公面邊。

韻字 狀如蓮華。衛公面邊。

騰沙 狀如蓮華。衛公面邊。

飯有沙 狀如蓮華。衛公面邊。

爐中砂 狀如蓮華。衛公面邊。

後春 狀如蓮華。衛公面邊。

喘呀 狀如蓮華。衛公面邊。

叶呀 狀如蓮華。衛公面邊。

戲以 狀如蓮華。衛公面邊。

七品 狀如蓮華。衛公面邊。

茶有 狀如蓮華。衛公面邊。

劇笋 狀如蓮華。衛公面邊。

屏窗 狀如蓮華。衛公面邊。

既如 狀如蓮華。衛公面邊。

雙盤 狀如蓮華。衛公面邊。

拆提 狀如蓮華。衛公面邊。

印已 狀如蓮華。衛公面邊。

手獨 狀如蓮華。衛公面邊。

排板 狀如蓮華。衛公面邊。

韻字 狀如蓮華。衛公面邊。

騰沙 狀如蓮華。衛公面邊。

飯有沙 狀如蓮華。衛公面邊。

爐中砂 狀如蓮華。衛公面邊。

後春 狀如蓮華。衛公面邊。

喘呀 狀如蓮華。衛公面邊。

叶呀 狀如蓮華。衛公面邊。

戲以 狀如蓮華。衛公面邊。

七品 狀如蓮華。衛公面邊。

茶有 狀如蓮華。衛公面邊。

劇笋 狀如蓮華。衛公面邊。

屏窗 狀如蓮華。衛公面邊。

既如 狀如蓮華。衛公面邊。

雙盤 狀如蓮華。衛公面邊。

拆提 狀如蓮華。衛公面邊。

齊

命屬花。孟郊文士莫辭酒詩人。

光子花 楊維積。。。。。開三萬 潘花 梅克日開即應懶弱。。。亦增

崖花 葉通林蘇清。。。。。 頰花 玉憐桃花前時野人偷結是。

金錯花 梅克日黃銅等牙。。。 餘柳花 梅克日

冬青花 唐莊。。。不可折南 碧玉花 曹唐不知白馬紅龍解偷與

夜賣花 王平甫風輕簾幕春春 擗花 楊維積陳。。。以爲食字

酒過花 居仁環環值盤。。。 鷺鷥花 元好問一庭。。。不

尋家 杯深。。。 赤松花 朱師道。。。落春風老

青蘭花 李白寄。。。惠好 玉十雲花 張立。。。滿把青

風敲竹月在花 鄭谷曉粧可心 佛花 元稹之香雨詩大驢驚雲穿伏

堪。。。 散散即 佛花 元稹之香雨詩大驢驚雲穿伏

世人詳 劉景文公賦詠大海我 北顯南嘉 或延建曾向春盤登

翠交加 虞集石竹詩刻字歐陽 金鋪落折枝如纖。

釣家 李成月汀洲賦。。。 王家葉家 梅克日建茶詩。。。

道樞家 女仙音恭備造。。。 水仙家 唐詩通茶清潤。。。

蘇梅 茹 哥立才危廟。。。

青 梅 結足源日暮。。。入寒夜

替 劫 李補遊青女龍。。。

晚晴 律雲傍日殘霞 實康達書 山倚窓霞 王仲信 廖寧 宮照。。。對

粉霞 徐雲 謝花 從淺澄秋水看 水浸霞 謝雲 謝花 從淺澄秋水看

蒸紅霞 原遠近。。。 子開花 川 觀眼霞 韓佳向曉輕勻。。。

趁朝 綴 萬立方振。。。

百葩 梅克日壯戲。。。心悅。 六葩 李成月味雲標神誰能記。。。

蓬肥 綴 劉人 紹裝家 某已歌優樂

中閑 楊葉 通鶴 神和鞋。。。

實已 劉為 錫江 原自。。。 宇梳已 吳融 詠棠 某建 某德 某江

倚芭 謝朝。。。楚女 解陳中

東坡 又 王憐 銀葉 忠計。。。 秋魔 人 葛立 方生 死。。。

步又 韓 柳。。。 柳箭 大如雷 老又 射人 酸寒 孟天子 苦愛。。。詩

銀杖 王憐。。。漫和 柳 柳杖 王憐 石需。。。橫橫

紫袈裟 王為 憐 心 輕三事。。。

流酒 鈔 梅克日 不重。。。 浣越 鈔 吳融 得溪 自頌。。。

須獲 鈔 梅克日 名 遺不 漢楚 楚 折戟 沉沙 杜牧。。。。鐵未消

笑沙 賀 韓 世 故 輪 然 若。。。 撒沙 賀 韓 水 落 孤 村 梅。。。

箭頭 鈔 吳融 杜 杜 詩 化 魂 池 年 領 走 鈔 薩 都 劉 石 室 并 光 夜。。。

仙人 鈔 王憐 題 損 何 有。。。 瑤 鈔 曹 唐 飲 和 清 露 濕。。。

芙蓉 鈔 雅 瓊 壓 陳。。。 曉 銀 鈔 市 莊 一 灘 明 月。。。。謂 雪 也

漢 牙 王憐 畫 日 飲 零 蕉。。。 始 牙 梅 克 日 偏 患。。。須 打 拉

石人
牙王
彈西
聲。
。所
雪風

官舵
揚。維。通。商。行。檢。制。氣。飲。

六麻

鷓鴣胡麻。黃連堅茶詩。注俗。

人蓮茶多以此二。

紫蘆車。王是煉煉味。未黃字酒。

燒會。劉禹錫長刀短笠去。

摩耶。文同華世。離。

天料。昆補之。飢聲。鷓鴣。其。

白鵬。置郭翼。沙深映。

生蛇。男長原。要省低上。

碧華華。孟郊伊洛。

御園瓜。張公屏。金盤初賜。

雲瓜。林景。興同。雲何。慶食。

錦文瓜。丁漢。賈餘。湯數。

聖媽。楊維。損。巧手。煉奇石。

苔。媽。俞。德。鄰。家。壁。安。新。文。

十丈花。韓。駒。不。是。峰。頭。

蟬花。吳。景。奎。手。折。第一枝。

鴈花。薛。逢。夕。陽。沉。淪。

鉛華。宋。花。曾。長。原。白。雪。飛。空。

泰瓜。劉。辰。翁。無。地。種。

花木瓜。楊。廷。秀。天。下。宣。城。

趙。媽。表。捕。過。愛。吳。姐。子。

愁。花。徐。寅。矣。出。白。燕。鬚。

方。千。羅。葉。平。鋪。

潮。花。葛。長。庚。塔。雪。魚。龍。舞。

洪。誇。文。同。對。客。滿。座。常。

離。低。俞。德。鄰。題。子。母。牛。圖。母。子。

煥。煥。澤。家。常。莊。非。有。

伏。鷹。雞。雞。尋。踪。射。

空。陵。周。錫。千。里。有。屈。回。

冷。痴。洪。覺。範。到。生。上。何。友。

虎。獵。獵。秋。山。深。富。

別。茹。王。褒。儻。幼。彼。慈。

花。柳。元。子。傳。生。脫。衣。

下。傳。曾。輝。波。以。歡。平。昔。花。伏。門。

迴。茹。劉。禹。錫。菰。祠。菰。

簪。加。文。同。推。贊。裝。

清。遠。蔡。裝。可。使。貧。者。燃。

素。霞。黃。道。堅。不。用。再。日。奏。

尾。尾。霞。劉。過。山。東。疎。紅。

擴。張。洪。覺。範。唱。余。生。計。惟。

艷。葩。趙。英。政。瑞。棟。

春。葩。黃。道。堅。挽。條。咀。

赤。膜。白。鴉。曾。長。原。奔。歸。氣。海。名。

平。頭。鴉。楊。維。損。汚。能。對。着。

飛。入。泥。丸。是。

獵。獵。獵。秋。山。深。富。

獵。獵。獵。秋。山。深。富。

獵。獵。獵。秋。山。深。富。

獵。獵。獵。秋。山。深。富。

獵。獵。獵。秋。山。深。富。

獵。獵。獵。秋。山。深。富。

獵。獵。獵。秋。山。深。富。

獵。獵。獵。秋。山。深。富。

獵。獵。獵。秋。山。深。富。

獵。獵。獵。秋。山。深。富。

獵。獵。獵。秋。山。深。富。

獵。獵。獵。秋。山。深。富。

獵。獵。獵。秋。山。深。富。

獵。獵。獵。秋。山。深。富。

獵。獵。獵。秋。山。深。富。

子 230—708

七陽

王賴魯揚美金。。

挂角羊龍補之安穩。。

賦體洪希文。。

鵬鶴梁李益。。

月梁林景。。

黃怕封香。。

百和更生之寶香。。

水為鄉。。

無功鄉林景。。

杏場。。

君子場。。

宣州房。。

白土房。。

服食方。。

蘭防。。

寶坊。。

流防。。

江防。。

天閣。。

楚亮。。

石船。。

塵。。

綠遊。。

頑。。

信。。

崔張。。

災。。

錦。。

勞。。

夜。。

抄。。

白。。

十。。

青。。

王。。

甜。。

玳。。

孤症王根泊落日之。
。角枕。
。。

紅簪膏長原。紫煙成陳行

吮膏王。幾儻約果。取飲不得

白。蜀。雲。文。納。洞。裡。仙。人。

鉛霜林景。贈尔。瑞。志。春

卸。播。葛。長。庚。萬。國。迎。探。解。

沉。蓄。王。相。低。之。永。數

片。所。李。存。毀。北。不。待。

暮。管。陸。龜。蒙。未。江。之。疏。矣。

鴿。王。王。高。王。兒。音。師。子。吼。妙。相

懶。王。葛。長。庚。我。定。修。身。作。

魯。狂。陳。傅。良。吾。亮。多。

蕙。秋。黃。庭。堅。青。孫。白。綠。嫁。秋。同。植。以。美。

鯨。鯨。張。未。南。代。淮。芳。新。

係。輕。王。根。時。順。見。脫。

芳。唐。楊。根。相。約。未。

伐。展。欣。梧。陳。藻。無。末

王。蘭。堂。林。韓。蓮。葉。先。立。

道。色。清。抱。若。有。欄。檻。而
無。屋。宇。有。草。現。皆。沒。水

知。堂。葛。長。原。知。堂。也。植。我。身。能。保

中。身。有。人。曰。此。
也。。

地。塘。姜。特。立。撰。臂。豈。容。違。

報。即。楊。根。根。在。類。湖。水。唱。

朱。廊。劇。清。寧。落。墮。於。泥

青。琅。雅。執。安。吉。刻。

雙。柳。楊。根。根。而。葉。失。煙。臂。

保。額。檔。文。同。仁。傳。蒙

翠。瑞。張。新。民。得。

中。金。歐。陽。唐。童。僕。舟。人。空。寂。

頑。蒼。種。栽。共。疑。沉。水。得。

老。鶴。黃。庭。堅。樹。石。有。水。飯

轉。杜。康。張。未。買。金。

哺。橡。刺。南。錫。未。未。甘。

暮。據。種。栽。德。登。教。閣。

盤。荒。陳。陶。初。落。日。劍。野。王

松。黃。雅。賦。時。地。舍。

留。頭。黃。洪。覺。乾。種。書。寒。映。

九。井。墳。黃。庭。堅。腰。去。

穹。皇。元。名。子。鴻。福。萬。年。福

祥。風。李。存。端。自。未

子 230-711

子 230-712

瑞

新方戲為詩云

宣
競
揚
五
部
十
知
。
。
。
莫
處
君
子

排場 楊維禎夜深不省。○歌
靈場 張蕭柏與禮。○

孤兒場 共所道覆子。○○○

火失房。楊。久字先帝。續紀。〇。〇。
也。還房后妃之宮車。

兩方錫戟更待。○○○

鴈肪 許有士大笑。輕負腹。

五角六張。唐開元監其英之。
○調五日遼角六日遼陽。

作事不成也

遊覽虛空圖

月娘張新叔。鵲

要恨 提 袖 嘆 歌 一

巫娘賀鵲：龍歌辭

槽床質轉酸味中啞兩

癡沫 王惲三載。

芙蓉粉 乾滋翅公

葵蒙 吳師道衣芳縣

白霓裳

劉龍廟

浮航。

叙行 天融無燕著。

酒行 高九為第飯堂天開。二
忘本者火何曾到杜康

八庚

言庚庚元始古書致兩餘論
更身特著書集錄。

知更成庚建猶自。月十五

秋穀實。任水春

官使戴衣元羅得。如勝乳

山貌。雁都村。手自春

銀坑。章孝標天除抱火入。窮坑梅克旦。我易滿

曹坑。曹華恭詩。責後春猶敬坑。枕合兩涼山。地。

採砂坑。陶淵生靈頌歌。飢坑。虛金不獨謀。

斯。天。青。鐘。聲。

重棚。上。彈。疊。起。翠。霄。間。壽。棚。沐。梁。宮。人。詩。燕。青。衣

水晶棚。成。庚。建。詠。畫。菊。為。枝。堅。棚。岳。珂。銳。新。嫩。致。密。高。標。覆。

翠棚。真。求。元。拱。地。松。棚。輝。竹。棚。張。藉。人。家。多。佳。頭

煮。藥。棚。枕。合。月。靈。猶。燒。

綻。英。陳。進。紅。紫。粉。微。英。晏。殊。紅。白。落。朱。黃。橙。乾。丹

危。杆。戶。應。許。宋。沈。無。復。散。

奴。兵。范。進。但。是。其。有。錢。伐。彭。兵。洪。英。石。楊。實。對。種。極。實。

白。雲。兄。賀。特。來。訪。埋。弟。哈。兄。陳。進。車。茶。詩。從

乞。愛。卿。李。師。中。歸。來。不。用。封。侯

謂。官。故。實。愛。卿。也

擒生
朱慶餘入道采擇為挺伴

拾笙李咸用。○救玉關素元

爭強。張憲。魏倬。白翎。崔欽。王翬。

吞魚寶錄述書賦思如泉而吐
鳳筆爲海而。

天黥 周乎我病亦。

一字行。劉禹錫詩。度朝回。

披髮 又柔角鬚。。

珠閣 周伯珩玉壘。限雨京散閣 岳珂陛下今湯藥王臣首。

擲器頭龍皮實州也。渡水適

黃金鸞 梅光目色。。

雷鶚 王德本蘭花於。○轉

谷鳥含櫻
李。人。津。魚。在。藻。欣。然。

史謬言詩
修訂。傅。好。。

露橙齋寄信。○者

汾清洪逆豈無節兩和。
齊武成初河面王四吾飲
灑清推使與金碧摩。

。二五 初九 郭西 二五 九清 初九 郭西 二五

掃晴王。輝。○
兒曹戲。○
夏日多雨見翠
病骨識陰晴。
燐燐若年。○
○
○
○
○
○
○

作。姊妹之前篇明日刊

祥林華精
 永。永。永。永。
 雪精。雪精。雪精。雪精。

翠品 廣德宗通鑑

短楹 宋宗廟仁性少慾。

翻信 轉傳使悉胡言夜。○
斫營 移徙用時夜。○

箭羽鎗櫻百萬注飛揚又玉煙一點。三

○野烟客

了頭燈

第七 成性善。五穀。甘。心。上。多。詞。備。重。價。成。其。志。願。六。十。年。在。此。...

紫髯城月手轉還相見。○。○。峯月
悲歌泪已零

二十歲起游佛金波樹屋。五言成決。追詩章突過。。。

王斗。方干。山上花。藏。雙花。成。此仙。重建字閣。

山星蜀徐北同涉。○豈承長。○半星李德裕烏飛猶用。○。

仙教
半生
青玉案
寶龜述書賦或拘徒
差集
鶴最方兄車詩此夜天造於

華雲寶座重。○ ○ ○ ○ ○
春苑拈開雅詩。○ ○ ○ ○ ○
乘午露李潤。○ ○ ○ ○ ○
中北殘夢

一百八度。猶未已。

十六聲。方于方響詩。耳底丁東。

詩外聲

月主曾年久往漢聚何。

吾即君子亦拾遺拾遺非成名周伯琦。·畫馬大謂試春

拾名。
然。編封也。
王。保田家無物具。

解解
解解

•
•
•

以爲盡

庚

ト也

對論

則

同省

集

總

怪

城

城

自
主

由主

二九

Figure 6

10

中經

曾城

40

为

3

一

3

•
•

•

老更折實遊庭重。

七寸梗。新剛中何當熟炊。自注華嚴經載此。

弊車越之因搜米

長

相羹 辣研。。 辣香餌

芙蓉坑 王史產璞。
謂歛魄也。

黃茅坑 洪覺範終老。

雪坑 別名鐵家新紋。茶
自注近清曾坑茶。

欽坑李華。○舊硯橋而蒼

佛坑竹塢。○光緒卅年。遊清湖。

鏗鏘 蘊軸鏗聲。○ 卷

楚航 方岳茅齋猶有舊。

庚

陳肉酥五。奉君者

寶猷 王柏珥書。

傀儡棚。黃廣堅看取人間。

花棚趙探。夫歸道。

郭集玉環宵耳坐。

戰相涂我連雲列。

大蒲千棚。周棚。株滿。

楚儻 李昭紀。○七見問。

層英 種丹欽霜嚴嶺。

玉奕蘇軾曉雨詩：雲。

黄瑛 品兄智充耳以。

五韻

高坪 李存又說嘉水上。

烟草米希依。

王損握田詩寄收粒食猶
易京
東摘觀象纂
。京房也

采荆李何。煮白石。

松明夜常燈。○
紫州明。○
朱度餘光。○

差明 梅吏臣解帶交。

鳳羅盟

推廣

廟崇黃帝、照解衣統。

瘦嶺

萬兵並新合詔有明詔。
墨兵未相爭下。

月
上
制
為
錫
花
金
政
結
意
草

子立。正。揮。士。三。盧。全。其。作。

青丘和楚辭數卷秋自。後室和楚紅玉微二卷。

者與家謀修望曰請
費適坐中有○○○
之京陳陶。・持尼四海

五郎。○於室。

李揭侯新衣石皆。

民安燕奔飲。○出致奔。○
危虎李昭紀。○元亨茂。

一兵俞德彰。寒水浸梅花。

黃鸝 蕪歌。○ 小井泉
更 蕪 蕪道源。○ 一照集

同則花落。一變楚金
盤鴛和漱自着。錦眉

菜籃 蘇軾詩有年華上。

瘦笠 鄭九端。無一搭。

兩葉風笠 葛長庚食菜詩細脣。

乳泓 蘇軾詩雪披雲浮。

寶泓 黃連出極厚。晉道山。

靈泓 劉永之。增玉乳。

錦箏 舒頌銀甲。歌奔地。

神箏 汪莘雜女彈。

玉管金箏 宋白。入夜。

東阿靖 蘇軾詩以。

碧清 昆丘律物香。

危園 柳貫。六班如。

平子空情 趙觀。初唐。

魚情 姚合生火談。

翠晶 劉禹錫詩嶺浮。

貢菁 蘇頌北霜梯狀入。

悍晴 劉禹錫。思星陸飛血。

帝兒城 黃滔。東日街林。

攬程 周錫象。解纜。

春醒 袁桷車行詩若無廟餐錄。

蓬征 陳陶。信遠迴。

小名 劉禹錫故吏猶應記。

珠拂 宋蒲北。去。

參差 陳因杜技拂。。

重程 劉禹錫。振沙泉。

翠錦 柳耆長唐詩朱霞并。

庚

九青

杜宇哭冬青。

唐延年。下落。

淘青梅克庄。研朱画屋梁。

玉蕊青青。

李白。下落。

脩白高青。韓愈。泉神施。石。

舊山青。

石曼卿。意中流水遠。

熊經。表者。柳。威。危。坐。鶴。

酒經。

魏。介。開。堂。脩。

相。牛。經。洪。迄。乞。米。帖。來。須。領。界。

魯。叔。徑。國。至。親。

師。受。

五。芝。庭。馬。祖。常。復。生。吹。鳳。

五。芝。庭。

馬。祖。常。復。生。吹。鳳。

松。庭。王。安。中。松。院。空。

剪。茅。亭。

葉。通。門。外。

哀。挺。楊。載。崖。清。望。

哀。挺。楊。載。崖。清。望。

拘。傳。今。秋。喻。盡。是。

老。健。兒。

娶。丁。陳。叔。

鳴。鼓。吹。

老。復。丁。吳。師。道。教。食。俾。爾。

天。癸。地。丁。

王。豐。父。白。髮。哀。

六。萬。丁。陶。謝。五。十。漢。州。

抽。丁。盧。騎。氏。兵。十。戶。平。

依。內。近。丁。李。順。壽。星。特。春。後。先。

玉。釘。表。揭。有。菜。園。紅。斗。麻。姑。微。

紫。金。釘。柳。實。微。戶。

蘭。收。釘。馬。祖。常。不。月。故。者。能。食。

須。如。立。釘。上。親。千。里。不。見。雙。愁。

丁。星。溫。飛。柳。珠。翠。

復。明。滅。數。星。梅。克。庄。

誰。為。開。

脆。猩。出。現。胡。吹。泣。

飛。鈴。吳。采。徐。市。子。孫。附。

画。鈴。戴。表。九。天。未。脩。起。

鑒。鈴。宋。元。精。衛。泣。

閤。鈴。曾。筆。印。金。封。紫。

閤。鈴。曾。筆。印。金。封。紫。

星。鈴。

周。伯。琦。綠。校。聲。瓊。

釘。鈴。李。賀。珥。馬。踏。沙。路。

王。鈴。

鈴。梅。克。庄。犀。推。

碎。佩。素。鈴。溫。飛。柳。見。無。人。火。

鏗。鈴。

溫。飛。柳。淮。王。小。隊。

驛。使。鈴。韓。愈。路。盤。替。見。無。人。火。

密。荅。

楊。維。楨。南。拜。君。王。思。

酒。伶。孟。郊。甘。為。損。坐。恥。軟。

峻。嶺。

楊。載。孤。撐。沒。

瓊。玲。楊。載。擊。玉。碎。

刷。翎。

黃。華。開。著。鷗。

丁。冷。賈。島。數。滴。謝。

鴉。鴉。

梅。克。庄。白。畫。鳴。

連。汀。謝。朓。

見。舒。直。

灣。汀。梅。克。庄。船。帆。落。越。樓。

蕪。月。廳。

李。洞。客。卧。清。江。

花。吳。吳。杜。甫。風。吹。客。衣。日。暮。

崇。吐。千。瓶。

周。布。授。端。午。詩。蘇。東。坡。吐。

千。瓶。出。太。元。經。

水。墨。屏。

陶。謝。數。曲。人。間。

赤。日。萍。兒。村。江。漢。徒。傳。

兩。萍。周。子。

忽。相。遇。

濃。萍。吳。融。一。片。落。處。開。

赤。萍。

梅。克。庄。繞。落。野。林。外。

高。耕。李。彌。遜。杖。屨。參。

高。耕。

李。彌。遜。杖。屨。參。

子 230-723

心局獨係斯無日時開。
繡局徐賓觀者入。
佛局洪炎。穿律街

青

九青

餐青首衣原。飲綠守苦節。
鸞青江應底一徑盤。
鴨頭青蘇軾洽。
頑碧顯青。
疏徑楊堤秀。我翻直。
轉徑。非然。既。傳。收。典。
縮地徑。王。建。安。得。
實。翻。柳。黃。
鶴儀型。趙。敏。金。新。鑄。
玉宇玲瓏。宋。徽。宗。
枕亭。折。柴。
亭丁。楊。推。損。
酒旗星。汪。莘。柳。邊。一。點。
別離星。楊。柳。州。參。商。元。是。
車書星。裴。說。魏。懷。柔。臺。文。星。
潛經。五。郊。徐。饒。諒。
張。狂。猛。子。五。
寐。惺。洪。亮。乾。乾。枝。老。餘。聞。到。

利。青。蔡。襄。竹。扇。詩。
穿。青。射。就。上。摩。子。不。到。之。
一。笋。青。蘇。軾。湖。上。山。光。
葉。珠。徑。劉。永。之。密。道。
黃。竹。徑。首。衣。原。排。述。
鸞。徑。洪。亮。乾。乾。枝。老。餘。聞。到。
花。心。亭。蕭。子。敏。西。湖。
茶。星。范。仲。淹。蜀。知。無。

玉。星。孟。郊。第。工。地。
醉。狂。方。岳。
宵。酒。少。道。節。

晚鈴 表請。新曆水

空圖 表遠。即離式。

破鏡 表補。居升獨

危鈴 鄭則中。作孤警

玉鈴 張祐履健。銜

異鈴 孟即經。開。

簪鈴 舊長庚有口。說漢唐

綠樞 表補遠。頃回父認。

負鈴 林景熙所以。人因之。故山鈴 寶庫却憶。

傳以載作易

千歲鈴 黃連壁上有百尺條下。芝鈴 蒲道源不用保壽製。

仙鈴 每頃來。世絕難獲。

偶鈴 蘇軾杖。卜祝均。

白絲鈴 刻得仁有詩。翠鈴 楊銜沙問捨。

玉鈴 鈴。既成已。臨前流水。

銀鈴 著長庚。斗破。楊柳汀 決覺龍出步。

服區瓶 洪覺範。即塔空。鵲瓶 王柏。浸。吸。

卯瓶 許有正。不及。浮。一。吳瓶 方岳。新花。

翠色官雲餅 方岳。未。。

紅薛 楊銜。補。。

放瑩 則寸。大。。

白玉局 年。。

綠洞 丁。漫。。

紫局 洪覺範。時。未。。

十蒸

百澄文同當時臺上元。一。為

研擦凌楊推損自案探解。一。風花校方岳共官金威。一。

宮後許崇三人。一。取不難金花後楊廷秀升實染結。一。

披凌蘇哀萬象慈度達。一。

金毛鷹楊推損結林紙獵。一。

鹿融冰許雲寒漱。一。辣玉甜冰萬長康余如。一。燕

公厨冰花元各兩日不吐。一。釜冰表極澄湖淨。一。

暗冰燕頃沙底。一。頻能馬醒酒冰歐陽徹食終歌山谷曾

白注道珠冰凍多在沙底連人謂之。一。

燕

蝸蠅寄長康世上。一。徒尔亂

檀板珠繩王損。一。按散汲井絕曾松冰封。一。

倚膝文牙博竹塢松竹間。一。東膝表泰未苗布。一。

水膝元名子。一。新學指橫眼鏡膝洪覺氣小夫。一。前夫龜

十升播穀。一。不日一千錢

辟兵繒獲難長辰更上。一。

峭峭王安石放替獲負三。一。

青玉五枝燈李頔為看。一。心燈能浴海光清淨對。一。

已絕

節登朱松梅花詩橫斜神。一。圓登仄。一。休海氣似。一。

寒登

宋登同別風弄掃。一。

林校按難字坐銷。一。

翠稜洪覺龍半出精雲。一。林

本色僧方岳平竟難為。一。

謁齋僧文同。一。去便香蒸

在家僧謝道小雀新供。一。

記吾曾獲載即。一。

危唐文同似此見。一。

水棚文同。一。酒清標

燕

南鵬司空圖度履達。一。

飛鵬張耒怨仇亂風戰。一。

良壯文牙博昭代失。一。

史紙亦嚴宗。一。全不在文章

騰騰張耒一卷更問。一。姓

巨膝李昭北。一。待嘉客

小研花麻鄭剛中。一。一。宗

九節仙藤同案芝。一。一。巧

圓圓看海燈陸色蒙

兩眼疼玉建明相。一。

十蒸

紅蒸王憚蘇聯詩。其聲發

破小泓澄李威用端理詩。

餅餠紅綾歐陽玄花催蝶炬同鶴綾徐寅五色。花上勒

年

黃河凌孟郊揮鞭快白馬走出三凌表楠野林搜八杜瀛海取

算摘租菱方面過長安市中。

錦鷹張翥。打光起後陸

銀甲彈冰薩都刺。五。紅水楊維禎眼中。下

一條冰方面屢雪三斗醋不香兩行冰方寸心燃一寸火同結

大官冰梅光且古贈。

黑繩謝過。着眼若勿嗟師地趙孟堅墨梅詩女中更有

杏板綠繩吳萊秋千行。牛繩仁士林夢裡。不較墜

離昇杜牧如日月。若驚風

牙孫王憚撰來推。

冷癡書松吟詩得。

鉢行陳陳。典經雪誰覺矣

花簪懸燈著天氏清明詩。魚燈曹鄴十年寶。泉下照

復似陽州曲船已載先生去海境。又錢惟善泰王銀

鍊華然燈五韻明大詩。麻骨燈圓至。明竹壁珠

蟋蟀燈李洞。前話舊遊鑿王憚土屋。校指虛

龍蛇張翥溫。看。

蒙簷林寬甘雨詩未客絕羅寬

蒼校元好問摩雲出。沙校孟郊。前。急波出斷

月半校孔平仲詩斜拖關月半街校張祐山日。

打色僧陳連遠寄。兄僧薩都剎院。翻經有。

岳僧林寬茶拈。封。結夏僧徐寅不出真如。

版下僧。本中心似江湖。

南僧陳燕。水樂變新聲

橫浦曹陳陶村前美併。

涼槽袁摘高兵寄。

南鵬袁摘。五月志

妙過勝功收蔡明作飛未妙過鵲鳴天歌大抵。皆自適

綺腰梅光巨離垣岸。

舊藤藤徐寅。老開花淺

九節藤楊維禎見之不滅。百於藤光公乞我。秋

刻溪寒藤。不

十蒸

九蒸韓翃詩。建康夜
封泥谷避雨脫有王出。
夏凌陸機詩。天澤以寒水
潤腰菱楊史有長腰子。
履履江淹詩。積水。新山
肺膺杜康出話見。

離膺指竟在。事已境
細尾堂韓翃詩。毛帖肉

達兌蘇軾詩。事已境
鐸水東足公。文章骨工巧

刻如冰蘇軾詩。事已境
霜前黃史。寒甚。

霜後楊史。月。前。病。霜。
癡求黃史。小。字。葉。作。

誤筆成。詩。道。
寶純李。喻。分。切。

真珠純。王。全。誰。有。
史事純。歐。陽。修。詩。尚未。

花板純。洪。覺。范。十。詩。
柱絲純。烟。

坡腰是。補。之。免。履。下。

玉池沈。道。不。辨。銀。河。與。
馬腰葉。通。開。以。云。未。賦。杭州

玉來王。維。迎。大。客。金。第。送
合興許。敬。傳。池。飲。序。及。

十韻韓。愈。詩。新。家。
畫青韓。愈。詩。新。家。

線繒蘇。軾。詩。新。家。
丁登韓。愈。詩。新。家。

半窓燈。方。由。誰。合。
柏花燈。楊。史。有。長。腰。子。

竈頭燈。徐。積。履。童。先。上。
太湖後。王。禹。偁。獨。宿。

旬後李。商。隱。之。送。客
赤日後。蘇。軾。詩。新。家。

中藏後。蘇。軾。詩。新。家。
下山僧。張。來。出。門。心。似。

月前韓。愈。詩。新。家。
天公僧。蘇。軾。詩。新。家。

胡翳蘇。軾。詩。新。家。
宗師韓。愈。詩。新。家。

龍騰蘇。軾。詩。新。家。
騰騰蘇。軾。詩。新。家。

黃藤蘇。軾。詩。新。家。
波蕩蘇。軾。詩。新。家。

黃藤蘇。軾。詩。新。家。
波蕩蘇。軾。詩。新。家。

黃藤蘇。軾。詩。新。家。
波蕩蘇。軾。詩。新。家。

黃藤蘇。軾。詩。新。家。
波蕩蘇。軾。詩。新。家。

黃藤蘇。軾。詩。新。家。
波蕩蘇。軾。詩。新。家。

十一元

封郵楊松南直。見好山

翠欲流。蘇軾一系秋紅。

果下驢。袁桷淮馬低如。

珠旒李孝光天遠見。

十分秋。張翥碧雲十里暮紅

儒猷柳貫下以振。

寒具油。柳貫我無相玄。

事由方千。誰向唐寧問。

箱牛文學。史即勝機間

尤

落草牛。方受倦飛已作歸林鳥

毛牛楊允孚半如流水。

萬里道。李綱避南北。

猿歌葉適。猿啼開鳴琴

雄首梅堯臣。木飯山詩形如三

泥。趙孟頫。魚之下曾不

須。庾人。嫌太健。消消洗

蘭綸曹學。踏花祥

殺。陳造。擊聯。

小杭州。楊公濟。永嘉詩。從來喚杜。荆州。高。通。時。目。

短周。李。杜。南。贈。周。明。明。更。著。

鶴。郭。洲。軒。起。烟。濛。

甲。乙。舟。陳。亞。龍。光。夜。吐。雄。雄。白。玉。舟。楊。維。積。玉。體。值。浮。

庭。鳩。成。庭。庭。一。巢。無。計。笑。苦。鳩。陳。造。拙。似。娥。似。僧。

監。搜。元。韓。梁。樹。可。得。知。唐。察。御。史。所。掌。

冥。陬。曹。華。散。鼓。震。

麟。在。椒。陳。旅。方。欣。

拖。愁。吳。融。端。然。坐。

趙。解。愁。張。祐。十。秋。詩。傾。城。人。有。月。華。愁。我。是。人。愁。不。似。

趙。解。愁。張。祐。十。秋。詩。傾。城。人。有。月。華。愁。我。是。人。愁。不。似。

趙。解。愁。張。祐。十。秋。詩。傾。城。人。有。月。華。愁。我。是。人。愁。不。似。

趙。解。愁。張。祐。十。秋。詩。傾。城。人。有。月。華。愁。我。是。人。愁。不。似。

灰。絮。竹。菊。杜。荀。鶴。舊。衣。開。葛。陳。造。萬。碧。香。

莫。休。楊。載。堂。名。事。

家。網。葉。適。不。獨。潮。裁。花。

指。時。虞。集。柳。伴。白。鷗。尋。南。時。陳。傳。良。桑。女。子。

蓮。蓬。張。憲。夜。必。三十。刻。紅。等。薩。都。利。謀。孽。咄。壺。裂。

龍。耕。馬。祖。常。先。單。子。此。駐。九。火。輪。盧。全。擊。電。

旅。輪。五。郎。無。停。波。

木。棉。裴。黃。庚。柳。綿。風。裏。

琳。瑯。球。元。好。問。石。塘。憂。孽。

天邊球陳陶望月詩投拋雲上莎球秦韜燈前。鼠不捲

點綵毬
王建暖催衣上絳羅勝
晴報寒中。○○

花僕 馬祖常弄、花僕

花侯 孟郊何人是。。
老閑侯 吳融同拜。。

笙復王憚。○雜事○

串珠喉
• 王
• 惲
• 胡
• 魏
• 松
• 春
• 寒
• 翻
• 翠
• 袖

鐵鉤鎖銅浮漚
表摘題高尚書
青漚吹落天外
如。○
七十二黛

秋。寸樹燕。

汾謳李人篇鼓雅。

明鷗圓至大際下。

鄱陽既司馬光灼之。

餘樓張王望拜。呼萬歲
竹釘接葛立方巧石磨隨。

教蕭樓。○吳融
御溝詩斜入。○
卷五按陸游萬里橋東。○○

棕毛百人樓。鹽利沙苑。水晶樓。創方塘宮遠下。

小紅樓夢都判記得。○。○。○。
步香花春雨小寒時。

鞞鞞
• 張雲白翎雀曲舞散馬上
• 手親作

鞠部頭宋元宣索當年。容兒鉢頭張祐兩邊角子羊門
宋思陵詩有菊夫人

牧舞第一

王搔頭。張祜。復紫纈紳。。。。
舊邀頭。邵伯溫。傾城出送。。。。

彩霞謝京可。清譽押盤飛。

史鑑鈞。陸都判錄百盛瑞。鈞鈞梅克臣相與持。

從鈎盧仝衡傳執索相。
 王鈎鈎韋莊印將金領、簾用。

玳瑁鈎。刺開懷。捲芙蓉。帶簾櫳。

茅濤元好問蔬畦復。

扣 陳旅。○ 桐乳非吾求

天來精金錯。

翠盤乳漲金燈微晃
如楊柳橫塘
如詩塵

○ 瑤 ○ 思 ○ 香 ○ 懷 ○

雙角鯨

鰾 虞堪牛角。好掛書。

石塘虬。王梅女。清頭風。捲雪山。

杖屨岑安卿空餘老泪滴。

牽鉤 蘇前飲萬別相。
 紅臂構 梅克昌腰敵百面。
 子母蚪 蘇奔飲下潛。
 金注甌 王今晨殺玉炊香壽酒
 阿游 盧照隣昔有平陵男姓朱
 隨魏 韓鉤蘇臺十月寒。
 開春潭 梅克昌。
 銀坪 王維清表德。
 獐髡 梅克昌鮮衣壯僕。
 網果 王今逸出世。
 河南驕 孫觀夷駢生我旁沁豈。
 岐陽免 賈至同危。

尤

十一尤

老愛 五都先人時。
 依茲鵲 蘇軾由來粵雷嶺不羨
 松瘤 獨明尚餘殘雪覆。
 懷梳 柳貫尊從余。
 驢歌 寒山子黃栗作。
 飛鯨 寶壽輕如類。
 瀉油 蘇軾白酒無聲清。
 未盡油 蘇軾嘗觀。
 益中餘 蘇軾莫作。
 萍游 花精之。
 勝氣道 范元咎但覺。
 仙脩 文同張山南方月塗。
 誰相調 蘇軾數百。
 刊譬 蘇軾青簡。
 珠丘 蘇軾一林自築。
 玉鳩 周祥之散策相從侍。
 披搜 洪覺範詩源。
 岐陽免 刺金丁擅。

老愛 五都先人時。
 依茲鵲 蘇軾由來粵雷嶺不羨
 松瘤 獨明尚餘殘雪覆。
 懷梳 柳貫尊從余。
 驢歌 寒山子黃栗作。
 飛鯨 寶壽輕如類。
 瀉油 蘇軾白酒無聲清。
 未盡油 蘇軾嘗觀。
 益中餘 蘇軾莫作。
 萍游 花精之。
 勝氣道 范元咎但覺。
 仙脩 文同張山南方月塗。
 誰相調 蘇軾數百。
 刊譬 蘇軾青簡。
 珠丘 蘇軾一林自築。
 玉鳩 周祥之散策相從侍。
 披搜 洪覺範詩源。
 岐陽免 刺金丁擅。

錦鏡 蕭瑟悲世多事窮。

三陽 文才博學前補恨大。

蕭颺 周栢。起清表。

寫味 黃道堅樞亦達。

琳翰 文同人未期陽芳駕。

露寒 徐費。北使張。

聊我仇 李成同殊音城眉。

玉香 趙黃典雷見。注青州壯升其荷。

珠冠 王述。到處玉輝知。

元

冰眸 黃幹。一號窮達野。

青楚 周野贈尔。三鼎推。

松侯 趙必疎。離弟兄。

內黃 侯方岳。詩中書古報。

飢喉 張未乞米充。

佛語 文秀博今作。成永刊。

萍海 父秀博。鈞似還。

蒼鷗 林松客典說。

風雨 洪亮範廣園。馬。

腥既 前堂雅具羅列無。

嘲林 張永風月招。

藍縷 我孟郊散整。

春述 文秀博東田魚有。注宋田史來獻採。

元

石柳 侯周栢。一味可人題居士。

富恰 侯蘇藏註生。

銀鷗 吳青泰江橫羅帶。起。

閑遊 素能玉生對。雅克是。

卷畫樓 陸游懷物雲造。其卷樓 陳陶。中飲君酒。

蟻樓 上柏土脈層。起。

清景 衣香野航倚。

天蟻 黃道堅。伏陳人語。

獨脚樓 王頌樓仙詩一錄四家。

絳絲 文秀博。亦後從。

糟頭 周栢之史投酒詩建院并。梨頭 陸游門前喚掃買。自注村人呼小梨為。

碧換頭 金換郎。以玉。昨頭 黃道堅。夜雨排簾滴。

雙投 周栢之詩。書法酒。珍投 蘇軾長將木瓜投。

六散 黃家。先飲一盤紅。

持鈎 蘇軾林薄。七寶鈎 周栢與鼓樓。

香樓 蘇軾笑為茶茶生。

翠簾 方岳玉香深冷。春簾 蘇軾魚鱗沉水度。

摩兜 蘇軾門有石人列。雲兜 吳青泰。鵲鳴延故園。

小玉 斗方岳香篆燒殘。青玉 斗編惟手執一枝。

睡床 盤孔刺金。與。吸水 孔蘇軾。如。

伏龍 蘇軾花相寫。

十二侵

妙尋張說樂章禮宿殺崇。

戈鐔曾舉。勢變不易施。

烟得曾舉。揮新汲

鉤得李孝光刺手芳。

笑林陳造未議辭窮兒燒堪補

仙林張肅。如子世無雙

夕林嶽味道贈封卿史。

鬼林李山南謾向青編作。

優鉢林李彌遜少尋。

瑜琛王惲後車載。

盈斟唐樂章桂醕。

麝沉馬祖常即著煮香畫。

帛砧賀鑄。與桂礎蟬首隨

姜任朱長文累葉奉。

草深深周憲斷碑開卧。

書蟬陳傳良竟亦朽腐如。

蟬心清瑛日暖。

鏡心劉黑自鷺獨報山白雪紅

瘦情情李商隱沈約。

瑟林方千。血染半園花

瘴林張蠟何人在。

黃帕封林年。開安木瓜園供進

黃紙封林遍所陌

後

西原琴。東朝歌詩就開。

寅恰乙禽。歲元。折兩三。出節。落西。日。

未

紙余高九萬更有詩人窮似我

靖州冷。陰毛。家。鷓鴣。牌。合。殘。陽

虛散。孟。郊。比。於。潯。疾。中。何。人。見

洪敬唐樂章。或就

葛支囊。安。盧。摘。團。金。馬。社。常。

摘袖金。斜。紅。風。亂。鹿。鹿。夏。雪

洗。金。羅。郭。醉。送。宮。觀。

吉金。虞。集。九。牧。貢。

煖金。王。安。中。傾。小。搖。扇。王

匠古。隣。實。最。遠。言。賦。快。突。俗

窄襟。王。安。中。珠。微。傾。萬。朵

兜離。音。梅。亮。目。誠。愁。

犀犀。戴。復。古。怪。孤。唱

京簪。溫。飛。卿。墜。髮。春。寒。重

京簪。王。元。煥。香。柳。如。夢

信禽。也。任。法。天。運。謂。為

霞余。張。子。李。義。王。定。是。思。前。尋

上玉樓

靈歌唐樂章希降。

叙金。蕭。道。源。燭。花。輕。曾。試。

鼎足金。貢。師。泰。太。丈。方。垂。

銓金。張。祐。斜。雁。子。發。怕。嫌

鏤玉。璫。金。聖。製。新。百。鍊。

酒漾金。王。明。月。登。空。滿。座。不。分

聖製新百鍊。

酒漾金。王。明。月。登。空。滿。座。不。分

聖製新百鍊。

聖製新百鍊。

聖製新百鍊。

聖製新百鍊。

聖製新百鍊。

聖製新百鍊。

聖製新百鍊。

聖製新百鍊。

聖製新百鍊。

十二侵

跋尋傳造觀面木酒起避我養

謂力尋日。以音數

泉驛伏泊長宿賦雲齊為之曉轉

吳海劉希夷煙水無端意風波有

風刷雨淋文同。為之躍。應土

宮孫指廷芳。願賢皆收奔

璧環范成大氣餐航海。芳

對料泰龍年越洗。

口可對梅堯臣日飲詩左耳可

對柱其上下掛河

綠刺紅針文同采笑。劉宋

茅針范成大。有秋漸芭耳

古歲王令飲足頭。

水沉黃庭堅君不見南海。海

海沉陸游小。非弄水龍關山

青砧劉希夷。芳恨盤桓

土蛸薛蟠黃庭堅。何碑瑣

蛙溪蘇軾。陳雨落

拔心李百集。悲岸草半飛落

牛心蘇軾。功名飛燕領十

脆花心唐太宗嘗中宮葉外蝶戲

紅錦波心劉客。溪酒

珠玉為心劉希夷。此處嬌媚子

兩樣心范成大。紅雲還吹

登心陸德又日見而。

紫瓊琴李白。遠我缺玉杯東之

湯羅尚扇義琴。劉孝威

鳳凰琴唐世南。有韻琴羽

不可擒洪亮範吟意。

南禽北禽李白。久被。

竹有禽梅堯臣。花媚蝶。五

蘆中吟儲光義。山人松下飯鈞

佛金孫觀。近僧僧鉢。泥污。

鑄金蘇軾。高人等。下士乃

懸黃金歐陽修。惟知白首。

杯行玉坐金。蘇軾。酒。日。橫。黃。凝紫。金。范成大。雨。歸。龍。首。雲。

贈玉分金蘇軾。飲。空。潭。驢。肥。人。經。臂。金。蘇軾。寒。其。詩。橫。手。提。未。玉。

吾今陳達。酒。沃。渴。蘇。夢。往。字。隨。去。來。今。蘇。軾。一。律。指。頃。

黑袖同襟。而。同。襟。東。晉。孔。平。仲。不。須。告。錄。登。州。語。大。故。

乞借春陰陸游。綠。身。夜。來。通。明。殿。群。瘡。驚。復。百。怪。孤。唱。

木琴琴元。格。雲。落。分。哭。齊。齊。梅。堯。臣。大。公。笑。

衣簪馬。懷。素。連。使。竹。猗。猗。

十二侵

雕侵 張未未類坐。。

換林 類非類。。乙自類

敵林 類得仁連類到。。

柳子林 洪覺乾問見。。

遊琛妙聲。。亦會同

灌斯 刺說說任可。。

小解沉 同聲之類幾。。

題泥范化仁吐嗟啟。。

象州站 尚類持月。。

侵

庖樓 燕類。。刺刺食

土明壁 燕類。。。。何

雁心 燕類方七月。。苦

飢燒心 燕元燕當平不。。

萬茶 范化仁燕燕類。。

究禽 李山首。。名姓字

耗禽 方岳。。事燕木

五戲禽 同聲之排細。。

迴金 王建。。法不金

孫金 黃通燕。。燕燕聲江解

精進林 洪覺乾。。生功德

若林 李洞憶就。。居

蒼耳林 燕燕。。中太白通

楊家來心 朱松華詩乞與。。

紫藤心 洪覺乾自然燕苦。。

公禽 燕特立鶴云我。。

翠衣禽 文同岸上。。

鎔金 刺燕燕聲波燕類。。

磊落金 刺燕白燕於燕王黃指

燕金 燕合燕類。。還

苗金 燕燕燕燕更。。燕

菱角金 燕燕燕燕燕。。燕

開花金 洪覺乾竹燕燕不用燕

酒樣 燕燕。。燕燕燕

翻音 燕燕。。燕燕燕人字

燕燕 燕燕燕。。燕燕燕

微寒 刺說。。燕燕燕

玉虎 燕燕燕燕燕燕燕燕燕

民本 燕燕燕燕燕燕燕燕燕

中冰 燕燕燕燕燕燕燕燕燕

白燕 燕燕燕燕燕燕燕燕燕

法燕 燕燕燕燕燕燕燕燕燕

蒙金 王什情。。燕子燕金黃

藍金 燕燕燕美人。。燕上花

細枕珠金 文同。。燕百

燕燕 燕燕燕燕燕燕燕燕燕

燕燕 燕燕燕燕燕燕燕燕燕

燕燕 燕燕燕燕燕燕燕燕燕

燕燕 燕燕燕燕燕燕燕燕燕

燕燕 燕燕燕燕燕燕燕燕燕

燕燕 燕燕燕燕燕燕燕燕燕

燕燕 燕燕燕燕燕燕燕燕燕

燕燕 燕燕燕燕燕燕燕燕燕

燕燕 燕燕燕燕燕燕燕燕燕

燕燕 燕燕燕燕燕燕燕燕燕

燕燕 燕燕燕燕燕燕燕燕燕

燕燕 燕燕燕燕燕燕燕燕燕

燕燕 燕燕燕燕燕燕燕燕燕

燕燕 燕燕燕燕燕燕燕燕燕

燕燕 燕燕燕燕燕燕燕燕燕

燕燕 燕燕燕燕燕燕燕燕燕

燕燕 燕燕燕燕燕燕燕燕燕

燕燕 燕燕燕燕燕燕燕燕燕

燕燕 燕燕燕燕燕燕燕燕燕

燕燕 燕燕燕燕燕燕燕燕燕

十三章

研草廣集詩書在。

春潭鄭文寶亭。畫柯紫。

趙趙溫飛卿白馬。亦唐起

黃草庵質。。。。松疎雨濕蒲蒼。周伯琦。上士坐忘年

虞士卷。曾伯欣。山詩梅底清

隔花參。楊。之。俗。遇。羅。衣。持。乘

開。張。五。。初。蘇。草。初。黃

暖翠浮底。李。壁。。夜不。廢。嵐。蔭。都。刺。人家。鷄。犬。隔。

宮。繁。王。安。中。帝。藉。初。播。。催。繁。方。干。山。夜。獵。徒。多。信。犬。而

事

春。盤。政。陽。脩。無。輝。戰。士。卸。枚。勇

下。筆。。食。葉。繁。白。蒿。簪。劉。得。仁。芽。髮。。

龍。龕。曹。似。溪。若。。深。若。雲。寶。燈。龕。方。變。山。下。。掛。低。錢

七。不堪。梅。光。目。都。似。指。康。

吳。郊。張。翥。池。并。敵。

憂。懷。張。翥。某。道。忘。

紅。柑。張。翥。夜。月。。樹。秋。風。白

積。七。等。三。趙。孟。聖。梅。詩。賜。

澄。藍。徐。鼎。。遠。水。拍。天。浮。紅。藍。黃。潛。。新。衣。內。團。花

濃。藍。潘。開。白。雲。堆。裏。發。。先。仗。晝。晚。青。趁。過。藍。寶。泉。史。書

朱藍梅光目映來望。

而如藍謝道宣知必利。名藍葉集。成東南史有。在

輕藍梅光目接上山如溪墨画

後藍張翥雨歸惜。

翟。將。張。翥。方。外。師。

白。柑。梅。光。目。海。月。君。家。有

已。射。韓。偓。疎。疎。。駿

未。翅。鳩。梅。光。目。風。風。五。色。七。焉

事

十四鹽

不道盤桓御案才高。竹枝監元好問提北升青陰地

酒價無兵即道黃菊開時酒價

小蒼謝通。分供在家僧 樂奎姚合。閒靜室

經為簾李洞開外運舟毛作枕 小紅簾雁都刺。捲春波

虎皮簾真即泰也重倚目勤請 東風揭繡簾李翔高春愁自是

班簾雁都刺。十二捲輕碧

蝦簾溫飛卿應抹。有活齒

日光通洪迪未敢。日已遲宋蘇宗爭奉回傳。

白雲通蘇宗玉粉下田黃道提 海日遲宗蘇宗暖吹鐵回。

金烏初上。

晚光遲蘇宗一輪空外。東遲柳貫又開日月華西淪則

奸纖釋徑。蓋比肩

瓊籤溫庭筠惟恐。報天嬌 僧籤孟郊。鏡牙簪

紅籤梅克昌。纏素蘇 犀籤張翥標帶。閨名曲

風籤戴表元爭几飄。

鳳籤陳陶龍炙糕。居

史唐虞集莫待。為君卜 烏塔梅克昌。易失似晚光海塔梅克昌城頭落。

清塔洪迪夜影通。

齊塔洪迪天意飽。

瘕痞柳貫征未如。

行橋別表。稍已結

綠韓皮日休古辭。和

六帖李端遊雪詩寒聲感骨

煩。實為大觀無。

酒半淹張惠春。。

秋曉張惠春。。

露指失無名子。。

鷄距失梅光臣秋光。。

語多失姚合詩。。

十字裂兩頭失。。

。皆俗詩全語也

鉤箱虞集詩。。

奴鉤葉通失捷胡。。

急時。。

等清繪。。

安恬。。

飛鷄。。

毫德虞集。。

艾與。。

上竹。。

胎炎。。

水半淹。。

。。

。。

。。

。。

。。

。。

十四

。。

。。

。。

。。

。。

。。

。。

。。

。。

。。

。。

。。

。。

。。

。。

。。

。。

。。

。。

發其箱。融陽餉顧子。。
楚人鉅。王安石近時整頓生竟。因鉅。王安石自期得所如何當律。。
珠鈴。王安石兵畧倚。。
阿添。陳造謝猶知詩玉川水兒。。
智恬。王安石落右養。。
紺鍊。王安石今不在。。
青繞練。王安石環環與中記。。
信手拈。沈與求草主平聖耶戲。。
耳如醫。葉。。
孫。蘇舜欽得首下字款。。
孫。如孫。

子 230—741

魚占范純仁畫巖真。

瑤瑤黃滔。若使知人事仙。

瘦店郭賈往來如。

青霞嶂。難就使欲攬我。

莎髯。難與。林有於。

神曉。難與池任集。

除賦。難與。非好尊當。

披燭。王令。因信已厚難。

烹燭。難與。求隱息影。

紫瑛。向子。羽除風採。

中逢甜。難就。不如食。雨甜。周。春水上。漸魚。

鸞鷁。難與。故上天。寄聲。

畫一。難與。全點。拖。最。雲生。洞。若。

描。難與。不野。秀。勝。

上。字。點。命。德。郎。開。推。字。今。坐。晚。登。

草。受。受。揚。推。頓。宿。鮮。子。

痛店。李。存。入。境。先。

十五咸

韶咸。難與。不意。凡。地。開。

甘。鹹。難與。謂。我。而。好。同。

青。瑤。出。難與。明。鏡。凡。滋。

神。賦。難與。若。戶。運。松。枝。

露。杉。林。通。鶴。鶴。茶。新。惡。

嗟。譚。王。令。但。事。天。公。不。肯。惜。推。

白。木。鏡。唐。唐。老。去。生。涯。

唐。彩。方。去。塞。驢。不。官。

鉅。笑。難與。修。草。弄。寶。

穹。嵌。王。呂。然。我。欣。從。之。卧。嵌。嵌。難與。但。見。洞。穴。多。

都。九。難與。云。此。僅。止。存。憑。凡。難與。修。不。准。習。寬。瞻。亦。大。處。出。

英。咸。難與。修。往。委。玉。管。和。

漆。出。北。平。仲。雅。紫。燈。火。

一百。出。林。通。上。吉。可。有。三。十。膝。下。下。

藏。鹹。難與。修。天。地。至。寶。難。

楚。水。城。難與。是。秀。味。含。霜。氣。洞。底。打。鐘。

龍。負。鳳。難與。修。字。如。出。新。是。

邀。採。難與。修。身。久。病。苦。下。濕。後。長。神。

荷。葉。彩。方。去。招。惹。一。處。

茂。笑。難與。修。道。術。最。愛。在。我。說。往。往。

十五咸

瓊樹李光雅。檀覆。同城。

殷杉皮日休。安能架道。青。杉。貴。立。倚。

剔牙橫。趙五順。扶良。母。藉。齊。肩。

藉。劉。唐。集。厚。履。見。

萬杆千鏡。王仲信。應。穿。空。賦。

因。衫。業。通。出。露。向。飄。寒。竹。作。衫。宋。詩。唐。著。田。夫。

青。銅。羅。衫。梅。亮。目。日。漢。衫。元。文。宗。穿。了。便。著。觀。

紅。卷。盡。衫。出。碧。排。方。珍。背。腰。束。牛。皮。裁。衫。成。底。挂。宗。

胡。衫。制。言。史。相。優。雙。袖。小。

溪。驛。舊。名。多。宗。既。恨。詩。多。溪。衛。

繼。終。張。松。簾。幕。不。掛。鉤。

蒲。葉。高。帆。二。幅。漁。帆。失。融。點。點。落。落。汀。

十五咸

諫。面。蘇。公。飲。投。類。類。戰。函。蘇。項。出。民。息。

銀。城。蘇。東。麻。姑。相。許。寄。

鐵。鐵。蘇。城。小。粉。紫。

山。驂。陳。子。出。穴。鹿。亦。小。部。也。交。化。呼。為。

淮。城。陸。游。六。易。求。

蒼。境。陳。肉。未。此。避。

秋。境。范。仲。仁。行。看。廟。勝。掃。

天。境。五。部。後。昭。

綠。鏡。五。部。蘇。潛。經。

短。街。文。同。清。景。技。

下。巖。陸。游。石。洞。揮。毫。後。

宮。錦。絲。衫。黃。道。堅。越。排。衫。王。建。上。有。紅。衣。

五。華。衫。許。玉。芥。眼。淚。荷。葉。衫。方。岳。松。菰。

唐。衫。方。岳。有。陳。倫。

紅。更。方。岳。蘇。中。子。

崎。嶇。丁。復。古。制。服。

路。嶺。歎。沈。佺。期。穿。衣。

草。不。凡。張。松。亭。者。草。

白石嶺制述春。

咸

韻粹一百七卷

兩淮鹽政
採進本

舊本題

國朝朱彛尊撰彛尊有經義考已著錄是書采古人
新穎之語分韻編次韻爲一卷所摭不爲不富然
惟摭詞賦而不及經史其詞賦引據他書者亦卽
以詞賦爲出典其病與蘇頌文選雙字類要畧同
彛尊學有本原著述最富不應爲此鉅釘之學其
生平文字內未嘗言及此書書中時有闕行闕字
亦似未完之本疑爲摭拾私記以備詞賦之用後
人重其淹博轉相傳寫遂漸至於流布耳

宮閨小名錄五卷後錄一卷

〔清〕尤侗輯 後錄〔清〕余懷輯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二十九年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宮閨小名

錄四卷後錄一卷》提要

或謂婦人有氏無名予
考上古如螺祖女嫫
嫫簡媯陳豐媯昔女潰
媯瑩敗名媯一名之媯也
周秦以降則有蜀曼陶
嬰屈頤聶嬰女媯孟姬
紫玉麗玉鄭袖曲沃負
鐘離春季芊界我之類
蓋不勝枚舉予紀之者五
唐陸龜蒙有《小名錄》宗
洪適王銍溫孫張邦彥
皆侍兒小名錄而所載實

宮閨小名錄

自叙

寥寥成不多我裨官而正
史反遺焉予自少時涉獵
羣書撫按及此保度篋
衍搜得不忍焚棄復為補
綴存之起漢迄明止自后
妃下逮仙鬼並列於編左

宮闈小名錄

自叙

一

有氏無名者非乃才疏闕
而不書名之不可也如是
詎祿已免者之附著之西
聖老人自序



唐陸魯望有山名錄男女兼
收宋洪武與王懷玉澄立身幾
張邦幾有侍兒山名錄指遺
補錄續錄猶未備也今長洲
九悔庵撫付廣搜訪採勦成
一編名曰宮闈小名錄可謂詳

宮闈小名錄

次序

一

矣予以垂夏多抽腹笥而
理殘書又得數千條輯為後錄
或亦褚少孫李膺之義乎歲
書不富讀書亦多老耄幸忘
掛一漏萬惟不覽博物君子
之亡焉 蒲陽余懷



例言五則

宮閨小名錄一書始於東漢迄明之末季而止其中註釋雖詳略不等然凡有名字可錄者無不備載焉

一卷內所載俱係有名字者如歷朝后妃僅有封號及名媛之僅稱某夫人者槩不列入

一卷內有僅有名可識而其姓與里居

宮閨小名錄

例言

一

無從考證者亦識其名以俟後之博物者校正焉

一卷內自妃嬪至國戚宮婢等俱列一卷

一卷內節列一編如婢妾侍姬媚妓有節操可嘉者亦升入焉

一卷內外國本宜另列一卷因幅昃凡土官等項亦俱附入

一卷內仙鬼一編內有未成道之尼姑

道姑亦附錄

一後編所載俱補前編所未及槩不分編

一卷內有別錄已見者茲亦載入以備披閱

宮閨小名錄

例言

二

西堂詩鈔小傳

尤侗字展成別字悔菴晚自號西堂老人西堂者其所讀書處也少日博聞強記有才名補學宮弟子歷試於鄉不利貢於廷陳永平府推官坐事降

宮闈小名錄

傳

一

調康熙十七年以博學鴻詞徵召試體仁閣下

上親擢五十人官翰林纂修明史同日入院先生齒最長四十九人者皆坐其下逾三年告歸分撰志傳多至三百餘篇同館

未之有也既家居以詩文蘊素

請者盈庭戶揮洒不倦必滿

其志而去同時汪鈍翁居堯峰

以古文詞自矜少可多怪百求

不一應以是人多畏汪之嚴而

亦先生之和易云先生名雖未

宮闈小名錄

傳

二

登甲乙榜早為父社掄魁弟子

著錄者衆大學士崑山徐公元

文其一也早歲所作詩文流傳禁

藥以臨去秋波一轉制藝讀離

騷吊琵琶諸南曲皆經

世祖皇帝賞鑒而重惜其才命相

妨終受

聖祖

特達之知官之翰院又於南地
迎駕之日晉官侍講年幾九
十乃終食於文章亦不可謂
不厚也已所撰西堂雜俎學者
皆悅奉為免國冊作詩甚富

宮闈小名錄

傳

三

上為者有白傅之風滿閣達次
亦以誠齋之道院朝天萬斛衆
源隨地湧出要為稱其心之
所欲言昔雲門說法如雲雨殊
不喜人記錄見即訶曰汝言不
用及記吾語異日裨貶我耶今

之不事裨貶者見亦罕矣抄

取全歸棄高至百萬層敬為

海內讀西堂集者進一解焉

鄭方坤荔卿撰



宮闈小名錄

傳

四

宮闈小名錄目錄

卷一

后妃

公主

外戚

宮婢

乳保

補遺

宮闈小名錄

目錄上

一

卷二

節女

烈女

孝女

貞女

才女

補遺

卷三

妾

婢

歌姬

卷四

妓女

卷五

外國

冠

宮闈小名錄

目錄上

二

盜

賊

土官

寇盜妾妾附

補遺

仙

鬼

劍俠

尼姑

道士

補遺

宮闈小名錄目錄終

宮闈小名錄

目錄上

三

宮闈小名錄後編目錄

后妃

公主

外戚

宮婢

乳保

節女

列女

宮闈小名錄

目錄下

一

孝女

貞女

淑女

才女

妾

婢

妓

外國

宮閨小名後錄目卷六

宮閨小名錄

目錄下

二

冠

盜

仙

鬼

俠

道士

尼姑

宮閨小名錄卷之一

長洲尤侗展成纂

曾孫周徹

西漢

后妃

公主 外戚附

呂雉

字娥姁

長姁

后姊

娶后妹適樊

豐

會

劉嫖

文帝長公主適陳午私貞珠兒

兒姁

母藏兒王皇后妹八景帝宮生

四子

宮閨小名錄

卷一

一

陳阿嬌

武帝后廢長門宮

衛子夫

武帝后

姊少兒已見

君孺

公孫賀妻

賈佩蘭

武帝宮人

麗嬙已見

趙君姁

鈞弋夫人姊

王翁須

史皇孫夫人

史貞君

良姊母

茶

淮南王安后

劉陵

王女

乘舒

徐來 皆衡山王賜后

劉無采 王女 厥姬美人

蒙 昭帝官人與昌邑王亂

張脩 昌邑舞女

劉施 宣帝女館陶公主尚於永

霍成君 霍光女母顯使女歸淳於衍毒殺許后立之廢昭臺宮自鈔

王政君 元帝后 君俠 廣恩君

君力 廣惠君 君弟 廣施君皆元后姊妹

宮閨小名錄 卷二

馮習 太后妹 君之 太后弟端

馮弁 太后姪女孝王后

趙宜主 號飛燕成帝后

合德 昭儀 伶玄傳

淖方成 拔香博士 樊嫵

王業 任嫵

公孫習 羊子

王偏 臧兼 皆侍女

李平 班婕妤侍者賜姓衛亦為婕妤

曹宮 成帝宮中使為趙后藥死

張棄 宮婢乳曹宮子者

李南 宮長為趙后待詔取曹宮子者

于客子 御者解薛美人子體

曹曉 宮母 道房 官婢

光 濟北王式后

孝兒 王姬

宮閨小名錄 卷一

謁臣 脩義君 哉 皮承禮君

謁子 脩德君皆平帝女弟

謁 東平王雲 合 歡 東平王妃婢

放 安成侯王崇夫人

廣川王去 幸 姬 昭 平

地餘陽成昭 信見別錄

許謁 許后姊平陽侯夫人

嬪 許后姊龍洛侯夫人後為淳于長小妾

馮嫪楚王侍者嘗持漢節使諸國號

東漢蜀魏吳附

劉黃湖陽公主

劉元新野公主適鄧晨皆光姊

劉伯姬光武妹適李適

陰麗華光烈皇后

郭聖通光武后廢為沛太后

劉義王舞陽公主適梁松

宮閨小名錄 卷一 四

劉中禮沮陽公主適竇固

紅夫館陶公主適韓光

禮劉滴陽公主適郭演

綏酈邑公主適陰豐 皆世祖女

姬獲嘉公主適馮柱

奴平陽公主適馮順

迎隆慮公主適耿種

次平氏公主

致沁水公主適鄧乾

仲浚儀公主適王度

臣魯陽公主

惠武平公主適來校

小姬平阜公主適鄧蕃

小迎樂平公主

小民成安公主 皆顯宗女

男武德公主王 平邑公主適馮由

宮閨小名錄 卷一 五

吉陰安公主 俱肅宗女

鄧綏和熹皇后家人號曰諸生陰后

綏飲藥自殺宮人趙玉止之

劉保脩武公主成 共邑公主

利臨賀公主適賈建

興聞喜公主 皆和帝女

閼姬安思皇后梁 炳 順烈皇后

劉生舞陽公主成 男冠軍公主

廣 汝陽公主 皆順帝女

夏 明 孝宗皇后生桓帝

梁女瑩 商女桓帝后

吳 姁 保林

猛 香女母宜封昆陽君梁冀以為
已女立為后坐驕忌下暴室死

竇 妙 桓思皇后妒殺貴人田聖

劉 並 陽安公主適伏完

堅 穎陰公主 脩 陽翟公主 皆桓
帝女

宮闈小名錄

卷一

六

伏 壽 獻帝后 母盈

曹 節 憲 華 操三女進為獻帝夫
人伏后弑立節為后

魏 譚降山
賜公夫人

王 聖 安帝乳母封野王君女伯榮小
女永驕淫用事徙雁門安帝

太子乳母王趙婕 靈帝乳母
男為聖譖死

宋 娥 順帝乳母封山陽君

霍 玉 永樂門史董太后宮官

孫 壽 梁冀妻封襄城君與監奴秦宮
通

郭女玉 魏文帝后 絳 樹 武帝宮人一
瓊樹 夜來 尚衣 巧笑已

曹 淑 明帝女平原公主早夭帝取甄
后從孫黃之喪合葬

魯 班 孫權女適全琮

小 虎 權小女適朱據

朝 妹 麗居 洛珍 潔華 俱孫亮
姬已見

西 晉 別 錄

宮闈小名錄

卷一

七

張春華 司馬懿妻宣穆皇后

夏侯徽 字媛容司馬師妻景懷皇后

羊徽瑜 師後妻景獻皇后

王元姬 師馬昭妻文明皇后

楊 艷 字瓊姿武元皇后

芷 字季蘭元后妹武悼皇后

諸葛婉 武帝夫人 左 芬 貴嬪

趙 榮 充華 李 琰 脩華 王 宣 脩容

徐琰

脩儀

吳淑

婕妤

趙珽

充華

劉媛

淑妃

臧曜

淑媛

趙娟

脩容

陳秀

脩容

朱姜

容華

胡芳

貴嬪

已上別錄已見

謝玖

武帝才人遷侍東宮生愍懷太子

王媛姬

武帝中才人生懷帝追尊太后

司馬脩禕

武帝女舞陽公主適王敦

賈南風

惠帝后爲趙王倫所殺妹牛韓壽妻母郭槐封廣成君婢

宮閨小名錄

卷一

八

陳武承福別錄已見

羊獻容

惠帝后歸劉曜

王惠風

愍懷太子妃劉曜陷洛陽賜賊死

蔣俊

太子保林妃生彰

夏侯光姬

字銅環瑯琊王妃通小吏牛金

東晉

虞孟母

元徽皇后

庾文君

明穆皇后

杜陵陽

成恭皇后

褚蒜子

康獻皇后

何法倪

穆章皇后

王穆之

哀靖皇后

庾道憐

東海王妃立爲后廢海西公夫人

鄭阿春

簡文宣太后

王簡姬

簡文順太后

李陵容

號昆崙孝武文太后

王法慧

孝武定皇后

陳歸女

安德太后

王神愛

安僖皇后

褚靈媛

恭思皇后宋降零陵王妃

宮閨小名錄

卷一

九

張徽光

劉聰后

麗

光貴人

劉娥

聰后

劉英

貴嬪

劉芳

劉曜后

靳月光

劉聰上皇后

月華

貴嬪

劉芝

石遂保母封宜城君

符寶

符

錦

堅二女

符娥娥

慕容熙貴人

符訓英

熙貴嬪後爲后

明月

魏平原公主孝武通焉

潘外憐 魏明帝妃 李敬愛 涼李嵩女

趙安宗 宋孝穆后生武帝

蕭文壽 孝懿皇后武帝繼母

南宋

臧愛親 武敬皇后 張闕 武帝夫人少帝尊為大

后尋廢

胡道女 武帝婕妤生文帝尊為太后

司馬茂英 晉恭帝女少帝后降榮陽王妃

官閨小名錄

卷一

十

袁齊嬌 文宣王后生元南勛見其形貌異常欲殺之帝禁之乃止

路惠男 文帝淑媛生孝武尊為太后

沈容 文帝婕妤生明帝尊為太后

王憲嫄 孝武文穆皇后生前廢帝

何令婉 前廢帝后

王貞風 明帝皇后 陳妙登 明帝貴妃以賜李道兒尋

迎還生後廢帝尊為太妃

陳法容 明帝昭華撫養順帝進太妃

江簡珪 後廢帝后降蒼梧王妃

謝梵境 順帝后齊降汝陰王妃

榮男 吳興公主適王偃

欣男 豫章公主適何瑀 俱武帝女

英媚 文帝女新蔡公主適何邁廢帝私納之敗為謝貴嬪

英媛 臨川公主 已見

楚玉 山陰公主與廢帝亂

楚佩 臨淮公主 楚琇

官閨小名錄

卷一

士

修明 康樂公主 俱孝武女

伯姁 晉陵公主 伯媛 建安公主 俱明帝女

南齊

陳道正 齊宣孝皇后生前高帝

劉智容 高昭皇后 裴惠昭 武穆皇后

王寶明 文安皇后 何靖英 鬱林王妃與楊珉之通

王韶明 海陵王妃 劉惠端 明敬皇后

褚令璩 東昏后 潘玉兒 東昏妃木姓俞名尼子

王舜華

和帝后梁降為妃

韓蘭英

宋孝武世獻中興賦齊武帝以
為博士呼韓公

南梁

張尚柔

梁獻皇后生武帝與昭公主令
嬪

郁徽

武德皇后

丁令光

貴嬪生昭明太子追尊穆皇后

阮令羸

本姓石始安王遜光納焉入東
昏宮武帝納修容生元帝追尊

文宣
太后

宮闈小名錄

卷一

主

王靈賓

簡文皇后生長山公主妙碧

徐昭佩

元帝妃作半面妝有淫行賜死
有官人李桃兒夏王豐鴻夜妹

見已

江無畏

臨川王宏妾 武陵王左右五
爵已見

南陳

章要兒

陳武宣皇后

沈妙容

文帝后陳亡入隨

柳敬言

宣帝后生後主

沈婺華

後主后善詩詞陳亡入隨

張麗華

後主貴妃居桂宮號嬌娥有哀
大舍為女學士

婁昭君

高歡妻

鄭大車

魏廣平妃高
歡納之

王儀

高陽王斌妹先為孫騰妓高澄
納之封瑯邪王

靜儀

王儀姊適崔括澄幸之封公主

李祖娥

齊文宣妃高澄姦焉洋受禪為
后武成即位復逼淫之殺其子

遂為尼齊
亡入周

李昌儀

高仲密妻入齊為宮人

宮闈小名錄

卷一

主

穆舍利

小字黃花母輕霄穆子倫婢入
宋欽道家姦而生後主納之以

女侍中陸令萱
為母立為后

馮小憐

穆后婢封淑妃齊之入周賜代
王達

元胡摩

魏文帝女孝閔皇后帝廢為尼
周亡入隨

李娥姿

文帝宮人以賜武帝生宣帝尊
為元帝太后入隨為尼名常悲

楊麗華

公主
堅女為天元皇后隨降封樂平

朱滿月

法淨
天元帝后生靜帝入隨為尼名

元樂尚

天右皇后後為尼名華勝

尉遲熾繁

初適杞公子溫以宗婦入朝
帝過幸之溫誅入宮為天右

大皇后後為

尼名華首

陳月儀

天中大皇后後為尼名華光

司馬令姬

靜帝后父消難將陳廢為庶
人後嫁為李丹妻

宇文娥英

楊后女適李敏

隨

獨孤伽羅

隨文帝后

袁寶兒

楊帝司花女

宮闈小名錄

卷一

西

朱貴兒

楊帝宮人帝弒死之

杭靜

宮人

吳絳仙

韓俊娥

後名來夢雅娘已見

唐

李敬

字德賢清河公主適程懷亮

淑

字麗貞蘭陵公主適寶懷哲

明達

字兕子晉陽公主皆太宗女

武墜

號則天戶婢韋團兒

上官婉兒

中宗昭容

李裹兒

安樂公主適武崇訓再適武延秀

秀姜

成安公主適韋捷俱中宗女

華

字華婉代國公主適鄭萬鈞

華莊

流國公主適薛伯陽

持盈

王真公主與金仙公主同入道

蟲娘

元宗女壽安公主適蘇發母

楚媛

紀王慎女以孝聞

宮闈小名錄

卷一

圭

楊玉環

道號太真樂史傳教坊女

江采蘋

號梅妃曹鄴傳

宋若華

若昭 若倫 若憲

若荀

姊妹五人皆工詞章德宗名拜

鮑君微

字文姬德宗召入禁中與侍臣

李水水

張好好皆憲宗宮人刻名佛

李暢

順宗女漢陽公主適郭縱

張十十 文宗官人 裴貞一 昭宗夫人

可證 晉國夫人 李漸榮 昭儀

景姹 內人 宋柔 官人 韓全海所獻

五代

阿虔 阿秋 何后宮人 飛鸞

輕鳳 寶歷中浙東貢舞女二人冬不續衣夏不汗體上琢玉芙蓉爲

歌舞臺藏之寶帳中語云寶帳香重重一雙紅芙蓉

驚鴻 吳越王錢俶歌妓

宮闈小名錄

卷一

六

陳金鳳 李春燕 皆閩王妃

盧瓊仙 黃瓊姿 皆南漢女侍中

宵娘 李後主宮嬪善舞金蓮中

慶奴 後主宮人黃羅扇書李白詩賜之

花見羞 王氏劉勗侍兒唐明宗納之拜妃

花藥夫人 費氏蜀孟昶妃有宮詞百首國亡入宋蜀王建小徐妃亦號花藥夫人

周娥皇 李后主后誦書史善音律尤工琵琶年二十七沒後主作誅傷

之謚曰 昭惠

北宋

秋水 真宗宴羣臣語及莊子忽命秋水至則翠鬟綠衣一女童爾秋

水一篇

滔滔 高氏宣仁皇后

韓壘 官人以詐稱有娠配爲尼

南宋

李鳳娘 光宗皇后 謝道清 理宗皇后

宮闈小名錄

卷一

七

翹翹 官人 黃定喜 度宗母封隆國夫人

燕法端 孟后養母聽宣夫人

陳迎兒 孟后婢 柔福 帝婢沒于金後有巫女僞

稱之事敗伏誅

招兒 官人曾見四金甲人護康王行章太后所事四聖神也

陳華山 內夫人入道吳夢窓有瑞鶴仙詞

王清惠 昭儀入元爲女道士號冲華有滿江紅詞題驛壁文丞相和之下或云詞爲昭儀

金德淑 少帝官人 元歸章郎李生

黃惠真 陳真淑 何鳳儀 周靜真

葉靜慧 孔清真 鄭惠真 方妙靜

翁懿淑 章妙懿 蔣懿順 林順德

袁正淑 章麗貞 袁正真 皆少帝官人

入燕有詩詞送汪水雲南歸

元

蕭岩母斤 通輦氏遠德祖后

宮闈小名錄

卷一

六

述律平 小字月理朶母月梳太祖后

蕭撒葛只淳 世宗后

蕭溫淳 太宗后 蕭綽 字燕燕景宗后

蕭菩薩哥 聖宗冊為齊天皇后為宮人

藉斤所害有人見后于木葉山番青蓋車衛從甚嚴

蕭稱斤 聖宗官人生與宗自立為后

蕭撻里 興宗后 蕭三嫺 興宗前降

蕭觀音 道宗后工詩詞善琵琶官婢單登教坊朱頂鶴誣后與伶官趙

蕭坦思

惟一通以十香詞為盜賜死乾統初追諡宣懿道宗后降貴妃

幹持懶 坦思妹先嫁後也離婚納宮中

蕭奪里懶 天祥后 蕭師姑 德妃

蕭貴哥 元妃 蕭瑟瑟 文妃天神失

普速完 西遼仁宗妹權國事自號承天太后

蕭意辛 駙馬陶蘇幹女母胡獨公主適耶律奴流烏古部上命絕婚意辛不從至貶所尋召還後死虛彥倫之難

宮闈小名錄

卷一

九

阿里虎 蒲察氏駙馬沒里野女先嫁阿虎迭再嫁南家海陵納之封昭

定哥 唐括氏少與海陵通嫁節度使起爵婢三娘以告賜死

石哥 封貴妃定哥先通家奴聞乞兒潛載入宮婢貴哥以告賜死

彌勒 海陵令其庶母按都瓜語文出之納入官

彌勒 耶律氏海陵使侍郎蕭拱取之于汴以非處女遣出官殺拱既而召入

封柔妃

擇特懶

蕭拱妻彌勒姊海陵以妻文復召人亂之

阿懶

曹王宗敏妻海陵殺宗敏而納封昭妃

察八

耶律氏許嫁奚人蕭堂古帶海陵納之封昭媛古帶為護衛察

什古

八使使女習撫以軟金鶴鶉袋遺之事覺海陵手刃之

蒲刺

靜樂縣主習撚護衛稍唱妻皆梁王宗

沙里古真

太傅宗本女混同郡君撒速妻

宮闈小名錄

卷一

三

餘都

古真妹師姑兒宗傳女

節

宗監女孫奈刺忽張定安妻

魯胡只

麗妃妹奈刺忽元如位下

速碗

宗正阿里虎妻以元妃妹入宮海陵逼淫之

察

慶宜公主女嫁特里再適乙刺補海陵諷使出而與完顏守誠

夫

海陵使高師古內哥阿哥等

傳

諸召入官亂之

懶

海陵使女有夫在外海陵封以縣君幸之

梧桐徒單

太后侍女

高福娘

太后婢

脫列哥那乃

馬真氏元太宗后

真哥

宏吉刺氏武宗后

幹兀立海迷失

定宗后

都台

鴻吉刺氏憲宗后

也速兒

后妹為妃

察必

鴻吉刺氏世祖后

宮闈小名錄

卷一

三

南必

同上

失憐荅里

鴻吉刺氏成宗后

上魯罕

伯牙吾氏成宗后仁宗立構后私通事出居東安州

阿納失里

鴻吉刺氏仁宗后

速哥八刺

亦唐烈氏昌國公主益里海進女英宗后

八不罕

鴻吉刺氏泰定帝后

妃必罕

速哥荅里邁來迪明宗后

八不沙

壽寧公主女明宗妃立為后

卜答失里

宏吉刺氏魯國公主桑哥吉刺女文宗后

荅納失里

欽察氏燕鉄木兒女順帝后以弟塔刺海謀逆出宮爲伯顏鴆死

伯顏忽都

鴻吉刺氏順帝后

完者忽都

奇氏高麗人順帝第二后生太子愛猷識里達從帝北奔

明

胡善祥

明宣宗后以無子退居長安宮英宗諡爲太后

郭愛

字善理宣宗召爲貴妃二旬卒預知死期作楚詞以自哀

沈瓊蓮

字瑩中孝宗試守官論發端云甚矣秦之無道也官何必守哉

宮闈小名錄

卷一

三

嬌蘭

上悅擢第一爲女學士吳興人呼女閣老南寧伯毛舜臣留守南都酒掃舊宮見壁間題云寒氣逼人眠不得鍾聲催月下

夏雲英

周憲王宮人色藝絕倫年二十求爲尼受菩薩戒法名悟蓮二載作偈而逝

徽妮

有端清閑集思陵長公主年十五將降都尉周世顯闖賊破帝揮劍砍之不死入

本朝主上疏乞出家不許詔元配尚焉

補遺

含

漢高母昭靈夫人

鄭櫻桃

鄭世達妓石虎立爲后

羅羅

隨煬帝宮人

薛瓊瓊

開元宮人成光江都王建后

娥

修成君金氏女

則

梁王年妹私通

園子

梁荒王女弟任寶妻與王立姦

宮闈小名錄

卷一

三

徵臣

建女弟私通

陶望卿

修廢夫人崔修成明貞夫人

都

望卿妹

榮

愛姬俱廣川王去

修

常山憲皇后

倚華

衛后長御郭昭君廣陵王胥八子

趙左君

家人子

南等

左修董嘗

胡生

俱王姬

羅紂

昌邑王妻

持纒

紂女

胸臍

京平王宇姬

許平君

宣帝后

樊嫺都

光武母

吉成

和帝幸人

友通期

順帝美人後
歸深冀

渠

字明君王莽母

畢

莽女增秩生

李嬀

掖庭出女陳王鈞娶之

李儀

陳王羨夫人

哀置

掖庭妓人嫁章初樂成王黨通
焉姊焦

李羽生

中山王傳婢黨取爲小妻

宮閨小名錄

卷一

三

韓序

中山王焉姻

宋潤

濟南王康鼓吹妓

王禮

梁王暢乳母

左小娥

清河王姬生 安帝姊大娥

殷巖

王飛君 女樂五官曲陽侯王
根取之

元

鄧疊母

段元妃

慕容垂后

妹季妃

慕容德后

惠媛

宋恭長公主
武帝女

英娥

東陽公主

文帝女

王秀

彭城王義康女上書訟父冤

女稠

陳后主女

煬帝貴人

徐惠

太宗賢妃

爾朱摩女

武成御女

元安

字大羅北周汝陽王女樂安公
賀拔勝妻

宮閨小名錄

卷一

三

宮閨小名錄卷一

終

宮闈小名錄卷之二

長洲尤侗展成纂

曾孫周徹雨田校訂

列女凡妻妓有節行者皆升附焉

虞項王姬 緹淳于意小女 榮救父上書

卓文君 秦羅敷千乘王仁妻

班昭字惠姬曹世叔妻號大家

徐淑秦嘉妻 梁嫕樊調妻妹梁貴人爲竇氏

宮闈小名錄卷二

陷死嫔上書松父
竟得白稱梁夫人

桓少君鮑宣妻 孟光 妻字德曜梁鴻

曹娥父盱溺死年十四投江抱父尸出郡鄞淳撰碑

馬倫融女袁隗妻

芝融少女 蔡琰字文姬

李文姬固女趙伯英妻

王宋劉勰妻 士異趙昂妻

杜泰姬趙宣妻教七子皆孝廉

辛憲英羊耽妻 李婉字淑文賈充前妻以豐女

嚴憲離婚徙邊作女訓女袁裕荃裕杜有道妻守節 女韓

鍾琰王渾妻 王淑王渾女

李絡秀周浚女 荀灌年十三父崧被圍襄城灌率勇士千人突入

夏侯令女曹文淑妻守節

孫瓊劉涪母有集

衛鑠字茂卿李矩妻善書

庾姚 王女宗俱桓冲妻

宮闈小名錄卷二

桓女幼庾宣妻 周馬頭却超妻

龍憐皮京妻守節

郗道茂王獻之妻 女王潤

王綏謝據妻 綠珠梁伯女仙人

庾芳日宋犂 羊淑禕蕭嬌妻有孝

袁兄女

羊淑禕蕭嬌妻有孝

羊淑禕蕭嬌妻有孝

羊佩任 哭母而亡號女表

鮮于文英 適荀氏守節

周阿 趙孝女以夫邪無行自殺

李穆姜 陳文矩妻夫亡撫前妻四子有

呂榮 許升妻升為盜害捕得之榮手

趙娥 麗涓母娥父為人所害持刀伺

苟采 夫陰瑜卒自縊以殉

趙媛姜 盛道妻代夫死

富閨小名錄

卷二

三

叔先雄 父泥和墮水死雄痛哭自沉抱

謝道韞 王凝之妻王為孫恩所害謝命

袁女皇 殷浩妻 女正 謝尚妻

諸葛文虎 恢女嫁庾亮子會

文熊 小女嫁謝石

蘇蕙 字若蘭寶滔妻織迴文圖

趙陽臺 滔妻 江才君 淹女蕭綾妻

鮑令暉 昭妹 劉令嫺 徐悱妻有集

沈滿願 范靖妻 木蘭 魏氏譙人代

王舜 授尚書郎不受賜帝知之欲納

孫男玉 高祖特原其罪 三女持刀手刃之

于茂德 適韓觀戰沒于截髮自守

姚女勝 河東女子以哭母死太守立孝

裴淑英 李德武妻武徙邊父矩欲嫁之

王蘭英 獨孤師仁母師仁三歲父為王

李京兆 楊三安妻夫亡守節葬七喪太

富閨小名錄

卷二

四

衛無忌 父為衛長則所殺母改嫁無忌

敬 字象之樊會仁母夫亡舅欲嫁

夏侯碎金 劉寂妻父疾辭夫歸養父亡

旌表 其間

夏侯碎金 劉寂妻父疾辭夫歸養父亡

旌表 其間

旌表 其間

旌表 其間

王阿足 適李氏夫死無子不嫁養其婆

玉英 符鳳妻夫為獠賊所殺通屏之

饒娥 字瓊真父勸漁于江湖死娥年

高妹妹 父彥昭為李納屠其家女年七

李法妙 開父亡間道奔喪制一乳留乳

王和子 父兄戌涇州戰死和子年十七

謝小娥 適任華與父鼎作賈為盜所殺

官閨小名錄

卷二

五

李秀 父毅卒領寧州事守城破賊

趙娥 父安為李壽所殺娥袖劍白日

寶桂娘 為李希烈所取後以計通陳仙

李 父毅卒領寧州事守城破賊

趙娥 父安為李壽所殺娥袖劍白日

寶桂娘 為李希烈所取後以計通陳仙

李 父毅卒領寧州事守城破賊

趙娥 父安為李壽所殺娥袖劍白日

董德貞 有烈女傳 賈直言妻賈貶嶺南貞引繩自

黃帛 張貞妻真溺死帛亦自沉越四

封絢 字景文殷保晦妻能文章卓犖

申屠希光 閩中長樂人適侯官董昌郡

蒲芝 益州張愈妻寶元中授秘書郎

楊容華 十二歲有曉妝詩

蔣蘊 一名馥善詩賦

官閨小名錄

卷二

六

王霞卿 婢輕綃小玉已見別錄

張文姬 鮑參軍妻有溪口雲沙上鷺詩

牛應真 楊源妻 宋若昭傳

鄭紹蘭 適任宗為賈湘中不歸鄭吟詩

鄭紹蘭 見詩泣 繫燕足寄之燕遂飛集宗肩

下遂歸

韋蕙叢 元稹妻早卒 女保子

裴柔之 稹後妻能詩寵姬韓靜君 女

崔鶯鶯 婢紅娘已見別錄

霍小玉 蔣防傳 母淨持 婢櫻桃

劉無雙 薛調傳 婢采蘋

王韞秀 元稹妻 薛瑤英已見別錄

慎三史 適嚴璩夫無子欲出之慎留詩

程長文 郗陽人以拒強暴下獄作詩上使君得釋

宮闈小名錄 卷二 七

楊德麟 司農楊敬女年十三能詩自稱

陳玉蘭 吳人王駕妻駕成邊陳製衣弁

裴羽仙 邊將裴悅妻有寄夫征衣詩

薛媛 梁南楚材妻楚材游潁太守

李弄玉 會稽人從夫入關夫死扶柩東

歸過三鄉題詩于壁後署云二九子為父後玉無瑕弁無首荆山石往往有解者知為李弄玉也

王簫 姜使君青衣令侍草草遺白

關盼盼 張建封歌姬居燕子樓不嫁白

晁采 字試鶯少與鄰生文茂筆札往

陳豐 陽陳忠女悅葛勃以青蓮子

鄧冠 奉觀音大士嘗作觀音冠夜恒

翠子 昌黎女有祭文

李寄 閩越時以童女祀蛇神寄應募

采娘 張氏七夕吃巧織女授以金針

宮闈小名錄 卷二 八

光威 哀姊妹三人有聯句

張窈窕 居蜀善賦詩

葛亞兒 有會仙詩 薛 瓊 有荆門詩

崔公達 有獨夜詞 劉 瑗 有長門怨

劉 瑤 有古意曲 劉 雲 有婁好怨

梁 瓊 皆有銅雀臺詩

崔 萱 字伯容有古意 自光至此俱未詳

黃崇嘏 黃使君女偽爲士人謁相國周庠薦攝府篆欲妻以女乃以詩

辭焉

周仲美 適李氏夫率妾入華山周携幼子從之題詩于壁

富閨小名錄

卷二

九

謝希孟 字母儀適陳安國早寡有集歐公爲序

王尚恭 字安之年十二未嫁而死能詩

曹希蘊 有墨竹詩見坡公集

朱淑真 浙人所適非偶製斷腸集

李清照 號易安居士適趙明誠再嫁張汝舟有漱玉集

吳淑姬 楊子治妻有陽春白雪詩

孫道綸 號冲虛居士黃錄母工詞

朱希真 小名秋娘適徐必用商出入不歸寄菩薩蠻詞又花巷詞客載

朱希真名敦 儒別是一人

林妙玉 宋女童應試中進士

陳梅莊 新昌胡縣妻有集

卿 璧 和間有浪淘沙詞題陝府驛

玉 蓮 王十朋妻未成禮十朋劾史浩故作荆釵記爲錢玉蓮以磯之

而孫汝權亦十朋友也

鮑清菴 鮑守妻能文章

方秀齋 陳日華妻能文章

富閨小名錄

卷二

十

莊暗香 陳郡人每弄琴作梅花曲聞者皆云有暗香故名

曹 緼 年及笄隨母遊乾名寺見諸尼繡工集句贈之

賈娉娉 字容華似道女母莫與魏鵬母蕭有指腹約後賈負盟鵬托婢

春鴻傳意遂相與私鵬歸娉賦詞贈別竟鬱死後有長安丞宋

子璧女暴卒復醒自言借屍還魂遂歸鵬焉

呂良子 細良 仲洙二女父病熱香祝天請以身代夜半羣雀

飛啖有大星燐燐者三次日父愈真德秀表其居曰懿孝

楊 威 與母入山採薪遇虎抱母且號且行虎弭耳而去

童八娜

鄭人虎啣其大母女手拽虎尾

立祠祀之

韓希孟

死越三日得其屍帶中有詩

毛惜惜

面斥之被害

黃淑

字致柔建寧王防妻防宦沒黃

羅愛愛

與別歌沁

園春一開

姚玉京

寡居家有雙燕一為鷺鳥所獲

宮闈小名錄

卷二

士

別狀玉京以紅縷繫足明年復

至紅縷依然凡六七年玉京沒

燕來徘徊累夕人語之曰墳在

南郭燕遂飛往墳所哀鳴而死

鄭意娘

得之厚妻撒八太尉自盱眙掠

王瓊奴

殺之欲納瓊怒賦詞自誓斷于

管道昇

字仲姚趙子昂夫人

蕭訛黑

亡自殺

蕭按蘭

適耶律中金兵至中守城死按

耶律常哥

太師適魯妹自誓不嫁常作

終身

沙里質

金阿鄰妻黃龍府兵亂阿鄰從

康佳佳

鄭州人夫亡父取歸許嚴沂為

阿魯真

衆千餘承充女胡山亡寡居有

馬妙真

尚書延登女適進士張慥元兵

破洛川索得之即携三子赴井

蒲察明秀

完顏長樂妻崔立之變舉從

宮闈小名錄

卷二

士

人

張鳳奴

天興元年北兵攻城矢石之際

聶舜英

進士張伯豪妻夫卒歸父母家

蕭察明

冠與家人訣縊死

蕭訛黑

父天驥為崔立劫殺舜英葬之絕

張鳳奴

忽見一女子呼城下曰我娼女

張鳳奴也許州破被俘至此彼

畢竟投

胡妙端

嶺南人適祝氏遇亂被苗獠所掠

立祠曰

劉宜

大同人至正間為河南軍師所掠投水死

萬侯蕙柔

江南士人妻遭元兵被執至

陸蕙奴

錢塘人隨某官歸宜德府題詩

孫淑

字蕙蘭適新喻傅若金早卒有

宮闈小名錄

卷二

三

鄭允端

字正淑施伯仁妻有肅雝集

曹妙清

字比玉號雪齋錢塘人三十不

張鈔淨

字蕙蓮號自然道人錢塘人晚

崖竹

余季女

臨海人贅水宗道月餘辭歸余

亦悲死

羅惜惜

浙東人父仁卿與張忠隣忠子

來後父受辛氏聘羅誓死不從踰牆相通鳴於官斷為夫婦至

明年張登第偕老焉

孫玉娘

又名連倩女福建延平人與陳

送憲使王剛中相悅通馬後為母

女應聲云為愛如花成片以致

何意娘

中大笑判為夫婦

約之為父母所

林杜娘

杭州人與夫遊碧沼勝居有詩

韓玉父

錢塘人適林子建林得官歸闕

宮闈小名錄

卷二

古

口題詩

葉桂

字月流有琵琶亭詩

金麗卿

杭人從夫過廣信作詩述懷

金淑柔

寶祿間題浪淘沙詞于臨川驛

文婉

溫州錢氏婦題白石山詩

季順

季

玉

不知姓其姊延安夫人寄

譚意歌

長沙人年八歲有妓丁婉卿收為女歸汝州張正字既孕子

矣張綱官復娶孫氏旋沒而譚
掩戶不出規教其子張乃傷歸
京師後子亦登第

宜思

勻 奴 俱吳氏洪羽
女遇盜江中

邢春娘

投江死二
婢從焉
知縣女許嫁單推官子符郎落
為娼名楊玉後單為全州司戶

李英

馬
歸全州官妓也與春娘同院後亦
歸單

徐元娘

赴井死
太學生應鑣女元兵至同父兄

宮闈小名錄

卷二

五

王靜安

天台人適楊伯瑞夫死截髮自
到

李小娥

黃岩人搏虎救母

范秋蟾

台州戴氏妻能詩

余媚娘

陸希聲妻能詩

張春兒

葉縣軍士妻夫亡令匠造大棺
自經以殉至元中旌表

舉月思

的斤文貞王沙憐帖木兒夫人
有賢行

章煎

友直女能以象筆畫棋盤

王醜醜

建康人適閻文興為漳州萬戶
與陳弔眼戰死之王被執給賊

只魯花

烈王為貞
烈夫人
葬夫相從積薪焚尸自投火中
死後事平聞於朝賜諡文興英

馬英

身終
河內人父喪二兄繼沒英獨侍
母奉二寡嫂守節母沒負土為
四墳廬

趙玉兒

墓終身
冠州人許字李氏未婚夫死守
節不嫁侍養父母後父母沒負
土為墳以葬

終身廬墓

宮闈小名錄

卷二

六

馮淑安

字靜君大同官家女適李如忠
夫沒于官所有遺貲俱為族人
掠去馮獨撫夫遺子護喪歸葬

年甫三十二家貧廬形苦節為
女師以
供飲食

趙哇兒

大寧人年二十夫蕭病篤趙命
匠人製巨棺夫亡即自經死家
人同棺

葬焉

別娥娥

陝州陳某妻

董貴哥

潯州裴某妻

阿不察

蒙古太木妻

脫脫真 相兀孫妻 皆殉節死俱旌表

朱淑信 山陰人少寡誓不嫁一女妙淨
哭父喪明士人王士貴重其孝
行遂委禽焉

葛妙真 宜城民家女九歲聞日者言母
年五十當死即悲憂視天誓不
嫁終身齋素以延母

脫脫尼 雍吉刺氏夫哈刺百花卒前妻
二子欲以本俗收取誓死不從
守節三

朱錦哥 洛陽趙彬妻為西兵所掠逼與
亂朱給賊至井邊取金投井死

宮闈小名錄

卷二

七

王安哥 偃師人從父避兵印山洞兵搜
得欲汗之投闕死

貴哥 蒙古氏夫羅五十三得罪貶海
南詔以貴哥賜近侍卯罕率車
騎迎之貴哥令婢僕延卯罕飲
于廳如脫自經死

李智貞 蒲城人父母孝許為鄭全妻
土豪陳良欲奪之斷髮拒免歸
全病沒智貞

悲泣不食死

蔡三玉 龍溪陳端才妻為盜掠入舟中
迫汗之投江死越三日尸流至
父廣焉

側收焉

范妙元 奉化人歸江氏子未合卺夫以
痢疾卒范守節撫其侄以老

湯 嬌 龍泉人賊殺其父母以刃脅之
嬌以頭觸刀死

徐彩鸞 字淑和浦城徐嗣源女李景文
妻賊執嗣源徐請以身代至桂
林橋拾炭題詩投水死

李順兒 許州李讓女未嫁賊至父以女
為憂即至後園自經死

禹淑靖 字素清英守正妻居石門寇至
投河死

陳淑真 富州陳壁女七歲能誦詩鼓琴
陳友諒兵至取琴彈之曲終泣
然曰吾絕弦于此乎

夏婉兒 家居東湖遂溺焉
李宗順妻與淑真同里亦投井

宮闈小名錄

卷二

六

劉翠翠 淮安吳家女與金定同年同學
私約為婚張士誠兵至翠為所
掠全訪見之相持慟哭

也先忽都 欽察氏鉄木兒不花妻紅巾
賊至與妻玉蓮走尼寺被執
令縫衣忽都罵曰我達魯赤妻
寧為賊針工乎賊怒殺之并殺
玉蓮

潘妙圓 山陰徐允讓妻賊至允讓以救
父被殺將屍潘給令焚大尸遂
投火死

劉 貞 劉貞女年十九未嫁陳友諒陷
龍興貞登樓自縊

劉孫 劉二女年十七友諒陷城登樓自縊而死

鄭奴 劉氏婢二女自縊從死焉

劉翠哥 李仲儀妻房山人歲飢兵乏食執仲儀欲烹之劉往救不許遂以身代焉

羅妙安 戈陽鄭琪妻幼慧能暗誦烈女傳琪為鉛山州判封宜人賊至自刎

李賽兒 房山王士明妻竹貞兵至與女家奴被掠先殺女次自殺竹貞為之葬祭署其門曰王士明妻李氏貞節之門

宮闈小名錄

卷二 九

卜顏的斤 宗王黑閭女觀音奴妻大都破自縊死

安止同 磁州王時妻時守太原寇至城陷安與妾李氏同赴井死贈梁國夫人

徐妙錦 中山王女姊仁孝皇后崩成祖聘之不從宣德中張太后召入宮自稱徐達第三女

郭真順 潮陽周伯王妻避亂居溪頭寨指揮俞良輔下嶺南郭作俞將軍歌遮道上之

高妙瑩 字叔琬解縉母手寫孝經杜詩教之著女德議酒食議

劉方 軍人方姓女年十二為男子從父客崇村劉翁家父沒遂為翁子改名劉方有山東劉奇遇難翁收為長子讀書敘方翁之微露其意遂為夫婦

黃善聰 淮清橋女子早失母父衣以小兒衣攜之行賈父卒依伙伴李英數年歸見其姊嗟之猶處子也英訪知大驚求娶之不從事聞三廠勸

林淑圓 莆田人父時坐事發為工淑圓七歲擊登聞鼓訴冤仁宗矜其幼賜飯

宮闈小名錄

卷二 十

胡盧 都御史朱英妻事姑孝治家儉雖貴裙布鉄簪而已

郭丑 字道安六合人適鄭元美姿容其舅欲奸之丑潛投河死見夢于夫曰妾今在長蘆水府掌鈞考人間善惡車馬儀衛甚都

黃珍 寧海郭仁壽妻夫客死珍一慟為枕頭肉成

侍小花 海州人年十六許嫁而夫亡往夫家持服剪髮自誓養姑送終洪武中破

丁錦奴 新昌唐方妻洪武中方為僉事生法死沒為官婢押卒挑之投

吳扶陽

陰澤水中死上
人名曰夫人潭
晉江主事吳瑒妻瑒卒剪髮溺
神中棟文以祭作書與內外親
訣遂死王慎中私益曰純節善
道吳氏烈女後有何喬遠子九

陳小奴

承靜亦殉死
王三荷妻荷備工歸為虎所扼
奴手持門關追之奮身號叫撲
夫足于虎口中虎驚去負荷歸
死矣鄉人稱為女御史士豪慕
其色欲娶之不從率眾
擒歸奴遂投姜潭死

陳細秀

金谿人年十四父疾禱天求代
聞軍山有捨身崖遂往投焉救

官闈小名錄

卷二

主

唐貴梅

病亦愈
貴池人適朱氏姑悍而淫私一
徽商見婦悅之賂姑金帛逼與
通弗聽以不孝訟于官官入商
賄酷刑不承人勸其吐實婦曰
汗姑以全吾名非孝也遂自經
後園梅樹下每月夜隱隱見形

鄧閨秀

魯景昭妻江西盜起牽子從姑
走身被執且行且哭伏地罵求
死遂遇害至死所
常見黑氣如車輪

劉粉兒

高郵人少許秀才吳作病告母
欲見聘妻粉兒無難色入作臥
內語移時而作竟歿女引被覆
面不食旋取奩具一襖送作家

潘聖姑

其夜竟結束投
門前市河而死
錢塘人許字孫登名登名率女
欲奔喪父母不許遂毀拔飾服
縞素閉門不出未幾姑亦沒女
聞之哀毀欲絕室于室中置飯

徐亞長

姑裂衾自縊
東莞人父死母別嫁以亞長歸
主翁家翁有養子進旺強私之
力拒得免哭曰昔寡婦手被入
牽引斧斷臂吾今女也身被摸
索何以生為遂
投北洲江死

林淑溫

瓊山人許沈氏子死女聞訃朝
夕哀慟會海寇掠其家奮身投

官闈小名錄

卷二

主

歐陽妙聰

海賊救之碎
首嚼舌而死
彭澤民永曜女隨卒二子繼
喪妙聰驚髮自誓不嫁養母
母哭傷目替妙聰焚香懺

張桂秀

天遂復明年至八十
母哭傷目替妙聰焚香懺
轉子美少年入室中逼之女執
綿槌奮擊少年

趙尚貞

江華人隆慶初為苗賊掠去女
怒罵臥地不行乘間抽刀刺賊
肋賊怒
支解之

徐德英

莆田人適余氏作悼志賦鬱鬱
死

陳德懿

都御史金華妻有詩四卷

楊文儼

餘姚孫文恪陞妻生四子皆至

金文貞

鄞縣主應鵬母有兩莊集

端淑卿

丹湖儒官芮儒妻有綠窓詩稿

韓異

邦靖女母屈氏異痛父母繼亡

馬簡卿

字芷居陳魯南妻賢而有文書法

毛鈺龍

侍御鳳韶女適劉守蒙節事姑坐

宮閨小名錄

卷二

三

見之不可鄉人

王鳳嫺

字瑞卿號文如子華亭張本嘉

其子汝開舉于官王艱苦自誓撫

妹引慶字媚妹母子自相倡和

鄒賽貞

當塗國子監丞漢某妻編修紹

行號士齋

鄧鈴

字德和閩鄭垣妻垣卒判雙耳

張紅橋

閩良家女居紅橋西負才不輕

朱靜菴

其家日相倡和皆以鴻與紅橋

孟淑卿

蘇州人訓導澄女工詩詞自號

田娟娟

武清木涇營登秦觀峰夢老嫗

詩樹上橋得遺扇遺生明年入都道

愁田家老嫗熟視其肩曰此吾

女筆也偶過溪橋失之尋至

王姪

命女出見宛如夢中遂為夫婦

宮閨小名錄

卷二

四

李玉英

錦衣千戶雄女父死繼母焦氏

英上疏奏辨世

王素娥

號藥屏能詩文山陰胡節妻節

以史曹死北畿素娥守節

董線娘

蒲陽李遇陽妻夫遠遊董養舅

甘清秀

南康人宸濠兵至投水死

朱德貞

益王宗女字重賢早天誓死守

董少玉

麻城周鴻倫妻早卒周輯其遺

劉娥

字妙才北京人泰昌時選元妃

方孟式

卒亦不食死作賦一篇自署侍香仙妹詔旌貞孝字如耀桐城張秉文妻秉文守濟南死城上孟式臨池痛哭呼婢曰推我推我遂墮水死有緝蘭閣同年孫昌裔妻鄭氏翁為樞妻吳氏皆為序

吳慧鏡

翁為樞妻佩玖翁女

蔣玉君

翁為樞婦與佩玖等校閱紉蘭閣集

方維儀

孟式妹嫁姚係榮早寡大歸守志以文史為業有清芬閣集

吳令儀

字棲倩侍郎方孔炤妻早卒有遺稿

宮闈小名錄

卷二

圭

李大純

字貞君鄞士袁雍簡妻

黃幼滌

字漢宮莆田人適林恭卿有柳絮編見宋珏莆陽二氏傳其徐氏所適不偶早卒詩文為其夫俞所焚惜無名氏以傳

周玉簫

閩中武人方與安與建議忤大帥繫獄遣之玉簫誓死不去感激病歿有詩一百三十篇授其夫蕙

屠瑤瑟

字湘靈長卿女黃振古妻年二十七

沈天孫

字七襄君典女屠君樞妻年二十一兩家合刻其詩名留香集

朱德蓮

鄞士吳岳生妻

金光少

字如玉閩氏莊學思妻

袁九淑

字君嫺通州錢王係妻家有絳雲樓左圖右史誦讀移日年十八而歿有御音集

蕭鳳質

成化時奉新女子有寄夫詩

張嫺婧

閩天學妻有香蕉窓遺韻

陸聖姬

字文變嘉興人適周氏

朱盛藻

字瓊蕤黃州人楚宗女

桑貞白

字月姊吳門周履靖妻有香奩集茅坤序

宮闈小名錄

卷二

美

姚青蛾

嘉興范君和妻早夭有玉駕閣集居隆序

陳端麟

字若蘭海鹽人有綠窓閒咏

邢慈靜

太僕侗妹適太守馬拯書畫白描大士有芝蘭非非草

周潔

字玉如家金陵歸張鳳鳴有雲巢詩

虞靜芳

錢塘人德園女

黃鳩

字鴻耀仁和人大參又謙女詩名廣寒

童觀觀

楚人有殊色工詩書

王朗

金壇彥泓女適秦氏詩詞書畫皆工

邱慧貞

字法融建昌人歸宗室

馮銀

字汝白瓊州唐繼祖妻教子作

周慧貞

字挹芬吳江人

田玉燕

字雙飛錢塘田子藝女

嬌飛

雙飛妹

如瑜

如瑾

子藝女方和洪掌珍

風花雪月詩

袁彤芳

字履貞憲使德門女自號廣寒仙客

康鄴

字湘雲邢臺黃更生婦有臨風閣賦集

富園小名錄

卷二

三

梁指妹

高要人字周頌頌卒自縊有詩

湯叔英

字晚生長洲人適休寧吳翽工詩善奕早夭

王虞鳳

字儀卿侯官人許林氏年十七卒有罷綉詩

劉苑華

香山一人戶部郎中何藻妻有詩一卷題曰落霞山下女子劉苑華

草

尹紉榮

宜賓尹仲女適劉解元晉仲與其妹文玉相酬和年十九卒有斷香集

陸卿子

趙宦光妻偕隱寒山有考槃立芝二集

文淑

卿子子婦工寫生

董淑德

字柔卿居耀生妻夫亡長齋禮佛

徐媛

字小淑范允臨妻有絡緯吟

沈紉蘭

字閒觀參政黃承吳妻有効壘集

雙蕙

字柔嘉承吳仲女詩好逃禪

項蘭貞

字孟晚黃卿錫妻有裁雲月露二章

劉雲瓊

山西趙福妻有水雲居詩白罽離石檻花居士

沈宜修

字宛君吳江葉紹袁妻有鵬吹婢隨春

富園小名錄

卷二

天

葉純純

字昭齊宛君長女適袁氏有愁言

小沈

字蕙綢宛君次女適沈氏有鴛鴦夢

素嘉

小純女亦能詞

小鸞

字瓊章號瑞期宛君季女許張氏未嫁而卒有返生香

云小鸞本月府侍書女名寒簧歿後歸繼山仙府最初為小有真人侍女名成

小紫

字千璵

沈智瑤

字少君

沈倩君

詞隱女

蕙端 字幽磐

沈憲英 字自微妻

華璧 字蘭餘

張倩倩 沈自微妻

周蘭秀 字弱英

嚴瓊瓊 字小瓊

張藥仙 李璧

字德玉 王徽 蘇州人

已上並見

薄少君

午夢堂集 妻東沈承妻承才而天薄為詩

商景徽

字嗣音會稽大傅女

徐昭華

景徽女 祁云衣 景徽在女皆

宮闈小名錄

卷二

吳山

字岩子金陵人 圓文 山長女能詩

德基

山次女善詩畫

王玉映

山陰王恩任女能詩

董媛介

字皆令嘉興人有詩名

媛貞

介姊

德貞

介妹字月輝俱

龐蕙縵

字小晚吳錫妻寄調桂枝香贈

襲靜照

常州人所適不偶自號永愁人

徐燦

字湘蘋海寧陳相國夫人善寫

吳冰仙

名綃常熟許夫人能詩善畫

姚仲淑

自號金陵秀才適翰林李長祥

劉玄芝

字秀生金陵人

朱玉耶

金陵人 董嗣真 字玉如金谿人

沈清友

蘇州人 楊若仙 俱有詩未詳

李鳳

嘉興李夢康女守志不嫁父疾

錢淑賢

鎮江人北兵破城與外家下氏

宮闈小名錄

卷二

顧若璞

錢塘黃東生妻嘗于食頃作七

童曇

夕死三十七首 鎮江劉夢妻

范珏

曇母

吳清清

曇婦皆能詩

張紫

字采千吳士安婦有衡妻集皆

張蘋

字采仙善畫善琴守節長洲人

補遺

趙絡

趙祖安沉江負父尸出

鶯鶯

燕燕 俱范十郎女

青 翟素婢死節

鍾 趙 宋宗慈妹見沈括筆談

王 王 伴陽人順治中年十六為梁山

宋 典 字州農家女許嫁蘭州廝暴亡

沈 友琴 字參若 妹御月 字纖阿吳江

仙 御 妹仙駕 瑯琊女子桐

司馬采 字千湘常燕人 以上五人皆

周貞媛 字瑞石泰州施千里妻有關關

官閨小名錄 卷二

妹淑媛 字又洲杭宣澤妻有淡雲岩草

姑 媛 字空楨有梅林居詩

息 聖 旦大弟母 充漢 躬妻

王素音 長沙女子題詩琉璃河店

寶舍生 北周宇文招妻

顧昭 沈山陽妻早寡父欲嫁之割耳

張楚媛 張俊女徐道角作亂害稷女以

余安安 余嗣女死難

徐觀鈔 歷陽妻建炎中為官兵所

阿 羅 趙淑儀 吳人夢炎女

邱端一 總官黃章 婉素 楊基女

朱趙璧 有德夫祁六戎塞詩

陶宗媛 天台杜思綱妻遭兵亂抗節死

妹宗媛 周木突同口死于水

王 淑 附 趙妻赴井死 見宋滅三節

官閨小名錄 卷二

張素英 稱梅溪主人元兵入金牛鎮逼

胡淑寧 年十九許楊皓未嫁皓死父誣

沈桂英 就死父不敢強終身不字

陸淑清 年二十許嫁楊紹紹執役往京

文良卿 都憲森女年十四父疏劾逆瑾

北濟史演義以悅之

卓永潔

長洲人徐宜妻夫亡守節到股

金淑寧

德儒女嫁張員外未月張坐

王妙鳳

吳奎妻姑有淫行欲併污之令
鳳取酒子瓶不進又舉火燎警
之不去遂入戲紗其臂鳳憤極
遂拔刀自砍其臂不殊再砍乃
絕

朱中楣

字遠山少司馬李元鼎妻有石

顧淑清

常熟錢珍妻張士誠之亂顧棄
其所生子虎抱前妻子友安而
逃入方之
魯義姑

宮闈小名錄

卷二

三

王素

湖涇農家女年十四適朱佩夫
亡父更嫁之自經死

徐德英

著建文紀

李惠

崑山水德妻年十九夫亡自經
其兄救之後兄以事繫獄李當
連生官以改嫁脅之

張雅兒

青州刺史張濟女俗訛名雅宜

鄭慶

字宜君適彭餘璋年二十一夫
亡號哭抱持三日托孤于兄自
沉死正統中

黃寧

年十九適周瑄夫亡守節養姑
姑患痿禱于大士五年忽夢大

秦秀蘭

士每九日扶姑起坐以七度為
止如法行之扶至大士前爐香
忽躍起踰梁而下正中姑腦有
聲如雷震動屋宇疾頓愈如平
常時人咸稱
為純孝所格

張福真

黃偉妻偉死舅欲嫁之真伴許
諾擇日當行沐浴更衣旋入廁
而死

宮闈小名錄

卷二

三

徐懿順

嘉定人許字甘應麒未婚病瘵
死順毀容慟哭請于父母欲詣
甘持服不

錢如潔

父皓許嫁曹禧有廢疾自願解
婚皓許之更字溫氏女聞累日
不食及禧卒溫求迎女度不免

湯尹嫻

字洽君吳江計來妻工詩善書
好琴來讀書中夜鼓琴應之來
十三日湯絕粒而號扶

顧阿妹

長洲陳林妻遭倭亂劫至吳塘
橋棄兒自溺死

秦淑

常熟何進舉妻家有古鏡夫婦指以為誓同生死述畢卒破鏡

夏淑吉

允養女侯洵妻

章有渭

侯泓妻

盛韞貞

侯瀚妻未嫁

侯秦宜

岐曾女

有上谷四貞集

王妙寧

盧本立妻

阮妙瞻

劉彥敬妻

蘇妙真

黃迪妻

何淑寧

鄭忠妻

張淑

仰餘澤妻

顧妙明

杜玉妻

宮閨小名錄

卷二

三

顧婉寧

德華女

凌淑真

范忠妻

唐妙堅

張成妻

黃妙清

姚榮妻

夏妙清

盧瑛妻

陸蓮

茅瓊妻

襲貞

張經妻

朱端卿

鄭有光妻

陸潔

許謨妻

楊如蘭

沈仁妻

妹德蘭

戴忠聘妻

薛妙安

張瀨妻年九

楊淑貞

奚昌齡妻

許安

蔣帶妻

方淑蓮

金藏妻

唐秀金

鄭容妻

王慕貞

陸崇禮妻

金桂淑

張樹聘

謝瑛

已上節婦貞女載蘇州志

府群玉字英武進徐可先婦刪補韻

汪是

字貞菴吳之縣妻有餘香草

姜淑齋

膠州宋可發子婦工詩善書

周壽英

蔡瓊漢妻夫兄瓊滋逼淫之自縊死後瓊發狂手刃其妻自刺為壽英

蔡三玉

漳州陳端才妻遭寇投水死

宮閨小名錄

卷二

三

王秀文

項準妻子有王貞女傳

張芸

字崑山

葉豹文

字道子進士

劉瑤

能詩有雲臥軒偶存草行世女粉亦能詩有靜閑居和韻詩

華春娘

有古意曲徐君亮以彩箋寄詩春娘和答令幼婢小玉引會父獲送官判為夫婦

張琰

能詩

萬丙卿

孝昌人字楊

宮閨小名錄卷二

終

而絕

宮閨小名錄卷之三

長洲尤侗展成纂

曾孫周徹南由校訂

妾婢

雜類附

隨清娛

司馬遷妾

細君

東方朔小妻

宛若

長陵女祀神君

楚服

女巫為陳后禱祀被笞

胡組

郭微卿

女徒丙吉使乳養曾孫病

宮閨小名錄

卷三

已

則官婢養曾孫不謹被笞

樊通德

伶元妾

碧玉

王莽時長安狂女呼道中曰高皇

帝大怒趣歸我國莽捕殺之

呂焉

莽子宇婦為莽所殺

劉愔

國師秀女莽子臨婦自殺

王妨

莽孫女衛將軍王興妻以詛姑自殺

原碧

增秩懷能開明

已上俱王莽侍兒已見

李娥

復活

建安中充縣婦人因蔡仲發冢

貂蟬

呂布妻

翔

風

石崇房老有喚僕歌

舒襟

與元羣通寄以蓮子曰我憐子也曰何以不去心答曰欲汝知

苦心內

章丹

陳珠

女巫見夏統

桃葉

桃根

王獻之二妾

謝芳姿

王珉嫂婢有團扇歌

宮閨小名錄

卷三

二

盧莫愁

石城女子善歌

子夜

有四時歌

孟珠

丹陽人有陽春歌

王金珠

有子夜歌

包明月

有前溪歌

羅愛愛

有玩月歌

蘇蟬翼

有贈故人詩

李月素

有贈情人詩

張碧蘭

有寄阮郎詩

秦玉鸞

有憶情人詩俱未詳

碧玉

採蓮賦碧玉小家女來嫁汝南王

朝雲

河間王琛婢善調有緣鸚鵡和之號綠朝雲

玉兒

魏元樹姬以金指環贈別

王娥兒

屈偶之 羊侃歌人

陸泰喜

彈箏人着鹿角爪長七寸

張淨婉

腰圍一尺六寸能掌上舞

孫荆玉

能反覆貼地啣得席上玉簪

徐月華

後魏高陽王姬善彈箏篴

修容

能爲綠水歌

宮闈小名錄

卷三

三

艷姿

能爲么鳳舞

紀陵

袁真妓

辟邪

孫綽妓

王鸚鵡

東陽公主婢

張耀華

何恢妓 已上俱見別錄

郭美

劉毅妾爲桓立所擄後回生一男一鼠

婁逞

齊東陽女子變服爲丈夫解文義能奕仕至楊州從事

松羅

採菊

晉梁清婢遇鬼華容笑見

別錄

李菟

鄴郡女子告發石虎尸後王猛誅之

嚴道育

女巫元凶劾奉爲天師

第五英兒

女巫中宗時用事

徐阿尼

獨孤陀婢事貓鬼

雪兒

李密歌姬

蟻

珠

張易之婢生楊國忠

裴柔

楊國忠妻

碧

玉

喬知之妾已見

達奚盈盈

傳

天寶中貴人妾

晏元獻有

明珠

楊慎矜婢後入宮

宮闈小名錄

卷三

四

張紅紅

以紅豆紀曲號記歌娘子後入宮

趙娟

咬王妾

阿稽

杜甫女奴

絳桃

風

柳

韓愈二妓張籍詩乃出二

侍女雜彈琵琶箏

春娘

金陵人許蕭回爲妻遭亂爲兵所掠題詞壁間後回于郭令公家見

紅綃

郭令公妓

段成式傳

崔紫雲

李納妓贈杜牧

步非煙 武公叢妾與趙象私通捶死

樊素 小蠻 俱白樂天婢詩曰櫻桃樊

素口楊柳小蠻腰

紅綃 紫綃 亦樂天婢詩曰紅綃信手

舞紫綃隨意歌

張態 好好

春草 舞姬見誠齋雜記

謝秋娘 李德裕姬作望江南詞弔之

富閨小名錄 卷三 五

杜仲陽 卽秋娘李錡妾填宮爲漢王養母

關關 以青華杯酌酒與俞本明有異香

姜窈窕 大歷中與張叔良相悅贈以鬢髮藏於枕旁又以相思子二枚書名上名

留情石

鏡兒 郭暖婢善彈箏李端卽席賦箏詩暖卽以鏡兒贈之

馬淑 南康歌者李卿外婦柳州銘

試鶯 能作獨自舞與宋遷好嘗以兩絲作鯉魚函寄詩

觀 小黃女子失其姓與書生喬子曠往來有詩

琴客 顧況詩序云宜城愛妾

吳淑姬 汾陰女子悅楊子治詩嫁之奩中簪折復合

元英 嚴挺之妾爲武槌殺

苗蘊 沈雲甫夢歌美寒天上有無二兩字占爲美人覺而遇

蘇紫翳 愛謝朓才而不得見令侍兒假耽小衫私服于內夜則擁之寢謝亦取女和服

謝之後爲夫婦

上清 寶參青衣後入宮廢爲道士柳理傳

錦瑟 令狐楚青衣

富閨小名錄 卷三 六

青娥 趙嘏妾 東 東 寶鞏妓悼亡詩惟有側輪

車上鐸耳邊

董靈微 女道士號花姑

裴玉娥 賈人女善箏與黃損有婚姻約爲呂用之所奪賴胡僧有神術尋復

歸損

玉飛 馬嵬女子得楊妃雀頭履

李新聲 邯鄲女子善歌張谷納之

四弦 鮑生妾草生以紫叱撥易之

崔仲容 有贈所思詩

周德華 有楊柳枝詞

田 娥 有携手曲 趙虛舟 有贈戲詩

卓英英 有理笙詩 俱未詳

縞 練 謝生妾 仙 娥 張信侍兒

靜 君 元公女 楚 賓 李雲妾

程洛濱 李華侍人 鳳 兒 王才人女

麗 雲 穆員妓 麗 質 韋淑婢

宮闈小名錄 卷三 七

崔素娥 韋洵美妾 歸 秦 沈詢妾

孟思賢 王制之妓 柳 條

余媚娘 陸希聲妻 柳舜英

馬小東 馬沙妓女 已上並見

青 箱 後周進士鍾輻婢

元 復 洛中女冠善詩詞

浣 衣 張泌鄰家女嘗夢見之賦江城子詞

魚元機 字幼微文冠能詩以摠婢至死官真于法

綠 翹 元機婢以洩其隱事撻死

海 印 慈光寺尼有月夜乘舟詩

瓊 奴 王郎中幼女失身趙奉常家為主母凌辱道出淮上題詩驛壁

間士子見者哀之後有永安子亦題詩于驛中廊壁云妾不足

瓊奴意與

耿玉真 盧絳夢白衣美婦人歌菩薩蠻詞勸酒自云耿玉真後于固子

之坡見

美 奴 陸藻侍兒自歌如夢令侑酒

宮闈小名錄 卷三 八

超 超 溫都監女欲嫁東坡不果而卒坡作卜算子詞弔之

琵琶 蔡確妓每繫雲板令鸚鵡呼之後琵琶破偶觸雲板鸚鵡傳呼猶舊確恨然

者久之

嘯春鶯 王晉卿妓為密縣馬氏所得晉卿詩云佳人已屬沙吒利義士

今無古押衙

柔 奴 宇文氏王晉卿妓坡公問嶺南好否荅云此心安處即是吾鄉

風波贈之

王子霞 東波婢 李昭華 山谷詩穠李已見

劉德妙 以巫師出入丁講家

戴伯齡 福州良家女子與林士登通為父母所覺自縊死有奇林詩

賈蓬萊 有謝姊惠鞋詩

梁意娘 有述懷詩 未詳

蒨桃 寇萊公妾 招 奴 晁無咎妾

陳妙常 女貞觀道士臨江令張孝祥見而調之拒以詞後與潘必正私通斷為夫婦

楊若華 沙門竺僧度捨俗出家楊寄詩勸度歸不從後亦感悟入

官閨小名錄

卷三

九

馬道

楚兒 初與鄭光情密後歸郭鎮路與鄭遇招之為鎮所覺擊以馬鎗

楚娘 建昌妓三山林茂叔携歸妻李氏不能容楚題詩壁間李見而喜遂長枕大被三人同寢

輕雲 翠 英 孟嘯之宋姬見范石湖詩

素娥 艷 娥 俱王黼妾

如夢 如 幻 俱葛天民妾

銀花 高疎寮妾 昌 奴 徐師川婢

陶師兒 與王氏子情篤共溺于西湖人作長橋月詞弔之

艷艷 任才仲妾善畫

懿卿 太守間邱曉姬善吹笛東坡賦水龍吟贈之

飛紅 宣和中王通判妾貌美能寫染有詞

錢錢 辛幼安妾後遣去賦臨江仙送之

田田 辛幼安妾 奚 奴 家鉉翁婢善

馬瓊瓊 營妓歸朱廷之居西閣正室不協因作梅雪詩

官閨小名錄

卷三

十

張淑芳 樵家女宋理宗選宮嬪賈似道見其美而匿之為妾賈敗削髮為尼有更漏子詞

粉兒 楊震姬詹天游賦詞云不曾真个也消魂楊遂以粉兒贈之曰請天游真个消魂也

聶勝瓊 長安妓李之問贈之為細君促歸聶寄詞云枕前泪共簾前雨隔个窓兒滴到明妻于箇中搜得之大喜遂出妝奩資夫娶歸

劉興祖 永新妓以資助李珣登第歸為小妻

張溫卿 宿州營妓歸陳師之早夭黃子思以詩哭之

宜哥 陳師之妻同溫卿葬堤下

吳淑姬 湖州秀才女貌美能詩或訴姪

淫太守王十朋逮繫獄中郡徐

紅梅 蘇州吳應侍姬以名其閣因作

紫竹 大觀時人工詞秀才方喬偶與

野遇思之成疾有道士贈以古

鏡曰此鏡一觸至陰留影不散

子所遇少陰試令照之即迷意

矣喬使姬往售紫竹願影不去

甚訝詢知其詳遂與私焉父覺

姚月華 隨父渡楊子江與鄰舟書生楊

達遇作阿那曲贈之大曾名曰

小瑞英 荔翠屏 小瑤池 小蟠桃

桂天香 丁香秀 金縷衣 猩紅

寶笙 瓊花 素雲 素真

俱顧阿 瑛妓

解語花 劉氏康希憲歌妓

洞花 幽草 貫酸齋二妾

宮閨小名錄 卷三 士

李翠娥 緇楊石萬戶妾守節

翠娥秀 如家女薛徽都妾守節

王巧兒 京妓陳雲嶠妾守節

王憐憐 湖州妓湮古伯妾守節

汪佛奴 嘉興濮樂間妾守節尼寺

朶那 杭城兀氏女遇盜救主母自殺

芙蓉 張司令妓嘗以金盤露酒奉楊

應聲曰楊柳 頭邊鉄笛風

宮閨小名錄 卷三 士

小瓊 趙彥博家姬周平園賦點絳唇

吳寸趾 桃源女子以足小故名

李當當 教坊妓入道段天祐贈以詩

王守素 錢塘人夫丁信棄家為道士後

王妙堅 九官山妻道士楊后封為真人

吳知古 徽宗時為女官用事

趙孟桂 孟之縉妻訛傳為伯顏次妻太

柳含春 明州女子燕于闕聖祠僧坐月

認于方園珍將沉之于海戲作
江南竹僑僧復吟江南月以應
國珍大笑
以女妻之

王嬌娘

蜀人與中表申純私通寄滿庭
芳詞其父納帥子之聘鬱死申
生憶之
亦卒

劉婆惜

大都妓作青青子兒曲全子仁
納為妾
廬陵婦人為牝虎看產

蘇易

呼文如

江夏管妓知詩詞善琴寫蘭與
姊舉齊名楚人邱齊雲欲娶之
其父不許呼誓死無他刻其圖
記曰邱家文如邱宦游歸忽見

宮闈小名錄

卷三

三

扁舟抵樓下推蓬而起則文如
也云父利賈人金將買之我故
通至此邱以告

朱桂英

仁和陳洪範妾好道見田藝衡
問閣窮元敘
史痴翁妾號白雲道人

何玉仙

徐秋英

黎賽濤

吳縣人冥中遇章沉得回生配
為妻
杭州趙氏女子母携觀灯為惡
少所掠賣臨清為娼有名姊夫周
子文起見遇之見其貌似妻詰
之不敢言偶于篋中得憶家詩
乃述其故告官携歸父母
以歸子文有曲江鶯轉集

孫瑤華

字靈光金陵妓歸大俠汪宗孝
有遠山樓稿

王微

字修微號草衣道人廣陵妓
心禪悅偏游山水撰名山記數
百卷造生

陸含光

字苦西吳人因足小不能行號
曰抱小姐周宜與妾後為尼
虞山女子有托所歡買束尋詩
後以放誕致死

季貞一

徐翩翩

翁孺安

字靜和常熟人善畫蘭以素蘭
自號每月夜令女侍縛軍裝跨
駿騎遊行至更深乃罷或扁舟
自放吳越山水間天啓七年九

宮闈小名錄

卷三

西

月夜漏三下不知何人謀殺之
孺安嫁狂且不得意作渥子十
六篇
自寓

張璧孃

閩良家女嫁半載夫亡光麗
過少年挑之不從愛林子真之
才而越禮焉藏之複壁嘗詣烏
石山房倚梅花吹簫後林移家
臨清張感

柳隱

顧媚

雙荷葉

字如是錢牧齋妾放蕩不羈錢
歿族子劫其貲柳自縊死
為合肥翼尚書妾善蘭號橫波
賈人其始本秦淮妓也
賈老侍兒

卞玉姬

金陵妓寓虎阜常着黃衣為道士裴善鼓琴吳梅村有聽女道士卞玉京彈琴歌後歸鄭太守

不得意以婢柔柔自代乞身下

髮依保御鄭

白浣月

字運仿家住半塘所適非偶題詩任邱旅店中

柔些

查伊瑛歌姬汪蛟門贈春風裊

卯孃

沈家姬善度曲曹秋岳侍郎戲用卯字詞青玉案贈之

寇白門

保國朱公妓保國北行白門被放返南中遇梅村贈以詩

楊卯

字和吳江沈自維妾工綉佛

宮闈小名錄

卷三

五

關關

字官音君和女刺綉尤工

青兒

楊中丞家妓後歸董文支青衣婦令之歌掩抑自傷文支賦愁

周昭

字寶鑑一字絡隱江夏女子歸李雲田號老蕩子昭自寫坐月

浣花

掃鏡

周昭侍兒徐淑順治乙丑題詩泗州郵亭

沈方珠

字浦來西湖女子以吳蘭次代葬其父願以身歸之寄減字木

蘭花後不果

抱恨而卒

維極

姚江女師有咏梅聽雁詩

曼殊

張氏小字阿姨毛大可妾能詩

金絨兒

曼殊愛婢

彭珠

彭寵女謂守奴曰解我縛以女

李少雲

淮族女棄家着道士服往來江

宮闈小名錄

卷三

六

宮闈小名錄卷三終

宮闈小名錄卷之四

長洲尤侗展成纂

曾孫周微雨田校訂

妓女

蘇小小 南齊錢塘妓

真娘 唐妓見別錄 薛濤 字洪度蜀妓唐人詩萬里

校書

李冶 字季蘭劉長卿稱為女中詩豪

宮闈小名錄卷四

劉采春 浙妓有囉唢曲元相喜之人謂

李端端 崔崖詩善和坊裏取端端

史鳳 宣城妓待客異等迷香洞神雞

則閉門

劉國容 長安妓與郭昭述相愛郭赴任

楚蓮香 都下名妓每出入則蜂蝶隨之

瑩娘 平康妓畫眉日作一樣

灼灼 錦城官妓善歌水調舞柘枝與

高洪 成都妓李晟携往張延賞追還

崔徽 嘗寫真寄裴生自謂卷中人

許子和 吉州妓能變新聲臨卒謂其母

常浩 有贈盧夫人詩

柳枝 洛中妓嘗折柳枝結帶贈李義

琴捺 杭州妓後與東坡參禪削髮為

盛小叢 浙東妓李納廉使召之歌突厥

楚潤 北里志楚潤相看別有情

宮闈小名錄卷四

寶梁實 見別錄 徐月英 江淮妓有詩

趙鸞 子寵一營妓死乃焚之月英云

杜紅兒 鄂州妓善歌為羅虬所殺既而

秦弱蘭 南塘妓陶穀贈詞

轉轉 燕妓見別錄 劉泰娘 北里志門有

崔小紅 桂不如 後梁名妓居錄事巷

秀香

柳七詞秀香家住桃花徑

王宮花

蜀妓善鼓吹歌舞絕倫何剡改
名陽臺柳

雲英

鍾陵妓羅隱贈詩我未成名子
未嫁可能俱是不知人

蓮花

洪州嚴譔遣侍處士陳陶聞不
領蓮賦詩別之

秀蘭

杭妓東坡有賀新涼詞

李琪

東坡贈詩東坡五歲黃州住何
事無言及李琪正似西川杜子

美海棠難
好不留詩

鄭容

京口妓有木
蘭花詞隱鄭

官闈小名錄

卷四

高瑩

三

容落籍高瑩
從良八字

江柳

與教授陳詵狎被黜賦眼兒嬌
送之

吳宜

閩妓善舞王邁狎之

曹聘

池州妓平園賦點絳唇贈之

藥珠

岳陽官妓嚴使君以贈進士袁
皓有詩

添蘇

長安名妓魏野有詩見說添蘇
亞蘇小

盼盼

酒瀘南宮妓有惜春容詞侑清翁

瓊芳

杭妓與毛澤民善毛去賦惜分
飛詞東坡聞之亟追回

周子文

杭妓與陳襲善相狎後復見襲
于奉高驛陳賦詞弔之

張穠

名妓色藝妙絕天下左與言有
滴粉搓酥贈之後歸大將家易

姓章封大國左
于西湖遇之

張芸

名妓張穠母色藝超羣為一時
選

陶心兒

歌妓少遊詞所云天外一鉤斜
月帶三星也

沈梅嬌

杭妓張炎叔贈國香詞

毆靚

當塗妓山谷詞毆靚腰肢柳一
渦

劉漱奴

許州妓張文潛贈少年遊秋藥
香二詞

官闈小名錄

卷四

四

齊雅秀

江南妓善諧謔三楊狎之

尹溫儀

成都妓蔡京為帥求落籍令賦
西江月詞

陳全卿

金陵妓善小曲

李師師

汴京妓有俠氣號飛將軍道君
幸之陳子野製師師令

崔念月

汴京妓與師師齊名晁無咎有
雙頭牡丹詩

趙元奴

汴京妓與崔李齊名色藝稍遜

婁婉

東玉名妓已見

賈愛卿

李師中詩只問君王覓愛卿

楊愛愛

抗妓

錦兒

見楊愛愛傳

趙才卿

成都官妓都鈴會飲佐酒作燕歸梁詞帥賞之遺以飲器數百

蘇小娟

錢塘妓與婢吟奴齊名盼奴與趙不敏洽趙卒于官命弟院判以資遣之會盼奴病亡而小娟以於潛緝繫獄院判出之遂偕

老馬

周韶

杭妓蘇子容過杭太守陳述古召韶佐酒因求落籍子容指簾

間白鸚鵡令賦韶曰開籠若放雪衣女長念觀音般若經一座

笑賞遂許落籍焉

宮闈小名錄

卷四

五

龍靚

胡楚

皆周韶同院妓韶落籍楚

嚴藥

字幼芳天台妓太守唐仲友令賦紅白桃花七夕二詞有名或與唐隙指與藥為濫繫獄榜掠

不承岳商卿知其冤令作詞自陳藥賦卜算子云若得山花插滿頭莫問奴歸處岳喜即出之

宗室

納焉

盈盈

吳妓善歌舞太守田龍圖召侍宴與秀才王山相好山歸作傷春曲寄之思慕而卒

宋同壽

善謳膝玉霄賦念奴嬌贈之

劉燕哥

善歌舞嘗賦太常引送齊參議大都妓暮秋時小婦孩兒曲

張怡雲

大都妓暮秋時小婦孩兒曲

張玉蓮

教坊妓有送班司儒小曲

妙香

田參軍妓贈鄭繼起歌北邙月送酒翊日至山下化狐而逝

楚芳

詞吳蘭二妓名見張仲舉摸魚兒

郜懿

汴妓李定其所生也

宮闈小名錄

卷四

六

蔡奴

郜懿女

趙佛奴

宜春妓阮閱贈洞仙歌詞

貴貴

李丞相歌者趙子昂贈院溪紗詞成都樂妓有一絡索詞送人

陳鳳儀

成都樂妓有一絡索詞送人

彭清芬

善打毬詹同文贈哀弄行

郭順卿

元女伶劉時中以黃金玉管擬其聲韻

徐蘭

吳妓以豪貴擅名

唐媚

居富沙美姿容善諧謔擅名一時

魏華 善歌舞知名士每從之遊

蘇翠 與唐魏齊名俱富沙妓

刑藥 京妓善音律名盛一時

韓香 京妓美姿容與刑齊名

楊花 繆翠 俱起中名妓並以色藝稱

名植

珠簾秀 朱氏名妓胡紫山有沉醉東風

連珠秀 孫氏教坊妓自號空濛靜慧散

宮闈小名錄

卷四

七

順時秀 郭氏教坊妓學士王元鼎殺五

小玉帶 福建官妓色藝絕倫龍麟洲見

體難勝

謝天香 有咏骰子詩見關漢卿雜劇

景翩翩 字三昧建昌妓有散花吟

泰娘 吳妓詩有楓橋泰娘雙翠娥又

秋娘容與泰娘嬌是則秋娘亦

薛蘭英 美姿姿善詩詞吳中賈人女

蕙英 蘭英姊妹與姊齊名做楊鉄崖體

有蘭蕙

朱觀奴 杭妓通文墨嘗營一室瞿宗吉

鄭雲娘 與張生私有兜上鞋兒曲

齊景雲 善琴與士人傳春定情春坐事

行不可閉戶簾首

齊凌波 與鍾觀玉好寄藕絲連曉錦囊

柳南金 南京妓二十四歲賦小詞云二

宮闈小名錄

卷四

八

軫于是

朱斗兒 字素娥金陵妓善山水與陳魯

素帶 吳中小妓有送情人詩

趙燕如 名麗華小字寶英能綴小詞譜

入絃索性豪宕任俠數散千金

朔朝霞 金陵妓 周青霞 杭妓能詩

王儒卿 南京本司妓能詩與朔周齊名

美舜玉 號竹雪居士舊院妓工詩兼楷

朱無瑕 字泰玉金陵妓有繡佛齋集

馬湘蘭 名守真小字月嬌工書蘭性豪俠口供帳宴客揮金以贈少年

詩二卷王

趙彩姬 字今燕名冠南曲中月伯磨刻其詩與馬湘蘭朱泰玉鄭如英為泰淮

四美

鄭如英 字無美小名妥與期蓮生倡和長相思曲

馬珪 字文玉善謳能琴工書嘗游西湖作詩詞客推之

徐驚鴻 女冠能詩

富蘭小名錄

卷四

九

馬如玉 字楚嶼工伎藝熟精文選唐音善小楷八分書及繪事名傾一時

晚年學佛易名妙慧

沙宛在 字嫩兒自稱桃葉女郎有蝶香集

崔嫣然 字重文小字媚

景文 嫣然姊字倩曲中稱二文居幻影閣有詩

郝文珠 字照文多才藝有俠士風李寧遠聞其名召掌書記

張回 字淵如號觀若金陵妓

一分兒 姓王氏京師角妓也歌舞絕倫聰慧無比

楊玉香 金陵妓年十五色藝絕群與閭人林景倩侶和許托終身林歸

六年復南遊舟泊白沙月夜遇玉香歡若平生天將曙不復見

訪之歿

薛素素 吳妓作小詩畫蘭竹善彈走馬以女俠自命為李征蠻所娶其

畫像傳入蠻洞西陽彭宣慰以千金購之不得中年長齋禮佛

歸富家翁

周文 字綺生嘉興妓體貌閑雅儼如士人即席賦詩為風流白賞失

富蘭小名錄

卷四

十

梁小玉 武林人七歲賦落花詩八歲暮大令帖長涉羣書作兩都賦有

鄉媛集

楊宛 字宛叔金陵妓能詩善草書歸茅元儀多外遇旋叛奔田國戚

以老婢畜之復謀奔劉東平遭亂為丐婦裝間行盜殺之

冬兒 劉東平歌姬吳梅村作臨淮老妓行

顧文英 善書以碧絲作小行楷綉錦囊遺所歡俞琬綸作桂枝香古鏡

贈之以詞

仙

仙

葉天寥云仙十三歲住秦淮今年十七將有錦江之行予甚

趙文素

長安妓吳采臣觀察贈長相思

楚雪

陸氏字慶娘嘉興妓最明慧

李香

金陵妓母曰貞嫺有俠氣香善

夢月

許身侯方域有誓詞

顧文婉

吳妓能詩自號避秦人

富閣小名錄

卷四

十一

馮素蓉

字靜客崑山妓善歌舞工畫蘭

補遺

碧玉

大原中司馬義妾

女寶

李愿妾解愁番炕妾

寵寵

朱虞部妾趙真真馮蠻子妾

真真

沈將軍妾玉兒陳敬珪營妓

夜來

天寶名妓王英英楚州官妓

楊愛愛

錢塘妓謝好好錢塘妓元德

丁憐憐

成都角妓

王蘇蘇

鄭舉舉

王蓮蓮

張佳佳

皆北里名妓

賽賽

武氏妓

英英

張成卿

香香

秦州妓

荆堅堅

李心心

顧山山

馮六六

皆元名妓

顧諶

字天孫崑山人能詩詞董

王虬納為妾

富閣小名錄

卷四

十二

盈盈

善詩營士賈禮妻

李女須

女巫廣陵王使下神

傳恭

東平王雲巫者

合歡

東平王婢

迺始

淳于長小妻

若若

淳于長母

左阿君

長安寡婦陳

阿鶯

荀攸妾鍾繇戲伎富嫁卿阿鶯

採藻

孔熙先婢

董白

字小宛眉辟

吳扣扣

名媚蘭字湘逸辟疆侍兒陳其

蘭蓀 劉宏敬女奴

蔣葵 字冰心寡居入道名德日號藥

妹蕙 亦入道名德月號雪齋能詩

陳圓圓 吳下女伶後為吳平西妾梅村

楊惠 成都女子見王褒僮約

許負 河內溫人善相楚漢春秋封為

李意如 王獻之保母善為文能艸書

黎蓓 嶺南妓胡澹菴詩傍有黎頗生

宮闈小名錄 卷四 三

阿輦 長安妓白樂天贈詩綠水紅蓮

葛嫩 字榮芳金陵妓歸孫臨監軍被

墨奴 執嫩罵賊而死臨亦被殺市中

金鶯兒 山東名妓美姿容善談笑

樊胡子 南漢女巫 李陀那 金陵妓歸郭

嫵卿 勝之

慶姬 徐君猷三侍人東坡贈木蘭花

顏令賓 南曲中人舉止風流好尚甚雅

萊兒

奉多乞歌詩以為留贈五彩箋
常滿箱篋後疾病其值春暮
景色晴和命女扶坐於砌前
落花而長歎因題詩曰氣餘三
五喘花剩兩三枝話別一樽酒
相邀無後期令童
子持報所歡後卒
未第時題詩于萊兒之室曰魚
鰕獸環斜掩門菱菱芳草憶王
孫醉憑青瑣窺韓壽因擲金梭
欽影落瑤樽欲知明惠多情態
役盡江淹別後魂萊兒和詩曰
長者車塵每列門七卿非慕卓
王孫定知羽翼難隨鳳却喜波

宮闈小名錄 卷四 四

般般醜 清未化鯁嬌別翠鈿枯去袂醉
歌金雀碎殘樽多情多病年應
促早辨名
香為返魂
馳名江湘間
般般醜 姓馬氏字素卿善詞翰達音律

宮闈小名錄卷之四 終

宮閨小名錄卷之五

長洲尤侗展成纂

曾孫周徹雨田校訂

外國 雜附

拓跋 匈奴女嫁李陵俗以母為姓元魏其後也

細君 江都王建女嫁烏孫昆莫號石夫人昆莫年老使其孫岑陬尚焉生一女

名少夫

解憂 楚王戊孫女細君死復嫁岑陬又尚肥王翁歸靡狂王鴻靡後

宮閨小名錄

卷五

與男女三人皆歸漢

相夫 解憂妹嫁烏孫元貴靡徵還

沙壹 哀牢女子一產十男

王嬌 字昭君嫁呼韓邪單于復為殊榮單于婦生二女長須卜居次

名云小當

王捷 莽侍者聞明所生以妻匈奴後安公奢

地萬 柔然女王伏跋可汗立為可賀敦

徵則

徵貳 交趾二女甚勇謀反伏跋

將軍討

平之

遲昭平 平原女子伏跋可汗立為可賀敦

陳碩真 睦州女子自稱文佳皇帝

陳持弓 漢成帝時鹿上女子

金善德 新羅王女立為王

真德 善德妹繼王新羅封樂浪郡主獻繼錦太平詩

柳葉 扶南女子為國王後降混填王為妻

那息 波斯國王女築吐火羅城自截右手小指遺血成蹤

宮閨小名錄

卷五

慈善 鄧曉妻南詔欲并五詔張宴召之善知其謀作鐵劍約賊僧戒之行南詔果焚之善獨辦其夫尸與而去南詔迫娶之遂自盡

死

靜宣 懷戎縣尼高曇晟反立為神輪皇后

李雍容 後魏相州人百姓語云李波小妹字雍容塞裙逐馬如轉蓬左射右射必雙雙

射右射

楊妙真 李全妻

阿儂 智高母故以

婷 朝鮮女子見吳子魚詩選

阿

禧

梁王忽歌赤女子大里宣慰使

段僧奴

功妹適阿黎氏遺段寶詩令為

許景樊

字蘭雲朝鮮人八歲作廣寒宮

玉樓上梁文適進士金成立金

李淑媛

自號玉峯主人朝鮮學士趙瑗

葉限

吳洞女為陀汗上婦

秦良玉

石砭宣撫司女土官有戰功

富蘭小名錄

卷五

三

負鹽

天啟中大洞三寶女土官復娶

王翠翹

徐海妻海降被誅翹投海死

仙鬼

劍俠附

婉姁

緞氏王九光母一云姁楊名回

阿環

上元夫人同王母降漢武帝官

鬱嬪

字虛簫九華安妃

觀香

字泉愛王子晉妹東官中候真

林

字容真王母第四女南極紫元

王卮

王母第三女有書生遇之胡僧

媚蘭

字中林王母第十三女雲林官

青娥

左夫人鎮羽野山已上晉典

婉羅

字勃遂王母小女太真夫人度

魏華存

字賢安晉司徒文康女適劉文

雙禮珠

與魏夫人在王屋山王母擊節

洞

清虛

富蘭小名錄

卷五

四

萼綠華

九疑山中得道女羅郁晉昇平

許飛瓊

鼓震靈之黃

董雙成

吹雲和之笙

王子登

彈八邠之璫

阮靈華

拊五靈之石

石公子

擊昆庭之鐘

范成君

擊洞庭之磬

段安香

作九天之鈞

安法嬰 歌元靈之曲

李慶孫 侍笈玉女 張靈子

于若賓 宛絕清 王上華 郭密香

張 矜 已上俱王母侍女

宋辟非 李方明 俱上元夫人侍女

范運華 主仙道君侍女

隱 暉 昭靈李夫人侍女

甄幽簫 西華靈妃 淳文期 東華玉妃

宮闈小名錄 卷五 五

青 童 文期姊 房 素 玉清神女

賈屈庭 太帝宮官 范法安 金闕宮官

伯牙叔平 經命仙女

烟景珠 東華宮玉女

黃景華 瓊女 協晨夫人

丁叔英 朱陵嬪 趙峻華

王抱一 華敬滌

李伯益 鮮于靈金 已上俱玉清三元宮

第一位 女真

郭芍藥 趙愛兒

王魯連 已上俱第四位女真

周夏友 汝南人 河南尹暢女

張桃枝 沛人 司隸朱寓母 二位乃第六位女真

寶瓊英 劉春龍

韓太華 安國妹 李廣利婦

李奚子 郭叔香

宮闈小名錄 卷五 六

王進賢 王衍女 趙素臺 趙熙女

鄭天生 鄧艾母 許科斗 長史婦

張美子 施淑女 施續女

李惠姑 夏侯玄婦 張微子

傅 和 二人合真臺主

孫寒華 已上俱地仙散位 並見真靈位業圖

趙素臺 易遷宮領學仙妃

王大英 易遷宮左嬪

劉玄微 易遷宮右嬪

陶智安 易遷宮都學

李飛華 淮陰人易遷宮授學

柳妙基 孫芳華

阮惠香 俱易遷宮仙妃 已上天監十四年俱降玄人周子良家

徐淨光 子良母 寶光 子良姨

梁玉清 天孫侍女 收陰 織女

始影 女星婦女祭之得顏色

宮闈小名錄 卷五

七

阿香 推雷車女 秀文英 電母

青腰 東方玉女 赤圭 南方玉女

黃素 中央玉女 玉素 西方玉女

玄光 北方玉女 常陽 左方玉女

承翼 右方玉女 宋隱娥 東海夫人

翳逸寥 南海夫人 靈素蘭 西海夫人

結連翹 北海夫人 冰夷 河伯呂公子夫人

卿忌 灶君夫人一云姓王名博頰

察治 灶君女 紫姑 民家女大婦逐之為廁神

雁娘 宵神 綸家 省降王

子占 粉神 天軼 黛神

妙好 首飾神 與贅 脂神

女婉 件呼之謂 廬山夫人女遇建康小吏曹著

瓊林 女婉婢

輕素 輕紅 已上二人已見

水仙子 南溪夫人侍者常手弄一圓石贈青霞君為經鎮忽裂出一蟲飛去

宮闈小名錄 卷五

八

禹章 石室神女馬明生遇之彈一絃琴五音並奏

玉姜 中山毛女 杜若蘭 會城夫人以秋雲羅帕裹

蘭若 湘妃侍女李龜年在湘中夢令教唱祓禊畢放還

弄玉 即左傳簡璧

曉暈

女仙能造游仙酒飲之臥夢遊

昌容

三島殷王女食蓬萊根二百餘年顏

瑩珠

剡山仙女傾遇之為妻

張碧英

吳芮時在金精山飛升有二女

芳卿

芙蓉城女子

杜蘭香

南陽女子建興中詣張碩云妾

萱枝

東方卯當

杜蘭香

大婢

宮闈小名錄

卷五

九

松枝

杜蘭香小婢

成智瓊

東郡人帝令下嫁弦超

周少夫

武林人曹吳種菊有大黃菊生

裴玄靜

李言妻獨居靜室見二女子鳳

謝自然

司馬子微見沈汾續仙傳一云

焦靜真

薛季昌家

謝自然

司馬子微見沈汾續仙傳一云

吳秀英

丁義授以養生神後竟仙去瑞

真真

女塔南岳仙趙顏得軟障圖呼之百

紫雲

魯敢遇仙女云常見紫雲娘爾

盧眉娘

北祖帝女南海貢入宮能以尺

趙何

仙鑑云純陽度為弟子與郭上

玉真

宋程迥居臨安忽有美婦人飛

吳彩鸞

吳猛女謫嫁文簫後于玉山同

如願

彭澤湖青洪君侍女以配盧慶

雲英

裴曉遇樊夫人同舟贈詩有少

梟烟

樊夫人侍者

周瑤英

與王子高遊芙蓉城百日

宮闈小名錄

卷五

十

玉真

宋程迥居臨安忽有美婦人飛

吳彩鸞

吳猛女謫嫁文簫後于玉山同

如願

彭澤湖青洪君侍女以配盧慶

雲英

裴曉遇樊夫人同舟贈詩有少

梟烟

樊夫人侍者

周瑤英

與王子高遊芙蓉城百日

何媚

字麗卿壽陽女子先從李志學道後復嫁伶人爲妻爲刺史所奪妻如校廁中而死天帝恤其冤救主管人間之局東坡集所稱云三姑

曹文姬

長安妓有任生役詩云玉虛殿上掌書仙姬大喜遂留爲偶後五年俄見朱衣吏持玉版至云李賀新撰白玉樓記召汝書碑方知姬乃天上書仙也

戚逍遙

南宮人適蒯濤獨居修道人聞屋裂如雷仰視半天雲霞烟霞鸞鶴飛鳴逍遙揮手別去

宮闈小名錄

卷五

十二

楊監真

吳清妻有得授仙詩

玉英

蓬萊仙人有浪淘沙詞

楊孟珠

紫陽侍兒采薇何女郎婢

阿青

昆明池婢露仙蓮花婢

青童

趙旭夢天上青童

妊娘

段何遇青衣妊娘已見別錄

靈照

襄陽龐公女參禪坐花

紅線

薛嵩青衣楊巨源傳

智朗

勸菴大師天台宿德現女人身以佛法行冥事居慈月宮有侍史數人亦載于後

曹文容

傅遙遙純香梵葉

嫵娘

閑惜提袂蛾兒

沈宛君

已上皆智朗侍史名智頂字醯眼

葉純純

名智轉字珠輪

葉小鷲

名智斷字絕際今俱在無葉堂中詳載錢蒙叟靈異記葉天

宮闈小名錄

卷五

十三

離垢

維摩詰母金機詰妻

月上

詰女弄隱娘終南山老尼弟子段成式有

崔溫休

崔少府女歿後與范陽盧充幽婚生一子以積車送還

石瑤華

華諱妾死後見形見抱朴子

王麗真

見才思錄有字字雙詞

劉妙容

字雅華吳令劉惠明女早卒會稽王敬伯遇之相與撫琴令大

婢酌酒小婢彈箏篴作宛轉歌
女郎脫頭上簪扣絃和之贈敬
伯錦臥具綉香

春條 妙容大婢 桃枝 妙容小婢

張雲容 楊貴妃侍兒善舞申天師與絳
雲丹服之後遇薛昭飯寢數夕

魂竟還

蕭鳳臺 劉翹翹 兒與張雲容

冥中同伴薛昭亦遇之

蘇娥 字始珠廣信人行至錫奔亭為
亭長龔壽所殺并婢致富後訴

宮闈小名錄 卷五 三

交州刺史何敞仲寬捕壽族誅

烏頭 洪州劉騰妹年十七而卒後復
出墓中重嫁軍士任姓家事見稽

錄神

鄭瓊羅 丹徒女子為市吏王惟舉所害
後遇樊元則祈其寬有詩事見

支諾

吳望子 鄒縣女子為蔣侯所娶

萬文娘 山陰令妾鬼齊穎遇之

陳阿登 會稽女子東野一人遇之彈箏
簫歌日連綿葛上藤一緩復一

緬欲知我姓名

綺娘 姓陳名阿登 日我三思妾見秋梁公逃入壁中

段明光 劉伯玉妻伯玉誦洛神賦慕之
妻悲自沉為水神今臨清有姑

婦津郎

衛芳華 永嘉滕穆月夜游聚景園遇一
美人 衛芳華宋理宗宮人

歸滕和 三載後臨別贈玉指環

枚一

李金兒 張士誠姬有道術死封仙妃

宮闈小名錄 卷五 四

楚小波 進士謝肅寓寶應忽見女郎自
舟中出曰妾楚小波也吟詩一

首肅不覺步入水中

鄭婉娥 陳友諒姪好年二十死殯琵琶
亭側吳江沈韶遇之命侍兒錦

蟬取酒歌念奴嬌二闕流

王秋英 字游容楚人元末遇寇石湖山
投崖死福清韓夢雲過山下掩

其遺骸秋英來謝遂薦枕席生

復合

雲貞 名朝簪字天母湖州人年二八
姿貌絕色登甲戌天榜二十七

名取八玉

曹南王士龍玉海詩云天上男

女二榜俱于甲年女榜以翁伯

形玉為主考龍霄大王母為總

裁瑤池王母為提調才苦七十

二員分房開卷入試三千九百

日署士入簾名曰春瑩香宴放

榜名曰翠署正宴其說荒唐姑

妄聽之

而巳

珍娘

宋時女鬼有浣溪紗詞

周貞環

金鄉周中丞子婦自烈潘姬也

宮闈小名錄

卷五

五

簫貞玉

與貞環同時人降乩有懷春詩

陶楚生

金陵妓婦吳興茅止生早卒臨

沒見羽童來迎曰為西元洞主

癸酉降士龍之一名倩英茅生

亦東朝大元宮才官

以塵心雙謫七世矣

瑤華洞主第三女洪武中林鴻

芸香

游玉洞夢引入天苑軒案有詩

集題曰嚴君階列地仙職司文

衡凡文人才子之詩皆錄集中

以備上皇帝御覽妾見君詩獨稱

絕妙既覺翌日重游夢徑宛然

鴻書一詩投潭中如炊黍許見

蠟箋浮出絕句一首覽畢箋化

翠微

黃葉字亦

隨滅矣

嘉靖初清河邱生泊舟江陵有

生入亭就枕臨別賦憶秦娥詞

至天曉訪之乃其基也邱生祭

祀而

去

沈靜筠

字玉霞吳江呂元洲妻降乩賦

何英倩

字紫玉吳越王時山東即墨縣

其基在杏花村

本朝康熙

甲戌夏秋之際贈降乩有詩數

首臨別有重陽之約至丙子秋復

降乩詩云妾是花村一可人與

宮闈小名錄

卷五

六

焦靜真

嘗語薛季昌曰司馬子微得道

人

孫寒華

吳人于芳山得道仙去名華姥

張高娘

演王老婢以白猪自隨猪化為

現寶珠環珞之高娘之上昇云中

賢也即其處建高娘寺

崔少玄

王華君下嫁盧陞仙去王建傳

李 倬

明史道隣先生妾後改元出家爲女道士住廣陵緱孫道院感太玄夫人下降授以丹訣後入黃屋山不返

補遺

朱 翼

太陽女

盧 全

太陰女

顓 和

太玄女

文 申

字子光月中妃

芬艷嬰

月中青帝夫人

婉延虛

赤帝夫人

鬱蓮花

白帝夫人

淳屬金

黑帝夫人

炁定容

黃帝夫人

宮闈小名錄

卷五

七

涵常寶容

字飛雲歲星夫人

陽常華容

字元羅熒惑星夫人

明常颺英

字靈思太白星夫人

淵常玄華

字龍娥辰星夫人

康常空瑤

字井賢鎮星夫人

董嬌娘

彈筊篥

謝英妃

撫長琴

呂荷香

憂國腹卽琵琶

黃次姑

噪悲栗

秀 淡

鳴洞簫

宋小娥

運居巢卽笙

羅妙容

揮鉞鉞卽銅飯

碧 桃

永新譚節婦婢罵賊死洪武初見形乞祀

司牡丹

河南人死爲薄太后婢後有袁馬頭借屍還魂洪武初召問賜

苟正覺

石門國山仙姑

焦奉真

永樂時之真觀仙姑

蔡尋真

廬山女道士仙去

宮闈小名錄

卷五

六

阿史德

安祿山母突厥女巫

胡 篤

耶律庶成妻

阿 環

金謝宜休妻善畫

計法真

魏公母奉國夫人參大慧得法

朱 翼

太陽女年二百八十歲色如桃花肩髻如畫

顓 和

一名西靈子都入水不濡入火不然能移城郭宮室于他所

紫雲娘

魯放遇仙女日常見紫雲娘誦君佳句

秀 英

丁義女瑞州崇元觀有鍊丹處

唐廣真

騎鯨渡海遍游海外名山

錢妙真

與妹從陶隱居學道披白衣入茅山燕洞殊後至洞已扁

唐翠阿不亥

兀良哈伯牙兒妻

滿旦

采顏酋婦 孫寒華 吳人孫寒女 師杜契于芳

山得道仙去因名 其山曰華老山

聖姑

素姑

瑯琊王彪二女在太湖中

着木屐履小而行折蘆而坐人皆神之因此立聖姑廟祀之廟在鴻雁山

宮闈小名錄

卷五

九

伴娘

榜柳貧女插花謳歌夜宿古廟中郊道士訪之尋失所在

黎燕鸞

安南國太妃

葛木寧

蘇麻國太妃

桃松賽

俺荅子辛愛妻

謝長珠

王母侍女鼓拂雲之琴舞驚鴈之曲

潘藥珠

三山彭季益妻偕隱修道

何媚

字麗卿唐壽陽人見坡集記三姑事

江靜真

女仙張雨有碧遊仙詩

劉妙光

傳大士妻仙去

紡績

臨海羅陽王神婢孫權遣使迎之

石醋醋

右武夷君宴幔亭西帷奏賓雲崔元微園中石榴花神

翹翹

仙鬼劉諷遇之

白頸頸

契丹懷化將軍侍夫數十人

弟史

解憂長女龜茲王絳賓妻

素光

小女若呼翎侯妻

宮闈小名錄

卷五

二十

蘇毘末羯

女國王夫日金聚隋時入貢

鄭姜

魏時女賊見周宣傳

萬人

拓跋珪妻弒主

淑寶

安南黎寧妃

生姑

魯妹

琉求女師入國學

昭聖

安南王女適謝升卿竊其國政名陳日嬰

雀雀奴

善彈箏元舍人夢見之

囊囊台戶

蒙古虎墩兔妻

元浪海丈 台戶女日貴英哈妻

武元照 孩時不食母乳絕粒仙去

宮闈小名錄

卷五

三

宮闈小名錄卷五

終

宮闈小名後錄卷之六

蕭陽余懷輯

長洲尤周徹雨田校訂

趙子兒 漢王姬與薄太后相愛

鳴玉 耀華俱戚姬侍兒賜金甌

唐兒 景帝官人程姬進之長沙王發

王妾人 史良姊母號黃牛姬

若 河間王元妻乘朱輪車被笞自

宮闈小名錄

卷六

廉 中山王故姬元取為妾事發自

李親 元后母 楊寄 官婢紅陽王立取之為孔

光所

女尚 李華 劉勲 馬婉

皆宮人司馬師廢齊王芳疏
有小優郭槐王信等于芙蓉殿
與女尚等亂又與保林李華劉
勲等戲亂太后怒殺張美人及
馬婉

田六出 王惡風侍兒

陳玉珠 劉嫗妾明帝奪之

沈阿翹 唐宮人歌河滿子賜金臂環

田順 德宗宮人稱御史娘子

雲芳 僖宗宮中侍書亂後與進士李

關小紅 昭宗樂人朱溫取之令彈羊不

邠娘 奕娘 悖孥兒 張祐樂府

鼓奕娘歌 悖孥兒舞

瓊華 綠華 劉婉容位下 二女童並善

宮闈小名錄

卷六 二

琴玩 棋書

濟華 司馬季主女

瓊瓊 柔柔 德壽中宮人 對舞為太上

皇

梁鸞真 劉銀宮嬪 陳盼兒 清霽亭賞笑 蓉捧牙板唱

尋尋覓 覓一曲

張昌蒲 鍾繇妻子曾作傳

朱春兒 王秋兒 朱夏兒 周冬兒

度宗宮人四

君寧 陳遼妻遂與宣帝博進寧在旁

郁璿 字子房王義之妻

童泰姬 吳隱之母 僧要 謝尚女適庾

僧韶 次女適殷敬

孫阿恒 綽女適王虔之

范蓋 汪女適王世之

桓伯子 溫女適坦之子愷

宮闈小名錄

卷六 三

庾三壽 琮女適王訥

王僧首 訥女適羊會

謝月鏡 景重女適王惜之

阮幼娥 劉綬妻 劉靜女 綬女適庾翼

王英彥 臨之女適殷仲堪

鄭獻英 垣墨深妻垣卒交州鄭扶柩歸

傅蠶室 下彬妻彬自號田居

顏文美 淄川女汲泉養姑一日績籠下 甘泉湧出人稱為顏釀泉

鄭因 李景遜母埋錢教子

崔星星 崔曜女 曜詩曙後一星孤遂為無子之識

呂環 鸞 倩 志 呂恭三女見柳州墓

白羅兒 金 鸞 白樂天二女

柳和娘 一名佛婢柳子厚女

陸則 字內儀子厚叔母并見墓志

馬雷五 師儒女 元 樊 小 迎

保子 皆元微之女

富蘭小名錄

卷六

四

李寄寄 李義山姪女

蘇塵外 尚書張揚妻性妬有愛妾生子在外楊卒蘇乃引還

蘭孫 洛陽人其父曾官淮西劉洪買廢得之問知惻然遂先其女嫁焉

靈照 向蕪林女 王閨之 字季章東坡繼室生子過

韓保寧 明王珍之亂偽為男子從軍征雲南七年無知者後遇叔携歸

猶處

吉慶奴 胡廣女太宗令配解縉女及子戊邊家欲離婚女裁耳不從後

赦歸借

真奴 黃岩人腰鍾氏適符松松十三日而死鍾有異志奴泣諫不從遂自縊

他旁

陳芹楷 閩人年十七被掠自刎死

魏儀使 福清人年十六字黃金理未婚而妖起夫家結帛自縊

林秀珠 閩人許字陳爾阜歿林往伏尸哭自縊死

劉秉順 長樂人林鼎渥妻遇兵亂自刎死

謝女淑 秉順媳遇亂同死

富蘭小名錄

卷六

五

趙琚 孫次秀妻紅巾賊亂投井死

林瑜宋 福清人余其晃妻晃死于虎林號泣求尸野際三日歸而自縊

王去華 金谿陳其諤妻避亂遇賊投池冰而死

顧慈 寧文蘇崑山宗伯錫時女有鸚鵡天詞

宋景昭 孝廉實頊女許字計準歿女守節死私謚孝貞

商景蘭 守婦生太傅周祥女中丞祁彪佳妻有集

韓智珣 毀元敬女能詩

杜倚蘭 少宰熊文舉妻工俳體

李因 給事葛徵奇妻工寫生

田無嚮 哀帝時女子孕二月兒啼腹中

沈靜專 字曼若詞隱小女學佛號上慰

趙春 平帝時女子殮六日後活

越嫖 荆州女子身被法服不嫁常隨

李洛姬 顯公鍾宋公鼓宗道暉履李洛

馮成母 崔陵妾長且姣

馮月華 沈攸之妾臂繫玉馬置枕邊夜

宮闈小名錄 卷六 六

裴洛兒 貞觀中彈琵琶伎

阿杜 周盤龍妾齊王以金釵十二飾

謝阿蠻 開元中伎紅桃阿蠻侍兒

天仙子 薛氏郭代公姬幼為尼香山詩

七七 應是天仙子花宮未嫁時

英英 楊師皇小姬

陳結之 卽樂山婢桃葉

褚三清 女道士太白有送岳詩

李騰空 太白有送內等廬山女道士李

阿容 女真觀女冠香山有詩

樵青 張志和婢夢蘭

小倩 韋生以妾換馬

花孃 李賀作申胡子鱗粟歌令花孃

嬌陳 唐妓柳齊物設錦帳三十重聘

張小秦 宿州刺史陳珩妓進士張翺鼎

宮闈小名錄 卷六 七

華奴 張大夫妓微

唐有熊 張湖南歌妓微之作河滿子贈

萱草 劉伯壽二姬

魯生 牛吹鉄笛

小蘭 宋待制家姬向鄰林贈浣溪紗

素娘 陳公密侍兒歌紫玉簫曲勸東

坡酒賦鷓鴣天贈之

輕輕

錢卿侍兒薌林贈婦人嬌詞

賀全真

張子實家姬薌林贈玉樓春詞

秀英

陳季常妾東坡有絕句

阿憐

阿梅王立方侍兒

小瑩

袁陽沈氏侍兒李方叔有題裙帶詩

媚兒

東坡飲豪士家妓善歌舞

孔居

李輔聖後房文藝絕妙山谷贈詩

文卿

趙長卿姬能寫坡字唱坡詞

宮闈小名錄

卷六

八

國香

荆渚田氏侍兒山谷題日幽間貞靜

意真

劉光世侍兒題記嚴灘令代書

周勝雪

劉玉榴方回妾婢

小紅

姜堯章訪石湖作暗香疎影詞命小紅唱之次日即送歸姜姜携至長橋自吹簫小紅度曲

遏雲

嚴子文歌姬石湖贈詩

鶯鶯

韓子師歌妓見石湖詩

童夫人

秦檜孫女封崇國夫人放翁云夫人者小名也

輕雲

倪雲林妾小金范陽盧項有

招喜

張天覺婢已死求誦金光明經

伏十善

張說有代伎人伏十善祭元十郎文

叔雲

太白有宣州謝朓樓贈劉校書叔雲詩

楊瓊

吳妓見白公寄李蘇州詩

容

滿蟬熊吳妓從白公遊

商玲瓏

香山醉歌玲瓏玲瓏奈老何使君歌了汝更歌

蘇簡簡

香山詩蘇家小女名簡簡芙蓉花肥柳葉眼

宮闈小名錄

卷六

九

管兒

微之詩段師弟子數十李家管稱上史

行雲

官妓路巖合江亭贈感恩多詩

英蒨

河南妓與舒員外遊香山寺

蕙娘

歌鳳樓曲侑梁璟酒

小潤

前曲名妓崔垂休題詩憚上

小英

官妓垂崖席上贈詩

茶嬌

長安妓劉原文眷之有詩

楊珠

當塗妓李端叔有詩

堯兒 小妓勝子京愛之

馬盼盼 微東坡字補寫真樓賦

陳湘 衡陽妓山谷贈阮郎歸詞

趙總憐 王稱心二妓能琴棋寫字品

夢雲 吹簫笙歌舞髮入道題長卿

盼盼 江樓席上歌姬彈琵琶舞梁州

楊韻 長卿贈水龍吟詞

昭涼 余美長作昭涼詞百首比比紅

官閨小名錄 卷六 十

陳慈如 雲間妓與陸楚雲稱三歸

石火胡 陶州妓養女五人才八九歲于

陳仁嬌 香山女子自幼絕粒身輕如羽

徐清 字靜之蓬萊女官

唐賽兒 山東蒲臺人夫亡祭墓石匣中

得妖書寶劍遂與黨作亂官軍討之遁去不知所終

官閨小名錄卷六終

予既著官閨小名錄以示考友

余憂翁曰美矣盛矣以予所記

尚有一二逸者請為後錄以附

益之錄成復得如干人其中室

有予未見者或有見而偶忘者

藉為默識而表示之行乎女史

官閨小名錄 後序

之拾遺補闕也官孟德有言老

而讀書惟重古表伯業憂翁有

焉予竊愧矣然梁武典沈約微

索事名疏所憶約少有三示沈

人曰此公獲前小讓即羞死如

蜀佐我不逮幸之不暇何羞之

有翁乃退然以楮先生自居予
 今敢當席史乎哉國朝詩
 梓以爲穀以翁伺識



宮闈小名錄

後序

二

宮闈小名錄四卷後錄一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國朝尤侗撰侗有明史藝文志已著錄是編補陸龜
 蒙洪适王銍溫謙張邦幾諸錄之遺上起於漢下
 迄於明凡女子以名傳者皆分類編載一日后妃
 附以公主外戚二曰列女附以妓妾之有節行者
 三曰妾婢附以雜類四曰妓女五曰外傳附以冠
 盜六曰仙鬼附以劍俠每類又有補遺其補錄未
 盡者閩縣余懷又續爲後錄一卷併跋而刻之
 其舊錄所已有者亦列其名而不著事迹注曰已
 見其蒐採頗勤然侗本摘華瑛蕙以詞賦爲工懷
 亦選伎徵歌以風流自命考證之學皆非所長如
 明代宮人瓊蓮媚蘭之類皆收而王滿堂楊英之
 類名在國史乃遺之據杜甫詩收其婢阿稽而劉
 整之婢綠草載於文選乃遺之據魏文帝詩收劉
 勳妻王宋據元稹詩收其女小迎而焦仲卿妻蘭
 芝葛沙門妻郭小玉左思女紉素蕙芳並見玉臺
 新咏乃遺之至李波小妹歌之雍容東飛伯勞歌
 之莫愁喬知之詩之窈娘李白詩之女平陽伎金
 陵子李商隱詩之柳枝杜牧詩之定子白居易詩

之都子元稹詩之念奴秦觀詩之邊朝華晏殊詩
之劉蘇哥歐陽修詩之嬌兒以及裴度之黃娥司
空圖之鸞臺失之眉睫之前者尤不可勝舉他如
唐李冶女道士元薛蘭英蕙英乃富民之女有
聯芳集而列之妓女之中石崇妾綠珠見於本傳
竇滔妾趙陽臺見於璇璣圖序而乃不入之婢妾
則門目顛倒紫雲一人既入仙鬼又入補遺隔六
頁而兩見趙媚一人既附王韞秀又別爲一條越
一卷而重出則排纂多疎以錦瑟爲令狐楚之青
衣猶據劉放詩話至於段文昌家之膳祖猶夜來
之稱針神鮑生之四絃猶蘇軾之胡琴婢皆以藝
稱非其名字一槩列入乖謬殊深甚至同時婦女
連篇累牘益無體例矣